



通

第十通第一種

典 通

典

商務印書館發行

1-1104



第十通第一種

通典

杜佑撰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集二第  
典 通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撰 者 杜 佑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C 六〇二



御製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爲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爲類八爲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開上溯唐虞雖亦稍據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綱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竝行於世朕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爲校正刊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劾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開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行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支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爲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乾隆丁卯冬十二月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  
 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微之  
 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地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  
 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  
 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  
 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  
 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  
 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聞為廣見以異端為博  
 聞是非紛然瀆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  
 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  
 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  
 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  
 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  
 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  
 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  
 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  
 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  
 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  
 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  
 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  
 之書非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  
 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  
 天下未從政違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  
 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

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  
 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准  
 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  
 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賞纂斯典  
 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  
 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  
 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  
 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  
 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  
 而貴遠昧微而嗜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為長  
 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  
 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  
 誣也左補闕李翰序





奉  
旨開列校刻通典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親王 王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部右侍郎 郎臣德齡

兵部左侍郎 郎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 臣陸宗楷

提調

署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 臣陳浩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齊召南

左春坊左諭 臣羅源漢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 臣陳大喻

翰林院編修 臣陸樹本

翰林院編修 臣葉酉

翰林院編修 臣程景伊

翰林院編修 臣儲麟趾

翰林院編修 臣邱柱

翰林院編修 臣程恂

翰林院編修 臣阮學浩

翰林院編修 臣萬松齡

翰林院編修 臣史貽謨

校錄

舉 人 臣劉湘

貢 生 臣潘輝

貢 生 臣謝霖

貢 生 臣劉岱

貢 生 臣杜桂

貢 生 臣申居郎

貢 生 臣楊志梁

貢 生 臣李泓

貢 生 臣盧殿人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七級紀錄二十一次 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 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四次 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 臣永泰

內務府廣儲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 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 臣李保

監造加三級 臣姚文彬

庫 掌 臣虎什泰

庫 掌 臣高永仁



通典總目

食貨 凡一十二卷

卷一至卷十二止

選舉 凡六卷

卷十三至卷十八止

職官 凡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卷四十止

禮 凡一百卷 歷代沿革六十五卷 開元禮三十五卷

卷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止

樂 凡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七止

兵 凡一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百六十二止

刑 凡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卷一百七十止

州郡 凡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卷一百八十四止

邊防 凡一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二百止

其各卷細目詳載本門卷首







給備役也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何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廩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廩里居之區域圍為之圃宅田者致士之家所賦之屬季秋於中為場圃宅者在邦則曰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講禮曰仕仕亦受田所謂主田也孟子曰自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實受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收者之家所受田地實田者實田也邑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也疆五百里小都鄉之采地治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也疆五百里小都鄉之采地治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如圓受田是者遠民受田上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有職實取正於是焉

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必蘇反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瀆鹵之地瀆澆也鹵不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磽謂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

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蠶至悉故其畜積足持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桑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也殘謂傷害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幾幾公積之積猶可哀痛言年載已多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今歐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言皆趨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咸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計量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多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竹仲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遺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讀曰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謂人饑相棄捐也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金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緩苟禦風霜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也服事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衛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者僅得五百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於是有賣田也今俗所謂舉債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開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謂曰蕪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徒其議民欲徒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開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合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宿麥謂冬種麥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之名使富者過制到貧弱之家可足寒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遺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

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

一晦三明明連也音工大代處故曰代田代易古法

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而耕廣尺深尺曰剛長

終畝一畝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謂穀子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也因隲其土以附苗根隲謂

音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音疑少雅甫田之詩

芸除草也存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盛

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故隲而盛也其耕耘

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

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

頃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

頃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後田畝一斛以上

也後田謂不剛善者倍之善為剛者又過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太常主諸陵有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

二千石遵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

耕種養苗狀為法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輓引也過秦光以

為丞教民相與庸輓庸功也言換功共率多人者田

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

田其宮墦而城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墦

也諸縣河墦地墦垣墦地其義皆同守謀得穀皆多其

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

其家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

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

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

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

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

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之時也

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長之吏覆按小罪微

召證按典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

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

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

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

先帝劬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聞者民

彌情念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

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曷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

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虛空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

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

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

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

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

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

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

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

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

不便也詔書且須後也須待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

大司農都丞十三人一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千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千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戶合得年戶一千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

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年戶一千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

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

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

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

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

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

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

年餘中郎臣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

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

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

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

知人愁乃許買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

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

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

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

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荀悅論曰昔文帝

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

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

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

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

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

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

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

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

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

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



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蓋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俾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躄無所時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蹶歷代為虜猶不賸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牟高密平郡地兗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濟陰魯郡地冀州今魏郡鄴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涼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皆土曠州今上谷范陽之北東至遼東並其地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暝也謂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殘鹵則膏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

復遼故事徒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徒人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殷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郡當使城中有往來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寶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為差降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尙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燻許氣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其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貫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焮爐力居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蟹七曲反移反恆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

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賞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徒無貲之家於餘姚鄞莫侯鄞三縣墾開湖田餘姚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說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窮荆棘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讓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帝承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救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柳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緘教行三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質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與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備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

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感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名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三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

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廢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時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通典卷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二

田制下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了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又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解釋近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輪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禾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八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禾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互陌貧無立錫之

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斲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承賜得聽賣買遷鄰之始濫職眾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歷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橫橫賜賄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清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壘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利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贖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因急輕致藏走亦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頗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帖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宋孝王撰○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下至於都督皆給禾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承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

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非實○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百畝為頃自秦漢以降即田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今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在纂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切丁男給承業田二十畝口分田易精詳乃臨事不惑八十畝其中中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承業者通充口分之數董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承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其承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

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承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承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盡賜田亦其六品以下承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承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隨所降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承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承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狹鄉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其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承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準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

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諸軍出藩者於在所處給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匹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匹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承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寬充住宅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承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貨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貨及質其官人承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貨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兼折衝府鎮戍關津嶺嶺等公廩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

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押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鹽使按其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

水利田周秦後漢晉東晉宋後魏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風雨損之甚恐遺蘆樹桑也 秦茹有畦瓜瓠果蔬木實曰果草實曰蔬 殖於疆場至曾孫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 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禹分生稻梁地史記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其後韓 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開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蒲葭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焉閼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與秦平天下以



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壩部用穿二江成都中雙過

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激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

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穿煎泲羊朱反口溉

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

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

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

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

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

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

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冀縣地度可得五千頃五千

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

頃故盡河壩棄地民焚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

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

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

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

故謂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民即今馮縣也願穿洛以溉重泉

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縣郡界今有故惡地誠得水

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微音引洛水

至商顏下微在馮縣即今郡之澄岸善崩岸乃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

顏下流日類東至山嶺十餘里闢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

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

川谷以溉田而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

東海引鉅定澤泰山山下引汝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

頃佗小渠岐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

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

國渠之真今尚謂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

之輔渠亦曰六渠國之溉灌

者仰謂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窳所以育五穀也

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

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率重不與郡同

租率收田租之約今郡爲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

水勿使失時力後者均齊渠堰之利後十六歲趙中大夫

白公此時無公爵蓋相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

入櫟櫟陽谷口今雲陽注渭中表二百里溉田四千五

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

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與於秦舉鍾爲雲決渠爲

雨鍾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不黍泥可以

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

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

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爲

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

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

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

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

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

獲其利○晉武帝咸寧元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

蟲災頴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

以爲百姓計當賜侯杜元凱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

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積并損下田所在淳汗

高地皆多塊垆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

二千石爲之設計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

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

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

之大事不可不早爲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爲田當恃魚

菜螺蚌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竟

及荆河州東界竟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閒

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

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

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

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

爲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

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

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

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

源不下潤故每有兩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

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

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

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

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徒運道時下都督度支

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

春行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

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

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其郵而

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害理也人心

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

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

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

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

積無用之水泥於今者水滂益溢大爲災害臣以爲宜

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漚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上須冬開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蹟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嘗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東晉張闓音闓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早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今丹陽郡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鎮壽陽今壽春於是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因舊溝引渾匹語水入陂渾水名在汝南伐木開榛水得通渾由是遂豐稔○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今遼寧武郡今遼寧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崩頽渠既高縣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

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閒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儒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瀕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餓延儒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大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溉灌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眾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厯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屯田漢 魏 晉 東 晉 齊 後 魏 北 齊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徒 鈞故吏將子亮屯田張掖郡今其郡率戰射士於張掖為屯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石斤二十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幸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浩告音門豐音門地音門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東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音理皇音皇陘音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用事出謂至春人出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佺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二百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營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襄祇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

億以爲大殺陳蔡之開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軍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脂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耕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雜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輿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忠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修邵信臣遺蹟邵信臣所作鉅盧陂六門堰並今激用濫音清音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陽也陽也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卽以爲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秦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

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剋舉聞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齊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虜虞寇昔魏置農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戎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尙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建建中平州刺史嵇晷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尙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

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八十四萬九百九十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三

鄉黨土斷 版籍並附。上古周晉宋後魏北齊隋大唐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鬪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購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元曰此所以勸民也使之者皆謂立其容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購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此為名今時八月遂人掌邦之野謂甸稍縣都按比是也要謂其簿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反作管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總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鄉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鄭元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起徒役如比鄰里有序而鄉有序序以名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鄙則其數舉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為伍則人

之眾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於人之眾寡宣王是以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寓軍政焉而齊遂霸。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眾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勸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為政者未之知郵已也辟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咸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

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壠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理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追燕見哀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強兼井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畧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攬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靈人殺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誓勳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也。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



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御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虞坑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眾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崇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時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照不加檢勒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卻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奸奸彌深而卻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卻七萬一千餘戶於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尙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味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合必行自然競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

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成緣准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通兩年黃籍不上尙書令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變而尙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爲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局牒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僞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耶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就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宣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厯相應如此詭譎萬緒千端校籍諸耶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切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卻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

嘉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尙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承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籍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實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曹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耶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實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耶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耶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承絕事畢耶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人耶左人尙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承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其雜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諸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哀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制三長之制曰宜準古五家立



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  
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戎餘若人  
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  
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  
乃欲混天下為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  
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  
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開月徐乃遣使於事  
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  
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  
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  
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  
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  
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  
可止何為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  
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家為族黨一黨之內則有  
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  
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  
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閭老四人非是官  
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  
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  
氏失馭競起為亂及漢高徒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  
實關中蓋所以強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  
羊畢諸豪頑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  
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煙火連接比屋  
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蟬起應之候景之反河南侯  
氏幾為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眾也凡種類不同心  
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為亂階時宋世夏獻書以為魏氏

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  
士族之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門戶二  
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  
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隋文帝  
受禪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  
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  
百家鄉正合理人開詞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  
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  
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  
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適欲一鄉之  
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  
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內外羣官  
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  
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纒出其  
可改乎然高頌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  
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  
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大唐令諸戶以百戶  
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  
谷阻險地遠人稀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  
之處聽隨便量置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  
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  
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  
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  
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  
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勅自今以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  
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  
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

通典卷三





之泉空田者謂以三家之稅粟以備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家之稅家稅者出士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里至遠郊也章六畜賦及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九貢凡任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擇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柳不蠶者衣不帛不績者喪不練蠶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柳樹柞也帛不得又衣帛也不練喪不得衣練也皆所以恥不勉也又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伍為兩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伍所以知眾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亦取其稅者工賦謂有技巧之作商有衡虞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子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效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信於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畝而稅何以書履畝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履畝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履畝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履畝議爾議始履畝而稅也何議乎始履畝而稅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古者易為稅畝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古者易為稅畝什一而藉藉數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也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分之二夫一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應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穀梁傳曰私田稼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田也

不善則非吏非實也吏田賤也言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周禮九夫為一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一乘或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賦稅何議爾議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敘其財物也公田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漢家敘民錢以田為率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京外募疆吳空盡國儲儲復用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度量不生則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賦役無限也下上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語耳不謂稅也周禮曰關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譏王制不說謂文王以前也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理公田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不橫稅若履畝之類者也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有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衰代緣是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寬田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也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稻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冷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己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素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井而自若加之以内興工作外攘夷狄秋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饑僅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錢取而山川閭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五

賦稅中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侮折守宰瞻郭觀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攝總曹署震驚郡邑深村遠里頃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誑云質作尙方寄繫東冷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貧薄禮輕卽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恆典人無怨咨子良又啟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饑饉苦反苦籬繚繚雖賤駢門餽質而守宰務在哀刻園桑品屋以准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崩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爲制承久或間長宰須令輸錢進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豈可得乎又版曰諸稅賦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合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粉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承

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匹直六百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下百餘其四人所送者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貶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賞不殷國用不阜也迨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郡州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爲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尙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爲恆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獠淫洞窟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貴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候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適在佃

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輩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雄斧武騎虎賁持鉞色立充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福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廩食多違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義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尙書令僕射監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外官刺史最輕丹陽吳郡會稽等郡並同太子舍府參軍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今郡並尙書事尙書班列郡最重者詹事尙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爲劣則與品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爲差耳本史既略詳也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救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鮮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輪綿自後諸逃戶占爲佃贖羅殺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卽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

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四中五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十五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兗陝徐青濟南河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白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所可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都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

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匹有尺寸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贖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只樂其長闊并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聽視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以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百九十四斛九斗糞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眾諂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債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輪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與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關於宿役矣齊神武

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輪半牀租調有妻者輪一牀無妻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徵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有僅幹若今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合乃率以十八受田輪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臬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臬輪遠處中臬輪次遠下臬輪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沈溺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賑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



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  
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  
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  
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  
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半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  
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  
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  
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  
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  
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  
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革軍士爲待官募百姓充之除其  
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  
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  
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  
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  
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  
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調以布絹絕  
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  
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  
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初蘇威  
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徵稅之法頗稱爲重既  
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  
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  
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  
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  
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  
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

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  
稅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役賦百姓年五十  
者輸庸停放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  
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  
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  
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  
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旣富  
而致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  
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  
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  
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頊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  
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恆出隨近之州今請於  
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廩  
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尙書蘇孝慈等以爲  
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解錢物出舉興生惟利是  
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  
月詔外內諸司公廩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  
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  
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墾地爲兵  
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  
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  
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通典卷五



食貨六

賦稅下 大唐

大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太后長安九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歷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九品同上下至下稅蓋近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畝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每等減五百至下中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奸惡須准故遺作樣以須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士作貢防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闕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疋者理甚不然闕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其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

五月敕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八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綿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綿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輪絹綿者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其絹綿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緞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緞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輪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過造納布准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疋布五丈為諸丁匠不役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綿麻三斤為緞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者收庸無絹之鄉純布三尺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敕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歷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籥合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

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軍國所輸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聞有身死者其物卻還其運腳出庸調之家任和願送達所須裏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准州土收穫早晚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卻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獨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閭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役日折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也天寶三年制每

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不能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并停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者以下等今八等戶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戶則二百二十二今通數或多少加賦不同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西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每丁六兩爲屯則兩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丈九等則二端二丈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今通以三端爲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何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錢地稅庸調折租等五千四百七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何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端疋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並入京倉四百萬石淮運造米糧一十萬石諸道官倉庫三百萬石江運運米運糧一千萬石諸道官倉庫三百萬石江運運米運糧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道兵賜及和糴并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六百四十餘萬端屯官課料及市驛等費自開元中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朝方河西各八十萬端右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給衣則五百三十萬朝方百二十萬糴使各四十萬

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度四十萬安西別支計則二百三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羣牧五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萬幽州劍南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各七十萬夷戎所用不過二百萬自後經費而賜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罷轉運使置度支分命鹽陝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徵三千餘萬貫其稅米麥共千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千四百萬天下諸郡每年常貢取當土所出雜絹爲師給充外費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價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亦折租賦不別徵科京兆府貢菜草蓆地骨白皮酸棗仁

華陰郡貢蠶子十聯烏鶻五聯茯苓三十八斤  
馮翊郡貢白裏氈文皮三十一領今同州  
扶風郡貢龍鬚蓆十領今岐州  
新平郡貢龍鬚蓆十領今同州  
安定郡貢龍鬚蓆十領今涇州  
彭原郡貢五色龍鬚蓆十領莞菁菴蘭子亭  
汧陽郡貢龍鬚蓆六領今同州  
中郿郡貢龍鬚蓆六領今同州  
洛交郡貢龍鬚蓆六領今同州  
朔方郡貢白氈十領今夏州  
安化郡貢麝香二十五顆今慶州  
靈武郡貢鹿角膠代蒨花菴蓉白鴉翎今  
榆林郡貢青鹿角兩具徐長卿十斤赤芍藥十斤今勝州  
延安郡貢麝香三十顆今延州  
咸寧郡貢麝香一顆今丹州  
銀川郡貢女積布五端今銀州

平涼郡貢九尺白氈十領今原州  
九原郡貢野馬騰皮二十一斤白麥麵印盛鹽  
會靈郡貢驢毛褐兩段今會州  
五原郡貢鹽山四十顆今鹽州  
新秦郡貢青地鹿角二具鹿角三十具今麟州  
單于都護府貢生野馬騰皮二十一片  
安北都護府貢生野馬騰皮二十一斤  
太原府貢銅鏡兩面甘草三十一斤礬石三十斤龍骨三十斤蒲粉粉屑栢子仁  
上黨郡貢人參二百小兩墨三挺今潞州  
河東郡貢綾絹扇四面龍骨二十斤棗八千顆鳳栖梨三千五百顆今蒲州  
絳郡貢梁穀二十石墨千四百七十梃白殼五百疋梨三千顆今絳州  
平陽郡貢蠟燭三十條今晉州  
西河郡貢龍鬚蓆十領石膏五十斤滑石五十斤今汾州  
弘農郡貢麝香十顆硯瓦十具今虢州  
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人參三十兩今澤  
大甯郡貢胡女布五端今隰州  
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今石州  
文城郡貢蠟二百斤今慈州  
陽城郡貢龍鬚蓆六領今沁州  
定襄郡貢豹尾十枚今忻州  
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今儀州  
雁門郡貢白雁翎五具熟青二十兩熟絲二十兩今代州  
樓煩郡貢麝香十顆今嵐州  
安邊郡貢楸子一石今蔚州  
馬邑郡貢白鴉翎五具今朔州  
河南府貢武器十五事  
陝郡貢栢子仁瓜蔓根各三十斤今陝州

陳留郡 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蔡陽郡 貢絹二十疋 麻黃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 貢纈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靈昌郡 貢綾二十疋並方丈 今滑州  
 潁川郡 貢絹十疋 蔗心蔗六領 今許州  
 譙郡 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 貢蛇床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北海郡 貢棗兩石 仙文綾十疋 今青州  
 淮陽郡 貢絹十疋 今陳州  
 汝南郡 貢鸞鷁綾十疋 今豫州  
 東平郡 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淄川郡 貢防風五十斤 進理石五斤 今淄州  
 臨淄郡 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魯郡 貢鏡花綾十疋 紫石英二十五兩 今兗州  
 彭城郡 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臨淮郡 貢絹二十疋 貨布十疋 今泗州  
 汝陰郡 貢絹二十疋 今潁州  
 東海郡 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濟陽郡 貢阿膠二百小斤 鹿角膠三十小斤 今濟州  
 瑯琊郡 貢紫石英二十兩 今沂州  
 高密郡 貢貨布十端 牛黃一斤 海蛤二十兩 今密州  
 東牟郡 貢牛黃百二十八銖 水葱蔗六領 今登州  
 范陽郡 貢綾二十疋 今幽州  
 河內郡 貢平紗十疋 今懷州  
 魏郡 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汲郡 貢綿三百兩 今衛州  
 鄆郡 貢紗十疋 鳳爾蔗六領 胡粉百圍 今相州  
 廣平郡 貢平紬十疋 今滑州  
 清河郡 貢纈十領 今貝州  
 信都郡 貢絹二十疋 綿二十屯 今冀州  
 平原郡 貢絹二十疋 今德州  
 饒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河間郡 貢絹三十疋 今滄州  
 東萊郡 貢牛黃百二十二兩 今萊州  
 常山郡 貢梨六百顆 羅二十疋 今恆州  
 景城郡 貢細篋四領 細柳箱八十合 糖蟹二十  
 博陵郡 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 兩窠細綾十五疋  
 疋 獨窠綾十疋 今定州  
 趙郡 貢錦五十疋 今趙州  
 鉅鹿郡 貢絲布十疋 今邢州  
 博平郡 貢紬十疋 今博州  
 文安郡 貢綿三百兩 今莫州  
 上谷郡 貢墨二百挺 今易州  
 樂安郡 貢絹十疋 今棗州  
 北平郡 貢蔓荊子四斤 今平州  
 密雲郡 貢人參五斤 今檀州  
 媯川郡 貢麝香十顆 今媯州  
 漁陽郡 貢鹿角膠十斤 今薊州  
 柳城郡 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歸德郡 貢豹尾三枚 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 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 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今涼州

天水郡 貢龍鬚蔗六領 芎藭四十斤 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 貢礪砂五十斤 緋鹽五領  
 北庭都護府 貢陰牙角五隻 速藎角十隻 阿魏截  
 交河郡 貢麝布十端 今西州  
 晉昌郡 貢草鼓子 野馬皮 黃礬 絳礬 胡桐  
 西平郡 貢倭羊角十隻 今鄯州  
 隴西郡 貢麝香十顆 秦膠 今渭州  
 燉煌郡 貢碁子二十具 石膏 今沙州  
 酒泉郡 貢肉苳蓉二十斤 相脈二十 野馬皮兩  
 金城郡 貢麝香十顆 鼯鼠六頭 今蘭州  
 安鄉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河州  
 同谷郡 貢蠟燭十條 今成州  
 和政郡 貢龍鬚蔗六領並青黃色 今岷州  
 武都郡 貢蠟燭十條 密蠟 羚羊角 今武州  
 臨洮郡 貢麝香十顆 今洮州  
 懷道郡 貢麝金十兩 散金十兩 今宕州  
 寧塞郡 貢麝金六兩 大黃 戎鹽 今廓州  
 合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疊州  
 張掖郡 貢野馬皮十張 枸杞子六斗 葉二十斤  
 伊吾郡 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淚二十五斤 今伊州  
 廣陵郡 貢蕃客錦袍五十領 錦被五十張 半臂  
 斗 莞蒲十領 獨窠細綾十疋 青銅鏡十面  
 斤 蛇床仁一斤 鐵精一斤 免絲子一  
 甲子領并袋 今揚州  
 安陸郡 貢青麝十五疋 今安州  
 弋陽郡 貢葛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 今光州  
 義陽郡 貢葛十疋 今申州  
 廬江郡 貢絲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今廬州

斬春郡 貢白苧布十五疋 烏蛇脯 今斬州

同安郡 貢蠟五十斤 石斛六十斤 今舒州

歷陽郡 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鍾離郡 貢絲布十疋 今濠州

壽春郡 貢絲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今壽州

齊安郡 貢紫苧布十疋 蜜虫二斤 今黃州

淮陰郡 貢黃布十疋 今楚州

漢陽郡 貢麻黃布十疋 今河州

江陵郡 貢白方交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梔子  
一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荊州

承陽郡 貢苧麻布十五疋 今蕪州

襄陽郡 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 十 花庫路  
貢二具 今襄州

南陽郡 貢絲布十疋 今鄧州

淮安郡 貢絹十疋 今唐州

上洛郡 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 貢麝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椒日十斤 黃蘗六斤 枳實六斤 枳殼  
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  
兩 今金州

武當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房陵郡 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蒼朮石

漢東郡 貢綾十疋 葛五疋 覆盆子 今隋州

南浦郡 貢金五兩 今萬州

澧陽郡 貢柑子四百顆 橘子七百顆 龜子綾十  
斤 恆山一斤 五入葷四領 蜀漆一斤  
今澧州

雲安郡 貢蠟百斤 今夔州

武陵郡 貢白苧布一疋 今復州

夷陵郡 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  
二斤 杜若二斤 芒硝四十斤 鬼臼二

斤 蠟百斤 今峽州

南賓郡 貢蘇薑席四領 綿絲五疋 今忠州

富水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鄧州

巴東郡 貢蠟四十斤 今歸州

漢中郡 貢紅花百斤 胭脂一升 今梁州

通川郡 貢綿絲三疋 蜂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今通州

順政郡 貢蠟六十斤 今興州

巴川郡 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合州

清化郡 貢綿絲十疋 今巴州

洋川郡 貢白纒十疋 今洋州

河池郡 貢蠟百斤 今鳳州

益昌郡 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咸安郡 貢綿絲十疋 今蓬州

盛山郡 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斤 今開州

始寧郡 貢綿絲十疋 今整州

南平郡 貢葛五疋 今渝州

符陽郡 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集州

潯山郡 貢綿絲十疋 買子木十斤子一升 今渠  
州

丹陽郡 貢方交綾七疋 水文綾八疋 今潤州

晉陵郡 貢細苧苧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 貢絲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蛇床子三升  
鱈魚皮三十頭 鯪魚脂五十頭 鴨卵七  
斤 肚魚五十頭 春子五升 嫩藕三百段  
今蘇州

餘杭郡 貢白綿綾十疋 橘子二千顆 蜜姜十石  
今杭州

會稽郡 貢朱砂一十兩 白綿綾十疋 交樓十疋  
經調十疋 今越州

餘姚郡 貢附子百枚 今明州

東陽郡 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葛絲二十石  
今婺州

新定郡 貢交樓二十疋 竹簾一合 今睦州

信安郡 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今衢州

吳興郡 貢苧布三十疋 今湖州

臨海郡 貢鮫魚皮百張 乾薑百斤 乳柑六千顆  
金漆五升三合 今台州

永嘉郡 貢鮫魚皮三十張 今温州

新安郡 貢苧布十五疋 竹簾一合 今歙州

長樂郡 貢蕉布二十疋 海蛤一升 今福州

清源郡 貢綿二百兩 今泉州

建安郡 貢蕉布二十疋 練十疋 今建州

臨汀郡 貢蠟燭二十條 今汀州

漳浦郡 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 今漳州

潮陽郡 貢蕉布十疋 蟬地騰十枚 鮫魚皮十張  
甲香五斤 石井 銀石 水馬 今潮  
州

宣城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 貢葛五十疋 柑子六千顆 今洪州

鄱陽郡 貢麝金十兩 簾一合 今饒州

長沙郡 貢葛十五疋 今潭州

南康郡 貢竹布二十疋 今虔州

零陵郡 貢葛十疋 石鷲二百顆 今永州

臨川郡 貢葛布十疋 箭籬百萬莖 今撫州

桂陽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郴州

廬陵郡 貢白苧布二十疋 陸蘆十斤 今吉州

泉陽郡 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 今江州

江華郡 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疋 今道州

衡陽郡 貢麝金十四兩 今衡州

江夏郡 貢銀五十兩 今鄂州

宜春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袁州

巴陵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岳州

邵陽郡 貢銀二十兩 今邵州  
 蜀郡 貢單線羅二十疋 高苦衫段二十疋 今益州  
 唐安郡 貢羅二十疋 今蜀州  
 濛陽郡 貢交授二十疋 今彭州  
 德陽郡 貢縑布十疋 紵布十疋 今漢州  
 通義郡 貢麩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眉州  
 梓潼郡 貢縑十六疋 今梓州  
 巴西郡 貢雙刺二十疋 今綿州  
 普安郡 貢絲布十疋 蘇薰薰六領 今劍州  
 閬中郡 貢重連綫二十疋 今閬州  
 資陽郡 貢麩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臨邛郡 貢絲布十疋 今邛州  
 通化郡 貢麩香六十枚 齊香十枚 扇香十枚 類香三十枚 今茂州  
 交川郡 貢麩香三十顆 當歸七斤 羌活五斤 野狐尾五枚 今松州  
 越巂郡 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靶六十枚 今嵩州  
 南溪郡 貢葛十疋 六月進荔枝熟 今戎州  
 遂寧郡 貢棉蒲綫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 今遂州  
 南充郡 貢絲布十疋 今果州  
 仁壽郡 貢細葛五疋 今陵州  
 犍爲郡 貢麩金五兩 今嘉州  
 廬山郡 貢金 落雁水 今雅州  
 瀘川郡 貢葛十疋 今瀘州  
 陽安郡 貢綿紬十疋 柑子不限多少 今簡州  
 安岳郡 貢葛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今普州  
 洪源郡 貢蜀椒一石 今當州  
 陰平郡 貢麩香二十顆 白蜜一石 今文州  
 同昌郡 貢麩香十顆 今扶州

浦江郡 貢麩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今龍州  
 臨翼郡 貢麩香三十四顆 羗牛尾五斤 當歸十斤 今翼州  
 歸城郡 貢麩香六顆 羗牛尾五斤 當歸二十斤 今悉州  
 靜川郡 貢麩香六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羗牛尾五斤 今靜州  
 恭化郡 貢麩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恭州  
 維川郡 貢麩香二十顆 羗牛尾十斤 今維州  
 和義郡 貢班布六疋 今榮州  
 雲山郡 貢麩香十顆 墨羗牛尾二斤 今秦州  
 蓬山郡 貢麩香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柘州  
 黔中郡 貢朱砂十斤 今黔州  
 盧溪郡 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靈溪郡 貢朱砂十斤 茶芽二百斤 今溪州  
 潭陽郡 貢麩金八兩 今巫州  
 廬陽郡 貢光明砂一斤 今錫州  
 清江郡 貢黃連十斤 蠟十斤 黃子二百顆 今施州  
 涪陵郡 貢連頭縑布十段 今涪州  
 靈夷郡 貢蠟五十斤 今思州  
 義泉郡 貢蠟燭十條 今夷州  
 龍溪郡 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南川郡 貢布五端 今南州  
 南海郡 貢生沈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龜皮三十斤 蝮蛇膽五枚 麝沈香二十五斤 藤蓆二合 竹簾五領 今廣州  
 始安郡 貢銀百兩 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 貢縑布十端 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張 蝮蛇膽二十枚 翠毛二百合 今張州  
 普寧郡 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始興郡 貢鐘乳二十四斤 十二兩二分 竹子布十五疋 石斛二十斤 今韶州  
 臨賀郡 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連山郡 貢縑布十疋 鐘乳十兩 今連州  
 高要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平樂郡 貢銀二十兩 今昭州  
 新興郡 貢銀五十兩 蕉布五疋 今新州  
 南番郡 貢銀二十兩 今番州  
 陵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嶺州  
 高涼郡 貢銀二十兩 蝮蛇膽二枚 今高州  
 海康郡 貢絲電四疋 今雷州  
 臨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欽州  
 潯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潯州  
 蒙山郡 貢麩金十兩 今蒙州  
 開江郡 貢班布五端 今富州  
 循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嚴州  
 臨封郡 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封州  
 南陵郡 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春州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日南郡 貢象牙二根 犀角四根 金薄黃屑四石 今驩州  
 定川郡 貢銀二十兩 今牢州  
 懷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寬州  
 甯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橫州  
 象郡 貢銀二十兩 今象州  
 開陽郡 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龍州  
 威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藤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合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廉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玉山郡 貢琥珀二具 龜皮六十斤 翠毛三百合 甲香二斤 今陸州



甯仁郡 貢銀二十兩 今黨州

懷澤郡 貢細白苧布十端 今貴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同陵郡 貢石斛二十小斤 銀二十兩 今勤州

海豐郡 貢五色藤鏡一具 蟒蛇膽三枚煎二兩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恩平郡 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 眞珠二斤 玳瑁一具 今

萬安郡 貢銀二十兩 今萬安州

延德郡 貢藤盤 今振州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七

歷代盛衰戶口周漢後漢後魏北齊宋周隋大唐梁陳後魏北齊後

三皇以前尙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積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遠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人庶苦而無慘天下去之○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眾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尙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

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考蘇張之說計及山東六國戎卒尙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尙當十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息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乃止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頽下鄉閭垂白戴老扶策杖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眾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積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眾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屬人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元帝時貢禹上書九人秣馬不過八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舊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王服官輪物不過十笏方今齊王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疋百姓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重困請從省儉帝多采繡之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改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於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黃巾爲寇獻帝遇董卓稱亂大焚官廟劫御西

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一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八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六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勳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波等十二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暉入鄴開其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從關東秦漢及諸雜夷十萬口於關中平熱定蜀之稱僞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於途工商○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固即今北海郡西滅後秦平關洛後秦姚泓長河以南盡爲宋有帝素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脚牀用銀塗釘帝以爲費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旣而國富兵彊更務經營元嘉二十七年後魏主大武帝以數十萬眾南伐河上屯成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

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〇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梁武之初亦稱爲理及精華耗竭食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慘虐骨肉相殘纒及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陳武帝荊州之西旣非我有淮肥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令主開其木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經略吳明徽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此殲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大康倍而餘矣按晉武元年平吳後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餘者是其盛時則戶有至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廢或立甚於奔五百餘萬矣碁遂分爲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多散棄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戶其時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千戶而○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編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開亦稱爲理故其時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弊王至崇國改之化三年爲周師所滅有戶二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〇後周閔明二帝主祭而已俱以弑崩武帝誅戮權臣諱字文護方覽庶政恭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内平蕩燕齊城高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〇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資費至於六宮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用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爲費

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遺袋盛因管所司以爲後誠其時字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圍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戶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纒二十萬六千七百七十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卽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輿百餘萬眾餽運者倍之又逆徵數年之賦窮極移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大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徵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徵去大業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開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所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

宗廟精爲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折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米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眾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閻羅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突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陝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役修平道路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闕者於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爲見讓後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剝爲公難以和市爲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民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數見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接引但如仇敵估道爾往年效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誼競爲隙互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效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卽知政令風化漸已弊也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聞毛詩云秉彼蠶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及蝗既解飛夜必投火臣請切救所在夜中設火火邊掘大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使分道驅除瘞埋朝臣多言不可元宗以問崇崇對曰常人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合道而適權者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



乃避罪憲實亦由此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且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祖奏以人閒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輪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據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神龍元年章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舊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口者為不課戶諸親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無夫者為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并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折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折即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折出諸戶欲折出口為戶及首附口為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折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親形狀以為定簿一

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廣德元年制百姓二十五歲丁五○論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固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賦者大至浮煩為大賈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賦役則所役屬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晉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家室禁網濬察姦偽尤滋高顯親流冗之病建輪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漢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漢家或百而稅一可謂至輕矣而家強占田踰多浮客輪大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家強之暴酷於三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於家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矣高顯親輕稅之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先敷其信後行其令丞庶懷惠姦無之盛實由於斯

千萬而錫資勳庸并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閒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自貞觀以後加五百九十萬其時天下戶都有八百九十餘萬也漢武勳兵人戶減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萬日服版圖不收若此量漢時實合有數百餘萬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非法因事弊廢循名責實之義關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親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初中天下編戶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案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諸道加出百三十萬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官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叱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舊制供公上計丁定庸籍及租其稅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比多不知告詭其丁役橫恣因緣為姦法令莫得檢制姦庶為權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諸色役萬端蠲除既劣者即被徵輪困竭日甚建中新令並入兩稅恆額浪悉收規避無所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浮冗之輩今則眾矣徵輸之數亦以關矣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計諸道簿約計天下除有兵馬多應代戶口多不過五少不減三隋舊典制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戶之數者按晉共出二百五十萬戶稅自自然各減半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

冬司徒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  
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  
之乏國以之貧姦冗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  
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歟

通典卷七

通典 卷七 食貨七

典四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八

錢幣上周秦漢後漢晉

貨幣之興遠矣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太公立九府圖法周景以母子相權秦用黃金銅錢為上下二等漢興為八銖或為莢錢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繩環之別王綱解紐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名目繁雜不能遍舉繩微損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於為器為飾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為中一品獨行實臻其要今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時矣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饑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奪貧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天生殖眾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而國危使物之重輕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衡實在乎錢雖其多門利出一孔摧抑浮浪歸趨農桑可致時雍躋於仁壽豈止於富國強兵者哉具輕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是皆昧經通

之遠旨令盜鑄滋甚棄南敵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賈有云銅不布下乃權歸於上誠為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算也況當今人疲賦重康俗濟用莫先於斯矣自昔言貨幣者在於圖史形模皆其旨自神農利鄒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繁記周制以商通貨以買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圖法周官天府內府外府掌財幣之官故云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圍函方寸而重以銖黃金以斤為名布廣二尺二寸為幅孔方輕重以銖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如泉布於布布於束於帛束聚也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錢者之名先曰泉後曰錢大於舊錢其價重也班固以為文曰貨貨註國語云徑一十二分重十二銖文曰泉五十分詳執大夫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異是故兩存焉大夫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異也一曰民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音潢音水泉黃鳥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為好外郭為肉韋昭曰肉錢形也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利管子曰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蒙

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放人之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分并財利而謂人事也則君雖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爲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奪貧弱終不能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也理也惡音烏又曰湯七年早禹五年水人之無糧廩延反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禹音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絕環斷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緩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衡使一高莊王以為幣輕更以下一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曰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荀卿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焉然而中國得而賦之東海則有紫蛤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財貨流通無不盡致其用四海之內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寶者六聖人能制議百姓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藏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益為名上幣二十兩為鎰改周一斤之銅錢貨如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言錢之形質如而珠



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菽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錄之律租錄謂計其賣物價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今並尙在形質及文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卽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公錢一十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他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卮冉長尺二寸冉龜甲錄度甲兩邊緣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兩貝爲朋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兩貝爲朋一十六元龜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

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公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布亦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鏈錫許慎云鏈銅屬也而爲錢也文質周郭做漢五銖錢云然則以鏈及雜銅鑄者連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取城五銖錢者爲戒眾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賈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邇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遂廢莽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開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通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比者類未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璣傳送長安鍾官鑄錢者愁苦死者十六七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皇甫謐高士傳曰郭

泰過史邈送迎輒再屈腰秦一傳指而去爾時童謠曰門人怪而問之邈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非天下○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帝竟不鑄錢及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乃劫鑄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而已○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開巧僞漸多鼓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

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姓孤無取焉及成成都土眾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車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開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史人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之徒權令曰孫曰鑄大錢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為便其貨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勿有並以輸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可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閩官私買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元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目前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貨魏代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計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

倉庫充溢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怨或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代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藏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取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動不如萬代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味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人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元議不行沈約曰人生所資日為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則興於上代昔饉食滴情嗜啖寡奉生懸已事有異同一夫射耕則除餐委室正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質遠之道通用濟之故具之益而從商工事逸未業流而侵廣泉幣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也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蕪蕪咸以難本為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滅田家之蓄錢難盈尺且不療饑於堯年員或如山信無救渴於使人知役生之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於穀壁萬斛為市末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味事興替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而夏晴罕關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崇朝夕無待雖致爭要衝而非可卒先宜制華止偽還歸返古抵璧函峯捐珠清整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權粟義溢同於水火既而藪藪圍洪銷錢無遺立制垂統永備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塞將一往不覺其終乎前游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練布既壞市易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練布既壞市易

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人賴其利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食貨九

錢幣下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在交易豈假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凡制改法官順人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潰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夫錢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人巧雖密要有蹤蹟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息矣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與自周代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人者但採鑄久廢喪亂累仍廢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銀布洽爰逮邊荒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斡方密肆力之毗徒勤不足以供瞻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

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五銖范泰又陳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合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段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由階根未固意存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贖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空乏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開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速改變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振國弔人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悉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二二年聞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鑄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慾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閒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眾弊

如此失算當時取謂百代上不聽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閒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翦鑿者謂之葉子尤薄輕者謂之若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鷲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經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始初唯禁鷲眼經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閩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鑄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博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唐澤滯滯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淪變還新良人不習滯染不復行矣所賣鬻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滯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

上崩乃止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直數十機杼勤苦正纆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備貨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多虧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獲揮質繫益致無聊○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鄂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難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荆州東夷陵雲安郡地鄂州今江夏齊安竟陵漢陽富水郡地江州今潯陽鄖陽章郡應陽臨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漢川之地益州今武帝乃鑄錢內好周郭蜀川之地交廣今嶺南道之地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雜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朱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雜錢五銖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雜錢但稍遷異以銖為朱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錢徑一寸重四銖錢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頗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買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陔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

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鴛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鴛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為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鴛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疋為錢二百在所遺錢工備爐冶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賈不通貨遷頗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是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時恆州今代郡是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采鑄又漢中今郿地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沱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或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園貨始行定銖兩之指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都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毀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

心初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土貨既殊質響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徐之域南陽郡地郢今汝南郡地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充今魯郡東平郡地化之訟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鴛眼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行使以單絲之織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為尺以濟無有至令徒成杆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載布帛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有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歷代交易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并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圓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壤乖商連邦隔貿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極模鑿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



之難錢之爲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驚眼環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屢并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二年冬尙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今玉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許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於初乃重制盜鑄之禁開料賞之格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祕書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入爲武賞中郎親對光武釋其趨向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尙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爲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折侃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監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眾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

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正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卽高恭之兄字道讓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圖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筴錢至孝文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責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人無困弊可以靈謚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虛國用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

日夫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沒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都以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爲時艱艱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卽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

別青齊徐兗梁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別國以銀為錢文為國之錢與蜀國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加金銀飾其仄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

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日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靜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魏食齊文襄合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銖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鉛鑄富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鉛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勸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

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鑄錫鑄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鑄之處並不得私有宋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鑄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鑄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做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

及諸州郡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鑄鑄錢又江南人開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鑄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鑄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繩素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鑄薄惡每千宜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鑲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隋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及魏體每兩二十四錢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輕錢為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天下惡錢轉多所在官為市取五文惡錢銷一好錢其

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二文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直開元錢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糴米及粟就市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鑄錢造意人及句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糾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酌賞武太后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敕

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令用其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擇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眾江淮之南盜鑄尤甚或就破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鑄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甚濫惡其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以錢模之斯須盈千便賣用之開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詔又切禁斷天下惡錢不堪行用者并銷破覆鑄由是四民擾駭駭帛崩貴二月又敕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和義若真偽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倫比後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十一年制曰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殺人民為本若本賤末貴則人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鑄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采銅鉛官為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二十年三月敕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質有無古之為錢以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

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

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

如何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斷鑄錢上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奘等皆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天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如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盲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合乎是設陷阱而誘之人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則又隣於寒餓其不可四也夫入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餓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復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重而傷本貨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鑄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贖者由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采用者眾夫銅之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

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初年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公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縱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勅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隨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卽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給用猶費奏鑄乾元重寶錢每貫十斤一文當開元通寶錢一十文又鑄重稜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開通五十文皆鑄錢使第五琦所奏也姦猾之人多用破錢私鑄新錢雖獲深利隨遭重刑公私不便尋總停廢還用開元通寶錢人閒無復有乾元重稜二錢者蓋並鑄爲器物矣按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鑄鑄錢絳州三十鑄揚州宣鄂許各十鑄益鄧郴各五鑄洋州三鑄定州一鑄約每鑄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

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鑄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鐵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錢用銅鐵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鑄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二十二萬七千餘貫文

通典卷九







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僱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僱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僱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砍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二十九疋僱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贖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僱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僱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贖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蒲陂其陸路從蒲陂至倉門調一車僱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尙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關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僱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調典各受租調於所然後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其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庸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初不可縣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

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尙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耶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麥利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况乃漳洹夷路音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所有缺且賃假充事比之餼車交代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開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擁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整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郡今平涼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汭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崑崙山今平涼郡高平縣今算頭山語說亦曰崑崙山即崑崙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承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隰熊伊洛鄆懷汾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鄆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汾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瑱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關內頽之場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畝開承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暉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隨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城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元宗開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



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

路乾淺船艘隘關般載停滯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

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

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僱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

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

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贖置洛口

倉船從黃河不入洛水即於倉內安置妥及河陽倉相

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

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

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

江南船至河口即卻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

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

年之外倉庫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溼不堪久貯若

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貨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

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

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

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振給計

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特稍充實車駕

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

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僅遇水旱便

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

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

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

數幸東都即以就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

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密等用貯納

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

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

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

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

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南租

米便令江南船迴其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

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

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漕倉即般

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汭河入渭更

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

事前漢都閔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

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

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敕鄭州刺史及

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

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

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棗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

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瀋溝悉

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漲漕送含嘉倉又取曠習河

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

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

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

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

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

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

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

堅為天下轉運使 灑灑二水會於漕渠每歲大雨天寶

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至陝郡太原倉

又運至永豐倉及太原倉開元初河南李傑始為陸

運使從冬初起運八十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

二百五十萬石每歲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

天寶九年九月河南李傑為運使恐傷牛於是以選

場為交場兩處開漕運水處過以運場分官押之兼

防其盜竊大應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周 漢 後漢 陳 後魏 隋

管子曰海王之國而王其業王音于既反正鹽筴稅

也音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

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 吾子食

鹽二升少半 吾子謂小 此其大厯也 數鹽百升而釜

二兩七錢一黍十分之一 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 百升

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錢二釐為釜當米六斗四

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 官稅半強也今使鹽

斗加半合為強而取之則一升加一強釜百也 升加二

釜釜二百也 鍾二千 釜當米六斛四斗是 萬百鍾二

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

也 舉其大數而言之也 開口 禹筴之商日二百萬 禹讀

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數也 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日

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之正二百萬也 為乘之國大

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

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則

所稅之鹽一月五百八十鍾十日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

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

籍之數而籍其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

一國而有三千萬 諸君謂老吾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

國之籍者六千萬 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

典五七

通典

卷十

食貨十

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既然而鐵官之利可知也蓋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馮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子則必驚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鑄謂之行服連聲名載作器昭羊昭 葦居玉者大車 鈹羊昭反所以人挽者昭反 葦居玉者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

刀之重加六五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加六分以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 相鐵之重加七三相鐵一人之籍也相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滿重然則舉臂勝音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

名有海之國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售鹽於吾國有鹽而糴於吾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我未與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 其本事也 與用也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 加五錢之類也推猶 此人用之數也 彼人所有而 廣也 糴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 又曰齊有渠展之鹽可糴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 請君伐菹薪 菹枯曰反 糴水為鹽 海 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

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籍家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 庸功而糴鹽 北海之眾謂北海糴鹽之人本意禁人糴鹽下令託權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 無鹽則腫守圍之國 圍與圍同 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 漢孝武中年大興

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用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牢盆直也今平半盆煮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 若人執倉以致富羨也 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 沮才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 鈇音徒計 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鐵 故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舉皆也 普天作官府 主煮鹽 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下式為御史大夫 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 患苦其不好 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

又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 難 議者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尙猶

柳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鄙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贖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人化

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

那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欵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壤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贈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開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根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

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開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根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

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開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根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

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開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根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

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開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根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

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開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根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

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開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 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根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

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尙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及間本土安密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格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暉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

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元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準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二千石以上準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準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九百石準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百貫廣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三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七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周州一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

百價爲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卽均徵電戶自兵興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唐 京兆杜佑君卿集

貧貨十一

齊爵漢 後漢 晉 後魏 大唐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人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擯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深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減官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賦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十二級曰關興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長十一級曰千夫八萬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頭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級十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

通典 卷十一 貧貨十一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後役令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八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承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朝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縵袍以示之○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庫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

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叔叔精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勅色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準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準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救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權酷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太漢三年初權酒酷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路木為權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兩雅謂之石紅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酷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買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權酒之







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  
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  
一千乃質買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尙多尋蒙錫原而此  
年租課三分通一明知徒足援人實自弊國愚謂謀塘  
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  
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  
及亡叛者秩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  
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  
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  
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  
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暉贊成之後主大說於  
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  
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  
薄斂何足怪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  
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  
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  
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  
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  
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遺御史康  
雲開出江淮陶甕往蜀漢家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  
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貨所收巨萬計蓋權時  
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  
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開交易之處計錢至上千  
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  
敕諸州府應稅商賈每歲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謀三  
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募兵馬未數百司支計不給每  
畝更加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平準均輸附。周 漢 後漢

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以商賈早貨而行  
布通物曰商居賣也以量度成買而徵價徵召債買也物  
音音子應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今制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  
來來音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今制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  
以質小市以買人禁偽而除詐同也必以買人爲知之屬  
貨與貨則賤賤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共也同者謂人貨不  
而與之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  
買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日晡也市者  
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雜買家於城市主  
販夫販婦朝貨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  
也極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早害  
者使亡靡者使微謂利於人謂物賈厚者也害者於人  
欲之也使之亡使微謂利於人謂物賈厚者也害者於人  
好奢微之而已已郵厭云亡者使無此物則開利其道  
使之凡通貨賄以節出入之重即印章如今斗檢封  
有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  
布內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  
金銅無凶年固物貨市不可以稅爲人之困也凡市僞飾之  
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鄭元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  
殺五穀不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賈師  
掌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莫其  
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  
而賈久而而有疫病者也貴賈之困必米穀棺木  
災害配人使之重困故冷有常賈也四時之珍異亦如  
之薦宗廟○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  
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  
便而官有平準官元封元年弘羊爲治粟都尉領  
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  
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賦費乃請置大農都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  
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  
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  
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  
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開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  
過賞賜用帛百餘萬足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  
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足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  
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  
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  
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木寡而趨末眾夫末脩  
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  
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  
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  
乃脩節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  
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  
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  
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  
梓竹箭燕齊之魚鹽瓊裘荊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  
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陸陵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  
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善仁義  
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

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糞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開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練蜀漢之布也亦人閒之所為耳行發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買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之商不出則實貨絕農用之則穀不殖實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并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之絕凶年歲餘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食廩之積賦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

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穀繼旄玉石穀屬可以為布鹿屬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枿梓薑桂金錫連音盧未練者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宜有政教發徵期會或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符謂合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子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種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積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遇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親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沂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鄆武王都鎬故其人者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穆居雍陰音郿故曰陰陽之關要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徒棧邑音左北鄰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扈薑丹砂石銅鐵音郿出銅竹木之器南御漢音北焚僮西近邛笮音各老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斜綰其口音在漢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音堯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音楊及平陽陳西賈秦程北賈種代石北也音石邑縣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憤音憤致反今以上名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強直為懷中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羯犍不均音九兜皆健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側音匹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親聘亭出其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

之欲索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牛千蹄

角而牛歲以此爲率千足羊二百五澤中千足豕水居

千石魚陂兩爲計山居千章之萩木所以爲安邑千

樹棗燕燕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橋淮北常山以南河

濟之開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

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若千

畝厄音情其花染千畦薑音畦二十五此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

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饌渠略反徐廣飲食被服不足

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

關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貧富最下無處處

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

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醴醬

千坂長類釀千甌甌在也屠牛羊豕千皮穀糶千鍾薪

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言章材

曹椽竹竿萬箇其輻車百乘馬車牛車千兩木器孫

漆也者千枝銅器千鈞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

石百二十斤馬蹄數千甲反牛千足羊豕千隻僮

手指千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務筋角丹砂千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宋千疋榻布皮革千石擗音土

布白漆千斗藥麴鹽鼓千甌或作合布有流孫叔故

壺也云甌瓦器受斗六升合爲

餼餼千斤音自此反餼千石飽千鈞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其他果菜

千種子貨金錢千貫節駟會駟音祖即駟倫也節節

於家也食買三之廉賈五之而買未當貴而買未可買

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

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賫貨子錢子錢家以

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宿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

諸田蘭章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亦巨萬此

其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

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

工商商賈爲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織畫筋力理生

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奇勝田畝拙業也而秦陽以

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積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

而雍伯千金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

也理刀而郭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也而張里擊鐘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

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

得無言不售者官爲收取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爲

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貨周禮泉府之職曰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其其所屬吏定價而

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爲受困壓

之田而償萬錢者一周年之月樂語五均樂語元禮傳

出息五百也貨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周市無二

貨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

餘息也傳記各有幹馬管音也今問賒貸張五均設諸

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弁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

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郡鄠臨淄宛成都鄠

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故趙

宛今南陽縣兼臨淄臨淄成郡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爲五

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畿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

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

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皆自占司市錢府

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聽賣諸司市常

以四仲月實定所蒙爲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爲其市

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

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

錢萬物叩貴過平一錢叩物價起也則以平價賣與人

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賤者陳積也

積物待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

貢但賒之之空也空賒與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

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和置命士

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雅陽薛子仲張長督

臨淄姓偉等姓姓名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簿計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

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爲食穀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

平仰以給贍仰音生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

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

不買富人富買即要貧窮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

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恩庶各  
 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  
 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  
 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  
 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買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  
 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  
 用度益奢









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締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

梁人饑餒相及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謂魯梁之

賦正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締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

得魯梁之人糶十百穀斗齊糶十錢穀斗周月魯梁之

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子與則意奪則怒先王

知其然故見子之形見賢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籍者所以強求在工商日

其兩租稅者所慮而請也計也請猶求也五霸之君

去即呂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從

也春賦以斂縮帛帛貨以收秋實蓋方春蠶桑關之而

也方夏農人關之亦賦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

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

也豪富商人不待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

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

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

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

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開閉則利不

散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畜許收反

是使人毀成廡室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雖情

正數之人若丁壯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雖情

也雖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賦大賈蓄家也

其籍則至焉謂其大賈蓄五者不可舉用故王者當偏

行而不盡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石十

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

之籍君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石二十則大

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六

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準

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視十錢凶歲視二十者

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是也人君非發號令收檣而戶籍

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

也稽敘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齊

之北澤燒火燒式照反光昭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

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曰

此何故也管子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

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一

束十倍則春有以事耜夏有以決芸同此租稅所以九

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

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之廣狹壤之肥

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

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食之廣狹肥磽之所

之則必積委幣委幣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

之邑必有千鍾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秋國穀

去參之一即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

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其穀價國穀三分則

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糶也則

糶二拾一下熟中熟出於此泰春國穀倍重數也

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

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敏

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

時計其價以穀與人秋則敏其幣雖設此重之相因

令本意欲其穀人既無幣請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

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

因時之輕重無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

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

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而天下

不吾洩矣洩散也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

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

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

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此人謂甚賤傷

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

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

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于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足少四百五不幸疾病死

喪之費及上賦故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勒

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

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

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五十石今

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

石官糶二百石此為糶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

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糶五十小饑則收

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五分石今中饑七十石收二

一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故大熟則上糶三

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

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

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

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嘗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

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

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

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

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糶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糶以利民○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稠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敕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贖老弱並未施行○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糶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糶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理壽春今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壽春今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郡今荆州三百萬荆州理江都今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南齊州二百五十萬南齊州二百五十萬南齊州理廣陵今雍州五百萬陽州理襄陽今郡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郡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帝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收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

各立官司年豐糶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用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今彭城郡揚州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糶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準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酌當年義租充入斗壘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選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文帝初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園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日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早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廊隴涇靈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敕諸州斗秤京太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

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振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糶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振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貨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糶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 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一十石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禾豐倉 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 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 三百五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石

河西道 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劍南道 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十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三十四石

劍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 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 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賦稅具食貨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導行割剝為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薦饑凶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勅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威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

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尙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己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暝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眾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固非易過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頌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略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富羅豐家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

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  
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眾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選舉

自昔義后以物命官事簡人清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乂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泊唐虞之官人

也俾乂水土緝跽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咨於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進取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郡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助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第一歷代制上

第二歷代制中

第三歷代制下 考績附

第四雜論議上

第五雜論議中

第六雜論議下

選舉一

歷代制上 周 秦 漢 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日六行

三曰六藝並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脩九年大成

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

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

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

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任

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實其禮司徒教三物

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

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

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

之途唯關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

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

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平有肯從我遊者吾

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

守必身勸勉遺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

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

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

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

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貨多不得官唯廉士寡

欲易足今貨算十以上乃得官貨少則不得官朕甚怒

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買人有財不得為吏貨萬

之食以為衣食足如樂舞故限貨十萬乃武帝建元初

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

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申商韓非名之學蘇

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百姓

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貧窮孤弱宛苦

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郡中即吏二

千石子弟選耶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

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

致官是以廉恥賈亂賢不肯混消也請令諸侯列卿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授之以官以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材

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

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又制

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

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

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

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

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

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

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

計者上計備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元朔

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朔

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本仁祖

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閭郡而不薦一人閭謂一郡也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墜於上聞也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蔽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適加九錫九錫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鉞壘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車錫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當受進賢之賜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下者刑與闖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爲其不舉不察廉爲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闕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蹏人蹏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勇勇反覆駕者論也累力瑞反夫泛駕之馬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蹏弛之士蹏者蹏落無檢局也弛者放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蹏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絕國初公孫引以備術爲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請爲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爲此官今不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任爲郎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蓋同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爲作也伐檀詩篇名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爲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四科人以罷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又詔列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得其所舉不益謬者其爲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功課之法具考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時太常學子弟歲舉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

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諂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武諱故曰茂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賦賦不繫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四輩仲舒之言立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凡所舉士先試議曹三科補四科入奏四科補賦賦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



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軌範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辰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幸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有儒一家之學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故曰家法有儒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白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茂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舉以後復增敦朴有遺賢能直言高節實直清白敦厚之屬茂路既自是稱名儒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時宜與自左雄任事經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因亦因職請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雄在尚書天下不敢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用費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桓帝建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紀廢察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五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吏是時上轉拜史滿遂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五互自原相見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欠闕而公府限以三五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五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

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五自生留聞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篁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未制者乎臣願獨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備定五經而鑄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太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瘡痼疾督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憂敬喪沒如兼綜載籍窮微闕與師事某官見授門徒六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符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詔保改稱守汝既徵曰初順帝推心虛已已企天下之士以元輔玉帛徵魯陽樊既至天子為降夜殿設壇席待如神明尚書奏引延問得失英辨對唯常言無宏謨博略而以動觀聽是流俗諛諛以為處士純盜虛聲襲俗而已物議不允是時閭閻乘政如秦編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儒儒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買彪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畏迎門制疑折節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制疑折節問處士于時列國之君至有擁篲為前驅者卒致書國坑僂之禍茲其兆矣既而閭閻等構成釁故乃誣告郡加以一彼一此連為鈞黨而閭閻等構成釁故乃誣告郡士以交結誦誦圖為不軌盡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濫而誅從禁廢者六百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善人喪敗亦莫如之者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甚亂也是以君子之道貴聞然而日章故衣錦尚裝其恥昭也嗟乎申屠子龍其知言歟



選舉二

歷代制中魏晉東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初曹公時魏府

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故且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與兵衣冠士族多難於木土欲徵源流遠難委悉魏氏革命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木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

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治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輕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明皇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繇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眾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農於是百工商賈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之而終不能用餘年每官部尚書十數人日傳中彭權選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難量在兵間不盡下清遠朝廷是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儉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顯問之秀聖意極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衛瓘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

誠濟察酒與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因學初建王苟  
 己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相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  
 可以蕭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宜筋  
 力或馬開健者得健者征北將軍雖不整正宜筋  
 監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不用者或非舉首眼情不察  
 惟才不遺謙卑踐天下便化矣而諸行之自若一年  
 之後取情乃服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  
 制事又王或字潘伯思授用射擊使或曰書  
 賦凡選舉皆先選百選然後授用射擊使或曰書  
 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郡官居職未周而  
 生傷遺既未定其優劣且送後授用射擊使或曰書  
 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或官或與賈都通親竟得  
 不於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  
 陳壽居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郡說篤孝以假拜違  
 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  
 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  
 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夷亂是  
 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  
 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與替  
 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  
 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  
 尊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  
 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識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  
 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  
 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貴於中人哉使是  
 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  
 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  
 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  
 下負戴不肯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  
 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懼諸受枉者抱

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  
 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  
 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  
 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  
 品狀必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  
 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  
 課遂使為官之人乘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  
 雖職之高遠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  
 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  
 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  
 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  
 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  
 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  
 列其善廢衰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  
 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  
 察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乘  
 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  
 復古鄉舉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  
 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  
 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晉承  
 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任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蕃  
 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  
 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  
 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  
 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為

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  
 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  
 為尚書以郎署混清多非其人整欲盡濁濁清則好清議  
 否乃數選三署皆脫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  
 節卑劣者皆以為軍校置之營府於見怨○東晉元帝  
 登覽然鏡言監用私情虧公法監坐自廢○東晉元帝  
 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  
 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  
 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  
 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  
 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  
 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  
 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  
 於吏部叙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  
 銅年月多少隨部議制初廢帝崇陽王時以察廉為吏  
 故傅亮曰同異靡聞之下委委察吾徒不復屈自以此上  
 遂辭不拜送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署紙尾也  
 名故廉云署紙尾也按宋黃門第五品也文帝元嘉  
 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  
 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  
 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  
 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  
 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  
 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  
 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求其言行  
 考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  
 得為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  
 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  
 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鑿易限而

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尙書鈔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尙書以散其權

人識涯淡造請自息且聞中閣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憤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乃施行○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願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蒙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警爲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闕則補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爲白牒列數十人名尙書與參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語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尙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核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奭繼爲吏部尙書差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鈔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

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葬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進造大中正高靈定相與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冀州中丞帝謂曰先召之入赤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容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道之高允謂之謂東宮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治因爭而進之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李孝伯趙郡人父官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第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身乃憂曰遂還家又郭許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位至於鈔投假分得人必非積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用者量材稱職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葬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宮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爲黜陟其考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尙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鈔尙書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至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德臣三等量其優劣下盡於選臣之用成無怨者又韋伯斯兄弟爲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官官皆價不定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選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爲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或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敘類素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榜於衢會期屠害彝父子不以爲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尙書省詭言求彝長子尙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爲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爲煨



盧仲瑀被劾以竄免葬信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冤痛聞者驚駭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里貢士兩漢由郡國為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議限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莫不取其理察者廉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清沙汰之理未精而別屬富貴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廉正大為汝所怪千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察天下收殺所况今日之選兩部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收殺所况今日之選兩部尚書以一人之鑒照

遊備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餘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強暴自息書奏惠帝崩及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實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敘〇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極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選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鑿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風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允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峻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贖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

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碑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皆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革泊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群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〇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幹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賁之制其所察舉願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十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



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  
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  
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  
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為稱職當  
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  
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  
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  
士多簡府史少令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濟其故何  
也故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  
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毀鍊  
卒苦甚密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膠云老吏抱案死今  
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開魏  
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宣處其事何由移曰  
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  
則長官自解受部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人則不然大小  
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  
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  
弘甚善其言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  
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諧  
懇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選法  
寡而惡舉人亦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  
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選不肖而懲其濫必  
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  
除騰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擠也賢黜張莽皆  
以不及是而取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  
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歷時難  
然手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  
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  
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  
曰頃自班朝冷人乃由勳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盡政  
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

事

通典卷十四

通典 卷十四 選舉二



選舉三

歷代制下 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並具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者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饒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三三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德行乖僻不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才堪利用一人徒如舉狀者

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可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趨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而舉人不願甚非奏四方珍異列為庭實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

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堞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橫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列坐引射名曰長檠弓用一石力又穿土為塿其長與塿均綴皮為兩鹿懸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長子長五寸高以上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個人互列塿上馳馬入塿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踏名曰馬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儼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穿筈翅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擲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開教人習騎天寶六載武之道既性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試舉人上省先令調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成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凡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人第以此開勅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元宗新法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待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廢詔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

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進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準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詔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元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館詔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師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可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果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多互謂之倒披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懸懸孤絕索窮際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凌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大經其爾雅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亦并帖注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三通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文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帖綴術六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







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意愚廢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議其內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敕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論德園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一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敕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敕每年冬薦官吏部準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徒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為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周 漢 魏 晉 後魏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驅逐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推如此法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諸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

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君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雜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撥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備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數納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

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孝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遠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采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已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申獎勵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理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令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閒冗官

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勩而舉如其無能不  
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成遠使絕  
域惟督通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  
排同閒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  
而考閒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  
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  
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  
六年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  
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實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  
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  
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月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  
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  
勞劇任而遷賞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  
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  
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  
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  
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効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  
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  
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  
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  
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  
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  
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  
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  
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  
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

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  
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目爲之最凡二十  
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  
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二  
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  
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盡理善最弗  
闕爲中下愛憎任情慮斷乖理爲下下背公向私職務  
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爲下若於善最  
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  
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  
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爲十分論每  
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  
每五口同一丁例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  
百者各準五千五百戶法爲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  
者各準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並準上文其勸課  
農田能使豐殖者亦準見地爲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  
考一等此謂課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  
損者謂課荒田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  
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  
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  
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  
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  
內比較其猶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  
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  
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二人爲  
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  
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核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  
尙累年而化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  
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  
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觀爭求冒進不顧廉  
恥亦何昭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  
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  
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  
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  
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  
以車裘或就加秩祿或降使臨問并聖書慰勉若公卿  
有關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  
明賞罰政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  
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  
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  
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所以速故孔子  
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  
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  
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消乎堯  
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  
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  
月升擢令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  
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采訪使考課  
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  
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  
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

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者聞者當別擢用之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偏成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鑿天地不能購也○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時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得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材賢材賢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忘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庚氏則倉庚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無大小盡皆舉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踰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

素奪也素奪謂先不考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石不以故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理其善惡為擾動故每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繁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散告之字廼下所以丁宜告者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於一人二千石都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開略當寬恕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者甚少宜先蕃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

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古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選道關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闕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夫在職之吏踴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也議者僉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

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眾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矣故自漢氏以來時開大舉令眾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其罪亦無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

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代作則季代所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闕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闕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其選一公為詳也四征闕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闕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闕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闕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令諸尚書其選一尚書詳於臨闕令主者選人尚書也郡守闕擇眾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此為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眾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其相比不可同處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知明出能否之美惡歷相次不能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取而欲人見讓猶邪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

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眾人讓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晉始平王文學李重又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久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漢采古制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理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於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國讓謂改稱字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理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理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拘真秩魏初用輕賞以先試守臣以為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讓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眾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舉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時



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化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閭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翼校某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乃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闕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駢闐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廁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

孫茂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錄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敏捷少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譟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憐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歌詩頌百揆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楊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盤駘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顏謝前哲波濤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性情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講章句為專營淫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苟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跡而斯豈近之乎蕭子顯曰自宋以來章彰於代謝莊袁淑又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為辭賦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後魏孝文帝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采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巧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勸舊之族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帝善之韓麒麟子

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敘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允自墜於皂隸矣或云無奇才不若取士於文然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清河王曄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準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準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品彙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敕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薛淑為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勒簿呼

名一吏足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務取廉平道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動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收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積遠小不當否未為多矣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亦寢矣○後周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掌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眾共知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觀白日其才有陞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敘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代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慕聲名然後達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鐸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聘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

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厠纓冕是以開皇四年並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劾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秉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按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善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通典卷十六

選舉五

雜論議中

大唐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三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黜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倣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其年馬周上書曰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人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頓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能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壯者先人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才堪宰滋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元年一千四百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百五十人內外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仗衛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勳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直屯騎驍長校尉收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三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其釐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為國以來四十年餘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濫濫源之所起復由入流人失於簡擇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

者秦第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信難成斗筭之材傷於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兼有義行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為第一等身品強給送兵部者為第二等餘量簡為第三第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勳並準例處分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員冀入流不濫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雜且令胥徒之輩知有銓選若復素非廉謹必將漸自飭勵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問擇人多而官員少今之選者亦擇人但擇之無準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廉謹準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數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自有修促弱冠而從政懸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亦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足有賸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餘人應須五百數外常賸一倍以上又比來放還者見停亦千餘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搜揚之法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其四曰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偏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為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承徵以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相問論事者以一言

可采莫不先被論旨起升不次而儒生未問恩及臣故以為獎進之道未周其五曰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種多士遂闕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寧遠絕一代盛事實為朝廷惜之其六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豈無去就百姓見官人遷代必懷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百姓責其移風易俗必無得理請四考依選法就任所加階至入考滿然後聽遷嶺南及瘴癘之所因考不得替者不在此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滿遠滄反朴雖未敢期送故迎新實減其勞授其七日尙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欲參用經學時務之流皆以偽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尙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之人恐未盡銓衡之理請降進止稍清其選奉敕付所司集羣官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事竟不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讓避親知不得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好有才亦須依例進奉乾封八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豈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器謫以為朋黨沉屈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

親讐唯能是用讓毀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上元元年劉曉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為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嚮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千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采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才藝爲末必敦勵德行以仁甲科豐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元同以爲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郡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鍾庚之器所積不多非其所及曷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

眾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銖銖既多紊失斯廣況此居此任時有非人而徇於勢利者哉使賦貨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邱陵使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且自古以來亂多治少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稀少天祥大聖亨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開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忌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溜混涓涓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卽事爲弊致後來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睹豈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區區宋朝尙爲裴子野所歎而況於當今乎又從政濫官不可以無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鄙齷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引文崇賢之生千牛輩脚之徒課試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及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

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才之義也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衰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受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也武太后不納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能以請託奔馳爲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雖雜以縱橫而漢興求士猶徵百行是以禮讓之士砥才毓德既闕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垂授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閒時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爲重未嘗以修身爲務降及隋室餘風尙存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連編累牘盈箱積案獨有月露風雲之狀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茲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文筆之爲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質書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效皆以浮虛爲貴有唐鑿厯漸革前弊陛下君臨樹木崇化而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察辭度材則



人品可見矣故選曹授職誼繫於禮闈州郡貢士評訟於陸闈謗議紛紜寔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竊資邀動盜級假其賄賂即爲無犯鄉閭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爲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官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宜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僥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又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司馬宣王持劍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乎又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遜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采訪簡汰堪用者試守令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聖歷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蒞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乃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

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之鎮太后令舉堪爲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沈厚有餘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爲相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夫元之之舉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親於人者也是以親人之任宜得賢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非其才但於京官之中爲閒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警用於牧守之閒以爲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其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勝言蓋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邑每爲非才者所擾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閒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人情進取豈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位於京職而不在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日今又未革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

第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遞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天下不可爲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之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之賢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才之實故臣以爲選部之弊在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以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縱有任選者謬起怨端且猶分謗



於外臺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益冒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法令煩碎實屬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眾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稱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闕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善士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身獲利而利之所出眾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謬于夫士必刻意修飾思齊日眾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十七年三月國子監祭酒楊湯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人臣恐三千之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劾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為限恐僑風漸墜小道駸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

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專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富貴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羆等經營作業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富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刑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滅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述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尙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罕無何漢氏失取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毗庶非尙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尙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

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鈔以為學總眾詩以為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教化周書曰以言取人入諛其言以行取人入諛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治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盡失其本又何為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闕無豪族并邑無衣冠人不士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蒞職以才蒞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今官之祿吏獲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旬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旬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遺何暇采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其嚙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

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爲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義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史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卽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効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木然後揀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說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其貴之主司衰賤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清和實又長其僥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莫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

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改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富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眾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探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卽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關正業蓋亦罄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費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爲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

穰文簿繁雜因此滄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尙書明王道論語詮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爲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質爲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問之餘科準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爲第諸科亦準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爲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各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確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口問並準前○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尙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其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箋表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爲上理通詞平爲次餘爲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其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以名數爲無

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一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徵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一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一天文律曆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章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史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都送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文策皆助會書跡調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偽者送

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準前例○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耻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諸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已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準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在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

為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者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不可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舍其倩人暗判人問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勝以懲之○一其授試官及員外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衷請令所在審加勘責但無論濫並準出身人例試判送省授官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黃衣選人例授官七品六品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惡約之工拙也○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既久經試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復為偽濫耳自有兵難仕進多門僥倖起擢不同往日並請試判待三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仍依舊法其曾登科及有清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判史者已經選擇並不試依常例處分○一每年天下來冬選人今秋九月依舉人召集審勘絕其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分相遠絕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審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人具名下本道觀察使追之限十月內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判類其書蹤及文體有偽濫準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資緒隨穩便注擬○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會人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為○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網羅才能隔年先試令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色

舉選人並請准所在寄莊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既不慮  
偽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并責重保知非偽濫即准例  
處分○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  
請依常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一  
請以廢籍優勞准敷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官  
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即依資授正員官○一請合授  
正員官人年未滿三十者請授無職事京官及外州府  
參軍不得授職事官

後論○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  
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矣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  
洪範貌言平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  
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  
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  
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爲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眞爲  
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比身言及書豈可同爲  
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  
言爲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爲後亦有說乎對曰敷納以  
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  
知之其唐虞百官咨命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  
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  
難溥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  
業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  
士有言行不差而關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脩  
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  
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遙試未爲通矣今銓衡之下  
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至此無  
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隣伍

知之官司耳目易爲采聽古人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  
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  
謂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爲此餘何足觀若有  
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爲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  
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故無云焉有司復曰其人劾官公  
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衰陞無乃闕於事實  
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爲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  
不行耳但今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  
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  
乎對曰夫人之爲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  
有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爲且  
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  
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  
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  
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  
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并爲一有何理對曰夫  
事尚實則有功徇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  
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并問之乎

通典卷十七





選舉六

雜議論下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岐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調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韻道義士伍為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歎歎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覲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為刺史守令

畏憚觀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法之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叙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腴而假仰乎士林之閒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為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為官若死然未有了了而倒還者為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讓而進授之不取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局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姦言此猶坯土以壘橫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閒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况眾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

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愷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稽數坐守刑弊伏以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或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問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聽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充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階權道復古美制則眾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不得願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為其助哉又夫人

有定土土無贖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  
 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雲雲合窮關中地  
 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  
 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  
 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遺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  
 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擯乎京惜時懷祿  
 執肯安堵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  
 是驅地著而安為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  
 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屢  
 開之中校其眾寡哉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眾若革其  
 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  
 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為人繫賢愚業隨崇替管  
 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盜愧乎出流從古以  
 然非一代之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今士流既廣  
 不可強廢但健其舊門不使新人峻其宦途不使濫登  
 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  
 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為情欲所汨而未嘗盡焉引  
 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  
 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墜溺之虞故循常  
 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  
 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  
 為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  
 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宜修且惟德無  
 形惟才不器搏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  
 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  
 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諱  
 諄崑駭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為人蔽者或善為姦濫  
 祕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  
 責成不疏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  
 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非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  
 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  
 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  
 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  
 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實  
 貢亦不試練其選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成吏皆登  
 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非舊典也○三或曰若  
 使外州辟召必是收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郡交實  
 多非實才奈其濫何答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  
 多請較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其理政能有美惡之  
 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  
 怠法久弊生天網恢疏容其姦謬舉親舉舊有囑有情  
 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  
 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祇校  
 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  
 資盡樞刀筆皆精此為吏曹至公之選而補授之際官  
 材匪詳或性善緝人則職當主辦或才堪理劇則官授  
 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

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  
 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解衣或宿期  
 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汎造偽作姦  
 冒名接脚又在其外令吏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  
 資雖正名而猶剝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  
 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  
 明經等亦然謂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則百倍  
 而多者也○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  
 門多矣若等為濫豈若杜眾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  
 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  
 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  
 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  
 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  
 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在  
 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  
 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  
 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  
 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五或曰今人多情故長  
 恐許其選吏必綱紀素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  
 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  
 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聞或有情  
 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  
 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  
 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  
 之殷也○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  
 自署置正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  
 送故勞弊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

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蒞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使身而行不荷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復往勞苦心一周而在路料開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祿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內則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練帛享其祿廩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唯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

請改革選舉事條○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右請宰相總其進叙吏部兵部參議可否○吏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察舉彈奏非選係佐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刺舉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署之而後行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準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彈之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得彈奏○兵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武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軍衛長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掌準舊○禮部每年貢舉人右並請停廢有別項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大學四門○兵部舉選右請停廢折衝府所以分鎮天下散兵及武大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志將試武官選本未可徵今內外復設皆非師旅偏裨戰技所在至多誠宜裁減內復設張門誇入況若此輩又非號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進戰關今請悉停以絕選利○京官六品以下應合選司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敕牒并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祿各給半○府州佐官別駕少司馬亦令皆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尉諸州長史司馬不在此限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正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觀察使其銓擇補授○上州省省市令中州參軍博士下州判司錄事參軍不在此例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後成官並不用開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並全給俸祿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官職若州司以勞劾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州縣右請準舊令州為三等上中縣為五等赤畿上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繁多則任即務速選官非久安政亦荷且請減眾○六品以下官資以懲使心則官僚可期羣才無遺○六品以下官資歷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後皆登六周國家因循為四近又減削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其選轉資歷請約修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

舊制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若才行理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官代換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諸道使管內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略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絕及懷才未達隱德邱園或堪充宿衛或可為統帥者右請不限多少各令長官具述才行謀略舉送朝廷皆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每官職有關及別項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祿勳領三署郎稱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雖得賢不賞若自用僚屬若自用僚屬遷其官雖得賢不賞○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禁約雜條○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跡德行才能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諸使委官兼帶職職申吏部帶職分其文武不計吏部兵部官帶州縣職職申吏部帶軍職職申兵部吏部兵部膳其詞而奏司某州府狀稱以元狀人入按每使每司每州各為一簿○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其所犯人本條一人奪祿一年請使無祿者準三品官自依常法處分一人奪祿一年請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二人奪祿無賜者貶其色階從三人奪階及爵無爵者加奪賜非降階從降階從四人解任職事官已上在者五人貶官節度觀察動四人解任職事官並追解之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七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八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九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零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一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二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三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四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五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六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七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八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一百九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零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一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二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三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四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五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六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七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八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二百九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零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一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二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三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四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五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六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七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八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三百九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零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一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二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三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四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五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六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七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八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四百九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零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一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二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三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四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五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六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七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八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五百九十九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一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二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三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四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五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六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七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八人除名以上有犯賊罪至流六百零九人除名

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昔有唐虞皆訪於眾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此蓋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國佐吏並自獎擢備嘗試劾乃登王朝內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彥暨於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尙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爲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閭閻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爲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統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喪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尙綺麗澆訛之弊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過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尙文風教未遠慮由於此緬徵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眾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爲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且增數千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

進趨其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選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郡百餘太守入作公卿耶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効寄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爲八九邑之俊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吞棄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爲吏部尙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總厠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錄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才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尙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爲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爲國之本資乎人毗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剝弊其效甚速實爲大政可不務乎

通典卷十八







徒掌邦教春官司空掌邦事

六官之職皆總屬於家宰

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家宰兩無所主也

各有徒屬用於百事

宰則大夫宰於百官無所

聽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

世也禪讓之世也禪讓之

禮所興之禮也周歲終天

子齊戒受諫所故為六卿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百官齊戒受質

然後休老勞農

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

號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

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

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

宜也其後頗有所改

朝丞相以下至於六

亦多虐政遂以亂亡

歸臺閣論道之官祇備員

郊廟籍田之屬則臨

母儀兼事說官矣

丞故其欲義之理所以

生父母及為祖父父母

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

下祝書集書省也

梁武受終多遵齊舊然

陳遵梁制不失舊物

簿西曹左奏及經為

恩旨教用者不在常例

亦無定期闕補多徵年

職任移轉一人為官則

得預宴特令早拜

掌眾職許燕為郎中令

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

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

鳴取飛其迅疾也以何

蕭來奔為制官品百司

承制凡守令以六年為

當司考其優劣三等六

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

多假常侍以取寵輝之

降之奏請復檢投又自

而羣小室為隆之乃置

省位號多類江東王言

容諷議中常侍省掌出

儀問御史臺察糾彈劾

人胡人雜戶歌舞人見

宰三師大夫或兩或三

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

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

帝踐極百度伊始復廢

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

古多復舊章百官不得

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

水五監也左右衛左右

舊名或是新置諸省及

為外官於時天下繁富

而漸為不道百度方亂

不能詳備大唐初職員

不異高祖制文官遺父

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

多假常侍以取寵輝之

降之奏請復檢投又自

而羣小室為隆之乃置

省位號多類江東王言

容諷議中常侍省掌出

儀問御史臺察糾彈劾

人胡人雜戶歌舞人見

宰三師大夫或兩或三

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

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

帝踐極百度伊始復廢

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

古多復舊章百官不得

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

水五監也左右衛左右

舊名或是新置諸省及

為外官於時天下繁富

而漸為不道百度方亂

不能詳備大唐初職員

不異高祖制文官遺父

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

並無行守字太后... 錄事參軍... 參軍... 補道... 官自此... 始也... 繼軌... 造食者... 流外國... 如先有... 有異行... 號所改... 官書此... 部侍郎... 衡失序... 孝璋為... 則正官... 與正官... 版事知... 龍官紀... 宜城等... 賀妻氏... 側門降... 出多門... 御史謂... 來始懲... 下稱元... 而跳元... 通下詔... 用監察... 敕已沐... 止姦邪... 著為格... 餘文武... 餘員及...

通典 卷十九 職官一

編目門下省以待從... 冊數揚宣勞祕書省... 內侍省以承旨奉引... 清涼殿... 軍器都水... 衛左右... 禁禦一詹... 大僕十率... 寺... 守督護... 以緯之... 下諸使... 以下率... 積成理... 吏部注... 外郎倍... 等官各... 帶京官... 員之例... 第一歷代官制要略... 第二三老五更... 傳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總敘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第三宰相 井官屬... 門下省 侍中 侍郎 侍講 侍讀 侍御史... 中書省 中書令 侍郎 侍御史... 第四尚書上...

尚書省并總論... 左右丞... 歷代尚書... 事令史 行臺省... 第五尚書下... 吏部尚書... 郎 考功... 戶部尚書... 郎 倉部... 禮部尚書... 郎 主客... 兵部尚書... 郎 庫部... 刑部尚書... 郎 司門... 工部尚書... 郎 水部... 第六御史臺... 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第七諸卿上... 總論諸卿 少卿附... 太常卿... 光祿卿... 衛尉卿... 宗正卿... 太僕卿...







尚書有事即置國子祭酒唯宋曰總明觀祭酒大唐嘗

中軍 龍驤 寧遠 大武 殿中將軍 齊

都官尚書 至隋改為刑部大常為司刑太常伯

太府卿 大常為外府卿 雲麾 中武 壯武 明

威 定遠 大武 並武 宙宙等大將軍始以太常等名卿分

為四時凡十二卿 後魏 柱國 至大唐 天柱 二大將

軍 諸少卿 後周 軍器 隋 左右武候府大將

軍 大常 左右監門府將軍 府為衛大總管通守 佐太

折衝府 正議 通議 朝議 朝請 朝散等大夫

左右驍衛府 大唐除 朝議 朝請 朝散等大夫

左右牛衛 左右屯營 後改為羽林 太子賓客 漢之四左

衛 左右龍武將軍 平章事 知政事 參知機務

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軍國重事 節度使 採訪使

宣威 懷化 歸德等將軍 並武散以授 義蕃官

封爵 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 唐虞夏建國凡五等

曰公侯伯子男 殷公侯伯三等 公百里侯七十

公侯伯子男五等 公侯百里伯七十 周公居攝改制大

其封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十 秦爵二十等 最高微

食縣 其次關內侯食租稅於關內 漢國王國侯亭侯

三等 王皆裂地侯以下則如吏職 自始漢初亭侯

更輸錢 後漢亦三等 侯雖寇鄧元勳不過四縣 魏

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

等 關內侯為虛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

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

王大國二萬戶三軍兵五千次國一萬戶二軍兵三千

如不滿五千戶一軍兵一千五百其人之制如五千戶國侯

其伯子男以下各有差不置軍 宋皆因晉制唯大

小國皆三軍 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 齊因之梁因

前代定制稱王言曰今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言曰敦

臣而不稱臣文書 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

國縣公侯伯子男沐食侯鄉亭侯開國中關外侯凡十

二等 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

子男散男凡十一等 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

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 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

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 大

唐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凡

九等 並無其土加實封者乃給租庸自武德至天寶實

封著百餘家自至德至大曆三年實封者二百六

十五

三官 夏商以前云天子無爵三公無官 伊尹曰三公

師太傅太保曰三公 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

三公 後漢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天地災變則

尉徐防始為靈帝就長安拜張 魏晉宋齊梁陳後魏

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後周以太師太傅

太保為三公 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大

唐因之 宰相 黃帝置六相 堯有十六相 殷湯有左右相 周成

王有左右相 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始皇又始置

相國 漢置丞相嘗置相國或左右丞相尋復舊成帝

改御史大夫為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為三公皆宰相

也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亦為宰相 後漢以太尉司

徒司空為宰相 魏復置丞相 魏改丞相為司徒而

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

任亦宰相也又置大丞相及相國 晉惠帝改丞相為

司徒尋復舊俱為宰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亦是相

也 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為丞相或為相國多非尋

常人臣之職 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

然中書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為宰相 其有侍中

非宰相並在當 魏北齊亦置丞相俱為宰相尤重

時委任而已 後周大冢宰亦其

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亦宰相也 後周大冢宰亦其

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 隋有內史納言是真宰相

柳述為兵部尚書參軍機密又楊 大唐侍中中書令

素為右僕射與高顯等掌朝政 為真宰相中間嘗改為左右相他官參者無定員但加

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機務參與政事

及平章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

也 其同中書門下三品自貞 觀中以兵部尚書李勣始

三老五更 禮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

老桓榮為五更安帝以李充為三老靈帝以袁逢為三

老 魏高貴鄉公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 後

魏孝文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 後周武帝以

于謹為三老 祿秩 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

人卿大夫祿食八百 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

中士食三十 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命為士者次國小國同 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

十二等中二千石月俸百二十石 比二千石 百千

石 八百石 六百石 四百石 三百石 比四百

石 二百石 比三百石 比二百石 比

石 比四百石 比三百石 比二百石 比

石 比四百石 比三百石 比二百石 比

石 比四百石 比三百石 比二百石 比

石 比四百石 比三百石 比二百石 比

石 比四百石 比三百石 比二百石 比









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

罷三公官○魏初復置與後漢同有太傅太尉然皆無

事不與朝政高柔上疏云今公輔之臣民所具瞻而置

大臣獻可替初封司空崔林為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

否之謂也林字德備裴松之曰漢封丞相已黃初二年

又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

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

王祥為太保義陽王子初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

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

惟無丞相焉時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

傅太保為上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蓋居

者甚寡諸公品第一食俸曰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

頃田驢十人立夏以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給菜田十

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安車黑耳

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於江左承不

改上三公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

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鑿字林為左光祿大

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十六國姚泓帝

臨下自是公侯親帥皆拜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

言為八公也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有義按禮記士

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敞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

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間以示謙不敢斥天子宜是

漢舊制也○齊時三公唯有太傅○梁有丞相太宰太

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官屬○陳以丞相太宰

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三公之制開黃閣

聽事置鳴尾○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

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

○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

中門黃閣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吏則同太尉府○後

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師官謂之三公兼置三孤以貳

之傅少保而以司徒為地官大司馬為夏官司空為冬

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又置四輔官

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

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

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僚

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

其位多曠攝行事尋省府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

朝之眾務總歸於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師官○大唐

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置三公以經邦論道

變理陰陽祭祀則與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

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

太師

大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為之○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

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

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在太傅

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

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凡七人入省中坐用杖賜杖黃

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漢東

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

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

晉書曰惠帝大安元年以齊王秩增三司時范長生自

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進拜長○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大

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頑武士驥

太傅

太傅古官傳德義也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漢高后元

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

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為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光武以卓茂

為之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為之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特贊與三公絕席帝以趙喜三世在位為國元老乃

以為太傅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內歸仁其

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則省胡廣注曰

總之義恒帝踐祚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尉胡廣司

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為太傅與廣參錄

尚書事陳蕃志欲芟夷閹豎以清本朝世亂魏初置

太傅以鍾繇為之以鐘繇字元常通大傳有疾時華歆亦

是後三公有疾○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介幘絳

朝服佩山元玉○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大唐皆有

太保

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為

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光武中興

省○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冲為之冲字

三司上○晉武初踐祚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

一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汝南王

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璜對掌朝政又衛璜為章綬佩

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豫屬也

服冠秩與太傅同○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大唐皆有

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

太宰

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時周

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秦漢魏並不置平帝加王莽

○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

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掾屬

十八蓋為太師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何曾為太宰





大唐復為三公天寶十三年兼拜揚國忠為司空其日兩土

大司馬

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少皞有鳴鳩氏為司馬鳴音○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為夏官掌邦政○項羽以曹咎周殷並為大司馬楚大司馬

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冠者加於其上為一官也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武帝又令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太司馬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霍光為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冠小冠無印綬

置官屬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漢律丞相大司馬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少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大○後漢

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吳漢為大司馬至靈帝末始置焉○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公上吳有左右大司馬

晉定令亦在三司上晉諸公贊曰義陽王為太尉大司馬代以來未之有也又汝南王亮為大司馬父子居上且大會乘車入殿又陳寔為大司馬賜袞冕之服魏冠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與大將軍同○宋時唯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冠玉與晉同○至齊以為贈

○梁時置官屬○陳以為贈○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後周為夏官謂之大司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自隋而無

大司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自隋而無

問

總敘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則三公太尉代有之二大尉代亦有之諸位從公諸無三公大夫開府官屬等所以不更各具本府但依時代自言之其大○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徒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曰司徒司徒直長史具宰其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具御史○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何曾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為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

諸曹事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長記農桑奏議辭訟部驛轉運盜黃閣主簿省錄民戶祠賊罪法官賞幣鹽鐵倉穀等事黃閣主簿省錄民戶祠閣下咸寧掌為記室令史掌奏報後漢末陳琳阮瑀皆御屬掌為閣下咸寧掌為威儀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屬曰史陳龍辟司徒鮑昱府是時獨勤心物務轉為辭曹專掌天下職訟時司徒訟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潤錫易為重輕龐為昱撰辭訟此七卷決事利償皆以事相從易奏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正曰掾屬曰屬古書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其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魏置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徒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宰太傅太保唯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也

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潘岳人孫安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安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安言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司徒司徒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宰太傅太保唯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也

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潘岳人孫安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安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安言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潘岳人孫安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安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安言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潘岳人孫安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安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安言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司徒司徒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太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

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徒督察州郡播殖有所循者增置掾屬十人詔遂使司徒置田曹掾州郡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元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卑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

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署同後漢成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

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琨為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簿以下令史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

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衰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其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史以上皆卑零辟朝服孫楚字子荆為佐著作郎參石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孫楚字子荆為佐著作郎參石

每易苞初至掛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軍不發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徒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畧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閭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

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

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

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閣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吏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為史請依晉令復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秀之常云位司徒長史可以知不足矣又陸慧曉為司徒右長史謝朓為長史府以竟陵王子良謝朓為我府二上佐前代誰可比雖曰兩賢同侍未有前例朓洵佩○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為雍州表求管記乃以江革為征北記室參軍革弟觀又為參軍兼記室任昉曰文房之任總主簿列曹參軍卿兄弟故歷代皆為文士之華選云

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兼行參軍督護其太尉司徒與二大屬官階同惟司空府官每降一階○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閣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長史主司馬主左右長史主司馬將舍人主閣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掌秩與長史同掾屬主簿所主與舍人同令史中郎在士簿上所掾屬主簿所主與舍人同令史掌秩與長史同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主簿祭酒與主亦同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不見僚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眾務總歸於臺閣○大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

右長史加貂台佐加貂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板參軍○後魏三師無官屬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三

宰相并官屬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得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  
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虞舜禹堯時  
而辨西方得共工而辨北方得皋陶而辨中央得  
八凱而辨四方得大禹而辨天下得皋陶而辨中央得  
同切敬使主后土也皋陶以樞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  
成接度成舉八元伯翳仲堪叔季仲木伯虎使布五教  
於四方內平外成外夷狄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及成湯  
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號為阿衡仲武  
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得賢相傅說於是  
禮命立以為佐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  
茂為左右丞相茂為左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  
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  
時金印紫綬掌天子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丞相儀  
國命卿二人是以置至二世復有中丞相斯乃拜趙高  
左丞相無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曹參為假左  
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曹參為假左  
丞相一丞相或漢書有誤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  
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  
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陳平為左  
呂文帝初立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陳平為左  
第一平為左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陳平為左  
對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不能  
陰汗出漢背及問平曰有主者幸相者上佐天子不能  
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上善之勃謝病請免相平專為  
相一丞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  
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

通典 卷二十一 職官三

星各有分職今未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  
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治也宜建  
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功效於是上拜  
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  
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漢御史大夫  
今之同宰相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群賢韋  
匡迭為宰相宣章賢臣則至丞相復罷大司  
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至丞相復罷大司  
將相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至丞相復罷大司  
空大夫次丞相與正法度職事選相國守相高第所  
宣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同職事選相國守相高第所  
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為丞相  
從之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  
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  
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至光武絕不復立  
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  
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  
白事教令稱曰君侯平曰足下位為上相陸賈謂陳春  
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  
御座為起在輿為下皇帝見丞相起謂者贊稱曰皇帝  
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與下立乃升車也丞相有病皇帝法  
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居百寮亦然後漢三公疾令中  
黃門問疾魏晉即黃門問疾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  
以養牛上尊酒如侍中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得酒一斗為下尊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  
不當言覆且作酒自酌有澆曰稷即粟也中尊粟米一  
於史也蕭何相國將築臺曹參重厚長者即召除一遵  
蕭何約束言文刻深木斲堂名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一遵  
飲酒史之言文刻深木斲堂名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一遵  
之守而勿失其言文刻深木斲堂名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一遵  
老刑名而勿失其言文刻深木斲堂名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一遵  
千秋無他家之言文刻深木斲堂名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一遵  
民侯前代未有也宣帝時丙吉字少卿為丞相尚寬大禮  
而丞丞相又宣帝時丙吉字少卿為丞相尚寬大禮

為漢初丞相史成其私熟無所憚艾乎吉日夫以三公之  
始道吉不問過之吏務猶過焉揚善吉常出逢安守死使  
問逐牛行職所當禁吏者備宰相問吉曰人闕殺傷長安令  
京兆尹魏相牛行因省此時氣失節三十餘人罷歸私  
職所憂也又韋賢字長孺為丞相光祿大夫七十餘人罷歸私  
未可以熱心牛行因省此時氣失節三十餘人罷歸私  
策表拜致仕自賢始也又孔光祿大夫七十餘人罷歸私  
辭侯故事然官屬議其煩碎不滿萬發不稱移相後還用  
則以病賜上尊酒十斛天下頭大過告使使持節下大過  
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天下頭大過告使使持節下大過  
丞相相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使使持節下大過  
丞相相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使使持節下大過  
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丞相奉策書即馳驅馬步出府免若  
府乘機車馬歸田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  
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  
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漢代丞相有蒼頭叩頭呼至  
辟遂以為常至於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  
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  
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吳有左而文帝復置  
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說在中  
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國齊王以司馬  
師為之晉景高貴卿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文晉惠帝永  
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  
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  
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自  
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禹倫梁  
保並為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  
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為  
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  
相國丞相皆哀冕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為丞  
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

典二一九





事各部一州秩二○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  
千石准丞相司直漢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丞相  
有兩長史漢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丞相  
故蓋眾史之長也職無不監田仁為丞相長史上書言  
帝悅拜仁為丞相介憤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  
屈薨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  
選待得賢人當介憤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  
為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吏掾屬

三十御屬一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  
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  
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  
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  
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

錄事郎中郎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  
二人主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錄事記室東曹  
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為相合中兵直  
兵置一參軍曹則猶二也其小府不置長丞參軍者置  
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滿  
加長兼行參軍則為參軍事府板則為行參軍晉宋以  
來參軍各有除版行參軍又有參軍督護東曹督護二督  
護江左置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  
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  
侍中為門下領袖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  
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驛驛廢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

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  
掌侍從儀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管御藥封璽書  
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  
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華閣內諸事尚  
食主御尚藥主御尚衣主御中領殿中監掌駕前奏  
耕則進御事凡六局高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  
門侍郎四人煬帝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  
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  
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

隸門下省大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咸亨初復  
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鸞臺神龍初復舊聖歷  
四月敕別救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五品  
准四品開元七年八月初敕中書門下省新料破用外  
餘有官開元元年改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  
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  
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  
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餘小吏各有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為左右  
即其任也漢官曰選於侯伯補補衰闕言其道可常尊  
秦為侍中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皆出於兵家  
矣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  
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皆  
為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左右上朝所加或列侯將軍  
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將謂郎  
列侯下至郎中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  
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  
侍中為門下領袖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  
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驛驛廢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

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  
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  
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取外勁掉而內溫潤此便  
本趨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越得其冠以賜侍中  
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親好至乃  
襁抱坐受寵位員帶脂粉綺繡紅粉綉冠惠帝時冠  
員帶傳脂粉張時強年十五至年十三並直侍左  
為侍中魏思後切鮑魚奇切鮑魚似鳳凰鳥直侍左  
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製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  
則為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則則  
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  
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  
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後漢光武僕  
射為祭酒或置或否而文屬少府掌贊導眾事顧問應  
對桓帝末侍中皇蟬參乘門昭瑞何法不知  
對所出又問地震云不為災避宮左遷議郎法駕出則  
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  
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賈法駕則正直一人員聖陪乘

大駕出則次直侍中漢官曰選於侯伯補補衰闕言其道可常尊  
中賈勳字季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又劉叔  
之為侍中補政二百餘事恐有篇章又數憑字次仲拜  
侍中帝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遷重坐五十餘席故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盧  
帝唯唯問正色止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  
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  
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  
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時侍中馬何羅拔刃謀  
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舉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  
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  
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  
人漢官曰無員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魏  
省其門題尚書事此孝明帝治於東宮尚書樓侍中  
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辛毗字佐理為侍中  
十萬戶實河南人別加官者則非數辛毗字佐理為侍中  
內毗隨而引其繩帝奮衣起不還良久乃出曰不答起入

侍中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  
實郎 弘文館校書郎等 城門郎 符  
寶郎 補闕 拾遺 典儀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  
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  
侍中為門下領袖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  
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驛驛廢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

持我何太急耶遂徙其半王黎為侍中曹植集贈御駕  
登樓與散騎常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  
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彭權之義何也權曰秦紀  
云秦國有奇怪麟鳳山茲波無不崩潰惟長髮頭故使  
持之以衛至尊也又稱給字延祖晉惠帝時為侍中王  
師敗績左右皆奔散唯權獨留身捍高帝遇遇中書  
於帝側血濺御衣及事定左右欲流之帝曰此是稱  
中血勿去之又庚辰帝左右欲流之帝曰此是稱  
聽大會使帝青衣行酒既不勝悲憤受號哭聽後  
之後贈王侯手抱天子登天極殿殿兵屯亂下  
積火及宮室手抱天子登天極殿殿兵屯亂下  
不動曰蘇冠軍來親至尊軍人豈得逼侵宮禁於是兵  
中謀奉天子出投黃華軍事覺為侍中時鍾奕亦為侍  
李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拒之曰侍中漢  
皇帝吳駕太子未至輒入者新國寶懼乃止

代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不異晉任  
元衷為侍中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不異晉任  
任惡賈充之為人久執朝政或為充謀曰懼總門  
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使得漸疎此一都令  
史事耳九流難精簡閑易乘充因稱得漸疎此一都令  
之職即由是侍觀轉稀 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王舊選列  
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

臺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王華等每與帝手  
披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遜南齊也  
乘警輕過白門閣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遜南齊也  
又宋孝文帝白門閣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遜南齊也  
雙阮與何遜為一雙常克假又謝莊為一雙常克假又  
為侍中及齊受禪之日常克假又謝莊為一雙常克假又  
乃引枕臥傳曰雙雙授齊王謝莊為一雙常克假又  
步出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為無疾何可道遂朝服  
日我若誅之令遂成名乃廢於家齊侍中高功者稱侍  
承明中復為侍中至梁亦為侍中欲以陸慧曉為侍  
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妾容者兼官中以形短小乃止

承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  
嘗有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主璽  
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  
王訓字懷遠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  
同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上武帝問何敬容曰謝彥  
同又曰柳慶遠為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欲誅門  
綸問柳侍中何在既至悉付之又王峻與謝淪約官至

侍中不復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  
謀仕進 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  
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  
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  
別置侍中為加官隋又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  
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 隋氏諱忠故  
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  
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  
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  
年改為左相 舊莊正三品大歷二年升為從二品  
令文堂侍從負責實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抄駁正違失  
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門下侍郎秦官  
有黃門侍郎漢因之 劉向與子歆書曰今若年 與侍中  
俱管門下眾事無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  
人執麾凡禁門黃闈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闈之內  
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揚雄為給  
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  
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  
少府 又漢舊儀曰 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 關  
簿曰青瑣門在內宮衛掖注 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  
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瑣也 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  
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尚書事後更  
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  
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機事頗露由是王允  
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荀悅為黃門  
后弟小心謹慎年 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為侍衛  
十六為黃門侍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為侍衛  
之官員四人 魏杜君名恕字務伯為黃門侍郎每政有  
即與顧榮俱為侍臣吳命詔曰自今吳孫丞為黃門侍  
如宗室丞顧榮也山公殿事曰黃門侍郎和嶠最有

才可為吏部郎詔曰欲令在右更求其次又曰黃宋  
門侍郎荀或清和理正動可觀探真侍衛之美者  
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為之齊亦管知詔令呼  
為小門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儀相威儀盡規  
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  
有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  
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武帝改為納言  
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滅二人而去給事之  
名煬帝初即位猶以張衡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劉行本  
為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連諫  
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  
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  
右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武德二年  
改黃門侍郎為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曰  
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彥博又為中書  
侍郎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臺侍郎國長年姿羅門  
盧伽多受詔合丹上將領之東臺侍郎國長年姿羅門  
倚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香夷之藥昔貞觀末  
先帝命凌羅門異術惑亂婆娑依其本國而先帝長  
年神藥胡既有異術惑亂婆娑依其本國而先帝長  
之竟無異效大漸之聲名醫莫知所為欲歸罪於胡人  
將仲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 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  
庭鑑若是惟恐下深察逐止

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為門下  
侍郎 至德中復舊舊制正四品上大歷 二人掌侍從  
署奏抄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  
券 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  
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無員 漢官表曰  
右曹諸吏散騎中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不尚書奏事分  
常侍皆加官也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不尚書奏事分  
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  
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在散騎常  
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亦齊隸集書省梁  
陳亦掌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  
六十八人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十六人掌理六經  
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

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郎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

奏案大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

奏抄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關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

蓋因古之名用隋之職○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並皆步須切騎後中常侍得人禁

中皆無員漢因之並加官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

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孟達字子度自

善達之妾才容觀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太始中

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山公曰

詠才志器局當為黃散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當取素行者補之魏郡談又阮子

字遠集為散騎常侍當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劾帝有之又曰賈充為常侍後改常侍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

常侍黃門侍郎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潘岳云省自魏共平尚書奏事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潘岳云省自魏

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武帝

鄭常侍謂默曰卿知何以待客乎州內舉請詔曰使二郡中正舉也又傳元為散騎常侍與皇甫陶俱掌直

諫又華鸞字叔璠常侍與南中書寺文章門下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常侍文苑南中書寺文章門下撰

集皆與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

官其二衛四軍五校為西省官設在將軍總教周旋何如兜鑿對曰此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

騎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革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

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

中員外常侍特為清顯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為與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自是散

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高

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連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

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左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通

右將軍領黃門弁履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侍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

而兼大其資敘為第三清明臺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委任通其北齊常侍定限八員如金紫光祿大夫隋諸

號至屬散騎官並屬門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漢書散騎古曰官為郎而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散騎常

侍同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齊梁用人卑雜又宋為散騎常侍起家多為員外散騎侍郎通直散騎常侍

按魏末散騎常侍通員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齊梁魏經北齊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

武帝置員外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晉外或有通直散騎侍郎即按歷代常侍或有員

外員外郎通直散騎侍郎即單為通直散騎侍郎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政員散騎大貞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

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貞觀十七年復置為職事官始以劉洎為之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

規諫顯慶二年遷二員隸中書遂分為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

侍為左右侍極咸亨元年復舊○諫議大夫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

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劉輔以美才擢為諫議大夫成帝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語曰書不盡

可以為壯人不可以為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吉書奏收輔斬侯勝嚴助等並為之漢後漢增諫大夫

為諫議大夫後漢書曰來敏又仲哀亦無常員更始拜諫議大夫夫帝時為諫議大夫諫字孟達上疏曰諫

安集關西有補益也於朝者無或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徵試諫為之不宜也於朝者無或後魏亦曰諫議大夫

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

下省場帝廢之大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王珪為諫下省場帝廢之大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王珪為諫

官隨入與國政事遂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員曰舜造漆器禹鑄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

間皆危亡之漸漆器不日必金玉之器相繼而後上之所

以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漸盈無所復諫上然之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六月置西區

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勳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陳自直崔浩祖虞南蔡允恭等皆為此職大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郎為左史舍人為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右舍人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啟奏封拜薨免悉載之史館得之以撰述焉命狐德素補送良上官儀李安期顧允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等並為起居皆有賢者○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諸誦誦曰補闕連車載侍御史脫校書郎景雲二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親見者以言太宗皇帝陛下之祖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奉天職而無一虛妄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違寺觀而福祿自至不多用僧尼而殃咎自滅陛下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不取賢良之官而恣妻女之意拜爵非虛食祿者數千人封進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千

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倉不貯半歲之儲庫上之衣將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幸國不承受終於改阿寧之亂政忍乘太宗之理本不忍乘李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寧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驚危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禍將及矣其身而納忠於身身既死矣身亦危矣是故先朝諫之陛下賞之見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典儀二人大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云東宮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大唐初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城門郎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人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徒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大唐因之

○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也典瑞屬春官掌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沖霍光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光奪之即拔劍對文帝曰臣願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秩二等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台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頭師古曰符與郡守各一枚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前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宋與晉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大唐因之顯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敕玉璽既為寶宜為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寶其符節並納於宮中有行從則請之耶掌諸進符寶出納幡節也○弘文館大唐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却為修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稱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生三十人

中書省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



官多擅威勢後魏亦謂之西臺武帝謂中書監崔光

北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并司進御之樂及清商龜茲諸

部伶官隋初改為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楊帝減

人舍人八人楊帝減通事舍人十六人煬帝加起居舍

人而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大唐武德三年復中書

省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鳳

閣凡中書官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為紫微省五年

復舊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令二

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

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中書令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學士

舜攝位命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

爵祿廢置生殺與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蓋

今中書之任其所置中書之名因漢武帝遊宴後庭始

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不言謁者

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內外蕭望之

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自武帝故用

宦者掌出入奏事非舊制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

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為之皆屬少府漢東京省

中謁者令官時有中官謁者魏武帝為魏王置祕書令

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又置

監以祕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並

掌機密中書監令始於此也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

專任其權重矣時中護軍蔣濟上疏諫曰夫人臣太重

在下者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今外所云輒云中書實

能推移於事即亦過附向之請分任眾官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晉因之置監令一

人始皆同車後乃異焉初監令常同車入朝御和轎為

初荀勗為監囑意抗御和轎為

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

記會時事典作文書至不可意松獨思不能改正鍾會

視其尊卑為定字松大說服也前蜀為中書監使時組

多不洩廣故武帝召授中書監令後承以子弟管

表曰自此始也又王儼之為中書令唐李元宗為中書監

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言官獨傲德音四

思不至應謝所任又曰崔光為中書監職典文辭若情

部遠近不作晉為任又曰顧余力切難如充切以其地

在樞密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焉荀勗

書監侍中此贊朝政又遷尚書令謂之久在中書專管機

事失之甚固人有賀者勸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價

焉晉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輅

車吳紀亮為尚書令其子驥為中書令每朝會吳主以

又王治字敬弘為中書令張華為監裴楷為令共掌機密

治子琰又為中書令時謂為奕世令德東晉常併其

職入散騎省尋復置之宋冠佩印綬與晉同梁中書監

令清貴華重大臣多領之其令舊遷吏部尚書才地俱

美者為之陳因梁制後魏亦有監令高允字伯恭為中

令呼為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

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為內史置監令各一人尋廢監

置令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為內書後復為

內史令大唐武德初為內史令常有敕而中書門下不

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田見所開易雖在前難必在後

者百司行之日不知何所承用今黃閣初構事涉安危若遠

方有疑恐失機會行違晚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

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三年改為中書令亦置二人

龍朔二年改為右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二年又為內

史神龍元年復為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令五年

復為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為右相至德初復為中書令

領尚書事有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

郎魏置曰掌詔章即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

郎漢尚書郎之位

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郎為中

書侍郎明帝詔舉中書郎謂盧誠曰得人與否在盧生

施晉置四員及江左初右改為通事郎尋復為中書侍

郎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

守張華兼中書郎從駕征鍾會掌書疏表檄又荀勗奏

又始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書尚自起草及後遂失舊體

廢為人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父盧誠典選至三十

五為中書通事郎以濼難比肩故也宋中書侍郎進賢一

梁冠介幘絳朝服用散騎常侍為之齊梁皆四人梁以

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陳因之後魏北齊置四員隋初

為內史侍郎亦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為內書侍郎大唐

初為內史侍郎武德三年改為中書侍郎龍朔以後隨

省改號而侍郎之名不易舊制正四品上大夫二人掌

侍從獻替制敕冊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中書舍人

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魏明帝

事劉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

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

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

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

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

各任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茹法亮久為中書通

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懲之垂涕而去又梁或入太微

太尉王儼謂武帝曰天文垂謫此由四戶帝納之而不

改與給事中為一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

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

兼呈奏之事兼中書以中書侍郎為知詔誥自是詔誥



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人省掌署敕行下  
宣旨勞問領舍人十八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  
也屬春官隋內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  
改為內書舍人大唐初為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為

中書舍人置六員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  
指者何哉良由謀猷之深刻為非簡易之政蓋開之使  
益國未有坦平怨之懷副聖上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  
各揚其職職不素華澆浮使然家託國富禍亂由其  
利欲之心職以清潔之化自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  
石相 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

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列省事自  
承滔已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  
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後

漢章和以後尚書為機衡之任尚書郎合香握蘭直宿  
後漢建禮門太官供職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詔出諸  
詔令曹公為魏撰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詔出諸  
近密尚書之職疎遠魏文帝初改尚書為中書自後歷  
代相沿並置樞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之尚書郎兄弟  
五人初出閣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小  
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瞻  
時頭在太極殿後四年六月二日初定計手操口對無毫  
釐差誤主書韓德子陽轉奏詔草履謂題曰乞公稱  
運禮一行天下眾務無不周均與奪人心既與所見不同  
姚崇奏說凡事有非理均與奪人心既與所見不同  
署望請別作商榷連狀復言二理優劣奏難進止則人  
既足官長望於兩狀復言二理優劣奏難進止則人  
各盡能官無留事教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復分  
動機務既文書填委遂令書錄之任其權勢傾  
姚誠多才而驟政擅權以成斯弊可哀哉 ○通事舍人

昔堯試舜資於四門蓋今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偵  
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偵贊  
者為之 燕太子使刺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  
有僕射冠高山冠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出東關關吏

識之曰此後漢謁者僕射為謁者臺士主銅印青綬天  
子出掌奉引謁者僕射見尚書對謁者三十人漢官  
五曰三十謁者初上官稱曰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  
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栢後遂假茲名焉馬融曰灌  
者習所職也應奉曰高帝承秦禮儀多闕灌嬰服事七  
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凡七十  
人 和帝代陳郡何熙為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  
然則又掌唱贊 漢舊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  
二漢隸光祿勳定漢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兵  
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願魏置僕射掌  
帝改用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焉魏置僕射掌  
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八及晉武省僕射以謁  
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復置  
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八掌小拜授及百官  
報章齊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  
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贊贊功高者一人為假  
史掌差次謁者陳亦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古  
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  
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三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  
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策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駕  
出對御史引駕領議郎以下官 屬官有丞主 尋詔門  
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為恒式不復專謁  
者矣初魏置中書通事舍人官其後歷代皆有然非今  
任隋初罷謁者官置通事舍人十六員承旨宣傳開皇  
三年又增為二十四員及煬帝置謁者臺乃改通事舍  
人為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國門  
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  
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域使者北曰北夷唐廢謁者臺  
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圖及五市事 大唐廢謁者臺  
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

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隸四方館而  
文屬中書省 ○集賢殿書院大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  
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北齊有  
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  
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  
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  
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鳥四  
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无量總其事  
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  
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學  
士五品已上為學士每以宰相為學士者知院事初燕  
國公張說為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爾  
常以近密官為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為之侍講  
學士開元初褚无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為侍讀其後康  
子元等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 ○史官  
肇自黃帝有之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  
則曰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  
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  
史令胡毋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卒其  
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  
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  
以前職在太史 具太史局 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  
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  
至於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  
隸祕書大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書省著作局  
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

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

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  
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域使者北曰北夷唐廢謁者臺  
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圖及五市事 大唐廢謁者臺  
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

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  
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域使者北曰北夷唐廢謁者臺  
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圖及五市事 大唐廢謁者臺  
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

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  
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域使者北曰北夷唐廢謁者臺  
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圖及五市事 大唐廢謁者臺  
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

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  
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域使者北曰北夷唐廢謁者臺  
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圖及五市事 大唐廢謁者臺  
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

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  
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域使者北曰北夷唐廢謁者臺  
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圖及五市事 大唐廢謁者臺  
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

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主書晉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而去令史之名後魏又爲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八人北齊初曰主書令史文宣帝嘗立遺書何煩著令史字主書令史題署嫌其遲語曰但著主自此除令史字隋復加令史大唐又除之

通典卷二十一

通典 卷二十一 職官三

典二二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四

尚書上

尚書省并總論尚書

皆義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鄭注周禮司會若今尚書秦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尚書主也漢承秦置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祝記章奏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文昌天府眾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市及注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廣假錢隋志令總統之僕射副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總謂尚書臺亦謂中臺諸葛恪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自順帝永建元年奏事其八座具二漢皆屬少府蔡質漢儀曰凡三公列應代尚書中初三公尚書人引車先相迎衛士侍不得進臺官臺官過乃得去至晉宋以來尚書官上朝及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梁陸果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

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尚書省僕射為省主亦謂之內臺每八座以下入寺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宋顯琛為庫寄尚書張茂度問名而碩與同席坐琛坐此遣出又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請令僕射尚書丞郎並門內乃納履也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合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說在御史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閣陵替歷茲承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棟批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舊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唯宋昇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故周張安世傳云襄贊筆事武帝數十年柱云襄贊也進臣管筆以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崔伯通署三十六曹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脩勒二職分主省務武歸中脩勒至神慶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善例尚書簿諸曹須即出借任王澄澄執奏以為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奏所事請宜案之蓋以親要之切防其宣露舊有古制所重反輕之宜盡寫其事意以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以隨王守侍中攝崇此官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

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都臺通天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為尚書省亦謂之都堂居中左右分司舊尚書今有大廳當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

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故事叔父兄為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勅貞觀二年十一月辛卯詔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章武除王為郎中其年七月章叔諸郎部郎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按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卿屈階資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恩除拜即須相避當以准同司曹判及公檢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親若制勅校者即申所司從早改擬遂左右僕射各一人總統左丞一人掌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右丞一人掌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左丞一人掌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各掌侍左右丞尚書六人吏戶禮六部各侍郎九人吏部戶部兵部各郎中二十八人吏戶禮一人并左右司則各二人餘各員外郎二十九人吏戶禮及司勳各二人餘司各一人都事六人以下各人并左右司共三十一人

錄尚書

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自著每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敢與議也又孔光字子夏問匡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其謀密如此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熹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劉彪錄尚書事後以老病上還樞機職又李固張禹張防並錄











蘇四行暹光徽時事陳蓄為光祿勳榜執公儀諸藩  
蕃亦不止榜徽投板棄官而去郭泰謂之曰君范蓋  
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哉乃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  
謝又胡伯恭公沙穆並為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  
令史陪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  
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開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  
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顏慧楚者文學名大唐並用  
流外○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  
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

練有吏能者為之漢官儀云能通書讀史鑿為補蘭臺  
令史滿歲彭字孟達上疏曰在時楚獄大起故若令史  
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奸名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  
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即缺以令史  
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耻焉時故事尚書  
郎缺以令史

各次補之光武始改用孝廉為郎而孝廉丁郎得病不  
就認阿實病差為郎子對曰臣實不病郎以孝廉為令  
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郎問欲為郎否郎曰能役臣者  
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竟不能為郎又郎中  
裴代名儒素善於著黃龍暴黃陰殺之學生劉常也舊制  
當代名儒素善於著黃龍暴黃陰殺之學生劉常也舊制  
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

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蜀志  
董厥  
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  
貢士也後還至尚書令史平臺事西晉令史朝晡詣都  
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又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

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令  
史同魏書園荷堅遣僕射尹綽請堅問事堅見其環傑  
宰相才王景略之傳也而朕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  
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  
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板給書僮孔顯為御史中丞  
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孔顯性素儉蘭臺令史梁陳與  
晉宋同後魏令史亦朱衣執板勃然謂之流外勳品北齊

無拜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尤不參官  
品開皇十五年詔州縣佐  
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

九寺五監諸衛府則皆曰府史於時令史得官者甚少  
年限亦除庸史古令史實百餘於前制官職則不齊其  
故何也唐史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求  
文不繁悉周史之任等要目而已今之文簿煩瑣求  
銀錄苦辛甚密萬里追隨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  
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  
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強舍其事何也魏史曰齊氏立州  
二百三十三府行臺選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餘令  
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繼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  
其可得乎弘甚善大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師穀糶貴  
遠人不相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  
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敘次六七年有至本司

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官途總章中詔諸司  
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諸頌時國  
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善選稱之恪  
嘗累為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饑早引文崇賢司成  
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  
漢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行臺省魏晉有之昔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  
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至晉  
承嘉四年東海王越帥眾許冒以行臺自隨是也越石  
勒表以行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後魏道  
臺隨軍中山行臺以秦王儀為尚書令以魏之孝文承熙三  
年以宇文泰為大行臺以蘇綽為行臺度支尚書北  
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  
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曰江淮初閉百姓難向京師  
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脫職職以自衛置令  
下先理後表奏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其官置令  
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時權制江左無行臺唯梁末以  
侯景為河南王大臣

承制如魏 隋謂之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左右各一人  
主事四人有考功 兼吏部主 禮部主 膳部兵部  
兼司勳 度支 兼倉 金部工部屯田  
方駕部庫部刑部 兼都官 門 水

通典卷二十二

部 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  
各置丞 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錄事等員 食貨農圃百工  
人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大唐初亦  
置行臺貞觀以後廢其後諸道各置採訪等使每使有  
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通典卷二十二











二十三年十月勅新給都督制刺史並開三官州上佐並  
 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勅有陸驛處得置水驛百二  
 十年以後常置之○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驛使以他官為之○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與至隋置○庫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魏尚書有庫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許琛諱對曰十萬人仗舊武庫多不不言帝欲  
 失支向庫部侍郎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部初為庫部侍郎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年改為庫部侍郎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為司庫至德初復舊制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刑部尚書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員外郎一人  
 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

唐虞之時土官以正五刑周禮秩官大司寇掌邦之三  
 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  
 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光武改  
 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  
 火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華讓集尚書  
 道貞問薛令長在吳何答曰為吏部尚書問曰吳曰  
 吏部何如薛答曰並通高選吏部特一時之後猶曰  
 非薛君曰曰在座杖同班等其選並請宜同一揆若人  
 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吏部難掌人物難  
 明謂列虛名與沈沈者何是古而非今難曰吏部難  
 難論而用之曰無煩乎聰明賊曹典別獄刑獄難精  
 是以欲重之答曰今之賊曹不能聽聲觀色以別罪  
 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魏青龍二年置尚書都官  
 郎佐督軍事晉復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皆  
 主法制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  
 功論四曹齊梁陳並有都官尚書後魏亦有都官尚書  
 北齊都官統都官掌內非二千石掌外 比部水部  
 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諸曹因帳斷罪赦日建金鷄  
 等事又掌時台 屬殿中尚書後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

刑邦國其屬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  
 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都官為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  
 比部司門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  
 刑部尚書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刑  
 部為秋官神龍初復舊天寶中改為憲部至德初復舊  
 總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門事○侍郎一人 周官小司寇  
 任也後周依周官至隋場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  
 朝二改為司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唐因之龍  
 改而官號不易掌律令定刑名○郎中二人 周禮大司  
 案後大理及蓋今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  
 石曹魏有都官曹晉曹若掌刑罰獄訟之事歷代沿革其尚  
 書中或為大夫屬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  
 刑部下大夫屬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  
 二年改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員外  
 郎二人 武德三年改為刑部員外郎唐因之龍朔二年  
 易○都官郎中一人 漢官不設後漢又改尚書二千  
 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魏曹主刑獄後漢置都官  
 中其官例在吏部郎中注後周則曰刑部郎中唐因之  
 侍郎掌簿錄郎中注後周則曰刑部郎中唐因之  
 年改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簿錄後漢置  
 簿錄郎中及部曲○員外郎一人 並今任也後周依  
 簿錄郎中及部曲○員外郎一人 並今任也後周依  
 隋改置與○比部郎中一人 魏尚書有比部曹晉因之  
 戶部同○比部曹後魏亦然北齊掌簿錄律令句檢等事  
 後周曰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隋初為比部侍郎唐因  
 後周曰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隋初為比部侍郎唐因  
 年復舊天寶中加一年又改比部為司計大夫咸亨元  
 後工程程公及勾用貨物徒○員外郎一人 改置與  
 外郎○司門郎中一人 周禮地官有司門大夫掌授  
 同官隋初有司門侍郎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置與  
 比部二年改為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門籍關  
 關道物事○員外郎一人 周官有司門大夫  
 工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  
 是其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後  
 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尚書  
 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帶置每營宗廟  
 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  
 書北齊起部亦掌工造屬祠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  
 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  
 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書統工  
 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大  
 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  
 舊武大后改工部為冬官神龍初復舊總判工部屯田  
 虞部水部事○侍郎一人 隋場帝改置工部侍郎唐  
 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或不易○郎中  
 一人 晉尚書有起部曹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置與工  
 部侍郎同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置與工部侍郎同唐因  
 年復舊其後曹名改為工部員外郎唐因之龍朔二年  
 郎一人 武德三年後漢置工部員外郎唐因之龍朔二  
 易○屯田郎中一人 漢成帝置屯田郎中一人掌  
 至康中謂之農部郎中又其職也至晉始有屯田郎中  
 中兼知屯田事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為屯田郎  
 隋初侍郎以三品以上門皆列後漢左僕射高順子弘  
 德封德彝中請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為屯田郎  
 之梁陳已列門外齊有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為  
 外門既談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類聞而職職揚帝除侍  
 年復舊天寶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大夫咸亨元  
 宅等○員外郎一人 改置與戶部  
 事古虞人之遺職至魏尚書有虞部郎中唐因之龍  
 日侍郎後魏北齊虞部尚書掌地園山川遠近園田獵  
 本等並屬虞部尚書後周有虞部中大夫一人掌山澤  
 虞部侍郎屬工部場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  
 年改為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山澤園田等事○員外郎一人  
 補出後魏戶部員外郎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置與戶部  
 隋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水部郎中一人 周禮夏

險學談國之五溝五塗而達其道路蓋其職也魏尚書  
 有水部郎歷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齊有水部屬部官尚  
 書亦掌舟器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大夫隋初為水部  
 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郎字武德三年加中書龍朔二年  
 改為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中改水部為司水  
 至德初復舊掌川濱津梁船艦浮橋梁堰漁捕運置水  
 碾礮○員外郎一人後周小司水上士隋改置與戶部  
 等事○員外郎同龍朔二年以後舊名改  
 而易  
 而官

通典卷二十三







中丞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史大夫下相曰中執法乃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室以祕書中丞也

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其任也注曰若今御史中丞初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黑綬漢中丞故二千石高第執憲中司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文屬少府以下謂侍魏初改中丞為宮正舉鮑勛為之百僚嚴憚陳羣及司馬宣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晉傅咸奏又劉劭字叔兼中丞奏免臣所僕朝廷無以易之嘉之遂以劭為中丞元帝即尊劭為中丞專糾行馬內直置中丞皇太子以下悉得糾劾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然亦更奏眾官實無其限王恬字元倫為中丞簡文初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臺夜吹簫角中丞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兒乃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敢彈我真可向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城宜是省金吾此事件中丞也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錄兼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即下朝相值亦得斷之

餘內外眾官皆受停駐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奏御制與何官分道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認官應詔者得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眾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師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門內之從及公事亦非與中丞分道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三人並屈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音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嚙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嗔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齊肅震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明帝等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贖賄付廷府理罪臨海陵蕭然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敬容為宰相委弟盜米執送領軍敬容以書解之領軍將軍河東王崇封其書以奏武帝帝怒付南司推解中丞張紹奏敬容私罔上合乘市部特免職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並日大會帳館為中丞兄積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有時人榮之馬音音橋陳因梁制彈中丞空安城王頊導從南臺官屬列奏案而立陳主為敬容正坐陵進請奏時安城王在殿上一時髮彥然膏梁名士猶不樂頊免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髮彥然膏梁名士猶不樂頊為御史中丞何向之與延之書曰絳驕清路自爾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王球甚於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度為此官乃曰此是後魏為御史中尉督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避避其餘百僚下馬馳車止路傍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暹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

辟乘羽蓋駐論道綴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曰臣神州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民豈有侑同眾官趨避遂令分路自東魏從都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瑯琊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與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入顛觀者傾京邑北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請路帝帝不責謂穆曰家姊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行路相犯穆以為儼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大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太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故事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議禮至開元元年六月李適之為臨邑故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有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為官政略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一切舊責之事無大小悉令決消有許意列其罪前後犯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朕委御史中丞舊持書侍御史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何德緩刑之言季秋後請獄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其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蔡質漢儀高第者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魏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宋志曰魏置御史入復何曹置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

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一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

承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丞二人

侍御史 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大夫通判臺事

圖書計史籍見史記如清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秦主四方文書也

賜御史亦名御史冠帶各一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又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

為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滿歲拜真出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選補縣令

一曰令曹 二曰印曹 三曰供曹 四曰尉曹 五曰乘曹 六曰車曹 七曰馬曹

殿中御史 殿中御史 殿中御史 殿中御史 殿中御史

此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聃耳晉侍御史九人頗用郡守為之

北齊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始自吏部選用

重憲官故御史復為雄要 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歌舞

例稱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 顯慶元年八月





天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懼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京畿即赤縣也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馬周始焉始馬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為名後高宗時王立本自忻州定襄縣尉為之凡裏行皆受俸於本官多復本官者自王大賔後罷本武太后時復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時人呼為六相吏部式其試監察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璿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遣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遣還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番人情還不得已受理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主簿

主簿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魏晉以來無聞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隋兼置錄事員二人大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鈔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美職管轄臺中雜務公解厨庫檢督令史奴婢配勳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謹罰錄事以下小吏各有差

通典卷二十四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少卿附

夏制九卿 九卿也亦有六卿殷周皆然 殷亦九卿 尹

日三公 周禮陽 周之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宰司徒

九卿通寒暑 宗伯司馬司空 三代諸卿雖名號不同然其官職

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

少府謂之九寺 大卿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 太常衛尉三

卿並太尉所部 大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空 太常衛尉三

徒所部 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 多進為三

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為員 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

錢布 尚書令陳忠常欲褒 魏九卿與漢同 九卿名數 晉

以太常等九卿 九卿兼將作大匠大后三卿大長秋皆

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康四年增九卿

禮秩 元帝以舊儀為大常而散騎特知 故 宋齊及梁

初皆因舊制 宋衛尉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風水蒼

進賢兩梁冠 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

冠非舊也 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

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

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

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

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

魏又以太常光祿勳衛尉謂之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

宗正大司農少府為六卿各有少卿 太和十五年 初置

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

是為九寺 晉荀勗曰九寺可供於尚書後魏亦有三府

其官寺連稱 置卿少卿丞各一人 各有功曹五官主簿

自北齊始也 錄事等員 隋九寺與北齊同 自晉三代以上分置六卿

不師古猶制度未繁後漢有三公九卿而尚書之任事

益重矣魏晉以降職制日增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

代短促人情相習久已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

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疊煩瑣加六尚書復廢六

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

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

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司空職事自煬帝降光

祿以下八寺卿階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 始開

諸司習唯典掌受納至煬帝署合為判 大唐九寺與北

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

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 若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

太常卿 丞 主簿 正卿也皆如此 後各復舊

火醫署 太外署 太醫署 太外署 太醫署 太外署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為秩宗兼夔典樂之任也周時

日宗伯為春官掌邦禮奏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

國家盛大常存故稱太常 顏師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

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 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

更名為太常 惠帝時叔孫通所著論也又任越為太常坐

廟酒酸免孔臧為太常坐南陵 後漢秩與漢同每祭祀

橋堞免王莽改太常卿為秩宗 後漢秩與漢同每祭祀

前奏其禮儀及行事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

射養老大喪皆奏其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助祭則平

晷七旅漢舊制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候

也舊制陵縣屬歲康孝廉後漢則否 後漢周澤為太

疾齋宮其妻窺問所苦澤怒以妻于齋禁收送獄時為

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皆為太常初梁學章句又劉暉為太常卿論議

定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學章句又劉暉為太常卿論議

常引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航航劉太常慨呼即切

常高貴卿公命為三老又鄭默字思元為太常山陽廣

舉一親為博士見默語曰卿似尹咸歸舍吾不敢言采

而能整也又蔡邕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除門下

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奏宜金石帝納馬臨軒作樂

始 宋齊皆有之舊用列曹尚書好選遷曹尚書領護

梁視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後魏為上卿兼置少卿官

周禮有小宗伯中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

大夫二人卿其任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

人掌陵廟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建

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 皇帝和邦國是為春官隋曰太

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 大唐因之龍朔二年

改太常為奉常 光祿以下諸寺準此 咸亨元年復舊光

宅元年改太常為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禮儀祭

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 卿寺少卿龍並同太常少

領丞一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人奉禮郎協律

郎各二人齋郎五百五十二人 各有差 郊社太公廟

大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有令 廩兩京皆有

○丞奏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凡諸丞皆

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皆銅印墨

綬進賢兩梁冠 職官要錄曰晉宋九卿丞皆進賢一

代皆有 漢谷永字子雲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又韋

翻多過勅弘自免嫌 不去 弘當明太常職掌陵廟煩

官及賢疾篤弘坐廩犧 繫獄梁舊用員外郎遷尚書郎

天監七年改視尚書郎陳因之後魏北齊亦有之 隨有

二人大唐因之分判寺事 職並同 ○主簿漢有之 漢南

制太常駕四馬 魏晉亦有焉 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

主簿前車入乘 魏晉亦有焉 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

主簿一人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 歷代諸

職在列 大唐置二人掌付事句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

筆等事 並同職 ○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

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 應追諡者則博士議定之 博士

之大典必於詢度歷代皆有隋有四人大唐因之甚為

清選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導引乘輿贊相祭

祀定諫諍及守祿廟開閉昭室及祥瑞之事中宗將為

王陵廟各置五品令太常博士楊孚曰與靈承康陵尚

置七品令鄧王不可上諭先帝又敕武氏崇恩廟齊即

以五品子充字曰太廟齋即向取七品以下子武氏不

宜取五品也崇恩之君下何事皆廢太祝殿官與太

宰等官為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

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後漢亦曰太祝令

丞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

太祝署太祝令丞煬帝罷署太祝八人大唐初有七人

後增為九人開元二十三年減置三人掌讀祝文出納

神主○奉禮郎漢大鴻臚有理禮郎四十七人晉理禮

郎四人屬大行令後魏理禮郎四人北齊有奉禮郎三

十人屬鴻臚寺之司儀署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

人隋有奉禮郎十六人屬太常寺煬帝減置六人大唐

初有理禮郎四員掌設板位執儀行事至永徽二年以

廟諱改為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員奉禮本名理

代史志至永徽七年乃成於此時官已改故隋書百官

志謂北齊及隋理禮皆為奉禮奉禮之名雖見於前史

其改始○協律郎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為之武帝以

自承徽○後漢亦有之魏杜夔亦為之魏武平刑州初

善新聲故後漢亦有之魏杜夔亦為之魏武平刑州初

為此官晉改為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又有協律中

二丞郊祀掌五郊奉神崇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

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掌郊社明堂祠祀祈禱及茅土衣冠等事○太樂署周

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樂尹以樂舞教國子

左傳楚鐘建為樂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

府屬官并有樂府令丞後漢永平三年改太樂為大子

樂令掌伎樂人凡國祭饗樂奏樂盧植禮注云大子

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

石及關內侯初順身魏復曰太樂令丞晉亦有之齊銅

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齊太樂及諸陵令丞明末

後周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後改為樂部有上士中士

隋有太樂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習音樂樂人簿籍

○鼓吹署周禮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後漢有承華

令典黃門鼓吹屬少府晉置鼓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

太樂并鼓吹哀帝復省鼓吹而存太樂梁有鼓吹令丞

又有清商署北齊鼓吹令丞及清商部並屬太常隋有

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煬帝罷清商署大唐鼓吹署令丞

各一人所掌頗與太樂同○太醫署周官有醫師上士

下士掌醫之政令秦兩漢有太醫令丞亦主醫藥屬少

府後漢又有醫長魏因之晉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

服而屬宗正過江省宗正而屬門下省宋齊隸侍中梁

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又曰太醫令丞後

周太醫下大夫隋太醫署令二人大唐因之主醫藥凡

領醫針灸按摩呪禁各有博士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

莫識病源以情慮度多用藥味鑿之於藥不知鬼處多

發人馬空虛延國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亦

疏乎既不可言故無著述魏權貞觀中百餘歲撰脈經

針方明堂人形圖其弟立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

方五十卷○太卜署殷官太卜為六太周官太卜掌三

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於太史自後無聞後魏

有太卜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

上士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大唐因之○廩犧

署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內使左馮翊

廩犧令丞並掌犧牲膺鷲後屬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

官有廩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大唐

令丞各一人掌犧牲柔盛之事○汾祠署齊大公廟署

並有令丞各一人大唐開元中置

光祿卿丞主簿太官署珍羞署良醴署

秦有郎中令主簿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因之石建

中令奏事事已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者與昆至武帝太

而五令乃不足一獲遺死矣其謹慎如此

初元元更名光祿勳應曰動之言聞也閣古主門之上

光祿主宮門故也張安世為光祿勳亦有醉小使殿上

主事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也郎有淫官婢

兄自言安世曰奴以志怒誅汚衣冠告司中後漢曰光

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

退之漢東京三署郎有德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

冠子弟二人及三署郎罷省光祿勳猶依舊舉四行衣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右等中郎將奉車駙馬二都尉車戶騎三將如漢曰主

主戶衛並屬光祿勳後漢張湛子孝拜光祿勳失當

乘白馬上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隸矣又杜林字伯

山郎有光祿勳內供奉衛外總三署周以高擢舉稱

而慕附及荀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冊拜司空建安末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復改光祿勳為郎中合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

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併司徒孝武靈康元年復置  
自魏晉以後無復三署耶而光祿不復居禁中唯外官  
朝會則以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  
亦如之禁入殿省光祿主殿門故也其宮殿門戶至宋文猶屬焉梁  
除勳字謂之光祿卿卿舊視列曹尚書天監中視中庶  
子職與漢同後魏又置少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  
兼掌諸膳食帳幕隋文帝開皇三年廢光祿寺入司農  
十二年復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煬帝加置二少卿  
雖取漢代舊名大唐龍朔二年改光祿寺為司宰寺咸  
亨初復舊光宅元年為司膳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終  
獻行事少卿二人領太官珍羞良醞掌醞等四署署各  
有令丞○丞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  
晉因之銅印黃綬梁陳視員外郎其員外說在通直後  
魏北齊並有之隋有三人大唐置二人○主簿漢置晉  
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大唐  
因之○太官署令丞於周官為膳夫庖人外饗中士下  
士蓋其任也秦為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桓帝延  
熙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魏亦屬少府晉屬光祿  
勳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分太官  
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  
屬光祿卿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  
北齊大唐因之各一人○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邊人  
掌四邊蓋其任也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  
官令有錫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後無聞北齊餽藏令屬  
光祿寺後周有餽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長  
安中改為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  
一人○良醞署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

政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  
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  
古周之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醞  
署令丞於周官有醞人掌四豆之實自後無聞至齊諸  
公府有醞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醞中士下士隋曰掌  
醞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衛尉卿丞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守宮署  
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  
衛尉寺於周垣下為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復  
衛尉若今之仗宿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復  
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其職略同  
而不常置顏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宮以為官名後漢有衛尉卿一人職與  
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掌治鑄鎮  
治金凡領五千三百五十治在江北而江南唯晉江左  
不置衛尉宋孝武復置南齊掌宮城管鑰後漢張衡西  
八屯以警夜巡南齊宮城諸御殿城樓上本施鼓梁衛  
尉尉位視侍中職與漢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微糾察  
不法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為衛尉寺有卿及少卿  
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及尚書省  
十三年復置掌軍器儀仗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  
門屯兵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為司衛咸亨初復  
舊光宅元年又改為司衛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  
人初少卿一人大領武庫武器守宮三署署各有令  
丞秦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並同宋孝  
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大唐置  
二人○主簿一人漢衛尉駕四馬主簿前車以乘晉有  
衛尉主簿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大唐  
因之○武庫令丞於周官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

盾等中士下士蓋其任也兩漢曰武庫令屬執金吾後  
漢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晉魏  
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陳屬  
衛尉卿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大唐因之各  
一人天寶六年四月敕改儀制令廟社門宮門每門各  
二十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  
若上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以上鎮國大將  
軍以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  
護門十四戟上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  
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  
品若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並官給貞元五年十二月  
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準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  
三司嗣王郡王并勳官上柱國柱國等帶職事三品以  
上並許列戟華天寶六載四月敕文加散官光祿大夫  
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  
者眾恐須商量者伏請準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以上  
正員職事為定敕旨依○武器署令丞隋行臺尚書省  
有武器監令大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會  
巡幸及公卿婚葬鹵簿之事○守宮署漢有守宮令丞  
掌御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  
屬光祿勳北齊守宮令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  
屬衛尉寺大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禮褥床薦几  
席之事廣德二年二月敕文京北府諸司諸使幕士丁  
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內諸州府據戶口分配不  
得偏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並停○公  
車司馬令秦屬衛尉漢因之掌殿司馬門夜徹宮中天  
下上章四方貢獻及闕下凡所徵召公車者皆總領之  
漢張釋之為公車令時景帝與太子梁王其車人朝不  
下司馬門釋之遂劾其不敬文帝免冠謝太后太后詔





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 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  
侯卿張萬歲使當羣牧監初置四十八監跨屬渭秦原四  
六千匹猶為監牧更置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  
驢易一馬僕或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方  
稱使爾後或或秋外使或秋外使或秋外使或秋外使  
牛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  
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萬  
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二十萬六千口盛於垂拱 ○ 承秦  
漢有兩人後漢一人 漢書張敞字子 魏晉因之東晉或  
省或置梁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丞一人隋三人大唐  
因之 ○ 主簿梁置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大唐因之

○ 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央殿合魏改為乘黃殿乘黃  
古之神馬因以為名 乘黃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  
云神黃獸名龍翼 淮南子云天下有遺飛黃伏卓一  
馬身黃帝乘而仙 晉以下因之宋屬太常銅印墨綬進  
賢二梁冠絳朝服歷代皆有悉掌乘與大唐令丞各一  
人掌乘與車輅 ○ 典廄署於周官有校人圉師趣馬掌  
十二閑之馬漢西京太僕有龍馬長東京有未央殿合  
掌乘與及宮中之馬魏為驃騎廄晉有驃騎龍馬二廄  
自宋以後分驃騎廄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廄及內外等  
廄陳因之北齊有驃騎左右龍等署後周有左右廄各  
上士一人隋如北齊大唐改龍廄為典廄署令二人丞  
四人掌在廄繫飼馬牛及雜畜事 ○ 典牧署於周官牧

師下士四人掌牧馬而頒之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  
諸牧 監為魏晉以下因之隋有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大  
唐有乘黃等四署令丞各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脯腊  
之事 ○ 車府署秦有車府令以趙高為之歷代皆有漢  
魏屬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大僕  
大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輅 ○ 諸牧監漢太  
僕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耶為苑監官  
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

通典 卷二十五 職官七

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大唐初因之  
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大唐初因之  
曰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 武太后聖歷二年正月置  
從六品主簿一員從七品監丞左右各二十員從五品  
下以張易之為監丞監丞左右各二十員從五品  
張昌宗張易之為監丞監丞左右各二十員從五品  
天監府其月二十五日改為奉宸大夫前改為天監  
者宜內使奉員千員以奉宸大夫前改為天監  
年四月奉宸大夫令一員從三品奉宸大夫一員從四品  
上奉宸大夫十員左右各五品上奉宸大夫十員左右  
各五品從六品上奉宸大夫十員左右各五品上奉宸大夫  
員以應二十四氣控鶴奉宸大夫一名歷代不設既以車馬  
附此焉

大理卿 丞 主簿 獄丞 司直 評事  
今大理者亦舜攝帝位皋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  
廷遂伏劍死晉子曰忠與李離新序曰堯聰殺人不孝  
大理有殺人者者者者之則其父也者曰以父成政不孝  
不行刑法非忠遂列額而死者又家語曰季康為衛  
士師刑人之足械而衛有亂季康逃刑者季康為衛  
彼有缺者刑人之足械而衛有亂季康逃刑者季康為衛  
問曰吾親刑人之足械而衛有亂季康逃刑者季康為衛  
以法令親刑人之足械而衛有亂季康逃刑者季康為衛  
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  
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如嚴暴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  
則樹德公以行之其子羔平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  
凡獄必質之朝廷與眾其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  
尉此應劭也 顧亭古曰廷尉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  
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景帝中元六年復為大理  
云張釋之字季平南陽人廷尉也其時當罰金上怒釋  
乘與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刑當罰金上怒釋  
之曰法者天下之公也今以其時當罰金上怒釋  
今日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以其時當罰金上怒釋  
為之驅逐民安所措其手足乎上有盜竊高廟前玉環  
也今盜竊廟器而族之如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  
何欲加其罪乎諸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  
亭疑法奏議事必先為之分則其原以揚善之明言  
此自天子意非由也廷尉有善則議曰監擿史所欲  
容有讓周曰君為天下法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  
旨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是者

著為律後主所是者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三  
尺者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又于定國為廷尉廷稱  
之曰自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大冤大理為廷尉漢廷  
尉卿凡郡國讞疑 質皆處當以報 傅賢為廷尉每  
又盛吉為廷尉每冬至節罪因當斷 夜坐者狀其妻執  
三吉成功 筆夫妻相向垂淚 不與焉蓋吝之也遂以昔  
非法家固難漢官儀曰光武時有疑獄見廷尉史張  
禹所問輒對處當詳理於是策免廷尉 皆以世家為  
之而郭氏尤盛 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專  
皆施行 建安中復為大理 鍾離為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  
廷尉 鍾離字士叔為廷尉 鍾離為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  
皆為廷尉梁國初建曰大理 天監元年復改為廷尉舊  
用黃門後視祕書監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  
建康三官皆法冠元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  
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 天監元年詔建康獄廷尉  
給事中以尚書郎出為陳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  
之冠服與廷尉三官同 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  
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 北齊末世蘇珍之亦以平幹知  
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卒官廷尉蘇珍之亦以平幹知  
尉死我寺中絕卒官廷尉蘇珍之亦以平幹知  
豈有生路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  
罪屬大司寇亦其任也 今刑部侍 隋初與北齊同文  
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任有駕部寺置也至煬  
帝加置少卿二人 趙綽為大理少卿時有侍郎辛慶常  
斬衣當斬上使人問曰臣不敢奉詔上怒曰此人心不  
惜死非法上釋之問曰又命如何綽曰此人心不  
殺之非法上釋之問曰又命如何綽曰此人心不  
人豈得不關臣事上乃止時薛元為大理卿貞觀獄以  
情而縛守法 大唐龍朔二年改為大理為詳刑咸亨元  
俱為稱職

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龍元年復舊卿一人 咸亨  
三月張文瓘兼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當皆無怨言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元二年病卒大理諸囚一時慟哭開元二十一年七月  
大理卿袁仁敬舉辛繫四開之皆慟哭歌曰天不悅冤

典一五一

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龍元年復舊卿一人 咸亨  
三月張文瓘兼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當皆無怨言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元二年病卒大理諸囚一時慟哭開元二十一年七月  
大理卿袁仁敬舉辛繫四開之皆慟哭歌曰天不悅冤

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龍元年復舊卿一人 咸亨  
三月張文瓘兼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當皆無怨言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元二年病卒大理諸囚一時慟哭開元二十一年七月  
大理卿袁仁敬舉辛繫四開之皆慟哭歌曰天不悅冤

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龍元年復舊卿一人 咸亨  
三月張文瓘兼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當皆無怨言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人 咸亨  
元二年病卒大理諸囚一時慟哭開元二十一年七月  
大理卿袁仁敬舉辛繫四開之皆慟哭歌曰天不悅冤

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掌鞠獄定刑名決諸疑讞少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卿二人永徽六年初置少卿一員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

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正秦置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黃霸字次公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尉獄霸從勝受尚書何敞字比于為廷尉正而務仁廷恕時張湯亦為廷尉醜酷傲爭與爭之所存者千數書

晉謂正監平為廷尉三官晉尚書郎下遷梁制服獮豸冠介幘卓衣其後皆有蓋司馬芝字華遷大理正有銅印墨綬置都則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理耳魏武從之晉隋開皇三年增為

四員煬帝增為六員大唐二人通判寺事龍朔二年改為詳刑大夫咸亨初復舊○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為句檢官增為十六人分

判獄事大唐又曰丞置六人杜景佺徐有功並為司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丞與來俊臣侯思正同制必生遇來侯必死○主簿自晉魏宋齊梁陳皆有大唐置二人○獄丞晉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

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大唐曰丞有四入○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御史中尉高視穆所奏置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

事漢武已置司直屬丞相府非此司直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置十六人大唐置六人掌丞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

參議之○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宣帝詔曰今遣廷吏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律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就姦吏無所弄法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未代衰聽怠則廷平將推權而為亂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狀錄後漢光武省石注云何比干漢武帝為廷尉右平謬矣

後漢光武省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

右而直謂之廷尉評後魏北齊及隋廷尉評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大唐貞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重法官復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為十二員○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郡吉字少卿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後漢陳咸為監執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云廷尉監晉起居注云廷尉監陸鸞上表隋開皇三年罷大理監

通典卷二十五

職官八

諸卿中

鴻臚卿 丞 主簿 典客署 司儀署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周禮又有象胥干寶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為漢改爲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贊九賓鴻臚也景帝

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誄誄策應邵曰皇帝建諸侯王賓諸侯王皆屬大鴻臚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誄誄策周禮有大行人小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儀之制以賓諸侯者顏師古曰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

中六年改大鴻臚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屬官行人爲大行令其屬官又有郡卿長師者至後漢省但令郎理郡卿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成帝河平元年省之并大鴻臚曰典屬後漢大鴻臚卿一人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拜王嗣郭况爲大鴻臚帝數賜金帛京師號况家爲金

儀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儀崇元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大唐龍朔二年改鴻臚爲司文成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司賓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賓客凶儀之事及冊諸蕃少卿一員景雲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丞

員景雲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丞秦曰典客丞漢爲鴻臚丞蕭望之魏晉亦然王敦爲鴻臚丞曰卿常無食鴻臚差有祿能作否修遂爲丞梁陳後魏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有二人○主簿一人○

典客署周官有掌客上士中士秦官有典客漢改爲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令丞本名行人武帝魏改大行令改爲大行令丞爲客館令晉改爲典客未分置南北客館令齊梁陳皆有客館令丞後魏初曰典客監太和中置主客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置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煬帝改爲典藩署大唐爲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司儀署周官有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理禮郎自後無聞後魏置司儀官北齊置署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員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式及喪葬之事

藏帛末用不以人力供私費也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王莽改曰義和後更爲約倉也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

金帛鄭弘字巨君遷大司農在位一月料遺諸徒歲月舊常一歲不能遺數百人明府一月而遺且千人何其多也弘曰不應一人爲多遺萬人爲少又鄭元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卒官又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

承平始加捷罰非古也帝從之九卿於此始免推排也鄭眾字仲師徵爲大司農是時朝廷議欲改弊農田鹽鐵事眾諫以爲不可詔切責至被舉劾眾執之不移郡國四時上見錢穀簿其連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初郡國

鹽官鐵官並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建安中爲大農魏黃初元年又改爲司農大司農在吾手所得開倉而食餼爲司農晉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都水孝武復置宋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新米園池果實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

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帝置少卿二人顏川太守趙元叔入朝會司農不時納幾時當爲元叔曰不過十日即日拜大司農龍朔二年改司農爲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署各有丞○丞秦曰理粟內史丞有二人漢爲大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耿壽昌爲大司農中丞秦設常平司農中丞管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八部一州諸計會事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八部一州

勸農桑後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部丞主魏晉因之銅印黃綬宋齊以進賢一梁冠介續卓衣後魏北齊皆有司農丞隋置五人大唐六人○主簿晉太康中置自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然大唐因之○上林署漢水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衡都尉之職說在都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

頗有人居皆主之魏晉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

書殿中曹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及隋亦然大唐因

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諸苑園池沼種植疏果藏冰之

事○太倉署於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倉

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後漢令主受郡國傳漕穀其榮

陽放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歷代並有之晉江左以來

頭倉丞北齊亦然後周曰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丞

六人大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鈎盾署漢

鈎盾令官者典諸近園苑遊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

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鈎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

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大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

薪炭鴉鴨藪澤之物炭使自後相備或以京尹或以戶

部侍○導官署漢有春人秦漢有令丞屬少府漢東

京令丞主春御米及作乾糯糯音屬大司農歷代皆有

之大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春碾米麵泔燭之事○苑

總監自隋而置東西南北各有監及副監大唐因之兼

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官館園池之事○諸倉監後

漢河南尹屬官有榮陽穀倉長丞梁司農有左中右三

部倉丞陳因之隋諸倉各有監官大唐因之掌倉廩出

納○司竹監漢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

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監大唐因之有監副

監丞掌植養園竹之事○溫泉湯監令大唐置掌湯院

宇修整器物以備供奉○諸屯監隋置諸屯監及副監

畿內者隸司農自外者隸諸州大唐因之置監及丞掌

營種屯田旬當功課畜產等事○驛粟都尉驛音漢武帝

軍官不常置又有理粟均輸令漢有之後漢武帝

都尉以桑弘羊為之漢有之後漢武帝

幹首管或作幹主均輸之事漢有之後漢武帝

晉灼曰此竹箭幹之官長也均輸自有令漢有之後漢武帝

說近是也縱作幹讀當以幹特財貨之事耳非謂籍田

論幹也初幹官屬少府中屬主馬後屬大司農籍田

令掌耕國園苑之田於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

省宋文帝元○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置

嘉中又置○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置

晉武帝太始二年罷農官為郡典農校尉梁武天監九

縣後復有之隋屬帝器典農官勸農謁者年置視殿中

御史自魏梁以下

太府卿丞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

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人頌其

貨賄於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

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關津市

肆陳因之後魏太和又改少府為太府卿兼有少卿

掌財物庫藏正謂謂楊固曰善作太府卿庫藏充實而

府未足為多且有聚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

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

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

司藥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

監管尚方織染等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

藏大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

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統朝

置少卿二人分掌兩都元年

事太極元年又加一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

等九署署各有令丞○丞於周官為太府上士之任自

後無聞梁太府丞一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

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府丞大唐因之有四人○主簿亦

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後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

亦然隋置四人大唐因之減一人○諸市署周官有司

市下大夫掌市之理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

漢則河南尹屬官雒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則丹陽

令北齊則司州牧領東西市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隋

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每市令

一人丞二人○平準署周官有貨人中士下士主平定

物價秦置平準令漢因之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

起廣漢州舉茂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

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

人為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唯掌染順帝即位

以帝諱準故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則曰平

水令丞北齊平準屬司農後周曰平準中士下士隋初

如北齊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官

市易○左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上士中士掌邦財之幣

如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

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也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

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晉有左右藏

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

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曰

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

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三人掌庫藏錢

藏署令二人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布帛雜絲右

漢宣帝時耿壽昌請於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糶

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於此也後漢

明帝置常滿倉晉又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

倉而不糶糶陳因之後魏太和雖不名曰常平亦各

令官司糶於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大唐武德中置常

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高後

省監置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糧管鑄出納糶糴凡天下

倉廩和糶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天寶

八年







大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省專掌國史衛觀字伯儒以侍中尚書典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令祕書既與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爲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別

自置省謂之著作而猶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李充字弘度爲大著作於時典籍混亂充剛以中書監孫盛以祕書監並領著作孫綽以散騎常侍

校尉奉至臣父五代者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待詔者作單衣介幘月朔詣宋齊與晉同梁制一梁冠而無印綬以上並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屬中書省佐著作

耶八人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祕書監自調補之太元四年書無監使吏部選佐著作郎有監復舊又問集云鄒貴多爭不暇求才按此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則大著作祕書監自調也

臣傳一人宋初以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矣宋齊以來遂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官制與大著作

作同陳氏爲合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佐郎北齊有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綴國錄屬春官之外史隋於祕書省置著作曹

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爲十二人大唐爲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開元二十六年亦屬祕書省自宋以後國祕書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

佐郎爲司文郎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佐郎貳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在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

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同掌警校書籍若本局無書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隋著置正字二人今減

一人掌同校書 ○太史局令昔少皞以鳥名官其鳳

鳥氏爲歷正至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義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稟有太史終古者當榮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奔於殷殷

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於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魯昭公二年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又有馮下同相氏視天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有馮下同相氏視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變周宣王時太史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

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頊叔氏入梁晉太史居秦見晉之秦爲太史令胡毋敬之爲章七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爲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嗣之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爲今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表無太史也張壽王亦爲太史令後漢太史令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

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之張衡字平子爲太史之獻帝時太史令王立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

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常盛伏火者土承漢者魏能安天下者曹姓推委任曹氏而已曹公問之使人語立

道深遠忠勿多言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史馮栢保章三職自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陳亦同後魏北齊皆如晉宋隋曰

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而屬祕書省煬帝又改曹爲監有令大唐初改監爲局置令龍朔二年改太史局爲祕書閣改令爲郎中丞爲祕咸亨初復舊初屬祕書省久

視元年改爲渾天監不隸麟臺改令爲監置一人其年又改爲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爲太史局又隸麟臺其監復爲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爲監而令名

不易不隸祕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爲監改一員爲少監十四年復爲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祕書後又改局爲監乾元元年改其局爲司天臺掌天文歷數風雲氣

即卑堂正等 ○丞二人司馬彪續漢志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人大唐初不

置丞久視初改爲渾儀監始置丞二人長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復置初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

姚元辨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於陽城立表冬至日中測影得丈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四月命

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明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候及還京僧一行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

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粲然其明大者甚眾圖所不載

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自古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二分夏至影在

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耶襄蔡許河南府汴滑太原等州各有使往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句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

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安南

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朔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尺七分襄州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九

諸卿下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諸者監  
內儀局 內府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  
中官宮人掌之 內宰 理王內之政令 閹人 掌守寺人  
掌王之內 戰國時有宦者令 綏賢昆 秦少府屬官有  
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行衛尉少府各一人 並皇漢景  
帝中元六年改將行爲大長秋 顏師古曰秋者收成以  
爲皇后 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中人 成帝加置太僕一人  
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  
正卿上無太后則闕 在衛尉上少府 又有長信詹  
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  
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  
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  
者也後漢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族親當  
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  
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瑤左貂給  
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事願  
問應對承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 漢舊儀曰秩千  
石得出入殿內 家王祭貴重朝中爲講禁曰省 小黃門十八人自明帝  
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  
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  
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迄桓桓

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  
乃封宦者五人 左瑤唐衡也 同日爲侯皆食邑故世  
號五侯焉 宦者鄧眾字季產事和帝一心王室每策  
衆始也又明帝時中常侍奏倫數犯顏匡歸有宦者曹  
騰應常侍長秋封費奉侯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  
帝未嘗有過其所進省海內名入又有宦者音苗良  
侯等皆請儉定以勅俗也楊秉爲太尉奏請免中常侍  
侯隨員張等官尙書石對秉據國曰公府外職而功近  
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戲  
中官召貢文帝許之漢制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帝不得後 免 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丞巷掖庭復用  
士人闈闈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駙宰中外雜  
錯醜聲彰聞魏改漢制太后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  
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闈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  
卽尊號以宮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  
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願問應對  
自文明馮后闈宦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 宦者趙尚  
書 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  
入門闈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闈領掖  
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伯  
中士等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 內侍卽舊  
中常侍煬帝改內侍省爲長秋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  
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闈奚官三署亦  
參用士人大唐武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  
年改爲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  
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 掌知宮內供奉中宮駕出  
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敕則來引總判局事舊二人  
請養一子仍以向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 內常侍  
六人 局事 屬官有內給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  
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神  
元年以後始以中使出監諸軍兵馬實應元年五月敕  
諸道州所承上命須憑正敕不得懸便信中使

宦敬卽 內給事凡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  
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宮門  
通中外及中宮以下眾事自魏晉至於梁陳無其職後  
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爲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省有中給  
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大唐復爲內給事置八人  
內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二人主報中  
章後魏北齊有中謁者僕射隋內侍省有內謁者監六  
人內謁者十二人大唐因之 內寺伯周禮寺人掌王  
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隋內侍省有內寺伯二人大唐  
因之 掖庭局令秦置丞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  
人簿帳公乘養蠶及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  
人采女又有丞巷令典官婢皆宦者並屬少府大唐置  
二人 宮闈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闈之禁及出  
納神主并內給使名帳糧廩事大唐因之 奚官局令  
二人齊梁陳隋有奚官署令掌守宮人使藥疾病罪罰  
喪葬等事大唐置二人 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宮  
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大唐置二人 內府局令二  
人漢有內者局令隋曰內者大唐爲內府置令二人掌  
內庫出納帳設澡沐等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中尙左尙右尙 織  
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爲九卿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  
養 應劭曰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  
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顏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  
用少府以養天子少府諸侯曰少府漢時官  
有司府長掌禁錢後光武改爲司農也王莽曰共工  
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  
屬朝賀則給璧 後漢東平王蒼爲驃騎正月朔朝蒼當  
徽不奉法漏將盡而求璧不得蒼壁宋暉遙見少府貴  
璧朝給首 凡中書謁者尙書令僕侍中常侍黃門御史

中丞以下皆屬焉孔融字文舉以將作大匠為少府 晉制銀章青綬五

時朝服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哀帝末省并丹

陽尹孝武復置宋少府領左右上方御府東治南治平

準等令丞齊又加領左右銀鑿署梁少府為夏卿位視

尚書左右丞陳因之後魏少府謂之六卿以少府宗正

農鴻臚至孝文太和中易制官品遂改少府為太府北

齊無少府其尚方等皆隸太府至隋煬帝大業五年

又分太府為少府監置監及少監復領尚方織染等署

後又改監少監並為令大唐武德初置軍器監廢少府

監貞觀元年五月分太府中尚方織染坊掌冶坊署置

少府監龍朔二年改為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

年改為尚方監神龍元年復舊監一人總少監二人

初少監一人大領中尚左右尚織染掌冶等五署

極元年加一人北都置軍器 十年五月於北都置軍器

監至二十六年五月廢 丞漢有六人後漢省五而

有一丞其後歷代皆一人山公啓事曰中郎衛昱

置四人○主簿晉置二人自後歷代一人大唐有二人

○中尚署周官為玉府秦置尚方令漢因之後漢掌上

手工作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臣善蔡倫為尚

及諸器械莫不精工方令監作祗劍

工堅密為後代法兩漢又有考工令主作兵器其職稍

同考工令作兵器器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僕

末分尚方為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自過江唯置一

尚方哀帝以隸丹陽尹宋武帝踐祚以相府作部配臺

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並掌造軍器又以相

府細作配臺即其名置令一人隸門下孝武大明中改

曰御府御府二漢已有之典官婢作衣衣服補 後廢帝

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則漢之考工令如宋之尚

有中左右尚方北齊亦有中左右三尚方隸太府隋煬帝分隸

少府大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尚署合丞各一人中署

內營造繕作左署掌車鞮織屬膠漆畫樓等作古署掌

皮毛膠墨繕作席薦等事開元以後別置中尚使以監

之○織染署合一人周禮天官典絲染受文織綵組焉

染人掌染綾帛秦置平準令韋昭釋名曰平準令主染

則漢因之及主物價練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

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州

絳州定州絳州絳州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司

染二署煬帝合為織染一署令掌織絳組綵錦冠幘

并染色等大唐因之有令丞○掌冶署秦及漢郡國有

鐵官諸郡國出鐵者 晉治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江左

以來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東冶

各一人南冶一人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

置冶令或置冶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東冶重

其西冶即東 北齊諸冶屬太府後周有冶工中士

隋有掌冶署令丞大唐於京師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

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暴室丞後漢

丞宦者也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理之其暴室

少府海丞一人果丞與海丞同置掌

掌海稅後丞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今將作亦少皞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以利器用種故曰

五唐虞其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

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太

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

初以任隗為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

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後漢志注曰古者列樹以表

大匠帝推賢貢士孔融 魏晉因之江左至宋齊皆有事

則置無事則省而梁改為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之

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兼領功曹主簿長 後周有

匠師中大夫掌城郭宮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

工之政令隋與北齊同至開皇二十年改寺為監大匠

為大監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大監少監為大匠少匠五

年又改為大監少監十三年又改大令少令大唐復皆

為匠龍朔二年改將作為繕工監大匠少匠 咸亨元年

復舊光宅元年改為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

總少匠一人通判初一人太極 天寶中改大匠為大監

少匠為少監領左校右校甄官中校四署○丞漢有二

人後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以後有事則置無事則省

梁又置一人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四人後周曰匠師

中士隋二人大唐四人○主簿晉置自後與丞同隋二

人大唐因之○左右校署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

校令後唯置左右校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後漢度

荆州刺史魏併左校右校於材官晉左右校屬少府宋

以後並有左校令丞北齊亦有之隋左右校令丞屬將

作大唐因之○左校署令丞二人掌營構木作 右校署

令丞二人掌營土作瓦泥并 甄官署令丞一人後漢有

前後中甄官令屬將作晉有甄官署掌甄瓦之事宋齊

北齊隋悉有之大唐因之掌營甄石甃瓦○中校署令

秦漢有自後無大唐置令丞各一人掌舟車雜兵仗廐

牧○東園主章令漢有之武帝更名木工如淳曰章曹

掾頭師古曰今所謂木鐃者蓋聲之轉耳東園主章掌

材以供東園匠東園匠官名主作陵內器物屬少府

大唐無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學 算學等博士 廣文 四門 律學 書



孫卿在齊為三老稱祭酒

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稱漢之侍中禮之

因其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為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久矣

蓋本曰僕射中典轉為祭酒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漢百

詔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

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士得受業

如弟子舍人為員歲課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漢安帝

於藝文博士侍衛不講學類聚諸兒弱豎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凡所

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餘郡國諸儒皆補郎舍人魏因

之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

酒又置儒林祭酒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即魏

國子祭酒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又有晉介

早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舊視侍中列曹尚書

亂禮教後選疏上疏求立學帝從之國子學時屢經

始也又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宋代不置學則助教唯

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國學廢

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

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準諸曹尚

書博士準中書郎助教準南臺御史選經學為先若其

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者以本位領其後國諱廢學

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學既建乃省總明

觀八年國子博士何允單為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

能據遂以元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齊梁號

為國師梁王承安期為國子祭酒承祖倫父陳並居

簡陳後魏亦曰國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

經博士北齊國子寺有祭酒一人隋開皇十三年國子

寺罷隸太常 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 又改寺為學仁壽

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

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依舊

置祭酒大唐因之 龍朔元年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又

改祭酒為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國子監為

成均監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 學生三太學 學生五

四門 學生五百人 律學 學生五百人 書學 學生三百人

人凡六學生徒二千二百一十人 每學各置博士三十

學事及有助教等員天寶九載又於國子監置廣文館

助教各一人品秩與太學同置祭酒一人掌監學之政

皇太子受業則執經講說以儒學優重者為之天寶九

載置廣文館學生進士 ○國子司業煬帝大業三年於

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

為名大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龍朔二年改為

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

不居 ○丞隋置三人大唐一人 ○主簿北齊置隋一人

大唐因之 ○國子博士班固云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

掌通古今 又曰博士秦 漢博士多至數十人冠兩梁

時博士朝服冠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成帝

之代五經家法稍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選有三科高第

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於

時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以高第為尚書

年最少每有初制漢禮又置博士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

各如其意又元鼎中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偃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鐵錢還奏事張湯劾偃以矯制法至死

可也湯不能誑又公孫弘董仲舒朱雲匡衡疏童蒙賢

張為並後漢博士凡十四人 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

禮大小戴春秋嚴頭各一博士 華宏漢書曰初置立左

氏傳博士范升以為左氏漢末不宜立陳元開之乃詣

關上疏爭之更相辯對凡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疑事

掌丞問對舊時從議郎為博士其通故異藝入平尚書

出部刺史諸侯守相久次轉讓大夫中典高第為侍

中小郡若郡尉博士限年五十 故其督郵板賦曰生事

孝經論語兼崇戴籍崇微闕與師事某官禮明交易

按門徒何五十人以上正府謝坐三都二人隱居樂道

不問問蓬身無全與隨疾士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依實賜行應四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依舉順帝

謹保故 安帝以博士多非其人詔命三公將軍中二千

石舉博士各一人務得經明行高卓爾茂異是時羣僚

承風凡所旌賞綽有餘裕後旋復故遂用陵遲初平帝

元始四年改博士為博士師後漢兼而存之並擇儒者

桓榮魯恭戴憑 魏及西晉朝博士置十九人 魏樂祥字

等並為博士 魏及西晉朝博士置十九人 魏樂祥字

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其學多 武帝咸寧四

年不親親教備員而已唯詳五經業並按武帝咸寧四

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一人皆取厥行精清通明

典義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

試 元帝時荀爽上疏曰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 宋

齊諸博士皆早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梁國學有

博士二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魏晉宋齊並

士至此 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節

始置焉 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節

生皆引寒門偶才不限人數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

後魏崔暹為國子博士每公事逸 隋仁壽元年省國子

博士大業三年復置一人大唐增置二人龍朔二年改

為司成宣業咸亨初復舊諸州府亦有經學博士一人

○助教晉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助教十五人以教

生徒江左及宋並十人 宋制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

禮孝經為一經合 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教舊視南臺御

十經助教分掌 史品服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置十人隋置

四人大唐國子學助教三人諸府州縣各有助教員

州 二人縣一人 ○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

二人縣一人 ○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

二人縣一人 ○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

二人縣一人 ○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南軍若令諸衛北軍若令是初有衛將軍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禪分中衛為左右衛將軍趙序為右並置佐使皆

掌衛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

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九

十人陳因之後魏承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

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

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

各統親衛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又加置親衛并

帝改三衛為三侍非其所領軍士名為驍騎大唐復為

翊衛府皆無三侍將軍各二人將軍

事○長史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

晉省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右衛各

置長史一人大唐因之○錄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

初為領東大將軍置錄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

府有中錄事參軍及錄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大公爵

事一人大唐因之長安初改為曹曹神龍初復為雙曹

開元初復為曹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宮十率府錄事及

兵倉騎曹等曹參軍通謂之衛佐並為美職漢魏以來

諸將軍有長史以下官屬今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

考其資位則全校微矣其下諸衛官屬並同○左右親

衛中郎將府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非今任也

中郎將五官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

左右篇中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

之大唐武德七年改開府為中郎將親衛為一府勳衛

翊衛各為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總

判府事大唐武德七年改親衛驃騎將軍為之其勳翊

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陪備身府置左右郎將大唐

因其名武德七年改親衛軍騎將軍為之其勳翊二衛

亦然掌二中郎將之職錄事參軍一人掌受府事兵曹

左右驍衛為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

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領官屬並隋置

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

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

軍至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

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熊騎大唐光宅元

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其制與隋同

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大

左右威衛

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為左右屯衛大唐因之貞觀十

二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遊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

馬賜猛獸衣鞵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為左右

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中將軍等官尋改左右屯

光宅元年改威衛為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

左右驍衛

漢有驍衛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帝以李廣為之後省

後漢初改屯衛為驍騎魏置為中軍晉領營兵兼統宿

衛梁以來其任愈重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

閭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首為此職出則羽儀

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驍騎曰

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韋翹為驍騎將軍素有

右時人永定二年詔云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

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後魏北

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至隋

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為左

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別置焉大

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

左右驍衛為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

左右武衛

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

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

軍至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

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熊騎大唐光宅元

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其制與隋同

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大

左右威衛

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為左右屯衛大唐因之貞觀十

二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遊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

馬賜猛獸衣鞵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為左右

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中將軍等官尋改左右屯

光宅元年改威衛為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

初魏武為漢丞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

年改為中領軍以史渙為之與護軍韓浩皆領禁兵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



中護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都鑿與亮紀  
翼王彪之會稽王道子沈嘉武護王導孔安國謝靈運等應為領軍宋置領軍將軍一人  
掌內軍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齊有領軍及中領軍凡  
為中小輕同一官也諸為將軍官皆敬護諸王為將軍  
相逢則領護護道領軍置長史以下官屬梁領軍將軍  
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與左右僕射為一流中領軍與  
吏部尚書為一流梁蕭景為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  
官曹肅然其監局多事唯景及陳因之後魏有領軍  
盾長於撥繁繼居此職並著錄稱陳因之後魏有領軍  
護軍帶者加中又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二軍與領  
護不並置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為  
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  
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  
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即今左大  
唐復採舊名別置領軍衛分為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  
右戎衛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左右玉鈐衛神  
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官掖禁備督攝隊伍  
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長史齊梁陳並有  
馬隋置錄事以下諸曹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金吾衛

秦有中尉掌徹循京師如清日所謂徹徹徹徹徹徹  
約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  
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主緹騎二百  
人比史食祿五百二十人與輿導從光生滿路驂倣之  
中斯最壯矣光武徵時數日舊掌京師盜賊考按疑  
事到都審成王温舒誠宣等皆裁判橫厲虎而冠者也  
一切理辦亦旋誅黜都都為中尉見者後漢掌宮外戒  
司非常水火之事衛尉巡行宮中金吾徵巡密月三繞

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徵循不與他政魏武秉  
政復為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侯率下大  
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侯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掌  
車駕出入先驅後殿盡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  
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為左  
右武侯衛所領軍士名伏機漢百官表曰漢有左七令  
掌戈射屬少府光武大略又為左右武侯府龍朔二年  
改為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  
人副其事領軍並隋  
左右監門衛  
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  
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  
參軍豐曹行參軍各一人二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軍為郎  
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大唐左右監門  
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為衛大將軍  
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  
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領官屬並隋  
左右千牛衛  
千牛刀名後漢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謝靈  
遺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齊尚書楊玉夫取千牛  
刀殺蒼梧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為文惠君解  
牛新發於穎因以為備身刀名北齊千牛備身屬左  
右將軍隋有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  
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  
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  
從左右置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及煬帝改左右領左右  
府為左右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大唐貞觀中復為  
左右領左右府顯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

左右千牛衛

改左右千牛府為左右奉宸衛後改為左右千牛衛神  
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一人初以安國相王為千牛衛大  
所掌與隋同總判衛事將軍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將各  
一人通判衛事領官屬即隋左右領左右左右千牛備  
身各十二人龍朔中改為左右奉宸衛初復舊掌  
執御刀宿衛侍從借以高慈子弟年少姿容美觀者補  
之良備身左右十二人執御刀宿衛侍從備身各一百人宿  
衛侍

左右羽林衛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其為  
國羽翼如林之盛顏師古曰羽林之疾如林之多宣帝  
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  
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  
便弓馬者以為之一名嚴郎言其禦侮嚴除之下後漢  
言從遊獵遺宿殿殿嚴下中使號  
嚴郎或謂為嚴郎取其嚴屬素整也又置羽林左右監  
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六百石取從軍死事之  
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五兵謂弓  
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為之其後復簡五營高  
手別為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所居之署謂  
之寺廷歲六年歲虎賁羽林二漢並屬光祿勳固鄧彪  
並為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夏侯元為右晉罷羽林中  
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初初復  
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及虎賁中郎將  
並銅印鑿綬武冠絳朝服其在陸列則鴨尾冠鴨尾每  
止絳紗綬單衣江左不復著鴨冠齊因之後魏有羽林  
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  
煬帝改左右領軍為左右屯衛所領兵為羽林大唐貞

改左右千牛府為左右奉宸衛後改為左右千牛衛神  
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一人初以安國相王為千牛衛大  
所掌與隋同總判衛事將軍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將各  
一人通判衛事領官屬即隋左右領左右左右千牛備  
身各十二人龍朔中改為左右奉宸衛初復舊掌  
執御刀宿衛侍從借以高慈子弟年少姿容美觀者補  
之良備身左右十二人執御刀宿衛侍從備身各一百人宿  
衛侍



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

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才力驍捷善射者號為百

騎扈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躡龍朔

二年改左右屯營為左右羽林軍武太后臨朝永昌元

年改百騎為千騎天授中改軍為衛中宗景龍元年改

千騎為萬騎大將軍一人大足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

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大唐置領官屬並

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等軍附

大唐之初有禁兵號為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

百騎為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仍分為左右營

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

營隸焉官屬並大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一

武官下

大將軍 并官屬

大將軍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匄是矣漢高帝以韓信為大將軍初拜信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兒戲耳乃擇良日齋戒設壇以禮拜之又賈嬰為大將軍每朝大將列侯莫敢抗禮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衛青字仲卿為車騎擊匈奴者持大將軍印獨軍中拜青為大將軍位在公上卿以下皆拜惟馮異獨後又加青大司馬位在公上卿軍上共為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綏和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和帝時以竇憲為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振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憲初為此官威振天下萬歲尚書合韓稜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後梁冀為之官屬倍於三公府自安帝政理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為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梁冀列傳云元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馬者將引增獲屬舍人令史官馳鼓吹各十人風俗通曰桓帝初增獲屬舍人令史官自有評不避豪強及大姓按寶武字京漢末猶在三公上魏武為大將軍袁紹為太尉紹魏黃初中又有上大將軍班在下魏武乃固以為大將軍讓紹紹魏黃初中又有上大將軍以曹真為之吳亦以陸遜為上大將軍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為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為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為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

通典 卷二十九 職官十一

平為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瑯琊王佃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佃薨復如舊冠綬佩服與大司馬同宋唯彭城王義康為之章綬冠佩亦與晉同齊以為贈梁有之陳以為贈後魏北齊為二大與大司馬同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階並以為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大唐貞觀二年九月敕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左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並同六軍統軍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已後內外文武闕官於文武班中望相當者參敘仍符以後各依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仍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亦宜加給稍合優重漢不見官屬後漢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實憲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官屬位次大衛屬官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四十人及鼓吹應劭吹二十人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旅一人曲下有佗佗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魏以司馬

景王為大將軍置掾十人則無屬官其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晉驃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亦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宋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齊有大將軍為贈官無僚屬驃騎車騎衛鎮

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等將軍凡加大字位從公長史司馬諸官屬亦同公梁因之諸將軍優者亦然陳為贈官無僚屬後魏大將軍僚屬如三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陪以

車騎將軍

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灌嬰周亞夫金後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復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紫次司空竇憲為車騎將軍時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馮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其僚佐故事如太尉後梁冀為之官屬倍於餘府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官屬附見大將軍後靈帝數以車騎拜嬖臣及贈亡人應劭曰美號如於頊兗州經汗於虜屍虜國家之假號雲集魏車騎為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不亦宜乎魏車騎為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衛不復為四征所督晉羊祜為車騎將軍後魏制與驃騎同位次升開府如三司之儀後魏制與驃騎同降並同隋車騎屬驃騎府大唐省之前篇

衛將軍

漢文帝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凡驃騎車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晔為衛將軍兼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以後尤為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帝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大唐無之前後左右將軍



缺多少萬戶以上為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  
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夫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入受其殃後漢桓靈  
郎七百餘人而郎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賜上疏  
諫曰先王建國隨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  
百出徵百姓云云按自近代昔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太微帝座之後為郎衛之象則應勸揚乘所言之若郎  
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微其失也蓋自梁陶  
蕭誠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舊有郎中將右騎光  
為尚書郎諸名失實疑誤後代中郎將信士騎光  
武中郎將悉省漢袁盎下後漢明帝性偏察信以事怒郎  
藥松走入林下上將杖撞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皇  
皇不問人君自走權郎上乃拾之曰班固二代位不過  
萬今陛下除拜郎吏無有休已以一郎比一把榮耳晉  
議郎遷為太守山公參事曰漢議郎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  
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右中郎將

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  
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  
後漢黃琬字季珪為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  
相敬待每與議才倍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入次才  
德尤勇為茂才四行時權舉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  
負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諸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  
蕃境同心類用志士故蕃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  
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  
祿勳也景帝幸上林館給參乘重其禮又蘇武  
使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又司馬相如拜中郎將建節  
將皇前為中郎將朱博並討黃中有大功又建安十  
六年魏公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副丞相位在  
魏王上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帝左右  
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  
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今  
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大  
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承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

虎賁中郎將

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軍郎將尋復舊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  
則守王閑門柱桓行馬也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  
比郎中蓋以徵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  
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  
郎如虎之容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  
賁衛衛冠插兩鳥尾鵝鷩鳥之中果勁者每有攫捉虎  
為武賁中郎將服武紗綬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  
有虎賁中郎將賁侍郎賁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子  
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後漢馬援孔融並  
尚書總樞階字伯緒為虎賁中郎將遷尚書典選  
四中郎將 東西南北

東中郎將 南中郎將 西中郎將 北中郎將

東中郎將 漢靈帝以 南中郎將 後漢獻帝以臨  
郎將 漢靈帝以 北中郎將 後漢以盧植為之建安  
漢置江左弼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  
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  
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  
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  
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  
德後節度都團 雜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 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 平越中郎將  
晉武帝置理廣司金中郎將 趙王孫 武衛中郎將 魏始  
州主護南越 之 武衛中郎將 魏始  
之 大唐無  
折衝府 果毅將軍等附

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

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  
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  
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九年  
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大  
唐武德初猶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  
年乃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  
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總有折衝將軍後周有成 其府多因其地各自為名  
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  
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為上府 兩京城  
滿此數亦千人為中府 管府雖不滿此數亦同中府  
同中府 千人為中府 管府雖不滿此數亦同中府  
八百人為下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 掌領校尉以下  
上總判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掌通判春秋傳曰或昭  
果為殺揚帝始 別將一人 不判府事若無兵者以上即  
置後改將為之 別將一人 知府事初別將既改果毅  
而府中有長史員又兼置三年廢長史 長史一人 通判  
史置別將一員後又兼置三年廢長史 長史一人 通判  
兵曹一人 判府事付事句 校尉六人 若校尉以下雜人  
數置 凡府在赤縣為赤府在畿縣為畿府衛士以三百  
人為團圍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  
備六獸馬驢 初置八獸 後改為六米糧介冑戎器鍋幕貯之府庫  
以備武事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候徵發  
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 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  
久逃死 天寶八年五月停折衝府 以無兵 十一年八月  
改諸衛士為武士

三都尉 奉車 駟馬 騎 奉朝請附

奉車駟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 李廌為  
奉車駟馬騎三都尉 舊無員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  
至更始時官亂諸 漢官曰 駟馬掌駟馬 駟馬非  
日獨羊胃駟都尉 漢官曰 駟馬掌駟馬 駟馬非  
遷為之奉車掌御乘車 三人 駟馬掌駟馬 駟馬非

皆為副馬一日騎都尉本監羽林騎漢官十人又寶嬰為朝

請漢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漢後漢並屬光祿勳

奉朝請無員本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

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

皇室外戚為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

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

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

而已諸尚公主者若劉懷桓溫等皆為之宋武帝永初

以來以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齊奉朝請

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職朝散用衣

冠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齊

儀曰凡尚公主梁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

冠絳朝服銀章青綬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為之陳武

女承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昌及昌並卒武

帝受禪唯公主追封將葬尚書主客牒詳議欲加駙

馬都尉拜贈官袁粲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

姓為主周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著於詩人之篇漢氏

之初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

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去駙馬為一

號魏晉以來因循常准蓋明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

加其等級莫可合登而醜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

女今公主早薨仇饒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

接按當賜侯杜元凱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

武踐祚而主已亡奉中追贈公主杜君無復駙馬之

號梁元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

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

節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為表嚴丑善反臣音

節後魏駙馬都尉亦為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

不去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八人北齊駙馬與後魏同

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煬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大唐駙

馬都尉從五品皆尚主者為之開元三年八月敕駙馬

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

以儀容美麗者充選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

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北方面立不致答拜唯西面拜禮而出乃授光太子西面  
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大唐六傳不必備  
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為後從貞觀中太宗撰  
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  
議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先天元  
月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開府置  
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尋罷

太子賓客

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義不為漢  
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將廢太  
子太子迎四人至侍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帝  
既見曰煩公幸護太子太子由是不廢至武帝又為  
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始之  
東宮惠帝詔曰遜幼蒙今止東宮雖賴師傅賢賢之  
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璠息庭  
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慈太子少師裴  
楷息憲太子少傅華廩息恆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  
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其時雖非官  
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待儲皇其後無聞  
大唐顯慶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  
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  
為皇太子賓客遂為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  
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為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焉資位  
闕重其流不雜天寶中賀知章白太子賓客度為道士  
還鄉捨宅為觀元宗賦詩贈別時議榮

太子詹事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  
首也給也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各置詹事  
隨其所在以名官漢官曰詹事位在長秋上亦詹者主  
中諸官後漢志曰初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職并大長

秋是後皇后當法獨出則中調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  
奉引託罷宦者諫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此皆皇  
后詹也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傳其太  
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寶嬰  
孫景帝時為詹事帝弟榮孝王辟寶太后愛之酒酣上  
曰千秋萬歲後傳榮王太后歡嬰引酒冠進上曰天下  
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後漢省詹事而太子  
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後漢省詹事而太子  
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眾務晉不置至咸寧  
元年復置以掌宮事事具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自太安  
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代其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  
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銀印青綬介幘進賢兩梁冠  
絳朝服佩水蒼玉晉十蓋為詹事時稱十  
蓋裁斷切直忠於事上宋與晉同齊  
置府領官屬齊沈文季為  
太子詹事梁陳任總官朝後魏有太子  
左右詹事北齊東宮眾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  
及左右衛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開皇初置詹事二  
年罷之大唐復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內外眾務糾彈  
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  
事為端尹詹事府為  
端尹府少詹事為少尹咸亨初復舊垂拱  
元年又改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神龍初復舊○  
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晉隋詹事省置至晉永康中  
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傳過江多用員外郎  
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制一梁冠皂朝服銅印墨綬  
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楊昱字元略為詹事丞李明為  
太子尚書在懷抱其所出唯乳母而  
已不令官僚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  
君太子必降手教令臣下咸知乃曰自此以後非朕  
手教勿令見出宮宮隋初置一人大唐置二人掌文武  
臣在直從至萬歲門隋初置一人大唐置二人掌文武  
官簿帳朝集假使府事○主簿一人晉始置自後歷代  
皆有大唐因之掌府事句稽監印紙筆○司直二人大  
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  
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官府察其後廢桂坊以司直兼

詹事府

太子庶子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  
洗馬文舉  
校書  
正字  
典膳  
藥  
內直典設  
宮門  
等郎  
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謂諸侯卿大夫之庶子  
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  
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  
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宋志云後漢置中庶  
子按齊人鄭賜上庶  
言則庶子之為秦官明矣  
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  
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為中庶子王莽改曰後漢員五人  
中尚翼子  
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宮中  
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為親近之官  
吳張溫言於孫權曰中庶子官最親密  
切問近對宜用舊選由是以顯譚為之晉中庶子庶子  
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為之  
或以郡守參選山公城事曰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  
書曰鄭默為中庶子朝廷以為太子官屬宜稱臣臣默  
上晉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中庶子職侍臣  
箴其見補益又王珣啟以相謙為中庶子曰東宮之選  
中庶子總管門下若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  
尤不可不得其才若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  
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  
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還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  
卑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  
事中郎為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  
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  
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  
禁合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  
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  
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  
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為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  
門下典書二坊事劉行本為左庶子卒後而太子頭  
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  
此大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

庶子為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  
令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以  
來例皆名目無以別貴賤今凡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  
及師儒等書不在此限于志蓋為太子右庶子擬諫苑  
二十卷以進於太中允司議郎司經洗馬文學學校書正  
字典膳藥藏內道設宮門等局郎丞崇文館並屬右  
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論德贊善  
亦左右分隸焉○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  
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  
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閒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  
也大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置二員其後復  
置中舍人龍朔二年又改中允為左贊善大夫咸亨元  
年復為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  
啟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監封題職擬  
黃門侍郎承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為內允太子遜  
位而官復舊○司議郎大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  
置史職用司議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  
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為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  
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規諫駁正  
啟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中舍人  
晉咸寧初置中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學之美者為之與  
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晉陸雲為凡奏  
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直臣名更直五日  
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  
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合陳因之後魏北齊  
並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大唐  
中舍人二員掌侍從合書奏疏通判判事擬中書侍郎  
承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為內舍人太子遜位而官

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孝和實錄曰王友○舍人  
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魏書鄭當人時並後  
漢無員更直猶衛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未有太子  
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  
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  
次直從晉王衍以名門起為太子舍人又樂廣潘岳顧  
允為舍人太子奏曰舅甥當崇敬不欲降舅氏之親為  
侍臣詔乃轉允為常侍山公啟事曰太子舍人夏侯湛  
理人有益臺閣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  
記梁劉杲字士深為舍人及昭明太子薨陳因梁制後  
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  
帝改為管記舍人減四員大唐復為太子舍人四人掌  
侍從表啟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為右司議  
郎咸亨元年復舊○通事舍人齊中庶子屬官有通事  
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內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  
旨內外啟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  
固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  
改為宣令舍人八員大唐復為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  
引導辭見承旨勞問○左右諭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  
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論職比常侍○左右贊善  
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  
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  
自為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崇  
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為祭酒其後無  
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  
授諸王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為桂坊管崇賢  
館而罷隸左春坊兼置文學四員司直二員司直正七  
品上職為東宮之憲司府門北向以象御史臺也其後

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沛王賢為皇太子避其  
名改為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洗馬秦官漢  
亦曰先馬如潘曰前驅也國語曰句踐親為夫差先馬  
後漢書波驪及奴子司馬安並為  
巧善官四至九卿後漢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  
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中補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  
高山冠非乘從時著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  
唯祕書郎進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羈壽  
經則掌其事餘與後漢同晉江統為洗馬太子頗好遊  
之洗馬又衛玠為洗馬宋與晉同齊置一人梁有典經  
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為清選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為  
之位視通直郎梁與於陵拜洗馬舍人如舊東宮屬通  
職武帝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時論美之陳因之  
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  
減二人大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為司  
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為桂坊局云折司經司經大夫  
通判坊事罷隸左春坊咸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  
籍判局事○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  
聞魏武置太子文學魏武為丞相以司馬直王為自後  
並無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學十人後省龍朔三年  
置太子文學四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中定  
制為三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功事○校書宋孝  
建中洗馬有校書吏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太子校書  
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太唐四人掌鑰校經籍無即字初  
二館置麟校開元六年省麟校○正字隋太子正字二  
員煬帝改為正書大唐復為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  
字○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  
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大唐

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賞食之事丞貳之  
 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  
 上放曰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不於保傅之  
 嚴則有司過之史撤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  
 則死之幸之義不得撤膳不撤則死之近代以來未  
 甚談識不接得見常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  
 揮聖智使管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關官幸當奉職恭備  
 所司不敢逃死謹申減膳其年右史闕宰臣  
 進擬數人高宗曰刑文偉嫌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喫  
 此人甚直可  
 ○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  
 各二人侍藥四人隋如北齊之制大唐藥藏局有郎二  
 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丞貳之○內直郎齊有  
 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內主璽主衣扶  
 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  
 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監四人隋如北齊制大唐內直  
 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繡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  
 之○典設郎南齊置居局齋庫丞一人梁齋內局各置  
 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齋師局有太子  
 齋師內閣師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大唐典設局有郎四  
 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宮門郎秦有太  
 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漢官儀曰門大夫職比郎將漢  
 儀曰安帝時太子滿廟夫選四府孫屬職比郎將官  
 門大夫乘從冠兩梁冠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  
 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  
 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并統俗官隋煬帝改門大夫  
 為宮門監大唐初為宮門大夫今門宮局有監郎二人  
 丞二人郎掌東宮殿門管鑰及啟閉之事丞貳之

太子家令丞 主簿 食官署 典倉署 司藏  
 家令秦官屬詹事家故曰家令漢因之有丞禮錯為  
 令以奇辨得幸太子家太子家 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  
 為智囊受亦為太子家令太子家 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  
 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  
 傅主食穀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

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為太子三卿太康  
 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  
 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內茵褥牀  
 几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庫內鹽米車牛刑獄  
 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為之沈約為齊文至梁  
 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常侍黃  
 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  
 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領內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  
 庫奴婢等場帝改為司府令大唐復為家令寺置家令  
 一人唯不主刑法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為宮  
 府寺家令為宮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  
 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二人○丞  
 漢家令有丞後無聞宋書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  
 後並有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  
 改為宮府丞咸亨元年復舊掌判寺事○主簿晉家令  
 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隋亦然  
 大唐因之掌印井及句舉○食官署令丞漢詹事屬官  
 有食官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子食  
 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屬詹事掌廚膳  
 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有食官  
 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令  
 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飲膳之事○典倉署令後漢  
 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聞後魏有之北齊  
 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  
 統典倉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  
 醴醢庶羞之事○司藏署令晉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  
 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東官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

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隋家令統  
 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藏庫財貨營繕之  
 事

太子率更令丞 主簿  
 率更令秦官顏師古曰掌知  
 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傅魏  
 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而屬  
 詹事未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  
 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  
 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大唐因之加掌皇  
 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為司更寺改令  
 為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丞後漢率更置  
 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大唐因隋掌判禮樂刑罰  
 之事○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隋  
 又有之大唐因之掌印及句舉

太子僕丞 主簿 廄牧署  
 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又有太子廄長後漢  
 因之而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  
 日即與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親族如  
 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齊並有之  
 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  
 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唐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  
 疏車與騎乘領廄牧署令大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  
 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為取僕寺改僕為大夫咸  
 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統廄牧署○丞梁有之陳因  
 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大唐因之○主簿晉置宋無齊  
 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之大唐因之○廄牧署

太子率更令丞 主簿  
 率更令秦官顏師古曰掌知  
 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傅魏  
 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而屬  
 詹事未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  
 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  
 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大唐因之加掌皇  
 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為司更寺改令  
 為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丞後漢率更置  
 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大唐因隋掌判禮樂刑罰  
 之事○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隋  
 又有之大唐因之掌印及句舉

太子僕丞 主簿 廄牧署  
 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又有太子廄長後漢  
 因之而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  
 日即與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親族如  
 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齊並有之  
 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  
 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唐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  
 疏車與騎乘領廄牧署令大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  
 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為取僕寺改僕為大夫咸  
 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統廄牧署○丞梁有之陳因  
 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大唐因之○主簿晉置宋無齊  
 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之大唐因之○廄牧署



合丞漢有太子廣長丞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車馬魏晉因之齊東宮屬有內殿局外殿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則曰廢牧署令丞車輿局丞隋僕寺統廢牧署令丞大唐因之掌車馬閑廢牧畜之事

左右衛率府 副率以下官屬

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徵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山公啟事曰太子左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思者城陽太守石崇篤有文武河東太守焦贛清真著信義皆其選也劉下為愍懷太子左率知買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何下曰東宮儻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廢買后於金墪兩黃門力耳華曰廢史大事恒懼禍甚及非所能置后徵開遷下衛率是為五率及江終露卒成都王穎為太弟又置中衛率是為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宋齊止署左右二率齊約為太子右率又徐孝嗣自吏部尚書轉領太子右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沈文季亦嘗為此官梁二率視御史中丞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有二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率坊後周東宮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員隋曰左右率兼有副率二人文帝以太子勇預知時政欲重宮官之責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煬帝改左右衛率為左右衛率兼置副率二人大唐為左右衛率府龍朔二年改其府為左右典或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人領兵衛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李靖為中書令行左衛率輔兵部尚書衛率輔兵部尚書副率二人掌武率事長史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胄曹以上率府並同○錄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句稽監印○倉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

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糧廩膳羞田園公廩過所監藥等事○兵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府內衛士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曹曹參軍各一人隋置為鎧曹大唐長安中改為曹曹參軍龍初復為鎧曹太極中復為曹曹掌軍器儀仗公廩營造罪罰長史以下官局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梁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員外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陪左右衛率下直間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大唐則曰親勳翊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大唐置錄事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司禦率府 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為左右武侍率大唐復為左右宗衛率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司禦衛後改衛為率府焉神龍初復為宗衛景雲二年復為司禦率府置率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副率以下職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清道率府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姦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煬帝改開府為左右虞候并置副率二人大唐為左右虞候率府職擬左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清道衛神龍初又為虞候率府開元初為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監門率府 隋置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監門將軍大唐復為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垂拱中改為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凡財物出有籍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二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內率府 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所領千牛以下與千牛衛同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大唐為左右內率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奉裕衛咸亨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備身為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太子旅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武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武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唐諸率府初有中郎將官承徵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為旅賁即將其郎將改為翊軍後或改或省

太孫官屬附 大唐永清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



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  
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  
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  
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  
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  
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爲疑竟不補  
授而止

職官十三

王侯總敘

法古者多封國之制魏曹元首六代論晉陸士是今者賢郡縣之理雖備微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備事皆相因物土疆建萬國成則肇於軒后方有可稱不應創擇萬人首令分宰蓋因其家而伏眾仰其地而名國或循沿舊政簡朴不傳或墳籍散亡建茲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數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氏六百年開又損千二百矣爰及周赧八百餘祀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百并萬而為一眾暴寡且無虛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尋干戈齊人塗炭秦觀其弊不復建侯纓及嗣君天下怨潰漢祀矯枉並建動親旋則韓彭董醢續有吳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分人為差但食租稅王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劣勢同編毗光武遠懲大封優全勞舊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郡不殊中有偽新乃如舜泥雖無塗山萬國享祚俸於夏氏曹魏翦弱藩戚未幾覆亡晉室分兵八王致亂猶速晉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遷故委兵諸王未幾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謂矯枉過當其敗愈速也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孝武性多猜忌制國吏改稱曰百茲以還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勢莫能逆天生下官也自茲以還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勢莫能逆天庶民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政算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得唐虞之前記錄簡略人戶損益不可復餘萬戶東漢有千餘萬戶隋及大唐皆有九百餘萬戶雖三代政理亦莫比焉魏晉之後凋耗則甚若以

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者固在度其為患之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磐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遠則萬國居滅近則鼎峙戰爭所謂其患也長夏殷周三代諸國相年車書方一乘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載江左乃平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於國初戡定之勳易集所謂其患也短自秦二世元年陳勝首起兵天下定自王莽地皇三年亂自漢高平項羽凡八年而年平公孫述十三年而甲兵戢自隋文帝大業十一年已有羣盜起至國家武德七年凡十年而干戈息豈非已然之證歟夫君尊則理安臣強則亂危管子曰君尊則國安君卑則國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者以秦祚促遂爾歸非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閻左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昔建侯多舊國也周立藩屏唯數十馬餘皆先登封不廢其爵建侯六麥魯藏文仲歎曰泉豎惠於魯微之二是魯習也諒無擇其利遂建諸國懼其害不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矣自五帝至三王相習建國之制當時未先知封建則理郡縣則亂而後又親秦漢一家天下分置列郡有讚拔機篡之稱便同憂贊利共害之慮乃將後事以前旨豈非強為之說覽曹陸著論誠謂文高理明不本為人樹君不稽丞貶損益觀李馬陳諫乃稱冥敷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詳斯之謂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強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遠為理之道其在茲乎

昔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神農氏末諸侯相侵伐暴下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至於唐虞別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唐虞所謂輯五瑞脩五玉是其制也五等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鄭元云此地職所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為黜陟之其小者皆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之初五公侯伯子男分土唯三公侯方七百里伯方七百里男方五百里並因殷制至周公居攝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皆五等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諸侯世世國繼世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諸侯世世國繼世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世世國繼世世爵而末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內之國也諸侯有大夫大夫卿下大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士大夫卿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



食國合長為之漢初諸侯王有丞相兼有相國按史記周勃破燕王廬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景帝省之

餘略與王國同公公有家令門尉亦有賜重封者張晏曰重封益祿也臣賈曰增封祿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師古曰重封謂加二號耳

上皆令食邑秦七大夫即公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一戶之內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買級千錢曰買

侯雖鄧冠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為侯國舊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

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墓亦為親諸侯

漢官儀曰皇后父兄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廢馬太后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太子之為王其功臣四姓為朝侯侍明帝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

祠侯皆在卿校下侯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師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茅土歸以立社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自有室室各隨其富制黎庶以守其寵罪侯歸國不立宮室各隨其富制黎庶以守其寵

得臣吏民後漢書曰張安世自昭帝時封為富平侯傳聞未嘗聽封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為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

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

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儀服同鄉亭侯漢諸王女亦謂齊屬王姊為妃翁主以章帝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瑯琊紀氏所生女因為號

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漢安帝姊妹亦封為長公主同之皇女蔡邕獨斷曰漢帝子女曰公主儀比其皇女請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永初元年鄧太后封清河孝王慶如師不臣相三老執轡學官處士皆乘牛馬隨後

所頓亭傳輒講經袁忠為內史如郡中尉郎中合掌沛相乘車以清亮稱

大夫即中宿衛僕主車持書奉使至謁者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丞巷長祠祀長郎中其紹

封削黜者中尉內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國置相其秩但納租於侯以戶數為限

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使理家事不滿千戶則不置家丞舊置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諸公

主各置家令一人東觀書曰其主業無子置傳一人守其家

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庶子為鄉侯公之庶子為亭伯其後定制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

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

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綬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自魏始而有保傅相常侍侍郎

郎中令中尉大農文學友謁者大夫諸雜署令丞公主有家令僕丞行夜督郵

王太妃有家令僕丞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伯子男及鄉亭關內關外等侯之爵唯安平郡公字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

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

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六百戶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太始元年封建子弟

百戶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太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

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宮於

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

京都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琇荀勗以齊帝有後難乃遣故司空裴秀立

封建之旨遂認王公悉令歸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瑯琊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

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

置一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於時唯特增尊國公戶邑追進封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

南城郡侯又南宮王丞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

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

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

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

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付以一軍為常大

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水之國大國置守士百人次國八十八人小

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逐之國凡名山大澤不

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任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

王攸國相上長史缺典書令請差選放下今日官人徵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講之又當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故諸人作卿士而其世子年乃表租賦足自供遂求絕之諸人作卿士而其世子年





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得世襲延興二年詔革此類不得世襲又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并襲軍號後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凡公主皆嫁於資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後魏道

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公主有舍人丞景曰婦人無事欲使公主居憲制服太常博士所不載則家令不得純臣之理婦人為君男子為臣古禮所主不得為正君明矣乃罷○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晉宋梁制不異公主則置家令丞等官○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皇

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吏闕開○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隋書蓋進公言其公禮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因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為親王及大長公主長公主皆置官屬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

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騎法士等曹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典籤等員嗣王則無師友官屬各遞減煬帝更名王府參軍為諸司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為名改國令為家令餘以國為名者皆去之諸公主各置家令丞主簿謁者舍人等員郡主唯無主簿○大唐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

太宗即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恩親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隆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先朝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味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曰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疎降爵惟有功臣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二年十二月

太宗謂公卿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始議列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上議大略曰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魏武攝

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善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動重華之德尙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代三十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濼

滴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也謂琢瑀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實未為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又論大略曰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開以州縣雜錯而居互

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特進魏徵又議大略曰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存一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元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眾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樂文物儀

衛左右頓關則理必不安嚴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侯甸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六年監察御史馬周

上牋大略如李百藥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斯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為諸州都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

顯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為王皆封國之親王龍二年制諸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親王封郡公從五品上敘貞觀中王珪奏曰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堂皆降乘進法自古有乖儀惟太宗三品以上尊而卑者乎乎魏徵曰自造今親王班次三品之下今三品皆天子所宜當也認從之親王府各置官屬凡官國官王未出領親事帳內二府及國官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至姓為王者凡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

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 十六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為限高宗時元豐王元祥王元暉王元鳳俱以貪暴為吏人所惡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嶺外荒裔為之語曰寧向儂崖象白不事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孫官員皇姑為大長公主後亦謂之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常樂長公主者高祖之

武太后初臨朝越王貞欲舉事讓遣使許以兵應之公主謂其使曰為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汝郡王備勳及貞賊主亦遇害也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封縣視正二品凡諸王及公主皆以親

為尊皇之昆弟妹先拜於皇子上書稱啟神龍初下詔革之二年閏正月敕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

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得自立為皇太女遂同謀鴆殺欲廢后臨朝冀景雲元年六月敕公主置府近有敕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

酸棗縣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置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使崇置不依風雨無爽其可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備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

正誰正開元四年三月制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三分減一十年加承穆公主封千戶初承穆等各

右以為大薄上曰夫百姓租賦非吾有也斯皆宗廟社稷蒼生是為爾爾國戰士出萬死不顧一生所賞賜總不過一二此輩何功於人頓食厚封約之使知儉嗇不亦可乎左右以長公主皆二千戶請與比上曰吾嘗讀後漢書見明帝曰朕子不敢望先帝公子車服下右不敢復言至是公主等車服不給放凡諸王及公主加焉自後公主皆封千戶遂成其例

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敕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親王府置傅一人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

王師景雲二年改為傅諮議參軍一人匡正幕府友一人陪隨左右文舉二人錄校經史東西閣祭酒各一人接引長史司馬各一人通掾一人通判功倉屬一人通判兵騎主簿一人覆省

戶三曹表啟書疏錄士參軍一人受事教命記室參軍二人宣行教命錄士參軍一人向檢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參軍各一人

各一人掌出使及典籤二人宣傳親事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陪從執仗親事衛從執乘親事各十六人供進親事三百三十三人帳內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三人掌儀衛陪從

人掌儀衛陪從帳內六百六十七人親王國施行公文監印此下國合一人大農一人通判尉二人判丞一人

雖無妻子其國官聽終喪若有喪者諸公主邑司退亦准此

有家令丞錄事各一人出辟者不置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四

州郡上

司隸校尉

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郡官徒千二百人

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年去節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

自豐始也諸葛豐為司隸無所避京師語曰問何問

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諸葛故

奏遣章出塞駟車舉節詔章曰下飲收之章馳去豐

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成帝元延四年省至綏和二年

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

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

席而坐初除皆謂兩府兩府謂丞相御史也准府動初

後為習方進奏免又漢書曰總宣字子都明經為司隸

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便欲止丞相掾史

門不納宣坐問掾史曰丞相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

朝日記曰自孔光至永孫丞相不得行宣罪滅死一等

復乘驛馬京師歌之子曰魏氏驛三入司隸再入公馬

相匡衡又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奏免還○後漢復為司

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

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北齊書曰後漢凡皇族不得

之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尉督察三公陳言議以為不

宜使有司省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隸承為司

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

忠賜之字復為司隸又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尚書

乃拜司隸校尉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雖陽捕賊掠皆

當得能虎敢搏噬者乃用處置當校尉車耶不足行鞭

杖且舉撲之於是威風振烈明日詣闕謝恩遂表劾王

甫自臨考父子皆死於杖下乃陳甫屍著曰收淚入言

甫自臨考父子皆死於杖下乃陳甫屍著曰收淚入言

野王貪貪無道無異唐而逃藏讓舍社中唐率將吏破

杜取朝付獄殺之諫新免於帝召召讓備曰昔仲尼

為魯魯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竟於元惡帝謂讓

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

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李至為雄劇主察百官

之犯法者胡騰子升判刺州南陽從事遇桓南

曰天子無外乘與所在此即南陽太守求索不可堪騰奏

於是都官從事南陽太守此即南陽太守求索不可堪騰奏

於是大將軍馬西曹曹騰騰乃作都官從事○魏

晉司隸與二漢同左右司隸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

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魏鍾會

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晉諸公贊云

瑋張佐等所犯狼藉司隸太守何事相連劉實父子及洋

瑋甲後者甚眾皆以為裁能繼諸葛豐蓋寬饒初以司

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隸具太及魏晉乃以

京輔所部定名置司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

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

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

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

州牧刺史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州有牧

○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

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

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

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

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

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

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漢制刺史以一條察守非條宅

制制以強弱以眾寡以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則

典制青公向私風厲殺人怒則召郡縣為責煩刻

暴刺察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詭言四條二

特估案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

通行貨賂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

刺正令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

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

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是時何武與程

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

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

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哀帝

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刺史使與州有察國吏人安

置秩事厚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輒

其中材則尚自守而已惡功效陵夷○元壽二年復為

充何武君公為揚州刺史如故奏二千石吏必先露章

牧服罪者為除免之而已不復極法九江太守戴聖

得其罪不從自免後漢武以朝多優容之終使從事廉

但因計吏不復自請京師... 喪不得去職... 外臺備能為外臺之表...

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 三公遣按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

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 侯再為并州請州中權後以...

止野亭須期乃往又... 謂關復留一年還漢陽太守...

里不得乘車又賈... 到乃安巷路歌曰賈父來晚...

視刺史自稱將軍... 州百姓歌曰願德仁明郭高...

章康代父為州... 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

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 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魏晉...

石以下其狀皆言... 刺史也布告天下當以刑河州...

乃謂曰後世無... 召為廣州州界有食泉父老云...

若使夷易心自... 車刺史庶姓凡單車刺史加督...

不論持節假節... 臺其非所部而在○宋與魏同...

病為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無令吾設有遺恨... 賜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

之中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 州曰收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有上中下...

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 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略曰其一先治心不清淨則...

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 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制...

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領兵乃別置都尉十四年改九... 等州縣為上中下凡三等劉仁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

乘輅巡郡縣十月入奏○大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 六條之制與漢六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

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 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一人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

十二年改置採訪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使... 自今以後採訪使仍採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

錢穀兵曹則置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 佐等官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通...

為百石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唯無都官從事... 漢魏之際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

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府官理戎司馬... 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

斷之○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 政賜諸侯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







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  
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為秦王加西討元帥

中宗為周王為洮河道元帥睿宗為相王為并州道行  
軍元帥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載哥舒翰為諸道兵馬

若幽李勉又為兵馬太極初以并益荆揚為四大都督  
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為五焉其餘都督定為上中下

等十三下都督府十六 前後制置改易不恆難可備  
敘凡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 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

親王為之多遠領其任亦多為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  
事各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以下官屬俱員數分天下

州縣制為諸道每道置使理於所部 即採訪使也 其邊方  
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

月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  
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

之重莫比焉本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敕  
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

副貳行軍司馬一人 申習法令自漢魏至隋總戎出征  
使諸曹參軍為之寮佐佐官置司大書本制大總管乃

前代專征之任其寮佐亦多同之自後改為節度大使  
署副使判官為寮佐如前代長史以下之任然長史

司馬及諸曹是曰官名副大使則有副使判官乃為使職有  
所改易合隨府主置大使則有副使判官乃為使職有

府不合設官充其寮史蓋因授其莫詳其源既有副  
使又置司馬參軍雜重設置定恆規也判官二人 兵騎倉

不標於甲令固須區別著定恆規也判官二人 兵騎倉  
行軍司馬通署一 人 夏王義恭取邸巨源為掌  
書參謀無員或一人或二人隨軍出入開元中凡八  
節度使 南此八節度也後更增加兼改名號 蓋古之  
持節都督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 凡將帥  
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司馬倉兵等曹參軍若萬人以  
下員數遞減自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  
度使為二十餘道其非節度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  
使并領之採訪州縣防禦軍事初節度使與採訪各

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代宗為廣平王時充天  
下兵馬元帥親總師旅克定禍亂以大臣宿將郭子儀  
李光弼等隨其方面以為副謂之副元帥以督諸道事  
及皇帝使使監總管諸道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古方  
岳牧伯之任也上元末唐都統後又改防禦使為都團  
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節寮屬亦減有副使一人  
掌武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承奉以來都團練使  
稍有加置 若朝觀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 宋武帝起  
參謀者 若京口向建業以孟景為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  
既平京口向建業以孟景為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  
任也自後無代  
無之不復編舉

都護

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為加官也或以騎都  
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鄧吉  
為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 班超為西域都  
護 班超其王自是西域 降 ○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  
率納質者五十餘國 齊書曰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都護專  
任也 征討之事陳伯超為西江都護沈顯為南江都護  
○大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  
都護府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 麟德元年改雲中府  
置都護一人 掌所統諸蕃慰撫征討斥埃安輯蕃副都  
護二人 掌武都護事其安長史司馬各一人 錄事功曹  
兵曹法曹參軍各一人 參軍事三人 其安北  
單于唯有司馬倉曹兵曹各一人餘並不置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五

州郡下

京尹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總高曰

日北天原所更名左內史為左馮翊馮翊初秦官有聚故曰京兆佐也

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風

輔治長安城中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異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絳朝服佩玉秩異凡州所監郡為京師置尹一人

丞一人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

精於斷事尤善為鈞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捕伏如神冬

諸偷得數百人由是極稱無所畏又王莽王章

王駿並為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洛陽置河南尹以後漢延

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固及邊風皆為

京兆尹並有雄名語曰前有趙後漢左馮翊右扶風

張後有邊延趙張謂廣漢及敞○後漢左馮翊右扶風

屬司隸尋省○魏晉為京兆太守○後周都關中又為

京兆郡○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

大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太宗為

秦王中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

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

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閣而遙領焉初雍州置別駕

以貳牧之事承徵中改別駕為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

史為京兆尹總理眾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

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曰尹茲東郊蓋今河南復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川

河洛伊也秦末在亦留守之始○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後增守為太

守王莽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光

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為尹章服秩與京兆同主

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為○魏晉皆為河南尹魏司馬芝

莫有及者晉傅嘏為河南尹有大益於民皆隱其

蹟述若不由己出當時無赫赫之名人久而後安○後

魏太和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隋初為洛州刺史復為

河南內史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

初為荊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兆

同○大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

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

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

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政長史

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僚佐各有少尹二員

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為

復為治中承徵元年以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

並改為治中承徵元年以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

少尹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

兩京初武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

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

為鳳翔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

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

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

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

為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又後魏孝

文南伐以太尉元不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

○大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守農卿韋

士來敘遂為中宮所使至都引機為構志機執而因之

嗣思之漸重特設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

太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

向方監裝匣躬檢校京苑將齋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

嗣駭之曰昔公儀相猶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

獨其果菜以與人爭利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

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

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

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

最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并舉孝廉漢制歲

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偕簿郡

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

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

考察以質其言正常稱曰與我其理者唯良二千石乎

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治官好清靜釋

吏任之責其大旨而已雖多病臥閭內不出歲餘東海

君重臥而治之乃行又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溢堤壞導

狀主請以身與金堤人歌之曰大禹立字聖通與弟野

腫相因循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兄弟康

叔猶二君又召信臣子翁卿為南陽民號為召父蓬

贊少卿為渤海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實刀

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以黃霸為潁川以禮

秩中二千石徵為京兆尹而丞相化大行以治行尤異

漢帝事曰將為京兆尹而丞相化大行以治行尤異



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等書佐  
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大唐  
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督府  
右二員凡別駕長史錄事參軍二人餘並為縣事參軍  
司馬通謂之上佐京府謂之司錄參軍  
大府與上都府府一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  
六參軍景龍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  
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在府為曹在州為  
置焉以其廢置不恒故不列於此  
司馬司功司倉司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可功  
謂之參軍事各有差餘府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  
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

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漢黃霸為河東郡丞  
京兆郡丞歐曰丈夫富雄飛安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  
郡丞唯丹陽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  
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  
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今郡  
丞廢矣其職復分為別駕長史司馬本論自隋為郡府  
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  
公清如水請酌一杯大李儀執受而飲之大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前上元  
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  
始通用庶姓天寶八載以玄宗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  
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中各一人而  
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長史  
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成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  
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  
罷通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為軍  
府官至隋為郡官大唐初承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  
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  
已○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

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  
安西司馬在溫崖岸獻書詠  
如常溫曰我方外司馬也朱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  
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焉治中  
舊州職也舊謂隋州廢遂為郡官  
治中為司馬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  
改治中為司馬司馬理為天下之量文帝曰此乃上天  
社稷之祿詔崇朕肅清薄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併置贊  
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併置贊  
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大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  
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  
大極元年又置四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所  
職與長史同○錄事參軍晉置左右司馬各一員  
也掌總錄眾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  
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後漢王  
伯為汝南太守教錄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  
意章朝右陶器才不敷職曹陳蕃曰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有辭教郡內理務又王隋初  
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復耶法並等並為之隋初  
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  
主簿大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  
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句稽省署鈔目糾彈部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  
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

職尊其司功參軍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後漢  
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委任政事抽拔幽  
不載者皆其不召資選願為書佐在任德受各死功  
不可違乃止郡中人不召資選願為書佐在任德受各死功  
之范黨諫曰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資乃指榜所用謂  
公孝弘農成瑨不改操歸行字將子機執衡允曹府中  
問子將為吏莫不改操歸行字將子機執衡允曹府中  
所稱如龍之升歷代皆同晉山濤年四十始為郡功曹  
陽平太守杜恕遷舉為功曹後位至司徒又劉毅字仲推  
魏魯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決議曰君畏為功曹  
東晉帥其中一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及罷郡置  
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揚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

大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  
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員祭祀禮  
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監考課喪葬之事○司倉參軍兩  
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  
至郡事遂釋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大唐亦掌倉廩庖廚  
財物庫之事○司戶參軍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  
戶後漢陸績李邵皆任郡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大唐掌  
戶為戶曹史都官至司空  
戶口籍帳婚嫁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司兵參軍漢司  
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至  
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大唐掌軍防烽驛傳送馬門禁田  
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許州司兵燕欽  
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為  
法曹或為獄曹  
後漢曹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  
守徵任後因不職遂殺因因燕  
詣開稱冤詔遣燕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因晉燕  
名府君太守言時痛而已使收燕遂死之燕有子川皆  
至刺史太守又黃昌亦用法平正內比之東海子公  
洪曹掾治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正內比之東海子公  
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為東郡司法書佐太守蘇  
受死乃止後至侍大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之事○  
御史汝州刺史 大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之事○  
司士參軍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唐掌管河  
津營造橋梁屏宇之事○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  
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  
軍事孫策參石苞軍事是也楚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  
輕曹謂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中軍楊濟置參軍二人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  
太尉楊濟置參軍二人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  
佐大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前  
又有行參軍者晉河間王顥以太宰輔政始置之○經  
掌使命歷代皆有大有大惟王府府之餘則無矣  
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武周功臣曰諸縣不遺光  
會自度辭職何所至乎學馬 歷代多開州博士  
日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 歷代多開州博士  
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



鄒儒爲之助教學生 ○醫博士一人大唐開元十一年

七月制置階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

史同貯其年九月御撰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

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廳

關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堪

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便與正授其未

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準恆式吏部

更不須選集○中正魏置 具州中正篇 晉諸中正率一

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

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大唐

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闕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

參軍主其事○通守隋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

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大唐無○五官掾後漢有之署

功曹及諸曹事 後漢諱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大

日職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罵賢去惡和調陰陽順承

未及中今無之○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

而兩注 漢尹翁歸

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 漢尹翁歸

北時太守田延年分河東二十八縣屬長史中優其

郡縣又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政吏侯文爲東郡

督郵敬之曰今日鷹擊當順天南取舊俗以成會

稽之錄後漢歐陽賜爲汝南太守南取舊俗以成會

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宴飲臨饗禮畢敬教曰西部督郵

曹翽天資忠貞不取而治宜顯之於朝主簿讀致說功

曹翽天資忠貞不取而治宜顯之於朝主簿讀致說功

拜奉敬敬不知所宜門下接鄭敬進曰君明臣直敢再

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敬敬曰實敬之罪也敬受說

縣求冠謝遂不妄而怒遂登球爲警擊令時魏郡守魏

止○郡尉 京輔屬國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

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

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

儀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

士習射御馳驅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

殿最水家得免爲民秋田今乃罷其役 每有劇賊郡臨

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屬國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

屬國都尉 宋志曰光武省郡尉後往往置有分縣治民比

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

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

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

關主兵鎮大唐無其制

縣令 周官有縣正 四百里 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

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

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雒篇曰千縣邑之長曰

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語之大夫魯語之公 其職一也

爲中都宰一國四方語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又齊威

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又齊威

王視即墨田野闕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監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問然使視阿田野不闕民人貧苦是子以幣

厚吾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之逃起兵擊諸侯諸侯懼人不敢欺密子賤理單父人

齊國大治又子產理鄭人不能欺密子賤理單父人

忍欺西門豹理 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

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

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

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

制也漢因之 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 成帝綏和元年長

相繼級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

郡國 胡廣云秋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

尤爲賊多於處慰勞尉以勸其後貢多尤爲賊者於

子民不忍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爲人所

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

褒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爲太中大夫次子爲郎

中又曹崇字仲康爲中郎崇以茂爲太中大夫次子爲郎

平孫當實憲劉舉榮榮排泰之及賈氏敗榮自鄆立

火即頭降雨止風又數封爲西華令大早祈禱無獲乃

積薪帝黃老道毀諸旁唯特留密縣留人爲立廟

及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崩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

事至而非其奉盛救去朝綏時僉師長治有能名隨

下縣遂以爲故事 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

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漢

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

鼓官主平水收鹽稅所在諸縣均○晉制大縣令有治

續官報以大郡 山公啟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

日接則宜盡其政績不宜徒守各以在職 不經宰縣不得

入爲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後進賢兩梁冠自晉

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 齊碑珍字季珪爲山陰令

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諸子孫相傳不以亂人梁

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又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

名宣城太守自縣令爲近歲大郡近代未有又張櫻字

公喬爲刺縣令多爲山水遊及山賦作亂又保全縣境

又蕭景字子昭爲永寧令永嘉太守勝 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太守決之○後魏縣置三

令長 史籍 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

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

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 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

以傳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 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

勤舊令史爲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爲

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

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之





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大唐凡百戶為一里里直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  
 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  
 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大極元年初令老人  
 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  
 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載詔父老六十板授  
 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  
路則曰館  
 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  
後民貧不  
堪命遂以官司掌焉凡天下  
水陸驛一千五百八十七

鎮戍關市官

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大唐因之各有  
 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類職鎮將後周之  
通班今以其卑賤與隋制同故舉隋而已

致仕官

周制大夫七十致仕○大唐令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  
 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聞諸文武選人六品  
 以下有老病不堪公務有勞考及勳績情願給階授散  
 官者依其五品以上籍年雖少形容衰老者亦聽致仕  
 開元五年十月敕致仕官三品以上並聽朝朔望二十  
 五年正月制曾任五品以上清貧官以理去職者所司  
 具錄名奏老病不堪釐務者與致仕官天寶九載三月  
 敕如闕六品以下致仕官四載之後準格並停念其衰  
 老必藉安存豈限高卑而恩有差降應六品以下致仕  
 官終其餘年仍永為式

職官十六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漢文帝元年始用朱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九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

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羊祜始焉漢末呂布開府如三司儀為車騎將軍刑州諸軍事加開府如三司之儀累年議讓不辟士不備僚屬及始有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得除置後當陽侯杜元凱表其家任江左亦多有無子嗣官無命士請更讓之詔不許○武帝約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徐勣為約請三司之儀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並同三司之儀○後魏亦有之普泰初特以余朱世隆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任城王浩等諸王多為之潘戶皆反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

○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隋文帝並以為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一開府及武衛武候武衛軍東宮領兵開府一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

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為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為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大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為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為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天寶六載正月制內外文武五品以上官父祖資蔭者其所用廩宜同子孫用廩之例

特進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皇后父兄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而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也而寶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為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焉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四斛大康十疋秋絹五十疋冬綿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梁田八頃田驃騎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王簡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無章綬○齊時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

○隋文帝以為散官不理事煬帝即位廢特進官○大唐為文散官錄具開府篇

光祿大夫以下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庸也詩曰股士庸敏祿祿將子京明當以其肌膚如能持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

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多以為拜假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楊彪為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及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受命置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祿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並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并祿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事者及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眾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為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其餘皆給其假銀章青綬者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太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加特中特假金章紫綬班大夫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食俸日三斛大康十疋餘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梁田六頃田驃騎五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據舊齒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以來無員其左右

光祿大夫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王翹之為樂安任還為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啟轉為金紫是也猶屬光祿勳○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祿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光祿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為兼官○後魏有光祿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北齊

光祿大夫以下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庸也詩曰股士庸敏祿祿將子京明當以其肌膚如能持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

光祿大夫以下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庸也詩曰股士庸敏祿祿將子京明當以其肌膚如能持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

光祿大夫以下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庸也詩曰股士庸敏祿祿將子京明當以其肌膚如能持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

光祿大夫以下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庸也詩曰股士庸敏祿祿將子京明當以其肌膚如能持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

光祿大夫以下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庸也詩曰股士庸敏祿祿將子京明當以其肌膚如能持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

光祿大夫以下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庸也詩曰股士庸敏祿祿將子京明當以其肌膚如能持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

皆以舊德就開者居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大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為文散官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尊崇之合在光祿之上後魏定令遂因仍不改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論議之義大唐並因之

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論議漢因之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為盜欲遣大夫使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臣令尹達拜為諫大夫遺之今諸大夫有材者甚少宜預畜養也後漢置二十人後漢張湛字子孝拜太中大夫居東中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節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置也胡廣云諫議光祿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禮皆為魏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天子之下大夫列國之上卿

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覽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大唐亦有之

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為光祿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大唐又置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屬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叙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曰光武中與置魏晉無員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陳亦有之大唐又置之

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為名大唐因之

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大唐因之龍朔制諸王屬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叙

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今並為文散官

朝議郎承議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正

六品下叙  
通議郎隋置散官隋文帝於吏部別置通議通議諸驍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皆為郡下皆為散官番置常出入使監檢大唐改通議為奉議郎顯慶制縣公出至揚帝皆罷

通直郎隋置三十人蓋采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為宿直者也因此為名大唐因之朝請郎隋置散官蓋采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員為名大唐因之顯慶制侯出身正七品上叙

宣德郎朝散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制伯出身正七品下叙游騎尉隋置散官大唐改為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顯慶制男出身從七品下叙

給事郎徵事郎承奉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承務郎大唐置蓋因隋尙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

儒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大唐因之登仕郎大唐置

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徵文學之士以充之義大唐因之  
將仕郎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朝議以下今並為文散官其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祿俸不朝會自散官六品以下黃衣執笏於尙書省分番上下兩番自上即便隨番計據通時務者始得參選武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為行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階相當無行無封元年正月制內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一品以上加二階六品以下更加勳轉乾封以前未有泛階應入三品以下奏取舊特拜入五年品多因選叙階至朝散大夫滿三計至即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泛階入五品若

武散官  
驍騎將軍

漢武帝元符二年始用霍去病為驍騎將軍定合驍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為驍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為驍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蒼為驍騎輔政開國有驍騎時吏斗食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數年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問褒美之復罷大將軍後魏晉齊並有之○梁雜號中亦有

○陳後主以蕭摩訶為侍中驍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閣施行馬廳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後周亦有之○隋開皇中置驍騎將軍府每府置驍騎車騎將軍各二人十七年頒銅獸符於驍騎車騎府煬帝改驍騎為鷹揚郎將改車騎為鷹揚郎將

○大唐復改為車騎驍騎其制如開皇而益復微矣故武德元年詔以軍頭為驍騎將軍軍副為車騎將軍又詔太子諸率府各置驍騎驍騎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驍騎大將軍為武散官

輔國將軍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為之○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為輔師將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復故○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大唐輔國大將軍為武散官

鎮軍將軍以下  
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羣為之晉則楊駿胡奮並

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大唐因之  
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爲之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  
爲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軍三軍封冠軍侯之  
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歷代並有隋文帝置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  
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舊有職務者爲  
散號官將軍爲散號官至煬帝時定令罷之大唐因  
之

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及大唐並有之  
忠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

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

宣威將軍大唐置

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大唐因之

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大唐因之

靈遠將軍晉置大唐因之

游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大唐因之

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韓說爲之後漢鄧晨亦爲  
之晉及陳並有之大唐因之又置懷化大將軍歸德將  
軍以授蕃官

諸校尉附

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等校尉爲八校各有司馬○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  
水射聲爲五校皆掌宿衛兵按大駕鹵簿五校尉  
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各有  
司馬蔡質漢儀曰五營司  
馬馬見校尉執版不拜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  
職閒而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  
膺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曰上軍中軍下  
軍典軍助軍佐軍及  
左右○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  
各置二十人○中壘校尉漢掌北軍營壘門內又外掌  
西域後漢省中壘但置北門

中候壘屯騎校尉漢掌騎士後漢初改爲步兵校尉漢  
監五營屯兵晉阮籍開步兵校尉營人善藝  
上林苑門屯兵乃爲之至隋屬屬揚府  
有於西三百餘人內附以爲騎也後漢初長水校尉漢  
改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爲騎也後漢初長水校尉漢  
漢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爲騎也後漢初長水校尉漢  
宣曲胡騎右校尉名胡騎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關中  
小水名也又胡騎校尉之屯池陽者後漢不常置胡騎  
主鳥桓騎也胡騎校尉之屯池陽者後漢不常置胡騎  
聲校尉漢掌待射聲士工射者其官中開射聲則中  
虎賁校尉漢掌輕車後城門校尉漢掌京師城門屯兵  
城門十一所若周禮司門驃姚校尉漢武以霍望藍桓  
首于賈注曰如今校尉也驃姚校尉漢武以霍望藍桓  
校尉漢武亦謂之顧屬漢始於幽州部置之雁節監領  
鮮卑李膺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  
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一說戊己居治耳  
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護  
羌校尉漢西羌元康中改爲涼州刺史儒林校尉先  
主以周南蠻校尉史領江左初置置之元康中荆州刺  
日齊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以重人居之南夷校  
唯齊武帝於靈州置之及西戎校尉晉武帝於長安置  
尉江左改曰鎮蠻校尉及西戎校尉晉武帝於長安置  
中又置治安帝義熙置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護三巴校  
尉宋置齊建元二武騎尉屯騎尉驍騎尉游騎  
尉年改爲刺史

奮武尉 宣惠尉 綏德尉 懷仁尉 守義尉  
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倍戎八校尉各有副  
尉並大唐宋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  
下爲武散官

勳官  
上柱國柱國皆楚之寵官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  
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  
官爲上柱國是也陳勝爲王蔡歷代無闕○至後魏孝

莊以介朱榮有朔戴之功拜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  
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及榮敗後天柱及  
柱國將軍官遂廢天柱之名尊崇莫大昔王莽末劉伯  
景克建業後亦自爲宇宙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爲之  
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爲之  
其後功參佐命聲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  
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宇文泰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時宇  
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軍事元欣以魏氏懿威從容禁  
聞而已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當時  
榮盛莫以爲比其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其後功臣  
位至柱國者眾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也○後周建德  
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勳  
勞並爲散官實不理事楊元威以父素軍功位至柱國  
列威降一等也大唐改爲上柱國及柱國

秦有護軍都尉漢因之高帝時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盡  
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之日平受諸將金多者  
得善處金少 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於  
時復爲都尉矣成帝後初元年居哀帝元壽元年更名  
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初韓安國以護軍將  
擊武都也漢東京省班固爲大將軍中護軍棘將軍  
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帝爲丞相以韓浩爲護軍史爽  
爲領軍亦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  
軍爲中領軍○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  
晉世則不隸矣歷代史籍皆云護軍將軍主武官選則  
領軍將軍主武官選則領軍不言主選又引曹昭叔  
述李詩故曰武官今按漢高帝初以陳平爲護軍中尉已  
合主武官選矣故平有受金之議又魏略云護軍之官  
總統諸將武官選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昭故蔣  
濟爲護軍時有諺曰欲求牙門當得千五百人督得  
五百匹司馬宣王與濟善聞此聲以問濟濟無以解之  
及夏侯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晉武帝代元爲中















伏以陛下理致昇平任賢為政或太學高第或諸州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守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廉恥拔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犯禁違公輒罹刑法況乎捉錢令史專主賈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屢肆之開輸錢於官以獲品秩在再年歲國家能不使用之乎此人習與性成憤於求利苟得無恥豈踰廉隅使其居職何向而可將來之弊宜絕本源臣每周遊之閒為國視聽京師庶僚爰及外官異口同詞咸言不便太宗納之停諸司捉錢依舊本府給月俸二十一年復依故制置公廨給錢為之本置令史府胥士等職賈易收息以充官俸永徽元年悉發胥士等更以諸州租庸脚直充之其後又令薄賦百姓一年稅錢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掌之每月收息以充官俸其後又以稅錢為之而罷其息利凡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并防閑庶僕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員外官不在此數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準二佐以職田數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減判司主簿尉尉尉丞各三分之一謂內外員外官同正員者祿料賜會食料一事以上並同正員其不同正員者祿賜食料亦同正員餘各給半賦不給內外官俸祿各減其半內供奉及裏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閑庶僕一事以上並同正官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食料賜會與京官同諸檢校及判試知等官不帶內外官者料度一事以上準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檢校及判試知處正官見闕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其侍御史殿中及監察御史知試並同內供奉裏儀鳳二年制內外官俸食防閑邑士白直等宜

令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給焉調露元年九月職事五品以上者準舊給仗身武士太后光宅元年九月以京官八品九品俸料授簿諸八品每年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又有親事帳內六品七品為親事八品九品子為之其親事府帳內府為帳內限年十八以上舉諸州共率萬人凡王公以下及文武職事三品以上帶勳官者則給之其親事府帳內府王侯篇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嗣王郡王八人上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九人帶三品職事九人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七人帶三品職事六人上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七人帶三品職事五人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六人帶三品職事六人諸州縣之官流外九品以上皆給白直二品四十三品二品二十人四品二十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七人七品七人八品八人九品四人諸州縣官流內九品以上及在外監五品以上皆給執衣隨身驅使典執筆硯其二品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二人五品九人六品七人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並不分為三番每周而代者聽之初以民丁中男充為之役使者不得踰境後皆捨其身而收其課課人所配之官遂為恆制鎮戍之官以鎮戍上中下為差上鎮給仗身四人中下鎮將副各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倉曹兵曹成主副各一人其仗身十五日一時收資六百四十開元十年正月省王公以下視品官參佐及京官五品以上官仗身職員凡京師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給防閑一品九人二品七人三品四人四品三人五品二人六品以下給庶僕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特封縣主三十人京官任兩職者從多給凡州縣官皆有白直二品四人三品三人四品二人五品一人六品一人七品一人八品一人九品一人

品四凡諸親王府屬並給士力數如白直其防閑庶僕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執衣元不過一千支防閑庶僕舊制季分月俸食料雜用即有分諸官應月給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謂之俸料一品月俸料六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閑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品三月月俸五千食料千一百雜用九百防閑十千通計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防閑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計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雜用六百防閑五千通計九千二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雜用四百庶僕二千五百通計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雜用三百五十庶僕千六百通計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百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庶僕四百通計千九百其數目國初開色目或有加員外官帶同正者不減正員官食料錢不帶同正者減半料及賜物等並宜從救出日於本賞及寄住處州府支給至貞元四年四月救其宴諸州縣會及朔望朝參並依恆式自今已後宜準此諸州縣不配防人處城及倉庫門各二人須守護者取年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據見在數均為番地勿得偏併每番一旬每城門各四人倉庫門各二人其倉門每萬石加得過五人其京兆河南府及赤縣大門各六人庫門各三人其須修理官廨及承官人聽量配驅使若番上不到應須徵課者每番開月不得過一百七十忙月不得過二百滿五旬者殘疾免課調中男免雜徭其州城郭之下戶數不登者通取於他縣總謂之門夫其後舉其名而徵其資以給郡縣之官其門之多少課之高下任土作制無有常數天寶五載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同料

錢加稅以充之不得配丁為白直十四載八月制兩京文武官九品以上正員官自今以後每月給食雜用防閑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官加一分仍永為恆式使量開制司給手力課員外官一切無料大廩三年通計京城諸司每月給手力資錢凡四萬七千五百四十六貫四錢五分並以下青苗錢充利以常賦不給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錢資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貞元四年正月敕京文武官員及兩京府縣官總三千七百七貫七錢一分並當每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一十八貫八錢五分四貫四百文 天寶七載九月敕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常蓄絲竹以展懽娛行樂盛時式單中外至八載六月敕其男口給使王公家不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百官家蓄絲竹及給使口並是朝恩優寵資給附於庶僕俸料之後

致仕官祿

大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開元五年十月敕致仕應請物令所由送至宅

職田公廨田

古者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孟子言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土無深也田謂之圭田所謂無田則不祭之言惟士無深也田謂之民養所謂無田則不祭之言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幼尚有餘力者受上下田謂之圭田謂之餘夫也如上中下之制也少者受上中下田謂之餘夫謂之餘夫也如上中下之制也故王制曰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治也蓋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是也夫圭田無征是也夫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而徹是也夫圭田無征是也夫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也凡藉田之法以一里之田凡九頃分授八夫則家得一頃其餘一頃以八十畝均付八家以為公田家得十畝借民力而

治之公則好惡取於是不復侵人所自治之田也故詩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其餘二十畝二家共得五畝以為廬舍秦漢之閒不詳其制○晉公卿猶各有菜田及田騶多少之級然粗舉其制而史不備書其餘歷代多闕○後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州刺史郡太守并官節級給公田○隋文帝開皇中以百僚供費不足咸置解錢收息取利蘇孝慈上表請罷於是公卿以下內外官給職分田一品給五頃至五品則為三頃其下每以五十畝為差又給公廨田以供用○大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農寺六頃 殿中省二十頃 少府監二十頃 太常寺二十頃 京兆府河南府各十頃 太府寺十頃 吏部戶部各十頃 內侍省各十頃 中書省將作監各十頃 刑部大理寺各十頃 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頃 工部 光祿寺 太僕寺祕書監各九頃 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各八頃 御史臺國子監京縣各七頃 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頃 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 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 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 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 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頃 中都督府三頃 下都督都護府上州各三頃 中州二頃 官總監下州各五頃 上縣十縣八下縣六上牧監上鎮各五頃 下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折衝府各四頃 諸治監諸倉監下鎮上關各三頃 牙市監諸屯監上成中關及津都水使者不給下關十頃 中成下成嶽嶺各一頃 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十畝

八品二頃五畝 九品一頃二畝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 百里內地少欲於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十品 鎮戍關津嶽嶺及在外監官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十品 府折衝都尉各六頃 中府五頃 下府及諸郡將各五頃 府果毅都尉各四頃 中府三頃 下府三頃 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 中府下府各二頃 親王府典軍五副典軍四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二頃 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 府下府各一頃 其外軍校尉一頃 旅帥一隊正副各八畝 皆於鎮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各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準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敕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剛改其內外所給職田止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準令給受復用舊制自大廩以來關中饑饉時物騰貴內官不給通計文武正員官外官及內侍省開廩五坊南北衙衛衛并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八

秩品一併命數○唐虞夏商周秦

唐官數闕唐官未開堯舜同道或皆六十以屬官而言

虞官六十明堂位曰有虞氏官

夏官一百二十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又尚書云夏商

殷官二百四十明堂位曰殷官二百而鄭

右自殷以上官名制度俱在歷代官制篇之官並

周官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

伯得專征伐五侯九伯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

者蓋長諸侯為方伯七命賜國一等者卿司農云出

侯又云一州之牧也七命賜國一等者卿司農云出

王之三公亦八命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

就侯伯六命賜官鄭司農云謂此王六命之卿治一官也

之國六命賜官鄭司農云謂此王六命之卿治一官也

自置其臣治五命賜則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

家邑如諸侯五命賜則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

賜之以方百里二十五成爲之也地方五百里以上爲成

國王莽時以二百五十成爲之也方五百里與夏五十

同四命受器受祭器爲大夫也鄭之謂三命受位

受下大夫之位也鄭之謂此列再命受服受祭衣服

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臣再命受服爲上士也

鄭玄謂此受之冕之一命受職始命爲正史謂列國

及內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其庶人視

巫覡閭人每門及國世婦每宮等官職并冬官人

數及外職掌人並闕按帝王世紀云湯受命有七

十三當是殷氏政衰諸侯相并季末之時所存之

國耳大國二百四十九次國五百一十小國一千二

十三大國次國則皆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

唯小國二卿其大夫與士如大國次國之數大凡

列國卿大夫士有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二人及周初有

千八百國列國卿大夫士大約與殷不異罷

侯置守郡縣官吏百姓之所奉豈非勤乎

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也當周之

世有功之臣無如太公周公者然封爵皆爲侯

又曰齊侯而春秋有虞公虢公州公者或因殷之舊爵

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故天

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

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爲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

爲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爲子男五命天子元士

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則則爵

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

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爲附庸

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

庸之君名也二王之後本非出加之例直以承祀先代

故九命爲上公其有功之臣皆爲侯伯七命而已若王

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

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

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尙受職再命不言自

明耳三命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

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

禮云夫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

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

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

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

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也若君特賜

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

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

爲祭器三命以上既受祭服四命者受服亦可明矣三

命之卿尙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凡次國之君不

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凡自稱者伯曰天子之臣

分陝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守音手

曰某屏之臣某公子曰臣孽音五士曰傳遽之臣於

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曰於列國之大

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天

周侯者曰自稱曰陪臣某陪重於外曰子也經曰高子

晉士起也自稱曰寡君之老使自稱曰某使謂使人於諸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其十入等似官也

右具封爵爲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則在軍吏

之例自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言從公大夫以

禮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二千石 月百二十斛亦曰真二 太子太傅 少傅  
將作大匠 太子詹事 大長秋 典屬國 水衡

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州牧 郡太守

比二千石 月百斛王莽丞相司直 光祿大夫 光祿中郎五官左右三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中郎將騎都尉 西城都護副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郡尉

千石 月八十斛王莽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中丞 更名御史長史 前後左右將軍長史 太常丞 光祿勳丞 衛尉丞 太僕丞 廷尉左右監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太子衛率 萬戶以上縣令

比千石 光祿太中大夫 光祿郎中車戶騎三將 光祿謁者僕射 光祿虎賁郎

八百石 成帝除八 太子家令 比八百石 光祿勳諫議大夫 六百石 月七十斛王莽或曰元士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士令 旅賁令 廷尉左右平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將作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兆尹丞 左馮翊丞 右扶風丞 州刺史 郡丞 郡長史 郡尉丞 次萬戶以上縣令

比六百石 月六十斛 太常 太博士 光祿議郎中郎

光祿謁者掌賓讚受事員 西域都護丞 司馬候 五百石 成帝除五百石秩王莽復置改為命士 減萬戶縣長 四百石 月百四十斛自四百石至二千石 太子中盾 萬戶以上縣丞 次萬戶以上縣丞 減萬戶縣丞

比四百石 光祿特郎 三百石 月四十斛王莽改為下士 次減萬戶縣長 比三百石 月三十斛 光祿郎中 二百石 月三十斛 萬戶以上縣尉 次萬戶以上縣尉 減萬戶縣尉

右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八人 哀帝時命數未計漢魏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一代之制他皆類此覽之者幸察焉 後漢官秩差次 增減不同事具秩篇其太傅三公大夫將軍驃騎大將軍並不在此 中二千石 月百八十斛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注云比太子太傅 河南尹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二千石 月百二十斛 度遼將軍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司隸校尉 州牧 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 郡太守 皇子封王國傅 相 皇太子 封王國御史大夫及諸卿

比二千石 月百斛 都護將軍 大將軍營五部校尉 光祿五官中郎將 光祿左中郎將 光祿右中郎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羽林中郎將 光祿奉車都尉 光祿駙馬都尉 光祿騎都尉 光祿

大夫 少府侍中 漢官秩云千石 少府中常侍 城門校尉 北軍屯騎校尉 北軍越騎校尉 北軍步兵校尉 北軍長水校尉 北軍射聲校尉 每王屬國都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皇子封王國中尉 千石 月八十斛 太傅長史 太尉長史 司徒長史 司空長史 大將軍長史 光祿太中大夫 注云秩比二千石 廷尉正左監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書令 少府御史中丞 太子家令 大長秋 中宮僕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城門司馬 城門平屯司馬 北軍屯騎校尉司馬 北軍越騎校尉司馬 北軍步兵校尉司馬 北軍長水校尉司馬 胡騎司馬 北軍騎射聲校尉司馬 右扶風京兆每大縣令 雒陽令 皇太子封王國郎中令 僕

比千石 大將軍司馬 太常丞 光祿丞 光祿謁者僕射 衛尉丞 衛尉官掖門司馬 太僕丞 鴻臚丞 宗正丞 司農丞 少府丞 使匈奴中郎將 執金吾丞 注云漢官秩云六百石 度遼將軍司馬 太常贊饗 太常太史令 太常博士祭酒 太常太祝令 太常太宰令 太常太子樂令 太常高廟令 太常光武廟令 太常前帝陵每陵園令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官令 光祿左右僕射 左右陛長 光祿羽林左監 光祿羽林右監 光祿中散大夫 注云秩一千石 光祿諫大夫 光祿議郎 光祿常侍謁者公府掾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

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

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

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

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

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

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



尉左右都候 太僕考功令 太僕車府令 太僕  
 未央廢令 太僕承華廢令 廷尉左平 鴻臚大  
 行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  
 主簿 僕 私府長 大司農部丞 大司農太倉  
 令 大司農平準令 大司農導官令 少府太醫  
 令 少府太官令 少府守宮令 少府上林苑令  
 少府給事黃門侍郎 少府小黃門侍郎 少府  
 小黃門令 少府中黃門允從僕射 少府掖庭令  
 少府丞巷令 少府御府令 少府祠祀令 少  
 府鈎盾令 少府濯龍監 少府中藏府令 少府  
 內謁者令 少府尙方令 少府尙書僕射 少府  
 尙書令 少府符節令 少府治書侍御史 少府  
 侍御史 執金吾武庫令 大長秋丞 大長秋中  
 宮謁者令注日本 大長秋中宮尙書 大長秋中宮  
 私府令注日本 大長秋中宮丞巷令 大長秋中宮  
 黃門允從僕射 大長秋秋虎賁官騎下中宮官署令  
 太子倉令 太子食令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  
 庶子 將作丞 將作左校令 將作右校令 城  
 門每門候 北軍中候 州刺史 右扶風京兆每  
 次縣令 護烏桓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護羌校  
 尉擁節長史 司馬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又 大將軍典軍候 光祿五官  
 中郎又云 比光祿左中郎 光祿右中郎 光祿虎  
 賁中郎 光祿常侍謁者 太子洗馬 皇子封王  
 國治書  
 四百石月五十斛又 光祿給事謁者 少府太官丞  
 少府黃門署長 畫室署長 內署長 少府直

里監 少府尙書左右丞 少府侍郎 大司農雜  
 陽市長 大長秋中宮藥長 太子庶子 太子廄  
 長 太子中盾 太子衛率 右扶風京兆每次縣  
 長 雜陽縣丞 皇太子封王國禮樂長 衛士長  
 醫士長 丞巷長 祠祀長  
 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後漢 太尉東西曹掾 光祿  
 五官侍郎 光祿左侍郎 光祿右侍郎 光祿虎  
 賁侍郎 皇子封王國謁者  
 三百石月四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監丞 宗正諸公  
 主每主家丞 少府鈎盾丞 永安丞 鴻臚大行  
 治禮郎 大司農丞 指讓擢丞 右扶風京兆每  
 小縣長 侯國相  
 比三百石月三十 太尉諸曹餘掾 光祿五官郎中  
 光祿左郎中 光祿右郎中 光祿虎賁郎中  
 光祿羽林郎中 光祿灌謁者郎中 少府中黃門  
 二百石月三十 太常太史丞中明堂及靈臺丞 衛尉  
 史 太僕文學史 少府文學史一人二 少府苑中  
 丞 右史南園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節令史  
 廷尉史 鴻臚史 宗正史一人二 大司農直丞  
 大司農雜陽市丞 執金吾史 太子舍人 河南  
 尹員外 皇子封王國郎中  
 比二百石月二十 大將軍屯長 太尉屬 光祿節  
 從虎賁  
 百石月十 太尉令史中典以後 太常太史  
 吏 太常大子樂史 光祿員外 衛尉文學史  
 太僕吏 少府吏五人 少府蘭臺令史 廷尉文學  
 吏 鴻臚文學史 宗正文學史四人 大司農文學

吏 大司農雜陽市吏 執金吾文學史 司農校  
 尉州功曹從事 別駕從事 簿曹從事 兵曹從  
 事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 有之州曹諸掾 河南尹公  
 右平史 雜陽員外 鄉有秩三老  
 斗食月十 太常明堂員吏 太常大子樂令員吏  
 光祿勳卿員吏 衛尉卿員吏 太僕卿員吏 大  
 鴻臚卿員吏 大司農雜陽市吏四人 少府卿員吏  
 執金吾員吏 雜陽令員吏  
 佐史月八 太常佐 太常太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祿佐 衛尉佐 太僕佐 廷尉佐 大鴻臚佐  
 大鴻臚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農佐 雜陽  
 市佐 執金吾佐 少府佐 雜陽縣佐史  
 右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百五  
 百一十人內外諸司職掌人 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  
 十九人屬從事職佐員吏 待詔卒騎治禮郎假佐  
 官騎及鼓吹宰者屠者士衛綏騎導從領士烏桓  
 騎等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外職掌員吏  
 書佐假佐亭長鄉有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十五  
 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內有里魁里數及命數  
 未詳  
 魏官置九品自魏以下並為九品其職秩差次大  
 約亦如漢制已列品第不可重出  
 第一品 黃鉞大將軍 三公 諸國王公侯伯子男爵 大  
 丞相  
 第二品 諸四征四鎮車騎驃騎將軍 諸大將軍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尙書令 左右僕射



尙書 中書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光祿大夫 九卿 司隸校尉 京兆河南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中領軍 諸縣

侯爵 龍驤將軍 征虜將軍 輔國將軍

第四品

城門校尉 武衛 左右衛 中堅 中壘 驍騎

游騎 前軍 左軍 右軍 後軍 宣朔 建

威 建武 振威 振武 奮威 奮武 揚武

廣威 廣武 左右積弩 積射 強弩等將軍

護軍監軍 五營校尉 南北東西中郎將 御史

中丞 都水使者 州領兵刺史 越騎烏桓諸甸

奴護羌蠻夷等校尉 諸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侍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符節令 允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庶子 太子庶子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僕 衛率 諸軍司北軍中候

都督 護軍 西域校尉 西戎校尉 禮見諸將

軍 鷹揚 折衝 輕車 虎烈 宣威 威遠

靈遠 伏波 虎威 凌江等將軍 太學博士

將兵都尉 牙門將 騎督 安夷撫夷護軍 郡

國太守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國子祭酒 諸亭

第六品

侯爵 州單車刺史

尙書左右丞 尙書郎中 祕書郎 著作丞郎

治書侍御史 部曹侍御史 諸督軍 奉車駙馬

都尉 諸博士 公府長史司馬 驃騎車騎長史

司馬 廷尉正監評 將兵助郡尉置司馬史卒者

諸護軍 太子侍講門大夫 太子中舍人 太

子常從虎賁督司馬督 水衡典虞牧官都尉 司

鹽都尉 度支中郎將校尉 司竹都尉 材官校

尉 驃騎車騎衛將軍府從事中郎 四征鎮公府

從事中郎 公車令 諸縣署令千石者 千人督

校尉 督守殿內將軍 殿內典兵 黃門允從僕

射 諸關內名號侯爵 諸王公友

第七品

期門郎 諸國公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諸

獄丞 太子保傅丞 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秩

六百石者 護羌戎蠻夷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諸軍諸大將軍正行參軍 諸持節督正行參軍

二品將軍正行參軍 門下督 中書通事舍人

尙書曹典事 中書佐著作 太子洗馬 北軍候

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宜禾伊吾都尉 度支

都尉 典農都尉 諸封公保傅相郎中令及中尉

大農監 淮海洋都尉 諸國文學 太子食官

令舍人 單于率正 都水參軍 諸縣令相秩六

百石以上者 左右都尉 武衛左右衛長史司馬

京城門候 諸門候副 散牙門將 部曲督

殿中中郎將校尉 尙藥監 尙食監 太官食監

中署監 南北軍監 中廷御史 禁防御史

小黃門諸署長僕謁者 葉長寺人監 靈芝園監

黃門署丞 中黃門 太史中散諫議三大夫

議郎 三臺五都侍御史 太廟令 諸公府掾屬

諸府記室 督主督受除遣者 符璽郎 門下

郎 中書主事通事 散騎集書 公主及諸國丞

第八品

萬戶以上典書令及家令 符節御史

尙書中書祕書著作及主書主圖主譜史 太常齋

郎 京城門郎 四平四安長史司馬 三品四品

將軍正行參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中丞長史 西

城戎部譯長 諸縣署令千石以上者丞 州郡國

都尉司馬 司鹽司竹監丞 水衡典虞牧材官都

尉司馬 祕書校書郎 東宮摘句郎 諸雜署長

史 關谷長 王公妃公主家令 諸部護軍司馬

王郡公諸雜署令 國子太學助教 諸京城四

門學博士 諸國常侍侍郎 殿中都尉司馬 諸

部護軍司馬 殿中羽林郎 左右度支 中郎將

司馬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 諸雜號宣威

將軍以下五品將軍長史司馬 蘭臺謁者 都水

使者令史 門下禁防 金鼓幢麾城門令史 校

尉部司馬 軍司馬 假司馬 諸鄉有秩三老

司馬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尙書中書祕書令史

第九品

蘭臺殿中蘭臺謁者及都水使者書令史 諸縣長

令相 關谷塞尉 倉庫河津督監 殿中監典事

左右太官督監內者 總章戲馬監 諸紙署監

王郡公郡諸署長 司理治書 異族封公世子

庶子諸王友國譯者大夫諸署丞 諸王太妃及公

主家僕丞 公主行夜督郎 太廟令行夜督郎

太子掌固 主事候郎 王官舍人 副散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 校尉部司馬軍司馬假司馬 諸

鄉有秩 司徒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右官數及命數未詳

通典卷三十六

通典 卷三十六 職官十八

典二〇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職官十九

秩品二 并命數○晉 宋 齊 梁

晉官品

第一品

公 諸位從公 開國郡公縣公爵

第二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開國縣侯伯子男爵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鎮

軍撫軍前後左右征虜輔國龍驤等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司隸校尉 中領軍 中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武衛 左右衛 中堅 中壘 驍騎 游擊前軍 左軍 右軍 後軍 宣朔 建威 振威 奮

威 廣威 建武 振武 揚武 廣武 五營校尉 左右積弩 積射 強弩 奮武等將軍 城

門校尉 護軍監軍 東西南北中郎將 州刺史 領兵者 護匈奴中郎將 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黃門 散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冗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

庶子 庶子 家令 率更令 僕 衛率 諸軍司 北軍中候 都督 護軍 護匈奴中郎 西

域代部護羌烏桓等校尉 禮見諸將軍 鷹揚折衝 輕車 武牙 威遠 宣遠 虎威 材官

伏波 凌江等將軍 牙門將 騎督 安表 護夷護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左右丞 尚書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諸督軍糧 奉車駙馬騎等都尉 諸博士 公府

長史司馬 從事中郎 二品將軍及諸大將軍特進都督中護軍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平 祕書郎

著作郎 丞郎 黃沙治書侍御史 諸護軍長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司鹽都尉 太子門

大夫 度支中郎將校尉都督 材官校尉 王都公侯郎中令 中尉 太農 王傅師及國將軍

諸縣置令秩千石者 太子侍講門大夫 中舍人 司馬督 太子常從虎賁督千人督校尉 督守

殿中將軍 黃門令 黃門冗從僕射 關內名號侯爵

第七品 殿中監 諸卿尹丞 符節御史 獄丞部丞 黃沙典事 太子保傅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秩六百石者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尉

食官令舍人 黃門中郎將校尉都督 諸縣置令六百石者 左右都候 闔閭門司馬 城門候

尚藥監 大官食監 中署監 小黃門 諸署令僕射謁者 藥長寺人監 副牙門將 部曲部

督殿中 中黃門尉都尉 黃門諸署丞長史 中黃門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 關外侯爵

第八品 門下中書主事通事 散騎集書中書尚書祕書著作治書主書主圖主譜令史 郡國相內史丞長史

烏桓西域代部騎馬 四安四平長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 典牧材官 州郡國都尉司馬 司

鹽司竹監丞 諸縣令長相 關谷長 諸縣署令千石之丞尉 王郡公侯諸侍郎諸雜署令 王太

妃公主家令 副散督司馬長史 部曲將郡中都尉司馬 羽林郎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第九品 蘭臺謁者都水黃沙令史 門下散騎中書尚書祕書令史 殿中蘭臺謁者都水黃沙書令史 諸縣署令長相之丞尉 關谷塞護道尉 王郡公侯諸署長 司理治書謁者中大夫署丞 王太妃公主

家丞 僕舍人 副散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校尉 別部司馬 軍司馬 軍假司馬

右內外文武官六千八百三十六人 內八百九十二人 內外諸色職掌一十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六人 佐書史卒騎等其餘色目史闕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人 外職掌王國都計內外官及職及州縣職吏散吏鄉里吏等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 尚書曹典事 太子洗馬

宜禾伊吾都尉 公保傅相郎中令 淮海津都尉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符節御史 獄丞部丞 黃

諸軍長史司馬秩六

百石者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尉

長史司馬 北軍中候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宜禾伊吾都尉 公保傅相郎中令 淮海津都尉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符節御史 獄丞部丞 黃

諸軍長史司馬秩六

百石者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尉

長史司馬 北軍中候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宜禾伊吾都尉 公保傅相郎中令 淮海津都尉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符節御史 獄丞部丞 黃

諸軍長史司馬秩六

百石者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校尉

長史司馬 北軍中候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掌人一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二人又每四鄉置一番夫及鄉據大小戶口數多少等級置治書史及佐正等數并命數未詳

宋官品

第一品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大將軍 諸位從公

第二品

特進 驃騎 車騎 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 中書 監令 祕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二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

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二衛至五校尉 宣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 將 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黃門 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 積射強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 三卿 率 鷹揚 至凌江將軍 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內史相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三部尉 博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軍長史司馬 公府

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監評 祕書著作丞郎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中侯爵

第七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諸軍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府長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 食官令舍人 諸縣令六百石者

第八品

內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丞 雜號宣威將軍 以下

第九品

內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右內外文武官六千一百七十二人 八百二十三 九人外內職掌人門亭長孝經師月令律令師及 書佐等一千四百六十一人都計內外官及職掌 人七千六百三十三人其京都臺省監寺及府衛 等府令史并諸色職掌人未詳其州署人各隨州 舊定無制亦不得而知也命數亦未詳

齊官品

右內外文武官二千六十三人 九百四十七人內 人外州刺史及官屬并太守內史千一百一十六 縣令相監蠻等校尉中郎將護軍等 其中書省及 令史司徒府門下省尚書祕書省蘭臺諸曹內 外督令史并太廟明堂太祝太史廩犧等職吏 本 但有名目 皆附其下 外州佐史郡縣官屬佐史等名目及數 并命數並未詳

梁官品 秩祿之差亦如前 代更定十八班

十八班

丞相 太宰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十七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 十六班

尚書令 太子太傅 左右光祿大夫

十五班

尚書左僕射 太子少傅 尚書右僕射 中書監 特進 領護將軍

十四班

中領護軍 吏部尚書 太子詹事 金紫光祿大夫 太常卿

十三班

中書令 列曹尚書 國子祭酒 宗正 太府卿 光祿大夫

十二班

侍中 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司徒左長史 衛尉卿

十一班

御史中丞 尚書吏部郎 祕書郎 通直散騎常侍 太子左右衛將軍 左右驍擊 太子大夫 皇弟皇子師 司農少府廷尉卿 太子中庶子

光祿卿

十班

給事黃門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 皇弟皇子府長史 太僕 大匠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揚



州別駕 中散大夫 司徒右長史 雲騎游騎

皇弟皇子府司馬 朱衣直閣將軍

九班

尚書左丞 鴻臚卿 中書侍郎 國子博士 太子

庶子 揚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大舟卿 大長秋 皇弟皇子府諮議 嗣王府

長史 前左右後四軍及嗣王府司馬 庶姓公府

長史司馬

八班

祕書丞 太子中舍人 司徒左西掾 司徒屬

皇弟皇子友 散騎常侍 尚書右丞 南徐州別

駕 皇弟皇子公府掾屬 皇弟皇子單為二衛司

馬 嗣王庶姓公府掾從事中郎 左右中郎將

嗣王庶姓公府諮議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

蕃王府長史司馬 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

七班

五校 東宮三校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

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南徐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

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

六班

太子洗馬 通直散騎侍郎 司徒主簿 尚書侍

郎 著作郎 皇弟皇子府功曹史 五經博士

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荆江

雍鄂南兗五州別駕 領護軍長史司馬 嗣王庶

姓公府掾屬 南臺治書侍御史 廷尉三官 謁

者僕射 太子門大夫庶姓府諮議 嗣王府庶姓

公府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

五班

尚書郎中 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 太子太傅

少傅丞 太常丞 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

七州別駕 皇弟皇子荆江雍鄂南兗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荆江雍鄂南兗五州別駕 皇弟皇子

國郎中令 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 庶姓

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

王府中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

四班

給事中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中書舍人 建康

三官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

皇弟皇子湘荆河益廣嗣王庶姓荆河嗣王庶姓荆

江雍鄂南兗五州中從事 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

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 積射強弩將軍 太子左

右積弩將軍 嗣王國郎中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

蕃王府功曹史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錄事

記室中兵將軍 嗣王府庶姓公府主簿

三班

太子舍人 司徒祭酒 皇弟皇子公府祭酒 員

外散騎侍郎 皇弟皇子府行參軍 太子太傅少

傅五官功曹主簿 二衛司馬 公車令 胄子律

博士 皇弟皇子越桂靈霍四州別駕 皇弟皇子

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

北兗梁交南兗五州別駕 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

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主簿 嗣

王庶姓公府正參軍 光祿丞 皇弟皇子國中尉

太僕大匠丞 嗣王國大農 蕃王國郎中令

北館令 庶姓持節府中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

二班

祕書郎 著作佐郎 揚南徐州主簿 嗣王庶姓

公府祭酒 皇弟皇子單為領護詹事二衛等五官

功曹主簿 大學博士 皇弟皇子國常侍 奉朝

請 國子助教 皇弟皇子越桂靈霍四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荆江雍鄂南兗五州主簿 嗣王庶姓

越桂靈霍四州別駕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

梁五州中從事 鴻臚丞 尚書五都令史 武騎

常侍 明堂二廟帝陵令 嗣王庶姓公府行參軍

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蕃王國大農 庶姓持

節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功曹史

一班

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 皇子國侍郎 嗣王國

常侍 揚南徐州議曹從事 東宮通事舍人 南

臺侍御史 大舟丞 二衛殿中將軍 太子二率

殿中將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等行參軍

蕃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

主簿 皇弟皇子荆江雍鄂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

從事 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事 祭酒議曹祭酒

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靈霍四州中從事 嗣

王庶姓荆江雍鄂南兗五州主簿 庶姓持節府主

簿 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 太官太藥太市太史

位不登二品者又為七班

七班

皇弟皇子府長史參軍 皇弟皇子國三軍 嗣王

國侍郎 蕃王國常侍 揚南徐州文學從事 殿

中御史 庶姓持節府除正參軍 太子家丞 二

衛中員外將軍 太子二率 殿中員外將軍 江

州議曹從事 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等司馬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皇弟皇

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荆雍郢三州從事史 南兖州文學從事

祭酒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湘荆河司益廣青衡

七州主簿 嗣王庶姓荆雍郢南兖四州西曹祭酒

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江州西曹從事 勸農謁者

汝陰巴陵二王國大農 郡公國郎中令

六班

皇弟皇子國典書令 嗣王國三軍 蕃王國侍郎

護軍詹事五官功曹 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嗣

王府長兼參軍 庶姓公府長兼參軍庶姓持節府

板正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靈霍四州主簿 皇弟

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嗣王

庶姓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荆河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衡二州

從事 嗣王庶姓荆霍郢三州從事史 江州護曹

從事 南兖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之庶子縣侯國郡郎中令 郡公國大

農 縣公國郎中令

五班 皇弟皇子國三令 嗣王典書令 蕃王國三軍 皇弟皇子公府東督護 嗣王府庶姓公府參軍督

護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兼參軍 蕃王府長兼

參軍 二衛正員司馬督 太子二率正員司馬督

領護主簿 詹事主簿 二衛功曹 太常五官

功曹 庶姓持節府行參軍 湘衡二州從事 皇

弟皇子越桂靈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

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嗣王庶

姓越桂靈霍四州主簿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

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荆河司

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常侍

郡公國中尉 縣侯國郎中令 皇弟皇子府功曹

督護

四班

嗣王國三令 蕃王國典書令 嗣王府功曹督護

庶姓公府東曹督護 蕃王府參軍督護 皇弟

皇子之庶子府參軍督護 二衛員外司馬 太子

二率員外司馬 二衛主簿 太常主簿 石頭戍

軍主簿 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 庶姓節府板

行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靈霍四州文學從事 嗣

王庶姓越桂靈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

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

陵二王國侍郎 縣公國中尉

三班

蕃王國三令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督

護 宗正等十一卿主簿 庶姓持節府長兼參軍 郡公國侍郎 嗣王庶姓越桂靈霍四州文學從

事 二班

庶姓持節府參軍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典書令

縣公國侍郎

一班

庶姓持節府功曹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三令

郡公國典書令

三品職位

著作正令史 集書正令史 尚書度支三公正令

史 函典書殿中外監齋監東堂監尚書都官左降

正令史 諸州鎮監石頭城監瑯琊城監東宮外監

殿中守舍人 齋監東宮典經守舍人 上庫令

太社令 細作令 平水令 太官寺署丞 平厨

丞 酒庫丞 柴署丞 太樂庫丞 別局校丞

清商丞 太史丞 太醫二丞 中藥藏丞 東治

小庫等三丞 作堂金銀局丞 木局丞 北武庫

丞 南武庫丞 東宮食官丞 上林丞 湖西塼

屯丞 湖東塼屯丞 菱若庫丞 綾絹簾席丞

國子典學材官司馬 宣揚等諸門候 東宮導客

守舍人 運署謁者 都水左右二裝五城謁者

石城宣城陽新屯謁者 南康建安晉安伐船謁者

晉安練葛屯丞

三品勳位

門下集書主通事正令史 中書正令史 尚書正

令史 尚書監籍正令史 都正令史 殿中內監

題閣監 婚局監 東宮門下通事守舍人 東 宮內監殿中守舍人 乘黃令 右藏令 籍田令 廩饗令 梅根諸治令 典客館令 太官四丞 庫丞 大樂丞 東治大庫丞 左何方五丞

右尚方四丞 東宮衛庫丞 司農左右部倉丞  
廷尉律博士 公府舍人 諸州別署監 山陰獄丞

其州二十三並列高下選擬略視內職郡守及丞為十班縣制七班各擬內職

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命更加釐定置百二十五號

二十四班 鎮衛驃騎車騎等將軍內外通用無權

二十三班 四征東南西北四中軍

二十二班 八鎮左右前後左右止施在內外

二十一班 八安前後左右止施在內外

二十班 四平東西南北四湖號為一品是為重號將軍

十九班 忠武 軍師

十八班 武臣 爪牙 龍騎 雲麾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

十七班 鎮兵 翊師 宣惠 宣毅代舊四將軍

十六班 智威 仁威 勇威 信威 嚴威代舊

十五班 智武 勇武 仁武 信武 嚴武代舊

十四班 進一階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諸曹有錄事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記室中兵參軍各一人

十三班 征遠 鎮朔 武旅 貞毅

十二班 武威 武騎 武猛 壯武 鷹武

十一班 電威 馳銳 追鋒 羽騎 突騎以上

以上十號  
為一品  
十三班 盛遠 明威 振遠 電輝 威輝代舊  
十二班 武威 武騎 武猛 壯武 鷹武  
十一班 電威 馳銳 追鋒 羽騎 突騎以上

十班 折衝 冠武 和武 安壘 猛烈  
九班 掃狄 雄信 掃虜 武銳 摧鋒以上十

八班 略遠 貞威 決勝 開遠 光野  
七班 厲鋒 輕銳 討狄 蕩虜 蕩夷以上十

六班 武毅 鐵騎 樓船 宣猛 樹功  
五班 剋狄 平虜 討夷 平狄 威戎以上十

四班 伏波 雄戟 長劍 雕騎 衝寇  
三班 伏飛 安夷 剋戎 綏狄 威虜以上十

二班 先鋒 武毅 開邊 招遠 全威  
一班 綏虜 蕩寇 殄虜 橫野 馳射以上十

右十品二十四班以班多為貴  
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一十四號別為八班

八班 牙門舊建期門舊建

七班 候騎舊振

六班 中堅舊奮典戎舊奮

五班 戈船舊揚緇衣舊揚

四班 執訊 行陣舊廣

三班 鷹揚

二班 凌江

一班 偏將軍 裨將軍

又有百九號將軍亦為十品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二十四班 武安 鎮遠 雄義擬車

二十三班 四撫擬四征

二十二班 四寧擬四鎮

二十一班 四威擬四安

二十班 四綏擬四平

十九班 安遠 安邊擬忠武

十八班 輔義 安沙 衛海 撫河擬武臣

十七班 平遠 撫朔 宣沙 航海擬鎮兵等四

十六班 朔海 朔野 招遠 威河 龍驤擬等

十五班 威隴 安漠 綏邊 宣寇 梯山擬等

十四班 宣境 綏河 明信 明義 威漠擬等

十三班 安隴 向義 宣節 振朔 候律擬等

十二班 平寇 定遠 凌海 宣隴 振漠擬等

十一班 馳義 橫朔 明節 執信 懷德擬等

十班 撫邊 定隴 綏關 立信 奉義擬等

九班 綏隴 寧邊 定朔 立節 懷威擬等

八班 懷關 靜朔 掃寇 宣河 安朔擬等

七班 揚化 超隴 執義 來化 度嶂擬等

以上十號  
為一品

六班 平河 振龍 雄邊 橫沙 寧關 擬武毅等五號

五班 懷信 宣義 弘節 浮遠 繫空 擬烈效等五號

以上十號

四班 捍海 款塞 歸義 陵河 明信 擬伏波等五號

三班 奉忠 守義 弘信 仰化 立義 擬伏波等五號

以上十號

二班 緩力 奉正 承化 浮海 渡河 擬先鋒等五號

一班 懷義 奉信 歸誠 懷澤 伏羲 擬綏虜等五號

以上十號

右內外官數未詳天監初年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為九品至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又定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又置諸將軍之號為一十四班亦以班多者為貴而九品之制不廢





直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史主簿 少府五官功曹史主簿

大學博士 國子助教 司簿郎 安蠻戎越

校尉中郎將等府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府

版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司馬 庶姓南徐

荆江兗鄂湘雍等州別駕中從事 不滿萬戶以下

郡丞 五千戶以上縣令相 皇弟皇子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鄉亭侯爵

第九品

南臺侍御史 左右二衛殿中將軍 東宮通事舍

人 材官將軍 太子左右二衛率 殿中將軍丞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版行參軍 庶姓公府正參軍 版正參軍 蕃

王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等

參軍 功曹史主簿 正參軍 版正參軍 行參

軍 版行參軍 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

軍 版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功曹史主簿 庶

姓荆河益廣衡青冀北兗北徐梁秦司南徐梁州別

駕中從事史 揚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

事 南徐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 皇

弟皇子諸州主簿西曹 不滿五千戶以下縣令相

皇弟皇子國常侍侍郎 嗣王國郎中令 大農

中尉 嗣王國常侍 蕃王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開國中關外候爵

右承梁制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及丞相太

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爲贈官定令尚

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爲十八班

官數未詳大抵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得官微清則

勝於轉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啟不稱姓從十

一班禮數復爲一班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

人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

後魏百官有上中下三等之差至孝文太和二十二年

改次職令除其中等而有上下二

等以爲永制其今所列者是也

第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國郡公爵

從一品

儀同三司 開國縣公爵 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

第二品

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

車騎將軍 二將軍加大者位衛將軍 加大者在四

征將軍 加大者在諸將軍加大者 左右光祿大

夫 開國縣侯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 若並置者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

加大者在 則左居上中書監 三將軍加大 金紫光

衛將軍 中軍領軍撫軍將軍 者四鎮同之 祿大夫 散侯爵

第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加大者

位次 撫軍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子少師 少傅

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

農 太尉 河南尹 上州刺史 祕書監 諸王

師 銀青光祿大夫 前左右後將軍 左右衛將

軍 開國縣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四方中郎將 護匈奴羌夷蠻越中

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尉 大長秋卿 將作

大匠 征虜將軍 二大二公長史 太子左右衛

率 武衛將軍 冠軍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校尉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州刺史 龍驤將軍

散伯爵

第四品

二大二公司馬 太常光祿衛尉三少卿 尚書吏

部郎中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空皇

子長史 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太府六少

卿 中常侍中尹 城門校尉 驍騎游擊將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長史 司空皇子司馬

以前上階

鎮遠 安遠 平遠 建義 建忠 建節 立義

立忠 立節 恢武 勇武 曜武 昭武等將

軍 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司馬 通直散騎常侍

司從諮議參軍 中散大夫 下州刺史 上郡太

守內史相 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

司州別駕從事史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史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寧朔 建威 振威 奮威 揚威 廣威等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司空皇子諮議參軍事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建武 振武  
奮武 揚武 廣武將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諮  
議參軍事 散子爵

第五品  
寧遠 鷹揚 折衝 揚烈等將軍 從二品將軍  
二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從事中郎 祕書丞 皇  
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  
外散騎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司馬

以上上階  
射聲 越騎 屯騎 步兵 長水等校尉 司空  
皇子之開府從事中郎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諮議  
參軍 開府從事中郎 中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  
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凌江平漢將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  
洗馬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事 第三品  
將軍三蕃王司馬 奉車都尉

以上上階  
太子屯騎步兵翊軍校尉 都水使者 司空皇子  
之開府掾屬 領護長史司馬 歸義 率義 順  
義 朝服 候 輕車 威遠 虎威等將軍 開  
府掾屬 中給事中 散男爵

第六品  
宣威明威將軍 從三品將軍長史 二大二公主

簿及錄事參軍事 皇太子郎中令 司空主簿  
司空皇子錄事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司馬 三品  
將軍三蕃王諮議參軍事 皇太子文學治書侍御  
史諮議參軍事 二大二公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  
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調者僕射 從  
一品將軍開府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功曹記室戶  
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功曹史

以上上階  
河南郡丞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駙馬都尉 廷尉正監評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  
舍人 從一品將軍府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  
軍事功曹史 下郡太守內史相 上縣令

從六品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錄事  
參軍事 二大二公諸曹行參軍事 給事中 太  
子門大夫 皇子大農騎都尉 符璽郎

以上上階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錄事參軍事 皇子主簿 司  
空皇子諸曹行參軍事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正一品將軍  
開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太子舍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丞

第七品  
威烈 威虜 威戎 威武將軍 四品正從將軍  
長史司馬 二大二公祭酒 三品將軍三蕃王錄  
事參軍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王國郎中令

武烈 武敦 武奮將軍 積弩積射將軍 外散  
騎侍郎 皇子中尉 二大二公參軍事及諸曹行  
參軍 開府祭酒 司空皇子參軍事及諸曹行參  
軍

以上上階  
從三品將軍錄事參軍事 二品將軍始蕃王主簿  
諸曹行參軍事 從一品將軍開府諸曹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  
功曹史 二品將軍二蕃王主簿諸曹行參軍事  
二衛司馬 討寇 討虜 討難 討夷將軍 從  
二品將軍功曹戶曹中兵曹參軍 詹事丞 六卿  
丞 祕書郎中 著作佐郎 中縣令相

從七品  
蕩寇 蕩虜 蕩難 蕩逆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  
長史司馬 強弩將軍 二大二公行參軍 司空  
皇子行參軍 二品將軍始蕃王諸曹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主簿及諸曹行參軍 三品將軍  
三蕃王主簿列曹參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  
王公國大農

以上上階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  
軍錄事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司州主簿 奉朝  
請 國子助教

第八品  
珍寇 珍虜 珍難 珍夷將軍 三品將軍始蕃

王行參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四品正從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侯伯郎中令 司州西曹書佐 殿內將軍 皇子侍郎 大長秋丞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協律郎 辨章郎 從三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 從三品將軍行參軍及諸曹行參軍事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 王公國中尉 司州祭酒從事史 下縣令相

從八品

掃寇 掃虜 掃難 掃逆將軍 司州議曹從事史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公車令 符節令 諸署令千石以上者 中黃門令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主書令史 殿中侍御史 中謁者僕射 中黃門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宮門僕射 侯伯大農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子中大夫 二率丞 四品正從將軍諸曹行參軍事 王公國常侍 厲武 厲鋒 虎牙 虎奮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主簿諸曹行參軍 司州文學 從一品將軍開府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第九品

曠野 橫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令 諸署令六百石以上者 中黃門令 公主家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小學博士 律博士 校書郎 二大二公參軍督護 都水參軍 檢校御史

以前上階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 謁者 太子三卿丞 五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司空皇子參軍督護 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參軍督護 殿內司馬督

從九品

偏裨將軍 太子收長 監淮河津都尉 諸局都尉 皇字典詞學官令 皇字典衛令 王公國中下將軍 王公國中大夫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者

以前上階

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從二品將軍三蕃王長史兼行參軍 太常光祿衛尉領護 詹事功曹 五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 員外司馬督

右內外文武官七千七百六十四人二千三百七十三百九十三人外州刺史郡太守縣令長等 內文學學生三千人都計 內外官及學主一萬七百六十四人其京城諸司令史及諸色職掌人及外州郡縣屬官并諸色職掌人等並未詳命數亦未詳按魏氏之初法制簡略設官分職多因事宜罕依故實誠非經遠既列九品每品又分爲上中下三等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定令方有倫序今所錄者以此爲正焉又按前代職女皆無從品魏氏始有之自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爲上下階亦一代之別制也

北齊職品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公 司空公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開國郡公爵

正二品

儀同三司 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驍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次衛將軍加大者次 太子太師 四征將軍加大者次左右光祿大夫 散郡公 開國縣公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次四征中領鎮軍撫軍將軍 領軍加大者次護軍翊軍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 散縣公 開國縣侯爵 正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太常 光祿衛尉卿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諸王師

大宗正太僕太理鴻臚司農太府卿 清都尹 三等上州刺史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祕書監 銀青光祿大夫 散縣侯爵 開國縣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刺史 司徒左長史 四方 中郎將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丞 中侍郎 長秋卿 將作大匠 冠

軍將軍 太尉長史 領左右將軍 武衛將軍 太子左衛率 太子右衛率 輔國將軍 護匈奴 羌戎蠻夷校尉 太中大夫 龍驤將軍 散縣伯

爵 三等上郡太守

正四品

鎮遠安遠將軍 太常光祿衛尉少卿 尚書吏部

郎中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徒右長

史 司空長史 三公府司馬 中常侍中尹 城

門校尉 虎騎雲騎驍擊等將軍 太宗正太僕大

理鴻臚司農太府少卿

以前上階

建忠建節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 諸開府長史

中散大夫 三等下州刺史 三等鎮將軍 諸開

府司馬 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三公諡議參軍事

司州別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長史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前左右後軍將軍 中書侍郎 太

子庶子 三等中郡太守 左右備身正督軍 刀

劍備身正都督 御仗正都督 直蕩正都督 三

等上州司馬

以前上階

振武奮武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諸開府

諡議參軍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步

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 朱衣直閣 直閣將

軍 太子騎官及內直備身都督 三等鎮副將

散縣子爵

第五品

廣德弘義將軍 太子備身正都督 直入直衛正

衛正都督領左右 三等中州長史 三公府從事

中郎 祕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司馬

以前上階

折衝制勝將軍 主衣都統 尚食尚藥典御 太

子旅騎屯衛典軍校尉 領護府長史司馬 諸開

府從事中郎 開國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凌江將軍 三等下州長史 二公府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洗馬 左右備身

刀劍備身副都督 御仗直蕩副都督 左右直長

中尚藥中尚食典御 三等下州司馬

以前上階

輕騎樓船將軍 駙馬都尉 翊衛正都督 直寢

直齋 奉車都尉 都水使者 諸開府掾屬 崇

聖歸義歸正歸命歸德侯 清都郡丞 治書侍御

史 鄴臨漳成安三縣令 中給事中 三等下郡

太守 大理司直 太子直閣二衛隊主 太子騎

官備身副都督 內直備身副都督 開國卿男爵

散縣男爵

正六品

勁武昭勇將軍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舍人 三

公府主簿 三等上州別駕從事史 四中府長史

三三鎮長史 三公府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

中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 謁者僕射 皇子郎中

令

以前上階

明威顯信將軍 太子備身副都督 四中府司馬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直入副都

督 千牛備身 大理正監評 治書侍御史 諸

開府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三三

上州錄事參軍事 治中從事史 三三上郡丞

三三上縣令 太子內直監 平準署令

從六品

度遼將軍 橫海將軍 直突將軍 三三中州別

駕從事史 三公府諸曹行參軍事 給事中 太

子門大夫 三三上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

子大農騎都尉 符璽郎 三三中州錄事參軍事

以前上階

踰岷越障將軍 直衛副都督 三三中州治中從

事 諸開府主簿 諸曹行參軍 太子舍人 三

等中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三三丞 太子直

前 太子內直監 太子副直監 太子諸隊主

正七品

戎昭武毅將軍 勳武前鋒正都督 三公府東西

閤祭酒 三三下州別駕從事史 三三上州府主

簿諸曹參軍事 三三下州錄事參軍事 四中府

錄事參軍事 王公國郎中令 積弩積射將軍

員外散騎常侍 皇子中尉 三公府參軍事及諸

曹行參軍

以前上階

雄烈恢猛將軍 翊衛副都督 諸開府東西閤祭

酒及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 三三下州功曹倉曹

中兵參軍事 四中府功曹倉曹中兵參軍 三三

中州主簿諸曹參軍事 二衛府司馬 詹事府丞

左右備身五職 三等鎮錄事參軍 六寺丞

祕書郎中 著作佐郎 太子侍醫 太子騎尉

太子騎官備身五職 都將副將統軍軍主權主是也下同 三等中郡丞

三等中縣令

從七品

揚麾耀鋒將軍 勳武前鋒副都督 強弩將軍

三公府行參軍 三等上州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

事 三等下州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四中府諸曹

參軍事 王公國大農 長秋寺丞 將作丞 大

子二率坊司馬 三等鎮倉曹中兵參軍事

以上上階

蕩邊開城將軍 勳武前鋒散都督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左右備身五

職 三等中州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諸開府行

參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公車京邑二市署令

三等鎮將曹參軍事 三等縣令 侍御史 尚

藥丞齋師 中尚食中尚藥等丞 太子直後 二

衛隊副前鋒正都督 太子騎官備身 太子內直

備身五職 諸戊主 諸軍主

正八品

靜漠綬戎將軍 協律郎 三等上州行參軍 三

等下州諸曹行參軍 四中府諸曹行參軍 侯伯

國郎中令 殿中將軍 皇子侍郎

以上上階

平越殄夷將軍 刀劔備身五職 前鋒副都督

太子內直備身主書 殿中侍御史 太子典膳藥

藏丞 太子齋師 三等中州行參軍 王公國中

尉 三公府典籤 三等鎮鎧冒行參軍 三等下  
縣令

從八品

飛騎軍擊將軍 三公府長史兼左右戶行參軍及

長兼行參軍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檢校御

史 諸陵太廟令 大樂武庫諸署令 衣冠將軍

太倉 典客 驛驪 鈎盾 鼓吹 守宮左右

尚方 左藏 太官 掖庭 司染 典農 左右

龍 左右馳 治東西牛羊司諸署令 諸開府典

籤 中謁者僕射 中黃門 冗從僕射

以上上階

虎牙虎奮將軍 備身御仗五職 宮門僕射 大

子備身五職 侯伯國大農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太子上中大夫 王公國常侍 諸開府長史兼

左右戶行參軍及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勳武

前鋒五職 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 太子諸隊副

諸戊副 諸軍副 清都郡丞

正九品

清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御道采官吏

太醫藥藏衛士細作諸署令 中署統 三等上州

長兼行參軍 太子中坊令 公主家令 皇子防

閑 皇字典書令 四門博士 大理律博士 校

書郎 三公府參軍督護 都水參軍 七部尉

諸郡尉

以上上階

橫野將軍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謁者 太

子三寺丞 諸開府參軍督護 殿中司馬督御仗

太子食官中盾典食令 太子備身平準署丞  
公車署丞 三等中州典籤

從九品

偏將軍 諸宮教博士 太子司農廩收令 太子

校書諸署別部局都尉及合昌方城局都尉 諸開

津尉 三等上州參軍督護 三等中州長兼行參

軍 祕書省正字 皇字典書典詞學官典衛士令

王公國中下將軍 上中大夫 廩犧 太宰

司儀 左校 中宮僕 奚官 肴藏 清潭

典寺 乘黃 車府 籍田 華林 甄官諸署令

諸縣令

以上上階

禕將軍 領護府太常光祿衛尉三寺詹事功曹

五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 員外司馬

督 太學助教 諸幢主 廷尉中侍中省錄事

三等下州典籤 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醫師

右內品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國子太學四門等學

生并尚書都令史門下通事主事等令史五百九

十六人都計文武官及學生令史等總二千九百

一十八人其諸省寮府因其繁簡而置吏有令史

書令史書史之屬又各置曹兵以供其役其員因

繁簡而立其餘司專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條流甚

眾不可得而具也其州郡官及命數並未詳

通典卷三十八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職官二十一

秩品四 并命數○後周 隋

後周官品六卿屬官之外內外  
職職亦多參秦漢

正九命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國公 柱國大將軍

大將軍

九命

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

上儀同雍州牧

正八命

少師 少傅 少保 侯爵 驛騎將 左光祿大夫 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 刺史戶三萬以上者

八命

四征將軍 左金紫光祿大夫 中軍鎮軍撫軍將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 都督 刺史二萬戶以上者 京兆尹

正七命

大冢宰 大司徒 大宗伯 大司馬 大司寇 大司空 伯爵四平將軍 左銀青光祿大夫 前後左右四將軍 右銀青光祿大夫 帥都督 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 刺史萬戶以上者

七命

冠軍將軍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散大夫

都督 刺史戶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五千以上者

正六命

小冢宰 小司徒 小宗伯 小司馬 小司寇 小司空等上大夫 子爵鎮遠將軍 諫議大夫

建忠將軍 諮議大夫 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 刺史戶不滿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戶以上者

六命

中堅將軍 左中郎將 宣騎將軍 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右中郎將 郡守戶五千以上者 大呼藥

正五命

天官司會 宗師 左宮伯 御正 御伯 主膳 太府計部等中大夫 地官鄉伯 左右遂伯 每方稍伯 每方縣伯 每方畿伯 每方載師 師氏等中大夫 春官禮部 守廟 典祀 內史 太史 大司樂等中大夫 夏官軍司馬 職方 更部 右武伯 兵部 大馭 司右 駕部 武藏等中大夫 秋官司憲 刑部 蕃部 賓部 等中大夫 冬官工部 匠師 司木 司土 司金 司水等中大夫 男爵宣遠將軍 左員外常侍 揚烈將軍 右員外常侍 統軍驛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柱國大將軍府中郎 掾屬 郡守千戶以上者 長安萬年令

五命

伏波將軍 奉車都尉 輕車將軍 奉騎都尉 四征中鎮撫軍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 開府

中郎掾屬 郡守戶不滿一千以上者 縣令戶七千以上者 正八命州呼藥

正四命

天官小宗師 小左宮伯 小御正 小膳部 大醫 小醫 小計部等下大夫 地官小鄉伯 鄉大夫 每鄉小遂伯 遂大夫 每遂小稍伯 稍大夫 每稍小縣伯 縣大夫 每縣小畿伯 畿大夫 每畿小載師 小師氏 保氏 司倉 司門 司市 虞部等下大夫 春官小守廟 小典 祀 小內史 外史 典命小史 小司樂 太學 博士 太卜 太祝 司車路 夏采等下大夫 夏官小職方 小吏部 小右武伯 小兵部 小馭 戎馭 齊馭 小司右 戎右 齊右 司射 小駕部 小武藏等下大夫 秋官小刑部 掌朝 布憲 小蕃部 小賓部 司要 田正 司隸等下大夫 冬官小匠師 小司木 小司土 小司金 小司水 司玉 司皮 司色 司織 司弁等下大夫 公之孤卿 宣武將軍 宣威將軍 虎賁給事 明威將軍 冗從給事 儀同府 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 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錄事 縣令戶四千以上者 八命州呼藥 八命州別駕

四命

襄威將軍 給事中 厲威將軍 奉朝請 軍主 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六命州長史 司馬司錄 縣令戶三千以上者 正七命州呼藥 正七命州別駕 正八命州治中 七命郡丞

正三命

天官司會 小宗師 宗正 小右宮伯 右中侍  
 小御正 主寢 御伯 掌式 小膳部 內膳  
 外膳 小醫 醫正 瘍醫 太府 玉府 內  
 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小計部  
 掌納 掌出 內司奄等上士 地官民部吏  
 小鄉伯 鄉正 州長 每州小遂伯 遂正 小  
 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畿伯 畿正  
 小載師 司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小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司媒 小司倉 小司門  
 小司市 小虞部等上士 春官禮部 小守廟  
 小典祀 司刻 掌次 小內史 著作 小典命  
 司寂 小史 馮相 保章 小司樂 太學助  
 教 小學博士 樂師 小卜 小祝 小司車路  
 守陵等上士 夏官軍司馬 小職方 小吏部  
 司士 司勳 司錄 小右武伯 右虎賁率  
 右旅賁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 小兵部 武環率 武候率 司固  
 道馭 田馭 小司右 賓右 道右 田右 小  
 司射 司仗 小田駕部 左廡 右廡 典牝  
 典牡 獸醫等上士 秋官司憲 小刑部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法 畿法 方憲 小  
 掌朝 掌察 小布憲 小蕃部 小掌交 司匡  
 小賓部 司儀 東掌客 南掌客 西掌客  
 北掌客 小司要 小田正 小司隸等上士 冬  
 官工部 小匠師 內匠 外匠 掌材 小司木  
 小司土 小司金 鍛工 函工 小司水 典

壘 小司玉 小司皮 小司色 小司織 小司

弁等上士 侯伯之孤卿 公之大夫 威烈將軍  
 討寇將軍 左右員外侍郎 幢主 儀同府正  
 八命州列曹參軍 鎮遠建忠中堅宣朔將軍府長  
 史司馬 柱國大將軍參軍 縣令戶五百以上者  
 七命州呼藥 正六命州別駕 正七命州治中  
 正六命郡丞  
 三命  
 蕩寇將軍 武騎常侍 蕩難將軍 武騎侍郎  
 戍主 開府參軍 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  
 參軍 宣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 縣令戶  
 不滿五百以下者 正六命州呼藥 正六命州治  
 中 六命郡丞  
 正二命  
 天官司會 宗正 右侍 右前侍 右後侍 主  
 寢 司服 給事 掌式 內膳 外膳 典庖  
 典饗 酒正 餼藏 掌醢 司鼎俎 掌冰 醫  
 正 瘍醫 王府 內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掌納 掌出 小司內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等中士 地官民  
 部吏 小鄉伯 鄉正 州長 每州小遂伯 遂  
 正 小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畿伯  
 畿正 司封 司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掌鹽  
 每地中士 掌遺 典牧 典牛 司諫 司救  
 司媒 土訓 誦訓 神倉 黍倉 稷倉 稻  
 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鹽倉 典麴 典春  
 典磬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關 均工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衡 掌禽 掌

園 掌炭 掌芻等中士 春官禮部 司凡筵  
 司罍彝 掌鬻 司壘 司犧 司雜 司郊 司  
 社 御史 著作 典瑞 典服 司寂 司元  
 治禮 司謁 馮相 保章 小學助教 樂師  
 樂胥 司歌 司鐘磬 司鼓 司吹 司舞 籥  
 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 龜占 筮占  
 夢占 視祲 司巫 喪祝 甸祝 詛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守陵 掌墓 職喪等中  
 士 夏官軍司馬 士方 山師 川師 懷方  
 訓方 司士 司勳 司錄 右虎賁率 右旅賁  
 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  
 率 倅長 司固 司火 司辰 銜枚 司仗  
 左廡 右廡 典牝 典牡 典駝 典羊 獸醫  
 司袍襖 司弓矢 司甲 司稍 司刀盾等中  
 士 秋官司憲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  
 法 畿法 方憲 掌囚 掌察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璧 司厲 修閭 掌瑾 禁殺戮 禁  
 游 禁暴 司席 掌交 司匡 司儀 東掌客  
 南掌客 西掌客 北掌客 掌訝 司環 野  
 廬象請 掌財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柞  
 司雍 掌犬 司迹 弋禽 捕獸 掌皮 弭  
 妖 藪蠹 庶蠹 掌罪隸 掌夷隸 掌蠻隸  
 掌戎隸 掌狄隸 掌徒等中士 冬官工部 內  
 匠 外匠 司量 司準 司度 掌材 車工  
 角工 彝工 器工 弓工 箭工 廬工 復工  
 陶工 塗工 典草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

工 雕工 典壘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鏡	工 織工 磬工 石工 裘工 履工 鞞工 鞞工	工 織絲 織綵 織帛 織組 竹工 籍工	工 紙工 等中士 子男之孤卿 侯伯之大夫	公之上士 珍寇將軍 強弩司馬 珍難將軍	積弩司馬 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	參軍 正五命郡丞	二命	掃寇將軍 武騎司馬 掃難將軍 威武司馬	四平前左右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軍戍副 五命	郡丞	正一命	天官司會旅 宗正 右騎侍 右宗侍 右庶侍	右勳侍 主璽 食醫 外膳 典庖 典饗	酒正 備藏 掌醢 司鼎俎 掌承 主藥 正	醫 瘍醫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奄等下士 地官黨正旅 每黨司封 掌鹽	掌壘 典牧 典牛 土訓 誦訓 神倉 稷	倉 黍倉 稻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鹽倉	典麴 典舂 典磴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關	均工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	衡 掌禽 掌囿 掌圃 掌炭 掌薪 掌芻等	下士 春官禮部旅 小守廟奄 司几筵 司鐸	彝 掌鬱 司鬯 司犧 司鷄 司郊 司社	掌次 御史 校書 典瑞 典服 司元 治禮	司謁 樂胥 司歌 司鐘磬 司鼓 司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舞 籥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 龜占	筮占 夢占 視寢 司巫 喪祝 甸祝 詛	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小夏采 掌幕	職喪等下士 夏官軍司馬旅 土方 山師	川師 懷方 訓方 右虎賁倅長 右旅賁倅長	右驍騎倅長 右射聲倅長 右羽林倅長 右	游擊倅長 武環倅長 武候倅長 司火 司辰	銜枚 右廐閑長 典駝 典羊 獸醫 司袍	裨 司弓矢 司稍 司甲 司刀盾等下士 秋	官司憲旅 小刑 掌囚 掌察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璧 司厲 脩閭 掌瑾 禁殺戮 禁	游 司廡 小蕃司行 掌訝 司環 野廬 象	誦 掌貨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柞 司	雍 掌大 司迹 弋禽 捕獸 掌皮 弭妖	剪蠹 庶蠹 掌罪隸 掌吏隸 掌蠶隸 掌戎	隸 掌狄隸 掌徒等下士 冬官工部旅 司量	司準 司皮 掌材 車工 角工 彝工 器	工 弓工 箭工 盧工 復工 陶工 塗工	典草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工 雕工 典壘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彘 堦工 磬工 石	工 裘工 履工 鞞工 鞞工 鞞工 鞞工	工 織工 績工 漆工 油工 弁工 織絲 織綵	織帛 織組 竹工 籍工 器工 紙工 等下	士 子男之大夫 公之中士 侯伯之上士 曠	野將軍 殿中司馬 橫野將軍 員外司馬 冠	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	一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林都尉 武威將軍 淮海都尉 武牙將軍	鎮遠建忠中堅靈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	軍	右按所建六官并徒屬及府史雜色職掌人二萬	一千七十三人 <small>三千九百八十九人 諸色官萬八</small>	生醫 生醫 長虎 黃驃 騎羽林 游擊 奉車 駟	夫 武環 武候 卜筮 占夢 視寢 相生 等 人 也 其 六 官	之外兼用秦漢等官及州郡官吏之數並未詳按	九命之中分為正命 <small>若今之謂正朝之官為內命</small>	謂諸侯及州縣官為外命	隋官品令 <small>此開皇中制也至煬帝除上下階</small>	唯留正從其餘官品亦多升降	流內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 太尉公 司徒公	司空公	從一品	上柱國 郡王爵 國公爵 開國郡公爵 開國	縣公爵	正二品	柱國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	尚書令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侯爵	從二品	大將軍 尚書左右僕射 雍州牧 金紫光祿大	夫	正三品	大將軍 吏部尚書 太常卿 光祿卿 衛尉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納言 內	令史 左右衛大將軍 左右武衛大將軍 左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候大將軍 領左右大將軍 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都官尚書 度支尚書 工部尚書 宗正卿 太僕卿 大理卿 鴻臚卿 司農卿 太府卿 上州刺史 京兆尹 祕書監 銀青光祿大夫 開國伯爵

從三品 上開府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左右武衛將軍 左右武候將軍 領左右將軍 左右監門將軍 國子祭酒 御史大夫 將作大匠 中州刺史 親王師 朝議大夫

正四品 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太常少卿 光祿少卿 衛尉少卿 太子左右衛率 太子左右宗衛率 太子左右內率 尚書吏部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左庶子 宗正少卿 太僕少卿 大理少卿 鴻臚少卿 司農少卿 太府少卿 下州刺史

以前上階 內史侍郎 太子右庶子 通直散騎常侍 左右監門郎將 朝散大夫 開國子爵

從四品 上儀同三司 尚書左丞 太子左右衛副率 太子左右宗衛副率 太子左右內副率 太子左右監門率 上郡太守 雍州別駕 親王府長史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內侍 城門校尉

以前上階

尚書右丞 上鎮將 雍州贊治 直閣將軍 親王府司馬 諫議大夫

正五品 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 內常侍 祕書丞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府舍人 太子左右監門副率 員外散騎常侍 上州長史親王府諮議參軍 開國男爵

以前上階 尚食典御 尚藥典御 上州司馬

從五品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中郡太守 直寢太子洗馬 中州長史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都水使者 治書侍御史 大興長安令 大理司直 直齋 太子直閣 京兆郡丞 中州司馬 中鎮將 上鎮副 內給事 駙馬都尉 親王友 員外散騎侍郎

正六品 翊軍將軍 翊師將軍 尚書諸曹侍郎 內史舍人 下郡太守 大都督親王府掾屬 下州長史

以前上階 四征將軍 東南西北三將軍 內軍鎮軍 大理正監評 千牛備身左右 左右監門校尉 內尚食典御 御府監 符璽監 殿內監 太子內直監 下州司馬 下鎮將 中鎮副

從六品 四平將軍 平東平西四將軍 前軍後軍左軍右軍 通事舍人

親王文學 帥都督左右領軍府長史 太子直寢親王府主簿 親王府錄事參軍 太子門大夫 給事 上縣令

以前上階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太子舍人 後直三寺丞 親王府功曹諸室倉戶曹等參軍 城門直長 太子直齋 太子副直監 太子典內 左右領軍府司馬 下鎮副

正七品 鎮遠將軍 安遠將軍 員外散騎侍郎 御醫 左右衛府長史 左右武衛府長史 左右武候府長史 領左右府長史 親衛親王府諸曹參軍事

以前上階 建威將軍 宣朔將軍 六寺丞 祕書郎 著作佐郎 太子千牛備身 太子備身左右 尚食直長 尚藥直長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左右衛府司馬 左右武衛府司馬 領左右府司馬 左右武候府司馬 都尉 太子典膳監 太子藥藏監 太子齋師 上戍主

從七品 靈遠將軍 振威將軍 左右監門府長史 太子左右衛率府長史 太子左右衛府長史 太子左右宗衛府長史 太子左右虞候府長史 太子左右內率府長史 符璽直長 御府直長 殿內直長 上州錄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掾屬 親王東 西閤祭酒 中縣令 上郡丞 太子親衛 將作 丞 勳衛親王府參軍事 上鎮長史

太子藥藏監 太子齋師 上戍主

太子典膳監

太子藥藏監 太子齋師 上戍主

太子典膳監

太子典膳監

以前上階

伏波將軍 輕車將軍 太學博士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親王府諸曹行

參軍 太子後直 太子左右監門直長 大興長

安縣丞 太子侍醫 侍御史 太史令 上州諸

曹參軍 左右監門府司馬 太子左右衛率府司

馬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司馬 太子左右虞候府

司馬 太子左右內率府司馬 上鎮司馬

正八品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協律郎 都水丞 殿內

將軍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長史 別將下縣令

中郡丞 中州錄事參軍 上州諸曹行參軍 親

王府行參軍 左右領軍府錄事參軍 中鎮長史

太子內坊丞 太子勳衛

以前上階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殿中侍御史 掖庭令

宮閣令 上署令 公車 郊社 太廟 太祝 平

尚方 司染 左藏 太倉 太官 醫監 武庫 典客

率府司馬 中州諸曹參軍 左右衛府錄事參軍

左右武衛府錄事參軍 左右武候府錄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參軍 內尚食丞 中成主

上戍副 從八品 威戎將軍 討寇將軍 四門博士 主書 門下

錄事 尚書都事 監察御史 內謁者監 上闕

令 中署令 太醫 右職 廣職 守宮 華林

右校 牛羊 上林 乘黃 龍廚 衣冠 左校

通典 卷三十九 職官二十一

諸曹行參軍 備身左右衛府諸曹參軍 左右武

衛府諸曹參軍 領左右府諸曹參軍 左右武候

府諸曹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

右衛率府錄事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府錄事參軍

下鎮長史 太子翊衛

以前上階 邊寇將軍 邊難將軍 親王府長史兼行參軍

親王府典籤 員外將軍 統軍 太子三寺丞

中關令 奚官令 內僕令 下署令 諸殿 倉藏 崇元 太

良醞 掌醞 甄官 廩儀 上津尉 下州諸曹參

軍 左右衛府諸曹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諸曹行

參軍 左右武候府諸曹行參軍 領軍左右府鎧

曹行參軍 左右監門府諸曹參軍 太子左右虞

候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內率府諸曹行參軍

掌船局都尉 上鎮諸曹參軍 上縣丞 上郡

尉 正九品 珍寇將軍 珍難將軍 太學助教 太子備身

大理寺律博士 諸校書郎 都水參軍 內史錄

事 內謁者令 內侍伯 中縣丞 下關令 中

津尉 下州諸曹行參軍 上州行參軍 左右監

門府鎧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虞

候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內率府鎧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領軍府行參軍 中鎮諸曹參軍 上

鎮士曹行參軍 中郡尉 以前上階

掃寇將軍 掃難將軍 殿內司馬督 太子食官

令 太子典倉令 太子司藏令 尚書軍主 太

史丞 掖庭局丞 宮闈局丞 上署丞 太子左

右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中州行參軍 左右衛府

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行參軍 上州典籤 左右

武候府行參軍 下戍主 上關令 太子典膳丞

太子菓藏丞 下郡尉 典客署掌客 司辰師

從九品 曠野將軍 橫野將軍 掖庭局諸宮教博士 太

祝 太子廐牧令 太子校書 下縣丞 中署丞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鎧曹行參軍 下州行參軍

中州典籤 太子左右監門府行參軍 太子內

坊丞直 中關丞 上津丞 下鎮諸曹參軍 中

鎮士曹行參軍 上縣尉 太子左右衛率府行參

軍 太子左右虞候府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

府行參軍 正字 以前上階

偏將軍 裨將軍 四門助教 書學博士 算學

博士 治禮郎 員外司馬督 幢主 奚官局丞

內僕局丞 下署丞 下州典籤 內署局丞

中津丞 中縣尉 太子正字 太子監候 太官

監膳 御府局監 左右校署監作 掖庭局監作

太史曹司歷 諸樂師 視流內

視正二品 行臺尚書令 視從二品 上總管

行臺尚書僕射 視正三品 中總管 行臺諸曹

通典 卷三十九 職官二十一

典三五



書左丞○視從四品 行臺尚書右丞○視正五品

同州總管 隴右牧總監○視從五品 行臺諸

曹侍郎○視正六品 行臺尚書諸曹侍郎○視從

六品 上柱國嗣王郡王國府長史 上柱國嗣王

郡王柱國諮議參軍 鹽池總監 同州總副監

隴右總副監 王二王後國令○視正七品 上大

將軍大將軍府長史司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

府掾屬 嗣王文學 公國令 王二王後大農尉

典衛○視從七品 上開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軍

大將軍掾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諸曹參軍

事 鹽池總副監 鹽池總牧監 諸屯監 國子

學生 侯伯國令 公國大農尉典衛 雍州薩保

○視正八品 上儀同儀同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

軍大將軍府諸曹參軍事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

府參軍 上柱國郡王嗣王柱國府諸曹行參軍

行臺諸監 同州諸監 鹽池四面監 皮毛監

岐州監 同州總監丞 隴右牧總監丞 諸大冶

監 雍州州郡都主簿 子男國令 侯伯國大農

尉典衛 王二王後國常侍○視從八品 上行臺

尚書都尉 上開府開府諸曹參軍 上大將軍大

將軍參軍事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行參軍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行參軍 五嶽四瀆吳山

令 鹽池四面副監 皮毛副監 諸州州郡主簿

諸中冶監 諸緣邊交市監 鹽池總監丞 雍

州西曹書佐諸曹從事 京兆郡正功曹 太學學

生 子男國大農典衛○視正九品 開府法曹行

府行參軍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典籤 同州

諸府監 岐州副監 諸小冶監 鹽池牧監丞

諸大冶監丞 諸緣邊交市副監 諸郡正功曹

京兆郡主簿 雍州部都從事 諸州西曹書佐

祭酒從事 公國常侍 王二王後國常侍 公主

家令 諸州胡二百戶以上薩保○視從九品 儀

同府法曹參軍 上開府開府行參軍 上大將軍

大將軍府典籤 上儀同儀同府參軍 上開府典

籤 行臺諸監丞 鹽池四面監丞 皮毛監丞

諸中冶監丞 四門學生 諸郡主簿 諸州郡從

學 雍州武猛從事 大興長安縣正功曹 大興

長安縣主簿 侯伯國常侍 子男國常侍 公國

侍郎

右內外文武員凡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內官二千五百

八十一員外官郡縣又內職掌醫師卜師巫覡掌

醞獸醫博士京市長麵倉督并太學學生刻漏生

千牛門尉門候之事令史及外職掌郡縣佐史族

正里正等總十八萬三千三百六十一人內千六百六

四外十八萬一都計內外文武官及胥總十九

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人內千六百六十七人 至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又定朝之班序以

品之高卑為列品同則以省府為前後省府同則

以同署為前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職官二十二

秩品五 大唐

大唐官品 開元二十五年制定

流內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王爵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散文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驃騎大將軍 散武 嗣王 郡王 國公 國公

正二品

特進 散文 輔國大將軍 散武 開國郡公 爵 上柱國 勳

從二品

尚書左右僕射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京兆河南太原府牧 大都督 大都護 光祿大夫 散文 鎮軍大將軍 散武 開國縣公 爵 柱國 勳

正三品

侍中 中書令 吏部尚書 左右衛 左右驍騎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千牛衛

等大將軍 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 太子賓客 太常卿 太子詹事 中都督 上都護 金紫光祿大夫 散文 冠軍大將軍 散武 懷化大將軍 上護軍 勳

從三品

御史大夫 祕書監 光祿 衛尉 宗正 太僕

御史大夫

大理 鴻臚 司農 太府卿 左右散騎常侍 國子祭酒 殿中監 少府監 將作大匠 諸衛羽林千牛將軍 下都督 上州刺史 大都督 府長史 大都護府副都護 親王 傅 銀青光祿大夫 散文 開國侯 爵 雲麾將軍 散武 歸德將軍 護軍 勳

正四品

黃門侍郎 中書侍郎 尚書左丞 尚書吏部侍郎 太常少卿 太子左庶子 太子詹事 太子

左右衛 左右司禦 左右清道 左右監門率府 率 中州刺史 軍器監 上都護府副都護 上府折衝都尉 正議大夫 散文 開國伯 爵 忠武將軍 散武 輕車都尉 勳

以上階

尚書右丞 尚書中司侍郎 太子右庶子 太子左右諭德 左右千牛衛 左右監門衛中郎將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 下州刺史 通議大夫 散文 壯武將軍 散武

從四品

祕書少監 八寺少卿 殿中少監 太子家令 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率 監門副率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內侍 上都護府親王府長史 太中大夫 散文 宣威將軍 散武 輕車都尉 勳

以上階

國子司業 少府少監 將作少匠 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 上州別駕 大都督 大都護府親王府

司馬 中府折衝都尉 中大夫 散文 明威將軍 散武

正五品

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 國子博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子中允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都水使者 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縣令 親勳翊衛羽林郎將 中都督上都護府長史 親王府諮議參軍 親王府典軍 中散大夫 散文 開國子 爵 定遠將軍 散武 上騎都尉 勳

以上階

太子中舍人 尚食尚藥奉御 太子親勳翊衛郎將 內常侍 中都督上都護府司馬 中州別駕 下府折衝都尉 朝議大夫 散文 宣遠將軍 散武

從五品

尚書左右司諸司郎中 祕書丞 著作郎 太子洗馬 殿中丞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奉御 獻陵昭陵乾陵恭陵定陵橋陵等令 親王府副典軍 下都督府上州長史 下州別駕 朝請大夫 散文 開國男 爵 等 凡九游騎將軍 散武 都尉 勳

以上階

大理正 太常丞 太史丞 內給事 太子典內 上牧監 下都督府上州司馬 駙馬都尉 奉車都尉 親王友 宮苑總監 上府果毅都尉 朝散大夫 散文 游擊將軍 散武

正六品

太學博士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以上階

太子舍人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太子舍人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太子舍人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太子舍人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太子舍人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太子舍人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 藏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二萬人

以上司馬 朝議郎散昭武校尉散武驍騎尉 親王  
府掾屬 武庫中尚署令 諸衛左右司階 中武  
果毅都尉

以前上階

千牛備身 備身左右 太子文學 下州長史  
中州司馬 內謁者監 中收監 上收副監 上  
鎮將 承議郎散昭武副尉散  
從六品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尚書諸司員外郎 八寺丞  
大理司直 國子助教 城門郎 符寶郎 通  
事舍人 祕書郎 著作佐郎 侍御醫 諸衛羽  
林長史 兩京市令 下州司馬 左右監門校尉  
親勳翊衛旅師 親王府文學 親王府主簿  
記室錄事參軍 諸州上縣令 諸率府左右司階  
鎮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 奉議郎散旅威校尉  
武飛騎尉散

侍御史 少府將作 國子監丞 太公廟令 太  
子內直典設宮門郎 司農寺諸園苑監 王府校  
尉 下收監 宮苑總監副監 牙市監 中收副  
監 下府果毅都尉 通直郎散旅威副尉散  
正七品

四門博士 詹事司馬 左右千牛衛長史 尚食  
尚藥直長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長史 軍  
器監丞 太子千牛 諸州中縣令 親勳翊衛隊  
正 京兆河南太原府司錄參軍 大都督大都護  
府錄事參軍 親勳翊衛副隊正 中鎮將 親王

府諸曹參軍 親衛 朝請郎散致果校尉散武雲騎  
尉散  
以前上階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內侍  
伯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諸曹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錄事參軍 諸倉諸治司竹溫湯  
監 諸衛左右中候 上府別將長史 上鎮副  
下鎮將 下牧副監 宣德郎散致果副尉散  
從七品

殿中侍御史 左右補闕 太常博士 太學助教  
門下省錄事 尚書都事 中書省主書 九寺  
主簿 太子詹事主簿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左  
右內率監門率府長史 太子侍醫 太子三寺丞  
都水監丞 諸州中下縣令 親王府東西閤祭  
酒 京縣丞 下都督府上州錄事參軍 中都督  
上都護府諸曹參軍 中府別將長史 中鎮副  
勳衛 太子親衛 朝散郎散胡塵校尉散武騎尉散  
動凡二  
十轉  
以前上階

太史局丞 御史臺 少府將作 國子主簿 掖  
庭宮闈局令 上署令郊社 太樂 鼓吹 太醫 典  
常 典客 上林 太倉 右藏 乘黃 太廟 常平 左  
右 右衛 典牧 諸州下縣令 太廟  
諸陵署丞 司農寺諸園苑副監 太子左右監門  
直長 宮苑總監丞 下都督府諸曹參軍 太子  
內坊丞 親王國令 公主家令 上州諸府參軍  
親王府旅師 下府別將長史 下鎮副 諸屯  
監 諸率府左右中候 鎮軍兵滿二萬人以上諸

曹判司 諸折衝府校尉 宣義郎散胡塵副尉散  
正八品  
監察御史 協律郎 諸衛羽林錄事參軍 中署  
令鈎盾 左藏 中州錄事參軍 翊衛太子勳衛  
繼染 掌治 大醫署醫博士 太子典膳藥藏丞 軍器監主簿  
武庫署丞 兩京市署丞 上收監 親王府執  
仗報乘親事 鎮軍兵不滿二萬以上諸曹判司  
給事郎散宣節校尉散  
以前上階

奚官內僕內府局丞 下署令太卜 粟犧 珍羞  
宮 武器 率府 司儀 崇元 導官 左校 備  
中校 右校 甄官 河渠 弩坊 甲坊 親王  
身 諸衛羽林諸曹參軍 中州諸司參軍 親王  
府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府參軍 尚藥  
藏局司醫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丞 太子內直宮  
門局丞 太公廟丞 諸宮農圃監 牙市監丞  
司竹副監 司農寺諸園苑監丞 靈臺郎 上戌  
主 諸衛左右司文 徵事郎散宣節副尉散  
從八品

左右拾遺 太醫署針博士 四門助教 左右千  
牛衛錄事參軍 下州錄事參軍 諸州上縣丞  
中牧監丞 京縣主簿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  
率府錄事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參軍 太子翊  
衛親王府行參軍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博  
士 諸倉諸治司竹溫湯監丞 保章正 諸折衝  
府旅師 承奉郎散禦衛校尉散  
以前上階

大理評事 律學博士 太醫署丞 太子左右春

大理評事 律學博士 太醫署丞 太子左右春



寺少府將作國子軍器監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諸

署農圃監諸牧園苑監府諸都護府都水宮苑總監

史 諸衛羽林軍史 太子左春坊諸局書令史

太子典膳局主食 太子右春坊諸局書令史 門

下省主寶主符 太醫主醫 門下中書省傳制

太子率更寺掌漏 太子內坊閤郎 親王率府

太醫署按摩呪禁工 御史臺監察御史

五品

太子內書令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史 大理寺司

直平事史 諸署農圃監 諸牧園苑監史 諸都

護府史 太子諸署府 官門局內閣人內掌扇

太子內坊道客舍人 大官署監膳史 良醞署掌

醞 掌醞署主醞 諸典事親勳翊衛率府史 大

理寺獄史 親王府史 太子左右春坊傳令史

親王國司府

六品

親勳翊衛府史 諸倉關津府史 太子親勳翊衛

率府史 太醫署藥園師 諸亭長 太子諸署史

圖史 太子內坊內閣人 親王國司史 公主邑

司史

七品

太子親勳翊衛府史 門下省主節 諸掌固 大

史監歷生 天文觀生 諸倉關津史 親王府典

軍下史 諸倉計史

八品

守宮署掌設

九品

國子學太公廟幹 諸叢者

視流外

勳品

薩寶府祓祝

四品

薩寶率府

五品

薩寶府史

右內外文武官員凡萬八千八百五十七

武官四千三百一十內官二千六百二十外官州縣

折衝府鎮戍關廟嶺嶺等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內職掌齋郎府史亭長掌固主膳幕士習駁駕士

門僕陵戶樂工供膳獸醫學生執御門事學生後

士魚師監門校尉直屯備身主仗典食監門直長

親事帳內等外職掌州縣倉督錄事佐史府史典

獄門事執刀白直市令市丞助教津吏里正及獄

廟齋郎并折衝府旅師隊正隊副等總三十四萬

九千八百六十三內三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外都

計文武官及諸色胥吏等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

六十八人制為九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亦分上

下階大抵多因階制三品以上紫衣金魚袋五品

七品以上綠衣九品以上青衣皆木笏光宅元年

青衣為羽武太后時改五品以上銅魚袋中宗反

正從舊初武太后天策萬歲中制文武官加階應

時見居六品官及七品官以上無私犯進階之

品者取入仕三十二考以上並無私犯進階之時

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桑工商而身趨之當今一夫耕

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

儲蓄若不釐革其弊必甚佑建中中泰居戶部專掌邦

賦屬河朔用師經費或闕百姓頗困加賦攸難欲期集

事實在省用所以輒上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

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眾

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

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

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郡吏正始中又并

合郡縣等晉大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

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

理眾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

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於聖唐皆因戰爭流離

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議

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舉繇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

大理卿是二臬繇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

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救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

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

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

益也伯冏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

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

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

人也應代增益以至於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

重不可偏廢所以後周依古用建六官蓋為於此今略

徵外官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

副使也參軍後漢未置參諸府軍事若今節度判官也



龍三年嘗置無何以頌冗卻停併入司戶殊為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紀鑿素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關注授於是奏署員外官者至二千餘人自爾遂為常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眾經用雖繁人有方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地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纔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官員十羊九牧疲吏煩眾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尙有跋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託且繁得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弊之論有才者即令薦

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況各有姻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祖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太元六年吳國尙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又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為謀今田悅之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賦唯恤軍戎衣冠仕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固無范雎業秦賈季強狄之慮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改更制度併省內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內官約人戶減縣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搜擇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逾濫先坐舉主誰敢罔冒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參常調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柱國後魏末置

並是當時宿德勳成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後除授至多暨乎國家迴作勳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多迴作階級隨時立制週弊變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待戎車息駕百姓稍康欲增庶官則復舊制

通典卷四十



禮

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鬼神者精魄所歸象此下之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生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則易教伏義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禮為田祭可為吉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為凶禮又修賢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過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與人為三耳其實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為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為體儀禮為履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漢興天下草創未遑立制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子悅之儀救擊柱之弊范謂以茅蕪樹地帝說歎曰吾於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能頌與容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頌禮至淮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

得周官五篇關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漢承平初鄭眾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元為注初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四百一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十篇王史氏記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總二百二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元受業於融復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元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魏以王粲衛覲集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勗鄭冲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續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慈補輯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尙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古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賈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嬰嬰苦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佟音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准梁舊或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字文敏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牛弘辛彥之等采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國初草

味未暇詳定及太宗踐祚詔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始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貞觀為定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准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太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巖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銳卒蕭高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為盛矣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為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贖云爾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開人通漢夏侯勝劉向戴德戴聖普劉歆後漢有曹充盧植蔡邕魏朝有王粲衛覲高堂生馬融鄭元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朝有王粲衛覲高堂生馬融鄭元許慈吳則宋敏丁字晉有鄭冲荀勗陳壽孫盛羊祜杜

元觀衛權陳峻袁準賀循任愷陳銓孔備劉逵牟廣東  
 折傅咸鄒湛秦瑛孔彪之司馬彪于寶徐廣謝沈王袁何  
 荀崧王壹葛洪王彪之傅亮戴逵徐廣裴松之何承  
 天顏延之雷次宗徐爽庾蔚之崔觀孔智齊有王德何  
 賦田悅紹劉焯王宗徐爽庾蔚之崔觀孔智齊有王德何  
 賓裴子野徐勉顧徽朱異嚴植之賀場崔靈思皇侃何  
 佟之陶弘景司馬惠邱季彬陳有譚曉孔奐後魏有蘇  
 允高闕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顥伯生周有蘇  
 達盧辯宇文弼隋有牛弘辛彦之諸善心卓唐有孔穎  
 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善顏師古房元  
 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  
 劉祥道郝處俊許國孫景范履冰裴守真陸遵恪史  
 元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元萬頃劉承慶  
 石賀數章故夏仁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  
 郭山暉薛罔仁酒唐紹張見王岳跋說陸堅李韓施敬  
 盧履仲印張統師權無二孔元義賀曾李行偉韓等或  
 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  
 舉其名氏列於此注焉

第一目錄 其沿革所纂前代典實應指尊極不  
 六十五卷 禮元禮故下懸關矣。歷代沿革禮  
 禮三十五卷

第二吉禮 凡十四卷

郊天上

第三郊天下 大雩

第四大享明堂 明堂制 朝日夕月 禋六宗

大禘 靈星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第五方丘 社稷

第六山川 籍田 先蠶

第七天子宗廟 后妃廟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第八諸侯大夫士宗廟 庶人祭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卿大夫士神主及  
 題板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進加易 兄弟

相繼藏主室 移廟主 師行奉主車

立尸議

第九時享 薦新 祫禘上

第十祫禘下 功臣配享

第十一天子七記 諸侯附

宗室助祭議 庶子攝祭 庶子在他國不  
 立廟議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兄弟俱  
 封各得立廟廟議 遭難未葬入廟議 亡  
 失其親立廟議

第十二喪廢祭議 旁親喪不廢祭議 總不祭

議 奪宗議 殤及無後廟祭議 祭殤  
 未立廟祭議 公除祭議

第十三大學 諸侯立學

釋奠 祀先代帝王 附 名臣 老君祠 先賢  
 孔子祠 弟子附 太公廟

第十四巡狩 封禪

祈禳 高禪 祓禊 諸雜祀 淫祠興  
 廢

第十六嘉禮 凡十八卷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皇子皇 諸侯大  
 夫士冠 大功小功末冠議 女笄

第十七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冕 大裘 裳 衾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弁 龍冠 建冠 鷩冠 鷩冠 鷩冠  
 弁 龍冠 建冠 鷩冠 鷩冠 鷩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遠遊冠 具服遠遊冠 高山冠 制注 齋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冠 御非冠 樊噲冠 衛士冠 御敵冠

進德冠 翼善冠 皇收 嗶 霹 皮

弁 章弁 幘 童子幘 空頂幘 納言幘  
 幘 緋幘 赤幘 細幘 素幘 黑幘  
 幘 高屋幘 白紗幘 高 葛巾 幅巾  
 幘 巾 巾

第十八天子納妃后 附 后 天子冊妃嬪夫人

皇太子納妃 附 王 附 公侯大夫士婚禮

第十九宗子父歿母命婚父母俱歿自命婚及支

子稱宗弟宗兄等婚禮 舅姑俱歿婦廟見  
 公主出降 拜舅 不親迎婿見外舅姑馬  
 附 送女 婚禮不賀議 附 婚不舉樂議  
 男女婚嫁年紀議 嫁娶時月議 已拜時  
 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遺女議 已拜時婿遭  
 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拜時婦三  
 日婦輕重議

第二十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附 新緜 公 周喪降

在小功可嫁女娶婦議 大功末可為子娶  
 婦議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降  
 服及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 降服喪已  
 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同姓婚議 內表不可婚議 外屬無服尊

卑不通婚議

第二十一君臣服章制度 袍 附

第二十二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后妃命婦服章

制度

第二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

第二十四天子車輅 五輅 副車 五牛旗 戎

車 獵車試車 指南車 記里鼓車

白鷺車 鸞旗車 辟惡車 皮軒車

耕根車 安車 四望車 遊車 羊車

畫輪車 鼓吹車 象車 黃鉞車 豹尾

車 建華車

第二十五皇太后皇后車輅 皇太子皇子車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主妃命婦等車

第二十六輦輿 旌旗 鹵簿

第二十七天子敬父 皇后敬父母 養老 天

子拜敬保傅太子及諸王 諸王公主敬姑

叔 羣臣致敬太后父 羣臣侍坐太子後

至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箋疏

第二十八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 事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婦事舅 事

先生長者雜儀 居官歸養父母議 僑居

人桑梓做議 夫人不答妾拜議 僧尼不

受父母拜及立位議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二嫡妻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二人各有內外兄弟相稱議 從舅是族

外弟相稱議

第二十九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 異姓為

後議

第三十讀時令 元正冬至受朝賀朔望朝參及

策拜皇太子皇太子

第三十一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皇太子監

國有司儀注

春夏封諸侯議 錫命 諸王公城國宮室

章服車旗議 策拜諸王侯拜三公奏樂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第三十二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 天子崇所生

母議追崇 諸侯崇所生母議 支庶立為

天子追尊本生議 追錫命議 王侯在喪

襲爵議奪情

第三十三五宗 公子二宗 繼宗子議宗子孤

事宗禮 九族 教疎遠外親

鄉飲酒

第三十四賓禮 凡二卷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親遇時會殿 天子

受諸侯遣使來聘 天子遣使來迎勞諸侯

三恪二王後

第三十五天子朝位諸侯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

大夫士等贊工商婦人

信節

第三十六軍禮 凡三卷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輅祭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 出師儀制

命將出征 宣露布

第三十七天子諸侯大射鄉射

第三十八天子合朔伐鼓諸侯 冬夏至震鼓兵

議 馬政馬祭

時儺

第三十九凶禮 凡二十七卷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并為周以下親

第四十總論喪期 奔大喪奔山 未踰年天子

崩諸侯薨議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天子為皇后父母

服議皇后為父

第四十一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 天子立庶

子為太子薨服議 天子為母黨服議 天

子弔大臣服議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

議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議 天

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為母服議 公主

服所生議 諸王子所生母嫁為慈母服議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議 諸侯之

大夫為天子服議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

人以下為天子服杖議 諸王女孫女為天

子服議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 童子

喪服議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皇后為

親屬舉哀議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

皇后親為皇后服議 諸侯及公卿妻為皇

后服議 蕃國臣為皇后服議天子將吏

第三十二皇太子降服議 皇太子為太后不終

三年服議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皇子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 諸王出後降本

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為皇太子服議 為

太子妃服議諸王 為太子太孫殤服議

為諸王殤服議 王侯世子殤服議 繼殤

後服議

第四十三喪制之一 初喪終稱 復始卒 位

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君遣使

三不弔議



第四十四喪制之二 沐浴 含 襲 設冰

設銘 懸重 始死服變 始死殮大斂 殮大斂

小斂

第四十五喪制之三 既小斂斂髮服變 小斂

奠附哭 棺槨制 大斂 國君視大大士

喪之大斂 大斂奠 殯設熬 將葬筮宅

附 啟殯朝廟

第四十六喪制之四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祖

奠 贈賻 遺奠 器行序 挽歌 葬儀

附 合葬

第四十七喪制之五 虞祭 既虞餽尸及卒哭

祭 祔祭 小祥變 大祥變 禫變 五

服成服及變除附 五服纁裳制度 五服

制度變

第四十八五服年月降殺之一 斬綌三年 孫

為祖持重議 孫為庶祖持重議 嫡孫亡

無後次孫為祖持重議 嫡孫持重在喪而

亡次孫代之議

第四十九五服年月降殺之二 齊纁三年 後

妻子為前母服議前母卒在 異國附 前妻被掠沒

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為服議 為高曾祖母

及祖母持重服議

齊纁杖周 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為嫡母

繼母改嫁服議 父在為出母服議 父卒

為嫁母服

第五十五服年月降殺之三 齊纁不杖周 齊

續三月

第五十一五服年月降殺之四 大功殯服九月

七月不為殯 大功成人九月 為眾子婦

第五十二五服年月降殺之五 小功殯服五月

小功成人服五月 嫂叔服 總麻殯服

三月 總麻成人服三月 舅之妻及堂姨

舅 兩妾相為服

第五十三王侯兄弟繼統服議 未踰年大喪不

立廟議 未踰年君稱議 三公諸侯大夫

降服議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諸侯夫人

及大夫妻終服議 貴不降服議 諸侯為

所生母服議 公子為其母服議附 為妻

第五十四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士為所生母

服議兩妾子 庶子在為出嫡母服議

為父後出母更還依已為服議 為人後為

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為父後為嫁母及繼

母嫁服議 為出繼母不服議 繼母亡前

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

母子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為

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為服

議 大夫士為慈母服議

第五十五前母黨為親及服議 親母無黨服繼

母黨議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

議 從母被出為從母兄弟服議 繼嫡母

黨服議 娶同堂姊之女為妻姊亡服議

妻已亡為妻父母服議 從母適族父服議

為內外妹為兄弟妻服議 族父是姨弟

為服議 妾為先女君黨服議 庶人為八

後其妻為本舅姑服議

第五十六總論為人後議 夫為祖曾祖高祖父

母持重妻從服議 出後子卻還為本父服

及追服所後父議 出後子為本父母服議

出後子為本親服議 出後子為本庶祖

母服議 父為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 為

庶子後為庶祖母服 所後之母見出服

議 為曾祖後服議

第五十七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室室議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 父喪內祖亡作二主

立二廬議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變除

長殯中殯變三年之葛議 居親喪既殯遭

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居所後父喪

有本親喪服議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祖

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為祖母持重

既葬而母亡服議 既練為人後服所後父

服議 兼親服議

第五十八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小功不稅

服議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君父乖離不

知死亡服議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

亡服議

第五十九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叔

母寡姑遺還未嫁而亡服議 寡叔母守志

兄迎還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議 已拜時而

夫死服議夫父母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

亡新舊吏為服議 吏受令君使聞舊君薨

亡新舊吏為服議 吏受令君使聞舊君薨

服議 與舊君不通服議 秀孝為舉將服  
議 郡縣吏為守令服議

第六十喪遇閏月議 忌日議子卯附 納后值忌  
日議

第六十一為廢疾子服議 罪惡絕服議 師弟子  
子相為服議 朋友相為服議 除心喪議  
周喪察舉議

第六十二改葬服議 嫡孫有父喪末練改葬祖  
服議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  
議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改葬前母及  
出母服議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改葬反虞議 父母墓毀服議曾祖從祖墓毀附

第六十三假葬牆壁間三年除服議 三年而後  
葬變除議 久喪不葬服議 父母死亡失  
屍柩服議 婦喪久不葬服議 禁遷葬議  
招魂葬議 疑墓議修墓附

第六十四帝王諡號議 皇后諡及夫人諡議國妃命婦附 太子無諡議國君附 諸侯卿大夫  
諡議 君臣同諡議 單復諡議 卒哭後  
諡及七廟諡字議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  
諡議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已遷主  
諡議 上表稱太子名議 父諱與府主名  
同議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  
議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第六十五喪禮雜制 禮廢  
第六十六開元禮  
序例上 五禮篇目 卜日禮 筮日禮

神位用樂及遷豆等數附

第六十七序例中 大駕鹵簿 皇太后皇后鹵  
簿 皇太子鹵簿 皇太子妃鹵簿 親王  
鹵簿 羣官鹵簿 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  
美人才人鹵簿太子良嬪以下同

第六十八序例下 君臣冕服冠衣制度 皇后  
王妃內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  
齋戒 祈禱 雜制

第六十九吉禮 凡十三卷  
皇帝冬至祀圓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  
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第七十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攝事附 陳設 省  
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  
黃帝於南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  
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及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  
熟

皇帝臘日禮百神於南郊攝事附 齋戒 陳  
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  
宮

第七十一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  
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立春後廿日祀風師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立冬後亥日祀司  
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第七十二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  
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  
第七十三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  
還宮

季冬禘太社  
第七十四皇帝時享於太廟凡一歲五享謂四孟  
禴以孟冬五年一禴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  
牲器 鑾駕出宮 晨禋 饋食 鑾駕還  
宮

祭七祀 祫禘以功臣配享攝事附 齋戒  
第七十五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攝事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饋享 耕籍 鑾駕還  
宮 勞酒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 齋戒 陳設 車  
駕出宮 饋享 親桑 車駕還宮 勞酒  
第七十六皇帝拜陵 皇后拜陵 太常卿行諸  
陵 薦新於太廟 薦新物附

有司享先代帝王 祭中霤 孟冬祭司寒  
冰冰附 興慶宮祭五龍壇  
第七十七皇帝皇太子視學 出宮 視學 車  
駕還宮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國學釋奠仲春仲秋  
釋奠於齊太公廟並附 齋戒 陳設 出宮 饋享 講學  
還宮 皇太子束脩國學束脩附

通典 卷四十一 禮一

第七十八皇帝巡狩告圓丘告社廟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親告 鑾駕還宮

巡狩告圓丘有司攝事告社廟附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燔柴告至 鑾駕還行宮 望秩於山川 肆覲東后 考制

度

第七十九皇帝封祀泰山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

齋戒 制度 陳設 省牲器 鑾駕上山

薦玉幣 山下封祀壇 進熟 燔燎

封玉冊封檢附 鑾駕還行宮 朝覲羣臣

考制度

第八十時早祈太廟 時早祈於太社

時早祈嶽鎮以下於北郊 時早就祈嶽鎮

海濱 久雨祭祭國門 諸州祈社稷縣祈附

諸州祈諸神縣祈附 諸州崇城門縣祭附

第八十一諸州祭社稷諸縣附 諸州釋奠於孔宣

父縣釋奠同 州學生束脩縣禮附 諸里祭社稷

諸太子廟時享 齋戒 陳設 晨禋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三品以上祫享其廟附 王公以下拜掃寒食附

第八十二嘉禮 凡九卷

皇帝加元服 卜日 告圓丘 告宗廟

臨軒行事 見太后 謁太廟 親謁 會

羣臣 羣臣上禮

皇帝納后 臨軒命使 納采 問名 納

吉 納徵 告期 告廟 冊后 命使奉迎 同牢 皇后表謝 朝皇太后 皇后

受羣臣賀 皇帝會羣臣 外命婦朝會

羣臣上禮 皇后廟見 車駕出宮

第八十三皇帝皇后至正受皇太子朝賀 皇帝

皇后至正受皇太子妃朝賀 皇帝至正受

羣臣朝賀 會 皇帝千秋節受羣臣朝賀

并 皇后至正受羣官朝賀 皇后至正受

外命婦朝賀 會

第八十四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 陳設 鑾駕

出宮 讀令 春令 鑾駕還宮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陳設 鑾駕出宮 養

老 鑾駕還宮

第八十五臨軒冊命皇后 臨軒命使 皇后受

冊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表謝 朝皇太

后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會外

命婦 皇后廟見

臨軒冊命皇太子 臨軒冊命 朝皇后

謁太廟 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受羣

臣賀 皇后會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

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

內冊皇太子 臨軒命使 皇太子受冊

皇太子朝謁 謁太廟 皇帝會羣臣 羣

臣上禮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外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

上禮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 朝堂冊命諸臣 冊 內命婦三品以上 遣使冊受官爵

朔日受朝 朝集使引見奉辭附

第八十六皇太子加元服 告太廟 臨軒命賓

贊 冠 會賓贊 朝謁 皇太子謁太廟

會羣臣 羣臣上禮 會宮臣 宮臣上

禮

第八十七皇太子納妃 臨軒命使 納采 問

名 納吉 納徵 告期 告廟 冊妃

臨軒醮戒 親迎 同牢 妃朝見 會羣

臣

第八十八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羣臣賀會并 皇太

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受朝 會 皇

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皇太子受朝集使參

辭

親王冠百官一品以下盡九品庶人並附 納采 問名

第八十九親王納妃庶人並附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冊妃 親迎 同

牢 妃朝見 婚會 婦人禮會 饗丈夫

送者 饗婦人送者

公主出降 冊公主 公主受冊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親迎 同牢

見舅姑 壘饋舅姑 婚會 婦人禮會

饗丈夫送者 饗婦人送者

第九十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并 任官初上諸州附

上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諸州刺史附 萬

年長安令初上河南洛陽縣令附 宣赦書 羣官詣闕上表 鄉飲酒正齒附 羣官奉參起居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皇

帝遣使諸州宣撫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  
勞會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教書州同 諸  
州上表

第九十一賓禮 凡一卷

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 遣使戒蕃主見日  
蕃主奉見奉辭 受蕃國使表及幣 皇  
帝宴蕃國主 皇帝宴蕃國使

第九十二軍禮 凡二卷

皇帝親征類於上帝宜社 纂嚴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薦玉帛 進熟 鑾駕  
還宮

皇帝親征告於太廟 齋戒 陳設 鑾駕  
出宮 晨禱 饋食 鑾駕還宮 解嚴

皇帝親征禱於所征之地 皇帝親征及巡  
狩郊祭有司載於國門 皇帝親征及巡狩  
告所過山川 平蕩寇賊宜露布 遣使勞

軍將 皇帝講武 皇帝田狩  
第九十三皇帝射於射宮 皇帝親射於射宮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 制遣大將  
出征有司告於太廟齊太公 仲春祀馬祖

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祖 仲春祀馬祖  
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祖 仲春祀馬祖  
合朔伐鼓

至二分及諸  
州合朔伐鼓附  
大縣 諸州縣

第九十四凶禮 凡七卷

賑撫諸州水旱蠲災賑撫蕃國 勞問諸王  
疾苦 勞問外祖母疾苦

五服制度 新統三年正服 加服 義服

緣冠 經帶屨 杖 統 總論制度

齊縵 三年正服 加服 義服 緣冠 經

帶屨 杖 齊縵杖周正服 義服 齊縵

不杖周正服 加服 降服 義服 齊縵

五月正服 齊縵三月加服 義服 大功

中場七月正服 義服 成人九月正服

降服 義服 小功五月場正服 降服

義服 成人正服 降服 義服 總麻

三月場正服 降服 義服 成人正服

降服 義服 改葬總 緣裳制度

第九十五訃奏 皇帝為外祖父母舉哀 為皇

后父母舉哀 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內命

婦宗戚舉哀 為貴臣舉哀 為蕃國主舉

哀 臨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臨外祖父母

喪 除服 除外祖父母喪服 除皇后父母喪

服 敕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敕使弔外祖父

母喪 贈 贈 制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

會喪 敕使榮贈諸王 敕使榮贈外祖父

母 會葬 遣百僚會王公以下葬

致奠 敕使致奠諸王妃主喪 敕使致奠

外祖父母喪

第九十六中宮舉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為

父母祖父母舉哀

成服 為父母祖父母

奔喪 后奔父母祖父母喪

臨喪 臨內命婦喪

除服 后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遣使弔 弔外祖父母喪 弔諸王妃主喪

及弔宗戚喪

東宮舉哀 皇太子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

外祖父母舉哀 臨諸王妃主喪 臨外祖

父母喪 遣使弔 贈 遣使致奠

第九十七東宮妃聞喪 聞父母祖父母喪

奔喪 奔父母祖父母喪

臨喪 臨外祖父母喪 臨良婦以下喪

除喪 除父母祖父母喪

第九十八三品以上喪上四品以下 初終 復

設牀 奠 沐浴 襲 含 赴闕 敕

使弔 銘 重 陳小斂衣 奠 小斂

斂髮 奠 陳大斂衣 奠 大斂 奠

廬次 成服 朝夕哭奠 賓弔 親故哭

州縣官長弔 刺史遣使弔 親故遣使

致贈 殷奠 卜宅兆 卜葬日 啟殯

贈 請賓致奠

第九十九三品以上喪中四品以下 將葬陳車

位 陳器用 進引 引輜 輜在庭位

祖奠 輜出升車 遣奠 遣車 器行序

諸孝從柩車行 郭門親賓歸 諸孝乘

車 宿止 宿處哭位 行次奠 親賓致

哭 奠夕 到墓 陳明器 下柩哭序

入墓 墓中祭器序 掩壙 祭后土 反

哭 虞祭 卒哭祭 小祥祭 大祥祭

禫祭 耐廟

第一百三品以上喪下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改葬 卜葬

啟請 開墳 舉柩 奠 升柩車 斂

奠 設靈 進引 告遷 哭柩車位

設遣奠 輜車發 宿止 到墓 虞祭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 奔喪 三殤

初喪聚主 飲食節 哭節 居常節

不及期葬 外喪 諱名 追服 喪冠嫁

娶 樂禁 主諸喪 婚遇喪 室次節

居重問輕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吉一

郊天上虞夏殷周素漢後漢魏北齊後周隋宋齊梁陳後魏

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 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焉... 以象天顛頊乃命南正重司天...

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 於南郊以禮配之夏后氏禘黃帝而郊...

祭天於圓丘所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 長丈八尺... 巡狩禮文也王用幣長短皆准此...

十有二旒以祀鑄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郊特牲云天地用陶以堊結及蒲但剪頭不納為精神...

樂大司樂云凡樂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 郊特牲云天地用陶以堊結及蒲但剪頭不納為精神...

為羽靈鼓雷靈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 禮奈闕鐘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

禮神之玉用四球有邸尺有二寸考工玉人云四球尺... 其四面一玉俱成圭末四出故鄭元云祀天謂夏正郊...

亦驛饋牲牛唯具鄭元云養牲必養二其樂大司樂云... 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為均也黃鐘陽聲...

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 氣之神於其郊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

元法月令夏迎春謂祀靈威仰於東郊以木皐伏義主... 郊特牲云郊祭於壇以少昊冬以顓頊月令云其帝太...

近郊為北位於中策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 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接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

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而多中者得與於祭此音毗志... 反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

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 於路所謂鄉為田燭也又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

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者感生帝及迎氣則奏大則積柴... 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王親牽牲而殺之太中職論祭大...

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 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就坐時尸前道蒼璧又薦...



加醴養脯殺一菴牛李奇曰菴音理顏師古曰西南夷長尾尾之牛以爲俎豆

牢具如五帝獨有俎豆醴進豆酒醴而進之祠昨餘皆燦之太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祝衣各如其方色贊饗

曰天始以黃鼎神策授皇帝帝敬拜見焉贊饗而衣尚黃當祠時列火滿壇夜有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

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時壇以明應美光及黃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

郊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護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

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爲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

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皆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宮去壇

三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

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亦帝以白牲而以

木寓馬代駒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至雍祠五時成帝即位徙甘泉泰時置於長安

承天臣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

居甘泉宮於雲陽祀泰時祭於就陽之養也孝武皇帝皇天反北之太陰與古制殊矣又路陰川谷非聖主所

時宜徙置神明未合於天意甘泉泰時宜廢宜難奉神明未合於天意甘泉泰時宜廢

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所皆罷臣衡言雍鄜密上下時等制度祠

建造大禮都見上帝五帝陳寶等祠具禮備具諸侯妄造不宜復循舊從之其陳寶等祠具禮備具諸侯

匡衡坐事免官匡衡坐事免官

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曰大風壞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曰大風壞

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曰甘泉及雍五時始立皆神祇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

以無嗣遂復甘泉泰時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著明者且半後成帝崩太后詔復南

郊長安如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時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

如建始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別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

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南郊則以地配天地地位皆南向地在東其半而食高帝高

后配於壇上西向后在北亦同席其半牲用脯粟元酒陶匏天地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

播燎於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埋於北郊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其別者天地有常位以冬至至

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遙祀羣陽夏至使有司祀北郊高后配而遙祀羣陰其渭陽祠勿復修從之三

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又奏舊神稱皇天上帝太一兆曰泰時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

有尊稱五帝兆雍五時並未合禮今宜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時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兆於長安城未地東

方帝太昊青靈句芒南方帝炎帝赤靈祝融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各兆其方之郊於

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後漢建武二年光武即位爲壇營於鄜之陽祭告天地高邑縣採用前漢元始中

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其饋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鄜故事爲圓

壇八陸中又爲重壇天地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

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

東月在西北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陸五十八醜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醜中營四門五十四

神外營四門門各百八神皆營內營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雍

土築也昔中營神五里也及中營五宮神及五岳之屬也昔外營神二十八宮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

四海四靈名山大川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義其屬也醜張衡反

其與羣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爲漢起不緣堯與殷周異宜依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

郊祀故事帝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書儀曰祭天居壇壇雖高

天地高皇帝黃帝黃帝各一四方帝黃帝共二頭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羣神用牛四樂奏青陽朱明西時元明

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席三十六皆黃靈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醜既送神燎爐實於壇南已地明帝即

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宋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四方兆一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

春東郊祭青帝句芒東郊去邑八里立夏日迎夏南郊祭

赤帝祝融南郊七里先立秋十八日迎黃帝於中兆祭

黃帝后土壇去邑五里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

西郊祭黑帝壇去邑六里車旗

九里因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元冥北水數車旗

服飾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頰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輶降壇親觀成禮未有祖配明帝

即位於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以武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制有焉至景帝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

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代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

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















祭水旱... 於南郊之傍... 祭天... 禮樂... 習盛樂... 命有司... 祈穀贊... 則君親... 宮室... 各人... 本並... 侯於... 求雨... 左傳... 穀雨... 旱而... 傳曰... 則喜... 則天... 眾地... 祝其... 以養... 幸大... 丈中... 童人... 立里... 方通... 老酒... 殿酒... 祠禮... 為四... 如春... 三丈... 服赤... 通闕...

祀齋衣... 開陰... 從市... 舉祭... 食戊... 五尺... 池舞... 無煎... 衣他... 各長... 齋九... 家人... 黑龍... 皆密... 如春... 有風... 六年... 官止... 若少... 日大... 陰者... 誠攻... 也變... 之至... 也殺... 得大... 能立... 伐朱... 後漢... 東晉... 壇近...

語樂... 大雩... 災甚... 得便... 元服... 懼故... 子漢... 議曰... 今齊... 中何... 享等... 涉嫌... 年有... 而求... 則雩... 又以... 坎瘞... 其事... 祈雨... 乃祈... 廟七... 上帝... 五天... 五官... 故地... 為八... 則報... 五事...

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性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壇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大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之以牲牢○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為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壇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後主時錄尚書總知內外兵及機密高阿那肱常等問師立云龍見何處作何顏色師立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那肱又云漢見多事強知星宿其屬誣如此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誦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日祈岳鎮海濱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施扇合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臘寡孤獨掩骼埋骸潔齋祈於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大唐武德

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於圓丘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骸先祈岳鎮海濱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遙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祠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早禱並備本儀起居舍人王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元注月令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謂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通典卷四十三







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

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功清

下躋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

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元義

司農少常伯邢昺處復議明堂檢舊禮用鄭元義新禮

元義新禮用王肅義詔依舊用鄭元義復議立明堂

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請為五

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

五室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

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議定

下詔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三年三月

具明堂規制下詔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

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四總成自降

院每面三門同為一字併何五開一周有四時故四面

每一所開三門一年有十二月故周開門時有三月故

三為陽數二為陰數合而為五所以每門舍五開

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墻各依方色按四角四樓又有四

方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基八面按禮禮禮禮禮禮

色其牆各依地方之色基八面按禮禮禮禮禮禮禮

八風壇以祀地故今為八方之基以象之高大丈二尺

徑二百八十尺陽律六陰呂六陰陽數合高丈二尺易

四十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合為二百八每面三階

十所以階階也百八十階故每面三階每階二十五

周迴十二階漢書天有十二辰故周十二階每階二十五

級聖有二十五等基上一堂其宇上圓按禮禮禮禮禮

以生萬物又漢書天極元氣含三為一又曰天子以四

海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升取四海為家之堂每面

義又周禮蒼璧禮天鄭注璧圓象天故宇上圓堂每面

九開各廣丈九尺數十故開別丈九尺堂周迴十二

門一歲十每門高丈七尺闊丈三尺周易陰數十陽數

數五陰數八堂周迴二十四窗十四窗高丈三尺年

合為其闊一丈一尺地數十橋二十三并四時二十

四明八卦其二堂心八柱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卦承

五十四尺天也大衍之數

為柱之長也堂心之外置四輔天有四八柱四輔之外

第一重二十柱天數五地數十并第二重二十八柱天

二十第三重三十二柱漢書有八節八政八外面周迴

三十六柱按漢書一八柱之外柱脩短總有三等象

才都合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其上

檻周迴二百四柱易坤之策百四十有六重楹二百一

十六條乾之策二百大小節級棋總六千三百四十五

按漢書月會之數

六千三百四十五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漢書章月二百

四百八十四總成下柳七十二枚象七十上柳八十四枚

漢書推九會之數有七十八司馬彪注枅六十枚按漢

莊子云天地四方為六合總成八十四枅六十枚書

太歲之法連拱三百六十枚易一日小梁六十枚

象六十枅二百二十八枚漢書章中二方衡一十五重

甲子生數南北大梁二根太極生陽馬三十六道易三

一十有六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

節九百大椽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

五十七風一飛椽椽七百二十九枚漢書從子至午其

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堂上棟去

階上面九十尺天數九地數十四檐去地五十五尺

大衍之數上以青陽玉葉覆之淮南子曰青陽為詔下

五十五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武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

議園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元義奏議

曰臣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

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

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

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園丘

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開王業應天順人

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

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太

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

德沈伯儀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

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為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

昊天於園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

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得禮之序莫上

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不兼於兩配以

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配五帝武王對父下

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

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釋宗祀義獨主於

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

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

頻繁實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

尋貞觀承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

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園丘方澤太

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禮作

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

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謹議按見行禮

吳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

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

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當依

舊無改高宗在功烈而無差豈祀配之有別請奉應配

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

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

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

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

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

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





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  
元得義矣今按漢儀上採周禮春分之義又無諸侯之  
事無所出於東郊今正殿即會行禮之廷宜常以春分  
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冬之謂魏代所行善  
得與奪之衷今謂以春分朝於殿廷西東向而拜日秋  
分夕於殿廷東西向而拜月此所謂正於日月以端其  
位服無旋藻之飾蓋本天至質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  
之禮故以元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衮冕十二旒極文章  
之美則是古今禮變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代天子小  
朝會服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  
者也竊謂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後魏孝文  
帝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  
東西郊行禮然日月有餘間行無常準今若一以分日  
或值月出於東而禮於西尋情即禮不可施行昔曹魏  
群靖以為朝日取月一日為朔夕月三日為朔朔者月  
形始著今未知朔朔二分何者為是游明根等對曰考  
按舊式準校眾議宜從臘月○後周春分朝日於國東  
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邱皇帝乘青輅及祀  
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圜  
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  
燔燎禮如朝日也○隋因之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  
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為坎  
深三尺廣四丈為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  
夕月牲幣與周同○大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  
各用方色備開元禮

禮六宗 虞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後魏

虞書云禋于六宗○周制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又云以禮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  
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  
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  
相建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  
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後漢安帝元  
初六年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天地四方之神於洛陽  
西北戌亥之地比於太社時司空李郃奏曰按尚書經  
舊制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復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非此六宗此之謂也魏元日  
禮經也取其氣遠升報於陽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  
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大祀小祀於太昭祭時相  
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魏明帝立六宗  
月兩祭祭寒暑祭水旱是為六宗○魏明帝立六宗  
祀六子之卦以爲六子之卦故不廢矣景初二年改祀  
太極中和之氣時大講其神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極  
沖和之氣爲六氣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六宗時司馬彪  
虛書謂之六宗時從其義○晉初罷其祀表云六宗  
立禋禮後復立六宗祀因魏舊事時擊虞奏按舜  
漢禮相仍舊祭爲貴凡崇禮六宗如舊從之○後魏  
明元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  
牢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  
郊天壇凡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  
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稱書稱肆類上帝禮於六宗文  
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書稱肆類上帝禮於六宗文  
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  
肆類非獨祭之目禮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其地故稱六  
宗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禮以闡其地故稱六  
帝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幣牲俱  
禮故稱肆類上帝禮於六宗一祭○試評曰虞書肆類  
而祀禮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沖和之氣六氣宗之者  
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  
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  
昭三穆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  
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按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則禮祀  
在祀天不屬別神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曰書  
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禮者此敘巡狩記禮之次矣將出  
征肆類也禮宗偏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都祀  
之禮乎

大禘夏殷周秦漢魏東晉宋  
禘之義取祭義故從示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  
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農初爲田事  
故以報之或云神農即伊耆也若爾則神農初爲田事  
代總號其後子孫爲天子者始祭以由稷土鼓明堂位  
之萬物有功於人者祭之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祭  
亦伊耆氏按尚書云堯崩四海遏密八音則因稷  
土鼓非堯代樂明矣伊耆乃堯以前之天子也○夏  
后氏更名曰嘉平廣雅曰嘉平也平成也以殷更名  
曰清祀廣雅曰清祀也清祀也據廣雅則曰清祀殷  
○周因之復名大禘故曰大禘以歲十二月月建亥  
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謂之  
爲禘焉崔靈思云禘祭用少其祭以主日也主天之神  
可見者著莫大於日月配以月餘百神從祀於下所禘  
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配以月餘百神從祀於下所禘  
之神有八一日先穡二曰司穡先穡若神農爲主三曰  
農農田峻也爾雅曰田峻古之四曰郵表嘒謂田峻  
連之所造田舍焉爲郵五曰貓虎所以迎貓爲食田鼠  
鼠豕能爲田害故迎六曰防防所蓄水七曰水壩溝也  
貓虎之神而祭焉



一云似池所以八月昆蟲昆蟲暑生寒死類索鬼神而  
 受水亦以洩水謂五方嶽鎮海嶺山林有功而益於人  
 致百物原隰井泉等以其能興雲致雨有功而益於人  
 毛麟介四靈等用六奏之樂大司樂云一變而致羽  
 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力果物及山林之祇三變  
 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  
 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  
 奏之六奏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太蔟如流南方製黃西  
 方夷則無射北方用黃鐘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  
 來之凡動物氣族地祇高下之其者易致羽物既飛又  
 走川澤有孔靈者始靈走平地行孔靈則小是其所以  
 為紆疾之分天祇謂四靈麟鳳龜龍又云禮則飲幽  
 象物有象在天則謂四靈麟鳳龜龍又云禮則飲幽  
 頌擊土鼓之類以其言歲終作酒之類謂八禮以記四  
 方四方方四年不順成八禮不遵以謹人財也穀不  
 熟則不通於禱焉順成之方其禮乃通以移音人也移  
 使人謹於財用年日為後酒醴香界通以皮弁素服  
 言美也詩禮豐年日為後酒醴香界通以皮弁素服  
 以治百禮此其義之餘也移以皮弁素服以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表殺殺所為息也送終喪  
 素服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禘禮先  
 農以休息之以伊耆氏禘為禘故立官以名野夫黃冠  
 焉而掌其事通其休息論語曰黃衣狐裘李秋而草  
 黃冠草服黃冠也又云大羅氏之職葉鳥歌皆入大羅  
 氏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修祭禽之禮既禘而收人息  
 是也其歌貢者藪草也謂收則黃衣黃冠而祭是也  
 已故既禘君子不與功不與同則黃衣黃冠而祭是也  
 也建亥之日報萬物息老若狂賜又各著其言以謹禮  
 諸禮孔子之一國之物也若狂賜又各著其言以謹禮  
 儀為序今恣情飲酒載載載載載載載載載載載載載  
 一日斂休故恣其醉君子之恩澤也其報人一年勞苦今  
 士反其宅水歸其壑無作草木歸其澤○秦初因  
 日臘後復曰嘉平臘也臘索羣小神而祭之或云臘接  
 也新故交接伏臘大祭而報功也秦惠王獨斷曰○漢因  
 臘者歲終大祭也非連氣故也漢氏按左傳冬之月星  
 復曰臘不臘矣是已有臘始漢之說非也季冬之月星  
 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  
 典○魏因之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

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  
 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  
 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  
 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  
 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  
 君以辰祖以辰臘今魏得土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  
 秦靜讓古禮歲終聚合百物祭宗廟謂之禮漢氏用午祖戊  
 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戊  
 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為歲首故以寅始用  
 午祖戊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  
 傳著五行以為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尙書易經說  
 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為  
 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戊者  
 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為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  
 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東晉元帝  
 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為范氏從母舉哀百  
 官戒嚴尙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  
 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常降者不以廢從母無  
 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於祊以燕  
 皇尸殷謂之彤周謂之緝今雖未施彤緝之祭先王之  
 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眾百日之勤一日  
 之澤未可戒嚴○宋因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後  
 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  
 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  
 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  
 既禘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

則各為坎餘於平地皇帝為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  
 及五人帝家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以下中  
 大夫獻七宿以下自天帝至羽毛之牲玉帛皆從燎餘  
 從瘞祭畢帝如南郊便殿明日乃禘說又如西郊禘訖  
 又至北郊祭訖還宮○隋初因以孟冬下亥禘百神開  
 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禘可也  
 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  
 十月行禘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制前周  
 後周宇文○大唐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議曰按月令禘  
 法唯祭天宗近代禘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  
 今並除之季冬寅日禘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饋二籩  
 豆各四簋簋甄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  
 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  
 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并泉  
 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  
 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麟羽羸毛介水塘坊野  
 表啜貓虎及龍麟朱鳥白獸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  
 座邊豆各二簋簋甄各一禘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  
 年穀不登則闕其祀禘之明日又祭社稷於社宮如春  
 秋二仲之禮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禘百神於南郊之  
 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其儀具開元禮

靈星周 漢 東晉 大唐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  
 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為立戶時  
 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五經通義曰靈星為立戶故  
 云絲衣其報載弁絲綵傳言王者祭靈星公戶所服之  
 衣也今按靈星詩每云戶傳傳天子諸侯祭社稷戶也  
 詳所出絲音芳休切○漢興八年中高帝命郡國縣邑立  
 靈星祠時或言周與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食以其  
 靈星祠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帝命立靈星祠三輔故

專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為天田  
主穀農祥晨見而祭之謂後稷而謂之靈星者以辰  
稷又配常以歲時祠以牛古時歲再祭靈星辰位祠之  
食星也辰星也星春秋用少牢王辰位祠之  
龍就其類也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  
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雷覆川春籓之  
形象成功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特置祀○大唐  
開元禮立秋之後祀靈星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敕升  
為中祠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周 後漢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祠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禮積也詩云其域模燕之禋之三祠皆積  
柴實牲體焉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  
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或曰中能上能下能祀  
五帝以用實柴之禮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牲司命文  
昌宮星也風師箕也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  
兩師畢也能音台  
東北立夏後申日祀兩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  
於南郊壽星南極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於國城西北○後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  
日祀兩師於丑地牲用羊豕又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  
廟常以仲秋祀之立心星廟於城南常以季秋祀之○  
晉以仲秋月祀於國都遠郊老人星廟季秋祀心星於  
南郊壇心星廟○東晉以來配饗南郊不復特立○隋  
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廷中以太牢祠老人星  
兼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勾陳北極北斗三  
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合祀享官  
亦大盥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  
○大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敕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  
恆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又敕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  
角亢七宿著之恆式其儀具開元禮天寶四載敕風伯  
兩師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

之日同申享祀至九月敕諸郡風伯壇置在壇之東兩  
師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造其祭  
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下充天寶五載四月詔曰發生震  
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大施於動植今風伯兩師久列  
於常祀唯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以後每祀兩師宜以  
雷師同壇祭其牲  
別置於祭器也

通典卷四十四





王儉而無配武帝永明五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癸后

議土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委冕

○梁武帝制北郊為壇於國之北壇上方十丈

高一丈四面各一常與南郊開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

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宮先農五岳及國內山川

皆從祀地撰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

四望座而又有四望座疑為重遂省四望座也松江浙

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

文○陳武帝受禪亦以開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

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及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宣

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壇上徑廣九丈三尺請

加七尺以則地義下徑廣十五丈取三分益○後魏道

武帝即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寶皇后配壇

兆制同南郊五岳名山在中壘內四瀆大川於外壇內

后土神元后共用元牲一玉用兩珪有邸幣用束帛五

岳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於壇北亥地其後夏至祭地

於方澤用幣牲之屬與二郊同○北齊制三年一祭以

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於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為壇在

國北郊壇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階其外為三壇

餘如圖丘又為瘞坎於壇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

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犧同壇丘○後周祭后土

地祇於國北郊六里為壇壇一成人方下崇一丈方六

州其九州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

婦人堪懷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

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年親祠后

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

之大者且漢武親祠惟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事至后

土行報賽之禮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臚

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

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

舊典敬以琮幣犧牲黍稷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懇

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祠所為文

社稷 額頊 高辛 唐虞夏殷周梁

顯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為社祭法曰共工氏霸有九州

為社以烈山氏子柱為稷祭法曰烈山氏之有天下稷高

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為早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

遷句龍無可繼者改止於人則祀之○周制天子立

三社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羣眾也為百官於

庫門內之西立之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

也案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鄆大鼎納於大廟何尊在右

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也王自

為立社曰王社於籍田立之按詩周頌云春藉田而祈

則是以柔盛故因立社以親之社稷既因籍田遂以祈

之外立之傳云以漢國之社為廟屏諸侯立三社祭

晉祠

堂為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事單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之稷周棄配  
出里先儒所說不同王肅之徒即云但祭勾龍後稷人  
論按兩家所釋鄭義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謂山林川澤  
為長故今據以爲說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謂山林川澤  
邱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羣生類之故於五土之物類  
別立其名爲社稷神契五土之神能生五穀故於五  
特性云社所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能以五  
以神地之道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能以五  
所生而山林川澤邱陵墳衍此四者雜出材用等物於  
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別於  
異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最得中和之氣故  
取以名其神表言其德能生也非謂止祭其穀粒故  
祇神契又禮記曰地主之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  
國主社稷以其俱是土神也社稷之神在東稷壇在酉俱  
北面壇築牆開四面門道長右故稷在酉也知北面及  
有牆者墟特性說社云君南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  
依方色爲壇廣五丈春秋大義曰天子社壇博五丈諸  
西方白北方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  
其處又別爲主以象其神事而退樂於上野社之事云  
書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則天子諸侯軍行皆載社  
主也其主鄭注但云蓋用石爲之以司號也云云  
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而立之稷之壇而樹之田  
主各以其野所宜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邸云云兩  
祀四望崔靈恩云社稷同四望其性王制云天子祭  
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地官牧人云  
鄭注云陰祀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用黑幣按牲幣曰  
但社稷各牢不同牲也故云皆也按周初未制禮祭日  
用甲之時日猶用戊甲日之始也按周初未制禮祭日  
之晨王及尸皆服絺綌知有尸者魯魯詩所謂公尸樂  
則大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簇陽  
者應鍾爲之合地也用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取  
祇謂神州社稷也大宗伯云以次則禮神  
血先瘞於所祭之處以爲祭始大宗伯云以次則禮神  
以玉時尸薦爛肉及脯醢豆三獻禮王則酌大  
壘中酒以獻尸大壘所謂朝踐之獻是爲一獻也至薦

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每獻酒黍太尸  
食訖賓長酌醑尸謂之三獻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毫社北  
墉使陰明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柴社者何乎有  
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春毫社有所祈求  
秋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春毫社有所祈求  
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爲之尸喪祝掌其禮曰若祭勝國  
之社則爲之尸鄭元注刑官爲尸略也春官喪○說  
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爲萬人求福報功也人非  
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偏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籍  
灰燼互執不同鄭元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勾龍后稷以  
配食也按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嚮於  
北墉下蒼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食  
祭社稷五祀五岳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  
稷越絛而行事王肅云勾龍周棄並爲五官故祀爲社  
稷按所據左氏傳云勾龍爲后土祀以爲社故曰伐鼓  
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公之義耳又牲用太  
牢與地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  
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故依  
鄭義試評曰按崔靈恩以鄭爲長稱當矣何者按公者  
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爲  
上公者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曰蝕伐鼓於社責  
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  
弱臣強是以伐鼓於社云責上公耳若勾龍周棄爲社  
則不得先五岳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  
以無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  
不用靈鼓不得越絛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

神因以稷名之鄭樵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  
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  
之祇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  
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漢高帝初起禱豐粉榆  
社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  
因命縣爲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粉榆  
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里  
各自裁以祠隨豐平帝時王莽奏帝王建立社稷百王  
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高帝  
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稷種穀樹樹  
社以夏禹而末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樹  
也其于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斛○後漢光武建武二  
年立太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周禮曰社稷在  
壇祭豈獨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右宗廟在左白茅授  
壇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投茅土漢有皇子封爲  
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無屋有牆門而已必受霜  
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立社漢無屋有牆門而已必受霜  
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者監祠  
不拜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理  
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  
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  
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大稷  
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言  
爲羣姓下及土庶者爲立社非自立今並立二社二稷  
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顯宜並立二社二稷  
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爲羣姓立社者如昆蟲當言王使  
不得言乃云云王爲羣姓立社者如昆蟲當言王使  
是使羣姓私立何得爲羣姓立社乎御爲羣姓  
立七祀乃王之祇也夫人取法於天取則於地善若  
一神二位以爲相類耶明帝祭社但稱皇帝社等祭祀  
但稱名不稱臣每有○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  
神其并社之祀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  
爲籍而報也因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  
所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武帝引景侯王肅  
之論曰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大社則  
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六 吉五

山川黃帝後魏後周秦漢後漢魏宋

黃帝祭於山川與為多焉山川黃帝最多也此古祭也虞氏秩

於山川徧於羣神秩祀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周制四

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祭山林邱

以血祭祭五岳陰祀自血於坎則每方各為壇為坎

澤曰沈各順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

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

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注云笙器用蜃方山川用蜃用五獻禮

祀謂五岳四鎮四瀆祭山川祭日及尸皆服冕司服注云冕

謂祭四章裳二章凡五也史記云樂奏姑洗歌南呂

公祀太山以召公為尸是也有尸也樂奏姑洗歌南呂

舞大韶以祀四望合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奏樂實歌

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禮賓陽第三者南呂為

始四瀆則沈血為始觀禮云祭山升祭日浮沈也爾

皮音久次薦豆邊及爛肉為朝踐故大祭用腥則次記

委反沈肉曰爛時王酌盞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

伯亞獻亦以盞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

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酌

尸凡五獻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山川鬼神

可得而序於是自崑以東名山大川祠嶠即今之

室太室嵩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

為歲禱因泮凍解凍秋涸凍涸讀與涸同音涸冬塞先

反禱祠謂報其所祈其牲用牛犢各一年其牲幣各異

自華以西名山七日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說者云在

餘里而此云自華以西者今則闕嶽山岐山吳山鴻

冢濱山蜀山之嶠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

也今此有嶽山又有吳山地理志武功無嶽但有垂山

岐山今之岐山縣也岐山南岐故俗呼為前關嶽吳山

今在汧陽郡之吳山縣鴻冢者黃帝臣鬼史區號大鴻

葬雍故冢是也蘇林曰今名川四曰河祠臨晉即今

郡界清微可愛不容穢濁或有遺汚輒與雲雨土俗尤

早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所居也天下山川猥曲亦往

之江水利蜀亦春秋泮涸禱祠如東方山川而牲亦

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山皆有嘗禾新

穀其河加有嘗膠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

乘騎駒四灑澆澆滂涇渭長水皆在大山川數以近咸

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謂加車及○漢孝文十二

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詔曰此年五穀不登欲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因典禮武帝

香尚未盡祛其穢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

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遇親

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

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成秩羣祀瘞沈

珪璋○宋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

郎邱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差用酒脯

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為壇兆時不用

辰同郊祀以爵獻凡看饌數依社祭○梁令郡國有

五岳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祀者皆孟春仲冬

祀之○後魏景穆帝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

秋遣有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

祠官詣州鎮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界內而祈

謁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恒山

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

山大川○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

山北鎮醫無閭山在東夷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

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

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植松柏○

大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

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岳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

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岳衡山於衡

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

中岳嵩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

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

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

官以嘗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為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

為中天王南岳神為司天王北岳神為安天王六載河

瀆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泉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

瀆封為長源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岳山為成德公霍山

為應聖公醫巫閭山為廣靈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

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岳外並宜封公十載正

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

海為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岳岳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

時備禮兼冊祭儀具開元禮武德二年十月上親祀華

岳誌北面再拜武太后證聖元年十月有司上儀請依

按五岳祠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請依

舊議五岳以下署而不稱制天之開元元年太常奏代

其神文伏請稱皇帝禮遣某乙敬祭於某岳岳之神從

之貞元四年五月太常卿苗晉委五岳四瀆其神版並

請御署至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

九年十二月天台道士司馬承顏言今五岳神祠是山  
降之神也非正風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  
林任其職山川真兩別氣序是所理馬冠冕服章五  
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  
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籍田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  
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籍也謂借人  
力以理之也謂借人  
功下使發農田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籍田力以成歲  
功故謂之帝籍天子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諸公  
東冕而朱紘躬耒天子三推推發也諸侯三公冕而  
諸侯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禮以為醴酪案盛於  
是乎取之也之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桂之種以  
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使內宰後宮生之者示  
早也種晚也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其屬庶人也  
者籍田千畝所親帥公卿以下親耕之處也庶人籍謂  
人終於千畝故曰帥其屬耕耨王籍入其收也○漢文  
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裕宗廟案盛  
穀黍稷也盛舊儀春始親耕於籍田官祀先農以一太  
牢百官皆從先農神祠也五種要義云立壇賜三輔二  
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  
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望之祀以為案盛景帝詔曰朕  
親耕為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鉤盾宦者  
試耕為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  
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  
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  
農已享耕日以太牢祭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  
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稷  
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魏氏天  
子親耕籍田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晉武帝太始四

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  
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  
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  
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云宮八里  
為此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  
東晉元年將修耕籍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祀先  
祭之文然究以此四望無覓祭社義○宋文帝元嘉二  
十一年將親耕時史學士山謙之以科鳩集其儀因  
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  
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陌南御耕壇  
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  
之人出種桂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  
先農一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  
駕蒼龍建青旗著通天冠蒼幘青衣佩蒼玉藩王以下  
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  
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  
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  
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  
反士九推九反籍令率其屬耕竟飲酒種即饗禮畢乃  
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

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祀先農比來並用立春後亥  
亥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助教周山文議曰祭  
恩月令章句解辰云云少半饋食禮云季孫來日  
有事於地用辰何終之云云不必丁亥也但直舉一  
丁亥用焉故事於皇祖鄭以爲不必丁亥也但直舉一  
日言之耳論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乙亥  
辛亥荷有亥焉可也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後王相  
承用之非有別義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無射該萬  
物而雜陽闡極也且亥飲水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  
含有生播厥取吉其在茲乎  
從五輅後○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  
監十二年以殿墜而耕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

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裸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  
輅以隨木輅之後禮云親載耒耜指於參保普通二年  
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親耕臺  
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後魏太  
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北齊  
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  
際麻子大麥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  
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陞三壘四門又爲大  
營於外設御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  
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隋制於國南  
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行禮播殖九穀納於  
神倉以擬黍稷養以餉犧牲○大唐貞觀三年正月

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初議籍田方  
中孔頴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  
籍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  
常之有且虞書云秩東作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簾  
者所以順於春氣且朕見在少陽之地復於東郊蓋  
其宜也於武后改籍田爲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  
是遂定焉武后改籍田爲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  
爲帝社稷視欽明奏曰按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  
籍田而所祀視是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於東  
郊句芒配禮畢躬御耒耜籍於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  
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元宗欲重勸耕籍遂  
進耕五十餘步盡墮乃止耕畢犖還齋宮大赦侍耕執  
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儀備開元禮  
先蠶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北齊 後  
周制仲春天子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  
爲祭服蠶於北郊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  
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  
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蠶先蠶天蠶也



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於室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禁原蠶原再也天文馬同氣物莫能兩○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皇大禁原蠶為傷馬以上祀以中羊羊不祭蠶神日宛麻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聖臣妾從桑還獻於前館皆賜從桑者絲皇后○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四馬龍旗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旗車皮軒闕音戰雜陽合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武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兩館畢還宮祀先蠶禮以少牢凡蠶絲架織飾以作祭服祭服者宛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宮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室作法

也○晉武帝太康六年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陸廣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驄音音馬女尚書着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鈎公主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鈎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簿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頌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鄉縣以下各采九條悉以

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即御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

○北齊為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宦者為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陸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陸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緣襜褕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即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陸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尚衣執鈎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陸陛執筐者處左執鈎者居右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服鞠衣者采五條展衣祿衣者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酒一簿凡應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設勞酒頒賚而還○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嬪音七婦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終獻因而躬桑○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親桑於位壇東面尚功進金鈎典制奉筐皇后采三條反鈎命婦各依班采五條九條止世婦於蠶母受切桑酒訖皇后乃還自齊及周隋其典法多○大唐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張氏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









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頴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崩頴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徙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承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趙即武帝父晉陵本郡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七廟蕭子顯王肅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征西其六也齊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揚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入主晉太常置立五廟以咸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咸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婦人若依鄭元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問宮之德用七非數揚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廟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丹陽尹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

北明元帝承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宰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犓劉之禮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羣官議曰大魏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親執祀謹按舊章集為親拜之儀制可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進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較似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俚衷如此不敢不言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鷄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禪祭太和廟帝袞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於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蒸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為一月再薦編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赦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

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室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全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遷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眾議不同至二年秋始附太廟五祭同梁制○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名肱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師周國公疑祖以上三廟遷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於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周制自太祖以上各別立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寇亂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既擊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今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營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廢○大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法駕迎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

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而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千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通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太宗神主附太廟高宗崩神主附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睿宗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武太后又令議崇先廟室數所司議遂止博士周綜請立七減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太隱奏曰泰漢太后臨朝稱制並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今周制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禮議不依常度其崇先廟今既革命稱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可移變太后遂止既革命稱帝改大東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室附武氏七代神主及改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仍改太廟署為清廟臺加官員崇其班秩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崇尊廟東都置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廟崇六室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元

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教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教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連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元注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為太祖耳非詭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禹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禹故以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印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

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敕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上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附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祀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三年改武氏崇尊廟為崇恩廟依天授時享祭其廟齋即將用五品子後却止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誦中宗故有此制尋又合崇恩廟齋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浮奏曰太廟齋何等祿取七品子今崇恩廟取五品子太廟齋取何等祿帝曰亦准崇恩曰崇恩為太廟之臣以臣准君猶為德進以君准臣睿宗廢崇恩廟開元四年改題則天天下疑懼乃止睿宗廢崇恩廟開元四年改題則天神主云則天皇后武氏太常卿姜皎後與禮官上言曰云天后聖帝武氏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崇尊廟不謂正禮復題帝名恐非通典請互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十年制移中宗神主就正廟仍創立九室其後制獻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太廟九室也



中宗睿宗兄弟相繼遜位平子

上書論之具兄弟相繼遜位平子二十三年正月赦文宗廟  
致享務在豐潔禮緣沿革必本人情簞豆之薦或未能  
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紹奏宗廟之  
奠每座簞豆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  
持甚難請稍令廣大付尚書省集眾官詳議太子賓客  
崔河讓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  
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  
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  
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  
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麩藜污樽杯飲則有元酒之  
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嚴其犧牲以致馨香  
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益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  
道至元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致敬可備而不可廢也  
是以毛血腥爛元爵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  
貴於新味不尚衰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  
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際陽  
之物備矣節制之文也鉅俎簞豆簠簋罇彝皆周人  
之時儀也其用通於饗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  
元酒同薦於先晉中耶盧誕近古知禮者也著家廟祭  
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  
於祀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  
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  
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闕寢上食時膳具設遵  
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  
時令也死罔之內躬稽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  
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

當申敬祭如神在毋或簡怠增昂虔誠其進珍羞或時  
鮮美者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  
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醲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簞豆  
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甄甄  
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  
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  
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簞豆十二未足  
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  
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責儉由此親  
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  
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  
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  
隨失董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  
令式據文而行上日享祀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  
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紹又請每室加簞豆  
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  
酌獻酒爵止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  
是常依行焉天寶三載詔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  
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  
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五載詔祭神如在傳  
諸古訓以多為貴著自禮經膝臂之儀蓋昔賢之尚質  
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慶禮其以後  
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  
潔九載七月制日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臨下  
之辭頗虧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為允自今以後每  
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親告  
享廟改為朝享有司行事為薦享親巡陵改為朝拜有

司行事為拜陳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為敬昭薦  
后土及諸祝文云敬昭告者並改為敬昭薦  
宗廟至敬虔誠禋享而二等一奠惟有未安思革舊章  
用崇嚴配自今以後宗廟薦享爵及簞豆鉶各宜別  
有較至廟行禮不得施薦至敬之所自台履地而行南  
郊亦宜  
准此

后妃廟廟 魏 東晉 宋 齊 梁 大唐

周祭先妣之廟美姬履夫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  
祭無所配是以特立廟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美  
姬之謂之閭宮閭神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樂奏  
夷則舞大濩夷則陽聲次五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  
禘祫高堂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  
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  
塋塋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  
姬塋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  
世祀之神神靈遷化而無廢廟非以報太初元年二月  
顯德昭孝敬也宜依周禮別立廟太初元年二月  
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  
分其文曰天子義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東晉元  
京師承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其在鄴廟元帝  
帝初為晉王妃虞氏先亡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元帝  
瑯琊王納虞氏為妃永嘉中亡帝為晉王追謚為后元  
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故此兄弟昭穆之義也  
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  
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為父故於  
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  
今聖上於惠帝為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  
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  
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  
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為難或謂  
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  
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



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別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二年七月敕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疏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唐 京兆 杜佑 君 卿 纂

禮八 吉七

諸侯大夫宗廟 庶人祭庭 附 周 後漢 晉 大 唐 東魏 北齊

周制諸侯五廟於中門外之左 左 工 記 曰 二昭 二穆 與

太祖廟而五 封之君 曰 考廟 王 考廟 皇 考廟 皆 月 祭 之

顯考廟 祖考廟 享 嘗 乃 止 王 肅 曰 諸 侯 五 廟 又 兩 廟 降

君 明 始 者 所 以 尊 本 也 祖 始 也 名 先 人 以 大 夫 三 廟 一 昭 一

穆 與 太 祖 廟 而 三 廬 植 云 天 子 之 大 夫 也 鄭 元 曰 考 廟

王 考 廟 皇 考 廟 享 嘗 乃 止 王 肅 曰 諸 侯 五 廟 又 兩 廟 降

考 廟 者 無 王 考 廟 也 祭 法 云 大 夫 三 廟 二 壇 顯 考 廟 唯 別

無 廟 百 禱 焉 為 禱 祭 之 夫 禱 為 鬼 鄭 元 曰 大 夫 有 兩 考

者 亦 鬼 其 百 代 適 士 二 廟 曰 考 廟 王 考 廟 享 嘗 乃 止 適

士 官 師 一 廟 曰 考 廟 王 肅 曰 官 師 將 祭 主 人 各 服 其 服

筮 於 廟 門 外 五 等 諸 侯 侯 於 廟 元 冠 二 王 後 及 方 伯 為 公

士 以 元 冠 曰 用 了 丁 巳 內 年 用 柔 日 必 丁 巳 為 取 謀 也 必

先 誦 此 日 明 筮 旬 有 一 日 之 巳 筮 來 月 七 旬 以 有 來

月 丁 亥 用 薦 歲 事 則 己 亥 辛 亥 亦 用 之 苟 有 亥 焉 可 矣

既 得 日 吉 乃 官 戒 宗 人 命 滌 宰 命 為 酒 宿 戒 尸 先 南 戶

用 又 明 日 朝 服 筮 尸 吉 乃 遂 宿 尸 祝 儀 筮 吉 又 遂 宿 尸

者 尸 神 明 日 主 人 朝 服 卽 廟 門 外 東 方 位 南 面 宰 宗 人

象 也 西 面 北 上 牲 北 首 東 上 司 馬 到 羊 司 士 擊 豕 宗 人 告 備

乃 退 到 擊 告 殺 也 牲 籩 在 門 東 南 北 上 特 牲 饋 食 禮

北 商 於 南 實 蠶 蠶 牲 在 其 西 北 首 東 足 宗 人 視 牲 告

充 雍 人 作 豕 崔 靈 恩 云 二 王 後 則 自 用 其 牲 於 音 於 據

反 司 官 概 籩 豆 爵 解 於 東 堂 下 雍 人 陳 鼎 五 視 籩 於 婦

於 西 堂 下 享 於 門 外 房 中 司 馬 升 羊 右 胛 骨 十 一 體 胛 骨

於 尸 東 下 實 籩 豆 於 房 中 司 馬 升 羊 右 胛 骨 十 一 體 胛 骨

夫 也 若 諸 侯 則 太 宰 士 則 特 牲 胛 音 判 大 士 升 豕 胛 骨 如 升

犧 雍 人 擒 膚 九 實 於 一 鼎 肉 也 擇 之 取 美 司 士 又 升 魚

腊 司 官 誦 兩 瓚 武 於 戶 間 有 元 酒 小 祝 設 饌 區 餘 之 於

西 階 東 階 盤 主 人 朝 服 立 於 阼 階 司 官 設 筵 於 奧 祝 設

几 於 筵 上 右 之 西 南 隅 謂 之 奧 主 人 出 迎 鼎 主 人 先 入

尊 有 司 各 升 實 籩 豆 爵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祝 先 入 南 面 主 人 從 入 戶 內 西 面 將 納 祭 也 祝 先 接 神

宗 婦 升 實 主 婦 被 髮 他 計 衣 侈 袂 薦 自 東 房 士 禮 主 婦

盥 豆 等 宗 婦 被 髮 他 計 衣 侈 袂 薦 自 東 房 士 禮 主 婦

盥 俛 伯 夫 人 則 服 楸 狄 子 男 及 三 公 大 夫 夫 人 各 以 木 闕 袂 佐

食 司 士 序 升 西 階 相 從 設 俎 主 婦 設 饌 興 入 房 祝 酌 奠

祝 主 人 再 拜 祝 出 迎 尸 尸 升 西 階 祝 從 尸 升 筵 祝 主 人

皆 拜 安 尸 尸 不 言 答 拜 遂 坐 拜 之 使 安 坐 也 尸 自

卒 食 告 飽 主 人 酌 酒 酌 尸 尸 拜 受 主 人 拜 送 尸 祭 降 卒

爵 祝 酌 授 尸 尸 辭 主 人 主 人 卒 爵 祝 與 佐 食 盥 手 取 黍

以 授 尸 尸 執 以 命 祝 祝 受 以 東 楹 於 主 人 命 工 祝 承 致

多 福 無 疆 於 汝 孝 孫 來 汝 孝 孫 使 主 人 再 拜 稽 首 受 黍

女 受 祿 於 天 宜 祿 於 田 眉 壽 萬 年 主 人 再 拜 稽 首 受 黍

嘗 之 納 諸 內 嘗 也 納 入 也 主 人 獻 祝 又 酌 獻 佐 食 主 婦

酌 獻 尸 受 主 婦 拜 送 尸 祭 酒 卒 爵 又 酌 主 婦 主 婦 酌 獻

祝 與 上 佐 食 亦 如 之 及 賓 長 獻 尸 尸 辭 賓 主 人 出 立 於

阼 階 祝 立 西 階 告 曰 利 成 利 養 也 成 畢 也 祝 人 尸 讓 主

人 降 讓 也 讓 祝 先 尸 從 遂 出 於 廟 門 廟 戶 之 禮 說 於

二 王 後 各 得 行 其 先 王 之 禮 尸 各 服 其 君 之 服 尸 君 夫

祭 同 服 作 樂 股 先 樂 降 神 後 酌 饌 以 獻 尸 尸 君 夫

三 當 食 前 四 至 酌 為 五 更 行 四 獻 為 九 也 王 之 兄 弟 封

為 侯 伯 則 祭 則 尸 坐 南 面 主 在 東 面 侯 伯 則 尸 祭 皆 用

元 冕 未 賜 璋 璋 者 不 以 鬱 尊 直 以 酒 灌 神 也 凡 諸 侯 皆 用

用 黃 目 灌 上 齊 則 獻 象 以 鬱 尊 直 以 酒 灌 神 也 凡 諸 侯 皆 用

而 取 鮮 牲 於 室 及 殺 始 迎 牲 於 室 尸 酌 飲 其 毛 血 以 授

至 拜 安 尸 酌 清 酒 以 獻 尸 尸 辭 賓 主 人 出 立 於 阼 階 祝 立 西 階 告 曰 利 成 利 養 也 成 畢 也 祝 人 尸 讓 主

廟 死 曰 鬼 鄭 元 曰 記 曰 君 子 將 營 宮 室 宗 廟 為 先 廡 庫

為 次 居 室 為 後 重 先 用 及 凡 家 造 祭 器 為 先 犧 賦 為 次

犧 器 為 後 也 犧 賦 以 稅 出 牲 無 田 祿 者 不 設 祭 器 有 田

祿 者 先 為 祭 器 祭 器 祭 器 祭 器 祭 器 祭 器 祭 器 祭 器 祭 器

宰 夫 雍 人 皆 爵 弁 純 衣 廟 新 成 必 嘗 尊 而 神 之 也 宗 人

乃 行 君 諾 之 雍 人 拭 羊 宗 人 視 之 宰 夫 北 面 於 碑 南 東 上

攝 主 也 拭 靜 也 雍 人 舉 羊 升 屋 自 中 中 屋 南 面 到 羊 血

流 於 前 乃 降 門 夾 室 皆 用 雞 先 門 而 後 夾 室 其 趾 反 志

皆 於 屋 下 割 雞 門 當 門 夾 室 中 室 牲 以 蠶 先 滅 其 旁 毛

告 神 欲 其 聽 之 也 有 司 皆 向 室 而 立 門 則 有 先 當 門 北

面 祝 宗 人 也 既 事 宗 人 告 事 畢 乃 皆 退 宰 夫 也 反 命 於

君 曰 釁 某 廟 事 畢 反 命 於 寢 君 南 向 於 門 內 朝 服 既 反

命 乃 退 君 朝 服 也 路 寢 成 則 考 之 而 不 覺 覺 屋 者 交 神

明 之 道 也 不 至 廟 殿 者 生 人 所 居 不 覺 者 不 神 也 考 之 者

為 凡 宗 廟 之 器 其 名 者 成 則 釁 之 以 羶 豚 宋 宗 諸 器 凡

宗 廟 之 禮 牛 曰 一元 大 武 豕 曰 剛 鬣 豚 曰 膾 肥 羊 曰 柔

毛 鷄 曰 翰 音 大 曰 羹 獻 雉 曰 疏 趾 兔 曰 明 視 脯 曰 尹 祭

彘 魚 曰 商 祭 鮮 魚 曰 脰 祭 水 曰 清 滌 酒 曰 清 酌 黍 曰 薌

合 梁 曰 薌 其 稷 曰 明 黍 稻 曰 嘉 蔬 韭 曰 豐 木 鹽 曰 鹹 醴

玉 曰 嘉 玉 幣 曰 量 幣 此 皆 號 牲 物 異 於 人 用 也 食 人 頭

之 餘 也 尹 正 也 稷 音 考 乾 也 商 量 也 脰 直 也 辨 九 拜 一

其 餘 也 嘉 善 也 稷 蔬 之 屬 豐 茂 也 大 鹹 曰 醴 辨 九 拜 一

曰 稽 首 二 曰 頓 首 三 曰 空 首 四 曰 振 動 五 曰 吉 拜 六 曰

凶 拜 七 曰 奇 拜 八 曰 褒 拜 九 曰 肅 拜 稽 首 頓 首 至 地 頓 首

手 所 謂 拜 手 也 吉 拜 拜 周 以 其 拜 與 頓 首 衰 不 杖 以 下 拜

凶 拜 稽 顙 而 後 拜 謂 三 年 服 者 杖 子 春 云 振 讀 為 振 鐸

或 曰 奇 讀 為 奇 讀 為 奇 謂 奇 偶 之 奇 謂 先 身 一 膝 今 拜 也

鄭 大 夫 云 動 讀 為 董 書 亦 或 為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奇 時 持 節 拜 是 也 董 拜 但 俯 下 再 拜 今 時 董 是 也 介 者 不

今 時 持 節 拜 是 也 董 拜 但 俯 下 再 拜 今 時 董 是 也 介 者 不



拜故曰為事故... 後漢帝封曹操為魏公...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

日不若異日未見其義... 晏朝乃闕季氏速聞繼之以燭... 心皆倦怠也子路為宰與祭室事交乎戶

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 不食葷辛靜志虛心... 於門外主婦視饌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

於房戶牲皆體解... 本膳次體解次膳... 魚三豕一俎十一體... 朝事之遠大夫有之

有而不可不... 醴酒行禮... 醴音如到不明設几筵... 奠拜祝訖拜退西面

次長賓三獻亦以燭... 姜眾賓兄弟行剛一偏而止... 徹神祖羹飯為賓食食物

如祭餼畢酌醑一周... 為厭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羣子孫宗

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 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費

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達... 庶人可也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

大亞於六卿今之五營... 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

官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 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士亞於中士

於孝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禮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祀天

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 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

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 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

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 恭侯廟不答父為士子為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

禮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 廟云禮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

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 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

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封君元孫之子則封君親... 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

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元孫之孫復毀封... 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宋劉裕初受晉命

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後魏孝明

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太傅... 清河王懌議按禮記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並是後代

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今秦公初構... 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代而

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 崇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

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 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代止於高

祖曾祖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 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禮緯云夏四廟至於孫五

殷五廟至於孫六周六廟至於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 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繼然後太祖出居

正位耳澤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 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周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

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准相國之廟以造一室寔... 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東魏靜帝武

定六年營齊獻武王廟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厦頭... 徘徊鷓尾開四門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

門其內院墻四面皆架為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 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墻並用楮聖廟東門道南置齋

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堦祀解並廟宰處東為廟長廡并... 置車軀其北為養犧牲之所將營宮廟並置等議按禮

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遷在親廟不容立... 五室曰帝王親廟亦不過四又按禮通諸侯廟止開南

門而二王後耐祭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 宜開○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

品以上祭二代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廡  
○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  
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五品以上祠三廟皆  
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禩於正寢縱祖父官  
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用少牢如侍中王珪通貴漸久  
而不替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坐為法司  
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媿其心儀鳳三年正月  
置太原郡王廟天寶十年正月赦文天子七廟諸侯五  
武太后父士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士令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承言廣  
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  
官並許立私廟其廟享儀制各具開元禮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周 漢 晉 大 唐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  
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  
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  
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  
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也桑猶喪  
傳曰既虞而作主至禫而祔於廟練主夏后氏以松殷  
祖廟主傳於祔始作之至禫則祔練主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白虎通曰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  
以柏所以自迫從周人以栗所以自職祔亦不相襲廟  
主以木為之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  
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  
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遠木主立几筵焉特別喪禮  
既祀於廟不用之於宗廟也凡言蒸嘗祔於廟新主既  
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逮於宗廟也凡言蒸嘗祔於廟新主既  
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  
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也  
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諡於背集禮志云  
在尸之南  
○漢儀云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  
九寸木用栗○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

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大唐之制長尺二寸  
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  
徑九分元漆匱元漆跌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  
從上而與底齊跌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寸以光  
漆題諡號於背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後漢 晉 後魏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  
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  
東帛依神士結茅為敢敢則牛反慎據春秋左氏傳曰  
言大夫以石為土祭也結茅為食大夫祭禮也東帛  
依神牲牲食也祭禮也結茅為食大夫祭禮也東帛  
而孔獨有者或時未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  
諸侯不祀天而雷如諸侯不祀天○晉劉氏問蔡謨云  
時人祠有板板為用當主為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  
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  
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  
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  
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  
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福又公羊大夫問君之喪攝主  
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己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  
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  
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  
所制度必降為外何至於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  
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  
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  
經傳未見大夫士無○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擇  
主之義有者為長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  
銘旌紀極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  
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達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  
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  
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

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 晉 大 唐

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西方長老  
也春秋左氏傳疏曰主祀於宗○魏代或問高堂隆曰  
廟言宗廟在正室所以藏神主○魏代或問高堂隆曰  
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  
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  
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室北壁中不  
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蜀魏周禮祭  
各在於其廟中神位西上墜下東嚮諸侯廟木○東晉尙  
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  
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垣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按后  
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西壁壁中六尺一  
寸當祠則設於垣下禮天子達廟者廟也謂夾戶亦  
宜又按古禮神主皆盛以函函餘薦籍木不備見學虞  
洸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  
以盛主又瑯琊王妃敬后前葬而王後築統追加諡號  
改神主訪賀循云瑯琊典祠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  
冊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內易著石函中故主留於廟  
閣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冊循答  
曰崇諡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  
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  
冊諡而並易以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  
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穎川京兆四府君駿主  
藏處尙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為壇歲祫則祭之今  
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壇又遷禪至會稽  
訪處士虞喜曰漢代章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  
者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  
不如承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是會

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按與王導書云代祖武皇帝初成大廟時正神既七而有勝八室之禘按元皇后於太廟東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大唐承徵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毀謹按舊議漢丞相韋元成以為毀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

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墳壝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其階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取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為弘詔從之

兄弟相繼藏主室

晉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按前議以為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為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為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為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為廟當以容主為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禘而已准之前議知以七為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穎川宜全七代之禮按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為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為安驛

騎長史溫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禘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還章郡穎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恒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溫嶠為王導答辭太常書曰省示并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譏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為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又荀松與王導書曰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即父也此為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為疑處也答曰意謂君位永固無復暫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為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暫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傳純議云議者既欲據傳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代為禘陰室非禘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陽主北向而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者謂卑於陰室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立廟元帝崩溫嶠答王導書云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

議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為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禘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至於廟室已滿大行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於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見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移廟主

東晉孝武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廟移神主祠部郎傅瑗問徐邈其儀答曰禮祫祭祝迎四廟之主又國有大故欲羣廟之主於祖廟尋文求旨蓋亦同時既出坎而不殊謂可同時告奠莫訖次引大駕鹵簿列於外左右侍衛各從神與不復待一主入室迎一主也其陪位者每神輿出輒遙拜致敬遷引既畢乃辭退特遷主之農宜依告以設奠而啟鼓嚴之節瑗又問今既啟嚴復應奏解嚴不遷云吉凶有事可相比方者山陵每啟嚴而不解嚴嚴是遷主之節不可以不告解嚴自為軍從休息何取於告神乎瑗又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座可以戶外張幔不遷云室狹不容四座戶外張幔可謂禮從宜初武帝咸寧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時博士禮從宜孫繁按禮凡告事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簞筥載以齋車即古之金輪也每舍奠焉又禮廟事考妣同席共饌一尸而祭以神合為一也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風與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以轎車二主同車共廟合於古宗配國遷主奉主祔當侍從主車在王庫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師行奉主車周

夏啟與有扈氏戰於甘之野誓師云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祖謂○周制記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子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曾子問曰古者

師行無還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禩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每舍奠焉然後就舍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安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間乃出蓋貴命也

立尸義

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殷坐尸無事坐尸詔循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也又云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無益若厭祭亦可厭時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尸即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子行猶子列也祭於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士君子抱孫不抱孫尸於外尸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君子抱孫不抱孫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也子與穆同為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事也國君或時幼小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凡尊者君迎牲而不迎尸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不迎尸者欲神象也鬼神之神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也祝迎尸於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為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太山而以召公為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

為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其尸者婦人耐從於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先歸也封彼驗反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榑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臯馨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元以初章為宗廟其二為四方百物其三為天地其四為社稷山川其五為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於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為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議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夷諸國地偏氣穢則多仍舊具邊防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豈非甚滯執者乎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澄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類者以為尸祭之莫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類亂禮據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按周禮疏云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饗而人送迎為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有以知古之中華則夷狄同也

通典卷四十八 禮八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九 吉八

時享周禮附 虞夏殷周漢後漢  
周禮附 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

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  
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  
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  
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無常日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  
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禴夏曰禘  
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  
尚謂先薦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  
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  
貴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  
秋嘗冬烝鄭元云此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昭告於天  
地之間也其祭貴肝○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  
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  
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既灌然後迎牲  
致陰氣也灌謂以珪瓊酌鬱鬯始獻  
神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其祭貴肺行九獻  
之禮其禮備陳於下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  
王入立於東序后則副禕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  
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以放陰陽之義禮記云大明  
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尸服袞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  
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於是王以珪瓊酌雞彝以獻尸  
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珪瓊酌雞彝以獻尸  
后乃以璋瓊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奠之啐之

此為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  
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頌肥腍  
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  
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  
公羊傳曰周公白牡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尸西南  
面主在西東面鄭元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外時尸主  
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脾臂燂於爐炭入以  
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燂之以馨於主主  
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墻下  
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  
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后獻及  
下同罇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  
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  
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酌獻罇醴齊  
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然也於時王自阼階  
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禮交動手乎  
上樂交應平下至薦熟之  
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禮非謂即食  
禮陳此設饌之設饌之時王  
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機於傍故云爨機也設席之後  
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尸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  
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  
宰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筭又取腸間脂膏之薰  
合檀蕪馨字之誤燂於爐炭所謂臬陽達於墻屋乃  
迎尸主人入室即席舉筭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安尸  
郊特牲云事畢乃拜訖尸遂祭酒以蕪茅謂之縮酒  
左傳  
黃芎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  
爵酌象罇醴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又  
以玉爵酌象罇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尸  
皆作樂如初尸  
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

亦罇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  
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  
酢席於尸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  
與鬱人受之周禮宗伯職云量人與  
鬱人受舉尊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饋食  
象罇之盞齊以獻尸曰再獻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王  
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  
賓者以玉爵酌盞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  
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惠均  
於下  
義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  
撫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舞位見  
而總千率其羣臣以樂尸  
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  
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  
即行旅酬無算之爵  
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餞之文  
世子云登飲受爵以上嗣尊祖  
之道鄭元注云上嗣祖之上厥明更以一牢釋於祔  
而行其禮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  
於廟門之外  
蓋開冰春分力溫獻羔以祭可寒而後開冰左傳曰北  
陸而冰陸而獻冰西陸朝饗而後食七月登穀黍稷之屬  
四月以養嘗麥養食之散其熟  
而八月嘗麻九月嘗稻皆初熟  
而十二月嘗魚此時魚  
先薦  
○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  
可獻遂獻宗廟顏師古曰禮記仲夏月羞以諸果之獻  
合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諸果之獻  
由此興○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  
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  
曰於雒陽校官古之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  
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春以正月夏以  
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靈帝時京都  
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尊后三  
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  
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君之

居前有朝後有廢月令有先薦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泰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調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蜀志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誠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宋四時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少牲皇帝散齋三日百官羣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袞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烏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

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齊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宜皇帝麵起餅鴨雁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此皆當時所無典禮之制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祖諸帝嘗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帝乃敕章郡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嘗奉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梁武帝宗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隣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悉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饗儀其眾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又詔今雖無復用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猶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異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鉞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鉞卽禮為乖請加熬油尊羹一鉞帝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後魏孝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虞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倭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按舊章并宋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鬻洗蕝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爲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祀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宜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剋日以聞○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大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又薦加豆之饗其實菱芡芹菹兔醢豕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版位然後太祝徹焉○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祫之禮並准時享○大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尙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卽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禘 祫 上虞 夏 殷 周 後漢 魏 晉 東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懼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表以奇年畢則祫亦常○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禘秋祫嘗冬祫烝



師先擊拊堂下管奏時先鼓輓音九后薦之後遂以瑤酌酌著罇之醴齊

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

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按禮器云君西酌饗象夫人東酌饗婦禮

交應乎下樂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

尸主禮器云設祭於堂則元時祝以芻爵酌奠於饌之

右鄭元注郊特牲云天子莫純聲此時又取胙臂及黍稷炳於薊蒿令

臭陽達於墻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

辟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

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盃罇益齊以獻尸謂之再獻

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簋豆薦訖乃以瑤酌酌罇

醴齊以亞獻凡六獻也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酌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

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酌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可轉朝踐用兩著罇元云變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

祝酌清酒以授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司几筵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鄭元注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祇受之

又酌授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及諸臣祇受之

爵乃於是后以瑤酌酌盃罇醴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

八獻也鄭元注司罇彝云大視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助郊特牲云索祭祝於助是也緣既

九獻王乃冕而摠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

所謂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

酬之始禮器云周旅酬畢莫及三公之酬六尸是也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及三公之

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

年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通前凡十二獻然後燂胞亦得徹反數也明堂位云加以璧角也

下許春反翟闔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為釋亦謂之祊爾雅云釋也春秋云王午猶釋杜注云先祭明日之禴祭也謂之祊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

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前期十日肆師太宰以下卜日之儀知禘祭其典祀冀酒充

人展牲太宰眠濯前夕告期擊次設次三公奉牲牢司

烜共明水及饗人等共醴醴羣人共羶烹人陳鼎鑊舍

人共簠簋甸師氏共盞盞蕭茅九嬪內宰其后玉盞玉

敦典瑞共裸珪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共

祭服典輅出玉幣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

禘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裸獻之儀璧角之加

爵朱干玉戚之親舞血腥爛熱之先後告堂告室之差

次辟管制祭初室綈堂一如禘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

上不及親廟詩周頌云雍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一尸又韓詩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其神主

位按鄭元禘禘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

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

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

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

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

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

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

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其一武王廟

中武王尸一昭尸其一逸禮稱二尸圖據文武之廟及

武廟三尸也故云獻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

昭尸如穆尸之禮武廟三尸也故云獻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昭尸如穆尸之禮

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故大可樂云黃鍾為宮

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謂后稷以下昭

面文王以下穆主在西東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

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

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

其禮頗難可一日而畢又兼朝踐之義釋祭則同一日

以其禮略故○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

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

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禘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

義各有殊焉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元注二禮以禘

大禘小賈遠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

非無典據至於弘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

及春秋所書皆禘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

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

不於太祖則小於禘也又按禮記禘於太廟之禮云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羣廟之主

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

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

毀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禘用得為毀禘則小

於禘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禘明矣其禘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疑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廟也禘之為言禘也是審



諦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

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

未定且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

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

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

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禘

股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先儒或

為同或為異然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

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

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

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

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

公是時絳經之中至二十五日大祥便禘不復禘故議

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

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

須到禘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

得禘禘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

常祀不得謂之股祭以柔盛百物豐衍備具為股之者

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

備無緣儉於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股者因以

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股

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

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

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禘股祭羣主皆合舉

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

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禘為大於論

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言祭禮以

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

矣鄭元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

然其股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

夏祭曰禘以禘唯為股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股之禮

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

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

至於經所謂禘者則股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太

和八年用 袁準曰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

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

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

謂禘為股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

爾粟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

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

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

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

毀是也不別禘禘遠近則非也○晉武帝太始中尚書

杜元凱議稱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

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

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

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

視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禘祭嘗於是行

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禘

譏貶之文焉馬 徐禘按杜議行武皇盛明之朝其○東

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宣三年二月哀皇

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廢帝海西 十月

殷 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股其年

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股事元興三

年夏應股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

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股祭皆 安帝義熙三年當

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 安帝義熙三年當

股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股祠時從

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 泰議曰今雖既禘

無股祭之禮有喪薦廢吉祭祭新主於後得以為禘而

既禘祭於廟各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

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

而股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

曰臣等昇平已後股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

餘載三十月輒股是依禮五年再股而泰言非當若臣

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股祀進用十月

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

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股祠之始 謐議曰有非常

之禮股祭舊無不差不至於義熙之廢經古奠二雖曰反

正禮何受命惠謂履運唯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

劉瑾議股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而情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而情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而情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而情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而情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而情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而情無定月考時仍以為之禮意尚謂三年一禘五



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禘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賈逵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禮十 吉九

禘祫下 宋 梁 後魏 大唐

未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傳  
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  
三日殷祀十三蒸禮太學博士徐道振議曰按禘祫之  
禮仲冬享黍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委曲沃嘗十一月  
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弊之文明矣殷祫祫重祭  
萬禮輕饗向異月重宮反同且祭不  
欲數數則曠今隔月頻享於禮為煩 孝武建元元年十  
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 領曹郎  
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  
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禘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  
蘇偉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禘於太祖又云三年不  
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禘而行事且不禘即祭見議於  
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禘享之義自漢以來一  
喪雖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  
喪雖從權制再周詳變猶服縗素未為禘吉無容以祭  
禮云中月而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禘  
當四時之祭月則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禘  
不得祭也春秋閏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閏公心  
懼於難務自尊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  
禘明禘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過禘  
則禘上公半之文亦以魯閏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可  
吉禘即吉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傳亮議曰  
徐宏不禘之議用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大明七  
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  
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禘祫祫祫祫祫祫祫祫祫祫  
股晉義熙初侯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  
用冬夏又云承國至今五十餘年用三月月禘祫  
祀博士徐宏據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祫  
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從禮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  
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選用孟秋於禮無違可  
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殷祭禘  
以夏禘以冬○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  
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祫則慶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

通典 卷五十 禮十

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  
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  
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  
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禘禘而審諦之故稱禘  
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  
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禘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  
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  
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  
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禘宗  
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  
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酌  
於當於蒸則禘當禘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書  
監高闕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  
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  
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  
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  
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  
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禘之祭  
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  
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聞等據二家之議論禘  
給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闕以禘禘為名義同  
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開然明根以鄭氏等兩  
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禘而闕  
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  
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  
而禘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  
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

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則三  
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為一祭王義  
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  
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  
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曠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  
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  
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采為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祕  
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  
時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禘在二十七  
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王肅以為祥月至其年二月  
宜應禘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  
焉請取鄭捨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宗  
祫升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  
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  
此施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  
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  
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禘祭於太  
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蒸嘗  
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禘  
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  
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  
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  
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  
祭又仰壽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  
廟景明元年七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  
乃禘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  
禘祭應停宜待三年終而後禘禘從之○大唐前上元



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穎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在昭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宜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深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文王及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五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於二祧者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主也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章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神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以前之主瘞北園禘祫

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附於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附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附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於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三載克復後新作九室神主唯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三年附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次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禘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西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準臣嶸等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為親

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請宜效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定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為太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也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其有違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

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為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以上並同祧祧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周北齊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禮所述祧祧並虛東轡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示敬烝嘗上配天地位於太廟無不正矣若至祧祧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絜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祧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祧祧年饗之夫祧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承不及祀無異漢代煙囪尤為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轡司勳員外郎裴權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是族人東轡之主亦由是也若祧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閉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承祧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祧享何主乎合食永闕比於姜嫄則推祥祿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

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制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閒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墀禘祫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準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來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嘗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叶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探漢晉之舊章依祧祧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禮之正動也中者焉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轡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儲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祧祧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闕宮之詩而承闕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欲令征西東轡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漢改築之言取征西東轡之一句為萬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闕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與聖之於獻祖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祧祫之年亦皆饗薦

是以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洎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僚所議考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以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唯有祔於興聖之廟祧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亾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

**功臣配享**殷周漢魏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大小為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事功曰勞以勞定治功曰力力成理若晉戰功曰多充敵出若若韓信陳平司馬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名生則其人與其功死則於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若盤庚告其廟大夫曰茲子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饗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為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饗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費後後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組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用謂之勇其用死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



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譌則脫屢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治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弃德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王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脩常祀允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為小禘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酌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其儀



禮十一 吉十

天子七祀諸侯備一殿 周 漢 後漢 魏

殿制天子祭五祀戶一雷二中雷三門四行五祀歲編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電主飲食中雷主室室居處章昭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雷行主道路行作者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

日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雷此七神居人過作謹告者司命督察人三命厲主殺罰司與厲其時不著是則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也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

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雷電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春萬物觸戶而出亦為陽氣之生電二祀夏火長養萬物即祭電者門三祀秋萬物成熟將內之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中雷五祀六祀所以閉藏中雷者井四祀井水主萬物歸藏而祭中雷五祀六祀土王而祭中雷者歲一編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祭象土位在中也天子諸侯以牛因四時祭牲也祀戶以羊電以雞中雷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井也○後漢建武初有五祀之祭門戶井電中雷有司

掌之其祀備於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厲○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電中雷也○晉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電及中雷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

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隋制其司命戶以春電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祀黃帝日夏季土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大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祭中雷開元中制禮祭

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電以夏門厲

以秋行以冬中雷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殿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祭電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電行中雷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玄冥食於水句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電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立云為祭五祀電在廟門外之東祀電禮設主於電陞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電陞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電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電陞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設而祭饋饗以謝先炊者之功知電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電夫子譏之云盛於盆罇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益瓶之器置於陞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開司謹過小神矣袁準著正論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電中雷土神也火正祀電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矣為於人家之屋棟開歲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并不輕於電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

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電中雷凡五祀焉按漢諸儒鄭聖問人通漢等白時已行中開廢闕至魏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備家誤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電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關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其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祖即行之義也宗室助祭議後魏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道武帝受命之主配天郊祀百代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獲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陰而況曾祖為帝而不見錄請付外博議丞為定準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階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而四廟者在當代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胄盡豈得同於此例乎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親議之條祖祧之旁各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事無舛駁侍中任城王澄等奏臣等參議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規則枝宗三易數代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宜容輒與高祖孝文皇帝聰明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愼斷自總宗即之人情



廟時祭不虧大禘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承貞獻祿長序禮也萬代之典敢不聽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曰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書志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爲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尙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讓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陵夷將墜周公之祀以此斷之卽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登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此則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君下臣上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毀改作殿築階下及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

宰相以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稱咸有經據蘇頌爲宰相獻卽頌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爲康州都城尉至任尋卒

兄弟俱封各得立廟議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夢之祀皋陶杞郕之祀相立廟按睦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廟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喜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今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頌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頌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卽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謀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規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謀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體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苟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謀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謀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

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宗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愚

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謀王爲長既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荀暢之義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禰謂爲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尙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替宗此蓋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爲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爲榮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糾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爲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上姓大夫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尊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



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魯鄭祭文祖厲足塞矣余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爲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遭難未葬入廟議晉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

亡失其親立廟議晉

晉劉智釋問曰亡其親者不知其死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必告其先廟使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祐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也鬼死者終歸壤也祝辭以告疑則還廟不遷矣懸靈之心加崇於尊此孝子之情也

禮十二 吉十一

喪廢祭議 晉 宋 齊 梁 大唐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阼孝武帝大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悉祀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使三公行事實循祭議云禮在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感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也○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司奏禮云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今太常詳正領祠部郎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從之○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代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卽吉雖樂樂為譏春秋之議嗣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燕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禮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氏傳凡君卒哭而耐耐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皆著在經諸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

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縛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緣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靈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展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靈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承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如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竇議以為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盛禮○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朝傑禮儀使伏準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卽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縛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爲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總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爲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卽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鄭立注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立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蓋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

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啟已前爲無事故王制云越縛而行事縛者屬於龍輻之輶索也天子擯塗龍輻謂殯時所設也今百官成服畢令祀諸祠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問元禮云祠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內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內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苟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啟凶穢之甚總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衽之祭可謂不違况皇帝卽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 東晉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關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關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制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總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總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總不祭議 晉 宋

晉荆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總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別駕庾



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灑所上會有軍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禮祭宗廟自為論曰余身受公除歲終大補至敬兼與如當遂關心所不安故諱之有議曰禮素衣芻席不入廟門不以昏神明之位總喪雖經脫服而祭况嗣子當承祚者乎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素躬親宗廟之職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祭廷有金石鏗鏘之和今去因制而奉羔當于戚戚而不振慎終之義亦通也 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隨時之義亦通也

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耶若以心喪為疑者則出母子為父後得以台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綬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宋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若公家無齋祭則其受甲臨靈及私常喪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別居便為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羔嘗未之聞也

上陵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後漢 魏 晉 後魏 宋 後魏 大唐 後漢 魏 晉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殿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雜陽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 袁弘漢紀曰年為外戚樊氏郭氏陵氏馬氏諸子弟立學外國朝者號曰四姓小侯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 薛琚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鐘鳴謁者贊百石下及郎史甸奴侍子凡九等也

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旋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舞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 樂閔羣臣受賜食畢都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國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 謝承漢書曰靈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從公行到陵見其儀備然謂同座者曰閣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可盡得聞也光武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即位踰年羣臣朝士感先帝不復聞此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 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與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遺也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示學善也 最後親陵遺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 丁字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金布令諸侯侯各以人口耐率千口奉金律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者皆耐少府受之及九真交趾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玳瑁甲鬱林邑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犀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武帝於八月耐皇帝親視在殿取水於月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祖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鷲刀以切牛尾之毛即更衣侍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官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殿具

○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 帝一謁峻平陵 帝 然遂不敢謁高原陵 帝陵 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

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準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靈陵 帝陵 孝武帝亦每歲拜初靈長靈陵 帝 ○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素幕越 活席為次侍臣侍哭王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鑿元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大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再拜勸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獻欲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向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大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於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藩牧四夷君長等並陪列於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辨踊勸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

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視帳座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闕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日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今諸侯月祭有朔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新之義矣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卽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符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諸準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乍寬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脯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為恆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勤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參核勤止何如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宜闕於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送往之禮敢辭命使勞繁但

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贖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準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示為恆式二十三年四月敕獻昭乾定稽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敕曰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二月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關於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白安貧童子穎川王通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  
耶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  
試易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 永壽二年復  
試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

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  
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  
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  
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

將校子弟見為耶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  
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 晉虞學決疑云漢初  
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其習肄禮 ○魏文帝黃初五  
年立大學於洛陽時募學者始詣大學為門人滿二歲

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  
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  
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  
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

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  
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  
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 齊王正始中  
高門子孫為生日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前

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遊役尚門子孫非其倫故  
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難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  
博士取行為人表無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舊古法使  
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陟陳榮

學為先所以適理休永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  
經博士嚴取應選加其寵祿見史之中及將吏子弟有  
志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  
也○晉武帝初大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大學

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  
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

子學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  
雜欲辨其渾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  
人又多故懸絕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

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  
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類不可令一人總之  
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

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  
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邊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  
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

漢氏盡於儒士取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  
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  
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

興初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  
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  
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荷蒙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玉何  
之徒章句傳注環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  
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華劉賈居太常之官以重

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已升舊官增  
置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極難讀可深博禮所曲禮  
耶明子夏賈逵親受孔子沒明撰其所問為春秋左  
傳穀梁亦師徒相傳所發明或是在氏公羊不載亦

足有所訂正臣以為宜各置一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  
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 立行大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大學生六十人國子生  
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故罷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  
代手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大學太元九年尚書  
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  
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

五開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  
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  
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宋武帝詔

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  
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  
四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

生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  
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武帝永明三年詔  
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

其年秋中悉集東晉侯承元初詔依承明舊事廢學時  
有司奏國學大學兩存焉 領國子監助教曹思文上表  
為先將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錄下而廢學先

開將恐觀國之光也以國諱宜廢國諱矣立  
學及伯元始百餘年以開也若以國諱宜廢國諱矣立  
明以德太子故廢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教  
禮故記云天子出國受命於禮也天子入國學以齒

古之大學天子入國學以齒也天子入國學以齒也  
也大學之與國學是皆代殊其士庶與其貴賤耳然  
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大學兩存之可也時立學太尉  
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

於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  
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大學於  
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  
厲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  
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  
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  
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和  
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大  
學四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  
代皆屬太常也○大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

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合  
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級貞觀五年太  
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  
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  
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  
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  
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

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  
十人皆以皇族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  
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  
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  
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隸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  
五經一經六十人二曰武官三品以上  
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大學生徒  
五百人公子孫從三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  
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  
以庶人之後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  
造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取年十五以下以八品  
之習法令者為之六曰書學生徒三十人取年十五以下以八品  
之習法令者為之

曰算學生徒三十人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  
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  
八十員大都督中書省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郡各四十員中  
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  
縣三十員下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義每歲仲  
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開  
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二十六年正月  
敎文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引長儒教誘進學徒化  
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  
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又敎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  
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所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

生及監內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  
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  
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永  
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  
敎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大學空設諸生蓋寡絃  
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闈殆將不掃上序及此甚用  
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  
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  
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簾  
金器成珠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  
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  
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  
料及脩理開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諸侯立學

周 後漢 東晉

周制諸侯學曰預宮預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  
雍謂以上雍水外員如壁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  
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泮音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崔靈恩云諸侯為學  
為五室唯南向為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法貴尚是  
西郊則周之諸侯大學東在王宮之左小學庠在公  
宮商之左大學在郊云般諸侯置學之處得同天子  
魯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殷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  
焉序次王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古者盛之委  
德者教焉死則以為魯祖於此祭之也魯靈恩云凡諸  
侯之子入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傳學書○後漢  
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一如王子之書○後漢  
建安末魏國作頌宮於鄴城南○東晉穆帝永和申征  
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  
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  
論者建儒林祭酒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

有其資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  
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級免役者不得為  
生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敎曰人情重交而忽財鉅  
若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與昔用心殊迥遠遠風雅爾  
後生故縱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理遂  
令詩書禮樂頌聲寂寥昔晉周禮齊不敵侮抱會崇  
典與國以理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而不能保禮義之  
固孰與金城湯池哉今江表晏然王道日遠三時既  
行大射之禮虎死尋廢  
釋奠周 魏 晉 齊 梁 北齊

釋奠

周 魏 晉 齊 梁 北齊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  
子命之敎始立學官者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先師先聖  
釋奠者當與 有國故則不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各自 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謂  
莫之不合也 周禮凡有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書禮樂之官也此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商者可知  
釋奠者設饌饌而始立學者既器用幣則樂之器  
已無幣尸以下之事先立學者既器用幣則樂之器  
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奠 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則時將  
祭菜示敬也鄭玄曰禮先不舞不投器釋菜則舞無  
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 乃退償於東序一獻無介語  
戈司箭祭祀謂得兵也三代之學釋菜於虞庠則天  
可也 償實於東序也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皆宗也天  
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魯有米廩東序皆宗也天  
以鼓徵 眾於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  
師先聖焉與諸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便有司攝其事  
禮耳非為 有司卒事反命告先聖先師也祭之者視學觀  
報也 祖也 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  
截告 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截所生獲斷耳者 魏齊  
王正始中每講經編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  
孔子以顏回配○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  
釋奠皆於大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

雍鄉事鄉飲 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

釋奠於大學○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

孝武三帝皆親釋奠惟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

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

堂權立行大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時無國子

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宋文帝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俗宜設軒懸樂

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齊武帝

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

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

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

悉依上公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人學釋菜合舞記云

奠先聖先師始教皮弁祭菜示禮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

方之七廟則輕此之五祀則重禮納車石俎豆皆無明文

依亭侯之節范滂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若微范宣尼廟宜

其為師則不范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馬失

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希元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

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須資引同備細尋此

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惟以師資引同備細尋此

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也○梁武帝

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

會太子著絳紗襪音博衣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

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

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

室即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

宜由東階若疊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階階

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宣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

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  
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大  
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大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  
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  
亦每月朔張惠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之  
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舜  
再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臣矣師元風於洙泗則顏  
子魯同門也夫大賢若已既指讓於君德回也如愚豈  
越分而師人師哉是以王聖在賢而君臣之義善拜孔揖  
顏而師資○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  
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  
禮○大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制左邱初以儒官自為祭主  
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  
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  
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  
合專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  
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  
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  
簿及尉通為終獻修附禮令以為承制七年二月高祖  
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駮難久  
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隆二年  
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  
奠於國學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  
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  
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晉以降  
迄於隋氏朝士又駕牛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  
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  
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

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

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  
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攬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

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褻衣博帶方履高冠本非馬

上所施自是車中衣服宜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

組鑄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榮之間儻馬

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屨不收清道之榜

絃驂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

宜從廢改皇子令附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

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二十

七年八月因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二十八年二

月敕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常式

國子祭酒劉授奏準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等皆合

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之其儀具開元禮

祀先代帝王名臣附。漢 後漢 魏 東晉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

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

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其名食母破鏡名食父

如龜首而武王欲絕其類使百司皆用焉漢使東

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後漢章帝元和春東巡

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魏武帝少時漢

太尉橋元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蜀主

景曜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

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為可立於京師爾皆

不納少德而圖私利者多矣况亮德冠遐邇動蓋季

世而丞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

遠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豈而無典建之京師凡

其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從之何承  
天駁之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丞改後代遵之○東  
晉孝武帝靈康三年七月故事禮舉陶於廷尉寺新禮  
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大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



孟秋以應秋政擊虞按虞書皋陶作土惟明克允國重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獄也大學之神繫者同太常故祭於大學律之署祭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非正署廢與無刑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禮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

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與魏魏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祭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別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豐渭

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

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饗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其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饗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郡置一廟饗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

人配饗  
老君祠 先賢附○後漢 大唐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中文屬為壇飾純金釭器設華蓋座用郊天樂○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為太上玄玄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冊玄皇帝妻為先天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祠玄玄皇帝廟追尊玄玄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復追尊為先天太皇仍於

靈臺置廟歲餘一祀以上準先天太后廟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廟一所并置崇玄館天寶元年親祠玄玄廟又於古今人表昇玄玄皇帝為上聖其時同制華真人文字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使其年九月改兩京玄玄廟為太上玄玄皇帝宮其告饗所奏樂送神用二載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三月敕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湛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以後每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時以前行禮四載四月敕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冕服爰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冊祝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以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為清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所奏之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聞奏十三載正月詔令有司每至五月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為常式六載五月詔後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陶先生冊贈太保興元元年十二月詔太清宮改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為再拜貞元元年正月敕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

獻光祿卿充仍永為常式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均子志為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因幸魯祠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云祀禮畢命儒者論 和帝永元四年徙封為褒尊侯相傳至獻帝初

國絕○魏文帝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守衛○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照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奉胡俱 嗣有罪失爵○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孔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廟當別敕有司行薦饗之禮○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大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二十一年制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鄒原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賈逵總二十二人並為先師承徽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從祀顯

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饗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其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饗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郡置一廟饗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饗

老君祠 先賢附○後漢 大唐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中文屬為壇飾純金釭器設華蓋座用郊天樂○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為太上玄玄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冊玄皇帝妻為先天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祠玄玄皇帝廟追尊玄玄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復追尊為先天太皇仍於靈臺置廟歲餘一祀以上準先天太后廟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廟一所并置崇玄館天寶元年親祠玄玄廟又於古今人表昇玄玄皇帝為上聖其時同制華真人文字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使其年九月改兩京玄玄廟為太上玄玄皇帝宮其告饗所奏樂送神用二載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三月敕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湛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以後每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時以前行禮四載四月敕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冕服爰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冊祝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以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為清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所奏之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聞奏十三載正月詔令有司每至五月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為常式六載五月詔後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陶先生冊贈太保興元元年十二月詔太清宮改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為再拜貞元元年正月敕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

再拜貞元元年正月敕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

再拜貞元元年正月敕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



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大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徵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並為從祀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為禮樂詩書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也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著一經考漢魏已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五作先師宜父周公更為先聖其節文雖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徵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輒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其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圖術振於萬載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繼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從詔於義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正月東巡次兗州鄒縣頓祭宣父廟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詣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神龍初詔以鄒魯百戶封崇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薦饗又授喬孫褒聖侯崇階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開元八年敕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漆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堂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之贊以書於石闕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時國子司業李元瑾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坐今其像立侍配饗合坐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應贊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靈祀其七十哲請春秋釋奠列序於壁兼為立贊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請準二十二賢應贊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諡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敕命並撰儀注昔緣周公南而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隆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命尚書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畢所司莫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敕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裝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鄭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郟伯 公皙哀贈郟伯  
 曾點贈宿伯 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卞伯  
 巫馬期贈郟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卣贈曹伯 伯虔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敏贈武城伯  
 顏子精贈瑯琊伯 子驥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元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邱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蒧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日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鄒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邱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零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榮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贈萊蕪伯  
 樂顏贈昌平伯 廉潔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邱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邾異贈平陸伯  
 孔忠贈汶陽伯 公西與如贈重邱伯  
 公西葳贈祝阿伯 蓬瑗贈清河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穎伯  
 申根贈魯伯 琴牢 未詳  
 顏噲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太公廟 大唐

大唐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饗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準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弘濟生人者十八準十哲例饗饗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臣昨因秋饗漢高祖廟見傍無侍臣饗太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幸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顏子贈充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以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事依李紆所奏其祭饗獻儀具開元禮

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於漢初朔奉高祖坐籌帷幄佐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廟庭陪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哀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良配饗請移於漢祖廟從之上元元年閏四月敕昔周武創業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況德有可師義當崇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其太公望可追封爲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準文宣王置亞聖及十哲等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貞元四年八月兵部侍郎李紆奏曰太公廟準式以太常少卿充三獻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追贈爲武成王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進祝版親署臣伏以太公卽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聖朝列在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詞必資折中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今者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請御署並稱昭告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爲允臣以爲文宣垂訓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自生人以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正經其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勳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禮哉前件祝文請自今更不進署其敢昭告請改爲致祭其獻官請準式太常卿以下詔令百僚集議聞奏兼大理卿于頔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紆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勸今欲有貶損非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時祠之爲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國並宜立廢一不可況其典禮之制已歷二聖今欲改之恐非宜也至九月有敕

通典卷五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十四 吉十三

巡狩唐虞夏魏周隋秦漢唐後漢魏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 巡狩之禮... 天子巡狩... 禮之義也...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帥其屬而巡戒令...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以一饋...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巡狩之禮... 巡狩之義... 巡狩之制...









泥石礮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為之為距石十二枚分距  
礮隅皆再累各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  
礮隅相應以五色封之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  
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壇  
隨地之宜又為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  
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壇隨地之  
宜其玉冊玉匱石礮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又以  
高祖太宗配禪社首以太穆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  
充亞獻終獻之禮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  
皆隨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  
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粘  
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降  
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甌瓢杯等物並宜改  
用茵褥疊爵其諸郊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  
稱以蒼皇地祇座稱以黃配帝及后稱以紫五方上帝  
及大明夜明禘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封禪使  
為禮官等又奏曰謹按司馬遷續漢書建武二十二年  
封泰山求元封故事所施用者有司奏用玉牒書藏方  
石中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厚二寸長短闊  
狹一如玉牒又按說文云簡牒也則知牒是簡之別名  
且牒是竹故其字從竹從片封禪用玉其制宜與竹  
同厚五寸何名簡牒又按孝經命決云六經冊長  
尺四寸李經曰長尺二寸通檢古之簡無尺三寸之  
制臣等參詳典故務取折衷其玉牒請同玉簡冊長尺  
二寸廣二寸分厚三內則合古文編連編同玉簡冊長尺  
少盛之玉置於厚石內則合古文編連編同玉簡冊長尺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  
祀之壇已登於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降禪於社首

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登封於嵩岳大赦天下改元  
為萬歲登封丁亥禪於少室山開元十二年制以十三  
年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先為備具中  
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等與禮官撰東封儀注張  
說謂徐堅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  
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皇地祇雖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  
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  
制也天璽孔昭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  
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以官闈接神有乖舊  
典上元不祐遂有授命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  
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韋庶人為亞獻皆以婦  
人升壇執籩豆褻黷穹蒼享禮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大  
難亞獻終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  
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皆革正斯禮請以睿宗大聖  
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從之又按顯慶年許敬宗  
因修禮奏改燔柴在祭前伏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  
人向臬祭天則燔柴者臣等謹按禮迎神之儀樂六變  
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  
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又按晉郭璞  
南郊賦及注爾雅亦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  
燔柴又檢南齊北齊又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請  
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燎考功員外趙冬曦太學博士侯  
行果又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設祭後燔則  
神無由降矣張說又執奏曰凡祭者本以心為主心至  
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燔自可斷於聖意  
聖意所至則通於神燔之先後臣等不可裁定上令依  
後燔及先奠牲璧之議是後太常卿靈王憲奏請郊壇

時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從之先是紛議未定國子博  
張說謂子元曰康國子獨出蒙輪八條其昭曰舊禮傷  
四門助教施被木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昭曰舊禮傷  
神故取沃盥非禮也夫中書王元孫曰君將以君太  
小臣也乃謂視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人君太  
臣故非禮也漢承秦宗無伯曰費人之職使近侍為則  
漢為之則非也漢承秦宗無伯曰費人之職使近侍為則  
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其始也微高帝時舊儀為之  
帝時因舊儀之留侯子辟雍年十五為之後漢漢聖以  
議即子思中魏代魏則為之時名曰人非進任掌  
同祭理奇重聖非復漢魏魏則為之時名曰人非進任掌  
也職夫祀則見則通人主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禮  
以兩君君相見則通人主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禮  
尊神之意也然亦大故今上禮下土也非所以重命而  
尊神之意也然亦大故今上禮下土也非所以重命而  
為上卿此禮部尚書太常卿此禮部尚書太常卿此禮  
即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職又書禮  
極之詞矣今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職又書禮  
名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古之謂者依異乎  
玉牒今無微以之從事可謂疏矣今古之謂者依異乎  
召職本與對詳定說等奉曰敬本議其十四年  
事先以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從之十三年  
十月封祀於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  
服袞冕於行宮致齊於供帳前殿已丑大備法駕至山  
下乃御馬而登侍臣從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  
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召禮官  
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  
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各異陛下享  
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  
變理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獻終獻合於一處於  
是三獻悉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  
行事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  
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  
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

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辛卯享皇地祇於社首之泰折壇折音之睿宗大聖眞皇帝配壬申上御朝觀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咸在位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畫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雍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恭已南面氤氳化消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成高匪德務盛欽若祀典丕承承命至誠勳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二十七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適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俟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岩播告羣岳時書合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頌撰朝觀壇頌以紀聖德焉其儀具闕元禮

禮十五 吉十四

告禮 商 周 魏 東晉 梁 大唐

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子思○商湯將伐桀告天云予小子履履湯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商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蔽蔽已屬在天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太祖祝告王用牲幣鄭元云牲當為制王肅云親告以牲有幣則用○魏尙書薛悛奏涼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博士秦靜議曰靈命瑞圖可祀天皇帝五精之帝於洛陽祀南郊所祭祭訖奉誥冊文脯醢酒告太祖廟臧冊於石函尙書奏曰秦靜議當遣兼太尉告祠以武皇帝從五精以上六座餘眾神皆不設牲用如郊祭明帝詔每祀天輒以地配今不地配耶尙書秦孫欽議周禮祀天南郊無地配之文大魏受禪因漢祀天以地配此謂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靈瑞不須以地配王肅議禮有事於王父則以王母配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於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通以地配天於義正宜詔曰祀天以地配此既正義今告瑞祭於五精之帝則地不得闕也又詔曰告皇天及五精今冊文中都不見五精之帝意何以耶尙書奏冊文侍中章誕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即五精之帝昔舜受禪告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於文少不可分別可更增

五精字奏可秦靜上告瑞祝文曰孝孫皇帝謹使太尉冊於石函謹使太尉臣某帥有司以脯醢酒告明帝秦故昭告於皇祖武皇帝以武宣后夏氏配尙饗明帝秦和六年征西大將軍臣懿等言長安典農中郎將張烈書言所部人左先雨後於地得玉印臣今謹遣夏裕送詔推原符瑞有感而至宜因祭祀莫於文思皇后神座前以慰神靈之思念散騎常侍高堂隆議按典瑞天子有事必告宗廟以象生也凡宗廟祖尊而禰親祭告事皆先尊而後親往者得瑞璽以告宗廟而莫於親廟此則告於尊莫於親故事明此文皇帝文思皇后其為慈親一體也告之日質明守官筵於廟堂之奧設玉几近南設洗於阼階東南酒人設醴酒於堂脯人醢人執籩脯豆醢於洗北西面公位於阼階西南北面太常位於阼階北面差出公後百執事敘立於卿後執璽使者立公西北東面諸博士差退唯籩人豆人不拜餘皆拜拜訖解劍納履博士引公祝導籩升自阼階博士立於高皇廟室戶外西東面祝先入室南面公入戶內西面博士引卿與從公籩人醢人百執事皆從升博士引使者升階如在廷之位卿受脯於戶外入於筵前醢人以醢授卿卿拜與受設於籩北興出俟事於太皇帝室南面祝酌酒奠籩南祝導公博士引使者執邸受瑞璽於戶祝西面立於戶外東使者還復位公奠璽於几東興復位祝入公再拜稽首興立漏移一刻公執璽邸授使者戶外遂造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禮畢之後可使都督黃門兼諸官告瑞於文思皇后寢室如廟之禮高堂隆又議往昔得瑞璽祝文曰於推往者岳之高精神武文之德德神光開萬國孝皇帝謹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薦醴酒奉呈瑞璽以告先靈謹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薦醴酒奉呈瑞璽以告先靈○

東晉元帝為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靈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祖章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廟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議刁僕不敬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德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告惠懷二帝不知大事謂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宮漢文謂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惟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其室別室魏晉依之亦備有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備有不告然人不知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唯宜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并太常間今一但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為斷太常間今封建諸王為告廟不若告廟冊與告諸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尙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唯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為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誥命於三王乃納冊於金籥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為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為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詞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廟以皆為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岷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逸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南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耶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諸南郊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論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理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惟施於祭及禱耳徐逸又議



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諡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  
 與宣中簡文帝咸安中告諡並蒼壁制幣告立太子太  
 孫帝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曰既過不容得備又  
 禮郊特牲在燕宮而獲牛唯具俸日帝牛不吉則卜復  
 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  
 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燕三月公羊傳養二不吉則  
 者謂木下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復牲養二不吉則  
 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詳郊之禮  
 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之禮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告移廟莫幣祠部郎傅瑗問徐逸  
 應設奠否逸答曰禮君出境以遷廟主行每舍奠焉凡  
 事關宗廟非幣則薦未有不告而行將遷主之晨宜依  
 告以設奠瑗難曰言侯告設奠但三薦相去近恐犯春  
 秋再烝之議禮諸侯葬及禘祫則迎羣主歸太祖廟又  
 云主出廟入廟必踴無將行設奠之文莫重於踴而文  
 不及無奠明矣禮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  
 告於祖禰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謂雖侯王  
 之貴必有尊也若徵此文事非其喻逸曰禮諸侯出朝  
 既告祖禰臨行又偏告告不嫌再所引每舍奠者取其  
 疎數隨宜若然則莫不為數今之告廟戒出期也至日  
 又告告將出也又曰新故兩廟各有其事左宗人慎曰  
 有司具請升君升視奉幣從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  
 嘉幣告於皇考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導君  
 降於阼階下云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祝奠幣於几東  
 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祝聲三曰敢用嘉薦告於皇  
 考又曰孝嗣侯某潔為明薦尚饗又大戴遷廟禮文云  
 凡以幣告皆執幣而告告畢乃奠幣於几東小宰取  
 幣埋兩階間禮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告廟遂奉幣以出  
 及告設奠乃斂幣而藏之兩階此則初告之幣待後告  
 而藏之必須事訖未訖則未藏今何不陳於新廟耶去

舊之新當即新以藏幣故先奠几東乃取而藏之非謂  
 舊廟虛告而新廟兼設也且初告告將移祝曰敢以嘉  
 幣後告告明享祝曰敢用嘉薦尋此二祝之稱則知幣  
 也薦也各施於一廟矣伏系問宣后徙廟或但告東廟  
 亦告太廟宣后簡文帝所生母別在東廟徐逸答此無禮文意謂初崇  
 號以告太廟今自一別廟之遷耳於太廟無事無事而  
 告則近躋矣古大事必告初崇進而告是也今徙廟事  
 之未恐不得復告也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  
 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  
 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  
 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  
 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  
 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  
 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  
 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為承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鑿  
 造於太廟前朝明准不應革易如禪議禪告文曰維建  
 子李曾孫嗣皇帝謹遣使持節兼太尉某官某甲敢  
 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曰以身屬膺明命為北人  
 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懼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  
 之典型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為建元元年享  
 其嘉薦庶幾清滌酌明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  
 后張氏尚饗告始也○梁禮官司馬鈞議大事禱告七  
 廟等十室同辭也  
 廟小事止告一室方御臨戎十出征舉加元服寇賊  
 平蕩築宮立廟築或解嚴合十一條則禱告七廟諸武  
 修宗廟明堂廟封拜公王四夷欽化貢萬物諸公王  
 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也○大唐儀鳳二年二月二十  
 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  
 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  
 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蓋緣告必有薦  
 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敕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

起土令依舊行焉  
 歷代所尚高陽 高辛 唐虞 夏商 周  
 宋 秦 漢 魏 晉 後漢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高陽氏尚赤以十一月為正 王禹以赤纁○高辛氏尚黑以十月  
 為 薦玉以黑纁○陶唐氏尚白以十二月為正 薦玉以白纁以十一月  
 有虞氏尚赤並出尚書中候 夏后氏尚黑正此時物  
 生色黑纁三正記云正期三而政文質再而復又書傳  
 略說云天有三統故元命苞夏以十二月為正息卦  
 受泰其色尚黑以平明為朔古者易姓而王示不相襲  
 於天也大事敬用昏事謂喪事也 戎事乘驪戎馬色  
 日牲用元元黑也 以黑為徽號徽號者以黑為號  
 之於殺者夏則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宮室之制屋詩云  
 渠十寸為尺 白虎通曰夏法日數十也日無不照殷  
 人尚白以建五月為正 物芽色白元命苞曰殷以十  
 事效用日中 亦白也 戎事乘輪輪白 牲用白以白為徽  
 號朝燕服冠而纁衣宮室之制屋韓詩曰殷商十二  
 寸為尺 白虎通云無所不成○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  
 赤受復其色周以十一月為正 大事效用日出時亦  
 赤 戎事乘驪驪音原 牲用騂騂赤 以赤為徽號朝燕  
 服冕冠而元衣宮室之制屋傳曰周夏八寸為尺 通云  
 周以十一月為尺王者改正朔本天有法婦人大率八寸故  
 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用推之則三皇五帝之代夏用  
 得而尚白也 周人代殷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  
 天正而尚赤唐虞氏當用天正而尚赤 少皞氏當用地正而  
 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 炎帝當用地正而尚赤○  
 其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 太皞當用人正而尚黑也  
 秦水得漢書律歷志秦自以德故十月為歲首○漢  
 火德初亦以十月為歲首及文帝立公孫臣言漢當土  
 德應黃龍見丞相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

也年始冬十月以外黑內赤十月陰氣在外故黑明年黃龍果見於成紀帝於是令博士諸生申明土德改歷

及服色事至武帝元封七年用兒寬等議改用夏正以

建寅月為歲首劉向以為赤帝斬蛇之符為火德○後

漢並同前漢○魏土德文帝以建寅月為正服尚黃騰

以丑牲以白節毛尚赤節備尚黃郊祀朝會四時之服

如漢制宗廟所服如周禮明帝青龍五年三月用博士

秦靜等議改為景初元年以建丑月為正孟夏四月制

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

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月雖與歲不同至於

郊祀迎氣酌祀丞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

氣晚早敬授人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按服

色尚黃據土形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

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

之旗以朝以先代之旗卽戎魏用殷禮變用之制故建

太白以朝大赤卽戎也又詔曰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

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白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

祭日月星辰之類用辟社稷山川之屬用元此則尊卑

方色陰陽取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立以明帝建

丑月崩若以其月正朝會設樂不合於禮於是改以建

寅之月為歲首黃准正論曰自非○晉金德太始二年

敬騎常侍傳元上議帝王受命應歷禪代則不改正朔

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無改正之

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

已不改至於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備用黃大晉以金德

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詔從之由是正朔服色並

依前代孫盛晉陽秋論曰孔子修春秋列三統為後王法今仍舊非也晉為金行而服色尚赤考之古

道垂遠 ○東晉並同西晉○宋水德亦如魏晉故事○

齊木德餘一依前代○梁火德餘一依前代○陳木德

餘一依前代○後魏初為土德言繼黃帝之後也故數

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至孝文帝太和十四年用祕書丞

李彪等議承晉後改為水德祖辰履申○北齊木德正

朔服色皆如後魏○後周承西魏用水德以文帝誕元

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故也建寅月為正服色尚黑○隋

火德以赤雀降祥之故衣服旗幟犧牲尚赤戎服以黃

七月帝始服黃○大唐土德建寅月為歲月武太后永

一月一日依周制以建子之月為正改元為載初元年

改建亥為年終載初元年九月九日改元為天寶九載

授稱周改皇帝為皇嗣二年正月旂幟尚赤天寶九載

制應緣隊仗所用絳色幡等並改為赤黃色天下皆然

納崔昌議以土德承漢火行

享司寒 藏冰開水附○周 宋 隋 大唐

周制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

中大寒冰盛之時也凌冰室也 春始治鑑鑑如冰置食

三其凌三倍其冰備消釋也 祭祀供冰鑑

獻羔祭而開冰鑑胡暫反甄音直偽反 祭祀供冰鑑

賓客供冰 賓客不以鑑在大喪供夷漿冰夷之言尸也

祭夏頒冰掌事 頒賜則主為之秋刷除冰室當更內新

冰月合仲春天子乃獻羔開水先薦寢廟謂立春藏冰

故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食 左傳魯大夫申豐曰古者日

冰先薦寢廟而後食也 西陸朝觀而出之

在北陸而藏冰在虛危水堅而藏之

夏三月分之中奎婁在東方其藏冰地深山窮谷固陰

近寒用黑牡牡黍以享司寒於是取而藏之也周也海門

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黑牡黑黍也也

黍黑黍也司寒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周密也密藏之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於是風出而用之春

厥而散朝之祿位賓食喪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冰

皆與焉老致仕其用之也徧疾也則冬無德陽

夏無伏陰謂夏也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震也無霜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扎為天少死為扎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

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興隸取冰於深山窮谷固

陰近寒之處以納於凌陰務令周密無洩其氣先以黑

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地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

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

鑑以禦溫氣蠅蚋王御殿及太官饌羞竝以鑑供水自

春分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漿隨冰供給

度室在樂遊苑內置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二人○隋

以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因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

寒神開冰依以桃弧棘矢○大唐制先立春三日因用

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千段方三尺

厚尺五寸而藏之仲春開冰祭如藏禮依以桃弧棘矢

設於冰室內之右禮畢遂留之餘具開元禮

祭周 漢 晉 梁 隋 大唐

周制春官大祝掌六祈其四曰禁畀人禁門用瓢齋謂

祭節所祭門國門也齋讀為齊取甘瓊割去祇以齊為

齋也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左氏以為

用牲非常也凡祭法云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幽

謂星壇也雩祭亦謂水旱壇也春秋左氏傳曰日月星

長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吳乎祭之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漢制謂祭為請晴服赤幘朱衣○晉

武帝咸寧及太康中時雨多則祭祭赤幘朱衣閉諸陰

朱絲祭社伐朱鼓焉○梁制霖雨祈晴亦如雩禮○隋

制霖雨則祭京城諸門三祭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濱

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

各祭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社稷報用羊豕○

大唐因之祭門不止乃廟山川岳鎮海濱三日不止  
祈禳夏商周漢後漢魏晉宋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所交也風俗通曰傳曰崔  
也○般人水德以蠶首慎其閉塞使如蠶也○周人木  
德以桃為梗梗更也言春官大宗伯以龜辜祭四方百

物鄭元云龜氣相更也春官大宗伯以龜辜祭四方百  
物之謂陳擯龜音普過反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  
一日類二日造三日禴四日禋五日攻六日說說以辭則

是故以祈禱同之造音七告反禴古外反國有大故  
天災所祝社稷禱祠請祈禱祀之以報小祝掌小祭  
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兩宜

風早彌災兵遠罪疾侯之言候也候嘉慶所福祥之屬  
而禱為之祝辭逆迎禱擯御凶咎宜風旱之屬順豐年  
也彌讀為弭弭安也時法曰禱所於坎壇祭寒暑也猶  
卯也禱之寒於坎暑於壇也○漢制厲殃祀天地日  
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

兼用三代葦菱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  
以籬止惡氣○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  
萌作恐物不懋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蠱鍾以桃  
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祀五

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禱攘大雉非所以祀  
皇天也夫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攘之國有大故  
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  
云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  
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  
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宜曰舜有拂躬無  
禱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雜特禳宜之事禱雞宜起  
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晉制每

歲朝設葦菱桃梗雜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  
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  
之○宋皆省其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高祿周漢後漢魏晉北齊隋大  
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祿高幸氏  
鳥遺卵城狄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祿官嘉祥而立其祠  
人所以祈子孫之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  
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  
事高祿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盧植曰  
元鳥至而陰陽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于高祿  
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祿以為  
古者有媿氏之官因以為神鄭但言后王不知起於何  
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

授以弓矢於高祿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振者禮謂前  
之○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為高祿之  
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博士東晉漢武帝晚得太子  
也故立石為主始為立高祿之祠高祿者人之先  
祀以太牢也○後漢因之祀於仲春之月○魏祿壇  
有石青龍中造奇慎云晉以仲春之月高祿祀於城  
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祿壇上石中破博士議

禮無高祿置石之文求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  
造東晉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  
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  
繕石令如舊置高祿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  
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  
得石陸澄以為晉孝武時郊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  
矣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帝星也○北齊置高祿壇於南郊旁廣輪二  
十六尺高九尺四陞三壇每歲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  
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線配而祀高祿之神以祈子其  
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禋壇下東陛之南  
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皇帝袞冕乘玉轎  
皇后祿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

西陛陸詣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於祿神訖帝及后並  
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燔禮畢  
而還○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祿於南郊壇牲用一太  
牢○大唐月令亦以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瘴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  
浴謂以香薰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和暖魚時至將  
取菓宗廟因○漢高后八月祓於霸上○後漢三月  
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  
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託出始○晉公卿以下至於  
庶人皆禋浴水之側○東晉元年又詔罷三月弄具海  
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齊以三月三日曲  
水會古禋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  
常○說曰禋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  
天泉池詠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  
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禋堂跨水流杯飲酒不  
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  
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  
祓者社也以爲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  
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虔三月  
三日上辰產二女上祀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  
俗以為大忌至此月已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  
禳自潔潔謂之禳禳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  
虔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天其三女何足警彼  
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洛惟  
輓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禋也馬融梁冀

西陛陸詣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於祿神訖帝及后並  
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燔禮畢  
而還○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祿於南郊壇牲用一太  
牢○大唐月令亦以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祿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  
不言有壇廟也

西第云西北戌亥元石承輪蝦蟻吐窟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隕人晉祇殿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諸雜祠周 秦 漢 東晉 後魏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毫章昭曰毫音薄器所都也禮曰齊陰毫毫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毫非湯都也徐廣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石將軍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杜伯執弓矢射宣王宣王伏弓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歲時奉祠焉○秦立陳寶祠因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屏師古其神或歲不至歲或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光色赤黃長五丈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野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言陳寶若則野雞聞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臣價曰陳倉縣有寶以應之也與葉君合葉君神鳴二時時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時天為之殷殷雷鳴  
騶德公立卜居雍即今扶風雍之諸祠自此騶用三百牢於鄜音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名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伏庚者礪邑四門以禦蟲災始皇東遊海上祠八神求仙人其祀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也曰時地黃陽祭之必於澤中國丘三曰兵主祠蓋居黃尤在東平陸監鄒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山即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三山三山東萊六曰月主祠泰山在東萊長廣皆在西北遼東海北曰日主祠盛山在東萊不夜縣即入海最居齊蓋歲之始也皆各用牢具而巫祠所損益珠幣雜異焉○漢高帝天下已定令視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又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祖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東君曰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秦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備饗也秦

巫祠杜主巫保族鼎之屬杜主即周之杜伯也巫保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堂下二神名暴音力巫先巫第四施糜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天東北昊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蒼天東南暘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武帝即位厚禮置祠神君於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神君者長陵女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其室外祖母又帝師少翁求仙始親祠龜翁也宛若字也始音軸又立粵祠雞卜自此用也宛若字也始音軸又立粵祠雞卜自此用也宛若字也始音軸

秦德公立卜居雍即今雍子孫飲於河遂都雍祠自此騶用三百牢儀禮曰○漢成帝丞相匡衡等奏罷雍郡上下時及陳寶祠等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禮其一高帝所立梁晉秦荆等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謂陽孝武謂志太一三一黃帝與羊馬行孝宣三山并諸山崇後帝以無繼嗣故復陳寶等祠末年頗尤等皆罷之也好鬼神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廣崇無福之祀皆姦人惑眾是以聖人絕而不言伏惟陛下拒絕無令姦人有窺朝者帝善之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代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平帝末年崇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不能備乃以雞當雁鶩犬當麋鹿○魏武王秉漢政普除淫祀文帝黃初五年詔先王制祀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自今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明帝青龍初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祀○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昔帝王循岳瀆山川各有定制然以道別天下其鬼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而淫祀不作末世妖孽相煽音捨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宜按禮為制使妖淫之鬼不亂其間○東晉穆帝升平中何瑾請備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柴燎五岳徧於羣神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立祀自永嘉之亂唯灃之天柱在王畿

鼎立四祠於未央宮又祠封苑火井於鴻門西河鴻門有封苑火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羹惑南斗祠於長安城傍又祠三山八神於曲成東萊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又有月祠蚩尤勞谷五琳山五帝仙人玉女金馬碧雞等神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節而求焉○東晉哀帝欲於殿前鴻祀或以鴻雁來為侯因而祭之謂之鴻祀侍中劉遵等啟稱此唯出大傳不在六籍劉向鄭元雖為其訓自後不同前代以來竝無其式○後魏道武帝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曰祈之則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歲神十二歲一祭以十月用牛一雞三又立土神四歲二祭常八月十月用羊又立獻明以上天神四十所歲祭其神尊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

淫祠興廢 秦 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之內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遣大夫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自咸和迄於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可令禮官作式其諸妖孽可粗依法先去其甚俾邪不瀆正時不行○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後魏初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孝文帝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成秩處廣用牲甚眾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園丘之下旣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此旣無祖配探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商賈替者皆與替冠者為介替者亦謂也皆與亦欲酒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一獻之禮有應有便冠者

易服玄冠玄端謂禪莫見于君遂以替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易服玄冠玄端謂禪莫見于君遂以替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父而後饗冠者禮記曰飲酒也會子問曰將冠子冠者揖讓而入門有齋饗大功之喪如之何

者未至則駭謂其成禮也若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齋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禮記曰

歸設奠於斯乎有冠雖無冠醴醢曰冠者成人之容正尊卑之序而今母見姑姊與之交拜豈非混淆長幼躐亂人

諸侯踐跡去典法重以恭皇蕩滅子無一存况復編斷備靈傳謂先儒注釋不加參詳遂令後學有所疑誤又按

九拜之儀謂拜也尊屬飲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理非矣何謂也敝編謂不然注云其人與為禮也

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實自告其家告白其之子某若弟某長矣

將加冠於首願吾子致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

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嚮筵文設賓東嚮兩楹

相接授冠以篋器設于兩楹又設罇爵于東方冠者如常服侍命于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走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做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各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伏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罇跪向冠者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美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冠者執罇酌地然後啐酒訖賓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罇為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于席南東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于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誠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慎儀惟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各自著布典再拜從立于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醴而飲事訖上堂尚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時賓宗人東平王隆叔存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用意斟酌使其簡者耳○大唐制如開元禮

大功小功未冠議周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可以娶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以指吉禮之時大功卒哭○晉傅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以冠與本文不同何耶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質猶答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

父為子嫌但施於子不施於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者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為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松問范注

曰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注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為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未語特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為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為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婦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松重問范注曰下殯小功則不可而

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范注重答曰下殯小功此是問服之下殯不可以服輕而思踈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巳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或問者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按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夫解經又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便是卒哭為非卒哭耶答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

知此言便是卒哭為非卒哭耶答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

冠于嫁子而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

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

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

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

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

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當以

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耶重

間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為允也然猶僕有所未了禮小功卒

哭可以娶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

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

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室室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

冠嫁其子者以已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隆既

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已身親有功布重制月

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耶

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

齋練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

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

之餘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不使昏者

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

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小冠大功之末俱

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行

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

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及喪服若服在齋練不得行吉則因喪

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文并周

周制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禮

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祖廟女

君者之廟以有錫麻之禮就爭者之宮教之也公羊傳婦人

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理之不為婦也魯雜

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

人矣禮之節以成人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也笄

云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壺養其禮與麻如男子也又謂婦

用酒醴之敬其早得禮燕則鬻首既笄之後去之也猶若女

有鬻髮也鬻音自負切髮

切果

通典卷第五十六





君臣冠冕中饋等制度

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造冕旒始用布帛冕者冠之有旒唐虞以上冠布無綵綵纓夏后以牟造音反以收所以收殷制章甫或以哩章明也明丈夫甫或為父學發髮形制並無文至周六冕章數始也自纓飾音沈甫反形制並無文至周六冕章數始也備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言中禮也洎乎幽厲衰微秦焚六籍圖寫紛雜記注混淆今徵其實錄摭拾沿革為冠冕篇云

大裘冕 衮冕 鷩冕 緇冕 緋冕 元冕  
通天平冕 平天冕 蒼冕 青冕 赤冕  
黃冕 素冕 黑冕 象冕 山冕 火冕  
漢冕 方冕 祀冕 有熊氏 周 秦 齊 陳 北齊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 唐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繖耳不聽讒言也事見  
○周制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纒紐冕服有五者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弁所貫五采纒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纒文之名合五色十二所謂纒也成就也纒之每面貫五采玉十二旒屬兩端於武每就間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紘一條纒屬警冕纒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十元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各以其等者纒玉如其命數冕則侯伯纒纒玉皆三采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纒五就用玉五十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纒再就玉八纒玉皆朱紘禁令不得相○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鈞元以從冕旒前後遂絕秦邑獨斷云鈞紺纒也班固○後漢光武踐祚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孝明帝承平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

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為十二旒秦邑獨斷云九旒也以其綬采色為組纒禮記曰元冠未也其旒珠云九旒也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珠用真白玉皆有前無後各以其色綬為組纒旁垂鞋纒助天子郊天地祀明堂則冠之○魏因漢故事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用珊瑚珠晉因之○東晉元帝初過江帝服多關而冕飾以翡翠珊瑚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旋珠從之後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通天平冕早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組為纒無綵王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組為纒色如綬也○宋因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祀及宗廟服之王公並用舊法○齊因之梁因之其制前垂四寸後垂三寸旒長齊肩以組為纒色如其綬旁垂鞋纒充耳珠以玉瑱乘輿郊祀天地明堂享宗廟元會臨軒則服之五等諸侯助祭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纒旁垂鞋纒○陳因之以為冕旒皇太子朝冠遠遊冠侍祭則平冕九旒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纒旁垂鞋纒○北齊採陳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為纒色如其綬其四時郊祀封禪大事皆服衮冕皇太子平冕黑介幘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為纒色如其綬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冕祀昊天則蒼冕五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冕夕月用素冕地祇用黃冕神州社稷用元冕享先皇加元服等象冕享先聖食三老耕籍等以衮冕視朔大射等以山

冕視朝臨法門適宴等以鷩冕皆十二旒章弁皮弁公之冕九方衮山鷩火纓等六皆九旒章弁皮弁元冠三合上為九諸侯八無衮冕諸伯七又無山冕諸子六又無鷩冕諸男五又無火冕冕五旒三公之冕九祀火纓藻繡爵弁等冕六章弁皮弁元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公卿七又無纓冕上大夫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五又無皮弁下大夫四又無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元冕庶士元冠而已其弔服諸侯當事則弁絰不則皮弁以下亦如之○隋採北齊之法衮冕垂白珠十二旒組為纒色如其綬鞋纒充耳玉笄太子庶子裘正奏色並用元旒齊於勝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法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青纒充耳犀笄國公冕青珠九旒初受冊命執贄入朝祭祀親迎三公助祭並服之侯伯則鷩冕子男則纓冕五品以上繡冕九品以上爵弁○大唐依周禮制天子之六冕有大裘冕衮冕鷩冕纓冕繡冕元冕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元表纒廣狹金飾玉簪導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後也亦准此金飾玉簪導謂之笄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以縹餐使入中加金以組為纒色如其綬祀天神地祇服之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纒色如其綬鞋纒充耳玉簪導諸祭祀及踐祚享廟遣將征還飲至加元服元日受朝等服之鷩冕有事遠主服之按周禮遠冕祭海嶽服之繡冕祭社稷帝社服之元冕蠟百神朝日夕月服之自衮冕以下旒數並依周禮皇太子衮冕白珠九旒諸臣衮冕青珠九旒青纒充耳簪導鷩冕七旒第二品服之纓冕五旒第三品服之繡冕四旒第四品服之元冕三旒第五品服之龍朔二年九月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稱准合諸臣九章服君臣服冕章數雖殊飾

龍名衮尊卑相亂今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代龍吳山爲上仍改冕名當時紛議不定至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蘇知機上言曰前龍朔中孫茂道奏請諸臣九章服當時竟未施行今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加日月星辰龍虎山火麟鳳元龜雲水等象驚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繡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楊炯奏曰謹按虞書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尙矣逮及有周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敷也以龍爲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異變潛見表聖王深沈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以法服乃此之自出也天下之能事於是乎畢矣今蘇知機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已施於旌旗矣龍虎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餘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鑿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此固不可舉陳於法服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尼父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緇布冠 進賢冠 ○周 後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 唐

周制士冠禮云緇布冠類項青緇屬於類緇布冠無四級以固冠項中有緇亦由類爲之以爲始冠之冠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緇類象之所生也後漢改之冠而弊之可也初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後漢改之制進賢冠爲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秦趙獨斷云千石以下一梁小吏私學子皆一梁晉因之天子元服始加則冠五梁進賢冠三公及封郡公縣侯鄉亭侯則三梁卿大夫下至千石則兩梁中書門下至門郎小吏並一梁宋因之爲儒冠齊因之爲開國公侯下至小吏之服其以梁數爲降殺則依晉制梁因之以爲乘輿宴會之服則五梁進賢冠陳因之爲文散內外百官所服以梁數爲高卑天子所服則五梁北齊進賢五梁冠不通於下隋因陳制內外文官通服之降殺一如舊法大唐因之若親王則加金附蟬爲飾復依古制緇布冠爲始冠之冠進賢緇布二制存焉

牟追冠 章甫冠 委貌冠 ○夏 殷 周 漢

夏后氏牟追冠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殷因之制章甫冠高四寸半後廣四寸前櫛首周因之制委貌冠服云凡甸冠弁服甸田服也漢制委貌以阜緇爲之形如委穀之貌上冠弁委貌漢制委貌以阜緇爲之形如委穀之貌上小下大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後卑銳無弁有纓行大射禮於辟雍詔公卿大夫行禮者冠之宋依漢制

通天冠 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頂少邪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筓爲述簫駮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依漢制前加金博山述乘輿常服連即鶴也稱知天雨宋因之又加黑介幘舊有冠無取冠像焉前有展筓

長前代古圖畫三皇五帝或有服通天冠深談矣齊因之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因之復加冕於其上爲平天冕此復依陳因之北齊依之乘輿釋奠所服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朝日元會各朝會諸祭還則服之大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綾

長冠 劉氏冠 齊冠 ○漢 晉 梁

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爲裏亦名齋冠後以竹皮爲之高七寸廣三寸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故爲享廟之服敬之至也鄧人或謂晉依之去竹用漆纒救日蝕諸祀則冠之梁天監中祠部郎中沈宏議竹葉冠是漢祖微時所服不可爲祭服宜改用爵弁司馬娶云若必遵三王則所廢非一武帝竟不改矣

遠遊冠 具服遠遊冠 公服遠遊冠 ○秦 漢

秦採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展筓橫之於前漢因之天子五梁太子三梁諸侯王通服之晉皇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以翠羽爲綾綴以白珠帝之兄弟之子封郡王者通服之則青絲爲綾梁爲皇太子朝服加金博山翠綾陳因之其藻飾服用依晉故事也北齊依之制五梁冠乘輿所服不通於下隋依之制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翠綾犀簪導皇太子元朔入廟釋奠則服之大唐因之其制具開元禮序例

高山冠 側注冠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秦滅齊獲其君冠而制之形如通天冠頂不邪卻直豎鐵爲卷梁高九寸無山展筓一名側注冠其體剛立而以賜近臣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等所服漢舊儀云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一云飛丹紕裏冠以通天

子之○魏明帝因改之卑下於通天遠遊除去卷筒加  
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行人使者服之○晉宋齊梁陳  
歷代因之○隋依魏制參用之形如進賢冠加三峰謂  
者大夫以下服之梁數依其品降殺○大唐因之內侍  
省內謁者監及親王司閤等服之

法冠 魏 梁 陳 隋 唐 漢 晉 宋

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纒為展箭鐵為柱卷取不曲  
後漢文冠一名柱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羊一  
楚王獲之○漢晉至陳歷代相因襲不易○隋開皇中  
於進賢冠上加二真珠為獬豸角形大業中改制一角  
或云獬豸神獸蓋一執法者服之○大唐法冠一名獬  
豸冠一角為獬豸之形御史臺監察以上服之

建華冠 魏 晉 陳

漢制以鐵為柱卷真大銅珠九枚形似縷鹿詳宗曰下  
小記曰知大者冠迷知者履綱左氏傳曰鄭子臧好  
聚鵠冠建華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舞樂人服之○晉及

陳代相因不易餘並無聞

趙惠文冠 魏 武 齊 梁 陳 北 齊 隋 唐 漢 晉

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  
或以北上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  
或謂澤神名之曰慶冠如蟬翼故名惠文或曰齊人見千  
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漢因之曰武弁一名大

冠諸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

飾侍中插左貂常侍插右貂用赤黑也王莽用黃貂各  
漢應劭漢官儀曰金取堅剛百鍊不耗隨服色所尚後  
蟬取高居欲深貂內勁捍而外溫潤又名鷄鷄冠  
屬尾彩鮮明是將飾冠以代貂○幸臣闕孺為侍中皆服

大冠天子元服亦為先加又雙鷄尾豎左右名鷄冠鷄

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鹿爪推碎天子○晉依之名  
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惠文冠也○宋因之不易  
○齊因之侍臣加貂蟬餘軍校武職黃門散騎等皆冠  
之唯武騎武賁插鷄尾於武冠上○梁因制遠遊平土  
噴武冠○陳因之不易後為鷄冠武者所服○北齊依  
之曰武弁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則服之○隋依名武弁  
武職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為飾侍左  
者左耳侍右者右耳天子則金博山三公以上玉枝四  
品以上金枝文官七品以上既白筆八品以上及武官  
皆不駝筆○大唐因之乘輿加金附蟬平巾幘侍中中  
書令則加貂蟬侍左右珥諸武官府衛領軍九品以上  
等亦准此

方山冠 漢 晉

漢制似進賢以五采數為之祠宗廟八佾四時五行樂  
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焉○晉因之

巧士冠 漢 晉

漢制高七寸前後相通直豎似高山冠不常服唯郊天  
黃門從官者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  
者四星云○晉因之自後無聞

卻非冠 漢 梁 隋 唐

漢制似長冠皆垂五寸有纓後宮門吏僕射等冠之  
○梁北郊圖執事者縮纓纒○隋依之門者禁防伺非  
服也○大唐因之亭長門僕服之

樊噲冠 漢 晉 宋 齊 陳

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其制似平冕廣九寸  
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  
漢王曾即製裳以裹盾冠之○晉宋齊陳不易其制餘  
入軍門立漢王傍視項羽

並無聞

衛士冠 漢 晉

漢制前圓差池四重趙靈王好服之今不以施用或  
曰楚莊王解冠是也○晉因之宋以後無聞

御敵冠 晉 陳

晉制之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似進賢冠凡當  
殿門衛士服之○陳依之餘並廢

進德冠 大 唐

大唐制九琪加金飾皇太子侍從皇帝祭祀及謁見加  
元服納妃則服之

翼善冠 大 唐

大唐貞觀中制月一日十五日親朝常服之又與平中  
幘通用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  
廣此冠願採古法兼類幘頭乃宜常服開元十七年廢  
不行用乾元元年十月知司空韓瑒奏五品正奉衣  
從本方正色每至正冬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即服以朝  
見仍望永為恆  
式奉教旨宜依

皇收 晉 齊 梁 隋 唐 漢 魏 周

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  
曰收收之言所純黑前小後大○殷因之曰皞皞名出  
覆也覆以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爵弁冕  
自飾也爵弁冕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爵弁冕  
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以來皆廣八寸長  
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為之士冠禮三加成入  
服之○漢依周制或云中古以下其制用絲祠天地五

郊明堂雲翹樂舞人服之○晉依漢制更名廣冕有收  
持筭服用如舊○隋依以角為簪導士助君祭服之○  
大唐因之以袖代布用元纓簪導九品以上冠親迎助  
祭家私祭祀服之

皮弁周 晉 後周 隋 大唐

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也璫結中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司服云視朝即為飾謂之璫邸下抵也以象骨為之也

韋弁周 晉 宋 後周

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以韋為弁齊人召舊為韋○晉以韋為之頂上小尖○宋因之或為軍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

幘童子幘 空頂幘 納言幘 赤幘 細幘 素幘 黑幘 緋幘 緋幘 青幘 素幘 漢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頭首嚴頰○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為絳袖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頰題百切○漢因續其頰卻探之施巾連題卻覆之至孝文乃高其頰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明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

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未入學小童幘句卷屋者示尚幼小未遠冒也喪幘卻探反木禮也漢文帝斷曰幘古者之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

天子改獵御戎文官出遊武官一品以下并流外吏等上下通服黑介幘平巾黑幘又制綠幘庖人之其平中黑幘之制玉枝金花飾屋簷導紫羅褶其御五輅人逐其車色○大唐因制乘輿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會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黑介幘拜陵則服之平巾幘飾導簪冠支皆以玉乘馬則服之皇太子平巾幘乘馬則服之空頂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賜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冠幘五品以上陪祭服之

幘白幘 烏紗帽 鏡 晉 宋 梁 陳 隋 大唐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緣帛以為幘切○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車飾非為國容因之為善遂不改因通以處帛帽與幘同○晉因之咸和中制憲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侍官乘車白帽○齊依以素為之舉哀臨喪服之○梁因之以代古疑縷為帛服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陳因之而初

婚冠送餞以服之○隋依梁不易○大唐因之

帽皮帽 白帽 翠帽 黑帽 高屋白紗帽 高頂帽 峇帽 突騎帽 周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隋 大唐

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元始作帽○周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曰古之人始作帽而句領也古者冠下有覆以緇為之後世施帽於冠因裁緇為帽自乘輿夏○魏管寧在家嘗著阜居下至庶人無飾者皆得服之○魏管寧在家嘗著阜帽美書上陸遊賦書休於石亭還當反西陵朝臣燕○晉因之○宋制黑帽縹紫標標以緇為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齊因之○梁因之頗同至於高下翅之卷小異耳皆以白紗為之○陳因之天子及士人通冠之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宮則烏紗在承福省則白紗又有緇卑維紗為之高屋下裙蓋無定准又制岑帽靴角五音帥長服之○後魏成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縹紫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項上癩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時為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隋文帝開皇初嘗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於冗吏通著入朝後復制白紗高屋帽接賓客則服之大業年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以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霑巾角折○大唐因之制白紗帽又制烏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則服之

葛巾 角巾 東晉 齊 陳 北齊

東晉制以為為之形如帽而橫著之尊卑共服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冠角巾○齊依之○齊依之其角巾宋不存○陳依之○北齊依之自後無聞○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



爲將帥皆著練巾時有妖賊以黃爲巾時謂之黃巾賊  
按巾六國時造魏之開通謂之承露囊裙戲敗幅巾漢  
河按此則庶人及軍旅皆服之用全幅阜而向後髣髴  
謂之頭巾餘後周武帝因裁幅巾爲四脚○大唐因之  
人謂之幘頭大唐

巾子  
大唐武德初始用之初尙平頭小樣者天授二年武太

后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

三月中宗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監皇  
帝在藩時所服

人號爲英  
王語樣

通典卷五十七

通典 卷五十七 禮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十八 嘉三

天子納妃后册后册○遂皇 伏犧 五帝 夏 東晉 北齊 大周 後漢 魏 晉

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人皇○伏犧氏制嫁娶以儷皮為

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親迎於庭○殷於

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媒氏云合男三十

婚之時即親迎於戶何休曰後代漸文而娶女二十而嫁

仲春之月采女用鴈謂始語言宋擇吉不用六禮之儀始

備謂問女名曰將下也也三曰納吉用鴈謂卜得吉往

告之也四曰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謂婿備禮也天子聘

也五曰請期用鴈娶婦日也六曰親迎用鴈天子聘

女納徵加穀止皆用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士以

靈王求婚於齊遣使稱制拜后桓子對曰夫齊大夫若

而人姑姊則稱先守某公之遺故遺使稱制拜后天子

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故遺使稱制拜后

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子紀祭公諸侯為天

使魯主婚故祭公來受命而迎天子無外故稱王后

矣春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禮合

親迎有故則使上卿迎之也祭公迎之王后未至京師

諷知諸侯有說曰記婚義云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故得使卿迎○說曰記婚義云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其牢而食合

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為天子

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

后謙卿不行皆不識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

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以為天

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

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非說天子之禮○漢

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

疋呂氏為惠帝娶魯元平帝立王莽納女為后以固權

道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

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鹿皮為冠也素積以十

以禮雜下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有司

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一萬萬莽深辭讓受

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賧家有詔復益二

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

遺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

大司徒宮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

璽綬顏師古曰登車稱警蹕便時取日時上臨延壽

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安漢

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以下宰執皆增

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號曰

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王莽篡立後開到伯升及聖公立

衣冠女以杜陵氏女為皇后迎於殿前兩階間成同牢禮

於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膠靡善結婚之

際有命既集恒帝為蠶孟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

宜備禮遣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於是悉依

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

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圭此云璧形制雖異為玉

五尋然則靈帝冊宋貴人為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

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

立階下南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文曰維建盛

未制故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秋

宮闈中宮曠位宋貴人乘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

昭曜典憲後庭羣僚所瞻日宜其下太尉襲使持節

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

遵禮典肅慎天饋冊文學皇后拜稱臣妾畢即位太

尉授璽綬中常侍長秋太僕高卿侯覽長跪受璽綬奏

於殿前女使授婕妤好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

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

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

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紱四采黃赤纁紱純黃質

魏制天子冊后以及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

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三年臨軒遣太尉賈

充冊立皇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

禮納冊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穀

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尚書未整據按婚禮故事天

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

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

后於紀教養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開









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為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

五禮用箱百九十四○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

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泰曰古者

實天子加設注諸侯加大璋依周禮改諸侯婚禮加

璧用璋其羊禮亦如納宋吉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

備唯璋官為具足尚書朱盤我魏氏故事王娶妃公

天子加以設注諸侯加以大璋漢高祖制聘后黃金貳

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黃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制娶妃

公主之禮用箱一百九十四及幣四匹魏制娶妃

四匹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備物賜錢使足而已難

給璋餘○東晉王湛六禮辭並為贊禮儀云於版上各

方書禮文婿父名媒人正版中納采於版左方裏以阜

囊白繩纆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

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屬繒采錢米別版

書之裏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屬以籠盛繒以

笱盛采以匱音盛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

腊以斤數媒人齋禮到女氏門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

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鴈立於堂

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

敬薦不腆之禮按禮唯婚辭云不得稱不腆故禮記云

云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

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

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

醉媒人媒不復答○齊東昏侯承元元年尚書令徐孝

嗣上議曰按婚禮實儀以四爵加以合卷既崇尚質之

禮及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

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卷以鎖蓋出

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彩飾亦曩制請除金銀連鎖自

餘雜器悉用延陶堂人執燭足充燎牢燭華侈亦宜停

省奏可○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於皇太子妃為

姑姪遂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皇太子令曰纁鴈之儀

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椽栗啜

修贊饋必舉副筭榻珈飾斯備不願婦見之禮獨以

親闕頃者敬進醴醴已傳婦事之則而舉盤沃盥不行

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

既姪姑姪宜停省○北齊婚禮聘第一品以下至三品

用元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四匹璧一四品以下豹皮二匹

以下至從九品錦采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四匹

品用鹿皮六品以下錦采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四匹

雜采十六匹五品十四品以下羊二口羊二口續二頭酒黍稷

四品六品以下至九五品續一酒黍以下各二斛六

百匹品遞降二十四四品以下無續酒黍以下各一斛

糯米麩各四斛四品以下無續酒黍以下各一斛

議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

元衣纁裳猶用皮為鞞所以制婚禮納徵用元纁儷皮

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

合更以元纁及皮為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

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說也彪之當時有學知禮者

柔順乃云取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

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謂得禮之變也或曰

近代所以尚循元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欽化人倫示

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答曰元纁及皮

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

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

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

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

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

舊制乎其朝宗親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

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

禮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坵築土為之今會客豈須置

坵乎又並安能復言古道耶略舉數事其餘可知也何

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旨易曰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大唐顯慶四

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

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

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

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秦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

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

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

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

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

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舞喧嘩殊非助感

既虧名教又違風猷諸請一切禁斷從之開元十九年

四月敕於京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

供坊南街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

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

斧之禮其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

車下婿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恩至於聲樂竊恐非

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瓊帳擇地而置此乃

虜禮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忘今

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

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其制多因周禮以三品

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為降殺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八











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為此制以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婿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

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宋庠爵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婚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婿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

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婚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為難故為此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惔答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比初婚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即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今婿父命使拜其婦女遣女拜受此命即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今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為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為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婿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關耳不得同之初婚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

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曾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按禮經婚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為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盟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為重接夫為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婚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為此制以紗縠幃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昏復乖墜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邪豈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眾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 嘉五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新續公除附○晉 大唐

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潛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為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為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王琛有兄喪為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為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為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為婚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緦嫁娶之文虧違典憲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議今之拜時事畢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以齊緦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緦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則所犯者輕潛暨為子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祭酒裴頌議以為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為訓雖父兄為主事由已輿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可以嫁娶後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婚無王孫恥奔之義失為父之道王廩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滿議者任之鄉論主簿

江啟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顏含居叔喪而遣女尋舊事元康二年虞潛陳湛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婚之禮不輕於拜時合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無方之人沉虧滄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止從事中郎謝潛議鄭元以為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皆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義不責遷任徐州不為坐免久為成比若舍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主簿孔夷讓鄭元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緦之中可嫁女學者多味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婚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稽王賡為伸其意會稽王答曰既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於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斯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拜時未為備禮暫一致身交拜而已即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賡曰王濛女有同生之續計其日月尚未絕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為聖朝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宜流示後裔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自所懷○大唐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

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緦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將隆大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遵高宗之令執畧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 晉 東晉 宋

晉范朗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為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元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為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答曰按經大功之末可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雖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禮何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為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為下殤小功不可娶者不齊緦之親按長殤大功亦齊緦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言娶則長

禮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

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殤不可娶妻者謂己身也吾言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為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於禮為應得婚與不學博士袁瑒之等按公主於二王屬為姑二王出為人後主又適今應降服小功然本是周親雖降而為疎本親情重公主方當始太常王彪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為莫而疑可婚與不

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為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備之說本齊續之親故除喪而後可婚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續之親情例如禮不應成婚與之稽王瑒曰王者君臨萬國以禮義警教也今若皇子獨違規矩恐遐邇之譏必不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者不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當代名士於時以兄弟子喪未為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並應貶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於姑古者諸侯絕周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未葬行嘉禮也況廬陵長公主於禮○宋庠蔚之謂禮云下殤之法不應絕服況喪未葬乎

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為子娶婦議晉

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為子婚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那無舅姑曰婦范答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為無服也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

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以娶婦將不嫌那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續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續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續絰之中推此而言雖總麻之喪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冠婚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按大功之末猶未忍乃為子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於仲春會男女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曰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以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為此議者皆於為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要妻則己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己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又未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入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崧依議為兒婚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晉 宋

晉劉闢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婚而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為兒孫婚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婚主若便婚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

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婚男女詎無異邪向家亦是祖無服而徐答曰秉燭寢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宋向散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未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為婚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婚鄭尚書曰祖為婚主女父不與婚事意謂可婚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為家主於理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邪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妹及女議晉 宋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云故涼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後因喪服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本品二等第二人今為第四請正黃紙梁州中正某言俊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為第五品○宋江氏問裴崧之曰從兒女先剋此六月與庾長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兒無嗣兄子簡為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不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末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己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為不可以嫁謂此言為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為不盡吾以為聘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



輕故以見服為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殤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妻曰本不謂父可而兄反不可今所疑謂父兄及女身並不可耳按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得復於降殺之內以行婚姻之禮邪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也若謂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為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於下殤而薄於出降之甚邪何承天裴通難荀曰婚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為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邪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議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娶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聘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邪若本降為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為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宗炳稱何議

子為人所疑云要正以下殤小功不可娶降輕以包重為長殤大功亦不可嫁者意謂非也且子嫁降輕生雖枯山之苦為鳥猶哀況在理亦哀既深則吉實輕故情安於大功之末娶納吉禮為重吉重故於小功於卒哭夫舉重之不可何妨婦者仍自可乎而反云舉輕明重其義不例夫衡孔懷之哀從離隔之命而與新婚者同其不可哉若使親喪李嵩為息遂婚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婚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後

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高又以父在大功則子應可也今降服雖末而子未除以疑又魏放之問孔琳之問丁纂纂曰服未情殺可行吉事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似不得婚既稱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按如此文唯云不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此便是得嫁也傳都官駁孔讓曰娶妻嫁子雖為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於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傳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以謂之不類孔答曰傳意謂本周而在大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己娶妻一事非在他人乃己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觀於輕者則知重者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

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邪傳曰按卒哭之與服末固是一語直辭異邪答曰以葬後便為末虞畢乃卒哭且末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者則當輒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娶妻如大功之末輒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更起條云雖小功卒哭可以娶妻那推文○宋庠蔚之曰昔為禮記畧解已通此議大功重而嫁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輕故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縗周親之內於情差重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

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晉謝琰問車允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禮小功不稅音他外反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婚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婚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同姓婚議 周 漢 晉

昔人皇之代始有夫婦之教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則不娶宗族禮記曰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別也厚也按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絕矣同姓也六世絕矣屬為其庶姓別於上而或單於下嫁則可以通乎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娶或時非賤取於許慎五經異議諸侯賤者世無本繫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議又按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漢呂后妹嫁呂平王莽娶宜春侯王咸女後稱曰宜春氏○晉劉頌漢廣陵王後臨淮陳嬌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始改姓陳頌女適陳氏時人議之若同姓得婚論如虞陳之類禮所不禁同姓不殖非此類也難者不能屈濮陽太守劉嘏與同姓劉疇婚司徒太常諸博士議非之嘏以為同姓庶姓有正姓有復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胡毋與胡公同本複鍾單鍾複胡單胡今年其婚不以損一字為疎增一字為親不以其本為悔取其同者為吝宜理在可通而得明始眼之別故婚姻不疑耳今並時比族年齊代等至於庶姓禮記書其別於上始祖



正姓明其斷於下以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按太常總言博士議述敘姓變為始祖者始此姓為祖也此既非禮所謂始祖為正姓之義即便棄經從意謂義可通如今眾庶之家或避國諱遁伏逃罪變音易姓者便可皆言是始祖正姓為婚之斷如此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以為開通同姓婚則令小人致濫按禮自有禁限禁限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皆王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二門譜地皆存昌黎張仲娶范陽張璉妹詒張公而後婚今日若考經據事足以取正唯大府裁之報又與卞壺疏云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鄭鄆文之昭卞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或上或堯舜之代下或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則輕歷聖人議者或謂魏魏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婚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壺以報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慈答卞云如報所執苟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與鄭元高構弟子也為子稚賓娶王處道女也當得禮意於時清談盡無議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報不應見責庾蔚之謂報據王者必有始祖始祖為正姓其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婚故魯娶於吳為失禮報云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者當謂各立

始祖則可通婚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庶姓理通於下者當為帝王遞代始祖既謝屬籍亦廢則為理終於下亦可通婚也報雖明始限之外與理終之後皆可通婚而未有親疎之斷昭穆祚允無代不有若周代既遷屬籍已息應韓之婚以其昭穆久遠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外而親未遠者當以何斷按禮云六代親屬竭矣故當宜以此為斷邪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始祖則當以別子及始封為判今宗譜之始亦可以為始祖也古人數易姓姓異不足明非親故婚姻必原其姓之所出末代不復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宜本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為同姓之婚易致小人情巧又益法令滋章報在邊地無他婚處居今行古致斯云耳

內表不可婚議魏

魏袁準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賦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答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大唐

大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為婦即宣道堂姨元義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道經省

陳訴議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甥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為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之上禮實同重況九月為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為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為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意恐凌以成俗然本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為婚者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示為後法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可



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袷單衣亦謂之素服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皐絳繡爲之袴褶相因不改○梁因制平天冠服衣畫而裳繡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更名赤皮鞞爲鞞或云鞞之名其來已餘同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袍皐緣中衣黑烏是爲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聖則皐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鞞黑烏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袷單衣以代之疑纁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卽今中單也後漢從夏侯氏說祭服絳緣領袖爲中絳袴鞞示其赤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鞞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七年周捨議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衮冕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非冕今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又王僧崇云尋冕服無鳳應改爲翟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是畫飾加葩音於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翟差降之文復將安寄帝又曰禮王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於質敬恐未有盡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詔可瑋等又按鄭元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旣無所出未爲可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纁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纁詔可又制黑幘單衣宴會服之九年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元冕以祭裨冕

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旣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絳襪中單竹葉冠○陳因之永定元年武帝卽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采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其皇太子絳紗袍皐領白紗中衣白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衣若釋奠及朝絳緣中單絳袴鞞元烏侍衾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繡鞞赤烏絳鞞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皐緣中衣素帶黑烏若加餘冠則服其加冠之服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袞元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烏絢履餘文武朝服武實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閣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紗從則襴襜衫太子衛率率更令丞卓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元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傳所服武冠絳袴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五方上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祇用黃衣夕月用素衣神州社稷用元衣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籍等自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羣臣等八章羣祀臨太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衣重袞山鷩裳重黼黻俱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標巡兵卽戎則執韋爲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

公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隨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爲領標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爲領標諸侯服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爲領標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爲領標諸男服五章皆以藻爲領標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爲九等皆以宗彝爲領標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爲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標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六等中大夫之服有五章有三衣重粉米爲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爲四等士則祀弁爵弁元冠服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元庶士元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屬服緇衣裳○隋文帝卽位將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損益可知朕受天命亦雀來儀五德相生並宜火色其郊丘廟社可依袞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鳥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尙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尙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後周制冕並無典故今採東齊之法乘輿與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鞋纁充耳玉笋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爲十二等衣標領纁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襪裾革帶玉鈎釵大帶素帶朱裏純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鞞隨裳色山龍火三章鞞韞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纁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

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鞮赤烏加金飾祀圓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寧禱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藉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制白紗內單卓領襍裾縹緜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烏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馮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紗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皇太子袞服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縹襪裾革帶金鈎黼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蔽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紕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鞮赤烏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內單卓領縹襪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縹烏其革帶劍佩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鈎假帶方心粉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縹鞶鞶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袞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鶩冕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冊執贄入朝

祭祀親迎則服之鶩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絳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繡爲之祭服冕皆警導青纁充耳元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綉以下青縹襪裾革帶鈎黼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純其垂外以內以黃紕朱鞮凡鞮皆隨裳色裳鶩纁劍佩綬約皆用青組朱鞮火山二章纁山一章赤烏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元衣纁裳無章白緇內單青領縹襪裾革帶大帶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約用青縹鞶赤履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朝服亦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卓領袖卓襪革帶鈎黼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烏綬劍佩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鈎黼假帶方心縹履紛鞶囊從五品以上服之絳縹衣公服縹衣卽單衣不垂如縹內餘也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同從省也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衛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左右武衛左右武衛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率等左右監門衛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直閣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閣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大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袞冕鶩冕纁冕縹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袷凡十二等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

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綠八品九品以上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敕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顯慶元年修禮官臣無忌志憲敬宗等言准武德初撰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勸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衣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袞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秋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盛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唯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宋魏周齊隋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帝祭社稷黼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纁及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爲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鶩冕祀四望山川則纁冕祭社稷五祀則絳冕諸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

其降王二等則王著元冕之時羣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漢魏以降相承舊事皆服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制可之無忌等又奏曰皇帝為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以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裕禮令乖舛須歸一途且白裕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素服以會禮文從之龍朔二年九月孫茂道奏准舊令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著碧朝參之處並依此服非朝參處聽兼服黃從之前令九品以上朝參及視事黃夜行為部人所殿高宗聞之以章服貽亂武太后延故此詔申明之朝參行例一切不得著黃

載元年五月內出繡袍以賜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訓誠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犀相飾以鳳他尚書飾以對鶴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武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鈴衛飾以對鶴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其麟背各為八字迴文其詞曰正直孝廉職文昌顯政勳章慶慶懿冲順彰義忠慎光神龍二年九月敕停京六品以下廉正躬奉謙感忠勇

著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為定開元四年二月制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勝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倣又入蕃使則敕借緋紫者使迴合停自今以後衛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十一年六月敕諸衛大將軍中軍中郎將袍文于牛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驍衛大壘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澤文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每正冬陳設朝日著甲會日著袍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

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朱翠黑介幘髮纓綬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阜領襪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佩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敕改為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其三品以上服准武德四年敕大科綉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綉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以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及雙紉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鑰石流外庶人服紉綾純布其色通用黃白飾用銅鐵貞元七年十一月令常參官復衣綾袍金玉帶至八年十月賜文武常參官綾袍

通典卷六十一





皆以蠶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稍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縉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緇縹而已湖赤○魏之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晉依前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縹下隱領袖緣衣康六年詔以純青服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瓊玉助蠶之服純縹為上下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纒朱綬佩瓊玉諸王太妃諸長公主金印紫綬佩山元玉自公主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緝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郡縣公侯夫人銀印青綬水蒼玉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早絹上下助蠶者緇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宋制太后皇后入廟服袿上圭下屬大衣謂之袿衣公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為緝帶各如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早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為朝服按漢古者天子至於土王后至於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王后至命婦所佩玉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齊因之袿襦用繡為衣裳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陳依前制皇后謁廟袿大衣阜上阜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貴妃金章龜鈕紫綬佩于闐玉獸頭鞞九嬪金章龜鈕青綬獸頭鞞佩采瓊玉婕妤以下銀印珪鈕艾綬獸頭鞞美人等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鞞皇太子妃金璽珪鈕纒朱綬佩瓊玉良娣銀印珪鈕佩采瓊玉青綬獸爪鞞寶林佩水蒼玉餘同開國公侯夫人獸頭鞞餘同

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鈕紫綬佩山元玉獸頭鞞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緝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北齊皇后助祭朝會以袿衣祠郊祿以揄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祿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緝帶內外命婦以上從二品以上金章紫綬服揄翟雙佩山元玉九嬪視三品銀章青綬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銀印青綬展衣八十一御女視五品銅印黑綬祿衣又有宮人女官服闕翟三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祿衣七品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皇太子妃璽綬同皇太子服揄翟從蠶則青綬紗公服郡長公主公主王國太妃纒朱綬章服佩同內命婦一品郡長君元朱綬闕翟章佩與公主同郡君縣公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子同世婦太子家人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服闕翟三品服鞠衣四品展衣五品祿衣內外命婦宮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帶鞞囊皆准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後周制皇后之服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祿亨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翟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揄衣祭羣小祀受獻爾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鳴衣黃下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鵠衣白色音單食命婦歸室則服翊衣音扶俱十有二等以鞞翟為領標各十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有時見

命婦則蒼衣春齊及祭還則青衣夏齊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齊及採桑還則黃衣秋齊及祭還則素衣冬齊及祭還則元衣自青衣而下其標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翟皆九等俱以揄翟為領標各九自揄衣以下鷩鳴鵠翊朱黃素元等九也自朱衣而下其標領亦用相生之色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八其翟衣翟皆八等俱以鷩翟為標領無揄衣諸伯夫人自鳴衣而下七其翟衣翟皆七等俱以鳴翟為領標無鷩衣諸子夫人自鵠衣而下六其翟衣翟俱以鵠翟為領標又無鳴衣諸男夫人自翊衣而下五其翟衣翟皆五等俱以翊翟為領標又無鵠衣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鳴衣鵠衣翊衣青衣朱衣黃衣素衣元衣絹衣其翟亦九等以鳴翟為領標各九三孤之內子自鵠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鵠翟為領標各八九嬪六卿之內子自翊衣而下七翟皆七等以翊翟為領標各七上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御婉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宮六尚子侯衣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服○隋制皇后祿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祿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翟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沙內單繡領羅縠縠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緋為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絲革帶青縠烏舄以金飾白玉佩元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准祿衣親蠶服也青衣去花大帶及佩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鞞龜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璽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人以下並

亦給甲三妃服揄翟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織成紫綬金  
纁獸頭鞞囊佩于鬪玉九嬪服闕翟金龜鈕文從其職  
金纁織成佩宋璫玉婕妤好銀纁織成他如嬪服美人  
才人鞠衣銀印珪獸爪鞞囊佩水蒼玉餘同寶林服展  
衣艾綬鞞囊佩玉同婕妤好承衣刀人采女皆祿衣無印  
綬皇太子妃服揄翟衣九章金璽龜鈕素紗內單黼領  
羅襪色皆同朱蔽膝二章大帶同禕衣青絳革帶朱襪  
青烏舄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獸頭鞞囊凡大禮見皆  
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珮綬與揄衣同良娣鞠衣銀  
印青綬獸爪鞞囊餘同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佩水  
蒼玉艾綬諸侯王太妃妃長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  
揄翟纁爲九章佩山元玉獸頭鞞囊綬同夫色公夫人  
縣主二品命婦亦揄翟纁八章從親桑同鞠衣自此以  
下佩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揄翟纁爲七  
章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刻赤纁爲翟綬衣上爲六  
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蠶皆同鞠衣○  
大唐武德制皇后服有禕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王太  
子妃揄翟鞠衣自皇后至內外命婦衣服制度並具開  
元禮序例







綬三采綠紫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  
 金章紫綬佩山元玉郡公侯金章青朱綬佩水蒼玉驃  
 騎車騎衛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  
 撫軍前左右後從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並金章紫綬  
 佩水蒼玉諸王嗣子金印紫綬佩山元玉郡公侯嗣子  
 銀印青綬佩水蒼玉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  
 朝服冠貂蟬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尚書令僕射  
 銅印墨綬佩水蒼玉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佩水  
 蒼玉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司隸  
 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遊擊前軍左右軍後  
 軍甯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  
 廣武左積弩右積弩強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水  
 蒼玉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南東西北中郎將銀印  
 青綬佩水蒼玉縣鄉亭侯金印紫綬鷹揚折衝輕車揚  
 烈威遠靈遠武威材官伏波凌江諸將軍銀章青綬奮  
 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  
 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典牧都尉材官校尉王  
 國中尉宜禾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州郡  
 史銅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佩水蒼玉  
 謁者僕射銅印墨綬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冗  
 從僕射太子衛率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墨綬其在  
 陛列其備齒薄駝尾絳紗鞞單衣北軍中侯殿中監銅  
 印墨綬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西域校尉銅  
 印青綬郡國大守相內使江左止單衣幘其加中二千  
 石者依卿尹牙門將銀章青綬騎督守銀印青綬尚書  
 左右丞祕書丞銅印黃綬尚書郎祕書郎太子中書舍  
 人洗馬舍人侍御史關內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服

進賢兩梁冠諸博士水蒼玉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  
 署令秩千石者諸軍長史諸卿尹丞太子保傅詹事丞  
 郡國太守相內使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令長王公  
 侯諸署令長司理持書公主家僕公車司馬太史大醫  
 太官御府內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太子率  
 更家令僕黃門諸署令僕長四時黃門冗從僕射監太  
 子寺人監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匈奴中  
 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戎己校尉長史司馬廷尉正  
 監平並銅印黃綬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司農銅印青綬  
 北軍中侯丞銅印黃綬太子常從武賁督千人督校督  
 司馬武賁督銅印墨綬殿內將軍銀章青綬四時冠  
 章不復給水衡典牧官典牧材官州郡都尉司馬銅印  
 墨綬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黃門中郎將校尉都尉殿  
 中太醫校尉都尉關外侯並銀印青綬左右都侯王郡  
 公侯中尉銅印墨綬部曲將銅印司馬史假墨綬太醫  
 校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殿中司  
 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  
 銅印墨綬諸縣署丞太子諸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  
 丞太醫丞銅印黃門諸署丞國監諸縣尉關谷塞道尉  
 銅印黃綬洛陽鄉有秩銅印青綬宜威將軍以下至裨  
 將軍銅印其以此官為刺史郡守千人司馬武賁督以  
 上及司馬長史者及平虜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銅印  
 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皆假青綬別部司馬軍假  
 司馬銅印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  
 若非以工巧技能特加此官者不假綬羽林郎羽林長  
 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  
 綬武賁在陛列及備齒薄服錦文衣假銅印墨綬旄頭

羽林在陛列及備齒薄服絳科單衣舉鞞跡禽前驅填  
 街強弩司馬守陵武賁佩武猛都尉青綬別部司馬以  
 下假墨綬守陵武賁殿中武賁及守陵者持銀所立反冗  
 從武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  
 假墨綬持斧武賁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中羽林及守  
 陵者大官尚食武賁飯宰人諸官尚食武賁佩武猛都  
 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凡此眾  
 不備又多闕朝服請應給朝服佩玉而在京師者給朝  
 服非諸鳥丸羌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戎己校  
 尉皆不給佩玉其來朝會禮時假給會罷輪還凡應朝  
 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鞞囊者  
 得自具作其位假綬者不得假綬革古制也按漢代著  
 鞞囊者則在殿間或云傍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  
 散各有其時○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為之並依秦漢之  
 制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鈕公侯五等金章其公將軍  
 金章光祿大夫卿尹太子傳諸領護將軍中郎將校尉  
 郡國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射中  
 書監令祕書監丞太子二率諸府長史卿尹丞尉中丞  
 都水使者諸州刺史皆銅印其綬乘輿黃赤纁紺四采  
 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纁紺色亦同相國綠纁紺三采  
 綠紫紺郡公諸侯伯青子男素未皆三采公嗣子紫侯  
 嗣子青鄉亭侯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  
 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祕書監皆黑丞皆黃諸府  
 丞亦然○梁制乘輿印璽並如齊制皇太子金璽龜鈕  
 朱綬三百首佩瑜玉帶鹿盧劍火珠百素革帶玉劍鞞  
 頭鞞囊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百六十首佩山元玉垂  
 組大帶獸頭鞞腰劍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開國  
 公金章龜鈕元朱綬百四十首佩山元玉獸頭鞞腰劍  
 開國侯伯金章龜鈕青朱綬百二十首佩水蒼玉獸頭  
 鞞腰劍開國子男金章龜鈕青朱綬百首佩水蒼玉獸頭

盤腰劍縣鄉亭開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頭

頭盤腰劍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頭號侯則珪鈕

盤腰劍諸王嗣子金印珪鈕紫綬八十首獸頭盤腰劍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鈕紫綬八十

首獸頭盤腰劍直將軍則不帶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

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隨本位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

號其文則曰某位號儀同之章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

墨綬朝服佩水蒼玉尚書則腰劍紫荷執笏侍中散騎

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皆腰劍佩水蒼玉舊至尊朝

會登殿中常侍來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參乘則不

帶劍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水蒼玉腰劍獸頭盤

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其位但加金紫者謂之

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銀青光祿光祿太中中散

大夫弘訓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

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龜鈕青綬

獸頭盤腰水蒼玉卿大夫助祭皆佩五采大佩亦烏絢

屨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輔國將軍四方中郎將

金章紫綬中郎將佩水蒼玉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

尉銀印青綬佩水蒼玉獸頭盤其屯騎越騎夾御日假

給佩餘校不給弘訓衛尉左右衛驍騎遊擊前後左右

軍將軍龍驤監朔建威鎮威奮威揚威廣威等將軍積

弩積射強弩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獸頭盤驍

游以下並不給佩驍游夾日假給國子祭酒佩水蒼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獸頭盤腰劍佩水蒼玉

謁者僕射銅印環鈕墨綬八十首獸頭盤佩水蒼玉腰

劍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通直員外散騎侍郎朝奉朝

請太子中庶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腰劍中書侍郎

腰劍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獸頭盤武賁中郎

將羽林監銅印環鈕墨綬獸頭盤腰劍其在陸列及備

鹵簿著駝絳紗縵單衣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羗羗越

烏桓西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盤安夷護軍州郡

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護軍銀印珪鈕青綬獸頭盤

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盤腰劍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

龜鈕青綬獸頭盤單衣介幘加中二千石依卿尹劍佩

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盤尚書祕書

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腰劍書侍御史腰劍書

御史則有銅印環鈕墨綬諸博士給佩水蒼玉大學博士正限八人

著佩限外六人不給廷尉律博士無佩並簪筆公府長

史獸頭盤諸尹卿丞黃綬獸爪盤簪筆諸縣署令秩千

石者獸爪盤銅印環鈕墨綬公府令史亦同領護軍長

史朱服獸頭盤諸軍長史獸頭盤諸卿部丞獄丞黃綬

獸爪盤簪筆太子保傅詹事丞簪筆獸頭盤黃綬郡國

相內史丞長史獸頭盤其丞黃綬獸爪盤諸縣署令長

相獸頭盤銅印環鈕墨綬州郡大中正郡中正太子門

大夫獸頭盤陵令長獸爪盤銅印環鈕墨綬率更家令

僕獸頭盤腰劍黃門諸署令僕長丞銅印環鈕墨綬丞

黃綬黃門冗從僕射太子寺人監銅印環鈕墨綬獸頭

盤公府司馬領護軍諸軍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

夷蠻越烏桓戊己校尉長史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

盤公府從事中郎銅印環鈕墨綬早零辟獸爪盤左右

衛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盤直閣將軍銅印珪鈕青

綬諸殿主帥正直絳紗從則襦褌衫諸開國郎中令大

司農公傳中尉銅印環鈕青綬皆獸頭盤諸開國三將

軍銅印環鈕青綬開國掌書中尉司馬陵廟食官應牧

長典醫典府丞銅印常侍侍郎嗣子庶子謁者中大夫

舍人不做印典書典祠學官令典膳丞長銅印限外者

不假印太子衛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盤太

子常從武賁督銅印環鈕墨綬獸爪盤殿中將軍員外

將軍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盤殿中內

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諸縣署太

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

綬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黃綬獸爪盤節騎郎其在陸

列及備鹵簿者駝尾絳紗縵單衣御節郎黃綬郎簪筆

典儀唱警唱奉事持兵主麾等諸職公事及備鹵簿殿

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盤城門候銅

印環鈕墨綬獸頭盤部曲督司馬吏部曲將銅印環鈕

總章協律銅印環鈕艾綬獸爪盤黃門後閤舍人主書

齋帥監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齊帥墨綬獸頭盤殿中

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盤總章監鼓吹監銅印環鈕

艾綬諸四品將兵都尉牙門將崇毅材官折難輕騎揚

烈威遠靈邊宣威光威威烈威虜平戎綬遠殺狄殺邊

綬戎獸威武威武烈武毅武奮討寇討虜殄難討夷厲

武橫野陵江鷹揚執訊蕩寇蕩虜蕩難蕩逆珍虜掃虜

掃逆掃難掃寇屠鋒武奮武牙廣野領兵滿五十人給

銀章不滿五十人除板而已不給章以此官為刺史郡

守皆青綬○陳制永定元年武帝所定乘輿服御皆采

梁舊制以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采

畫珠玉之飾任用蜂也至天嘉初悉改易之令一依梁

天監舊事諸王及開國五等諸侯縣鄉亭關內關中及

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尉諸位從公者並尚書令

如梁制餘官不見者亦與梁制同不復具云

僕射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盤尚書無印綬及盤

侍中常侍來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參乘則不帶劍

中書監令秘書監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獸頭鞞腰劍  
 鎮衛驃騎中軍中撫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翊四  
 平將軍章獸鈕其冠軍四方中郎將軍章豹鈕紫綬  
 八十首獸頭鞞佩水蒼玉自中軍以下諸將軍冠軍四  
 方中郎將軍並官不給佩也領護軍金章龜鈕紫綬八十  
 首中領護軍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其五營校尉銀印  
 珪鈕青綬八十首官不給佩左右衛銀章龜鈕不給劍  
 左右驍衛游擊雲騎前左右後將軍左右中郎將軍銀印  
 珪鈕餘服飾同梁亦官不給佩其驍雲騎夾御日假  
 給其積弩積射強弩銅印環鈕墨綬帶劍餘服同梁又  
 有忠武軍帥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帥宣惠宣毅  
 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威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金  
 章豹鈕紫綬八十首官不給輕車鎮朔武旅貞義明威  
 宣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等將軍金章龜鈕紫綬並獸  
 頭鞞佩水蒼玉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庶子以上  
 警筆其武衛不腰劍衛率銀章龜鈕青綬不腰劍冗從  
 銅印環鈕墨綬腰劍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鞞腰劍銀  
 章龜鈕青綬典儀但帥典儀正帥其本資有殿但正帥  
 得帶文綬獸頭鞞殿帥羽儀帥員外帥威雄猛烈振信  
 勝譽成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譽勝力毅健烈威銳勇  
 等十武將軍並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鞞猛毅烈威銳振  
 進智武勝駿等十猛將軍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鞞壯武  
 勇猛烈威毅志意力等十壯將軍驍驍架猛烈武勇  
 銳名勝迅等十驍將軍雄猛威明烈信勇毅壯健等十  
 雄將軍並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鞞忠勇烈猛銳壯毅悍  
 信義勝等十忠將軍明智智遠勇烈威勝進銳毅等十  
 明將軍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武野等十光將軍驍勇

猛烈銳奇決超勝畧出等十屬將軍並銀章鹿鈕青綬  
 獸頭鞞龍驤虎視雲旗風烈迅雷威音馳銳羽騎突騎  
 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畧  
 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披山雲勇振旅等將軍銀  
 印免鈕青綬獸頭鞞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剋狄平  
 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伏飛猛騎  
 破敵威勇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盪寇殄虜橫  
 野馳射三十號將軍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鞞十二件將  
 軍除並假給章印綬板則止建威牙門以下諸將軍並  
 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鞞其在官以功次轉進應署威以  
 下諸號不限板除悉給印綬若武官署位轉進登上條  
 不限板除千八督校司馬虎賁督牙門將騎督守將  
 悉緩印綬兵都尉太子常從督別部司馬軍司馬假銅印環鈕墨  
 綬獸頭鞞○北齊制天子六璽並因舊式皇帝行璽封  
 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用之皇帝信璽下屬獸符發  
 諸州鎮帝下竹使符并代名諸州刺史用之並白玉為  
 之方一寸二分螭鈕天子行璽冊拜外國則用之天  
 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  
 召外國及有事鬼神用之並黃金為之方一寸二分螭  
 鈕又有傳國璽白玉為之  
 方四寸螭鈕上交螭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  
 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  
 為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書為  
 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  
 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說轉納皇太子璽黃金為之  
 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  
 下典書坊印諸侯印綬二品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  
 章青綬三品以上凡五品官及中侍四品得印者銀  
 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以下凡開國  
 子男及五等散品

名號侯皆為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  
 銀章不為印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藩國王之章上藩  
 用金下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一  
 丞給印綬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為官長者給印  
 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諸王繡朱綬四采赤黃繡  
 紺純朱質繡文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  
 國郡縣公散郡公元朱綬四綵元赤繡紺朱質元文織  
 長丈八尺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青朱綬四綵  
 青赤白繡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  
 國縣子男名號侯開國卿男素朱綬三綵青赤白朱質  
 白文織長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紫綬三綵紫  
 黃赤純素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紫  
 黃赤純素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  
 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  
 品六品墨綬二綵青紺純質長丈四尺百首廣六寸  
 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采黃白純黃質長丈二尺六十  
 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  
 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  
 綬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合佩紛其鞞囊二品以上  
 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綵縷七品八品  
 九品綵縷獸爪官無印綬者並不給佩鞞囊及爪其佩  
 及劍一品玉具劍佩山元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  
 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品五品並銀裝  
 劍佩水蒼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則象劍也言  
 其象帶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後周  
 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於神璽明受之  
 明受之皇帝負展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  
 於通

筵前之左其六璽並因舊制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皆龜鈕三命以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其組纓皇帝以蒼青朱黃白元纁紅紫緞則侯碧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元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自紫以下士之綬自緞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焉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隋制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其綬王纁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公元朱綬四綵元赤纁紺純朱質元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侯伯青朱綬四綵青赤白纁純朱質青文織成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三寸正從一品綠纁綬四綵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以上紫纁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百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縹質長丈二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綬色其鞶囊如北齊制佩一品及五等諸侯並山元玉五品以上水蒼玉○大唐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璽

以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長壽三年改玉璽為寶神龍元年改符寶復為璽天寶十載改傳國璽為承天不復用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神祇三曰皇帝寶寶符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四曰天子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二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三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四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五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六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七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八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一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二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三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四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五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六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七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八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九十九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一百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

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二十五年五月敕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以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四 嘉九

天子車輅

上古聖人觀轉蓬為輪輸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與輪相乘流運同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蓋圓象天與方象地二十八療音象列宿三十輻象日月前視則聽鑿和之響傍觀則觀四時之運等威既辨貴賤有序故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洎乎魏晉政教浸運僭踰莫禁代有變改異制殊狀君 眷亂以致顛覆今略舉沿革不可畢載徵其制作為 輿篇云

五輅唐虞夏殷周秦漢後漢魏晉東晉隋大唐

昔人皇氏乘雲駕六羽出谷口或云車也及五龍氏乘龍上下以理古史考云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鸞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鈞車鈞之曲不俾車正契仲建旂旒尊車上下各有等級○殷因鈞車而制大輅禮緯曰山車乘鈞乃鈞車之象昔成湯用而郊祀謂之有山車之瑞山車亦謂之桑根車以金根之色亦謂之大輅○周因殷輅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為王五輅一曰玉輅錫樊纒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錫馬面當刻金為之所謂鐵錫也樊馬大帶也錫馬也錫也就成也皆以五采飾也樊音盤下同二曰金輅乘錫以金為斐領之鈞樊纒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日象輅無鈞以朱飾勒而已樊纒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皆以玉象飾諸末而為名凡諸金象樊及纒五采屬飾之四曰革輅革鞞漆之無他飾以白

黑飾章為龍勒條飾樊纒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龍馳也以白黑飾章龍色為勒五曰木輅不革鞞漆之而已以淺黑飾章為樊鶴色飾章為纒就數同革輅建大厯以田以封蕃國○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

金為飾謂金根車而為帝軫元旂息舟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夏大庚盤遊無度是弟五人作駁曰若相符云爾○漢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服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其儀甚盛不必師古及

王莽篡位武車常朝如振反車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後漢光武平公孫述始獲葆車輿輦而因舊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最尊者也輪皆朱莢重牙貳轂兩轄轂外

一般抱轂其外方復設轂抱銅置其中東京賦曰金薄重輪武轂疏轂飛輪注飛輪書經油繫於軸上金溝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較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管徒冬鸞翟立衡橫

文畫軛羽蓋華蓋徐廣曰翠羽蓋黃黃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漆未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建大旂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鑣錫金鑣方鉉說文插以翟尾朱兼樊纒赤屬易茸金就十有二

左憲以躉牛尾為之在左驂馬輓上大如斗是為德車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其駕元馬六因秦不改經異義說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大龍以御天蓋乃

因陰陽之氣乘六上下非為禮制按周官牧人學王馬之政凡擇良馬而養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云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鸞者有四方之事詩云四牡彭彭是也○魏武王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荏縣黃龍見以為魏得地統服

色尚黃戎事乘黑首白馬齊王正始中詔出入必御輦乘輿○晉武帝承魏陳留王命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及受禪設王金象革木五輅並為法駕旂旒服用悉取周制文物華藻因金根車更增其飾朱奕漆輪

加畫欄文兩箱之後加玳瑁為跗起金銀雕飾時人亦謂為金鷄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榮戟於車之右皆襄而施之榮戟箱以鞞欄上繫大蛙蟻轆輓長丈餘於戟之杪以登牛尾大如斗置左驂馬輓上是為左憲轂皆曲取禮緯山車垂鈞之義玉輅駕駟以黑金象革木駕駟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鑣鑣錫金鑣方鉉

繁纒赤屬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輅皆有錫鑿之飾和鈴之響鈞鑿玉璽龍轆華轂魚倚朱幘音法駕行則五輅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東晉元帝始建大輅戎格各一人即戎用戎格故也因金根車飾皆駕黑駟是為元牡安帝義熙中平關洛得姚興為車蓋或時乘用焉○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改造五輅依晉

金根車加赤漆橫畫玉飾諸末建青旂十有二旂駕駟以元復因漢之安車章施羽葆蓋以祀以金根為金輅建青旂駕元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輅並擬玉輅漆

撰畫羽葆蓋象輅視朝革輅即戎二輅並建赤旂駕元馬四木輅建赤旆以田駕亦馬四大事法駕五輅俱出○齊武帝永平初伏曼容議齊德尚青車旗先青次赤次軍容戎事宜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而脩玉輅畫輪金塗兩箱上望板前優游通綠金塗鑣鑣葉碧紋箱鑣鑣金薄帖兩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塗鑣回釘

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山優游上和鑿立花跌銜鈴銀帶玳瑁筒優游下隱膝裏施金塗鑣回花釘織成文優游橫前施玳瑁筒帖金塗花釘金塗倒龍後損鑿銀玳瑁龜甲金塗花杏望板金塗受福望龍諸校飾輓及諸末皆蟬龍首龍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受福轂裏邊鑣鑣玳瑁筒織成衣裏金塗鑣回花釘外金塗博山牌

邪障鳳凰銜花升蓋金塗鏤鏤二十八爪支子花黃錦  
 外衣複碧絹漆布綠油頂絳絲織成顏菟徒見 藉舌孔  
 雀毛複錦綠紋隨陰懸諸珠蚌佩金塗鈴雲朱結綵綬  
 雜色真孔雀毛一轅漆畫車銜銀花帶銜上金塗博山  
 四鸞鳥立花跌銜鈴龍首銜輻輳尾上下花杏絳綠  
 絲的翠繩入杖旂有十二旂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大  
 鄒幡真旄榮載織成衣金塗杏旂及受福金塗鴈鏤鏤  
 漆安立牀在車中錦複黃紵為安立衣錦複黃紵障泥  
 八幅長九尺綠紅錦帶帶織成花五轆江左相承駕駟  
 左右駢為六施絳絲遊御繩其重轂貳駟駟駟駟赤油  
 金紫真旄左畫置左駢馬輓上金鍍方鈿繁音纓金塗  
 紫皮帶真旄橫在馬膺前其鏤錫皆如古制初加玉轆  
 為重蓋棲寶鳳凰綴金鏤珠璫玉蟬佩四角金龍銜五  
 采旄又麒麟頭加以綵畫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啓曰  
 凡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  
 求諸志錄殊為乖衷又假為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  
 鮮或可施至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金轆之飾如玉轆  
 而減少象轆減金轆革轆如象轆而尤減木轆如革轆  
 建大赤麾首施大鄒幡玉轆金轆建碧旂象轆木轆建  
 赤旂。梁武帝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轆旂歷同用赤  
 而旂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轆以祀  
 金轆以賓今祀乘金轆詔下詳議周拾謂金轆為齊車  
 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轆轡以朱絲。陳  
 初因梁文帝嘉初令劉仲舉議錯綜漢晉舊飾造玉  
 金象革木等五轆皆金薄交龍為輿倚較文豹伏軾此  
 首銜輻左右吉陽宿鸞雀立銜橫文畫輻綠油蓋黃紵  
 裏相思檄金華末斜注旂旂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旒

戟於車之右韜以緞繡獸頭幘長丈四尺懸於戟抄玉  
 轆正副同駕六馬餘皆駕駟並金文髦插於翟尾玉為  
 鏤錫以綵畫蛙蟻幡綬兩頭易漢之飛輪五轆兩箱後  
 皆玳瑁為鴨翅金銀雕飾兩箱裏衣紅錦金花帖釘上  
 用紅錦為後檐青絨純帶夏花章冬綺繡繡。後魏道  
 武帝天興初脩軒輅制乾象等葦草舂制度多違舊章  
 至孝文太和中讓曹令李韶更議改正唯備五轆各依  
 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  
 大造車服五轆並駕五馬亦無輕輅。北齊車服制度  
 多因後魏天保中所乘是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轆。後  
 周依周禮設六官置司轆之職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  
 物色皇帝之轆十有二等一日蒼轆以祀昊天上帝二  
 日青轆以祀東方上帝三日朱轆以祀南方上帝及朝  
 日四日黃轆以祀地祇中央上帝五日白轆以祀西方  
 上帝及夕月六日元轆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  
 六轆通漆之而無他飾卽周木轆遺象也馬皆疏面之  
 旂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日玉轆以享先皇加元服納  
 后八日碧轆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諸侯  
 耕籍九日金轆以祭星辰視朔十日象轆以望秩羣祀  
 十一日革轆十二日木轆此六轆漆畫之用玉碧金象  
 革物飾諸末錫而金鈎就以五采俱十有二其轆之飾  
 重輪重較加葦焉皇帝之轆輿廣六尺有六寸畫輪輈  
 衡以雲牙箱飾橫文內畫以雞獸獸伏軾鹿倚較三辰  
 之常元青蒼等旗畫繡之六何曳地設和鑿以飾趨行  
 圓蓋方輿以象天地。隋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  
 後魏輿葦葦制請廢唯留後魏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轆  
 北齊所遵者後著令制玉轆青質重箱盤輿左龍右虎

金鳳翅畫橫文輓左立簾金鳳一在軾前八鑿在衡二  
 鈴在軾龍輈之上前設障塵青蓋裏繡旂帶金博山緞  
 以鏡子下垂八楓樹四十葆羽輪皆朱爽重牙復轉左  
 建太常十有二旂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關合  
 反戰長四尺闊三尺覆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鏤垂以  
 結綬駕蒼龍金鍍方鈿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  
 就皆五采繒屬為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轆赤質  
 左建旗畫飛隼右建關戰盤輿鳳翅等並同玉轆駕赤  
 騮臨朝會同鑿射飲至則乘之象轆黃質左建旌畫麟  
 右建關戰駕黃駟祀后土則乘之革轆白質輓以革左  
 建旗畫駟虞右建關戰駕白駟巡狩臨兵則乘之木轆  
 黑質漆之左建旗畫元武右關戰駕黑駟田獵則乘之  
 其五轆並駕六馬馬飾皆同玉轆復制安車重輿曲壁  
 紫油繡裏通德朱絲絡網朱鞶纓赤駟臨幸所乘按  
 氏五轆遠約周禮旗節藻。大唐因隋制玉金象革木  
 飾近約漢制文質相半。○大唐因隋制玉金象革木  
 是為天子五轆玉轆青質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  
 畫橫文鳥獸黃屋左畫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鑿在衡正  
 鑿數同副轆。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障塵青蓋黃裏三層  
 耕根車則八。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障塵青蓋黃裏三層  
 繡飾上設博山方鏡下圓鏡樹羽輪金根朱爽重牙左  
 建旂十有二旂畫升龍其長曳地青繡綉杠右載關戰  
 長四尺廣三尺覆文旂首金龍銜錦結綬及纓帶垂鈴  
 金鍍方鈿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祭祀納后  
 供之金轆赤質餘同玉轆駕赤駟駕射祀還飲至則供  
 之象轆黃質餘同金轆駕黃駟行道則供之革轆白質  
 輓以革餘同象轆駕白駟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轆黑  
 質漆之餘同金轆駕黑駟田獵則供之旌旗鞶纓及蓋  
 皆從轆色其蓋文裏俱用黃其鏤錫五轆並同其飾武

德初著令天子鑾輅王金象草木五等屬車十乘指南  
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  
車四望車羊車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車豹尾車  
通爲十二乘以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  
鹵簿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  
太宗大禮則乘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  
武太后以爲常元宗以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一  
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  
於儀仗之內具五輅  
輅輿而

副車 五牛旗鑾附○秦 漢 魏 晉 東晉

秦平天下以諸侯所乘之車爲副○漢制安車立車各  
五乘爲乘輿副車輪皆朱爽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  
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箒鸞雀立衡  
橫文畫軻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旂晝日月升龍駕  
六馬象鑣鑣金鑣方鉗插翟尾朱兼纓纓赤屬易茸  
金就十有二左轡以登牛尾爲之在左駢馬輓上大如  
斗其馬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鬚云所御駕  
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應劭漢官儀謂曰乘輿大  
駕則御風車以金根爲副  
魏因漢制五時副車置髦頭雲竿○晉制五安車五  
立車合十乘名五時車俗謂五帝車建旗十二旂各如  
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斜注駕馬不易漢制左  
右駢金鑣鑣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東  
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  
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  
爲蓋取負重  
致遠而安穩  
旗常纏而不舒  
所謂蓋唯天子親戎五  
致遠而安穩  
旗常纏而不舒  
所謂蓋唯天子親戎五  
致遠而安穩  
旗常纏而不舒  
所謂蓋唯天子親戎五  
與無副昔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今衣書十二乘

撥輸般輪蓋子壁緣油衣箱外綴紗明油幢絡通靈竿  
刺代棟梁樞樞眞形龍牽支子花頭轅後仗神軌承輿  
否金塗鈿古副車之象也亦曰五時副車青萌車是謂  
具接音次  
掄他合  
轡車○梁依晉制五牛旗車左青赤右白黑黃  
居其中象古之五時副車也復制衣書車一日副車○  
陳因舊制五時副車飾同五輅並駕六馬○隋因陳制  
五時副車色及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  
大唐之制副輅五乘大駕行幸皆次於五輅後爲副又  
五牛旗鑾五黃牛旗處內赤青在左白黑在右各八人  
執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大駕鹵簿在小畢後

戎車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魏 晉 東晉

周中車氏革輅即戎車僕掌戎輅之萃音廣古曠  
萃猶副也此五者  
萃崗車之萃萃車之萃輕音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  
戎輅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關車所謂補關之  
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謂馳  
敵致師之車也孫子○漢因周有輕車朱輪輿不巾不  
蓋建矛戟幢麾輶輶輶駕兩馬也藏於武庫大  
駕出次屬車在鹵簿中孫子兵法云有中蓋謂之武  
車輶車爲  
戎車其飾如耕車蕃以矛麾金鼓折幢駢轡  
後殿也  
胄甲弩之旗通俗文曰箭  
通謂之步久○魏景初改正朔戎事乘黑  
首白馬建大赤之旗太始中並建赤旗○晉制輕車駕  
二馬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建  
矛戟麾幢置弩於軾上大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  
以次屬車後○宋依漢制戎車建矛麾邪注之載金鼓  
羽幢置甲弩於軾上輕車之制因漢不易以武剛車爲  
殿○齊梁以下及後周與隋或並用之

獵車 周 漢 魏 晉 宋

周謂之奇車曲禮曰國君不乘  
奇車注云獵車也中車氏木輅以田○漢  
制其飾如安車重輞綬輪繆龍徒之一曰關猪車親校

獵乘之○魏因漢制改名謁武車○晉因魏制一名關  
戰車○宋因晉制自後無聞

指南車 齊 梁 後魏 魏 東晉 宋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不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  
方黃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故後常建焉出崔豹  
古今注○  
周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司  
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  
正四方車法具在尙方  
故事其制未詳○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  
亂其器不存○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而作焉  
車上有木仙人舉手常指南車箱迴轉所指微差昏亂  
復亡○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平長安始得此車復修

之一名司南車駕馴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  
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迴運而手恒指南  
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此車或狄所制機數不精迴曲  
頻驟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謂宜更  
造○宋順帝昇明中齊高帝爲相命冲之造焉車成使  
撫軍將軍丹陽尹王僧虔等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迴  
未嘗彩變○齊因宋制加飾四周箱上施屋指南人衣  
裙襦天衣在箱中上四角皆施龍子於懸雜色眞孔雀  
毳布皂履慢駕牛皆銅鉸飾○梁復名司南車大駕出  
爲先啓之乘○後魏大武帝使工人郭善明造之彌年  
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厭殺之○大唐修之  
備於大駕行則先導

記里鼓車 東晉 宋 齊 梁 大唐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所獲未詳其所由  
來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不則打  
一槌崔豹古今注云一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車上  
爲二層皆有木人執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

里上一層擊獨尚方故○宋因之不易大駕鹵簿次指  
事有其作法然未詳之○南車後○齊因宋制飾加華蓋子襟衣漆畫鼓機皆在  
內也○梁因齊制改駕以牛○大唐復倍大駕鹵簿次  
指南車後

白鷺車 唐

隋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鸞棲焉○大唐  
之制因之駕四馬大駕出在記里鼓車後

鸞旗車 漢 晉 宋 大唐

漢制鸞旗車編羽旄列繫幢傍胡廣曰以制作鸞鳥於車衡上○晉宋  
因之駕四馬先路所載○大唐備於大駕鹵簿次白鷺  
車後

辟惡車 秦 大唐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祓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前  
執弓箭出崔豹古今注○大唐之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鸞旗車  
後

皮軒車 漢 晉 宋 大唐

漢制皮軒車以虎皮為軒○晉宋相因駕四馬皆大夫  
載自後無聞○大唐備之大駕鹵簿次於辟惡車後

耕根車 漢 魏 晉 齊 大唐

漢制耕根車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耨耒耜之籠  
上親耕所乘也恒讀謂揚雄曰君之為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與蓋王蚤華芝及鳳門二蓋之屬皆元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魏因之建赤旗○晉因之  
駕駟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名三蓋車○宋  
因之○隋以青為質三重蓋羽葆雕裝同玉輅駕六馬  
其軾平以青囊盛耒耜而加之籍田則乘之○大唐因  
隋其飾不易大駕行則備焉

安車 周 漢 晉 宋 齊 隋 大唐

周制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制乘與金根安車立車  
蔡邕曰五安五五徐廣曰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建大旂十有二旂駕六馬餘  
皆駕四皇太子皇子公列侯皆乘之自漢以後亦為副  
車○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三公下  
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宋因之○  
齊制諸王三公國公列侯等禮行則乘之○隋制金飾  
紫通嚙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大唐之制以  
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出在耕根車後

四望車 齊 隋 大唐

齊四望車通嚙油幢給爽漆轂亦曰皂輪車以加貴  
臣○隋制同轎車黃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嚙紫絲網  
駕一牛拜陵臨弔則乘之○大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  
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在安車後也

遊車 漢 晉 宋

漢制九遊車九乘大駕為先乘○晉宋因之自後無聞

羊車 晉 齊 梁 隋 大唐

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軹伏兔箱漆畫輪武帝太始中  
羊秀乘司隸糾罪免官○齊依之因制漆畫羣車小形  
如輿金塗縱容錦衣箱裏隱漆後戶牙蘭轅枕後捎嚙  
竿代棟梁皆金塗鈸飾御及皇太子所乘也○梁因制  
羊車亦名輦上如軹小兒衣青布袴褶五綵鬢數人引  
之貴賤通得乘之名牽子也○隋大業始置馬金寶飾  
紫嚙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  
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大唐因  
之小吏十四人

畫輪車 晉 宋 以後

晉制畫輪車駕牛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  
四望綠油繩朱絲青交給其上形如輦其下猶轎車貴  
者不乘大駕次羊車後也○宋齊梁相因為羣公所乘  
自後無聞

鼓吹車 梁

梁制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  
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笳橫為樓上有鸞  
棲鳥或為鶴形自後無聞

象車 晉

晉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載  
鼓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入庭大駕鹵簿行則  
試橋道自後不見

黃鉞車 晉 大唐

晉制黃鉞車駕一馬大駕行於華蓋後御次塵左右又  
有金鉞車金鉞車並駕三馬○大唐貞觀以後加之備  
於大駕鹵簿天寶元年改為金鉞車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又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  
建之崔豹古今注云○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  
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胡廣曰  
路豹尾之內為省中○晉因之在鹵簿之末○宋志徐廣按淮南  
子云軍正執豹尾以正其眾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大唐之制大駕出在黃鉞車  
後駕二馬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之

建華車 晉

晉制建華車二乘駕四馬大駕分在左右行自後無聞  
通典卷六十四終







周制巾車掌王五輅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藩國異姓王朔侯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也又曰服車五乘服車服事也孤乘夏象謂五色畫也夏縵夏縵亦五乘也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但約也士乘棧車不革也庶人乘役車器以供役○漢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轆得銅五末輓有吉陽簡二千石以上右騂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縞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柱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古今注曰武帝元漢四年令諸右廉小國特能居侯王大臣朱輪特虎居前左兒前廉皆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馴赤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小使車輿與赤轂白蓋赤帷此追捕考校有所勅取者所乘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衛輓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馴他出安車大行載車飾如金根施組連壁文畫轡長輿車等駕布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橫文畫轡長輿車等駕布施馬布施馬者純白駿馬也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五吏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所乘○後漢制諸侯乘安車朱班輪飛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縞蓋黑轡右騂旂九旒鑊錫又旂朱鏡縱末鹿文絳扇汗青翅鸞尾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千石六百石朱左轡○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轎車以賜王公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皂漆較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

有勳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次望車油幢車駕牛如犢車皂輪但不漆轂王公大臣有勳德特給之通轆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轆通覆車上諸王三公並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牛三望如四望油幢給車如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乘次三望平乘車竹篋子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枝飾諸公給朝車駕馴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令史皆皂零特進以下諸將軍非特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大車立乘駕四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騂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縞旂旂八侯七卿五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銅五末駕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轡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七旂封侯之元子五旂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騎導從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轂赤屏白蓋赤帷裳追捕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衝輓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帳如轎車駕二以迅速為名戎陣之間是為傳乘轎車古將軍所乘傳也按漢輿殿轎車雖貴輿車而殿轎車三品將軍以上尚書而合轎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並皂輪也○宋因晉有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漢舊制駕二馬旂旂旂王公八侯七卿五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郊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去位致仕皆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轡銅五末駕二右騂王公之世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旗七旂侯世子五旂○齊制黃屋車建碧旂九旂九旂皆轂也蓋以黃絲為裏金塗轂具絲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朱轡班輪駕一左右騂通

轆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皂蓋安車朱轡漆班輪駕一通轆牛車為副三公禮行所乘安車黑耳皂蓋為車朱轡駕一牛車為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乘餘同晉法○梁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轎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網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給鹿轡轎施耳後戶皂朝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祕書監給鳳轡轎後戶皂朝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轡無後戶漆輪車騎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轎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轎形小如傘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轆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駕牛朱輪華轂○後魏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射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轎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轆車駕一牛○北齊因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以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乘油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三品乘卷通轆車車牛金飾七品以上乘偏轆車車牛飾以銅○後周諸公之轎九方轎各象方之色碧轎金轎皆錫而縷九就金鈎象轎犀轎具轎革轎篆轎木轎皆疏而縷九就皆以朱白蒼三采諸侯自方轎而下八無碧轎諸伯自方轎而下七無金轎諸子凡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轎九祀轎犀轎貝轎篆轎木轎夏篆夏縵墨車轎車自篆以下金塗諸未錫鞶纓金

鈎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鑿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象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三祀車墨車駮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隋制公及一品象輅黃質象飾諸末建旗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畫皮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木輅漆飾建旗畫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輅以下旂及就數各依爵品輅車則魏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臆朱裏五品以上紺臆碧裏皆白銅裝惟有慘及弔喪者則不張臆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輿車弗許施臆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轆車其後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巨臆代之三品以上通轆車則青壁一品輅車油臆朱網唯車輅一等聽敕始得乘之○大唐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象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輅車象輅朱班輪八鑾在衡左建旂旒畫龍一右載闕戟革輅以革飾左建旒通帛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輅車曲壁青通臆諸輅質蓋旂旒皆朱一品九旂二品八旂三品七旂四品六旂其鑿纓就數皆準此

主妃命婦等車

漢 晉 宋 齊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北齊

漢制長公主乘赤罽輅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駮車大貴人加節畫駮皆右駮公列侯及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駮加交絡帷裳皆皂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輻駮銅五末○晉制三

夫人油駮車駕兩馬左駮其貴人加節畫駮三夫人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駮車九嬪世婦乘駮車駕三長公主赤罽駮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皆油駮車駕兩馬右駮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五妃公太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車駕三諸郡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絡安車儷駕郡縣公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左駮皂交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王妃特進夫人封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駮車駕兩馬右駮○宋制公主安車以紫絳罽駮車為副駕三九嬪世婦駮車駕一王妃特進夫人封君皂交絡安車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駮駕二右駮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齊制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而微減油絳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其貴人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依漢晉○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楊幢通幢車楊幢濕臆為副綵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楊幢車以濕臆為副侍女直乘濕臆二乘○北齊制諸公主乘油朱絳網車車中飾用金塗及純銀○後周制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輅輅皆錫面朱總金鈎雕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章刻漆章續總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雕面刻漆章為當顯青黑色緒其緒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

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五鑿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象輅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勒面續總夏篆夏纓墨車駮車皆雕面鷲總三妃山力三孤內子自朱輅而下八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大夫孺人自元輅而下五下媛婦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女御婉士婦人自夏纓而下三其鑿纓就各以其等輩第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元君駕四三轉六轡卿大夫駕三二轉五轡士駕二一轉四轡○隋制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為質駕三馬畫轅金飾輅車為副紫臆朱網絡長姊以下並乘輅車青臆朱裏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輅車紫臆朱網絡五品以上命婦並乘青臆與其夫同○大唐制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婕妤以下乘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乘白銅飾輅車青通臆朱裏油幢朱絳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幢絳網四品青偏輅其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貽掌之若受制行冊命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六 嘉十一

輦輿夏末齊梁後魏隋大唐 東晉

夏氏末代制輦子曰夏名輦曰輿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輦車即輦也不知何代去其輪司馬法曰夏后氏人而王后輦車組輓有翼羽蓋 翼所以禦風塵也以羽為翳曰○秦以輦為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魏晉小出則乘輦亦名乘輿○東晉過江亡其制度至太元中謝安率

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宋因之按小輿輦車今輦車之流○齊因之而盛增其飾竹蓬箱外鑿鏤金簿碧紗衣織成范徒昆 錦衣箱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瑋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細綠四望紗胡子上下前後眉鏤鏤輦枕長角龍白牙蘭瑋瑁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攪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鈿金龍虎狀轅輓上金鳳凰鈴鏤銀口帶星後稍瑋瑁帖金塗花杏銀星花獸輦竿杖金塗龍牽縱橫長網又制臥輦校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輦車小行幸則乘之

○梁制小輿似輦車金裝漆畫施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漆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通得乘之復制副輦加笨步本 如輦車通輦朱絡魏之蓬輦○後魏道武帝天興初始修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星經曰昂畢為天街山子出龍頭罕畢以前驅 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元武騎廣青龍駕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

龍輦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梳蘇鸞少立衡螭龍銜輓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梳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復有游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草創修制多違舊章○隋制輦而不施輪通轡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輦復制輿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帳帳自閤內升正殿御之○大唐制輦有七一日大鳳輦二日大芳輦三日仙遊輦四日小輦輦五日芳亭輦六日大玉輦七日小玉輦輦有三一日五色輦二日常平輦三日腰輦大駕輿輦先五輦以行

旌旗夏殷周秦漢後周

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豹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夏氏奚仲為車正建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殷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王建太常畫日月於終首象天明也於終首長十二仞每旂皆畫交龍十二其紅首仍注五采羽於上繆諸侯建旂交龍為旂畫交龍者一象開朝音所感反諸侯建旂交龍為旂畫交龍者一象開朝周同建皆九旂象大火孤卿建旂通鳥為旂孤卿不畫九星旂初各隨命數大夫士建物雜鳥為物以素飾其周尚赤旂隨命數大夫士建物雜鳥為物以素飾其以先王正道佐師都建旂龍虎為旂六卿大夫隨命數職出師之象也師都建旂龍虎為旂六卿大夫隨命數互約言之考工記曰旂龍虎為旂六卿大夫隨命數州里建旂鳥為旂其勇健鳥鄒建旂龍蛇為旂象其并室元武道車載旂全羽為旂全羽折羽各象文德夏乘宿云西貢州貢夏翟羽有旂車載旂折羽大麾以田虞氏以為綏後葉羽用之旂車載旂折羽大麾以田夏氏大扇以印或正色翻旂獲白羽與中羽以緝鴻服三切龍旂龍於通角之旂上○秦水德旗旂皆尚黑其制未詳○漢制龍旂九旂七仞以象大火鳥旗七旂

五仞以象鸞火熊旗六旂五仞以象參伐龜蛇旒四旂四仞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也○後周太常寺畫辰日月旂畫青龍諸侯交龍旗畫朱鳥旂畫黃麟旗畫白虎旂畫元武皆加雲氣其壇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通角為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 旂節又畫白虎而折羽於其上又司常掌旗物之藏通角之旗六以供郊視黃赤黃白元等旗三辰之常畫纘之旗六以供玉輦之等一日三辰之常二日青龍旗三日朱雀旗四日黃麟旗五日白虎旗六日玄武旗皆左建旗而右建闔戟又有纘旗四以施軍旅一日麾以供軍將二日旒以供帥師三日旗音伐 以供旅帥四日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輅輅建旂金輅建旗象輅建物木輅建旂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象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象輅建旂旒夏篆夏纘及輦車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其旗旌枉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旂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軹士及軹凡注毛於枉首日綬折羽日旌全羽日纘其纘皇帝諸侯加以弧纘闔戟方六尺而被之以纘唯皇帝諸侯建焉闔戟枉纘與旗同

南籜屬車附秦漢後漢晉

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以給遊燕及恩惠之賜從軍所載財貨輜重之車後開戶作之有功者沾良車功多散車功少鄭元曰作之有功有法治倉也 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詳前 日屬者相連屬也皆在後行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皂蓋赤裏朱轡轡戈矛弩箛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路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罷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

曰車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馱也省中即今之仗內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祀

天於甘泉用之○後漢明帝上原陵光武大喪並因前

代為大駕用八十一乘祀天南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

河南尹執金吾雜陽令奉引奉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

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旂車九乘前史不記形也史記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張平

子東京賦曰雲罕九旂鳳凰車闐闐音重也取四戰

辭綵曰罕旌旗名也

黃門鼓車黃門令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

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副尙

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

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尙書一人

從○晉制大駕備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

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侯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

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

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

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輿

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

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

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隸主簿

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

五官掾居左功曹吏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

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

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

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吏居右並駕一次光

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

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

屬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

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

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

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

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

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

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

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

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匹命中督二人

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

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

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

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

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弩並熊渠飲飛督

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

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將

騎中道次九旂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

車駕駟中道次闐闐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偃向後次皮

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尙書郎三人都部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

並騎又有護駕尙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

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

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御

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

畢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

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

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

中校尉一行次柶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

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

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

槌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

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旂旂一二左右將

軍騎在左右殿中將軍持鑿鑿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

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

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

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右次殿

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

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大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

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

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旂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斜拖

之次闐闐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

十二旂熊渠督左伏飛督右次御輅車次御四望車次

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尙書令在

左尙書僕射在右又尙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

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蘭臺

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

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

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

馬六十四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尙書郎并令

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

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



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駕駟載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轡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遊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角金鼓鈴下信嚮軍校並駕一功曹吏主簿並騎從繼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持鞬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部十隊隊各五十人終袍將一人騎鞬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鞬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並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復制御衣御書駕牛陽燧四堂轡車輪小形○東晉屬車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末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輶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元輿中屬車唯九乘苻堅敗又得僞車輦增爲十二乘○宋孝建中尚書令建平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旒旒皆十二爲節令宜依禮十二乘爲制○後魏道武帝天興二年命禮官采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

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雁行前驅皮軒闐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都尉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雁行更爲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後魏制除伯男爵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絳黑○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屬車備八十一乘並如輶車業通曉朱絲絡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爲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大唐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內其鹵簿制具開元禮

通典卷六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七 嘉十二

天子敬父 虞 漢 魏 晉

虞舜踐帝位乃載天子旌旗往朝誓嘏唯謹以子道○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後加尊號為太上皇具逆尊 祖考編○

魏廢帝常道公璜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表賀冬稱臣

帝即燕王字之子字稱臣故以為疑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

此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答夫係大宗者降其私親况

所係者重耶若使同之臣妾朕所未安其皆依禮據典

當務盡其儀有司議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重於

王典陛下紹大宗之重崇三祖之業伏惟燕王禮尊屬

戚正位藩服躬秉虔肅以先萬國其於王典闡濟大順

誠宜制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評議以為燕

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

御議又云至於制書國之舊典朝廷所以辨章於天下

者也宜循法故云制詔燕王議又曰凡詔命制書奏事

上書文書有應稱燕王者皆云上字其非宗廟助祭之

事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及吏人皆不得觸王諱以彰

殊禮加於羣后席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旨敬承

之心○晉何琦議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

敬是同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士而父以子尸天位不敢

子天子以明王者之道而子以為雖天子必有尊也推

斯以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皇后敬父母 後漢 晉 東晉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廷  
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

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

朝或以為當交拜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

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

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

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

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宮后拜如

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

天子所不臣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有不臣者况

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於

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

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

隣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

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

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

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

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郿原駁曰考經云父子之

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

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緌來

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

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

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

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

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

朝太上皇家令讓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

御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

不易之道宜為公私易節公庭則為臣在家則為父是

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

武帝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乘輦羣臣皆

拜安昌君平立安昌君楊 皇后父也至壇下輩后乃拜安昌君及

升壇后乃為安昌君設榻於其位至還后復拜○東晉

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從漢原議

又按武帝楊后公庭之內皇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

子尊不加於父母焉博士祿祿依鄭元議曰臣聞成均

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元議王庭正君臣之禮

私觀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按先朝羊元之羊后之

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道雖無記

注今朝士備識而先蠶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元

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

來尙矣中書監何充曰如禪所正可勅御史左將軍入

在公庭則修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全子禮申諭內

外奉行太后詔典禮未詳情所未安司徒蔡謨議父子

天倫之極尊也君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

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

也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為帝父為匹夫敬事之禮不異

賦畝之中此先聖之遺範也鄭元注禮言子事父無貴

賤又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加其爵位猶所不敢况乃

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

何充又奏依鄭元議君臣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

魏寶武錄尙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燕王魏廢帝父 寶武漢寶后父太

后詔具所啓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

也何充與廣翼書將軍還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諸侯 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宜用寶武錄或謂諸王宜不拜耳乃

姓太上皇也此魏廢帝也庶姓不敢安翼客曰中古以上

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儀

臨乾矣當今德慈賢明禮儀正得命參武阿衡選選

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為準實武無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禮也鄭君之言適合情

虞氏深衣而養老之服也虞氏質深衣而已孔穎達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月杖

史原者也 ○夏氏燕衣而養老 尚黑衣裳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 東序東階也亦太學在

養國老於東膠 膠之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郊國或貴在郊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虞

食養陰氣陽用 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月令仲秋天子養

再至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月按年當行復除也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

也綱射記曰古者天子則視學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馬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

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秩常也節猶禮也 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也 有司卒事反

命告祭畢 始之養也 養之者以禮始也 養之者以禮終也 養之者以禮終也 養之者以禮終也 養之者以禮終也

歌清廟 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謂諸侯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使時朝 食三老五

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而總干所以 教諸侯之悌也 冕而總干親在每位也 三者道成於三

元老書稱無遺者老之謂也 則罔所愆五者並訓於五品 更者更也 五代長子更相代也 言其能以善道更改已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 杖五更亦如之 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 醕餼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 老答天子拜禮王恭亂法度殘

不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元初四年詔日月令仲秋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時郡縣多不

養老之禮於大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祥南 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

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為三老前大鴻臚游明 根為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

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 莫重於孝順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

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 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經云孝悌之至

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 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

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鳥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饈食親袒制性執醬以饋執爵而酌以次進五更乃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勅則給不為常也○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

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大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徒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躬皇帝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制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酌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慶與在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

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向南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眾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天寶八載開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天子拜敬師傅太子及諸王見師禮附○漢晉大漢張禹嘗為成帝師傅帝尊寵之每疾輒以起居閣謂其寢臥之帝自臨問之規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欲食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帝臨候禹禹數視之帝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晉成帝詔曰曲陵公等宣力前朝致動皇家以德義優弘兼保傅朕躬朕遭家不造奄在哀疚稟訓未究悞事窮蹙其一遵先帝尊崇師傅之效拜敬加以明傳崇德永奉遺範尙書令卞壹等奏曰臣歷觀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雖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為範或說師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於先帝之拜司徒導特以元皇帝與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順先典服膺禮中未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太后詔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務况童幼方賴師訓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賢之禮壹又奏臣考

先典之極無過於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禮記稱王者入學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母拜之豈可終身行焉太后詔帝須成人更詳師傅之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尙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諸王公主敬姑叔大唐

大唐神龍元年制曰近代以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姪違法背禮情用惘然自今以後宜從革弊宜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貴天子之子見諸姑叔先拜若制書則稱為啓事帝志欲敦敦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羣臣致敬太后父晉

晉鄧監軍教出袁愷陽書參佐綱紀議為褚太后父在將軍施敬不同司馬黃整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為兆庶父母尊莫重焉厚莫大焉若以后尊宜敬於親於后父也便應有敬錯之禮典先無效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以主上富於春秋耳故是本尊之尊無得異也且諸侯為國藩翰北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為太上邪尋名定議謂不應施敬也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殿疏見公卿儀百官上表不稱其名附○晉 大唐

晉制皇帝會公卿座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為羣臣不應起禮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起皆以為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瓘不



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於羣臣羣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明帝太盛二年詔曰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今太子衍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令內外通議尚書令卞壹議以為春秋王太子不會盟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孫選云上表天朝既用黃紙上太子疏則用白紙也北人有作苻宏官屬者云東宮臣上疏於太子用白紙太子答之用黃紙朝士率常賤上下死罪太子答之云白亦有惶恐此似得中朝舊法○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左庶子王方度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謹按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朝官上書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議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此即成例足為軌模於是一切改之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二十八 嘉十三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 君薨後嗣子生附

周制妻將生子及月辰則居側室 側室謂夾之室也燕廢也 夫使人

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

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 感動子生男子設瓠於門左

女子設瓠於門右 夫武也 說事者示有事 三日始負子

男射女否 始有事也 負之謂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

太牢宰掌具 接讀為捷勝也 謂食也 三日卜士負之吉者

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彘鬣蓬矢六射天地

四方 詩之言承也 即本卜吉者 彘鬣蓬矢 保受乃負之

代士也 太古也 天地四方 男子所有事也 禮也 禮以

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一獻之禮 酬之以幣也 禮以

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食子不使君妾媵妾有敵

妻大夫之妾 謂凡接子擇日 必皆選其吉焉 家子則

太牢 長子通於下也 庶人特豚士大夫少牢國

君世子太牢 皆謂其非家子則皆降一等 謂家子之弟

生也 天子諸侯少牢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 別擇一居 擇

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

者 使為子師 其次為慈母 其次為保母 皆居子室 此人

子之禮也 諸母與妾也可者 傳御之屬也 子師教示 君

善道者 慈母知其嗜欲者 保母安其居處者 士妻食乳

已而 他人無事不往 弱為驚動也 三月之末 擇日剪髮

為髻 男角女羈 否則男左女右 髻所遺髮也 夾齒 是日

也 妻以子見於父 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 以下皆漱

貴人大夫以 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 食 朔食 天子諸侯

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 夫入門升自阼階 立於阼西向

妻抱子出自房 當楹立東面 夫以下見子就側室 見妾

子於內寢 姆先相曰 毋某敢用時 日祇見孺子 某妻姓

氏也 祇夫對曰 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 咳而名之 欽此

也 言教之 敬使有儀也 妻對曰 記有成 遂左還授師 記

執也 識夫之言 使子師遍告諸婦 諸母名 名成於尊 若

有戚也 師子師也 子師遍告諸婦 諸母名 名成於尊 若

妻遂適寢 復寢也 夫告宰名宰 偏告諸男名 書曰 某年

月日某生而藏之 辛謂屬吏也 春秋書 桓卒告閭史 書

為二其一 藏諸閭府 其一獻諸州史 州史 州伯 州

伯 藏諸州府 四閭為族 族五百家也 閭 胥中士 大夫 一黨

也 皆有屬吏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 夫人亦如之 皆立

於阼階 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 君名之 乃降 西階 則

皆就側室 諸侯夫人朝於君之次而祿衣也 凡名子

不以日月 不以國 終使不以隱疾 謂衣中之疾 大夫士

之子 不敢與世子同名 尊世子也 其先世 公庶子生有

賜君名之 思子則有司名之 有賜於君者 恩賜也 有司

問 庶人無側室者 及月辰 夫出居 羣室 凡父在 孫見

於祖 祖亦名之 禮如子見父 無辭見子 於祖家 統於尊

子無嫡孫 與見庶子同也 父卒而無嫡孫 則大夫之子

有辭與見 家子同 父雖卒而庶孫 猶無辭也 大夫之子

有食母 服所謂乳母也 士之妻 自養其子 使人不敢曾

子 問曰 君薨而世子生 如之何 孔子曰 卿大夫士 從攝

主 北面於西階 南 變於朝夕 哭位也 攝大祝 裨冕 執東

帛 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 堂命無哭 將有事 宜清淨也 諸

侯之卿 大夫 服其大視 裨冕 則大夫也 祝聲 三告曰 某

也 子生 敢告 聲 祝聲 祝聲 則大夫也 祝聲 三告曰 某

之子 生 敢告 聲 祝聲 祝聲 則大夫也 祝聲 三告曰 某

几於 殯 眾主人 卿大夫 士 房中 皆哭 不踊 眾主人 君

中 婦 體也 眾主人 卿大夫 士 房中 皆哭 不踊 眾主人 君

也 盡一哀 反位 遂朝 莫 反朝 夕 小宰 升舉 幣 升舉 幣

階 間 三日 眾主人 卿大夫 士 如初 位 北面 三日 負子 日

大宰 大宗 大祝 皆裨冕 少師 奉子 以繞 祝先子 從宰 宗

人從入門 哭者止 宰宗人 詔子升自西階 殯前北面 祝

立於殯 東南 兩祝 聲 三日 某之子 某從執事 敢見子 拜

稽顙 哭 拜 宰宗人 眾主人 卿大夫 士 哭踊 三者

三 踊 謂之 成踊 故云 三者 三 降 東 反位 皆袒 子 踊 房

中 亦踊 三者 三 襲 練 杖 誦 襲 練 杖 莫 出 亦 謂 大 宰 命 祝

史 以名 徧告 於五 祀 山川 於喪 禮 略 如 已 葬 而 世 子 生

大宰 大宗 從大 祝 而告 於 禱 生 三月 乃名 於 禱 以名 徧

告 及社 稷 宗廟 山川 也

天子 諸侯 大夫 士 之子 親儀 婦事 舅姑 附

周文王 之為 太子 朝於 王季 日三 雞 初鳴 而衣服 至於

寢門 外 問內 豎曰 今日 安否 何如 內豎 小臣 之屬 掌 其

有不安 節則 內豎 以告 文王文 王色 憂行 不能 正履 節

居處 故事也 王季 復膳 安也 然後 亦復 初 解食 上必在

履 蹈地也 王季 復膳 安也 然後 亦復 初 解食 上必在

視寒 煖之 節也 在 家 食下 問所 膳食 也 若內 豎言 疾 則 執

齋元 而養 親自 也 養 饌 必 敬 視 疾 者 之 食 齊 藥 必

親嘗 試毒 者 齋元 冠元 饌 必 敬 視 疾 者 之 食 齊 藥 必

親嘗 味也 子事 父母 雞初 鳴 咸 盥 漱 梳 篦 綈 紵 拂 髦 冠

綈 纁 端 紳 搢 笏 咸 告 也 綈 紵 拂 髦 者 總 束 髮 也 垂 後 為

幼時 紳其 制未 聞也 綈 紵 拂 髦 者 總 束 髮 也 垂 後 為

深衣 紳大 帶所以 自紳 約也 搢 笏 搢 也 搢 笏 搢 也 搢 笏 搢 也

說事 左佩 紛悅 刀 礪 小 鐃 金 燧 紛 拭 物 之 巾 也 今 齊 人

礪石 也 小 鐃 解小 結 觸 視 如 錐 右 佩 玦 捍 管 籥 時 制 大

以象 骨為 之 金 燧 用 取 火 於 日 右 佩 玦 捍 管 籥 時 制 大

櫛木 燧 謂 櫛 也 燧 以 捍 也 管 籥 燧 也 燧 以 捍 也 管 籥 燧 也

通 屨 著 綦 也 音 屨 婦 事 舅 姑 如 事 父 母 雞 初 鳴 咸 盥 漱

櫛 縫 筭 總 衣 紳 紵 今 之 簪 也 衣 左 佩 紛 悅 刀 礪 小 鐃 金

燧 右 佩 箴 管 線 纁 紵 紵 表 大 鐃 木 燧 施 小 明 為 箴 管 線 纁

有 紵 纁 纁 屨 紵 紵 結 也 婦 人 以 適 父 母 舅 姑 之 所 適 及

所 下 氣 怡 聲 問 衣 煖 寒 疾 痛 癢 而 敬 抑 搔 之 病 亦 也 進 盥

抑 按 搔 出 入 則 或 先 或 後 而 敬 扶 持 之 時 便 也 進 盥



不能者企及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置典禮無意  
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是爲公朝立  
法還自越之司徒右西曹掾劉斌議禮八十一子不從  
政純有一兄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令九十乃悉歸純  
父未九十不爲違令詔純免官而已充復位孫盛言賜  
春秋論云  
若乃弼宰大臣不以家事辭王事抑小全大自非此族  
固宜盡陟岵之恩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縱見裁抑者  
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  
言純未嘗告誠非也

僑居人桑梓敬議

晉盛彥通桑梓敬議曰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則  
不爲所居之國修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爲盡禮愚懷  
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胄枝播  
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  
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居有  
常邑仕有定邦爰及六國至於末代全固之業傾瓜分  
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耕爵士不得食其祿孔子稱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爲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  
於斯向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  
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饗  
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  
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於  
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爲  
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非以此微  
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  
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戶而私稱寓客營家則  
號爲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爲有降一身  
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遵襲近經數代遠或  
累朝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

境以繁我條乘人之貨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  
恃人之寵以輝我葉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  
之所憑昔人思召伯之愛尙敬甘棠之木况父母之所  
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  
追尊舊壤雖遠而爲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柩之  
故營襲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  
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  
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禰之弊館何若近  
祖之先廬迭毀之墳柩柩何若祭祀之封塋襲代之官府  
何若父母之朝廷先業之園苑何若今日之邱園雖古  
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母爲  
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疑爲所寓之  
主以崇公敬爲先人本邦修私敬而已敬手而跪捧袖  
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意也

夫人不答妾拜議

晉華虞議曰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  
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人  
事姑而妾服女君同君不報則敬與婦同義而加賤也  
名位不同本無酬答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  
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如其舊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議 大唐

大唐貞觀十一年正月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顯  
慶二年八月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  
俱忘豈身尊號崇然後爲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  
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異轍同  
歸棄禮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貴高  
父母之親人倫以極聲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

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敦彞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  
母及尊者禮拜上元元年八月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  
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武太后天  
授二年四月勅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景雲二年四月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  
並集開元二年閏二月勅如聞道士女冠僧尼等不拜  
父母之禮深用軫思茫然同識且爲子而忘其親傲親  
而徇於末不背禮而強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於  
教而不廢於禮今於禮則不違於親二親之與貳教復  
何異焉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其有  
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上元二年九月勅自  
今以後僧尼等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大曆八年十

二月制元日冬至朝賀其僧尼道士女冠並不陪位  
德七年七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佛教高祖附羣臣  
詳議太僕卿張道原稱奕所奏合禮而書者無法請真  
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真  
嚴刑矣曰體本事親終於奉體而佛論世出家逃背於  
父母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背所親蕭瑄非出空  
桑乃遵無父之教曠不能答乃合掌云地獄所設正爲  
是也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說元妙豈亦可師卿獨不  
邪也奕對曰佛是胡中築毀誑夷狄尊尚其道皆不  
補於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  
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貞觀八年太  
宗謂長孫無忌曰在道士女冠宜依舊定貞觀八年太  
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連官同入今我禮拜觀此乃是我  
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過淨競  
釋慧琳非無如此名德符承引與之同與權翼以爲不可  
位豈可使別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道亦不  
須議也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三府所辟州郡所  
辟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  
女在途稱婦然則在途之臣應與爲比穀梁傳曰天子

之宰通於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為差狐突曰策名委質二乃辟也奉今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於狸晨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返為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况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係為故吏

二嫡妻議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更娶吳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并存時人以為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袁准正論以為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為情愛所偏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絕可以娶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虞喜議曰法有大防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此吳氏後妻所宜軌則庚蔚之謂袁准制之得其衷矣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宋代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弟兄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得稱甥且甥姪唯施之於舅姑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

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為親不異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舅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二人各有內外兄弟相稱議

或謂馮懷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世稱姑之子為外兄弟舅之子為內兄弟此亦鄭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內外相同親疏無異若甲以姑子稱乙乙以舅子稱甲則事同名異於理不通若相稱之辭同則名例為乖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父母也左氏傳曰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所謂外弟蓋管子奚之子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外弟彼謂聲伯為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內也今稱舅子為內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鄭元選舉俗言以喻俗人故稱焉亦非正名矣依禮據傳甲乙相稱宜同曰外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或謂馮懷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姊也丁之母丙之族姑也丙年長於丁若從父族為親則丙以丁為族外弟而丁以丙為從甥若從母族則丙以丁為從舅而丁以丙為從內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以父族稱丁丁以母族稱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答曰聞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為母夫屬於子道其妻為婦今則姑是母班而兄弟是已列故不敢以己之列廢母之班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

通典卷六十八



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

東晉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舉歸於賀氏允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嶠多立側媵嶠仲兄羣哀妾之身怨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殺二男其後子輝孕羣即自薄若所有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為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即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辭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木思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青妾誠自悲傷為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託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嶠妾張始生子纂於時羣尚平存不以為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嶠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於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為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於內外修姑媵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嶠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為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為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嶠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遠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

先姑謂妾養率以為己子非所為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禁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螺贏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謹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為人後者非養子之謂而世之不深按禮文恆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至喪生不先養今乃以生為人子亂於死為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該者以嶠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為後之意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嶠上非大宗率不為父後何係於有纂與無纂乎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為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疏故係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為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於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鷄生卵烏鷄伏之但知為烏鷄之子不知為黃鷄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養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為後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既已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為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狗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為讓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包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長我育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此所嘆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於螺贏班氏之族乳虎紀焉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疏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思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嶠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為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為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遺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遺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媵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言為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螺贏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為己子與為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况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媵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

可以爲子繫之於祖也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爲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聞其義哉蓋知爲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木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以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爲嫌况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讓逸邀數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爲當矣此妾九疑也

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木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妾十疑也勅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處上博士杜瓌議云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爲嫡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爲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人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爲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况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後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闈人非親者皆別爲戶按嫡自有纂率應別爲戶尚書張闔議賈疇妻于氏表與羣妻陶氏所稱不同陶辭疇妻于氏無子夫羣命小息率爲嫡嗣一年疇妾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疇已有男宜使率還問與爲人後者不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絃爲子鞠養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遺絃歸本率今欲疇即便見遣于表養率以爲己子非謂爲人後立六義十疑以明爲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亡異名又云乞養人子而不以爲後見於何經名不虛立當有所附以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爲後于又云爲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爲之嗣非謂如率爲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讓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

其應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爲喻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與後之讓乎丹陽尹臣議議按于所陳雖煩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臣按尚書闔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垂一代之式愚以爲宜如闔議

異姓爲後議後漢 魏 晉 宋

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令出爲異姓作爲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范宣與謝安書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爲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總麻親其死必也者不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博士田瓊謂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襲姪長養於襄便稱曰襄

爲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衰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爲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

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讓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

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襲姪長養於襄便稱曰襄

無常姓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  
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  
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  
地恩踰父子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之  
左右邊特為立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  
宮室別祭也父母於門外不如  
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  
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  
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子達

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  
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  
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愛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  
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  
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為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  
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  
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

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惠備矣崔凱與制駁曰以為宜服  
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薨劉氏  
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  
子無服甚失禮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  
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  
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  
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  
本親而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充李郭二夫人有男

皆天充無嗣及充薨郭表充遺意以外甥韓謐為充子  
詔曰太宰尊勳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為比○宋庾蔚之  
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  
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

父母後人亦何異既為其後何必戴其姓神不歆非類  
蓋告已族而取他人之族為後若已族無所取而養他  
人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  
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嗣者便當還其  
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  
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  
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閭別立室以祀之是也

通典卷六十九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 嘉十五

讀時令 後漢 魏 東晉 宋 北齊 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合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代讀訖賜酒一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屬土也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華恆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恆議詔可六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祇述天和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歎○北齊制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烏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階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卮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至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曆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闓仁謂

奏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唯禮記玉藻云天

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朔之禮畢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元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元所謂告其帝者即太皞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又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為時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顯慶二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臣博考載籍既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神此月之

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二月不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正時也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豈有他月廢其禮乎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朔王居門終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也又按鄭元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之神例以始祖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祀告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革創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次於事則闕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但摺摭前儒因循故事又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禮只鈔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縉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縉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餘並具開元禮○議曰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又春官太史



頒告朔於邦國玉藻復云聽朔於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閔仁謂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朝禮畢合於玉藻之文王方慶雖有所駁大旨與仁語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歲令何以謂之時邪其夏秋冬又何為不讀邪則辟閔輩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漢齊梁陳北齊隋唐大東晉宋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上傳傳告下傳傳告 為句章昭曰九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轅傳警引諸賓則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轅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 文穎曰作 侯法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恐肅敬 高帝初百度草創未有儀法羣臣爭功說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守成臣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今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帝左右為編奏於野外習之參用先代之儀然往往襲秦故月餘帝命試之曰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諫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為太常卿金五百斤徐廣曰蓋首子秋傳曰以置茅蕝音藁子服反置音志以致反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 決疑云古者朝會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制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焉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

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舉躬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祭失容並 ○後漢歲首正月為太廟火日食后之喪兩露服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贊 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 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正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階位朝賀百官以上立西面位計吏皆階廷燎宗室諸到觀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史四人執法階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飲酒西入東出御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左右或頭官階位中央悉坐就前作九賓散樂舍利職從西方來殿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水化比目魚跳躍散水作霧障日畢化為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於庭炫耀又以絲繩繫兩柱間相去數丈兩婦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不傾又謂周出身藏形斗中鐘磬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羯者引公卿以次拜後行出卑官在殿畫屋朱梁玉 ○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

昌宮殿掖小元日於城南立瓊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 ○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循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太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贊即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階衛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即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與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

跪置壁御座前後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即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郎引公特進何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與皆再拜跪皇帝坐又再拜跪置壁皮帛御座前後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台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贊授受贊郎即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常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畫漏上水六刻諸蠻夷朝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校備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殿前授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 未盡七刻謂之晨賀畫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

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與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

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  
歲而周則更始如有不朝之處各遣騎奉聘  
晉江左多虞不復是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

明始開殿門書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  
會者則在三格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

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白獸罇蓋取於  
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賈自

外來聞鐘聲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曠飲  
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逐曰曠飲

曠何也曠曰子別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爲子別大矣曠  
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公曰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

之喪臣也爲一飲夫也非刀匕是共以飲與知防是以  
飲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矣酌而飲寡人杜賈洗而揚解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白鹿麋斯皆至於今既畢  
獻斯揚解謂之杜賈白鹿麋斯皆至於今既畢

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  
格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

臺門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羣  
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

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乘輿以  
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

至階降輿納扇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階階  
脫扇劍升殿席南奉費珪璧禮畢下殿納扇佩劍詣本

位主客郎徒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  
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

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  
賦黃甘連二品以上尚書驛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

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  
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

則遠遊冠乘金輅備簿以行與會則劍履升座會訖先  
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

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燕萬國唯應南面何

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  
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尙書令以下在南方者悉東邊

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尙書令以下在南方者悉東邊  
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費珪璧並量所付周

拾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尙書古之冢宰頃王者  
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尙書主客曹郎冢宰

隸職今元日五等贊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元注覲  
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

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尙書僕射沈約議正會  
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扇爲升階路寢之設本

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  
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

升殿制可○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  
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

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  
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罇自餘

亦多依梁禮云○北齊元正大贊百官一品以下流外  
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

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  
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動品以下端門

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讀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雖  
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

人問疾苦又賜五條詔書於郡國使人寫以詔讀一  
板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

以告刺史一日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  
平徭役二日人生在勤勸則不置其勸率田桑無或煩

擾三日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教沒有以  
自終四日長吏督奉容以球小譽逐末拾本政之綱

疾宜謹四日長吏督奉容以球小譽逐末拾本政之綱  
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黃門○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

庭皇帝出西房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

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  
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階帶劍復位

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  
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

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太子與會則  
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御以升會訖

先興○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  
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

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  
攝官行事實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

新條格將畢其日祀圜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  
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

敕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爲恆式至天寶三載十一  
月五日甲子冬至敕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

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深煥揚  
自今以後冬至宜以次日受朝仍永爲恆式又至六載

十二月敕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  
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因循日久

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  
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

一時同進承泰元年十一月詔冬至至今有司祭南郊後  
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敕宣以冬至日受

朝賀初承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羣臣命婦朝皇后舊  
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王師師朝賀后至乾元元

以則天爲皇后始行此禮其日也命婦朝女君自承徽五年  
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爲失禮有詔乃停承泰二年敕於

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  
以恩旨於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袁利貞上疏曰伏

關路門非娼優雜進之所今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之

典三八七

處節使敬樂一色請停者若於殿別其尋常朝參準  
 殿自可備極恩私從之改向麟德殿也  
 貞觀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奏天下太平萬  
 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  
 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幼登大位  
 日夕孜孜猶恐滯帶庶務自今以後每日恆坐承徽元  
 年十月五日敕京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至二年八  
 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  
 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為恆式準元日令中書令  
 讀諸方表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  
 上每朔望參日陞殿食貞元七年四月敕昔者聖賢觀  
 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為父子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  
 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  
 為禮咸親之儀既行父子之間實事之情豈隔君臣之  
 際申恩卿士自我為初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  
 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參在  
 京者並聽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乃編禮式  
 以著恆規其正至儀具開元禮武太后聖曆初初鳳閣  
 周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仍終喪不得宴會比來百  
 官不尊禮法不哀慘朝會于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  
 既虧實玷皇化  
 伏請禁斷從之

策拜皇太子皇太子稱臣附○後漢 東晉 北  
 齊 大唐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  
 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  
 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  
 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  
 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  
 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否國子博士車允云百辟卿士  
 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親大

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載其款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  
 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大學博士庾弘  
 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  
 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  
 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  
 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舉  
 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  
 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  
 及所制衣服車允議朝臣宜朱衣襦幘拜敬太子答拜  
 按舊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陳慶太子稱叩頭此則  
 拜之證又太皇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十靈謂宜稽則○  
 漢魏開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襦幘而已○  
 北齊冊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  
 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  
 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  
 就冊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  
 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圭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  
 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奉  
 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日  
 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賤賀○大唐臨軒  
 冊命皇太子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一 嘉十六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北齊 隋 大唐

北齊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臣議皆  
 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印疑  
 非禮魏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  
 不可令之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  
 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  
 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  
 聽政亦宜南面坐議者引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  
 避尊位非爲嚮臺殿也子才以爲東晉博議依漢魏之  
 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爲嫌又何疑於東面禮嗣子絕  
 旁親嫡子冠於胙冢子生接以大牢漢元著令太子絕  
 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嗣攝命臨國乘七旒安  
 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  
 以爲嫌况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爲避明爲嚮臺所以  
 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  
 殿之處更不得耶諸人以東面爲尊宴會須避按燕禮  
 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  
 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  
 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  
 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爲貴皇  
 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賓自得申其正  
 位禮者皆東宮臣屢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爲  
 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  
 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

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冢宰太子  
 爲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賓南面貴於  
 東面臣陳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  
 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宮東面宴客情所  
 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爲賓明父子  
 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  
 面今不約王公南面獨約太子何所取耶議者以南尊  
 改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爲節文東  
 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理爲允魏收議云去天  
 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林園都亭坐從東西  
 竊取於嚮中宮殿臺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  
 義取於嚮中宮殿臺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  
 竊以爲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尙書以前定東  
 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  
 爲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嚮  
 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  
 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爲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  
 多以西面爲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  
 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  
 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爲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  
 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  
 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  
 西面援引經據交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爲定時議又  
 擬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按曲禮大夫士  
 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之亦不改漢法天  
 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按春秋經衛  
 石惡出奔在晉衛侯衍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  
 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下禮亦不

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成皆與君同  
 名春秋不讓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  
 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  
 有所犯朝夕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更補他職制曰  
 可○隋文帝開皇初皇太子勇準故事張樂受朝宮臣  
 及京官北面稱慶帝謂之迷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宮  
 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爲太子奏降章服宮官  
 請不稱臣從之○大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欲傳位於  
 皇太子召三品以上官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宸極爲  
 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又固辭不就思脫履  
 於天下爲日久矣今欲傳位於太子卿等何如羣臣唯  
 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讓監國上不許  
 殿中侍御史和逢堯諫曰陛下春秋未高聖恩浹洽昔  
 韋氏亂政百僚憂懼萬姓顛顛欣荷睿德豈可卽爲讓  
 乎上從之遂有制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緣軍馬刑  
 殺五品以上除授政事皆取皇太子商量然後聞奏其  
 會宮臣儀注具開元禮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 宋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東巡皇太子監國有司儀  
 注某曹關某事 云 被命議宜如是請爲賤如左謹關  
 右署眾官如常儀 云 參議  
 尙書僕射尙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 云  
 以爲宜如是事請奉行某死罪死罪 云  
 年月 日某曹上  
 右賤儀準於啟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尙書  
 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他官  
 某曹關太常甲乙啟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 云

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應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  
攝奉行謹開

年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關門下位年月  
下左方下附列尚書取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  
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騰某  
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 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  
某甲參以為所論正如法令告報聽如所上請為令書  
如左謹開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議司徒長史王甲  
啟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  
書言某事云 請臺告報

年月 日向書令某甲上建康官如無令稱僕射  
右合曰下司徒今報得如某所上其宜攝奉行故事文  
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期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書從事書到上 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事云 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左謹開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 令如是某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  
如千里驛行

年月 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今以甲為某官如故事  
年月 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令書版文準詔書版文  
尚書下云 奉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勅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外內應關殿之事一準此為儀  
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誠教文曰制詔云 某勤靜屢聞  
右除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  
制詔餘如常儀

辭關版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  
右除糞土臣及稽首云 某官某甲再拜辭  
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春夏封諸侯議 後漢 魏 晉  
後漢鄭元曰據祭統云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於嘗出田  
邑今封諸侯則違古且土地皆慶賞之事漢家故事丞  
相始拜皆封為列侯其在秋冬者先賜爵關內侯侯春  
而後封國祭統嘗出田邑先師或以為秋嘗時邑人皆  
田或以為創豳田邑於此時也○魏王肅聖證論孟夏  
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忻悅故左傳賞以春  
夏是也○晉張融評曰按洛誥成王周公後封伯禽  
以周之正易屯卦云宜建侯據二經周人封諸侯不以  
春夏也 周禮夏官司勳掌爵月束哲總論曰月令所紀  
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  
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  
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  
氏而不俱一也

錫命 周 東晉  
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

乃正春秋傳曰名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  
位不同禮亦異數一命受職謂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  
士亦一命鄭司農再命受服謂受元冕於子男為卿大夫  
云受職理職事也再命受服謂受元冕於子男為卿大夫  
夫自元冕以下如孤之服王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始  
王臣也王之上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禮  
士亦三命也 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禮  
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  
下大夫亦四命也 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  
等五命賜以為成國也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王  
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自置臣理七命賜國王之卿  
家邑如諸侯也六命謂諸侯大夫大夫出為子男三命  
封加一八命作牧諸侯出為一州之牧入為三公九  
命作伯也 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也對為五侯九伯者  
伯分主東西長於諸侯貴於天子曰天子之吏天子謂  
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  
曰王制云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  
服衮龍與王者之後同故諸  
侯之服自衮而下如王之服 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  
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  
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  
諸侯論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以朝覲之瑞也 公羊傳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魯以衮龍之服傳曰錫者賜  
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  
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曰樂則六曰武賁之士  
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大國不過九次國七小  
國五 東晉羊元曰說者以左氏云天子錫諸侯命珪以  
為符信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按魯成公即位  
八年乃得命珪三年夏公如晉此朝也未有珪朝何執  
也凡命者謂方策之書也猶今教令耳親禮曰諸侯奉  
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尚書文侯之命云平王錫晉文侯  
秬鬯珪瓊作文侯之命命者王之教令其事非一策而

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 周 晉

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 周 晉

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 周 晉

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 周 晉

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 周 晉

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 周 晉

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 周 晉



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周制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以貴賜○晉博士孫毓段暢等議曰周禮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上公二伯者國家謂城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侯以爲殿屋今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立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畧大異於今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三重門內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罕罕蓋也也高五丈其正寢與廟同制皆殿屋四阿堂崇三尺此其舊典略可依也餘皆稱事取供而已旌旗旂數繁纓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輅建大旂同姓以封象駘建大赤異姓以封象飾其車今制從簡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輅車駘馬建大旂九旂畫交龍禮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元冕朱裏戒王三采九旒藻三色九就丹組纓元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羣臣助祭者皆長冠元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爲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遠遊冠五時服佩山元玉不復以國大小爲差其羣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也諸王公應助祭按司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生則衮冕先公則鷩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

命衮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衮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纁纁九流赤寫三公助導從外官不與齊祭者自可如舊

策拜諸王侯北齊儀 大唐 晉

後漢制拜諸侯王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字漢儀云太常任蓋謂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動前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按丁字儀夏勳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勳爲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邦於位爲漢輔佐率舊職敬敷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宜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方祗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勳其戒之此其例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即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而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敕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

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準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唄司皇帝有與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階庭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召版詣王第王乘高車函簿至東掖門止乘輅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輅車入函簿乘高車詣閭闔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輅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版王倪伏興進受策章綬茅土倪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輅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晉 後周

晉博士孫敬等議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晉猶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使其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豕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也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遭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不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宜答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公侯嗣子子繫父爵明不專國其燕見則稱第下文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今之監司上官文書皆爲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羣臣官文書宜稱告不言命稱敘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二 嘉十七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之周漢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武王追尊王太王王季文王王昌 盧植曰太王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綏和文王保保王業所興故追王也王妣亦同尊其號所以追之以卑臨尊也王太王王季以下者以王遠之所由也文王稱王早矣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使人主朝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上朝

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御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之於子有天下歸尊於父此人道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後漢荀悅曰孝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晉愍懷太子令問中庶子劉寶云太公家令言說太公為非對曰苟悅論賜家令為非臣以悅不識高帝意高帝雖貴為天子事父失令之禮時位已六年而不加父號是以家令言雖父乃人臣也言無可尊故當與人臣同禮欲以此感動之帝聞家令言乃悟即立號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若不聞家令又追尊妣曰昭靈后○

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啟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為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

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為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太王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諡號為太王於是漢帝追諡為太王及受禪追尊太王為太皇帝考武王為武皇帝尊王太后為皇太后明帝泰和三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為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為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為號追尊即同故謂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為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為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為上皇自是以後諸侯為帝者皆尊其父為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追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騎奉印綬即鄴廟以太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稷契自我魏室上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諡侍中劉耽議周王所以後稷為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義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賡思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議以為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諡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諡號曰元皇太傅鍾繇議按禮小

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敦敘於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於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為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毀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沐雨勤勞天下為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讓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今諸博士以禮斷之其義可從詔從之○晉武帝受禪後太始元年追尊皇祖宣王曰宣皇帝伯考景王曰景皇帝皇考文王曰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宋武帝受禪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為孝穆皇后策曰維承初元年七月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號曰孝穆皇帝仰惟聖靈遐焉徂遠昔有周丕崇祚興昌季其在魏晉亦申情禮所以適迫來孝所因者本謹稽式上代考諸令準稱謂既極情典攸遂所以仰順天人俯穆率土在心遠慕庶云有慰追尊先后策曰維年月朔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伏惟皇妣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等美姜嫄齊列任姁訓穆中閭化流自遠膺膺運期饗茲天位謹依前典敬奉大禮仰慕聖善之愛俯增蓼莪之思○齊高帝受禪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梁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文皇帝妣曰獻皇后○陳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景皇帝妣董氏曰安皇后○後魏道武帝稱尊號後追尊遠祖二十餘代皆稱皇帝則歷代未聞也不復更載諡號焉○北齊宣帝受東魏禪追尊祖為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考為獻武皇帝兄為文襄皇帝母為皇太后○

通典 卷七十一 禮三十一



為稱按元帝傳昭儀有寵產一男為定陶恭王帝崩昭  
曰丁姬成帝無繼嗣定陶太后為太子昭穆王母  
定陶王奉恭王後傳稱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  
崩太子立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  
是為哀太后左將軍師丹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  
宜立定陶恭王左將軍師丹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  
后為皇太后

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必秦以為比喻註  
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  
太后大怒要欲必後帝白令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  
王為恭皇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  
貴遂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中郎將冷  
真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  
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二千石以

下各供厥職又宜為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  
以為宜如哀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天地  
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  
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  
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  
之義也定陶恭皇號諡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  
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降其父  
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

恭王立後承祭祀今恭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  
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  
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  
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祖不繫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  
皇也由是上策策免丹後歲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

親以著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  
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后後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  
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為王莽毀發貶號  
○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孝清河孝王至德  
純一合弘光大既受帝祚載生明聖舊章法制宜有尊  
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號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  
敬德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震持節大鴻臚特進  
樂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恒帝即尊位追  
尊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叢吾侯  
曰孝崇皇母曰孝崇國貴人靈帝即位追尊祖為孝元  
皇妣夏氏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母董氏為愼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勞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  
號詔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允於宗也而猶顧  
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為人後之義哉後代若有諸  
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為皇妣為后也敢有倣  
媚妖賊之人欲悅時主繆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  
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  
廟副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齊明帝即尊  
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為景皇妣妃為懿后

追錫命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議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  
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  
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識其錫篡弑之君無錫錫死  
者之文也

王侯在喪襲爵議  
奪情附○魏 大唐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

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  
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  
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  
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  
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  
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  
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王蕭謙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  
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  
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  
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  
反喪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  
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  
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  
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按成王崩康王即位  
上宗奉同冠王再拜三祭按鄭元曰即位必醴之者以  
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啻既成之也以醴啻成之  
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  
之所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  
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啻醴訖又再拜正  
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  
神祭祀則有受祚之爵嘉慶事則有醴醴之儀若君薨  
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醴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  
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成  
王命以命康王是為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  
宿三祭上宗曰養而不啻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  
行之典不可以為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  
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

親以著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  
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后後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  
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為王莽毀發貶號  
○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孝清河孝王至德  
純一合弘光大既受帝祚載生明聖舊章法制宜有尊  
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號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  
敬德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震持節大鴻臚特進  
樂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恒帝即尊位追  
尊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叢吾侯  
曰孝崇皇母曰孝崇國貴人靈帝即位追尊祖為孝元  
皇妣夏氏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母董氏為愼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勞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  
號詔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允於宗也而猶顧  
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為人後之義哉後代若有諸  
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為皇妣為后也敢有倣  
媚妖賊之人欲悅時主繆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  
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  
廟副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齊明帝即尊  
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為景皇妣妃為懿后

追錫命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議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  
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  
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識其錫篡弑之君無錫錫死  
者之文也

王侯在喪襲爵議  
奪情附○魏 大唐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

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  
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  
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  
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  
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  
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  
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王蕭謙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  
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  
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  
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  
反喪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  
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  
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  
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按成王崩康王即位  
上宗奉同冠王再拜三祭按鄭元曰即位必醴之者以  
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啻既成之也以醴啻成之  
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  
之所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  
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啻醴訖又再拜正  
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  
神祭祀則有受祚之爵嘉慶事則有醴醴之儀若君薨  
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醴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  
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成  
王命以命康王是為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  
宿三祭上宗曰養而不啻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  
行之典不可以為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  
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

追錫命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議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  
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  
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識其錫篡弑之君無錫錫死  
者之文也

王侯在喪襲爵議  
奪情附○魏 大唐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

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  
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  
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  
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  
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  
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絰服素以承詔命事訖  
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王蕭謙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  
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  
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  
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  
反喪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  
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  
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  
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按成王崩康王即位  
上宗奉同冠王再拜三祭按鄭元曰即位必醴之者以  
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啻既成之也以醴啻成之  
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  
之所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  
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啻醴訖又再拜正  
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  
神祭祀則有受祚之爵嘉慶事則有醴醴之儀若君薨  
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醴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  
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成  
王命以命康王是為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  
宿三祭上宗曰養而不啻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  
行之典不可以為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  
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



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禮復非饋奠之時按拜陳思王子志為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齋醴畢然後使者出今據鄭元說即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齋醴臣猶以為非禮之衷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齋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賜服於斯乎有冠醴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齋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齋既告反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按舊典天子遣使者齋車服策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為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於境自吉服勞於郊館宗廟致殮饋告期日受命於祖廟設喪主几筵於戶牖之前命車設於庭西上安車駟馬皆在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詔版策命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內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

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著韠屨而朝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敢齒歸衣纓絰號慟無恆國朝奪情者多矣武太后長安三年正月敕三年之喪自非從軍更籍者不得輒奏起復至廣德二年三月敕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以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請

昨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冕內史贊之嗣君降於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拜內史加詔版策命於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迓受於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修享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於境嗣君釋冕服素弁葛環纓絰昌氏袂修奠祭之禮告於殯宮訖乃釋弁絰反喪服此其大略也其他則同之○大唐武德二年正月尚書左丞相崔善為奏曰欲求忠臣必於孝子比為時多金革頗遵墨經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俗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調露二年中書

通典卷七十二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三 嘉十八

五宗 孔穎達曰別子之後族人謂多繼高祖者與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宗族人一身事四小宗并大宗者五也○周

周制別子為祖諸侯庶子別為後代始祖者也別子者子之別於正嫡公稱別子也為祖者別子孫為嫡庶夫立此別子為始祖諸侯嫡孫代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稱君故云別子也宜繼別為宗別子之代別為後代始祖故云為祖也孔穎達曰別子為族代人之宗所謂別子不遷之宗者也孔穎達曰別子之繼代者為小宗別子庶子之長子也小宗孔穎達曰謂別子之庶子為五代之宗也○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與兄弟為五代之宗也

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代則遷者也孔穎達曰別子之所自出者為別子或由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代子孫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其繼高祖至元孫五代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五代則遷鄭元曰適猶變也繼高祖者為小宗也先言繼謂者據別子子庶之子也以高祖與嫡皆自繼者則曾祖及祖亦有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孔穎達小宗四與大宗五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孔穎達於上四代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代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尊祖故敬宗敬宗則尊祖之義也宗宗是宗易於下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則尊祖之義也者正體之 白虎通曰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毛萇曰宗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代而遷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別子各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一凡五

宗人之親備矣辭綜述鄭氏禮五宗圖曰天子之子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若魯衛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還自仕食采於其國為卿大夫若魯公子季友者是也則子孫自立此公子之廟謂之別子為祖則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絕大宗之庶子則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己身庶也宗禰宗已父庶也宗祖宗已祖庶也宗曾祖宗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已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耳○晉杜元凱宗譜曰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疏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孀死續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齊絳其月數各隨親疏為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為之齊絳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為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遷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疏為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賀循宗義曰古者諸侯之別子及起於是邦為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為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旁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其為宗宗中奉之加於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則服之齊縗以義加也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

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 謝微注曰弟於妾子則為庶叔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為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 謝微注曰賀公答廣元規曰大宗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為祖不限前後此謂每公之子傳純問賀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為一宗之祖其嫡繼之各為大宗此是大傳所謂別子為祖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為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又王氏以別子為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為祖矣杜氏以為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為祖二家不同願聞其說答曰君之母弟與羣庶兄弟為別子之後俱為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以僕所定母弟為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按禮別子為祖不限前後此為每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二儒通識不應有誤儻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文漢學所見謂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答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為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為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為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

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為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為大夫者各祖別子為始祖各宗其嫡為大宗嫡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為嫡故通稱嫡以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庾亮問賀循曰按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歷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為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紀止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總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為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謙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便為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

在絕屬皆齊綴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士總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淺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為嫌也王冀答問曰其兄是嫡長家有封代弟是庶生遭所生親先以第二兒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兒於家為是小宗否答曰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今此兒乃係數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為大宗百代不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禰則為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小大之名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

公子二宗 周 晉 大唐

周制大傳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王肅曰謂君無嫡有弟以庶弟為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王肅曰謂君無嫡有公子是也宗謂君有一弟為宗無宗之者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鄭元云公子不得宗君命嫡兄弟也則如大宗死為之齊綴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綴三月若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則無所宗亦大宗也○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為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為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為齊綴九月謝勣曰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為宗主則齊綴九月其母則無小君也其妻齊綴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也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為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為之大功九月謝勣注曰此大宗亦不得宗君命其母妻則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為一宗之祖殷浩問范宣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答曰有小宗

而無大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為眾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以為宗則羣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綴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已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兼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為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為大夫也所以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為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為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為之宗宗立而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為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為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代已為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大唐孔穎達曰禮云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按世子唯一無他公子無可為己宗是有無宗也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有宗道者言公子有人來與之為宗之道此何為下起文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嫡兄弟為君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

者也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謂立公子嫡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嫡也此嫡即君同母嫡夫人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嫡公子為庶子為宗是公子之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之文

繼宗子議 宗子孤為塲附○周 漢

周制曾子問云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不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之廟也其祭之統其祖而已代者主其禮也盧植曰塲無為人父之道宗族無不為後也○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塲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嘗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曰二十而冠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事宗禮

晉賀循宗議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諒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凶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主宗婦為女主故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悼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

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為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九族

白虎通云九族者何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為族尚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所以九者九為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為一族孔安國注虞書則云九族者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同姓也許慎按禮云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也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同姓鄭元駁曰按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高祖至元孫明矣王朗論喪服書曰鄭元兄弟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關之辭也吾以為古學以九代之親為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乎父道者則父之兄弟在乎祖道者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者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為兄弟者也

敦疏遠外親

晉何琦曰聞諸訓典凡在常交貴在人情所篤而況先人中表綢繆因緣結出來者諛角弓之敘幽王不親九族而其章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又曰洽比其隣婚姻孔云言情義之甚近也禮有外宗之親書稱九族既睦說者解九族雖各不同既曰旁親亦將通外內之謂乎鄭君以為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九代之親亦不獨別外親也若但謂內宗斯不足以歎帝堯敦敘之美也元孫以下又有來昆雲仍四代之目若壽踰期願則有相及之道尊者崇修於上卑者晏然於下雖曠代事希邈遐遇之理將安房縱不相逮事必如存義不得徒然矣而曾高外屬均之踏人簡薄之懷不亦甚乎歷觀時俗家殊門異準格不立高下在心或乃希慕貴盛攀附自呢或輕忽寒悴恥相提挈各懷斯圖莫適相非仲尼所謂輕絕貧賤重絕富貴雖曰不利吾不信也代有以外親方內於內無服而外敬絕造次言之如有斷例然則母氏無服之親將如之何春秋盟會辭稱舅甥之國徵福先君以要結恩好絕婚之辭亦云不得嗣為兄弟故曰婚姻者萬代之始明義好同故永著不朽引而敦之以醇涼薄和一之道於是乎在是以謂崇親之義不宜有限若二門之末統裔稍遠俱不明為親之數不識尊卑之序並無長老以審其詳名無所託則不論也

鄉飲酒周 後漢 晉 大唐

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夫也朝服者冠元端翟帶素鞶白履先生鄉中致仕者實介處士賢者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極知鄉人之賢者是名曰師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而與之飲 賓席闕前南面主人席階上西面介席階上

東面取賓之席皆不屬焉數取賓席於賓席西不屬不也樽兩壺於房戶間元酒在西元酒在東也設洗於階階東

南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階階

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揖當階也楣前梁也復主人坐取爵賓之賓席前西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

北面獻賓獻進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階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賓進

脯五脰薦進也進之者主人賓升席自西方升也中席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醢者以右手也奠爵

於薦西卒爵與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

人階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酒亦自席前適階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奠爵遂拜執爵

與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階階末主人坐奠爵於序端主人實解醢實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與

賓西階上答拜醢醢也醢之言坐祭遂飲主人實解

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解於薦西主

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賓

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

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於介右主人

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

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

介右答拜不賓也介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南不

自酌下賓也酒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

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

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介答拜主人復階階降介

降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三拜

一拜者示備不備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賓爵獻

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賓爵獻

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也言三主人

拜送賓右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賤也眾賓獻

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爾爾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主

人以爵降奠於篋不復也揖讓升即席設席於堂廉東上

為工布席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工入升自西階

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笙入堂下磬

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笙吹此詩

也今以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采芣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吹也六者小雅篇也南陔白華華黍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

后國君夫人房工告於樂正歌備樂正告於賓司正洗

解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

賓司正告於賓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解

退共音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也坐取解

不祭遂飲坐奠解於其所退立於解南洗解奠之示祭

以察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階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

降席立於賓東初起主人受解賓拜送於主人之西酬

同階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

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者降席旅

民而賓興之三物者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二曰六

數鄭元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

頌於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

獻於三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

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

五豆九十者六豆豆以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黨正飲酒

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鄉飲酒

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鄉大夫飲射中之賢者酒用鄉

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射尚禮飲酒義曰主人拜

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

致尊讓也盥洗揚解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

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

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

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縛於房戶之間賓主

其之其尊者不臣卑者不尊尊有元酒貴其質也教人不

檢本也本古也古者無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

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實賜羞出自東房主人共

之也羞私可以自羞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

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儀

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

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

魄也又介儀以象日月日出於東儀所在也月生於

西介所在也三光三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天辰

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

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

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

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

坐儀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也鄉飲酒也易易謂教飲酒之節朝不廢朝

之易易也化之本尊賢尚齒也



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  
不亂胡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酒之義君  
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滿也飲酒之義君  
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  
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  
安國矣○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祀先  
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  
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  
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  
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大唐貞觀六年詔  
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  
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  
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飲禮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  
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  
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  
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  
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  
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  
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  
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  
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  
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  
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  
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準令式行  
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三

通典 卷七十三 禮三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四 賓一

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數服章皆降殺以兩秦皇帝蕩平九國宇內一家以田氏篡齊六卿分晉由是臣強君弱終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九繁諸家解釋注疏龐雜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親遇殷周以前天子有迎勞享燕諸侯之禮至秦罷侯置守無復古儀及魏以三國分裂粗有其禮東晉末又廢泊梁崔靈思採摭三禮遺文咸序其儀後梁主蕭詧稱帝則襲爲後周及隋附庸國觀採摭周制物立儀注焉時會殷周附庸唐虞殷周魏

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重要內諸侯也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觀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此以王爲文也圖比陳天子當展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諸侯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兩雖曰戶之展門屏之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要服蠻服也此六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服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觀或宗貢或覲或遇上篇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九州之外夷服蠻服蕃服按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

向蠻雖大曰子父死子立其嗣王即位乃一來天子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蕃國之冠無鞞玉瑞也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皮弁侯貴王使者用束帛乘馬積音子因反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珪九寸纁藉九寸衮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駟建常九旂繁纒九就若春諸侯各服神冕釋幣於廟各乘所受上駟執信執幣者以陽氣仁德尚文故車服得與王同侯執信珪伯執躬珪七寸纁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旂繁纒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纁藉五寸毳冕五章建常五旂繁纒五就王則服皮弁於路門外正朝當立而立諸侯改服於舍服朝服各執瑞玉至於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末侯承命告於天子天子曰伯父窺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子將受之天子於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國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舅嘉之者美之也受王先書同姓次及異姓上侯也信音至諸侯序進入門右坐黃珪再拜稽首門夫也信音身諸侯序進入門右坐黃珪再拜稽首門右而執臣道不致由賓客之儀者謂諸侯也上儀告位卑者見尊與而不授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辭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

還其舍司几筵設黼屨於廟展前南嚮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几謂之黼其纁白黑制如屏風纁似斧形展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元謂纁如纁有文而狹者纁席前薄弱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杖畫有次列成雲氣天子服衾冕負黼屨而立也次席杖畫有次列成雲氣諸侯神冕一而一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唯園唯園所有或馬或虎或豹或龜三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卓上畫其國名後當識其所產也必十匹者不敢其秋冬親遇之時將朝之早請侯禕冕釋幣於廟將朝質明時也禕之謂言禕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禕以事

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其釋幣如聘皆乘轎車載龍大夫將受命釋幣於廟之禮告將親也皆乘轎車載龍旂弧鞞瑞玉有纁至大門外車大夫制也衣日朝上賓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衾冕負斧展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償者延之日升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玉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享如朝宗之法親遇之時天子不下堂禮記云天子親諸侯其朝宗親遇行朝享禮畢三下堂自夷王始也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告聽者諸侯諸天子天子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儀者諸侯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謂告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袒還襲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償者延之日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於屏而襲也天子外屏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瓊酌鬱鬯禕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命之而使賜侯氏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命書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升成拜太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受命侯氏送再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爲壇於國外更行朝禮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焉禁謂九伐之法也會之法有征討合諸侯而發禁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而來赴四時見王也殷同也殷同之禮東方則以春南方則以夏西方則以秋北方則以冬皆制度已時春爲壇於國東夏與秋冬各於其方具巡狩篇將時會殷同之



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使者左  
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左還還而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侯氏用束帛乘馬  
將有事於已侯氏還璧重王禮也侯氏用束帛乘馬  
侯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也侯使者所以致尊敬使  
者降以左騶馬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日騶馬設在西也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出以諸侯初  
授使者於門外從之至道路苦以至朝也諸侯初  
至天子賜舍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侯氏父汝順命於王  
所賜伯父舍此使者侯氏再拜稽首受幣侯之束帛乘  
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又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  
乃初事相其事使慎修其初猶故也侯氏再拜稽首  
受觀掌容致禮上公五積殮五牢牽五牢朝則致饗  
饋九牢饗饋致相見之大侯伯四積殮四牢牽四牢饗  
饋七牢子男三積殮三牢牽三牢饗饋五牢殷膳皆太  
牢以及歸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  
男一食一饗一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行人宰史  
皆有殮饗饋以其爵等為半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  
般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客若不酌獻若有故不親享  
食燕則以酌幣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位從賓者  
行人主禮宰士其史書皆有殮饗饋其君及其臣  
以其爵等為半禮之陳數則殮二牢饗饋五牢大夫  
禮殮大牢饗饋三牢士則殮以少牢饗饋太牢此降小  
凡禮賓客國新以荒札喪禍災在野皆殺禮用愛費也  
國新新建國也禍災謂有說曰古者封土建侯並為  
兵寇水火之事殺色介反○說曰古者封土建侯並為  
列國是以周制朝宗聘親之禮協天下之事以結諸侯  
之好而非朝之歲久無事焉則聘大行人職曰時聘以  
結諸侯之好般規以除邪國之惡時聘者無定期天子  
聘親以禮見之禮而禮之所以結其惡也天子無事  
則已般規所謂一服朝之歲也惡也一服朝之歲五  
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見天子天子以禮見  
之命以政禁之事可以除其惡行規他平反○問  
論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通典 卷七十四 禮三十四

致禴以補諸侯之歲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開問  
論諸侯之志者謂言諸論書名其類也交或在或若諸  
來者贊助也致禴因禮之平禮稱諸侯之儀也  
侯相聘之制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勵以禮則外不  
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  
為正之具也以珪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  
重禮之儀也諸侯相勵以輕財重禮則人皆讓矣  
三恪二王後 唐 夏 周 魏 晉 東晉 宋  
虞舜以堯子丹朱為賓曰虞賓而不臣之在位羣后德  
護○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  
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容禮不臣也○周武王克商  
而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皆爵公封舜後於陳魯侯以  
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  
後轉降示敬而司几筵延國賓於廟前左彤几公之所  
已故曰三恪 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  
不臣者馬融 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  
其前代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  
自行正朔服色此得通三正也三正者天地人也三正  
之正各法其一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  
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必用此三微之月為正者時物尚  
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奉成○魏文帝封後漢帝協為  
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魏文帝封後漢帝協為  
山陽縣公臣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  
拜以天子車服郊祭天地宗廟祖臘如漢制都山陽濁  
鹿城青龍二年薨諡曰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於  
禪陵○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源告太廟  
封魏帝 常道 公奐為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  
象厥敷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以敬授青土於東國承  
為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  
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禮祀又詔王上書  
不稱臣答報不為詔一如賓禮二年詔陳留王操尚謙

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論意非大事皆使  
王官表上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喜等議漢魏  
為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為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  
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  
公侯同有司奏陳留王山陽公為二代之後衛公備三  
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為斷不及  
五代也○東晉明帝太寧二年詔曰三恪二王代之所  
重興滅繼絕政之所先禮祀不傳甚用傷悼主者詳議  
立後以聞時曹勳為嗣陳留王以主魏祀升平元年陳  
留王勳表稱廢疾積年不可以奉祭祀請依春秋之義  
求以立後太學博士曹耽諫春秋之義立子以貴不以  
長蓋以為宗廟主故也晉公族穆子有廢疾以讓其弟  
衛襄公嗣子繫足不能行立其弟晉備皆廢嫡立庶者  
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以之居位違犯禮故  
也禮有故使人攝祭非終身疾者斷為君王故事未有  
諸侯以疾去國成比胡訥議孟紘立弟異於陳留二王  
之後禮不宜廢太常王彪之奏臣按訥耽二議為許其  
所陳也各無明文臣以為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  
以病疾退為庶人者也願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  
賓今以疾退既廢之後若同庶人則名賤而役斯處以  
朝官則職替而班下以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茲三義  
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  
矣孝武帝大元十二年博士庾弘之等議陳留王前代  
之後遇以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  
今謂班次宜在王下又按僕射王彪之以為禪讓之始  
王與繼嗣之末孫降殺殊矣是以春秋之會杞不異列  
宋不殊位今陳留王胡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準既

典四〇五



以來朝則應有常次至於大會升殿雖無上位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錄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儀制曰可時陳留嗣王褒王彪之讓山陽公農故事給絹錢三十萬宜宋武帝永初元年封晉恭帝為零陵王居於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文而不備其禮文帝元嘉五年散騎常侍荀伯子上疏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按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王上陳留王宜降爵為公十一年皇太子出會升在三恪○隋封後周靖帝為介國公○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於三正修廢紀絕德澤崇於二代其以舊之鄭邑奉隋帝為鄴公行隋正朔車騎服色一依舊章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教宜崇殿廟不修廢饋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永昌元年十一月制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為三恪神龍元年五月制宜依舊以周隋為二王後天寶八載七月封後魏孝文帝孫元伯明為韓國公以備三恪九載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後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下公卿議策賢學士衛包因抗表陳其議論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遂從之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二王後廢韓介鄴等公至十二載五月楊國忠奏周漢遠不當為二王後復以後魏後周隋依舊為三恪二王後其本封韓介鄴等公如故○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為

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不臣恪者尊敬先王通三正之義故書有虞賓在位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讓之至故封建之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以事先祖故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臣妻父母者妻之言齊也與已齊體共承先祖故尊其父母春秋左傳云紀季姜歸於京師稱字吉子尊不加父母妻與已齊體故夫不得臣之四夷之君不臣者尚書大傳曰越裳氏獻白雉周公辭不受曰正朔不施則君子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為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為三恪也又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聚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齊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實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知無五代也况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

通典卷七十四













歌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附  
宗廟之夏祭也冬真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  
之在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師都載幢鄉遂載物郊野載旛百官載旗各書

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  
或載幢或載物 軍吏無所將也鄉遂鄉大夫也  
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旛者以其將美車也百  
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旛者以其將美車也百  
兩皆畫異物無者而巳舊當為畫皆畫以雲氣遂以  
彌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祈 羅弊網也

主用網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網止祈當為方 仲冬秋大  
秋田主祭四方辨號萬物詩云以祉以方 仲冬秋大  
開春辨號萬物詩云以祉以方 仲冬秋大  
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

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  
旗誅後至者乃陳軍徒如戰之陣皆坐 虞人萊所田之  
為可陣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除其羣  
行列也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  
未聞致政之司馬聽誓羣吏聽誓於陣前斬牲以左右  
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聽誓於陣前斬牲以左右

御陣不用命者斬之 羣吏諸軍帥也陣前南面而表  
習五戎司徒振旅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廣正旅之仲  
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  
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  
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  
乃止三鼓振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中軍之將也  
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也鼓以三  
作其士眾之氣鼓人者中軍之將帥帥旅帥也司馬振  
鐸以作眾一曰公馬及表自鼓後表南至第二鳴鑼以  
節之伍長一曰公馬及表自鼓後表南至第二鳴鑼以  
鼓者鼓人也 擯讀如深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擯掩者止  
行意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聞擊聲不過聞鐸聲不  
過環聞音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

反聞音士答反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  
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旗車徒皆向疾之漸春  
心及表自第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前至前表  
二前至第三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前至前表  
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 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開車一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提一長鳴鑼以和

眾鼓人止之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 遂以狩田以  
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  
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  
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冬田為狩言狩取  
日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旂以為之敘和無所擇也軍門  
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  
其出入之行列也 旌車旅所載也分地謂其部曲疏數  
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  
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鄉師元云險野人 旌陣乃設驅逆之  
車有司表敘於陣前 擊擊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者逆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  
鼓行徒銜枚而進 羣司馬中軍法也枚狀如相銜者之有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綏有虞氏之旌大  
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旌車也下謂擊也小禽  
私之獲者取左耳 鄭云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  
當以計及所弊鼓皆擊車徒皆擊 及所弊於所弊之處  
功多少及所弊鼓皆擊車徒皆擊 及所弊於所弊之處  
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則勝而喜  
也疾而擊鼓曰驅深擊也書曰前師乃鼓譟亦謂喜  
也擊音駭 徒乃弊命致禽儲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乃  
弊使止也冬田主用取物多取得取也致禽儲獸於郊  
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 〇說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  
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〇說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  
一不可誰能去兵歷代以來禍亂之作非武不定是以

君子習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王制曰天子  
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左氏傳  
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治兵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名通鳥為旂 旂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昂車以其駭表門以為防 蒐者草也防置旂以為蔽門 旂之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 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 發足相應掩禽旅 掩取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馳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 戰不逐而傷不厭 謙謙不成就不厭 謙謙不成就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 謂自左膝而射遂於右翼為  
口二為賓客 謂射右耳 三為充君之庖 謂射左膊遂於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取三十之庖射高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射以不爭為 〇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王司列奏申攝剋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帳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卒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棧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棧二鼓  
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棧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  
閣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  
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  
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  
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  
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諱以次引出警蹕  
如常儀車駕出講陛者再拜皇太子人守車駕將至威  
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迴轆  
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悅  
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殿所立載武賁  
毛頭文衣鷄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  
百官還便座省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  
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級載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  
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  
甄圍圍會甄令史奔馳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  
射鳥獸之內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眾軍鼓譟警角至  
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  
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  
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  
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  
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車充庖  
厨正厨置饗酒俎肉於中逵以犒饗校獵眾軍至哺正  
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級載復鞞再嚴先置  
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幘  
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  
御座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

中悅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  
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  
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  
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悅伏起乘輿降入正次直  
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閣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  
拜表問訊訖罷○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  
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  
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  
奏一奏提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  
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  
宴會享勞比較多少數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北  
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  
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獲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  
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  
詣行宮將親禽服級載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  
銜枚而進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馳令曰鳥獸  
之內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者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促圍眾軍鼓譟鳴角至期處  
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  
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  
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  
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  
命有司每會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級載者韜刀而  
還夏苗秋獮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  
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鈺鏡各帥其人  
而致諫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眾庶質明

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  
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  
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  
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  
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馮於前以太牢祭黃  
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座側行三獻  
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茂舍遂苗田仲秋練兵  
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初教習之儀並如古周  
法○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人及西域東胡  
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  
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  
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  
騎五千匹前一日諸侯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  
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  
圍圍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關豬車車  
如木輅重輞輪九龍繞駕六黑驢太常陳鼓笛鐃簫  
鼓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  
角於帝左右各一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  
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關豬韜有司欽大  
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欽小綏乃驅獸  
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  
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  
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  
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標而射達  
於右膺反口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膺達於右  
膺為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  
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  
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之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









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擊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

霜故傷首種也種謂酒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種

稷非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

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

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先天二年十月十二

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

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元宗親環

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

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

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

宥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

失斬之上既怒唐紹軍情猶冀寬之合古金吾將軍李

罷遞官遂辭納為左軍節度眾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

節部頗亦失序唯納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納等

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命將出征 漢 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初為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署諸將東出陳倉收秦

地○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北

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鉞於廟皇帝陳法

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

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

泉將軍制之將軍既授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

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

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

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軍制之○後周制大將

吐谷渾寇邊帝戎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

太祖之廟司憲奉鐵進授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

甲兵○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將軍出師則以狼臄一斝

鼓皆告祖廟授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

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禮畢命有

司宜於社二十年大尉晉王廣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禱

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大唐

之制如開元禮

宣露布 後魏 隋 大唐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

為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因施行○隋文帝開皇中詔

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

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

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

宣詔蹈舞者三叉拜而罷○大唐每平蕩寇賊宣露布

其日守宮量設鞞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

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具如開元禮

武德元年十月 月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於太廟二年

五月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故地凱旋獻捷於太廟四年

年七月秦王平東都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

以王世充寶建德及隋文物鞞鞞獻捷於太廟貞觀四

年三月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永

徽元年九月高侃執車鼻可汗獻於太廟

通典卷七十六



貴全數也其長尺有握握素也素刊楚荆朴  
 時聚寡從賓長尺也其所持處也刊木一云庸  
 長如筍刊本尺也詩古我反福長如筍博三寸厚寸有  
 半龍首其中蛇交章當博身相交蛇龍首之類也交者  
 象君子取矢於福也直心○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  
 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  
 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  
 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  
 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  
 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  
 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  
 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  
 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  
 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  
 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晉咸康五年春征  
 西庚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涿  
 酒之風○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  
 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為舊準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漢立秋之禮○

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  
 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  
 驛驢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候又  
 畢羣官皆射五埒一品三十二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  
 二品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十發  
 三品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下二  
 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下二侍官御  
 伏以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下二侍官御  
 常服御七寶鞞射七埒正三品以上第一埒一品五十  
 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下二品四十發一

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發射上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  
 品三十八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  
 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六  
 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七品  
 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六品  
 第六埒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八發射下二  
 第七埒十發一發調馬三發射下五發射下二  
 第八埒五發一發調馬二發射下三發射下二  
 第九埒三發一發調馬一發射下二發射下二  
 第十埒一發一發調馬一發射下二發射下二

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  
 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大唐之制皇帝射於  
 射宮則張熊侯射觀於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  
 大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  
 宴射則不陳樂懸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  
 矢工巧乃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  
 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聞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脈  
 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脆不直非良弓也朕始得焉朕  
 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  
 老問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七年行三月之  
 禮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開元八  
 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近三九  
 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  
 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  
 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  
 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狸首之奏  
 采蘋采芣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  
 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  
 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  
 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  
 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眾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

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  
 一箭偶中是費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  
 色疏棄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赦下大射展禮先王躬  
 儀雖沿革或殊而遺習無曠往有陳秦遂從廢承永鑿  
 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猶惟古  
 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  
 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  
 射侯儀具開元禮○說曰按易庖犧氏弦木為弧刻木  
 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義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生  
 之射乃卜食子者是故周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  
 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於  
 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不與祭而  
 君有讓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謂澤宮澤宮者所以擇也又曰射之  
 為言者釋也釋者各釋已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  
 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一曰大射以其事大禮重  
 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  
 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  
 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  
 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已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  
 二曰賓射為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  
 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  
 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  
 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己臣其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  
 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

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眾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

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樂故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樂備者騶虞詩云一發五豝喻賢取多也樂會時者經首詩云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度者采蘋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采芣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白虎通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按鄭元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迭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為首是以我國家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為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放也書曰流其工於幽州者是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斯之謂歟

通典卷七十七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八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諸侯附夏周漢後漢大唐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日蝕日蝕舊奏鼓夫主擊之公也舊樂官樂官進鼓則也庶人走其救日官馳取幣禮天神○周制曰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樂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繫社而伐鼓責之或曰齊之或曰為暗恐社者以陰犯陽故鳴鼓而救之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曾子問曰諸侯放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雷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白北方衣黑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其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其兵未聞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魯十七年六月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大夫擊門士擊柝言衛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雷服失容則廢○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繫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伐鼓太僕贊祀史陳辭以責之間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紫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此義華虞決疑注云約曾昭公時叔孫昭子設天子救日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

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帛單衣

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為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請見於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爵之報是為闕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朔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異變先廢朝禮或災消災伏或推術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救有司為救日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典麻者按麻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麻周兗等對曰麻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中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屢度謹疏密謬準交會以為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甚度禁縱自

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

晉史墨以庚午之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為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顛項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月並以正朔合朔卻元會○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待若日有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卻會與不庚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霍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異變先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戒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宜順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樞曰安知不見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邵逆廢日蝕之戒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嘗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候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失其義旨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吞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苟或所善漢朝所從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為準繩



皆以剛日性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周 後漢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殿疫。蒙熊皮者以今鬼頭也。時儺四時作方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儺攘以相氏以儺。旬惡言也。不從則有大禍。大屬金也。故儺畢春氣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從春位不殺且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氣除陽暑盛德所在無所獲。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氣除陽暑至此不衰。善亦將及人。故儺以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礙通氣。方欲秋故不儺。犬。以送寒氣。旁礙謂玉城以送寒氣。四旁十二門也。深謂疎於門也。春儺九門冬儺大故儺盡春與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後漢也。大屬金。東儺盡春與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儺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顛頭氏疾鬼一居江水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至區。區惡善驚人。小兒有命。大儺所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其儺。選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儺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二十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卓製執大鼓。漢舊儀曰。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女。以殺播酒之。燕周論語注曰。以鞞矢射之。方相氏黃金四許。徐曰。儺之言善。善童幼子也。儺首振之。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楊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允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儺子和日甲作食。刑肺胃食虎雄伯食。魑騰簡食。不祥攬諸食。皆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其食。殲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其食。蟲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拉。驅拉。汝。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消魑魅。斬魍魎。狂飢。委蛇。魘。方。其。同。野。仲而。職。游。光。於。清。冷。魑。魅。魍。魎。與。同。象。羗。野。車。載。方。員。草。澤。神。耕。父。文。感。皆。早。鬼。惡。水。故。囚。溺。於。水。

中使不能為善。變體。國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區。在人。開。作。怪。善。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罔。象。好。學。人。聲。而。迷。或。人。禮。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腹。埋。倉。曰。為。狂。因。作。方。相。與。十無頭鬼。委首。虛。獨。首。休。律。反。埋。還。移。反。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躍。呼。周。獨。前。後。省。三。週。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亦。疫。於。四。裔。注。曰。煌。然。火。如。星。馳。赤。疫。疫。惡。者。也。儺。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官。司。馬。關。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中。水。仍。上。天。池。絕。其。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陽。梁。使。不。得。皮。處。其。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詒。說。桃。梗。鬱。壘。葦。葦。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東。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閭。頰。眾。鬼。之。惡。吾。人。首。執。以。葦。束。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戲。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束。以。御。凶。鬼。盡。虎。於。雷。葦。葦。枝。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北。齊。制。季。冬。晦。選。人。子。弟。如。漢。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卓。禱。衣。執。鼓。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陽。楯。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允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成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獨於禁內。分出於上。開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戲。喧呼。周。獨。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河。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半。講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承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闔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隋。制。季。春。晦。儺。禱。牲。於

官門及城四門以攘陰氣。秋分前一日。攘陽氣。季冬。旁。礮。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羴。羊。及。雄。雞。一。選。儺。子。如。北。齊。法。冬。八。隊。二。時。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為。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八。人。有。司。素。備。雄。雞。羴。羊。及。酒。於。宮。門。為。坎。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趨。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司。執。事。與。禱。牲。胷。礮。之。禮。善。於。門。酌。酒。禱。祝。舉。牲。并。酒。埋。之。○大。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禮。並。如。開。元。禮。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九 凶一

大喪初崩及出陵制并為周以下親哭及不親事  
首東晉宋陳周前漢後漢魏

周代尙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三年王有疾弗豫二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懼成王

疾故不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始崩

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內宗掌序哭者次序內外宗

宗敘外內朝暮哭者次序內外宗世婦掌比外內命婦

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明禮小宗伯懸綬冠之式

於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於宮門首服之法

總廣狹長短之數禮位舍五日官長服

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視先服視先服五日官長服

夫士大七日國中男女服服三月天下服諸侯大夫

服服杖也視在舍先服故先杖也然云視服故子亦

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

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官

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官

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視者貴者居皆廬疏

者賤者居皆室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

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墼中望外內張綿絮

獨其喪葬儀無聞禮記曰禮記之稱起於漢氏漢書

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詔之辭

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受小名謂未葬而崩帝已立

言其有大德行者宜受大名若稱諡也大行文帝遺詔其令天

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具喪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

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無發民

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

墳山下川流不絕絕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

一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

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悍為將軍屯將軍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如漢曰主穿墳實葬事古曰穿墳出土下棺發近縣

也已而奠之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

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寬復土屬將軍

武古曰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

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

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

啟手足色瘡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

禮守宮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綈緇縵金縷玉押如

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命以珠纒以縵縵七重以玉為

衣一尺二寸半為押至足亦經以黃金縷縵諸飯含

珠玉如禮禮命徵曰天子槃冰如禮大槃廣八尺長

尺漆赤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皆郡國二千

石諸侯王應劭曰且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

以代古之珪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虎符其餘符謂竹

使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虎符其餘符謂竹

符符從簡易也小叙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祿器

會為大信也

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雙月牙楹梓宮

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

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

殿上夜漏羣臣入畫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

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

諸弟子立學處為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禮引

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

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室宗室婦女以次

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

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

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珪璋璋

璋珪璋以斂尸鄭云璽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璋

璋珪璋皆為關梁為眉珠沙除以斂尸令上得梳去也

璋璋為東園匠武士下釘狂截去刃三任三束鄭元註曰

殺小

太常上太宰莫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莫執事

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尙書願命太子

即日即天子位於樞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

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自阼階當樞



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城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且脯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請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簞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襦幘太僕四輪聘為賓車大練為屋幘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窆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纒幘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晝日月升龍書旂曰天子之樞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

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奉哀策諡進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筆篋詣陵大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畫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琴繆絳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幘幘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擗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衣布幕素裹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不可用也鄭元註既夕曰陳器以器知喪道矣備物不可用也鄭元註既夕曰陳器以器知喪道矣備物不可用也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蕤三種類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蕤三種類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蕤三種類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蕤三種類

鍾十六無簠四無篚爾雅曰大鐘謂之鐃郭璞注磬十六無篚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篚壘一簠四筮一篚一祝一敵一琴六瑟一笙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干戈各一笙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車九乘芻鹽三十六匹鄭元註禮記曰芻鹽東茅瓦釜二瓦甒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表各三寸緹裏赤練周緣贈幣元三鍾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輿牛塗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河以贈所以容根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忍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董苦耕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羸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耐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醇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釁小紅服纖醇纖服留黃冠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儗如禮及太皇太后皇太

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諡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

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百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在當時便稱舊名為太后耳 典喪事

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

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極前謁伏哭上如儀

辭太常導出中常侍受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

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殿其

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筒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險大

后崩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

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

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

鑿輅青羽蓋驛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

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函簿儀後

和熹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武

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

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夏曰有不謹隨時

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黃初二年文帝又

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梓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

禮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載之宗廟明帝時

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

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諡

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

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

有諡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

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

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

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於九龍

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

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苟爽鄭元

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

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

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

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

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

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

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

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

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

前告郡之殺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祭豈以

為禮有頃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

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晉

尚書問今大行崩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權

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

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

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

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權雍議按禮天子日食

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

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

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

王廬復應何所權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

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

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

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邊密八音豈有釋其纜

經以服元黃黼蔽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

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

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

又中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未裝此鹵簿所

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

設而不作學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

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

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董卒天子追賜大輅使

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

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

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

杜元凱喪遣車易以輿鼎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

服要集云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

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

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

所處凶門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

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為重今之凶

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

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

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卽

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

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

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儀儀云銘旌今之

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墳中遣車九乘謂結草

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輜四面有障置墳四角以載遺奠

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

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

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諡梓宮將登輶輅侍中版奏已

稱其諡皇帝遺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

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轅服奏皆稱其諡皇帝登輜轅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諡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策書藏於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壝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懷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澣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椁足以朽骨為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

變改是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邱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家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下地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測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壝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閒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日人眾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元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尊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七十九

禮四十四 凶二

總論喪期 虞 殷 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唐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也 賈公彥曰此黃帝時虞書稱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 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

服 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

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問有人無怪之也謹喜悅也

言乃喜悅則民 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

世子聽於冢宰 冢宰天官卿貳王理事者 喪服四制曰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

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

之故謂之高宗 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

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

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

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 漢文帝遺制革三

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顏師古

此謂 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且

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 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

事使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

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

三年詔書哀稱以為宗室儀表是以喪制三年能行者

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

石已上皆服喪三年 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

三年及元后崩葬反自 後漢鄭元云書云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

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

乃謹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

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

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

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

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

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為可謂

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

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徵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

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元元年尚書

聽歸終窳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

帝以魏成熙二年八月辛卯歲九月癸酉猶深衣素冠

服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字季英奏曰臣聞禮典豐殺隨時

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也陛下俯遵漢

魏素冠深衣降席徹膳膳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踰

方今荆蠻未殲萬幾事殷臣等以為宜制哀情以康時

俗敕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其

經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乎等重奏干戈未

戢天下至眾陛下察惠衷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

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反覆重傷

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

崩也 皇太后王氏泰始 四年三月戊子崩羊祜謂傳元曰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有

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為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

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

而除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愈乎元曰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謂但有

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傳元知無君

臣之傷敬而不知無父子之為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

崇父子之服況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



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  
 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  
 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  
 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  
 大政也學虞以為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  
 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  
 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  
 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  
 率天下為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  
 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  
 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  
 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緦麻終二十  
 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  
 篤更過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  
 制也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緦服焉得  
 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  
 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  
 喪緦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緦麻可知  
 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  
 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  
 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  
 為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緦  
 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  
 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  
 情直杖經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  
 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

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  
 所說鄭元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  
 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  
 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編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  
 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  
 為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  
 為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  
 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  
 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  
 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  
 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  
 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  
 政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益益  
 或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諸失禮以名位不  
 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  
 幣太廟授玉兩楹此間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  
 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  
 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  
 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  
 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  
 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嚙示義而信以為食旨亦其昏矣  
 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為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  
 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蒸嘗禘  
 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  
 所施不必一也禘禘禘禘豈一道乎武王出耐以燎豈  
 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

又不於宗廟而祀在母室母音牧鄭元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為壇  
 去壇為墀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墀此豈  
 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過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  
 告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為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  
 非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禘於宗廟也能  
 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段暢引經傳以為諸侯  
 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  
 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緦麻故  
 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  
 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  
 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  
 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  
 不加於采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  
 玉服采不宜復以服麻故云緦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  
 以雜於吉也此除緦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  
 緦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經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  
 以上卒哭除緦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經此諸侯緦麻除  
 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  
 諒闇此為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主不及哀此諸侯卒  
 哭除緦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  
 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  
 賜以命璋合瑞為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  
 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



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澳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邪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尙幼宰傅相之命諸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綰征秦遂墨綰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綴墨文明其服也弁經金革禮所權許皆爲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禫意欲以求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以還大祥除四起編冠受以白輪徒月後吉不宜立異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迭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三三除編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編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元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緇冠踰月元端以居復平

常焉如土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按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陽齊侯胙皆可爲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候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淺或生覺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窆窆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霏啟先王制禮應在總麻服詔欲降周霏又啟厥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孝武靈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齊縗期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李氏生孝武帝服齊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尙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

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從重應同爲祖母後齊縗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準之議鄭云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之縗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西廨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無成文代或兩行禫禮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縗縗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爲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未之能行陛下欲依上古萬幾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喪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又表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詔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陵可依典冊縗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

下慙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禋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縗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縗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告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中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縗服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己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闕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東陽王至曰臣與太尉光應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日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勳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又詔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表縗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昭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千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

尼高皇太后崩於搖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景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乃戡殲定難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齋縗三月以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尊居道法因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絕輒立儀如別內外羣臣權改常服單衣表巾奉迎之藝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眺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內並依斯禮近古無僭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下遭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服五服內百官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總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內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移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絲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祭祀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一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 奔山陵附○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問道尚明無嫌於不往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義云按左氏之誼諸侯藩衛之臣不得乘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元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綬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贈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贈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斂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賈生賈音雖說諸論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接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賈生之說非也鄭元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思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

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故雖除始見墳斂髮組經言除斂髮組經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卽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禘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說遂除謂除斂髮組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元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帽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薨陰之後倣僚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卽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議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按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孫寤之變蓬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爲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免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謂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

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代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親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丞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敘同今見在官卽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爲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眾等駁濛云若如深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齎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深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元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室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行爾君已除喪而後問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宜以議者既眾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丞平初先帝稱宜

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願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與僭跣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問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孝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醜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頽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又重啟依王濛所上爲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奔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遺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可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承和申詔公卿校尉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爲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卽反風歲卽大熱北鄉王親爲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當如常司隸校尉周舉議以爲北鄉本非正統羣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

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勤故葬之日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木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諡詔從之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 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帝哀也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莫祭之文皆稱哀嗣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尚書謝奉議太常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綈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議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信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禘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旁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允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選統業桓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帝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為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

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沖深惟社稷遷於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承遷嗣木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成皇帝捨允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祇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為諸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子之子皆不服也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為父母服附。東晉宋陳後魏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為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已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準孝武奏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即后父也尅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已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二年有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總麻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不與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喪葬日臨喪當著何衣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著布素而已較禮官詳正大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服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總麻本在服例但綖經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降之議雖釋麻襲冕尚有總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

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已釋哀情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為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齊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縗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縗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準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為功總麻除喪夫公除誓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準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縗尙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未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為定制元嘉年季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

釋素即吉以爲永準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深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日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織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爲母屈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紼可除不容復改元綬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日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日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遠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日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周二十五日爲斷今

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曄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曄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緇冠元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縗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八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

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嘉福去太極不爲太遠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嗣所以諫晉平公也今國相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未乾擇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八十





禮四十一 凶三

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漢 東晉 宋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存重同為祖母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為安徐野人云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允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革耶於是安帝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菽廬神武門施凶門柏厯○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為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元云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以廢祭故也則已卒已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既加庶以尊號徽旌章服為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可服得重而廟祭傳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議也

天子立庶子為太子薨服議晉 宋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為太子及薨疑疑上當服三年司隸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拜於南郊告於天地謁於祖廟廟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為庶子服聖上於愍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為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為其母總不言嫡子為其妾母而曰庶子為其母許其為後庶名猶存矣○宋庾蔚之謂王堪以為拜為太子則全同嫡正王接據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庶名不去故難為太子猶應與眾子同天子不為服可謂兩失其衷嘗試言之按喪服傳通經長子三年言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為太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為之斬縗乎既拜為太子則是將所傳重豈得猶與眾庶子同其無服乎天子諸侯絕傍周今拜庶子為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無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為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服祖曾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祖曾為已服無加崇是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眾子不同矣

天子為母黨服議後漢 魏 宋

後漢光武舅光祿大夫樊宏薨帝親臨喪送葬和熹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總百官素服○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即甄后也太后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為外祖母無服尚書奏漢舊事亡

開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

膳尚書趙咨等奏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冠皂服十五舉聲則罷詔問漢舊儀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總百官素服安帝總和帝後鄧太后母即為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藩見援立故也又按後漢壽張恭侯榮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準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祥議周禮王弔弁絰錫縗禮有損益今進賢冠練單衣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蜀諸周云天子諸侯為外祖又祖父母妻父母皆如人舊說外祖父母為母妻及統妻之父母亦妻族之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不敢降○宋庾蔚之謂禮父所不服子不敢服嫡子為妻父母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

母猶服況母之父母乎 天子弔大臣服議周 魏 晉 大唐

周制司服職掌王之吉凶衣服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總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皆弁絰君為臣服弔服都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縗也縗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也疑縗十四升縗也鄭元謂有事其縗哀在內也無事其布○魏蔣濟奏會喪哀在外也疑之為言擬也擬其吉○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為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為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故周人元冠代以素弁漢去元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草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

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元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元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詔從布議吳謝慈喪服圖天子弔三公弁經錫縗弔大夫士皆弁經縗縗弔士大夫弁經縗縗服晉摯虞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後漢魏晉東

後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暨光武頗遵其禮於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大傅薨又臨弔焉○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臨

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以為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循答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晉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詔書宜

為定制○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議魏晉

魏晉故事問今以宗室為監公主喪使者應著何服卞推答國有大喪使者所服禮無正文事義相準以為奉命監喪宜服練素又問博士濟北嗣子應襲封今有大喪為故應遣使者拜卞推答按春秋之義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自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為母服漢晉

漢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為其母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為其母厭於父不得制縗粗之服三月而葬葬已而除居處飲食言語心喪三年劉智釋疑曰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下不稅服乃無心喪耳

公主服所生議宋

宋庾蔚之云公主為其母應周何以言之在室有餘尊之厭服不得過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異既出則無厭故為母得周所以知既出則無厭者禮尊降出降親疏不異尊降唯不及其嫡耳至於厭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為母周既出服母與父同是故知既出則無厭也又正尊不報禮之大例而女子適人父報以周使其移重於夫族推旁親也以此推之出則無厭理據益明

諸王子所生母嫁為慈母服議晉宋

晉譙王司馬恬問范甯曰妾有二子而出嫁君命他妾兼子為其母所命妾今亡子當有服不答曰昔男子外

有傅內慈母君命教子何服之有恬自斷云禮疑從重篤至敬也存同所生沒成路人於情未可今勒小功長奉烝嘗以同子道再周乃參吉事言制則不虧禮文言情卽不乖師資也徐邈云此庶子所生出嫁受命為他妾子便當始終如所生其親母則同出母耳若用古禮當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車允云大夫為其庶母慈已者小功也○宋庾蔚之云母出無相鞠養便為無母不必限其母亡譙王所命不為乖禮此子自宜依慈母如母之服按晉朝諸王用土禮則應附父在為母之條凡慈母以功勤致服本無天屬之愛寧有心喪之文乎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議周漢晉大

周制喪服斬縗章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馬融曰天子至尊故曰至○漢戴德喪服變除云臣為君并纒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為父同鄭元變除云臣為君不并纒不徒跣張祖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斬縗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室室此則士制周耶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沈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縗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室室制周要記非脫誤是簡略耳○晉尚書問天子崩於今臺書令史以上皆為服斬縗之服不博士下推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縗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令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下推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令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為合禮意不下推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為君斬縗義服也

下吏為從不每降一等當為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推答禮庶人為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士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城皆應制服不博士卜推楊雅應琳等上云禮臣為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較到後三日釋服者官員所署伏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準禮臣為君服斬縗三年按高宗實錄昭陵臣下喪服皆準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宗睿宗時臣下喪制並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並合準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祔內百官並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內哭訖各歸至小祔日去首經著布冠其日早集於西內哭望日及大祔又赴西內哭大祔日除縗冠杖等服修公服至山陵時却服本縗服事畢除之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周 漢 東晉 周制喪服總縗裳牡麻經既葬除之馬融曰經帶從大麻是言牡麻不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 總者小功之十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 總者小功之總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縗今南陽有鄧總縗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總縗也其服在小總也 精粗升數在縗之中者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縗縗也諸侯之大夫接見於天子 按猶會也諸侯之天子而服之則其 大夫以時會見於士庶人不服可知○漢戴德云總縗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履無絢從諸侯哭於朝張帷為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

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縗布縗裳十一升白布冠縗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經用象麻首經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石本在上五分寸之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故石渠禮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總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問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食祿反無服何也問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問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吳射慈云始問喪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太廟階下袒免即位成踊襲經吉履無絢張帷為次於其所舍別內外蔬食飲水升禮復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故為總縗七月不知此大夫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亦為服不答曰諸侯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 ○東晉簡文帝崩鎮軍府府參佐綱紀服邵敬答曰禮臣為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室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材先備以為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與畿內之人同齊縗三月接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為天子服總縗七月按今綱紀雖或被除較猶古諸侯之卿命於天子比耳會見北面時無二君

之道宜依總縗之制其無除較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為天子服杖議魏 晉 東晉 宋 大唐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君崇陽園循容服制之宜下推等議按禮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為長子三年妻為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杖推應琳議禮為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為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也○大唐天寶七載五月宗正卿褒信王穆奏皇妹及女準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並降為第二等臣以為執禮故親有虧恆典伏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為定不在降服限仍請示為恆式奉敕依 諸王女孫女為天子服議魏 晉

魏晉故事博士卜推應琳等議按禮諸侯之夫人為天子其服齊縗本無服者也猶從夫而同今王始於大行皇帝本服周以輕明重依諸兄弟之義所服至尊疑當服重王諸女依諸侯兄弟禮則應服斬也孫女幼未及於禮若欲服宜依諸侯之制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魏 晉 大唐 魏晉故事曰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為祖服周當為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按禮喪服諸侯為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

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卑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大唐元陵之制孫為祖齊縵周年臣為君斬縵三年今伏準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臣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縵周年服禮有嫡子無嫡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慘公服至山陵時卻服初齊縵服事畢卽吉服

童子喪服議周 漢 晉 宋

周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總馬融曰童子未成人也鄭元云童子未冠之稱宗室之嫡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當漢戴德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縵經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緘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可刑必致之於禮

故在下殯之年為之制服按小功章昆弟之殯服昆之下殯是以下殯之年則行服也蜀譙周發服圖童子不降成人小功親以上皆服本親之緘童子不杖不廬不免不麻當室者免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杖不廬不免不麻當室者免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杖不廬不免不麻當室者免麻十傷在小功為姊下殯已下緘六七歲未成童子為父母不杖不廬不非至童猶尚不備今此何以越得為姊傷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知六七歲兒未能備此縵縵謝慈答六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故宜著布衣○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為未成人鄭元以為未成人之稱並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已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耳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耶按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若

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謝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晉

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為眾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晉賀循云諸侯女以為天王后以尊還降其族人吳謝慈云諸侯之女為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為后子后為天王之親服隨天者服齊縵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為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為君之長子三年也

皇后為親屬舉哀議 隋 大唐

晉褚太后為從弟舉哀博士王臻等議於至尊是族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於朝堂又云太后前為褚衛軍劉夫人舉哀於式乾殿至尊於朝堂今宜依故事尚書王彪之議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自若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遠出朝堂未喻其禮謂從舉哀之禮自中朝迄於中興朝廷已粗有常儀至尊為內族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為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承即從臨至尊之奉太后既率朝臣之儀又盡家人之禮二三情敬實兼參臣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隋制皇太后皇后為本服內親及賓一舉哀○大唐制如開元禮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 晉

晉博士徐禪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太學禮官謂至尊行先后之喪亦同齊縵今再周及忌日無復祥變之事謂不可躬行臣按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若晦日

東堂舉哀由朝廷參議而事無指條按侍中徐邈眾議按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尊東堂舉哀羣臣詣陵哭臣按禮為王后服無三年之制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文子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於廟門之外垂涕洟而不哭明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於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緣舉哀羣臣不應詣陵而哭也博士許翰等議按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元云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父地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今二皇子之育雖在恭后崩後於禮是為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為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蕃故王后喪諸侯卑不得為主夫喪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則為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於考妣哀禮終於今晦吉禘始於來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記云為王后周服母之義虞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遏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喪妣之恩古門人於師無服心喪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終哀非服喪三年矣今聖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當博納同異斟酌而用焉

皇后親為皇后服議 宋

晉國子博士王翼云按禮無明文依準鄭制齊縵諸婦誠非五屬然緣成親夫屬子道則妻亦婦道矣不得不制親屬之服故孝后崩庾家訪服博士王崑議五服之內一同臣妾宜準小君服周侍中高慈答以為皆準五屬為夫人周祠部郎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齊縵庾家諸



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護軍江寔音云按賀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為臣皆斬續為夫人則齊續周天子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異但文有詳略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鄭彌云諸婦宜從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於臣之妻與王后無準雖欲宣成於大典有關○宋庾蔚之謂與天子有服既為之斬續與王后有服則宜齊續周也雖婦亦宜以有服為斷應如孔恢議

諸侯及公卿妻為皇后服議晉 宋

晉孝武帝泰元中瑯琊王納妃裁登車而定后凶禍至即依在途遭喪改服即位哭徐遜以為有服記有其證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又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吳徐整問云經言為夫人君不道為其妻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宋庾蔚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無服○宋庾蔚之謂服問云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按鄭元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周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周按王肅注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為君服周今鄭王雖小異而同謂夫服君斬續故妻從服周耳未聞王妃服后與不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續夫人齊續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外宗謂姑姊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親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瑯琊王妃者是司馬道子妻於孝武定后本娣姒小功之服王者絕旁親故宜成以臣妾齊續之周

蕃國臣為皇后服議天子將吏為皇后附○晉 宋

晉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大學博士謝詮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為周王總續至葬除有正文傳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於天子也至於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總續稱情為得又刺問云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續諸國臣總續七月今朝臣既為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總續也謝詮答曰總續止於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於無降耳按伯叔母與伯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曾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以取節於既葬故無等耶○宋庾蔚之謂經但云諸侯大夫為天子而不及后則知於后無服也若有服則當連言且傳云時接見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弘據引大夫之制不成禮者凡后之喪在其數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按記云土之所以異總不祭鄭氏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諸侯之士亦不得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禮明不成禮不必為服止以君有天王及后之喪以宜隨例致哀故亦同廢祭耳○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通典卷八十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二 凶四

皇太子降服議 晉 宋

晉孔安國問徐逸云皇太子為新安公主當何服遵答云禮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絕旁親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絕周不為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宋庾蔚之謂今唯太子從君所服皇子公子則無厭降

皇太子為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 宋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於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遠議以為今制所施蓋漢文權制與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自宜終服詔更詳議尚書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聞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 其議並見喪禮卷中禮官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制情除服博士陳遠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縗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奏以為靖遠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為夫妻為君皆三年按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實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

可知也況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日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聞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聞終制杜既定皇太子諒聞議摯虞答杜書曰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過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準蓋聖人之於禮識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於時外內卒聞杜議或者謂其違禮以合時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為證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有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頓除即吉故其開服以紺縗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服有再禫宜下以為示制詔可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 皇子附。晉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和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所服徐邈以為宜依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股仲堪以為當依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總皇子服乃練冠耳按總麻章中有庶子為後為其母傳曰與尊者為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乎當與尊者

為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為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母大功而為後者服其母總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殷又曰伯父與尊者為體諸無子者立宗人為子便當降其本親尋為後之言將關於存亡也徐又按喪服傳三月不舉祭因而服總明已主蒸嘗非復嫡子之時也姜輯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喪服云君為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為君者其公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與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為母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按薛公謀議皇子以封為王列土守蕃不得戚於天子者父卒為母三年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 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和尚書令顧和表云為人後者降其所生奪天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濟南王統昔為庶母居處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至孝武泰元中太常車允上事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為後為其庶母同之於嫡禮記云為父後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求之情禮失莫大焉允又上事云經年未被告報若以所

陳或繆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又昇  
平年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線三年詔聽  
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與寧中故梁王達所生母  
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並無居廬三  
年之文謹以重上請臺參詳尙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為  
正詔可○宋庾蔚之謂庶子為後為所生服總此禮之  
正文近遂為三年失之甚也按晉樂安王所生母喪議  
者謂應小功孝武詔令大功乃合餘尊之義但餘尊之  
厭不言為後者也即今猶皆三年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東晉 宋

東晉瑯琊王為前太宰武陵王服即中令王與問徐邈  
曰昆弟俱仕一人為大夫一人為士便降太宰是為庶  
人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  
嗣宗國殿下出後孝王於元帝故得為子不違答曰議  
者多謂瑯琊孝王應從出為人後例降一等今瑯琊當  
為武陵王服大功按禮受重必以尊服服之而降本親  
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瑯琊嗣王既光啟中興  
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於元皇非別有承繼者不旁  
繼而內自奪是無所天也今孝王猶以子道嗣位本國  
豈與出為人後者同哉按漢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  
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即一代成事又曰始疑武陵  
出嗣既以廢放不成為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以武陵  
先王祀不宜絕自應更命承繼侍中孔注問徐邈曰漢  
宣帝謂史皇孫為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以明服之輕  
重也假令宣帝登祚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服  
又君服父祖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賀循云雖不立  
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已之所承故為三年恐此與出後

相踰逾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謬立且於時立非一帝德  
皇恭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  
上代猶為父祖之重無別所承故本親不降也元皇孝  
王所承既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為斷子之離父  
父之捨子其所承繼不同何得復全其本故吾無易眾  
議禮帝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齊線三年  
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  
孔恢議禮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又云公之庶昆  
弟大夫之庶子為母九月鄭云君卒子為母大功大夫  
卒子為母三年經文則一而鄭有二疑太宰若從三年  
之制為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總麻之理且太宰以天  
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應降之道太宰今承請侯別  
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繼大宗之義應從降一等之  
制從九月亦降一等應服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還降  
其本親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禮無蕃王出後本親與庶  
姓有異之制尙書謝奉按禮為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  
服之庶子為人後為其母服總傳曰何以總與尊者為  
體不敢服其私親禮唯大宗無繼支屬之制太宰出後  
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  
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廢私喪屈伸  
明義非唯一條所謂以義斷恩况貴賤之禮既正豈得  
不率禮而矯心當依庶子為後之例服總而已倉部郎  
許穆議母以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爲秩比諸侯凡  
諸侯之禮服斷旁親以國內臣妾並卑故也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諸侯則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則服闋  
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於蕃國出離其本仰無所厭夫  
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禮之

降制服周可也吏部郎崧重議云考之禮文太宰應服  
齊線周今以春秋條例以廣其喻母以子貴庶子為君  
母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  
風是也此則身為父後服總麻猶以子貴得遂私情  
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於太宰貴同古例不為父後者  
耶且禮有節文因革其一自漢以來皇子皆為始封君  
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  
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嗣部郎曹處道云禮  
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總與尊為體不敢伸恩於私親為  
人後以所後為父亦是尊者為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  
為父後及為人後義不異詔常侍敦喻太宰從總麻服  
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喻太宰不敢執遂私懷以關王憲  
乃制大功之服咸和中瑯琊王昱簡文帝母鄭氏薨王服  
重朝以出繼宜降國相諸葛蹟坐不正諫被彈王表曰  
亡母生臨臣官沒留臣第雖出後而上無所厭則私情  
得伸昔敬后崩時孝王先出後亦還服重此則明典臣  
之所憲章也二年徙封會稽追贈建平國夫人鄭氏為  
會稽太妃○宋庾蔚之謂晉簡文愛其膝下之慕不尋  
為後移天之重

為皇太子服議 齊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  
喪服經為君之長子同齊線周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  
典正服周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總是兄  
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  
月數並同服齊線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  
宜備齊線周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稱先儲二公  
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按喪服經雖有妾為君

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準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便停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周周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周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嫺娶便應並通籍謂二事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代周喪降在大功者婚禮不廢樂以伸私戚以從前典詔依議又奏按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雜記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尋比代服臨然服按今則祥日朝服臨既易服而祭也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七刻皇太孫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臨祭凡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為太子妃服議諸王妃附○宋 後魏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縗時從服者著縗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周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大明五年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三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與之議按禮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令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耐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謂皇太子妃雖未山坐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梓宮在殯應懸而不作耐後三御樂宜作矣使樂官據禮上興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避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懸而不樂今準其輕重伴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徹樂以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

簾管警塗之衛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盛節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婦矣爰議皇太子周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北海王祥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貞卒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封祖胄議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節鼓之事明非欲問宜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在禮行以肆夏和鑿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明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為重今

二公地處尊親宜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宜令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準禮即情愚謂為允詔曰可

為太子太孫殯服議晉

晉惠帝無嫡子以庶子為太子亡謂應降永宣中沖太孫亡議者謂應為殯中書侍郎高齊議太孫自是無服之殯不應制服此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制博士蔡克議以為臣子不殯君父者此謂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殯之耳非為有臣子便為成人不服殯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羣臣奏臣不殯君宜加元服後漢許慎鄭玄論立廟亦唯謂臣子不上殯耳又長子自以正體於上不以命誓也又命庶孫四歲則誓之古嫡子何獨十九不誓喪服君為嫡子長殯大功鄭玄曰天子亦如之

所言臣不殯君者自謂如太孫等之臣不殯耳太子唯尊於東宮東宮臣不殯之耳今太孫未冠婚四歲而齊縗成人之禮於太廟愚謂不可愍懷若在太孫當依庶殯不祭

為諸王殯服議晉 宋 梁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殯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殯記曰臣不殯君子不殯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殯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事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為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殯服臣子不殯君父宮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為大夫者皆不為殯至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殯之乎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殯追贈諡東平沖王哭制未有準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按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殯今既追祔土宇遠崇封秩珪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殯名去矣夫嘉偶在室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殯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卻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在生而封或既歿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壘策成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殯之制若喪用未成親以殯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辯左丞羊希參議尋



澄議既無盡然前例不合準據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大明五年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升子年始四歲旁親服制有疑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實由追贈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輿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關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旁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為文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恩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詔可○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王侯世子殤服議 晉 宋

晉有問者曰某國中尉虞某 按本論無國訪太常王冀名亦無虞名 云臺贈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為世子臣當有服不冀云禮無從君服殤之文夫臣從君而服以其體尊承緒非繼成人與殤也苟為代嫡君為之服則臣以何而不從服乎若以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宋庾蔚之謂臣以義服故所從極於三年經舉重服必從則輕不從可知也若從服世子之殤亦可從服嫡婦豈其然乎唯小君非從故與君同

繼殤後服議 晉

晉劉系之問苟訥禮喪服小記為殤後者服以其服按

鄭玄云言為後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按禮取後或可總麻之親或五服之內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為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為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為父稱之為父而無服之處喪即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答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既歿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疏族為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駁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為祭主於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若應重服者記當日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為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





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為之主甲臣思為己也子賤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成公之喪魯昭公三年使子叔敬叔甲進書子叔敬叔叔弓也

子服惠伯為介惠伯慶父之孫魯哀公使人甲簣尚魯人音過請道避於路畫宮而受甲焉畫宮畫地也會子

曰簣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甲禮於野非也知生者甲

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甲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

而不甲人思各施於所知也甲傷皆謂致命辭也難記

如何不取者此施於生者也傷君聞說者有甲辭云

皇天降災于遺難之如何不取此施於死者也益本傷

解始死美衰玄冠易之而已矣美衰玄冠夫子不以甲

不以吉三年之喪雖功練不甲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

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練既練之服也諸侯服

不臣練則甲父在為母功練可以甲一月者皆可以出者

也子張死會子有母之喪齊縗而往哭之或曰齊縗不

甲以其無會子曰我甲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既

葬大功甲哭而退不聽事焉斂執練之屬也周之喪

未葬甲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練甲待事不執事

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也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禮相趨也

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

反哭而退朋友處耐而退此甲者謂薄厚去運速之節

表事也相揖當會於他也相問當於人是不樂君

相惠遠也相見嘗執贄相見也甲於人是日不樂君

於是日哭則不歌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甲人始衰婦

人不越疆而甲人於通行甲之日不飲酒食肉以全甲

於葬者必執紼若從柩及瘞皆執紼示助之以力也司

徒敬子死子許之後子夏甲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

皆服弁經疑縗君甲臣疑縗素弁加經明日主人縗經

拜謝於朝君若使人甲其服疑縗素裳素冠諸侯會遇

相甲則錫縗皮弁加經不舉諸侯甲於寄公錫縗諸侯

相甲其同國大夫相甲錫縗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經

朋友甲服有經經大與總麻經同素冠素帶既葬而除

皆在他國則袒免同國大夫命婦相服錫縗素總加麻

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經其妻相為亦如之朝服不髮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

大夫弔不迎於門外今時縣令長甲主人待之當依國

君來弔禮數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

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

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

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戡杖其餘不見也今

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劉表後定喪

服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編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

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出

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

進卽堂先哭乃止於廡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

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

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司馬孚奏尋故事

自魏興無三公喪弔祭輒訪羣誕王肅高堂隆秦靜

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

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計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

夫爵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改領軍

廢今為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評議博士杜希議以

為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云玄冠代以素弁

漢云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

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章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

易不可悉還反古今宜所因漢氏故事又漢儀注諸侯

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達於

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

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禮合儀自後

或言臨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冠代以布

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冠代以布巾

詔從希議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經貫左臂

去杖迎拜於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

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

又按禮三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

喪既葬而弔蜀譙周云國君為卿大夫弁錫縗以居

三月服吉其弔弔則服弁經疑縗亦在則錫縗不經君

及大夫甲眾安如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縗不經君

使人甲縗主人迎於廡門外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

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至中庭弔者致君命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弔者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君使

既葬之後不衣尸於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因拜實

所拜者拜訖成踊弔者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君使

甲服以錫縗用總麻布而夾理之曰錫士甲服以疑縗

用錫布為衣而素裳擬於吉也其冠經三日月既葬於

古弔服今至尊臨喪謂應深衣而已著深衣者不復變服其餘侍官謂當公服直衛不應後哭○宋崔凱云禮

君自弔其臣主人出迎於外見君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眾主人袒卽位升自阼階西面主人前至中庭君

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明日主人纓經拜謝於朝今代人君弔主人出迎見

馬首拜君遣吏弔主人布席於喪庭孝子左貫首經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吏持版弔於席北面向孝子再拜

訖伏吏跪讀版孝子再拜有弔賓主人迎卽位中門外西面北上眾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

賓旁三拜眾賓不答拜主人入卽堂下朝夕哭泣眾隨人如外位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

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如何不淑傷辭詣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

主於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同僚賓客相弔也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

客來弔孝凡言孝者即喪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

仍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仍從命還

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也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

令勿出亦便隨從命也廬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

皇子之弔受弔為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為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繞此禮已廢並未詳既小祥重服已除

正當卽以練冠功纓受弔耶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纓迎立於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入室還至戶更哭○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三不弔議 周 魏 未

周制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玄曰畏者謂人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揚者不乘橋船者也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魏王肅聖證論難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使聖人卒離不幸可得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宋崔凱服節云有不弔者三謂畏厭溺死也欲弔者不變服之也







侯七尺夏祝壽餘飯用二兩於西牆下夏祝習禮者黃宜膏餘米為飯以飯尸大夫四高諸侯六兩同差數餘米為膏重高者也

也釋用疏布久之繫用黔黧於重簾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幹質之結於後也久讀為炎謂以葦席高口幹竹密後左衽兩端在上賀祝取銘置於重禮者習周重主道也

加也幹音舉舉反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始死未作主以殷主綴重焉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

重主其神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周主重徹焉主說即重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云爾周主重徹焉

主人位也漢時有死者置木重既虞而理之就所倚置食於中櫛於道側由此也

宋崔凱云蠶木為重形如札有奠設於中庭近南以懸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禹以葦席南

向橫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以覆之今喪家帳門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蓋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於喪側

因是為帳焉按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

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如凶門後

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弔幕之類也○隋文帝開皇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請重一品懸高五

六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大唐元陵儀注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斲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

始死服變周 漢 後漢 晉 宋 大唐

周制親始死舛繼徒跪披上衽衽裳際也披於○漢戴

德喪服變除云斬練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舛繼徒跪披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

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絢屨之飾如刀衣鼻繩連以為行戒喪無節

與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舛繼不徒跪不食粥餘與子妻為夫妾為君舛繼不徒跪披上衽既

卒始有母之喪舛繼徒跪披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絢父卒

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

母同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皆不舛繼徒跪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舛繼不徒跪不披

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齊練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舛繼徒跪披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

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絢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

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舛繼不徒跪女子子在室為母不徒跪不披上衽既襲三稱素

總齊練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絢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其

齊練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絢其餘應女子適人者為曾祖父母素總

餘與男 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絢成人九月從父昆弟

弟相為服同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為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

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為姑

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為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

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如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

升素冠吉屨無絢天子諸侯大夫為嫡子嫡孫嫡玄孫以上並不為次飲食行兩為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

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

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為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為孫以上並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

之殤與為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總麻三月之

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絢婦為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後漢鄭玄云子為父斬

練始死舛繼如故斬練者斷其布不緝久也古者無絢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遺喪其狀如一尾以舛

者義中帕頭即舛繼之存家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家也披上衽以深衣上衽披於徒

跌交手哭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不徒跪為次於內不歆粥臣為君不舛繼不徒跪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及

在父室者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跪不披上衽發冢拊心哭泣無數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為長子齊練三年始死不徒跌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為母與母為長子同齊練杖周者父在為母不徒

跪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可食是三日五不食也今周之為曾祖父母不敢以輕喪全三日不食故四不食也

三日為舊君之母妻為曾祖父母同獨護周云為父始帶其斧纓革帶者皆如故衣布深衣衣衾及蓋表大

下北面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大夫之喪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父老亦立

主人主婦及戶外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父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命婦堂下北面士之喪父老亦立

婦人皆坐他皆如前次也女子子未嫁為父始雖往哭不於子弟之官設哀次也女子子未嫁為父始

卒去彩飾之屬笄纓及帶如故衣布深衣衣衾及蓋表大徒說吉白麻屨無紉指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踊不絕地

其餘與為父同哭射慈云夫為妻法吉冠大夫以上素笄士素委親衣五升白布深衣

衣吉屨無紉指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踊不絕地母冠紼裳絰帶皆疏練也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

周○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

賓客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償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屬也卷首苦圓反服十

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為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纓不徒既不扱上衽不踊哭

拊心無數素總壘以麻母為長子繼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與在室文子子父卒為同母伯叔父母為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纓○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始死禮大斂禮附○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少宰受其禭荒受其禭禭諸侯相禭以後略與冕服先輅與衰衣不以禭被為不正也後輅於人以士喪將襲君使人禭徹帷主人如初謂如君初使人弔門外見實不哭禭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委衣於牀其

禭於室戶西北面致命曰君使某禭禭之言道也主人拜如初亦如弔時主人進中庭禭者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唯君命出升階自西階遂拜賓命出

大夫以親者禭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下不出親者禭不將命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命命在房中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

委衣於尸東牀上驚眾言庶容同姓也將命曰某使某禭拜於位室中朋友禭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

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徹衣者執衣如禭以適房凡於禭者出既小斂將大斂有禭者則將命

償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償者出告須矣以賓入辭曰孤某須矣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謂尸西

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於西階上不肯主人

禭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大唐王公以下之喪贈禭衣服出當時恩制不著於令典

小斂周 隋 大唐 周制大喪大斂小斂小宗伯帥異族而佐斂司服供斂衣服典瑞駟珪璋璧琮瑋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屍讀

曰組屨眉者玉飾之溝瑋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瑋之中以斂屍珪在左璋在右瑋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皆厥明璧琮者通於天地也

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之士衣皆十有九稱士者同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皆左衽結

絞不紐也繡衣必有表以表之乃成稱也雖記曰子羔之衫縞縞衣必有表以表之乃成稱也雖記曰子羔之數凡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者左衽惟向左右反生時納

反占三日小斂於戶內為四日也士死以日通死曰

為三君以簞席絞布錦衾大夫以蒲席緇衾士葦席緇衾陳衣於房南鎮西上綉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

結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也以布為之縮縱也橫者三縮縱者一縮析其末者合可結也喪大記曰絞

三曰大夫士三日而小斂結音訓耕反緇衾緇裏無統音勝統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祭服次皮弁服散衣

於前後可也凡斂制同皆五縮與陳衣繼之庶服不必次袍繭之屬凡十有九稱散衣陳衣繼之庶服不必

盡用取稱而已士鹽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卑侯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簞有司布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

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祭服尊不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反言善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設

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設牀第於兩楹之間祔如初有枕亦下莞上簞率斂徹唯

尸已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服士則男女女尸僕於堂曠用夷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

使之言尸也夷妾覆尸也主人出於足降自西階眾主人東面即位婦人昨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

旅之即位踊襲經於序東復位拜賓向賓位拜之即位東東乃奠祝與執凡斂者袒遷尸者襲袒也君之喪

夾前乃奠祝與執凡斂者袒遷尸者襲袒也君之喪太祝是斂眾祝佐之大夫之喪太祝為侍祝是斂士

之喪小祝為侍士是斂侍祝也太祝之職大喪贊斂商斂凡斂者六人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斂者不必使所與執○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著喪紀令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

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紵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內不得置金銀珠玉○大唐元陵儀注內外各隨職備辦尙

食先具太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殿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中聞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尚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位次及三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興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其百官以理去職而薨卒者聽斂以本官之服無官者介幘單衣婦人有官品亦以其服斂應珮者皆用蠟代玉蒸以金玉餘如開元禮珠寶而斂也





喪制之三

既小斂斂髮服變 周 大唐

周制士喪將小斂斬縗者以苴經大兩下本在左腰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齊縗壯麻經右木在上亦散帶垂皆巽於東方也巽於東也之南其經為上高音革婦

人亦如之巽於房中既小斂主人髻髮袒主人統於東房始死將斬縗者將齊縗而素冠今至小斂變

縗將祖以冠狀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統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著之白額而卻交於項中併

其末覆冠而前綴婦人髮於室始死婦人將斬縗者去連之如冠弁象婦人髮於室始死婦人將斬縗者去

而纒今言髮者亦去弁纒而紒也齊縗以上至婦猶髮

其象也纒可曰南宮納之妻之喪夫去之纒之

亦如著纒頭卒斂主人袒說髮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

於房中士既殯而說髮此云小斂蓋謂侯之禮也士既

於房中則西房也天既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主

子諸侯有左右房既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主

人即位襲帶經踊即位既踊之下位也斬縗括髮以

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經至免可以布代齊

縗惡弁以終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男子

冠而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髮其義為男子則紒為婦人

則髮別男也○大唐之制男子斂髮布巾帕頭女子斂髮

而髮餘如開元禮

小斂奠 代哭附○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陳衣訖陳饌於東堂下諸

侯少牢上大夫特牲下大夫士特豚皆有脯醢醢酒羅

尊用功布實於簞在饌東功布綴羅設盆盥於饌東有

中為奠設盥也表牀第夷衾饌於西坫或云南第儀也殺之裁西方盥如東方亦用益布巾饌於東方下陳一鼎及素俎於寢門外當東壘素俎饌將小斂辟奠不出室則不出室設序西南也事畢而去之無踊節其哀未

既斂舉者盥右執柩左執俎入阼階前西面錯出門畢鼎者右人以右手執俎因其便也左以化載載兩俎於兩端兩肩亞兩伯亞春肺在於中皆覆進抵執而俟乃北以柩次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夏視

塵也概本也連本者未與於生也骨有本末也夏視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從升自阼階大夫踊甸人

徹鼎中待於阼階下執事諸執奠事者也中功奠於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視受巾中之

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東南東丈夫踊奠也為反其實出主人拜送於門外適寢門弔者襲裘加武帶

位也實出主人拜送於門外適寢門弔者襲裘加武帶

經與主人拾其劫踊始死弔者朝服裘加武帶也小

冠之卷也如武者明實出徹帷士與大夫之禮也大喪

不改冠亦不免也實出徹帷士與大夫之禮也大喪

挈壺氏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代亦更

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

數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

短焉也諸侯喪喪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

馬懸之乃官代哭代哭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疲倦既

給饗竈角以為斛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大夫

饗鼎沸而後沃之此壺壺氏所掌對音九于反大夫

官代哭不懸壺也士代哭不以官子始有親喪悲哀

撫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宵為

君以官導士聽以觀訖為之三日夜哭無時宵為

燎堂上下皆有燭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

在西方諸婦南面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婦人迎客送

容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婦人所有

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婦人所有事自堂及

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其無女主則男主

拜文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

子幼則以縗抱之人為之拜○大唐元陵儀注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說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取爵於篚受酒爵跪奠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其百官以下儀具開元禮

棺槨制虞夏殷周 大唐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夏后氏聖周土治以屬於棺也或謂○殷人棺槨大也以木為之棺○周制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棺二

四者皆周國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在表者也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槨用也也是差之上公草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

革棺再重也大夫中棺一重也士無屬不重庶人之棺四寸天子之宰於中都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上大夫

謂列國之卿也屬音屬梓君裏棺用朱絲用雜金錯大

音步懸反柩棺之柩音移君裏棺用朱絲用雜金錯大

夫裏棺用玄絲用牛骨錯士不緣錯所以著裏也君蓋

用漆三在三束大夫蓋用漆二在二束士蓋不用漆二

在二束中也祔小要也天子柏槨長六尺諸侯松槨

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槨則棺者也尊者用大材卑者用

等其槨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

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槨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

三重大夫再重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入

重土一重再重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入

拿山澤之官也百祀○大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

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又

不得有金寶珠玉

大斂 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大斂厥明國君陳衣於庭百稱北

領西上大斂於昨以簾席布絞縹者三橫者五布紵二  
 衾絞於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紵五幅無紵二衾者  
 薦之也如朝服者謂布子一人弁經卽位於序端卿大  
 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  
 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於衾  
 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弁經者未成服也弁如爵大夫陳  
 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君無綫大夫士畢主人之  
 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無綫者不斂用蒲席士  
 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綉絞於衾二君祿祭服散衣庶綫  
 凡三十稱紵不在算不必盡用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  
 衣數自天子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狀  
 達大斂則異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狀  
 而行也軸音拱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  
 西階出於足西面祖斂斂也亦言髮統士盥位如  
 初亦既盥並立布席如初階上於櫛開為少商祝布  
 絞於衾衣美者在外君祿不倒主人先自盡也士舉遷  
 尸於服上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帷主人馮如初主  
 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棺在殯中斂  
 檀弓曰殯於客 ○大唐元陵儀注其日大斂前三刻待  
 位主人降拜 ○大唐元陵儀注其日大斂前三刻待  
 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御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  
 帝西南首枕席幃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斂衣百二十稱  
 及絞於衾并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  
 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  
 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開西向前一刻引諸王  
 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皇  
 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  
 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

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開北偏下西上通事  
 舍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  
 皇帝就位立定典禮日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  
 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  
 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  
 僚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次加  
 衣畢乃以組連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  
 宮龍輜梯等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宮升自  
 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  
 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帛裹施  
 仰奠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蓋陳衣及六玉斂訖  
 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版  
 書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  
 畢覆以夷矣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國君視大夫士喪之大斂  
 周制王弔喪視則與巫前巫視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  
 絞於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  
 祝先人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  
 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  
 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人必與巫俱巫主辟凶邪也巫止者  
 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中喪不入諸士  
 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  
 喪將大斂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矣賜恩惠  
 大斂皮弁服襲表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不哭  
 還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祖不哭厭於君不巫止於廟  
 門外視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疾病周禮小臣  
 享正君之法儀者也春官男巫王甲則與視前禮小臣  
 君正臣喪以巫視視執戈惡之所以異生皆天子之

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蒲居前下天子也小  
 臣君行則先後君升則使祝代巫降階西向祝奠壙南面主  
 君釋菜入門主人避君升君升自階西向祝奠壙南面主  
 人中庭祝南面房戶東向君也壙君哭主人哭拜稽顙  
 成踊出出者不敢必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君  
 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而命主人升公卿大夫繼主人  
 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  
 逆降者後升者先降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  
 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按也凡馮君反之復初位眾主  
 人避於東壁南面以君將必踊也南君降西向命主人馮  
 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  
 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  
 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塗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  
 棺也君升卽位眾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  
 坎也亦復中乃奠自西階以君卒奠主人出哭者  
 入門右亦復中乃奠自西階以君卒奠主人出哭者  
 止不敢謹焉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武車畢乘主人  
 哭拜送武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襲入卽  
 位眾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賓出拜  
 送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 大唐

大斂奠 周 大唐

周制大喪豆人供其薦羞士喪將大斂陳奠事設楸於  
 東堂下南順齋於拈饌於其上兩瓦甒其實醴酒酒在  
 南籩在東南順實角簠四木柶二素杓二甒豆兩其實  
 葵菹芋醯醢兩邊無滕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脰櫛今  
 豆既白也勝緣也詩曰竹間醯醢布巾遮巾也遷奠席  
 豆具而有中盛之也被音於據反甒音之也小斂奠  
 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有巾已足神之今又  
 有席是陳三鼎於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鱠鮓九腊左胙  
 脾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也其他皆

時燭俟於饌東祝徹盥於門外入升自昨階丈夫踊

既與有司當徹小斂奠也小斂設盥於中授執事

者以待執事也中斂奠又將巾之祝還階下徹饌降

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樂如設於堂為求神於

忍使其親須與無所憑依堂謂尸祝執事與

階祝執中席從設於與東面是也復奠於尸祝執事

執饌之奠執燭燭而南面也凡室中西南祝反降及執事

執饌之奠士盟舉鼎而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饌

三列階進抵魚左首設而在南鬻者也左首進鬻亦未

異於生也凡未異祝執饌如初酒豆邊俎從升自昨階

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奠由楹內入於室既錯者出

立於戶西西上中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昨階中奠而

祝闕戶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東南東丈夫踊奠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既殯

兄弟出主人拜送於門外門外以下至此可以歸異居

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於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新

倚廬齊縗室大功有帷既殯主人說髦髮為髻男角

女獨不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顯

父母幼小之心也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去髮音采

○說曰凡喪大斂於昨即遷尸於棺而殯殯訖乃於室

中設大斂奠天子諸侯喪斬縗者奠大夫齊縗者奠士

朋友奠主人不親奠以孝子悲哀哀慕不暇執事也牲

牢如小斂之奠布席而未有凡人君禮奠則有几披周

成王乙丑崩癸酉隔兩南向西序東向東序西向皆仍

几即殯前已有几之文也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

大夫士葬前下室無几降於人君也可几筵云凡喪事

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菴蒲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

几喪事謂凡奠也如葦而細者也故覆也棺在殯則

几喪事既訖則如几皆謂覆之周禮禮合葬及同時在

質皆異凡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凡喪事仍凡仍因也喪

同凡相見合葬者九教覆報反凡喪事仍凡仍因也喪

凡朝夕相見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痛無飾

也凡物無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

飾曰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飾禮由人心而已○大唐元

陵儀注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大祝酌酒進授皇

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

哭大祝跪讀文曰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

告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攀號辨踊五內

屬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

薦醴齊尚饗其約華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

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

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僚序出其百官儀制具

開元禮

殯設熬附○夏 商 周 大唐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制

殯於西階之上天子柏槨以端方長六尺題湊四注

謂頭相合上如屋盡塗之君殯用輜轎至於上畢塗屋

唯之輜轎也屋覆上如屋覆者也晴覆也暨及也諸

侯輜轎不畫龍不題漆象柳其他如之大夫之殯

中狹小棺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夫士不畫龍

地下棺見蓋合縫小要其帷之大祝設熬將塗設於棺

旁神向幽閭士達於天子皆然大祝設熬將塗設於棺

使不至棺也君四種八篋大夫三種六篋士二種四

篋加魚腊焉大夫三種其一餘設於西楹加篋四篋則

魚腊有乃塗塗以木覆棺上而卒塗幕人張帟王三重

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承席也視取銘置於肆主人

復位踊藁燭俟於饌東猶暗火在地曰燎藁之曰燭

乃奠○大唐元陵儀注既大斂內所由執龍輜左右緯

引梓宮就西開將監引所由并柏塹等升自西階所由

設熬黍稷盛以八篋加魚腊等於龍輜側南北各一篋

東西各三篋設訖於西面疊之先以繡繡覆梓宮又張

帟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為四阿屋以白泥

四面塗之積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櫛宮東東向施几案

服御如常儀侍臣捧纓裳冠經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

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僚亦各服其服光祿卿奉齋

即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奉引皇帝

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其百官以下儀如開元禮

將葬筮宅卜日附○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小宗伯卜葬兆士喪將葬筮宅家人營之

居也家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度也既夕篇記掘四

云家人物土鄭玄注曰物相也相地可葬乃營之掘四

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為葬將北既朝哭主人皆往兆

南北面免經免經者求吉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

出也少儀篇曰筮者東面抽上韜兼執之南面受命

筮之器兼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

與之葬兼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

階無有後艱某甫其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

謀此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右還北面指中封

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右還北面指中封

而筮中封中卒筮告於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日從從猶

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之歸殯前北

面哭不踊明非常也既備器用之屬下日既朝哭皆復

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族長泄卜及宗人吉服立

於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族長者司掌族人

服服玄端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在塾西者南面

東上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顛項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

兆有周闕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席於闕西闕外為卜宗

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泄卜即位於門東西

面當代主人命卜也卜人抱龜爇宗人受命卜命命曰

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也言下此  
日葬魂神上下得許諾卜人坐作龜與以出兆也與宗  
無近於悔乎

人受龜告於泣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告於主婦主婦  
哭使人告於眾賓友不來擇如初儀大夫卜宅與葬日  
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大夫卜宅與葬日

有司麻衣布縵布帶因喪屨縵布冠不縵占者皮弁有  
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縵焉及布帶縵布冠非純  
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也占者尊於有筮卜  
求吉其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謂下大夫  
服彌吉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士曰朝服也長衣  
若士也筮史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之士曰朝服也朝  
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之士曰朝服也朝

大唐元陵儀注既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  
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  
陵地待於次太常卿泣下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  
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元宮位南北向西上贊

者引泣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南南上卜師立  
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詣卜筮席南十五步  
許當元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

立定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泣卜者進立於使  
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續出策兼執之執續以  
擊策進立泣卜者前東面南上泣卜者命曰維某年月

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為考大行皇  
帝度茲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  
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

有常遂卜筮訖與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  
進使者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東南隅西  
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殷朝而殯於祖〇周朝而遂葬朝謂喪也喪祝及朝御柩

乃奠朝謂將葬朝祖考之廟士喪既夕哭門哭止復外  
位時請啟期告於賓葬祭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  
風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

皆三鼎如殯如夷林饌於階間夷之言尸朝正柩用此  
於西階東法云宮階間位近西也夷林饌於祖廟如小敏  
廟轉輪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廟亦饌轉輪如小敏

奠乃啟 廟轉輪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廟亦饌轉輪如小敏  
丈夫髮散帶垂卽位如初相見耳髮婦人之髮 婦人  
不哭 將有事止謹也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

階階階不升堂登三啟三命哭 功布入升自西  
告神也舊說以為聲也啟三言啟 燭入啟燭與夏祝取銘  
置於重遷之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無用夷衾也

其形蓋也遷於祖用軸 遷徒也徒於祖朝祖廟蓋象平  
如轉輪到兩頭為軹軹狀如長林穿前後著金而閉  
軸大先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軹天子畫之以龍程  
音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  
征反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  
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從其昭穆男實在前女升自西  
實在前後記曰朝於廟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  
階也猶用子奠俟於西階下東面北上 俟正 正柩於  
兩楹之間用夷林 兩楹開象鬻戶主人從升柩東西面  
眾主人東卽位 東方婦人從升東面置重如初 如殯宮  
重不入人東主於朝廟而行若 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  
遇之俟門西東面待之也 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  
巾之升降自西階 奠設於初東面不統於柩神不西面  
不設柩東非神位也 燭先入者升堂東極之南西面  
之者為降當風塵也 燭先入者升堂東極之南西面  
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 燭正極也先先極也後後極  
也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 拜其降  
於要節而踊也不祝及執事舉奠中席從降柩從序從  
薦車者不從此行祝及執事舉奠中席從降柩從序從  
如初適朝 此謂朝廟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禮  
奠如初祝受中巾之日喪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喪之  
人之禮其變同卽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哀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

行也〇大唐元陵儀注啟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  
前啟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啟太極殿機宮啟日之  
晨奉禮即設御位於太極殿之東開當帷門西向諸王  
位在後以南為上典禮設鄰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  
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東庭  
又設蕃客酋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於承天門  
外之東並以北為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伍  
隨便設禁其日質明皇帝服初練絰杖入就位晨哭諸  
王具縵絰杖入就位哭哭鄰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  
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哭大長公主長  
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縵服入就內位哭哭中官皆布巾

喪馭侍衛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酋長及  
僧道分位於承天門外之位啟前二刻內所由設奠席  
及香燭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盥洗於東階下西南北  
面鬻水在洗東篋在洗西南肆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  
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  
之中陪其後設禮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  
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祿卿具太牢之饌俟  
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站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酌  
罇禮儀使位於罇站東御史立於罇站西太祝奉禮郎  
立於罇站南為位禮官在禮儀使後啟前一刻侍中版  
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等橫行以  
西為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  
自東階列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縵絰入就位哭  
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  
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各入就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



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詣壘洗手洗爵升自東階詣罇坵所太祝舉羈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橫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以吉辰啟橫塗告訖太尉哭羣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橫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宮覆以夷衾綃幕內所由周迴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舊位禮官陪後皇帝縱經就位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肉為一代苞收所遺屨一瓦罇一履一瓦杯盤杓杖一奠之俎為藏物也

瓦燭盤一簪百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甌一手巾贈幣元三纒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盤

盤一〇北齊制三品以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輪

三品以上及五等通用方相方相之制見大喪篇四品以下達庶

人以魁頭魁頭與方相小異魁音欺〇隋文帝初定禮轎車三品以

上油幘朱絲絡網施襪兩箱畫龍幘竿諸未垂六旒蘇

七品以上油幘施襪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以下

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幘襪旒蘇畫飾〇大唐元陵儀注

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羣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廊下又

設帳殿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輦素

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葦障

及階下凶庭并板城少府所由移旒附於重北未正後

一刻典儀設郡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

位於嘉德門內設挽即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

序設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畫漏未盡

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就版位立

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

盡五點止二更羣官皆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

三更四更五更並准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

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盥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

下光祿卿具太半饌並如啓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外

辦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

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亦如啓奠之

儀禮儀使跪奉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

承傳止哭殿內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

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與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

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與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

殿內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

舉擊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

降復階下位所由徹儀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

帳唯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座所以為障蔽前設常食少

府監進轎車於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靈龍輦奏

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輦前哭踊盡哀迺復位執事

者以蠶旒及重先導禮官一人朝服贊尚贊奉御帥腰

輿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置輿上繖扇

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內謁者帥中官

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

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諭寶又禮生二人亦以

赤黃褥案進取諭冊禮官授之並隨禮官先詣冊車安

置其善寶冊准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輦南跪奏請龍

輦降殿太常卿帥執轡者升以嬰障梓宮中官高品等

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輦降殿禮儀使引近

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捧宮梓宮少府將作所由并

挽士奉梓宮登於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

諸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羣臣

立哭於庭中位以英祖奠其百官之制將監甄官令掌

凡喪葬供明器之屬別較葬者供三品以上九十事五

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輹馬

輹馬黑帶也凡輹馬帶輹日輹馬也輹徒懶反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

與僮僕之屬威儀服翫各視生之品秩太極元年六月

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

也謂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傳曰備偶人也有面目

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曜路人

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

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

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於衢路異行開元二十九年正

月敕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內

減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減至七十事七十事減

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限十五事

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

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

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轎車不得用金銅花結綵為龍

鳳及旒蘇畫雲氣其別救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

加三分不得別為華飾餘具開元禮

祖奠周晉大庾

周制士之喪柩既朝廟送賓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

賓每一事畢輒出將行謂將載祀也將載祀及

而飲酒曰祖始也謂將載祀也將載祀及

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於柩西於

柩西當中奠乃輹輹主人入袒輹無算卒束襲輹

袒為載變也謂舉輹而下而載之束棺降奠當前束

於柩車實出遂謂舉輹而下而載之束棺降奠當前束

關亦在柩東西東有前戶商祝飾柩設披屬引陳明器

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為乃祖還柩向外踊奠少南

當前束主人也柩還柩人降即位於階間時也位東上

祖還車不還謂有行漸車亦宜向視取銘置於茵不

藏故於此移二人還重謂與車馬還布席乃奠如

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

及日載於車下奠設於西方乃陳遺物於庭說微奠以

奠如初〇晉賀循云載柩於輜未明而行遷於祖廟







大夫之喪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

茅綽引同一轎中曰綽在途曰引互言之也御柩者居

前導正之大帛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綽言甲者必助

下下壯時也曲禮云助葬必執綽主人袒迺行踊無算

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於祖之序凡出宮踊襲次至於邦

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門贈送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

命賓由右致命也當時止柩車主人哭拜稽顙賓升

實幣於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迺行幣於棺蓋之柳中

若親授之然後晉賀循云喪車前後四引引十人合

四十人十人一帳合四十四人皆素服白帽帳手執練

幅以部五所主禁誦呼婦戲四帳一吏主之也○大唐

制鶴臚寺司儀署令掌凡引披鐸變挽歌靈帳之屬三

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嬰六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鐸

四嬰九品以上二鐸二嬰凡執引披者皆布帛深衣

其下帳五品以上用素縉六品以下用練婦人用練至

邦門三品以上贈以束帛一品加乘馬既引又遣使贈

於郭門外皆以束帛一品加璧餘具開元禮

挽歌周 漢 晉 宋 大唐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杜元凱曰虞殯送葬歌曲也公孫夏示必死故命

也今人謂○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

泣但隨柩敘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

晉成帝咸康七年有司問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

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傳之摯虞云漢魏故事大喪及

大臣之喪執綽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

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搶非經

曲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挽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

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宋文帝元嘉

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大唐元陵之制屬三

繆練綿於輻輳車為挽凡六繆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

繆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

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

繆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製品官左右各

六人皆服白布襦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

白布武弁服白襦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

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輻輳車之前後

其百官制鶴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

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襦衣皆執鐸幘

葬儀周 晉 大唐

周制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

居申以昭穆為左右處而藏之先王造堂者昭居左穆

居右夾西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揚

盾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也方良應

石之性旅賁氏緘葛執戈盾夾王車左八人右八人車

止則持輪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從車建旌兩側有

蓋今廢車無蓋執而隨之喪視掌勸防之事勸防者防

謂執板也及辟令啓神主命役人開之辟音毗亦反喪

官在小祝設道齋之奠分禘五祀謂禘也也送其性禮

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祭之禮及壙喪祀

王七祀五祀司命去棺謂離荒也司几筵設葦席右

版載除飾四變之屬令可舉移安厝也司几筵設葦席右

素几其棹席用菹醢純棹席藏中席掌蜃掌飲互物蜃物

以饋園壙之蜃互物蚌蛤之屬內寒也將

既葬小宗伯詔相喪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已封也

天子之家蓋不三日而畢位壇位也先尸又家人云凡

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家人為尸

諸侯及諸臣葬於王墓授之兆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

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葬處其前後亦以尊凡死

於兵者不入兆域○葬外以謂之凡有功者居前墓之

前處昭穆以爵等為耶封之度與其樹數○曰耶諸臣

之中央○曰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楹行至於壙陳器於道東

關內依以下列侯人各有差楹行至於壙陳器於道東

西北上統於苗先入葬用軛加苗焉屬引於墓屬引

於墓君葬用棺車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用輪車

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

棺用功布○至壙棺空又曰綽而說碑是以連言之碑前

棺也將葬樹於壙四隅以綽統之以下棺也御棺居前

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統之出宮而止至壙無安

主人祖眾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為位○乃

窆主人哭踊無算○下 襲贈用制幣元纁束拜稽顙踊

如初○丈八尺曰制五合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

踊三襲即位反女賓也賓出則拜送相問藏器於旁加

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也不

復見矣先言藏器適云加見者在見內也內之言

明君子終於莫反藏苞等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之言

自遷也見古莫反藏苞等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之言

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槨之開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

抗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

襲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者謂抗木與茵也葬

夕云抗木橫三橫二加抗席三三加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茵用疏布細繭有幅亦稱二橫三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神其即位踊襲如初哀親之乃反哭檀弓云合葬非古

也自周以來古謂殷季武子曰周公蓋附謂合葬也

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有以魯人之附也合

之善夫○善夫善魯孔子合葬於防地○說日記云葬於

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天子諸侯變

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不可純因也○天子諸侯變

哭乃服受服也○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纁纁既成辛



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凶帷帳殿下週駕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羣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舉聲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親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輜輳車前設疊洗於東南疊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羣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其屬以饌奠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疊洗盥手洗爵詣樽站所太祝酌醴齊訖太尉跪奠於篚前俛伏與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與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輅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輜輳靈駕前跪奏稱請降靈駕御龍輅俛伏與退昇梓宮所由迺奉遷梓宮至龍輅昇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并縛夷衾少府屬紼於龍輅禮官贊侍中進龍輅前跪奏稱請引龍輅即元宮俛伏與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輅左迴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白幡弩素信幡大旒及翼皆依次而引近伏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輅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於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竣皇親諸親羣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輅至羨道停於帷下南省以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

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鹵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聲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輅退出其押吉鹵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吳將掩元宮並依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冊玉幣位於羨道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之南又設祕書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衣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證冊案哀冊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昇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幣三種二置於篚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幣之後按元衣舊制古當時所服故以為幣取近代及今則皆不用焉周制古儀注復存斯未達禮從宜及隨時之義也具昏禮篇不復重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證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并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輅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並降自羨道至元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與禮儀使以證冊跪奠於寶帳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證冊之西又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幡弩素信幡等分樹倚於牆大幡置於戶內其跌羊爐之目逐便陳之陳布訖并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使有行列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并吉儀使奉官皆哭三十舉聲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

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以扈從禮生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鑾開元宮司空復士九錫所司帥作工續以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儀鹵簿解嚴退散輜輳車龍輅之屬於柏城內庚地焚之其通人臣用者則不焚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元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鑄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元今乃動眾加功誠恐多所驚瀆又若別開門道以入元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偽害益深伏以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然以西漢積年尚餘四百魏晉以後祚皆不長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循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剖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父安疏奏令百官詳議尋有敕令準遺詔合葬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同劾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其父合葬敕旨依給事中夏侯銜駁之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御前舊姻恐魂而有知王陵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

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鈺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貞觀十一年十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陵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在曩昔之猶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蒙先朝待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卽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墓地并給東園祕器喪葬今凡五品以上薨卒及葬祭者應須布深衣幘素幕輿皆官借之其內外命婦應得鹵簿者亦如之其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三品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其四品先方六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文其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其百官葬儀具開元禮



禮四十七 凶九

喪制之五

虞祭 周 後漢 宋 大唐

周制士喪既葬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卽位踊襲遺反哭  
 有司修虞事特豕饋食有司當時主事者饋猶歸也側  
 亨於廟門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肝也亨於爨用饌不於  
 奠辭則以吉祭也喪祭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  
 神所在反吉也亦奠於室中北墻下當戶素几葦席在  
 西序下有幾始陳三楹於門外之右西門主人及兄弟如  
 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於門外之左如朝夕臨  
 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於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經帶  
 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於門西東面  
 南上祝亦執事也免者祭記之禮祝所親也潔宗人請  
 拜賓主人卽位於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  
 反哭位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  
 縮主人倚杖入祝從也喪北旋倚杖於西序通入贊薦  
 藉臨主婦不薦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鼎入設  
 西階前俎豆敦劊入設對黍稷器祝酌醴祝奠歸於  
 劊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復位復主祝饗曰哀子某哀  
 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日辭也祝辭也喪祭親哀顯相助  
 不安也敢用潔牲剛鬣取謂味之辭剛鬣也齊嘉薦普淖  
 嘉薦也醴也明齊酒明齊新水也吉以新水淖哀薦  
 普淖黍稷也明齊酒明齊新水也吉以新水淖哀薦  
 給事如虞之禮事者主欲其合於適爾皇祖某甫汝  
 也汝死者也告之以適皇祖所饗勸強之吉神命佑食  
 以安之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饗此祭也  
 祭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主人再拜祝祝卒主人拜如初

哭出復位祝迎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  
 主人不降者喪婦人入於房事也尸卒食主人洗廢爵  
 酌酒酌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  
 主人獻祝祝佐食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  
 人儀骨禮曰內能在兩邊東栗設於會南賓長洗纒爵  
 三獻燔從如初儀總爵尸足之間有祭文婦人復位復  
 上西面位事已又彌飾纒纒也音德主人復位復  
 尸將出宿哭踊祝出尸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主  
 也也言禮畢也言養禮畢也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也利猶  
 也也言禮畢也言養禮畢也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也利猶  
 謾謾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視前尸出尸踊如初  
 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導也如初者出如入降祝  
 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凡在南廡用席改設也悲哀同也鬼  
 幾散享所以為厭飲也凡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  
 漸也也庶隱也庶隱之處從其幽暗也庶音扶味反屋西  
 北贊闔闔戶鬼神向幽暗或者主人降賓出宗人認主  
 出廟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末宗人告事畢賓出  
 主人送拜稽顙大門外也無尸則禮及薦饗皆如初  
 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無尸則禮及薦饗皆如初  
 也也謂謂衣服卽位升降如有尸也既饗祝祝之石卒  
 不緩祭緩音許規反無泰羹滂截從從主人哭出復位祝  
 闔闔戶降復位於門西門西北男女拾踊三拾更也三  
 其劫如食問醫之如尸視止哭聲三啓尸聲也將  
 啓尸警主人人親之祝從啓闔闔先闔後啓闔卒微  
 祝佐食降復位祝從西門北而位佐食降復位也始  
 虞用柔日柔之日中也虞飲安之再虞皆如初日哀薦  
 虞事丁日葬則已日再虞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  
 日哀薦成事當於一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  
 哭其祝辭異者亦一月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  
 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凡虞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  
 名謂之他者假說之云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十三士當葬日葬日一虞隔明日至後柔日為二虞其

明日剛日又虞凡四日也以次準推之則大夫五虞當  
 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虞必用柔日者取其安靜最  
 後用剛日剛日柔陽動以其將禩也○說曰孔子曰既  
 凡日數甲剛乙柔丙剛丁柔餘做此○贈謂以幣送死者於  
 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  
 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葬  
 日虞弗忍一日雖也不忍其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將  
 虞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也櫛未在於飾也男  
 則男尸女則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孫之妾也  
 尸視婦者尸服卒者之上服不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  
 必使婦者尸服卒者之上服不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  
 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神也士之妻謂緇衣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發也既葬而不報虞則  
 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綵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  
 至總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綵反哭葬在四  
 者曾子問曰並有喪何先後並謂父母若親孔子曰  
 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後漢鄭元  
 云子為父三月而葬腰經散垂如始時也葬日日中而  
 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於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  
 中反虞者安也棺槨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  
 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自至葬腰經散垂如小幼時  
 別慈云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  
 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  
 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宋崔凱云子為父  
 三月而葬將啓出棺皆繞散帶既啓祖哭踊無數日  
 中虞絕無時之哭矣○大唐元陵儀注將啓太祝捧主  
 置置於座啓置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  
 官各退就位輿繖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官俱退於太  
 極殿門外就次以埃虞祭所由陳杖衛如式典儀設太  
 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





案撤扇入詣殿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帥憲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尙輦帥腰輿升詣帳座前其繼扇侍臣等夾於階門侍中進跪於嚶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前廟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置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侍降自西階繼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立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置輅中太祝捧置升輅其太祝便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敕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埃神輿與備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埃饗禮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尙舍收折殿上帷幄及版城等應合收者與檢校使計會處置兩宮內人饗常其日並焚其日本廟神饗應緣齋戒齋官陳設罇彝禮器爵省牲告潔進署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東嚮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尙設奉御設奉謁褥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祭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又立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比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

引自東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招室捧神主置置於嚶中近東啓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跌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置置於嚶中近西啓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跌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郎宮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罇站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嚶則侍臣列於嚶門外向輦帥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嚶座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置置輿上几後遂昇詣嚶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置置几後訖禮生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上相向序立後神主升殿卻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嚶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詣嚶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置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繼扇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衛各退本班其侍中未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啓匱出神主置於跌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附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耐饗俛伏興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置置於輿上其匱蓋亦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官奉引神輿請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置置於東墜下褥位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嚶中別有凡其木留於殿輿而退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跌上以題處其置置於几東近

後腰輿退於嚶座之西近北昇腰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詣太尉之左自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瓊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裸訖奠瓊於饌席俛伏興退出戶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次引詣第四室以至第九室皆如常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諸太祝取蕭蒿焚於壚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太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並如常饗之禮訖降復位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肝又唱再拜眾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饗神主納於招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門南嚶下太祝捧桑木主并置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昇入詣廟殿北簾下西階之閒將作先具鉞鑿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置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僚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其百官之制如開元禮若神嘗祖妣則不告祖若父在不可遽遷祖妣先宜於廟東北別立一室其主侍後也嫡孀者時饗皆附食祖別無祝文亦不拜饗食之座於嚶座之左西向一獻而已庶子不附食庶子以其從祖稱食祿末云孫某稱食庶子不附食庶子之嫡附如嫡孀







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大麻衫麻腰帶細麻鞋百僚趨入就位立定近持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僚皆哭踊禮官省僕光祿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大祝讀祝文祭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僚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僚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慘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淡淺黃衫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準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純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僚亦純吉服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自後朝調如常儀

常公服今上初欲禪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子言今朝有股肱濟為舟楫出納惟允足以保邦况黎黎在懷日猶猶淺欲遂權奪抑就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禪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曰哀號在疾開闢所無誠懇尚遠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順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為堯禹為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銜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禪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

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議曰祥禪之義按儀禮云月中而禫鄭元以月中為閉月王肅以月中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存省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按鄭學之徒不論非是禫後復古所七月之中無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為樂必節三年不為禮必節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節三年之喪禮君子居之既祥之日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云二十五日而畢者論喪之大事也謂除練絲與室室其餘哀未盡故服素綸麻衣著未吉之服為伯叔無禫二十三月而除為母喪有禫則二十五月而畢明所云喪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禮記非論其正祥之日也七月之喪二十五日宗王者按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禫是月禫徒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按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之禫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日而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不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也所以知遠日不吉則得吉用近日者吉祭之時下近不吉得下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日近吉旬之外日遠則凶事特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月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也夫人偷之道以德為本至德以孝為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眾庶有朝喪暮廢者則禽

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為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續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奠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為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愛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為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開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綸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中猶開也謂大祥祭後開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六旬既祥禫麻衣而不服藉諸制度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服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從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

周制喪服斬纁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纁管屨者謂既殯成服斬纁裳三升直經大楯首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腰經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開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經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於前皆三重三四股校之冠六升外釋條屬右縫管屨外納納其釋音必居倚廬中門外東墜下倚屨吉杖凶哭晝夜無時歎弔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經帶喪

服所異者縗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直  
者麻之有黃也服上曰殺下曰裳在首在腰皆曰經制  
此服為首經象縗布冠之類腰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  
車帶齊縗以下為布象手曰縗也中人之制通屈一  
條繩為武垂下為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一升升登  
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縗冠亦條屬右  
兩為溢一溢為米一升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  
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  
繩屨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申不奪其正也公卿大  
夫室老貴臣也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采地者皆曰君  
眾臣杖不以即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六升長六寸

箭筈長一尺縗三年女子子者女子也加一子別於  
之喪服之異於男子也男子子者女子也加一子別於  
寸者出於後垂為飾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  
箭筈亦用麻矣以麻自頂而前交於額上卻繞於後如著  
髮頭焉凡服上曰縗下曰裳此言縗不言裳婦人不殊  
裳也縗如髮弁紵下如深衣則裳無帶下又無帶矣陳  
宗曰縗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為縗在裳則裳為  
縗男子離其縗裳故縗獨在衣上婦人同三月而卒哭  
為一服故上下共其縗也縗布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

辟博三寸偶結於前薦屨內納葛絰首經大七寸五分  
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經去一以為腰經大五寸二  
十五分寸之十九參樛之食廩食水飲薦屏柱榻度蒲  
席竊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  
升布為總葛洪云子為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  
更作外障以為之作盧先棺一木長者地因立細木  
於上以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榻榻一名梁即  
便此梁乃得於盧外作障但不用注之諸侯始作盧者  
起梁有立小障以障風凶事轉輕十三月小祥而練  
除首經受以七升布為縗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縗為

領袖緣以練帶繩屨無絢其腰經縗一股去之飯素食  
自葬蔬食至有菜茹鹽醢之和未有醢醬居室之聖在  
練御素食也

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戶嫡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  
役十日五日可也葛洪云小祥中衣黃為裏縗為領袖  
祥者吉也故縗裳無負服及心前飾二十五日大祥朝  
服縗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縗冠  
純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經棄杖白麻屨無絢食  
醢醬乾肉出室室始居內寢杜元凱云二十五日大祥  
節祭而受以布深衣十五升外無哭者謂哀至入即位  
而哭也崔凱云大祥居外殿平常所聽外殿事也縗冠  
素純純者以素緣二十七月而禫衣黃裳而祭祭畢  
更服朝服以墨經白緯為冠而絲纓縗帶緣中衣吉屨  
無絢革帶得佩粉悅之屬如其平常履有牀猶別內始  
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縗裳齊杜麻經冠  
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縗三年既殯成服以  
麤縗四升為縗裳六升為冠纓布帶代絞帶杜麻經大  
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丈五寸六分以為腰經  
削桐木為杖杜元凱云圓削之象竹取長與心齊下本  
其便也王肅云削為四分長與心齊下本

大如腰經薦削為履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齊者  
緝也杜麻者麻之無子者馬融曰在上指右故曰右本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庶卒哭異數也王肅曰疏以名  
哀輕子輕也斬不同數祖可知也承裳以齊制而後齊  
未加右之上也庶制草名也孔倫曰右本在上麻本左  
於陰也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八寸一辟博一寸  
統外也

惡筭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紉之博五分白布七升為帶  
無腰經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為次至虞不變者三筭  
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縗裳冠九升布纓帶中  
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絰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  
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經練九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  
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緩同踰月復平常疏縗裳齊杜麻  
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周者謂齊縗杖周降服四升

為家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為縗裳冠纓皆八升義  
服六升為縗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經帶帶與三  
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成服五升布為縗裳八升  
布為冠纓經帶大小與杖周同居室食素食水飲寢  
有席薦不納斷木為枕不脫經帶朝夕即位哭殯大功  
布縗裳杜麻無受者謂殯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為縗裳  
十升布為冠纓帶中衣領袖緣杜麻為首經大五寸七  
分半腰經四寸六分不絞其唯唯中殯七月者不纓經  
繩屬張帷為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醢鹽  
既葬除經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殯大功以上中從上小  
功以下中從下大功布縗裳杜麻經縗布帶三月受以  
小功纓即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成服八升布為縗裳  
冠十升義服九升布為縗裳其冠十一升經帶與殯同  
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為縗裳冠十一升變麻經服葛絰  
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絢踰月復吉殯小功布  
縗裳澡麻帶經五月者謂殯降小功十升布為縗裳十  
二升澡麻去草也絕本去本也為經大四寸六分腰經大  
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殯降在此者其帶不絕本屈  
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為次哀至而哭食有醢醬菜茹  
葬而除經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縗裳  
即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成服十一升布為縗裳義服  
十二升布為縗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絕本為經帶寢  
有牀哀至而哭既葬除麻受葛絰大三寸六分腰經大  
二寸九分縗裳如故寢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  
復吉總麻三月者謂總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  
半布總而疏之為縗裳及冠纓帶首經亦澡麻絕本大  
三寸七分腰經大二寸九分吉屨無絢寢有牀飲酒食

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大唐之制杖經升縷皆約周禮直書其儀歷代通儒皆有著述開元之制最為詳備

五服緘裳制度 周 大唐

周制凡五服在上曰縗在下曰裳縗縫外殺裳縫內殺經云凡縗外削幅裳內削幅鄭元云削猶殺也大古衣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餘也後代聖人易之而以此為喪服是也其制身長二尺二寸合前後為四尺四寸兩邊凡八尺八寸經云衣二尺有二寸鄭元云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是也鄭亦以此為袂中之數則袂亦正方二尺二寸也以古布幅廣二尺二寸禮記所謂端縗謂此也縗袂之禾又縗以廣尺二寸布縗之袂經云袂尺二寸馬融云袂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拱上右手下又衣下施腰取半幅橫繞身下長短隨衣經云衣帶下尺鄭云謂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又於腰兩傍當縫各綴一袷經云袷二尺有五寸鄭云袷所以掩裳際其制上正方一尺於方一尺之下角斜向下長尺五寸末頭闊六寸今但取三尺五寸布交解相啗裁之即可亦謂之燕尾合謂頭向上取象與吉服之袷相反又取布方尺八寸置背上上縫著領下垂之謂之負經云負廣出於適寸鄭云負在背上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今據辟領廣尺六寸負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其開領處左右各開四寸向外辟厭之謂之適經云適博四寸出於縗鄭云適辟領廣四寸則兩潤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又取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上謂之縗經云縗長六寸博四寸鄭云廣袤當心也負左右有辟領孝子

哀感無不在其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故以祖蔽之於腰上每一幅為三辟積其辟積相向為之謂之約若僕其約大小隨人腰麤細為之經云裳內削幅幅三約鄭云約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按種幅不必全幅蓋中破為之故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是六幅交解之也若斬縗即縗與裳不縗縗若齊縗以下縗則外縗之裳則內縗之謂之齊經云若齊裳內縗外鄭云齊縗也凡五服之縗一斬四緝縗者內展之緝縗者外展之展則緝緝也按喪服本文甚難曉今於歷代著述悉皆手寫也本經先言其制次引經文所冀後學易為詳覽○大唐之制一據喪服之文具開元禮

五服制度變 晉 宋

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縗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縗也若不緝為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頤云按卒哭更以六升布為縗但齊既葬還服既虞之縗若如斯言以大功之喪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縗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為差故大喪初縗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縗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於緝縗然後為殺思謂服相易奪正以升數重輕不係縗之齊斬休寧又言三年之喪笄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縗是輕之也且為父初以三升之縗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也齊縗既葬而虞以七升布為縗輕於為父也顯又難曰禮云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縗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更服斬縗之服受笄總屨帶如故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縗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耳今斬止一周稱為三年未為無見休寧又云三年之喪再周耳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

大喪之正禮自轉降中祥安行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應終喪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縗因喪之稱非為終三年也按禮為母喪縗四升而父喪既虞縗六升此為齊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縗母緝縗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為怪也女子出待既虞受以斬縗之受非更斬也魏頤又云要記稱母為長子齊縗三年其服節如父為子者未有明徵而便緝之斬名何得復存禮雖言餘皆易不言減斬喜又云父為長子斬縗母為齊縗若不言齊其下恐母與父俱當斬縗所以別耳非謂明終斬之議也邪孔注問徐邈云斬縗三年或既斬縗緝行者往往不同意常謂既以斬表重其喪應有變降為使終喪服斬釋斬便縗非漸殺意邪邈答曰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都無經明證此服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縗三年此不易之文也禮大功布三等先儒以為降服七升正服八升文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故謂大功不得變斬周禮之釋禮或問曰斬縗終三年乎答曰不也卒哭而復齊縗又問若不終三年則喪服禮何故云豎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斯則是居情理之極所謂致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答曰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企及俯就以為之制要以減牲為深憂是以節哀順變每受以輕也○宋庾蔚之謂昔賀循以為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耳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縗命章便謂受備斬者則疏縗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耳不謂

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通典卷八十七

通典 卷八十七 禮四十七

典四七九







代尚書敕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應踴躍不時攝職司徒屢擯訪問以催舍含乃視事舍承天臺之救逼司徒之符然後攝職舍之適職隨而擊之此為臺救府符陷舍於惡也若謂臺救府符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符救而含是貶舍之困頓何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之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之司徒說非始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不應為中正讓常山太守蘇紹辭旨懇切形於文墨舍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中正龐騰便割舍品臣見舍為騰所侮不勝其憤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濫行刀尺咸又言臣以國之大制不可而偏秦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敕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仗貶舍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謂舍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於天朝就秦王有嗣於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敕葬訖舍自應攝職不應差代諱舉為臺耶又可徒摘罰訪問催舍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舍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釋服亦無餘疑至於舍除便獨為罪竊謂有負於情臣之在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况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敷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諸猶百慮當一得也

周制父為長子不言嫡子者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也正體在乎上又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元云此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也言其當代已為宗廟注也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

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嫡此但言祖容祖嫡共廟馬融曰嫡者嫡嫡承也王謂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體為父子服其不得隨父服二年故言不繼祖也雷大宗曰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體既為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以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後天地混尊親也○漢教聖人進漢皆以為父為長子斬者以其為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服用之鄭元注小記則以為己身繼祖便得為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謹周五經然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嫡也此但別庶子而不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祖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疑亦同此義○晉虞喜廣林難詰周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祖如但繼祖則應三年何緣須祖嫡而失要合子於父舍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祖嫡者不必繼祖今連祖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爾以繼祖別嫌也○宋庾蔚之云按禮鄭注曰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之義故聖人制禮服祖以至親之服而傳同謂之至尊也已承二重之後而長子正體於上將傳宗廟之重然後可報之以斬故傳記皆據祖而言也若繼祖便得為長子斬則不應云不繼祖喪服傳及大傳皆云不繼祖以明庶子雖繼祖而不繼祖則不服長子斬也賀氏要記云庶子父雖沒猶不為長子三年以已不繼祖也是亦明己身繼祖乃得為長子斬也既義由於繼祖則不必須云及爾或者疑祖之言是道庶子之長故此記特言不繼祖與嫡以明據庶子言之也

孫為祖持重議

周制為人後者三年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馬融曰受重故三年雷次宗曰但言為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章有為人後者其父母當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今關此五字以所後者或為父或為高祖繁文不可何如不備說言一以包二期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

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為所為後○晉侍中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代國諱改焉下同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士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旁理昆弟教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為之服齊統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為宗子服齊統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士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因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對智以為此說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劉寶以為孫為祖不三年喪服云孫為祖周技小記為祖後者為祖母三年二文不同何以為正答曰經無孫為祖三年之文小記所云為祖母三年自謂其後養人子以為孫者耳喪服云為人後者三年為人後者或為子或為孫故經但稱為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為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古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為祖喪主當服斬不解傳意小記與傳但解經意耳傳稱者此祖後為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以上厭於父父亡然後乃下為長子斬非孫所為祖斬也王敞難劉寶曰喪服小記祖父卒為祖母後者三年此謂孫

孫為祖持重議

爲祖後者喪服父亡爲母三年言爲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爲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同宗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元孫之序嚴宗廟者亦可以在繼養使鬼神有所享也按土二廟若立元孫則所嚴之祖不及曾祖而祖禰無鬼將何所饗乎荀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則於太尉爲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爲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又臣從君服每降一等喪服爲君之祖服用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論意謂小記所言是爲長子服者又當言父卒然後爲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又養人子爲已孫與已自有孫豈異哉國子博士吳商答劉寶議曰按禮貴嫡重正統所尊祖禰繼代之正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是以孫及曾元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絕屬之宗來爲人後者服之如今嫡孫爲後而欲使爲祖服周與孫無異既非受重之義豈合聖人稱情之制耶且孫爲祖正服周祖爲孫正服九月嫡孫爲後則祖爲加服周孫亦當加祖三年此經之明據也今欲使祖以嫡加孫孫以庶服報祖豈經意耶又欲使絕屬之孫同於嫡孫豈合人情成洽論云使嫡孫傳重不廢也夫服以三年爲至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一等經之例也服父三年服祖宜周而傳云父卒爲祖後者服斬爲嫡孫者依此爲制若其必然越於常例後祖服異禮之重事宜見斬練之經不應闕而不記也且子爲父三年父爲長子亦三年若嫡孫爲祖如子則祖爲嫡孫亦當如父爲長子不得爲之周也吳商曰凡人爲

後者尙如父今孫爲祖後而欲使爲祖周與眾孫無異豈是爲後之謂乎且祖爲孫正服九月今嫡孫爲後祖加之周孫亦加祖三年經之明義也今使祖加孫服而孫不加祖服豈經義哉且經云臣爲君祖父母服周從服例降一等則君爲祖服斬矣此非經義那何竟闕而不記也論又云孫爲祖如子爲父則記爲孫亦當如父爲長子者且孫爲後加一等服三年祖亦加孫一等服周如論之意欲使祖加孫二等而孫加祖一等此豈經例而云傳不通乎○試評曰庚純云古者重宗防其爭競今無所施矣又云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也劉寶亦云經無爲祖三年之文王敬難曰小記云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則爲祖父三年可知也博士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豈獨爭競之防乎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爲尊重正祖者耶傳曰爲人後者同宗支子可也下云爲嫡孫言不敢降其正也是乃宗絕在嫡孫無孫則支子承重其所承重皆三年也而議者或云嫡子卒不以孫繼以其次長攝主祭者則昭穆亂矣又云今代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吉不統傳言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是父亡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者亦非義也何者凡孫父在不得爲祖斬父亡則爲祖斬傳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其文甚明而云下爲長子斬者則經不但言爲祖後者斬矣成洽云若嫡孫爲祖如父三年則祖亦爲孫如長子三年也且

祖重嫡孫服加一等孫承重而服祖不加是爲報服何乃孫卑反嚴祖尊非禮意也以情求理博士吳商議之當矣

孫爲庶祖持重

晉劉智釋疑問者曰禮孫爲祖後三年者以其當正統也庶子之長孫既不繼曾高祖此孫爲庶祖承重三年不答曰繼祖者不唯謂大宗也按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父以已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爲祖後者不得輕也然則孫爲祖後皆三年矣且甲子也生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爲長子孫而後甲甲亡丙爲甲三年則甲是庶子無嫡可傳若不三年則丙爲乙之嫡子而闕父卒爲祖後之義也博士杜琬云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也既無大夫士之位無嫡統之重孫爲庶人父雖亡而有諸父其孫生不主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曰居爲父長子而以嫡孫繼祖推情處禮於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服齊縗王敬議曰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謂至於庶子之子爲繼禰之宗則得爲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貴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故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爲之服斬練無產業則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經有爲君之祖服周是爲臣從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既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重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統貴體之

義不必以爵土傳已也體存則就養無方亡則庶子不祭所以達孝明宗吉凶異制故知生不主養者無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周孔之意爾人無祖矣末哲議曰經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為祖三年也是祖有廢疾不襲統也然則無爵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猶服斬義例昭然大宗之弟皆稱祖立廟而自為其子孫所奉即所謂小宗之緒主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眾孫不服三年哉○宋庾蔚之謂祖庶父嫡已承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誰當祭之所謂繼是承其後為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若杜琬所言祖父俱嫡乃是繼曾祖耳祖雖非嫡而是已之所承執祭傳統豈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已服祖以斬故祖亦服已以周長子之服義則不同要須已身承祖禰之正乃得為長子斬按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是明庶子不繼祖禰故不得為長子斬非據子之身若據長子身不得云不繼禰也必須身承祖禰之正乃得服長子斬者以尊加卑異於卑加尊也劉智分此不繼祖與禰之言以為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書記未有此連言之比且庶子不繼禰其子居然不繼祖矣

嫡孫亡無後次孫為祖持重議

晉萬蔭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宣答曰禮為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况見有孫而不承之邪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為之三年祖不為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晉或人問徐遜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又未有子姪相繼疑於祭祀遵答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

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依此使一孫攝主攝主則本服如故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為之練祥再祭况諸孫耶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宋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練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室者耳有問范宣云人有一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裴松之答何承天書云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為服後次孫宜為喪主終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何承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云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為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邪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卑無關孫為祖也按庾蔚之謂嫡孫亡無為後者今祖有眾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為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禰三年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為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遜所答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周制妻為夫至尊也馬融曰婦人以夫為天故曰至殊妾之文也孔倫曰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妾為君雷次宗曰言妾以明其齊所以得稱夫也至尊也馬融曰妾賤事夫如君故至尊也鄭元曰不敢稱夫稱為君者同於人臣也雷次宗曰降於女君故不宗曰言妾以見其接所以乃稱君也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在室也別於男子女子子在室為父子也言在室謂已許嫁也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馬融曰為犯七出還受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馬融曰齊衰周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加之既除而出則已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王肅曰嫌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

故明之遺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周既練而反則遂之雷次宗曰不言女子子上下子也復言子者欲見其外義以盡子道復引也



禮四十九 凶十一

五服年月降殺之二

齊統三年

周制父卒為母服三年今與父在同義見杖周章繼母

如母言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

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

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子

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

可也大夫之妾子在為其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

周矣父卒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如母謂父卒

皆得伸也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

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服也

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

母有慈母頁善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

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也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亂

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代無乃不可

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冠以燕居蓋謂庶子主

母也公弗忍遂練冠以表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周制母為長子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五代之義而服三年隨父從於夫也不在新統者無

子當服母齊終也鄭元曰不敢降者謂不敢以已尊降

祖禰之正也當次宗曰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允當

為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服長

以其仰述祖禰室構斯荷母亦以其承夫嗣業三從是

奇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不敢降以歸

之尊降所天也父之歸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

況母明父猶屈體母宜無嫌如書曰妻從服則當云夫

君之子服處植曰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為其子服雖妾  
君猶為子服從服故言不也鄭元曰妾與女君俱出女  
服孔穎達云陸機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陸機  
亦從○漢戴德云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  
父卒為祖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為  
所後之祖父母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  
並與父卒為母同  
後漢末長沙人王慈上計至京師值吳魏分隔慈妻子  
在吳身留中國為魏黃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慈卒後  
昌為東平相至晉太康元年吳平時慈前妻已卒昌聞  
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博士謝衡云慈身  
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  
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為己妻夫既為妻子豈不為  
母昌且追服三年博士許猛云絕有三道有義絕者為  
法絕者以王法絕有地絕者以殊域而絕且夫絕妻如紀叔姬其逼以王法  
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為絕矣是以禮有繼母服  
制無前母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絕也以昌前母雖在  
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唯宜追服其  
兄耳尚書都令史虞溥言臣以為禮不二嫡重正也苟  
正嫡不可以二則昌父更娶之辰即前婦義絕之日固  
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絕遺之言尚為正嫡  
恐犯禮虧教難以示後按昌父既冊名魏朝更納後室  
豈得懷舊君於江表存外妻於讐國乎非徒時政之所  
禁乃臣道所宜絕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  
妻專堂二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  
即使父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  
乎溥以為宜如猛議博士秦秀議云按議者以禮無前

妻之名依名絕之不為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  
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絕矣古人之  
為未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為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  
所生雖無成典期於和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  
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於事夫為夫先祖所敬享  
為父志所嘉為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於舊壘以其  
母葬矣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邪禮  
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便同所生矣昌父  
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所敢  
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絕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為  
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制以先後為敘侍中程咸言  
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  
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閭通而因絕之此禮不勝情而  
漸入於薄也昌母後聘非非庶賤橫加抑黜復不然矣  
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為報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  
不告而娶婚禮蓋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  
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詰儒欲聽立兩嫡並  
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以為內子黃昌之告新妻使避  
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  
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交相為報則固非嫡就使未  
達追為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謬況可報林施行正為  
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以  
為昌等當各服其母者著作郎陳壽等議春秋之義不  
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逆叔隗而已下之若昌父  
及二母於今並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後矣設使昌父昔  
持前婦所生之子來入國中而向在者恐不謂母已黜  
遣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



理則昌無疑於不服司馬李苞禮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缺大事可知昌父遇難與妻隔絕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為理所絕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羈靡已絕之夫議者以趙姬為比愚以為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閒未為離絕衰衮新寵於禮為廢嫡於義為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嫡宜如薄駁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疊為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賈元疊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疊為合宜

前妻被掠後得還後妻之子為服議

晉成帝咸康中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釋陳說為妻產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將姊去說更娶嚴氏生子暉等三人繁後得姊歸說求迎李氏還更育一女子說藉母張在上以妻李次之嚴次之李亡說疑暉服以其事言於征西大將軍庾亮府評議司馬王愨期議曰按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稱繼母者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說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李氏非犯七出見絕終又見逆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說之妻也為說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說雖不應娶妻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倉曹參軍王羣議李氏投身於賊則名義絕矣辱身污行喪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

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之倉曹參軍虞彤反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裁之法則應以先婦為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為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為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准行參軍諸葛瑒議說既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無感離之慘便歡會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說協嚴迎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疑其服喪亂以來多有此比宜齊之以法戶曹掾談劾等白奉教博議互有不同按禮無二嫡之文李為正嫡應服居然有定

為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周制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也後漢荆州牧劉表云表字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祖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為之三年已為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不乎劉智答云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為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為己服周此則受重也己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己周已不得不為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特為此發也侍中成綏云禮有嫡子則無嫡孫然則已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為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為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為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理也賈循又引小記自釋為祖父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為祖父母後不得為祖母三年未見其

驗但以父在無二嫡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為祖父後乃為祖母嫡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己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為之齊縗三年者凱以為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為祖斬縗三年祖母齊縗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縗周耳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之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按成綏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於祖為祖母不應三年亦可謂殊途而同謬者矣又劉智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與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不肯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宋庾蔚之謂婦從夫嫡曾高祖母正體所傳並有重何疑其亡先後○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祖母之喪欲服齊縗三年以無代爵之重不可上陵諸叔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崑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劉芳議按喪服乃士之正體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明至嫡孫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繼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先備多云嫡孫之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傳重專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代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按鄭元云為三代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按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周故傳及注同說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附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唯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士秩庶人在官復無斬禮考之舊典驗

之於今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周爲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上每條標列建於庶人合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唯有庶人之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重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周豈祖以嫡服己已與庶孫同爲祖周其義可服祖三年此則近代未嘗變也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也終德卽古之士也且官族者謂有其功食善德者謂德繼於位與滅繼絕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代祿乎按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朔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則晉之成規也尙書那鑿奏依芳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勞勞致疑請也可如國子博士孫景邕所議

### 齊續杖周

周制父在爲母周屈也至尊在不改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馬融曰屈者子自屈於父故不敢伸母服三年○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爲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太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素彝倫今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羣議刑部郎中田再恩建議云降殺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思

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豈乎中某方有歲年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續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卽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今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會禮之家名爲聚訟豈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傳之已踰二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主所是疏而爲律後主所是著而爲令何必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與伯叔母姑姊妹同焉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制則古臣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屬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削官則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候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井邑邱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痛心可謂慟哭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續升數蠶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枯骨猶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上元中武太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初亦未有行用垂拱初始編入格錫氏之後俗乃通行臣於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救并嫂叔舅婦之服諸司所議同異相參臣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至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歿下房几筵亦立再

周甚無謂也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臣恐後代復有奪奪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自家刑國化雖無晨四德之禮不德三從之義斯在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爲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天后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尙未通用垂拱之初始編入格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於後戒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復云母屬所謂與伯叔姊妹服同者伯叔姊妹豈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同父沒之制則尊嚴之律安施臣前狀單略議者未議臣之懇誠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奏議古之聖人徵性謙本緣情制服有伸有屈天父天夫故斬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絰而不夫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續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厥者則情伸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夷狄義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謹詳前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白是百僚議竟不決至七年下敕

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為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為母齊縗三年此有為而為非尊服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為母行服不同或有既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縗三年者議者是并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服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祖貴禫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俗者眾一紊其文度其可正乎二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敕父在為母齊縗三年為定遂為成典

周制為妻妻至親也鄭元曰嫡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妻太子嫡婦父在為妻以杖即當為庶子也馬融曰妻與己其承宗廟所以至親也陳銜曰以其至親故服同於妻禮判合之視以別至親而言者明出妻之子為母鄭元曰出猶去也馬融曰犯七出為之服周當宗出母之義故出妻之子為母周則為外祖父母無服也禮夫而言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在考而及日施親者道也施音晉東哲問嫡子為出母無服母為子有何服步熊答但為父後故不得服耳母為之服周嫡子雖不服外祖猶為服總麻也袁準正論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大唐神龍元年五月皇后表請天下出母終者全制服三年至天寶六載正月赦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斬練之文雖存出母之制願復之慕何伸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

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為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周制父卒繼母嫁為之服報貴終也馬融曰繼母為繼母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為之服繼母不終已父三年喪禮喪則不服也鄭元云當為母者其終其恩也王肅曰服也日凡言報者繼母服亦如此○魏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有則為服不從則不服若遠不得往者則別為異室亦有慶變除室及禮如親子也亦報也○晉東哲問曰繼母嫁從服當立廬不步能答曰父卒繼母嫁如母居應倚廬皇密云經稱繼母如母者蓋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無制不同之驗也夫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然則禮許其嫁謂大功之親已稚子幼不能自存故攜其孤孩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闕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爽貳不遵恭姜靡他之節而襲夏姬無厭之欲輕忽先亡棄己如遺無顧我之恩何貴終之有也如禮之旨則子無不從且非禮而嫁則義之所黜何服之有哉○宋庾蔚之云母子至親本無絕道禮所親者屬也出母得罪於父猶追服周若父卒母嫁而反不服則是子自絕其母豈天理邪宜於出母同制按晉制廬假二十五日是終其心喪耳○大唐

龍朔二年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母改嫁身亡請伸心制據合繼母改嫁不解官既而有敕雖云嫡母終是繼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問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等奏稱緇尋喪服唯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已則皆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則言母通荀養兩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唯有繼母之嫁繼母為各止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

嗣業理伸心制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為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今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為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周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黜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服屈杖周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人心喪之例杖周解官交有妻服之舛又依禮庶子為其母總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是終須條附既與嫡母等嫁同一令條總議請改理謂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詔從之也

父在為出母服議

晉賀循云父在為母服尊故屈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為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去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吳徐整問曰出妻之子為其母也二母既出則為絕族今子為之服皆當於何處為位有廬室室不出母亦當報其子不繼母報子於何處制服豈止所適者之家為哭位乎又當有禫不射慈答曰當就出母之家若還不得往者可別為異室亦有廬室除室室及禫如親子也母亦報子周也

父卒為嫁母服

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為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為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元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絕母應三年蜀譙周曰據母嫁猶

康周以親母可  
知或無經也

通典卷八十九

通典 卷八十九 禮四十九

典四八九





禮五十四 凶十二

五服年月降殺之三

齊緦不杖周

周制為祖父母周至尊也鄭元曰此言其異於杖周耳王肅云言與杖周同制唯杖  
屨為伯父母叔父母周與尊者一體也馬融曰與父一  
周禮曰尊者父也為兄弟之子亦周旁尊不足以加  
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  
故父子首足夫婦合昆弟四體故昆弟之義無分然  
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  
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  
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鄭元云宗者代父為小宗與  
凡昆弟加人手足不可分鄭元云宗者代父為小宗與  
如昆弟加人手足不可分鄭元云宗者代父為小宗與  
以名服也賈公彥云以其配父而大夫之嫡子為妻周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  
之主也鄭元曰大夫不以尊降嫡婦者重嫡也凡不降  
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出降鄭元曰昆弟有尊降大夫以尊  
從父不敢降其昆弟鄭元曰昆弟有尊降大夫以尊  
妻故服周也鄭元曰昆弟有尊降大夫以尊  
者故未成人則為弟鄭元曰昆弟有尊降大夫以尊  
為眾子鄭元曰昆弟有尊降大夫以尊  
天子謂君為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鄭元曰按禮弓曰喪  
蓋引而進之陳大夫之庶子為嫡子鄭元曰兩言  
為日或為弟陳大夫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鄭元曰  
夫為眾子鄭元曰昆弟有尊降大夫以尊  
不敢降其嫡子鄭元曰昆弟有尊降大夫以尊  
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之為嫡孫周不敢降其嫡有  
嫡子者無嫡孫孫亦如之鄭元曰周之嫡子死則立嫡孫  
嫡孫在則皆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周也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何以周不貳斬也馬融曰為大宗後當為  
日不貳斬也王肅曰凡服不報以嫡尊降也既出為大  
宗後其父母不得服以加也故不出降而報之陳姓  
宗後其父母之正宗故後之也雷次宗曰據無所  
出則周為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  
猶無尊達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人持重於大宗者降其  
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周  
馬融曰婦人以適人降故服父母周婦人不貳斬也婦  
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亦為之周也  
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  
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  
猶日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  
周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日小宗故服周馬融曰歸宗  
宗也昆弟之為父後者日小宗王肅曰婦人所宗者唯夫  
其故令歸宗也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  
自絕其族類也日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周則非一  
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也鄭元曰周夫死妻  
稚子幼無大功之親與之俱適人馬融曰雖少幼小妻  
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鄭元曰妻雖未五十而所適者  
也子幼十五以下也大功之親謂同財者而所適者  
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  
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  
續周異居則服齊續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  
同居則不為異居也鄭元曰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  
同居已絕矣夫不可二也此謂已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  
也馬融曰不敢與知之也陳姓曰異居者嘗同同居不  
初也夫有異居之有也陳姓曰異居者嘗同同居不  
破有夫大功之親與之俱適人鄭元曰夫為君服三  
服可以專財也為夫之君周從服也年妻從夫降一等故  
周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者謂  
其無祭主故周也鄭元曰無主後者日杖槨弓曰姊妹  
則無受我而厚之者既無受我之厚則不得降其  
本情故哀於無主而服於天倫也今之降既結他  
母兄弟在室姊妹或得無服也唯俱適者自以蓬結他  
族事殺本宗受我之厚奪已亦深至乃愛敬兼極者猶

御斬以為周況他人乎雖則家庭莫不兄弟絕嗣無後  
成事無兩降故也降由己身之出無計前人之應降與不  
應也所謂反服者反於昆弟謂叔父反服者無主得交  
出適則不得為無主服周斯則然矣敢問兩無主得交  
相反服不可不報若兩姑姊妹無義先服則無由得交  
相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周君服斬故從降服  
周母之義故周也小君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故從降服  
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妾而後有妻則小  
繼體則君之妻宜嗣位而不早卒也父卒妾為女君周妾  
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也鄭元曰女君嫡妻也女君  
則嫌當次宗日今抑妾使同歸宗妾無服報則重降於  
妾不得同姑之降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  
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與姑之降同故使無所復報重  
則嫌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與姑之降同故使無所復報重  
謙之婦為舅姑周從服也馬融曰從夫而後無服也從  
周也劉系之問子婦為姑服降一等故夫有喪猶白衣為夫  
子婦為姑既周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為夫  
之昆弟之子周報之也男女皆曰伯母叔母曰從人曰  
宜服大功今乃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周二妾從於君  
尊以降其子故明之所嫌者尊故也妾不得降其子也  
降不言士妾也馬融曰公諸侯也妾不得降其子也  
得遂也鄭元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  
與妾子同也雷次宗曰一妻不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  
其子與君同體故得親也妾無夫則與君同體故降其子也  
體君降於不遂故每以不體得親也而事於女子子為  
祖父母周不敢降其祖也鄭元曰有出適猶不降也馬融  
曰不言女孫言女子子者婦有出適猶不降也馬融  
曰服周故不言在室適人者親故言親也言猶不降也  
同也見章首何為重出言不其旨也陳姓曰言猶不降也  
宗故不敢降其祖大夫之子為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  
唯子不報鄭元曰命婦者加爵夫人之名自士至公凡九  
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無主無祭主者為姑姊妹女子  
子似失主如人子唯子不報男女同功今以無主為之周  
周故亦報已以周女子子亦大功今以無主為之周女

子子今為父母周令雖具報自其本服故曰唯子不報  
當次宗曰以報之為言二服如一父母為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周女子適人亦為父母 大夫者其男子之為  
 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  
 婦之無祭主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  
 其父母周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周也父之  
 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  
 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為不降命婦大夫於姑姊妹又以前降在小女子子既以出降在大功其適於士者已同也妻貴於室從夫爵也 大夫為祖父母嫡孫為  
 士者周大夫不敢降其祖與嫡也馬融曰尊祖重嫡自鄭元曰不降其祖與嫡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周妾不  
 嫡則可降其旁親也鄭元曰妾則君有以尊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其父母者賦春秋之義雖似  
 天王后猶曰吾季美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  
 誤矣婦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是嫌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明之馬融曰公謂諸侯也其間有大夫大夫故言以及士妾也皆為其父母不得服周也陳登曰以安卑賤不得體君又嫌君之尊不得服其父母傳明卑賤不得體君當次宗曰今明妾以卑賤不得體君厭斷不及故得遂也

齊縗三月

周制寄公失地之為所寓服齊縗三月言與眾人同也  
鄭元曰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除之雷次宗曰既來受其重宜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  
 妻齊縗三月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  
 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鄭元曰婦人女子子  
繼別之後百代不遷所謂大宗也馬融曰丈夫婦人講一族男女皆為宗子母與妻王肅曰此謂族人無復為屬者反為其宗子服也雷次宗曰言尊祖故敬宗明為祖已死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舊君君之母妻舊君者仕焉而已者也服齊縗三月者  
 言與人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元曰仕焉而已者仕者也雷次宗曰君思深於民也陳銓曰仕焉而已者致仕也雷次宗曰身既深於民也陳銓曰仕焉而已者身之道也然恩紀內結實 ○晉虞喜議云或問曰喪服  
 異餘人故爰及母妻也

經傳為舊君謂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而已謂老若  
 廢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與廢疾理得同不喜正之曰  
 廢疾沉淪罔同人伍不淪臣道齊縗三月可也老而致  
 仕臣禮既全恩既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傳言仕焉  
 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耳咸康未殷泉源問天  
 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答云夫禮制殘缺天子  
 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為  
 舊君齊縗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  
 名號差異至於臣子奉之與主者無殊矣何以明之公  
 羊傳曰以諸侯踰年稱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稱即位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比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穆帝崩前尙書郎曹軌等  
 奔赴皆服齊縗治書侍御史喻希表彈其失禮博士孔  
 恢等議云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  
 典律並憲軌訓有違按軌等並以凡才荷蒙榮飾或濯  
 纓清波不能仰遵王度自同隸人愆義違則虧贖王猷  
 請以見事免軌等所覆除官曹軌上表自理曰臣聞居  
 喪之禮貴賤不同禮臣為君斬縗仕焉而已為舊君齊  
 縗爵祿既絕朝見既替蓋以疎賤於親貴故降其制也  
 又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  
 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令去職之臣朔望哭  
 宜為舊君服齊縗是以臣前率而行之不敢有加臣服  
 齊縗哭臨殿庭踰月歷旬外內監司莫之或議及至梓  
 宮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此皆意存於重而不  
 原於制遂使親疎貴賤無有等差曾參欲勿除父母之  
 喪仲尼思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固為過制  
 非聖哲所許而不推古今正禮難臣若難者有證臣對

無據甘受違制鄭元曰不言人而言庶人者或有在天子亦如之馬融曰庶人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  
 為國君服齊縗三月也鄭元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為國君服齊縗三月也  
 君齊縗三月妻言與人同也長子言未去也鄭元曰在去者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人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迎女非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 ○漢石渠禮議載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  
 可以無服 ○漢石渠禮議載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  
 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  
 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為文嫡妻之 蕭太傅曰長  
 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  
 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吳徐整問曰婦人為君之  
 子服此也其間喪之儀衣麻之數哭泣之位喪除之節  
 知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答曰其儀內諸侯夫人有助  
 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當還耳其儀外諸  
 侯間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也喪除之節  
 皆如周服 ○晉賀循按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  
 夫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  
 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人  
 故從人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為以道去君  
 非罪之重其子尚可以留值君薨則服也戴逵謂鄭元  
 注喪服不通何者婦人義無二尊故出嫁則降服夫何  
 至為人去國乃兼服二君乎若果宜兩服夫經記應見  
 將謂大夫於君之母妻本有齊斬之殊乃仕焉而已則  
 俱在三月蓋其義也鄭所答曰按禮妻為周而長子三  
 月今夫雖在外妻尚未去恐或者嫌猶宜周故言與人  
 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既去位妻  
 便同於人耳崇氏問曰齊縗三月大夫在外其妻長子  
 為舊君大夫去適他國便為其所適國君服於本國絕  
 矣妻從夫當為後君服舊宜以為人乎以為宜與長子  
 未去者同耳循子睿答若妻未去自若人也不為舊君

也

周制繼父不同居者嘗同居今不同居也○大唐聖歷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嘗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而早嫁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為後夫之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不可人問此例甚眾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為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縗周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財貨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元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傳元著書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作論亦以為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視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傳之駁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總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算總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縗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為服齊縗三月竊為折衷方慶深善此答

通典 卷九十一 禮五十五

周制曾祖父母何以齊縗三月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故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元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小功也據祖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總麻曾祖宜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高祖宜也重其縗麻則尊尊之義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王肅曰祖父周則曾祖大功而傳以小功言之耳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故再周祖亦如焉故服周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祖父而言也從祖祖父從祖父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本也而已皆為之小功從祖昆弟同與已為兄弟與已祖父為兄弟故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從祖父則與已兄弟之服服祖父之尊○晉袁準正論按禮喪服云為曾祖父母齊縗三月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祖周則曾祖父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來孫雲孫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則禰禘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故三月以著遠祖之服故齊縗以見高祖以上之服遠祖尊故以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為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祖父總麻而曾祖三月乎○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謹按曾祖高祖父母舊服齊縗三月請加為齊縗五月

周制大夫為宗子不敢降其宗也馬融曰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者故服齊縗三月

周制大夫為舊君大夫去君掃其宗廟故服齊縗三月言與人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以道去其君而猶未絕鄭元曰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言大夫為舊君據不在列位不敢自比於留人故也馬融曰庶人也需次宗日經前已有為舊君今復有此舊自同傳

所以知前經是仕焉而已後經是待放未去者蓋以兼服小君知恩有淺深也仕焉而退君君道足恩義既施則但不為戎首而已其猶復未絕故得同於庶人適足以反服於君○晉崇氏問馮子容曰凡大夫待放於郊三月君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已賜環玦未答日其待郊已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掃其宗廟故服齊縗三月或難曰今去官從故官之品則同在官之制也故應為其君服斬王肅賀循皆言老疾三諫去者為舊君服齊則明今以老疾三諫去者不得從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論者欲使解職歸者從老疾三諫去者例為君服齊失之遠矣釋曰按今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從例今但言諸去從故官之品不分別老疾三諫去者則三諫去得從故官之例王賀要記猶自使老疾三諫去者為舊君服齊然則去官從故官之例其見臣服斬去官皆應服齊明矣夫除名伏罪不得從故官之例以有罪故耳老疾三諫去者豈同除名者乎又解職者嘗在於朝今歸家門與老疾三諫去者豈異而難者殊其服例哉又難曰按禮及先儒說為君服齊唯年老廢疾與待放之臣而已老歸者無復為臣之道放退者終身不復入君之朝臣之義絕宜降而服齊解職者後將復仕無離絕之事固應服斬二者各異豈得相准釋曰古者年老廢疾乃得致仕閔子騫曰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禮亦當為舊君服齊縗不唯年老廢疾待放而已也夫君退臣苟非墜諸淵之虐臣雖去此仕彼亦無絕道況以老疾歸家不出國內而可絕乎禮臣三諫不從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過納諫聞命駁奔何為終身不入朝朝乎君為人父母人於君有子道尊君之義臣人

典四九三

一耳而禮臣為君服斬云為君服齊者別親疎明貴賤也老疾待放之臣與人同服者亦以疎賤故也而難者不察疎賤厭降乃云絕其舊君悖於禮矣解職者既已疎賤與老疾去者無異寧可必已後可還仕與自同於見臣為其君服斬乎如令後可還仕便得同見臣之制三諫去者一時罷退後可還仕方於解職未始有殊二臣之服例皆應齊而難者偏許三諫去者服齊使去職者服斬難以言通論矣又難曰王者無外天子之臣雖致仕歸家與在朝無異不得稱君為舊而服齊縗也釋曰京師方千里之地謂之畿其餘以封諸侯畿內之人服天子齊縗畿外之人則不能以為天子有內外之差王者以天下為家夷狄之士亦莫不統故曰無外之義非所以論服也書曰臣為朕股肱耳目宜力四方言君臣相與其政事有一體之義親而貴故君臣之名主焉致仕者疎賤不得復託體至尊故謂之舊君凡在職稱君而俱服斬去職亦宜稱舊而俱服齊左丞鄭龔曰君非天子之稱博士答曰天生蒸人而樹之君天子非君君將焉在

周制諸侯大夫之臣為舊君服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鄭元曰君大夫尊卑異也違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任大夫乃得為舊君反服○晉武帝泰始中尚書王肅曰所適尊卑同反服舊君○晉武帝泰始中尚書令史物姓關等是故少府鮑融故吏假詔喪所行服散騎常侍何遵較以為禮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知天子亦不反服矣恂等已登天朝反服舊主典禮相違荀顛表云禮臣為君斬縗三年與子為父同以進登天朝絕無舊君之心廢反服之禮非所以敦風崇教今使仕者反服舊君於義為弘詔曰可重下禮官評考尚書

吳奮議以為皆不應服尚書何偵議以為禮為貴臣貴妾總麻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以制服況嘗為臣吏禮遇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今以為辟舉正職之吏宜依古為舊君服不論違適之異皆齊縗三月其餘郡吏聞喪盡哀而已衛陽內史曾瓌議以為古者失地之君託身造次威一時之惠猶齊縗以為報嘗為臣吏禮待優備故依禮託情而弘教訓矣國子祭酒孔愉議應從弟子服師之制昔夫子既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弔服加麻今縱不能爾自宜三月加以環經未聞深衣之制白裕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弔其臣猶錫纓況臨故君而可奪情服乎范汪議當今刺史郡守幕府事任皆重與古諸侯不異也按漢魏名臣為州郡吏者雖違適不同多為舊君齊縗三月范甯議云弔服加麻輕末之服臣為君服斬縗舊君齊縗三月此古今所以得異甯謂臣有貴禮禮有隆殺州郡綱紀察舉辟命之吏聞舊君喪應即奔赴在官之人亦宜棄職而去雖不皆與禮合稱情立文也或曰州郡守牧喪官吏為之齊縗以終喪故服舊君總麻所以為輕重之殺也臣為君服斬三代之違禮秦罷侯置守雖不繼位皆有吏臣不得准古諸侯也虞道恭問曰舊君齊縗三月今見為人吏舊君喪今同在此未知禮猶得服不徐遵答曰若更仕一君便絕前君足下疑於今為人吏是也吾謂仕者豈以後絕前邪正使仕於此君之朝而追前君亦何不可況為前君服舊君之服也

周制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服齊縗三月大夫不敢降其祖也馬融曰尊祖故不降也陳銓曰大夫不敢降其曾祖為眾者如眾人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嫁者其嫁於大夫者

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服齊縗三月者不敢降其祖也鄭元曰言嫁於大夫明雖尊而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禮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也馬融曰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以服也嫁者嫁為大夫妻也成人謂十五已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為天后不降其祖宗也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五十一 凶十三

五服年月降殺之四

大功殯服九月七月 不為殯議附

周制喪服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大功之殯中從上

其成人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縗之殯中亦從上

此主謂大夫之為殯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未從上又

曰齊縗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齊縗大功皆謂

功之殯中從下則小功之殯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年十

妻為夫之親服也五服之中親者上附疏者下附年十

九至十六為長殯十五至十二為中殯十一至八歲為

下殯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殯無服之殯以日易月

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冠笄而

死可哀殯也則日易月者生子一月丈夫冠而不為殯

哭之一日殯而無服者哭之而已

婦人笄而不為殯盧精云女年十五笄齊縗曰成人也

公羊傳云許嫁則笄而字齊魯戰於郎魯哀公十一年

之死以成人之喪服之

公叔馮人遇負杖入保者邊界小歎曰君子不能為謀

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歎其言與其鄰童

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殯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殯不亦可乎凡臣不殯君

子不殯父妻不殯夫。漢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

殯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朝夕卽位哭葬於園既葬

通典 卷九十一 禮五十一

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大

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按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為成人矣女七歲男

八歲而墮齒此墮齒之大例也以此而處殯之義則七

歲至九歲宜為下殯十歲至十二宜為中殯十三至十

五宜為長殯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以下

四歲之差傳所記言非經典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是

無不冠不娶之限耳若必三十則彙適為得禮矣奚為

稱輿哉崇氏問云舊以日易月謂生一月哭之一日又

學者云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殯之周親者則以十三

日為之制二義不同何以正之滄子答云按傳之發

正於周年之親而見服之殯者以周親之重雖未成殯

應有哭日之差大功以下及於總麻未成殯者無復哭

日也何以明之按長殯中殯俱在大功下殯小功無服

之殯無容有在總麻以其幼稚不在服章隨月多少而

制哭日也大功之長殯俱在小功下殯總麻無服之殯

則已過絕無復服名不應制哭故傳據周親以明之且

總麻之長殯服名已絕不應制哭豈有生三月而更制

哭乎范甯與戴逵書問馬鄭二義逵答曰夫易者當使

用日則廢月可得言易耳鄭以哭日准平生之月而謂

之易且無服之殯非唯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

而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殯也如馬

義則以此文悉開諸服降之殯者若如鄭義諸降之殯

當作何哭邪若復哭其生月則總麻之長殯決不可二

百餘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則小功之親以志學之年

成童而天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甯又難

尋制名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殯小功猶有經麻一階非

為五服已盡而不以總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耳長史

姜輶議安平嗣孫服曰諸侯體國嗣孫至重欲其允嗣

早繼者文王之為世子在於王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

世子耳而十五便生武王推此而言則禮許世子以早

冠禮男子冠而不為殯既冠婚媾不復得以殯服服之

謂以為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宋

庾蔚之謂漢戴德云獨謂父母為子昆弟相為當不如

鄭以周親為斷周親七歲以下容有總麻之服而不以

總麻服服之者以其未及於禮故有哭日之差耳他親

有三殯之年而殯在無服者此是服所不及豈得先以

日易月之例邪戴逵雖欲申馬難鄭而彌覺其躐范甯

難之可謂當矣按東哲通論無服之殯云禮總麻不服

長殯小功不服中殯大功不為易月哭唯齊縗乃備四

殯焉凡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而笄二

十而出並禮之大斷至於形智夙成早堪冠娶亦不限

之二十矣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鄭元曰

殯年為大夫乃不為殯為士猶殯之今代則不然受命

出官便同成人也

周制子女子子之長殯中殯馬融曰子者男子之已為

人服周長中殯降一等服大功也子者女子之已為

女服長也男子二十而不為殯女子十五許嫁而笄

為殯也其未許嫁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

女子子嫡孫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公為嫡子大夫為

嫡子以上並長殯中殯馬融曰公謂諸侯也重嫡也大

鄭元曰公君也諸侯大夫亦重嫡故皆不降服大功也





推之明非無服與總可知也繼父無親立廟祭祀前爲之周以比夫其胞豈有絕道而欲絕之謂其無親據繼父同居異居有輕重同母昆弟蓋亦宜矣異居大功同居有相長養之恩服齊縗似近人情矣按魏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宜大功也○宋庾蔚之謂自以同生成親繼父同居由有功而致服二服之來其禮乖殊以爲因繼父而有服者失之遠矣馬昭曰異父昆弟恩繫於母不於繼父繼父絕族者也母同生故爲親者屬雖不同居猶相爲服王肅以爲從於繼父而服又言同居乃失之遠矣子游狄儀或言齊縗或言大功趨於輕重不疑於有無也家語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習禮者也從之不亦可乎○齊張融云與己同母故服大功而肅從繼父而降豈人情哉

爲眾子婦

大唐貞觀十四年加與兄弟子婦爲大功九月

通典卷九十一

通典 卷九十一 禮五十一

典四九七



禮五十二 四十四

五服年月降殺之五

小功殤服五月

周制為叔父嫡孫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為姑姊

妹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日本皆周服下為人後者為其

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大功也為夫之

叔父之長殤鄭元曰不見中殤者明中從下也馬融為

昆弟之子女子子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馬

日伯叔父母為之服也成人在周下殤降二等故服為

小功也陳銓曰妻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為

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馬融曰適人故還為姪庶為

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庶孫疎遠故以

遠殤言之雷次宗曰前大功章為姪已言丈夫婦人冷

孫言不在姪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

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馬融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

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復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

此言殤者弱有罪若畏敵當殤服之鄭元曰大夫為

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者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

夫之子不言者則嫡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大夫之

昆弟為庶子之長殤馬融曰除嫡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

妾為庶子之長殤馬融曰除嫡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

得子小功也鄭元曰君之庶子也

周制為從祖祖父母馬融曰曾祖之子祖從祖父母報

馬融曰從祖祖父母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

輕欲見兩相為服故云報鄭元曰從父之昆弟之親也

為從祖昆弟出曾祖謂曾祖孫也於已為再從昆弟同

日從祖之從父昆弟之子陳銓曰從父姊妹馬融曰伯

人者鄭元曰孫出曾祖也女孫在室大功也為人

小功也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元曰姑不言姑

舉其親也而思輕者降可知也陳銓曰累降也姑不見

同可知也猶為父人後者為昆弟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

也馬融曰母之姊妹也言丈夫婦人成人之名異姓正服不

報馬融曰母之姊妹也言丈夫婦人成人之名異姓正服不

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鄭元曰外親異姓正服不

男女同馬融曰外親從母其親皆總也以外親尊卑當於

物未極始分有可別則加服以伸外親尊卑當於

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同無

矣至於餘人雖有等名不稱不得為夫之姑姊妹姪婦

妹女子子適士者鄭元曰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

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三人各自為昆弟庶孫

適士降一等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子子適人者鄭

故服小功也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子子適人者鄭

人庶子也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者亦大功馬融曰適士

降一等庶婦鄭元曰夫將不受重者馬融曰庶子適士

在小功庶婦鄭元曰庶子婦也舅姑為之服也○大唐貞觀

十四年侍中魏徵奏眾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

婦同為服大功九月

周制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鄭元曰君母父之嫡妻也

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記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按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已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已

嫂叔服

周制嫂叔不相為服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理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道猶行也言婦人兼姓無常秩據於父行之故謂之婦兄妻嫂者尊服之是嫂亦可為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嫂老之稱也為序兄弟之別也若已已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言無服也麻加麻祖免為哭弟之妻則魏太尉蔣濟萬機論以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娣姒婦此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尚書何晏太常夏侯泰初難曰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以小功章娣姒婦為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之正名母婦異義今取弟於姒婦之句以為夫之昆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受重之報今嫂叔同班並列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非所謂骨肉也是以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叔之字或無所與為體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尊為體而交與正名同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以其名之故服之可也苟無斯義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別故絕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

宜別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疎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疎而無服情亦微矣蔣答曰記云小功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位蓋謂知禮制禮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統見於經而明之可謂微而著婉而成章也中領軍曹義申蔣濟議以為蔽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而伯叔疎周服者何以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嫂乎苟以交報數然後服則妻母異域交亦疎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說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吳徐整問射慈云子思哭嫂為位在何面加喪位皆西面而加麻者謂大○晉傅元云先王之制禮也及殯之時已畢而釋之○晉傅元云先王之制禮也使疎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為五族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本於親親名服者成於尊尊親尊者服重親殺者轉輕此近遠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高下之敘也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准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為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袁準正論云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殆秦婦詩書之所失也太常成案云嫂應有服作傳者橫曰無服蔣濟引娣姒婦證非其義論云喪服云夫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則專服夫之兄弟固已明

矣尊卑相侔服無不報由此論之嫂叔大功可得而從○宋庾蔚之云蔣濟成案排棄聖賢經傳而苟虛樹己說可謂誣於禮矣○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末嘗同居則不為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係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倍老管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豈可同日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開元五年刑部郎中田再思議同爨之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則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成依苴桑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左常侍元行沖議曰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至二十年中書令蕭嵩奏依貞觀禮為定

緦麻塲服三月

周制為庶孫之中塲鄭元曰庶孫者成人大功也其塲中從上此當為下塲言中者字之



儀耳諸言中者皆連上下馬說曰祖為孫成人大功長  
儀降一等中下儀降二等故服總也言中則有下文不  
備疎者曰耳王賈曰此見大夫為孫服之異也上為庶  
孫大功則大夫為之小功降一等故總麻也中下為庶  
孫中以下從祖昆弟之長殤一等故總麻也中下為庶  
孫不見也鄭元曰不見從父昆弟姪之下殤二等故服  
也鄭元曰言中殤者明中從父昆弟之長殤也成人在  
也陳銓曰本與從父昆弟同從母之長殤焉成人在  
也鄭元曰言中殤者明中從父昆弟之長殤也成人在  
也陳銓曰本與從父昆弟同從母之長殤焉成人在  
也鄭元曰言中殤者明中從父昆弟之長殤也成人在  
也陳銓曰本與從父昆弟同從母之長殤焉成人在

總麻成人服三月

周制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曾祖  
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母者亦高祖之孫祖父  
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則高祖有服明矣馬融曰族祖父  
之從父昆弟也族祖父母亦高祖之孫為從祖父從祖姑  
適人者報馬融曰從祖姑姊妹於己再從庶孫之婦  
日祖父母為嫡孫之婦小孫子之庶子為父後  
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總外孫子之庶子為父後  
者為母總以其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承父之  
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也死於官中者則為之三月  
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鄭元曰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  
子母皆如眾人馬融曰緣先人在時哀傷臣僕士為庶  
有死官中者為總麻一時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鄭元曰  
母總以名服也大夫以上庶母無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  
宗曰為五服之凡不稱其人有天子者此獨言士何乎  
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為者此獨言士何乎  
庶母者唯士而已故詭常例以著唯獨一人也○晉賀  
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總麻大夫以上無服按馬融  
引喪服云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宋袁愨問雷次宗曰

喪服大夫為貴臣貴妾總何以便為庶母無服又按禮  
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縗有若曰諸侯為妾齊  
縗禮歟鄭注云妾之貴者為之總耳左傳云晉少姜卒  
明年正月既葬齊使晏平仲請繡室叔向對曰寡君以  
在縗經之中按此諸侯為妾便有服也次宗答曰大夫  
為貴妾總按注貴妾姪婦也夫姪婦實貴而大夫尊輕  
故不得不服至於餘妾出自几庶故不履又天子諸侯  
一降旁親豈容賤妾更為服也鄭注喪服無服是也又  
注檀弓哀公為悼公母齊縗云妾之貴者為之總耳此  
注謂諸侯為貴妾總既與所注喪服相連且諸侯庶子  
母卒無服皆以父所不服亦不敢服未喻檀弓注云何  
以服言諸侯為貴妾總邪左傳所言云少姜之卒有縗  
經之言者是春秋之時諸侯淫侈至於甚者乃為齊縗  
此蓋當時之弊事非周公之明典也○大唐顯慶二年  
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庶母古禮總麻新禮無服謹按  
庶母之子卽是己之昆弟為之不杖齊縗而已與之無  
服同氣之內凶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  
為服總麻制從之具開元禮

周制貴臣貴妾總馬融曰君為貴臣貴妾服也天子貴  
婦也陳銓曰天子貴臣貴妾大夫貴室老貴妾謂姪  
大夫貴妾姪婦大夫貴臣貴妾大夫貴妾亦為姪然則  
天子諸侯總麻大夫貴臣貴妾大夫貴妾亦為姪然則  
尊每降一等而已為上美貴者有總麻三月也以其貴  
也此為公士大夫之君也庶為乳母總麻三月也以其貴  
者代之慈己者馬融曰以名服也養於己有母名大夫之子  
融曰士為乳母服也○漢石渠禮議問曰大夫降乳母邪  
有食母乳服也○漢石渠禮議問曰大夫降乳母邪  
問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  
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魏劉德問田瓊曰乳

母總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  
使為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  
也○晉袁準云保母者當為保母春秋宋伯姬待姆是  
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母婦人輔相姆之  
貴者耳而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  
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  
之制賀循云為乳母總三月士與大夫皆同不以尊卑  
降功服故也梁氏云服乳母總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  
養之者故服之報功也

周制從祖昆弟之子從兄弟之子也再為曾孫孫子  
為父之姑謂孫為祖為從母昆弟子相為服也皆總以  
名服也馬融曰以從母昆弟子相為服也皆總以  
己服總故報為妻之父母總從服也馬融曰從女而為  
之子總也報之也為舅總從服也而服也○晉袁準  
論曰從母小功五月舅總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總時俗  
所謂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  
從母者從其母而為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  
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  
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為從  
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  
於陳息侯亦娶焉息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  
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  
宣叔娶於鑄生買及為而卒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  
因相謂為姨也姊妹相謂為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  
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為親一  
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而遂為名者也又左傳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

也○晉袁準云保母者當為保母春秋宋伯姬待姆是  
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母婦人輔相姆之  
貴者耳而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  
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  
之制賀循云為乳母總三月士與大夫皆同不以尊卑  
降功服故也梁氏云服乳母總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  
養之者故服之報功也

也○晉袁準云保母者當為保母春秋宋伯姬待姆是  
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母婦人輔相姆之  
貴者耳而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為母  
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為禮非聖人  
之制賀循云為乳母總三月士與大夫皆同不以尊卑  
降功服故也梁氏云服乳母總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  
養之者故服之報功也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五十三 凶十五

王侯兄弟繼統服議 晉 東晉 宋

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閏三年例尚書符詰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閏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閏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適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命於帝祖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周不以親疎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東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臣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失之大者也今若以

大夫宜奪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為吉凶之義雜陳於

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喪失所

乎○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代子卒無

嗣求進次息為代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

議按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運卒以次子揖拜代子先代

成准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降

仲子捨孫姬典攸既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君存而代

子卒厥嗣未育非捨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

為嗣孫若其未有無容遠搜輕屬承統繼體傳之有由

父在立子允稱禮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按春秋傳云

代子死有母弟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

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代子取諸左氏理義

無違又孫武所據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

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承制參議為允詔可

大明四年有司奏陳留王曹虔嗣薨以弟虔秀襲後秀

又薨今依例應拜代子未詳應以秀長子銑為代子為

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謂應以銑為

正嗣太常丞陸澄議為立錯右丞徐爰謂禮厚太宗以

其不可乏祀諸侯代及春秋記之虔嗣承家傳為身為

國王雖薨歿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

於時既無承繼虔秀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

代數而遷豈容悉管無關橫取他子為嗣為人允嗣又

應恭祀先父按禮公子不得禡諸侯虔嗣無緣降廟就

寢銑亦不得援祭先王徵禮考事虔嗣不應立後銑本

長息宜還為虔秀代子詔如爰議

後漢 未踰年大喪不立廟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否春秋公羊

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

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思不得緣君父有

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殯

君子不殯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

者也鄭元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

公書卒弗諡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

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

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殯者十

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殯欲以何明也蔡邕

云見孝孺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

廟太尉司徒分祀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後漢 未踰年君稱議

漢白虎通云父在稱代子厥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屈

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人臣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

故踰年即位所以繫人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

孝子之恩未忍安吉也故魯僖公十二月乙巳薨於小

寢文公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內傳曰

諸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代子

何言代代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太子也春秋

傳曰會王代子於首止或曰天子之子亦稱太子尚書

傳曰太子發升於舟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何

明爵者天子之所有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

大夫就其國而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

魯成公幼少與童子為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為魯

聰明不與童子為禮代子上受爵命依士服何謙不敢

自專也故詩云韎韐古洽有範許力謂代子始行也天

子大斂之後稱王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何以知不是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既殯而即繼體之位者緣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祭饗乃授宗人同明為繼體君也緣於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為王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稱即位改元之位元以名年年以記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又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統事發號施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王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後漢許慎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諱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藩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宋子即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邪未踰年之君繫父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周漢魏晉

周制諸侯絕旁周卿大夫絕總○漢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視各如其親○魏制縣侯比大夫按大夫之庶妹在室大功過人降一等當小功○晉制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旁親絕周而旁親爲之服斬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總摯虞以爲古者諸侯臨君之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不同於古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周之制而令旁親服斬緘服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不皆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晉採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又衛尉昌邑侯滿璋問滄于睿曰庶妹亡有服否睿曰喪服諸侯以尊降不服孔瑄議天子諸侯誠不應服又大夫降總尊與已敵則不敢降旁親降一等總麻而不服著弔服加總之冠帶而往哭之姜勳議云三公爵命雖尊班重諸侯據在王朝上厭天子有由而屈義不得伸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可空荷頓讓以爲諸侯絕周大夫絕總然則尊同周以及總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絕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其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絕不服也有司奏如頓讓又姜勳議安平王嗣孫

薨諸侯應降服云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安平嗣孫雖已誓於天子據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薨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况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絕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降之禮不應爲制服也昔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存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意章舊物雖國有大小輕重不侔通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爲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絕周服瑯琊中尉王奧問國王爲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爲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按禮以貴降賤王侯絕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舊典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先儒以爲不臣則服之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則事異於周故厭降之節與周不同恐猶不降況其親乎既不以貴降則餘尊之厭故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昔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苟公定新禮亦欲令王公五等皆親絕周而摯仲理駁以爲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縱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襲禮大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孔彭祖昔咨簡文帝諸王所服聖旨



以為近代以來無服相降虞喜釋滯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為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駁行之自謂合禮按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為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為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為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為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為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為大夫者名例相准必當隨古乎答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魏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為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縗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曰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為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為庶子為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獨譙周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親亦如服為其母妻大功父死皆如國人吳徐整諸問者云若父已卒未為大夫故猶士耳未著庶子及昆弟當服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

諸侯大夫及大夫妻降服議

魏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為眾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為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為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

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不同尊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為伯叔父母士小功此為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為士者以尊降一等為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諸侯降一等還為族親則皆降之獨諸周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則皆降之獨諸周曰諸侯自周以下無服為其父母及祖如國人又大夫命婦為其後親不以族降但降一等其為晉賀循曰大夫妻其娣其姒夫為士者服亦降一等

費不降服議

魏田瓊云大夫之妻為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吳射慈云傳曰尊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謂側為父母昆弟之服及為父後者大夫妻唯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女子不降也獨譙周云諸侯降旁親若為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則國人謂諸侯無正當與君為體外祖父母妻皆如國人則子雖無正當與君為體其善於子則下其成人一等未嘗次小國君其妻為族正統也妻之父母妻族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其所當降亦不降也故嗣子亦不降妻之父母諸侯夫人為弟為父後者大夫命婦為其昆 ○晉虞喜釋帶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殷以前也降殺之禮始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為之服也此當出逸禮采之以為義滕伯文為叔父齊縗既周代諸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通爾非獨一人指諭滕伯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遠迫於殷引古證今耳賀循云諸侯於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為父之後者姑姊妹嫁於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之大夫為其外親為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為國夫人唯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不降士女為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為父後者及大宗而已

諸侯為所生母服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贏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為之三年於禮為通乎其服之聞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鄭志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為妾子為其母依喪服庶子為後為其母總麻三月按禘禘禘禘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為妾母三年經無議文得合下禘禘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禘事錯鄭元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為是亦寧有善之文歟薛公謀議曰按春秋庶子為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母齊歸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言母以子貴也及至國猶大喪昭公不戚叔向曰公室其卑乎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明孔子以義書叔向以禮譏也○東晉穆帝永和中外尚書令顧和表按江夏公衡崇本由疎屬繼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

公子為其母服議

為妻附○周制練冠麻衣縗緣公子為其母鄭元曰公子者君之庶子也為其母謂妾



子也麻總麻經帶也此麻衣者小功布深衣為不制統  
 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經淺絳也一染謂之緇練冠而  
 麻衣緇緣三年練之采飾也植弓曰練衣之黃裏緇緣  
 諸侯之子厭於父不得為其母仲權為制此服不奪其  
 恩也雷次宗曰合不以十一升布為冠恐入正服也而  
 得用練雖重以在周外非復正服故可著亦名為本重  
 也為妻亦同馬融曰天子諸侯之庶子皆既葬而除之  
 馬融曰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之無日月數也鄭元何  
 曰諸侯之妾貴者視卿大夫皆三月葬也  
 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為服子亦不敢服也

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周音

周制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親也以哭答使者驚也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禮亦然也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則遂行者不為位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君命有為者也成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念親哭辟市喪服得行則行是哭且遂行至於家人門左升朝為驚也望其國竟哭是哭且遂行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未成服者素衣也深衣已成服者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位在下裝經固自喪服矣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來日又哭是哭也其未小殯而至與在家同不設帶者送賓反位不見尸概也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尚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縗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外哭者非於主人也麻亦經帶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為母也其他則同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女子也東階東髮髮於東序也不髮於房髮於在室者由闔門東髮髮於東序也不髮於房髮於在室者由闔門繼大紼日髮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則祀告事畢者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為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一括髮謂歸時也齊縗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統於主人也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凡奔喪齊縗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喪近之也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斂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者東即主人位如不歸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若時服也亦歸位於墓左自齊縗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晉董勛答或人問曰已在遠聞喪除服乃歸至家之禮云何勛按奔喪禮若除服而後歸先之墓斂髮袒經不制蠶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於墓歸不哭也家人待之如常不變

服也自齊縗以下至墓哭盡哀而歸若服未除而歸不及殯先至墓及歸斂髮如人椎髻以麻為軫頭免以布闊一寸或問已在遠初不聞喪或日月已過乃聞或至家乃聞其禮云何勛按奔喪禮不及殯先至墓乃成服棺弓曰小功不稅稅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也小功總麻在遠聞喪服制已過但舉哀而已不復追服也大功以上聞喪日為始不計死者初亡之日數也若兄弟及從父兄弟大功以上降總麻小功者雖日月已過乃以聞日為服制亦不計初死之日數以本親重也范堅答問周大功服既終而奔逝云何范云未葬者反服而臨喪已葬者素服而之墓

士為所生母服議兩妾子相為附周音

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鄭元曰妾子父在子○晉解遂問司徒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輕重答曰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瞻所生母喪自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曰大夫有側室士有二宗皆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其情經載稟命為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文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謝奉問范汪云撫兒服所生至今四月應大祥禮云庶子為其母無禫如此當以四月下旬祥踰月便除居心喪邪汪答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庶君賓云從兄益子昔遺所生喪張帷為次諸弟居廬未知此何所依今兄子先有周喪今應總麻如即先服則情重而無變若釋齊縗著總麻又是以輕奪重又得稱哀子以不賀臨答云時人所行皆是士禮

大夫庶子父在以尊厭降其母士賤其庶子為母則不降若士庶子一身有君在堂唯可杖不得居廬稱哀子也不釋齊縗也徐逸答謝靜云漢魏以來通用士禮庶子父在為所生周心喪三年如諸侯大夫之子乃厭降而近代所不行夫為有子之妾總而妾有從夫之制又兩妾之子依禮宜兩相為庶母總

庶子父在為出嫡母服議

晉徐逸答劉問之問庶子服出嫡母總以經言出妻之子為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逸又答范南問曰若但言出母嫌妾子亦服故言出妻之子則非所生也殷仲堪答宗氏庶子服出母按王賀以父在服齊縗周父沒不服故以為父喪之服父在齊縗周本自心喪終二十五月今雖無服當不應減三年之節也

為父後出母更還依已為服議

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為父後以出母無主後迎還輒自制服郡丞武申奏云禮出妻之子為母周記曰為父後者無服按如記言蓋謂族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縗麻之親還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為降哀其無繼也成洽難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為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為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寡母俱絕族今為寡母服不為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吳商答曰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為繼父服者為其父沒年幼隨母再適已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財共居為築宮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為服耳且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

為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寡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謬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宋庾蔚之謂為父後不服出母為廢祭也母嫁而迎還是子之私情至於嫡子不可廢祭鍾毓率情而制服非禮意也禮云繼母從為之服非父後者也

為人後為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晉步熊問曰己出為人後而母在後見出應服不已為人後所後之母出得與繼母出同不復與親母同邪父亡己為祖後祖母見出服之云何祖父亡與在服之有異不許猛答曰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若子則不應復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為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言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親母為人後者若子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為父後者不得服出母則足明祖後母子至親無絕道則非母子者出則絕矣是以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若苟無服則無繫祖存亡又問為人後者為母出妻之子為母皆至親何以有不杖邪許猛云為人後者為父猶不杖何嫌母乎奉雖同於至親已出與母出義則異也

為父後為嫁母及繼母嫁服議

晉袁準云為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縗訖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按護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為之服周可也又石苞問淳于春曰聞嫁繼親凶諱便制服議者所難以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為嫁與見出者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議君為詳正也答曰按禮檀弓子思

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如此經父卒為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為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嫌○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鄭元云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也按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為出妻之子為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皆為庶子耳為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為出母言為繼母發繼母嫁已隨則為之服則是私也為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元云嘗為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為之服此二議時人惑焉凱以為齊縗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為父後者則不服庶子皆服也庾蔚之曰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即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嫁則與宗廟絕為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為出繼母不服議

後漢鄭元答趙商問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為父所去不服也○晉范宣曰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褻讎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不生己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內從事史糜遺議曰夫禮緣人情而為之制雖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義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有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己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

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

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晉 宋

晉束皙問有婦人再嫁為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為服周亡取去亦服周○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履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晉 宋

晉傅元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纓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為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為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顧父命竟不為服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尚為己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故出妻之禮夫使人致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案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子不肖不敢避誅又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然則相與之禮於是絕矣少府劉克義以為父者子之天違父與違天同公曜父臨亡知其母無守志故敕公智還其母此為臨死情正慮審也公曜幼小在此母懷抱其見慈長以至成人過於所生而母之亡哀不

過啜噍之頃衣不釋綵食不損味居處自若古今未之有也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奉夫母以為姑下育夫兒以為子制矯氏之家政修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戚言非逆命也○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情私而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公曜不服當矣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為服議 晉 宋

晉摯虞理疑云父亡服竟繼母還前親子家當為何服比有問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別繼子云我則為絕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服之三年則不來葬服之周則無所據博士渣子睿等以為當依繼母嫁從為服周博士孫綽議曰父答雖有可爾之語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為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為出出義不全施之於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於禮何居名在夫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訂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難孫云以前問不立甲乙為名稱於義不伊令以母為甲先夫為乙後夫為丙先子為丁繼子為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己故也甲不重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求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

己父同穴就不成嫁當為去母附之於嫁不亦宜乎○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竟後乃去不得謂之為遺比之繼母嫁於情為安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為服議 東晉 宋

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為宰我欲短三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愴之情率意遵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以式比之亦無所愧勵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於厚恕之可也博士江泉議曰繼父嘗同居而後別者繼子猶制齊縗三月按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則崇敬妻道無愆歿則制服畢葬乃歸伉儷之義大較為舉但不能遂居哀次以此為失方之繼父恩義為崇式為人子慎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關而不行服哉是以俯仰寧從其重今報以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除仲尼抑而不貶將君子以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於戾矣太常曲陵公荀崧丞騎都尉蕭輪議曰禮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按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遣並無名例若以父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去者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六親有違去就非禮宜訪之中正宗若非禮官所得逆裁御史中丞卜壺議王式繼母前嫁夫終後嫁式父式父終持服葬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為制出母周服式辭以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就如其

辭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父在與亡臧否有命明  
 七出之責則當存時受遣告宗廟而棄之無緣以絕義  
 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以情相許或疾在  
 困亂聽去留自由者為相要非禮相要非禮則存亡無  
 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從其理命陳乾昔屬其子  
 尊已殉殯二婢子尊已以非禮不從春秋善之況其母  
 乎禮婦人三從式母於夫事生奉終居喪以禮非為既  
 絕之妻及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不絕之驗彰於制服  
 自去守節非為更嫁考行無絕於夫離絕繼在夫沒之  
 後夫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即何異子  
 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沒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  
 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  
 不可以出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  
 沒於前子之門所處不同而以為出母母依前子非為  
 更嫁日月遠近理有異禮長子不為出母服出繼母又  
 不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式乃制  
 服明前絕無徵違禮莫據內愧於心欲以詐眩視聽託  
 過厚以制飾尋其事情考之正禮義不容恕式母再嫁  
 前後俱繼何慈於彼不慈於此受之日應有過禮之貶  
 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式禮義之關發於事親傷孝敬  
 之道虧損時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式宜請議即  
 下禁止司徒揚州大中正陸倕淮南大中正胡弘等並  
 貶爵免官○宋庾蔚之謂式父許後妻之請是無相責  
 之情不得謂之為遺妻制服依禮葬畢乃還家積年方  
 就前家子比之繼嫁不亦可乎然式是長子則不得服  
 繼嫁以廢祭

大夫士為慈母服議 後漢 晉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元曰慈母嫁亦當為服如繼母不  
 鄭元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蜀謹周云妾不得有繼  
 母名慈母但慈已無父  
 小功也○晉崔諒父命妾祝撫養諒為子祝亡鉅鹿  
 公裴讓議依禮服慈母如母劉智釋疑或問曰喪服傳  
 云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為母子是名慈母今一妾  
 自有子一子以無母父命為母子當如慈母服齊縗三  
 年不答曰父有兩妾一妾無子一妾有二子分其一子  
 令為無子妾作子不敢違父命也而不得終為子之道  
 按譙周集圖云喪服齊縗三年條曰慈母如母父在為  
 慈母則條不見今文載所說慈於貴妾父在齊縗周慈  
 於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鄭氏說此主大夫士之妾  
 子父命為母子者也大夫之妾子以父在為母大功士  
 之妾子為母周矣其大夫降爵一等士無爵降例也父  
 卒皆伸按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不別貴賤  
 自非祖嫡大夫以爵降一等故妾之子從父例降母一  
 等為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得體君何得不為爵降凡此  
 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

通典卷九十四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五十五 凶十七

前母黨為親及服議晉

晉蔡謨答王濛問曰前母之黨應為親不疑喪服但問尊卑長幼拜敬之禮也代多此事但所不同惠帝時尙書令滿武秋是曹彥真前母之兄而不為內外之親相見如他人吾昔以問江思悛悛以爲人不疑繼母之黨而疑前母者以不相及也繼祖母亦有不相及者而皆與其黨為親何至前母而獨疑之吾謂此言是魏時長沙人王芝身在中國遇吳魏隔絕更娶妻生昌昌父母亡後吳平問芝前妻久亡昌為前母追服時人疑之武皇帝詔使朝臣通議安平獻王孚以為禮與祖父母離隔未嘗相見者不追如獻王此議則前母之黨不應為親也獻王所據是鄭氏之說吾謂鄭義為失時下仁劉叔龍議謂昌應服三年吾以下劉議為允何琦前母黨議曰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之大者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父母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若與祖乖違父既歿而問喪豈可拘以本制不稅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今為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於所養而反疑於爲本乎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於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稱也其易了如噉日太康初博議王昌前母服公府下梓以爲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義存配父蓋以生不及故無其制非於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以爲前母

父之元妃所生則家之嫡長應制即改葬之服于時二代無日不允自茲以來行之不殊禮母卒自爲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爲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逼則不得自伸外服無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之黨居然可見矣明以名禮爲制者不計恩違與否也荀詡曰人有與前母家爲親者有否者詢直率意而答之謂不應親又問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前母同然則前母之配父理不異於繼母何以不爲親也答曰所以不與前母之黨爲親者恩情不相及故也縱令有母之父母尙存父執子婿之禮而敬事之則其子固不可以不拜之猶不得以外祖父母爲名名之不正則非親也

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後漢 宋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元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己所未服服繼母黨不元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邪權者由心○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之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也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晉 宋

晉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蜀謹周云其母及自服其母之黨則繼母之黨無服也出母之子爲繼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無服也

○宋庾蔚之曰禮己母被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雖亡己猶自服不得捨前以服後也當如喜議服次其母者之黨也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晉 宋

晉王愷與褚榮兩姨兄弟王愷母被出後愷亡榮疑於服因車允以問博士朱壽之曰據禮爲服否答曰母出則服繼母之黨服褚服當無疑也車允難曰爲其母黨服則不服繼母之黨明無二外氏王今服繼母黨則不得服出母黨明矣王既不服周氏周氏之姓褚無服王之禮濟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不必要以相報爲名王不服褚以其母被出紀於外族褚之從母在王之室及停庾之家王愷母更 同日從母禮云以名服不答以報服褚若不服王則是卒不爲其母黨服便成爲禮王既一絕周氏不得服褚母故其子亦然褚今服王之母何得不服王乎○宋庾蔚之曰出母絕族唯親者屬母子無絕道餘親不得有服此禮之明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絕周不復服褚矣褚何容獨服王邪禮有從無服而有服蓋是厭降所致豈得與義絕者同乎從母昆弟以名服者蓋明服之由不關義絕之後從母在王及母在庾誠無以異但在庾則絕王故褚不得從親者屬而服王也褚以王絕已故不服何嫌褚母之出也不服之理各有其義者也

繼嫡母黨服議晉 宋

晉車允問臧壽曰今此妾子既服先嫡之黨又服繼嫡母之黨否壽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前嫡母黨則後嫡母黨義無以異疑於三四也臧又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先及嫡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嫡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賀循問徐遵曰禮嫡母爲從從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嫡黨爲從從故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

服其外氏而敘嫡母之親矣謂宜以名而服應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宋庾蔚之按禮嫡母之黨徒從從者所從亡則已嫡母雖有三四應服見在者之黨但今人復服所生之黨則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沒猶宜服之但外氏無二統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適嫡母之黨若已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妾同堂姊之女為妻姊亡服議晉 大唐

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妾同堂姊子為婦婦母亡不制婦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常謂三綱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多以內外姊妹為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重何嫌不減從姊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耶又以謝沈所言舅為外舅事訪魏君思難云舅本總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為三月耶太常劉彥祖云譬如父母服不斬齊至於改葬而制總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豈以總麻為重也蓋禮所謂以輕為重者也姑服雖重而天下何可無婦之父母乎禮不可闕行之何嫌但當計姑之本服以心喪居之耳○大唐永徽元年制堂外甥雖外甥無服不得為婚姻耳

妻已亡為妻父母服議晉 宋

晉穆帝承和中司徒符問太常云若妻已沒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潛等答曰何以總從服也明佐僮判對恭承宗廟推此言之意謂不以存亡為異也司徒又問國子博士按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若母猶然妻可知矣今云不以存亡為異何所據耶博士張憑議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按鄭元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鄭元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別禮天子諸侯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從妻其正對寧可復夫歿則已乎所據君母為異者且外祖之服本是親假而思疏妻之父母本由義合劉系之問荀詡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以例准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繼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禮今妻義一也無繼出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耶詡答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今妻配已理無異前不以存亡為異也且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或以為同於徒從妻沒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妾何得於徒從君母之黨耶步熊曰妻死更娶為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已不服也季祖鐘駁曰夫婦應屬從也又夫婦合葬皆為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曹述初問范甯曰有人再娶後妻無父母而前妻父母亡當有服不甯答曰禮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今妻既卒則無所從不應服也述初又難曰妻為夫黨既為屬從至於夫卒服之無虧妻之父母而妻卒則已統例准情不見其義若以妻之父母不得准夫之旁親實所疑也小記所稱自謂臣為君黨妾子為君母黨服耳甯又答曰世間行事鮮有同者此亦無准據殆是率心而行也○宋庾蔚之謂夫妻一體之親而謂妻之父母徒從失之甚矣言應服者辨之已詳或疑外氏二統則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意以為母之兩三親假不同妻之三四於已猶一非其例也

從母適族父服議晉

晉邵叡議按禮記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嫁於絕屬族父則無復從母之名謂不宜有服哉以為理際會者患班序易位及嫂叔無名耳夫服以恩生班以義斷雖門外之事義掩恩至門內之事恩掩義矣同宗之道處恩義之間故宜資之恩義今彼此獲中據易位無名便廢骨肉之服實是所疑既有屬從鄭元說子為母黨之服按屬從者自非出母黨及庶子受重自於其所生之黨則初無厭降之文又記云六代親屬竭矣鄭說六代之外親盡爾雅族昆弟之子為親同姓按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即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他姓之服矣又嘗見賀公書稱賀新淪夫人為從姨母尋所以不主名於際會者亦是有恩掩義謂宜服也

為內外妹為兄弟妻服議晉 大唐

晉徐眾論云徐恩能娶姨妹為婦婦亡而諸弟以姨妹為嫂嫂叔無服不復為姨妹行喪右丞徐萬謂宜然今議者以姨無服不得為姨妹服不解服之為害義邪為傷情邪為尊厭邪所謂尊厭者父在為母尊卑體異故可得厭耳今姨妹一人之體兼此尊卑何所厭邪齊續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皆兩服之所以敘親親之情今以嫂叔之嫌不為姨妹制服絕有親之義傷恩昵之道殆非聖人為服之本意乎徐彥難曰本雖中外姨兄弟之親一為嫂叔便當以公義厭私不謂尊卑之厭也眾曰女人外屬以夫氏為公以公厭不為叔服可也叔以嫂是姨妹復何公厭而不服邪彥重難曰若以此服為親則不聞親服無報又公義在於夫氏豈在嫂邪眾曰就

如難旨制公在叔不在嫂雖有姨之親就於公義不得服之猶可也若叔有厭則嫂無厭雖姨妹爲嫂必服之爲叔之姨兄而見服則爲嫂之姨妹何獨不見服哉若兩不相服則絕此正親豈聖人之意乎苟姨妹得服姨兄兄亦應服何無報哉彥重難曰若姨妹爲嫂而爲之服必也正名將謂之何眾答曰今姨妹爲嫂可服者以正名故也言嫂則姨妹不從焉言姨妹則嫂不與焉名別若此故可服也嫂自無服吾不爲之服姨妹有服吾爲之總麻吾自服姨妹奚爲強謂之服嫂也哉見嫂應拜見姨妹不拜也今嫂妹同體今我自拜嫂而謂我拜姨妹不亦或哉彥重難曰彥以爲姨妹爲嫂而不服者正以無復姨妹之名故耳眾答曰不解姨妹爲嫂便無復姨妹之名削其氏族滅其名號邪爲變化分離嫂留而妹去邪爲我嫂者是姨妹也何不得兩全哉彥難曰若如告言嫂則姨妹不從言姨妹則嫂不從未審定言嫂邪言姨妹邪眾答曰一人合兩親似一人兼兩官當其事則舉其名以應其義何拘以一名一稱哉言嫂則拜之言姨妹則服之各有所施不以此而滅彼耳彥曰平存許其稱嫂而拜則姨妹也至於亡歿便稱姨妹不拜則非復嫂也懼一人之身不得以昨日平安爲姨明日終亡爲姨妹也眾曰吾得存之與亡爲嫂爲妹不復異也爲我嫂故拜之是姨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以云拜便不得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彥重難曰若隨其名別其義則著服臨尸不復拜也眾答曰見姨妹之尸不可以不服臨亡嫂之喪不可以不拜拜自爲嫂服施爲妹服隨其親拜應其名別其義斯之謂矣○大唐之制兩姨姑舅姊妹並不得通婚嫂叔相爲小功○議曰袁

準正論云中外之親親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婚而況中外之親乎誠哉斯旨何者按婚禮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附遠者欲令敦睦異宗厚別者蓋以別於禽獸則姨舅之女於母可謂至親矣以之通婚甚贖情理然有若晉徐恩寵者或識昧一時不詳典故姨妹既納之爲婦諸弟安得不謂之嫂乎且男女之際必在正名名正而男女有別安有存時拜之爲嫂沒則服之爲妹徐眾乃云一人兼兩親似一人兼兩官誠如所見兩名兼行是則公私名稱混淆婚姻無別矣或者以服疑從重亦謂不然按喪服有或引或推各存正義故庚蔚之云外姊妹而爲兄弟之妻宜用無服之制兄弟之妻無服乃親於姨妹之有服也況彼既棄本親來爲我族之婦我安得棄正禮而強徇私服哉徐彥之論當矣

### 族父是姨弟爲服議

晉蔡謨答族父爲姨弟問者曰乙是甲族兄子也二人之母則姊妹也以外親言之則是從母之子應服總麻以同宗言之則六代之親知禮無服今甲亡乙應制服否乙者庚元靖謨按禮記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先儒說曰異姓謂來嫁者也正其母與婦之名也記又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甲之父與乙於班爲族祖則其妻亦有祖母之名不復得爲從母也凡親屬之名妻從其夫子從其母不得爲從母則子亦不得爲從母之子也親名正服亦隨之謂乙應從同宗六代之制不應服也難者曰禮所云異姓主名理際會本是他人唯以來嫁爲親故尊卑親疏從其所適至於從母者骨肉之親小功之服也今以所適無服之親便從無服之制是爲以疏奪親也適他人者猶爲之

服來適同宗而便絕之豈其理乎答曰禮大夫之娶皆有姪婦而大夫之子於庶母無服若論本親則此庶母亦是從母也今來爲父妾則廢從母之名而從庶母之稱絕小功之服而從無服之制此禮之成典也推此而論知適他人者從其本親來適同宗則從其所適不得係本此所謂異姓主名理際會者也或有族父絕服而又是姨弟今叔親當云何徐邈答曰書稱以親九族禮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舉矣故上極四代旁親四等每服有降自五代以往則是九族之外謂之同姓而已其長幼之班拜起之節有時而可改無必不移之道也姨弟爲無服之宗人今若繫疏宗服外之名以奪母黨有服之親則未見其義也謂宜從姨弟例服散騎常侍徐眾論云庚左丞孫見遭族父喪父已絕服又是姨弟見問當服不徐答以爲當服右丞徐彥重難曰禮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者序以昭穆也何得以姨弟之服加於宗父乎於情乃可無傷於義實爲有害也眾答曰禮爲曾祖高祖三月又改葬總麻服所尊又臨至親之喪而服之最輕者豈損所尊之服乎今族父無服姨弟有服自爲姨不服何爲輕服服宗父乎難云於義有害者不解害何義邪天生族父爲吾姨弟非吾貶退所爲何不敬宗之有族父應拜而姨弟不應拜今族父爲姨弟今不可以姨弟不應得拜而不爲族父拜也猶不可以族父無服而不爲姨弟服也若姨弟犯過吾不願族父與姨弟共身同體怒而笞之此不可也於其死亡以姨弟服之正合禮記絕族無施服而親者屬文

妾爲先文君黨服議

晉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爲妾子爲徒從妾身爲屬從於理通否虞喜通疑凡稱妾者皆大夫之禮非天子諸侯文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明屬從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攝當爲相代攝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荀詭答劉系之問曰禮妾從服女君之黨如女君此則同於近臣君服斯服不與服君母黨同也

庶子爲人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

晉賀循云庶子爲人後爲其母總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自天子達於大夫皆然孔珣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謂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私情故爲所生止服總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與靈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尙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后齊綏按周禮有從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某母遠駁父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總麻也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五十六 凶十八

總論為人後議周漢魏晉

周制為人後者子夏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也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者近政化也太祖始封君也始祖威神靈而生若禰哭也自出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南郊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也夫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別○漢石渠議大殊難百代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魏劉得問以為八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遠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漢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過也豈不以宗子廢絕圖籍莫紀若常有宗主雖喪亂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錄或可藏之於名山設不盡存決不盡失且同姓百代不婚周道也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夫

既不知或容有得婚者此大違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於天下久矣汪子甯以為父母生之績莫大焉三千之罪無後為重夫立大宗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禮盡於此義誠重矣夫之祖考於斯為薄若令捨重適輕為親就疏則是生不敬養沒不敬享生人之本不盡孝子之事靡終非所以通人子之情為經代之典夫嫡子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蒸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若無大宗唯不得收族耳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親之義明矣旁理昆弟天倫之理達矣存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導以德行別以禮義沒則禘祭太祖陳其親疏殤與無服莫不咸在此則孝子之事終矣立人之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代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為重乎然要當以穆繼昭既明大宗不可以絕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

夫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晉宋  
晉賀循云其夫為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齊  
周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為後元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尚存纓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元孫為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舅沒則姑老是

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為嫡所謂有嫡婦無嫡孫婦也祖以嫡統唯一故子婦尚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為嫡猶以庶服之孫婦及曾元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

出後者卻還為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議晉宋  
晉或問計猛云為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無後當得還否若得還為主否猛答曰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甲死景以降服周涉數年乙之妻又亡景服父在為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景既還本當追服甲三年服否若遂即吉則終身無斬禭之服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為小宗立後明棄親即疏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有子甲以景後非禮也子從父此命不得為孝父亡則周叔妻死制母服於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道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稅服當聞喪之日哀情與始遭喪同是以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甲死景即知喪哀情已敘為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喪稱情而立聞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令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義若依稅服失其類矣且子為父不過再周景嘗為甲已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為父服三周也豈禮意乎答曰景於禮無後乙之義景既不得成重制於乙又闕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戚乎就使情輕於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豈可便廢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為難過矣父之於子兼尊親

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舅沒則姑老是



之至重禮制斬縗三年明其兼重也齊縗周服非所以崇尊親之至重景雖嘗為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以為父三周年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為父服三年既練而見遣則已猶如為人後者亦為所後斬縗三年為父服周服制既同則義可相准若甲死未練而景歸則應為三年今喪已久於禮不應追服答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為夫三年既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於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為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於禮得成其重制於夫景於禮無後乙之義雖甲喪久除而景歸既已不得成重於乙今又不為甲追制重服是景為人子終無服父之道也張湛謂曹曰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乙雖無子於禮不應取後於甲甲之命景景之從甲皆為違禮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此輩甚眾時無譏議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豈可以甲命獨為非禮景從便為失道此之得失自當與代人共之耳今所疑於景既當持服與不議者以為景歸宜制重引稅服為例恐非明證夫稅服者自謂日月已過而後聞喪聞喪之日即初死之時為制服之始今月數得全哀情得敘為人後者父終則盡心極哀但逼於所後抑情降服以尊父命及其還歸論喪則已積年卽事則必有降殺而方復追所謂不稱情者矣過時而不知喪則是平吉之人既初聞之則同於始死與喪過而歸何得為例若謂景既不得全重制於乙又闕子道於甲故更服重卽所謂全父子之道猶非稅服乎又

設難云婦人父喪既練而見遣為父服周以準為人後者既還所生父喪已久於禮不追此議何疑答曰正以婦人得成制於夫景不得成重制於乙今景於禮誠無後乙之義然據受父命為人子與婦人出適者皆為本親降服一等為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義正同也今以婦人既練見遣重制已成於夫故不為父三年今謂景本不應為乙後然景既奉命為乙子則許其降本親之服及其喪過而歸則重制成於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親乃豈可終身無斬縗之服直是率懷而言無所依據耳又范甯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為後所生父沒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服否若服當制何服孔答曰代人之似當無服繼母嘗為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況范又難必當有服未辨服之定準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理所出為分明釋耳孔又答云繼母出為服周是父沒而嫁賀循要記亦謂之出當以舍此適彼不獨在嫁可以意領故不必繼於本也江熙難范云往因禮親反因禮疏何嫌頓盡乎未若相遺於江湖既還宜各反服也○宋庾蔚之曰嘗為父子愛敬兼加豈得事改便同疏族方之繼母嫁於情為安

出後者為本父母服議

晉王冀按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按經傳為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而不為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為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為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為人後而不為所後之父制服固非禮也還為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

寧居過重無居過輕夫恩由義厭情為禮豈是以五服之疏屬有相為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為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已不為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且傳敘經意但為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為後而不為所後制服為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為傷教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為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服也愚謂為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為所後制服則宜還為其親服斬考之義例即之人心在可通矣

出後子為本親服議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史遂殷表云父翔少繼叔父榮榮早終不及持重今祖母姜亡主者以翔後榮從出降之制繼般為大功假二十日愚以為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戶別繼奉養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為輕且般是翔之嫡子應為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遺蓋去職尚書奏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般無緣還重詔可賀循為後復議按喪服制曰為人後者為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為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為人後者直謂己嫡不以出後當以支子耳無明於後者之子見舍本親何以言不得為人後邪答曰五服之制其屬有六一去本繫以名為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以號者則輕其權定之以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為言無正以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

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於庶子為後稱名不言孝為單而祭以其尚有二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以為彼情可制此義宜悼故也豈非顧本有己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疏親戚之恩非先賢之意也答曰何為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顧為所生無絕道其餘皆宜權制也夫初出後者離至親之側為別宗之胄闕晨昏之歡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難從於為後恩實降於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於今為同財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若以父服輒當後者至於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齊縗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於父母乃為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於煩故約以取通是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父已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既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遲疑別宗之祖邪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者之子豈當獨以為傳代稱乎生長於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為異也又父報出子誠是疏已稱彼子以父為旁尊則知所天在此初出情重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漸輕疏而絕其恩絕其恩者以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齊一身以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宋崔凱喪服駁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為其祖父母周與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以為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

弟之為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敬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為其祖父母大功耳又云代人有出為大宗後還為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者凱以經文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周為其兄弟降一等此指謂後者身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疏為服紀耳按晉劉智釋疑或問禮為人後者為當唯出一身還本親也魯國孔正陽等議以為人後者服所後之親若子為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為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故也禮云若子者則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劉智又按禮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此出子及其子孫皆為人後者也甲無後故乙為之後乙之子孫皆去其親往為甲後皆當稱為八後服本親不傷於後者若子則其親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絕之矣儒林探謝襲稱學士張禧之從祖母丁喪本是親祖母亡父出後求詳禮典輒救助教陳福議當請出為人後者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自為後者之身文無為後者之子追服大功如福議則禮之不應廢業王彪之答如所白則族人後大宗者出後者子於本祖無服孫不服祖於情不安是以諸儒之說義旨總謂為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按記云夫為人後其妻為舅姑大功鄭元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猶不二降況其子孫骨肉至親便當無服乎禮疑則重義例亦明如禮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謂禮之當服大功

出後子為本庶祖母服議晉 宋  
晉劉氏問曰弟子遭所生母艱弟子有見出後伯父承嫡當心喪三月否徐遵答曰庶祖母服禮無正條往年臨川王服太妃已為成制今出後承嫡者當依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宜制大功九月○宋庾蔚之謂庶子為父後不得服其所生以服廢祭故也已出伯父即為祖嫡何由得服父之所生乎

父為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晉  
晉徐農人問殷仲堪曰禮服高祖父母齊縗三月若其父承重者為當服周為故自服其本服邪若服其本服不以父重而增者假如元孫持高祖重元孫之子來孫本都無服父服三年而子吉服俱非喪紀差降之義若來孫本無服而今有服則曾元孫宜以父承重而加也進退迷惑不知所行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沒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於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為升降又疑元孫承重來孫無變按禮記有子姪之服苟恩盡親畢縗冠元武非為無變矣徐又問曰父在為母雖服以周斷至練禪廬杖大制無虧故孫得遂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則孫不得同父之服明矣若父還反重又當從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由父不得恆自定也未有斬服不異至親而子正制三月之外或都無服者也他人同縗而為之總縗冠元武微廁吉飾求之五服故為無變他人之不若此所大減也殷又答曰父在為母先王明義屈之以周服而情未有異也哀親故寢苦枕由毀瘠杖而後起創巨痛深弗可頓奪故漸之以祥練申之以禪月此蓋有由不變其本則降矣子有降而孫得遂仲堪

所謂不隨父升降者也

為庶子後為庶祖母服議 晉 宋

晉王冀答劉系之問云凡不繼大宗而立後及為後而不為所後制服皆非禮也然據已為後則不得不從為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繼祖宗已服無重可傳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則制有疑謂當與庶祖母同○宋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已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已得為庶祖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

所後之母見出服議 晉

晉步熊問許猛曰為人後而所後之母見出當何服猛曰為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於親子矣

為曾祖後服議 晉 宋

晉何琦議以為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顛無子以兄孫為嗣此成比也○宋庾蔚之謂開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以比也







人情與服兩得濟乎服難曰服以禮為主禮有往臨之續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續恐非禮也答曰禮是經通之制而魯築王姬之館於外春秋以為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周 晉

周制雜記曰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喪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服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細麻則不除麻乃除○賀循云雖有父母之喪皆為周大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以下則不除轉輕也降而為小功則除之般允有兄子喪應除兄服與徐邈書云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谷當兄舊服見客邪又云禮曰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庚太尉大喪中除妻服白帛對客終日今齋服既同且下流益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邪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晉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續服也後遭母喪齊續服也禮為兩制服有所變易邪按曾子問曰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即往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彥先也即循答曰禮女子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斬則不得捨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續之服宜以包母齊續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有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續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既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以君續為主而不以己

私服為重也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晉 宋

晉韓康伯問晉謁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未除復有本父喪當復應還所生兩處作喪位不若作聖室今當服斬先斬以居聖邪答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既練則當服周布冠幘首經齊續先喪既練已有聖室唯當服周以居之耳不復還木家作喪位韓重問既為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然今要當有時還木哭臨其本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為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聖室歸來處之不苟重答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兄弟廬室作聖室歸可設哭位而已○宋庾蔚之謂禮齊續斬續之受服大功變既練之服計續升數從其麤者若升數同則不變經帶而已今代則不然應別制本親周服還木家則著之時代不同不得全依禮今以聖室為對弔之所故應還木家立聖室在諸弟之下以受弔設使木家遠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喪之弔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為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答禮無曉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正主邪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祿喪次親有廬邪又答曰禮之倚廬在東牆下蓋是寢苦枕由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於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是有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為接賓之位則二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也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後又答禮云父母之喪借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

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續以例而推光祿葬及奠虞皆宜先於情則祖輕於尊則祖重

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周 後漢

周制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後漢劉表及侍中成粲云父母亡在祖後則不為祖母三年吳商駁曰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為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為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服而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為己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為人後為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己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己為小功五月而已後為從父後從父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己先為祖父小功今為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眾不可具記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嫡行庶服義又不通祭又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今服祖母亦當周又齊續章臣為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為三年也據為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為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服斬

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晉 宋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不言稱孤孫為稱孤子范宣曰按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身為兩喪之主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變除居聖

室事畢反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宋庠蔚之謂若如范說非為反後喪之服亦應還毀室室立廬在諸父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室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謂宜始有後喪便別室為廬兼主二喪

既練為人後服所後父服議

宋何承天問曰婦人夫先亡無男有女已出嫁婦人亡後未周宗族之家乃以兒繼其後今既更制廬杖未知當及亡月一周便練為取出後日為制服之始荀伯子答曰出後晚異於聞喪晚稅服也應以亡月為周不以出後日為制服之始假使甲有婦及男女甲死甲兒持重服已練甲兒復死甲弟乙方以子景後甲景以為伯服何容持三周服邪難者或疑若使甲服將除而景始出後景便是服斬旬日而除意謂若服將訖宜待除服方出後耳不可使甲婦女制四周服也何重問出適之女周而除心制既過即吉之後而來繼之弟不為喪始門庭凶素靈筵未毀舛錯深淺豈稱人情今謂宜待除者服為後是也今問不待除耳若不服其殘月便當如知喪晚特一人未即吉二條何者為安荀重答曰意謂出後未及練者宜服其殘月以亡月為周若將服竟出後宜延待服竟至於去廬即練綫縞從輕此自降殺以漸所謂送死有已服生有節非明出後始為喪主也又謂為人後者在練則練在綫則綫何疑服旬便除然謂此語不通設使甲死其婦女持服已再周甲弟乙持二子從遠還始聞喪以其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為伯父追

周服景以出後之故更綫縞旬日除所為深淺舛錯不是過也譬如知喪晚特一人未即吉此又所疑也凡出後晚異知喪晚也既已制大服今日月已過無緣更居再周若甲之婦女無事不吉而來繼之子門庭凶素此婦女無容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於內而繼子哭於外謂應服其殘月司馬操難為人後者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所以全受重之道成若子之義豈以真假殊其事早晚異其制哉豈不以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於辭親之日大義昭然無厭奪之變而使情節伸而有餘歲月屈於不足未知輕重將欲何附論云甲死甲兒持服已練甲兒死甲弟乙方以其子景後之景無緣為伯持周服畢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難曰景以甲練後方來後甲彼喪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且昔以旁尊服不踰齊今為其子禮窮於制事乖義異深淺殊絕豈宜相蒙共為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親本服已訖乃為之後亦可計本服之月以充再周之限若無服之親今為甲嗣其義云何論云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景除服難曰甲婦女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顧景亦猶自遠之兄始及祖免其居室之弟久已笙歌豈得同一論云或疑甲服垂除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意謂延待服除而出後耳難曰景以禮而行不及甲始喪蓋由事趣且夫室階絕構喪位無主行路悽愴骨肉悼心既為置後宜及三年之內情事有寄豈得持疑以俟吉視再周之徒過哉論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遠還以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為伯父追稅服周而景以後出之故更居綫縞旬日而除舛錯深不復是過難曰乙之

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暫居綫縞旬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闕徵服親為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絕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義於此為躡論曰甲婦女無緣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於內繼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縗麻去身號咷輟響然素服廢居與代長戚夫何圖於吉宅何務於謳歌荀伯子答馬操難曰為人子者奉亡事存如所生不異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答曰同所生者謂出後及所養耳不謂垂除而追責使同也設使所繼者是絕服之親而繼父有兄弟喪未周豈可悉追制伯叔周服乎故知及喪則同已死則異若本服大功之親雖數十載之後猶追為稅服至於出後之子在三年之外便不為繼父追服明既往不可得同也難曰乙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其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制居綫縞旬日而除既為甲子而反不如丁豈有處三年之地而絕於一日之哀乎答云謂景應先稅周服畢然後可出後耳設使甲死已三十年乙將景丁從絕域還始聞甲喪豈可使景丁二子同稅周服然後議出後之事乎若猶使景居重甲婦女平吉已來或是朝市政易豈可方納一孝居喪乎雖復三十年而丁猶稅服景不可以反不如丁得不待稅服畢乎設使周公更生不能易此言也

兼親服議

宋庠蔚之謂一人身而內外兩親論卑尊之敘當以己族為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親者為先親親之情不可沒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

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外親不關母婦之例無嫌其昭穆之亂故可得隨其所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爲己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姊妹而爲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至若從母而爲從父昆弟之子婦則不可以婦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通典卷九十七

通典 卷九十七 禮五十七

典五三三



周制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盧種曰謂父客他所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異邦而生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王肅云謂父與祖離隔于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服已則不稅也○晉賀循云生於他方不及見其父母諸父昆弟若聞喪之月日已過不為稅服以未嘗相見恩情輕也若日月未過服之如常按魏時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不若宜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為祖後服斬與父在異者也滄子纂問滄子答云按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云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纂省此注良謂賢聖失之甚矣據降而總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與若但見不見則割其正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又禮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為非時之恩意實不厭答曰賢聖及先儒初無疑怪此者以其緣人情而恕之降在小功不稅自正也非不相識者也聽當依就莫不厭也禮記明文先師之議可信者也不信聖賢而欲意斷直而勿有正防此輩周三年者傳重焉故也而不識見何所傳乎何所重乎劉

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子

則否智以為生不相及二文相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連

之語易用為衍衍至親並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

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

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孫無緣服

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據文云父稅

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

恩義疏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

居異邦生已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

相見故也文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

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蔡

謨以為禮大功猶稅況此三親情次於所生服亞於斬

緘雖不相見或者音問時通而絕其稅服豈稱情乎夫

言生不及者謂彼已沒已乃生耳豈是同時並存之名

哉若鄭說不以生年為主但不相見便為不及則此祖

父即復可言生不及孫而父亦生不及子兄復生不及

弟也此辭不順亦已甚矣自古及今未有此言也鄭君

見禮文有弟弟不得先兄生不知所以通其義故因而

立此說非禮義也吾謂此直長一弟字耳長首直書歷

千載又更暴秦錯謬非一王氏說云已生之時祖父母

已卒也諸父謂伯叔也昆弟者伯叔之子也此於情為

允又生不及之名亦得通然既謂諸父為伯叔而復稱

伯叔之兄弟於文煩重又不說已聞兄喪當稅與否於

制亦闕未盡善也然猶賢乎鄭氏以同時並存為生不

及荀訥答曰別示并曹主簿書其中兄在南妻喪亡已

三年其兄子該等未曾相見應為服否記云生不及祖

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先儒以為父異邦而

生已不及祖在時歸見之故過時則不服也記云不及

而諸儒以為不見文義各異然則不及當謂生不及此

親在時也意謂音問既通情義已著雖未相見禮疑從

重猶稅服孫略議曰記云不及祖謂不及並代而不相

服略昔親行其事時人咸不見許○北齊張亮云小功

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而況祖父母諸父兄弟恩

親至近而生乖隔而鄭君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

生不及者則是己未生之前已沒矣乖隔斷絕父始奉

諱居服而已否者尋此文意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

不復追服先代之親耳豈有並代乖隔便不服者哉

小功不稅服議晉宋

晉元帝制曰小功纓麻或垂竟聞問宜全服否得服其

殘月以為承制末暫問步熊熊答曰禮已除不追耳未

除當追服五月賀循曰小功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

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曰鄭元云

五月之內造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

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宋庾蔚之謂鄭王

所說雖各有理而王議容朝問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

人心未為允愜若服其殘月人心得寧則應多少不同

今喪寧心制既無其條則是前朝已自詳定無服殘月

之制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晉宋

晉劉系之問為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為有服否王

冀答曰庶祖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以情例

推之謂自應服何以言之禮妾子父沒為母仲三年子

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在禮婦人不厭則無復

所屈按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別蓋以明尊尊之義



終身之制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死亡服議晉 東晉

晉蔡謨曰甲父為散騎侍郎在洛軍覆奔城皋病亡一子相隨殯葬如禮甲先與母弟避地江南聞喪行服三年而除道險未得奔墓而其弟成婚或謂服可除不宜以婚者諱謂凶哀之制除則吉樂之事行矣且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魯文於祥月而納幣晉文未葬喪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柔盛由此言娶妻者所為義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己之服耳非若婚娶有事親奉宗廟繼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樂婚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執若不舉之戚加己之事執若奉親之重今識其婚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乖乎又曰或疑甲省墓稽留者諱以為奔墓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可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喪亂道路險絕墳墓毀發名家人士皆有之而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無譏責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塋兆平安非如毀發之難也又是時甲母篤病嘗醫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危險必貽老母憂勸哉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產父死於朝子西不徹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產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按吳雷思進參方傳軍事亡在新汲為賊焚燒喪其子不奔迎禮云久喪不葬主人不變者停柩在殯者耳不得施於所聞左丞熊遠啟云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

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庶祖母可也此謂父妾無子父命子為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命為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託後於人者猶為之服況親子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邪制服為允又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為親母黨服為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為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雖賤服之如母明矣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宋庾蔚之云按喪服傳釋慈母如母以為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以為母子然後慈母之義全也智云有子之妾有母之子並垂經傳所說如母之義何由而生子不違父之命豈從失禮之命小記云慈母之父母無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猶無所從況可得從父服慈祖母乎且先儒所云婦人不履慈姑者婦從夫尚猶不服則子不從明矣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晉

魏劉德問田瓊曰夫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元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卽位鄭元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感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元心喪可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百歲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為長禮無

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吳平之初如此例皆詣東關尋求唯桓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並加清議其為制且有準則又司徒李允祖父敏浮海避公孫度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允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乃制服徐景山勸娶而生允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為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答曰父母死生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為重然則言不宜制服必繼代祀者吾以為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不孝譏之處厥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雖虞喜通疑云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問所能僅行非凡人所速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禱而除孔衍乖離論曰聖人制禮以為經常人之教宜備有其文以辨彰其義即今代父子乖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禮習於無別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定名不定不可為制孝子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為節況不聞凶何得過之雖終身不知存亡無緣更重於三年之喪也故聖人不別為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營宮歡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將軍王敦上言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難空絕婚娶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婚宦苟南北圯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循上尚書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

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引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疑也循重議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以其喪禮待己而成者邪若別以爲義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謂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絕者皆依東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離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普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上父母分並不知所在今妻亡不婚吉事不接丞相王導上幹情事難奪可更選代詔曰前敦循所奏唯聞喪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幹比竟未決之宜急議定荀組表曰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沒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閒沒地處所情慮無異然以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推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祀絕滅於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臣以爲此非聖人不以死傷生之教也兩路粗通久無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禮也詔曰組所陳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此於有情其尙有疑然要當詳議此理令可經通不得以難安隱而直爾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杜夷議曰荀組雖慮宗允永絕魂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餓口於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云

死而服之視生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敏博士江泉議流送離隔便令行喪按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咺致贈春秋譏其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今正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盡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豫議曰子當越他境以求其舟楫所經人跡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非身所涉雖欲沒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居憔悴之感此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征西司馬王愷期議今雖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與母離隔吳平其母尙存推此安可必其無異乎故先明授受不廢謂宜使婚宦及時也孫綽議云三千之責莫大於不祀之痛必候清平而婚或有絕嗣之門矣虞譚議曰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除之制若廢祭絕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謨議父子流離存亡未分吉凶無問人道不可終凶宜制立權禮其過盛年之女可聽許嫁其男宜尋求理極道窮乃得聘娶魯文公以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善之傳曰孝也今乖離之子不廢婚禮而未俗多有歡宴之會致貽譏議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莫知所從求下禮官考詳承爲典式博士環濟議云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候清平

通典卷九十八



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周漢晉

周制齊縗不杖周章昆弟相為服及姑姊妹適人無主者與孫之為祖父母同姑姊妹報則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王者後及無主者其服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天子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及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天子元子及諸侯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為命婦無主者亦如之命婦無主者為其昆弟之為士者亦如之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歟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吳射慈云士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縗周東晉征西庾亮府倉曹參軍王羣從父姊喪無主後繼子俄而又卒羣以為姑姊妹無主後者反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教必自親始以經言則宜不降以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姊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準經不降不亦可乎通諡府王及僚寮詳斷有訥曰若從姊夫沒無子無主後反服可也今已立後殯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服方以為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其始則喪非無主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以大功之受於制則情禮已降於服則非輕重之序庾亮答曰存沒禮終而喪其嗣此之無後雖復可哀然非復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

功之末以亡者喪後而反服大功也○宋庾蔚之謂王羣從姊喪亡之初有繼兒羣已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於始制之日豈得以葬竟兒亡方欲追改其服乎異於女子為夫所出申服於父母也經文多略可以類推舉近親知有服則疏者知無服凡經於五服之內文有未備皆於公子章發凡以明例無主後之不降文不及從又無發凡以明之是知相於止於周服而已晉朝喪亂移都於江南郡之卿士同奉天子何他邦之有乎

叔母寡姑遺還未嫁而亡服議晉

晉王景平問婦人夫沒無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出要其兄迎歸未有所適而亡伯叔之子應為服否谷士風議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愍彼無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衛莊姜遣陳嬀之比也於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虞子卿駁曰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適立庶歸齊怨魯陳嬀以子死君卒於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絕之偷無陳嬀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蓋代俗之常意非教訓之道也衛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季思龍以為谷氏所據之徵雖失然所執之意未為非也婦人之禮執箕箒養舅姑供祭祀者也今歸母氏缺此三事何婦禮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兄以可出而迎辭姑從兄是為欲出之意定也李彥仲以為姑有嫁婦之文故令歸母氏之黨已絕之理理自灼然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議晉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兄王迎乙

還家景求婚於壬壬意許定已剋吉日而乙暴亡甲應有服否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杜漸慮始專於夫家何得假跡晨昏以之媒幣余以為景王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絕之日許參軍駁曰乙喪夫無子斷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聘至之非我則無愧於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繫疑必從重重則宜服子固以為不應絕也○宋庾蔚之云甲叔母乙便是執操之人直是母欲奪而嫁之乃逆責杜漸防微古賢不足貴也許君之言當附於理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夫父母喪附。晉

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縣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着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縗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縗也謂既親拜舅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為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傍親復云何荀勗曰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讖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為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於未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辰時也言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為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增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按記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不相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元云以舅姑沒

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  
豈容借言乃以眾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為  
非則是賤於準禮而貴於眾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  
有吉日而死婿以齊縗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  
塗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  
而死雖不祔於王姑而婿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婦  
鄭云云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縗依準古義無不赴哀  
之文若苟以今失為是而以古禮先儒為非人則未如  
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見婦  
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冒絳紗  
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為婿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  
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姑舅之辭凡娶  
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  
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  
敬又未丞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  
人以為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  
禮定致敬舅姑為婦之禮舉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  
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  
不歸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  
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  
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  
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食而後祭無敬  
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共牢  
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  
異而謬以拜時為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  
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為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  
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未三日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為服議 魏 宋  
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遷  
陳留已受印綬發邁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境而  
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重乎河  
南尹司馬芝答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守耳樂陵  
吏以舊君服復何疑也劉綽難云雖去樂陵其義未絕  
陳留雖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絕而服  
輕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縗而弔既葬除之謂  
樂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曰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  
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邪綽又難陳留之吏既未  
相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祿遽而  
君薨弗為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宋庾蔚之曰爵  
位以受命為判德祖已受陳留之印則於樂陵為舊君  
矣不俟迎至乃相見也陳留君吏之名雖判而恩實未  
接同吉日之婦於情為安令吏為君齊縗以弔按宛令  
遷為元城已來在道元城左右奉圖籙主簿眾吏在後  
未到令死二縣吏疑所服馬博士以為宛君臣未絕舊  
吏不得不服元城宜弔服加麻賈博士以為已正名元  
城然未入境可依女在塗之服宛當為舊君之服或問  
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  
重孫叔然答曰古者諸侯以國為家衛出其君於襄牛  
不書出奔以未出境也衛侯奔死鳥傳曰猶在境內則  
衛君也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  
日夫死斬縗弔既葬除之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吏受今君使問舊君薨服議 晉  
晉范甯答問者曰禮衛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  
則遂其事然則聞舊君之喪反命而後赴也又問曰仕  
今君之朝欲奔舊君之喪而今君不許可以輒去乎甯  
答事君當不義則爭之三諫不從去之可也君有戎役  
之事王命所制此禮權也

與舊君不通服議 周 晉  
周制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對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為舊君反服之禮  
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齊元云言放逐之臣不服  
首也盧植曰或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不舉戰國時  
兵為行陳之首誅之則善矣又何反服之有  
齊宣王問孟子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答曰諫行言聽  
齊澤下於人有故而去 蔡母達云謂有他故不  
得不行或避怨仇者也君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則為之服若諫不行又  
搏執 若送囚也此之謂寇讐何服之有耶○晉或問云君  
無道而臣見黜放君薨為服否許猛答曰君無道則當  
三諫不從則適他國若既亡不越境君雖無道猶責以  
臣禮惠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弔於郡將中郎關  
中侯曹巨移冀州大中正臣以元康四年為先定公薨  
背還濟北殺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趙國蘇宙昔先公  
臨趙以宙為功曹後為察孝前臣遭難宙為鎮東司馬  
趙之故吏有致身致哀者有在職遺奉版者唯宙名諱  
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  
宙應見論貶博士蘇宙移國子博士被符不省請讓郡  
將曹公昔臨敵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遊盡歡謂千年  
可舉不意後會逼為功曹尋被州召不為公察孝也欲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  
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  
例不得云異



深其罪崇飾虛名以惑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於君子  
寧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哀過蒙殊恩奈佐方岳衛  
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赴為位斂髮成  
踊翼經割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喪設  
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刑古典不失舊物若此  
為罪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健步書弔嫡孫健步迴說  
喪已還東阿留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為博士王事  
敦我不違敝處如宙凶薄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  
人也按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  
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喪魯人  
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為久也下猶去也言去成康之禮  
時不遠無愧於不住也  
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  
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祭之文國子博士  
謝衡議云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為舊君服傳曰妻言與  
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  
不反服遵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  
皆自外來假借一時共相臨尹去則在外體遠事絕恩  
輕義疏至於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奔赴  
之義無所施也博士周衷議云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  
質之日貳乃辟也宙受署而退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  
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於其孤也苟能致書唁弔祭闕  
之可也河內太守孫兆議曰秦罷侯置守漢氏因循郡  
守喪官有斬練負土成墳此可謂禮禮之不中過猶不  
及者也至於赴奔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是末代流俗  
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軌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內史  
一時臨宰轉移無常君遷於上臣易於下猶都官假合  
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受天子肅命之任王事

敦我密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違將父孝子之  
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赴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  
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於人終無已  
也元康中又南陽張觀告太常稱其父昔為丹陽郡有  
二臣主簿劉直留領等理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  
直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有喪旬數救之況於君  
臣之義乎而直等敢懷讎君之心公肆夷狄之行按直  
大常自理云近為陳事犯奸加鞭付獄直頌默然待博  
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絕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  
士馬平議云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直等昔為君  
所棄是為義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於君已見放逐求  
還親臨喪事於事則近僞於禮無此制也又梅陶為章  
郡太守孫虛為功曹虛快快不欲時有蜀賊偵邏誤為  
賊至陶及虛皆散走曉知非賊至悉還陶大怒書佐還  
晚欲斬之虛執據不聽陶後移邑虛詣郡自理駁陶七  
事戴遂為州郡言依事絕太尉留虛為從事中郎不復  
與陶相聞溫縣領校向雄送犧牛不呈郡太守吳奮送  
牛值天大熱多渴死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曰呈牛亦死  
奮下雄獄後雄為黃門郎奮為侍中同省不相見武帝  
敕雄詣奮王隱議曰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當  
為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齒於其君則不敢立其  
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  
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於戎首則可逢而避之  
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救逢避未可非也

秀孝為舉將服議魏 宋

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祿鄭  
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  
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為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  
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利齊縗三月漢代名臣皆然○  
宋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為吏故不宜有舊君之  
朝尊卑不同則無正服弔服加麻可也今人為守相刺  
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常謂宜如鄭小同弔服  
加麻為允今已違適為異與舊君不通議論不奔弔故  
郡將喪

郡縣吏為守令服議魏 宋

魏令曰官長卒者官吏皆齊縗葬訖而除之謂魏周云  
大夫受縗  
屬其吏非邑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  
後代至○晉喪葬令曰長吏卒官吏皆齊縗以喪服理  
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云  
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  
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比中  
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接重至郡太守薨州主  
簿改服齊縗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邑宰  
吏服其君齊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從服者陶  
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下光祿經過自說  
為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鄒太  
宰遭姊喪吏服為疑鄒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請主簿仍  
便從服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  
州主簿服齊縗○宋庾蔚之謂晉令云代至而除施之  
州郡縣長吏宜用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大斷今  
州府之君既不久居其位甄來之吏不得以為純臣則  
齊周之制不為輕也君齊矣豈有從乎子妻其猶不從  
本無議於傍親下光祿所行是也二公是吏從服姪姊  
可謂恢疏罔其乖遠矣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 凶二十二

喪遇閏月議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  
士謝攸孔榮議按左氏春秋經魯公二十八年十二  
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閏相去四十二日是則  
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  
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  
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  
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  
舍之論時有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  
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  
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公  
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  
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  
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  
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為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  
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  
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  
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  
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  
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  
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  
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  
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苟司徒亦以閏葬荀家祥亦  
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為名宗議

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  
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長音直三十日中何得  
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

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  
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  
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  
二十八日崩已未之日今年已未未閏月十日時不用  
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已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  
改閏附七月已未未閏今者用閏益遠日之情也吏部  
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  
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  
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  
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為周至於祥變理不得  
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  
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  
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  
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  
月春秋之明義愚謂閏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  
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  
例謂此為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  
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為忌閏月  
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謚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史  
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  
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  
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  
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為有閏則十四

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  
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  
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  
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  
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邪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  
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  
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  
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  
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  
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  
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為節  
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  
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  
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  
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知  
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  
遠日之義邪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  
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  
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粗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為  
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采尋便為正義不亦  
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  
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  
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  
何月為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  
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  
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  
二十五日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

年之喪其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為有閏則十四

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為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感固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為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為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譚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為稱至於月也豈得為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邪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為允會稽內史鄒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為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為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曆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合閏宜一旦齊縗之制遇閏而包降為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為斷者數閏以年為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為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為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為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為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

欲以六十日為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節復進退致闕按鄭元云以月數者則數閏以三年周喪歲數沒閏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又射慈云三九月以下數閏也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舉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綯素俯就即吉詔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湘東國稱素俯就即去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博士邱邁之議論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準據按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為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哀故有二祥之疑是則祥忌皆以周月為議而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承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

也通閏並用附於正而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穆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嘗當數閏月為應以閏附正月若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按杖周服十至於祥月不為有疑否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讓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合閏以正周閏允協情理今杖周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稿必須周歲凡厥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稿相去二月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厥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周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縱然祥在此晦則去編三月依前準例益復為疑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八座丞耶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厥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稿備制而年月不伸今以十一月而祥從用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舍之何以異於編制疑者正當以祥之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曆象所私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包含故致盈積據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答曰三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周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包之周而兩祥沿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伸屈伸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稿事成三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周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

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聞此又附正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周則沒聞初不復區別杖周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常禱有聞別數之明杖周之祥不得方於綬縞之末即思如彼就例如此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聞施功績以下小祥值聞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復計月為數追屈慕之心以遠為近日既餘分月非正朔舍而全制於情唯允儉據理詳博謹所附同禘淵始雖議難再經往返未同儉據依舊八座丞即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禱自依常班下內詔可○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過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後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聞月詣府求仕領軍將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衛衛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禱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武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元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珍復上言龍武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聞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是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杜祥禫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尙遠而欲速除鴻又駁曰按三年之喪沒聞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武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心非貪榮求仕而欲責以義方未可

便爾也喪事尙遠日誠如鄭義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之致乎正如鄭義武罪宜科

忌日議 子卯日附。周 漢 大唐

周制檀弓云忌日不樂謂死日也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日謂之忌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也忌日必哀○漢翼奉上疏曰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也忌日必哀○漢翼奉上疏曰北方之情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木潤故多所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東方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質地而出故為怒而陰氣賊害故為陰賊也張晏曰子卯相刑故為忌也鄭元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所以自戒懼也○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迴欲以十二月入城時以為凱旋合有樂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議曰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見音樂篇

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云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無忌月語不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建八月其閒當下六禮便為至逼不復展如此當伸至十月忌不應以為忌邪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博士曹耽為不見禮有忌月學淺不敢以所見便言無之博士苟訥按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更以周年日數此事與古不同王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時忌歲輒其視禮無忌月今者所據正當以禮經為明僕射周

納后值忌月議 晉

通典卷一百 禮六十

閏等云禮止有忌日不樂了無忌月語王者當仗經典存遠體君舉必書動為代法故當如皇太后今旨尅此九月宜以為定

通典卷一百





晉劉智釋疑問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菽麥不能行步  
 起止了無人道年過二十而死者或以為禮無廢疾之  
 降殺父當正服服之邪以為殤之不服為無所知邪此  
 疾甚於殤非禮服所加也禮之所不及以其從例所知  
 故也不宜服矣此二者將焉從智答曰無服之殤至愛  
 過於成人以其於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以漸至  
 於成人順乎其理者也至於廢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  
 母養之或不盡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禮  
 不為作降殺不得同殤例也王徽之問劉玢廢疾兒女  
 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為之服小功又  
 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嫡從  
 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有廢疾既無求婚許嫁理且廢  
 弔丞嘗皆不得同之於人不知當制服不劉玢答若嫡  
 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眾子同在齊縗蓋以  
 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  
 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  
 亦非降也喪服經齊縗章為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  
 注口為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  
 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  
 不降之一隅也○宋庾蔚之以為疾病者不愈而亡彌  
 加其悼豈有禮無降文情無所屈而自替其服者邪殤  
 服本階梯以至成人豈可以病者準之篤其愛者以病  
 彌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則宜棄矣病有輕重參差萬

緒故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無降之理略可知矣  
 嫡不為後是其去傳重之加非降其本服劉智玢所  
 言近為得理矣

周制公族有死罪則磔於甸人盧植曰公族諸侯同族也磔斷繫也第外曰甸  
 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同處兄弟故繫之公三  
 甸人鄭元曰不於市朝隱之也縣殺之曰磔  
 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  
 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曰公素服不  
 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盧植曰變飲食終其月如  
 於凶事為吉事為凶非喪服也鄭大夫死則皮弁錫  
 緡以弔同姓則總麻以弔今無服不弔弔也倫謂親疏  
 比親哭之不弔弔為位○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  
 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不習答曰凡以罪惡徒者  
 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  
 弔服服縗經此不服則無縗素服而已不弔臨其喪  
 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所絕  
 耳然則不為父後者則服之矣御史中丞裴祇兄弟等  
 乞絕從弟儀曹郎耽喪服表曰耽受性因頑往因品著  
 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斃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  
 從纂景以下薨亡耽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  
 不弟皆經典所絕耽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耽憂志  
 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檻閉今以喪亡罪惡彰聞械辱宗  
 胃耽見周親以下皆宜絕服葬不列墓次請處斷戶曹  
 屬韓壽議云祇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  
 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胡於蔡明王篤  
 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耽直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  
 蔡鄭段之元惡而祇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  
 於情不安東閣祭酒李彝議昔公孫放為亂而亡喪仲

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耽狂疾積年亡  
 歿之後追論往意絕不為服竊所未安主簿劉維議以  
 為先王制禮因情而與五服之議以恩為主是以明親  
 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  
 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濼絕不為親耽凶頑悖戾  
 背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絕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  
 服當矣宜如祇所上記室舊田岳議以為五服之制本  
 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放既納襄仲之  
 妻又以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  
 情雖不同無絕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為逆納弟妻為  
 亂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允子啟明而唐堯不絕象之  
 傲狠有虞加矜周公戮弟義先王室鄭伯滅段傳不全  
 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又諸侯絕周公族為戮然猶私  
 喪之也私喪猶喪禮大制動為典式與其必疑寤居於  
 重學官令徐璽議云昔闕伯實沈親尋干戈而遷於商  
 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絕姓之文虞有封庫之  
 厚斯以重天性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黨協祿父欲  
 周之亡蓋為王室耳非以流言毀公為戮也召公猶懼  
 天下未解特使兄弟之義薄乃作棠棣之詩以示恩親  
 也耽以凶惡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  
 宜絕也○宋庾蔚之謂夫聖人設教莫不敦風尚俗睦  
 視糾宗者也每抑其侈薄之路深仁弟之誨公族有罪  
 素服不舉恩無絕也若因悖陷害則應臨事議其罪豈  
 但不服而已裴耽以狂病致卒無罪可論田岳之議足  
 為允也

周制禮記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子貢

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為禮也而服又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元曰心喪感容如喪父母而無服也又曰師吾哭請寢廬植曰魏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鄭元曰為師如本有服降而無服者其為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皆三年曹奔敵門曰弔服加麻者歲時而除鄭稱答曰凡弔服皆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杖族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為師出入常經出則變○晉賀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以尊服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

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於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為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新禮弟子為師齊練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哲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或有廢與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答曰蓋殷周禮異也○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為服議周漢魏晉  
周制檀弓云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元曰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王肅曰謂過周不復哭又曰朋友吾哭寢門之外○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散非類當為虞祔不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

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於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為之制服當無疑邪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總又朋友麻

除心喪議晉  
晉蔡昞之問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為應施牀為地席邪其大兄昔在西知喪晚心制乃應除臘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絲衣不徐答曰禫者喪事之極也故於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沈哀在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闕也晦日唯哭以寫哀而已既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絲衣無所疑

周喪祭舉議晉  
晉武帝太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鋌言太常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為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為人後鄉閭之論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謂在哀之人禮之所責也博士祭酒劉喜議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貢達士為政之務也此敬君之命為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既葬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重輕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博士姜幹議按禮周喪之未可以弔人也君子之任行其義也今以喪在四科之一雖無善稱亦應無咎博士韓光議孝廉清白克

讓為德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毘陵內史論江南貢舉事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禮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亦受行不辭以為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舉則方士所闕閭塞意淺甚以為疑震議曰本論無姓孝舉古之名貢尋名責實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資必以邁俗為稱動擬清流行願禮典况齊縉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經對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從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推讓之刑濫無必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况周年之憂乎若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也若從高貢之舉於情為慢喪於舉為昧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有一舉便登黃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召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獨不可耳為孝廉之舉美於黃散耶如所論以責孝廉之舉則至朝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禮分別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又議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質列為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得從公奪之制周則迫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為名以廉讓為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得固讓於宜可得不行况兼周喪焉可許乎據

情責實於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  
之域雖大不辭是黃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  
申之位動則見恕是以州國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乎  
此矣若乃權時制宜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  
應務之首慶代無縱橫之務校禮則不觀其事唯宜折  
之以禮從其優者也

通典卷一百一

通典 卷一百一 禮六十一





改葬服議

漢魏晉東晉宋後魏

周制喪服曰改葬總馬融曰棺有地壞將亡尸柩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莫如大敬唯三不制斬者禮已終也無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周以下無服鄭玄曰服總者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親見服棺不可無服服總三月而除之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親故既葬而除不待春秋教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范甯曰改葬當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傳改葬改葬也改葬下也從從皆反其故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江照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總遠也天子諸侯男服而葬之禮以其為交神明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種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稱釋所以總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

臣為君孫為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陳鑠問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為乎三月商答曰經云改葬總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葬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又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親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

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麻從整間軒慈云改葬總其大敬如始死之服加麻

○東晉賀循荅傳純云鄭元云三月者以親親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仲堪

問范甯曰從兄道林營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總服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不同何者為允甯荅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以畢事為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又云父喪未葬主喪者不除當其為主五服皆然苟有事故葬必踰期此非常之通服也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服齊縗成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亦然蔡謨以為改葬斬縗禮言總者謂總親以上皆反服也范汪與江惇書曰孝子重親靈親哀心慟踊何以總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今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開壙服斬縗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極至以縗經迎於弟二月事畢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孟西雜放曰旬月而除者放弟曰禮亦有積年而無變久喪是也或再月而除者放弟曰禮亦有積年而無變久喪是也或齊縗三月是也何琦云皇祖恩遠猶不敢以輕服服之況以總臨父母之葬乎若傳重之孫改葬其父則為二斬於禮亦違順鄭玄三月之義則進退有疑從王肅虞除之文則就吉倉卒從蔡謨則關於二斬且喪服齊縗三月之例而總無異條也王濛曰改葬總奪之以斬可也今若極重制於旬日同至痛於始哀而就吉不漸於禮有疑于濟荅曰蔡謨云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者乃始喪正服耳且斬縗之未便自縗冠麻衣乃輕於總麻然猶以服至尊矣范宣曰斬縗既葬則布同於齊縗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略如總麻禮之次序也安得反服始服不從其變又改葬總服三月者非也直訖葬為斷矣若改葬不過一旬安可便脫乎禮云一時時踰思變故取節焉若道遠艱故不得時畢則猶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除元帝建武初以溫

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于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問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元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元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總既葬為除實以為允詔可

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于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問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元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元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總既葬為除實以為允詔可

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于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問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元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元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總既葬為除實以為允詔可

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于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問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元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元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總既葬為除實以為允詔可

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于戈志刷讐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問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元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元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總既葬為除實以為允詔可

子居所生父喪齊縗改葬合當何服荀詡云禮父母喪借葬先輕後重謂便當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歸葬則為人後者亦當著齊縗耳禮無的文此意決耳步熊問改葬但言臣子妻為君丈夫三者而孫為祖後亦宜總不審受重於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按經文以謂諸有三年者皆當總如注意舉此三者明唯斬者耳今父卒孫為祖後而葬祖雖不受重於祖據為主雖不為祖斬亦制總以葬也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魏荀侯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便服小功王肅以為宜服改葬總卒事反故服○晉蔡謨答或問改葬服總今甲當遷葬而先有兄喪在殯為當何服謨答亦應服總禮三年之喪就練而遭總麻之喪則服其服往哭之凡喪相易皆以重易輕至於此事則以輕易重所以然者臨其喪故也卑者猶然況至尊乎謂甲臨葬應改服總麻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晉庾蘇問女子適人今改葬兒既服總女子當有服不王翼答云喪禮改葬總鄭氏以為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即亦子也今男女皆總於義自適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今禮無其章不服特為之法故取繼母服準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為前母改葬宜從眾子之制又劉鎮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不徐廣答云改葬服總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即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晉王攄王沉與其叔征南將軍昶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廢篤疾會東郡君昶沈父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按李夫人沈祖母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營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遺載病大歸按大歸謂被逐還本也遂至殯亡東郡君後深悼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矧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薛譚議以為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諍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為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遭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况尊親嬰沉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曩時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之原情其昭告先靈先靈東郡君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沉重與叔祀書述薛譚其叔答許之沉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沉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沉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於先姑天降氛氣鴈門太夫人遺疾愆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殯沒烈考卒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關遂載病大歸尋便殯亡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沉仰唯烈考舊心鑒亡妣素行遷迎之議考禮度衷未及施行澹不幸天沒沉敢述澹意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為亡妣時宜改葬沉轉受命於征南君按謂叔謹詣郭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改葬反虞議

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傳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附於廟不得但虞而已國子祭酒荀詡以為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詡謂純言為當韓虬問賈循曰按傳純曰問鄭氏改葬三月又識王氏以既虞為節云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為短鄭為長而不若應虞之義此為應虞否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詡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賈要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答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為之邪不見馬鄭賀范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為哉吳射慈答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宋庾蔚之謂神已在殯宮又不為位何反虞之有

父母墓毀服議

晉祖從祖墓毀附○東晉 宋東晉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塚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輕重斬杖者復有制齊縗三月總麻三月者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以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總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

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歸見毀埋無輕重也以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爲宜使明禮大臣議爲正制詔司徒表禮雖無墳墓毀廢正文然依附名例不爲無準吾謂改葬總通制也已修復不歸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夫率意輕重不同其下太常議定國子祭酒杜夷議墓既脩復而後開閭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所以改葬者必由邱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以爲發墓依改葬服總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違禮之士以爲其罪輕於長陵之士雖同主於敬事實有異愚以爲墓毀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侍中黃門侍郎江啟表按鄭元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穎前表改葬之總不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葬服總麻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孔仰墓毀論曰按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以死者不可復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爲棺槨葬埋推其本心固在棄之棄之中爲禮節以順孝子情耳原聖人之意蓋以無知處形骸故以幽閉長久爲安以有知爲神靈故以寢廟尊嚴爲顯尊嚴故可修潛隱故不犯比之邱陵同之自然而不敢修若遇冠發露可以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內哭泣之日以事訖爲節故廟災有三日哭之之文墓毀無制哭之日篤推大理恐不加異於廟災也苟以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一日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憂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爲之禮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總尙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爲人後者爲之子元帝繼武帝

於康帝爲曾祖禮爲曾祖後斬緦三年小記與諸倭爲兄弟者斬緦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緦改葬當緦鄭注止於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總領國子博士荀訥議如鄭元註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總謂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準之常制太常王彪之上言二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有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總議有二君之嫌尙書范汪亦同彪之云太后臨朝君禮有何不盡而若何疑於服遂上皇太后總服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總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較聖人以禮斷之故改葬所服不過於總總服雖輕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屍柩毀露及更葬便應制服奔往縱已修復亦應臨赴苟途路阻礙猶宜制總依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宴然不服乎○梁天監元年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挺門蕭子晉傳重禮官何佟之謹以爲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土墳不及於槨可依新宮火災三日哭服而已帝以爲得禮也

通典卷一百二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鄭誥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或以為城寺之內屋壁之閒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誥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為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緣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誥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為平與長史論者以為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誥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巨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為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兗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郊誥至孝中開去郎正為母耳居喪毀瘠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緣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塋道通堂中不時開服欲闕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開常為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為疑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相形也

周制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盧植曰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虞禮後必行小祥大祥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祭也鄭云云再祭練祥也

王肅云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開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

○晉杜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卒哭必須其哀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修服既禫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大祥而祭必再祭者象本當再處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東晉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否熊答曰禮云練祥之閒必異月與此同也袁準正論曰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虞喜釋疑曰若如鄭意既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為三月適足為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當為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按袁準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元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蒼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邪答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禫可知也○宋庾蔚之問答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月復有虞禫之禮便用晦祥於理為速此與久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否答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為絕久祥理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伸漸殺之情況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耶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為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為不得各為一時之言也

周制禮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元曰其餘謂旁親也以也盧植云子孫皆不除以喪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耳其除旁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漢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鄭志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闕矣可得除否明為改葬總之例乎為久不葬也或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吳徐整問射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日服期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除日月竟自釋之耳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眾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於意否耳劉答云父謂眾子為庶子庶子不謂父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眾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以散其哀也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衰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有既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為不輕於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盧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耶



否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記此亦得三月不為輕於改葬也禮虞而柱楨屏練而毀廬居聖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為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為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日中反虞安神位與否否云凡久而不葬則包諸過葬節者為母既周亦為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安神也葬者動棺舉柩新離常處懼鬼神無所依歸所以將窆之閒莫於墓左成壙而歸虞於殯宮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槨動移鬼神不安無以為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曰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土虞禮練而後遷廟不復在殯今此既葬明月練亦當以其月遷廟○東晉徐靈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否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眾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意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例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心既降盡與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當釋練經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槨非孝子之所安也○梁劉昭難劉世明云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拜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斥眾子世明固云若屍柩無所葬者則為後者與眾子同除矣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後漢 晉  
後漢桓朝問范滂云久喪不除者為當眾子盡然郭故

質焉耳否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閭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駭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為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關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關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為主者不除不謂眾子獨可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喪雖在不除不為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為主者之服何以哀獨多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施則為後者宜與眾子同除矣訖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經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今因周練乃服變練經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婦喪久不葬服議 晉 宋  
晉夏侯盛議曰婦喪既周而未葬服當除否否云凡婦喪夫為主子不以杖即位避父之尊也主喪不變禮有明文然子亦不除魏孟叔難盛曰嫡子婦死其舅亦為喪主家貧經年不葬舅及子孫並不得除邪豈可為一嫡婦使三代累載不釋服乎盛答仲由傷貧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歡還葬而無槨豈有非之者故若知禮者自當不淹久魏又難曰舊時夫為妻杖居倚廬服並如三年之制今人通所不行即自宜隨時而除何應以喪主為斷盛答曰棄先王之教而令隨俗意所未可今人不

禫不杖蓋失禮耳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否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用此禮否杜絕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掘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答曰無子為主按禮本不應除即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蔡廓問雷次宗云禮稱唯主喪不除恐此正施於嫡傳重者耳按漢蕭太傅云主喪獨謂子也又按王肅云斬續之喪未葬直云主喪不除而王舉重為言明正謂孝子不變餘皆除也今世人為妻亦不除主喪將宜除邪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奠夫主妻喪以本重故也謂不宜除廣蔚之曰喪服小記云為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解漢宣帝何故復為祥制集禮論者不記至葬反服之禮而載諸變除以明之可謂棄本逐末難記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為主夫若無族則東西家若又無則里尹主之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此皆謂喪事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此謂君雖尊統一家但為嫡者主喪耳而小記又云久喪不葬者不除是居周功之喪也若女子適人及男子為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緣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今世輕於下流之喪妻猶去其杖禫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葬以廢祖禫之烝嘗且未葬亦可十年五歲常試言之夫子許貧者還葬而無槨是明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久可知若

事遲過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饗樂在廟既吉凶不可以相干亦在心所不忍也

禁遷葬議 周 魏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勳者鄭元曰遷葬謂生遷之使相從也塋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遷葬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眾云嫁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魏武帝愛子倉舒舒司空掾郗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

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招魂葬議 東晉 宋

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叡歿於寇亂孀孫允不得葬屍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鄒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允無喪而葬招魂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傳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答啟辭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絕犯者依禮法苟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答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招魂葬答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易載鬼以為證答曰此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或引橋山有黃帝之塚是葬神也答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褒同組意爰引墓中靈座為證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耳組子奕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子寶駁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冠亂屍柩不反時奕

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今魯國周生以為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護實以為人死神淨歸天形沉歸地故為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偽有哉未若之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於寢寢豈唯斂屍亦以靈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義禮夫則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為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閒有饋席末施骸骨未有為魂神也若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構於沉魄之域匿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違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欲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諡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

行禁招魂葬議云時有歿在寇賊亡亡屍喪皆招魂而葬吾以為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為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為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禮虛造師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璋宜招魂葬論雖孔行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於畢季子復命於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餐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遺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丞嘗之常宇非為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園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為

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恭姬皆其證也宋玉先賢光武明王伏恭范遠並通義理亦主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行答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含不忍其虛耳恭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就復友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合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未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北海公少欲宣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

髮髻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初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能旆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沒廣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技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歿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魂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理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遺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屍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鄭氏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屍者為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屍也百魂氣則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

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豈可得招而葬乎

疑墓議 修墓附○周 魏 晉 齊

周制禮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彌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台生孔子後叔梁紇殯於五父之衢徵在亡欲有所亡徵在恥焉不告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人之見者皆以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鄉曼父之隣之見者皆以為葬也見樞行其慎也蓋殯也引飾棺以轉葬引飾棺以柳襲孔子是時殯引不以殯引問於鄉曼父之母然時人與者謂不知禮也引以刃反問於鄉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也為隣相善也墳墓謂兆域也今時封塋也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古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禮也周禮曰以爲等爲邱封之度崇也孔子先反當修門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也識者志人後兩甚至後待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所以遲者修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之而來也孔子不應以其三三言之以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魏王肅聖證論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肅解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晉賀循論以為防是舊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兩甚故頽毀頽毀故悵悵不應耳所以言不修墓者言由己修之故倒毀也又蔡謨論曰學者疑此久矣王氏又以為不然謨以為聖人雖鑒照至於訓世言行皆不聖之事也故吞四岳訪箕子考蒼龜每事問皆其類也不知墓者謂兆域之開耳防墓崩者謂墳土耳言古不修墓者謂本不崩無所修非崩而不修也今崩而後修故議焉此自譏崩非譏修也夫子言此者稱古以責躬也又范宣禮二墓論曰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為實錄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既長謁墓固以識其外矣但母不告其內義無強請然神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

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入也無衛非無康叔之國也○齊張融評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明未葬時未知墓處也雖仲由之言亦孔子不知其墓若徵在見聘則當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

通典卷一百三

帝王謚號議 有熊氏 顓頊 堯舜 周 大

黃帝之號按白虎通云先黃後帝者古者質生死之稱

各特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

萬代不易後代雖盛莫能與同後代德與天同亦得稱

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也 黃盛清美故以尊色

為謚 ○顓頊按五經通義曰顓頊者顓猶專項猶愉幼

少而王以致太平 常自愉儉 約自小之意

故兩字為謚 ○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

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 ○周制春官

太師掌大喪帥瞽而厥作極謚 厥與也與言王之行謂

故許文王武王先謚後號 王者德薄稱其治功之詩也

故上謚下號 說曰按大戴禮云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

之表也樂記曰聞其謚知其行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

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

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五經

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

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亦以為勸戒也問曰天子

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

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

刑細之義鉄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趙商問鄭志

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太

王王文王改謚齊何也答曰周道之業興於二王功

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為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

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

無謚 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謂之爵死有謚周制得

也 質家兩言為謚成湯是也文者一言為謚文武是也

號無質文謚有質文 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周以後

故合言文武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

不連號謚生則為號死則言謚也 文家連號欲言謚不

言號又是質死故以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嫌也

禮記曰唯天子稱天以諫之 以其無尊也 曾子問曰

尊故稱天 又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 五經

曰大臣古服之南郊告 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 以為臣子莫不欲喪稱其君掩

惡揚善者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 ○大唐元陵謚冊文

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上與天

合人道近瞻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敘財成之業

伏惟大行皇帝紹休七聖臨照八極以至道御羣有以

至化懷遠方登假於上敷聞在下肇加元服頃昇儲闈

生知之敏動與神契承順玄宗也齊栗之容著奉養肅

宗也愛敬之禮深履蒸蒸躬翼翼不絕馳道日朝寢門

此則首冠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尊道

貴德窮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含垢之量迪

哲允恭之善斯又睿聖不測同符乎三五無得而稱也

當祿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重授元戎之律師之

所及狂寇賊夷復宗社之防危拯生靈於焚燎則乾維

重構宸極以安及史盜開費三河屢梗在撫軍之際思

明順命乘踐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陳底定朝易從風

其或屈強於大梁背誕於南越莫不朝為梟獍夕為鯨

鯢此高光之功神武之略也自是肅勿登后賓延萬靈

濟濟鬱沒之刑寢焚瘞瘞沉之禮備衣冠有倫於脇從

者釋而靡問靈祇有關於禮祀者秩而致享聖謚說求

謚言扇以祥風浸以膏澤九譯奉貢四夷來貢丕冒日

出罔不率俾猶復嚴恭寅畏願首闕遺兢兢業業日昃

不暇故得元功廣運協氣旁流靈契畢發元符游至則

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其餘見社鱗羽呈祥草木者

不可殫記方議繫弓佩繡臻於太和告禱於石闕鏤功

於金版遞承恩凡之命奄遺綴衣之酷號天叩地罔所

依歸今龍攢就敗屢輅將駕采鴻儒碩生之議考公卿

百辟之請僉以盛德大業匪號謚莫宣是用虔奉古訓

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

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純嘏貽冥

後昆嗚呼哀哉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 國妃命婦附 ○東晉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 或曰出之於君

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

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 或曰文王之妃曰

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家夫之謚 文母宋恭公妻蔡

姬是 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

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

曰葬宋蔡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

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

也 ○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為太妃李求謚太常王

彪之以為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

為稱也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

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

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

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

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子無謚議 國君嗣子附。周 東晉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諡是知太子無諡以未得有所施○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諡哀愍太常賀循云諡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各位未備者皆不作諡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習年過成童亡猶無諡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諡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諡時見稱子復無子諡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諡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茲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諡也傷沖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諡按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諡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諡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諡之證也

諸侯大夫諡議周 魏 東晉

周制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會其葬因諡之春秋魯文公六年春秋魯桓公七年葬蔡桓侯然得桓諡者明諡天子所加非獨臣子也又太史掌小喪賜諡小喪卿大夫也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諡其諡亦以太史馬大夫也曰既葬言諡曰類王書曰謂類象諡爲節事相成禮曰既葬言諡曰類其行言於天子以求又曰公叔文子卒衛獻公之孫也其子戌請諡於君衛植曰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其時請所以易其名者衛植曰無諡則當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者書名故易其名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好與曰惠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魯昭二十年齊豹北宮喜卒死鳥是時文子爲政靈公充復國故曰夫子聽衛國以其死衛寡人諡法曰外內用情曰貞

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次也謂位祿之法法令之故諡貞惠文字後不言文制也諡法曰道德稱曰文故諡貞惠文字貞惠者兼之白虎通曰卿大夫老歸有諡者別尊卑章有德也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諡卿大夫有爵故有諡士無爵故無諡○魏劉輔等啟論賜諡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諡必考行迹論功業而爲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諡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爲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諡主者宜作得諡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諡古之有諡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諡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諡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諡尙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勳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諡黃門侍郎荀攸議以爲古之諡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諡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士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諡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率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諡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泄官理事則當循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諡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八座議以爲太尉尚親所攝定體統通敘五等列侯以上當爲郡國太守內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襲者皆賜諡○東晉元帝太興三年詔古者皆諡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諡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諡以申毅忠允匪躬贈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勳之美事也按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

立而有號無諡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君臣同諡議周 晉 東晉

周桓王時蔡侯卒諡桓侯五經通義曰有德則善諡無德則惡諡故同也○晉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諡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議奏以爲大晉受命祖宗諡號羣下未有同者蓋因近代淺情習於所見也奕諡與景皇帝同可改諡曰穆侍中王濟等議曰按主者議諡避帝而不避后既不修古典不嫌同稱復乖近代不襲帝后之例至於無窮之祚若皆有避於制難全侍中成繁等議以爲諡號國之大典使上下邁德罔有荒怠宜遠稽聖代同符堯舜不宜遵襲魏氏近制詔賜諡曰簡○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諡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諡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範來裔徐遵議按郭奕諡景詔實不以犯帝諡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賈賤不嫌同號周公諡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諡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之不恥下問所以爲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諡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垂體尙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

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諡議云博士曹政等議曰諡可謂

單稷諡議 東晉 大唐



善始令終者矣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  
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  
是美諡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  
則是參貳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彪之荅  
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張  
皇后大寧庚太后並諡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買循皆  
名士也並諡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穆諡亦不  
勝單安平獻王李齊獻王依並單諡自頃復諡者非大  
晉舊典必重復諡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皆顧  
命重動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  
任於今諡之所以不復諡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神虛  
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  
不復諡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  
觀周光祿顛或曾師傅或曾總錄並不復諡吾謂此諡  
弘美不應翻改按諡法條有限而應諡者無限亦何得  
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  
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顛周顛諡康羊祜荀勗  
同諡成此例甚眾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諡簡時尚書符  
郤已不應與和嶠同諡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其有  
義遂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為  
疑○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諡皆跡其  
功德而為之褒貶諸諡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在吏銜  
省議定無爵稱子始部無爵者諡皆稱子養德郎聞  
奏聞 無爵稱子始部無爵者諡皆稱子養德郎聞  
聲實明著則諡曰先生大行則大行則小行則小行周書  
諡法大戴禮諡法一卷梁沈約集諡法凡一百六十五  
兩卷又有廣諡一卷梁沈約集諡法凡一百六十五  
稱告贈諡於柩如開元禮武德以來通太常所諡有異  
議者略件如後○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忠古諡贈楊

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穆諡曰敬宗位以才昇  
歷居清級乘長子於荒徽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  
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贖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  
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戶部  
尚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時其荅曰昔晉司空何曾  
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醜醜况敬宗忠孝  
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諡為穆無負於許  
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  
議稱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諡為恭○景雲元年太  
常諡贈荊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原曰昭戶部員外郎  
李暹駁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  
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佗人則附邪楚客諡之曰昭  
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開元七年太常博  
士張星諡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太剛則  
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  
按諡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  
州鎮彼戎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  
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庭晏然河  
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  
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諡  
以徇虛采慮始之謗聲志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執謂  
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諡曰敬○十八年太常寺  
諡贈大師燕國公張說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  
諡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  
稱是存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  
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閑周身未免瓜李之  
嫌而喧眾多之口且王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

得道諡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諡  
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為定未決元宗為  
製碑文賜諡曰文貞○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諡贈  
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履駁  
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  
禮謹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  
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沒名不浮  
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乃申請竊將有為  
而作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  
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  
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司疲於簡  
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若知運合諡而不以其時則嗣  
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諡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  
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  
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及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  
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諡順也公叔成請諡  
適當葬前謹按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  
追諡況三王殊途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  
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  
誣四年矣虞奕五年矣顏泉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  
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為節  
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  
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  
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  
列位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



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一說生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鄭元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也。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下。水鐸也。以命於宮。盧植曰。宰夫於周禮為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官也。戒令即所謂曰。舍故而諱新。鄭元曰。故為高祖廟。舍故而諱新之謂也。曰舍故而諱新。父當遷者也。馬說。帝命諱可同。名王。諱曰。故謂五廟毀者。自寢門至於庫門。盧植曰。掘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之內。斬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鄭元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魯門也。王。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元曰。父不從其親。諱則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為羣祖。諱也。王肅曰。王父母之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皆父之所諱也。○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盡廟遷乃舍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理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蓋張流。為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為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為失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為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謬。束哲不得避諱。議云。元康七年詔書。謂咸宜。元年詔下尊諱。風師兩師皆為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

言語臨時訓避而已。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哲議。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兩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幾。下令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以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避。顯慶五年正月。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闕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

晉博士孔晃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晃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懼然長吏以上。足闕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為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卻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春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臨朝。奏事詣太后。為故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傳讓尚書王劭議。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納等並謂。故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榜非羣下所應諱。且瑯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諱並不頒下。今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榜非羣下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頒於天下。而闔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於小君。誠有其父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眾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意章經典。無文者。則當準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按右丞議云。門縣改名。既頒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為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光祿勳字義體。同爾。並皆頒下。者。令知官名之改。非頒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令上書為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竊以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頒行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於諱榜。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僉彥。今所應準而讓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解。

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今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如諱何以不頌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尙書傅郎議爲允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東晉

東晉康帝諱岳太學言被尙書符解列尊諱無舊訪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按輒關博士王質胡訥許翰議按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恆也周禮謂之五岳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諱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之別宜曰高取義爲訓宜如前曰高

已遷主諱議 魏 大唐

魏王肅議高皇帝諱明皇帝既耐儒者遷高皇主尙書來功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各答曰殷家以甲乙爲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舍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豈可不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改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爲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

蓋其行而邪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壇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大唐永徽二年十月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當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上表稱太子名議 東晉 大唐

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按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尙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固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準徐乾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尙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遊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諱並是人稱所以相稱殷尙質無諱議其

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邪其昌知於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諱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卽是父前子名也○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尙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尙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並爲軌模伏請改換從之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晉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曇求解職事博士謝詮曰按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按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曇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 東晉 晉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托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

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爲臣子  
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  
之義臣以爲身名與職官同者宜與嗣父祖名爲比體  
例既合於義爲弘元康七年尚書敕自今以後諸身名  
與官職同者與嗣父祖諱同例○東晉康帝咸康八年  
詔以王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  
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詳之給  
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爲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  
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  
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大唐延和元年  
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識者以爲中書  
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周音

周制曲禮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  
人之家  
恩逮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  
中言避之耳檀弓曰二名不偏諱  
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雜記曰母  
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禮記曰母之所爲其親諱于宮中不言妻之所爲  
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懼凡不言  
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勸也于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  
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妻母之視  
同名重則諱之王肅曰同名同從祖昆弟所諱之名也  
從祖昆弟之父小功之親也於禮不諱妻名重則諱之  
○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  
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也子路去魯謂顏回曰何以贈我也贈送也曰吾聞之也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也又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

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也有焚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也哭者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宮火在魯成

年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其盡心脩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

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則望舊新之奠也曰君既

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反送君則既葬而歸也謂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

否其哀難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攝其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嫡妻也謂夫之君既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綌謂夫之君既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綌

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怪以重人與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為人謂事也於其所為服天子諸侯之喪斬綌者莫為君服者皆斬大夫齊綌者莫服斬綌者不齊綌也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

反之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謂既奠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綌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孔子曰天子諸

侯之喪祭也不斬綌者不與祭大夫齊綌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總不祭又何

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

服孔子曰說綌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

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命士以不得大功將至避琴瑟小功子與父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

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親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喪之親而使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類也

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也里尹國胥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理乖僻者也又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買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

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此則命祿之書行之久多矣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祿但以

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福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勤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其中豈得生當

建命武王憂勤損壽不問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費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

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祿而貴賤懸殊其命胎而天壽更與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

魯莊公生今按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靈合貧賤又犯

旬絞六害背驪馬生身刻驪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疴弱身合煙墮今按齊詩

譏莊公猗嗟昌兮頌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濶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

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政依檢襄王四

十八年歲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濶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剋

驛馬濶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始無終老而

彌凶唯建命生濶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檢漢武故事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明時生

亦當祿空亡下濶主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濶少無官爵老而方盛今驗漢書帝即位年始十六

末年以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檢後魏書云孝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背祿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檢祿命書禮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禮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王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見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禮無官爵又當於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禮當早卒今驗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崇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命墓下生禮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邵劉潛並爲篡逆幾失宗祿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窆窆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於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禮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墓不擅加利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通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而已此則

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置事制宜遂爲常式禮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愆後期而不葬議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有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襄成也雨而成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曰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向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明而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而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即反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祿皆由安葬所致壽命延促亦由墳壙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逮而人無援於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禍福延促賊孫有後於昏不關葬得吉日若放絕祀於刑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北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

喪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古因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筮一定更不迴改墓塚既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引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筮者誰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荒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禮廢周

周制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人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兩需服失容則廢太始祖廟宗廟皆然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需服失容則廢之夫人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簠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廢既陳謂風與陳饋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七諸侯大夫夫三今當祭而日食太廟火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饋大功皆廢外喪自齊饋以下行也齊饋其齊饋之祭也尸人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獻十之所以異者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子從母昆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

入聞齊綬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綬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喪冠俱成人之服也除喪不改冠平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禮醴重而醴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醴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歿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禮之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六十六 開元禮纂類一 序例上

五禮篇目 謹按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自後儀法今則悉依舊文不輒有刪改本百五十卷類例成三十五卷冀尋閱易周覽之者幸察焉

大唐開元元之制五禮其儀百五十有二〇一日吉禮

其儀五十有五 一冬至祀昊天於圓丘 二正月立春

四季秋大享於明堂 五立春祀青帝於東郊 六立夏

祀赤帝於南郊 七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八立秋

祀白帝於西郊 九春分祀青帝於東郊 十秋分

祀於南郊 十一春分祀青帝於東郊 十二秋分

祀於西郊 十三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十四秋分

祀於南郊 十五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十六秋分

祀於西郊 十七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十八秋分

祀於南郊 十九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秋分

祀於西郊 二十一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二秋分

祀於南郊 二十二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三秋分

祀於西郊 二十三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四秋分

祀於南郊 二十四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五秋分

祀於西郊 二十五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六秋分

祀於南郊 二十六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七秋分

祀於西郊 二十七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八秋分

祀於南郊 二十八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二十九秋分

祀於西郊 二十九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秋分

祀於南郊 三十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一秋分

祀於西郊 三十一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二秋分

祀於南郊 三十二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三秋分

祀於西郊 三十三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四秋分

祀於南郊 三十四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五秋分

祀於西郊 三十五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六秋分

祀於南郊 三十六夏至祀黃帝於南郊 三十七秋分

二十八皇太子正至受學臣賀 二十九皇太子受宮

子受朝集使參贊 三十皇太子與御保相見 三十一皇太

妃三十四公主降嫁 三十三皇太子下子冠 三十四皇太

八十六品已上冠 三十九品已下冠 四十朝集使

禮見 四十一任官初上 四十二鄉飲酒 四十三

正商位 四十四宣赦書 四十五羣臣詣闕上表 四十六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遺使宣撫諸州 四十九遣使慰勞諸番 五十遣使

於龜北執繩立於席東北面太卜令進受龜詣太常卿

前示高大常卿受視訖太卜令受龜少退俟太常卿曰

皇帝來日某祇祀於某尚饗若將有禮命大事及國有

某事太卜令曰諾遂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曰假

爾大龜有常與授卜正龜負東扉卜正坐作龜訖與太

卜令進受龜示太常卿受示反之太卜令退復位東

面與眾占之訖不釋龜進告於太常卿占者曰某日從

授卜正應謁者進太常卿之左曰禮畢謁者引太常卿

以下還次卜者徹龜守宮徹席以退常卿以兆奏問也

若上旬不吉即卜中旬中旬不吉即卜下旬皆如初禮

若卜吉日及非大事皆太卜令莅卜卜正占者視高命

龜作龜

筮日禮

國有小祀應筮日者 司中 司命 風師 雨師 眾

莫以及諸神祀並 及諸王冠婚公主降嫁等並筮日於

廟小祀應筮日 及諸王冠婚公主降嫁等並筮日於

太廟南門之外將筮前一 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

守宮設太卜令以下次於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

太卜令卜正占者 其占者以太卜官 俱就次各服公服

贊引將 守宮布筮席於闕西闕外西向贊引太卜令

升立於門東西面卜正占者立於門西東面卜正開積

出策兼執之東面受命於太卜令太卜令曰皇帝來日

某祭某神於某尚饗 若將有禮命等則曰 卜正曰諾遂

右還西向以積策遂迷曰假爾太筮有常皇帝來日

某祭某神尚饗乃釋積坐筮訖與執卦以示太卜令太

卜令受視反之卜正退復位東面與眾占之訖進告於

太卜令占者曰某日從贊引進太卜令之左日禮畢贊

引引太卜令以下還次卜正徹積策守宮徹席以退不

吉即筮中旬下旬如初其王公以下筮日各附於本篇

神位 用樂及邊豆等數附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 上帝於圓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 上帝於圓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 上帝於圓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

春分朝日於東郊... 立春日祀青帝... 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 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 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 禮云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既云天神皆降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準周禮樂三變唯致邱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五嶽五墳五原五隕於內壇之外各依方面... 五嶽五墳五原五隕於內壇之外各依方面... 五嶽五墳五原五隕於內壇之外各依方面... 五嶽五墳五原五隕於內壇之外各依方面...











車銜同大仗其二傳皆乘贊車依式導從不得過十人  
太傅加清道二人導引其齒簿內導從官三師三少若  
有事故及無其人則闕之總不須餘餘若有事故及無  
其人即別遣人攝行若皇太子在學太傅少傅導從如  
式

皇太子妃兩簿

清道率府校尉六人 騎分左右為三重 次青衣十人 分  
右次導客舍人四人 引道 次內給使六人 右後蓋內  
人 次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 各分左右 官人 次行障四  
具 分左右夾次坐障二具 次典內二人 騎分次  
具 車官人 次次坐障二具 次典內二人 騎分次  
厭翟車 駕三馬 駕 次內給使十人 次六柱二  
扇 內給次供奉內人乘轎車次織一行 正道 雉尾扇二團  
扇 四曲蓋二內給使執 次戰九十九 單行前與青衣齊  
後盡內  
人車

親王兩簿

清道六人為三重次 轆駘 一次青衣十二人 分左  
輻十二人 分左 次戰九十九 分左 次絳引幡六次內給使  
左右廂各三行 行四十八 各執刀 次柵鼓金鉦各一  
面 一騎執 次大鼓十八面 騎橫行 次長鳴十八具 騎  
行正 次小鼓十面中鳴十具 分左右單行中 節一夾稍  
道 二次告止幡四次傳教幡四次信幡八次儀輦二次儀  
鍾六次油戟十八次儀稍十次細稍十次儀刀十八次  
輦馬八次府佐六人 騎分 次象輦一 駕四馬 駕 次徽一  
扇 一次朱漆團扇四曲蓋二次麾幢各一次大角八騎  
二重橫 次鑣吹一部 鑣鼓一面 簾節 次橫吹一部 橫吹  
行正道 一騎二人夾騎 橫行 次橫吹一部 六騎  
鑣節 各四騎 橫行 正道

羣官兩簿

一品清道四人 為二重四品 轆駘一騎 青衣十人 車輻  
十人 下選減二人 鼓九十二 品七十三 品絳引幡六十二  
品

已下 刀楯弓箭稍各八十二 品六十三 品柵鼓金鉦各  
關之 一大鼓十六 品十四 品八 長鳴十六 品十四 品已 節一夾稍  
二告止幡二傳教幡二信幡六 其信幡二 品三 品輦馬  
六 二品三品四儀刀十六 品十四 品自下選減二 革輅  
一 四品木輅並駕四馬 駕 士 織一朱漆團扇四 品各  
三十六人 自下品別減二人 織一朱漆團扇四 品各  
三 曲蓋二 品已 條佐本服陪從麾幡各大角八 品自  
至四品 二鑣吹一部 鑣節各四 品二品三 橫吹一部  
各減二 鑣吹一部 鑣節各四 品各一 橫吹一部  
橫吹六 四品三 品節鼓一下 並關 笛簫簞籥各四 品  
各一  
右應給兩簿者 職事四品已上 散官二品已上 爵郡王  
已上 及二王後 依品給國公準三品 給官爵兩應給者  
從高給 若京官職事五品 身婚葬并尚公主娶縣主及  
職事官三品以上 有公爵者 嫡子婚並準四品 給凡自  
王公已下 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及婚葬則給之 及  
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去稍弓箭刀 凡應導駕及都督刺  
儀大小鼓 橫吹大角長鳴中鳴也 凡應導駕及都督刺  
使奉辭至任上日 皆依品給 柵鼓大小鼓 橫吹大角長  
鳴中

內命婦四妃九嬪 婕好美人 才人 兩簿 太子 良婦  
清道二人 青衣二人 青衣九 嬪四 偏扇團扇方扇各十  
六 九 嬪十四 行障三具 九 嬪已下 一  
六 餘並十 行障三具 九 嬪已下 一  
厭翟車 九 嬪翟車 婕好已下 安車並 九 嬪已下 一  
十四 餘 二馬 駟人 九 嬪已下 入內給使十六人 九  
並十人 從車六乘 並三乘 織一大扇二 九 嬪已下 團  
扇二 內給使執戟六十九 餘並二十

外命婦兩簿  
一品清道二人 青衣六人 二品青衣四人 偏扇團扇方  
扇各十六 品四品三人 行障三具 二品三品二 坐障二  
具 已下 並 厭翟車 從人十六 夾車 駕一馬 駟人 八 非 夾  
一具 一具 厭翟車 主王 妃 並 乘 白 錦 飾 輦 車 駕 牛 駟 人

四二品從人十 從車六乘 二品三品四 織一大扇二品  
四已下 各減二 從車六乘 乘四品二乘 四品三乘  
四已下 無 團扇二 戰六十二 品四十三 品  
大扇

通典卷一百七















匱在洗西南肆中匱各於其方階道左俱內向  
 執罇彝器者各於罇彝儀之後設玉幣之儀於壇  
 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祀官皆祀  
 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  
 方南向席以棗栝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宗文武聖皇  
 帝座於東方西向席以堯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  
 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  
 之西北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帝祀又設五  
 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官座於壇大明於東陛之  
 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  
 南上辛並無大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棗栝又設五  
 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  
 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  
 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  
 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  
 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一  
 十八宿及帝座七次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  
 室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  
 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壇之內又設眾  
 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  
 席皆以堯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  
 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神設  
 文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內官中  
 官外官眾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二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室則於明室  
 省二百請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廟後二刻郊  
 社合丞帥府史三人請儀二人享廟則太廟及齋郎以  
 罇坫儀器入設於位廟享則太廟禮器物皆陳而陳之升登者各

由其陛升廟堂廟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以  
 下俱就東壇門外位廟享則太廟諸太祝與廡犧令以  
 牲就勝位謁者引司太常卿也贊引御史入詣壇  
 東陛升行埽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司  
 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  
 視灑灑於視灑執罇者皆舉詔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  
 廡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廡犧令又  
 前舉手曰廡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市四向舉手曰  
 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廡犧令以次率牲詣厨授太官  
 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灑謁者贊引各引  
 祀官御史廟享但省視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  
 出向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齶刀割牲祝  
 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  
 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  
 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  
 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

鑾駕出宮

鑾駕出宮上辛祀並同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於  
 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以上次於承  
 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  
 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  
 發引前七刻捷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侍中奏開  
 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捷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  
 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於東朝堂  
 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  
 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  
 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  
 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  
 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  
 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

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  
 西階奉迎侍中負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  
 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  
 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  
 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衣冕上冠服通  
 袍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  
 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綬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如常黃  
 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  
 進發儀仗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鑾  
 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  
 夾輅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退稱  
 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  
 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  
 後部從在黃鐵內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  
 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救車右  
 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  
 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  
 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誼謹其從祀之官在  
 元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珮謁者引  
 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  
 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降輅後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入行宮繼扇  
 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  
 承旨救羣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入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







執篋進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即以組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上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五帝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禮畢則大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壇門上辛零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尙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 上辛零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槌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槌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五刻頃槌三鼓爲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辨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徽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綬黃門侍郎奏稱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鑾駕權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

復位於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導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來輅而趨駕入嘉得門太樂令令撞鞀寶之鍾左右鍾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夏啟樂止入太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閣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徽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闕夏啟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通典卷一百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 開元禮類纂五 吉二

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 攝事附

將祀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致齋並如圓丘儀 祀官齋戒同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之外道北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諸祀官次於壁水東門之外道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鄒公於壁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鄒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於文官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文武官之後惟攝事無大女已下儀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壁水東門外道南設陳饌饗於壁水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圓丘之儀右校清掃明堂內官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方一丈高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堂之東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攝事設祀官公卿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開攝則於此下便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下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下設聖候之位也 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壇之南皆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蕃

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 西面北上介公鄒公位於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鄒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設聖候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又設祀官及從祀羣諸州使人分方位各於文武之後 如設次之式設牲勝於官等門外道於東門外道南皆 如設次之式設牲勝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 如零祀之儀設酒罇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罇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罇二壺罇二山罇二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壺罇二在堂下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壺罇二各於室內神座之內左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內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堂上之罇皆於階下之罇皆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事藉以席無加勺罇設罇於階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事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罇水在洗東籩在洗西南肆陳饌 設五官罇洗籩各於酒罇之左俱右向其執罇饌籩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下罇罇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南向席以藁秸設青帝於本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藁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藁設神位各於座首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設罇疊玉幣升行壻除門外位儀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宮之次羣官入就位近侍臣陪從儀並同圓丘攝亦如圓丘攝事皇帝至版位西向立 每位立定太常卿太常卿前奉稱請再拜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日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調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諸獻官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諸太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帝每行皆振次和之樂 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攝則調者皇帝升堂北面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指鎮圭受玉帛凡受物皆指鎮圭奠訖執鎮圭伏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攝事皆謂者贊授侍中奉幣西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前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五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圓丘之儀攝則

太尉既升奠 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

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

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

天上帝惟神覆護羣生甄陶庶類不言而信普博無私

謹擇元辰祇率恒禮敬以玉帛犧齊奏盛庶品肅恭禮

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饗訖

與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天地神

座還蹲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樽

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

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

謁者五人引五帝之太祝詣盥洗盥手俱取匏爵於

坵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前還蹲所樂止配帝太祝一

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

大聖真皇帝祇率舊章肅恭恒禮敬致禮祀於昊天

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膺嚴配謹

以制幣儀齊奏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與

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

蹲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樂作

其飲福還宮並如圓丘儀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及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日某月某日記

青帝於東郊章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皇帝散齋

四日致齋三日如圓丘儀

齋戒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

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則衛尉設祀官公卿

陳饌饗於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

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蕃客等次前祀二日太樂

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壇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土各

如圓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

其壇於樂懸之南外壇之內攝事方一丈高丈二尺開

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在壇之東南

西向攝事則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北設

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壇東門

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位於其後設祀

官及從祀羣官位及門外等位一如圓丘攝事則御史

設牲勝於東壇之外當門西配帝牲勝少退南上設廩

犧令位於牲西南御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

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官牲位

於牲前近北南向設青帝夏赤帝季夏黃帝酒樽於壇

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壘二在壇上東南隅北

向象罇二壘罇二山壘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

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罇一在壇上於青

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歲星三辰句芒氏夏祝融季夏

冬元冥俱象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左皆右向右土秋蓐收

下設此罇二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罇置於坵星

於坵下設御洗於壇南陸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

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設星辰以下

壘洗篚各於其方陸道之左俱內向執罇壘篚者各

於其後又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坵之所祀日未明

五刻大史令郊社令設青帝靈威仰神位赤帝赤熒怒

白帝白招拒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藜藿設帝太昊氏

神座夏神農季夏軒轅秋則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歲

星三辰之座於壇之東北七宿之座於壇之西北各於

其壇南向相對為首設句芒氏之座於壇之東面西向

席皆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 如別儀

鑿駕出宮如圓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各率

其屬入實罇壘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

以盞齊象罇次之實以醴齊壘罇次之實以汎齊山罇

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

體齊象罇次之實以盞齊為上實以汎齊壘罇次之實以

俱實以醴齊七宿之壘罇俱實以汎齊元酒各實於五

齊之上海禮神之王東方以青珪南方以赤璋中央以

黃琮西方以驪虞北方以元璋其幣各隨方色長丈八

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豆簠簋入設於內壇東門之外

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御史博

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壘篚者入自東壇門

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

史已下皆再拜訖執罇壘篚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

博士諸太祝詣御陞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

於下訖引就位軍駕將至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

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先置者各就門外位駕至大



訖出復位如常儀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贊引  
各引從祀羣官介公鄒公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  
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  
初司空入謂者引祀官贊引執事俱執門外位司空  
掃除訖各引入就位贊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白有司  
謹具請行事無皇帝停大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出次  
次下至太常卿奏謹具備大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出次  
華蓋侍衛如常儀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  
前導皆導至內壇外殿中監進大珪尙衣奉御又以銀  
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珪華蓋仗  
衛停於門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尙書太常少  
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謁  
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  
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日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  
再拜其先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  
律郎跪伏舉麾鼓祝奏角音夏徵音季夏宮音乃以  
黃鍾之均文舞之舞樂六成偃麾戛鼓樂止太常卿前  
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日眾官再拜  
眾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請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  
於篚所其奠玉幣及毛血並如圓丘儀獻受玉幣登歌  
作肅和之樂餘亦如圓丘攝事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皆如圓丘之儀  
丘攝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  
事儀太祝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嗣天子  
年歲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嗣天子  
臣敢昭告於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維發生品物昭  
名敢昭告於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維發生品物昭  
蘇式遵恒禮敬以玉帛犧齊齋盛庶品肅恭禱祀暢茲  
和德帝太昊氏配神作主尙饗訖與夏云昭告於赤帝  
長靈取節節品蕃頌用遵恒典敬以玉帛犧齊齋盛庶  
品若敬禮祀禮昭養德帝神農氏配神作主季夏云黃

帝合權紐爰茲傳魯實惟土潤成已就位黃鍾在宮歌  
以玉帛犧齊齋盛庶品黍稷修禋祀式虔學德帝軒轅氏  
配神作主秋云日帝白招拒神秋伊始品物收成祇奉  
薦章展其恒禮云帝少昊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收成祇奉  
元冥戒序庶類安富實此積歲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  
祇奉恒典帝願項氏配神作主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  
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與還鐔所皇帝再拜訖樂止  
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鐔所執鐔者舉簪侍中取爵  
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當太昊氏神  
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  
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某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帝  
太昊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青帝靈威仰惟  
帝布茲仁政功叶上元謹以制幣犧齊齋盛庶品備茲  
明薦配神作主尙饗訖與夏云昭告於帝神農氏時維  
赤帝赤熒怒惟帝表功協德允斯作對謹以制幣犧齊  
案盛庶品式陳明薦配神作主季夏云告於帝軒轅氏  
厚地適合上元謹以云秋云告於帝少昊氏時維立  
秋金德在取用致燔燎於白帝白招拒惟帝立德茲義  
帝道合乾元允茲升配謹以云其飲福及亞獻至  
還宮並同圓丘之儀攝事同圓丘攝事

陳設

皇帝臘日禱百神於南郊攝事附  
齋戒如圓丘儀從祀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前儀  
前禱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  
向尙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尙尉設祀官公廡已下次於  
尙尉設陳饌饌於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北向東方  
之儀陳於東門外西方之儀陳於西門外西方之儀  
兩門外北方之儀陳於北門之外設文武侍臣次又設  
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  
前禱二日大樂台設宮懸歌鐘歌磬如圓丘之儀右校  
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方

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爲壑培於壇之壬  
地內壇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禱一日奉禮設  
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位於  
壇門外如圓丘之儀攝事如圓丘之儀設日月酒鐔之位大明  
太鐔二著鐔二疊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夜夜明太鐔  
二著鐔二疊一在壇上於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  
各著鐔二各於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鐔二七宿  
田峻龍麟朱鳥驕虞元武等各象鐔二麟羽羸毛介等  
散鐔二俱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岳鎮海濱俱山  
鐔二山林川澤俱屈鐔二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壙坊  
郵表曠於菟貓等俱散鐔二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  
伊耆氏以上之鐔置於壇長以下設御洗於壇南陛  
之鐔藉以席皆加勺幕設爵於鐔下設御洗於壇南陛  
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北向壘水在洗東能洗在洗西  
南肆能實以設分獻壘洗畢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  
內向執壘洗壘尊者各立於鐔壘之儀之後各設玉幣  
之篚於壇之上下鐔站之所備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厨  
視濯灑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厨省饌具訖還齋所禱日  
未明十刻太樂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  
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餘方各少半一未明五刻太  
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於壇上大明於北方少東  
夜明於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藁秸神農伊耆神座  
各於其壇上俱內向設后稷氏神座於壇東西向設五  
官田峻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官  
岳鎮海濱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各於其  
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麟羽羸毛介水壙坊郵表曠於菟  
貓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爲首自神農  
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藁設神位各於座首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帝伊耆氏惟帝體仁  
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豐物今九土攸宜百穀  
豐稔備茲八禘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案盛庶品明  
薦於帝尚饗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惟帝肇興  
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  
案盛庶品明薦於帝尚饗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  
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  
象叶贊穹蒼昭晰羣生蕃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恒禮是  
率謹陳嘉薦庶神饗之南方中央西  
方北方準此

東方岳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  
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東方岳鎮海瀆惟神宣  
導坤儀興降雲雨亭毒庶品實賴滋液年穀順成用通  
大禘謹薦嘉祀溥及一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  
泉庶神咸饗南方西方  
北方準此

句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句芒氏惟神贊陽出  
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饗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稷氏惟神誕降嘉  
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又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農穡  
謹薦明祀庶神饗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祝融氏惟神典司火

正滄曜昭明式贊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饗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惟神式贊黃  
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饗嘉薦  
尊收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尊收氏惟神典司金  
正式贊西成執矩懷莊尚義趨力豐年之報饗茲嘉祀  
元冥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元冥氏惟神典司水

正贊序幽都厥務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  
位臣姓名敢昭告於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  
大實為麟長質明造物歲稔年登實資弭患式陳嘉薦

百靈是屬爰泉東方鱗羽羸毛介眾族猫於菟坊水壙  
昆蟲諸神咸饗其朱鳥騶虞元武祝文首尾  
並與此同麟祝文發首亦同  
朱鳥之神惟神擊自火精冠茲羽族輔時宣化效祥蹈  
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

麟之神惟神體信為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  
年穀豐稔寔資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  
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稟靈金宿贊育生類實參利  
物爰茲報功用率恒祀

元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攸  
底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鑾駕還宮如圖丘之儀

通典卷一百一十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一 開元禮纂類六 吉三

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 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圓丘儀諸應祀之官齋戒如別儀

陳設

前祀二日向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次於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

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事無御侍臣至蕃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如圓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

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及望燎位祀官從

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位於內壝之內皆如圓丘之儀攝則設祀官公卿位內壝內道設酒罇之位太罇二

著罇二罇一在壇上於南隅北向罇皆置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陞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罇水

在洗東篋在洗西南肆篋實以執罇罇篋者各立於罇罇篋之後設玉幣之篋於壇上罇罇之所備後謁

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漑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饌具訖俱還齋所祀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鬻刀

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大明青牲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大明月夜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 如圓丘之儀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罇玉帛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醴齊其元酒各實於上罇罇之實以盎齊罇罇實以清酒

玉以圭有罇其幣大明以青夜明以白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簋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

史與執罇罇篋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一引導者每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者皆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升自東陞立於罇所

壇下執罇洗篋罇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就位

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國蕃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轅南向將軍降

立於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官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

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

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出

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分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卿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

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元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博士引太常卿太常

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

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指

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

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西面

立每立定太常卿與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

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

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其請行事

攝則初司空入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贊拜

訖謁者進太尉之左日請行事獻皆以太尉為初獻下

此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塵取以與贊物則奠訖俛

伏而鼓祝奏元和之樂乃以闐鐘之均以文舞之舞樂

舞六成偃麾曼敬樂止而後作偃麾曼敬而後止

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攝則奉禮贊皇帝再拜奉

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取玉帛於篋立於

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太和之樂皇帝詣

壇升自南陞侍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

以下皆皇帝升壇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祝加玉

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東向進皇帝指鎮珪受玉

帛每受物指鎮珪奠登歌作蕭和之樂乃以大呂之均

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大明夜神座俛伏

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

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陞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謁

射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

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陞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

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攝則太尉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

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初皇

帝既入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

作以黃鐘之均饌至陞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

東陞以出饌升南陞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



蓋羅先徹乃升盤盞 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

復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盥洗樂作其盥洗之儀如

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樂止謁者

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率從升立於司徒

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贊酌醴

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少

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

敢昭告於大明惟神宣布太陽照臨下土動植咸賴幽

隱無遺時惟仲春敬遵常禮夜明云昭著元象輝耀陰茲仲秋用謹以玉帛犧齊黍稷庶品祇祀於神尚饗訖

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

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祝以罇酌上罇福酒授侍中侍

中受罇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罇跪祭酒啐酒奠罇俛伏

興太祝帥齋即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太祝持

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

齋即 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罇遂飲卒罇侍

中進受罇以授太祝太祝受罇復於坵皇帝俛伏興再

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

向立樂止文舞出鼓祝作舒和之樂出訖夏敬樂止武

舞入鼓祝作舒和之樂立定夏敬樂止皇帝獻將畢謁

者引太尉詣盥洗盥手攝則太尉獻將畢謁者引洗匏

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著罇所執罇者舉罇

太尉酌盞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

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太祝以罇酌盞

福酒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罇跪祭酒遂飲

卒爵太祝進受罇復於坵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

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皇帝儀與攝事同

詣盥洗盥洗匏爵升酌盞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

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畢太祝進徹

豆還罇所徹者遵豆各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太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

稱請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

帝樂作攝則謁者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

將拜太祝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

牲體黍稷飯爵酒興降自南陛南行懸內當柴壇南

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帛祝版餽物置於柴上戶內

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

奉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內壘門殿

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

蓋仗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祝官及從

祀羣官諸國蕃客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

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工人

二舞以次出

變駕還宮 如圖丘之儀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前祀三日諸應祀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並如別儀

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

壘門俱清齋一宿衛尉設祀官次於東壘之外道南北

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壘東門之外道南北向郊

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在神壇之方五尺高五尺開上

南出戶祀日未明三刻奉禮即設祀官位於內壘東門

北為上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御史位於壇上

西南隅東向令史陪其後於壇下設奉禮位於祀官西

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

壇東北西向北上設祀官門外位於東壘之外道南每

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帥齋郎設酒罇於

壇上東南隅象罇二置於坵北向西上設幣篚於罇站

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北向盥水在洗東篚在洗西

南肆篚實以執罇鬯篚者各位於罇鬯篚之後太

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厨祀日未明三刻太史令

郊社令升設風師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設神

位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

各帥其屬入實罇鬯及幣實以醴齊其元酒實於上罇

饌者實諸邊豆盞置入設於內壘東門之外饌幔內奉

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

鬯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

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者

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鬯洗篚者各就位贊引引御

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行掃除於下訖

各引就位贊明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

位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眾官

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

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門外初太官令出

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陛

進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進獻官受幣進北

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獻官

降復位太官令引饌入詣南陛升壇太祝迎引於壇上

設於神座前邊豆盞先徹乃升盞設訖太官令以下

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盥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自南陞升壇詣罇所執罇者舉舉獻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與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風師含生開動必仁振發功施造物實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訖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翼版於神座與還罇所獻官拜訖謁者引獻官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坵獻官俛伏與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加俎與以俎西向進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籩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遂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太祝執篚跪取幣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與自南陞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陞登柴壇以幣祝版餼物置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以下並同風師儀

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萬寶式仰膏澤率遵典故用備

常祀其首尾與風師文同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有司行事祝文曰維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祐介其農穡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坵以西爲上○初獻司中祝文曰時屬安寧億兆康乂用率常禮報茲祉福○次獻司命祝文曰賴茲正直黎庶康寧資此良辰用申常禮○次獻司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靈阜備茲錫吉式薦馨香○次獻司祿祝文曰元英紀時歲事云畢率遵典故脩其常祀飲福及行事如風師之儀

通典卷一百一十一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二 開元禮纂類七 吉四

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袞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

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則告太宗

文武聖皇帝廟飾並如圓丘之儀

陳設

前祭三日向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外道北南

向攝事衛尉設祭官公卿以下向舍奉御鋪御座衛尉

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

向設祭官次於東壇之外道南向北向西上三師於南壇

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

上於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鄒公於南壇之外道西

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

於介公鄒公西南東向皆北北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於

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東向

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於西壇之外道南北

向東上其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設陳饌幔於內壇

東門西門之外道少北南向饌陳於東門外西向西方

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饌陳於東門外西向西方

東向神州無西門之饌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

於壇南內壇之外樹靈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餘如

圓丘儀又為瘞瘞於壇之壬地內壇之外方深取足容

物南出陞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攝事無於壇之東南

西向設望瘞位於壇西南當瘞瘞北向設祭官公卿位

於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

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

正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於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於

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

者位於瘞瘞西南東南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陸

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

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向

西上介公鄒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

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

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

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北

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鄒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

諸國客使位於內壇南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

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

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攝事無三師設門外位

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壇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

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壇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

西向介公鄒公於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

九品以上位於東壇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

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壇之外道南

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

王東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鄒公西南重行東

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

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

位重行東面皆北上攝事無三師牲勝於東壇之外當

門西向黃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

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

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

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罇於壇之上

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鬯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

罇二壺罇二山罇一在壇下皆於南陸之東北向俱西

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鬯一在壇上皆於皇

地祇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罇於神州

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濱俱山罇二山林川澤

俱屬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俱屬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

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罇置於壇下孟冬儀禮上之

罇置於壇下設御洗及設玉幣之筐等並如圓丘儀

之罇藉以席孟冬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

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

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

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於東方西向席以

堯設神州地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

嶽鎮海濱以下之座於內壇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

邱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嶽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

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藁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別儀

鑾駕出宮服以裘冕餘如上辛園丘儀孟冬北

奠玉帛郊亦同園丘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各帥

其屬入實饗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泛齊

以益齊象罇次之實以饗齊象罇次之實以饗齊象罇

為下實以饗齊象罇次之實以饗齊象罇次之實以饗齊

以饗齊象罇次之實以饗齊象罇次之實以饗齊象罇

於諸齊之上齊神座之玉皇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配

幣以元孟冬同祝禮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

饌者入實饗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掃除等並如圓





縛疊洗籠者各位於縛疊籠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  
其牲各隨方色廩耶以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用右  
豆先取血毛置於饌所腥者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  
胖前脚三節節一段肩臂膊者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  
去下節載上股節二節又取正骨脰者短骨正骨  
代替各二節以並餘皆不設蓋實稷黍稷梁蓬十  
實以鹽乾魚黍粟稷麥苽鹿兔醢脯白餅黑餅豆十實以韭  
菹醢醢善菹鹿兔苽兔醢笋白魚醢凡祭官各服其  
脾菜道豚胎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  
服三品羹異五品繡異五品元冕六品  
屬入詣壇東陞升設嶽神瀆神座於壇上近北面南向  
席以莞又實縛疊及玉凡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  
之玉兩祝版置於坵嶽令瀆令又以幣置於籠齋即以  
豆血皆設於饌所其幣長丈八贊唱者先入就位視與  
執縛疊籠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贊唱  
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縛者升自東陞立於縛所  
執疊籠者各就位祝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掃  
除於下壇外則掃除各就位贊明贊禮者引祭官以下  
俱就門外位立定一刻頃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  
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祝跪取玉幣於籠興立於  
縛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掌饌者帥齋郎奉饌  
陳於東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詣壇升自南陞進神座  
前北向立祝以玉幣東向進初獻受玉幣還縛所贊禮  
者引初獻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  
者引初獻降還本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陞祝迎引  
於壇上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齋郎降自東陞復位祝  
還縛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疊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陞詣  
酒縛所執縛者舉羣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進詣  
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  
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

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東嶽岱宗維神贊養萬品作  
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嶽云夏始中嶽云季夏始謹以玉帛  
犧齊乘盛庶品朝薦於東嶽岱宗尚饗○東瀆大淮惟  
神源流深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  
用遵典秩○南瀆大江云惟神總合大川朝宗巨海功  
昭潤化德表靈長敬用夏首脩其常典○西瀆大河云  
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  
序用率常典○北瀆大濟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  
播通四氣作紀一方元冬肇節率脩典制訖興初獻再  
拜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縛所祝以爵酌清酒進初獻之  
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祝李齋郎  
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  
初獻初獻受以授齋郎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  
爵復於坵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  
飲福酒贊禮者引亞獻詣疊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陞詣  
縛所執縛者舉羣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詣神座  
前北面跪奠爵興少退北面再拜祝以爵酌清酒進於  
亞獻之右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  
受虛爵復於坵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復位於初  
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  
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進神座前徹豆還縛所贊禮  
者曰再拜非飲福受昨者皆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  
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唱者引初獻就望  
瘞位西向立於獻官將拜嶽令進神座跪取幣齋郎以  
俎載牲體黍稷飯詣嶽以饌物置於坵祭海濱獻官  
齋郎以幣血沈於東西廂各二人奠土半昭贊者進初  
獻令退就位拜訖齋令及  
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祝與執縛疊籠者

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  
於齋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三 開元禮纂類八 吉五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

齋戒 如前祭方丘儀

陳說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  
 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  
 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齋坊之內  
 攝事無設大次儀 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三師之北  
 但守臣設祭官次 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門  
 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門  
 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鄴公於北門之外道東西向  
 以南為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東面西方  
 北方於介公鄴公東北西面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  
 品以上於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為上諸國之客於  
 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於道  
 南北向俱以西為上 攝事無三師 前祭二日太樂令設  
 宮懸之樂於壇北東方西方磬簫起南鐘簫次之南方  
 北方磬簫起東鐘簫次之設十二鍾鍾於編懸之間各  
 依辰位樹靈鼓於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  
 置祝敔於懸內 祝在左設歌鐘歌磬各於壇上近北南  
 向皆磬簫在西其匏竹者各立於壇下南向相對為首  
 凡懸皆展 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南為上南  
 方北方以東為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為瘞埽二於南門  
 之內於稷壇西南 攝事無理坎二 方深取足容物北出  
 於樂懸之北 陸前祭一日奉禮設位北門之內當社稷壇北南向將  
 奉禮即一人守之在位 版東北立五步所南向又設望瘞位西門之內當瘞埽

南向 攝事無御位 設祭官公卿位於西門之內道北執  
 事位於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為上設  
 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大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於大  
 稷壇西北隅東向 攝事無 史階後設奉禮位於樂懸西北贊者  
 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埽  
 西北東向北上 攝事無 奉禮位 設協律郎位於壇之上東北  
 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南懸之門南向設祭官位三  
 師位於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鄴公位於  
 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  
 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  
 於東方值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為上諸州  
 使人位東方南方於北門之內道西於諸王西北重行  
 南向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道東於介公鄴公東北重  
 行南向以西為上諸蕃客位於北門之內東方南方於  
 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南面以東為上西方北  
 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面以西為上  
 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  
 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三師位於北門之外道西諸王  
 於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鄴公位於道東西向皆以南  
 為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門之外祭官之  
 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  
 以上位於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面以西為  
 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重行東面西方  
 北方於介公鄴公東北西面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  
 南方於武官東北每國異位重行南向西方北方於道  
 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為上 攝事無三師北門  
 祭官門設酒罇之位太社太罇二著罇二罇二壇上西  
 外之位

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罇二於太社酒罇  
 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於坫皆加勺羅 皆皆置於罇下設太稷  
 后稷酒罇於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各於太  
 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於西北南向俱  
 罇水在洗西能在洗東北肆 罇以 執罇壘籥者位  
 於罇壘籥之後各設玉幣之簠於壇上罇坫之所哺  
 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明十  
 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鷲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 攝事  
 取毛 置於饌所遂烹牲 用鬻 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  
 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  
 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  
 座之左俱東向席以莞設神座各於席首

奠玉帛 鑿駕出宮 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醢令各帥  
 其屬入實罇鬻玉幣 太罇為上實以醴香鬻次之實  
 其屬入實罇鬻玉幣 以盞香鬻為上實以清酒配座之  
 罇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禮 太官令  
 神之玉太社太稷俱以兩珪有珪幣色皆以元 太官令  
 帥進饌者實諸豆籩簋皆設於神厨未明二刻奉禮  
 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  
 執罇壘籥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  
 為上 凡引導者每 立定奉禮日再拜贊者承傳 凡奉禮  
 者皆御史以下皆再拜說執罇者各升自西陸立於罇  
 所執罇洗籥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  
 壇西陸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降又詣  
 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儀說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  
 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客使先置者  
 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略

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  
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從  
祭羣官皆就門外位攝事謁者贊引祭官各就位無駕將至此儀太樂令  
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

北道東謁者引司空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日再拜司空再  
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陞升行掃除於上陞壇亦  
如之訖降行視樂懸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

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羣官  
介公卿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  
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繡冕出

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從如式博士引大常卿太常卿  
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至社宮西門外殿中監進大珪  
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受進皇帝摺大珪執鎮

珪華蓋侍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  
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  
常卿與博士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

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  
請行事退復位攝事謁者白協律即跪俛伏舉塵凡取

跪俛伏而取以興與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鼓祝奏順和之樂乃以兩鍾為  
均文舞八成優麾夏鼓樂止凡樂皆協律即舉塵凡鼓  
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

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籩各立於  
籩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  
大社壇自北陞侍中中書令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

升如之以下皆皇帝升壇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  
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摺鎮圭受玉帛凡授物皆指

珪奠訖歌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  
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社神座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  
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

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  
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神座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  
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陞樂作

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陞南向立樂止太祝  
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受玉帛  
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稷神座俛伏

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  
於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  
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與太

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  
降自北陞樂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  
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

各由其陞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諸  
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籩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  
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

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  
座之饌入自左闈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蔟之均  
饌至陞樂止祝史各進微毛血之豆降自西陞以出太

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陞配座之饌升自西陞諸太祝迎  
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簋先徹乃升簋設訖  
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陞復位諸太祝還籩所太常  
卿引皇帝詣盥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圓丘太常卿

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陞樂止謁者引司  
徒升自西陞立於籩所齊即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  
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樽所執樽者舉羣侍中贊酌

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太常卿引皇帝進  
大社神座前南面跪奠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  
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  
昭告於太社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  
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

剛鬣明粢薌合薌秋其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申報  
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與皇帝再拜初讀祝  
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籩所皇帝拜訖樂

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樽所執樽者舉羣侍中  
取爵於玷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  
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俛伏與太常卿引

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  
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  
告於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揆日惟吉恭修常事薦於太

社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  
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醴齊陳  
於表位作主侑神尚饗訖與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籩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  
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  
籩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

進皇帝拜受爵跪祭酒醉酒奠爵俛伏與太祝帥齋即  
進俎太祝滅太社神座前三牲肥肉各置一俎上太祝  
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

右皇帝跪取爵遙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坵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詣鬯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壇西陛以從皇帝至鬯洗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常詔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三公三公與齋即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帝詣太稷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太稷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入政用而不置功濟萌黎茲惟仲春仲春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蕪合蕪其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備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贊詔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取爵於坵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秋式揀吉辰敬脩恒禮薦於太稷惟神功叶稼穡闡脩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蕪合蕪其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配神尚贊詔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

樂止謁者引司徒降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祝作舒和之樂出訖夏敬樂止武舞入鼓祝作舒和之樂立定夏敬樂止皇帝殿后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攝事則引太常卿下同詣鬯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罇太尉酌盞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罇所取爵於坵執罇者舉罇太尉酌盞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鬯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坵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詣鬯洗盥手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之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與光祿卿詣鬯洗盥手洗爵升酌盞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之樂作太常卿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羣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篋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壇南行當瘞坵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置於坵訖奉禮曰可瘞坵東西面各四人奠土半坵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尙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

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 如方丘之儀

季冬禘太社 如上儀

太社祝文曰維神降祐百穀時登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贊后土氏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恭薦禘祀於太社惟神功協水土作主配神謹以云云

太稷祝文曰惟神主茲百穀粒此黎元謹率常禮恭以玉帛云云

后稷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敬薦禘祀於太稷惟神功協稼穡作主配神云云







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日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御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紼纒纒籥籥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

諸太祝詣東陛升堂行掃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給瑞則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於廟庭太寶器上先後亦俱備未明二刻贊引引太廟令太

祝宮闈令詣東陛升堂詣獻祖室內開招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置於座給瑞則未明二刻陳腰與於東陛

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外各執事者出腰與自東陛升詣獻祖室內開招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各

置於與出詣座前奉神主置於座訖引太廟令以下次訖以次奉出諸祖以下如獻祖儀訖引太廟令以下次

奉出懿祖次奉出太祖次奉出代祖次奉出高祖次奉出太宗次奉出高宗次奉出中宗次奉出睿宗神主置

於座如獻祖之儀皇祖妣以下神主皆宮闈以下降還本位攝事贊引各引亭官俱就門外駕將至

謁者贊引引亭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迺輅南向將軍

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與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繼扇華蓋

侍衛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奉御署訖近臣奉出太廟令受各奠於坵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

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座者皆脫屣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司

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日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初

司空行樂懸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亭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次入就位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皇帝再拜儀但

拜耳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

衛如常儀侍中奉寶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太博士先引導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圭皇帝執鎮圭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

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復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日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者不拜太常

卿前奏攝事謁者進太尉初職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即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

而後鼓祝奏示和之樂乃以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作文德之舞樂舞九成黃鍾三鍾大呂

委偃麾戛歌樂止凡樂皆協律即舉麾工鼓祝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復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日眾官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詣盥洗太和之樂作每行皆如皇帝至盥洗樂止侍中跪取匱興沃水又侍中跪

取盤興承水皇帝指鎮圭凡受物則指鎮圭興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

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瓊於篚興進皇帝受瓊侍中酌盪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拭瓊訖侍中奠盤匪黃門

侍即受中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昨階樂止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

以下皆如之攝事皆太尉升階盥洗酌獻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罇侍中贊酌鬱鬯訖登歌作奏肅和之樂以圖

鍾之均自後登鐘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鬱鬯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給瑞少退

同攝事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次裸懿祖次裸太祖次裸代祖次裸高祖次裸太宗次裸高宗次裸中宗次

裸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昨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

毛血及肝管之豆於東門外齋即奉燼炭蕭黍各立於肝管之後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肝管與奉燼炭蕭

黍黍者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詣太祝各迎取毛血肝管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罇所齋即

奉燼炭皆置於室戶外之左其蕭黍各置於燼炭下降自昨階以出詣太祝俱取肝出戶燼於燼炭還罇所

饋食

皇帝既升裸太官令出帥進饋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重行西向以南為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

祖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之樂

階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至昨階以出饌升諸太祝迎引於陸上各設於神前遺豆蓋蕭先徹乃升簋

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昨階復位諸太祝各取蕭稷黍濡於脂燔於燼炭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盥洗

樂作皇帝至盥洗樂止皇帝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晨裸之儀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昨

階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罇侍即贊酌醴齊訖光大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

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坵酌醴齊訖太常卿又引入詣神座前北面

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面立樂止樂終

八節止諸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日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李習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

昭告於獻祖宣皇帝攝事云謹遣太尉祖妣宣莊皇后張氏氣序流邁時惟孟春孟夏孟冬承懷罔極伏增遠感

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籩合薌其嘉蔬嘉薦醴



之內道南東向以北為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罇水在洗東筐在洗西南律中罇太廟令與良醴合屬入賓罇罇如常其執罇罇者各位於罇罇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罇者次入就位遂於堂上設饌

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光祿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罇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於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遺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三陽煦物四序惟始式遵常禮謹以饗齊案盛庶品明薦於司命尚饗戶云時維歲首升陽贊帶龜云時維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維孟秋升陰紀物屬云時屬實沈氣序清肅行云時維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訖與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七祝祝版祝讀之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並如上儀訖贊引引還本位於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臘享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官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肅承靈佑錫茲介福時和年登率遵彝典謹以一元大武

柔毛剛鬣明柔麋合齋其嘉蔬嘉薦薦齊虔恭齋栗備茲清祀尚饗餘室祝文惟此臘享祭七祀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遺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今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饗齊案盛庶品明薦於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尚饗獻官唯獻司命餘庶齋助奠餘如上儀

祫禘以功臣配享

享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布功臣神座於太廟之庭吏部尚書贈司空鄖國公殷開山光祿卿渝國公劉政會開府儀同三司淮安靖王神通禮部尚書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

右配享高祖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上下並放此

司空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元齡特進贈司空鄖國文貞公魏徵洛州都督贈尚書左僕射蔣國忠公屈突通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中國文獻公高士廉

右配享太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英國貞武公李勣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右配享高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侍中謚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元暉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

右配享中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文貞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太子少保徐國公劉幽求

右配享睿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諸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每座各設罇罇二於左北向元酒在西加勺罇置爵於罇下設洗於終獻罇洗東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醴令以齊實罇如常堂上設饌訖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史迎引於座左各設於座前太官令以下出祝史還罇所亞獻將畢贊引引獻官詣罇盥洗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

諸助奠者皆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奠爵贊引引還本位於獻官進奠詣助奠者各進奠於座還罇所於堂上徹豆祝史進首座前徹豆還罇所

通典卷一百十四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五 開元禮纂類十 吉七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 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前享三日陳設如圓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樂如圓丘儀唯樂懸樹路鼓為瘞埴於壇王地外壇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圓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埴西南東面南

上為異攝事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享二日衛尉設享設陳饌於內壇東門外道南向北太樂令設宮懸樂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圓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壇北執事位於道南向北設御史位於壇下西向又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埴東面南上設協律御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於北懸間享官門外位皆於壇外道南如式又設御耕籍位於外壇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為列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卿公位於御位西南東

向以北為上尚舍設御末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又設司農卿位於御末席東少南向向農儀令於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籍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酒罇之位於壇上神農氏儀罇二象罇二山罇二東南隅北向后稷氏儀罇二象罇二山罇二在神農酒罇之東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罇

設御洗於壇南陸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陸之南俱北向執罇鬯篚者各位於罇鬯篚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站之所哺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坭鬯洗篚入設於位自東陛詣廚省饌具光祿卿詣視濯溉凡導引者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變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圓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帥其屬入實饌鬯及幣以登齊山鬯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簋簠等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圓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圓丘儀未明三刻至此與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贊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繼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贊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坭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虞虞令而

橫執之左其耜之耜所置於席遂守之凡執耒耜皆備後其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圓丘儀攝事眾官無訖謂者白太尉有司謹協律郎舉麾工鼓祝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皆奏作文武舞樂舞三成偃麾夏致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圓丘儀攝事謂者引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陸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退立於罇所皇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壇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樂止攝事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陸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邊豆蓋鬯先敬乃升盞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攝事謂者引詣盥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圓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設御洗於壇南陸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陸之南俱北向執罇鬯篚者各位於罇鬯篚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站之所哺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坭鬯洗篚入設於位自東陛詣廚省饌具光祿卿詣視濯溉凡導引者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變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圓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帥其屬入實饌鬯及幣以登齊山鬯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簋簠等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圓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圓丘儀未明三刻至此與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贊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繼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贊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坭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虞虞令而

設御洗於壇南陸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陸之南俱北向執罇鬯篚者各位於罇鬯篚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站之所哺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坭鬯洗篚入設於位自東陛詣廚省饌具光祿卿詣視濯溉凡導引者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變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圓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帥其屬入實饌鬯及幣以登齊山鬯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簋簠等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圓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圓丘儀未明三刻至此與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贊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繼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贊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坭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虞虞令而

設御洗於壇南陸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陸之南俱北向執罇鬯篚者各位於罇鬯篚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站之所哺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坭鬯洗篚入設於位自東陛詣廚省饌具光祿卿詣視濯溉凡導引者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變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圓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帥其屬入實饌鬯及幣以登齊山鬯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簋簠等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圓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圓丘儀未明三刻至此與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贊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繼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贊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坭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虞虞令而

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攝事云謹遣取昭告於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

方輿率由典則恭事于畝謹以制幣犧齊粟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

神座興還縛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縛所唯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太祝持版進於神座

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土膏脈起爰修耕籍用薦

常事於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粟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

縛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攝事太祝其飲

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圖丘儀攝事亦同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盥洗攝事謁者引太盥手洗爵訖謁者

引太尉自東陞升壇詣神農氏家縛所執縛者舉羈太尉酌盞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

后稷氏象縛所取爵於坵執縛者舉羈太尉酌盞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

立太祝各以爵酌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

進受爵復於坵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盥洗盥手帨爵升酌盞齊

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攝事降復位武舞

止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縛所徹者邊豆各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

瘞位奉禮帥贊者就瘞瑤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視各執籥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陞降壇詣瑤以幣置於瑤

訖奉禮曰可瘞東西各四人實土半瑤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籍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太常卿

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籍位南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攝事無語

耕籍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未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

犧合進詣御末席南北面跪俛伏搯笏解末韜出執未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末以授侍中侍中奉末進皇

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末起反於司農司農反於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未於韜執未起復位立皇帝初

耕執未者以末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未者前受耜退復位侍中前奏

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

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

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率其

屬以次耕於千畝其祝版播於齋所

鑿駕還宮 如圖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儀唯不質不

皇后季春吉已享先蠶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

一日尚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殿尚服帥司仗布侍

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

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即御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

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興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尚以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

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攝事無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

日於享所亞獻終獻則致齋六尚以下應從升者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

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鑪取火於陽鑪火以供爨水以實罇

前享一日詣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墻門每門二人每間一人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攝事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

次於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

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慢於內壘東門之外道南向北向設享官於東壘內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壘之內如圖丘儀諸女工人各為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炤於壇之壬地內壘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為探桑帷帳於外壘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南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炤西向設亞獻祿獻位於內壘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南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設司贊贊位於瘞炤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壘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御探桑位於探桑壇上東向設內命婦探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探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餉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向功執餉設內命婦執餉者位於各於其探桑位之後典製下女史執餉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壘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於南壘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事內謁者設三獻位於內壘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

西面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當瘞炤道西向又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南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設司贊贊位於樂懸東北南東向南向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下門外位於東西上無設御位下至此儀設酒樽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轆轤二象轆二山疊二轆皆加勺壘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攝事無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疊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執罍罍者位於罍疊篚之後設幣篚於壇上罍壘之所哺後內謁者帥其屬以罍壘洗篚入設於位升壘者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神厨及諸司供事便次守宮享日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探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篚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探桑者僅鉤各具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御餉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未明二刻搥二鼓為再嚴尚儀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齒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為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尚服質內僕進厭翟車於閣外尚儀版奏外辦取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篚鉤載之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

應探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製等進篚鉤載之諸壘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諸衛前後督攝如常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請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醴各帥其屬攝事則女史及入實罍罍及幣罍罍實以醴齊象罍以酒酒加明水酒加元酒實以盞齊山罍實以各實於上罍其幣以照大官令實諸邊豆簋盥俎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膳等屬與其牲之內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內謁者同時進之以俎俎自餘供享之物並請廟前一日先入駕將至女相者先置享官典內引女相者俱就門外位女相者以尚儀下女史充攝事質明引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過外位掌贊帥女史充攝事質明引女相者俱就門外位上定掌贊帥女史充攝事質明引女相者俱就門外位正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就位女駕至大門外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駕至大門外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駕至大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轎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坵初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鉤篚以退內命婦鉤篚則內命婦功司製進受鉤篚以退降車訖典製等進受之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女史女祝史女祝史以尚儀典正執罍罍篚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尚服質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司言先引入自東門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版

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與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

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

位者皆再拜其先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

位者皆再拜其先拜尚宮人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其先拜尚宮人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

事無駕至以典樂跪舉塵凡物亦跪與說而後興

祝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禮下享神三成偃麾

夏敬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祝尚宮前奏稱請再

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

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

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宮引皇后正和之

女祝史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攝事女相者引

樂作皇后每行之樂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

皆尚宮六尚以下量人從升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

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

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與尚宮引

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

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

毛血之豆立於內壇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

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與

女祝史退立於罇所皇后既升算幣攝事尚宮既升司

膳出帥女進饌者進饌陳於內壇東門之外皇后既降

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

之饌至陸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

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設於神座前

邊豆蓋簾先徹乃升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

陛復位尚儀攝事還罇所尚宮引皇后詣鬯洗樂作攝

女相者引皇后至鬯洗樂止尚儀跪取匱盥沃水司言

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

后脫手訖司言受中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

皇后受爵尚儀酌鬯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

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匱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

宮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宮引皇后攝事

后至盥洗以下至此儀也詣酒罇所執轡者舉罇尚儀

女相者引尚宮詣酒罇所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

贊酌體齊訖壽和之樂作壽和之樂攝事奏雍和

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

昭告於攝事女祝持版祝云皇后某先蠶氏惟神舉興

靈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儀齊奏

盛庶品薦於神尚饗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罇所皇后拜訖樂止尚

儀以爵酌上罇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酌福酒

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與尚儀帥女進饌者持邊

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胙各置一俎上又

以邊取稷黍飯共置一邊尚儀先以飯邊西向進皇后

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

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姑皇后興再

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

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儀皆尚宮行皇后舉將舉典贊

引貴妃詣鬯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典贊引貴

妃自東陛升壇詣家罇所執罇者舉罇貴妃酌盞齊典

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與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

再拜尚儀以爵酌鬯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

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姑貴

妃再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貴妃將

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者詣鬯洗盥手洗爵升酌

盞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

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邊豆各一司贊曰賜胙

掌贊唱眾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攝事

拜也再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

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

前奏攝事女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昭西南位

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於眾官將拜

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昭以

幣置於昭訖司贊曰可瘞昭東西各四人實土半昭尚

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

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贊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

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

採桑位尚功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篚從升皇

后受鉤採桑典製奉篚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尚功前

受鉤典製以篚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

授內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

篚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

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篚者退復位司贊各引內外命

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贊引婕妤一人詣窻室尚功帥執

鉤筐者以次從至窻室尚功以桑授窻母謹毋受桑切

之以授婕妤好食蠶澀一薄訖司贊引婕妤好還本位

尚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

次訖樂止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

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尚儀以

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皇后停大

次一刻頃捷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

頃捷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

五刻頃捷三鼓為三嚴內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門外

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

式奉迎內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

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

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內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

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迴車南

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興還侍

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唯

賀不上  
壽為異

通典卷一百十五

通典 卷一百十五 禮七十五





皇帝拜陵

將拜陵所司承制內外宜攝隨職供辦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如常儀將作先修理拜謁之所及寢宮務極潔敬不得喧雜尚舍直長去陵十里所設行宮奉御鋪御座齋室如常儀守宮設從駕百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位及次如常儀尚舍又於拜陵所道西量設小次又於寢宮前之西南設大次東向如常儀守宮量設侍臣次於大次西南設羣官應陪位者次於侍臣次之西南隨地之宜皆東向北上文官在北武官在南朝集使於武官之南尚食先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務極豐潔太常牲牢及黍盛光祿司農及掌祠人供膳如式拜謁前一日皇帝至行宮詣齋室仗衛如式陵令以玉冊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陵令受訖奉禮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其有山谷隱狹則隨地設位掌陵而拜又設位於寢宮之內寢殿東階之東南西向又設百官位於陵所行從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等分方位於神道左右相對為首又設百官位於寢宮大次之前分方序立如常並隨地之宜拜謁日未明五刻諸衛量設黃麾仗於陵寢陳布其陵寢舊宿衛人各未明三刻行從百官及諸皇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以上并客使等應陪位者俱就位侍中版奏請中殿其布位及進殿典禮相贊設之近仗就陳如常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以出敕侍臣上馬曲直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詣陵西南小次所控馬以入少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步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至位太常卿前奏請再

拜博士與太常皇帝再拜太常卿又前奏請再拜皇帝又再拜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陪位者皆再拜又再拜凡贊拜進退皆通事舍人贊相以後准此少頃太常卿前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贊者承傳陪位者再拜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還小次乘馬出次敕侍臣上馬儀仗侍衛詣寢宮皇帝從陵迴詣大次乘馬以入其仗衛等各立以俟其行從百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等並依位序立於大次之前所司嚴潔具酒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步出大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至寢宮南門仗衛停於門外其應從入之官隨時奏進止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入內門取東廊進至寢殿東階之東南西面立定太常卿前奏再拜訖引皇帝升東階當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又當皇后神座前再拜訖入進省服靴拂拭牀帳敕所司進太牢之饌加備珍羞陳設若有太子陪葬柩城內者並於寢殿東廊下所司致祭功王公主陪葬者於東廊下各奠饌布位量定獻官行事太常卿引皇帝出詣酒樽所酌酒進外之東南如常儀皇帝人翼酒三爵訖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二人對持玉冊於室戶外之右東向一太祝東向跪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又再拜若更進奠服靴卽躬自執陳訖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當神座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出中門太常卿前奏請權停從官及行事官並出大門外奉候其守宮使內侍官引內宮率寢宮內人謁見訖皇帝出侍衛如常儀還大次少頃若猶宿卽乘馬還行宮若更向前陵卽於大次更進發皆近侍先奏取進止與仗

皇后拜陵

所司先設大次於寢宮之東隨地之宜東向鋪御座如

常又設先朝妃嬪次於大次之南守宮設大長公主長公主及諸親婦人命婦等次於妃嬪之南皆東向及拜謁之處皆障以行帷前一日內謁者設中宮御位於寢宮東大次前近東東向又設先朝妃嬪以下位於御位西南各於其次之東皆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可贊位於妃嬪東北東面掌贊二人在南差退皇帝發行宮後皇后乘四望車如常行之式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服內典引各引妃嬪以下就位立訖內侍版奏外辦司言引向宮向宮引皇后每向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出就位贊以從如式立定尙儀前奏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陪位者皆再拜少頃尙儀又前奏請再拜辭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陪位者皆再拜向宮引皇后還大次謁寢宮如常儀皇后初還大次內典引各引陪位者退皇后拜陵訖於寢宮東大次改服細釵禮衣若服常服隨乘輿詣寢宮司服負珍寶以從侍衛如常先朝妃嬪大長公主長公主陪後如常式至宮北門降輿入大次皇帝既入寢宮尙宮引皇后侍從如常詣寢殿前西階之西東面立其妃嬪公主等陪從立於皇后之南皆東面北上又設司贊位於妃嬪東北東面掌贊二人在南差退在位者立定尙儀前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妃嬪以下皆再拜訖向宮引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妃嬪公主等仍立於階下詣先帝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尙宮又引皇后詣先帝皇后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復引皇后進省先服靴訖引退西廂東面立進食訖皇帝出尙宮引皇后從出降自西階復階下位尙儀奏再拜皇后再拜訖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妃嬪以下皆再拜訖請皇后之大次更衣妃嬪以下皆



昭告於帝有虞氏惟帝道光七政績宣五典式遵舊章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皋陶氏惟神爰定五刑載敷九德率由舊典云云○夏王禹云敢昭告於夏王禹惟王克平九土功施萬代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伯益氏惟公贊敷下土克蕃庶物率由舊章配享於夏王禹云云○殷王湯云惟王革命黜暴功濟天下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伊尹氏惟公弼諧政道功格天地率由故實云云○周文王云惟王受命作周經緯天地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太公惟公統德孔明翼成周室率由舊典云云○周武王云應天順人克定禍亂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周文公召康公惟公道光十亂功著分陝率由舊典云云○漢高帝云神武膺期撫安區夏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蕭相國惟公翼成漢業厥功惟茂率由舊章云云初獻再拜祝進奠版於神座與還樽所贊禮者引初獻官詣配座酒樽所取樽於坊執樽者舉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東面跪奠於配座前與進立於西壁下東而立祝持版入立於配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訖與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配位與還樽所贊禮者引初獻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與祝各帥執饌者以俎跪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掌饌者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坊初獻與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贊禮者引亞獻詣盥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樽所執樽者舉亞獻酌盥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神座前北面

跪奠爵與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配座酒樽所取爵於坊執樽者舉亞獻酌盥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配座前東向跪奠爵與退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亞獻之右西面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復於坊亞獻與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復位於初獻將畢贊禮者引初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與還樽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再拜訖贊禮者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禮者引初獻就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立於望瘞東北位初獻官拜訖祝各進神位前跪取幣與降自西階自南階詣瘞塚北南面以幣置於瘞贊唱者曰可瘞塚東西面各二人填土半培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樽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祝版焚於齋所

祭中霤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牲牲之饌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席以莞設神座於座首設酒樽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樽東南俱北向盥水在洗東篋在洗西南肆篋俱實以巾也奉禮設太廟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皆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醴之屬入實樽

壘太官丞監實壘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樽者俱先入詣神座前西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儀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僕入太祝迎引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樽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盥洗盥手洗爵詣酒樽所執樽者舉太廟令酌酒贊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與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中霤賴茲保養庶以安式荷神功祇率常禮爰以特牲薌合鷄其嘉蔬嘉薦嘉醴酒明祀於神尚饗訖與太廟令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俛伏與還樽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樽所太廟令俛伏與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與還樽所太祝與執樽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孟冬祭司寒 納冰開冰附

前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家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牲牲之饌未明一刻郊社丞入布神座於廟北南向設神位於座首又帥其屬設酒樽於座東南設洗於酒樽東南俱北向盥水在洗東篋在洗西南肆篋實以巾執樽者各位於樽壘篋之後上林令設桃弧棘矢於

冰室戶內之右祭說遂奉禮設上林令位於神座東南  
 執事者陪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質明上林令以下各  
 服其服郊社丞良醴之屬入實罇罇太官丞監實罇豆  
 簋簠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立  
 定太祝與執罇罇者先入立於神座前北向俱再  
 拜訖各就位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  
 位立定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  
 引進上林之左自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  
 饋入太祝迎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罇  
 所贊引引上林令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上  
 林令酌酒贊引引上林令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  
 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開元神武皇帝謹遣某官姓  
 名敢昭告於元冥之神順茲時令增冰堅厚式遵常典  
 將納凌陰謹以元牡秬黍嘉薦清酌明祀於神尚饗訖  
 興上林令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  
 太祝以爵酌福酒進上林令之右西向立上林令再拜  
 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上林令俛  
 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木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  
 所太祝與執罇罇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上林令  
 以下皆再拜贊引進上林令之左白禮畢贊引引上林  
 令以下出其祝版焚於齋所

興慶宮祭五龍壇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祀三日凡應祭之官散齋二  
 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祭二日守宮設祭官次於東壇  
 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饗於內壇東門之外  
 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判懸之樂於壇南右校掃除壇之

內外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  
 守衛壇門清齋一宿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南向執  
 事位於獻官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  
 贊者二人在南差退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東壇之外  
 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帥齋郎設  
 散罇五龍各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罇加勺罇有  
 設洗於壇東南北向罇水在洗東罇在洗西南罇實  
 爵執罇罇者各位於罇罇之後祀日未明十  
 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鷄刀烹牲於廚牲以未明三刻郊  
 社令帥齋郎各服其服升設五龍座於壇上近北南向  
 東上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上各  
 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醴之屬入實罇罇太祝以幣置於  
 籠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簋等設於饌饗內贊  
 明謁者引獻官以下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  
 執罇罇者入當壇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奉  
 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執罇罇者皆再拜訖自東陞  
 升立罇所各就位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謁者進獻官  
 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  
 麾工鼓祝乃以姑洗之均樂舞三成偃麾夏鼓樂止奉  
 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訖復位太祝取幣於籠  
 立於罇所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  
 引獻官詣南陞升北向立太祝以幣授獻官獻官受幣  
 登歌作以南呂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向跪奠幣於青  
 龍座前諸座皆太祝助奠俱畢獻官再拜訖登歌止謁  
 者引獻官降自南陞還木位太官令引饌入升自南陞  
 太祝迎引於壇上設饌於神座前訖降復位謁者引獻  
 官詣罇洗盥手洗爵訖引升南陞詣酒罇所執罇者舉

罇獻官酌清酒謁者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罇於青龍  
 之座太祝等助奠諸座俱畢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  
 於青龍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祝文臨時制撰讀訖獻官再  
 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  
 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  
 奠罇與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滅神前肉以授獻  
 官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進受  
 爵復於坵獻官再拜謁者引降復位太祝跪徹豆俛伏  
 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獻官不拜奉禮又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  
 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太祝以下復執事位立定  
 奉禮曰再拜太祝再拜訖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如洗玉  
 時別取進止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七 開元禮纂類十二 吉九

皇帝皇太子視學

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墜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南向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面北上其執如意者一人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執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

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行幸之儀駕將至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學生請駕至大次門外降入如常

視學

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引文武三品以

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人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諸衛率庶人從入立於皇太子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救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救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羣官坐者各升座其公服者脫履於階下及降納皆如常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遂行如意侍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座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救賜會則侍中前承制降詣堂下宣勅及太官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侍衛如常儀羣官以下會訖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請

車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量時刻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文武官陪從還宮如來儀初駕出國子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

齋戒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國學釋奠仲春秋釋奠於齊太公廟並附

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典設即設皇太子蠅座於正殿東序及室內俱西向又張帷於前楹下殿若無室張帷為之致齋之日宣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晝漏上水一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閣外通事舍人引宮臣文武七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

結佩俱詣闕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以出待衛如常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典設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散齋皆於正殿致齋皆於享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享羣官監官學官學生等各於本司及學館俱清齋一宿並如別儀國學及齊太公廟將享節司先申享日本司請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無皇太子散齋以下儀

陳設

前享三曰典設即設皇太子便次於廟東西向又設便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設諸次享官於齋坊之內從享之官於廟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國學設齋官以下次於齋坊太公儀同國學二曰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東方西方磬簾起北鐘簾次之北方磬簾起西鐘簾次之設三鐃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路鼓於北懸之間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隅置祝敔於懸內祝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北向磬簾在西鐘簾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堂下階間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者展而懸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右校掃除內外又為瘞瘠於院內堂之左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自設軒懸以下前享一日奉禮設皇太子位於東階東南南向國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南向又設瘞瘠位於廟堂東北當埋炤西向太公儀同國學設亞獻終獻位於皇太子東南執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國學無亞獻以下儀太公儀同設御史

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於埋垣北南面東上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北向自御史位以下與國學同太公設從享官七品以上位公儀設廟官位於樂懸之東當執事西南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西當

宮官監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國學學生位於學官門內道左右相對為首太公無學生設門外位為亞獻終獻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異位俱北向西上國學設三如常儀太公監官學官位於獻官東南國學則館官學儀與國學同位從享官位於學官之東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設酒罇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罇二象罇二山罇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罇二象罇二山罇二在先聖酒罇

之東俱西上罇皆加勺幕有坫以置罇其先師之洗設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罇水在洗東籩在洗西南肆籩實以執罇籩器各位於罇籩罇之後設幣籩二各於罇坫之所典設耶設皇太子座於學堂之上東壁下西向監司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又設執讀者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宮設太博少

傅座於皇太子西北南面東上若有令應事以下坐則向東侍講者座於執讀西北執如尊者一人三館學官非侍講者座於侍講者之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於侍講之北南面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面設脫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堂儀設版位宮官七品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等於西階西南監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

後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宮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宮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皇太子座哺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盥洗籩器入設於位升堂者謂者引祭酒司業詣厨視灑灑凡導引者送巡太公儀引贊引引御史詣厨省僕具司業以下每三獻視灑灑贊引引御史詣厨省僕具司業以下每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

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正座及一體左即明以下折分餘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內西楹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若前堂不容則又於堂外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國學儀其七十二弟子名已具歷代祀先儒篇太公儀無先聖神座以下至此出宮國學無此儀太公同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南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奉禮設從享宮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宮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俱詣閣奉迎儀進軺車於西閣外南向若須乘輿則止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

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緩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允進當車前跪奏稱請發引儀伏興退復位中允奏請將當車前跪奏稱具官臣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

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官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衫服郊社令良醴令各帥其屬入實罇鬯及幣檟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登齊山罇實以鬯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豆簋簠等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大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鬯籩器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日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鬯籩器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大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儀無學生位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生皆入就門內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內率降立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衛如常郊社令以視版進皇太子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並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引享官宮官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謁者以下儀太公同

後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宮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宮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皇太子座哺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盥洗籩器入設於位升堂者謂者引祭酒司業詣厨視灑灑凡導引者送巡太公儀引贊引引御史詣厨省僕具司業以下每三獻視灑灑贊引引御史詣厨省僕具司業以下每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

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正座及一體左即明以下折分餘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內西楹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若前堂不容則又於堂外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國學儀其七十二弟子名已具歷代祀先儒篇太公儀無先聖神座以下至此出宮國學無此儀太公同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南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奉禮設從享宮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宮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俱詣閣奉迎儀進軺車於西閣外南向若須乘輿則止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

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緩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允進當車前跪奏稱請發引儀伏興退復位中允奏請將當車前跪奏稱具官臣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

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官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衫服郊社令良醴令各帥其屬入實罇鬯及幣檟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登齊山罇實以鬯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豆簋簠等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大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鬯籩器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日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鬯籩器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大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儀無學生位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生皆入就門內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內率降立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衛如常郊社令以視版進皇太子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並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引享官宮官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謁者以下儀太公同

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官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衫服郊社令良醴令各帥其屬入實罇鬯及幣檟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登齊山罇實以鬯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豆簋簠等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大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鬯籩器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日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鬯籩器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大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儀無學生位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生皆入就門內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內率降立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衛如常郊社令以視版進皇太子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並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引享官宮官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謁者以下儀太公同

太常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

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坐者皆常引祭酒入就位

立定奉禮曰再拜祭酒再拜訖訖者引祭酒詣東階升

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還本位初祭酒行

樂懸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陪祭之官次入就位國學

者引司業太公儀引亞獻皇太子停便次半刻頃率更令於便次門

外東向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便次侍衛如常儀

率更令引皇太子至廟東門中允進笏皇太子執笏近

侍者從入如常儀皇太子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率更

率更令前啟再拜復位皇太子再拜奉禮曰眾官再

拜眾官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率更令前啟有

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國學初司業行掃除訖者贊

入就位立定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及學生皆再拜其

先拜者不拜謂者進祭酒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

復位無停便次下儀太公儀亞獻協律郎跪伏奏

掃除就位至入拜訖謁者自初獻協律郎跪伏伏舉

麾凡取物者皆跪伏伏與鼓祝奏和之樂以姑洗

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偃麾夏啟

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祝率更令前啟再拜退

復位皇太子再拜再拜太公儀並同奉禮曰眾官再拜

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太祝各跪取幣於篚立於罇所

率更令引皇太子承和之樂作皇太子每行者作承和

階無樂下做此太公皇太子自東階升左庶子以下及

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如下皆皇太子升堂進先聖神座

前西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北向

進皇太子揖笏受幣每受物揖笏奠登歌作肅和之樂

以南呂之均率更令引皇太子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

座前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

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又太祝以幣授左

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

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

少退北向再拜登歌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

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各奉毛血

之豆立東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東階太祝

迎取於階上進奠於先聖及先師首座前太祝與祝史

退立於罇所初皇太子既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

饌陳於東門之外初皇太子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

入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訖奏饌和之樂饌至階樂止祝

史各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饌升太祝迎引

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盪豆蓋器先徹乃升盞設訖太

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率更令引皇太子詣罇

洗樂作皇太子至罇洗樂止左庶子跪取匱盥沃水又

左庶子跪取盤盥承水皇太子盥手中允跪取巾於篚

興進皇太子受爵手訖中允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於篚

興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酌鬯水又左庶子奉盤皇太

子洗爵中允又授巾皆如初皇太子拭爵訖左庶子奠

盤匣中允受巾奠於篚皆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

皇太子升自東階樂止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罇左

庶子贊酌醴齊訖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聖神座

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立

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云開元神武皇帝諱

某官某封遺敬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天子固天攸縱

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

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黍盛庶品祇奉尊章

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饗訖興太祝云爰

定六韻載成

七德功業昭著生靈攸仰俾茲末皇太子再拜初讀祝

文訖樂作太祝進奠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拜

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先師酒罇所執罇者舉罇

左庶子取爵於坫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贊酌醴齊樂

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

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皇太子既奠首

獻經獻齊助奠亦如之太祝持版進於先師神座之

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

敬昭告於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秋率遵故

實敬修釋奠於先師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

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犧齊黍盛庶品

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齊太公配座張留侯等

靈貽範千載云云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

進奠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

引皇太子詣東序西向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

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左庶子左庶子奉爵北向進

皇太子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

進俎太祝跪減先聖及先師首座前三牲胙肉皆取前

骨加於俎又以籩豆取稷黍飯興以胙肉各共置一俎

上又以飯共置一籩太祝以飯還授左庶子左庶子奉

飯北向進皇太子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俎授左庶子

左庶子以次奉進皇太子每受以授左右訖皇太子跪

取爵遂飲卒爵左庶子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

於坫皇太子俛伏興再拜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

皇太子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祝作

舒和之樂出訖夏敬樂止武舞入鼓祝作舒和之樂立

定夏敬樂止初皇太子將復位謁者引國子祭酒國學

謁者

引司業下做此詣盥洗盥手洗爵訖詣者引祭酒升自  
太公儀引亞獻詣盥洗盥手洗爵訖詣者引祭酒升自  
東階詣先聖酒爵所執爵者舉爵祭酒酌盞齊訖武舞  
作謁者引祭酒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與謁者引  
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祭酒詣先師酒爵所取爵  
於坵執爵者舉爵祭酒酌盞齊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  
座前北向跪奠爵與謁者引祭酒少退北向再拜謁  
者引祭酒詣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盞福酒台置  
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  
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坵祭酒與再拜謁  
者引祭酒降復位初祭酒獻將畢謁者引司業國學  
士下做此太詣盥洗洗訖升酌盞齊終獻如亞獻之儀  
公儀引終獻

還樽所徵者邊豆各一奉禮曰賜酢贊者唱眾官再拜  
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已飲福永和之樂作率更令前  
啟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拜太公儀同國學  
曰眾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樂一成止率更令  
前啟請就坐位率更令引皇太子就坐位西向立  
國學諸者引祭酒 奉禮帥贊者轉就瘞塚東北向初在  
位者將拜太祝各執籥進神座前跪以籥取幣降自西  
階詣瘞塚以幣置於坵訖奉禮曰可瘞塚東西廂各四  
人真土半招率更令前啟禮畢國學太公儀進  
初獻之左白云率更令  
引皇太子出門還便次樂作率更令至案作太公儀同  
皇太子出門樂止中允進受笏侍衛如常儀國學無皇  
太子出門  
等儀同謁者贊引各引亞獻以下以次出初白禮畢奉  
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御史大祝以下俱復執事位  
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學生  
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坊

講學 國學無齊太公同  
皇太子既入便次改服常服執經侍講執讀如意等  
及三館學官並服公服學生仍青衿服餘皆常服掌儀  
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各引羣官及學生等次入就位  
左庶子版奏外辨皇太子乘輿出便次若須乘馬臨  
時乘進止  
左右侍衛  
衛如常儀至學堂後降輿升自北階即座坐量人從升  
大博士傳執經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及學生等在位  
者皆再拜執經曰左庶子跪奏請令執經等升俛伏與又  
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退降詣西階下立於執經等  
之前北面宣令曰執經以下並升坐應坐者皆再拜經  
不通事舍人引執經以下升各就座生脫履如式  
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執如意者以如意授侍講  
侍講與受進詣論議座北面問所疑執經為通之訖興  
退以如意授執者退還本座執如意者以如意授諸  
侍講者皆如上儀總訖左庶子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  
事舍人各引降復堂下位皇太子降座降自北階入學  
堂後便次羣官以次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  
青衿服

還宮  
皇太子既入便次左庶子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  
輒離部伍皇太  
子改服公服停便次一刻頃又拖二鼓為一嚴有司轉仗  
衛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又拖二鼓為再嚴左庶子版  
奏請中嚴國子祭酒以下學生以上並出就學外道左  
牽鞞三刻頃又拖三鼓為三嚴僕進鞞車於門外如常  
左庶子版奏外辨皇太子乘輿出次學門外降輿乘車  
侍衛如常左庶子奏請及車右升降侍臣上馬文武陪  
從皆如來儀車動鼓吹振作如式至國子祭酒以下奉  
辭處鞞停車國子祭酒以下皆再拜通事舍人承合宣

勞及拜皆如常車至城隅鼓吹止過廟鼓吹作至延喜  
門鼓吹止入延喜門饒吹作至重明門宮官文武俱下  
馬皇太子乘車入太傅少傅還皇太子至殿門迴車南  
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與皇太子降車乘輿入侍  
臣從至閣門左庶子版奏請解嚴將士還本所  
皇太子束脩 國學束脩附  
東帛一籠 五酒一壺 斗脩一案五  
其日平明皇太子服學生之服並言學生下做此  
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者引立於學堂東階下西面相  
者引皇太子國學贊禮者引  
學生下做此立於門外之東西面不白  
賓陳東帛壺酒脯案於皇太子之西面當門北向重行  
西上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向日致請事皇太子少進曰  
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  
德請皇太子無辱若已封王則云請王無辱將命者出  
學生云請子無辱下做此將命者出  
告皇太子曰某不敢為儀敢固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  
請皇太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  
以視賓容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  
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籥者以籥東面授皇太子皇太  
子執籥博士降俛於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執事  
香奉壺酒脩案以從皇太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  
面奉酒脩者立於皇太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太子跪奠  
籥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太子還避遂進跪取籥相者引  
皇太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帶奉壺酒脩案者從與於博  
士前博士受帶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皇太子  
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太子拜訖相者引

皇太子出







東向進社西皇帝受玉帛登歌作肅和之樂太常卿引

皇帝進北向社跪奠於天帝神座社太常卿引

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社再拜訖登歌止樂作太常卿引

皇帝立於東方西向社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西向社太常卿引

拜訖登歌止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少退再

詣太樓壇升奠玉幣於大饗玉帛降如太社壇皇帝

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謁者引司

徒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壇東門之外司徒

奉天帝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

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階樂止饌升於南陛太祝迎引於

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社豆蓋社如式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

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樽所社禮儀皇帝與玉帛訖

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則升太樂止近侍者從升如常

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社西陛立於鐘所齋郎奉俎從升

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天帝社下飲太酒樽

所執樽者舉樽侍中贊酌汎齊社訖壽和之樂作皇帝

每酌獻及飲福酒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

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

跪向社奠爵俛伏奠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立樂止

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社跪讀祝文社祝文歸

廟訖與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

座還樽所社酒樽所社西向奠爵讀祝文如上儀訖太

常卿引皇帝詣太樓壇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

北面立樂作太祝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

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帛饌物置於柴上訖奉

禮日可燎東西面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社則降壇南

諸祝以玉帛饌物置於昭奉禮太常卿前奏禮畢社無

日可牽短東西面各四人真土太常卿前奏禮畢社無

儀太常卿引皇帝出內闈門社出宮門殿中監前受鎮

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各從

告官及從駕羣臣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

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日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

引出工人以下以次出社廟祝版社廟祝版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社將士不得

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鼓吹振作奏請還宮如常儀

巡狩告園丘有司攝事社廟前二日守宮設告官以下

將告有司下日如別儀社廟前二日守宮設告官以下

次名於常所設陳饌饗於內壇東門之外道北南向社

設陳饌社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合積柴於壇壇

廟於北門內道西前一社日諸告官清齋於告所社

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壇門

廟社社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社廟及設

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社廟及設

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社廟及設

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社廟及設

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社廟及設

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社廟及設

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社廟及設

以白長一丈八尺 太祝以玉帛置於篚設於儀所社舞儀未明

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人

再拜行掃除加常儀訖各就位社一刻廟又贊引引

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廟令人當

主各置於座如儀訖各就位社一刻廟又贊引引

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廟令人當

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社一刻廟又贊引引

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社一刻廟又贊引引

傳贊者皆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

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初謁者白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

於東門之外社於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玉幣於篚

興各立於饗所謁者引告官升自午陞北而立社南

立太祝以玉帛向授向授告官受玉進北面跪社南

於天帝神座俛伏興社少退北向西拜

壇如太祝者各還本位太祝還饗所廟者引告官升

堂戶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授告官受幣社南

於獻祖神座前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引告官

引還本位諸太祝各還饗所太官令引饌入升自午

陞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蓮豆蓋幕蒙之如設

謁者引告官詣盥洗盥手洗爵訖升自南陞詣天帝酒

饗所社告官詣太

官詣天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社進太社前

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社

臨時撰訖與告官再拜訖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

饗所告官拜訖謁者引告官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社

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太官令以下降

復位諸太祝各還饗所謁者引告官詣盥洗手洗爵

訖謁者引告官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

訖謁者引告官詣天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

訖謁者引告官詣天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

訖謁者引告官詣天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

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壇告官俛伏興再拜訖

謁者引告官降復位社告官拜訖謁者引告官升

各進跪徹豆俛伏興還饗所奉禮曰再拜告官及在位

者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廟同社

謁者引告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廟西初取官將拜太祝

以篚取玉幣及祝版置於柴上戶內社則塵左右四

柴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社則塵左右四

進告官之左白禮畢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以大

出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

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儀初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

太廟令太祝室閣令納神主如常儀社則塵左右四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

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

將發告國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

皆如常儀較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

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

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泰山下修圓壇四出陞若先有封禪記

築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文武

侍臣次設宮懸樂燎壇之制一如闕前一日皇帝清齋

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

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

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壇門與太樂

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南向設告

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

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卿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諸方

客使蕃客等位並如上辛闕丘儀等亦如之設告官以

下門外位於東西壇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

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樽壺洗篚器入設於位並

如常儀執樽壺篚器者各位於樽壺篚器之後告日未

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若牲一未明四刻

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

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

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

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各帥其屬入寶樽罍及玉天帝

二配帝者罍二俱實以汎齊其屬水太廟

各實於上罍玉以蒼璧幣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

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簠簋等皆設於饌輿內

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

下人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發行

官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

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

俱就門外位駕至大門外次迴轡南向其降轡之大次

從告羣官入就位皇帝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

奠玉帛等儀並如闕丘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

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闕丘天帝之諸太祝迎

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

東陞復位諸太祝各還饗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盥洗樂

其盥洗酌獻奏樂請祝之儀 訖與皇帝再拜初讀祝  
 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樽所樂讀祝之儀並  
 如 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  
 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其飲福受酢奏樂皇帝  
 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樽所奉禮曰賜  
 酢其眾官受酢皇帝望燎及太祝燎牲體玉  
 皇帝還大次視官工人次出等儀並如 皇帝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奏請解嚴將士不得皇帝改服  
 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於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於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行原  
 顯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敘重行  
 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壇之外道南北  
 向以西為上設陳饌饗於內壇東門之外道北南向  
 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  
 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為瘞罔於壇北之壬地外壇  
 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曰諸祭官各清齋於祭所諸  
 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壇門與太樂  
 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內壇東門之內道  
 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  
 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  
 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  
 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  
 望壑位於瘞罔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壇  
 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樽之位嶽鎮  
 海瀆各山巒二山林川澤俱展樽二邱陵墳行原顯俱  
 散樽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嶽壇上山  
二巒壇於山

東東北向設玉篚於樽坵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  
 皆加勺鬯篚者各位於樽坵篚之後郊社令帥齋  
 常執樽鬯篚者各位於樽坵篚之後郊社令帥齋  
 郎以樽坵鬯洗篚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  
 令帥宰人以鬯刀割牲齋即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  
 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  
 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  
 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醴令人實樽鬯及玉  
 山巒實以醴齊鬯鬯實以沈齊散樽及山巒皆實以清  
 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鬯祭神之玉以兩珪  
 有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篚簋  
 等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樽鬯  
 篚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  
 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樽鬯篚者各  
 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  
 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贊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  
 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  
 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肅行事退復位協律  
 郎跪俛伏興舉麾鼓祝奏順和之樂以鞋賓之均自後  
 奏始洗樂三成偃麾夏敷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  
 皆再拜太祝取玉於篚立於樽所謁者引獻官詣嶽壇  
 升自南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  
 和之樂以函鍾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嶽神  
 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  
 官降自南陛還末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  
 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  
 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  
 設於嶽神座前遠豆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

以出太祝還樽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  
 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壘洗盥手洗  
 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樽所執樽者舉鬯獻官酌  
 醴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嶽神座北向跪奠齊與謁者引  
 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齊祝史各以爵酌  
 奠鎮海以下還樽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  
 祝文祝文臨訖與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  
 奠版於神座還樽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鬯福酒進  
 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與  
 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加  
 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  
 太祝受爵復於坵獻官與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  
 祝各徹豆如常訖還樽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獻官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  
 下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壑位  
 西向立於眾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  
 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罔以物置  
 於罔訖奉禮曰可瘞罔東西各四人奠土半罔謁者進  
 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贊  
 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  
 下皆再拜訖出贊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觀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觀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  
 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南為宮壘方三百步面一門  
 為壇於壘內三分壘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  
 出陛南面兩陛餘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  
 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

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  
東武西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番客  
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筆輅於壇南如常儀設羣官  
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  
重行西面以北爲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  
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東方刺史  
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  
爲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  
以東爲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  
俱西向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  
上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爲上設東方  
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  
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  
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壇外  
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鉞  
戟陳於壇內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各集就次  
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  
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  
俱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  
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  
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贊各以其  
綉布爲之屬俱五兩爲其  
一束而執之仍飾以黃把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  
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官一  
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將出  
仗動太樂令合撞黃鐘之鐘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  
工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袞乘輿以出曲直華蓋

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甕門由北陛升壇即御  
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  
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  
入甕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  
再拜贊者承傳執贊者俱跪奠贊與在位者皆再拜訖  
跪取贊與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  
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  
承旨宣勅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  
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  
龜爲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  
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  
人引刺史爲首者一人執贊詣解劍席跪解劍脫烏執  
贊與舍人接引升壇詣卽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姓  
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贊俛伏興又舍人跪舉以東授所  
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冕與通事舍人  
引復北面位初爲首者奠贊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  
奠贊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  
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  
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  
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贊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  
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文別爲  
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  
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  
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  
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黃  
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贊升階中書令黃門侍  
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戶部尚書奏退復位訖中  
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

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  
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蕃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  
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  
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與太樂令合撞蕤賓之鐘左  
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  
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  
設會如正會之儀

考制度

朝觀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問命太常卿采  
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  
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  
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罰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長  
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於南  
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  
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  
宗廟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九 開元禮樂類十四 吉十一

皇帝封祀泰山 禪社首山附

鑿駕進發 禪儀無此篇

皇帝將有事於泰山有司卜日如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知巡符之禮告太廟高祖視文加封祀配神配神作主之意告宗廟文加禪祭主之意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較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知巡符之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至秦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園丘壇如巡符告至之禮有司前祀所司以攝事太牢祭於泰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云封於泰山禪云禪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結璣等並如園丘儀  
封云封於泰山禪云禪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結璣等並如園丘儀  
封云封於泰山禪云禪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結璣等並如園丘儀

制度

將作大匠先領徒於秦山上立園臺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園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為一陛玉板長一尺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牒為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盛其玉璽文中書門下進取進止所司承旨請內繕其名檢郊社合積柴為燎壇於山上園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又為園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園丘之制隨地之宜壇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壇外為三壇郊社令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為玉冊皆以金繩連編玉牒為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

金為字少府監量文多少為之又為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并檢方五寸當纒繩處刻為五道當封竇處刻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冊制度如玉匱又為黃金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為石縶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破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寸經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檢石縶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三道廣一寸五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石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縶封印其檢立於縶旁常刻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石縶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封石縶以石末和方色土為其封玉匱金匱石縶為距石十二枚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縶隅相應分距縶四隅皆再累為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縶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首禮制度將先於社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一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為三重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縶玉匱金匱金泥檢距圓封立碑等並如封祀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於山下封祀壇外壇東門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祀官次於東壇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壇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鄩公於南壇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於介公鄩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南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鄩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官三品

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壇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饌饗各於力壇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壇之外如園丘儀石校掃除壇之內外禪儀祭前三日尚舍廄內道北尚舍鋪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前東西諸親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介公鄩公於西壇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鄩公西蕃客又於其西西蕃侯於內道西門外道北南向使分於文武官後設陳饌饌於內道西南西方北方饌陳於西門外陳饌於東門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於西門外陳饌於東門之外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於山下封祀壇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東陛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律律郎位於壇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鄩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值文官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內壇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北為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壇東門之外道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西為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鄩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向東為上其後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於文武官後禪儀奉禮設御位壇東南設分獻官於祀宮南執事者位於祀宮內東門外道南南向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

差退協律郎於壇上太樂令於北懸間並如常設筵席  
 位於壇東北從祭官於南分公卿外位於東西門外  
 縣令又於南蕃客又於南設門外位於東西門外  
 南武官於後蕃客於武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門外  
 道南皆如設牲勝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  
 設次之式  
 一居前座又蒼牲一配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赤牲  
 一居前座又蒼牲一配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赤牲  
 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以上五牲一明  
 又牲一居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牲一在南  
 少設廢饗令位於牲西南令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  
 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  
 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  
 設昊天上帝酒罇於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  
 二山罇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罇  
 四在壇下於方陛之東北而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  
 二象罇二山罇二在壇上皆於昊天上帝酒罇之東北  
 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  
 之左其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  
 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內壇之  
 內眾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壇之外凡罇各設於神  
 座之左而右向五帝日月以上之罇置於坊內官以下  
 儀設皇地祇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罇二在壇上東  
 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在壇上西向象罇二壺罇二  
 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山罇二在壇上東北  
 上正座罇東北向西上神州太罇二象罇二在壇上  
 鎮海嶺俱山罇二山林川澤各壺罇二設罇洗各於  
 壇南陞東南亞獻之洗又於壇東南俱北向罇水在洗  
 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設分獻罇洗篚罇各於其方  
 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罇篚罇者各於罇罇篚之後  
 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拈之所祀日未明五刻  
 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山圓  
 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青茅為神籍設高祖神堯皇帝

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堯神位皆於座首又太史令郊  
 社令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上青帝於  
 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  
 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  
 西陛之北帝皆以糞結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  
 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  
 內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  
 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於內  
 壇之內眾星席位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堯設  
 神位各於座首神禮神位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  
 方西而席以堯神州於第一等席以糞結東南方岳鎮  
 以下於內壇內各於其方嵩岳以下於壇西南俱內向  
 席皆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西廂無瑞  
 物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斷行  
 人哺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拈罇  
 洗篚籥入設於位凡升壇者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  
 與祝史行掃除於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  
 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禮無五星  
 鑿駕上山禪無上山儀

前祀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  
 羣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向  
 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  
 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羣  
 官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  
 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罇水在  
 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巾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

當壇北向設羣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  
 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  
 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蕃客位東方南方  
 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  
 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如祀禮  
 設奉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  
 內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  
 嚴三嚴時節祀前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  
 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  
 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  
 與鈇戟以次陳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各  
 人分引從祀羣官諸侍臣結珮俱詣行宮門外奉迎侍  
 中負寶乘黃令進輦於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  
 皇帝服袞冕乘輦以出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  
 輦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輿進發伏興退  
 復位鑾輿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侍中中書令以下夾  
 引以出于牛將軍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  
 郎奏請鑾輿權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  
 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  
 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鑾輿在黃麾內符寶  
 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臣上馬畢黃  
 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鑾輿動稱警蹕如常鼓  
 吹不鳴不得誦諱從祀官在元武隊後如常若復先  
 度車輅鼓吹待於山下御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如式  
 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皇  
 帝降輦之大次羣官皆隨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頃侍中  
 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至臺東門外大次前







禮八十 開元禮纂類十五 吉十二

時早祈太廟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又為瘞培於北門之內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培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培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拂拭神幄又帥其屬以樽盪洗篚篚制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執罍篚者各位於罍篚篚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醴令之屬入寶鑄疊及幣每室春夏用兩罍罍明水為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長一丈八尺未明二刻為上一實清酒次之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宮闈令太祝以下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掃除於上太廟令以下升自東階入開墻室奉出獻祖以下入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贊明謂者引祈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謂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謂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東門之外初太官令出詣太祝俱取幣於篚各立於罍所謂者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戶前北向太祝以幣東向授祈官受進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座俛伏與出戶北向再拜訖謂者引祈官次進幣於路祖以

下諸室皆如上儀訖謂者引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罍所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詣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罍所謂者引祈官詣盪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罍所執罍者舉罍祈官酌醴齊訖謂者引祈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與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其文為水旱厲災蝗蟲及祖伐四夷各臨時制之訖與祈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與還罍所謂者引祈官次詣路祖以下諸室皆如獻祖之儀盪洗訖謂者引祈官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鬯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坵祈官俛伏與再拜訖謂者引祈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跪徹豆如式與還罍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既不拜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訖謂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轉就瘞培東北位謂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幣與降自太階詣瘞培以制幣置於坵訖奉禮曰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實土半培謂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若得所祈牢受勝與時字同餘與告禮同祭文臨時制撰

時早祈於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行事薦獻與巡狩告社稷禮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太社爰以農功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謹以清酌脯醢明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祝說后土氏祝文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餘同社稷禮用太牢瘞幣血饌福受許與正祭同餘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往以久闕時雨致陳情誠惟神昭祐降靈液率土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玉帛清酌醴齊黍稷庶品明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祝后土氏后稷祝文並同每配座無玉帛字

時早祈職儀以下於北郊

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就祈及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於東壇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墻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培於壇之玉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祈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壇門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內墻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祈官西南贊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位於東壇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以酒罍入設於位獸饌海濱各山罍二山川各疊罍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坵以置罍設罍洗篚篚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內向執罍

皆各服其服設獻鎮海濱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與良醴令之屬入寶鑄疊山罍實以實以沈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罍太祝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饌齊盤海濱依方色俱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盪豆入設於內墻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



以下與執鑄幣者入詣南方山川之西南當門重  
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  
下皆再拜執鑄幣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  
掃除如常儀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贊明謂者  
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  
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謂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  
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謂者進獻官  
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太祝各取幣於篚以授獻官獻官受幣詣東嶽  
座諸太祝各奠幣於諸嶽鎮海濱之座謂者引獻官再  
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初受幣太官令帥進饗者奉饌  
陳於東門之外獻官奠幣再拜訖太官令引僕入諸太  
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座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  
本位諸祝各還鑄所謂者引獻官詣盥洗盥手洗爵詣  
東嶽酒鑄所執鑄者舉饗獻官酌酒謂者引獻官進東  
嶽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與少退東向立初獻官進奠祝  
史以爵酌酒助奠東鎮以下還鑄所太祝持版進於神  
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東方嶽鎮海濱久  
闕時雨黎元懼懼惟神哀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  
清酌脯醢明薦於東方嶽鎮海濱尚饗太祝與獻官再  
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鑄所獻官再拜謂者引  
獻官以次獻諸方嶽鎮海濱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並同訖謂  
者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嶽贊引次引獻官就盥洗盥  
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鑄所執鑄者舉饗獻官酌酒  
訖贊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與少退  
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酌酒助奠訖還鑄所祝史持  
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祝與獻官再拜

跪奠版於神座與還鑄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以  
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並同訖贊引引獻官還  
本位諸祝各進跪徹豆如式與還鑄所奉禮曰再拜獻  
官以下皆再拜謂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謂者  
引獻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  
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培奉禮曰可遂東西廂各二人奠  
土半招謂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  
執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  
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祝版燔於齋所報  
唯飲福不受酢於東方嶽鎮山川首座之前其山川  
唯飲福不受酢理幣血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  
與報社同

時早就嶽鎮海濱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宿所司清掃內外又  
爲瘞招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官位於壇東南執事者  
位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  
退俱西面北上又設太祝奉幣位於瘞招之西北向海濱  
即設奉幣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  
行西面北上設鑄站鑄各於常所執鑄鑄各各位  
於鑄鑄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服其服所司帥其  
屬入設神座及實鑄鑄如常儀太祝以幣置於篚幣各  
色長丈掌饗者實豆豆一實脯奉禮帥贊者先入就  
位贊引引太祝及執鑄鑄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  
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皆再拜  
執鑄鑄者各就位贊引引太祝升自東陞行掃除於上  
訖降行掃除於下皆就位贊明謂者引祈官贊引引執  
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  
拜者謂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

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饗者帥進饗  
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篚以授  
祈官祈官奉幣置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饗者引  
僕入升自南陞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設訖掌  
饗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謂者引祈官詣盥洗盥手洗爵  
升自南陞詣酒鑄所執鑄者舉饗祈官酌酒謂者引祈  
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僕伏與少退北向立太祝持  
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文與祈社同嶽鎮  
祝與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鑄所祈官拜  
訖謂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豆如式還鑄所奉  
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謂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  
瘞位謂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太  
祝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培東西面各二人奠土半培  
海濱則以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謂者進祈官  
之左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  
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  
以出奉禮贊者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再報祠用  
幣血及飲福受酢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北郊報祠同  
久雨祭祭國門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右  
校掃除祭所太官丞先饗酒脯醢謂以其日贊明郊社  
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內向設酒鑄各於神座之左設鑄  
洗及篚於酒鑄之左俱內向並實以執鑄鑄洗篚者各  
位於鑄鑄洗篚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鑄洗之左而右  
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爲上郊社丞與良醴之屬  
實鑄鑄獻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謂者贊拜獻官以下皆  
再拜祝與執鑄鑄者各就位太官丞出詣饗所謂者

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引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祝還樽所謁者引獻官詣盥洗盥手洗爵詣酒樽所執樽者舉籌獻官酌酒進神座前跪奠爵俛伏與少退向座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具官姓名昭告於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神尚饗祝與獻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與還樽所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徹豆俛伏與還樽所祝與執樽疊籥者俱復執事位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若雨止報神用少牢飲以霖雨式陳誠請惟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家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諸州祈社稷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外又為瘞培於壇北如常設上佐縣則縣丞以下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饌酒脯醢設上佐位於稷壇西北掌事以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東北東而南上設望瘞位於瘞培北如常設上佐以下門外位於西門之外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壇九十步縣七步禁斷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蹲玷盥洗篚籥如常祭之儀每座各篚實巾二爵二每質明上佐以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座皆實一置於玷盥洗事者入實篚盥洗以祝版各置於玷又以幣各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樽疊籥者入當社壇北重行

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樽者各升自西階立於樽所執疊籥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入詣稷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就瘞培北位贊禮者引上佐以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贊者引上佐升壇北陞南向跪奠於社神座前訖與少退再拜訖復位又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奉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樽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盥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樽所執樽者舉籥上佐酌酒進詣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與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歲月日子如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社神社稷以下祝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詣配座酒樽所取爵於玷執籥者舉籥上佐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與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向跪讀祝文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降自北階詣盥洗盥手洗爵詣稷壇之北階升獻如社壇之儀獻訖贊禮者引上佐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樽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引上佐就望瘞位南向立祝以篚進於神前取幣及血黍

稷飯皆實於培贊唱者曰可瘞培東西各二人實土半培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諸祝與執樽疊籥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兩報祠以羊豕其幣壘幣血皆與正餘同餘與餘禮同祝文自社稷及后土后稷等並與國祈報同

諸州祈諸神

前二日本司設上佐縣則縣丞以下於祈所隨地之宜又為瘞培於神座之南方深取足容物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日掌事饌酒脯醢每座盞豆各一祈日質明去祭所七十步縣五步禁止行人上佐以下各服其服祝帥掌事者奉席入設神座於北廂南向若更有諸座贊禮者帥執籥者設籥於神座之左北向設洗於酒樽東北向盥水在洗東能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執樽疊籥者各位於樽疊籥之後設上佐以下位於神座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西南西向設望瘞位於瘞培之南北西上設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掌事者入實篚盥洗以祝版置於玷又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樽疊籥者入當神座前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樽疊籥者各就位祝進神座前行掃除訖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受幣跪奠於神座前訖與少退再拜訖復位掌饌者引饌入祝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訖執饌者退復位祝還樽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盥洗盥手洗爵詣酒樽所執

樽者舉彝上佐酌酒贊禮者引上佐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與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

祝文社文與祈訖與上佐再拜祝進奠版於神座與還

樽所若更有諸座祈官酌獻皆如贊禮者引上佐還本

位祝進神座前跪徹豆與還樽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

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上佐

就望瘞位北面立祝以幣實於坵培東西各二人實土

半培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上佐以下出訖

祝與執樽彝者俱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

皆再拜其祝版燔於齋所若祈海濱等其幣沈之設奉

節一與憲同若祈先代帝得雨報祠牢饌飲福受胙瘞

王其瘞幣如正祭之禮若非嶽嶺海濱先代帝王唯飲福

幣血皆同祭社之禮若不受胙其瘞培之位仍依祈禮若

海濱沈幣又并沈血位及沈之時節準祈餘皆與祈禮

同祝文與祈社同

諸州崇城門縣崇附

若霖雨不止崇祭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齋之樽各

於神座之左設盥洗及筐於酒樽之左俱內向設司功

縣則位於盥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

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為瘞培餘與祈諸神同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則縣遣具位

姓名昭告於城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

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城門尚饗若雨止報祠用

特牲飲福餘與崇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陳誠禱惟靈降

社應時開霽餘同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八十一 開元禮纂類十六 吉十三

諸州祭社稷 諸縣祭社稷附

前三日刺史下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

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

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

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官以下諸從祭之官各

有故並以次差不從則州官及比縣充諸從祭之官各

清齋於公館一日先赴祭所齋皆出別儀前二日本司

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階三等為瘞培二於壇

西門之外道北南向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

門外道北南向縣令諸祭官以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

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

門去壇九十步縣七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

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於設亞獻

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

俱每等異位東向南向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

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

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以下無府官設望瘞

位於培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

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縣從祭

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祭器之數

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

通典 卷一百二十一 禮八十一

篋洗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厨視以豆二夙興掌饌者

實以祭器牲體羊豕豕載右肘前脯三節肩臂臠節一

純酪二節又取正脊脰脊橫脊短脊正骨代骨各二骨

以並餘皆不設實黍稷實稻粱黍稷實石鹽乾魚菓

栗菱芡鹿脯豆實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

免醢笋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

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

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

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質明諸祭官及從祭

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本司帥掌

事者入實罇罇每座罇二一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祝

以幣各置於篋與血豆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

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罇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

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

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罇者各就位諸祝

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壇升掃除如社壇

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贊

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

至參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禮者刺史

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

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

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立定贊

神座前籩豆盞簠先徹乃升罇罇既奠御其蓋於下

右脂特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

於左縣贊禮者詣罇洗執罇者酌水執洗

參軍事引刺史縣令下同詣罇洗執罇者酌水執洗

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篋者跪取巾於篋興進

刺史執手執篋者受巾跪奠於篋遂取罇興以進刺

史受罇執罇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篋者又取巾於篋興

進刺史拭爵訖受中奠於篋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

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罇刺

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罇興

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社神惟神

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

祇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奏盛庶品備茲明薦用申報

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縣祝文以訖祝興刺

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

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罇於坫執罇者舉罇刺史

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罇興少

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罇興少

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

厥日惟戊敬修常事薦於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

州昭配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犧齊奏盛庶品式陳明薦

作主侑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

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

詣盥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樽所執導者舉稷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與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曰敢昭告於稷神惟神播生百穀自茲入政用而不匱功濟萌黎恭以制幣犧齊案盛庶品祇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訖祝與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樽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樽所刺史取爵於坵執樽者舉稷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南向跪奠爵與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禮薦於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闢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案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饗訖祝與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樽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贊者引亞獻詣盥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盥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與還樽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實於瓘贊唱者曰可瘞瓘東西面各二人實土半瓘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盥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 縣釋奠同

前享三日刺史縣則縣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若刺史上佐有縣丞為亞獻及簿尉通為終獻縣令有故並其口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為瘞瓘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階本司設刺史以下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瓘西向設助教位縣官位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唱位於瘞瓘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與祭社同掌事者以罇坵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俱西上皆加勺羶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坵設幣篚於罇所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盪水在洗東加勺羶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羶執罇盥洗篚者各位於罇盥洗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厨夙興掌饌者實祭器其實與本司帥掌事者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備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罇及幣每座罇二一實元次之禮神之幣用視版各置於坵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罇盥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盥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刺史將至贊禮者

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縣令贊禮者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與各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後與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前與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向立祝又以幣西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北向跪奠於先師神座與少退北向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饋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簋先徹乃升籩蓋既奠則其間羊豕二俎橫而設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籩蓋居重於右膳特陳於左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盥洗執罇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與承水刺史盥手執罇者跪取巾於篚與進刺史祝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罇與以進刺史受罇祝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與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稷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與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朝日子刺史縣令下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敘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



儀齊案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  
費祝與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樽所刺史  
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樽所取爵於坵執樽者  
舉爵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  
跪奠爵與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  
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  
敬修釋奠於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  
聖門實臻壹與謹以制幣儀齊案盛庶品式陳明薦從  
祀配神尚費祝與刺史再拜訖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  
還樽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  
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  
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與祝各帥

執饌者進俎跪減先聖先師神座前胙肉各取前神  
置一俎上又以籩取黍稷飯其置一籩與祝先以飯進  
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  
復於坵刺史與再拜參軍事引刺史復位初刺史獻  
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盥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  
史之儀不讀祝文訖降復位亞獻畢贊禮者引終獻  
詣盥洗盥洗升獻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自此下至跪祝  
祝取幣爵西階為異

州學生束脩 整禮同

束帛一篋 酒一壺 脯一案 五

其日平明學生青衿服至學門博士公服若儒服立於  
學堂東階上西面贊禮者引學生立於門東西面不自  
賓陳束帛篋酒脯案於學生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  
將命者出立於門西東面白敢請行事學生少進曰某  
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

諸子無辱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為儀敢固以請  
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學  
生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篋者以篋東面授  
學生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贊禮者引學生執酒脯  
者從之學生入門而左立於西階之南東面執酒脯者  
立於學生西南東面北上學生跪奠篋再拜博士答拜  
學生還避進跪取篋贊禮者引學生進博士前東面  
授幣執酒脯者從莫於博士前博士受幣贊者取酒幣  
以東執酒脯者出贊禮者引學生立於階間近南北面  
再拜訖引出

諸里祭社稷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  
正寢者謂人家前室待賓之所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  
培於神樹之北方採取足容物掌事者設社正位於稷  
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於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  
血豆位於瘞培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樽酒二并勻  
一以巾覆之俎一籩二豆二簋二簠二無器者  
充祭日未明烹牲於厨唯以牲承祝以豆夙興贊饌者  
實祭器牲體載右折節如州縣制分載二俎其詩一  
醴醢實黍稷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菹  
醢實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  
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  
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勻巾二爵  
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酒樽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  
樽在東稷神之樽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執樽  
者立於樽後掌事者入實酒訖祝及執樽者其祝以  
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執酒樽者

就樽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者引社正以下  
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語樽  
所贊禮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  
於神座前進醴居前左右籩黍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  
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  
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樽所酌酒訖贊禮  
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與少退南向立  
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子某坊坊則云某村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今  
昭告於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仲日  
惟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案盛庶品祇薦社神  
尚饗祝與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  
詣稷神酒樽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座  
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與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稷  
神座西東向跪讀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於稷神惟  
神主茲百穀粒此羣黎今仲春吉戊仲秋謹率常禮恭  
以特牲清酌案盛庶品祇薦於稷神尚饗祝與社正以  
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  
立祝以爵酌社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  
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還樽所社正與  
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木位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  
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培培東西各一人寅土半  
培贊禮者少前白禮畢遂引社正等出祝與執樽者復  
位再拜訖出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飲如常會之儀其  
祝版燔於祭所

諸太子廟時享

齋戒





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開羊豕二組橫陳重執爐炭蕭稷胙者從其俎升設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搗於脂燔於爐炭還鐔所贊禮者引主人詣鬯洗執鬯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與承水主人盥手執篋者跪取巾於篋與進主人拭手執篋者受巾跪奠於篋遂取爵與以進主人受爵執鬯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篋者又跪取巾於篋與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篋奉盤者跪奠盤與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鐔所執鐔者舉罍主人酌禮齊贊禮者引主人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與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於始祖考某諡封祖妣夫人某氏歲序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雍其嘉齊恭薦裕事禘云於始祖考某諡封始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祖考及子孫各以尊卑稱號其祫文同訖與主人再拜祝跪奠版於神座與還鐔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與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進滅神座前胙肉其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飯其置一籩視先以飯邊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右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坵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鬯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鐔所執鐔者舉罍亞獻酌盞齊贊禮者引亞獻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與少退西向再拜贊

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雖不又贊禮者引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與還鐔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鐔鬯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鐔鬯者出諸祝與奄者置神主置於與納於培室如常儀

王公以下拜掃寒食附

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塋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備芟翦草木之器贊禮者設主人以下位塋門外之東西面以北為上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塋精靈感慕有泣無哭至於封樹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荆棘慮與荒草連接者皆隨即芟翦不令火田得及掃除訖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贊禮者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若外官解滿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如前拜掃儀唯不占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許堂墓而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義或有不然神道尚幽不可過顯塋域宜設於塋南門外之外設淨席為位蓬祭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皆辭坐食餘饌者可於他處避不見奠此孝子之情

通典卷一百二十一



禮八十二 開元禮樂類十七 嘉一

皇帝加元服

卜日

皇帝將加元服卜日如別儀

告園丘 方丘附

前一日諸告官清齋於其所守衛及設罇坫等並前一  
 日陳設如巡狩園丘攝事儀告方丘自前一日陳設  
為理陷於地南外未明二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  
 壇之內北出陛大罇二一實明水為上一實  
 良醞令人實罇鬯及玉帛汎齊次之山罇二一實元酒  
 為上一實明水一實禮齊玉兩珪有邸幣以告方丘未  
 太罇二一實明水一實禮齊玉兩珪有邸幣以告方丘未  
 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  
 人行掃除如常儀贊明謂者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  
 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  
 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定奉禮曰再拜謁贊  
 者承傳凡奉禮者謁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  
 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儀至禮畢燔祝版於齋所並同  
 巡狩告園丘攝事儀告方丘其儀同但改昊天  
 巡狩告園丘攝事儀為皇地祇其玉帛埋之

告宗廟

其禮與巡狩告宗廟儀有司攝事同唯祝文臨時撰

賜軒行事

先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冠席於太極殿中楹間南向莞  
 筵紛純加藻席纘純加次席黼純守宮設鞞官次於朝  
 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並如常儀設協律郎舉麾位  
 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鼓吹各  
 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鞞奉御陳

輿蓋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  
 懸東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皆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一  
 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當文  
 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位分方於文武官當品  
 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中皇宗親在東設蕃客  
 位各分方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  
 集使九品之後又設太師太尉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  
 向西上又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  
 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皆如元日之儀其  
 日諸衛勒所部屯門列黃麾仗如常羣官依時刻集朝  
 堂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  
 奏請中殿太樂令鼓吹令帥工人入就位奉禮即設鞞  
 洗於階東南巖在洗東加勺霽篚在洗西南肆實巾  
 加罽尚舍奉御設席於東房內近西又張帷於東序外  
 殿中監陳衣於東房內席上東領元衣纁裳十二章  
 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白紗中單黼領青襪襪  
 大章集四章在裳藻粉米黼蔽其外上以朱黼三章  
 裾革帶玉鈎鐶大帶青帶朱裏紉其外上以朱黼三章  
 龍山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珮元組大雙綬六  
 綵元黃赤白纁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  
 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  
 綬而首半之闊施二玉環 朱鞞赤舄金飾纁纁玉簪  
 及櫛三物同箱在服北向尚舍奉御設莞筵一粉純加  
 藻席纘純加次席黼純又在南尚舍奉御實體罇於東  
 序外帷內坫在罇北實角觶各一加罽饌陳於罇西  
 籩豆各十二俎三在籩豆北設罍洗於罇東罍在洗西  
 加勺霽篚在洗東北肆實巾加霽執罍罇籩豆及在廷  
 罍篚者並絳公服立於其所裘冕垂白珠十二旒以組  
 為纓色同其綬紕纁充耳玉導於箱太常博士一人立

於西階下近西東面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  
 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羣官入就  
 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西階立於西房外當戶北向  
 侍中版奏外辦皇帝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髮雙玉導絳  
 紗袍以出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將出太樂令撞黃  
 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吹奏太和之樂皇  
 帝出自西房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即御  
 座南向立樂止太常卿與博士退通事舍人引太師太  
 尉就位凡太師太尉進太師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  
 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臣在位者皆再拜太師  
 升自西階太師初行樂作至階樂止太師升立於西階  
 上東面太尉詣階下盪洗盥手升東階詣東房內取  
 纁櫛箱進跪奠於御座西端太師詣御座前跪奏稱請  
 坐退復位皇帝坐太尉進當御座前少左跪脫空頂幘  
 置於櫛箱櫛畢設纁輿少西東面立太師降盥初降樂  
 作盥訖詣西階下樂止太常受冕左執頂右執前升西  
 階進當皇帝前左樂作太師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  
 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冕復西階上位太尉進皇  
 帝前少左跪設罍纁與復位皇帝與太常卿引適東房  
 殿中監進徹櫛纁箱以退皇帝著袞服太常卿引即席  
 南向坐樂止太尉詣序外帷內盥手洗觶酌醴加柶覆  
 之面葉立於序內南向太師進受醴面柶進御前北面  
 祝曰甘醴唯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訖跪進  
 觶與退降立於西階下東面將祝殿中監帥進饌者奉  
 饌設於御座前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搗於醴祭於籩豆  
 閒太師取脯一以進皇帝皇帝奠解於薦西受脯御左  
 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上右手嚙之授太尉太尉加於





卜日告圓丘方澤並如加元服儀其祝文臨時撰

臨軒命使

將行納采制命太尉為使者宗正卿為副使使部承以

戒之問名納徵納吉告前一日尚書奉御設幄座於太

極殿如常守宮設羣官客使等諸應陪位者次於東西

朝堂太樂令展官懸於殿庭設舉座位於殿上一位於

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輦

輦皆如元日之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

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皆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

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當

文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位各分方於文武官

當品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設

蕃客位各分方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

於朝集使九品之後設典儀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

南少退俱西向設使者受命位於大橫街南道東副使

又於其東少退俱北面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如

元日儀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如常儀羣官依時

刻集朝堂俱就位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

侍中量時刻版請中嚴級就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

帥工人就舞位協律郎入就舉座位諸待衛之官各服

其器服符寶郎就問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

舍人引羣官入就位又引使主副人立於大極門外道

東西面黃門侍郎引主節執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

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

服表冕御輦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

出仗動出自西房即御座坐南向符寶郎奉寶置於御

座如常通事舍人引使主副入就位定典儀日再拜贊

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

北西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宣制曰納某官女

為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宣訖使主副又再拜

侍中還侍位黃門侍郎引主節於使者東北西面授使

者使者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

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取制書案

退自使後立西面授使者使者受制書置於案持案者

退立於使後中書侍郎退典儀日再拜贊者承傳羣官

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主副出持節者前導持案

者次之侍中前跪奏稱侍中某臣言禮畢俛伏興還侍

位皇帝降座升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舍人引

羣官在位者以次出初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鼓吹

備而不作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油絡網轎車載而行

自後皆如之

納采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道右南向其日

大昕使主副至於后氏大門外掌次者迎入次凡賓主

者皆主人受於廟無廟者受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

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主副出次

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門北上持幡節者立於使

者之北少退東面令史二人對舉制案立於使者之南

執鴈者又在其南俱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僮者

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東西面日敢請事使

者曰某奉制納采僮者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

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僮者告主人出迎使者

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使

者先入於階使者及宗正卿入幡節先導其持節案及

執鴈者從入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自後幡節使者由

西階升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及執鴈

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升階階詣使者前北面持

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

奉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

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階階開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

北面受制書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使副取鴈以授使

者退復位使者受鴈主人再拜進受鴈退以授左右仍

北面立僮者引二人對舉答案進於主人後少西僮

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進授使者訖復位再拜持節

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以出

制文凡六禮皆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

皇帝曰咨具官封姓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

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今使

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采

答文

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女姑姊妹則云先

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封臣

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問名

使者既出遂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並如納采位初使

者降主人降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僮者進受命出請

事使者曰將加下筮奉制問名僮者告主人曰臣某

之子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僮者告主人引主

人出迎使者至主人受鴈訖出如納采儀使者出立於

門內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使者降主人延使

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僮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僮

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之償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償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償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償者入告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設二筵東上各用莞筵粉純加藻席繡純設饌醴於東房西牖下加勺鬯站在罇北實解二角椀二一籩一豆實以脯醢在坵北又設洗於東階東南如常訖償者引主人降迎使者於內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先入使者入門而左副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階主人曰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階使者者升西階副從升北面主人降階上北面再拜使者及副西階上北面答再拜主人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以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向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向再拜送使者以几筵進北面跪各設於座差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俱答再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俱升取罇降盥手洗罇升寶醴加柶於罇覆之而葉出房南面主人受醴而柄進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贊者執罇以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以次授禮使者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升筵皆坐左執罇右取脯搗於醢祭於籩豆間各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與各以柶兼諸罇上躐降筵於西階上俱北面坐俱啐醴建柶各奠罇遂拜執罇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各奠罇於薦東降筵序立

於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籠升東階以授主人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籠立於主人之後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者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籠授使者使者受退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又以幣籠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退立於使者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西階從者還受幣使者當廷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之外西東面立從者還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償者告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反於寢使者奉答表詣闕進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封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令使者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問名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女夫婦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遺孫先臣故某官之遺曾孫先臣故某官之遺孫先臣故某官之孫女年若干欽承舊章謹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若女祖直上在則直云某官臣之孫女等語

**納吉**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如納采儀償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制某也納吉償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龜筮云吉臣占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償者出告人引主人

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以下至使者降自西階以出如納采儀使者出立於內門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使者降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償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償使者如問名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人謀龜筮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吉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納徵**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如初其日大昕使主副至后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執事者入布幕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置俟於幕東西面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主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北上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東面令史二人對舉制案立於使副南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償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償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某祇奉典制償者出告人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人幡節前導持案者從入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使主副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償者引主人揖使者先入門至階使副從入由西階升立於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由階階詣使者前北面立執事者

坐啟置取珪加於元纒上及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退復位使副奉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階階北面再拜稽首詔升進北面受制書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儼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主人後少西儼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內門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主人受制書訖左右受玉帛於庭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面而出主人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儼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儼使者如納吉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承天祥元纒珪馬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徵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告期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制使某告期儼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制儼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下至禮畢如納采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告期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告曰惟某月某日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告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告禮祝文臨時撰

冊后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第大門外之西如常尚舍設尚宮以下次於后氏閣外道西東向障以行帷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命使之儀大尉為正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寶綬者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之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亦如之設內謁者監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謁者監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內謁者監又先置一案於閣外近限使主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后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尚宮以下至客之次內僕進重翟以下大門外道西東向北上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使者以下就門外位主人朝服出立於東階下西面儼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

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儼者入告遂引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冊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冊寶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冊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冊寶東面授內謁者監復位

內謁者監持冊寶入立於閣外之西東面跪置冊寶於案俛伏與尚宮以下入閣奉后首飾祿衣其衣服所傳姆贊出尚宮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尚宮跪取冊尚服跪取寶綬與立於后之右少前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進於后左少前東向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宣冊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尚宮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寶綬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寶訖尚儀贊皇后升座尚宮引皇后升座南向坐內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事承傳內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稱禮畢皇后降座尚宮引皇后入於宮主人儼使者如告期之儀前使者乘輅而還詣闕復命

冊文

維某年月日皇帝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司徒封某冊命某官女某氏為皇后咨爾易階乾坤詩首關唯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太任妣姬周允克昌皇后其祇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敬盡於婦道帥導於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歎

命使奉迎

其日晡後侍中量其時刻版奏請中殿晡後三刻皇帝服衣冕出升所御殿宮人侍衛如常文武之官五品以上立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奉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設使副及內侍次於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設宮人次於閣外道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位於使者之南持案及執鴈者在南



差退持節者在使者北少退俱東向奉禮位於使副西  
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東面設內侍位於大門外道  
左西面其日司贊設宮人以下位於堂前使主副朝服  
發朝堂乘輅持節備儀仗至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  
延入位宮人等各之次奉迎文武官至宿衛及列衛簿  
如常儀尚儀奏請皇后中嚴量時刻對傳導皇后尚宮  
前引出升堂宮人等侍衛如常儀皇后將出主婦出於  
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外文武武  
西北上位定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使副內侍等各

就位主人立於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贊者受命出  
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職奉迎贊者入告主  
人曰臣謹奉典制贊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  
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使  
副及持案執雁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堂西  
階使者先升立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  
及執雁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  
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  
復位使副奉制書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有制主人再  
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階階間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  
北面受制書退授左右訖主人再拜進受雁授左右仍  
北面立贊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  
贊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  
謁者引使者及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立定奉  
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主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  
某等奉制率職奉迎內侍受以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  
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皇后再拜訖主人升自東階  
進西面誡之曰戒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

階上西面母誠於西階上施於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  
無違命訖腰裏進皇后升輿以降尚宮前導六尚以下  
侍衛如常皇后升重翟以几姆加襟內宮侍從及內侍  
導引應乘車從者如鹵簿常儀迎使及百官當引從者  
皆退隨便立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如常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曰典禮今遣  
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迎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蠶蟻  
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慄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  
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同牢

其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  
南向鋪座如常將夕尙寢設皇帝御帷於所御之殿至  
內之與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幃初昏尙食設洗於東  
階東南東西當東當南北以堂深灑水在洗東篋在洗  
西南肆篋以巾設后洗於東房近北灑水在洗西篋  
在洗東北肆皆加勺幕饌於東房西廡下籩豆各二十  
四籩簋各二甄各三皆加巾蓋俎三罇於室內北廡下  
元酒在西加籩勺南柄夏用又罇於房戶外之東  
無元酒站在南加四籩合其器皆烏漆惟  
入大門鳴鐘鼓其鐘鼓所司先陳設鳴以禮皇后重翟  
侍應從者如常皇后從承甚至大次前迴車南向施步  
障畢尙儀進當車前跪奏請降車輿退復位皇后降車  
御輿司輿率徽扇等司燈率執燭者布列前後皇后入  
就大次嚴整訖尙宮引皇后詣所御殿門外之東西向

立尙儀跪奏外辦請降座禮迎皇帝降座尙宮前引詣  
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尙食徹罇籩酌元酒三注於  
罇尙寢設席於室內之西東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纁純  
皇帝導后升西階入室即席東向立皇后入立於罇西  
南向皇帝盥於南洗皇后盥於北洗尙食率其屬以饌  
入設罇於席前道醢在其北俎三入設於豆東豕俎特

於俎北豆東豕尙食設黍於醬東稷稻粟又在東設滫  
於醬南力也設對醬於東對醬而醬也道醢在其南北  
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粟設滫於醬北尙食啟會  
鄧於籩簋之南對籩簋於北設於房各加七箸尙寢  
設對席於饌東尙食西面跪奏饌具與皇帝揖皇后對  
席西面皆坐尙食跪取非菹搗醢投皇帝又尙食跪取  
非菹搗醢投皇后皇帝及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尙食又  
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粟反於右手授皇帝又尙食  
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粟反於右手授皇后皇帝及  
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尙食各以脯加於俎司飾三人以  
中授皇帝及皇后俱脫手訖尙食各跪品嘗饌訖各移  
黍置於席上以次授肺脊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卒食  
尙食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酌酒進授  
皇帝及皇后俱受爵祭酒尙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

嘯之尙食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尙儀俱進受  
虛爵奠於拈再醢如初三酌用盞如再酌尙食俱降東  
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進北面俱奠爵與再拜跪取爵  
祭酒遂飲卒爵奠拜執爵奠與降奠於篋還侍位尙儀  
北面跪奏稱禮畢與皇帝皇后俱與尙宮引皇帝入東  
房釋冕服御常服又尙宮引皇后入帷脫服尙宮引皇  
帝入尙食率其屬徹饌於東房如初皇后從者餞皇帝



之饗皇帝侍者饗皇后之饗

皇后表謝

皇后至宮之日服展衣出司引向宮尙宮前導及左右侍從如常升正殿兩楹間北面立又尙儀以謝表授皇后又尙儀以案俟於前皇后置表案上尙宮贊拜皇后再拜尙儀以表降殿授內侍內侍因中書以聞初內侍出門皇后降殿還寢如常

朝皇太后

其日大昕所司設皇太后御座地席於所御之殿南尙食帥司膳設側罇罍醴於東房內東壁下加勺尊邊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北又設洗於罇西近北罇水在洗西篋在洗東北肆篋實以巾簪角其日皇后夙興沐浴尙儀奏請皇后中嚴質明六尙及諸侍衛宮人俱詣寢殿奉迎尙儀服奏外辦皇后服褙衣加首飾御輿尙宮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至皇太后閣外皇后降輿障扇侍從如常立於西廂東面皇后將至尙儀奏請皇太后中嚴皇后既至閣外尙儀奏皇太后外辦皇太后服褙衣首飾司引尙宮尙宮引皇太后出御座前南向坐侍從如常皇后執筭棗栗服修司引尙宮尙宮引皇后入升西階北面再拜跪進奠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撫之尙食進徹以東司引尙儀尙儀引皇后入升西階北面再拜跪奠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撫之尙食進徹以東司引尙宮尙宮引皇后退北面又再拜司設設皇后席於戶牖之間近北南向司引尙宮尙宮引皇后立於席西南尙食入東房盥手洗殮酌醴加柶柄出進詣皇后席前北向立皇后進北面再拜受醴尙食薦脯醢於席前皇后升席坐

左執殮右取脯搗於醢祭於籩豆間以柶祭醴三始一扱祭又扱再祭加柶於殮而葉興降席北面跪啐醴建柶興北面再拜進升席跪奠殮於薦東興降席司引尙宮尙宮引皇后降自西階以出御輿而還侍從如常儀初皇后出閣尙儀跪奏稱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后降座入室如常

皇后受羣臣賀  
右如正冬賀儀唯辭云具官臣某等言伏惟殿下徽猷昭備至德應期凡厥黔黎不勝慶躍  
皇帝會羣臣  
右如正冬會儀唯樂備而不作上壽辭云具官臣某等言皇后坤儀配天德昭厚載克崇萬葉明嗣徽音凡厥兆庶載懷景藻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萬歲壽

外命婦朝會  
右如正冬朝會儀唯賀辭云某位妾姓等言伏惟殿下坤象配天德昭厚載率土含識不勝并舞會辭惟加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右如加元服上禮之儀

皇后廟見  
前一日皇后清齋於別殿內官應從入廟者俱清齋一日於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二日向舍直長施皇

后大次於太廟北門內之西東向周以行帷尙舍奉御鋪御座尙舍直長又量設內官以下次於大次之後守宮設外命婦妃主以下次於廟北門外之西道北南向東上周以行帷設行事太尉以下次於齋坊之內太樂

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式前一日右校清掃內外內謁者監設皇后版位於樂懸之北道西北向設外命婦位於其次前北面東上奉禮設太尉以下及御史等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酒罇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每室彝二罇春夏用雞彝儀罇秋冬用羊黃彝著罇山壘二皆加勺罇皆西上各有坫以置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以下至太祝持版如加元服謁廟儀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太祖以下稱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皇祖某太祖以下稱某氏將伸祇見謹以一元大武明柔薌合薌葑嘉蔬嘉薦醴齊敬薦尙饗訖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代興還罇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次獻皆如獻祖之儀惟不徧獻訖以下如加元服謁廟儀唯執事則每事訖還齋所

車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晝漏上水四刻車駕出宮發引前七刻棧一鼓為一嚴三嚴時刻侍中發引前五刻棧二鼓為再嚴尙儀服奏請中嚴司贊設內命婦版位於皇后所御殿閣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小駕函簿發引前二刻棧三鼓為三嚴司贊引內命婦各就位六品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奉迎尙服負內儀進重翟於閣外尙儀服奏外辦駟者執轡皇后首飾褙衣乘輿以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升車仗衛如常六尙等乘車陪從如式司賓引內命婦退隨近以俟詔諸駕之官皆乘馬駕動稱警蹕如常不鳴鼓角諸衛前後督攝如常外命婦三品

以上及公主縣主皆先置各就次俱服其服車駕將至  
 內侍之屬守廟四門內謁者贊外命婦妃主等出次內  
 典引引就位立駕過引還次初駕將至內侍之屬守廟  
 四門駕至廟北門迴車北向尙儀進當前跪奏稱尙儀  
 妾姓言請降車輿還待位皇后降車升輿入大次繳扇  
 華蓋侍衛如常尙儀簿停於廟外皇后停大次半刻  
 頃司言引尙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西向尙儀奏外  
 辦皇后出次侍衛如常尙服負璽陪從如式司言引尙宮尙宮引  
 皇后凡尙宮前導皆司言先引至版位北向立尙宮與司言退立於  
 左皇后立定尙宮前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少頃尙宮又  
 奏請再拜皇后又再拜訖司言引尙宮尙宮引皇后還  
 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后停大次八刻頃  
 槌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三刻頃槌二鼓  
 為再嚴尙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改著鈿釵禮衣五刻頃  
 槌三鼓為三嚴六尙以下詣大次奏迎內僕進重翟於  
 廟北門外尙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轡出次華  
 蓋侍衛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還六尙等升車陪  
 從如來儀皇后將出門內謁者贊引外命婦等出次內  
 典引引就位駕至位所內侍奏請駕權停外命婦再拜  
 訖內侍承令外命婦還外命婦又再拜車駕過內典  
 引引外命婦各還第駕至所御殿閣外迴車南向尙儀  
 進當車前跪奏稱尙儀妾姓言請降車還待位皇后降  
 車輿以入侍衛如常於車駕將至司賓引內命婦俱就  
 位皇后既入司賓引內命婦還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  
 各還其所

禮八十三 開元禮樂類十八 嘉二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尙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承天門外朝堂北西向又於東宮朝堂設宮臣次如式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如臨軒儀典儀設皇太子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設典謁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奉禮設宮臣版位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依時刻宮官俱集於次各服其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如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右庶子負俱詣閣奉迎僕進金輅於西閣外南向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具服遠遊冠若未冠則絳紗袍升輿而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綬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中允進當輅前跪奏稱中允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儀輅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輅而趨出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請輅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宦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導從鳴鑾而行文武宮臣皆乘馬以從至長樂門鑾吹止至

次前迴輅西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舍人引就次坐侍衛如常其日依時刻將士填街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皇太子既就次侍中版奏請中嚴進仗就陳於閣外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詣閣奉迎典儀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羣官四品以下次入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入立於太極門外之東西面

諸衛率左右庶子舍人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裘冕之及近侍者量人從入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裘冕之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工鼓祝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夏敬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諸衛率左右庶子以下從入者立於皇太子東北上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初行樂作至階樂止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贊稱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陛下與天同休冬至云天惟陛下如日之升以俛伏興舍人引降樂作復位樂止下諸正至賀詞並同皇太子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皇太子東北西面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制訖皇太子又再拜典儀唱再拜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皇太子既出公主入朝賀如別儀○皇太子朝賀皇后前一日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崇義門內隨地之宜其日司贊設皇太子版位於皇后正殿之庭懸南北面皇太子朝賀帝訖舍人引皇太子從崇義門詣崇義門內次權停

外命婦朝賀將訖舍人引皇太子出立於肅章門外命婦出訖內謁者監引皇太子至肅章門司賓承引皇太子入就位立定司贊唱再拜皇太子再拜訖司賓又引皇太子詣階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其贊詞同賀皇太子伏興引復位皇太子再拜尙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旨皇太子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贊唱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司賓引皇太子至閣內謁者監承引以出舍人引皇太子乘車還宮如來儀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其日依時刻諸衛率各勒所部陳布如儀仗如常內殿尉進車於閣外司測量時刻啟外辦妃服首飾綸衣乘車以出侍衛如常入至下車所妃降車侍從如常內侍所司引詣閣外皇帝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常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詞與上同唯加尊號耳賀訖起司賓引降復位妃再拜訖尙儀前承救降詣妃西北東面稱有敕妃再拜宣敕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謁皇后所御殿立於閣外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皇后內閣奉迎如式皇后出即御座南向坐近侍如常司賓引妃入立於庭北面立定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詞與上同唯加尊號耳賀訖御座前承令降詣妃西北東面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尙儀前承令降詣妃西北東面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乘車還宮如來儀若諸王妃奉服其服先至皇太子如車所待隨入位在皇太子如南北面西上惟不升於階上外與皇太子如同若別朝亦準皇太子如式

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 并會

前一日尙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鋪御座如常守宮設羣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

宮懸於殿庭設座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南向鼓吹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轅尚蓋奉御陳輿轎尚舍奉御設解劍席於懸西北橫街之南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三品以下介公鄴公於道西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鄴公之西少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東重行北面西上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西重行北面東上四品以下皆分方位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亦如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 異姓親在西諸方客位三等以下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異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面奉禮設門外位於東朝堂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衰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鄴公於西朝堂之前武官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 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方客位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南東面北上其日依時刻將士填街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諸親客使集朝堂皆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殿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座位諸侍位之官

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又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下及諸親客使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冠冕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鼓祝泰太和之樂鼓吹振作以姑洗之均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鼓樂止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諸方客使等以次入就位皇太子若來朝皇太子朝出說典講引公王以下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公至位樂止羣官客使等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詣西階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就席脫冕解劍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某官臣賀詞與太子同 賀訖俛伏唯稱尊號為異興通事舍人引降階席後上公跪著劍俛伏興納馬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羣官客使等皆再拜侍中前承詔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羣官客使等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慶與公等同之 冬至云履長之使等皆再拜訖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侍中還侍位初羣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為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左延明門外俱合史終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班初入戶部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西廂禮部以諸蕃貢物最可執者番客手執入就內位其重大者陳於朝堂前初上公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人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人詣東階下西面立上公將升賀

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各立階下初上公升階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賀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訖俛降置所奏之文於案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至東西階前案遂出侍郎給事中還侍位初侍中宣制訖朝集使及蕃客皆再拜訖戶部尚書進階北面跪奏其尚仍待黃門侍郎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付所司俛仍奏祥瑞訖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北面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侍中還侍位太府率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撞鞀之鐘左五鐘皆應奏泰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間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其冬至受又無諸方表

會  
朝訖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引二舞入立於懸南面向舍奉御鋪羣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向衰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鄴公於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鄴公之後朝集使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後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後蕃客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後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後俱重行每等異位以北為上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羣官解劍席於懸之西





酒承制宜云得卿等壽酒與卿等內外同慶皇帝舉酒  
羣官上下又再拜三呼萬歲舞蹈又再拜訖詣座所太  
官令酌酒以進侍中執酒以出羣官等俱出謝酒訖就  
座太常卿引樂作止如常儀其橫街南羣官應有常其  
羣官所獻甘露醇耐尙食等所由並其日平曉於樓之  
便門奉進會畢樓上奏簾羣官各出就位立定典禮贊  
再拜羣官等俱再拜若臨時別有進垂簾羣官退

皇后正至受羣官朝賀

前一日尙寢率其屬設御帳座如外命婦朝儀守宮設  
次於宮城門外如常儀其日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  
屯門列仗及陳布於肅章門外奉禮設文武羣官諸親  
蕃客使等衛於宮城門外如朝堂之式典禮設文武羣  
官位於肅章門外文東武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諸  
親位於文武五品之下朝集使蕃客等分方位次如常  
設典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差退西向北上又設內給  
事位於羣官之北南向若與外命婦同時朝則典儀文  
武羣官依時刻集列門外俱就次各服其服若與上室  
則上室禮畢羣官仍朝服同朝賀  
謁引從朝儀門西行就版位尙儀奏請申嚴六尙以下  
各服其服俱詣內閣奉迎典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  
引文武羣官入就位尙儀奏外辦皇后首飾禕衣以出  
卽御座南向坐侍御警蹕及設琮璽於御座並如常儀  
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出就南面典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文武羣官等俱再拜典禮引爲首者一人進內給事前  
北面演賀謂至正並與賀皇帝同唯賀伏與典  
謁引退復位羣官等皆再拜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入依  
式奏聞內給事承令出謁者監引內給事復南面位稱  
令旨羣官等皆再拜內給事宣令云履新冬至大慶

與公等同之羣官等又再拜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入典  
謁引羣官等尙儀前奏禮畢皇后降座以入侍衛警蹕  
如常儀

皇后正至受外命婦朝賀 并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守宮設外命  
婦次如常儀尙寢率其屬設御帳於皇后正殿北壁南  
向又設命婦爲首者脫屣席於西階前近西東向如式  
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座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  
內僕進重翟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司贊設  
命婦版位於殿庭大長公主以下在東太夫人以下在  
西諸親婦女之下宗親在東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內  
謁者設外命婦等位於肅章門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  
東太夫人以下於道西俱重行相向北上命婦有從夫  
之爵無夫有從子之爵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西向掌  
贊二人位於司贊之南差退俱西向受朝日依時刻諸  
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肅章門外如常儀外命  
婦等依時刻集到宮門外至下車所道西東向以車駕  
次北上車次定命婦等皆降車內典引引之次各服其  
服尙儀奏請中殿宮官侍衛者皆朝服司寶奉琮璽依  
式俱詣內閣奉迎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  
麾位司贊先入就位內典引引命婦俱就肅章門外位  
尙儀奏外辦皇后首飾禕衣以出警蹕如常儀皇后出  
自西房典樂舉塵奏正和之樂卽御座南向坐司寶奉  
琮璽置於御座如常儀塵止凡樂皆典樂舉塵工鼓  
後司寶承引命婦以次入就位爲首者初入門舒和樂  
作至位樂止命婦等立定司贊曰再拜贊承傳外命  
婦皆再拜司寶引爲首者一人詣西階爲首者初行樂

作至階樂止爲首者脫屣升進當御座前北跪賀稱  
委姓等言贊詞與司寶引爲首者降階納屣樂  
作復位立定樂止司贊者曰再拜贊承傳外命婦等  
皆再拜司寶承前令降自西階詣命婦西北東面稱令  
旨外命婦等皆再拜宣令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夫人  
等同之司贊者曰再拜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  
寶以次引出爲首者初行樂作出閣樂止內典引承引  
以出尙儀前奏禮畢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入自東房  
侍衛警蹕如來儀樂止女工人退

會

朝訖尙寢帥其屬鋪外命婦等之座於殿上大長公主  
以下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太夫人以下於御座西南  
重行東向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皆如上儀又  
量設脫屣席於東西階下尙食設壽鑄於殿上東序之  
端西向有坩鬲一於鑄下設升殿者酒鑄於東西廊下  
近北設廊下者酒鑄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坩鬲俱障以  
帷設訖司樂帥諸樂人就位內典引引外命婦俱詣肅  
章門外位尙儀奏外辦皇后首飾禕衣以出警蹕侍衛  
如常儀皇后出自西房典樂舉塵正和之樂作卽御座  
南向坐司寶奉琮璽置於御座如常儀塵樂止司寶  
承引外命婦以次入就位爲首者初入門樂作至位樂  
止外命婦立定若朝會別日司寶承前令降詣命婦西  
北東向稱令旨夫人等升階座司贊曰再拜贊者承傳  
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寶引外命婦應升殿者詣東西  
階樂作爲首者至階樂止俱就席脫屣於階下以升司  
寶引爲首者一人升階近東西面立以下各就席後立  
司寶引不升殿者詣東西廊下席後立上下立定司寶

引爲首者詣酒樽所北面立尙食酌酒一爵以授爲首者司賓引爲首者至御座前北向授尙食尙食受爵進置御座前司賓引爲首者退北面爲首者跪奏稱妾姓等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妾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興再拜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言前承令宣令云令旨夫人等同納景福外命婦等又再拜尙食取爵奉進皇后舉酒樂作外命婦等皆三稱萬歲皇后舉酒訖尙食受虛爵復於坵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賓引爲首者就席後立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就位尙食進酒至階司贊曰酒至與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興立席後尙儀至階省酒尙食奉酒進皇后舉酒樂作如常又行外命婦酒酒至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再拜受釶司贊曰就座虛爵復於坵樂止觴行三周尙食奉御食食升階司贊曰食至與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尙食至階省案尙食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又行命婦案御若不食外命婦案先上訖不須興設食訖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就席坐皇后飯樂作外命婦等俱飯御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諸伎以次作若賜酒司言前承令詣東階上西向稱賜酒階下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再拜立受釶坐飲訖起立授虛釶又再拜就席坐酒行十二徧會畢司贊曰可起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司賓引降各納易樂作俱引復階下位樂止其廊下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在位者皆再拜若有束帛則尙功帥其屬以束帛先立於東西廂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西北東面稱令

旨外命婦等皆再拜宣令訖外命婦等又再拜尙功帥其屬以次受束帛訖外命婦等又再拜司賓引命婦等以次出樂作出門樂止內典引承引次出尙儀前奏禮畢遂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樂止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之庭孟秋總章左个之庭仲秋總章太廟之庭季秋總章右个之庭孟冬元堂左个之庭仲冬元堂太廟之庭季冬元堂先置羣官俱集次各服其服駕將至典謁各引先置羣官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週轅南向千牛將軍降立於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御輿之大次繼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典謁引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引羣官非升座者入就位刑部郎中以月合置於案後以吧令史二人俱終公服對舉案立於武官五品以上東南郎中立於案後北面夏令史對舉案於五品武官西南郎中立於案後冬於案後東面秋於五品武官西北郎中立於案後南中立於案後西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輿出次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入自青龍門夏入自朱雀門冬入自玄武門皇帝初入門太樂令合撞鞀之鐘左五鐘皆元武門

應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寅陛夏升自卯陛秋升自辰陛冬升自巳陛入即御座東向坐夏南向坐秋西向坐冬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侍臣夾侍如常儀夏致樂止典儀一人升立於左个東北南向夏東南西向秋西南向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就西面位夏北面位秋東面上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凡行皆作舒和之樂至位樂止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典儀有司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請左个東北南面夏東南西南秋西面稱詔延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典儀承傳堂下贊者又承傳在位皆再拜典謁者以次引西面位者夏典謁引北面位者秋引各詣其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興脫烏通事舍人各引升立於座後刑

部郎中奉案進立於卯陛下侍中跪奏請讀月令俛伏興侍中稱有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烏取令持案者仍立於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卯陛夏升自午陛秋升自寅陛冬升自卯陛南席西北向位跪南席西向秋席西北向冬席東向置令於案俛伏興立於席後堂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坐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了讀令訖堂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以令置於案與羣官俱跪佩劍俛伏興納烏典謁各引還本位公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謁引西面位者出夏北面位東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合撞鞀之鐘右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出之便次警蹕侍衛如來儀出門樂止典謁引南北面位者以次出夏引東西面秋引南春令其文具小戴禮篇故不繁載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持節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離部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提一鼓為一嚴轉仗衛位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提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五刻頃提三鼓為三嚴謁者贊引各引羣官序立於次前文武侍臣請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轅於大次門外南向夏北向西秋西千牛將軍立於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御輿出次繼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轅太僕卿立授綬黃門侍郎奏稱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來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鑾駕

權停軟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訖黃門侍郎奏稱請軟車右升侍中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鑾駕發引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官皆從如來儀鑾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轅而趨駕入嘉德門大樂令合撞鞀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夏致樂止入太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開週轅南向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御輿以入繼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閣夏致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朝堂通事舍人承旨敕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各還其所

皇帝於太極讀五時令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時令承以宣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廂南向尚舍直長設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殿上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無長官者次官一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西南東向有案去御座二丈設解劍席於東西階下如常儀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西階之東西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南向並如朔朝之儀典謁文武三品以上及應升殿者位於南橫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非升殿者位於殿庭文東武西如常設典儀位於北橫街之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近南西面武官於西朝堂近南東面每等異位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持節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離部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提一鼓為一嚴轉仗衛位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提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五刻頃提三鼓為三嚴謁者贊引各引羣官序立於次前文武侍臣請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轅於大次門外南向夏北向西秋西千牛將軍立於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御輿出次繼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轅太僕卿立授綬黃門侍郎奏稱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來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鑾駕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持節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離部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提一鼓為一嚴轉仗衛位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提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五刻頃提三鼓為三嚴謁者贊引各引羣官序立於次前文武侍臣請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轅於大次門外南向夏北向西秋西千牛將軍立於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御輿出次繼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轅太僕卿立授綬黃門侍郎奏稱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來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鑾駕



重行北上俱依時刻諸備勅所部屯門列仗及陳於殿庭如常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便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服奏請中嚴敏載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入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入就位典議引羣官各就門外位刑部郎中以時令置於案覆以帊合史二人俱公服對舉案立於右延明門內道北郎中立於案後東面典議者引非升殿者入就位侍中服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合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伏舉麾鼓祝泰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生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偃麾致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侍臣夾侍如常儀典議引公王以下入就北面位公初入門符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以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向稱詔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上贊者又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議以次引北面位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興脫寫通事舍人以次引升殿者立於座後刑部郎中引案進立於西階下侍中跪奏請讀時令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寫取令持案者仍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西階詣席西東向跪置令於案俛伏興立於席後殿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

言聲可了讀令訖殿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皆起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退降刑部郎中以令置於案與羣官俱跪佩劍俛伏興納馬典議各司還本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議引北面位者出持令案者自右延明門而出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合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蹕侍衛如來儀從至閤樂止典議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與春令同讀秋令與冬令同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南西向合案立於右延明門內道北郎中立於案後西面升降自東 皇帝若御翼善冠則羣官皆裕褶階餘與讀春令同 皇帝若御翼善冠則羣官皆裕褶服陳解劍席若不設樂懸去蹕蹕

皇帝養老於太學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羣老次於其後俱東向設羣官次文官於門外之東重行西向武官於羣老之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階不屬焉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設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元肩純若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老設庶老座於國老座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太樂令展官懸於學堂之庭設登歌於堂上及舉麾位等皆准元會之儀典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當文官俱重行東向北上蕃客

分方位於文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文武官九品之後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奉禮設門外位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設樽於東楹之西北向左元酒有玷以置爵

養老

鑾駕出宮 如前讀令儀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轡南向侍中跪奏請降俛伏興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織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人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官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中與實陪從如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導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西東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道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官隨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

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入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侍衛文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面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尙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罇所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酌尙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卽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宜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行事終二舞坐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階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鑿駕還宮 如前讀令儀

臨軒冊命皇后

卜日吉圓丘方丘太廟以上並有司行事如常告儀

臨軒命使

將行冊禮所司奏請太尉為使司徒為副前一日尚食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庭陳設樂懸內外官次侍衛警蹕並如納后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合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伏興舉麾鼓祝泰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樂止通事舍人引冊使副入就位太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唱曰再拜贊者承傳命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稱有制冊使再拜侍中宣制曰冊某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宣制訖又俱再拜侍中還侍位黃門侍郎持節西面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立於使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冊案及琮璽綬案立於冊使東北面中書侍郎取璽持案者退自使後立於太尉之左西面授太尉受冊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者後中書侍郎又取琮璽綬以授太尉太尉受置於案皆如受冊之儀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臣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冊使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太尉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

皇后受冊

前一日守宮於肅章門外道西近南隨便設太尉司徒

等次東向北上又於命婦朝堂設外命婦次如常尚寢率其屬於皇后正殿設御幄座南向又設皇后受冊位於殿庭階開北向又設命婦等脫舄席於西階前近西東向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座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並如常儀內僕進重翟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以北為上其日依時刻諸衛衛勒所屯門列仗及陳布於皇后殿正南門之外如常儀典儀設冊使位於肅章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設內侍位於使副之南舉冊案及琮璽綬者又在南差退俱東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北廂南向又設內謁者監位於其東南南向內謁者設外命婦位於命婦朝堂分左右廂大長公主以下在東太夫人以下在西並每等異位重行南向以北為上司贊設內命婦及內官非供奉者位於受冊正殿之庭東廂西向重行北上又設內命婦等朝位於殿庭御道左右近南大長公主以下在道東北面西向太夫人以下在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典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內侍版奏皇后請中嚴外命婦依時刻俱赴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內謁者監先置二案於肅章門外近限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俱乘輅備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琮璽綬各以油絡網轎車載而行內侍之屬與所司守掌之至永安門外降輅謁者引入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掌次者俱引入次內典引引外命婦就朝堂位司樂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贊帥典贊者先就殿庭位內典引各引外命婦兩行俱以次進至肅章門司賓接引進入立於皇后正殿閣外如朝堂之位謁者引太尉就肅

章門外持節者立於太尉之北少退東面內謁者監引

內給事就南面位內謁者監退復位內命婦等應階列者各服其服司賓引就階列位尚儀版奏外辦皇后首飾禮衣司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自正殿西房侍衛警蹕如常儀首飾禮衣與樂舉麾奏正和之樂凡樂皆先進所司先進後作儀後止皇后至兩楹開南向立定樂止初內給事既就南面位太尉進內給事北面跪稱太尉封臣某司徒封臣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訖俛伏興復位內謁者監引內給事詣肅章門傳告司言司言人詣皇后前跪奏訖興還侍位初司言人奉冊琮璽綬者以次進當司徒前司徒取冊琮璽綬以次進授太尉舉案者以次退司徒授訖退復位內侍進太尉前西面以次受冊琮璽綬東面授內謁者監量以內謁者退復位內謁者監持冊琮璽綬等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琮璽綬於案俛伏興初司言奏訖尚儀贊皇后降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初行樂作立定樂止初皇后將降又尚宮詣門取冊尚服詣門跪取琮璽綬興進俱入立於皇后之右西向司言司贊各一人進立於皇后之左少前東向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尚宮宣冊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尚宮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琮璽綬以次授皇后皇后以授司寶訖尚儀贊皇后升座皇后御輿繖扇侍衛如常皇后升初行樂作即御座南向坐司寶奉琮璽置於御座樂止司寶引內命婦等階列者以次進就北面位為首者初行典樂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內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為首者一人詣西階初行樂作至階樂止為首者脫舄升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奉某妃妾

姓等言伏唯殿下坤象配天地昭厚載凡厥兆庶不勝慶躍訖起司賓引爲首者自西階降納寫樂作復位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內命婦等皆再拜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內命婦西北東面稱令旨內命婦等皆再拜宣令訖在位者又再拜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司賓以次從隨使出門各還其寢爲首者初行樂作至門樂止司賓又引外命婦以次入爲首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賓引爲首者一人進升奉賀復位拜樂止及宣令拜拜辭等皆如內命婦之儀訖引出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司言又奏羣官賀訖尚儀跪奏稱尚儀妾姓言禮畢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樂止女工人退冊命使者乘輅詣朝堂降車所降輅入至太極殿庭大橫街南御道東北面西上立中書令於太極殿東北西面太尉等再拜復命曰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進鹵簿幡節等還本司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表謝

朝皇太后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會外命婦

皇后廟見 在並如納后儀

臨軒冊命皇太子

卜日告圓丘告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臨軒冊命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帳座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設皇太子版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向設羣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俱西面北上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橫街之南俱東面諸親於五品以上之南 皇宗親於東蕃客分方於六品以下之南皆以北異姓親於西蕃客分方於武官當品之下爲上並如常儀 若有朝集使分方於武官當品之下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皆如元日之儀其日皇太子日未出前二刻宦官應從者俱服其服諸衛衛所部陳設如常儀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詣閣奉迎僕進金輅於閣外南向左內率一執刀立輅前北向贊善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又在中正之前左庶子版奏外游僕備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具服遠遊冠 若未冠則雙童 終紗袍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左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綬左庶子以下來侍如式贊善進當輅前跪奏稱贊善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 凡贊善奏請皆進當輅前跪稱 輅動贊善與贊者夾引以出 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輅動贊善稱請輅權權停左右內率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贊善稱請輅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贊善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以下來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贊善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贊善退復位左內率升訖贊善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

訓導三少乘車訓從鳴鑾而行文武官臣皆乘車以從至下車所鑾吹止至次前退輅西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舍人引皇太子就便座侍衛如常儀其日依時刻諸衛衛所部別黃麾仗屯門及陳殿庭如常儀羣官諸親客使等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級職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贊即奉寶俱詣閣奉迎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各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舍人各引羣官客使以次入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入立於殿外之東西面 諸衛率左右舍人及黃門侍郎以冊及寶綬各置於案皆令史二人終公服對舉案立於門內道北西面冊案於北中書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皇帝將出仗動太樂合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即俛伏興舉麾鼓祝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即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即偃麾舉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 三師三少以下從入者立於太子東南 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降立於皇太子東北西面中書侍郎一人引冊案又中書侍郎一人引璽綬案進立於中書之南少退俱西面中書侍郎取冊授中書令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皇太子再拜讀冊訖皇太子再拜進受冊退授左庶子中書侍郎取璽綬進授中書令皇太子又進受璽綬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還侍位持案者以

案退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典儀又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皇太子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儀仗興還侍位皇帝與太樂令撞鞀寶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閣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

朝皇后

前一日所司設皇太子次於永安門外之西東向周以行帷鋪座如式又設三師三少等便座於西南東向北上其日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皇后正殿南門之外皇太子將至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太子受冊訖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及餘侍衛皆如常儀詣皇后所御之殿閣外道東西面立六向以下各服其服俱詣皇后內閣奉迎尚儀版奏外辦皇后首飾禕衣御輿以出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式內謁者監引皇太子至肅章門其侍衛之官並立於門外司賓承引皇太子立於庭北面立定皇太子再拜訖司賓引皇太子至閣內謁者監承引以出舍人引之次侍衛如式三師三少以下各之次

謁太廟

前一日右校掃除廟之內外守官設太子次於廟西南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文武官次於皇太子次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奉禮設皇太子版位於廟庭道東北向其日皇太子入受冊所司轉鹵簿仗衛於永安門西以俟皇太子朝皇后訖出舍人引之次侍衛如常儀進金輅於次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次乘輅奏請發引及侍臣陪從鑾吹聲作皆如初儀至安上門街當廟西

鑾吹止至次前迴輅東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儀仗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乘輿入次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入次一刻頃率更令立於次門之外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侍衛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仗量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率更令奏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率更令奏殿下辭皇太子再拜辭率更令前奏禮畢率更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入次侍衛如常皇太子既入便次有司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僕進金輅於次前如常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自升輅侍衛如常侍臣上馬陪從皆如來儀輅動過朝鳴鑾而行至重明門宮官文武俱下馬皇太子乘輅入三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東閣前迴輅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儀仗興皇太子降輅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閣左庶子版奏請將士各還本所

皇太子會宮臣

皇太后會羣臣

會羣臣皆如元會之儀其日上壽辭曰具官某等稽首言皇太子岐嶷夙著令月吉日光靈承華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前一日守官量設次於東西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集於次皆服其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武東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中書舍人位於文武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謁者引上禮之官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禮部郎中引中書舍人前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表入進謁者引在位者退

皇后受羣臣賀皆如元日奉賀之儀其賀辭同云知

皇后會命婦皆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辭云具位妾姓等言餘同上

皇太子會羣臣皆如元會之儀其賀云代惟願下固天攸縱德業日新式光宸宮普天同慶某等稽首言不勝欣悅去庶子宣令答云某以不敏夙恭禮訓燕奉朝命慙懼惟深

皇太子會宮臣皆如元會之儀其上壽同上

皇太后上禮

皇太子上禮

前一日守官量設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朝堂前文武東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皇太子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事舍人各引上禮之官皆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禮部郎中承引就太子舍人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舍人以表入謁者引在位者皆退

內冊皇太子

卜日告圓丘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臨軒命使

皇太子受冊

前一日守官設冊使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副使次又於其西俱南向並鋪床席又設宮臣文武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所司陳設皇太子羽儀車輿及樂懸等並如元日受朝儀掌筵設皇太子受冊位於內殿之庭階間北向掌儀設宮臣版位於殿庭文官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皆西面北上武官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當文官皆東面北上奉禮設朝



堂前位如常其日諸衛率所部屯門列仗如式宮官於冊使未到之先量時刻赴集次改服朝服各就朝堂前

位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乘輅備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璽綬各以油絡網縵車載而行至東宮朝堂

降輅謂者引就次持節者前導持案者從之掌次者延入次初冊使將至通事舍人各引宮臣入就殿庭位左

庶子版奏請中嚴宮臣入訖通事舍人引太尉司徒入立於左閣門外西面北上持幡節冊璽案者至閣門外

並以給使代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就受冊位所司先奏請左庶子一人引導相禮典直

承引太尉以下入太尉立於階間南面司徒立於太尉東南西面節在太尉東少南西面冊璽案在司徒西南

東面掌書二人立於皇太子之左少前東面司徒就案取冊進東面授太尉持節者脫節衣太尉稱有詔左庶

子贊皇太子再拜皇太子再拜太尉宣冊訖左庶子又贊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左庶子進詣太尉前受冊退授

皇太子受以授掌書司徒又次取璽綬進東南授太尉左庶子進太尉前受退授皇太子受以授掌書司徒持節

者加節衣左庶子贊引皇太子退典直各引太尉以下出至閣外通事舍人承引以出

事舍人各引宮臣以次出太尉司徒乘輅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入太極殿庭大橫街南御道東北向西上立

中書令於太尉東北西面太尉等再拜復曰奉詔冊皇太子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退鹵簿幡節等

還本司  
皇太子朝謁  
其日冊訖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詣皇帝所御殿如

常內朝之式至閣司賓引至殿前北面再拜司賓引退詣皇后所御殿前北面再拜司賓引出還宮如常

謁太廟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外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 右並如臨軒冊命儀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

將冊命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官懸於殿庭又設舉

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羣臣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大橫街之南俱

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於大橫街南俱東面以北為上並如常儀設受冊者位於大

街之南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

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俱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勅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受

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與羣官俱集朝堂次羣官各服其服贊者乃引羣官俱出次典儀引就朝堂前位版

奏請中嚴殿戰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樂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璽

耶奉寶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引羣官入就位又引受冊者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中

書侍郎以冊置於案令史二人皆絳公服對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合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

協律郎跪伏與舉麾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樂止

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入就位立定受冊者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案進入於中書令之南少退俱西通

事舍人引為首者一人少前北面中書侍郎取冊進授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訖受冊

者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冊者進受訖典儀引退復位又通事舍人引次受冊如上儀遍冊訖中書令以下還

侍位持案者以案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與太樂令合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

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若冊三師三公親王皇帝

服袞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尙蓋奉御陳輿輦諸衛設黃麾半仗受冊者初入門舒和之樂

作至位樂止冊畢初行樂作出門樂止餘同上儀冊開府儀同三司太子三師驃騎大將軍左右丞相京都牧

河南牧並如臨軒冊命儀

朝堂冊命諸臣

前一日守宮設受冊者次於東朝堂其日平明受冊者朝服升輅發第備鹵簿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謁者絳公服引就次奉禮設受冊者版位於東朝堂前近南北

回又設舍人宣冊位於其北南向將冊舍人引受冊者就版位立舍人公服先以冊書置於案令史一人絳公服對舉案又舍人引中書舍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詣宣冊位持節者立於舍人之東少南南向持案者立於舍人西南東面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舍人前舍人取冊持案者退復位舍人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又再拜又舍人引受冊者進舍人前北面受冊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典謁引舍人幡節前導而入謁者引受冊者退受冊者升輅還第如來儀冊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特進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鎮國大將軍侍中中書令諸衛大將軍六尚書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並同上儀

### 冊內命婦三品以上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及冊案使次於肅章門外及永安門外皆道石東向司設受冊者位於其寢庭近南當階開北向其日典儀設冊使位於肅章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舉冊案者在南差退俱東向內謁者監先置案於肅章門外近限使者公服發朝堂乘輅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以油絡網轎車載而行至永安門降輅謁者引入其冊下置於冊案則隨使而入掌次者俱引入次受冊者花釵衣司言引就受冊位持從如常謁者引冊使入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冊案者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持節者脫節衣持冊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冊於案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冊進授使者退復位內給事進使者前西面受冊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於案俯伏興退司言詣閣跪取冊興進立於受冊者之北南面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又再拜受冊者進受

冊以退初冊入闕少頃謁者引使者出就永安門外次更衣乘馬各還其第鹵簿幡節俱還本司

### 遣使冊受官爵

前一日受冊之官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西南向其日使者至守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者以下皆服朝服受冊者著朝服非朝服者公服出立正寢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節前導立於大門之西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合史二人對舉冊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贊禮者引受冊者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又贊禮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持冊案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詣階開南面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冊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贊禮者引受冊者入立於使者之南北面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冊案者取冊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受冊者又再拜贊者引受冊者進使者前北面受冊退立東階東南西面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贊禮者引受冊者出門東西面再拜送贊禮引使者還於次贊禮者引受冊者入

### 朔日受朝 其朔日讀時令則不行此禮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文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三品以上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而北上設武官四品五品位於

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富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又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皆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詣諸衛勒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朝集官俱就次各服公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奏請中嚴殿欽近仗入陳於殿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閣奉迎典儀司贊者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有司承旨索扇皇帝弁服絳紗衣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伏舉麾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協律郎偃麾鼓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儀又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又再拜舍人引羣官北面位者以次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俯伏興還侍位有司承旨索扇皇帝興太樂令撞鞀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樂止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皇帝若御翼善冠則羣臣皆服袴褶不設樂懸去警蹕

### 朝集使引見 奉辭略

前一日尚舍奉御先奏於御殿所設御座如常儀其日依時刻所司量加隊仗陳列如常式典儀於殿庭橫街

之南北設版位如常儀其日朝集使夙興並集朝堂各服其服朝京官文武九品以上並服袴褶諸侍奉官及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就位如式通事舍人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及朝集使俱就所御殿門外序立以次侍中進奏外辦皇帝常服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分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詣橫街南相對北面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各引就街北東西班停立又通事舍人分引朝集使入北面位東方南方在東西方北方在西立定典儀曰再拜朝集使等俱再拜通事舍人承旨詣朝集使東北面立稱有制朝集使等皆再拜舍人宣敕訖又再拜答制先定行首一人跪奏舍人為奏聽進止若承恩慰問即舞蹈訖又再拜舍人宣敕訖侍中奏禮畢皇帝還宮如來儀侍臣退羣官等以次退其朝集使奉辭皆准奉參之儀其京官但常參官列版位其朝集使三品以上引升殿賜食四品以下於廊下賜食並臨時奏聽進止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六 開元禮彙類二十一 嘉五

皇太子加元服

告太廟 先期如常告之儀

臨軒命賓贊

所司先奏請司徒一人為賓卿一人為贊冠吏部承以  
 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整飾御幄於太極殿衛尉設羣  
 臣朝集使諸蕃客次於左右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之樂  
 於殿庭設舉塵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  
 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文官一品  
 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諸州使人五  
 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  
 下諸蕃客又在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五品以上位於  
 橫街北東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  
 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及蕃  
 客等又於其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  
 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賓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  
 北面贊者位又於其後少東北面奉禮郎設門外文官  
 一品以下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  
 官一品以下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並以北為  
 上其日諸衛勸所部列黃麾仗如常儀羣臣各依時刻  
 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版奏請中嚴協律  
 郎大樂令帥工人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奉迎  
 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先置羣官入立定  
 又引賓贊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黃門侍郎引主  
 持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樂懸東南面西北上侍

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警  
 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合撞黃鐘之鐘  
 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塵鼓祝泰和之樂皇帝升輿  
 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樂止  
 通事舍人引賓贊入就位賓贊初行人門舒和之樂作  
 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  
 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將加冠於某之首公其將事  
 公少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辭  
 侍中拜奏又承制降稱制旨某公將事無辭公再拜退  
 復位侍中退舍人至卿前稱敕旨卿再拜將加冠於某  
 之首卿宜贊冠卿再拜舍人退黃門侍郎引主節至賓  
 所主節授黃門侍郎黃門侍郎執節立於賓東北面賓  
 再拜受節付主節訖又再拜主節立於賓後黃門侍郎  
 退中書舍人引制書案至賓所取制書在賓東北西面  
 立賓再拜受制書執立又再拜持案者立於賓後中書  
 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  
 人引賓贊出賓贊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禮畢儀仗興還侍位皇帝與太樂令合撞  
 裝寶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泰和之樂皇帝降座侍  
 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舍人引一品以下以次  
 出初賓贊出門賓以制書置於案升車從輅而行威儀  
 鼓吹詣東宮降輅入次賓贊具服其一品以下以次出  
 蕃客各還館九品以上詣東宮朝堂次服其服就位如  
 冠儀

會賓贊設文武羣官九品以上及羣親并臣次如常  
 儀奉禮設文武羣官九品以上諸親在五品之下及宮  
 臣外位如常儀設殿庭位文武羣官其典儀其宮臣合  
 班諸親在五品下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皆以  
 北為上又設皇太子位於閣外道東西向設三師位於  
 閣外道西三少位於三師之南少退東向典儀又設皇  
 太子受制位於樂懸北北面所司設軒懸之樂於殿庭  
 又設舉塵位於庭上一位於懸下有司設皇太子羽儀  
 車輿於殿庭如常儀典設郎帥其屬鋪解劍席於懸之  
 東北冠日平明宮臣皆朝服非宮臣者公服三師三少  
 公服並集於重明門外次宗正卿乘轎車侍從詣左春  
 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左庶子版奏請  
 中殿工人及諸行事之官各入就位奉禮郎設盥洗於  
 東階東南羣在洗東篋在洗西南肆儀實與典設郎鋪  
 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壁下近南南向設賓席於西階  
 上東向設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南向設三師席於  
 冠席北三少席於冠席南典設郎張帷幄於東序內設  
 褥席於帷中又張帷幄於序外擬置饌物等內直郎陳  
 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冕服元衣纁裳九章白紗中單  
 黼領襟襍裾革金鉤釵大帶朱黻二章玉具劍火珠鏤  
 首瑜玉雙珮珠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纁緇純朱質長一  
 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  
 白鞞赤舄金飾象笏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中單早領  
 標襜褕白方心曲領假帶縹紗蔽膝白練裙襦白鞞黑  
 舄其革帶劍珮綬笏與冕服同縹布冠元衣素鞞白紗  
 中單青領標襜褕履鞞革帶大帶笏縹纁用早羅巾方  
 屬帶於





及宗正出就會所

會賓贊

賓既出於會所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宗正卿立於門東西面立定一揖一讓而入宗正卿立於座東西面賓贊立於座西東面俱再拜就座俛伏坐遂行酒酒至賓主俱興再拜就席坐飲食至賓主俱與設食訖賓主俱坐食訖贊立於西廂東面南上宗正卿立於東廂西面執事奉束帛之篚以授宗正卿又執事者奉束帛篚立於宗正卿之後後乘馬入陳於庭北首西上賓贊俱迺北面西上再拜宗正卿以幣篚進西南向授賓執事者以幣進授贊冠者宗正卿與執事者退復位賓贊降從者互受幣賓當庭贊揖左右馬以出三馬從出從者互受馬宗正卿出門東西面賓出門西東面北上宗正卿與賓俱揖而退賓贊就車轅順天門外復命

朝謁

朝前衛尉先於順天門外東朝堂之北設太子次又於後設三師三少及詹事等次皇太子冠訖諸衛尉率依常行鹵簿陳列威儀仗衛前後部鼓吹備列師傳以下宮臣皆服其服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乘輿以出儀衛侍從如常禮洗馬前導皇太子出重明門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輿升金輅三師乘輅車訓導在前三少亦乘輅車訓導從在後威儀仗衛依鹵簿發引鳴鑼而行至長樂門鑼吹止至順天門次迴轆西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就次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輅洗馬前導入次左庶子侍右舍人引三師三少詹事就次皇太子停於次少頃舍人奏聞典儀先於皇帝所御

殿前設皇太子位左庶子跪奏請入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出次左庶子等夾侍舍人引洗馬導引當門揖引入外宮諸儀衛鹵簿等悉陳列於門外皇太子自東上閣洗馬左庶子等從入至皇帝所御殿前位北向立從官陪後左庶子贊拜皇太子再拜侍中宣敕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使人以義養人以惠訖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雖不敬敢不祇奉又再拜訖引下詣皇后所御殿至殿院內給事奏聞出則皇太子入洗馬左庶子等不入太子至皇后所御殿前北向立再拜尚儀前承合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旨皇太子再拜宣令戒之詞如皇帝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夙夜祇奉不敢失墜又再拜司言引至閣舍人承引以出皇太子還如來儀

皇太子謁太廟

前一日皇太子宿齋於正殿其宮臣從入廟者宿齋於家正寢所司掃除廟之內外衛尉設皇太子次於正寢西南角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宮官次於皇太子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又設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奉禮郎設皇太子版位於朝堂道東北向典儀設宮臣位於重明門外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每等異位重行俱以北為上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宮臣應從者依時刻集朝堂次皆服朝服非朝服者服常服諸率各勒所部陳設於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僕策轆於西閣外南向左右執刀立於轅前北向舍人引宮官各就位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其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閣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立執轡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洗馬引皇太

子升僕立授綬命車右升訖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出重明門左庶子進當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車轅權停請侍臣上馬俛伏興退稱侍臣上馬贊者唱侍臣上馬文武侍臣皆上馬官官上馬畢左庶子進當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車轅動鑼吹不作文官在左武官在右至下馬所侍臣並下車馬皇太子至次所迴轆南向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洗馬引入次侍臣立如常皇太子入次一刻頃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出次俛伏興皇太子出次謁者引家舍人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仗量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家舍人奏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家舍人奏禮畢謁者引家舍人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升轅還宮如來儀至重明門外皇太子乘輿入將士停三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殿前迴轆左庶子跪奏請殿下降輅俛伏興皇太子降入侍臣從至閣左庶子跪奏請將士各還本位其還宮鳴鑼吹如常

會羣臣

皇太子冠見廟之明日皇帝會羣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皇太子爰以吉辰載加元服德成禮備普天同慶臣等不勝悅慶謹上千萬歲

羣臣上禮

先上禮三日本司宣令諸應上禮文武之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前一日衛尉量設次於東朝堂畫漏上水七刻各集於次皆朝服奉禮郎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南文武西北面重行相對為首又設中書舍人位

於文官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郎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東南差退俱西向牛酒在文武二位之間少前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二人對舉賀錄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賀錄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郎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賀錄入進舍人引在位者退酒十二斛饋十二頭赤繩爲籠頭奏訖並付所司

皇太子會宮臣

皇太子會宮臣如常會之儀上壽與上同詞

宮臣上禮

先上禮一日詹事宣告上禮之官詹事以下七品以上畫漏上水七刻皆朝服集東宮南門之左典儀先設羣官位於中門外北面以西爲上牛酒置其位西五步少近畫漏上水八刻通事舍人引羣官皆就位定詹事丞奉羣官簡錄案於詹事前東面跪授導客舍人導客舍人西面立受迴南向立典儀唱再拜詹事以下俛伏興皆再拜導客舍人以簡錄案入通事舍人引羣官詹事以下退酒九斛盛以銅鍾一斛饋九頭赤繩爲籠頭皆付所司

將行納采命使者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尙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合班蕃客又於其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北東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蕃客等又在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舉塵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面設使者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西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五品以上位於道西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北爲上未明二刻諸衛勅所部屯門布黃麾半仗入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量時刻版奏請中嚴級戰近仗就陳於閣外太樂令以下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諸侍臣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各贊羣官出次典謁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坐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吏部與禮部侍郎贊使主副

出典謁引就受命位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西北東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還侍位典謁引使主副出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閣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從者乘車以從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於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者皆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雖几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儻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作僮儲官允歸令德率由舊章使某納采儻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不教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儻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左手執之儻者引主人迎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櫺閭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采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雁退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降自西階以出

問名

使者既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儻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儻者入告主人曰制以

某之子備數於儲宮臣某不敢辭儻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副主人拜迎入俱升堂南面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問名將加諸卜筮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雁少退仍北面曰臣某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退於階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儻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儻者入告主人曰某公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其儀與納后禮賓同

納吉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以下儻者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協從制使某也納吉儻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弗教惟恐不堪龜筮吉吉臣某謹奉典制儻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副主人迎拜入俱升堂南面並如納采儀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雁使者降自西階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階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西面儻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贊使者皆如問名之儀

納徵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執事者設布幕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儻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制使某以玉帛乘馬納徵儻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

典制儀者出告又儀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外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元纁上興以授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玉帛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牽乘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首西上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徵主人降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玉帛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階階東左右受玉帛受馬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出儀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如納吉之儀

告期

前一日主人設次設几筵及儀者受命請事等並如納采儀使者曰詢於蠶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其授雁升堂受命之儀一如納采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以下禮畢如納采其賓使者如納徵儀

告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禮祝文臨時撰

冊妃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俱東面障以行幃其日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璽綬命服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儀皆如之設典內位於內門外主人南西面設宮人位於門外於使者之後俱重行東向

以北為上障以行幃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南向典內先置一案於閣外近限使主副朝服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宮人等各之次掌嚴奉衿履衣及首飾內殿尉進厭翟車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為上諸衛率其屬布如儀仗如常使者出次典謁引使者以下持節者前導及宮人典內各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定少頃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典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以下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冊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冊寶奉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冊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冊寶東面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冊寶入立於閣外之西東面跪置冊寶於案典內俛伏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東面北上傳姆贊妃出引立於庭中北面掌書進跪取玉寶與進立於妃前南向掌嚴奉首飾及衿履與諸宮侍衛者次入侍衛如常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再拜司則進掌書前北面受冊寶進妃前南向授妃如受以授司閏司則又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又再拜說司則前請如升座還侍位司閏引妃升座南向坐宮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宮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司則前啟禮畢妃降座司閏引妃入室主人賓使者如禮賓之儀使者乘輅而還

臨軒醜戒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衛尉設次於

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宮官次於重明門外如常儀其日前三刻宮官俱集於次各之次皆服其服諸衛各勒所部依圖陳設左庶子奏請中嚴內僕進金輅於閣外南向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前二刻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以次詣閣奉迎左庶子負宮官應從者各出次立於門外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左庶子奏外辦太僕奮衣而升執轡皇太子著袞冕之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室儀皇太子乃升僕立授緩車驅左庶子以下來侍如常出門車權停令車右升輅陪乘宮臣上馬訖皇太子車動鼓吹振作如式文武官皆乘馬如常至承天門下車所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就位侍衛如常儀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座於太極殿階上西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乘黃令陳車輅並如常儀其日向舍直長鋪皇太子席位於闕間南向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維純尚食奉御設酒罇於東序下有坵加勺設糝寶爵一又陳籩脯一豆醢一在罇西脯前三刻典儀設羣官版位於內奉禮設版位於外如朝禮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立仗入陳於殿庭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嚴級載近仗就陳於閣外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脯前二刻諸衛侍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西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羣官

以次入就位羣官立定典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初羣官入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侍從如常式皇太子每行奉左庶子執儀贊相至懸南北面立典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禮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皇太子服賜舍人引升就席西南面立尙食奉御酌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南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尙食直長又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薦座左執爵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與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再拜執爵與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還於房舍人引皇太子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易帥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舍人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納扇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出門典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

親迎

前一日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之外迤西南向設侍衛羣官次於皇太子次西南東向北上皇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執燭馬前鼓吹振作如式侍從如常皇太子車至如妃氏大門外次前迴轆南向左庶子進當轆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之次車將至主人設几筵如常禮女如別儀妃服綸翟花釵立於東房侍從如常主婦衣禮衣鈿釵立於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西向在廟則主人儻者公服出立於主人之左北向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就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

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侍衛警蹕如常儻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左庶子承傳進跪奏如常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俛伏興傳於儻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儻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儻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答拜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雁授左庶子進東南向奉授皇太子既執雁進入侍衛者量入侍從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曰固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固不敢先主人揖入皇太子從入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內雷將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固敢辭主人又曰終請皇太子升皇太子又曰某敢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階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雁俛伏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殿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姆左傅姆在右保姆在左從如式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恭敬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於鑿妃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綬母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幃皇太子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侍衛如來儀妃仗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儻從

同牢

其日司閭設妃次於東閣內道東南向掌筵鋪席將夕司閭設皇太子幄於殿西廂東向鋪地重茵施屏障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皇太子之席西廂東向妃東廂西向席皆莞纈純純加藻席纈纈席間量容牢饌典膳監設洗於階東南東面當東雷甬北以堂深疊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二設妃洗在東房筵北疊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皆加勺巾繹典膳監先饌於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籩簋各二餅各三瓦甗一皆加巾籩蓋俎三罇在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籩勺南柄籩用紗罇冬用錫罇在房戶外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香漆惟瓶以陶盥皇太子車至侍臣下馬所車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車右降立於輅右車動車右夾輅而趨車至左閣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侍衛如常儀左庶子以下皆退妃至宮門鹵簿仗衛侍於門外近侍者從如常入至左閣外迴轆南向司則進當輅前啟請妃降輅掌筵依式執扇前後執燭如常儀妃降輅就次整飾司閭引妃詣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妃以入又司閭前升自西階妃後升執扇燭者陳於東西階內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即席西向立司候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司候妾姓言請具牢饌與司則承令曰諾司候率其屬升奉饌入設於皇太子及妃座前醬在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入陳於豆東豕俎特在北豆在豆醢之東司候設黍於醬東稷在東設滂於醬南在也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滂於醬北司候啟會郊於籩簋之南對簋籩於北啟發也豆蓋各加匕箸設訖司候北



面跪奏饌具與皇太子及妃俱坐司饌跪取脯搗於醢  
 取菹菹搗醢授皇太子又司饌取脯搗於醢取菹菹搗  
 醢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受祭於籩豆之間司饌與取黍  
 實於左手徧取稷反於右手授皇太子又司饌取黍實  
 於左手徧取稷反於右手授皇太子及妃各受祭於  
 菹醢之間司饌俱與各立取肺皆絕末跪授皇太子及  
 妃俱受又祭於菹醢之間司饌俱以肺加於俎掌嚴授  
 皇太子巾又掌嚴授妃巾皇太子及妃皆脫手以柶板  
 上鉶徧搗之祭於籩豆之間司饌品嘗皇太子饌又司  
 饌品嘗妃饌司饌各移黍置於席上以次跪授肺脊皇  
 太子及妃皆食以清醬三飯卒食司饌北面跪奏稱司  
 饌妾姓言請進酒司則承令曰依奏與司饌北面俱盥  
 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樽所酌酒進北面立皇太子及  
 妃俱再拜與一人進授爵皇太子一人以爵授皇太  
 子及妃俱受爵司饌俱退北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  
 坐皇太子及妃俱祭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俱進受虛  
 爵奠於篚司饌又俱洗爵酌酒再酌皇太子及妃俱受  
 爵俱飲司則進受虛爵奠於篚三酌用盃如禮再拜皇  
 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樽  
 進北面俱奠爵與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俱坐  
 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執爵與降奠爵於篚還  
 侍位司饌北面奏稱司饌妾姓言半饌畢司則承令曰  
 諾司饌徹饌設於房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  
 下入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入於東房釋菹服著袴褶  
 司則啟妃入幃幄皇太子及妃俱入室膳餽皇太子之  
 饌御餽妃之饌

妃朝見

其日晝漏上水一刻所司列御座於所御殿階上西  
 面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司設設皇后座於室戶外  
 之西北南向尚食帥司膳設酒樽於房內東壁下有  
 站加勺樽用瓦甌籩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樽北又  
 設洗於東房近北盥水在洗西篚在東北肆篚以巾  
 一其日夙興妃沐浴司則啟請妃內嚴質明諸衛帥其  
 屬陳布儀仗如常儀近仗入陳於殿門外內廢尉進廉  
 翟於正寢西階之前南向司則啟外辦妃服禴翟加首  
 飾以降自西階升輅侍衛如常至降車所司則贊妃  
 降輅司言引妃入仗衛停於署外障扇侍從如常妃至  
 寢門之外立於西廂東面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近仗  
 入陳於所御殿閣外如常侍中奏請皇后內嚴妃既至  
 階門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升自  
 階階即御座西向坐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奏皇后外辦  
 皇后祿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即御座南  
 向坐侍從如常妃奉筓棗栗司饌又執奉筓服脩以從  
 司則引妃入立於庭北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東  
 面跪奠筓於御座前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  
 妃自西階降復北面位奉筓服脩再拜司言引妃升進  
 北面跪奠筓於皇后座前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  
 言引妃退立於西序東面又再拜司設設妃席於戶牖  
 之間近北面南向司言引妃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又入  
 東房盥手洗解酌醴齊加柶面柄出進詣妃席前北向  
 立如進東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妃升席坐左  
 手執柶右取脯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  
 於薦東與降席司賓引妃降自西階出闕乘車還宮障

扇侍從如來儀

會羣臣

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唯上壽辭云皇太  
 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  
 歲壽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八十八 開元禮纂類二十三 嘉七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羣臣賀并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守宮設羣官等次東宮朝堂伶官帥展軒懸之樂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又設三鑄鐘姑洗夷則大呂各依其位設登歌以南呂之均及設麾於殿上並如常儀典設郎鋪羣官牀座於殿上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南重行北向武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為上朝集使三品以上及都督刺史各依方於文武官之下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殿庭東西廂文官四品五品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武官四品五品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當文官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北上朝集使非升殿者分方各依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親於四品五品之下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奉禮設門外位於東宮朝堂之前文官在東武官在西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諸親位於文武四品五品之下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異姓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典膳量設鑄於廊下近北設不升殿者酒鑄各於其座之南皆有站幕俱障以韋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文武羣官依時刻集朝堂次各公服左庶子量時刻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閣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奉迎伶官帥工人二舞入

就位又伶官帥一人升就位舉麾掌儀帥贊者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又舍人引羣官非升殿者先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著從省服未冠則以出侍衛如常伶官帥舉麾奏

承和之樂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便麾樂止凡舉皆伶官祝而後作便麾掌儀一人升就西階上東面立贊者二人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門

舒和之樂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迎公王興儀仗興還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若有三叔則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公至階則立立詣公至階樂於座後皇太子升降伶官舉麾樂作止如式公至階樂止公以下升座者俱脫履於階下脫履席通事舍人

接引羣官升就位立定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羣官為首者一人進皇太子前東面立賀稱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皇太子殿下

與時同休冬至賀云天正長至賀說退復位皇太子答再拜左庶子前承合進宣合訖羣官上下又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坐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坐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就座皆就座俛伏坐伶官帥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

其筮管者詣階間北面立典膳郎進酒至階掌儀唱酒至典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俛伏興立席後左庶子到階省酒典膳郎奉酒進皇太子舉酒食官令又行羣官

酒酒至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若皇太子羣官皆指勞受觸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

上下皆就座俛伏興飲皇太子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曲典膳郎進食升階左庶子到階省案掌儀唱食至興

贊者承傳羣官上下俛伏興立座後典膳郎品嘗食訖太子若不先下訖設食訖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太子及飯奏林和之樂羣官上下俱飯皇太子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伶官帥引二舞以次

入酒行九福會畢掌儀唱可起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座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掌儀唱再

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皇太子答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降納履以出公初出樂作若有三公諸伯叔公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

言請殿下升座俛伏興還侍位樂作皇太子升座坐樂止羣官出舉非升座者仍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

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樂作皇太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闕樂止又通事舍人引侍殿庭者以次出皇太子若服袴褶羣官及宮臣皆袴褶朝集使公服升座者脫履如式若設四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伶官帥帥四部伎立於左右嘉善門外羣官初坐伶官帥引四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衛尉設官臣次於重明門

外伶官帥展軒懸之樂於殿庭以姑洗之均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又設為首者解劍席於懸西橫街之南並

如常儀設官臣版位於懸南文東武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典儀位於東階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

向北上設宮臣門外位文官道東武官道西重行相向

典膳郎進食升階左庶子到階省案掌儀唱食至興

贊者承傳羣官上下俛伏興立座後典膳郎品嘗食訖

設食訖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太子及飯奏林和之樂羣官上下俱飯皇太子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伶官帥引二舞以次

入酒行九福會畢掌儀唱可起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座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掌儀唱再

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皇太子答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降納履以出公初出樂作若有三公諸伯叔公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

言請殿下升座俛伏興還侍位樂作皇太子升座坐樂止羣官出舉非升座者仍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

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樂作皇太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闕樂止又通事舍人引侍殿庭者以次出皇太子若服袴褶羣官及宮臣皆袴褶朝集使公服升座者脫履如式若設四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伶官帥帥四部伎立於左右嘉善門外羣官初坐伶官帥引四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以北爲上

受朝

其日未明三刻開諸宮殿門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宮臣依時刻集重明門外各服其器服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閣外伶官師帥工人入就位又伶官帥一人升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宮臣俱就門外位又舍人引六品以下先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將出仗動伶官師跪伏與舉慶鼓柷奏永和之樂皇太子升自阼階卽座西向坐偃麾夏鼓樂止通事舍人引宮官五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宮臣初入門奏舒和之樂至位樂止宮臣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爲首者一人詣西階爲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劍席後樂止爲首者就席解劍置於席後伏與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其贊詞與羣官同 俛伏與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爲首者跪著劍俛伏與樂作復懸南位樂止宮臣俱再拜左庶子前承令降詣宮臣西北東面稱令旨宮臣俱再拜宣令訖宮臣又再拜左庶子還侍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出還次爲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俛伏與還侍位皇太子與樂作降座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樂止

會

伶官師登歌於殿上以南呂之均典設郎鋪宮臣座席於殿上文官於皇太子帳座西南重行北向武官於皇

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爲上設不開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設解劍席於懸西橫街之南俱以北爲上典設郎設壽鑄於殿上西序之端東西有坵加爵一於鑄下又設升殿者酒鑄於西廊下近北設殿下者酒鑄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坵羈俱障以帷設訖通事舍人引宮臣出次俱就門外位左庶子奏外辦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將出仗動樂作皇太子升自阼階卽座西向坐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文武宮臣以次入就位宮臣初入門樂作爲首者至位樂止宮臣立定若朝會別日設會贊拜如朝禮 左庶子前承令降命宮臣升座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西階爲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宮臣各服舄履跪解劍置於席上俛伏與通事舍人引升階宮臣爲首者一人升立於階西東向以下各就座後立於其位又通事舍人引廊下位者就座後上下立定典膳郎前跪稱典膳郎臣某言請賜宮臣上壽俛伏與左庶子稱令曰諾典膳郎退升詣酒鑄東面立通事舍人引爲首者詣酒鑄之所北面立典膳郎酌酒一爵授爲首者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爲首者詣皇太子座前東面授左庶子左庶子受爵進置皇太子前爲首者執笏通事舍人引爲首者退東面跪稱某宮臣等稽首言正元首祚冬至云天 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與再拜宮臣等上下皆再拜立於席後左庶子前承令少退宣令訖宮臣上下又再拜左庶子取爵奉進皇太子舉酒奉休和之樂宮臣上下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舉酒訖左庶子進受虛爵以授典膳郎典膳郎受爵復於坵樂止初左庶子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

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爲首者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俱就座俛伏坐伶官帥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又引笙管進詣階開北面立典膳郎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與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到階省酒典膳郎奉酒進皇太子舉酒食官令又行宮臣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俛伏與坐飲皇太子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行觴三周典膳郎進食皇太子食儀伶官帥引諸伎以次入樂作若賜酒左庶子前承令詣東階上西向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宮臣上下皆執笏俛伏起再拜搢笏立受釀就座俛伏坐飲訖俛伏起授虛釀再拜執笏又再拜就座俛伏坐酒九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宮臣降詣解劍席後跪著劍俛伏與納舄履樂作復懸南位樂止位於東西廊下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於席後 諸伎俱作通事舍人引宮臣以次出爲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俛伏與還侍位皇太子與樂承和之樂皇太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樂止

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前一日衛尉設師傅保次於宮門外道南西向伶官帥展軒懸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其日贊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典儀設師傅保位於西階之西東向三少





東南西面北上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北面

童髻空頂曠王導金寶飾綵袴綉錦烏皮鞋

以下無金飾立於房內南面主人贊冠者公服立於房

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次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

俱東面北上債者進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

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皇子某王將冠某謹應命

命執事庶子同債者入告主人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

面再拜贊答拜出告贊者相導主人揖贊冠者贊冠者

報揖主人又揖贊賓報揖主人入賓及贊冠者次入及

內門主人揖贊賓報揖主人與賓入贊冠者從至內雷

將曲揖贊報揖主人及階主人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

階西東面主人曰請公升

事敢辭主人曰固請公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

公升賓曰敢終辭主人升自階階立於席東西面賓升

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贊冠者及庭盥於洗升自階階

入東房立於主人贊冠者之南俱西面主人贊冠者引

皇子出立於戶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纒櫛簪箱

跪奠於皇子筵東端

一品以下席北少東賓揖皇子賓主俱即席坐皇子進

升席南面坐一品以下西面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

一品以下東跪脫雙童髻置於櫛箱畢設纒興復位賓

主俱興贊降盟主人從降賓東面辭曰願主不降

下做此主人曰公降辱敢不從賓降至盥洗手訖詣

西階賓主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

階上東面執纒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頂左執

筵前北面跪設纒結纒興復位

皇子興贊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

服出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贊揖皇子進立於席後南

面

初贊盥手跪取爵於篚興洗訖詣西階賓主一揖一讓

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詣酒樽所酌酒進皇子筵前

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

面答拜執餗者薦籩豆於皇子筵前皇子升筵坐左執

爵右取脯擗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酒興筵末坐啐酒

執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贊答拜冠者升筵

跪奠爵於薦東興立筵西執餗者徹薦爵賓揖皇子進

升筵南面坐

又有祝辭其庶子則醴而賓之贊冠者跪脫纒布冠置

於箱櫛畢設纒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遠遊冠

介獻左執頂右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

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興復位賓

之贊冠者坐設管結纒興復位皇子興贊揖皇子適房

賓主俱坐皇子著朝服

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贊揖皇子進立席後南面賓詣酒

樽所酌所以以下執餗者徹薦爵立俟取爵酌酒進皇

子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其服

禮儀有序祭此嘉幣承天之祐皇子筵西拜受爵

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餗者薦籩豆皇子升筵末坐

啐酒執餗興筵西跪奠爵再拜執餗興贊答拜皇子升

置於箱櫛畢設纒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

介左執頂右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興復位賓之

贊冠者坐設管結纒興復位皇子興贊揖皇子適房賓

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櫛箱入房皇子著衮冕之服

及六品以下爵弁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贊揖皇

子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樽所酌酒進皇子筵

前北面立祝曰旨酒合芳籩豆有楚咸加其服

肴升折俎承天之慶福壽無疆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

位東面答拜

著終紗服庶人白裙襦服出房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贊

受爵弁庶人黑介冑右執頂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

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

贊冠者徹櫛箱及籩豆於房又筵於室戶西南向

冠者著衮冕服六品以下爵弁服庶人絳公服出櫛箱

面賓主俱興贊揖賓揖皇子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

樽所酌所以以下執餗者徹薦爵立俟取爵酌酒進皇

子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其服

禮儀有序祭此嘉幣承天之祐皇子筵西拜受爵

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餗者薦籩豆皇子升筵末坐

啐酒執餗興筵西跪奠爵再拜執餗興贊答拜皇子升

筵坐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餗者徹薦贊揖

皇子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

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皇子曰某雖不敏夙夜祇奉賓

出主人送於內門之外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八十九 開元禮纂類二十四 嘉八

親王納妃 一品以下至庶人並附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百官皆云准此於大門外道右南面  
 一品以下先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乃致納采之禮前  
 日設次如親王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皆如  
 之其日大昕使者公服乘轎車備儀仗至於妃氏大門  
 外掌次者延入次者入次主人公服無使者轎車儀仗  
 等事凡百官以主人受其禮於廟以正寢掌事者布神  
 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  
 三品以下布席使使者公服不合公服出次謁者引立  
 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即常服出次謁者引立  
 於大門外之西東面無謁者引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  
 儂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於大門外之西東面  
 日敢請事使者曰某公既室某王謂皇弟皇子一品以  
 室某也吾子女其婿父凡百某王率由先典使某也  
 官以下相稱皆云吾子下做此者名一品以下曰某有  
 請納采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上某婿父名下某使  
 者儂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蠢愚又弗教某王命之某  
 不敢辭某王亦謂儂者出告掌畜者以屬授使者退立  
 於後使者左手執之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  
 使者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次門主人  
 揖入至內齋將曲揖當階揖至階揖主人曰請吾子升  
 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  
 人曰終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東階當阿  
 阿棟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采主人降  
 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  
 西俱南面使者授屬如儀自西階以出

問名

納采禮畢使者既降立於廟門一品以下內外之西東  
 面主人還降階東左右受屬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降階  
 下西面儂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既受命將加諸  
 卜敢請女為誰氏儂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有命且以備  
 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儂者出告掌畜者以屬授使者退  
 立於後儂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西東面揖使者以  
 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二揖至階三讓如初  
 主人升降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曰敢問  
 名主人降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入  
 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屬還立西階上東面主人還  
 降階上西面曰某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出立於廟門  
 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降階東左右受屬於序端主人降  
 立於降階下西面儂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儂  
 者入告主人曰吾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  
 禮請禮從者儂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儂者  
 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儂者出告使者曰某  
 辭不得命敢不從儂者入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  
 者徹几改筵東上並加藻席純一品二品雕几  
 席亦設簾飾於東房內西隔下加勾彝站在北實  
 解一角枳一加籩籩豆在站北實以脯禮設洗於東房  
 筵北轡水在洗西篋在洗東北肆篋實巾設訖儂者引  
 主人降迎使者報揖主人入使者從入至階一讓升品  
 以下二揖至主人於降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  
 階三讓升主人於降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  
 面賓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主人受几  
 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進主人東南  
 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進之北向使者迎受於筵前東

南向以俟主人還降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使者以  
 几避進北面坐設於座左興退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  
 立於階西東面贊者盥手洗釀酌醴加枳於釀覆之面  
 葉出房南面主人立受醴面柄進筵前北面立使者西  
 階上北面一拜進筵前東南面受醴復西階上位主人  
 還降階上北面一拜送贊者薦脯醴於筵前使者進升  
 筵坐左執觴右取脯擣於醴祭於籩豆之間以枳祭醴  
 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與以枳兼諸籩上獵降筵於西  
 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枳奠解遂拜執釀與主人答拜使  
 者進升筵坐奠解於薦東降筵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  
 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  
 無又掌事者奉篋幣升自東階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  
 立使者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楹間南面立使者立  
 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篋幣授使者使者退立於  
 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降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  
 階從者逐受幣使者揖馬以出牽馬者從之使者出大  
 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逐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拜送  
 使者退主人入立於降階下西面儂者告於主人曰賓  
 不顧矣主人乃還於寢服立於階下西面使者入告立  
 於主人之左北面曰某既得事敢告主人  
 日聞命使者退立主人入入以下復命准此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贊禮者一品以下延入  
 次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主人大  
 門外之西東面無謁者主人立於降階下西面儂者  
 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脫命加諸卜占曰吉某  
 王使某也敢告某王主婚者一品以下云某使  
 某也敢告上某婿父下某使者儂者入  
 告主人曰某之子弗致恐弗堪某王有吉某與在焉某



凡又席於戶內南向設罇甌醴於東戶東北隅加勺幕  
簾在樽南三品以上在樽於房內東墜下北實解  
一角柶一脯醴在甌南王至妃氏大門外降輦贊禮者  
引王停次妃著花紋綸衣纏納入於房即席南向立  
以下女官准其夫服花紋綸衣一品花紋九樹翟九等  
二品花紋八樹翟八等三品七樹翟七等四品六樹翟  
等五品五樹翟五等入於房即席南向立六樹翟衣在  
品以下花紋大袖之服庶人花紋連裳服姆禮衣在其  
右從者陪其後主人父公服升自阼階立於房戶外  
之東西面內贊者詣醴罇所以解酌醴加柶覆之面柄  
進妃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解內贊者薦脯  
醴於席前妃升席跪左執解右取脯柶於醴祭於籩豆  
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與筵末跪碎  
祭醴建柶罇解於薦東下品以下降筵西南面再拜升席  
立內贊者徹薦解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南面贊禮者  
贊王一品以下皆云贊出次立於門內東左右羽儀及  
執燭者如常贊者進受命出於東西面日敢請事王曰  
以茲初婚某將請承命某父使某將請承命贊者入  
告主人曰某固敬具以須贊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  
東西面再拜王答拜主人送巡百官以下主人揖王報  
揖主人入堂畜者以薦進王受薦左手執之以入內門  
主人曰請王入曰某弗敢以先主人又曰固請王曰某  
固不敢以先主人揖王報揖王與主人俱入左右從者  
如常主人揖入及內需將曲揖當階揖王皆報至階主  
人曰請王升王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王升王曰某敢  
固辭主人曰終請王升王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阼階西  
面立王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薦興再拜降出  
主人不降送初王入門母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  
王拜訖姆導妃出於母左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

若衣若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於西階  
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庶母及門內  
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夙  
夜無愆視諸矜聲鞶囊也婦人鞶絲妃出車後王授綬  
姆解不受日未教不足以爲禮妃乘以几從者二人坐  
相對持之無持几者姆加幃王乃御輪三周馭者代之  
王出大門乘輅還第如來儀妃鹵簿次從而行一品以  
使其屬

初婚掌事者設洗陳饌如一品儀籩豆各十六簋簋各  
二頸各一皆加勺蓋俎三羊豕及腊羊豕皆節折縛站  
於室內北偏下元酒在西加羶勺皆面柄羶夏用絛又  
設罇於房戶外之東加勺羶無元酒站在南實四爵合  
香加羶王至降輅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  
妃以入及腹門又揖以入贊者徹罇罇酌元酒三注於  
罇妃從者設席於奧東向西南隅謂之奧一品以下若  
向設罇於室戶東王導妃升自西階入於室即席東面立妃入  
立於罇西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於北洗  
王從者沃之盥訖王及妃俱復位立贊者以饌入設於  
席前贊者設罇於席前殖醴在於北俎三入設於豆東  
腊特於豆北豆東菹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在東設清於  
醬南設對醬於東對醬特也殖醴在其南北上設黍  
於腊北其西稷稻粱設清於醬北司饌啟會卻於簋簋  
之南對簋簋於北啟發皆加匕箸王從者對席於饌東  
贊者西南告饌具王揖妃即對席西面皆坐贊者皆  
授箸各以菹播於醴皆祭於豆間又皆祭黍贊者各取  
肺皆絕末以授皆祭贊者以肺加於俎凡祭與食者贊

者各移黍置於席上授肺脊皆食以清醬三飯卒食贊  
者二人俱洗爵於房酌於室內之罇詣饌南北面以下  
戶西以醕王及妃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答拜王及  
妃皆坐祭酒贊者以肝從皆奠爵取肝振祭饌之贊者  
皆受贊於俎豆各取爵皆飲執爵興贊者受爵王及  
妃皆再拜贊者以爵覆於坵王及妃俱坐下仍立贊者  
又以爵酌再醕王及妃受爵不祭而飲卒爵一品以下  
贊者受爵覆於坵三酌用香加再醕一品以下主人  
者皆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入詣於饌南北面跪  
一品以下入奠爵興再拜皆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遂  
拜執爵興降奠於篚拜降奠於篚王出妃退立於  
罇西南面一品以下主人贊者徹饌設於東房內如初  
婦脫衣於出脫衣於房贊者徹饌設於東房內如初  
室和於奧又徹室內酒罇以出王脫冕服於房妃從者  
受之妃脫服於室王從者受之姆受巾王從者祗於奧  
妃從者祗於東皆有枕北趾受服姆受巾王入  
燭出妃從者餞王之餘王從者餞妃之餘贊者酌戶外  
罇酌之王從者皆婦人妃從者侍於戶外呼則聞  
妃朝見一品以下見舅姑附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妃夙夜沐浴著花  
敘服綸衣乘厭翟車以出侍從如常入至降車所妃下  
車司賓引妃立外閣外近臣入奏皇帝即御座南向坐  
近臣如常如奉筭筭竹器元棗栗司賓引妃入立於庭  
北面妃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帝  
前興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賓引妃降復位又再  
拜尚儀承敕降詣妃西北東面稱敕旨妃再拜宣敕訖  
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遂詣皇后所御之殿立於閣外奉  
筭服脩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閣奉迎尚儀入奏皇





北為上女相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立定女相者引主人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眾賓以下從入賓入門西面而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婚會之儀會畢賓主上下俱與女相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東帛之篋升以授主人主人執篋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逆受篋眾賓以下從出初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於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一品以下內相者引賓稱之辭各准其夫酬以東帛如丈夫之禮

公主出降

冊公主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如常守宮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奉禮設版位太樂令展宮懸典儀設舉麾位如常又設文武羣官版位五品以上於橫街北六品以下於橫街南文武西俱重行諸親於五品之南皇親在西設典儀位如常儀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諸親在西設典儀位如常儀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冊使立於懸北西上俱北面冊使立於冊後其日諸衛屯門列仗如常冊使羣官等依時刻集朝堂次改服朝服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位侍中量時刻版奏請中嚴級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諸守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先請寶俱詣閣奉迎通事舍人分引王公羣官入就位又通事舍人引冊使及副使並入立於殿門外道東西面以候黃門侍郎帥主節奉節及幡立於階仗南節在前中書侍郎先請冊置於案令史絳公服各對舉案立於節南道東西面中書侍郎立於

案後侍中版奏外辦所司承旨案扇扇上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祝樂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扇開協律郎偃麾戛鼓樂止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典儀贊拜羣官在位者俱再拜訖通事舍人引冊使入就位冊使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冊使等皆再拜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冊公主請命使俛伏興又侍中少前稱制曰可退復位侍中承制降詣使者北面稱有制冊使副等俱再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宣制訖使副等又再拜侍中還侍位贊禮者引冊使少前黃門侍郎引主節詣冊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黃門侍郎主節者後黃門侍郎持節西南授冊使跪受與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黃門侍郎退贊禮者導中書令詣冊使東北面立又贊禮者導中書侍郎引詣公主冊案立於中書令之右中書令於案取公主冊舉案者皆由後立授冊使冊使跪受興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冊後贊禮者引中書令與冊使俱北向退復位典儀曰再拜再拜訖通事舍人引冊使等右旋而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冊使等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所司承旨案扇扇上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舉冊者及冊使至長樂門外次如後儀

冊案

公主受冊

尚儀二人讀冊司贊一人引公掌贊二人知贊女史四人對案前一日尚舍守宮計會設使者及冊案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皆道右東向司贊設公主位於長樂門外內殿前近南當階北面西上又分設內命婦應陪位者位於公主東北及西北嬪御等在東階宮官等在西階重行相對北上又於內命婦之前設尚儀位二皆東向以北為上又於尚儀位南少退設司贊位掌贊二人陪其後其日典儀設冊使位於長樂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又設舉冊案者位二在南差退東向內謁者監先取公主冊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內命婦以下及應在位者並服禮衣先就位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位侍從如常儀通事舍人引冊使副使等出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冊案者立於冊使副西南俱東向持節者去節衣持冊案者以案進冊使之右北向相次而立內侍二人引使者詣門內謁者舉案少前使取公主冊跪置冊於案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冊使副使等俱進就次以俟尚儀帥女史詣門昇冊案人各就尚儀之前對舉冊案皆東向司贊曰再拜凡司贊有詞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取公主冊於案持案者退少前北面稱有制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執冊跪讀訖退復位以冊進授公主公主受冊以授司言訖司贊曰再拜公主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司贊少前稱禮畢司言引公主退在位者以次退掌贊報內謁者監禮畢內謁者監傳報冊使等詣太極殿前南橫街南北面西上立中書令立於冊使等東北西面冊使再拜復命曰奉制冊命某公主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開冊使等退幡節各還本司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納吉禮皆如之其日大昕使者至於主人大門外贊禮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使者出次贊禮者引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儀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朝恩既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儀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敢不敬從儀者出告掌畜者以薦授使者其餘並如一品婚儀

問名

使者既出至主人邊阼階上西面曰皇帝第某女封某公主餘行事並如一品婚儀其禮使者於戶牖之間贈為事故至於寡人之室寡人有先皇之禮請禮從者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請事使者曰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公有吉寡人與在焉寡人不敢辭如納采之儀

納徵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掌事者布幕於內門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在幕南北首西上掌事者奉璋以置俟於幕東使者曰朝恩既至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請納徵主人曰某公順先典既以重禮寡人敢不承命餘並如一品婚儀

請期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至請事依常禮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某公使某請吉日儀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既前受命唯命是聽使者曰某公命某聽命於王儀者

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公使某受命於王王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餘並如一品婚儀

親迎

其日大昕婿之父告廟醮子並如一品婚儀子再拜降出乘輅備儀仗詣主人之第賓將至內贊者布席於東房當戶南向設罇瓊醴等於東房主人體公主如一品醴女之儀公主著花釵褕翟纁神入房以下並如一品醴女儀訖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面贊禮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儀者進受命出門東面曰敢請事賓曰某王命某之父以茲初婚命某將請承命儀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敬具以須至奠鴈出如常禮初賓入門主婦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賓拜訖姆導公主出主人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婦戒之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公主出以下並如常儀

同牢

初昏掌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及陳設牢饌鉶俎之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於爨其器皆明烏漆惟餘並如一品儀

見舅姑

見之日公主夙興沐浴著花釵服褕翟舅服公服姑著鈿釵禮衣其儀同一品婚禮公主降西階以出無取脯授婦氏之儀

盥饋舅姑

公主盥饋以少牢舅姑公主服如見禮及酌舅姑訖內贊者設公主席於舅姑東北南面餘並如一品禮

婚會 如一品婚儀

婦人禮會如一品婚儀

饗丈夫送者

同一品儀加送以乘馬設從者乃於西廊下

饗婦人送者

女相者引賓升降酬以束帛餘如丈夫禮

禮九十 開元禮纂類二十五 嘉九

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 并辭

其日奉禮郎先布版位於尚書省都堂之前京官九品以上位在東每等異位朝集使位在西亦如之皆以北爲上京官及朝集使俱常服調者絳公服先引京官入就位又謁者引諸方朝集使等入就位奉禮立於朝集使之北差退贊者陪其後京官及朝集使序立訖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朝集使等俱再拜京官等遂巡揖避再拜訖京官等俱答拜朝集使等遂巡揖避再拜訖謁者贊稱禮畢羣官等各以次退朝集使亦退其辭禮亦如之

任官初上 諸州上佐附

應冊命之官受冊訖朝集使乘輅備儀鳴鏡吹詣太廟南門至下車所鏡吹止受冊者降輅謁者引入立於廟庭北面西上立定再拜訖又再拜辭謁者引出乘輅鳴鏡而還 若先受制書者發即備儀仗詣太廟如上儀 道詣本司將至卑官先引俱公服俟於別席所初上者至降輅贊禮者引入停於後堂改著公服儀仗陳廳事之前贊禮者引卑官俱立於內門之外西廂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初卑官就門外位贊禮者引初上者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贊禮者引卑官以次入立於西階西面重行東面以北爲上立定卑官俱再拜初上者答拜贊禮者引卑官出贊禮引初上者就後堂卑官俱更衣贊禮者引應坐者入立於廳事東西階下其應致敬者立於門外之西東面俱北上贊禮者引初上者出升堂就榻後應坐者

俱升詣座後立定初上者升座應坐者各依其班而坐其應致敬者入立於東西階下俱以北爲上而諸流外官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再拜訖就東階下品官之後本司以印及職掌置於案本司引入升諸座前本司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座之上案訖本司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俱興立於座後贊禮者引初上者還後堂以外降出設會如常儀官卑不合拜廟者俱詣上所下判官者禮見而已若六品以下初上皆常服若先任者尊及官位等先任者俟於東階下西面新任者入立於西階下東面再拜先任者答再拜訖新任者還於廳事立於東階下與卑官相見如上儀 諸州縣丞長史以上准此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 諸州刺史都督附

其日州牧備儀仗至州停於後堂兵曹設儀仗於廳事門庭如常儀本司設收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設州官長史司馬位於堂下東方西向設錄事參軍以下位於司馬之南重行西向皆以北爲上設縣官位庭中近西諸鄉長位於縣官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 州助教縣博士長史以下集於州南門之外州官在東縣官在西鄉長史在州官東南各有次俱公服鄉長常服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贊禮者引牧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左右侍從如常贊禮者立於牧南少退俱西向贊禮者引州官入就位次引縣令以下入門而左又引鄉長入門而右俱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牧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又引縣令及鄉長五品以上自西階升堂進當牧前重行北向如在位庭之儀立定上下俱再拜牧答拜上下在位者皆遂巡避位贊禮者引縣令

以下及鄉長俱出贊禮者引牧降入贊禮者引長史以下次俱更衣本司量設牧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縣令及鄉長俱就西階下又長史以下入立於東階下俱北向贊禮者引牧出升堂就榻後長史以下并縣令職事五品以上應升者合班俱升詣座後立定牧升座諸應坐者俱坐州縣佐史以下入庭中重行北面西上州縣學生位於其後俱再拜訖就東階下品官之後立錄事以印及職掌置於案錄事一人引入升詣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牧案訖錄事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坐者俱興贊禮者贊牧興引還後堂長史以下降出設會如常儀 諸刺史初上准此其鄉長武官七品以上及德行有聞者皆 升堂

萬年長安初上 河南洛陽縣令禮同諸縣令附

其日令停於後堂設令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設鄉長位於南方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其勳官出身班博士助教依鄉長班又設丞位於東方西向設主簿及尉位於丞南少退西向北上鄉長以下俱集於縣南門外之西各有次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贊禮者引令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向侍從如常贊禮者立於令之南少退俱西向贊禮者引丞以下入就位又引鄉長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令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贊禮者引鄉長文武官五品以上自西階進當令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上下在位者俱再拜令答拜上下在位者皆遂巡避位贊禮者引鄉長降自西階以出鄉長在庭者繼出贊禮者引令降自東階以入又引丞以下以次出本司量設牀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鄉長入立於廳事西階下丞以下立於門外道西東面俱北上贊禮者引



令出升堂就榻後又贊禮者引丞入及鄉長文武官五品以上俱升階座後又贊禮者引主簿及尉入立於東階下立定令升座諸應坐者俱坐錄事及坐者以下入立於庭中北面西上學生位於其後俱再拜訖就東階下縣尉後立錄事以印及職掌置於案錄事一人引升入階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案案訖錄事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詔判三條事訖丞及鄉長俱與贊禮者贊令與引還後堂鄉長降出設會如常儀諸縣令此其鄉長文武官七品以上及德行有聞者皆升堂

鄉飲酒 正齒位附

鄉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此為賁人之中有明經進士出身兼德行孝悌灼然明著往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先召鄉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介以下無其人則闕正齒位每年季冬縣令為主人為介又其次為賓三人為賓次一人為賓次一人為賓次一人為賓主人戒賓立於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北向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其日賀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人席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正賓正齒位云三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焉又設堂下眾賓席於西階西南面上正齒位設眾賓席於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元酒

在西加勺爨置饌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解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賓至立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就位主人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眾賓眾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眾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眾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拜揖周旋皆立於三主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陳揖賓皆報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階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罇者徹罇主人適篚跪取爵與適罇實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立主人少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正齒位薦醢於賓席前正齒位賓五豆九十年六十者三豆七十下徹此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正齒位賓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饌豆之間遂祭酒啐酒興降席也東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適罇實之進主人席前東面南辭主人主人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退復階下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北面拜送爵贊者薦脯醢於主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北方升席贊設折俎正齒位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啐酒興自南方降階復階上北面跪卒爵興適罇實於東序端興適罇跪取解實之以酬復階上北面跪奠醢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解執解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既拜主人跪奠醢於薦西興復階上位賓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解

復西階下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醢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謂酒不舉者君子不主人北面揖遂降立於階下西面賓降立於西階西當西席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主人進延介主人揖介介報揖至階故賓不居堂上位主人升階介升西階皆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於介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介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罇實之以酢於西階上立於介右北面跪奠醢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興進跪奠醢於西楹南還階上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於階前西面揖眾賓遂升適西楹南跪取爵適罇實之進於西階下南面獻眾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眾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薦脯醢於其席前眾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酒執爵興退於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位主人又適罇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眾賓之次者如獻眾賓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罇實酒進於西階上南面獻堂下眾賓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贊者備薦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篚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眾賓序升即席設工人食於堂廡西階之東北面東上日廡工四人入先二瑟後二歌工持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升人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闕歌南有嘉魚笙崇邱謂代也謂一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眾聲俱作



也樂工人將開則毋訖司正升西階禮樂之正既成將作淫聲不雅之曲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處有懶惰則取解於篋與通簿實之降自西階立司正以監之跪取解於篋與通簿實之降自西階階間右還北面跪奠解拱手少立跪取解遂飲卒解奠解再拜賓降席取解於篋適簿實之詣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賓跪奠解遂拜執解與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解適簿實之進階上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於主人之西北面拜送皆禮殺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西北面主人跪奠解遂拜執解與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解適簿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解主人於介東北面拜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近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進北面立於介右旅序是介酬眾賓賓又以次拜相酬也某者眾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一以某別之受酬者由介東尊介使不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其贊相上下奠解遂拜執解與某子答拜介立飲執解適簿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解介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自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解遂拜執解與受酬者拜某子受立飲卒解適簿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解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眾賓受酬亦如之於某子卒受酬者以解跪奠於篋復階下位司正適階上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迴北面告於賓曰請賓坐賓曰唯命賓主之詞皆司正傳賓坐各就席坐若賓主俱公服者則皆降脫履於階下位於階間北面乃揚聲而言曰朝廷率由舊章章敬正禮效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門外比於鄰黨無或愆望以承所生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解再拜取解於篋與通簿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

惟奠解與司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肉菹降復其位也賓主燕飲而行無數而止三賓以上贊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而行無數而止三賓以上贊無數或問或合主人之贊者與焉燕訖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宣赦書

其日賢明本司承詔宣告內外隨職供辦守宮設文武羣官於朝堂如常儀羣官依時刻皆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禮設文武羣官次版位於順天門東西當朝堂之南文武東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南向刑部侍郎帥其屬官陳金雞於西朝堂之東南向置鼓杖於金雞之南遂擊鼓每擊投一過刑部侍郎錄京師見囚集於羣官之南北面西上四集訖鼓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各就位中書令受詔訖遂以詔書置於案令史二人對舉案通事舍人引中書令持幡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詣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中書令之南少西令史舉案者於中書令西北俱東面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詣中書令前中書令取詔書持案者以案退復位中書令稱宣詔羣官皆再拜宣詔訖羣官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刑部尚書前受詔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通事舍人引中書令幡節前導而入通事舍人引羣官還次

羣官詣闕上表

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羣官於朝堂如常儀其日量時刻文武羣官集就位各服朝服奉禮設羣官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武東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中書

令位於羣官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羣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郎贊者先就位謁者引羣官各就位禮部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表案立於奉禮之北南面立定典謁引中書令出就南面禮部郎中引表案詣中書令前郎中取表以授中書令受表郎中舉案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中書令以表入奏退復位南面稱宣詔羣官再拜宣詔訖又再拜謁者引為首一人進北面受表退復位舍人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羣官還次

羣官奉參起居

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羣官於朝堂如常儀其日依時刻文武羣官九品以上俱集朝堂次奉禮設文武羣官位於東朝堂之前文左武右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設奉禮位於文武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設通事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少東西向並如常奉禮帥贊者先就位舍人各引文武羣官俱就位立定舍人引為首者少進通起居訖退復位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入奏訖舍人承旨出復位西面稱敕旨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宣訖又再拜舍人及羣官俱退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前一日執事者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東南向其日使者至執事者引就次使者以下俱公服蕃王朝堂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執事者引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使副立於使者西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令史二人對舉詔書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向執事者引蕃主迎使者於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

執事者引使者入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詣階間南面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案者立使副西南俱東面執事者引蕃主入立於使者之南北面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副取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詔蕃主再拜使者宜詔訖蕃主又再拜執事者引蕃主進使者前北面受詔書退立於東階東南西面持節者加節衣執事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執事者引蕃主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於次執事引蕃主入

皇帝遣使諸州宣撫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應集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在道東武官於使者次西南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使者將至刺史出城迎於一里外相去九十步許刺史於路左下馬使者下馬皆少進使者命刺史乘馬使者與刺史俱乘馬而行使者至鎮及縣令迎與刺史同若使者五品以上鎮將縣令六品以下則使者不下馬命鎮將縣令乘馬而已若臨邊者不迎應集者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受制者及應版授官路遠不期者則使至別定某日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設應集官之位於刺史後每等異位若有諸老則位於諸官之後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又設刺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若別勢則使者停於館應集者至日乃集刺史入使者以下皆公服制書及版案置於案贊禮者引應集之官就門外位諸老應受版者齒位八十以上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立於使

者之北少退使副立使者西南持制書及版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北上若版多則量加於案立定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外之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面立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幡在南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案者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使俱東面行參軍引

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史等再拜宣制訖刺史等又再拜行參軍引刺史進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訖退立於東南西面贊禮者以次引應受制者別受制如上儀凡同制書者皆同拜訖引於刺史東南西面北上若有版授史以案詣使副前使副取版進授使者皆如初贊者引為首者一人少前使者稱有制為首者再拜宣制訖為首者又再拜贊禮者引為首者進詣使者前北面受版若有束帛賑恤依式宣付凡老者拜八十者拜九十弟拜受訖引立刺史之後又引次受者亦如之訖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引使者出使者幡節導之以出使副以下從之俱復門外位諸老以版授子弟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府之官及諸老出復門外位立定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及諸老還次若在諸縣宜勞版授如在州之儀使者若於隨便宣制受賜物者縣令先集鄉望立於館門外之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至立於門西東面鄉望俱再拜使者入詣廳事前南面立鄉望隨入宣勞受及拜送皆如上儀凡使至先問百年者有則宣制頒餼

酒米 牲物 皆子弟代受之

皇帝遣使諸州宣制勞會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應集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道東武官於使次西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贊明應集之官道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以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之南向北向設應集之官位於刺史之後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又設刺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東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者以下皆公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引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史二人對舉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外之東西面立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入門而左持案者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史等再拜宣訖又再拜行參軍引刺史進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立於東南西面贊禮者次引應受制者別受制如上儀凡同制書者皆同拜訖引於刺史東南西北上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俱就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各還將會本司設刺史以下位於廳事之庭如常儀又鋪使者席於使者之東西向州官之席於刺史之後各依資品俱南上席於庭

者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皆北上又刺史以下各服公服若常服贊禮者行參軍引刺史又贊禮者引應會之官俱就門外位立定贊唱者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使者先入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會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行參軍引刺史又贊禮者引應升階者詣東西階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位於階下者又引就席後上下立定俱就席俛伏坐遂行酒酒至上下皆俛伏興立於席後俱再拜揖笏立受酒升席俛伏坐飲酒行三周進食食至上下皆俛伏興立於席後設食訖俱升席俛伏坐食訖仍行酒會畢俱興各以次引降復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引出

若無臺使會位贊拜亦准此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

鎮興州同

其日本司設使於州之大門外道南向西向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外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北面設應集之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北為上本司錄州見囚集於州門之外北面西上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南西向使者出次贊禮者引立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史二人對舉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之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參軍引

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拜本司釋囚行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復位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還次

諸州上表

前一日日本司設應集之官於州大門外文官道東武官道西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夙興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設應集之官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贊者位於東南西向北上設應集之官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北為上質明應集之官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佐史對舉表案立於贊唱之西北向表每一等為一案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就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使者入門而右詣階間就位南向立贊禮者引表案詣使者取表贊禮者引案退復位餘表案位於使者西北南向東上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出舉表案者從之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上表者若止一人則不須諸官陪位上表者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持案者立於上表者東南俱西面使者入立於階間南向持案者以案進上表者前上表者取表持案者退復位上表者詣使者前授表退北面再拜使者

出上表者入

通典卷一百三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九十一 開元禮纂類二十六 賓

蕃主來朝以東帛迎勞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候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

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所司引立於東堂下

西面凡蕃主進止皆主司先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

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使者之南蕃主有司出門東西

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稱其國名有司入告蕃主

迎於館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先

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使者之北俱東面

蕃主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幣稱有制蕃主將下

拜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

宣制訖蕃主進受幣宋五匹為一束其蕃主答勞使各

勞於遠郊其禮同蕃主還賜於物其少多相准不得過勞幣

遠郊亦如之勞蕃使即東帛也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

再拜稽首使者降出立於館門之外西東面蕃主送於

館門之外西面止○答使者蕃主攝使者俱入揖讓升

蕃主先升東階上西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蕃主以土

物饋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

門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還蕃主入鴻臚迎引詣

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問舍人承敕出稱有敕蕃主

再拜宣勞訖又再拜所司引就館如常儀

遣使戒蕃主見日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至

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降立於東階下西面蕃

奉制戒集某主見日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外之東

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升自東階西面使者

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曰某日見蕃主又再拜稽首使

者降出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使者還蕃主人

蕃主奉見奉辭禮同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帳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

設次太樂合展宮懸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

案乘黃令陳車轅尚鞶奉御陳輿鞶尚舍奉御鋪蕃主

牀坐於御座西南東向並如常儀設蕃主版位於懸南

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後依其班重行北面以西

為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西面

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太樂令帥

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司引蕃主於承

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就次本司入奏敕殿近仗入陳如

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

官各服其器服符寶即奉寶俱詣閣奉迎蕃主服其國

服出通事舍人引立於閣外西廂東面若更有諸蕃以

蕃國諸官各服其服立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上侍中

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

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合撞黃鐘之

鐘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祝泰和之樂及姑洗

之音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即奉寶置於

御座侍衛如常儀偃麾致樂止如常通事舍人引蕃

蕃主上階樂止舍人接引升至坐後蕃主就坐僂伏坐

侍中承制勞問蕃主僂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曰無

下拜蕃主復位拜對如常侍中回奏又承制勞還館舍

人引蕃主降自西階典謁者承引樂作復懸南位樂止

蕃主再拜稽首訖舍人引蕃主樂作蕃主出門樂止初

蕃主升坐舍人引蕃主諸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

再拜贊者承傳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舍人承敕降詣

西階畔蕃國諸官西北東面稍敕旨蕃國諸臣俱再拜

稽首宣敕訖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對訖又再拜稽首

舍人回奏又承敕降勞還館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於

階蕃主出舍人引蕃國諸官以次出訖侍中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禮畢僂伏與還侍位皇帝與太樂令合撞

契寶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泰和之樂皇帝降座乘

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閣樂止

受蕃國使表及幣其勞及戒見日如上儀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帳於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守

宮設使者次太樂合展宮懸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

其日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庭寶

位於客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

俱西面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半仗屯門及入陳於殿庭

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如常儀符寶即奉寶俱詣閣奉

迎使者服其國服奉書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閣外西

廂東面從者執帶玉庭寶立於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



實入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太和之樂作立定樂止大  
使為設樂次著大使及大蕃中 中書侍郎帥持案者  
使以下皆不設樂懸及黃麾仗  
 進詣使者前東面侍郎受書置於案迴詣西階侍郎取  
 書升奏持案者退初侍郎奏書有司各帥其屬受幣馬  
 於庭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  
 承制降詔使者前問蕃國主使者再拜對訖又再拜舍  
 人迴奏又承敕問其臣下使者再拜對又勞使者以下  
 對拜及舍人迴奏並如常儀舍人承制敕勞還館使者  
 以上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以出樂作止如常儀侍中前  
 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與還侍位皇帝與太衆  
 令令撞蕤賓之鐘如上儀侍臣從至闕樂止

皇帝宴蕃國主

前一日向舍奉御整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尚  
 食奉御太官命令各具饌守宮設次太衆令設登歌於  
 殿上展宮懸於殿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  
 乘黃令陳車輅尙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其日向舍  
 奉御鋪蕃主牀坐於御座西南蕃國諸官應升殿者坐  
 於蕃主之後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  
 尙食奉御設御酒樽太官令設蕃主以下酒罇並如常  
 儀設蕃主版位於懸南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之  
 後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  
 衛各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太衆令帥工  
 人二舞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司引蕃主至  
 承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入次凡蕃客出入升所司入奏  
降皆掌客監引  
 級戰近仗入陳如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  
 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即奉寶俱詣闕  
 奉迎蕃主服其國服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闕外西廂

東面蕃國諸官各服其國服立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  
 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  
 直華蓋警蹕侍衛並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衆令撞  
 黃鐘如上儀一人升立於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西  
 面通事舍人引蕃主入蕃國諸官從入蕃主入門舒和  
 之樂作蕃主至位樂止其有獻物則從之入陳於蕃主  
 之前以西為上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及蕃  
 國諸官皆再拜侍中承旨降敕蕃主升坐蕃主再拜蕃  
 主奉贊其贊隨其國所有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莫侍  
以輕者為之  
 中升奏又侍中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降於蕃主東北  
 西面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訖蕃主又再拜訖以贊授  
 侍中侍中以贊授所司又所司受其餘幣俱以東舍人  
 承旨降敕蕃國諸官等坐蕃國諸官俱再拜通事舍人  
 引蕃主又通事舍人引蕃國諸官應升殿者詣西階蕃  
 主初行樂作至階樂止通事舍人各引升立於坐後初  
 蕃國諸官詣西階其不升殿者通事舍人分引於廊下  
 席後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  
 皆就坐俛伏坐太衆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  
 升就坐位笙管者就階間北面立尙食奉御進酒至階  
 殿上典儀唱酒至與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俛伏  
 興立坐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尙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  
 酒良醞令又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蕃  
 主以下皆再拜訖指筭受解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  
 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  
 作昭和三終尙食奉御進受虛解奠於坵登歌訖降復  
 位觴行三周尙食奉御進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  
 與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執筭俛伏興立坐後殿

中監到階省案尙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  
 官令又行蕃主以下食案設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  
 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皇帝乃飯休和之  
 樂作蕃主以下皆徹御食畢樂止蕃主以下食訖尙食  
 太官俱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  
 舍人前承旨詣受賜者前蒙賜者執笏俛伏起立坐後  
 舍人稱賜酒蒙賜者再拜酒至蒙賜者指筭受解就席  
 俛伏坐飲卒解俛伏起立授虛解又再拜就席俛伏坐  
 會畢通事舍人贊蕃主與蕃主以下皆俛伏興立坐後  
 通事舍人引降樂作復懸南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  
 承傳蕃主以下皆再拜若有筐篚舍人前承旨降宣敕  
 蕃主以下皆再拜太府帥其屬以衣物以次授之訖蕃  
 主以下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樂作至門樂止侍中前  
 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與還侍位皇帝與太衆  
 令令撞蕤賓之鐘如常儀

皇帝宴蕃國使

前一日向舍奉御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面太官  
 令具饌守宮設使者次太衆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  
 位於上下並如常若大蕃中使及中蕃大使  
 奉御鋪使者牀坐於御座西南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  
 廊下俱東面北上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東面北  
 上設典儀贊者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衛各勒所部  
 列黃麾半仗皆與上儀同蕃使以下服其國服出次通  
 事舍人引立於闕外西廂東面從者立於使者之後重  
 行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與  
 上儀同典儀一人升立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下俱  
 西面典儀引使者以下入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舒和

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旨降敕使者升坐使者以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西階樂作止如常通事舍人引升立於坐後其不升殿者分引詣廊下席後上下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與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俛伏興立坐後太官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再拜指笏受禪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使以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飲賜行三周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與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執笏俛伏興立坐後太官令行諸客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上下諸客皆飯諸客食訖太官令俱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舍人前承旨詣受賜者前蒙賜者執笏俛伏起立坐後舍人稱賜酒蒙賜者再拜餘與宴蕃國主禮同皆倣上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二 開元禮纂類二十七 軍一

皇帝親征類於上帝 宜社附

纂嚴

纂嚴前一日本司承制宣攝內外諸司各隨職備辦尚舍奉御施御帳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如常守宮設鞞官文武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典儀設鞞官位於殿庭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乘黃令陳革輅及玉輅以下及車旗之屬如常未明一刻開諸宮門諸衛衛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其日平明留從之官悉集朝堂次侍臣服平巾幘袴褶其將帥等及從行之官亦平巾袴褶留守之官公服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各列於殿庭上水三刻通事舍人引羣官俱詣閣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弁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即御座南向坐典儀唱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中書令承旨敕百僚訖通事舍人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禮畢俛伏興皇帝降御座乘輿入自東房侍中從至閣如常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應告之官及羣官客使等各於所司及公館諸軍將各於正寢俱清齋一宿 若在營者齋於軍幕餘如郊祀儀

陳設

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圓丘儀 社設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設告官等次以下又設軍將次於外道南門外道東西向如祭社之儀 又設樂懸燎壇羣官版位等並如告圓丘之北上前二日設樂懸燎壇羣官版位等並如告圓丘之

儀又設軍將位於懸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軍將門外位於南壇外道東西向北上 社軍將位次於社宮北前一日奉禮設位於北門內當社壇南向設太親等奉血幣位於壇北如常社壇令帥府史一未明十五刻烹牲如常 牲用黑牛二齋即以豆取毛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各服其服升設神座如常儀

鑾駕出宮 社同

皇帝武弁乘革輅備大駕及嚴鼓侍中奏請發內外器服告如常儀前後備六軍 一准大駕

薦玉帛 禮與巡狩告社同

其日未明二刻下至太常卿引皇帝至內壇門並如巡狩圓丘親告儀 天帝太樽二實以汎齊明水實於上樽以菹唯無禮部尚書二實元酒爲上每一實清酒玉幣書太常卿陪從 皇帝至版位西向立 與博士退立於左 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以下至奠玉帛訖降壇還版位樂止並如巡狩親告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以下至皇帝降壇還版位謁者引司徒降復位並如巡狩圓丘親告儀 宜社自引司徒降復位以上同巡狩告社儀 皇帝既降壇謁者引諸軍將詣壇東階升進立於天帝神座前北面西上 宜社立於太壇西 初軍將升太祝帥齋即以爵酌福酒進立於軍將之西東面北上 宜社於軍將東面西 上軍將俱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與太祝各帥齋即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軍將受以授齋耶軍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即受爵復於坵軍將俱興再拜謁者引軍將降復位太祝各進跪徹豆還樽所奉禮日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 已飲禮不拜 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

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燎燔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親告儀 宜社自皇帝再拜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告社儀

鑾駕還宮 郊社儀宜社附

皇帝親征告於太廟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皇帝清齋及應告官清齋等並如巡狩告儀又諸軍將各於正寢清齋一宿 若在營齋諸衛令其屬守廟門工人俱清齋如常儀

陳設

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次於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前一日設御座及從駕官位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位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罇疊洗篚告日未明十五刻烹牲等並如巡狩告廟儀

鑾駕出宮

皇帝服武弁服乘革輅前後備六軍嚴鼓並准大駕餘同圓丘儀

晨祿 巡狩告廟同

饋食

皇帝既升裸下至酌獻九室訖降復位並如巡狩告廟儀又皇帝既降謁者引諸軍將升自東階進立於睿宗大聖至孝皇帝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軍將升諸太祝各帥齋即以爵酌福酒進立軍將之西東面北上以下至啐奠降復位如類上帝儀登歌作諸祝各入室徹豆還樽所以下至燔版於齋坊如類上帝儀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 將士不得轉離部伍 皇帝仍武

弁乘革輅還宮如常儀○凱旋告日陳俘馘於南門外  
北面西上軍實陳於後其告奠之禮皆與告禮同

解嚴

未解嚴前一日本司各隨職供辦尚舍奉御設御座於  
太極殿中楹間南向如常守宮設文武百官次於東西  
朝堂奉禮於東西朝堂設文武官版位如初典禮設位  
於殿庭文東武西皆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典儀位於  
東階革輅旌旗之屬於殿庭其日平明諸衛各勒所部  
屯門列仗百官服袴褶督將戎服皆集朝堂次晝漏上  
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鉞戟以次列於殿庭上水七  
刻典謁引羣官以次入就位上水十刻應奉迎之官詣  
閭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  
出曲直華蓋警蹕如常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侍臣夾  
侍如常典儀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皆再拜通事舍人  
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稱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  
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閣如常

皇帝親征禱於所征之地

將祭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祭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凡  
應祭之官清齋於祭所近侍之官與從祭羣官及諸軍  
將皆於軍幕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  
衛壇門亦清齋一宿尚舍直長施大次及羣官軍將等  
次如類上帝儀右校修除祭所又為瘞禬於神座西北  
內壇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奉禮設御位於神座  
東南西向設瘞座位於神座西南當瘞禬北上設諸祭  
官位於御位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  
設御史位一位於神座西南東向一位於神座東南西  
向設奉禮位於祭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

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禬西南設從祭羣官位於  
祭官之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軍將位於南廂重行北  
向西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皆於東壇之外道南從祭  
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向西上軍將位於南壇  
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兵部侍郎建二旗於南門外

三十郊社令帥府史及齋郎以罇壘洗籠幕入設於  
位樽罇二象罇二山罇二皆於神座東南俱北向西上  
罇皆加勺罇又設御洗於酒罇東南諸將罇洗又於其  
有站以罇罇又設御洗於酒罇東南諸將罇洗又於其  
東南北向及設籠幕如常罇執罇罇者如常設幣  
籠於酒罇之所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先備特牲之  
饌性以未明四刻郊社令奉熊席人設黃帝軒轅氏神  
座於壇內近北南向兵部侍郎置甲冑弓矢於座側建  
稍於座後未明二刻郊社令良醴令各帥其屬入實罇  
罇及幣罇皆加明水酒加元酒各禮於上罇太官  
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  
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罇者入當御座前  
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  
皆再拜執罇罇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行掃訖引  
就位皇帝服武弁之服詣祭所諸將與從祭之官皆戎  
服陪從如常駕將至謁者引行事之官皆就東門外位  
駕至大次門外下馬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如  
常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及諸軍將俱就門外位謁  
者贊引各引祭官及從祭羣官諸軍將等次入就位皇  
帝停大次半刻頭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  
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  
常卿引皇帝入門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  
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再拜

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  
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祝跪取幣  
於籠輿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太常卿  
引皇帝進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  
東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神座  
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  
帝還版位西向立於眾官拜訖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  
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皇  
帝既復位太官令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謁  
者引司徒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  
罇洗侍中黃門侍郎贊洗授巾簡並如常儀謁者引司  
徒進立於罇所齊郎奉俎立於司徒之後皇帝洗爵訖  
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罇者舉罇侍中贊酌醴齊  
訖太常卿引皇帝進軒轅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  
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右東面跪讀祝文文臨時與皇帝再拜太祝進奠版於  
神座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  
向進皇帝皇帝再拜受爵跪啐奠爵受胙至還本位  
如常儀謁者引亞獻上將詣罇洗盥手洗爵酌盞齊奠  
啐受福如上訖還本位謁者又引次將終獻如亞獻儀  
太祝進徹豆如式奉禮曰賜胙以下至望瘞位禮畢還  
大次並如常其奠土禬東西各四人若備六軍及嚴鼓  
作止如類告之禮

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較於國門  
車駕出日右校先於國門外委土為轍轍為山象也又為瘞  
禬於神座西北方深取一容物太祝布神座於轍前南  
向太官令帥宰人刳羊郊社令之屬設罇罇籠幕於神



座之左俱右向置幣於樽所駕將至太祝立於樽洗東  
南西向祝史與執罇疊籩者俱就罇疊所立太祝再拜  
諸罇所取幣進跪奠於神座與還本位進薦薦脯於神  
座前加羊於較西首太祝詣疊洗盥手洗爵詣罇所酌  
酒進跪奠於神座前與少退北向立讀祝文訖祝文臨時撰  
太祝再拜還本位少頃太祝帥齋即取幣爵酒饌物宰  
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并載埋垣奠之執罇者徹疊籩席  
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太僕卿左執轡右  
受酒祭兩軹及軌前軹軹末軌軹前乃飲受爵而退遂驅駕轅  
轅上而行

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

前一日諸告官俱清齋於告所執事者先修除告所又  
爲瘞培當神座之南如常太官令備牢饌嶽嶽海濱用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卽用酒脯告日郊社布神座席於告所近  
北南向設酒罇於神座之左面右設洗於酒罇東南北  
向其執罇者位如常奉禮設告官位於疊洗東南西向  
執事者位於其後北上設奉禮位於告官西南南向贊  
者二人在南少退所司實罇疊俎豆太祝實幣籩齋郎  
取豆血幣長一丈八尺各隨方色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執罇疊籩  
幕者次入就位謁者引告官以下次入就位立定奉禮  
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  
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  
再拜太祝以幣授告官告官受幣謁者引告官詣神座  
前北面跪奠幣俛伏與少退再拜告官復位太官丞引  
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太官丞以下還本位謁者  
引告官詣疊洗盥手洗爵訖引告官詣酒罇所執罇者  
舉幕告官酌酒跪進奠於神座俛伏與少退北向立太

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與告  
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與還罇所太祝以  
爵酌福酒進告官之右西向立告官再拜受爵跪祭啐  
奠爵及受胙以下望瘞等至燔版位並如常儀奠土則  
培東西各二人

平蕩寇賊宣露布

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素間仍  
承制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羣官客使至俱就次  
各服其服奉禮設羣官版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  
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又設客使位如常儀設中書  
令於羣官之北南面量時刻吏部兵部贊羣官客使出  
次謁者贊引就位立定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案令史二  
人絳公服對舉之典謁者引中書令舉案者從之出就  
南面位持案者立於中書令西南東面立定持案者進  
中書令取露布持案者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羣官客  
使皆再拜中書令宣露布訖羣官客使又再拜皆舞蹈  
訖又再拜謁者引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前受露布退復  
位兵部侍郎前受之典謁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羣官客  
使各還次

遣使勞軍將

前一日執事者先設使者次於營南門之外道右南向  
使者至謁者引入次使者將到兵部先集大將以下於  
南門之外列左右廂俱重行北向相對爲首使者出次  
謁者引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吏二人  
持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大將北面再拜  
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者從立於幕  
前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案者立於

使者西南東面又謁者引大將以下入立於使者之南  
依左右廂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立定持節者脫節衣  
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  
有制大將以下俱再拜宣詔訖大將以下又再拜謁者  
引大將進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  
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  
位大將以制書授左右拜送使者於門外使者退大將  
入初使者出諸將以下以次出若賜衣物使者出次立  
於門外立定執事者以衣物立於案南俱東面北上使  
者入衣物隨入初大將受制書復位執事者以衣物備  
授之大將以下受訖又再拜

皇帝講武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  
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支萊除地爲場方  
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於其內墀地爲步騎六軍  
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爲三軍皆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  
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  
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  
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尙舍  
率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  
及士卒集於墀所禁止誼譁依方色建旗爲和門於都  
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  
於墀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胄  
乘馬教騎大將亦乘馬教習士眾爲戰隊之法凡教爲  
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  
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  
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眾習見

旌旗指麾之蹤旗卧即跪旗舉即起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即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害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習串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講武日未明十刻軍士皆嚴備五刻將士皆貫甲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將軍依儀各依格備物大將軍各依格處分軍中立於旗鼓之下凡六軍各鼓一十二鼓一變駕出如常式角四並於其軍後表之下三變時節前一日侍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中奏鼓出宮以剛日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為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鉞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俱詣西階下奉迎侍中負乘黃令進革輅於太極殿前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加圓丘儀駕至壇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壇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空南向黃門侍郎奏稱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三仗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壇之四周侍臣依左右廂立於大次之前東西面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都壇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以北為上駕至和門奉禮日再拜在位者皆拜訖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卿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為上若有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講武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

以上各集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誓日今行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眾諸果毅各以誓詞徧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擊鉦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一鼓而舉赤旗為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為主客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日可侍中偃伏與二軍吹角擊鼓誓眾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跪起耳騎軍東西迭為主客為五變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

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若因田狩則令講武軍士之外先期為圍觀如講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講武禮畢請還常儀伏與皇帝降御與侍衛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御立授綬升訖載車右升牛牛將軍升輅陪乘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以下如圍丘還宮儀唯不作鼓吹不撞鞞賫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羣官奉參起居如別儀

皇帝田狩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眾庶修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誼譁質明鑾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申田令迷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若圍廣或先且據南面及駕出以剛日其發引次舍如常將至田所時跪地所向駕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南向六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南向皆乘馬各角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綬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綬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奏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亢大較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公王發元小綬諸公既發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面射之達於左鵬為上射達左耳本為中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脾達於右箭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

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  
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  
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  
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充庖厨乃命有司  
饗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其因講武以狩則先設圍亦如之也



禮九十三 開元禮纂類二十八 軍二

皇帝射於射宮

前一日太樂合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當月之調登歌及其合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懸在西階西面南北二懸各登歌廣開中央廟門中央懸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之於侯西十步北十步之侯邊避矢物以革為之高設五福庭前少西福長三廣七尺先有梁為之則不設五福庭前少西福長三寸厚一寸半詔布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南東面獲者於之東東面侍射射位於殿階下尙御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門外陳實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設罰罇於西階西南北以堂深設罇於罇西南肆實爵加彝其日質明御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調引入見樂作及會如元會儀酒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持鉞戟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橫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設罇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罇於其上決今之射香拾今之射射獲者持旌自之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侯謂背侯向內立會射者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侯侯為深有志於中指插乘手奉弓揖乘矢於帶矢四矢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極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之止司馬降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箭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

東少南西面郎將跪奠罇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贊設以笥退奠於站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腰上再下一弓左右腰謂弓上面下面以衣一袂摩拭上面再度下面一度也西面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

皇帝親射於射宮

一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日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候左右謂矢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座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站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向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不作鼓吹奏樂狸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人多少臨時聽進止若九品已上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後日引射所司監之司馬升西階自西極前南面揮弓命取矢降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將於東階下侍射者矢加於榻北闕侍射者釋弓於位庭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福之東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以付實物訖退復西面位酌者於罇罇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上退復東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調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引出持鉞

戟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司以弓出中門外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福不陳實物不設罰罇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禮王公以下事訖出無北面再拜之儀

皇帝親射於射宮

前一日設宮懸登歌張鷹侯如親射儀設第一福於庭前少西第二福於第一福南二步以次五福陳實物罰豐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者東面俱北上若殿上人少四品五品亦升之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樂懸之南北上殿則在懸內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東西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以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極間少前布三品以上及右供奉射席位於御座西極間少前席橫布各布四品以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之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獲者謂看置左右司射各三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具服持弓矢分爲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調引入見會如常儀行會禮酒三徧所司奏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前承認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典調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與兩手奉弓揖乘矢典調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及司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罇者立於罇南執籥者立於罇南皆北面酌者立於罇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



候東行至候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  
 摺乘矢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  
 左者西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  
 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  
 東面張弓俱南面揅一箇按謂置矢於弓司馬執弓自西階升  
 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候獲者持旌去  
 侯西行十步當乏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  
 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右旋  
 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  
 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  
 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  
 相對為首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  
 張弓俱南面揅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若  
 香則每番唯射取中候 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  
 未須奏請作樂相應 傳西面告太常卿太常卿於西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  
 樂聞若一疎數如一也 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  
 東向誓曰無射獲無獵獲不得射候邊獲者不射者俱  
 逸巡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階誓曰不鼓不釋與  
 鼓節相應雖 中不釋算也射者又逸巡司射乃退降復位協律郎舉  
 麾作狸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應  
 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射訖協律郎  
 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  
 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  
 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四  
 品以下射於殿下即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相應如殿上  
 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會位四  
 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射總訖司

馬升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持其不  
 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第一福北闕其  
 以下次加福訖取矢者各立福南北面王公以下各降  
 執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  
 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福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六  
 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北上依射中  
 疎密為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俱不中候也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  
 依品為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付賞物受訖  
 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置於位御入酌者於罰樽西  
 東面酌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  
 南北面橫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弓退  
 復東面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  
 更射則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  
 各從首取王公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  
 如上儀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  
 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  
 持鉞戟者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  
 外付射者訖引若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王公以  
 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王公  
 以下食王公等皆再拜典謁引王公以下就東西廊下  
 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王公以下皆如御  
 前之儀射訖王公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敕  
 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王公等皆再拜其受  
 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社所守  
 宮設告官以下位各於常所諸將位於社宮北門外道

西東向南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為瘞炤二於南門內壇  
 西南如常奉禮設告官以下版位如常儀設諸將位於  
 北門內當太社壇南面東上諸將門外位於北門外道  
 西東向南上郊社令帥其屬設罍玉帛等如式執罍  
 疊者位如常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質明告  
 官等各服其服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席席良醴之屬入  
 實罍疊玉幣太器及配座象罍實禮齊元酒各實於上  
 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  
 除如常儀訖就位贊引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  
 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  
 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  
 西門外告官等人謁者引諸將俱就門外位告官入訖  
 謁者引諸將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大將以下皆再  
 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  
 俱取玉幣於籠各立於罍所謂者引告官詣太社壇升  
 北陛以下至奠玉幣酌飲福受胙如巡狩告社攝事儀  
 初告官詣稷壇贊者引諸將詣太社壇升西陛進立於  
 太社神主前南面東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即以爵酌  
 福酒進諸將東西面立諸將皆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  
 奠爵俛伏興諸祝帥齋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  
 將受以授齋即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即  
 受爵復於坩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詣太  
 稷壇飲福受胙如太社儀訖還本位奉禮曰再拜諸將  
 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初諸將出諸祝各進跪徹豆以  
 下及告官望瘞玉幣至禮畢如巡狩告社儀若凱旋唯  
 陳俘馘及軍實於北門南面其告禮如上儀祝版燔於  
 齋所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於太廟齊太公廟附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廟所衛

尉設告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棹掃除內外奉禮設告

官版位於內外如常設諸將位於廟庭橫階南道東每

等異位重行北面南上又設諸將門外位於南門外道

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令整拂神幃又帥其屬以樽站

疊洗篚幕入設皆如常儀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

牢饌如常其饌每室用特牲一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

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再拜入行掃除皆如

常自將告以下至此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自東

階升入開培室奉出獻祖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

各引就位又贊引引告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其先拜者

廟贊引引廟令太祝等入當階間北面立立定奉禮

日再拜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就位立定奉禮

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謁

者引諸將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日再拜諸將以下皆

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

祝取幣於篚各立於樽所此太官令以下至謁者引告官

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北向立太祝以幣進東向授

告官告官受進入室北面跪奠於獻祖座俛伏興出戶

北向再拜訖次懿祖以下並如上儀謁者引還本位祝

還樽所太公廟謁者引告官升東階詣太公座前北向

於太公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告官當留候座受幣奠亦如之太官令引饌入

自正門升太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

聖貞皇帝廟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

以爵酌福酒詣諸將之東西面北上諸祝帥齋郎進俎

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

齋郎受爵復於坵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

復位奉禮日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諸祝各

進神座前跪徹豆俛伏興還樽所奉禮日賜胙贊者唱

再拜在位者俱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奉禮日再

拜告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告官之左白請就望瘞

位謁者引告官就望瘞至禮畢如常儀祝版燔於齋坊

各二人太公廟同上太廟令納神主如常儀祝版燔於齋坊

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外北面西上其告儀

如上

仲春祀馬祖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祖前祀三日應享

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

官次於東墀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帳於內墀外郊社

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

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

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南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

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

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

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墀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

酒樽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樽饌者

位於樽所如常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

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祝與執樽者升東階

至樽所執疊洗篚幕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

位立定奉禮日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

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

取幣於篚與立樽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

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

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

入升南階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以下

降復位太祝還樽所謁者引獻官詣疊洗盥手洗爵訖

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階詣酒樽所執樽者舉篚獻官酌

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

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日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

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祗薦制幣儀齊黍盛庶品

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

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樽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

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

受爵於坵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

以授獻官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階還

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樽所奉禮日再拜在位

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

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

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

組載牲體黍飯興降自南行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階登

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 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附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培於壇之右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墀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其牲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培西南同馬祖儀設瘞培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頌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微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培實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國所重在於開牧神其屏茲凶慝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合朔伐鼓 二至二分及諸州合朔伐鼓附

其日合朔前三刻郊社令及門僕各服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禱禱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門側室曰塾廡制各長一隊正丈廡以方色各長八尺一人著平巾幘禱禱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於鼓外矛處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擯於社壇四隅以朱絲繩繫之太史官一人著赤幘赤衣立於社壇北向日觀變黃麾次之龍鼓一面次之在北弓一張矢四隻次之諸工鼓靜立候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人齊舉麾龍鼓齊發聲如雷史官稱止工人罷鼓其日廢務百官守本司日有變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以下

皆素服各於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諸州伐鼓其日見日有變則廢務所司置鼓於刺史廳事前刺史及州官九品以上俱素服立於鼓後重行每等異位向日明復俱止

大儺 諸州縣儺附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儺子著假面衣赤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著赤幘襪衣執鞭工人二十二入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入為唱帥著假面皮衣執捧鼓角各十合為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中下州四人縣皆二十四人方相唱率儺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儺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儺四人執鞭戈令以小鼓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為瘞培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則前一日之夕所司帥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辨色所司自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儺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閣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辨色官者二人入無官者外人引導於是鞭擊唱率儺子和日甲作食鼓鞀俱謀呼鼓鞀戈楯而入粥脯胃食疫雄伯食魃騰簡食不祥覽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奇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驅拉汝幹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濯唱率儺子以下諸州縣儺

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即驅牲甸磔之神席之西籍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儺編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乃鼓譟而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視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於門右禮祝而止乃舉酒脯埋於西南酒以奠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天子遣太祝臣姓名爵補以奠昭告於太陰之神元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饗訖與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培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儺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度惟神以屏殲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饗

通典卷一百三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九十四 開元禮纂類二十九 四一

賑撫諸州水旱蟲災 賑撫諸州水旱附

皇帝遣使賑撫諸州水旱蟲災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使者未到之前所在長官先勸集所部僚佐等及正長老人本司先於廳事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位東向大門外之左設長官以下及所部位重行北向西上於廳事之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所設長官位北向其部僚屬則位於長官之後又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正長老人則位其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到所司迎引入便次長官及所部嚴肅以待正長老人等並列於大門外之南重行北面西上至時使行參軍引長官以下出就門外位立司功參軍引使者就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史二人對舉制案列於使者之南俱少退東向行參軍贊拜長官及所部在位者皆再拜訖行參軍引長官等以次先入立於門內之右重行西面司功參軍引使者入轎節前導持案者從之使者到庭中立持節者於使者東南西面行參軍引長官以下俱入就庭中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行參軍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使者宜制書訖行參軍又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引長官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訖功曹參軍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行參軍引長官及諸在位

者各出即門外位如初行參軍引使者以下還便次長官退其正長老人等任散著國賑撫同諸州禮其國王則如常但略其燕好

勞問諸王疾苦開外祖父母大臣都督刺史及附東宮開外祖父母諸王附其問外祖父母及諸王臺貴臣同勞問諸王之禮

皇帝中宮云太皇太后皇太后遣使勞問諸王疾苦外祖

等之隨中宮太后皇太后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中宮則內給所

司先於受勞問者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於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面皇太后又於使者位之南

子儀位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皇太后其府國僚屬並陪列於庭中之左右國官在東府僚在西俱以北為上

中宮及皇太子儀無府國官以下儀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中宮則內典

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史二人中宮則內奉制書

案中宮及皇太子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

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就庭中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中宮稱太皇太后受勞問者再拜贊禮

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就次

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開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之儀都督刺史禮同所異者諸導充之其使於京師

者則請者導引勞問外祖母疾苦

中宮開外祖母附其問妃主宗戚婦女同東宮開外祖母附其

問妃主母疾苦同

皇帝中宮云太皇太后皇太后遣使勞問外祖母疾苦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皇太子一人

為使所司先於受勞問者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內寢庭少北皇太子儀設使者位南向皇太子儀

東又於使者位之南皇太子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

向皇太子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服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給

便二人奉制書案皇太子合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訖贊

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立皇太子儀持案者立於使者之

右皇太子儀給使奉令書案退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

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授受勞問者受勞

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門外位攝迎者再拜

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開不堪受制則攝迎者於外堂之庭拜受制

書如上禮其異者受制書詣閣授女侍者女侍者受奉入授受勞問者○凡有勞問無正篇者皆臨時約准上

禮而為之凡內侍之屬充使則內侍內常侍以下准所慰勞者尊卑臨時准約○皇太子於諸王妃主以下疾

苦其存問家人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問之者待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拜送及不

為授受之禮



五服制度

斬綌三年 齊綌三年 杖周 不杖周  
大功長壽九月中殤小功並五月 總麻並三月  
大功七月成人九月小功並五月 總麻並三月

斬綌三年正服

子為父三年 女子子在室為父 女子子重稱子者別  
許 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 遺喪後而出者始服齊  
年之服既虞而出則小祥 纒周出而虞則受以三  
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

加服

嫡孫為祖 謂承重者為曾祖 父為長子 重其當先祖之  
為宗廟主故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  
與爾也於庶子之嫡孫乃為其嫡子三年矣

義服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之凡為人後者不以嫡子也 妻為  
夫而親 妾為君 妾謂夫 國官為國君 既葬除之

纒冠

右正服加服纒裳三升義服三升半冠同六升右縫通  
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纒冠外縷 凡服上曰縷下曰裳  
者冠前後屈而 婦人之纒連裳以六升布為總束也童  
出於武外服之

子亦連裳

經帶屨

右苴麻經帶首經大九寸左本在下繩纒五分首經去  
一以為腰經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相去四寸婦人經  
如男子又有絞帶 苴惡貌也首經象緇布冠之類真屨  
一為之齊 管屨外納餘於外也 婦人屨亦如男子  
以下用布

杖

右苴竹杖其大如腰經長齊其心本在下主婦亦杖諸  
婦則不杖童子不杖其當室者則統而杖 童子及婦人  
不能病然而童子當  
室杖者尊為喪主

統

右狀象冠廣寸無辟積童子當室亦服之  
總論制度  
三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祥  
除首經練八升布為冠纒武亦如之婦人練總除腰經  
二十五月大祥除靈座 自後有祭 除纒裳去經杖十五  
升布深衣布縞冠素紕纒革帶素屨婦人除纒裳去經  
縞總衣屨如男子二十七月禫祭元冠卓纒仍布深衣  
革帶吉屨婦人縞總衣 如男子踰月復平常

齊綌三年正服

子為母 舊禮父卒為母周 為祖後者祖卒則為祖母  
高祖後者為曾祖父 高祖母亦如之 母為長子  
加服

義服

繼母如母 繼母之配父 慈母如母 妻之無子者 妾之子  
則養之如母死則喪 之如母貴父之命也  
繼母為長子 妾為君之長子 與嫡妻同不統  
右正服加服纒裳四升義服五升其纒四升半成布四  
升冠七升右縫布纒武冠內縷 武內履纒於

經帶屨

右牡麻經帶首經大七寸二分本在上繩纒五分首經  
去一以為腰經大五寸七分半布代絞帶屨內納  
杖

杖

桐杖大如腰經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十三月小祥  
除首經練九升布為冠纒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  
斬綌同踰月復平常

齊纒杖周正服

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皆報 父卒為父後者為繼  
為出母之黨服則 為祖後者祖在為祖母 後者亦如之  
為繼母之黨服 為祖後者祖在為祖母 後者亦如之

義服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 若繼母出則不服若繼母出  
不夫為妻 嫁子從而寄育則服不從則  
齊纒不杖周正服

齊纒不杖周正服

為祖父母 父所生庶母亦同唯 為伯叔父 為兄弟  
為眾子 眾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凡父母於子舅姑於  
服之皆如 為兄弟之子 然報之 亦為嫡孫 嫡孫凡為後  
承嫡者雖曾孫 為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適人無主者  
元孫與孫同 無主無祭主謂無夫與子 女子子為祖父母  
姑姊妹報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雖出嫁猶不妾為其子  
敢除其祖

加服

女子子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後者 出嫁猶不降為父  
之義故不自 絕其族類  
降服 凡妾為私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後者本  
妾為其父母 親如眾人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  
又降夫一等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

義服

為伯叔母 服與伯 為繼父同居者 子無大功之親母與  
大功之親是謂繼父同居繼 妻不為妾 妾為君  
子之子不從服為繼父 不報妾為嫡妻 嫡妻不為君  
之庶子 婦為舅姑 其夫為曾祖高祖後者 為夫兄弟  
之子 同報 舅姑為嫡婦 後為其婦齊纒周

齊纒五月正服

為曾祖父母 本三月以其降殺大 女子子在室及嫁者  
為曾祖父母 多故新議改從五月



齊統三月加服

為高祖父母 重其綵麻尊也 減 女子子在室及嫁者 為高祖父母 其日月為恩殺也 其祖也

義服

為繼父不同居 先同今異繼父有子及有夫大功之親 雖同住亦為異居元不同者不服

右降服亦綵裳四升冠七升正服五升冠八升義服六

升冠九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繹前後縫於武內脈縫之

歸則布纓纁纁 其經帶與三年同其杖三年及杖周皆

桐杖各如腰經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蠶屨內納

不杖周則麻屨五月三月則繩屨其三年者與齊綵同

杖周者十一月小祥三月大祥五月禫逾月除復

平常禫變節皆與斬綵同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為母

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義服齊綵

三月者綵裳六升冠九升經帶與周親同而繩屨

大功殤

長殤九月正服 中殤七月正服 為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傷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

不為殤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

一至八歲為下殤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

月服周者哭之十三日大功 為叔父之長殤中殤 為

九日小功五日纁麻三日 為叔父之長殤中殤 為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為兄弟之長殤中殤 為嫡孫

之長殤中殤 嫡曾孫嫡 為兄弟之女子子之長殤中

殤 元孫亦同

義服

為夫之兄弟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成人九月正服

為從父兄弟 今之同堂兄弟 為庶孫 女在室 姊妹之在室者 為庶孫 亦然

降服

為女子子適人者 出降者兩女各出不再降 出母為女 若兩男各為人後亦加之

女子適人者 女服 為兄弟之女適人者報 為人後者 為其兄弟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在室者報 右成服綵裳八升冠十升餘皆與長殤同

義服

為夫之祖父母 為夫伯叔父母報 報者旁尊不 為夫 之兄弟女適人者報 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舅姑

為眾子婦

右降服綵裳七升正服綵裳八升冠同十升義服綵裳

九升冠十升 婦人則布纁纁 杜麻經首經大五寸七分

半長殤及成人皆九月經以繩纁中殤皆七月經無纁

俱五分首經去一以為腰經大四寸六分布帶繩屨

小功五月殤正服

為女子子之下殤 為叔父之下殤 為姑姊妹之

下殤 為兄弟之下殤 為嫡孫之下殤 為兄弟之

女子子之下殤 為從父兄弟姊妹之長殤 為庶

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之長殤 為姪丈夫婦人之長殤

出嫁姑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長殤

為之服 義服

為夫之兄弟之女子子之下殤 為夫之叔父之長

殤

右降正服冠纁同十升義服十一升深麻經帶 纁謂去

不纁 左縫不厭 纁如男子 首經大四寸六分五分

其本冠左縫不厭 纁如男子 首經大四寸六分五分

首經去一以為腰經大三寸七分布帶吉屨無紉婦人

纁經精纁如男子 降服

成人正服

為從祖祖父母 祖之兄弟也兄弟之 為從祖父母 同堂 兄弟同堂兄弟之為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 姊妹及已 再從 為從祖兄弟報 兄弟 為從祖祖姑在室者報 祖之 姊妹 為外祖父母 為舅及從母丈夫婦人報 母之兄 弟姊妹

為從祖祖父母 祖之兄弟也兄弟之 為從祖父母 同堂 兄弟同堂兄弟之為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 姊妹及已 再從 為從祖兄弟報 兄弟 為從祖祖姑在室者報 祖之 姊妹 為外祖父母 為舅及從母丈夫婦人報 母之兄 弟姊妹

義服

為從父姊妹適人者報 同堂 姊妹 為孫女適人者 為人後 者為其姑姊妹適人者報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祖母報 祖之兄 為從祖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為從祖父母報 父之同堂 兄弟 為夫之 姊妹

成人正服

為族兄弟三從兄弟從姊三從姊為族曾祖父曾祖之兄弟出族即為族祖父報弟曾祖之兄弟為曾孫元孫無服

為外孫女子為從母兄弟姊妹今謂之姨為姑之子姊妹為舅之子內兄弟為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曾之姊妹為族祖姑在室者報祖之姊妹為族姑在室者報父之姊妹為族姑在室者報母之姊妹為族姑在室者

降服

為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父之同堂姊妹及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父謂同堂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若無及嫡母率則申妾子服為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祖之為外祖父母舅從母服為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祖之為人後者為外祖父母本生外為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祖父母

義服

為族曾祖母曾祖兄弟為族祖母祖之同堂兄弟之妻為族母報父之再從為庶孫之婦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伯叔同堂為庶母子有為乳母為婿女子為妻之父母從妻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為夫從祖祖父母報夫之祖兄為夫之從祖父母報夫之同堂為夫弟及妻為夫之從祖兄弟兄弟及其妻為夫之外祖父母報為夫之從祖兄弟之子兄弟之再從為夫之從父兄弟之妻為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為夫之舅及從母報

改葬總

子為父母妻妾為夫既葬除之

右降正義服冠綬同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纓無事其布冠右縫不厭婦人總精麻斷本以為經首經大三寸七分五分首經去一以為腰經二寸九分布帶吉屨無絢皇家所絕旁親服者皇弟子為之皆降一等凡童子不總當室則總

褻裳制度

凡綬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前猶殺也商者謂辟兩幅後若齊裳內綬外齊幅也凡五服之綬一斬四緝負廣出於適寸負出於背者也適辟領也適博四寸出於綬廣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兩綬長六寸博四寸當心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腰也廣二尺有五寸衽二尺有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衽屬幅幅謂不削也衣一丈祛尺二寸口祛也

通典卷一百三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五 開元禮纂類三十 凶二

計奏

皇帝為外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奉御先於別殿設素牀褥席為舉哀成服位南向尚衣奉御先製小功五月之服守宮先於舉哀殿外門之外隨便設百官文武次如常其日舉哀前三刻諸衛屯門列仗如常諸應陪慰者並起集次所典儀於舉哀殿外布百官位亦如常又於殿前設諸王三品以上哭位文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諸親位於文武官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又於階下當御位北向設太尉奉慰位文武百官到入

次改服素服侍中版奏請中嚴亦在三刻之前尚衣奉御以篋奉縗服升立於殿東開北面典謁引諸王百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詣闕奉迎舉哀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素服御輿出升別殿降輿即哭位南向坐侍衛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為故某官若某舉哀俛伏與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成服俛伏與皇帝止尚衣奉御以篋奉縗服跪跪授輿仍贊變服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成服已侍中又跪奉請哭俛伏與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文武百官三品以上入就殿庭位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諸王為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與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與舍人引退還

本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三品以上退出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殿庭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與皇帝止御輿降還侍衛從至闕如初所司宣仗散其日嘯哭則嘯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帝服縗服出即位次哭如初百官自後朝嘯凡三日而止

為皇后父母舉哀與為外祖父母禮同其異者而止為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奉御先於肅章門外道東設大次南向周以行帷御座設素牀褥席守宮隨便於永安門外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前二刻諸衛列仗如常典儀於大次前量遠近設一品以下應陪集者哭位文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百官皆集次改服素服就位又於大次前設奉慰位前一刻文武侍衛之官詣闕奉迎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素服御輿複道以出從幃宮後門入之大次其無複道者百官降即哭位南向坐侍衛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為故臣某官若主舉哀俛伏與皇帝哭通事舍人贊羣官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若官為門外位者俛入大次通事舍人引三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文武官行首皆一人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與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有門外跪奉贊拜贊哭止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與又奏請還宮退本位立皇帝哭止御輿降還其侍衛從至闕如常所司宣仗散其日嘯哭則嘯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帝仍初

服出位次哭如初侍衛如常自後本服周者凡三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其日嘯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南門入至大次前降輿則素服左庶子啓引從帷宮面哭於百官哭止皇太子哭止進御座前跪俛伏與再拜於百官退引降拜還如初其宮官等應陪拜慰者則自下皆然

為內命婦宗戚舉哀與為諸王妃主禮同其止其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亦隨恩賜之深淺為貴臣舉哀與為諸王禮同其異者一舉哀而止其餘官亦隨恩賜之深淺為蕃國主舉哀與為貴臣禮同其異者城外張帷帳為次向其國而哭之至三聲而止喪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直長先設行宮大次於主人第大門外之西南向守宮於主人大門外隨便設諸從駕文武之官便次其所臨者五屬之親於乘輿未到之前並先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先於其寢北設幃帳為主人五屬婦女拜哭次其日未出宮前四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前一且侍所司整設小駕輿簿於所出宮門外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又搥二鼓為再嚴奉禮於所出宮門外設陪從之官位如常尚舍奉御先於主人第大門外便殿之內設皇帝便座南向又於主人堂上中間設素下牀席為哭位亦南向與儀又於主人庭中設陪從官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於御座前階下設奉慰位主人執事於堂下設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又設五屬婦女位於堂北帳下主女位於東

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諸王妃主舉哀

廂西面南上妻妾位於西廂東面南上眾婦人位於北

以服精麗為序而尊

廂重行南面諸親在東相對為首

者差前其五屬外內

並隨於諸陪從之官各常服赴集其位有司整列皇帝

四望車以下及仗衛之屬應列鹵簿者於內外如常儀

出宮前一刻又棹三鼓為三嚴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

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常服御輿以出轍扇華蓋侍

衛警蹕如常儀皇帝降輿升車黃門侍郎進當車前跪

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乘輿發復位

凡黃門侍郎

奏稱某官臣某 駕動警蹕如常黃門侍郎與贊者夾輅

以出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進跪奏稱請駕權停勅

侍臣上馬俛伏輿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

退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

奏稱請乘輿發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吹不作文武

羣官應陪從者乘馬以從駕至行宮門外侍中進跪奏

請降車俛伏輿退復位皇帝降車御輿就大次其輿蓋

以下鉞戟仗衛之屬陳列於大次之前左右皇帝變服

素服其陪從之官各舍於便次變服素服其侍臣及武

官不變服主人相者引主人內外五屬之親各服纓服

就堂下外位次哭典禮一人立於堂下東階東南贊

者二人立於其南少退俱西面皇帝變服訖御輿出侍

御如常主人免經去杖司儀令引出大門外望見乘輿

止哭再拜迎仍引主人先入門右西面立不哭

其未殯

即通拜 迎拜送於皇帝至堂侍中跪奏請降輿升俛伏輿

於所 者非尊秩則皇帝降輿升自東階即哭位坐巫祝各一

人先升巫執桃立於東南祝執芻立於西南相向千牛

四人執戈隨升二人先二人後侍臣夾升列於戶內外

引主人入中庭北面儀稱拜主人內外皆再拜勅引

主人升司儀令引主人升立於戶內之東西面侍中跪

奏請哭俛伏與皇帝哭典禮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

凡

儀有詞贊 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哭典禮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

陪者入即班位立定典禮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拜典

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典禮稱止從官在

位者皆止典禮謂引諸王為首者一人進舍人接引詣奉

獻位跪奉慰俛伏與舍人引退典禮謂接引還本位又典

謂次引諸從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舍人接引詣奉慰位

跪奉慰俛伏與舍人引退典禮謂引從官在位者出又典

謂次引諸王等以次出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與皇帝

止典禮稱哭止主人以下皆止司儀令引主人降立於

庭中之東北面典禮稱拜主人以下皆再拜侍中跪奏

請還宮俛伏與皇帝降御輿出侍衛警蹕如初司儀令

引主人先出俛於大門外拜送皇帝至大次降輿即御

座變服司儀令引主人哭還廬次皇帝停大次未發前

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所司先奏三嚴提鼓整列仗衛

鹵簿於還途如來儀奉禮於行宮南門外道左向道重

行設陪從之官位文武右陪從之官於便次變服常

服赴集位所典謂引即班位三嚴已侍中版奏外辦皇

帝御輿出侍衛警蹕並如初皇帝降輿升車黃門侍郎

奏請及羣臣陪從鼓吹不作並如來儀乘輿至殿前

若

外 迴車侍中跪奏請降入俛伏與皇帝降車御輿入侍

臣從至閣如初侍中版奏解嚴將士各還其所百官皆

退

臨外祖父母喪

皇后父母宗戚貴臣並與臨諸

也 其尊應就衰殯者則臨殯所

凡臨諸王如主尊親者及師保傅與三老五更

二王後喪則敬同外祖其所臨幸者若第鄰宮

闕率爾往還則容不備鹵簿與嚴鼓皆稟當時

別儀注其內外文武陪從官準駕備略

備謂官

謂減 省之車駕若經太廟則侍中跪奏式過乃復常

除服

除外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別殿外門外

隨便設百官文武便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尚舍奉御

於別殿設素下牀席馬至日平曠而除服

外祖父母則

之吉也其從朝制公除 於除服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

則外祖父每五日也

嚴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典禮儀於別殿前設諸王

百官三品以上位如初又設奉慰位如初設一品以下

九品以上位於別殿門外如初百官文武應陪隨者並

赴集大門便次各服素服典謂引就別殿門外位尚衣

奉御以篋奉素服吉履升殿位於殿東開北面立腰輿

進於寢庭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式除服前一刻侍

中版奏外辦皇帝仍服纓服御輿出左右直衛鉞戟警

蹕並如初皇帝升別殿降輿即哭位坐侍衛如初侍中

跪奏請哭俛伏與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

從禮制除服俛伏與皇帝止尚衣奉御以篋奉衣履進

跪授輿仍贊髮除

於變除則權設

步隨已而去之 變除已侍中又跪奏

請哭俛伏與還本位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百官三

品以上入各就班位定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

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

在位者皆止舍人引諸王為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跪

奉慰候伏與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候伏與舍人引退還木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三品以上出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詞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三品以上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還候伏與皇帝止御輿降還其夾御之官從至闕如初所司奏宣解嚴如常儀

勅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續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婦人立哭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司儀引立於大門外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城外者退更二人對舉弔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不持節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經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司儀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立於階間南面節在使者之東少南西向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前北面持節者脫節衣史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弔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持節者加節衣司儀引使者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弔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取弔書於階下升奠於柩東使人若須私弔則通名引

入弔如常禮訖引出若朝使致賻賓至主人迎受如弔書儀唯賻物掌事者受以東東載也其賻物簿如受弔書儀

勅使弔外祖父母喪后父母宗戚貴臣蕃國主等喪並與弔諸王妃主喪

賻賻

其賻賻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先備物數多少其日使者至主人大門外便次物輿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馬陳於使者東南北首西上於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物輿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馬從入陳於庭北首西上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東其特行也亦準弔禮

會喪

製造百僚會王公以下喪  
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外隨便量設百官文武應會弔者便次其日司儀令先於主人第前寢庭北面重行設百官位以西為上百官應會弔者並赴集主人第門外便次各服素服司儀以次引入就班位立定司儀贊可哭諸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儀贊可止諸官在位者皆止司儀引諸官行首一人升詣主人前席位展慰非應致敬訖引降出又司儀引諸在位者以次立不致出應致敬者再拜引退

榮贈

勅使榮贈諸王

守宮於主人大門外之西設使者及使副次南向其使人及副公服從朝堂受冊載於轎車使人及副各備兩簿鼓樂備而作至主人大門外降車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續

服司儀引主人以下就東階下位婦人升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出次謁者緣公服引立於門西東面使副立於使者之南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史二人對舉冊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城外者無冊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經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使者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謁者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使副及持冊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升立於柩東北南南面持節者在使者之東少南西向使副立於持節於階上當使者北面持節者脫節衣史以冊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冊案退復位使副以冊進使者受稱有制主人降於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復北面位內外止哭使者讀冊訖主人降於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詣使者前受冊退跪奠於柩東輿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初使人授冊訖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先導使副及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經杖哭而入其使者應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引出

勅使榮贈外祖父母后父母貴臣蕃國主並與冊贈諸王禮同若主人六品以下則拜及受制皆於堂下

會葬

遣百僚會王公以下葬並與百僚會喪禮同  
凡冊贈使者之尊卑準準吉授若冊贈妃主則內侍之屬為使其先行事者亦如之同準吉授凡冊贈應諡者則文兼諡又致祭焉而致祭不必有贈諡凡贈官通以蠟印而畫綵凡冊贈之禮必因其版葬之節而加焉其或既葬者則主人仍於靈寢受之其禮如初其或既除服乃追而冊



贈者主人受之於廟禮亦如之其異者主人不哭其服則公服若單衣介幘其於靈寢若廟並先設祭以告神其未立廟者則受之於正寢

致奠

勅使致奠諸王妃主喪

守宮於主人大門外量設便次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纓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就東階下位婦人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公服出次謁者絳公服引立於門西東面執事者陳牢饌於使者東南當門北向西上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謁者引使者入內外止哭使者升自東階立於樞東少北南面執事者以牢饌入升設於樞東西向南上可儀引主人升自西階立於階上當使者北面執事者酌酒西面奠於席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位將歸幽宅制使某奠主人降詣階開北面哭拜稽顙內外俱哭謁者引使者及從者降出復門外位初主人拜稽首訖司儀引主人退哭於東階下使者出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

勅使致奠外祖母喪

后父母貴臣蕃國主喪奠並與諸王妃主禮同

禮九十六 開元禮纂類三十一 凶三

中宮舉哀

太皇太后皇后太后皇后為父母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舉哀前三刻尚寢於後別殿東壁下設薦為舉哀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前二刻內謁者監於別殿前帳下設六宮哭位重行北向西上其六宮並集列於閣外次司贊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前一時刻尚儀奏外辦至時引后出升殿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計尚儀傳奏稱某官若某夫人以某月日辰薨后啼若哭母哭六宮從哭盡一哀后問故又哭盡哀乃變素服六宮皆素服哭不絕聲又盡哀司賓引六宮入各就班位司贊稱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傳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哭六宮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在位者皆止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宮在位者皆止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后退舍別次六宮以下侍衛如初於閣哭臨如常禮其日哺臨哺前二刻奏殿六宮赴集一刻奏辦至時引后就哭位餘各如常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六宮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哭止六宮在位者皆止無復拜禮其他贊引如初自後奔赴如別禮若有疾故未及奔喪則自後朝哺赴集奏引即位哭及於閣臨皆如初以至成服而後奔喪后為父母之舉哀也其在宮公主外祖父母亦服素服引升即位於戶內之東北面與后俱哭臨於六宮等退也贊止引退其有曾祖高祖父母薨

舉哀與為祖父母同為外祖父母儀同其異者於別宮次其日哺後臨凡三朝臨而止為諸王親主與外祖父母同其本服大功者其日哺哭而止其本服大功者一舉哀而止為內命婦宗戚等並與為諸王親主同其九類以下一舉哀而止

成服

為父母祖父母后聞喪有奔喪之禮故成服篇

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寢先於后舉哀別殿東壁設素下牀席為后成服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尚服先製后齊綵周之服又製六宮之服亦如之其日成服前三刻尚儀奏請中殿其別殿上女侍衛者代哭如初成服前二刻司贊於別殿前帳下整設六宮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后位前設席為奉慰位六宮並仍初服集列於閣外次女侍衛者各以篋奉其綵服進授仍贊變服馬司贊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尚服以篋奉綵服升東階北面立成服前一刻尚儀奏外辦至時后仍初服即位六宮以下侍衛如初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成服后止尚服以篋奉綵服進授仍贊變服馬於變服則權設步履已而去之變服已向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賓引六宮入即位立定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哭六宮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在位者皆止司賓引六宮行首一人升詣后前跪奉慰典司賓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訖司賓引六宮退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退舍別殿六宮以下侍衛如初於閣哭臨如初其日哺臨哺前二刻奏殿六宮赴集一刻奏辦引即位哭臨如初其有公主應從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服引即位哭如初與后俱成服哭

奔喪

后奔父母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先設行宮便殿於主人大門內之右南向又於便殿之後及左右廂量設六宮以下陪從者便次又於喪寢前設障幃為六宮以下拜哭次主人五屬之親於車駕未至之前並集列於主人第其日出宮前四刻尚儀版奏請中殿出宮前三刻諸衛等備列常行仗衛衛於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內謁者監於主人第喪寢尸西若殯設薦席為后哭位東向內之西南面北面又於喪寢庭帳下北面重行設六宮以下拜哭位次北向西上鴻臚於喪寢北張幃幕為主人五屬婦人哭位其六宮以下從者各素服集列以候陪從如常式已成服則內僕進聖車其仗衛之屬應充齒簿者並以次整列次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未出宮前一刻其六宮以下應陪從者並以次進迎如常式小輿進於中庭至時尚儀版奏外辦后仍舉哀之服升輿出已成服則三面周以白布行幃至閣外后降輿升聖車內僕執御其內侍以下前導夾引輿六宮以下乘車陪從如常儀六宮等應從者乘車以次序從如常仗衛夾引后哭從臨者隨哭不絕聲於后未至之前司儀贊主人內外五屬之親各出就前

堂哭位五屬婦人出就後幕下位俱如喪寢之儀內謁者監一人升立於喪寢東楹之南內給使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后至主人第降車所尚儀跪奏請降車入后降車仍哭入自闈門三面周以行幃從臨者仍哭從不絕聲六尚以下哭從如初侍者夾扶主人降詣東階之南仍立哭

其奔喪則主人並降立於主人之後西面北上立哭以待后至喪寢庭主人哭止再拜仍立哭女侍者扶引后哭升自西側階進尸西跪憑尸撫心哭從臨者皆哭於后之升也內謁者監及司賓引六宮以下從奔者各攝舍於便次其仗衛兩簿屯列於外內如常式主人以下應升者升各即位哭后哭盡一哀仍扶引即位哭從臨者仍哭

若已跪則先引進靈前跪再拜乃即內謁者監及司賓引六宮以下入即位內謁者監稱拜給使承傳唱可拜凡內謁者監有六宮以下皆再拜內謁者監稱哭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

舉聲內謁者監稱止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止若已成服則引行首升拜慰內謁者監稱拜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內謁者監及司賓引六宮以下退還便次尚儀跪奏請哭止

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降即便殿內侍服奏解嚴將士仍不得輒離部其服已則百官應奉慰者皆赴奉慰如常禮自後伍其為外祖父母妻則自后依時哭臨如常禮後奏引哭於後寢次其未成服而奔則至成服日即與主人俱成服其奔父母之喪則成服而還宮其有別勅令還宮則隨旨期其未即還宮也則諸尚簿仗衛及六宮以下應還者先還其六宮以下之留者與后依時哭臨及成服如后之禮於后還宮日之朝諸應奉迎之官及仗衛兩簿等並赴主人第奉迎如式於還宮日車從未發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

諸衛整列仗衛兩簿於還途如來儀至時尚儀版奏外辦后哭拜訖六尚夾引后降出常侍從者夾引左右如初主人拜送如常禮后出內門奏哭止升車從臨者皆止三面周以行幃六宮以下各乘其車序從如初至闈外尚儀跪奏請降入后降車升輿入內侍以下陪從至闈如初內侍服奏解嚴諸列兩簿者各還其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禮○皇太后皇后於父母若祖父母之喪已葬已還而不赴葬則於啓日之朝與六宮以下服縗服奏引各即上下位次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祖父在為母若祖母之喪十一月而小祥則與六宮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禮易以練總除縗經哭臨受慰如常禮其稟旨行公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

后臨外祖父母喪並與奔禮父母喪禮同其禮如別條喪者乘輿重其仗衛兩簿之屬則如平常而位於喪中開之西北位下南面即位乃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哭於前堂婦人哭於後庭應升者待令乃升皇太后皇后每出臨者須置毀毀須準所臨遠近及尚簿儀衛稟旨在於當時

臨內命婦喪 后臨內命婦喪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降臨前二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儀先於命婦以下寢中開北廂設素下牀席為后哭位南向小輿進於內庭降臨前一

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服素服升輿出常侍從者侍衛如常式至內命婦以下喪寢降輿即位哭侍衛如常式於后之將至也女侍者啓引亡者所生皇子降東階之南西面再拜已成服又女侍者啓引亡者所生皇女出北戶降寢北南面再拜引並升復位哭如初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撫慰皇子等后止女侍者引皇子就后前跪哭后撫慰皇

子輿再拜仍立哭又引皇女進撫慰如撫慰皇子之禮尚儀跪奏請還后升輿引降還侍衛如初於后之降也侍者啓引皇子降拜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啓引皇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如初

除服 后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服先製后及六宮以下素服內謁者監先於宮別殿開外整設六宮以下便次如初又於別殿前整設障幔為六宮以下拜哭次如初以十三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后陪臨已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下牀席焉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六宮以下各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贊於別殿前幔下整設六宮以下位次如初又於堂上后位前設席為跪奉慰位如初六宮以下仍縗服集列於闈外便次女侍者以篋奉素服進投仍贊變除焉司贊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尚服以篋奉素服升東闈北面立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仍服縗服出升即位次侍衛如初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后止尚服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輿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雜設步障已而變除已尚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贊引六宮以下入即位司贊稱拜掌贊唱可拜凡司贊有詞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拜司贊稱哭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止司賓引六宮行首一人升進后前席位跪奉慰與司賓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賓引六宮以下出各還宮

除服 后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服先製后及六宮以下素服內謁者監先於宮別殿開外整設六宮以下便次如初又於別殿前整設障幔為六宮以下拜哭次如初以十三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后陪臨已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下牀席焉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六宮以下各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贊於別殿前幔下整設六宮以下位次如初又於堂上后位前設席為跪奉慰位如初六宮以下仍縗服集列於闈外便次女侍者以篋奉素服進投仍贊變除焉司贊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尚服以篋奉素服升東闈北面立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仍服縗服出升即位次侍衛如初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后止尚服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輿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雜設步障已而變除已尚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贊引六宮以下入即位司贊稱拜掌贊唱可拜凡司贊有詞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拜司贊稱哭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止司賓引六宮行首一人升進后前席位跪奉慰與司賓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賓引六宮以下出各還宮

寢如常尚儀跪奏請哭止還后哭止從臨者皆止后降  
還內寢侍衛如初除外祖父母服與祖父母同其異公除之禮則五日而除

遣使弔

弔外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二人為使者守  
宮先於主人第大門之外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至  
擊次者延入次內外纓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  
東階下婦人立哭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內典  
引引使者立大門外之西東面內給使二人以案奉令  
書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  
經司儀引出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  
北面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入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  
立於階間南面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司儀引主  
人進當使者前北面內給使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  
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令弔主人哭拜稽顙內外  
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內  
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弔書授左右司  
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  
哭而入取弔書於階下升奠於柩東若使者須私弔則  
通名引入弔如常禮訖引出

弔諸王妃主喪及弔宗戚喪皆與遣使弔外祖及練祥使弔之禮並同

東宮舉哀

皇太子為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齋師先於宜秋門外道  
東設皇太子次南向周以行幔設素下牀褥席守宮於  
重明門外設宮臣七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前三刻左

庶子版奏請中嚴舉哀前二刻諸衛率列仗如常掌儀  
於次前設宮臣五品以上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  
對為首又設一品以下七品以上於帷宮門外亦如之  
又於次前設奉慰位宮臣七品以上應陪慰者並赴集  
便次改服素服前一刻通事舍人引一品以下俱就門  
外位文武侍衛之官並詣閣奉迎如常式左庶子版奏  
外辦皇太子服素服升腰輿出閣從帷宮後門入降輿  
就哭位即坐侍衛如常儀左庶子跪奏請為某王公某  
如王太舉哀俛伏與皇太子哭通事舍人引宮臣五品以  
上人各就班位立定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舍  
人贊哭宮臣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宮臣在  
位者皆止舍人引宮臣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  
俛伏與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  
拜舍人引宮臣等出其六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講贊  
拜贊哭贊止引退皆如門內之儀左庶子跪奏請哭止  
俛伏與還本位皇太子止升腰輿還侍衛從至閣如常  
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太子仍初服  
出即位次哭如初其宮臣等非近侍者其日晡臨不集  
皇太子於師保傅奉慰再拜則左庶子奏與受答再拜  
乃坐哭自後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其日  
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有皇子皇孫  
應陪舉哀者皇子則位於皇太子之下絕位皇孫則位  
於東階之南北面與皇太子俱哭於引宮臣以下退已  
乃贊止引退其應拜慰者引進跪奉慰如常禮自下皆  
婦舉哀則於內別殿三朝哭而止為良媛一舉哀而止  
師傳保與諸王同宗戚與如主同人臣與諸王同並一  
舉哀而止官臣通第三品  
以上其餘官隨恩深淺

為外祖父母舉哀 并成服除服如父母師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齋師先於東宮別殿北  
壁下設素下牀褥為皇太子舉哀成服位南向有司先  
製皇太子小功五月之服其為妃父母則製總麻三月  
之服所司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量設宮臣以下次其  
日舉哀前三刻餘與為諸王又設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哭位於舉哀殿門外亦如之又於階下當舉哀位北向  
設奉慰位宮臣應陪臨者並赴集便次服素服齋師以  
篋奉纓服升立於殿東間北面立典講引一品以下九  
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詣閣奉迎舉哀前  
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至時皇太子服素服升輿出升  
別殿降即哭位坐侍衛如常左庶子跪奏請為故某官  
若某舉哀俛伏與皇太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  
哭止成服俛伏與皇太子止哭齋師以篋奉纓服進跪  
授輿仍贊變服馬於變服則權設  
請哭俛伏與以下至成服訖請哭止如諸王妃主儀皇  
太子止升輿降還侍衛從至閣如常其日晡哭則晡前  
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太子服纓服出即位次哭如初  
宮官不集自後朝晡凡三日而止○將除服本司散下  
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設宮  
臣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有司於別殿設下牀席焉其  
日平明而除服外祖父母則五月如父母則三月並先  
五日而除之於除服前之吉其從朝制公除則外祖父母  
三日而除之於除服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除與  
為外祖父母舉哀禮同 官官文武應陪臨者並赴集便次各改服素  
服掌儀引就門外位齋師以篋奉素服吉履升殿東間  
北面立腰輿詣寢庭侍衛之官詣閣奉迎如常式除服  
前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仍纓服御輿出升堂  
降輿即位其近侍之官從升侍衛夾引如常儀左庶子

跪奏請哭俛伏與皇太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  
哭止除服俛伏與皇太子止齋師奉衣履進跪授與仍  
贊變服焉於變服權設步障已而去之於變除已左庶子跪奏請哭  
俛伏與還本位除與為諸王如主舉哀同皇太子於師傅保奉慰再  
拜則左庶子奏與受答再拜乃坐哭皇太子為外祖父  
母除服則皇子等位於太子之下差退即位次哭變服  
素服又哭引退如皇太子之儀其皇孫等服素服侍者  
引即庭拜引升位於東間之南北面與皇太子俱哭於  
皇太子變服已重哭則引進皇太子前跪奉慰俛伏與  
再拜復位哭於宮官等退贊哭止引復階下位拜退

臨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重明門外之  
左設三師等次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皇太子便  
次南向又於大門之左右隨便設陪從之官次其所臨  
者五屬之親先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先於寢北設  
障幔為主人五屬婦人拜哭次其日出宮前四刻左庶  
子版奏請中殿出宮前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左  
庶子二衛率等備列常行仗衛鹵簿所出宮門外內如  
常儀出宮前二刻又搥二鼓為再嚴奉禮於重明門外  
之左右設宮官從者位文東武西重行相向皆以北為  
上齋師先於主人第大門外次內設皇太子座南向又  
於主人堂上中間近北設素下牀席為皇太子哭位南  
向掌儀於主人庭設從官之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  
對為首又於皇太子座前階下設奉慰位主人執事於  
堂下設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以嚴為序而尊者差前下皆準此又設五屬婦女位於堂北帳下主女位  
於東廂西面南上妻妾位於西廂東面南上眾婦人位

於北廂南面諸婦在西諸親在東相對為首其五屬內外並臨  
於此其陪從宮官以下皆常服赴集其位有司整列皇  
太子四望車及副車仗衛之屬應列鹵簿者於外內如  
常儀出宮前一刻又搥三鼓為三嚴諸侍衛之官俱詣  
閣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常服升輿以出扇  
蓋及侍從如常儀皇太子降輿升車中允進跪奏稱中  
允臣某言請車發俛伏與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進跪  
俛伏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至侍臣上馬所中允  
奏稱請車權備令侍臣上馬左庶子承令退稱令曰諾  
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退上馬畢  
中允奏請車發退復位皇太子車動鼓吹不作三師乘  
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宮臣文武應陪從者皆乘馬以  
從如常至主人大門次前左庶子進跪奏請降車俛伏  
輿還侍位皇太子降車升輿入次其車輿以下鹵簿仗  
衛之屬列於次前之左右皇太子變服素服其陪從之  
官各就次變服素服侍臣及文武官不變服相者引主  
人內外五屬之親各服緩服就堂下位次哭掌儀一人  
立於堂下東階東南贊者二人立於其南差退俱西面  
皇太子變服訖升輿出侍衛左右如初主人免經去杖  
相者引出門外遙見輿止哭再拜迎仍引主人先入門  
左西面立不哭若未殯則通拜迎拜送於大門之內相者贊眾主人以下  
皆止哭皇太子至堂左庶子跪奏請降輿俛伏與於  
臨之喪非尊者則仍與升堂皇太子降輿升自東階即哭位應拜者  
乃哭侍臣夾升列於戶內外及階下之左右其仗衛鹵  
簿止列於門內外之左右並如常儀司儀引主人進中  
庭北面掌儀稱拜主人以下應拜者皆再拜令引主人  
升司儀引主人升立於戶內之東西面左庶子跪奏請

哭俛伏與皇太子哭掌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凡掌  
贊者主人以下及在位者皆哭通事舍人引諸從官  
應陪位者入即班位立定掌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  
拜掌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掌儀稱止從  
官在位者皆止通事舍人引從官行首一人進詣奉慰  
位跪奉慰俛伏與引退還本位掌儀稱拜從官在位者  
皆再拜訖舍人引從官出左庶子跪奏請哭止撫慰主  
人俛伏與皇太子止輿就主人前執手訖主人再拜皇  
太子復位哭又盡一哀凡所臨非本服五屬左庶子跪  
奏請哭止俛伏與皇太子止掌儀稱止主人以下在位  
者皆止司儀引主人降立於庭中之東北面掌儀稱拜  
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奏請還皇太子降升  
輿出侍衛如初司儀引主人先出俟於大門外拜送皇  
太子至次降輿即座服常服司儀引主人哭還廬次皇  
太子停大次未發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嚴有司依式  
先奏三嚴搥鼓如初二衛率等整列仗衛鹵簿還途如  
來儀奉禮設宮官陪從者位於皇太子次前道左文武  
皆重行向道陪從之官各於次變服訖謁者各引就班  
位三嚴已左庶子又奏外辦皇太子升輿出升車還宮  
左庶子奏請及宮官陪從不鳴鼓吹皆如來儀到重明  
門外宮官文武皆下馬三師三少各還皇太子至殿前  
迴車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與皇太子降車乘  
輿入侍臣從至閣左庶子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宮  
臣皆退

臨外祖父母喪如父母師傅保宗戚宮臣並與  
其臨諸王如主以下內喪則並位於前寢次其尊親應  
者則臨凡所臨諸王如主以下喪若未殯若已殯或臨



啓引或練禫皆以本服親疎及恩賜深淺而爲疎數之  
異其親臨之儀及主人迎待之式其禮如初其所臨者  
若鄰宮闕率兩往還則容不備常行仗衛與嚴鼓皆稟  
當時別旨而爲儀注其宮臣陪從文武之官亦準臨時  
備略也略之言不備也  
皇太子每過太廟則左庶子奏式  
過乃復常

遣使弔弔諸王如王外祖父母如之父母師傳保宗戚貴臣上臺貴臣與計奏弔儀同  
賻贈其所弔宮臣喪葬若有賻贈之禮如計奏賻贈無馬  
遣使致奠致奠外祖父母后之父母師傳保貴臣並與計奏致奠同



東宮妃問喪

問父母祖父母喪

皇太子妃為父母祖父母舉哀其日赴喪者至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訖舉哀前三刻司則版啓請中嚴掌筵先於別殿東壁下設薦為妃舉哀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別殿前設幔下北面設良娣以下位西上前二刻女侍臨者集於閣外便次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至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至時引妃出升殿侍衛如常典內版啓赴閣司則傳啓稱某官若某夫人以某月日辰薨妃啼若哭父母啼禮盡一哀問故又哭盡哀妃改素服良娣以下侍臨者皆素服哭又盡哀女侍者以司問下引女史寫之凡司問有詞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入各就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下女侍者引良娣以下退司則跪請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舍別次侍從者侍衛如常於閣哭臨如常禮其日晡臨前二刻啓嚴良娣以下赴集一刻啓辦至時引各復位司則跪奏請哭妃哭臨如初良娣以下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皆止但無拜其他如前儀妃為父母之舉哀也其妃女亦素服引升位於戶內之東北面與妃俱哭於良娣以下之退也贊止引退自後奔赴如別禮其有疾故未及奔則自後朝晡赴集啓引即位哭臨如初以至

成服開外祖父母喪則於別宮次其日晡臨後三朝哭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為本服大功者其日晡臨而止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日內外有交慰者赴集啓引即宮等應奉慰者赴集宮門奉慰如常禮自後若然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掌筵先於妃舉哀別殿東壁設素下牀席為妃成服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所司先製妃齊練周之服又製良娣以下服亦如之其日成服前三刻司則版啓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不絕聲前二刻司則於別殿前幔下整設良娣以下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妃位前設薦為奉慰位良娣以下仍初服集於閣外女侍者各以篋奉其練服進授仍贊變服焉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掌嚴以篋奉練服升東開北面立成服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妃仍初服卽位侍衛如初司則跪啓請哭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奏請止成服妃止掌嚴以篋奉練服進跪授輿仍贊變服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變服已司則又跪啓請哭妃哭女侍者引良娣以下入卽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良娣行首一人升詣妃前席位跪奉慰輿女侍者引降還本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引良娣以下退司則跪啓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舍別室如常禮侍從者侍衛如初於閣哭臨如初其日晡臨前二刻啓嚴良娣以下赴集一刻啓辦引卽位哭臨如初其有妃女應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服引卽位如初與妃俱成服哭臨先拜慰如良娣之儀於良娣以下退贊止引退自後朝晡哭臨如初以至卒哭若公

如別其為曾祖高祖父母則與良娣以下俱成齊練三月之服如常禮為外祖父母諸王如主良娣宗戚等舉宮次其日晡臨後三月哭臨而止諸王如主良娣宗戚等舉止諸王如主以下一舉哀而止

奔父母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設行宮便殿之後及左右廂設良娣以下及諸陪從者便次如式又於喪寢前設障幔為良娣以下拜哭次主人五屬之親於妃未至之前集列於主人第其日出宮前四刻司則版啓請中嚴出宮前三刻諸率等備列常行仗衛衛簿於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導客舍人於主人第喪寢尸西若設薦席為妃哭位東向其奔祖父母西南廂導客舍人又於喪寢庭幔下北面重行設良娣以下哭位陪從者各服素服集列以俟陪從如常已成服內廂尉進聖車其仗衛衛簿並以次整列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司則聞以下應陪從者並以次進迎如常小輿進於內庭至時司則又版啓外辦妃仍舉哀之服升輿出已成服則三面周以白布行帷至閣外妃降輿升聖車內廂尉執御典內以下前導夾引輿司聞以下乘車陪從如常儀良娣以下應陪從者乘車以次序從如常仗衛夾引妃哭從臨者隨哭不絕聲於妃未到之前司儀贊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出就前堂哭其位如殯堂之儀導客舍人一人升立於喪寢東楹之南內給使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妃至主人第降車所司則啓請降入妃降車仍哭入自闕門三面周以行帷從臨者仍哭從不絕聲司聞以下哭從如初侍者夾扶主人降詣東階之南仍立哭其奔祖父母喪則眾

主人並降立於主人之後西面北上立哭以服精如至喪寢庭主人哭止再拜仍立哭女侍者扶引如哭升自西側階進尸西跪憑尸撫心哭從隨者仍哭於如之升也導客舍人引良娣以下從奔者各權舍於便次其仗衛衛簿屯列於外內如常主人以下應升者升各就位哭如哭盡一哀仍扶引卽位哭從隨者仍哭若已進則前跪憑靈哭盡哀引導客舍人引良娣以下入卽班退西面再拜乃卽位哭位導客舍人稱拜給使承傳唱再拜凡舍人有詞給使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導客舍人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皆哭十五舉聲導客舍人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若已成服則引行首升慰皆如常禮導客舍人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訖導客舍人引良娣以下退還便次司則跪啓如哭止如止哭從隨者皆止如退降卽便次典內版啓解嚴將士仍不得其成服已則宮官等應奉慰者並赴奉慰如常禮自後依時哭臨如常禮其爲父母若祖父哭於後其未成服而奔則至成服日卽與主人俱成服其奔父母之喪則成服而還宮其有別勅令還宮則隨旨期其未卽還宮也則良娣以下及鹵簿仗衛應還者先還留者與依時哭臨及成服則如如之禮於如還宮日之朝也諸府奉迎之官及仗衛鹵簿等並赴主人第奉迎如式於還宮日車發前三刻司則版啓請中嚴諸率等整列仗衛鹵簿於還塗如來儀至時司則版啓外辦如哭拜訖主人以下各列本大拜辭如初其尊及長則不降拜司聞扶引如降出侍從者如初如至中門啓哭止升車從臨者皆止三面周以行帷良娣以下乘車序從如初如至閭外司則跪啓請降入如降車升輿入典內以下陪從至閭如初典內版啓請解嚴諸列鹵簿者各還其

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禮皇太子如於祖父母若父母之喪不赴葬則於啓日之朝也與良娣以下服練服啓引各卽上下位次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祖父在爲母若祖母之喪十一月而小祥則與良娣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禮易以練總除腰經哭臨受慰如常禮其稟旨行公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

臨喪

臨外祖父母喪

與奔祖父母喪禮同其異者乘常行之車其仗衛羽儀之屬則如平常而位於喪寢中閒之西北壁下南面卽位乃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哭於喪寢前後庭應升者如太子臨外祖父母喪主人以下待之禮皇太子如每出臨若須嚴鼓並須準所臨遠近及仗衛備略常略不備稟旨在於當時

臨良娣以下喪

如臨良娣以下之喪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降臨前二刻司則版啓請中嚴掌筵先於喪寢中閒北廂設素下牀席爲如哭位南向腰輿進於內庭降臨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如服素服升輿出常侍從者侍衛如常至喪寢所降輿升喪輿卽位坐哭侍從者侍衛如常於如之將至也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子降東階之南西面再拜已成服則去杖又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出北戶降寢北面再拜引並升復位哭如初司則跪啓請哭如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跪啓止撫慰如女侍者引亡者之子詣如前跪哭撫慰之子與再拜引退復位又引亡者之女如上禮司則跪啓請還如升輿引降還侍衛如

初於如之降也侍者啓引亡者之子降拜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如初

除喪

除父母祖父母喪 除外祖父母喪附

如除父母祖父母喪服之制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所司先製如及良娣以下素服導客舍人先於別殿間外整設良娣以下便次如初又於別殿前整設障幔爲良娣以下拜哭以十三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如晴臨已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下牀席焉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司則版啓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則於別殿前幔下整設良娣以下位次又於殿上如位前設席焉爲跪奉慰良娣以下仍續服集列於閣外便次女侍者以篋奉其素服進授仍贊變除焉司則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掌嚴以篋奉素服升東閒北面立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如仍服續服引出卽位次常侍從者侍如初如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啟哭止從禮制除服如止掌嚴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與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去之其侍臨者亦從變除已司則又跪啓請哭如哭女侍者引良娣以下入卽班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唱可拜凡司則有詞良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良娣行首一人升進如前席位跪奉慰與女侍者引降還本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引良娣以下出各還宮寢如常禮司則跪啓請哭止還如哭止從臨者皆止如降還內寢侍衛如初除外祖父母服與祖

父母服同其行公除  
之禮則五日而除之

通典卷一百三十七

通典 卷一百三十七 禮九十七

典七一五









者降待於阼階下祝盥六品以下贊者微小歛之饌降

自西階設於序西南當西霽六品以下西榮如設於堂上

東凡奠設序西乃適於東階下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

退立哭御者歛丈夫加冠婦人加花釵覆以衾六品以下御者

設覆歛訖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

哭退復位次諸親憑哭歛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之奉

尸歛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

首足各一筐旁各二筐六品以下以木覆棺上乃塗之設

於殯上承廬上祝取銘置於殯六品以下既殯

將奠執中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於室之西南隅東面

右几加以中四品以下升自阼階贊者以饌升入室西

面設於席前六品以下設於靈座前席上殯於祝受中

中組六品以下掌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

位哭如初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開東向施牀几案屏

幃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生當奠之日不

饋於下室下室謂燕寢無下室者則設靈座於殯東朝

之日以下無文

廬次

將成服掌事者先為廬於殯堂東廊下六品以下

北戶設苦由於廬內諸子各一廬凡廬齊綴於廬南累

擊為聖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父兄不次殯所各在

聖室祖為嫡孫居聖室其正寢之東為廬次

有牀皆南而西出戶父不為眾子次於外若居寢

大功於聖室之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細麻於大功之南

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後施下牀殯室無房

者次於後若別室

三日成服皆除去死日數六品以下內外皆哭盡哀內外

俱降就次著絞服無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

杖三日而後食杖而後能起謂諸當室杖者也自此

重亦杖功不能自杖代杖之所謂當室杖者也自此

以後唯嫡子及有爵之庶子皆得杖在位其庶子無爵

者杖不入室耐杖不升堂以今言之即廬靈堂戶之內

也用人耐在卒哭今日也哀衰敬生故其杖不升

靈寢當之堂前其鏡服及杖皆致於廬內應杖者朝

遠則乘車近則使人代執杖六品以下則不著菲履

升立哭於殯東西向南上齊綴以下就位婦人升詣殯

西位若殯逼西壁婦人皆位於殯北南面東上尊行內

外皆哭盡哀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撫哭盡

哀就祖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對祖母及諸母哭遂就祖

父前哭如男子之儀唯諸父不撫之耳詔各復位伯叔

母以下就主婦哭亦如之如遭親喪孝子荒連三日而

居哀諸尊者降出還次主人以下降立於阼階下外姻

在南少退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闔戶小功以下

各還歸其家自成服之後諸尊者及婦人於諸親男女

之喪有事則哭於殯所無事有時須哭者或在正寢則

於北壁下舒席南面坐哭父母喪食粥朝米四合暮米

四合不能食粥以米為飯婦人皆以米為飯

朝夕奠哭朝奠日出夕奠日入

每日先具朝奠於東階下瓦甒二實以醴及酒榘杓疏

一實以脯醢也六品以下布饌一實一木柶二饌一豆

以酒素勿疏布幕邊一豆一實脯醢內外夙興各饌服

凡言絞以下準此男子就東階下位若升哭於輿東也

婦人升詣殯西位內外皆哭凡朝夕哭質明掌事者

次朝夕之間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哭於其次無時

至夕內外俱就位哭徹朝奠進夕奠如初儀日入後內

外俱止哭各還次哭者出闔門自是以後至於啟殯每

朝夕如上儀既殯大功以下異門者歸於家

賓弔親故同

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內外緣服相

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

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為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

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北面位弔

者俱哭十餘舉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

還次

親故哭五品以下無

若有親故哭殯者內外俱升就殯堂位尊者坐若賓祇

賓初入則起賓坐禮以上

亦坐賓起亦起內外俱哭相者引賓入升堂立於殯

東西面南上尊者坐俱哭盡哀尊者起相者引出卑者

再拜訖乃就主人前稍南東北面執爵相者引以次出

思深者賓拜訖主哭盡哀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降還

或就孝子撫哭盡哀而出

州縣官長弔

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設席於柩東西向刺史素服將

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內之左北面刺史入升自

東階即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

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

而入

刺史遣使弔

若刺史遣使弔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內外俱緣服主

人以下就階下位婦人入就堂上位內外俱哭使者素





立哭內外俱哭盡哀內外各還次若不從又卜擇如初儀

啓殯

葬有期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除葦障備啓奠具經如大斂設賓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立內外夕哭如常儀啓殯之日內外夙興縵服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經以衰巾帕頭

國官亦以內外升階就位哭尊者坐國官及衰巾帕頭功布長五尺也六尺以下升自東階詣殯南北執功布視素服執功布長三尺內外皆止哭視三聲噫嘻乃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

內外皆哭盡哀內外各還次視降與執饌者升徹宿奠如常視取銘置於重北建之掌事者升徹殯塗訖設席於柩東升殯於席上又設席於柩東視功布升以拂

柩覆用夷余降出周設帷東面開戶若不爲坎而隨則微塗訖設席於柩東相者引主人以下升哭於帷東西向妻妾女子以下

下哭帷西東向俱南上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

姻丈夫帷東北面西上婦人帷西北面東上尊者內外俱哭視與進饌者各以奠升設於柩東席上視酌醴奠

之內外俱哭於位如未成服之禮親賓致奠如別儀有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疎爲之晝夜不絕聲

贈諡六品以下無告贈諡於柩無贈者設於柩其日主人入升立於候東西面視持贈諡文升自東階進立於柩東南北向內外皆

止哭祝少進跪讀文訖主人哭拜稽顙內外應拜者皆再拜視進跪奠贈諡文於柩東奠退復位內外皆就位坐哭

親賓致奠

通典卷一百三十八 禮九十八

啓之日親賓致奠於主人設啓奠後諸奠者入立於寢門之外東向謂卑幼者其有故則遣使祭具陳於奠者東南北向西上相者入告內外卑者皆興立哭於位又相者引奠者入升當柩東西而奠者哭祭具從升於柩東奠者之西西向南上設饌訖執饌者降出奠者止哭詣酒樽所取爵酌酒跪奠於柩東與少退西面立內外皆止哭奠者曰某封若某位伯叔各從官爵稱之將歸幽宅謹奉奠若異姓各從其稱若使者云某封若某姓位聞某封若某官將歸幽宅使某奉辭奠畢應拜者再拜內外皆哭主人哭拜稽顙奠者哭盡哀止相者引執事者以次徹饌而去

通典卷一百三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九十九 開元禮纂類三十四 凶六

三品以上喪中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將葬陳車位

啓日之夕納柩車於大門之內當門南向進靈車於柩車之右內外所乘之車陳於大門外丈夫之車門西婦人之車門東俱服重者在上以近門及北方爲上女子子妻妾之

車以木爲之不漆飾無者以蓬蔭衣車以蒲纏轆轂若白土聖之以麤布爲帷幃周及大功之車以白土聖之或衣蓬蔭皆以布爲帷幃其布如服布也掌事者先於宿所張

吉凶帳幕凶帷在西吉帷在東俱南向設靈座於吉帷下如常式

陳器用 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槌一鼓爲一嚴無鼓者置時而行陳布吉凶儀仗方相黃金四日爲方相六品以下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於柩車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

八輛嬰二蔽嬰一書嬰二各六輛嬰二書嬰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輛嬰二書嬰二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鐸書嬰各二唯無輪蔽嬰耳凡引者轎車索也

披者繫於轎車四樹在旁執之以備傾覆鐸者以銅爲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輪嬰蔽嬰畫輪蔽文於

嬰之內緣畫以雲氣畫嬰者內外四緣皆畫雲氣庶人無引披

進引 二刻頭槌二鼓爲二嚴六品以下無鼓嚴掌饌者徹啓奠以出初徹奠內外俱興立哭於位執紼者皆入掌事徹帷持

嬰者升以嬰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入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六品以下無下皆準此掌事者取重出倚

於門外之東執旌者立於執纛南北面諸執紼者皆布深衣介幘六品以下但執旌者陳布將訖槌三鼓爲三嚴

進靈車於內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內喪則婦人執腰輿祝於輿左西向跪昭告曰孤子某母云謹用吉辰奉歸

先寢若新卜宅云奉遷幽宅靈車就引神道紆回惟以荒寥無任經綽興立少頃腰輿出降自西階羽儀六品以下先兆幽宅從者如平生詣靈車後少頃輿退

將引輈輈車執鐸者俱振鐸引輈降就階開南向初輈動及進止執鐸者皆振鐸每振者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其持嬰者常以嬰障於輈降階執纛者卻行而引輈止則迴北面立執旌者亦漸而南輈止迴北面向立主人以下

以次從輈而降主婦又次其後降 輈在庭位 輈至庭庭內先施席以居瓶主人及諸子以下立哭於輈東西向

南上祖父以下立哭於輈東北南向西上異姓之丈夫立哭於主人東南西面北上婦人以下次從降妻妾女子

子以下立哭於輈西東向南向立哭於輈西 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於主婦西南東面北上

內外之際障以行帷凡帷用國官立哭於執紼者東南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國官僚佐立哭於執紼者西南北面東上

庭位既定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輈東如大歛之儀祝酌奠訖進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輈

車式遵神道尙饗少頃徹之 輈出升車 執披者執前後披執紼者引輈出四品以下無輈車動旌先

靈次主人以下從哭於輈車後婦人次哭於後輈出到輈車執紼者解紼屬於輈車四品以下唯柩同設帷障於輈車後執紼執披者如常遂升柩內外俱哭位如在庭

之儀 遣奠 既升柩祝與執饌者設遣奠於柩東如祖奠之儀祝酌奠於饌前少頃徹之

遣車 既遣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以下以繩束之盛以盤載於車列旌前

器行序 徹遣奠靈車動從者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無鼓吹去靈車後次方相車六品以下次誌石車次大棺車次輈

車誌石與大棺若先設者不入次明器輿次下帳輿次米輿斗三升實以五管各次酒脯醢與酒實以壺各五

實於二甕各二次苞牲輿次食輿食盤碗具自足方相器下帳等入皆介幘深衣次銘旌次纛次鐸鐸分左右次輈

諸孝從柩車序 主人及諸子俱經杖續服禿者絛巾加經徒跣哭從諸丈夫婦人各依服精麤以次而從哭出門內外奠行者皆乘車馬哭不絕聲

親賓既還內外乘車馬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雖無親賓既還內外乘車馬賓主人及諸子亦乘空車去步皆下

宿止

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進腰輿於靈車後羽儀從者如常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降出遂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每至停宿之所於室輿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祝設几席於輿車東

宿處哭位

初至宿處內外皆就輿車所主人及諸子以下於輿車之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婦人於輿車之西東面南上祖父以下輿車東北南面西上異族有服者於輿車東南西面北上祖母以下於輿車西北南面東上異姓婦人又於輿車西南東面北上國官於輿車之東北面西上僚佐於輿車之西北面東上俱立哭自國官以下六品無

行次奠

凡停宿進酒脯之奠於輿車東如朝奠之儀既設奠內外各還次迭哭不絕聲及夕內外就輿車所哭進夕奠如朝奠之儀訖迭哭如常厥明又就位哭進朝奠亦如之若食頃徹之吉凶儀仗依式發引內外從哭如初儀

親賓致贈

賓有賻禮在主人設祖奠之時賓立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篚奉立纒立於賓西南俱東面牽馬者以馬陳於賓東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告遂詣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對賓前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賓之從者坐奠篚幣與詣賓前西面以授賓退復位相者引賓入牽馬先以馬入陳於輿車南北首西上六品以下賓入由馬西當輿車東南北面

立內外權止哭賓曰某蓋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賻辭畢而哭內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賓止哭相者引賓進輿車東西面奠幣於車上相者引賓又由輿車前以西而出初賓出掌事者由主人右詣輿車東西面舉幣以東之也受馬者由前旋牽馬者後適其右受之牽者由前以西而出賓將出主人拜稽顙送之

奠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於墓門內道西張帷幕設靈座如初

到墓

乘車者卑行見墳而下尊及塋而下序哭靈車至帷門外迴車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入詣靈座前少頃以輿降出遂設酒脯之奠如初輿車至墳前迴南向丈夫婦人之位如遺奠之儀

陳明器

掌事者陳明器於墳東南西向北上

下輿哭序

進輿車四品以下於輿車之後張帷下輿於輿車東婦人輿西以次進憑輿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卑者再拜辭訣相者引主人以下哭於羨道西面北上妻及女子以下婦人皆障以行帷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

入墓

施席於墳戶內之西四品以下遂下輿於墳戶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

臺中祭器序

輿出四品以下無輿持髮者入倚窆於墳兩廂遂以下帳張於輿東南面米酒脯陳於下帳東北食盤設於下

帳前苞牲置於四隅醴醢陳於食盤之南籥以版明器設於墳內之左右

掩壙

掌事者以立纒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於靈座主人拜稽顙旌銘誌石於墳門之內置設訖掩戶設關齋遂復土三主人以下稽顙哭盡哀俱就靈所哭掌儀者設祭后土於墓左如後儀

祭后土

先於墓左除地為祭所輿車到祝吉服鋪后土氏神席北方南向設酒樽於神座東南北向設洗於酒樽東南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以巾爵實於篚既復土告者吉服國官僚佐之長相者引告者與祝及執縛壘篚者俱立於壘洗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首立定俱再拜祝與執縛壘篚者俱就縛壘之後相者進告者之左北面曰請事掌儀者以饌入祝迎引設於神座前

置設訖掌儀者出相者引告者詣壘洗盥手洗爵相者引告者詣酒樽所執縛者舉韞告者酌酒進跪奠神座

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朝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后土之神某官封諡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儀齊

案盛庶品明薦於后土之神尚饗訖興告者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縛所相者引告者退復位再拜相者引告者出祝以下俱復位再拜徹饌席以出

反哭

既下於墳梘一鼓為一嚴無鼓者量掩墓戶梘二鼓為再嚴內外就靈所梘三鼓為三嚴徹酒脯之奠進靈車於帷外陳布儀衛六品以下也如來儀又進輿入詣靈

座前少頃出詣靈車後少頃輿退靈車發行內外從哭如初儀出墓門尊者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者乘馬以哭從靈車到第內外皆下車馬靈車入至西階前迴南向祝以腰與詣靈車後少頃升入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少頃腰輿降出內外俱升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妻及女子以下婦人哭於靈西東面南上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哭於南廂丈夫於帷東北面西上婦人於帷西北面東上有親賓弔哭者升堂西向靈哭如常其弔於庭者稱痛當奈何餘如常儀盡一哀相者引主人以下降各還次沐浴以俟虞斬緩者沐而不禴齊緩者禴以下

虞祭

樞既入壙國官若僚佐之長與祝六品以下無先歸修虞事牢饌如殷奠器用烏漆先造虞主以烏漆置饌之盛於廂烏漆一皆置於別所虞主用桑主皆長一尺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一分又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其置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其狀方一尺厚三寸將祭出神主置於座其置安於神主之後四品以下無具饌於堂東靈車將至掌事者先施靈座於寢堂室內戶西東向於靈車之南北設帷東出戶若室內窄則設靈座於堂腰輿將入祝奉虞主人置於靈座東向設素几於右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西當西雷六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南肆篚實爵一巾一加罍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墻下醴酒在東幕用絺加勺南柄既沐浴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內外升詣靈所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室戶外及應拜者哭於靈東西如初內外皆哭祝與執罍者各就罍所立執饌者以饌

入俱升自東階陳設如殷奠之儀訖掌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鬯洗主人止哭執鬯洗者酌水主人盥手執篚者取巾於篚興授主人主人拭手訖受巾奠於篚又取爵與以授主人執鬯洗者又酌水主人洗廢爵爵無足者執篚者又授中主人拭爵訖受巾奠於篚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罍所執罍者舉罍主人酌醴少退西向立祝以祝文進立於神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哀子某孫稱哀母及祖母所稱也父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則云妣祖則稱孤子孤孫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則云妣孫為與主日月過速奄及反虞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潔性柔毛剛鬣明柔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性剛鬣嘉薦哀薦給事於考某官封諡尚饗祝普神明齊濟酒餘同哀薦給事於考某官封諡尚饗祝與主人哭再拜內外應哭者皆哭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靈座與出復位哭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杖降西階各就次妻妾女子子以下各還別室祝闔戶與執罍者降出少頃祝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置主四品以下無主闔戶已出掌事者理重於門外道左開日再虞後日三虞禮皆與初虞同又開日為卒哭祭其虞祝辭再虞云哀薦虞事第三虞云哀薦成事

卒哭祭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廬裏不塗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宰饌如虞祭其日風興視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几筵啟置出神主置於座以出自啟置以下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西當西雷六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西當西雷實爵一巾一加罍設瓦甒二於靈座

之左北墻下醴酒在東幕用絺加勺南柄掌事者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罍者先入立於罍所之後內外絞服俱升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室戶外俱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子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內外各就位坐哭應拜者立掌饌者以饌升入室於靈座前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鬯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罍所主人酌醴相者引主人進跪奠於靈座俛伏興少退西面立應拜者陪於後祝持版入立於靈座之南北面內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云妣某夫人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追慕永往攀號無違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柔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柔毛剛鬣嘉薦普神明齊濟酒餘同六品哀薦成事於以下無柔毛餘與四品五品同下皆準此哀薦成事於考某官封諡尚饗主人以下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祝與進跪奠版於靈座與靈罍所祝辭版說與同相者引主人退復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祝闔戶與執罍者降出少頃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置主人闔戶以降自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蔬食飲水周而小祥

小祥祭

主人有司先制粟主并跌置等如桑主之禮四品以下無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室室設蒲席周喪至者除之設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剪髮及器如卒哭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四品以下無主人加整祝於靈座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拂几筵以出祝於靈座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粟主入置於靈座開置奉出粟主置於靈座訖設几於右乃出四品以下無奉主儀



洗篋於西階西南如初篋實爵一巾一加幕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右北墻下醴酒在東幕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鬯者先入立於罇鬯之後內外縗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先就位應拜哭盡哀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腰經周服者者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屨婦人素服吉屨相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與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父喪稱孤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云妣夫歲月警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同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尚嘉薦普淖明齊澳酒餘同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與進跪奠版於靈座前與還罇所主人哭拜與祝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主人依祝闔戶與執罇鬯者降出少頃祝與進饌者入開戶徹饌祝置主闔戶以降其喪主祝奉出埋之於廟門外之左四品以下但祝闔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鹽酪可又周而大祥

大祥祭

前一日之夕除聖室張帷入備內外受服謂之大其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髮及器如小祥之禮其日夙興內外各服其縗服並於次哭盡哀除服者

著除服訖又哭盡哀止味爽前六品以下視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靈筵啟匱出神主置於座右几筵以出四品以下惟祝入掌事者設罇洗篋於西階西南如初篋實爵一巾一加幕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墻下醴酒在東幕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鬯者先入立於罇鬯之後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室於座前置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與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父喪稱孤某敢昭告於某官封諡妣云妣夫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同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尚嘉薦普淖明齊澳酒餘同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尚祝與進跪奠版於靈座與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主人以下各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鬯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置主闔戶而開月而禮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食有醢醬

禫祭

前一日掌事者先備內外禮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髮仍宿於外寢半饌及器如大祥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拂几筵置匱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惟設掌事者設罇洗篋於東階東南如常篋實爵一巾一加幕設瓦甒二於座之左北墻下醴酒在東幕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鬯者先入立

於罇鬯之後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為長亦祥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祥服應禫服者著禫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設於座前訖執饌者出相者引主人降自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座前俛伏與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云妣夫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同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尚嘉薦普淖明齊澳酒餘同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尚主人哭再拜應拜者再拜內外皆哭祝與進奠版於座還罇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內相者內引妻妾女子子以下降自西階側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鬯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以出祝置神主闔戶以降禫廟如別儀自禫之後內無哭者始飲醴酒食乾肉

禫廟

六品以下云禫祭將禫下日如常儀四品以下將禫掌事者先於始祖廟室內西壁下為炤室四品以下無此儀前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及諸執事者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掌事者清掃室之內外其廟應遷遷者皆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但遷遷者主人以酒脯告遷訖遂移牀幄以次遷神主置於幄座又奠酒脯醴以安神少頃掌饌以出掌廟者以次置神主納於炤室六品以下但前一日掌事者清掃正寢之內外其日訖未明掌事者設曾祖之座於正寢室內之東東向又設考之附座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右几附則祝姑亦如之曾祖及曾祖姑皆據孝子之言於亡者祖及祖姑也附於曾祖則曾祖姑配有事於尊可以及卑者六品以下設考之附座於曾祖室曾祖室設主人位於東階東南

西向設子孫位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

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於主人東南俱西面北

上亞獻終獻以國官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

酒罇於堂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階階東南

北向東西當東窗六品以下南北以堂深疊水在洗東

甌在洗西南肆篚實爵三巾二加每廟三附日內外

夙興掌饌者先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六品以

牲之饌二座各簋二釗二酒罇二其二罇一實玄酒為

上一實清酒次之上罇加元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

三品各八四品五品各主人及行事者各服祭服掌事

者具腰輿掌廟者開神主置於座降出而處右若異姓

則出曾祖妣執罇疊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主人以

神主而已執罇疊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主人以

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六品以下內外俱

則諸婦人位於西階西南餘與四品以下內外俱

就靈室所視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遷神主於

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於座前視納神主於匱置於

輿視仍扶於左若神妣則關寺降自西階子孫內外陪

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

還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堂諸子孫從升立於

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輿者

詣室前迴輿西向祝啓置出神主於座輿降立於西階

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就位自內外各

以下四品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

引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於神座前施設訖掌饌以

下降出相者引主人詣疊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

罇所執罇者舉罇主人酌酒相者引主人入室進北面

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俛伏與相者引主人出詣酒罇

所取爵酌酒入室進東向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與出戶

北面立皆如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

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於曾

祖某官封諡若無官封但云曾祖之靈母云祖某官封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諡若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諡若無官封者但

盡哀出就別室終日異門者至外名還其家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一百 開元禮纂類三十五 凶七

三品以上喪下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改葬

卜葬

將改葬者吉服卜宅兆其餘如葬卜宅兆之儀先於塋所墜地之宜張白布帷幕南向開戶

啓請

其日內外諸親應集者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眾主人妻妾女子俱總麻服餘周親以下皆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皆拜

開墳

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皆哭止祝三聲噫噓啓以開墳改葬之故其意教改葬所由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

舉柩

掌事者設席於幕下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柩哭於幕所主人以下柩東西面主婦以下柩西東面俱南上丈夫周親以下於主人東北南面西上婦人周親以下於主婦西北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主人東南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尊者國官於帷門外之東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僚佐於帷門外之西北面國官以下僚佐於帷門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舒席為位

奠

祝以功布拭棺改加新褚設洗於幕西南隅轆水在西

加勺罍篚在洗東南肆中二爵一於篚加罍設席於柩東設啓奠於席上設進酒之罍於饌南主人詣疊洗盥手洗爵進酌酒奠於席前奠少退西面再拜內外卑者俱再拜少頃徹奠

升柩車

既奠進轎車六品以下柩車下準此於帷門外南向掌事者升柩於轎車遂詣施設所內外俱哭從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於柩東婦人於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降柩置於轎入設於牀東若墓所即歛初奠訖不進轎車設牀於柩東而加枕席遂舉尸以歛之舉尸出置於牀南首柩初入定內外就位哭如墓所之儀

歛

陳衣於幕東帷內明衣裳及上服各一稱西領南上冕六品以下具饌於幕東兩無醴酒柩初至幕下舉尸於牀主人眾主人稍退仍西向妻妾女子稍退仍東向遂歛丈夫加冕六品以下婦人以花釵又覆以衾於主人眾主人妻妾女子子憑哭歛將訖掌事者以冠入設於西廂藉以席於棺內外皆止哭置棺定乃哭舉者四人入舉牀男女從奉之舉尸歛於棺乃加蓋覆以衾設帷於棺東內外就位如初

奠

既歛祝執中几席入設於柩東右几加以中掌事者設疊洗於幕西南隅如初祝以饌升設於席前施設訖執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席前奠少頃西面再拜內外卑者皆再拜訖主人以下各退就位俱坐哭

設靈

既歛設靈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施牀帷屏几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常

進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進轎車於凶帷外六品以下進柩當門南向陳於轎車前其下帳明器及牲等與其日進引前量時刻槌一鼓為一嚴六品以下無陳靈車儀仗如常陳車少頃槌二鼓為再嚴侍靈者俱詣靈所腰輿威儀入陳如常進靈車於帷外南向少頃三鼓為三嚴掌事者入徹饌以出內外皆興立哭於位執紼者入掌事者徹帷持紼者入以紼障柩執披紼者各進執紼者各入夾於柩前東西相向執紼者六品以下無立於鐸南執銘旌者入立於靈南北面諸執披紼者皆布深衣於柩前近告遷

告遷

三嚴訖祝帥腰輿入詣靈座前西向告曰以今吉辰用卽宅兆少頃輿出詣靈車後少頃退若內喪女執紼者引輈四品以下無執紼者而先簫次鐸次轎車而引輈初動執鐸者皆振鐸每振鐸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其持紼者常以紼障柩於轎車進執鐸者夾左右每曲及進止皆振鐸內外俱從柩後柩出到轎車後執紼者解紼屬於轎車設帷帳於轎車後掌事者升柩

哭柩車位

丈夫俱立哭於轎車東重行西面婦人哭於轎車西重行東面俱南上外姻丈夫哭於轎車東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婦人哭於轎車西南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國官哭於外姻之東北面西上僚佐哭於國官之西北面東

上立定六品以下無國官

設遺奠

設遺奠之饌於轎車東置設訖相者引主人酌酒進奠於席前與少退西面哭再拜內外皆哭畢者再拜若食頃徹之以蒲菴菹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則五苞載六品以下則二苞於輿以之墓

轎車發

既徹奠吉凶儀仗依式進引靈車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則既徹奠吉凶威儀依式進引主人眾主人以下皆以次步從哭於柩車後妻妾女子以下皆步從哭於丈夫之後障以行帷轎車去停所三百步親賓有還者弔哭如別儀辭訖進引尊者乘車馬從柩者更哭不絕聲

宿止

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帷幕吉帷在右凶帷在左將至宿所尊者俱下車馬步哭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與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出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柩車至於凶帷內外哭於柩車所其位如初掌饌者進酒脯之奠於柩車東席上既設奠內外各還次更哭不絕聲及墓內外俱就位哭進夕奠如初訖內外各還次迭哭終夜及明嚴鼓內外又就位哭進朝奠於柩東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迎靈發引尊者乘車馬哭從如上儀

到墓

到墓尊者俱下車馬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與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退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車南向內外哭位如遺奠之儀掌事者布席張帷於柩車後下柩於輦四品以下則主人以下

妻妾女子各前撫柩哭盡哀退復位周親以下又前撫哭盡哀退復位俱再拜辭執紼者屬紼於轎車事者下柩於壙輦出既窆親賓先還者弔哭如別儀國官之長奉玄纁束帛六品以下則掌事者奉玄纁束帛主人受以授祝主人稽顙再拜祝奉以入奠於柩東持罌者入倚罌於壙內兩廂執事者以下帳明器苞牲酒米等物入置於壙內皆藉以版施銘旌誌石於壙戶內置設訖掌事者掩壙戶加關鑰復土既復土內外俱就靈所哭奠左祭后土如葬之儀

虞祭

初下柩於墓掌事者具虞祭之饌設壘洗篚於靈幕西南如常內外既就靈所哭掌饌者進虞祭之饌於靈座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靈座前與少退西面立內外皆止哭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子某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姓郡人鄉君某氏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各隨所稱四品以下則攀號承遠無所追及餘同謹以潔性柔毛剛鬣明姿鄉合鄰其嘉蔬嘉薦醴齊祇薦虞事於考某官封諡四品五品牲柔毛剛鬣嘉薦善淖明齊淩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四品五品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皆哭卑者再拜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纓服著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

如聞喪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子妻妾女子俱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為上周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為上妻妾女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為上周親

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為上內外之際障以帷若婦人在別堂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在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室至苦由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以其精神不在於此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奠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於遂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奔喪

奔喪之禮如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以厥明坐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欲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歎以後至者自用日數凡奔喪齊縗望鄉而哭大功喪者升殯東西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者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婦人奔喪入自闔門側門日闔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則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西房若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內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者升哭拜又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於



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待於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內外

初至墓先拜而後哭於奔喪者盡哀再拜又於隧東被相者禮畢則再拜辭

髮復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升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哭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縗周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再拜

又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再拜遂冠而歸哭就次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於隧西哭盡哀髮如常餘如男子齊縗周以下婦人奔喪哭於隧西餘如丈夫之禮

三殤 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其長殤有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三分減二唯不復魂無含事辦而葬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座其虞視辭云維年月朔日父云告子某若兄云告弟某

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傷至情何可處今以弟祭兄則潔弟曰悲痛無已至情如割今以云謹以

性嘉薦普淖明齊洩酒薦虞事於子某弟某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

不拜者以其從食其祖祝辭末云孫其耐食庶子不耐食庶子之嫡耐如嫡殤禮凡無服四歲以上略與下殤同又無靈筵唯大斂小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以瓦棺葬於園又不奠

初喪聚主 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而後

主各歸其廟藏於祖廟廟有凶事聚也

飲食節 父母之喪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二十兩曰溢一溢升之不能食粥則以為飯菜羹婦人皆以為飯諸縗經之喪蔬食飲水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不飲酒九月之喪猶周之喪

哭節 凡哭斬縗若往而不反齊縗若往而反大功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

居常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設苦枕由寢不脫經帶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為其廢事形衰骨見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常若親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縗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養衰老人喪年五十始衰食雖惡必充虛虛而廢事非禮飽而志衰亦非禮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斬縗唯而不對齊

緘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故喪事不言樂非其時也父母之喪不避泣涕而見人言重喪人來來言已哀無飾也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者言已事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面垢而起謂有官爵者凡廬室之內不與人坐在室之內非時見於母則不入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喪各依間喪日月而除之三年之喪凡見人皆不去經父母之喪

賓客已弔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其未葬必備縗經而後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

有艱未除則子不衣文綵三年之喪雖功縗而不弔謂既練之後服布如大功謂之功縗凡三年及周喪不數問禮則以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間所耐之月為正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爾也

不及期葬 速葬者速虞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期而葬既葬即虞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大祥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為大祥禫而即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必練禫禫之心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

外喪 凡死於外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縗巾帕頭徒跣而從大斂而反亦如之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卒哭而諱凡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母之所諱不言於內妻之所諱不言於其側

追服 小功以下日月過制而聞喪則不追服猶為舉哀降而在總小功者追服之生不及祖父父母諸父母兄弟而父追服已則否謂子生於外者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不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思於人所不能當其時則服之

喪冠嫁娶 因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盡哀乃出

雖雖者明齊縗以下皆可因喪冠也以其冠月固喪大服則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次廬也

通典 卷一百四十 禮一百

禮一百

禮一百

禮一百

禮一百

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殯之小

功則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也父大功卒哭而可

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娶婦已大功卒哭

功濟纜之親除而後婚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

也三年喪如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纒經而受

之受之必正服明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之於

禮不啻於滋味也居重喪者志人遺之雖酒肉受

也三年之喪既葬尊者遺之食則食不避梁肉若酒醴

則辭也見於顏色者則不可

樂禁

父有服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

舉樂於其側大功至則辟琴瑟小功至則不絕樂

主諸喪

凡主兄弟之喪雖疎必虞此謂兄弟或在地方

婚遇喪

娶妻有吉日而婿之父母喪則婿之伯叔父使人致命

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

命女氏受命而不敢嫁婿既免喪女父母使人請之婿

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喪亦如之親迎在塗而

婿之父母死則女素服總總以赴喪其纒服與成服之

禮同婿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婚之禮女在塗而

女之父母死則反婿親迎未至而有周大功之喪則夫

改服於外次婦改服於內次卽位而哭既虞卒哭婿入

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初婚之禮娶婦有吉日而婦死婿

齊纒而往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妻服斬纒

室次節

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謂室室之屬也

居重問輕

諸先遭重喪後遭輕喪皆為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服

其重服其除之也亦服其服而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哭之為位凡言無他室哭於門

內之右近南者謂兄弟小功細麻之親皆是

禮謂後日之變位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

乃更卽位就他室哭如始至之時



神五帝及日月星辰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也乃奏大簇歌應鍾舞池以祭地祇大簇陽聲第二咸也大咸地祇所祭於北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部以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三者南呂為之合四聲五亦用此祀四望姑洗陽聲記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者函鍾為之合函鍾亦名林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次五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所配是以特立廟而乃奏無射歌來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祭之謂之閭宮者夷鍾為之合夾王出入則令奏王夏無射陽聲之下者夷鍾為之合夾王出入則令奏王夏鍾一名閭鍾先祖謂先公先王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凡日月蝕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重奠山之揚州會稽青州之沂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皆在兗州禹在荊州高在吳河州地在雍州恒在并州德猶怪也休音鬼大怪之異災謂天地之奇變若星辰飛霞及地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人去籥藏之可知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懸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慢聲謂侮慢夫樂本性情泮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子則敬仲也莊二十二陳舜之後韶樂在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衰怨刺之詩起王澤竭而不作樂官師誓抱其器而奔散於諸侯益壞缺矣○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漢興樂家有制氏善樂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金石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

奏承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才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備間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通所奏作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高帝姬唐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山姓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帝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日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而五行仍舊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言自製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遵前代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也文帝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武帝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抵歸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之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言習也至武帝乃立樂府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詩夜誦失也夜誦者言辭或說不可宣露故於夜中誦詩也宋詩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用上辛依周禮郊天日也辛取齋戒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然未有本於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城音音姜嫄幽穆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音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哀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響垂於無窮漢之樂有異於此故無得而稱焉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才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曼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王所獻雅樂立太樂春秋鄉射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風諭眾庶其道無由也風化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宜風示海內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殷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

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樂人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沈湎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也○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元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明帝永平三年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四品一曰大子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四曰短簫鑿鼓樂軍中之所用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章帝元和元年籍田元武司馬班固奏籍田歌辭用商頌載芑祠先農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即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眾歌詩多則

前代之舊使王聚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議改爲大子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威熙之舞威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明聖德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均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又奏祀圓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元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絲黑章鞞威熙舞者冠委白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威熙同服奏於朝廷則武始舞者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白布絲黑章鞞威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此三舞者皆執羽籥其餘服如前茲以降至武二舞冠服並同不復重出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爲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鑿鼓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又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

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律鈞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吹籥部十二曲以述聖權功德○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傳元爲之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九年荀勗以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認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蓋採此爲名求得荀勗遂典知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樂事啟朝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武始威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曰宣文舞傳元又作先農先蠶歌詩咸靈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傳元改漢鼓吹鑿鼓還爲二十二曲述以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王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鷟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懷帝永嘉之末俗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尙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



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節本有韻而樂如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大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以戴綬為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末竟而勗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等事軍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勗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歌辭時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

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廟奏文樂承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入上殿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按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梁裴子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羣生之流放天子之於土庶未嘗去其樂而無非僻之心也及周道衰微音失其序亂代先之以忿怒亡國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蕩目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曼為瑛琤會同饗觀則以吳趨楚舞為妖妍纖羅霧縠修其衣珠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賜龍羣臣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夸大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為楚令揚風敗俗莫不在此優音又收反

通典卷一百四十一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樂二

歷代沿革下齊周隋大陳後魏北齊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彥回之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尙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成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邊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承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林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承至之樂太祝裸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承胙送神奏肆夏其羣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兩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黃門班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辭○梁武帝思古樂天監元年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造篇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

筆笏蓋以記事受言無不受言何事笏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謙履暴音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

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承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允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尙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工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

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滌雅取禮記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爲牲雅取左氏傳牲牲肥腍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誠雅取尙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承胙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理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眾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成齊及梁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子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

時禮樂制度衆然有序鼓吹宋齊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入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卽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敗音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以簡文女梁音深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於西州秦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潛然出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世間此以爲何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辨破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備荆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竝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陳初武帝

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承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林和成眾官出入並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圖

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

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

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

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

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眾官出入皆奏肅成牲出入奏引犧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承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宣帝太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詔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贊云奏懋詔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組五奏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即舉麾於殿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燕登奏燮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絳韶進膳奏伯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徵更附益及後主嗣位沈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九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後魏道武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歷分崩頗有遺失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考諸帝樂用八允舞

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祖迎神於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陸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允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子南郊圍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教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破沮渠氏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孝文帝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眾議率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於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高閔令與大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精而閔卒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倪鳳皇陳孝孫戴當千吳賊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復上言其事太師高陽王維

等奏停之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實等奏言仲儒輒持己心輕欲製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語在製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至普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復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謀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禮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今可准古為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為文武而已餘如議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圍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泊於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箏篳篥胡笛胡鼓銅鈸打沙羅胡舞箏

鑄鐘銘上音湯下音答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音全似吟

突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皆初聲

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

佛韻調斐羅胡語直置難解况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

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屬或踊或躍乍動乍息躡

反羌脚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

鐘鼓但聞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

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懸帽帶小鞞自號驚繁爭

人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寬緩蓋驚

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

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絀獨表衰微操絃執箏

雖出替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北齊文宣初尚未改

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鐘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

磬各一筭簾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

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

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子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

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

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難以箛邏迴歌初用八佾作

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寶嘉大

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

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

錄尚書長孫承業各雜巴具後魏事中其臣先人太常卿堂等樹

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負然大備自古相襲

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准現因採魏安豐王延明

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

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武

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

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

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

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

樂為昭烈之舞祿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六代

五代高祖曾祖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為恢祚之舞

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

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

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休德之

舞其出入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

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

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

吹朱鷲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敘功德古文有黃雀鈞

竿二曲略而不用蓋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

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

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

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

樂器皆有衣並同色鼓雜樂有西涼舞舞清樂龜茲等

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

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

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

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

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

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闍官之輩齊唱

和之曲終樂闕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

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

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

差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及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

備六代南北郊零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

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

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零

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

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

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

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

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

降神大濩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

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

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鶯夏鶯音五等諸侯元日獻

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籥奏登歌十

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

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

乃以梁鼓吹熊罷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

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欵附及得其伎教習以

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

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難以高昌之舊並於

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宣

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鷲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魏禪及

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

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

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隋文帝開

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

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

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

論謬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



歌前代功德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以下將罪之  
 謬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  
 不可速成帝意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  
 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  
 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廟朝饗用一調迎  
 賓之宮者享祀之際隸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  
 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  
 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  
 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  
 祕書監牛弘祕書丞姚察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  
 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樂奏  
 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  
 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  
 三恪通已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  
 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  
 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  
 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圓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  
 也禮魂天神最為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  
 奏太簇歌應鍾以祭方澤太簇所以贊陽也  
 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禮也  
 奏蕤賓歌林鍾以祀宗廟蕤賓所以安社稷也  
 奏夷則歌小呂以祀社稷先農夷則所以助稼穡也  
 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獻物秩觀也  
 奏大武以祀天神大武所以示人獻物秩觀也  
 奏宗廟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享祀皆一變皇

帝入出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  
 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殿上奏登歌  
 并文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  
 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  
 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  
 前為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  
 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  
 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  
 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  
 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  
 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  
 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  
 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  
 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  
 感人君性情允協陰陽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並令  
 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道  
 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  
 壽中煬帝為太子時從獵於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  
 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  
 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  
 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制雅樂歌詞煬帝大業  
 元年詔修高祖廟樂雅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  
 違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  
 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  
 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倡優雜戲咸來萃  
 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  
 也○大唐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勵精文教貞觀之初

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  
 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即呂才習音  
 韻協律即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為之折衷漢以來  
 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禋地迎牲飲  
 福酒今夕牲禋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  
 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承為名梁以雅為名後  
 周亦以夏為名隋氏因之今國家以和為名旋宮之樂  
 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賜嘉二年  
 復廢累代會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反  
 謂之啞鐘祖孝孫始為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合四十  
 八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其十五和樂其  
 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  
 和音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又制文舞武舞文舞朝廷  
 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鐘磬祝歌晉  
 鼓節鼓琴瑟箏筑等笙簫笛篪篥于鏡鐸撫拍舂牘  
 謂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其曲度  
 章句而分始終之次焉  
 夾鍾宮元大曆十四年國諱改焉和一變 黃鍾角元和一變  
 太簇徵元和一變 姑洗羽元和一變 右四曲冬至  
 於圓丘大祭奏之以文舞六變降神替昭夏若祭五方  
 上帝日月則黃鍾宮奏元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  
 神皆奏一變  
 林鍾宮順和二變 太簇角順和二變 姑洗徵順和  
 二變 南呂羽順和二變 右四曲夏至於皇地祇大  
 祭則奏之以文舞八變降神替昭夏若祭祀社稷及神  
 州籍田則於太簇宮奏順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  
 神皆奏一變















轉相因隨允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  
 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易為  
 暗解曰得越人牛鬻則流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鬻果得  
 者時阮咸蓋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易新律  
 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易自以為  
 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己乃出咸為始平  
 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易以校己所理鍾石絲  
 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梁武帝天  
 監元年下詔博採古樂竟無所得帝既素善音律詳悉  
 舊事遂自制立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亮廣九寸直長  
 九尺臨岳高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元英通應鍾絃  
 用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鍾絃用二百  
 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  
 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  
 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百  
 四十二絲長七尺二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  
 百九十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百八十九絲  
 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  
 四分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  
 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三分大強無  
 射絃用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強因以通聲轉  
 推用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黃鍾笛  
 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  
 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  
 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  
 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  
 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效古夾鍾玉律

并周代古鐘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旋以七聲莫不  
 和韻○陳山陽太守毛爽習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  
 學之於爽周歲之日日異其律冬至之日以黃鍾為宮  
 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  
 蕤賓為變徵隨月異宮匝歲而復○後魏孝明帝神龜  
 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  
 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  
 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渺至後漢熹平末張光  
 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  
 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常覽  
 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  
 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  
 雖不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  
 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  
 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  
 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木  
 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少長  
 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  
 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諸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  
 取聲之本清濁諸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  
 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  
 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按後  
 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羽  
 角徵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  
 公孫崇上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  
 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序自是不足何者黃

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  
 鍾為徵則一任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探眾聲配成  
 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微濁而宮  
 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  
 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  
 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  
 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減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  
 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  
 儒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准不妙若如嚴嵩父子  
 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清濁  
 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准形如  
 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 絃令與黃  
 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下柱有高下  
 絃有麤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攪者迎前拱手又  
 按房准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  
 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准一  
 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  
 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離朱之  
 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  
 使入常准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  
 器宜精妙其准平面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  
 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  
 又中絃蠶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  
 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  
 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  
 不動即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  
 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高微既定又依

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爲主清調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然後錯採眾聲以文飾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畧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儒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尙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奇哉但仲儒自省庸淺才非瞻足正可蠹識音韻穢言其理致耳時尙書蕭寶實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或通曉仲儒雖繼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諸上遵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候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

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筆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撿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鐘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展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指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並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通鍾律徧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箚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並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入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

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眾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鐘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鐘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推黃鐘宮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眾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安舊以學問推爲儒首帝素不悅學不知樂安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元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唯取黃鐘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篋篋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嬰殿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竟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安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詞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安因陳用黃鐘一



以後國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乾元  
元年三月肅宗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聲或  
有錯差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  
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  
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  
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定太常進入上  
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  
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  
五音送太常又於內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  
之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樂五

歌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其上下知草木之有柯葉談文曰詠歌也從言永聲也爾雅曰徒歌謂謠齊歌也○虞書曰九功惟序九

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者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以勸之使致勿又帝庸作歌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

因庶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交不忘危也救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之治功乃起百官

之業乃廣泉陶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乃廣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又歌曰元首叢脞股肱

乃廢以成其美廣首加孟反又歌曰元首如故則臣懈帝情哉萬事墜哉萬事墜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帝

王世紀曰舜恭已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分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民之愠今

○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昔有娥氏二女居九歲壘天帝使鸞夜

五色北飛不反二女覆以玉篋既而視之鸞遺二卵陽真山天大風晦冥迷入室主人乃乳或曰后来是

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入乃取以歸曰為我子誰敢取之後析瓊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

有命矣乃作歌奔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南征隈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昭王乃封之西翟

徒宅西河追思故處作歌始夏太康失道政游十旬弗為西音此蓋四方之歌也

反其弟五人待于洛納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周禮春官太師祭祀帥誓登歌小師掌教絃歌教誦教誦

謂琴瑟歌依詠詩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於有詞徹樂記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

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

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槩木居中矩句中

鉤纍繫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有如此下貴人聲也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引其聲也嗟歎和

權之也○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饒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

行雲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城東之齊至雍門賈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纒梁三日不絕左右謂

其人不去也又過逆旅人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

還復為曼聲長歌眾皆蹙蹙舞不能自禁非向之悲也乃厚賂遺之故雍門之善歌哭即韓娥之遺聲也

曰曼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人皆化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漢有虞公善

歌能令梁上塵起武帝時李延年善歌為協律都尉○但歌四曲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

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齊有朱願仙善響讀曲齊武

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為樂令精解聲律初改四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四曲又製江南歌當時絕今斯宣達

選樂府少年好手進內習學吳弟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絕○大唐貞觀中有尚書侯貴和妾名麗音特善唱行天清暢舒雅

含嚙姿態有喉牙吐納之異後改號方等女亦傳其母伎方等卒後有郝三寶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寶歌之

諸女隔簾聽之發聲便笑三寶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終身做效何忽嗤笑女曰上客所為殊有乖越請一聽之始發一聲三寶便拜伏曰真方等聲也誠遠所不及也

雜歌曲

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大唐顯慶二年以上以琴中雅樂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令所司臨習舊曲至三年十月太常

寺奏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算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

能歌白雪者臣今准勅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樂府奏正

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奏和雪詩十六首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

付大常編於樂府○明君漢曲也漢宣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待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

射人棟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為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製新歌曰我本漢家

子將適單于庭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晉文王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

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為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吳歌雜曲並出江

東晉宋已來稍有增廣凡此齣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

通典 卷一百四十五 樂五

類是也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琵琶尤發新聲故傳元著書曰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感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代越古今而無麗何但夔夔以後皆孫宋等之遺則○鳳將鵲漢代舊歌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鵲然則鳳將鵲其來

久矣特由聲曲訛變以至於此矣○碧玉歌者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之○懊儂歌石崇綠珠所作絲布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擗齊高帝謂之中朝歌○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歌造此聲晉孝武帝太元中瑯琊王

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以前人歌歌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歡聞否以為送聲後人演其聲以

為此二曲宋齊時用莎乙子之語稍訛異也○桃葉歌者是晉王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充所製也○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婢婢有情好甚篤嫂嫂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

與郎相見○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為魯軌所殺宋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時音收殮殮之達之妻帝長女也呼時至閣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讀曲歌者宋人為彭城王義康所製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從彭城王義康於章郡義慶時為江州至鎮

相見而哭為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為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窻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無諸年少娉婷無種則昌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名在竟陵質嘗為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歌謠道暢

因作此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樓中美人少出入見依投○莫愁樂者出於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襄陽樂者劉道彥為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戶豐贍蠻夷順服悉緣沔而居由此有襄陽樂歌也隨王誕作襄陽樂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刺史夜聞羣女歌謠因而作之

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其歌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曲隄上諸女兒花豔驚耶目○壽陽樂者南平穆王為荊河州作也○棲鳥夜飛者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荊州來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三洲歌者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洲曲而作采桑○估

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常游樊鄧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清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教歌者常重為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為商旅行○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曼隨母人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

謠云楊婆兒其戲來所歡語說遂成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襄陽

鞞銅蹄者梁武西下所作也沈約又作其和○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邪句○常林歌者蓋宋梁間曲宋代荆雍為南方重鎮皆王子

為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為樂土故宋隨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宣城

投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宣城在荆山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為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長為常○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恆與宮文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采其尤輕豔者以為此曲○曉壺者蓋是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為驍壺是也○汎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

造新聲期萬歲樂藏鈞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賜神仙留客擲磚轉命關雞子鬪百草還舊官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舞 夫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親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樂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而為樂總千而立山總持千橫

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觀皆坐周召之治也武觀武之治也皆坐且夫武始北出孟津時再

成而滅商成猶委也再三成而南而南分陝東西而成而南國是

疆疆有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而治之也六成復

綴綴以崇止也崇充也七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而

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木鐸以

方也每季四伐一週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師而舞山

川之祭祀教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教舞師而舞

四方之祭祀教舞師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

謂等也曠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熟氣也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凡舞有敝舞有羽舞有皇

舞有旒舞有干舞有人舞鄭云敝舞者全羽羽舞者

衣飾翬翠之羽旒舞者牛之尾舞者兵舞者舞者

手舞社稷以敝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施兵事以

也皇舞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

為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

人山川以旱暵以皇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

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籥者有持籥詩云左手籥右手籥籥祭則鼓籥籥之舞也

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

之先武舞持未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

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又曰東夷

之樂持牙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

夷之樂持箠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

八人每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翁之容行綴長短之制

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

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

雜舞曲

通典 卷一百四十五 樂五

公莫舞卽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

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

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

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巴渝舞

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閩中范因率賁人以從帝

為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鬪及定三秦封因為閩中侯

復賁人七姓其俗喜舞高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

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為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

渝安臺弩渝行辭本歌曲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

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左皆製其辭○槃

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謂之世靈舞也張衡舞賦云歷

七槃而縱躡王粲釋云七槃陳於廣庭顏延之云選閩

閒於繁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為舞也干寶

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為晉代靈舞於手以接槃反覆

之至危之象言晉代之士至宋改為宋世靈至齊改為

齊代昌舞今謂之槃舞魏清部樂中○鞞舞未詳所起

然漢已施於燕亭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直

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

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

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

充之黃門僅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明之君漢代鞞曲

也梁武帝時改其曲詞以歌君德也○鐸舞漢曲也晉

鞞舞歌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鞞舞一篇鼓舞妓六曲

並陳於元會鞞舞故二八桓元將即真太樂遺厭伎尚

書殿中郎袁明子啟增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

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鞞舞梁謂之鞞扇舞也

舞扇舞今並亾○白鳩吳朝拂舞曲也揚州拂舞序云

自到江南見樂府舞曲或云白鳥鳩云有此來數十年

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

以鞞舞巾拂舞陳之殿廷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

疑是吳舞也晉伊歌云皎皎白紵節節為雙吳音呼紵

為紵疑即白紵也梁武帝又令沈約改其辭乃有四時

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

全殊○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

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

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謝

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

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廟庭鶴舞馬舞竹書穆

天子傳亦有之宋鮑昭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

樂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廡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

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五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樂六

清樂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承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賁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渺隋室以來日益淪缺○大唐武太后之時猶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 白雪 公莫 巴渝 明君 明之君 鐸舞 白鳩 白紵 子夜 吳聲四時歌 前溪 阿子歌 團扇歌 懊儂 長史變 督護歌 讀曲歌 烏夜啼 石城 莫愁 襄陽 棲鳥夜飛 估客 楊叛 雅歌 曉壺 常林歎 三洲采桑 春江花月夜 玉樹後庭花 堂 泛龍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 其吳聲四時歌雜歌春江花月夜並未詳所起餘具前歌雜曲之篇又七曲有聲無辭 上林 鳳曲 平調 清調瑟調 平折 命嘯等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當江南之時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梁以前舞人並十二人梁武省之減用八人而已合二人巾巾幘緋裙舞四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漆鬢善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舞容閑婉曲有姿態沈約宋書惡

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土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為比樂用 鐘一架 磬一架 琴一 一絃琴一 瑟一 秦琵琶一 臥笙篪一 筑一 箏一 節鼓一 笙二 笛二 簫二 篴二 葉一

歌二 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 明君 楊叛 曉壺 春歌 秋歌 白雪 堂堂 春江花月夜等共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中訛失與吳音轉遠以為宜取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

郎子郎子北人聲調以失云學於俞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後清樂之歌闕焉又闕清樂唯雅歌一曲辭典而音雅聞習記其辭信典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調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昔唐虞說三代舞用國子欲其早習於道也樂用瞽師謂其專一也漢魏以來皆以國之賤隸為之唯雅舞尙選用良家子國家每歲關司農戶容儀端正者歸太樂與前代樂戶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有萬數

坐立部伎  
安樂後周武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戰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縷皮帽舞踏姿制猶作羌胡狀○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者擊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為衣象其伉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八歌太平樂舞并以從

之服飾皆作崑崙象○破陣樂大唐所造也太宗為秦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有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卽位貞觀七年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鷲鶴翼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陳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往來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發揚蹈厲聲韻慷慨和云秦王破陣樂饗宴奏之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人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亦不忘於本也古樸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宏濟之盛烈為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豈得為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為過矣其後若殿廷奏天子遊位公卿以下坐宴者皆與焉○慶善樂亦大唐造也太宗生於武功慶善宮及既貴宴宮中賦詩被以管絃舞童十六人皆進德冠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踏安徐以象文教洽而天下安樂也正至饗宴及國有大慶奏於

庭先是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高宗時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議曰稱雅二舞華典與今所奏皆祖宗盛德而子孫樂之歡心義均節夏用兼觀之禮並謂○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絛文甲持樂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遠東而邊隅大定也○上元樂高宗所造舞八十八人衣畫雲水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八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歲寶祚彌昌○光聖樂高宗所造也舞者八十八人烏冠五絛

與七六一

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振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其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賽郊廟自武太后革命此禮遂廢自安樂部謂○燕樂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至是增為十部伎其後分爲

立坐二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後周平齊所作周代破陣樂四也六上元樂高宗所造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八光聖樂高宗所造生部伎有六部一燕樂張文收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五龍池樂元宗所作六破陣樂元宗作生部伎也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采古朱雁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爲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景雲舞八人花錦袍五色綾袴綠雲冠烏皮靴慶善舞四人紫綾大袖絲布袴假髻破陣樂舞四人緋綾袍錦袴排綾袴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金銅帶樂用 玉磬一架 大方響一架 笛箏一 筑一 臥篳篥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一 大琵琶一 小琵琶一 大五絃琵琶一 小五絃琵琶一 吹葉一 大笙一 小笙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大簫一 小簫一 正銅欽一 和銅欽一 長笛一 尺八一 短笛一 指鼓一 連鼓一 一 鞀鼓二 浮鼓二 歌二按此樂唯景雲舞近存餘並亡○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造也舞十二人畫衣冠也○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畫衣五綵鳳冠○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時宮中養鳥

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鸚鵡養之久則能言名吉了音○龍池樂元宗龍潛之時宅於崇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爲池瞻氣者亦異焉故中宗末年汎舟池內元宗正位以宅爲宮池水逾大欄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舞有七十二人冠飾以芙蓉○小破陣樂元宗所作也生於立部伎破陣樂舞四人金甲胄自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唯龍池樂備用雅樂笙磬舞人躡符妙解琵琶初唯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高宗之末其伎遂盛流於時矣自武太后中宗之代大增添坐伎諸舞隨亦寢廢

四方樂 周官誅師掌教誅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夷樂 夷樂四夷之樂亦凡四方之舞以舞仕者屬焉又有鞀鞀氏上音屢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之謔亦如之作先王樂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東夷之樂曰侏離離言陽氣所通萬南蠻之樂曰任任言陽氣懷任 西戎之樂曰禁禁言陰氣始通北狄之樂曰昧昧言陰氣用事萬禁止萬物生長 物形暗昧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兵獻其聲而已自周衰此禮則廢○東夷二國高麗 百濟○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鞋五色綃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瑠

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襪雙雙併立而舞樂用 彈箏一 搗箏一 臥篳篥一 豎篳篥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義箏笛一 笙一 橫笛一 簫一 小篳篥一 大篳篥一 桃皮篳篥一 腰鼓一 齊鼓一 搗鼓一 貝一大

唐武太后時尙二十五曲今唯能一曲衣服亦寢衰敗失其本風○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篳篥笙篳篥歌○南蠻二國扶南 天竺○扶南樂舞二人朝霞衣朝霞行纏赤皮鞋隋代全用天竺樂今其存者有羯鼓都曇鼓毛員鼓箏橫笛篳篥銅欽貝○天竺樂樂工阜絲布幘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破舞二人辨髮朝霞袿袿若今之僧衣也行纏碧麻鞋樂用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箏橫笛鳳首篳篥琵琶五絃琵琶銅欽貝其都曇鼓今亡○西戎五國高昌 龜茲 疏勒 康國 安國○高昌樂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皮帶紅抹額樂用 答臘鼓一 腰鼓一 雞婁鼓一 羯鼓一 簫一 橫笛一 篳篥二 五絃琵琶二 琵琶一 銅角一 豎篳篥一 笙一○龜茲樂二人阜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四人紅抹額緋白袴奴烏皮靴樂用 豎篳篥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橫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毛員鼓一 雞婁鼓一 銅欽二 貝一○疏勒樂二人阜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袴白絲布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鞋赤皮帶樂用 豎篳篥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橫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雞婁鼓一 雞婁鼓一○康國樂二人阜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袴襪舞二人緋襖錦袖絳綫渾襜袴赤皮鞋白袴奴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用 笛鼓二 正鼓一 小鼓一 和鼓一 銅欽二○安國樂二人阜絲布頭巾錦袴襪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奴赤皮鞋樂用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豎篋篋一 簫一 橫笛一

大軍策一 雙軍策一 正鼓一 銅鈸二 篋篋

一〇乞寒者本西國外藩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令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漢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記曰立秋之日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景雲二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亾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觸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揮綸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一月救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〇北狄三國鮮卑吐谷渾耶落〇北狄樂皆為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真人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皇太子企俞也其餘不可解咸多可汗之詞按今大角節後魏代遲迴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詞北虜之俗皆呼主為可汗吐

谷渾又慕容別種如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其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詞似是姚萇時歌其詞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大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受於侯將軍貴昌并州人也亦代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代相傳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唯琴曲有胡笳聲大角金吾所掌〇龜茲樂者起自呂光破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亾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有唐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代傳其業至於孫妙達尤為北齊文宣所重常自擊胡鼓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為后西域諸國來賡於是更有龜茲至隋有西龜茲齊龜茲大盛於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帝大聚長安胡兒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難以新聲引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致樂伎後其國王王子為沙門來遊中土又得傳其方伎宋代得高麗百濟伎魏平馮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合西涼樂凡七部通謂之國伎隋文帝平陳得清樂及文康禮畢曲而黜百濟至煬帝乃立清樂龜茲西涼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傳寫其聲而不列樂部〇高昌樂者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昌伎隋文帝開皇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官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獻先於前奏之胡夷大驚大唐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進謙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唯十部龜茲疏勒安國康國高麗西涼南蠻北狄國俗高昌謙樂清樂伎天竺凡十部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髮令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

繩下〇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為時重諸樂咸為之少廢

散樂隋以前謂之百戲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〇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輝耀日先以兩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〇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跛行鸞食齊王捲衣竿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拊戲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〇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〇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技孫興公賦造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省焉〇梁又設跳鈴劍擲倒獼猴幢青紫鹿緣高絙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〇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武及諸異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趨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〇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鬪漫俳優傀儡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〇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即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行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〇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

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地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樂千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綉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繡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鬘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錦爲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厥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繒綉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箝管以上萬八千人

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爲常焉○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割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大唐高宗惡其驚人敢西域關津不令人中國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鋸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下吹筆箠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種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以以杯謂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踏伎躑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橈球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子等戲元宗以

其非正聲置效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用筆葉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大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並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窟礪子亦曰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閩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所奏部伎並取當時進止無准定

前代雜樂

鼓吹者蓋籥簫鏡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籥之屬非籥鼓合奏別爲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籥鏡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葢葢卽笳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籥短籥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帝元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

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薛川太守謝瑒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爲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擣擊杜茂戰歿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尙爲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諸事翼以鼓吹賞尙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各製曲辭以頌功德焉至隋亡○西涼樂者起符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後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項琵琶堅篋篋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揚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聲調志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代豐曲有于闐佛曲工人平上曠排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其樂器用 鐘一架 磬一架 彈箏一 擗箏一 臥篋篋一 豎篋篋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簫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長笛一 橫笛一 箏鼓一 齊鼓一 擔鼓一 貝一 銅鈸

二今○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諡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其曲有散華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器有笙笛簫篳鈴鞀鞀等七鐘三懸爲一部工人二十二人今亡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樂七

郊廟宮懸備舞議 魏 宋 樂 大唐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屬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宏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園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議曰說者謂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祀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比之為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韎音莫拜明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韎韍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苞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約之舞尚書盧毓奏叶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

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博士趙怡以為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按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待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已唯承漢氏部武魏承舜又周為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約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大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約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首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以兼雲翹祀園丘以育命記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園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宋武帝永初始調金石文帝元嘉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二年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園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呂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為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祿馨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漢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太始之初傅元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太康中荀蕃受詔成父鼎業定金石四懸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舞象未陳懼闕備禮方茲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報功有闕於廟享

謂郊廟宜設備樂於是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秋議○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懸按周官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敔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文按所以不宮懸者事人禮緝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為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應施用耳○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繼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衣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籥笛歌鼓等於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設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曰文舞奏元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者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者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勅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俱以慶善樂不可降願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曲依舊迄今



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武舞既不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依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而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年中所造武舞華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 二變象虎 三變象豹 四變象熊 五變象鳥 六變象魚檢按禮記武舞唯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坐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徧修入雅樂只有一徧名九功上元舞二十徧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舞未畢今更加破陣樂慶善樂恐獻配以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上元舞三曲並請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於事為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成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漢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勅於園丘方澤大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位高皇在位 尊號天皇以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

元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卽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威者其聲麤以厲愛心威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使爲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成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者人並容貌最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準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簇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祀卽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但太簇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鍾請改爲應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

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皐飾工人恆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襟袖又以樂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而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議修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瓘合博士韋迥直太常李尚冲樂正沈元福等以禮記合禮記中禮記等說前後所行樂章爲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隋太常卿相傳有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奏趙方等所說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稻又令太常令孫元成更加整比爲七卷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酒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元和之樂禋祀首送神用林鍾宮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代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皇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徵俎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神咸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成大韶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

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 宋 大唐

未顏竣七旬議曰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準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眾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於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知音代算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為宣化之舞大豫為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悅彼後昆前漢祖宗廟處所各異王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殿庭其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祗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之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為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以配天為義

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為五帝後冬至所祭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荀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東平王蒼以謂前漢諸祖別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禘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廟之禮晉氏以來登歌頌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其庭亦非嫌也魏

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任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於茲鍾律革音播鐘鑄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屬於蒸嘗爰制典司加崇稱號循聲竅實破闢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承錫之舞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別歌議並同○大唐貞觀十四年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閣秘書監顏師古議曰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瓞詩云蒼蒼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發貞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辭太祖景皇帝述肇沮漆教漸幽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允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承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不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啟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象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祐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陳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禮者禮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時之祭而不徧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闔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

倦怠矣有司跋彼義倚乙利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頌宴享猶舞六代不知有司跋倚不敬已大若依蕭讓用六代樂者郊既有迎神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備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垂仲尼遵夏朝之旨若三獻禮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陳武帝欲設備樂有司議以梁武帝議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感服

舞佾議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為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為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為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一例輒減二人通降太平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

宗廟迎送神樂議宋

沈約宋書曰東晉及宋太祖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恆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意以為並垂其義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恆安故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歆詩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適歸歸於天也此蓋言神有去來則宜有迎神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有迎尸送尸今近代雖無尸豈可無迎送之禮又傅元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太祖迎神於廟門奏嘉

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生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闕此唯靈宅主安於兪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彌非降神之敬備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即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迺此迎神失之以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武帝制曰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尚書有高宗彤日之文詩著絲衣繹賓尸之作故儒者說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日彤周以為繹彤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為祊此豈不以神靈不測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已絕灌地之禮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今可得言主非神神非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彌會陰陽不測之理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散齋不廢樂議後漢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晉

晉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引太始間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尊卑雖殊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準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又按秦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循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夷故謂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太常蔡謨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傳曰國卿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敎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準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至於隨時之宜或樂制未備非守

禮之官所裁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典拜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又言臨軒三公不應有樂禮無其文按衛宏所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揚賓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庸於樂

###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晉司律中郎將陳頌云昔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更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璧壘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篚饌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又叔孫通所製漢儀後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樂歌詩十二篇三元肇發羣后奉璧趨步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議鹿鳴之失似悟音謬還製四篇復襲前軌

###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唯詩雅云武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髮

備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即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元述具存

###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以相示郊特性云翼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職云大祭祀帥管登歌金奏擊拊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爲鼓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德德深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深荀在廟中嘗見文王善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按登歌各頌祖宗之功烈去鐘徹竽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曰於穆清廟於香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偏聞之也檢以經記悉施郊廟耳非元日所宜奏也若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升工席殿以歌祖宗君臣相對便應涕淚豈可獻酬舉爵以申歡宴邪若改辭易旨苟會一時則

非古人登歌之義

###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節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舉則無樂按膳大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 巴渝舞雜武舞議

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至明帝景初元年尙書奏考按三代禮樂遺典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威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管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次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正德舞爲前舞大豫舞爲後舞建武二年有司奏宋承晉氏郊廟之樂未有名稱直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是改前舞爲凱容謂之文舞後舞爲宣烈謂之武舞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晉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昭業等兩舞承天空誤二容竟自無據按正德大豫二舞卽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凱容舞則執籥翟此卽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牟管有干戚牟管漢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傳習至今不改瓊識所造正是雜用二舞以爲大豫耳夷蠻之樂雖陳宗廟不應雜以周舞也遂皆稱雅正以爲盛德歷代景行所差實遠



皇后樂議 隋

魏文帝黃初二年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四懸之樂當銘顯其均族次第依太祖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尙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議奏可○隋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芭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場帝大業元年祕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鐘磬奏曰房內樂者主爲王后絃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由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警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元曰燕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請以歌鐘各設二簋土革絲竹並副之女伎教習朝燕則用之詔曰可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 梁 大唐

梁武帝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襲議謂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人時無樂至上宮容入方奏樂天監中掌賓禮賀場議按禮賓入而懸與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愚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制曰宜場又議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舊東宮儀注既不奏樂府有綴是舊儀注關制曰學者今止充應猶未見其儀更可議曰按禮記云天子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

也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制曰依議場又議上宮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今未審東宮元會同不制曰宜同○大唐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執率更寺閻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詔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嫫黷無廁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薨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

娥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咬動心盡或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登化伏願並令禁斷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晉

晉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與曹耶虔蘇議謂輿駕度宮雖爲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國哀廢樂議 過密不設懸議 晉 大唐

晉有后喪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尙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廷也於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大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承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祗耐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典典爲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大曆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尙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去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過密懸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公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尙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救付所司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晉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尙書堯崩四海過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以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宴會眾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 晉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



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哀樂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虔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但先人血記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太后父喪廢樂議晉

晉征北將軍褚裒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為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為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籥之音實聞於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為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皇后母喪廢樂議晉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唯宜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

而無服三月之內猶綴緘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啟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誦論

公主喪廢樂議晉

晉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勗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三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晉

晉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眾子經無明據於義為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大臣喪廢樂議周

禮記檀弓曰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入厯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射以甲子死樂以疾日不舉樂大臣喪重於疾日○晉賀循議曰上車騎大將軍未葬表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為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宮庭發明大節以此為盛與樂實同接禮於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忌月不廢樂議晉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勗護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納所議○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以十二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為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兵

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編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族居三輔陵邑以爲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竇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單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元宋謝晦劉義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王李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密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爲國家之永圖元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又安財穀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窮除蠻吐蕃喪師者夫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蓄爲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被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級一二十實以邊帥節度使請爵官易州遂城坊州安塞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題在行開無自身者開輔及

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豐天寶末無不驚矣唐耗天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幸於下若斯之甚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幸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奪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木小終爲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那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結刃委之專宰刑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爲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閻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鵠鶴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眾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擲眾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斯可矣

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刃旗而克麻秋宋武魔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突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眾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摭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皆伺隙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言頗相類者即與漢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末

第一敘兵 收眾 選擇附 立軍 今制附  
論將 搜才附  
第二法制附 雜教令附  
第三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察而後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審察  
第四開謀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示信 示義  
第五撫士 明賞罰 賞復不均致敗 行賞安眾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眾悉恐 敵 聲威人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附  
第六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強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佯敗引退取之 偽稱敗息敵取之 引退

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

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示退

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

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甘言厚幣乘

懈襲之

第八選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饑以持久弊之 因敵饑乘

其弊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

力疲夾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

虜掠被追襲敗 抽軍 卑辭怠敵 稱降

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

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

軍相繼 我寡敵眾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

戰 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

離 假託安眾

第十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候并

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

水泉隔山取水越出度險附 據倉廩

第十一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同 軍師伐國若

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

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附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

勢 力少分軍必敗

第十二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

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勿攻 總論

其地形附 勵士決戰 眾寡勢百相懸勵

士攻其師 乘卒初銳用之 激怒其眾

第十三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攻城戰具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

兵附 火獸附 火禽附 火盜火弩附 敵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附 敵

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渡水附 禦敵水軍

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

敵心計

第十五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大陣動

則亂因乘而敗之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散眾 風雲氣候雜占

附

兵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 謂下五事 一曰道 二

曰天 三曰地 四曰將 五曰法 制道者令人與上

下同意也 謂道之以政令 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

不 倨者疑也 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 故與處存亡之難

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言以地形勢不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

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況無算乎 吾

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 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

萬之眾舉矣 夫暴師則國用不足 夫頓兵挫銳力屈貨

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 雖當

用兵之術不 兵聞拙速以速勝未觀巧之入者也 其

能防其後患 兵聞拙速以速勝未觀巧之入者也 其

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藉猶賦也言初賦人

兵也始載糧運因食於敵遠方人國因糧取用於國因

而動兼惜人力毋庫之運不至於三也 糧食因敵也

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取資用於我國糧食因敵也

晉師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言兵者凶器久則

逾年不歸卒為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 不盡知用兵之

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 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

伯見襲鄭之利不顧歸而亡之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

上破國次之 敵國來服為上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萬二

百人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自一校下 全伍為上破伍次

之至五人也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未戰而敵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

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之糜軍 糜也又繁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

中御 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夫治國尚

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

軍國一政以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而君不知其變

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 不知三軍之權

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 君既關於用臣不知權

變而謬以為勢位則非其人則舉措失所 三軍既惑且

疑則諸侯之難至矣 鄰國諸侯因其垂鑄作難而至也

教兵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 周因井田以定兵賦 夏官司馬掌

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井

之制地方一里為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成十為終 終





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名伍一比兩一闌卒一  
 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為旅五百  
 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為軍萬二千五百  
 二月五百象問也○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脩  
 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圍  
 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  
 所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乃作內政而寓軍  
 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之里以  
 為三軍擇其賢人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  
 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過者行賞罰則百姓通  
 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  
 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  
 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  
 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  
 之鼓中軍則公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  
 振旅因蒐軍政因蒐軍政以田曰獮治兵因治兵是故卒伍政  
 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遽徙故卒伍  
 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  
 福死喪同郵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  
 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  
 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  
 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習之士○司馬穰苴曰五  
 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  
 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  
 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  
 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頭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

將軍居之六韜五摩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  
 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  
 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  
 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為一或離而一說凡  
 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  
 列頭有二列為火立火有長五火為隊五十人二隊為  
 官百人二官為曲立曲有頭二曲為部四百人二部為校  
 八百人二校為裨立裨有軍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  
 立尉○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  
 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五分為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為一隊計五十  
 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  
 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  
 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  
 五十人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人  
 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其知復遺幕尺丈已定且以  
 二萬人為軍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  
 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  
 幕橫列十八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

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  
 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  
 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闊十  
 五步計當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  
 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  
 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  
 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  
 從此以後分學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  
 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六寸地  
 併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庭即五步以上下幕  
 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  
 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為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  
 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  
 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隊餘又五人押官一人隊  
 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樣旗二人即充五十至  
 於行立前卻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  
 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  
 人陳散計會隊內少者勸不救所由斬  
 今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 別奏八人 副二人 分掌軍務 奏 判官  
 二人 典四人 總管四人 工主左右虞候 二 子將八人  
 委其分行 陳辦金鼓 執鼓十二人 吹角十二人 司兵司  
 及部番 儀各二人 倉司騎司 城局各一人 每隊五十八押官 一人 隊頭  
 倉司騎司 城局各一人 每隊五十八押官 一人 隊頭  
 一人 副二人 旗頭一人 副二人 火長五人 六分 支甲八  
 分 支戟一分 支弩一分 支棒三分 支弓 纛大將六口中  
 箭一分 支槍一分 支排八分 支佩刀 纛大將六口中  
 管建出引軍門旗二口 色紅八幅 出前前列門鎗二根 以  
 豹尾為刃 槎 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五方



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  
 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應請謁之情堪聞謀  
 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  
 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  
 疆徹札戈鋌劔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奪旗斬將堪陷  
 陳者趨捷若飛踰城越堦出入無形堪窺覘者趨起驚  
 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釣或負六百斤行  
 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  
 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罪犯者父  
 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墮入  
 虜欲昭迹揚名者贅音章  
 鏡反

兵二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儲械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用也道者權路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故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武法是謂必取文武武法是謂必取文武文思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眾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思不可純任軍政曰言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相聞政為鼓鑄鑄金也鑄其音聲以為耳候音聲以為耳候指鹿以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齊一耳目為目候齊一耳目知進退齊一耳目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一耳目之法齊一耳目以法教使強紛紛紜亂而不可亂若亂以金間之弱不得相論紛紛紜亂而不可亂若亂以金間之紛紛紜亂而不可亂若亂以金間之紛紛紜亂而不可亂若亂以金間之

法制附

太公曰教戰之法必申三伍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法必申三伍之令旌旗指麾陳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旌旗指麾陳而方之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而合之絕而解之人馬之力令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人馬之力令士一人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百人百人學戰教成戰教成三軍之眾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戰教成三軍之眾又覆軍誠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又覆軍誠法曰諸軍門吏士不得刈稼積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門吏士不得刈稼積婦女違令者斬又曰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

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瘡即給醫藥使使歸而葬此堅軍謹視之醫不即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坐坐陳將持兵謹視之醫不即治無謹諱動搖有起離陳者斬軍門常交戰謹出入者若無謹諱動搖有起近敵當譏呵出入者三略曰軍中巫祝不得與軍人卜近敵當譏呵出入筮吉凶為其謀惑軍士也○周末吳王闔閭以孫武為筮吉凶為其謀惑將而謂武曰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將而謂武曰可小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武分為二隊以人乎曰可於是出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王寵姬二人各為左右手背背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右手右左右手背背婦人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視右手後即視背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令五申之於是鼓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不熟將之罪也復又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而不如法者又曰約束不明申史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子從臺上觀見且斬史士之罪也乃欲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愛姬大駭趣使下非此二人食不甘味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而將將非此二人食不甘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在軍君命有所不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長於是復鼓之婦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吳子曰兵既整齊王試下觀敢出聲者於是武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子曰將軍罷休就唯王所欲用之雖舍寡人不願下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舍寡人不願下武廬知孫子能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晉伐廬知孫子能卒以齊阿鄆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音而燕侵河上齊師取齊阿鄆績晏平仲薦司馬穰苴又能附眾武能威敵景公以為績晏平仲薦司馬將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闔伍之將率兵扞燕晉之中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中中士卒未附百姓所重者以監軍乃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

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乃至中會於軍門穰苴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也穰苴穰苴曰何後期為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曰將受命之日則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之急則忘其身今外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外公寢不安席食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送乎召軍正問曰莊賈以徇三軍士皆震懼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莊賈以徇三軍士復反所侵之地○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復反所侵之地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持盾養智者為謀士弩強者持旌旗勇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戰陳三鼓趨食四鄉里相比什伍相鼓白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孫臏曰用騎鼓白辨五鼓就行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有十利一曰迎敵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四曰迎敵擊後使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曰敗其津關發其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八曰攻其懈怠出曰掠其田野係繫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曰掠其田野係繫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聞故名離能合能散能集離合之兵也○後漢魏武軍令吾將士無張弓弩於軍離合之兵也中其隨大軍行其欲試調弓弩者得張之不得著箭犯中其隨大軍行其者鞭二百沒入吏不得於營中屠殺賈之犯令沒所賣者鞭二百沒入吏及都督不糾白杖五十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行及都督不糾白杖三里辟子戟結幡旗止鼓將至營舒幡旗鳴鼓至營訖三里辟子戟結幡復結幡旗止鼓違令者髡髮以徇軍行不得斫伐田中復結幡旗止鼓違五果桑柘棘棗○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五果桑柘棘棗什伍皆就船整持檣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什伍皆就船整持幢幡旗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幢幡旗鼓各隨將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違令者斬○步

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瞻住者結屯住幟後聞急鼓音整陳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陳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陳兵疏數兵曹舉白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陳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陳臨陳皆無譁譁明聽鼓音旗幟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臨戰兵驚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罪無將軍令有妄行陳開者斬臨戰陳騎皆當在軍兩頭前隨陳騎次之遊騎在後違令髮鞭二百兵進退入陳開者斬若步騎與賊對陳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騎特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還此但謂獨進戰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吏士向陳騎馳馬者斬吏士有妄呼大聲者斬追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得取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士各隨其號不隨號者雖有功不賞進戰後兵出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陳牙門將騎督明受都令諸部曲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住陳後察凡違令畏懦者有急聞雷鼓音絕後六音嚴畢白辨便出卒逃匿斬之一日家人弗捕執及不言於吏盡與同罪○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準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北方水碧東方木合是青為與卓色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為囚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

方面兵急須進旗正堅即住臥即迴審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陳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輻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較多軍營復眾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為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腳但取五方色迴互為之則更易辨唯須營營自別務使指麾分明凡將出師其旌旗切生異諸教戰陳每五十人為隊從營纒槍幟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幟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幟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角動齊唱嗚呼嗚呼並去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闕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開金鉦動即須息叫卻行膊上架槍側行迴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幟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幟舉槍簇隊鬪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百人為一隊法及舉幟舉槍簇隊鬪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第二聲角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

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聲絕即從頭卷引還軍一云初出營整矛戟舒旗幟鳴鼓角行三里許矛戟結旗幟止鼓角未至營三里復整矛戟舒旗幟鳴鼓角至營復結旗幟止鼓角臨陳皆無譁譁明聽鼓音止三金音還又云教戰練兵中開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跳盪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為一隊添入中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為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準前捺槍解幟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管處赤卓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為一隊準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為一隊如須教戰卷幟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分散卻為一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交即散五十人為一隊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幟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擊而錯擊人他隊言語譁譁不聞鼓聲旌旗分擾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教法以上並舊一云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皆要兵刃精新甲冑幟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長班布其次陳開容陳隊開容隊曲開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軍轉陳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退無趨走孫子所謂



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觀

塵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

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之與離皆不離

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而旋右右廂陰向而旋左左右各

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

而不失部隊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

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合而

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務從軍令於是

大將出五綵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陳前每旗命壯

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

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

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一士

成合之百人漸至三軍之眾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

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

行列皆以金鼓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

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

圍中騎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

小獸私之以觀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趙國公玉琚

教射經上篇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操一膝橫

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

膝前膝按席稍吐下稍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

覆其手微奉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

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

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準令其射可措杯水故曰

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舉便引之

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

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為而箭去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

把齊為滿地平之中為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

知鐵至然後發箭故曰鐵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鐵

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鐵馬上與暗中則乖此

為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強厭其

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駐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為

也下篇曰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

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稽式知此五者為上德故

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恆當引之但力勝其

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

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

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之術成或升其

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

橫前卻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前惡其禡

頤惡傍引頸惡卻垂胸惡前亞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體

疾也故身前竦為猛武方騰額前臨為封兕欲鬪出弓

稍為懷中吐月平箭闕為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

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

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句指此胡

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

平其大指承鐵卻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後快

也射之道備矣○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

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弩張弩中三百步

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弩臨敵不過一

二發所以戰陳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於弩

也可不難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

無橫陳復以陳中張陳外射番火輪迴張而復出射而

復入則弩不絕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

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尅教法令曰張弩丁字

立當弩八字立高擡手指音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

上當心看張張有闕狹右腔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

肘敵遠擡弩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

上挈腳放放箭訖喝殺卻掣脚鳴尾覆弩還著地夫軍

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擡鼓千槌槌音三百

二十三槌為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一疊角

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之每營中兩廂

置土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撰甲冑音

弓矢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雜教令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

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

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

輕行重節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

採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視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視聽之即無善不聞無惡不見故曰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三者並進則明不可蔽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聽則千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陰變而為忠信若賞罰直於耳目之前其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由是言之則持軍之急務莫大於賞罰矣○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煮羹粥養餉及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醫人巡營將藥救療如法即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儻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通前給驢二頭儻二人縛繫將行如棄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餉者檢校病兒官及病兒儻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恃己力強欺傲火人全無長幼兼管謹憐弱減削糧食衣資并軍器火具恣意令擊勞逸不等○諸應請甲數葉行數於甲襟上鈔記其袍衫知斤兩於袍背上具注斤兩并槍量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為文案如事了卻納取按勘數長短斤兩同即納如有欠少隨即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諸兵士死亡祭埋之禮祭不必備以牲牢埋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死者單酌祭醑墓深四

尺主將使人臨哭內地非賊庭死者準前祭哭遞送本貫○諸兵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已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押署營司鈔取一本立為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即鈔為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物檢衣資與簿不同物有贖數即是偷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即須勘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上文歷縱使道失官不為理亦不得遷相寄附即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諸拾得關遺物當日送納虞候者五分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內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收而不申軍司者並重罪三日外者斬○諸有人拾得關物隱不送虞候旁人能札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札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諸軍內不得扇動兵士恐嚇隊伍謬作是非欺損營壘○諸營幕作食事須及早天暗以後即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讀及鈔寫者須先狀上營主○諸軍內行偽無首從同罪資財沒官官典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并被賊偷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物計滿一疋無首從同罪應減截兵馬糧料一升以上無首從同罪棄擲軍糧二升以上無首從行盜一疋以上無首從並同罪○諸軍中有構蒲博戲賭一錢以上同坐所賭之物沒官○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夾放驢令四面放馬放其驢馬子並於驢羣四面圍遠驢羣知更牧放狂賊偷馬例須奔走驢羣在外驟趁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營別即合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時不難忽有不虞追

喚亦易○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營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放牧仍定一虞候果殺專巡諸營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諸營除六獸外火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馱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比音○諸每營折衝果殺先各請馬衙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諸軍馬聚會其數既眾應行六畜並仰明為軍印仍須別為營印防閑失擬憑理認○諸營兵發以後捉得關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卻驢馬衣服馱運不能勝舉并仰於埤後虞候處取關遺畜生馱至前營其六畜卻分付虞候不得不經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并剪破印及毛尾者斬○諸六畜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剥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即是盜他六畜殺○諸將雜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逐衝填諸軍內馬畜不得擅借人乘用○諸非圍獵不得乘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即聽及迴換軍司六畜并軍科○諸應乘官馬事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脊破以上並衛軍令具所科罪若臨敵則○諸將三日巡本部吏士營幕閱其食飲糲精均勞逸郵疾苦視醫藥有死即上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於行陳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狀亦以禮祭葬弔贈如但為敵所損即隨輕重優賞○有札告違教令者比常賞倍之○有告得與敵通情者其家妻妾僕馬資產悉以

賞之○有糾告主者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舉旗斬將陷陳摧鋒上賞○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每收陳之後神將虞候輩收斂對總帥均分○與敵鬪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漏洩軍事斬之○背軍逃走斬之○後期斬之有故不坐○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斬之○與敵私交通斬之言語書疏並同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祥詛言以動眾心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烟塵斬之○凡言規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兼復漏洩者並斬之○吏士所經歷因便侵掠斬之○姦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不戰而降敵沒其家○凡有私仇須先言狀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陳報復者斬之○布陳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陳定或輒進退或輒先取敵致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斬之○或有弓弩已注矢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斬前行不動行斬干失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接乖者並斬之○為敵所乘失旗鼓節鉞者全隊斬之○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者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一將禦敵禪將以下不等差主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仗法斬之○吏士雖破敵濫行殺戮發塚墓焚廬室踐稼穡伐樹木者皆斬之○擒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見總帥不得訪問敵中事若違因而漏洩者斬之○破敵先虜掠者斬之人敵同○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隱欺其資物兼違令不收即者斬之○違總帥一時之令斬

之○飲宴集聚音樂者違律○軍中奔走車馬違律自將軍以下並步大營騎入者同○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止宿他火違律○軍行舍信各以校部前後為次失位及樵蘇取水出表外者違律○凡有見奇異禽獸蟲蛇雜類詭怪之狀或近軍伍或入營壘當時報本將領見總帥輒有傳說者違律○吏士在行營切防為人詭誘如有親故贈遺書信使人往來即領見本將詰辨真偽或射擲遺書獲者不得輒開密封送上總帥而違者違律凡違律詳輕重論罰而為等差衛公李靖兵法悉已載之於所未盡者故以此具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



兵三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索其勝負之情  
 義之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先考校  
 荀息勳虞公貪而好實宮天地孰得誰能天時地利法  
 之奇權不能強讓是也  
 令執行誠而不犯而必誅戮兵革孰強士卒孰練知  
 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曰士不賞罰孰明賞善  
 素得當陣也或王曰賞無度則吾以此知勝負矣此  
 知誰分明者或王曰賞無度則吾以此知勝負矣此  
 費而無事罰無度則戮而無威  
 情知勝負也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而不知敵之不可  
 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用  
 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用  
 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故曰知兵者  
 動而不迷舉而不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  
 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是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  
 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  
 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己無智慮  
 者必為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敵情觀其  
 入所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敵情觀其  
 知動靜之理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機變可知形之而知  
 死生之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角之而知不足有餘  
 之虛角量也角量短彼我單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  
 以戰者勝其虛實者勝也知眾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  
 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有眾而不  
 言故春秋傳曰師在利不在眾是也上下同欲者勝  
 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處待不虞者勝度  
 也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無以是也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日奪人將既精能曉練兵  
 決戰在將此五者知勝之道也上故曰知已知彼百戰  
 者是矣

料敵制勝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蔣曰不可為虢公驕若  
 驛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  
 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  
 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號弗蓄也亟戰將  
 饑言說不蓄義後終為晉所滅○春秋時秦伯伐晉晉  
 將趙盾禦之上軍佐史駟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  
 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士會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駟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  
 駟盾屬大夫趙盾有側室曰勞晉君之壻也女子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晉涉年少又未壯且惡史駟之佐上  
 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事可也而退也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退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  
 敵至不擊將何俟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穿曰我不知  
 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  
 有敬位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殺而退司馬  
 從奔不遠從秦不及遂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  
 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秦秦晉志未堅戰難推兵未改爭  
 而兩交退故○春秋時晉師伐楚月晦楚晨厭晉軍而陣  
 晉大夫卻至曰楚有六間古寬其二卿相惡子重  
 以舊罷老鄭陣而不整不整也蠻軍而不陣蠻夷從楚陣  
 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也在陣而露合而加露露道薄  
 宜靜而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所底也舊不必良以犯天  
 忌我必寇之終敗楚於郢陵○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  
 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定於

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

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加兵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

也約善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

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

卒練士擊敵眾白徒故百戰百勝也又曰善攻者料眾

以攻眾然後攻彼眾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

眾攻眾眾存不攻亡之也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

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釋堅而攻

羸釋難而攻易夫國搏不在敦古宜於全時治世不

在善政在於霸王不在曲成在於全○戰國魏武侯問

吳起曰兵以何勝對曰以治為勝不在眾乎起曰法令

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

益於用所為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

可追前卻如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

所往天下莫當又曰凡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

之疾風大寒旱輿冥遷剖冰濟度盛夏炎熱與役無間

行機驅馮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士眾怨怒妖祥疑惑上

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霖注欲掠無便師眾不多地上

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

息將薄吏輕士卒無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陣而未定

舍而未舉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

土地廣大人眾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

止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習教兵甲精銳四鄰

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軍信因問王曰

今東嚮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大王自料智

勇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



高大王不如也然臣當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嗜鳴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爲人恭謹人有疾病涕泣與之分食至於功當封爵者印刑凡弊忍不能與此乃特婦人之仁耳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尅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驕得脫章邯欣驕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項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已重之言愛土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已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卽定矣○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魯傳檄燕趙固守

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耳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其後不爲百姓萬世慮也布果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將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敗死時劉賈都丹徒漢終破布○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張遼番計立擒賊首亦同料敵之義○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治水軍艦艘關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軍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單寡應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豈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木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

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蜀大將諸葛亮悉眾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屢使交書又致巾幘音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眾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邪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証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陳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退不敢追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十人著輓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後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孔明料吳不降明矣孔馬不料亮死暗矣○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被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尅壽陽○西魏遣將于

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波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障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既遷惡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眾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為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察敵之疆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閉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眾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橫其吏或行或止迨北恐不利見利恐不護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為天贊我也豈有不勝哉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取上下不相親而各述己長者敗實罰不當而眾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擊擊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阨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靈十日而不可一日而不勝

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臣寧伏其重誅而不忍為辱君之將又嚴顏謂張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盡其名節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衄之恥斯誠甚矣又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算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伴為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外為弛慢恣行閒謀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賄以相悅移師則滅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眾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謀理須曲為防慎不可失其規畫故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國無小蜂蠶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圖乃智不逮於鳥獸其將能乎必須料敵制勝誠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富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餉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參會眾情徐思其驗鍛鍊而用不得逆詐自聽挫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寡弱輕侮眾心而不料其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

畜獲其首級將闔不闔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為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逼迫饑渴兼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槩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可闔也者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眾心不一鋒甲雖廣而眾刃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攻戰之志旁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為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攻不逮闔不勝哉衛公兵法孫子如本已具不復重出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陣未定行未食難結陣不順逆風建後至敵後來不奔走行軍失次用力不戒我示弱誘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將離大將已去獨任長路夜不息候濟半渡不暇食利求勝陣險路單行左右難戰擾亂行行列失氣進退不齊縱不驚怖卒既相塗都無備震不定陣數移動帥有十過勇而輕死可貪而好利遺仁而不忍勞可知而心怯窘信而喜信人可廉潔而愛人可慢而心緩可剛毅自用可憐志多疑可急而心速孫子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騎畜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兩水地也所聚也山林者聚水所居也井者下也葭敵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其所慮者

居易利也所居利也言敵去我近但道輕捷我欲 居者來也所居處者不利也 捷者疑也結草為障欲 動者來也道進來故動 障者疑也下伏兵 中多障蔽者疑有伏焉 鳥起者伏也藏觸鳥而驚 起獸駭者覆也我故驚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行疾塵相 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采來也 行而條達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欲立營壘以輕兵往 車而益備者進也其人來使營壘也 辭而強進 驅者退也詭詐也來馳驅無所 輕車先居其側者陣也 陣兵欲戰也輕是戰欲退者也 車馳車在陣側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未有要約而使來 奔走而陳兵者期也期也半進半退誘也 倚仗而立 者饑也倚仗才戰而 汲汲役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 進者勞也士疲勞也 敵人來見我之鳥集者虛也敵大 壘示我而高集夜喧呼者恐也 相驚無備者恐懼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無威 旗動者亂也旌旗動者亂也 吏 怒者倦也軍吏悉怒將 粟馬食肉軍無縣缶不及其舍 者窮寇也殺馬食肉不復積蓄無縣蓋之食 諄諄翕翕 徐言人入者失其眾也諄諄諄諄又不足貌 翕翕者不 徐言人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此數實者窞也 軍敵 將失其眾也諄諄諄諄又不足貌 數實者窞也軍敵 者此恐雲也渠渠反 數罰者困也數行刑罰者教令 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卒暴於士卒而 精之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戰未相伏而下意氣兵怒而 相迎入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其伏也此

察而後動

春秋時齊師伐魯敗退魯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夫 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而奔也 登軾而觀之其旗 靡其轍亂曰可逐之○又春秋時秦晉戰於羈馬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

也怒也 晉大夫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動 心不安言肆聲放散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也薄通晉神 將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於隘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春秋時 晉師伐齊齊侯畏眾齊師夜遁師曠曰鳥鳥之聲樂齊 師其遁鳥鳥得空 邢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通馬不相及 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春秋時晉師 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 楚將子重使 大宰伯州黎侍於王後州黎晉伯宗 王曰馳而左右何 也馳走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 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響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行 皆乘矣乘承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軍佐 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鬼 竟敗楚於鄢陵○ 東晉末宋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元元將桓謙屯於 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 小將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指往摸之 摸音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宋雍州 刺史袁粲舉兵反起反 沿流入鵝尾與官軍相持既久 官軍主張興世越鵝尾上據錢溪頭將劉胡攻之不下 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眾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 可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賊 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信尋至 果大敗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頓駭懼 急追胡還遂大潰○後魏將司馬楚之討蠕蠕潛遣姦 覘覘如窺反 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請 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賊將至矣即

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 可攻逼賊乃走散○西魏將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 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 有潛匿溪谷為間偵者開古覘反 果登高視之所疑之 處往必有獲○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後主將兵十萬 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承昌公椿 屯雞捷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 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幾而作不得違常 汝今為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代疑 也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 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 齊人觀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 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稍逼憲又迴軍赴之會 被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相慮為帳幕也不疑軍 退翌日始悟周人設疑齊人 不察虛音語

驗虛聲知無實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 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洪曰即飛斷道者 當伏兵潛行今反張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 蘭蘭破則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東晉末 宋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下時後秦 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容見與鄒好又以窮告急今當 遣鐵騎一萬運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 宋武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蕪之後息甲三年當 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送來劉穆之聞興使馳入而宋 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 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答曰未能威

敵正促彼怒爾若燕未可拔與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  
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爾夫兵貴神速  
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靈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  
伐燕內已懷懼自強之辭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  
擒慕容超平齊地

敵降審察

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  
者爲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  
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  
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  
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  
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故漢王得與數  
十騎出西門遁走○後魏万俟醜奴万音壘俟音其宿勒明達  
等反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眾討之時醜奴置營  
涇州西北七十里眾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  
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遠  
巡未闕俄而宿勒明達率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  
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  
北遂造某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  
乘間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二萬人○西魏大  
將周文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僞降立  
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  
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  
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

通典卷一百五十

通典 卷一百五十 兵三





兵四

孫子曰用開有五有因開有內開有反開有死開有生開五開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因開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內開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受高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因者因其敵開而用之者也敵重詐反使我我知也世諺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不知而死開者為誑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開死開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開知而待於敵開者也外詐誑之使吾開知之吾開至敵中而敵所不得以事事輪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開則死矣又云敵開來開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開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開也敵誠曰所獲敵及已叛亡軍士有與敵者故為貨免相救勿洩件不祕密令敵聞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去已歸誠必信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者反報者也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寔還報故曰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開反為敵用洩我情實則賞莫厚於開厚賞之非聖智不能得用開人之用非仁義不能使開非微密者不能得開之實而意密開事未發而先聞其開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所欲擊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人之所欲殺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講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將守職任者謂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新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阿止亦今吾開必索知之敵開之來開我者因此知敵之權今吾開必索知之敵開之來開我者因以引導而舍之舍指止也令吾人適以重利故反開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因是而知之故因開內開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開而知敵情因是而知之故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攻也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開可使如期五開之事主必知之

人主當知五開之故反開不可不厚也反開五開之本用厚其祿豐其財在厚昔伊呂之在夏殷為股周反開豈不重之哉故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開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開謀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用此術得曰敵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以自通曰敵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宣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因開謀無由○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闞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戰國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開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師使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殺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開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音義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戰國秦師圍趙闕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開來奢善食音道之閒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具示緩篇此則○戰國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

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硬之臣以亞父范增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開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謹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開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已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軍鼎俎俎伴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本年因更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問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遺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開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合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子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具聲言還誘敵破之○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

秦鞭之見血使諸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秦擊雄將李驥於道設伏

秦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秦又以繩汲上尙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尙軍此用內○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

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眾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具聲言退誘敵破之篇斯○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

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

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峭灑遂清灑音○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規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狀以告周文帝○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寬守玉壁今絳郡壁山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

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開謀漏其文於郟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

解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童歌之於路穆婆提問之以告其

母陸令蓋令蓋以饒舌斥已也陸令蓋即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誅光周武帝問之遂

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大唐衛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

備端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為死開之勢○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感觀古人之用開其妙非一卽有開其君者有開其親者有開其賢者有開其能者有開其助者有開其鄰好者有開其左右者有開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開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規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開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開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陷以厚利詭相親附采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開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聞而反聞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明者潛於覆壁中聽所聞使既遲遲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計遣使而用之且夫用開以開人人亦用開以開已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諷知事計而行其開者我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暗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卽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開而反開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爲實我卽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開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開而傾敗者若東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

利雖有善開其可用乎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春秋時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境息侯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不量力息國不親親鄭息同不徵辭不察有罪以密曲直不宜輕開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鬼反○漢武帝患匈奴屢為邊患雁門馬邑豪彘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固於平城匈奴至日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之後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備故復固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竊以勿擊爲便○漢元帝時朱崖僭耳二郡夷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便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畔頓聖漢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擻卻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憫愍之忿欲賦土眾擠之大海之中謂居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蠶爾荆蠻大邦爲讐自古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臣竊以

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爲於是遂罷其郡邊防南○後漢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滅宮馬武上書請臨塞厚懸購賞諭告高句麗高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負人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末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具邊防○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通吳將唐咨等子弟因覺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太半蜀將姜維困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既勝之後必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取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心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宋文帝勵精爲治俗阜人康元嘉數十年間比漢之文景自以財殷力盛遂經略中原命王元謨等大舉北伐遂至後魏太武親率二十萬眾至於瓜步喪師盛國斯不量力驕武之謂也○陳宣帝即位數年遣吳明徹率師十萬渡江盡克淮南之地息師不二三載更攻後周之彭城大敗於呂梁明徹并將卒並沒江左削弱

自此之由斯亦不量力而驕武窮兵之累也○後周武帝伐齊軍次并州齊將安德王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拒帝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城東門令諸軍繞城置陳至夜延宗率其眾排車而前城中軍卻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屍屍不得闔帝從數騎騎嘔危險僅乃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周武帝兵幾於不濟

###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以騎劫代毅遂爲齊將田單所敗得齊地復歸於齊○秦師伐趙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閒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晉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郃西陵今夷陵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耻無備取敗不以實聞於孫皓元凱欲聞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眾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其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皓不悟○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帝遣鄭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沁沁音七水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欣崔弘度等并受尉遲迥德林独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扶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致敗於趙如思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

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顯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隋文帝信

### 軍政不一必敗

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徇於君命也故曰不從中御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於郟郟鄭北地音延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遷伍參言於楚子曰參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苦高郟苦高之間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爲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旃趙子請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郟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先殺不可不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帥將也覆謂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春秋時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燔音夫吳楚之間謂水滅爲潛軍中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剋其愛雖小必濟勉勝也軍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敵楚大將死其師燔遠越爲帥帥賤多寵政令不一越非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沈蔡陳許也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敦陳整旅敦吳子從

之戰於雞父音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

不整戰以示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

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

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

頓曰吾軍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

○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

破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

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伏

軍無適音的主一舉可滅為功甚易吾是以喜

軍無政令敗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

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

雖勝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為業夫以羈

旅之賊而驅鳥合之眾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

喪膽加吾計者指日取之眾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

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

遁走追斬之

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為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眾降封

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各歸營勒

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

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言致死由是皆服○東晉末

劉道規為荊州刺史桓元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枝

江二寇交逼以絕都邑之開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

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

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

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懼服莫有去者○西魏將

王麗之守華州也今馮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

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麗乃大

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加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

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麗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

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臣

能與王麗同心者可其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諜聞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

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肯三舍之

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

世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眾皆悅服○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勒卒

四十餘萬向劔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千

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眾強多非力所

制控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

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

計日乃救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咸

思效命臨軍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

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示義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邑鼓人或請以城

叛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人知所適事無不濟適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適

所甚惡若所好何無後加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不能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遷

竅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

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

城而不取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

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

古賈怠無卒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也苟吳必

其能獲故

因以不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尅鼓而返不戮一人○秦末天下兵起范

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竄無罪自懷

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

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

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懷王以從民欲

○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

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

兒年十三令之舍人卑也以

強音其外黃恐故降大王大王至又坑之百姓豈有

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

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

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

漢王從之遂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

諸侯曰天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於是諸侯多從之○晉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羊



祐至鎮務修德行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諫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潘景陳尙來寇祐追斬之而美其死節厚加殯殮景尙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常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東晉末宋武帝爲將北伐後秦姚泓以檀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眾○後魏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尅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酈範曰齊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入未霑澤連域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人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軍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隋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尙討之光仕帥勒勤兵保白石洞法

尙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其數千人法尙遣兵列陳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陳始交法尙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大唐武德中李靖旣尅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旣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旣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所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間之莫不爭下

通典卷一百五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墓

兵五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俱死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子之爲也○戰國魏以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音盈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

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陽島音島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大者擲身小者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

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漢李廣應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後漢桓帝以段熲爲破羌將軍征羌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寤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爲列

每斬一人輒遺降之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戊將于諡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曹冒陳而死其得士心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寶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又王思政守潁州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城遽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效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勸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

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

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咸見知之思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逐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眾大潰○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勒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慶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賊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明賞罰

後漢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勤勞宜賞則不吝萬金無功糞施分毫不與賞宴不均致敗

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餽音音其御羊斟

不與及戰對曰曠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行賞安眾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其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入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三月上置酒封齒為什邾侯因趣丞相亟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趣讀

分賞取敵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軍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唯賜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指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行賞招降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嬖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

代地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聞豨將皆故買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賈音

示惠招降

春秋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停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蜀大將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事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間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關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

軍師志堅必勝

春秋時晉師伐齊陳於鞏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為右及戰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不日余病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所以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邱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張曰識推車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成也若之以其病敗君之大事環甲執兵固即死也振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正轡右後袍音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東晉將周訪討江海開誠杜會訪有眾八千進至張陽會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會果先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小將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敵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東晉將朱伺善戰人或問之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何唯以刃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軍將驕取

春秋末吳子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眾而強圖之奈何武曰誦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急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贍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眾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秦末項梁起兵吳中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說高陵君顯高陵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將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耶夜銜枚擊梁大破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後武信君

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隋文帝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迥將劉子昂劉裕得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音了迥將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榮陽郡通守張須陁以兵攻讓讓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驕勝驕很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陳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卻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陁眾大敗之遂斬須陁於陣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春秋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楚之小國楚使盧戡黎侵庸庸逐之囚于楊窗窗戰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敗唯裨儻魚人實逐之裨儻魚庸三邑也輕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臨品地名音臨分爲二隊隊部也兩楚將子越白石溪子員音自何以伐庸遂滅之

軍行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戰於榮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敗遂滅衛○東晉末桓元篡晉宋武帝起義討之元敗沂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之郭詮郭昶之守淞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旂甚盛無忌謂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

耳宜亟紀力攻之眾咸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獲

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使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眾亦謂然因乘勝進無

忌故謀赴之澹之遂潰何澹之表而不處○宋晉安王子勛音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楮圻孝祖

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設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

者十伍相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陳為矢中而死○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戰邙山時周文見齊

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

齊神武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

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大將周文率眾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陳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

敖曹輕騎走河陽城呼索縣繩又不得拔刀刺門追兵至敖曹奮頭詬曰來吾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

師行眾悲恐敗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眾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

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眾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帛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

號哭軍中皆慟垂憤歐血因而寢疾卻還道卒

聲感入附

夫聲感入享宴將士以激勵於眾酒酣使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絲竹哀怨之聲不可奏使

人悽慘損銳氣挫壯心則難勝敵漢王國項羽絳下令久若征戰思歸遂演晉將劉琨守太原羣胡圍之琨計窘吹笛聲寥亮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並盡具先攻其

聲感入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杏之廟堂慮其危後制敵在外

在已言守備之固可勝在敵敵之固自修理以俟敵之虛解已見敵有闕焉之

虛則後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勝敵也

兵事策與道合深為己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敵有備敵者亦不可強勝之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

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不可勝者守也彼眾我寡則未見其形可勝者攻也敵攻

可勝也已見其形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

攻者我眾則可攻故善攻者藏於九地之下務因其山

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多糧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

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

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

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

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

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

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

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

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

不能拔賊眾疲憊果自解去

守拒法附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眾多糧寡而柴水不供

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灌漑可汎邑關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聖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眾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狹闊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夫功之內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令相過壯男壯女則志散而力不專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憐在心則勇人更慮壯夫○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并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軋瓦菱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糧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粘蘘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剉刺棘篋釜鑊盆瓮壘木鐵斧錘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鎌長梯短梯大鉤連鑣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為厚之順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開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城門縣板木為重門○城門扇及樓堦以泥塗厚備火○城門先造連拒馬鎗壯銳以鑣連之○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火瓮二十口竈十所○卻敵上建樓以版跳出為檣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

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營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間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甃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噴喻激勵赴救○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閒各置八旗若須木擲板舉蒼旗須灰炭稭鐵舉赤旗須檣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軋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鷲旗須皮氈麻鏤鏹斧鑿舉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旗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為關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樑端著橫檢按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籠音籠籠戰格於女牆上跳出探出牆三尺著橫檢按按緒以荆柳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縣安探端

用遮矢石○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懸掛於女牆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弦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鸞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鸞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鑊絕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縣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城上吹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鑿鑄鐵汁昇行以灑敵人游入鐵籠盛火加脂蠟鑊縣絕下燒穴中控城人○灰麩糠糝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眩敵目因以鐵汁灑之○運槌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釵竿如槍刃為兩岐又用飛梯及人○鉤竿如鎗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薰之敵人自焦灼○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甕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鞦袋鼓之又先為桔槔縣鐵鎖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城上八隊之閒安轉關小拋二機關大拋一雲梯撞拋等其閒先從城身用木出跳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縣生皮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



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拋打手拋既眾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盔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帥逼迫人眾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機輪壓鐵索頭安鐵錘腳當聚開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氣盛將卒有疑即迴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檄必誘我人連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易契合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更語○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麤竹長一丈鏤音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四石將筒內於袋內急縛如漚筒合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筒漆之而用並小濺筒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敵若推轆車我作麤鐵線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轆頭適到速以鐵串轆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救之其法以熟鐵圓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交其鼻連鏢擲下敦訖以轆轆拗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背旺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爲之備若敵攀女牆躡身待其身出十鉤齊搭掣入城中斧刀

助之○城若卑地下敵人垂水灌城速築牆壘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周而視水高中而閘築牆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後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鏢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研營決彼隱憂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竅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竅中○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急即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為○敵攻日久眾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眾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眾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擁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勇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急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門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啟發機關自然先斃○鐵菱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刺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鑷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中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閣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柵杆於柵上縣門壘牆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迴平地置下

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闕二丈上闕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電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觀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拋石礮木停水瓮乾糧麻蘊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因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如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收馬兩匹與游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即奕馳報探○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整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游奕於軍中選驍果諸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上河計會交牌日夕遞候音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將並入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兵六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故能用示之不能言也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詭囉敵軍而度夏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變詐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使彼倉惶離亂而不集眾合於利而動之使不齊動戰而不合於利而止

示弱

春秋時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歷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夷籬成陳以當之變范易行以誘之時樂書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顧二穆之兵易以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鉤時將上軍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君乃四萃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鉤魚驕反四萃四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夷傷也吳楚之謂師燔夷傷也吳楚之謂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漢初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匿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也見今臣往徒見羸蒿老弱蒿音讀謂死者之內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兵業已行帝怒以為沮吾軍沮材汝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

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眾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街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眾宿整兵器味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陳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障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賊大戰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亂師戰讓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示怯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署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開謀厚遇單于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四百

金之士五萬發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眾來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戰國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蹙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蹙上將軍蹙也蹙紀劣反五十里走者半之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并畢孫子度其行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刎○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模等眾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兗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隋末山賊孟讓眾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

示緩

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間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戰國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

狹難救警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遺秦間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合善兵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闕與圍解○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擊

整圍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遙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向將馬延臨陳降遂克鄴城○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怠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糧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難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兩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石兩下晝夜攻而拔之○後魏末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

之軍於涿涓之閒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大將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於後諸軍盡發味且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聲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乘平亭而走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初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早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陽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閒伐木開道直襲黎邱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甘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驚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宜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懼弇敢悉眾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

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勒諸將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勒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定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眾亡歸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別為左右屯者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營勢以分吳軍而三吳越春秋曰越伐吳起軍於江南乃具左右軍將有私卒六千人為中軍日昏乃合左軍街於江五里右軍街於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為二陳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街於潛涉不讓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語左氏傳同其語小異故附於注末○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罽罍度軍度軍無船且密以襲安邑虜魏王豹○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亞夫悟之○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勝而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沔江都江而上成都江襲擊

俟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  
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  
迷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  
道延岑軍後蜀地震駭○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  
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  
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陳軍向山而  
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大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  
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  
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後漢末曹公  
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  
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  
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  
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  
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  
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  
羽前登擊破斬長遂解白馬圍○後漢末曹公擊破馬  
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  
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  
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  
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  
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  
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豎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  
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  
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

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  
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  
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堰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  
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堰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  
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揚聲當攻圍頭  
屯而密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  
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  
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  
驅徑入敵圍者也○後漢末田國讓守馬城爲鮮卑攻  
圍之十重圍讓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  
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國讓將精銳自北門出鼓  
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散亂皆無弓馬步走  
二十餘里僵屍蔽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  
於遼水文懿遣將軍單行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  
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  
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趨襄平  
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走○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  
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  
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  
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  
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  
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  
翟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  
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汭流而上釗先以大  
眾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

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  
奔還士卒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趨白  
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眾○東晉末宋武帝遣將朱齡  
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涪音 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  
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  
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乃別有函書全封付  
諭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至白帝發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嘉朱林於中  
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眾軍乃  
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  
涪城遣其將侯輝譙詵等率眾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  
諭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眾多咸欲先攻其南  
城諭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  
日晨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迴軍以麾南  
城卽時潰散○宋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羣盜  
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  
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迴擊城東  
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  
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眾大潰於是奔散○西  
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信勒兵向萬  
年嶺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危道趨綱松嶺綱直  
賊不虞信兵之至觀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  
出降○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  
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



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反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襲之事畢○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然後天明遲於事耳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

志謂其眾可恃特眾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河陽具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眾拒

之祥至溟古閭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

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形勢若素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顯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示無備設伏取之後魏將傅永守楚王成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墳塞

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示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

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

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

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後周韓襄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喪至適會寇來襲乃不下屬縣民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畫戰多旌旗所以使人耳目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我之清淨待彼之譁譁事莫大於必克重莫大於元默

示強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於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又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

市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懸門鄭示楚以開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致進

將奔桐邱謀言曰楚暮有烏乃止謀謂也○春秋時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也奮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

往不如伐庸夫慶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我伐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

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食上下無異饑○春秋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王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晉師又次於城濮楚師

背鄙背鄙而舍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輿人險論曰原田莓莓反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

之草莓莓然可以謀立公疑焉疑謂已晉大夫狐偃新功不足念舊惠也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以旆先旆以物為人形輿曳柴而從以揚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旆不張○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

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挑易震盪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諸華則析公之為也○漢景帝時匈奴大人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

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破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鵞者也善射者射之廣乃遂從百騎以馳

三人合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鵞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

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

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何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

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為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毋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

發光聞之乃分鈔旁縣謂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贖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謂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羣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贖見弱吾今示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勒軍中皆臥旗偃息不得輒出卷幔開四門掃地卻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為恨矣○後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觀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西晉杜元凱伐吳陳兵於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及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郡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

度江也旋皆破之○十六國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同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焉○十六國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眾拒之艾乘輕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遙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及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也○東晉末宋武帝為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濱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眾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為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盡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合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畏以為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東晉末桓元篡晉宋武帝起義討元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元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陳皆殊死戰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諫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蕭齊將馮道

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眾顧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黨德法宗傳暨眼率眾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慙未周城中眾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聞且戰又不利因退走○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蕭督難稱藩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寶騎二千營登樓觀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後漢初龐萌董憲反與蘇茂佼疆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間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間車駕至眾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眾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眾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於高城今慈州界遂圍洛陽勸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盡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

劉曜乘高壘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  
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  
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  
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  
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壘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  
更攻金墪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鑿  
旗親駕必觀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  
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  
各統見眾會祭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  
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墪勒顧謂徐光曰曜盛  
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  
勒諸軍至成臯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衝枚詭道  
兼路出於鞏營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西彌  
悅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萬自城  
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入于城西而北  
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  
之曜軍大潰於陳擒曜以徇於軍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七

孫子曰佯北勿從北奔走也敵方戰形勢未定便奔走太公曰夫出甲陣兵從卒離所以多為變

伴敗引退取之

春秋時晉楚戰於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言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使若大將稍卻者楚右師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走楚師馳之原軫卻漆測中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春秋時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將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剋鬬廉衡陣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陣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為北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楚師自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宵夜○戰國秦師伐趙趙前番與戰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宵夜○戰國秦師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齮張勿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齮為裨將軍軍中有敢洩言武安君將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伴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

以上悉詣長平避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自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服子與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後漢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以卒用兵彼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賊移日赤眉伴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眾之捷也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作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明誠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眾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王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

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偽稱敗怠敵取之

隋末楊元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與元感戰兵始會元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元感矣官軍稍怠元感與數千騎乘之元兵於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軍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寇而速去之軼突也魯試也勇則能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連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殲於計反死○為三部伏兵視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也而連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鄧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親見救至乃退○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鸯救演季龍退止廩關津以避之文鸯弗能進屯於景亭兖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

拒戰勃僞退伏以待之與將姚榆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之○後魏方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騎馬東出似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願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大唐武德中太宗圖王世充於東都賁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趨武牢四月建德自榮陽西上築壘于坂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徽金秦叔寶巧反五令尉遲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眾大驚擄出兵數千騎太宗遂巡漸卻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瓊早斬首數百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服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疎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龜茲王遣將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疎勒王議曰兵少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

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眾皆以為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入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鷄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蕞本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關况乾歸而可視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之○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音音門有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太乙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臺將進軍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犢濶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懷城遂進克酒泉○東晉末賊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為將築城於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眾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宋武所在日夜已走矣信之乃率眾大上宋武乘其懈急奮擊大破之○後魏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眾偽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官者趙兒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饑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

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於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歸營見之遂驚潰走○隋末羣盜起隋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萬須陁縱萬人勢力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其眾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燄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卻逐之大破賊眾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設伏引敵關襲其營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崑山自統其眾遲明度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遣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以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示退乘懈掩襲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





情誼之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此先知迂直之計者也是以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利奪取得之則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行爭赴其利則道利失之則危也是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休道兼行相遠不致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休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慮上二事欲行速疾卷甲也若秦伯擊鄆三帥皆獲是也勁者先罷者後其法也勁者先罷者後其法也十而一至不復相持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者疲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以半至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趨利三分之二至以是知軍爭之難

兵機務速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城潰生擒布○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郃音為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懸布擒也進進軍險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古攜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觀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纒接而亮退○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

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給音達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支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苻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眾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遲據吾東必苻曜賢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賢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魏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飛長日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魏飛東結董咸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眾不滿二千魏飛惡地眾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

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魏飛等以萇兵少盡數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了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魏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魏飛眾大潰斬魏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懷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礮已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懼伏○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爾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大唐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宋羅喉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趨折思應思應之忽以乘之仁果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阻無敢進戰其驍將渾翰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果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以發故剋也羅喉特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

掩襲

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躍遠走投城仁是收而撫之則便未可盡矣且其兵眾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城自虛我軍隨而追之所以權而降也此可成算諸君盡不見也○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整屋尉魏思溫為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眾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粹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為良算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度淮率山東之眾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以悔之所以遂敗○衛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誠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速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利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輻陸合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乎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蓋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今同安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慶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動然之劉睦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處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抵音羊觸藩羸力為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動窮蹙遂奔於曹公○後漢末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東蕘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紹敗○後漢末蜀將關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蒙外倍修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眾還建業以理病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撤備而悉眾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為商人以

理征棹遠瞻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於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關心稍稍而散羽竟為吳師所擒荆州遂平○東晉末宋武帝乘政劉毅為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遷裨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到蓄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兖州刺史蕃為副毅謂為信然不知見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乙士卒之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次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巡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遂親視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兖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至畢後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不入又遙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燄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大開城東門大城內殺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西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至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因命鬪且其語眾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廳事前陣

散潰殺左右兵猶閉東門拒戰鎮惡慮暗夜自相傷  
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殺慮南有伏兵三  
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  
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軍行艱澀若引輜  
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  
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  
重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  
貴遂率眾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眾收其牛  
羊萬餘頭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  
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綽馳遣白浚  
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勒來正欲奉  
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  
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畜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  
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  
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圖逆  
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  
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迫羽檄徵  
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  
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眾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  
願且勿行遣使諷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  
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  
是洗氏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  
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諱令妻洗氏傳啟并奉土貢以

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洗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  
脫身而遁洗氏入據其州盡收其眾





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蔽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為後繼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討氏羌大酋權渠率眾保險阻曜將遊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勦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辱食先晨具甲掃壘遲直史明設覆而出戰擒伊餘於陳盡俘其眾○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

直史

明設覆而出戰擒伊餘於

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夫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大唐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於折思歷之思城城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驕勝必輕進好關我且開壁以拒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宋羅喉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

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賊久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台戰復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喉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回師相拒我師表裏奮齊呼聲動天羅喉氣奪於是大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敗之

不戰控銳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李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剋銑遣其將乘勝入北山銑悉兵以拒之李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擊力弱擊之必捷李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李恭果敗奔於南岸河開遠之而敗

敵饑以持久弊之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後漢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堅臥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

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志一切之勝微要也一切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後漢末青州黃巾眾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輩相隨軍無輜重難以抄掠為資今不若奮士眾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兵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岱○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吾言至是曹公○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饑色欲疲述眾每闕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僞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按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七北遷延命敵饑疲亦同持久之義○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眾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目辰達西密為流矢所中丁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趨魏縣其將王知畧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

堅臥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

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眾內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陽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眾遂餒餒金剛乃遁

###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漢王以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春秋時齊師伐魯魯莊公將戰曹刿請從公與之同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刿曰未可齊人三鼓刿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軍屯樂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鼓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鴛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鴛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衝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驍騎八十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眾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後漢初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恃霸之援戰不其力為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斃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諍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兵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十六國前燕慕容儁已剋幽州至於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閔言於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令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震燕眾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兵為三部擗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剋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鑣連馬備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閱乘駿馬左仗雙刀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萬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眾寡不敵驪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里為恪所擒

### 陣久疲致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寶建德悉眾來救太宗頓武卒拒之建德陣於汜音祀水東彌互數里諸將

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邱以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驚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也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之曰賊若不動止宜引歸如其覺動宜引東出士及纔遇賊眾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德列隊自武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遣引其陣卻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徽音咬金等眾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武太后初徐敬業起兵於陽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裕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願贖陣不能整孝逸遂率眾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 出其不意

孫子曰出其不意攻其空虛之塗也大公曰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

後漢初光武遣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經廣漢德陽亭趣涪音浮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遺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

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於危殆艾以瓊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遂進軍至成都蜀王劉禪面縛昇榭詣軍門降○晉將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敵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陣晉師攻剋之○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又方率眾自函谷入屯河南又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又奉惠帝討方於城內方軍遂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方退壁於十二里橋人情挫劍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銳是常貴因敗以為成功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又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又師乃出戰遂大敗○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柁等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洛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備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老彼師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剋張賓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末柁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柁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為突

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柁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柁之眾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柁之後王浚指辰而定勒納之即以孔羨為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人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噪於城上會孔羨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柁就六眷等眾遂奔散羨乘勝追擊於洛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柁三弟為質而請末柁諸將并勒殺末柁以挫之勒曰遠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柁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東魏西荊州為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東魏北齊音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寶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今上洛郡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擒居綺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與之相持必得行其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徒結悔無所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關意又忤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比五日中午吾取寶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

亥潛出軍癸丑日至潼關寶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周文縱兵擊破之盡俘其眾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遁昭洛州聞泰沒焚輜重棄城而去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周文初與諸將謀咸難之周文乃隱其事佯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尚書直事郎中宇文深對曰寶泰歡之驍將也亟勝而輕敵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寶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寶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寶可擒也既擒寶泰歡勢自阻慈呂迴軍擊之可以制勝周文喜曰是吾心也君即吾之陣平也○後周末隋文帝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泰會擁眾十萬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恭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至恭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劍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分道攻恭自午及申破之恭奔歸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恭守城而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恭即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兩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音弓馬是憑今兩彌時孤矢俱弊突厥人眾如鳥鐵所八翻我屋宿火食槍架修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時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謹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貫魚以度因而追之彼十萬騎坑穿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

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也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  
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問於突利悅而歸心焉二  
可汗內離頡利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貞觀中蘇定  
方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  
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  
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  
勒兵凌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眾遂至雙河去賀魯  
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  
魯魯欲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  
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理瘞  
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之  
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  
賀魯遂擒歸於京師○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  
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  
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  
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  
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  
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楊  
帝蕭后送於京師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  
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之  
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內懷持疑靖揣知其意是時詔遣  
鴻臚卿唐儉攝戶部尚書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  
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  
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  
曰此兵機也非君所及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  
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  
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將逼其牙帳七

里虜始覺列兵未及行陣頡利畏威先走部眾因而潰  
散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  
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  
擒之以獻遂滅其國復定襄恆安之城斥土界自陰山  
北至於大漠○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  
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  
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餓  
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  
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  
合殺傷甚眾大破其國  
孫子曰攻其無備擊其懈怠  
擊其不備

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  
北山伏溪谷中合軍士秣馬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  
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  
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  
能拒之者即入縱火焚之密軍由是大驚而潰  
攻其不整

春秋時衛人燕師伐鄭南燕姓姑鄭將祭倒介足原繁  
泄私列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  
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將以制人敗燕師於北  
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魏將李典與程昱等  
以船運軍糧會袁尚遣將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  
與諸將議曰藩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  
宜亟擊之翌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秃髮儁內沃檀  
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儁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  
擊之諸將皆曰賊以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儁檀為吾  
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  
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儁檀懼請  
和而歸○隋末李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  
隋將王世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兵得二萬人馬  
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馬宏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泓水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  
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  
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  
不擒一毛頭白有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以求勝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  
知戰効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勁強也言楚在  
天所以阻而敵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楚固不勝也且  
今之勁者皆吾敵也雖及胡音獲則取之何有於二  
毛今之勁者謂與吾敵明恥教戰求殺敵也以恥不果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向能受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三軍以利用也為  
與金鼓以聲勢也鼓以在上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  
致志鼓儼可也儼不整陣也儼音○後漢末曹公討  
鮮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  
經白檀歷剛平涉鮮卑庭東蹈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  
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登  
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大敗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  
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存則  
先設備而勝

先設備而勝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兩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兩十日甲冑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而吳人果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少休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率諸軍在前與賊人隔湖水滿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爲之備諸軍皆驚恐夜半賊人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大破之○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李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眾遂害曾元張顯等○十六國北燕馮跋蒲鑑反據遼東其弟萬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所在逼奉主上光踐寶位列土疏爵富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鬪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扶王室萬泥不從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人課草十束之起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厭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



兵九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形勢之地也言已先處  
來則軍有備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若敵已處便勢之  
士馬閑逸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  
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彼可使應隙而來我不  
致敵人已不在從能引能使敵自致者利之也誘之以利以近  
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理力者也  
以我之近待彼  
遠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  
待彼之饑虛此理人力者也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  
 一萬寇西魏襄陽西魏將楊忠帥眾南伐攻梁隨郡克  
 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越援  
 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  
 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  
 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  
 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  
 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崇崇首  
 流衝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眾安陸及竟陵郡皆  
 降如忠所策○後周遣將軍突厥之眾逼齊晉陽齊將  
 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  
 下去城二里請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  
 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  
 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殲無復子遺自餘  
 通宵奔遁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  
 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近師者貴賈則百姓財竭  
 貧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買當時貪貴  
 以趨未利然後財貨盡歸國家虛也

師不襲遠

春秋時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於秦伯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  
 受其言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  
 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曰隴其南陵  
 夏后皋之墓也秦穆公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道在  
 隴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避風雨古道必  
 由此魏武西討巴漢嘆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  
 死此間余收爾骨馬秦師遂東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  
 貪勤人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  
 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  
 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  
 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為  
 死君乎言不可遂發命違與姜戎子墨綰經葬故公未  
稱子以凶服遂敗秦師於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從戎故墨之  
 乙丙以歸

孫子曰餌兵勿貪以小利來餌已  
士卒無取也  
 餌敵取勝

後漢末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  
 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  
 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  
 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  
 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  
 試兵擊破之○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

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  
 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  
 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合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  
 輻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  
 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  
 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  
 分趣輻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  
 擊大破之○晉將劉牢之宋武帝討妖賊孫恩恩敗走  
 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  
 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聚麗盈目牢之等遽收  
 斂故恩復得逃入海孫恩用此  
街獲免  
 ○晉將李矩守滎陽後

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合所在散牛馬因  
 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  
 之斬獲甚眾勒乃退○十六國南涼秃髮傉檀傳叔守  
 姑藏後秦姚興遣將姚弋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  
 野溺眾采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  
 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  
 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  
 楊欲與謹至析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眾不  
 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  
 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領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  
 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  
 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  
 眾○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眾從樂浪道軍次  
 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眾東過  
 高麗出兵掩襲輻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餽糧以悅聽獲致敗亦  
貪之累故附餽敵之後

十六國南涼禿髮傳檀伐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茗藿徒弔掠五千餘戶其將窟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徒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遊師早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眾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驕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傳檀大敗而還

抽軍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馬被賊圍遶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即逐背揮戈因此必敗其兵其賊相持事須抽拔者即須隔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令持戈槍刀棒並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即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即放箭奮擊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隊便準前立隊張施弓弩等待賊既張施訖準前抽前隊隔次立陣即免被賊奔蹙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賊相逼即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失節度者斬全隊

孫子曰卑而驕之被其舉國與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理之與風力之與智卜之猶卑靜而下之

卑辭忌敵

戰國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遺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遣使遺燕

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貪而忽略可賞以賂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晉將李矩守榮陽城前趙遣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

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樂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大唐貞觀初突厥頡利自原州卻歸時遣李靖討之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頡利不肯朝覲謀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請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須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閒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奄論白道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說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發取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無窮竭勝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日行無窮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後漢初赤眉青犢十餘萬眾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閉行傳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眾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日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眾驚擾投即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蕭齊末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板齊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規知城中眾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日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甄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陣者復踰城而下陣支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敗○陳將周昞鎮安斬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眾二萬出自巴斬與昞相遇昞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閒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隋漢王諒據并州反隋將楊素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眾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師重異等兵重姓與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身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以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觀之王宮本齊國所都即齊記作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交布陣於東城下大破之○後漢末呂布復從東昏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命婦人守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隙步騎並進遂大破之

○大唐武德初王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充率眾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眾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眾殊死戰敵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排積積也子管反騎賊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眾始退因乘之追於城墜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琠曰琠昌六反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眾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

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眾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齊神武遣之而敗

我寡敵眾自遠至乘疲敗之

晉司空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眾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眾大遠來體疲力竭六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眾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兵大敗○梁將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陽和反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颯灘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陣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賊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丑倫鎮武牢遣使告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孝武遣之而敗○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軍皆未

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出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子奚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觀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敗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十二萬餘悉縱歸

孫子曰忿速可悔忿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猶癡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悔主不可以怒而與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聚眾與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愠之故而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合戰也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傷後必多怒愠可以復喜愠而亡國之故曰明主慎之良將儆之此安危之道也儆戒也

挑戰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如起曰令賊而勇者將而擊銳交合而北告而勿罰觀敵進取一求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迫見利不起此將有謀若其眾追北旗幟離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賄曹咎自刎於汜水之上○十六國姚襄據黃落前秦苻生遣將苻黃耆鄧羌等率

典八三

通典 卷一百五十六 兵九

典八三

典八三

典八三

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若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頹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

行且歷其壘襄必怒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若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果怒盡銳出戰羌偶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襄俄而黃若至大戰斬之盡俘其眾○宋將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

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鄧州今江夏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

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眾皆破卻攸之軍因之敗潰○隋末高祖起

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將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開門出兵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

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

與左軍咸卻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其陣後表裏齊

謀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高陽也視謂自前無迎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此處山谷之軍也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是為必勝軍無百疾耶

陵隄防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之隱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之戰之便也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敵

據山陵依附險阻陳兵待敵勿擊攻背邱勿迎也敵背趨也既馳勢不便有殞石之傷也背邱勿迎也敵背趨也既馳勢不便有殞石之傷也

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關戰之利唯氣與形也○後周遣將討高齊師

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韶登卽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

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御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遁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曹公遣○曹公既克鄴袁尚袁熙遂奔

遼東眾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

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假託安眾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樞有聲如牛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於穀而敗

之聲自樞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極聲以正眾心也○燕將騎劫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復

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及今日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嚮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

必稱神眾心乃安竟破燕軍○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斬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

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廣以為然逕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

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凶然須假託其意則為魚書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

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密於廣所次舍處旁祠神祠也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謂結起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

而號令眾遂從之○世說新書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皆

水出乘及前水○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衣襲之兵士以賊眾皆有懼色矩

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烏不鳴凶胡臭獨何得過庭使巫陽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

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十六國後趙石勒使

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六國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麟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

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沮沮水依漸御澤以自固據而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東晉末宋武帝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勒將石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為澠音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疑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段龕降後無幾又震聞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鷲飛入帳坐眾咸驚愕其將胡蕃獨賀曰蒼者胡色也鷲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眾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廣固○東晉末嶺南賊盧循寇建業宋武帝擊破走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尤里大軍至尤里將戰帝所執麾竿折旛沈水眾並怪懼帝歎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遣還廣州○梁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惴懼懼許反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以安虜退○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眾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以惑之眾皆請戰遂破密





兵十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斥鹹鹵之地水草皆如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不得已為與敵中當背稠樹此處斥澤之軍平陸處易軍也而右背高利也前死後生戰便此處平陸之軍也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被敵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同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草為固謹守關梁隘塞敵若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克眾○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為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入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徒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死水不流之水死地者邱墓之闕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邱墓險阻強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孫曰強弱長短雜用更發更止敵人軍馬雖眾而至堅陣疾鬪材士強弩以備前後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武王曰我無邱墓又無險阻敵人之至甚眾以車騎翼我兩傍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取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遙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闔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直而為屯以強弩備我左右然則命我三軍皆疾

戰而必勝也孫子曰以步兵十人擊之騎一匹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輾轅之險謂路形若戰而又還曲溫車之水其水深渺名山通谷經川謂常陵邱阜之所在菑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謂其地堯堯不可種必盡之凡如此者兵凡如此者兵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謂心然後可以行軍謂舉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大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晚下營塹塹方周遠令移就崇岡將士云眾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鄉導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奸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耳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煙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其全哉規敵國道路遠近水潦山川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深淺蓄積多少兵革之數稟僕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衛公李靖兵法曰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一萬人已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

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

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右廂向西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丑未若左虞候

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御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依近本軍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即狹長卓幕取營裏寬廣不使街窄狹如其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準數

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諸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

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隊為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

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第三隊為戰隊第四第五隊為駐隊每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

人為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遙為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諸軍當軍折衝果殺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為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

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軍引轡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旗幟用為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暨即住旗臥即迴審細看大將大將方面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色旗亞處即是其方賊來便須辨旗幟擊具○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霧下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寇賊先軍即急擊之鼓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腰聞聲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警備○諸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逢泥濘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途餉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準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迴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準前排比催迫急迴○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

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顯以候不虞以後餘軍準前立馬四顯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濘橋津檢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關遺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準前卻轉其虞候軍職掌準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行牽率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第一分初發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當又其次一分準上最後一分亦準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即須相裏若得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諸軍馬既通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肋上

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肋上即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前迎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耀燄如有動靜舉燄相報其燄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燄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速作食喫訖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燄烟皆舉燄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燄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準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同即放三炬火準前應滅前鋒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燄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燄即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既置燄燄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燄應接四山諸燄其都燄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燄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燄令折衝果殺一人都押○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擬徹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發準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

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禦其馬軍下營訖取  
總管進止其馬令羣牧放○諸兵馬發引或逆泥溺或  
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  
於諸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滓  
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俾後收拾關遺○諸兵士每  
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  
費衣資廣為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城  
十里外要有市買入城營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  
入城郭必免酌酒鬪打偷盜非亦不損暴田苗也○  
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句當四司官典司兵及左  
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隊  
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卻迎取如其地走遠差人捕捉  
許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檢驗驢馬羣先有脊破  
即令翦毛洗瘡傳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腫  
并有擊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罰司官及佐  
下營訖即巡隊檢校兵甲等色如有破壞損汗須即修  
緝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為按記準法科結司會  
及佐捉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廣費○諸軍營下  
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  
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  
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隊前  
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  
子勿令眼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  
以示動靜○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不得高  
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  
應會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  
衝果殺重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

人通探都巡○諸軍營常須慮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  
軍別量抽三五人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  
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  
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  
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諸軍營下定每營夜  
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  
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  
警急奔馳報軍○諸晝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  
鼓諸營亦擊鼓相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  
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諸軍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將  
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  
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諸  
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日非賊去  
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諸軍擊鼓傳警訖  
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  
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準常法於營前後  
出隊布陣以聽進止○諸狂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  
鼓拒戰不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當頭著  
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  
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為標記不然打鼓  
從內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  
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晨朝  
即其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先為久  
長定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翻輪機便其胡桃  
鈴或鐸  
之類皆不可先定○諸且以二萬人軍用一萬四千人  
戰計二百八十隊有賊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  
出即次右軍即次前軍即次中軍即次後軍即次左軍

即次左虞候隊馬軍八十隊其步軍有二百隊其中軍  
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共五十六隊其  
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五隊共一百隊其分人定隊  
其軍制篇中須先  
造大隊以三隊合為一隊應防賊徒併兵衝突其隊居  
當軍中心安置使均得其大隊一十五隊中軍三隊餘  
六軍各二隊通五十八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為戰駐等  
隊隊別通隊及街閒空處據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  
以八十五隊為戰隊據地計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隊  
為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在當戰隊後駐軍左右下馬  
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  
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  
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  
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  
若步兵被賊蹙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  
即須卻迴整頓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  
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卻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  
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  
動前卻打賊退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如營不牢  
固無險可恃即軍別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使堅營壘如  
其輜重牢固不要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諸逢賊布  
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  
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  
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本軍戰鋒隊駐  
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  
盪奇兵排後即入每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  
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  
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卻抽左

虞候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為豎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開引前兩駐隊兩邊相堵布列即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準前看黃旗向賊亞間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隊排比迎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卻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脯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準前聽角聲卷幡簇隊一準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諸方陣既成逢賊鬪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有斷絕須面別各定總管都押甸當勿令斷絕○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為五等當軍等別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鬪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輻重隊不得輒用亦各一官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僱旗在左次立右僱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僱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為隊隊副一人於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僱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人同隊人能

斬其首者賞物五十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準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鬪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鬪時捉馬人有前卻及應捉撥亂失次第致失鞍馬者斬若其賊退步趁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趁審知賊退撥亂驚怖然或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殺當鬪之時雖斃下馬賊從敗退以後即任騎馬檢校騰逐○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為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絡膊將陌刀棒一具各於本軍戰隊前雁行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十步內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從戰鋒隊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其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守等即依弩式看旗發用○諸隊頭其賊相殺左右僱旗急須前進相救若左右僱如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比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眾如領一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帥一人知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營別亦定一人知高聲○諸見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以上並衛公兵法○凡置營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采牧飲相近地又有八種不堪安營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斤處多石少草無

水謂之窮極故邑破營謂之虛耗川谷衝口柴草乾潔謂之天竈穹崇鐵形四面坳瀉謂之沃燥皆急過勿留亦不得飲死水○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丑驗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擊五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溝坑揭去列黃衢路揭白水淵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仍須數相接立旗鼓令相聞若見渡水踰山深遂林蔽精騎驍勇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跡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為鎮拓乃令輜重老少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徑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迴旋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貫立則雁行到前止處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咸表十二辰豎六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豎午地白獸旂豎酉地元武旂豎子地青龍旂豎卯地招搖旂豎中央其樵采牧飲不得出表外○一說安營之法與圍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開開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凡安營之法其道畧同而附於此

先據要地及水草

戰國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背地利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因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戰國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



至者敢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栒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龍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怙恃小利怙恃猶慣習也謂囂習前事而復為復為之也怙恃音九反怙復也郭景純曰謂怙恃音逆讀音橫復扶又反怙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後漢武都參狼羌為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不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諸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難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壅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魏將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水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劉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二千人逕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涂塘天寒大雪時魏諸將置

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東晉末宋武帝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於臨朐其俱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葭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退因而大敗○十六國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迎登使將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掠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不因恩奮之力梟殄逆豈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眾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東魏將齊神武周文至引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涇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涇曲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隋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樓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峽古哀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乏水處差人監當勿令濁亂并有踐踏其放牧草亦然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渡險

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烏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葦葦蘆茨菰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渴鳥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裏推過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於筒尾取松樺乾草當筒放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踰越山阻以繩繫竿頭引挂高處礙因勝人便即合上又增短次引人又加大繩續更汲上則束馬懸車可以力辦

據倉廩

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於雍邱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饑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源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兵十一

孫子曰安能動之攻其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所安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上兵伐謀敵始有設謀伐之易其次伐交合不令

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同

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戰國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必亦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即員救圍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若不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漢先零罕音開音二種羌解仇

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

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

王尋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軻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

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那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所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旌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或衝滿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

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因大敗之王邑先攻○王莽末王郎起河北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眾疲幣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黨悉平○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眾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千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乘降○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側反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我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肯為曹公所敗袁紹○後漢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邱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兵西

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間之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濟遠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遽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東晉將蘇峻反攻剋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衝也侃從之夜立壘詭賊見壘大驚賊攻大葉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葉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葉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葉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眾遂潰○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眾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

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荀元廣○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趨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

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間之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濟遠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遽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東晉將蘇峻反攻剋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衝也侃從之夜立壘詭賊見壘大驚賊攻大葉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葉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葉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葉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眾遂潰○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眾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

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荀元廣○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趨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

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充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窰密兵多馬騎長槍宜平寬放縱充兵多戈矛排積宜險隘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逼促騎不成列充縱排攢擊之密軍失利密與數騎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旌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顛狼大喪師徒密之此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秦末沛公破南陽郡守宋齋魚綺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職黎明圍宛城三市黎或作天未言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民庶眾積蓄多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相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股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有不下者○蕭齊末梁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今江夏郡攻未拔蕭穎胄在江陵遣衛尉席闢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

連和猶爲上策梁武謂闢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道資儲聽此氣息兵若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懼然悟機一躡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况擁七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是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成無不風靡遂克建業○大唐武德初字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祕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幸人爲其固守若至幸即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力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剋莘而遠造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莘人阻我糧運化及爲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散○武德中李靖隨河南王孝恭討輔公祏音賊一軍舟師三萬頓於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將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帥師至

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陸俱進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眾雖多不敢復戰擁兵東走相次擒獲孫子曰兵之形象水水之行也避高而就下兵之形也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勢盛必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勝之若神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衝突其虛空也必攻其易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拒方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彌之隙戰於縞葛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戰於縞葛鄭命二拒曰旆動而鼓旆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地命二拒曰旆動而鼓旆也以爲號令旆古外反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閒隨將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無與王遇且攻其右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攜離也隨將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戰於速杞隨師敗績少師違○春秋時吳楚二師陣於柏舉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魁以其屬五千先擊襄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  
大敗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遁晉師入

楚三日館穀○東晉將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  
劉隗五罪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卒多未易可克不如  
攻石頭其守將周處少思兵不爲之用必敗禮敗隗自  
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寬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  
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  
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  
等軍失利而卻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穎與李詢乃整

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眾大敗遂拔鄴城○大  
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  
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

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  
背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輕易致敗  
春秋時鄭公子歸生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  
狡輅吾駕反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

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毅易之戮也易反

○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門於巢門改巢巢牛臣曰吳王  
再而輕若啟之將親門也我獲射之必殛死是君也

死疆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隋  
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至覆與數騎而  
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師我眞山帝令將張定和率

師擊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眾少呼之命降賊不肯  
下定和不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  
之而斃

乘敵亂而取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王不  
從靖謀致敗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進兵

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郭郭攻其水城剋之悉取  
其舟艦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  
內外阻絕城中携貳由是懼而出降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我專一而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  
以十共其一也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  
擊一則我眾而敵寡者敵分爲十故寡能以眾敵寡者

則吾所與戰者約矣言約少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戰者寡矣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  
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寡者備人者也

故先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千里而會戰先以度量知虛

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不知戰地不知戰  
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

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敵已先據形勢之地  
右前後疑或進退不能故善用兵者辟如率然率然者  
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  
首尾俱至夫善戰者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無令敵知

分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之故漢王得出走  
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  
歲漢常中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  
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將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開與黟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  
深壁不與戰終以此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

聞備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

擒此兵忌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眾必恐矣數日果有  
備敗書至蜀主軍勢○梁將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

也耀軍於張公洲高旗巨艦逼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  
石頭城而觀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

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  
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迭死欲爲一戰我眾彼寡宜

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輕銳蹂躪其後大陣  
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

在寇掠原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  
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之  
人皆爲其用我若總爲一陣并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  
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眾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  
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擣角而前以  
脇諸柵公別繞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  
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  
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眾柵



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  
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  
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  
熾單騎遁走

審敵勢破之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  
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擊  
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  
里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  
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  
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置  
陣已定誓眾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  
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眾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  
有角身不敵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  
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  
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眾志勵雲氣等飄風聲如雷  
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  
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意  
慢勞役饑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合後軍半濟  
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  
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兵氣仍  
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鷲鳥之  
攫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  
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  
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  
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  
乎乃須怒士勵眾使之奮勇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城

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

布陣大勢分易敗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  
洛陽東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帝率軍  
救信進軍至於灑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帝率輕  
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背邙山為陣與諸  
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  
督李穆下馬授周文軍以復振於是捷斬高敖曹虜  
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  
尾懸遠從晨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  
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周文所  
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公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  
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  
棄城西走○隋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陳後主令領軍  
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眾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  
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驃騎大將  
軍蕭摩訶軍最居北眾軍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各  
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末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  
眾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復御俄而  
復振更分軍趨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  
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惜軍勢

魏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道宗異來救  
誕軍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軍將曰今  
爵壘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  
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  
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

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軍心皆定不可傾  
動此禦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詩春竟拔司馬文王與  
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其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  
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距眾議終至制敵擒  
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力少分軍必敗

漢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開楚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  
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遂西與上兵遇斬西大戰布軍敗走○後漢初漁陽太  
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  
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秦狀帝讀  
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  
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  
其後大破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後漢將  
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  
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  
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  
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為營作  
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  
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  
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  
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  
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聞之漢乃召諸將勵  
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  
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

立如其不然敗之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排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且至曠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尙而擊公也劉猶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尙戰於廣都成都之閉八戰八剋○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軍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爲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救溫宿衛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眾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銳如連鎖射不可入眾甚懼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句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呂光皆之而勝





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  
 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  
 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又問  
 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  
 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  
 不可往取算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吾不可以往彼可  
 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且至設伏  
 隱慮出其不意也又問曰衛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  
 車驥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  
 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  
 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眾以屬矣備兵練卒阻利而處  
 親吾軍士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眾助彼  
 失其黨諸國角震鼓舞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又問  
 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絕塞設欲歸還勢  
 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  
 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  
 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為戒備深溝高壘示  
 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  
 塵埃氣揚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  
 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又問曰吾入圯地山川  
 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  
 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  
 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  
 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又問曰吾  
 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  
 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關  
 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

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  
 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  
 若當疾擊務突前關後拓左右倚角又問曰敵在吾圍  
 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索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  
 何武曰千人操旂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  
 勿去此敗謀之法○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有師甚眾  
 能長久則如之何起曰車騎步徒分軍五衢敵人必惑  
 莫知所如敵若堅守急行開謀以觀計謀彼聽吾說解  
 軍而去不聽吾說吾軍疾戰勝而勿追不勝疾歸或伴  
 北安行設伏疾關一結其後一絕其路兩軍銜枚或左  
 或右而襲其處吾軍交至必有其利又問曰谿谷險阻  
 與敵相逢彼眾我寡則如之何起曰息而待之持弓滿  
 弩且備且慮亂則擊之勿疑理則退後隨之凡過山谷  
 邱陵亟行勿留高山深谷卒然遇敵必先鼓譟乘之又  
 問曰左右高山地甚隘狹卒逢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  
 得為之奈何起曰此為谷戰勇者雖眾勿用募吾材士  
 與敵相當輕足利刃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退隱四方且  
 拒且去乘勢不滅敵若堅陣行山列營應須更圖又問  
 曰敵近而薄我我無道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對曰為  
 此之術我眾彼寡分而裹之彼眾我寡合陣從之又  
 問曰若暴寇近薄驅我馬牛取我禾稼為之奈何對曰  
 寇暴之至善守而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  
 退還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必散雖眾可破也  
 自戰其地則敗  
 春秋時鄭人軍於蒲騷音蕭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楚將  
 屈瑕病之大夫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

邑之至度度也四邑君次於郊郭以禦四邑君謂周城也郭謂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近城莫有  
 關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從之遂敗鄭師於蒲騷○周  
 末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  
 固守不出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  
 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  
 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  
 以陣則不堅以關則不勝當集人眾聚穀蓄帛保城避  
 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  
 三軍困餒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戰必因勢勢者依險  
 設伏無險則隱於天陰暗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後魏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於鄴戰前軍敗績德  
 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  
 者三魏懸軍遠人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  
 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  
 彼眾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  
 不勝眾心不固二不宜動墮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  
 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  
 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眾多斃師老費生詳而圖  
 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據險隘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常利而處之糧食  
 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  
 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意以利誘之禁其牧采  
 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  
 能破之也○後漢末曹公使夏侯惇妙才張郃屯漢中蜀  
 先主進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是



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

噪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

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

先主欲眾據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

果引軍退還先主遂有漢中○魏將曹爽之伐蜀司馬

景王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

臥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不獲戰

攻之不可宜亟紀力還軍以為後圖爽等引退禕果馳

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東晉末大將宋武帝討南燕

慕容超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

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

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

糧運別勒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

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

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弊中策也縱賊入峴

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眾多未可以

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

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

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

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

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八峴自貽窘逼昔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

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為天時不如地利但守大峴策之

上也超又不從晉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陞簡士馬蓄

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

五萬進據臨胸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

段暉等於臨胸戰敗超奔還廣固朱武圍廣固數月而

拔齊地悉平矣

塞險則勝否則敗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豫章漢東楚左司馬沈尹成謂楚將子常曰子沿

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以方城外江北地名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子濟

毀吳所舍舟下使勿渡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

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革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大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

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

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

此二別在江夏界至大別南入江然則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史

皇曰安求其事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子

之言故敗漢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嬙嬙音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

司議郎中侯應上言以為不可其略曰自周秦漢興以

來匈奴寇掠甚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二千餘里木冒

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

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

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

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

之覬欲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城因山巖石

木柴疆落谿谷水門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

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

滅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

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具在邊防○後魏遣

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潞川頻勝寶在中山引羣

臣議之中山尹符諶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

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拒

之中書令息為遂曰魏軍多騎師剽銳馬上齎糧不

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

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又動眾心示之以弱阻關

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

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

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視風奔退郡縣

悉降於魏實遠塞險○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充於東

都王充勢窮寶建德自河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

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王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

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情今我

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盛冒險爭鋒吾當攻之必矣

賊若不戰旬日之間王充自潰彼敗我振兵足以臨之

矣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

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王

充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

建德總十餘萬眾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馳騁期於速戰

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

鬪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

當彼疲弊之眾一戰必尅建德破則王充自下不過數

旬二國之君可而縛麾下蕭瑀等奈何遂請退兵太宗

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王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趨

武守之不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收馬千餘匹於河清間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眾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其陣久卒饑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死地勿攻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割髮捐寇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傍震鼓疾謀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法伏卒隱處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鬪意因而擊之雖眾必破又問曰吾在死地糧道已絕敵伏吾險進退不得則如之何武曰燔吾蓄積盡我餘財敵士勵眾使無生慮鼓呼而衝進而勿顧決命爭強死而須鬪若敵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伏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傳令軍中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道草山自礪蔽依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癸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遙見

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軍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音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願諸君不察

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拊字武反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向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十六國後涼呂光遣二子紹纂伎段業南涼禿髮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三門開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覬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快戰求生戰則有太山之安不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段業語○梁將陳慶之守壽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千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其來至此涉歷一歲靡費糧仗其數極多諸君並無關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圍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倚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吹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矣○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

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涇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眾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因自○南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洸難請降後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據之於是其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洸難而皆不返命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

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眾來追至於河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若敵人在死地無可依固糧食已盡救兵不至謂之窮寇擊此之法必開其去道勿使有鬪心雖眾可破當精騎分塞要道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總論其地形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藏三軍困敗饑餒勞逸地利為寶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沮如幽穢垣堦溝瀆此車之害地也有入無出長馳迴蹶大阜深谷滄泥壑澤此騎之敗地也候視相及限壑分

川斯可以縱弓弩聲塵既接深林盛薄斯可以奮子鉅  
蘆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蔣蒞營則必率其伏平坦則  
方布汚斜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衝  
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專守  
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  
掩遲為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  
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選  
前窮後絕雁行魚貫之嚴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  
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動  
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知窮力竭  
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  
已知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於此可不  
慎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  
併氣一力抽腸瀉血一死一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矣  
已具前篇吳子  
孫武問答語中

勵士決戰不必常勝若非敵無以成功今故附  
於死地勿攻之  
後他者類此也

昔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若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糧  
吾欲徐以為陣以敗為勝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之  
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為四衝陣以驍騎  
驚其君親左軍疾右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  
鼓呼而當又問曰敵疏其陣又遠其後跳我流矢以弱  
我弓弩勞我士卒為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  
前車騎獵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  
少擊眾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於夜故曰  
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  
善於阻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戰國秦圍趙邯

鄆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子李同說平原君  
曰君不憂趙邯鄲平原君曰趙已則勝為虜何為不憂  
李平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  
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糧肉而人褐衣不完糟糠  
不厭或剝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  
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  
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  
方其危苦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  
千人李同遂與之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魏信  
陵君以師來救秦軍遂退○戰國齊上將田單率師將  
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吾以破  
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  
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  
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單乃懼問魯仲連子對曰將軍  
在即墨之時坐則織簞立則杖插為士卒倡當此之時  
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志聞言莫不掩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封西有  
淄上之實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之所以不勝也田單明  
日結髮厲氣立於矢石之間引抱而鼓之狄人乃下○  
秦末秦軍攻趙項羽救之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  
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秦將  
王離九戰絕其甬道大破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  
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及楚擊秦將諸  
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  
請侯軍無不人人揣之睡恐○後漢將吳漢率兵圍蘇  
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焉  
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臥心懼矣

漢乃勃然喪膽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雖多皆  
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敵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  
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  
建茂合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  
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十六國前秦苻  
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暉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  
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之以銳卒五千夜從間  
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曉懼遣使讓評催之  
連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陳於  
潞原而誓眾曰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  
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願受爵明君之朝慶賜父母之  
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觀評師  
之眾惡之謂郭慶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  
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  
吾之所及必以本部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  
而兵交猛召之羌殺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  
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蚝大  
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眾戰及日中大敗評眾  
俘斬五萬○十六國前秦苻健為姚萇所殺苻生率兵  
伐姚萇皆刻鋒鑿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  
稍勾刃為方圓大陣知其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  
所向無前○東晉末宋武帝作相舉兵伐後秦姚泓以  
王鎮惡為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鎮惡  
登岸渭水流急條忽聞諸艦悉逐流去時泓屯軍在長  
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  
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筋乘衣糧並已逐  
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

則無遺類耳乃身先士卒眾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踴爭先泓眾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隋時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昇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白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合諸軍為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而還者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眾寡勢百相懸勵士攻其師  
王莽末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伴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台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乘卒初銳用之  
劉項爭天下之際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鼓而思歸及其銳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盡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後周末

隋文帝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利仲文在蓼陽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

激怒其眾

春秋時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關土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秦梁入用其寵秦餓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王戎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漚而止漚泥也秦奮倍猶未也秦伯獲晉侯以歸而怒所以勝也春秋時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謂隨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所以怒我而忘寇也隨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戰於速紀隨師敗績若用李梁之謀則勝矣○戰國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妄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劍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劍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先人可為美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舉人從城上遙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

大敗燕師○後漢度尚為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鴻等從人山谷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士喜

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小小何足介意眾咸憤踊尚乃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大破平之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敗謂之輜輳車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糧多而人少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圍而○以大木為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輪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以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陛階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栳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作軸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車行軸轉引弩弓持滿弦牙上弩為七衛中衛大箭一鐵刀長七寸廣五寸箭筒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昇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則用攻其城謂之小頭木驢○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即孫子所謂距圍也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圍而燒之柱折城摧○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輜轆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以板為輦立栳樞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趨捷者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輦○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散油散因燒矢鏃內箭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

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尾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處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至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敗能守其險害之要路孫子曰彼敵不得至者害之也取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此守之上也故飽能饑之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乘生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委積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  
**絕糧道及輜重**  
 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薪後糞樵取薪也蘇取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虜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下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陳餘走○漢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禦之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糧道絕彼吳必將斃而糧絕矣乃以全強制其疲

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阜卓邱賜所敗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卓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漢臨泚水漢音黃泚音毗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享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邱賜至食時陣潰遂斬卓賜○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授言於紹曰北兵數重而果勁不及南南數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出復壁紹為高槽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曹公曹公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會紹遺滄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為軍於表以絕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援援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步馬乘袁氏旗幟衛故縛馬口從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給音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兵以益備問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互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蜀將姜維率眾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韶等守之詎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或有救山

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劉允西伐張駿之武威駿遣將辛巖韓瑛東拒劉允屯於狄道城韓瑛進渡拔干嶺辛巖曰我握眾數萬籍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爾久則生變瑛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日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允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允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眾十倍於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瑛等自潰彼眾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士眾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拔干大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荆河州而去留將姚弋守城住西臺勒將以驢千頭運糧以饋姚弋將祖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泝水盡獲之姚弋宵遁○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焚評輜重火見鄰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糶鬻水積錢絹如邱陵三軍莫有鬪志因而大敗○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眾救其前軍迎擊

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遂大敗郭待封失職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與敵師傍近草二日火積積者三日火輜輜者四日火庫當使間人入敵

曰火墜墜也以火墜入營中一日火道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敵人也又曰煙火素具燒燬之屬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日者宿在戌箕東壁翼軫也宿之曰則風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

蕭世識曰春丙丁辰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去劫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

式也各候其時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聞人縱火於敵火發而

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當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火可發於外無

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所為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勿攻下風退而攻之必

必為所害書風久夜風止數常也風也書風則火氣相

害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既知起五火五變

短故以火佐攻者明也取勝

火攻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葦葭用絕火勢蕭世

敵用火勢於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復贖薪蕭世○後漢末

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

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

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

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

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

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崇

梁眾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少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死曹公寇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燔煙張天燔音訓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適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腳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發羌營因而奮擊羌將姚襄大敗走之○後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絕嶮古城千仞諸將莫敢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隋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積儲皆非密地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附

火兵以號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繩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當舍茅竹積穀○火獸以艾

燼於開火置瓢中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鹿頂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上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機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乘風取勝

後漢楊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獯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力強吏人憂愁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敗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者即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鼓弓弩射其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其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大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陳武帝有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之瑱等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水燧以擲瑩船者皆反燒其船琳兵潰亂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為衝故強水可以絕而不可以奪水但能絕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兵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散散不如深壁合齊王使其信臣招所

亾城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淮淮音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伴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水平及水戰具附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為立塢塢音以爲捕魚而潛從塢下過北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水灌城具兵機之務速篇○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軍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柵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雨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剋定閩中○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眾軍討之紇乃出柵音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柵之外用邊船攬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柵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隨水突之賊眾大敗因而擒紇○大唐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背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沼水上流使淺合黑闥得渡水及戰遠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悉虜其兵眾河北悉平○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李恭曰兵者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

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眾莫不震驚之涉靖又被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架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缺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則山崗溝澗水源下高深淺可以分寸而度○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檣棹篙櫓帆席繩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聽矛穴置拋車疊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

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擊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舸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遊艇無女牆船上置漿音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鷗頭低屋高前大後小如鷗之狀舸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鸕鶿翼以助其船離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引敵使寬而渡之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敵近也近水待視視生處高水深亦當處其高前無迎水流恐敵我逆水流在下也後當使高處也也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來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水而遂漲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上退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

敵半涉水擊必勝

春秋時晉將陽處父侵蔡處音昔楚將子子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處父患之使謂子子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欲避楚使渡成陣而後戰遲速惟命不然紆我紆音緩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子上悟之不涉終被讒○楚漢相

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地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泉漢將挑楚軍咎渡汜水戰漢將候半涉擊大破之○後漢末青徐黃巾三十萬眾入渤海界欲與黑山賊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敗復大破死者數萬人○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蜀主懼○大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眾十萬來至范陽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分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擊之大破

軍行渡水附

軍行遇大河渠溝潤無津梁舟楫以木罌渡用木縛為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罌間開五寸底以繩句聯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前置拔頭後置稍左右置棹○又用槍楫槍十根為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楫皆去鑽刊以束為魚鱗次橫檢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以此為率多少用濟○又用蒲楫以蒲九尺圍顛倒為束十道縛似束槍為楫量長短多少無蒲亦用葦楫量大小以濟人○又用挾艇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艇於兩岸立大概急定艇使人挾艇浮渡大軍可為數十道○又用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浮渡

禦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遣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輞兩兩接對揉入久竹為艇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輞輪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後周將達奚長儒聞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勇士七千來為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數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因擒明徹

通典卷一百六十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十四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言水因地傾側而其勝者也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言其有變化取其勝者也言其有方圓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神機權而動量敵也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五行謂金木水火土四時謂春夏秋冬言五行有短長月有生有死言其盛衰盈虧敵日或強或弱言其盛衰盈虧因機設權

春秋時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也○春秋時楚師伐吳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象尾使赴吳○春秋時邾人城翼翼邾師黨邾之鐵城深切○春秋時邾人城翼也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大夫公孫錡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南山行不欲過武城大夫徐錡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廕之遂敗邾師○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無終山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烏阨鳥介切○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無終山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烏阨鳥介切○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無終山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烏阨鳥介切

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燕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俟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後漢末袁尚擊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向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向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善平上冠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總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將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幼為不如殿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向明日曹公聞爭已得去曰果如吾言○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為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

仁圍靈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吳將賀齊討彭首歙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為緣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亂不知所為守路備嶮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刀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為也遂伐木為格與棒布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謙賊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遊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為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沖攻之堅將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為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沖懼退還上明○東晉末大將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師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

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額古時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賈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東晉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俄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帝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遣軍繼過岸率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音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毘仍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毘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眾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當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叢箭射之魏眾既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別齋大鎗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鎗鎗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眾不能當遂奔潰○宋檀祗為廣陵相廵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眾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暗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卻入祗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必走矣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宋將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眾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為數道偃旗臥鼓慤潛進令曰聽吾

鼓噪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為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敗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汎海陵山徑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軍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阻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集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眾我氣方厲彼已被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皆潰亂率兵直渡渠奮擊陽邁遁走其眾奔散遂克林邑○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眾號一萬侵後魏荆河州之太倉口魏將傅承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承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承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示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承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水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觀承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梁將侯景反兵逼建業眾皆危懼梁將羊侃為守城督因為稱得外射書云鄒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鐵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倒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眾皆服焉賊頗攻不捷會侃病死城乃陷○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實據州反魏大將長孫雉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偁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開為壘勝

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復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潼關之賊必觀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雉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孫珍停師蒲坂又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偁曰孫珍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朝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壘堪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渭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雉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偁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遂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降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人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火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寶實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偁頗有力○後魏末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眾數萬人屯據朔城魏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劄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人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為復資遣之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葛榮率眾將向洛陽眾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

副倍道兼行東出隘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加棒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西魏將王羅為華州刺史善修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羅羅不知覺比曉軌已乘梯入城羅尚臥未起聞外洶洶有聲羅挺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眾遂投城遁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洛陽師至於河北周文帝患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一旦絕中流火船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全遂進軍洛陽○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及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墮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溝截其道仍置戰士屯於壘上城外每穿至壘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壘上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火以皮韞吹火氣一衝成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縱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竿每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又於城西

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復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而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城竟以全○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士千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郅原前後七十戰盡降其眾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眾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者賊遙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眾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常乘駿馬一紫駒音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西魏將王思政守頰川城東魏大尉高岳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臥鼓偃旗寂若無人者岳恃眾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還城中勇騎開門出戰岳眾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眾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備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子算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絕而出戰岳眾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退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頽壞岳悉眾苦攻分任迭進旬之中晝夜不息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又屬大雪平地三尺眾斃於鋒刃及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乃更修堰作鐵籠雜獸用厭水怪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不敢逼城齊文襄乃率步

騎十萬來自於堰下督厲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吐城北面遂壞頃之水便溢滿無措足之地遂破擒文襄義而禮之○後周將賈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敢於是分兵掠抄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各持囊遣官司部分各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即遣之瑱等聞之量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船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即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就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殲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餽瑱軍敦患之乃為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見之謂餽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凶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取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隋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儁以萬人屯承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推牛享士仲文知其意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尉賞賜將士金鄉人以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

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  
 即屠之彼意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  
 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  
 兵俱發曳柴鼓噪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  
 皆投漆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輜送京師河南悉  
 平寬毗羅之眾妻子如呂蒙襲○隋開皇中文帝大議  
 伐陳諸將皆云大江濶遠兵不習水以此為疑若一登  
 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  
 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  
 江諸州二十歲以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為名賊必懼  
 而求馬擬戰密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得不  
 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為彼用陳主叔寶果  
 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而止高頴請所博得  
 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邀遊為名造船教  
 水戰仍以賀若弼為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也○隋煬  
 帝初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為諒將喬鍾虺  
 所圍隋將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山谷出  
 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虺戰兵初合驢牛驢者疾進  
 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虺軍不知所為伏兵發擊之因  
 而大潰○隋將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  
 乘巨象而戰方戰不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  
 兵挑之梵志悉眾而陳方詐為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  
 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大唐  
 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回紇等眾合二  
 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  
 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

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誠之曰  
 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  
 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救思摩燒雍秋草延陀  
 糧餉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畜鬻斂林木  
 枝皮略盡卿等犄角思摩不須前戰候其將退一時奮  
 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眾破之先是延陀  
 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  
 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  
 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則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  
 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  
 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之而延陀弓矢俱  
 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稍數百為隊齊  
 奮以衝之其眾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  
 馬者其眾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高宗遣將  
 軍裴行儉討厥突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  
 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前  
 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狂  
 伏不可以不備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  
 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  
 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并解鞍收  
 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眾  
 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者

多方謀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員音對曰楚  
 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帥以肆焉肆猶勞也一帥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弊道亟肆以  
 罷之亟音疲多方以謀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於吳師入郢郢都也  
 春秋時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陣於槿李槿將句踐患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擒為吳  
 之而吳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主頭面辭曰二君  
 有治治軍也臣千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軍之行前不敢逃刑  
 將歸死遂自刎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  
 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  
 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  
 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  
 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黜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  
 疑遂公與超曰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  
 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魏將田國讓率兵擊鮮  
 卑軻比能軍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抄軍前後斷  
 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  
 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行數十里  
 乃知之○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招吳請援司馬  
 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  
 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  
 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  
 遣羸疾就穀廩准北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  
 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  
 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  
 守外結吳人自為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  
 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  
 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輜輸可  
 不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為我擒矣誕欽等出攻



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驚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東晉初前燕慕容廆胡罪封略漸廣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暹陸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暹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暹論而復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眾曰崔暹昨有使至於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眾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令音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眾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輸已入其營縱火焚之眾遂大敗斃翰皆廆之子○十六國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滅其族遣將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朗既聞其家盡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於北平早候知之襲令支遣裨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所以追早還者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亾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其怠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齊末東昏侯以

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亾齒寒自有傷豈之急寧不聞同邪我總荊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軍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邱梁武復令天獸齋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迺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管間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亟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東魏初齊神武破爾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賈泰率精騎先驅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情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克之○後周陵州木籠獵恃險每行抄劫周將陸騰討之獵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獵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眾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後周將周法尙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尙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於陳偽告猛曰法尙步兵不願降北

人皆竊謀盡若叛還欲得軍來必無闕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軍急進法尙乃伴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尙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尙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矣○隋高祖取陳之策曰江土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必不信持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弊○隋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陳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曰不念昔日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惡意更欲與王固盟約耳於是殿軍引卻也

孫子曰上兵伐謀敵方謀謀舉眾師伐而抑之是其保勝者也於無形也

### 先攻其心

戰國齊將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務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也○



漢王既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眾漢兵圍之而皆為楚

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斯亦攻心之機○蜀大將諸

葛孔明率眾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勝之具○晉大將司空劉琨守

太原羣胡攻圍久未下琨計窘吹笳聲悲寥亮羣胡夜

聞之愁思遂潰散斯亦攻心之機也

奪敵心計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鎮守處也遣軍師皇

甫文出謁恂辭理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

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

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十五

孫子曰必生可虜將弱怯則有必生之意可急擊而取之

敵無固志可取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至於郟必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

曰進之宜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則軍志曰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也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可也先蘇見切遂疾進師車馳

卒奔乘晉軍晉帥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兩手中軍裨將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先具舟有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

扣馬太子光也榮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行略其將退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淮南及沂齊侯

不敗子諫遂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水將擊之夫

槩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

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

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

敗諸雍溼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陣渥音普漢將趙充國討先

零羌羌久屯聚解弛覩見大軍乘車重渡渡湟水道阨

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

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後漢涼州賊王國圍

陳倉不拔而去漢將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

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

困獸猶鬪蜂蟻有毒況大眾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

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

且走莫有關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

為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矣○晉將劉

毅浙江追桓元戰於崢嶸洲於時官軍數千元兵甚盛

而元懼有敗則常漾輕舸於舳側故其眾莫有關心官

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隋煬帝征高麗大

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

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乞支文德遣使偽降請

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

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

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

至鴨綠水行四五百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

東城唯三千七百八耳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遂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敢

歸師勿遏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遠遏截之

後漢末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

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眾繡與

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

輜重設守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

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爭死

地吾是以知勝矣○十六國前秦苻堅自伐晉於壽春

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於華澤堅將苻敬反寶衝姚

萇討之苻敬勇果輕敵不恤士眾沮聞其至也懼率眾

將奔關東欲驅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

驅令出關不可遏也敬復從戰於華澤敬敗績被殺○

十六國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禿髮傉檀大破之驅掠二

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眾追之其將焦

朗謂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

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

度趣萬解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

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

路勃勃乃勒眾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十六國後涼

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

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

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眾追之

為弘所敗業嘆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兵一分一

變兵法詐詭以利動敵心故其疾如風應機其徐如林

或不見利不前如風吹侵掠如火也猛烈不動如山守敵不

林小動而其大不移莫測如天之陰雲動如雷霆疾速不

誑感安難知如陰不見列宿之象動如雷雷及應也因敵而制勝也應也

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指獨分眾之所指獨則分離其

眾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遺不動如山之義也

東晉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晉將謝石謝元拒之堅遣

其將朱序說石等以眾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

百萬之眾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眾未集宜在速戰

若挫其鋒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

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若懸軍深

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

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眾皆曰宜

阻淝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御軍令

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

度澠水逼之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帝遣將軍李寬討之迥男惇都見率眾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拒之此七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卻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卻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大唐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揚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為辭日餘日間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谿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夜甲非厚者居眾後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噪而奔擊乃大敗焉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東晉末盧循率眾數萬方艦而下晉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輕利關艦躬提幡鼓命眾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殉之於是眾軍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宋武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霧天賊眾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潯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眾乃悅服

乘勝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振天下勢懾內外今舉漢中蜀人觀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少緩之則諸葛亮

明於理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曹公違○晉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六十里虜都督孫歆沅湘以南至於交廣翽風送欵時眾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大舉元凱曰昔燕樂殺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羣師直詣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十六國蜀李特攻晉將張徽徽軍潰特欲釋徽還涪音諸葛亮

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滅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徽養病收心餘眾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執馬而諫曰鞍轡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營待兵糧成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眾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其勢逐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北失機之道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

中苦饑此夕唯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飽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翟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眾大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果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塢城寶抗等苦諫曰賊主猶堅據城雖破其將宗羅喉未可即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算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破餘眾何足為虞凶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眾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陣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果窮蹙開門請降

乘勢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廣里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問是弗能久矣不能齊師夜遁○漢王遣韓信破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音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齊燕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魏都賦曰醇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

醇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

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使使者東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因敵懼遂取之

春秋時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門曹人尸諸城上死於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舍墓謂將發塚也師遷焉曹人兇懼懼至曹人墓也兇恐也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晉侯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晉將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餘里縱遣將侯暉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神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劉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由內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祇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剋冠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所虜耳從之翼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擊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告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剋

比千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蕪折著接炮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大唐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郡王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耶公祏惡積禍益今承廟算以致討益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竟平公祏焉

散眾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也示必死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平原泰山令步兵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輜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為爾朱榮所擒餘眾悉降魏將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榮乃普告眾聽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之機速焉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霧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處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逆軍也必敗是知風雨之占其風雲氣候雜占語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於末篇太公曰凡興軍動眾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

故勝敗可逆知也其軍中有知曉時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盛加警備守輒勿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以氣為候○凡興兵動眾忌大風雷而陰不見日○凡氣初出如甑上氣勃勃上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霓暈耳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日久陰不雨下謀上也○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凡氣如龍如虎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卑或氣黑如明上樓皆猛將氣○凡敵上氣青而疏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綫綫綿綿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凡降人之氣如人十五五皆叉手低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勃旌旗聲暈順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凡敵軍上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火光亦大勝或敵上白氣空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

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或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或遙視軍上雲如鬪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者戰必勝○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有赤黃氣于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虎狀其軍不可攻○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旗折陰不見日旌旗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上吾軍不可出則不利若風氣俱來此為敗候在急也○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偃蓋皆敗徵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必敗○或軍上有赤氣炎降天將死眾亂○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或有雲氣蓋道蒙蔽盡山此敗候○凡城中有日氣如旗者下可攻○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屠○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天賊也不可伐伐者死○或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或氣如杆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或城上有雲分為兩其狀者攻不可得○凡攻城圍邑過旬日不雷雨者城有輔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透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敗也○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或有氣如灰氣出入覆其軍上者上多病城屠○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雲狀如眾人頭下多死喪流血○攻城有白氣繞城

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皆此皆敗氣○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伏兵氣如幢節在雲中轉高銳不可擊○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魄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銳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日出時在南日中在西日入在北夜半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見彼軍上氣如塵埃沸粉其色黃白如旗幡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際覆人上下掩搆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侯之○凡雲起旺相者吉囚死者凶有勝無實勝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我軍在西賊軍在東西高東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短則我軍勝也地音○兩軍相對遙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烟如塵賊凶敗○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軍無氣將修德撫士服存問寒暑警誠固守有赤色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黑氣如牛猪者瓦解之氣軍必散有白雲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去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若兩氣蒙圍城有人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

即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羣羊擊之必大尅○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擊○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軍上無氣是死兵擊之必大勝也○兩軍欲戰視彼軍氣氣如焚生草之烟者初必情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黑出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軍敗之氣如羣鳥亂飛即伐之必大勝○氣在明乍暗皆有詐謀氣過旬不散城有大輔即去之勿攻○凡敵上氣如雙蛇飛鳥如缺垣如壞屋如人無頭如驚麋如走鹿相逐如雞相向皆為敗軍殺將之氣○敵上氣如固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銳不可擊之○敵上氣黑中有赤氣在前精悍不可當○敵上氣如轉蓬者擊之立破○天子雲如千石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黃正四方○遊兵氣如慧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無根本○敗軍之氣如破車如人無足無臂○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服口相戡當修德審令繕瀟鋒甲勤誠誓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啟請以備天門觀其祥應矣○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裊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眾心乃可用矣雖云用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其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隨機制用亦有此為助焉



刑

前志曰夫人有生萬物之最靈者也然而爪牙不足供其欲趨走不足避其害無毛羽以禦其寒暑必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者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能勝物羣而聚之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人既羣居不能無喜怒交爭之情乃有刑罰輕重之理與矣刑於百度其最遠乎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又曰鞭扑無弛於家刑罰無廢於國征伐無偃於天下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爾應觀前躅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在乎無私絕濫不在乎寬之與峻又病斟酌以意變更屢作今摭撮經史該貫年代若前賢有誤雖後學故言亦庶幾成一家之書爾前代措神之徒多設三皇之言又不載其刑法故以五帝爲首云

第一刑制上

第二刑制中

第三刑制下

第四雜議上

第五雜議下

第六內刑議

第七守正

第八寬恕

刑一

刑制上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流宥五刑之流宥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爲治扑作教刑楚也

不道之業金作贖刑黃金以贖罪之刑也楚也

青犢肆赦帖終賊刑

可居者放驩兜於崇山崇山崇山南裔

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殛鯀於羽山羽山東裔也在

曰舜流四凶於四裔以禦魑魅此一明四凶不死也

孔安國注云五流有宅者謂不忍加刑則流之若四

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

流各有所居之地有三等之居大罪惟明克允

刑之遠近前古三帝之制據左氏載言叔向所言夏

刑也云五帝畫象三王始用刑五刑之制後世以墨

始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而孝經

帝皆同書象不用肉刑其後以爲不然而也按舜典云

帝流宥五刑五刑者以傷刻其後以爲不然而也按舜典云

刑矣則帝舜何得言以流哉代之足明帝舜以前有五

帝舜初立之時暫廢五刑後又用耳且尚書經正聖哲

所傳左氏班書何忽而不據其議緯之言固不足徵也

荷卿曰肉刑者蓋百王之不所同未有知其由來者矣

誠哉○夏啟卽位有扈不道誓眾曰不用命戮於社

主有奔北者則戮之主後又作禹刑曰殷作湯刑

前以社主陰陰主殺後又作禹刑曰殷作湯刑

夏殷作刑皆叔洎紂無道遇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世也言晚時洎紂無道遇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

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諫旬而斂

布五刑於天下又懸又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

書重之諫旬十日也

之刑禁憲正月布刑於天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

以陸前出宣命之亦懸書於門闕及一日刑新國用輕

典刑國新國土立君之國故丁密馬一日刑新國用輕

刑中典者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凡盜賊軍鄉

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家

室廬舍上人車船乘引者殺之無罪若今無故入人家

欲犯法者其時格殺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無罪

謂於土無罪也士主獄官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

親者辜之辜之言枯也謂燻之殺人者路諸市三日

斃之音傷人見血耳不獲獄者遇訟者告而誅之

謂付人相傷傷見血耳不獲獄者遇訟者告而誅之

罪不受也退訟者退止訟者也坐爲賊盜者其孥男子

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春人孥人此二官之後今之

罪隸奴也從坐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

罪入縣官士以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

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劓者守關劓者守關

者守內人道既絕則用者守關無急行疑者守積王之

官刑是不窮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行疑者守積王之

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耄

荒荒言百年大其難老而能用賢而治亂忽命呂侯度作

刑度時代訓夏贖刑穆王命呂侯作書訓揚

刑所宜也訓夏贖刑夏再贖刑之法從輕也墨罰之屬

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

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其後又作九刑

正刑五及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

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道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

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

器以蠱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



棄市律又以咎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答三百曰二百咎  
二百曰百其定筆令筆葉也所以擊者也筆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咎先時答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自是咎者得全  
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  
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緩深故之罪孝武刑吏深害及故人急縱出之詠吏釋罪人疑以為律令人罪者皆竟殺之  
凡三百五十九章詔何本定律九篇故孫通又加十八篇朝律六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能徧睹或罪同而論異具舞孝宣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首匿者言為謀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忠刑法不一  
置廷平四人平之具雜成帝鴻嘉初又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闖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人八十曰眊言老昏也七歲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曰悼言未成人若死亡可哀悼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其明赦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其當驗者即驗問就其所居定若令王莽居攝義劉信起兵討更恭帶徵人劉奴莽求得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

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法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屢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鉗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陳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鈎校律令條法溢於前刑者奏除之鈎猶勸也  
出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  
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前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並具竟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必寤寤也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漢文景只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解賊吏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即其事矣今申明除之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剛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曹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

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具內刑於是乃定甲子科記獄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過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尙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答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尚君傳習以為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與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部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輿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

然而律文煩廣事比眾多離本依未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網二丈附輒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制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台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掠律賊律有欺設詐偽踰封矯制因律有詐偽生死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因律有告劾傳覆厥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律因律有繫囚鞫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贓律盜律又有教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擅興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時不辦厥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復為法故復別為之留律秦代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騎令其告反逃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警事律盜律有還贖罪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贖

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敕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瀆或梟趙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讞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於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因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兇強為義之疏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此皆魏代所改其大略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邱儉之誅其子荀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請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

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所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忠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大密於是命賈充鄭冲荀顛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順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辦因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贓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錫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欲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臬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三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刑二

刑制中 北齊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晉武帝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賊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木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志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賊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為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入室廬道逕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贓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

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庄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管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論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關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賊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贓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

主得喝殺之賊婦人廬舍積聚盜賊五正以上棄市即燔宮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贖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釐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宋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者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過小人也故為救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刑而上者謂之道刑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懼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法律之義也○東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蘊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問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



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尙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罪將考父祖逃亡之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者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獨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王守倫五疋常倫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倫至五十疋具寬劉秀之爲尙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植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尙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爲都官尙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因舉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豎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

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齊武帝令制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即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日刑名二日法例三日盜規四日賊叛五日詐僞六日受贓七日告劾八日討捕九日繫訊十日斷獄十一日雜十二日戶十三日擅興十四日毀亡十五日衛宮十六日水火十七日倉庫十八日廩十九日關市二十日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日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日免官三日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日杖督一百五日杖督五十六日杖督四十七日杖督二十八日杖督十論加

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卽答款應加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紐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熱粗則古反 不去廉皆作鶴頸細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中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熱粗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粗鞭小杖其制鞭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案官爲奴婢資財沒官親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贖面爲奴贖音都髡鉗補治鎖士終身其下又請運誦配材官治士尙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土人有網禁之科亦以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極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察其錄獄察

斷枉直其尙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尙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贖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具舞○議曰按法用刑誠難差異然酌於人情通於物理衣冠之與黎蒸如草木之有秀茂若戮一士族雖或無究如摧茂林薙翹秀或觀其疹瘁則多傷憫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若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斬叢撥蹂荒蕪未覺其形殘乃鮮嗟歎之議免俗惶駭不猶愈乎儻謂不然立觀其忠武帝深旨未可為尤前志著八議之科近法有收贖之制豈比下俚便令同儕往事足徵未可多咎○陳武帝令尙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款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槩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管二十詔著兩械及杻上槩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鑣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鑣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鑣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

市脫手械及拳手手日拳當刑於市者夜須明兩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尙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驟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警訊連逮人坐監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制令至太武帝神麈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囊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園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囚官吏贖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悍者求得收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賊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具變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

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酣致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賊二丈皆斬具變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除日課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櫬也帖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閣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繩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賊謁之路殆絕帝哀於庶獄罪人多全命徒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尙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送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准法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階先階一等刑爵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恩謂至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於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秉東魏政遷

都於郭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  
 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疋魁首斬  
 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  
 子配驛從者流○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  
 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劼等奏上齊律十二  
 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  
 六曰詐欺七曰鬪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  
 一曰廩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  
 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輶  
 之驢音 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  
 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  
 論犯可死原情可降輶管各百疋之投於邊裔以為兵  
 卒末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春  
 並六年三日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  
 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  
 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鑊輸  
 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春及掖庭織四日  
 鞭有百八十六五十四之差凡五等五日杖有三  
 十二十一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  
 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  
 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  
 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  
 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  
 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  
 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  
 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

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  
 入奚官不加官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  
 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鑊  
 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杻之折戶決流刑鞭笞  
 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  
 鞭瘡長一尺笞者笞鬻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  
 頭運二分半小頭運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  
 大頭運三分小頭運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閑  
 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  
 於殿者復計為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  
 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  
 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  
 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  
 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  
 與之並行具舞○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  
 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  
 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  
 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  
 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鬪競十二曰規  
 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  
 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廩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  
 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  
 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  
 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  
 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  
 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  
 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

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  
 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  
 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  
 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日磔二  
 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  
 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  
 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擊攻鄉邑及入人  
 家若殺之無罪若報讐者造於法報反而自殺之不坐  
 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牽流罪枷  
 而帶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  
 罪以下鑊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  
 罪於琴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懸獄其贖杖刑五  
 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  
 金十二兩至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  
 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  
 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  
 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  
 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  
 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  
 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  
 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  
 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承配下役  
 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  
 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  
 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  
 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濫章條流背  
 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

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竄充頗乖憲章其年

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杖羣盜一疋以上不

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

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

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

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具峻○隋文帝初令高

頊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有絞有斬二

日流刑三有千里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

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日徒

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日杖刑五自

六十至於百五日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

鞭刑及梟首輾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後六

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

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

頗有損益一日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

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

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

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

九以上犯者聽贖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

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

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

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

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

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

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

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

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蹀杖杖之屬盡除之

訊囚不得過二百柳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

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

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過登聞鼓有

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

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

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

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

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日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

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

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

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

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

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

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

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

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

死具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

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

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

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

三百六十斤舊制廬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

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泰宿

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

之謂之大業律一日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

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

十一曰關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廩收十五

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

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柳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  
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  
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為嚴制







曲奴婢謀殺舊主者罪亦同故夫謂夫亡改嫁舊主謂主故為良者除舊條故夫舊主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准此上而故告者下條准此

即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者殺其本生並聽告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賣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總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

如律若告謀叛逆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誣者聽下條諸告總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周親減所誣罪二等大功減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論即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已之妾者各勿論○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缺者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叛逆者皆絞同首法告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誣告重者總麻加凡人一等小功遞加一等即奴婢訴良妾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諸同居若大功以下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者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摘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一等若犯謀叛以上不用此律○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放部曲為良已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二年若壓為部曲及放奴婢為良而壓為賤者減一等各還正之○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一疋笞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贖論減三等○諸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其為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

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雖不行仍為首人殺者即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餘條不行○諸以毒藥藥人及賣者絞謂堪以殺人者雖賣藥可以療病買即賣買而未用者流三千里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並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諸有所憎惡而造魘魅及造符書咒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於周親尊長及外祖父母以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病苦人者又減二等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

於死者各不減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斃者流二千里若涉乘輿者皆斬○諸殘害死屍謂焚燒之類及棄屍水中者各減關殺罪一等總麻以上棄而不失及髮髮若傷者各又減一等即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謂惡意○諸穿地得死人更埋及於墳墓燒狐狸而燒棺槨者徒二年燒屍者徒三年總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卑幼各以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墓

種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諸強盜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強後盜先盜後強等若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足得關遺之物毆擊財主而不還及竊盜後覺棄財逃注財盜不得財捕因相拒捍如此之類事有因緣者非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者絞傷人者斬○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

十疋絞不條亦有加○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者流二千里犯流者絞三盜止數其餘親屬相盜者不用此律○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得枉法者減二等即同事共與者首則併贓論從者依已分法○諸監臨主守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至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之物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強乞取者准枉法論○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官不減即雖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諸貨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受乞未上亦同餘條若百日不還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取受及相犯者准此若若賣買有贖利者計利以乞論強者各加二等餘條強若賣買有贖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強者若笞五十有利者計利枉法論即斷契有數違負不還五十日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借衣服器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諸監臨之官私役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驢驢車船碾磑邸店之類各計備質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役使非供已者非供已謂流外官及雜任應供官事者計備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其應供已驅使而收備者罪亦如之供已直者不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其餘親屬雖過限及受遺乞貨皆勿論親屬謂總大功以上諸親屬此營公應借使者計備質坐贓論減二屬條親屬雖過限及受遺乞貨皆勿論○諸監臨之官受等即因市易贖利及懸欠者亦如之○諸監臨之官受猪羊供贖謂非坐贓論強者依強取監臨財物法○諸

正加役流○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

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

正加役流○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

率斂所監臨財物饋送人雖不入已以受所監臨財物  
論○諸監臨家人於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賸  
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  
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  
監臨家人一等○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  
取借貸之屬各減在官時三等謂家口未離○諸因官  
挾勢及豪強之人乞索者坐贓論減一等將送者為從  
與勿論○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之人及貸  
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抄署謂類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  
解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減一等坐之雖貨推同餘  
即主守私貸無文記者依盜法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  
准此亦○諸坐贓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  
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守而因事受財者與者減五等○  
諸人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官者計合還主  
之分坐贓論減三等若得古器形制異而○諸關毆人  
者笞四十謂以手足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傷  
非手足其餘皆為他傷及拔髮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  
物即兵不用刃亦見傷及折人手足指目而猶見物若破骨  
從耳目及內損吐血者各加二等○諸關毆人折齒毀  
缺耳鼻眇一目及折人手足指目而猶見物若破骨  
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指二齒以上及髡髮者徒  
一年半○諸關毆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兵刃  
前刃稍子謂之若兵刃傷之謂金鐵無大小及折人肋眇  
屬即毆罪重者若兵刃傷之謂金鐵無大小及折人肋眇  
人目墮人胎徒二年墮胎者謂孕胎諸關毆折跌人肢  
體及瞎其一目徒三年折跌人肢體者謂其率內平復  
者各減二等餘條損跌及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  
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關毆殺  
人者絞以刃故殺人者斬雖因鬪而用兵刃殺人者與

故殺同謂人以兵刃通已因用兵刃相殺不因鬪故毆  
傷人者加鬪毆傷人罪一等雖因鬪但絕時而殺傷者  
從故殺傷法謂忿競之後各以分敬時不○諸保辜者  
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者二十日以刃傷者三  
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除毆限  
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內及雖限內以他故死者  
各依本毆傷法除患而死者○諸同謀共毆傷人者  
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原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若  
先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其不  
同謀者各依所毆傷殺其事不可分者以後下手為重  
罪若亂毆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首及初鬪者為重  
罪餘各減二等○諸毆制使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  
吏卒毆本部官長徒三年傷者流二千里折傷者絞傷  
以上謂折齒若毆六品以下官長各減二等減罪輕重加凡  
鬪一等死者斬鬪者各減毆罪三等之乃成鬪即毆佐  
貳者徒一年傷重者加凡鬪傷一等死者斬○諸造妖  
書及妖言者絞造謂自造休咎及鬼神之傳用以惑眾  
者亦如之傳謂傳言其不滿意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  
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雖不用徒三年言理無害者杖  
六十○諸夜無故入人家內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  
之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鬪殺傷二等其就拘  
執而殺傷者以鬪殺傷論至死者加殺流○諸盜官文  
書印者徒二年餘印杖一百謂食利之而非行用者  
諸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  
內者不以官當除免十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  
惡及五流者不用此律謂從流外及  
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  
即律有官犯罪無官事發有蔭犯罪無蔭事發無蔭犯

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  
私罪謂私犯及對制謂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  
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公罪謂緣公事致  
加一年當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  
事官散官衛官同為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  
一官動官為一官若去官未  
當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若有餘罪及更犯  
者聽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其流內官而任流外職  
犯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諸流  
配人在道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謂從上道日  
違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即逃者  
身死所隨家口仍准上法聽邊○諸年七十以上十五  
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如役流反逆緣坐流  
律居作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  
死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官當除免死餘皆勿  
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若不用此律  
即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諸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  
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  
小論○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轉易得他物  
皆為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別犯流及及生產業者  
備若計備贖為贓者勿徵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  
價及上絹估平功備者計人日為絹三疋牛馬駝驢  
車亦同船及碾磑列店之類亦依犯時價值備贖雖多  
各不得過其本價○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贓  
猶微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  
之罪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  
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得相

及謀叛以上本服周親其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  
 雖捕告俱同自首法 罪止坐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  
 罪赴者身 即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  
 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 計不盡之賊刑之 其知人欲  
 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雖不自  
 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其於人損傷因犯殺傷而自首  
 仍從故殺傷法本應 於物不可賠償者聽同免法即事  
 過失者聽從本法 於物不可賠償者聽同免法即事  
 發逃亡罪俱減逃亡之坐若越度關及姦 謂犯良人  
 并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諸共犯罪者以造  
 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 於法不  
 罪為其夫 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即共監臨主  
 守為犯雖造意者仍以監守為首凡人以常從論○諸  
 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謂非應累者唯重條其狀不  
 應居作官當者以 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  
 居作官當為重 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  
 罪後發其輕者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  
 數即以賊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法不等者以重賊  
 併滿輕賊各倍論 累謂上累見發之賊倍謂二尺為一  
 尺不等謂以強盜枉法等賊併從竊  
 盜受所監臨之類即監臨主守因事受財而倍其一  
 共與若一事類受及於所監守類盜者財而不倍其一  
 事分為罪二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  
 滿輕法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  
 以失併從殺傷以類 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  
 不實併從失不實之類 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  
 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諸脫戶者家長  
 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 謂戶俱不附  
 長罪其所用即兒在使任者雖 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疾病中  
 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疾病中  
 小之 以免課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其增減等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者四口為一口罪  
 止徒一年半即不滿四口杖六十 亦同○諸祖父母  
 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 須下條惟此

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安繼人後者徒二  
 孫不坐○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  
 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絞 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  
 擅發文書未 給與者隨所給人數減擅發一等 亦謂不  
 待報者告令 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即城屯反叛若賊  
 發遣即坐 有內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雖有所屬比部官司亦得  
 調發給與即言上 各謂急須兵 若不即調發及不即  
 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  
 准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  
 捕者不用此律○諸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  
 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覆者斬若連接寇賊被遣斥  
 候不覺賊來者徒三年以故致有覆敗亦斬○諸主將  
 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捨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  
 輒殺者斬即違犯軍令軍還以後在律有條者依律斷  
 無條者勿論○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 謂非弓箭  
 者 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  
 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 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  
 官者同造未成者減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  
 百餘非全成者勿論○諸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  
 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並得叛坐之情每審皆別  
 日受辭 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 官人於審後到記審  
 訖然後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 切害謂殺人賊  
 良人及更有 不解書者典為書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  
 急速之類 辯定放之即鄰伍告者有死罪流告人散禁流以下責  
 保參對証告人者各反坐即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  
 亦如之聽減一等其本應加杖及贖者止依杖贖法則  
 証告官人及有 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實及數罪等但一  
 條者依常律

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贖即罪至所止者所誣雖  
 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 謂  
 二人以上但一人不 若上表告人已經問奏事有不實  
 實罪雖輕反其坐 反坐罪輕者從上書詐不實論○諸誣告本屬府主刺  
 史縣令者加所誣罪二等○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  
 二千里 謂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 避已告者棄置懸之俱是得見者皆即焚之若  
 將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為理者加二等被告者  
 不坐輒上聞者徒三年○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  
 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  
 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 追究謂婚嫁良賤教服  
 之類 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獄官酷已者聽之  
 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  
 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為人侵犯者聽告餘不得告官司受  
 而為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  
 奏准名例律法云獄成謂賊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  
 奏疏云賊謂所犯之賊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  
 為驗雖在州縣並為獄成尚書省斷訖未奏者謂刑部  
 覆訖未奏亦為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問  
 奏及有勅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  
 官審加論議仍承為恆式勅旨依二年六月刑部奏謹  
 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勅除削絞死罪准有四  
 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斬絞勅律互用法理難  
 容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  
 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  
 門勅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實應元年九月刑部大  
 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  
 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為准式處分又制

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勅旨依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各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以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於愛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簡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略可知今主則輕虐后遂重於善也則云罰不及嗣其不善也乃云罪人以族斯則前賢臧否之辨歟秦法苛峻天下潰叛漢祖蠲除約定三章大辟之罪猶誅三族孝文雖罷肉刑新垣亦羅斯酷其後顏異陷反唇棄市楊惲坐諷議腰斬泊乎曹馬經綸之際忤者三族皆夷後魏有門房之誅歷代蓋治時少罕遇輕刑亂時多常遭重典國家子育萬姓輕簡刑章徵之前代未有其比所以幽陵之盜西軼犬戎之寇東侵京師傾陷皇輿巡狩億兆戮力大慙旋殲自海內興戎今以累紀征繕未減杵櫓屢空烝庶無離怨心者是由刑輕之故或曰荀卿有言代治則刑重代亂則刑輕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亂者乃刑輕欲求至治必用重典斯乃一端偏見諒非適時通論也夫刑之輕重利害已粗言之矣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之君子則曰賢人欲求賢人固不易得矧天下數百千郡縣豈得眾多君子乎佑以爲條章繁難而決斷必不及條章輕簡而決斷或時漏故老氏云其政悶悶其人淳淳政效寬大悶味似若不其明則人淳然而質朴政察察其人缺缺政效苛察人則應之缺缺然而漏弊又語曰寧失不經仁惻之旨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





刑四

雜議上虞周秦漢後漢晉東晉

虞書云帝謂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子  
 治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雖或行刑以殺終無犯者刑無無○周制以  
 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曰日月麗乎天一日議親之辟  
 若宗室有也二曰議故故舊不遺三曰議賢有罪先請  
 是也賢謂四曰議能謂有道藝者傳曰夫謀而鮮過  
 有德行者五曰議功謂有大勳六曰議貴若有罪先請  
 勳能者以五曰議功勞立功者勳六曰議貴若有罪先請  
 也七曰議勤謂勤樵八曰議賓謂所不臣者三以兩造  
 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爭財曰訟兩至使人束  
 束矢則自服不直者也詩禮曰刑人不在君側公  
 族有死罪即罄於甸人郊野之官懸棺殺之曰磔而  
 無宮刑其刑罪即織刺亦告於甸人刺到也宮以刀鋸  
 刺之曰劓刑肅而俗弊則人不歸也刑人於市與眾棄  
 之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罰者御人  
 之術勸也吏者懲也刑者箴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  
 右手也古者以法為術勸以官為譽以刑為箴以人為  
 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  
 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  
 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則曰簠  
 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  
 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千國之  
 紀者則曰行事不諱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  
 正以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諱何

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  
 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  
 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之也掉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  
 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東周之季王道衰壞  
 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鑄刑法晉叔向非之曰  
 遺其書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罪  
 不為一成之刑者於鼎也顏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  
 宜為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結邦國非不預設但不  
 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諷  
 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其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  
 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警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忘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  
 幸以成之弗可為矣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  
 則弟可今吾子制三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  
 於書取證於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細微亂獄滋豐賄賂  
 並行盜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  
 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言雖非長久之法  
 議曰古來述作鮮克無累或其識未至精或其言未至  
 公觀左氏之紀叔向書也蓋多其義而表其詞孟堅從  
 而善之似不敢異於前志豈其識或未精乎按虞舜立  
 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笞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  
 刑書災肆故怙終賊刑欽欽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安國  
 典刑之義勅天下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  
 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飲漢宣帝患獄失中置

廷尉平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亂之起  
 也今宜制定律令愚人知所避竅吏無所弄後之論者  
 卽云上古議事不為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羣居勝  
 物之始三皇無為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焉其俗  
 至滯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  
 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  
 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  
 諸象魏皆以防民昭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發  
 明其義當子產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  
 區區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廢俗微觀時之宜設  
 救之術外抗大國內安疲吐仲尼兄事間死出涕稱之  
 遺愛非盛德歟而叔向乃謂赫胥栗陸御宇之時徒陳  
 閑道行禮致治之說雖虞夏之盛亦未可在殷周之初  
 困不及研尋反覆斯言諒同玉卮無當矣詳左氏之傳  
 或匪至公晏嬰張趯議則先儒註釋亦已昌言所  
 紀叔向此書有如曲護晏子也或曰按孔穎達正義云  
 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  
 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  
 共犯一法情有深淺待至臨事議其輕重也按孔議會  
 叔向之言前已論之矣又按左傳晉趙鞅鑄刑鼎著范  
 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文公又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美禮微書且宣子之  
 刑夷之蒐晉國之亂制也又議曰夫經籍指歸誠要疏  
 議固當解釋本文豈可徒為臆說詳左氏載夫子所議  
 令守晉國舊法范宣子所為非善政也故錄本傳以證  
 之佑誠嗜學輒議前賢備遇精鑿達識庶幾要終原始

幸詳鄙見○秦孝公納衛鞅言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更易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立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衛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竟變法令○漢景帝時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刑法不一於是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球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制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治其末政衰聽倦則廷平招權為亂首矣薛宣為丞相時弟循為臨甯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

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駁者執意不同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免丞相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欽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傷之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欽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眾等議史失奏曰况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救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循言以誘毀宣咸所言皆宜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令公明欽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辱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隔同杜塞也架駮無所畏忌萬眾謹諱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鬪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居處畜產且猶敬之春秋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不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為功使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為城旦春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詆欺成罪毀也丁傳曰遇人不以禮而見疾者與疾人之罪鈞惡不禮反也杖手毆擊破其皮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直也之疾手毆擊破其皮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音紙成厚善循而數稱宜過惡流聞不可謂直音斷而毀宣是不况以故謀傷咸謀計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起促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謠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其手足也措置今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原况以父見誘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誣欺輯集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以受况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况身及同謀者皆從此科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宜坐免為庶人歸故鄉定陵侯滄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此其引律條之文也明有所記也志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為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解免請論廷尉孔光駁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懲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班固曰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代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率天下犯罪者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從耐上至右趾千一人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究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治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云伯夷降典折人惟刑言伯夷下體法以導人言禮制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強擅私為之囊橐言容囊盛物姦有



劾難測騷擾馳各競負於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  
 祀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內火  
 即已滅主者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  
 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  
 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  
 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禮大臣之體  
 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  
 奏劾應有定准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  
 深願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  
 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職思其憂伏惟  
 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  
 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當而上求盡善  
 則諸下牽文就義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盡  
 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  
 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  
 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  
 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狂  
 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明其事  
 理詳匪他求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明者輕重之當  
 雖不厭情苟人無文則議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窮  
 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  
 釋之執犯躡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  
 也人主權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  
 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  
 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  
 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  
 者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

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  
 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  
 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  
 已因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  
 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  
 也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為  
 教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  
 之君齊聖然咸秉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  
 人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  
 適情之所安自托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  
 理則違然天下之大事務眾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  
 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  
 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  
 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  
 之臣所得議擬然後情求旁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  
 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措施一事厥情合  
 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如徵文不允人心  
 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  
 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包故語事識體  
 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  
 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  
 例每臨其事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  
 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  
 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  
 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  
 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  
 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

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  
 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且周懸象魏之  
 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議不可二臣以為宜  
 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議曰昔先王議事  
 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求法外  
 小善也若以善奪法則人遂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  
 法也按故事欲今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  
 復出法駁按隨以事問也○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  
 帳施吏邵廣盜官帳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  
 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過登聞鼓乞恩辭求  
 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映議以為天下之  
 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  
 弛時議者以廣為錯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  
 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  
 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  
 之曰自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  
 止殺雖有時赦適有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  
 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有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  
 贖父命者豈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  
 唯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  
 頓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有廣正以宗等耳人之  
 愛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  
 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與怨讎此為施一恩於  
 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  
 出行而陽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  
 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  
 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躡罪止贖金何者明其無



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  
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流刑況不傷乎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通典 卷一百六十六 刑四



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為道符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弘通物理母之即刑由于伏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育者匪宜愚謂可特屏之遐裔詔從之文帝元嘉七年郊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非有分者也稱難創巨痛深固無離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俱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稔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固當千里外耳今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絕事理固然也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

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跡強劫之黨必謹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為無人之鄉邱壠非常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効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外差不及咎孔謂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其罵母黃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毆傷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傷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謂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詛法所不原罪之致死則理無可有罪疑惟輕經文之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黃之所恨情不在誤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淵之議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劫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在補誥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誥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誥今若以叔母為周親合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誥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

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盤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兇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宋起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蟲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剝腹出病死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割賜子嗣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即劉勰議妻痛違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為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召其子景慈對鞠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孩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鞠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後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為婢迴轉賣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為奴婢者死迴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買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也羌皮賣女告迴稱良張迴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

有遲疑而決從真賣於情固可處較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真買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跡承沈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為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分盜人買賣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滅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為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僭竊謂五服相買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疎為差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其犯罪者皆以發意為首明買賣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羌皮為首迴為從可也且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為可原轉鬻為難怨張迴之僭宜鞭一百賣子葬親誠孝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迴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謹皆不特訊時有宗士元顯當犯罪須鞠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石周布天下其屬籍疎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為定式上詔曰雲來綿遠繁衍

代滋植籍宗氏而為不善者良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為暴諸在議請之外可依法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周親例台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駁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勞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李憐既懷醜毒之心母在猶閹門投界況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壽姝容妃陳慶和姝惠姝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處奏容妃惠姝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限防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姝怨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一階白人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為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王者理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按鬻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妾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律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姝已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姦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離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况姦私之醜豈得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嫁之坐不可因失輝之念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及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冀擒獲容妃惠姝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詔獄寗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辜執憲殊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恐奪祿一秩○大唐律曰八議具刑制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貞觀十四年尚書左丞韋稜同司農木植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令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植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植賤百姓者無由而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而不知其過上乃悟願謂韋稜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官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輕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茲春合鍾被秋茶劍次骨於道德之人逮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論誰宜詔從之永徵二年七月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愛左智遠及馮益妻等金銀奴婢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堂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齡之事有輕

有重重者至流死輕者除名以諭之受委大藩賊罰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務其異於眾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必於常法之外議令人重正與義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詔遂配流嶺南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刑革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痛哭焉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條科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例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文其以准加減比附原情復舉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尉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動貴在焉今仙先不可輕行決

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則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刑六

內刑議 後漢 魏 晉 東晉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人弗犯今法有內刑二左而姦不止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髡者完為城旦春當髡者髡錯為城旦春當劓者劓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具刑制○班固曰善乎孫卿之論曰時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治古為上古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非草履也純絲也衣不加絲示不然而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象刑無所施以為人或觸罪戾而直輕其刑是殺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人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以懲其末也懲止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治古之聖君但以象刑而天下自理也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遠推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

通典 卷一百六十八 刑六

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代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刑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惟明言欲其次序施用刑法皆明也又有菲履縞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秦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制是猶以轆而御駢突轆馬也駢突頭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羅網改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箭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逸吏為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同密而姦不塞刑蕃而人愈媮塞止也蕃多也音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然則惟思所以清源正本之意刪定律令纂音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賄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罪之中殷天人之和殷亦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法不足以懲罪於是名儒大才崔實鄭元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及曹公下令苟或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為

古者俗麗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代凌遲風化壞亂政摸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以時消息者也紂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必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不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雖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王循等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元河南尹李勝又議肉刑竟不能決夏侯太初著論曰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富有犯何苟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則無取於肉刑也如亡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賄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於死則陷之內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猶稱以滿堂聚飲而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為之不樂此亦顯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死而安於為暴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

典八七七

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哉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窮妖也若饑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李勝曰且肉刑之作乃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剗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議者惟以斷截為虐豈不輕於死亡邪云妖逆是窮以除大災此明主治世之不能無也夫殺之與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刑何以改之何為疾其不改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宮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絕其蟠扶元 盜毀支而全生也夫人一哀泣一堂為之不樂此言殺戮者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聞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墳谷滿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掉死也夏侯答曰聖賢之治世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李又曰易曰屨校滅趾無咎仲尼解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為小懲明矣夏侯答曰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似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放刑趾不可以報施而髡不

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罰已重不厭眾心也李又曰暴之取死亦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輕刑不足以大戒若刑之與殺俱非自然而刑輕於殺何云殘酷哉夫刑趾不可報施誠然髡輪固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罪已重夷人而截其手足其以髡輪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論恐未足為雅論也凡在復多不丁謚又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斧肆赦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昔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賊鴟義發兇寇攘矯虔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劓剕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微之言矣○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為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眾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姦頑賴之徒手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於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道不盡善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髡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也加作一歲此以徒生

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執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道路有今之困瘡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答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戒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躡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時務之甚也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矜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代以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而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繁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

政體勝矣疏上不見省○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衛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加增大辟今人戶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尙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會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遂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張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不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可懲而況於刑然則死者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末以爲改若刑諸王朝朝夕鑿戒刑者思爲惡之永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尙書合刁協等議以今中興崇祚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玩所見而忽巽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申明法令樂刑者則甘死若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尙書周顛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是誠帝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爲刑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尙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

使欲爲惡者輕犯官刑陷罪更重是爲輕其刑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愁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因此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也恐受刑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誦貴屢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制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興末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俗人謹圖像既陳則機心遂戢刑人在塗則不違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殺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避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中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肢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珠之議不同時王朗夏侯元論多與琳合故遂不行

詳識周 漢 魏 晉

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理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賦謂相告以罪名者也劑今券書也獄者各取券書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以三劑斷庶人獄訟之中謂者取其堅三十斤爲鈞以三劑斷庶人獄訟之中謂所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刑殺也則殺之訊言聽人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殺之言寬也上服則罪又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其也下服則罪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其也出言不直則罪也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四曰耳聽觀其耳聾五曰目聽觀其眸子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罪本心有善惡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訊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也成獄辭吏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師之屬漢有廷平秦置廷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死刑之罪而受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大司寇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公之位也

典八八九

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人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乃刑殺焉○漢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今以後移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當為處讞也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景帝中五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則讞之也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合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其理不當所讞之人欲令理獄官務先寬自此獄刑益詳近於五不為罪失聽三宥之意宣帝置廷平員四人使平刑獄○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遂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謂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久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伏子酒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

班下天下以為體式○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即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伏侍中刁元張郃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鞠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晉陸雲為後儀合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去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其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為神明

**決斷** 後漢

漢沛縣有富翁費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因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女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其女及婿省其手書願謂掾吏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劍當開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蔽女惡婿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又漢時臨淮有一人持匹繒到市賣之道遇兩披戴後人來共庇蔭兩善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繒請府自言太守辭宣核實良久

人莫肯首服宜曰繒值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操之而繒主稱怨宜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界本主○後漢鍾離意為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史議皆曰孫並兒遭饑賴常升合以長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曰常身為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詭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界並妻子眾議為允謝夷吾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較夷吾入傳錄見因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長吏以劫人而得言和目觀刺決決當云何須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考訊附** 大唐

大唐律諸審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肯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掠者相移他司者連寫本案俱移則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即罪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皆須滿三者因因訊致死者皆須中牒當處長官與亂彈官對驗○諸拷囚不得過三度類總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保取放之若拷滿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瘡痛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



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遲延致死者勿論  
 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拷決之失立案等○諸拷囚  
 限滿不首反拷告人其被殺盜家人親屬告不反拷亦  
 火損亦同拷滿不首取保並改違者以故失論○諸赦前  
 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從輕  
 法其有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謂雖會大赦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反移鄉者教書定罪名合從輕者○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決之應合蔭贖及徒以上送縣其在京市  
 非京兆府並送大理寺駕幸之處亦准此諸決大辟罪在京者  
 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覆奏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日二覆奏決日三覆奏臨時有赦不許覆奏亦准此覆奏若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其京城及駕在所決四日尚食進蔬食內教坊及太常寺並停音樂○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皆日未後乃行刑犯惡逆以上不在乘車之限決總衙所同即為理察若有親故亦在已○諸決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監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在京決死囚不拘此皆令御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冤枉灼然者停決問奏○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其在京者將作遷供在外者用官物給若犯惡逆以上不給棺地者京七里外量給一頃以下擬埋請司死囚隸大理置塋銘於壙內立榜於上書其姓名仍下本屬告檢校家人令取即流移人在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  
 ○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類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其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

以下扭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闊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鑱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鬻分受須數等考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廷決者皆背受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守正周秦漢後漢隋大唐

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陣魏絳戮其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終至授僕人書僕人晉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敢致訓至於用越用越斬揚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魏絳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特設禮會○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頭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頭頡之脊人皆懼曰頭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疎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

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為本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抔音步侯反謂手拘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議曰釋之為理官時無冤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為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寇察獄至於五聽三訊罪惡著形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眾棄之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為心至平為治不以喜賞不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於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驚蹕之忿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刊之為後王法以孝文之寬仁釋之之公正猶發斯言陳於斯主或因之控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為據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俾天下懷思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略舉一二靈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漢光武為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中令帝舍中兒犯法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之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乃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重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殺之宣曰陛下聖

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為治天下乎臣請得自殺即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命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強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為吏者趨於法矣○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將彭大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漢書音義曰大將軍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行有五部部有曲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載為斧鉞有衣之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威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放臣子所宜同

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截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冤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期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朝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囚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頰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大唐貞觀初太宗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匹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節行極法是為陷之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温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

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諛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律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錄功捨過非憲司所決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威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偽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赦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既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實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內上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

人吳法至滬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羣斷處斬今仲文稱妖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問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因之曰爾無恨色而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大理奏遂欲破其產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時將徙冀州士家十萬戶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瞋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恆則萬姓何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昭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為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顏餘慶與博州刺史趙冲同反餘慶博州人冲先

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遺家人斂索託餘慶爲徵所得徵錢沖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殿狀於沖直敘寒溫并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爲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承昌赦稱其與虺貞同惡魁首並已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爲沖徵債叶契兇謀又通書啟卽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敕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莫殄其族未可以謝愆汗其宮室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虺沖交涉爲沖理債違敕是情於沖致書往反爲驗既屬承昌恩赦在餘慶罪卽合原狀據承昌元年赦日其與虺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尙書曰職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爲首魁卽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原有伏請既標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卽爲支黨必餘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爲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合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卽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謂聖朝決不當爾餘慶請當依律斷爲支黨處流有功玉階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爲喚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原謀太后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虺沖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

謂曰違敕徵債與虺沖買弓箭何爲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敕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謂曰二月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溫其書搜檢不獲餘慶先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衛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皆服其膽力直而不撓故左相蘇良嗣罵虺言踐忠踐義推事使金吾將軍邱神勣奏稱請被法絞刑者奉敕依頃又有敕蘇良嗣往者須被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年逼桑榆情敦警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洵乎歸壤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因殺之科特降非常之霽式延恩於朽骸俾流德於幽魂特免斷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赦免斷棺於其籍沒其男踐言等緣坐既在赦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奉依者有功斷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合坐絞刑但爲較稱屈法申恩特降非常之霽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斷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知恩是非常父免斷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沒之典理免收錄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卽緣坐家口雖配沒罪人先死者亦免斷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既得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卽不合緣坐盡錄奏者奉敕踐言等緣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流逆人邱神勣弟神鼎并男峻被奴羊羔告反可刑司直劉

志素推素奉稱神鼎身居文職黑襖卽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州無故不合輒造文燒卻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斷神鼎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云邱神鼎邱神勣之弟兄先反弟合沒官憑狀以推事跡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論羊羔稱投豫州作兩箇皂隸假合是實終在赦前況乃涉虛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不合推科使人爲鼎者早衣將爲叛逆曹司以燒卻文狀處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衣之五采隨人好尚武夫一著豈限元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勣須窮窟穴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拋著廟中又云鼎自裂破書既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書論何事爲是簿帳爲是讖圖竟不顯明遂無承款卽處以斬乃籍沒其家請更詳審務合允當者劉志素又批神鼎反逆風蘊苞藏非只一途豈惟今日虺貞豫州作逆之歲於時秋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言旋卽合歸舍爲與虺貞相應迂水道下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滄留遂經一歲當問豫州起逆星夜卽向唐州接荆河界首於懸泉館遂共男峻俱作黑褐襖子擬充戰服卽明事相應接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卽將襖子布施天宮寺明知原來所造緣反近以兄勣反彰之後復燒卻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詎反合殺況又至澤哀矜重令來中丞推覆追奴問鼎勘接逾明論其本愆辜當萬死徐丞內縱姦匿外詐平反奉敕令推反人得實寧敢隱默者又曹依前斷者舉中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郎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據臞作狀斷酌結刑司刑此申過爲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遣讓何事仰尋所推之按取堪憑信之由處分訖申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



批赦前疑實合免恩後謀狀未分不反何為燒書法家  
 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鞠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膝  
 臆奏後方便野曹毅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  
 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  
 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神鼎謀反與他族同  
 謀苞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  
 批退欲縱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  
 即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  
 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眾官議奉敕  
 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志素議以  
 緣坐為允又得夏官商書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二人等議  
 並無反狀准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  
 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馬李思  
 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韋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  
 汾州五萬戶管十一府多尚宿宵好設齋解大雲經上  
 道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  
 監察御史李恆等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  
 覈始引唐興辯占復承齊讖請從極法奉敕依奏者司  
 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  
 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滿眾合斷三千里者裴  
 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宣判退司寺官卻議者  
 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  
 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  
 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舍文而斷獄譬乘馬不  
 俟銜勒過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  
 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韋秀稱其竊  
 語私解明非眾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

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  
 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  
 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眾處流三千里  
 焦元宣判具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二十人  
 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者留守司府  
 卿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敕思  
 順志懷姦惡妄說圖讖唯其犯狀合實嚴刑為其已死  
 特免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沒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  
 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偽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緣  
 坐奉敕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者處  
 斬者正為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  
 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為因他犯非已所犯例是  
 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於徒坐徒  
 坐須會鴻恩今日卻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  
 捨敢遺戮屍除非此途理絕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  
 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敢比附救文但欲  
 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寬容沒官申覆依有功  
 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  
 瀛州人李仁恆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  
 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尸人緣  
 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  
 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  
 論頗亦苛酷棺櫛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  
 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  
 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三  
 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  
 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泰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

使推請從鄙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敕依得宗君  
 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敕依會赦  
 免御史郭弘霸奏宥州刺史皇甫懷節為芳州司倉薛  
 璟所告稱共芳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籍沒者  
 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宥州分竹爰因羌叛  
 奏使討擒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與徵同謀同  
 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  
 伏誅一無牽引弊璟陷辟方始言璟元共徵同情懷節  
 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合知徵在不知  
 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比州刺史奉敕討羌白日入州  
 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  
 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為此  
 放散致將為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  
 卻非誣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鞠無  
 反為發兵遲斷為官當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  
 盧僊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款唐子產與推之手狀  
 遣告長孫仲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款與推  
 之手狀合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鎗稍謀反是實其  
 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為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委成疎  
 私通仲宣既知即罵辱子產為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  
 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虛應反  
 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為首教令為從推之為首處斬  
 子產為從處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  
 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即告今子產引虛自是  
 子產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決正斷奏聞者有  
 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敕勘當具  
 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書歸決恩旨遣停聖上

爲子產引虛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虛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產纔需薄賞律開此條本防避罪爭功在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教依奏遷有功爲侍御史長壽二年有敕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內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爲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首不首依法科罪深以爲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寬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啟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且關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律以罪罪之今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卽國家肆倚之恩徒自頌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罪不霑雖密雲有靄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竊爲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爲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駁正之司知無不爲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羣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奏聞庶刑獄不煩人無怨黷太后曰前代帝王卽能達道理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卽不敢然臣請付羣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類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卽卽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轂之徒因相誣構共行深刻新開總監

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遞成祕獄互爲絞網塞戶墜窗粗杖大枷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闌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便決雲弘嗣亦手刃張虔最郭弘霸傳李思微之首王弘義亦鼻毛元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遂於羣邪之側眾諂之傍子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讎矣徐公事跡並潘好禮纂錄中宗神龍元年三月三日日詳觀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有斯人豈張于陳郭之足倫固可略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合主西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于定國宣帝時爲廷尉東漢陳寵郭躬郭舉帝時爲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已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龍鱗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輩徐大理有功卽爲法官後贈大理卿前後雪冤獄甚多被酷吏薛季昶等奏有功輩後說逆太后赫怒付法同結刑三經斷死則張子此其難乎○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以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誣誤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予無由自安遂令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司憲清望耳目之官有犯流當卽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冀州武強縣令裴景儂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

令集眾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儂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儂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締構首參元勳較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儂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代有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寬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當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僂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逆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恆又景儂曾祖寂定爲元勳恩倍恆數若寂動都棄儂罪特加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德遂決一百流配

赦宥 周 漢 後漢 北齊 大唐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有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言疑從重忠厚之至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刑三有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刑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言寬寬宥以施上服下服有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寬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謂若律過失殺人者不見乙議以爲甲而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愚魯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密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稱衆能得其理墨辟疑赦其罰百銀兩曰銀疑赦則赦其罰疑赦其罰惟倍倍爲二刑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官辟疑赦其

罰六百錢宮淫刑也男子罰勞婦人幽閉次死大辟疑赦其罰千錢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肆之宜大辟疑眾共之眾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

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禍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

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者宮刑也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矣○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

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

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

廣雅曰無慮都及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或在赦

後者可皆勿答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和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

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北齊赦曰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闕間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擗鼓千聲脫枷鎖

遣之○大唐令曰赦曰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擗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

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

降原唐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合遷配侍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

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世充建德部下

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

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啗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兇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

不能改過當須慎赦天寶十三載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閒深

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禁屠殺贖生附 大唐 大唐武太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

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獮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咸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

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素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

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判割為事家業倘失性命不

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眾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

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

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禁止屠殺以活飛走亦同赦有用生人赦附於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

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义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

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民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

則常支又闕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醫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

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月救烏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

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刑八

寬恕 漢後漢宋大唐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視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乃叛桀而歸湯○漢文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人或咒詛上以相約而復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其行咒詛復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振死自今有犯此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愆惡政務在寬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許之俗易許相斥吏安其官人樂其業風流篤厚禁網疎闊選張釋之為廷尉尉疑者子民從輕之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曹天罪有刑措之風咸齊女子澆于纏索言除肉刑具肉景帝之初制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咎德侔天地然加咎與重罪無異重罪謂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能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自全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將行謂首下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罷磔曰棄市更反其罪刑皆磔於市今罷之若欲欲宣帝制曰自今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其刑制上篇

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論凡首匿者言罪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劉向制錄云申子學號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書故以刑名繩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讒語而誅書寺庶從容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衛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尚周政乎姬周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合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其大辟之罪二百甫刑謂周書呂刑也初為呂侯獄今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日以益益滋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及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自有下史家之言也大雅丞人之詩言王有諸命不能因時則仲山甫將之國有不善則仲山甫明之也

廣宣主恩建立明制但鈞細微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毛舉言舉舉也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理道者也塞謂不通班固曰自建武永平人亦新免兵革之禍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吏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十然而未能稱意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也○後漢章帝初尚書陳寵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詆毀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鎖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鉗鎖鎖也其炎反鉗音解妖惡之禁除文毀之請獄五十餘事文毀謂前人所無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初寵曾祖父成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篡位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入乃收藏其家律令

書文皆壁藏之感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從輕者四十餘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律令陳寵又代躬廷尉數疑獄每附經典事從輕恕活者甚眾寵復鈞校律令刑法益於甫刑者除之鈞猶勘也音工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日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之人刑以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合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俾傳之無窮會寵得罪遂罷○宋文帝元嘉中王弘為衛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士人不科罪然每詰譎轉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即法廢不行依事札責則物以為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衷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四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守偷五匹死四十四匹降以補兵既小寬人命亦足以懲戒從之

○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問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制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校刑之屬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



於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  
 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內刑乃死刑之外  
 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  
 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  
 可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上疏駁律令  
 遂令參軍刪改之於是與房元齡等建議以為古肉刑  
 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刑足  
 則是為六刑滅死意在於寬加刑又殊煩峻與八座定  
 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役流三千里居作殿中監  
 盧寬持私藥入尚食廚所司議當重刑上曰止是錯誤  
 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因帳上  
 覽焉問曰其閒罪亦有情有矜疑容可皆以律斷對曰  
 原情有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  
 欲歲之喪非欲害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  
 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曰今  
 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曰  
 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  
 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  
 後大理引囚過次列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演曰如鄭  
 善果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例自今三品  
 以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又舊條兄弟分後  
 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  
 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從坐太宗嘗錄  
 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  
 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當審事  
 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  
 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為典師動眾二

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  
 更令百僚詳議於是元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  
 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兄弟屬輕應重  
 反流合輕翻死據理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  
 弟緣坐俱配役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  
 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自是比古死罪殆除其半據  
 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  
 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為輕者不可勝  
 紀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  
 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期朔望上下弦二十  
 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不得奏決  
 死刑因大理丞張蘊古交州都督盧祖尚並以忤旨被  
 誅斬帝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二日中五  
 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初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督亂有妖  
 蘊古奏好德顯病有徵法不當坐理書侍御史權萬紀  
 盧祖尚固辭交州並處上又曰古之刑刑君為徵樂滅  
 斬既而悔之遂有此制上又曰古之刑刑君為徵樂滅  
 膳朕廷無恆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  
 今以後令供御官知刑人日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並  
 宜停教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  
 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  
 在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眾其五覆奏決以  
 前一日一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而已  
 著之於令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觀  
 顯見五藏之系皆附於背乃歎曰夫蓋者刑之最輕者  
 也死者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致死自  
 古帝王不憚不亦悲五年十二月上親錄囚徒放死罪  
 三百九十八人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  
 下詔悉原之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

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人唯二人  
 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喜也總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  
 外先決杖一百者多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令於律外決  
 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內有竊盜及蠹害尤甚者  
 今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廢武太后長壽  
 三年五月敕貶降官並合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  
 束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  
 開元十年六月敕自今以後准格敕應合決杖人若有  
 便流移左貶之色杖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  
 惡逆指斥乘輿者則臨時發遣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  
 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囑上言大理獄院由  
 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至是有雀巢其樹於是百  
 僚上表實以為幾至刑措天寶元年二月敕官吏准律  
 應犯枉法贓十五匹合絞者自今以後特加至二十匹  
 仍即編諸格律著目不刊六載正月敕自今以後所斷  
 斬絞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  
 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  
 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  
 臨於劓絕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  
 茲胸臆藏於骨髓雖太后革命二紀安祿山傾陷兩京  
 西戎侵軼賊流竊發皇輿巡狩宇內憂危兆億同心妖  
 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俾於堯舜夏殷  
 以降無足徵矣

囚繫夏 殷 周  
 周易旅卦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月令曰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去桎梏○夏桀不循祖



法而為虐政召湯囚之夏臺○殷紂立無道囚文王於羑里○周官司寇凡害人者實之園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斂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謂人為百姓害者實置也弗使冠書其罪於大方版著其背任之以事若今罰作也凡囚舍釋也反於中國者舍之還鄉里也出謂逃亡也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梏之同族奉有爵者桎以待罪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他罪拘者奉者同族及尼日桎中罪不奉手足各一木下罪又去桎王音居勇反弊音必勢反

舞秦漢 梁 北齊

漢武帝以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誣誣誣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及口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遷御史大夫時大興兵伐匈奴縣官空虛湯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誣以輔法輔助也以巧誣盈於凡開典者不勝徧瞻是以郡國承用者駁不曉其不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弄法而受財若所欲活則傅生所欲陷則予死比傳讀者咸冤傷之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抵倣張湯依而善候伺上所欲擿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後見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以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合當時為是古之法乎○梁武帝敦睦親族優情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

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質作人既窮迫姦盜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避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久長之計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雖簡刑法自公卿大夫咸不以鞠獄為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十械任即保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儼劇大等處並啟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儼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舞易啟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闕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為永准○北齊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峻酷唐 秦 漢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

三苗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椽黥始為人且鼻椽斲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殷紂為炮烙之刑齊銅柱加之以馮名曰炮又醢九侯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後淫亂不止比干死爭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諸侯皆叛○秦孝公納衛鞅說變法令舍人無驗者罪棄灰於路者刑步過六尺

者罰初令之作也一日臨渭決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具刑始皇專任獄吏燕人盧生竊數曰帝親幸獄吏樂以行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上攝伏諛欺以取容始皇聞之怒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誣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三十六年有星墜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其石胡亥以趙高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胡亥從之羣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赦等十二人戮死尸於市六公子戮死於社財物沒入縣官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則人不犯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悅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尸成積於市以殺人多者為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諫胡亥以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詐為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漢義縱河東人也以鷹擊毛鷙為治言如鷹擊毛鷙也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三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竟坐事誅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推折豪強扶

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強而侵小民者以文內之飾文而入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當

生者詭殺之詭正理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

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嚮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總集郡府流血

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唯嗚適見報囚奏報石母大驚便止都亭不

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謂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哀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殺人願反因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言多殺人者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言素意不已亦當死言待其遂去歸郡見昆弟

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喪至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王溫

舒為河內太守先為廣平都尉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

安設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

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溫舒竟坐誅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姦

猾侵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報報仇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赤白黑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守長守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深方各數丈致令辟為郭致謂積累也令辟賦賦也郭謂

音避應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五家為五人五人者雜舉

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惡子不承父無市籍商販作務而解衣凶服被鏡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

臂衣也籍記為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劫以為通行飲食上蓋下嗣羣盜賞親聞見十

置一置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

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來兩邊各一桓陳

猶謂之桓和表即華表楊著其姓名楊著其姓名處前書死者名也

代並從木楊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發取其尸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莽討敗之夷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

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加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令劉忠收

其家族以醇醪毒藥尺白刃叢棘埋之○梁元帝即位於江陵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

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誅司徒崔浩清

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崔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浩

本書事備而不典既刊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為言事遂聞發浩及祕書郎吏以下數百人盡死浩之將誅也幽

致齋訟或議王政故一切禁之釀酷飲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

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所窮理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遠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賊二丈皆斬又

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二刑六十

二秦州刺史于洛侯為政貪酷殘忍部人王常熾奪人脈脛纏一具洛侯輒鞭當熾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客

刺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死罪而已洛侯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痛苦隨刀戰動

乃立四柱礫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其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歎愕合州驚震人懷憤怨文王

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帝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斬洛侯以謝百姓○北齊文宣帝自六

年之後遂以功業自矜酷暴昏狂任情喜怒為大鑊長鋸判確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

右鸞噉以逞其意時楊遵彥秉政乃命憲司先定死罪囚置於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

經三月不殺者皆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為歡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柳杖夾指

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釘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後周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儲貳惡其

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

無度疎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劓除逃亡者皆死

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礮應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卽百二十云多打者卽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醜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歌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箠楚上下愁怨○隋文帝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觀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贖汚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卽令斬之十年尚書右僕射高穎理書侍御史柳或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穎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法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皆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憚乃命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穎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右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也開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詢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齎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

輕論情則重不卽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僭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是時帝意每尙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椀柄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卽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以問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旣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愈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麩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旣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蕃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樽蒲旋以白帝皆於西市棒殺而榜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卿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衛奏獄能希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月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接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言遠又能附楊素每於塗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爲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煬帝大業中外征四夷內窮欲欲兵革歲動賊斂滋繁窮人無告聚

爲盜賊帝乃更立嚴刑赦天下竊盜以上罪無輕重不待問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掠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爲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盜大起縣官人又各擅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元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輟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齎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貝州刺史庫狄士文至州發姦擒隱長吏尺布斗粟之贖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士文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捶撻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暴司馬虵蛇曠長史含笑判清和生喫人士文竟坐免田式爲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靈自長安省之式誠靈無出外靈久之不得還竊上樓瞻眺以暢鬱思式知之笞靈五十其所使奴常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袴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卽棒殺之或僚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或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暴刻如此由是除名爲百姓王文同爲恒山郡守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問其名召而數之令左右刻木爲大椀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椀令其人踏心於木上縛四支於小椀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煬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

文同見有沙門齋戒素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至河  
 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筆殺之有沙  
 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結  
 聚惑眾斬之又悉禿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  
 復將殺之百姓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  
 大怒遣使者達其善意馳鑕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離  
 人剖其棺鬻其肉而噉之斯須成盡○大唐武太后臨  
 朝屬餘敬業反越王貞等起兵遂立成刑以服天下將  
 移神器漸引酷吏務令深文長壽年有上書人言嶺表  
 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若得  
 反狀便行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中以次  
 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更誣  
 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恨若不推究為變非遣太后又  
 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  
 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鞠流人光業誅  
 九百餘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  
 雜犯及遠年流人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推  
 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新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  
 新開獄俊臣又與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  
 事康暉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  
 良善前後在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  
 其意旨皆羅網善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鞠囚無問輕重  
 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甕火四圍繞炙之或  
 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作大枷凡有十號  
 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  
 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  
 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有制書

寬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自是海  
 內兇懼道路側目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  
 李嗣真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  
 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開之術項王果  
 疑臣下陳平反開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當有兇  
 惡焉知必無陳平先疎陛下君臣後謀良善陛下昨語  
 臣云我比已作此意便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不違至  
 如羅織之徒即疎開之漸陳平反開其違乎哉王制曰  
 凡制刑決獄以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  
 大司寇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  
 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即定法家隨斷  
 輕重不推有無即時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  
 慎之法倘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  
 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  
 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云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今若假此威權便是竊國家利器也不可不慎  
 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  
 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徵擊敢謀亂常陛下順天  
 行誅罪惡咸服豈非上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  
 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屠  
 將息姦原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  
 以懲勸於天下大者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  
 能自固海內傾聽以驚恐愚臣味焉竊恐非五帝三王  
 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百千  
 輩大應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姦  
 臣之黨快意相誑誑之嫌則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  
 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咸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

天下唱之莫知靈所伏願念之即天下幸甚京兆府萬  
 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實情  
 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救勸當反逆命  
 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不可再生倘萬分之中有  
 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  
 痛哉此不足肅發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  
 懼臣願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  
 生人歡悅見刑刑之意聖歷元年武太后謂侍臣曰往  
 者來俊臣等推按刑獄朝臣遷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開  
 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近  
 日俊臣死後更無間有反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冤  
 濫者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枉酷自  
 誣而死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  
 陛下合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日  
 以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者  
 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太后大悅曰以前宰  
 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太后頗悟於是監察  
 御史魏瓘上疏曰來俊臣所處極法以其羅織良善臣  
 聞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披遮而遽亡崔獻可臨終  
 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眾鬼滿庭羣妖橫  
 道唯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傳不為虛說伯有晝見  
 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倘使平反者數人眾共  
 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文獲申於今日孝婦不  
 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於是制錄來俊臣邱神  
 勳等所推鞠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檢勸有冤濫者  
 並皆雪免矣中宗神龍元年制以邱神勸來子珣周興  
 萬國俊來俊臣魚承暉王景昭索元禮傳游藝王弘義

張知默裴籍焦仁宣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  
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等自垂拱  
以來多枉濫殺人者所有官爵並令追奪於是天下稱  
慶

開元格附

周朝酷吏來子珣京兆府萬年縣萬國俊荊州江陵縣王弘義冀州侯

思止京兆郭霸舒州同安縣焦仁冀州河東縣張知默河南府緱氏縣

李敬仁河南府唐奉一節縣金來俊周興邱神勸索

元禮曹仁愬王景昭裴籍李泰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

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以上檢州貫未獲及

右二十三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尤重身在

者宜長流嶺南遠處縱身沒子孫亦不得仕宦

陳嘉言河南府河南縣魚承睦京兆府櫟陽縣皇甫文備河南府緱氏縣傅游

藝

右四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稍輕身在者宜

配嶺南縱身沒子孫亦不許近任

敕依前件

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通典卷一百七十







北云三十里築新城吳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  
 三城之下者地也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夏太守鎮  
 吳所必爭之也西陽黃初中孫吳令將軍襄陽太守關羽  
 漢縣今西陽守之今齊安郡襄陽縣屬之今將關羽  
 下重兵以備吳之今孫權遣千兵屯於江北為滿  
 龍破西自隴西是也今隴西郡屬之今將關羽  
 南安昔祁山明帝太和二年蜀將魏延亮文德山陽  
 不克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亮文德山陽  
 明帝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亮文德山陽  
 伐遣兵備於此蜀將諸葛亮亮文德山陽  
 攻漢中遂令張郃守之今水郡陳倉建安二十二年  
 三十里故城是也攻關又不可不克在縣東  
 東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今扶風郡重兵以備蜀  
 以漢中延建安末破魏將夏侯惇才後遂有漢川以魏興  
 勢軍曹爽攻不克今將王平守之魏大將白帝先主章  
 屯之遂為重鎮後建興十五年蜀將魏延亮文德山陽  
 吳將全琮來攻不克即今雲安郡並為重鎮○吳主北  
 據江南盡海置交治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治南郡  
 郡即今夏揚治建業今丹陽郡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  
 平自孫權黃武初破蜀先主後得之孫皓天紀四年晉  
 西陵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關羽北討魏將先主伐孫  
 大破之後步騭陸抗樂鄉吳孫皓後三年陸抗所築  
 施洪以樂鄉水軍陸景平西將軍南郡自建興末  
 蜀將陸景平西將軍南郡自建興末  
 守之晉安十九年魯當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巴邱建安十九年魯當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克之後遂置兵鎮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元平武昌建興末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權吳將軍王昶於此即今江夏郡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格此今同安郡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郡當此縣今宜城須領鴨建安十七年孫皓孫皓孫皓  
 里八十並為重鎮其後得河口孫皓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齊安郡孫皓孫皓孫皓孫皓  
 東西界臨江與江夏郡武昌相對廣陵衛尉孫皓孫皓

隍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不  
 常繼得遽失則不暇存也今略紀其久經屯鎮及要害  
 之地焉其守將亦略紀其姓名者○晉武帝太康元年  
 平吳分爲十九州郡置司州治洛陽今河南府治廣郡  
 陽郡置荊河治項今淮陽郡冀治房子今趙并治晉陽  
 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郡今揚初治  
 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府分隴  
 山之西爲秦治上邽今郡縣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  
 梁治南鄭今漢中分雲南爲宣治雲南郡今幽治涿今范  
 范陽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今安東府交治龍編今安南  
 縣之北爲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  
 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爲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承  
 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  
 鎮雍邱建武初北鎮守逃死北境漸蹙大興四年是  
 荆河隴南陽等郡以北海青突四州今東萊南高密北  
 及徐州之半今彭城郡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淮  
 陰劉隗鎮守壽陽祖約鎮守後又陷於石勒季泗口  
 劉曜鎮守即今臨角城亦在宿遷縣界爲重鎮成帝時  
 鄧守將退屯襄陽咸陽郡守襄陽後亦陷於石勒季復  
 廣吳米序昔鎮於此又爲守襄陽後亦陷於石勒季復  
 西將所至所陷尋又復之即今郡穆帝時平蜀漢承復三  
 李壽治復梁益之地梁州則漢川又遣軍西入關至灊  
 上十年恒溫討苻健於秦苻再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  
 詩慕容儼破其將姚弋仲一至於枋頭慕容儼今汲郡衛  
 襄於伊水時襄已降一至枋頭慕容儼今汲郡衛  
 音方枋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符堅東平慕容暉太和  
 西南陷蜀漢西北魏姑臧魏太初五年張天則漢水  
 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及堅敗八年再復梁寶平梁州益  
 蜀郡太守任雅斬苻堅青徐突荆河之地其後青兗陷

於慕容德安帝國諱改焉崇安三年德據之殺幽州  
 河司陷於姚興崇安三年以彭城爲北境潘璋後益梁  
 又陷於譙縱義熙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  
 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郡江陵夏  
 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其刺史所治皆  
 經攻圍互是重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荆河梁益之地  
 而政移於宋矣○宋武北平廣固慕容超得青州之地  
 廣固即西定梁益石平譙縣又克長安平譙縣盡得  
 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景陽王景  
 平中武牢以西復陷於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爲正  
 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丹徒郡徐治  
 彭城南兗治廣陵兗治瑕今魯郡南荆河治歷陽荆河治  
 汝南今汝南郡江治壽陽今郡青治臨淄初治歷城今  
 臨淄固後又移治冀治歷城司治義陽今荆治南郡鄧  
 治江夏今湘治臨湘今長孫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  
 南鄭益治成都今蜀寧治建寧今雲南廣治南海交治龍  
 編越治臨邛今合浦郡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  
 中間併省廢置雖合非一不能詳誌郡凡二百三十有  
 焉今記其所治經久者他皆類此郡凡二百三十有  
 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  
 入河克魏碭破滑臺武牢洛陽四城碭破即今濟陽郡  
 城武牢今汜水縣洛陽今故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  
 洛陽破碭口交反破音放以東攻滑臺不克而平碭  
 軍克弘農開方二城郡引以東攻滑臺不克而平碭  
 碭守之尋皆敗退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謨於滑臺敗歸  
 乘而於是後魏主太武總帥師彭城臨江屯於瓜步  
 陵郡六退攻旰不旋而旋敗質守之魏師攻關三  
 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荆河州西境  
 悉陷沒太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文



勝攻陷陝州周文帝李弼等東征下陝神武西至沙苑其年冬大敗西軍又乘勝襲洛陽如願將獨孤

明年西師又至於河陰今洛陽縣北時拒守河陽城守北城即據此高永樂守南城即西師敗歸親征還如願亦

今城後周文帝親征不克西師敗歸親征還如願亦武遂毀其城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克西魏

將王思政守之西師來伐至於邛山武定初周文帝親今將都稷山縣西師來伐至於邛山武定初周文帝

周將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克武定四年西魏遣將王雄穎川拔之自武定五年冬攻圍於是河南自洛陽之

西河北自晉州之西今平陽郡屬侯景亂梁遣辛術南討遂地南際於江矣天保二年屬侯景亂梁遣辛術南討遂

和旋師矣武成河清中築成於軹關之今河南府濟源界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晉公護統軍將楊武明中

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武平五年以後陳將吳明徹諸將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周武親征有功主崇化末西師

累敗周師因之國滅齊都於鄒今郡縣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

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文宣天寶七年已十三縣五百八十六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

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略舉齊文帝統師親征自文宣之後繞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將攻戰則不復親自文宣之後繞守境而已大抵西則

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大統二年齊神武親征克陝州兼得宜陽郡郡宜陽郡今福昌縣東師又

至沙苑其年冬齊神武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大統四年殺齊神武於玉壁神武攻圍不克至十二年

魏將高敖曹築城於玉壁神武攻圍不克至十二年韋季寬守之齊神武又至邛山先勝後敗九年得梁

雍州十六年梁雍州刺史梁敬初克平漢中自梁敬初達奚武又遣軍平蜀將尉遲文西征至姑臧後又平

克之也齊神武後元初于文西征至姑臧後又平江陵齊王廓後元初于文西征至姑臧後又平

蜀南至於江矣地三年失之今禮陽武陵長沙衡陽等是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於高

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梁士彥守之齊後

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明微悉破其衆也其東南之境盡於長沙通計州二百一十有一郡五百八縣

千二十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初王思政守後攻不拔遂郡郡齊子嶺今王屋縣東二十通洛防故

置勳州郡郡齊子嶺今王屋縣東二十通洛防故武帝保定中改名黃墟三城今承甯縣西北宜陽郡陝州主剗

今長水郡西三荆將獨孤信略定北荆州今伊陽縣北二十五里三荆將獨孤信略定北荆州今伊陽縣

至於海西至且末隋氏西境唯今燉北至五原即今郡按隋氏北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海軍恩平郡城內柱管經略使始平郡管容管經略使

善寧郡管兵 鎮南經略使安南郡管府人管經略使

千一百人 又有經略守捉使三以防海寇長樂郡經

略使管兵千 東萊郡守捉管兵千 東牟郡守捉管兵

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

縣千五百七十有三 屬秦州郡不在其中 折衝府五百

百四成三百九十三 關二十七 驛一千八百五 其地東至

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

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 漢之東

漢郡西境有嶺嶺郡今東盛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 其

漢之西極安西府則漢之東 漢之西極安西府則漢之東

安西則漢代戎胡所據皆未得而詳

九州之區域在昔額頊及於陶唐分而為九其制最大

額頊置九州堯時洪水分絕禹理水還為九州舜分

為十二州夏殷周界為九州則不同禹貢按周之本制

起於額頊辨其疆界始於禹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黑水出今新按安西府則龍門之原今靈武原陰馬湖

扶風渭陽新按安西府則龍門之原今靈武原陰馬湖

交中郡延安城會寧安鄉臨洮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

掖酒泉晉昌郡河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荆山在今襄

燧燧等郡地荆河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荆山在今襄

東等郡地荆河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荆山在今襄

商澤汝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諸家

所說地理者皆云今清河郡禹貢冀州之域又按禹貢

于大陸北播為九河而入海河自周定王五年徒流禹

之所道漸以湮塞至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

郡決處遂大不可復補魏都則今陳留郡漢武元封三

年春河又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頓邱即今縣也渤

海郡即今景城郡地其下決於瓠子東南通於淮泗瓠

子在今濮陽縣西界時丞相田蚡食邑鄒郚在河北河

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鄒即今平原郡也平原縣

漢其河已在今魏郡平原之境又王莽時司空掾王橫

卸徙更開河使緣西山山下東北去周時所徙徑令

界大陸澤在今鉅鹿郡也又按濟水在今清河郡經城縣

河郡篇也今靈昌濮陽濟東郡清河郡魏郡博平東平

來原案安景城郡地史記漢書皆以禹為引河從

西過澤水大出陸行平澤澤也其分其流澤其

怒深川在汲郡一里又巨澤引禹貢曰夾石碣石

時於河壺口雷首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

之謫矣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金

五曰胡蘇六曰鬲七曰徒駭八曰太史九曰馬頰十曰覆金

河並在平原郡界其太史鬲三河未詳處所 二青

州東北據海西距岱東至於海今魯郡界自泰山之

東牟高密安東徐州東據海北至岱南及淮南淮之北

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

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隴接宜屬荆州豈有全荆

而屬揚州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則嶺南之地非九州

之陽 荆山在今襄陽郡界南至今衡陽郡桂嶺之北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桂陽連山邵陽武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漢陽江夏義陽陽武陽中堂夷涪川盧溪陽華

蜀廣漢健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

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宜屬焉今京兆馬場上洛華陰

風新平安定彭原靈武五原靈朔格安中靜延安咸陽

西郡銀川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魏秦朔方天水隴

上金城川南安縣靈武西平武咸張掖酒泉晉昌燉煌

通川嶺山南平治陵南川魏川清化始高城安符燉煌

川南賓南蒲閩中南永安岳盛山雲安健爲陽安仁壽

通義和義資陽南後武都河池同谷順政和政隆平江

油益昌善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濠陽唐安臨邛

廬山洪源越嶲雲南嶺川義泉夜郎漆溪等郡地

魏地皆屬參之分野隨反得漢之高陵以東盡河東

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強遷於勤反水名新汲西華

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陽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

棗卷皆魏分野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弘農之北

郡陝陽之北境河南之西境河南府之北境滎陽之東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得漢之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

襄城潁陰長社陽翟郟城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

宜陽皆韓分野今郟縣之河南地河南之西境南境東

陽武當等是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得漢之河南雒陽

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野按周之封域其西得

至緱氏鞏縣南得伊闕北至於河當戰趙地昂畢之分

國之時其境最狹東西南北才百餘里趙地昂畢之分

野得漢之信都眞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陽鄭州鄉廣

平鉅鹿清河河開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

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

雲中五原上黨皆趙分野今郭郡清河信都廣平鉅鹿

陽博平之北境京城之北境高平上黨樂平陽城榆林

九原安北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境樓煩之南

之東境燕地尾箕之分野得漢之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

涿縣長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野樂浪玄菟亦

宜屬焉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德廣川漁陽密雲北

北是也樂浪玄菟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得漢之東郡

汲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之分野今靈昌汲

陽之西北境濟陽之西北境博宋地房心之分野得漢

平之西南境河內之東境皆是宋地房心之分野得漢

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

野今睢陽諸郡濟陰彭澤東平魯郡之西齊地虛危之

分野得漢之淄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泰山城陽千乘

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高密濟南平原皆齊

分野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瑯琊之北境博

平之東境地奎婁之分野得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

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野今魯之東南境

東境皆是楚地翼軫之分野得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

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郡盡楚分野今汝陰汝南之南

中洋川安陸房陵巴東夷陵襄陽竟陵富水義陵之東

江華桂陽連山陽陽始安七陽江夏巴陵長沙衡陽零陵

黔中靈夷盧溪盧陽臨澧澧潭陽清江等郡皆是吳地

斗之分野得漢之會稽九江丹陽章郡廬江廣陵六安

臨淮郡盡吳分野今廣陵淮陰臨淮永陽廬陽廬江同

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鄞餘姚新

章郡宜春應陵南康臨川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皆

是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得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今潮陽南海義寧海豐恩平

義陽江扶南音康陸封開陽高涼始安之高境平樂蒙

融水明開江連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昌城

越寧浦橫山修德龍池安南九真武義龍水折城福祿

海康安樂日南承化銅鼓永安玉山合浦其餘土境非

諸國分野之內也○謹曰按左傳周敬王魯哀公之時

吳爲越所滅其後六十九年至威烈王始命韓趙魏爲

諸侯後十七年安王之時三國共滅晉而分其地後五

十六年顯王之時而越爲楚所滅又按所列諸國分野

具於班固漢書及皇甫謐帝王世紀下分區域上配星

躔固合同時不應前後當吳之未亡天下列國尙有數

十其時韓趙魏三卿又未爲諸侯晉國猶在豈分其土

地自吳滅至分晉凡八十六年時既不同若爲分配又

按諸國地分略考所在封疆詳辨隸屬甚爲乖互不審

二子依據漢書又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

海日南皆越分野夏少康庶子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代

至句踐滅吳稱伯後六代而亡後十代至閔君搖漢復

立爲越王都東甌則今永嘉郡也是時秦南海尉趙佗

亦稱王五嶺之南皆佗所有也又按越之本封在於會

稽至句踐強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號稱霸王正當

戰國之時凡得百四十二歲後至秦漢方有閭搖雖虛

引其歷代興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趙佗奄有時

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準的凡爲著述誠要審詳者也

但編舊文不加考覈遞相因襲是誤後學祇恐本將諸

國上配天文既多舛謬或無憑據然已載前史歷代所

傳今且依其本書別其境土蓋備一家之學示無關也

其諸郡歷代所屬則各具正於本篇有覽之者當以見

察

凡郡之土宇秦氏分制罷侯置守列爲四十其境可知

內史雍州之域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郿北地雍州之

定彭原安化平涼靈州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部五原靈州等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北皆是上郡上郡之域今靈州之域今靈州之









十里去東京八百三十里府東西三百二十里戶

今之雍州理長安周之舊都平王東遷而屬秦始皇

以為內史地漢高祖初屬塞國後更為渭南郡尋罷復

為內史武帝分為右內史秦於西北分涇水置縣渠

餘五百後更分京兆尹領縣田四萬餘頃漢置白渠灌四

守後改為秦國後復為京兆國晉為京兆郡兼置雍州

領郡國七後魏亦然後復為雍州開元三年改為京兆

帝改為京兆郡大初復為雍州開元三年改為京兆

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周謂

以上漢謂西漢晉愍帝亦都於此凡四年後魏孝武

帝自洛陽來都之劉曜西魏凡四主得二十二年而

後其間周秦漢晉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周謂

秦魏初為帝都後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周謂

帝方發人徒築城今西北古城是也至隋文帝開

元形築新都號曰大興今西北古城是也至隋文帝開

五月稱西京領縣二十三萬年漢有萬年屬左馮翊

改里樓陽故城是也後周始於長安今在灤陽東北

有軌道秦子嬰降處有少陵原則漢高祖謂之霸

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處有少陵原則漢高祖謂之霸

本漢杜陵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處有

文帝更名長安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

純水有定元池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

明池有定元池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

鄠夏有定元池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

藍田有定元池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

關秦之也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南流

故威陽城秦所都也漢高祖謂之霸宿北川故陶柳水

相對因號帝起長安城西門有長城漢高祖謂之霸

今縣北山魏置門橋名便橋在縣東南門橋故城在

軍置三原縣魏置門橋名便橋在縣東南門橋故城在

宮即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宮也晉書云即漢灑

陽平秦界地昭陽王休屠金人也後漢有灑陽

長平水大渠楊泉封地屬秦漢有灑陽

日萬年置高帝置按高帝封地屬秦漢有灑陽

帝萬年置高帝置按高帝封地屬秦漢有灑陽

省萬年置高帝置按高帝封地屬秦漢有灑陽

移廣陽縣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屬秦漢有

改高陵縣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屬秦漢有

里高陵縣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屬秦漢有

高平縣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屬秦漢有

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屬秦漢有

造文於鴻門下遂廢之武豐併入武豐縣漢有

四里周幽王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

封章帝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陵魏改為武豐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

征陰山馬嶺漢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

與陰山馬嶺漢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

天富平屬西郡漢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

武帝武豐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

陵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周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郡美陽陵成也昌郡入舊萬年縣高陵更分長安

改為宜州又置北地郡尋改為宜州尋改為宜州

通川郡武德初復置宜州尋改為宜州尋改為宜州

華陰郡武德初復置宜州尋改為宜州尋改為宜州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郡二百八十里隔山至咸陽三百一十五里南至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四

古雍州下今置郡府十八縣五十一

天水秦五縣上邽成紀隴城清水伏羌

隴西渭四縣襄武隴西渭源鞏

金城蘭三縣五泉狄道廣武

會寧會二縣會寧烏蘭

安鄉河三縣柅竿大夏鳳林

臨洮洮一縣臨潭

和政岷三縣岷樂岷州和政

寧塞廓三縣廣威達化米川

西平郭三縣湟水龍支鄯城

武威涼五縣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

張掖甘二縣張掖剛丹

酒泉肅三縣酒泉福祿玉門

晉昌瓜二縣晉昌常樂

墩煌沙二縣墩煌壽昌

伊吾伊二縣伊吾納職

交河西五縣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

北庭庭三縣金滿蒲類輪臺

安西府

天水郡東至岷縣郡三百里南至同谷郡四百三十里

到河池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同谷郡三百里東北

到平涼郡四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會寧郡五百一十

里去西京八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九十五

萬五千六百五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五

秦州郡理上古西戎之地秦國始封之邑周孝王封今

春秋時屬秦秦平天下是為隴西郡漢武分隴西置天

水郡王莽末隴西據其地後漢平襄後漢建武中平之

更名天水為漢陽郡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

記曰其坂九週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秦

日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絕都禮反

兼置涼州領郡十魏亦為重鎮至南安漢陽皆應亮晉

分為天水及武陽二郡兼置秦州領郡六後魏為略陽

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天水郡大略為秦州或為天

水郡領縣五上邽古邽戎邑又有漢水城隴城一名

始昌在今隴西平涼縣山西北有漢水城隴城一名

陵江經關中曰關中江又有穀谷白水蜀將姜維曰嘉

將蜀破於此籍水成紀漢明親縣故城在今隴西

一名詳水名嶧水成紀漢明親縣故城在今隴西

南隴城漢縣西北瓦亭山在今隴西西北二百餘里

牛邯守處其山亦在今平涼郡界有街亭泉蜀將馬謖

為魏將秦仲始所封地伏羌平襄縣故城在今隴南

清水秦仲始所封地伏羌平襄縣故城在今隴南

落門谷水在漢置縣武德三年置今縣

隴西郡東至天水郡三百里南至同谷郡四百三十六

南到天水郡三百四十五里西南到和政郡二百五

十四里西北到金城郡四百五十三里東北到天水郡

一百九十三里西去西京一千一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二

千一百一十三里戶六千一百三十五口三萬三千一百

渭州今理襄馬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即其地也鳥鼠

出也今謂之青雀山春秋為羌戎之居秦置隴西郡

以居隴坻之西為名二漢因之靈帝分立南安郡魏置

鎮守在此鄧艾曰蜀師來而為一我分為四謂狄道隴

武南安襄晉為南安隴西二郡地後魏為隴西郡兼置

十里東南到隴西郡四百五十五里西南到安鄉郡三百

里西北到武成郡五百四十里東北到會寧郡四百

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四十九口二萬一千三百

六十八

蘭州今理五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

郡地後漢魏晉因之魏以為重鎮蜀將姜維攻前涼張

寔置廣武郡張駿又分置武始郡西秦乞伏國仁都苑

川南涼禿髮烏孤都廣武皆此地也苑川在今五泉縣

連定所據廣武即今廣武縣至後魏後周並屬武始郡

隋初郡廢置蘭州蓋取蘭泉煬帝初州廢置金城郡大

唐因之領縣三五泉今縣東後漢時羌亂榆中縣故城在

鳳上言西羌為寇自建武以來居大山小榆中土地肥

美又近塞內北阻大洞因以為固秦漢魏舊縣廣武前

故能美城及故長城隴音有狝道有白石山廣武前

置廣武郡隴西之為縣有狝道有白石山廣武前

又有漢允吾縣故城

亦在隴南允吾縣故城

會寧郡東至平涼郡四百里南至金城郡四百二十里

到平涼郡四百六十里西南到金城郡四百二十里

到武成郡六百五十里東北到靈武郡六百七十里

京四千三百七十八口去東京二千七百五十一

會州今理會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安定二

郡地後漢屬金城武成二郡西魏置會州後周廢隴屬

平涼郡大唐平李軌後置會州或為會寧郡領縣二

會寧陽枝烏蘭漢祖厲縣地後周置

安鄉郡東至金城郡三百里南至臨洮郡三百一十七

里東南到金城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西平郡三百

里東北到金城郡三百七十五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九

遺夏侯妙才討平之晉惠帝時屬晉興郡前秦苻堅置

河州西秦乞伏乾歸又據於此後魏亦為河州後周置

枹罕郡隋初郡廢置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枹罕郡大

唐為河州或為安鄉郡領縣三 枹罕 故羌侯邑漢為

唐字木枹大夏 漢屬鳳林有屬

臨洮郡 東至和政郡一百七十六里南至合川郡一百

一十七里東南至野無郡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吐谷

渾 東至安鄉郡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六

口一萬四千

洮州 今理臨 秦漢以來為諸戎之地後為吐谷渾所據

至後周武帝遂吐谷渾得其地置洮陽郡尋立為洮州

隋初郡廢而洮州如故煬帝初廢置臨洮郡 洮陽城本

洮水 大唐為洮州或為臨洮郡領縣一 臨洮 水源

吐谷渾 山在郡西南

和政郡 東至臨洮郡三百里南至懷遠郡二百五十里

縣五百三十四里東南到懷遠郡良茶縣一百一十

安鄉郡 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東北到隴西郡三百

五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七十八里去東京二千

二百二十里戶四千五百一十四

岷州 今理 春秋及七國時並屬秦蒙恬築長城之所

起也 隴西郡長城在今郡西二十里岷州 秦二漢

及晉並屬隴西郡西魏置岷州及同和郡隋初郡廢煬

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臨洮郡大唐復置岷州或為和政

郡領縣三 溢樂 有岷山 祐川 和政 後漢索西故城

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後漢明帝時金城隴西羌反於

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車騎將軍馬防設奇兵破之

因築此

寧塞郡 東至西平郡龍支縣二百九十里南至宜威守

西平郡 東至西平郡龍支縣二百九十里南至宜威守

南到積石軍一百六十一里西北到西平郡割城縣

二百八十里東北到西平郡龍支縣三百九十四里

去西京二千三百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三里戶

四萬九千七百二十三

廓州 今理 廣 古西羌地後漢延熹中諸羌與澆河大豪

寇張掖段熲斬澆河大帥於其地遂定西羌是也漢末

屬西平郡前涼以其地為湟河郡後魏屬鄯州後周武

帝遂吐谷渾又得地置洮河郡兼置廓州以領之隋初

廢煬帝初州廢置澆河郡大唐復為廓州或為寧塞郡

領縣三 廣威 延山 隋煬帝征吐谷渾經此山達化後

置賀蘭山澆河城即晉時吐谷渾王阿豺所築在縣西

一百二十里又有洪濟鎮後周武帝遂吐谷渾築在縣

西二百一十里 米川 貞觀初置兼置米川

西平郡 東至金城郡廣武縣一百一十三里南至寧塞

里北至武威郡昌松縣南界一百四十二里東南到

安鄉郡鳳林縣故城三百八十三里西北到木昆山

故長城東界二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九十三

里去東京二千七百七十九里戶五千九百九十四

口二萬八

鄯州 今理 漢 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地漢時霍去病破

匈奴遂請羌及渡河湟築合居塞即其地屬金城郡 令

稱西平王其弟利鹿孤復都西平即此地也後魏置鄯

州後周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煬帝初州廢置西

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湟水 後魏置西都縣隋改焉

此有縣水一浩漢河在縣東北自支胡所居即焉

黃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後魏改焉後魏置龍支

石山 在今縣南即尚書禹貢云導河積石鄯城漢西平

武威郡 東至會寧郡六百五里南至西平郡浩疊河二百

泉五百八十里東南到金城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

張掖郡張掖縣北界五百里北到張掖郡張掖縣

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里

戶十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

涼州 今理 姑 周時為狄地秦與匈奴既失甘泉今雲陽

又使休屠渾邪王居其地 此河西五郡皆是不止昔

除 漢武帝開之置武威郡 漢武金城開置張掖酒泉燉煌

置涼州領縣八前涼張軌後涼呂光並據之 至張天錫

為姚興所滅 北涼沮渠蒙遜亦遷都於此 為後魏所滅

後魏亦為武威郡隋煬帝初復置大唐初李軌改焉據

之及克平置涼州或為武威郡領縣五 姑臧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神烏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昌松 漢舊縣

南在東

酒泉郡 東至張掖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吐蕃界二百里

晉昌郡 東至張掖郡五百二十里南至吐蕃界二百里

肅州 東至張掖郡五百二十里南至吐蕃界二百里

舊月支地後匈奴居焉漢武開之置酒泉

郡其味如酒後漢魏晉皆因之西涼武昭王遷都於此

州廢以其地入張掖郡大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郡領

縣三 酒泉 漢置有九龍山崑崙山在縣西今縣治

故名之周穆王見母於此山漢平帝時西城塞外羌

獻魚鹽之地遂得西王母石室以爲西海郡後爲吐谷

渾之國也隋破吐谷渾又於其地置西海郡即福祿峽

漢香常置郡之地今郡直北一千二百里也

山舊名常置郡武德王門漢舊

二年改之治音官玉門漢舊

晉昌郡 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里南至新鄉鎮一百

捉四百八十里西至燉煌郡二百八十里北至豹門守

北到酒泉郡一百六十里西到伊吾郡三百五十里東

四里去東京四百六十六里西去西京三千三百七十

六千四百

瓜州 今理晉 古西戎地戰國時爲月支所居秦末漢初

屬匈奴武帝以後爲燉煌郡地後漢魏晉皆因之後魏

屬常樂會稽二郡後周屬會稽郡餘戶堅從漢中州人

有田疇不闢者亦從七千餘戶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

會稽郡以中州人擅廣夏郡後周因舊名置晉昌郡

八十六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東京四千

六百九里戶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萬二千二百三

沙州 今理燉 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卽其地也其後子孫

爲羌戎代有其地古謂之瓜州其地多生美瓜故曰瓜

孤人其中左傳說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是也或子名

首尾不出 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

亦古流沙地 其沙風吹流行 又黑水之所經焉 黑水自

經三危過梁 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

州入南海 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

後分酒泉置燉煌郡 燉煌郡 後漢魏晉皆因之涼武昭

王始都於此後魏後周並爲燉煌郡隋初廢置瓜州燉

帝初廢州復置燉煌郡 大唐山有三峰有噴沙山

二 燉煌 漢置有九龍山崑崙山在縣西今縣治

遵刑屯田於此水遠見羣野馬來飲中有奇名美作土

人持鞭鞭立後馬鞭習久之利長因代土人牧得馬以

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置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出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置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置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置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置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置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置於是神異之云從水中 壽昌 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

五百四十里東北到伊吾郡八百四十里去西京五

千三百六十五里去東京六千二百一十五里戶一

萬一千一百一十四

西州 今理高 漢時車師前王之庭漢元帝所置戊巳校

尉故地因與師西討軍中羸憊者留居之地形高敞遂

名高昌墨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前涼張駿置高昌郡其

後魏有之後又屬蠕蠕而究 其後魏嘉稱王於此數代

至大唐貞觀十四年討平之以其地爲西州 本高昌國

里里南北五百頃置都督府後改爲金由都護府或爲交

河郡領縣五 高昌 交河 天山 中置交河水流出縣

折羅 柳中 漢舊地名與 蒲昌 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山名

山與交河 蒲昌 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山名

北庭府 東至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南至交河郡界四

里里南北五百頃置都督府後改爲金由都護府或爲交

河郡領縣五 高昌 交河 天山 中置交河水流出縣

折羅 柳中 漢舊地名與 蒲昌 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山名

山與交河 蒲昌 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山名

北庭府 東至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南至交河郡界四

里里南北五百頃置都督府後改爲金由都護府或爲交

河郡領縣五 高昌 交河 天山 中置交河水流出縣

折羅 柳中 漢舊地名與 蒲昌 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山名

山與交河 蒲昌 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山名

北庭府 東至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南至交河郡界四

里里南北五百頃置都督府後改爲金由都護府或爲交

蕃北拒突厥

風俗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郭杜之饒號稱陸海言其高陸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四塞為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田肯賀帝曰治秦甚善秦形勝之百二焉其下兵諸侯國懸隔千里所謂天府故曰秦得猶居高屋建瓴水也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水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為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為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氏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日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議曰按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云按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鄆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當訪求久之方得又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荷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羸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水經所云

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焉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明國諱改焉遊天竺紀釋氏西域紀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積距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為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蔥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固云言九州者尚書近之矣誠為愜當其漢書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云比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按此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焉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眾雖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蓋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

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又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典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之觀或有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處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說辯千古說外是故曲折言之又按焉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詳其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以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絕書諸緯書之流是矣而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范曄敘蠻夷虞君盤飽之類是也輒以愚管所窺宜皆不足為據然去聖久遠雜說紛紜非夫宣尼復生重為刪革則何由詳正縱有精鑿達識之士抗辯古釋今之論或未能振頽波過橫流矣而撰水經者亦同蔚宗之旨趣以冀來哲之見知也或曰昔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今萬方財力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城陷數百內有兵革未寢年將三紀豈制置異術而古今殊時者乎答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即一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矣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其後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末業



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為農無十人習戰其餘皆務他業以今推古損益可知又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於斯聖唐永徵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於漢代減三萬八九千頃每畝所減石餘即僅校四五百萬石矣地利損耗既如此人力散分又如彼欲求強富其可得乎昔漢文之時長安之北七百里外即匈奴之地控弦數十萬騎侵掠未嘗暫寧計其舉國人眾不過漢一大郡晁錯請備障塞北邊由是獲安今自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才十餘州地已數十萬家吐蕃雖強陷覆河隴竊料全國尙未敵焉况縣力薄才食鮮藝拙比之華人殊不侔矣徒以令峻而眾心齊一馬多而競逐莫及誠能復兩渠之饒究浮食之弊慎農夫誘其歸趣撫戰士勵其勳伐行晁錯之策擇險要之地繕完城壘用我所長漸開屯田更蓄財力將冀收復河隴豈唯自守而已哉加以幅帟萬里之所資宣布皇王之大政則何禱不濟何為不成者乎或又曰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於轉輸洛陽宮室正在土中周漢以還多為帝宅皇輿巡幸之處則是國都何必重難遷移密邇勅寇擇才留鎮以息人勤自然無虞孰不慶幸答曰古今既異形勢亦殊當周之興也雖定鼎郊廓而王在鎬京幽王之亂平王東徙始則晉鄭夾輔終乃齊晉主盟咸率諸侯共尊王室猶有諸隨之僭中肩之師東漢再興巨寇皆參魏晉以降理少亂多今咸秦陵廟在焉勝兵計數十萬海內財力雲奔風邁儻議遷都非得盛國斯乃示弱天下何以統臨四方洛陽地埒涇樊尤甚萬乘所止千官畢臻樵牧難資橐

秭難贖又無百二之固慮啟姦兇之心豈得舍安而就危棄大而從小也漢高初平項羽將宅洛師婁敬請居關中張良贊成其計田肯稱賀方策備存武德中突厥牙帳在於河曲數十萬騎將過原州時以傷夷未平財力且乏百辟卿士震恐皆請遷都山南太宗獻計固爭方止永安宗社實賴聖謨議者又曰洛陽四戰之地既將不可蒲坂虞舜舊國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吳蜀遠道避翟靈不堪居答曰蒲坂土瘠人貧困竭甚於洛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繫興衰何可輕議

通典卷一百七十四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五

古梁州上今置郡府二十六縣一百三十六

漢中梁六縣南鄭褒城城固金牛西縣

洋川洋五縣西鄉興道黃金洋源華陽

上洛商五縣上洛上津商洛豐陽洛南

安康金六縣西城石泉安康洵陽清陽

房陵房四縣房陵竹山永清上庸

通川通七縣通川三峽石鼓宣漢新寧

潯山渠四縣流江永穆東鄉潯山渠江

南平渝四縣巴江津南平萬壽

涪陵涪四縣涪陵武龍樂溫賈化

南川南二縣南川三溪

瀘川瀘六縣瀘川富義江安綿水涇南

清化巴十縣化城歸仁清化曾口始寧其章

始寧璧四縣諸水廣納白石東巴

咸安蓬七縣大良山儀隴伏虞咸安大竹

符陽集三縣雞江符陽地乎

巴川合六縣石鏡漢初銅梁赤水巴川

南賓忠五縣臨江豐都墊江南賓桂溪

南浦萬三縣南浦梁山武寧

閬中閬九縣閬中蒼溪晉安西水奉國

南充果六縣南充西充相如流溪岳池

安岳普六縣安岳安居普康樂至崇龕

盛山開三縣盛山萬歲新輔

通典 卷一百七十五 州郡五

雲安夔四縣奉節雲安巫山太昌  
犍為嘉八縣龍游玉津夾江義眉犍為  
陽安簡三縣陽安金水平泉  
仁壽陵六縣仁壽唐福貴平井研始建

古梁州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西至黑水也又曰導黑水至  
于三危入于南海孔安國注云梁州在鳥鼠之西而南當  
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此云經  
三危彼云石出明其乖戾又按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漢  
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即今中國志益州郡漢  
野王國注地志以爲至梁州之所在其言與前經之說  
爲實錄至於孔鄭通儒莫知其所以或言年代久遠未  
理沒無以詳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在今通化郡放  
焉漢音顯也言水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種藝沱潛二蔡  
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旅陳也而夷地名亦已  
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州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  
梁故曰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當夏殷之間爲  
蠻夷之國所謂巴賈彭濮之人也或曰蜀之先帝嘗封  
王長曰蠶叢次曰周末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  
於天文兼參之宿亦秦之分野漢之巴蜀廣漢犍爲武  
川瀘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通  
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梁山雲安犍爲陽安仁壽通  
善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都德陽涪陽陰平油江盧山通  
化臨邛越嶲雲南等郡皆是漢又得楚之交漢之漢中  
川安房陵等秦天下置郡爲漢中今漢中漢中漢中  
郡並宜屬楚秦天下置郡爲漢中今漢中漢中漢中  
也巴今通川瀘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  
皆蜀今巴西梓潼遂寧蜀都德陽涪陽陰平油江盧山  
是蜀今巴西梓潼遂寧蜀都德陽涪陽陰平油江盧山  
境今河內史之南境今上其餘土地自漢以後歷代開  
拓氏羌戎夷之地今犍爲陽安安岳之西境仁壽通義

國並漢武帝開之置犍爲郡今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  
昌陰平油江文川通化臨邛江源歸誠靜川蓬山  
源等郡即漢以後所開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爲益  
州領郡八益之爲言隘也言其地險險亦曰疆疆益大  
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恐王莽末公孫述據有其  
請吏入朝遂置益州越嶲等郡今德陽郡縣至獻帝  
地後漢建武中平之置益州維今德陽郡縣至獻帝  
末劉備復據其地魏末平之遂分置梁益二州晉初因  
之益領郡八理南鄭後又分益州南境置靈州理靈州  
郡今惠帝以後李特據之至穆帝時平之其後沒於苻  
堅後又復其地安帝時謀縱據之後又收復宋梁益靈  
三州並因前代梁益領郡二十五更置秦州領郡十  
鄭齊及梁初多因之以所部叛降後魏南入於梁西魏  
之後魏得漢中亦曰梁州西魏亦因之復入於梁西魏  
十二年爲梁滅再復其地將逢梁武帝平漢川自西魏  
以後所置州郡割裂無常不可詳記大略分置十五部  
此爲山南西道漢中通川巴川清化洋川順政河池益  
山南東道房陵南賓安劍南道梓潼巴西普安閬中資陽  
臨邛通化文川越嶲南溪遂寧仁壽犍爲盧山瀘川陽  
安安岳江源陰平同昌油江騰歸歸誠源靜川茶化  
維川和義雲山蓬兼分入京畿安康隴右道同谷武都  
及黔中道南川  
漢中郡東至洋川郡二百二十里南至符陽郡三百里  
西到益昌郡五百里北至扶風郡六百七十里  
東南到順政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益昌郡五百里  
界八十六里去西京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  
取駱谷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一千七百八十八  
口十四萬五千七百八十八里戶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八  
今之梁州理南秦秋至戰國並楚地秦置漢中郡二漢  
因之漢高帝始後漢末張魯據其地改漢中爲漢中魏  
武征漢中走張魯復曰漢中郡後劉備破魏將夏侯妙

才遂有其地以為重鎮先主以魏延後主以蔣琬姜維

關中雖表請分將魏末平蜀又置梁州領郡晉宋齊

梁皆為梁州領郡二十宋齊梁因之宋以後更置秦州

亦理於此漢中常以巴蜀并敵故劉備初得漢中曰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是以巴蜀有難漢中輒沒自公孫述

譚縹據蜀漢氏虜鄴接常為威禦之鎮魏大將元泰率

兵十萬屯斜谷圍南鄭刺史後魏亦置梁州梁天監三

蕭懿守拒百餘日不拔而退後魏亦置梁州年夏侯道

遷以州郡入魏大同初復及漢中郡西魏因之後周改

曰漢川郡隋初郡廢而梁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漢

川郡大唐為梁州開元十三年改為襄州或為漢中郡

領縣六 南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漢中

陽縣故黃金城在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洋源固縣

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西魏置今縣洋源固縣

地武德華陽天寶中改

初置縣 東至南鄭郡六百四十里南至安康郡七百二

上洛郡東至南鄭郡六百四十里南至安康郡七百二

東郡七百二十里西至安康郡七百二十里北至弘農郡四

農郡四百八十里西至西京郡三百里東至東郡七百二

六里西至西京郡三百里東至東郡七百二

商州 古商國也春秋時其地屬晉晉陰戰國屬

秦即衛執所封商邑也秦平天下屬內史地漢屬弘農

郡後漢屬京兆尹晉初為京兆南部後置上洛郡後魏

因之西魏又置洛州後周改為商州隋煬帝復置上洛

郡大唐為商州或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耳山洛水丹水有高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

楚繞雷者言四面塞阮屈曲水 上洛 漢中 漢中

洛州西魏又改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商州西魏又改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洛州西魏又改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洛州西魏又改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洛州西魏又改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洛州西魏又改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洛州西魏又改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 漢中 漢中

房陵郡 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南至巴東郡五百里

六十里東南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里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二百

萬五千

渠州今理流朱齊以上與通州同梁置渠州後魏置流

江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宮渠郡大唐為渠州或為潯

山郡城隍領縣四流江漢水渠城故城在今縣東北

置潯水梁置縣及潯州後潯山紫置潯城是也今縣後周

南平郡東至涪陵郡西至巴川郡二百六十里南至南川郡二百

十里東南至巴川郡二百六十里北至南川郡二百

七十里西南至巴川郡二百六十里西至南川郡二百

涪陵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三十七里去

東京三千四百四十里戶七千三百九十五口二萬

八千九

渝州今理古巴國左傳西巴師侵都注云巴謂之三巴

三巴記曰閬中水謂南流秦惠王虜巴王而取其地

秦漢並屬巴郡晉亦屬巴郡宋齊因之梁於此置楚州

隋初改為渝州因渝水煬帝初州廢置巴郡大唐為渝

州或為南平郡領縣四巴漢江州廢故城在今縣西

上石壁有圓孔形江津南平置此縣後州廢萬壽

年置縣

涪陵郡東至南賓郡三百五十里南至黔中郡三百六

百九十六里西南至南賓郡四百六十里北至南賓郡三

千七百七十里西至南賓郡四百六十里東至南賓郡

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三千八百九十里戶九千四百五

口四萬四

涪州今理涪陵亦巴國之境秦二漢巴郡之鄙也蜀置

涪陵郡晉因之宋齊亦同隋初屬渝州煬帝廢渝州屬

巴郡大唐為涪州或為涪陵郡領縣四涪陵後漢置

彭破公孫述將後丹於黃武龍木涪陵後漢置

石即此今謂之橫石灘武龍木涪陵後漢置

樂溫唐置有溫山寶化唐置有

南川郡東至南平郡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南平郡二百

六十里東南至南平郡界三百六十里北至南平郡二百

郡界七十里西南至南平郡二百六十里東北至南平

平郡五十七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五里去東京三千

六百里戶二千四百七十七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五

南川今理南川亦巴國之地秦漢巴郡之境大唐武德三

年開南蠻置夔州四年又改為南州或為南川郡領縣

二南川漢置南川郡改三溪

瀘川郡東至南平郡七百五十里南至都盧郡五百二

五百九十里東南至南平郡三百五十里北至巴川郡

五百九十里西南至南平郡三百五十里西至巴川郡

八百里東北至南平郡七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

七十四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九十六里戶一萬四千

八千九

瀘州今理瀘州古巴子之國秦屬巴郡漢屬犍為郡後漢

因之晉為江陽郡宋齊因之梁置瀘州隋初郡廢煬帝

初置瀘川郡大唐為瀘州或為瀘川郡領縣六瀘川

本漢江富義井因富義瀘江安漢江陽縣地晉置漢

晉涇南中置合江合江有安樂漢

清化郡東至始寧郡一百五十里南至咸安郡二百一

百里東南至通川郡四百五十里西南至咸安郡二

千二百五十里西至通川郡四百五十里北至咸安郡

陽郡一千五百八十二里戶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口八

萬六

巴州今理化古巴國也秦二漢屬巴郡晉宋之間為夷

僚所據不置郡縣宋末於嶺之南置歸化郡即今都是

也齊因之梁置歸化水蘭二郡後魏得其地置大谷郡

隋初郡廢置巴州煬帝初州廢置清化郡大唐因之領

縣十化城漢宕渠縣地後漢置漢昌清化漢置清化

縣置伏強曾口今縣有木蘭山始置其章漢置

縣今歸仁漢宕渠縣地梁置恩陽今縣有陽山清水

道江龍腹山梁置通川七盤大牟今縣有陽山清水

始靈郡東至通川郡一百六十里南至咸安郡二百一

符陽郡界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通川郡一百六十里西

北到郡內白石縣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二十里去

五萬三千九百六十二里戶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口

壁州今理壁州或為始寧郡領縣四諱水魏

始靈縣之東境置壁州或為始寧郡領縣四諱水魏

置廣納武德初置歌嶺山在縣東北白石東巴

咸安郡東至通川郡四百四十里南至清化郡二百一

東至通川郡四百四十里北至清化郡二百一

東南至通川郡四百四十里西南至清化郡二百一

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

三百五十五里戶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口五萬三千

十三

蓬州今理大古巴國之地秦二漢屬巴郡晉屬巴西郡

宋末屬歸化郡梁置伏虞郡後周置蓬州為名隋初郡

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清化宕渠巴西三郡大唐復

置蓬州或為咸安郡領縣七大寅漢閬中縣地有儀

隴漢閬中縣地梁置今縣城在崇城伏虞咸安綏安

改之大竹良山宕渠置景陽郡

符陽郡東至始寧郡三百六十里南至清化郡二百一

到始寧郡五百里西南至清化郡一百九十里東南

西京取郡界二百五十里東至漢中郡下過南鄭縣取

西京取郡界二百五十里東至漢中郡下過南鄭縣取

四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

集州今理難秦屬巴郡二漢屬廣漢巴二郡地晉屬巴

西郡梁置東巴州後改為集州後周兼置平桑郡隋初

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漢川清化二郡大唐置集

州或為符陽郡領縣三難江漢置難縣地後周符陽

有符水漢置取天成地武德初置

巴川郡東至南平郡三百八十里南至南平郡六百

百九十里東南至南平郡三百八十里北至南平郡四

郡三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四十三里去東京

三千六百四十二里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二口九





郡領縣八 龍游 漢曰青衣道在大玉津漢南夾江

峨眉 有峨眉山 犍為 平羌 羅目 綏山 漢武陽縣故城在今縣東

陽安郡 東至安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資陽郡一百五十

五里東南到資陽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一百

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梓潼郡

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梓潼郡

六萬九千六百九十

簡州 今理陽 漢屬犍為廣漢二郡地後漢及晉皆因之

宋齊為蜀廣漢二郡地西魏於此置資州後周明帝移

資州於資陽縣隋置簡州 州境有賴 煬帝初州廢併其

地入蜀大唐復置簡州或為陽安郡領縣三 陽安 漢

轉縣地 韓音必 金水 漢新都縣地西魏置金水郡有平

美反後魏置縣 銅官山 漢文帝以賜鄧通鑄錢

泉

仁壽郡 東至資陽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三百

六十里西至通義郡八十里北至蜀郡二百

十里東南到通義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犍為郡一百

通典卷一百七十五

通典 卷一百七十五 州郡五

陵州 今理仁 二漢屬犍為蜀二郡地晉因之宋齊屬犍

為寧蜀二郡地梁置懷仁郡西魏置陵州 因陵并 隋置

崇山郡大唐為陵州或為仁壽郡領縣六 仁壽 西魏

於此置普安縣 唐 福 貴平 漢廣都縣地後周置今并

隋開皇中改之 研漢武陽 始建 亦漢武 籍梁席

縣有貴平山因以為名

研縣地

研縣地

研縣地

研縣地

研縣地

研縣地

研縣地

研縣地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六

古梁州下今置郡府三十七縣一百六十

通義 五縣 通義 彭山 洪雅 青神 丹陵

和義 六縣 旭川 威遠 公井 應靈 資官

資陽 資八縣 盤石 資陽 內江 丹山 龍水

南溪 戎五縣 南溪 義貢 焚道 開邊 歸順

河池 鳳四縣 梁泉 兩富 河池 黃花

武都 武三縣 將利 覆津 盤堤

同谷 成三縣 上祿 長道 同谷

順政 興三縣 順政 長舉 鳴水

懷道 宕二縣 懷道 良恭

同昌 扶四縣 同昌 帖夷 尙安 鉅川

陰平 文二縣 曲水 長松

油江 龍二縣 油江 清川

交川 松三縣 嘉誠 交川 平康

合川 疊二縣 合川 常芬

益昌 利六縣 綿谷 嘉川 茂萌 泉谷 益昌

普安 劍八縣 普安 武連 陰平 梓潼 黃安

巴西 綿九縣 巴西 涪城 昌明 魏城 羅江

梓潼 梓八縣 射洪 通泉 鹽亭 飛鳥

遂寧 遂五縣 方義 銅山 永泰 蓬溪 青石 遂寧

蜀郡 益十縣 成都 雙流 郫 新都 溫江 新

德陽 漢五縣 什邡 綿竹 德陽 金堂

唐安 蜀四縣 晉原 青城 新津 唐安

臨邛 七縣 臨邛 汶仁 大邑 依政 蒲江

盧山 雅五縣 嚴道 百丈 盧山 榮經 漢源

通化 茂四縣 汶山 石泉 汶川 通化

臨翼 翼四縣 衛山 鷄川 翼水 昭德

江源 當三縣 通軌 和利 谷和

歸誠 悉二縣 左封 歸誠

靜川 靜二縣 悉唐 靜川

蓬山 柘二縣 柘 喬珠

恭化 恭三縣 和集 博恭 烈山

維川 維三縣 薛城 定廣 小封

雲山 奉一縣 定廉

越嵩 嵩七縣 越嵩 昆明 蘇那 叩部 會川

雲南 姚三縣 姚城 長明 瀘南

洪源 黎三縣 洪源 飛越 通壑

通義 郡 東至仁壽郡八十里南至犍為郡一百二十里

到仁壽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盧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

臨邛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仁壽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

戶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口一十七萬五千四百

眉州 義通 漢屬犍為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亦

然梁置齊通郡及青州西魏改青州為眉州山為名隋

場帝以其地入眉山郡大唐復置眉州或為通義郡領

縣五 通義 彭山 漢武陽縣地有彭洪雅 青神 在

後周置郡 丹陵 彭山 漢武陽縣地有彭洪雅 青神 在

部陪屬資陽郡大唐置榮州 州榮德 或為和義郡領縣

六 旭川 漢南安縣地隋置大威遠 公井 應靈

資官 和義 陪屬

資陽 郡 東至巴川郡五百六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一百

三百七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二百三十里西北到

仁壽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和義郡一百四十里西南到

六十里去東安郡三百一十一里去西京二百二十里

五百六十六口九

資州 今理盤 漢屬犍為郡後漢晉宋齊並同西魏置資

州城今在 漢屬犍為郡後漢晉宋齊並同西魏置資

州北陽安縣界後周置資中郡隋煬帝初置資陽郡大

唐為資州或為資陽郡領縣八 盤石 資陽 有天山

江 丹山 龍水 月山 銀山 清溪 並漢資

南溪 郡 東至瀘川郡三百五十里南至南溪郡胡門生

十里北至和義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瀘川郡二百

百五十里西南到瀘川郡四百一十里西北到

百四十里去西京三百四十四里去東安郡四百

戶四千三百七十九口一

戎州 今理 故夔侯國漢屬犍為郡後漢晉宋齊皆因

之梁置六同郡及戎州隋置犍為郡大唐為戎州或為

南溪郡領縣五 南溪 有青衣水又黑水 犍道

奉時破漢通五尺道漢開蜀故徵使唐 開邊 歸順 貞

中撥歸復置縣 並漢資陽郡領縣

河池 郡 東至扶風郡四百五十里南至漢中郡三百九十五

三十里東南到漢中郡褒城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

縣五百三十三里東北到扶風郡陳倉縣界一百四十三

里去西京五百九十里去東安郡一千四百五十三

里戶五千七百七十口

鳳州 今理 春秋氏羌之所居秦屬隴西郡兩漢屬武

都郡晉因之惠帝時沒於楊茂搜後魏置固道郡兼置

南岐州後周廢郡置鳳州隋煬帝初廢州置河池郡大

唐為鳳州或為河池郡領縣四 梁泉 漢故道縣 兩當 漢故道縣 河池 漢舊縣一名仇黃花 有黃花

武都郡 東至同谷郡三百七十里南至陰平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漢道郡二百七十里北至同谷郡四百

武州 今理將古白馬氏之國西戎之別種也天池大澤在其西漢武帝置武都郡後漢因之蜀後主時得之

武都郡 大唐為武州或為武都郡領縣三 將利 覆

後沒於楊茂搜後魏又曰武都郡兼置南秦州西魏改為成州隋初郡廢煬帝初置漢陽郡大唐為成州或

為同谷郡領縣三 上祿 漢舊縣有仇池山晉永嘉末

順政郡 東至漢中郡二百四十里南至益昌郡五百四

興州 今理 戰國時為白馬氏之東境二漢屬武都郡

萬九百七十九

晉惠帝時亦為楊茂搜所據其後為梁所破置武興蕃

郡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興州或為順政郡領縣三

順政 漢水出縣後魏置順政縣水發源於此一名沮

宕州 或為懷道郡領縣二 懷道 置 後周 長泰 亦周置

同昌郡 東至武都郡三百二十里南至油江郡六百

扶州 今理 歷代西戎之地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鄧

水 甜川 東至益昌郡四百九十里南至油江郡五百

文州 今理 古氏羌之境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

漢平 後漢因之蜀亦得之 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

綿竹以滅蜀即此是也晉置陰平郡永嘉末沒於楊茂

郡大唐復置文州或為陰平郡領縣二 曲水 長松

油江郡 東至益昌郡四百三十里南至巴西郡三百

齊皆因之後魏置油江郡西魏置龍州隋初郡廢煬帝

初州 廢置平武郡大唐為龍州或為油江郡領縣二

油江 有石門山與氏分界蜀都賦曰緣以劍閣阻清川

交川郡 東至同昌郡三百三十里南至臨邛郡一百

益昌郡 東至符陽郡三百里南至閬中郡二百八

利州 今理 春秋戰國時為蜀侯國 蜀川悉為蜀侯國

之地此蓋蜀之北境秦滅蜀其地入蜀郡二漢屬廣漢郡蜀先主分屬梓潼郡晉屬晉壽郡宋齊因之後魏立益州世號為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尋改為利州後周亦為晉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義城郡大唐為利州或為益昌郡領縣六 綿谷 漢屬廣漢郡東晉屬梓潼郡宋齊屬晉壽郡後魏屬新巴郡景谷漢白水縣地宋安縣後魏改之葭萌 魏置新巴郡景谷漢白水縣地宋之益昌 古屬關道秦漢置葭萌縣也 允山 晉安郡 東至益昌郡二百里南至梓潼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開中郡三百里西南到巴西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油江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益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七十里東到益昌郡三百里戶二萬二千六百七十口九萬一千六百八十

梓潼郡 東至南充郡二百五十里南至安岳郡三百四十里西至德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陽安郡一百一十里東南到遂寧郡二百一十里東北到閬中郡三百一十五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九十里戶九萬五千五百口二十萬三千一百一十

魏晉宋齊梁皆為益州 晉初漢郡入東晉領郡二十梁置始康郡西魏廢之後周置蜀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益州或為蜀郡 武興山在郡西古蜀王死於此葬於此 成都 漢屬蜀郡 今縣在郡西 新都 漢屬蜀郡 今縣在郡東 名縣十 成都 漢屬蜀郡 今縣在郡西 新都 漢屬蜀郡 今縣在郡東 江 新繁 漢屬蜀郡 今縣在郡西 靈池 德陽郡 東至梓潼郡二百一十里南至巴西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開中郡三百里西北到油江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益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七十里東到益昌郡三百里戶二萬二千六百七十口九萬一千六百八十





奉州今理定蠻夷之地南接吐蕃大唐開置奉州或為

雲山郡領縣一 定廉

越嵩郡東至千費生蠻二百三十里南至雲南郡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生蠻六百六十里北至

里西南到 里東北到 里西北到 里去西

京三千五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一十里戶四

一十五萬七千六百六十

嵩州今理越故邛都國謂之西南夷史記曰滇之君長

漢武開之置越嵩郡有嵩水越水嵩後漢晉宋皆因之

齊謂之獵郡謂之越嵩郡後周置嚴州隋改曰西盛州後又

為嵩州煬帝改為越嵩郡大唐置嵩州或為越嵩郡領

縣七 越嵩郡 昆明 漢定 蘇邛 漢舊 邛部 漢關 縣會

川有瀘水諸葛亮 漢舊 蘇邛 漢舊 邛部 漢關 縣會

雲南郡 東至 里西南到 里北至 里南至

南到 里東北到 里西北到 里去西京四

千九百里去東京 里戶三千七

姚州今理姚故漢王國漢武開之置益州郡有滇池澤

焉後漢分其地置永昌郡蜀置雲南郡置晉因之兼

置寧州領郡四亦理於此並為建寧郡大唐

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其人多姚姓武太

尉史張東之上表請廢州隸 萬府具在邊防南蠻上篇中 或為雲南郡領縣三 姚

城 長明 瀘南

洪源郡東去一里即至高山萬重更無郡縣南至越嵩

至盧山郡二百四十里西至郡界南到粟登郡二百里西

南去郡二里高山萬重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

北去郡二里高山萬重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

黎州今理洪漢沉黎郡之地宋齊以來並為沉黎郡後

周置黎州隋置登州煬帝初廢併其地入臨邛郡大唐

復置黎州或為洪源郡領縣三 洪源 飛越 通望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虜蜀

微盧彭濮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

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

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

重復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孫述劉備李雄

中原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譙縱迭據之皆因

多事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七

古荆河州 今置郡府十八縣一百三十六

河南府 洛 二十六縣 河南 登封 滎陽 汜水 告成

伊闕 伊陽 壽安 福昌 永寧 密 溫 王屋 河陽 新安 鞏 偃師 陸渾 陽

襄陽 襄陽 新安 鞏 偃師 陸渾 陽 襄陽 襄陽 鞏 偃師 陸渾 陽

陝 五縣 陝 硤石 平陸 芮城 靈寶

弘農 六縣 弘農 閿鄉 湖城 盧氏 玉城

臨汝 七縣 汝 襄城 葉 魯山 龍興 臨

滎陽 七縣 管城 滎陽 中牟 新鄭 滎澤

陳留 六縣 開封 浚儀 陳留 雍邱 封邱

睢陽 宋 十縣 宋城 襄邑 楚邱 柘城 虞城

譙 八縣 譙 臨澗 永城 鄧 賈源 鹿

濟陰 六縣 濟陰 成武 冤句 考城 南華

潁川 六縣 長社 鄧陵 長葛 臨潁 許昌

淮陽 六縣 宛邱 項城 南頓 西華 太康

汝陰 六縣 汝陰 下蔡 潁上 沈邱

汝南 十一縣 汝陽 上蔡 平輿 鄆城 西

淮安 唐 七縣 比陽 恣邱 方城 湖陽 平氏

南陽 七縣 穰 南陽 向城 內鄉 菊潭

武當 均 三縣 武當 鄧州 豐利

襄陽 襄陽 臨漢 穀城 宜城 義澗

漢東 隨 四縣 隨 唐城 光化

古荆河州

漢東 隨 四縣 隨 唐城 光化

襄陽 襄陽 臨漢 穀城 宜城 義澗

武當 均 三縣 武當 鄧州 豐利

南陽 七縣 穰 南陽 向城 內鄉 菊潭

淮安 唐 七縣 比陽 恣邱 方城 湖陽 平氏

汝南 十一縣 汝陽 上蔡 平輿 鄆城 西

禹貢曰荆河之州 西南至荆州今襄陽郡伊洛瀍澗既

入于河 伊出今河南府伊闕縣陸渾山出今上洛郡

池縣山出今洛南縣嶺山瀍水出今洛南縣穀城山出今

水皆入河 滎波既瀘縣水出今滎陽郡滎澤水出今

矣一說謂滎水之波 道荷澤被孟潞 齊縣孟潞亦澤名

在今淮陽郡度城縣即孟潞澤也言荷澤水行 厭土惟

溢則使被及孟潞不常入也道音導音荷 厭土惟

壤下士墳墟 高地即墳下地也墳音墳音音 浮于洛入

子河 因洛為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河南曰荆河州

其山曰華 即今華陰郡山也連曰圃田 在今滎陽川

日滎維 滎即滎澤洛即洛 浸曰波 滎出黃山 在今滎東

又云波水出今華陰縣界 山即應山 孤山其利麻漆絲泉

在今臨汝郡魯山縣西北 滎音音 亞反其利麻漆絲泉

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 援者言人所馴養也 殺宜五

種黍稷稻 荆河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逸者

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其在天官柳七星張

則周之分野 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陸偃師鞏縣東至

緜氏鞏縣南得伊 房心則宋之分野 漢之沛梁濟陰皆

關地北至於河 房心則宋之分野 漢之沛梁濟陰皆

地也 濟陰 濟陰 參則魏之分野 漢之高陵以東及陳留汝

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鄆陵南之開封中牟陽武發

之東境淮陽之北境汝南之北境滎陽之東境潁川

川之北境定陵襄城潁陽潁長社陽翟郡東接汝南

西接弘農兼得新安東境陽武臨汝潁也兼得秦楚之交

川之西境漢東南境陽武臨汝潁也兼得秦楚之交

漢之弘農汝南以南今弘農郡之南境宜屬秦漢之交

襄陽郡地也 秦分天下置郡為三川 今河南南陽郡地

南陽郡之東境北境 武當等郡地也 南陽郡之北境

陽漢武置十三州 此為荆河州 領郡五其今河南府

地則屬兗州也 後漢為司隸 理荊河州 領郡十一

也 魏亦同 理汝南安城今 晉分置司州 理洛陽

荆河州 領郡十理梁國項 永嘉之亂荆河州沒於劉

石苻姚宋初有其南境置荆河州 今領縣十理及南郡

全盛得 後魏以後分裂不詳焉 大唐山分置十五部此為

之得失 後魏以後分裂不詳焉 大唐山分置十五部此為

都畿 汝南府等郡 河南道 陳留 陽武 滎陽 襄陽 鄆

分入山東南道 漢東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河南府 東至滎陽 東至滎陽 東至滎陽 東至滎陽 東至滎陽

八十里 東南至潁川 三百三十里 北至高平 郡二百

四十里 西至西京 八百五十五里 戶一百一十九

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口 百一十五萬 戶一百一十九

洛州 凡河北諸縣 東至滎陽 東至滎陽 東至滎陽 東至滎陽

武王克殷 定鼎於郊 釀至成王 營成周 下澗水 東瀝水

西而宅 洛邑是為王城 郊郭 周名 漢孔安國云 王城今

宮則左傳 齊莊公遣師 城郭是也 在今城之西 按此

殺水 木澗水 自後遂更名矣 經今城之苑中 入於洛 又

於瀝水 東下亦古 濫殷頑人居之 孔安國云 將定下都

平王因犬戎之亂 自鄆鎬東遷 而居王城 則東周之始

王也 至敬王與王子朝爭立 出奔晉 定公使魏舒率諸

侯之大夫 會於狄泉 以其地本成周之城 而居敬王 按

泉在城中 然而成周是王城 下都之總號 故左氏傳曰

長弘云 西王天棄之東 王必大克時 子朝居王城 至考

故曰 西王敬王居狄泉 在王城之東 故曰 東王 至考

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 以續周公之官職 至孫惠公乃

封少子於鞏 號東周 惠公稱東周也 王叔立 叔尼 東

西周分理 又徙都西州 則王城也 初平王時 雒邑與宗周

錦京 通封畿 東西長 南北短 長短相復 為千里 後為諸

侯所侵 比周之亡 七城而已 鞏縣氏也 按七邑之境 西

維氏 東得鞏 陽南 自伊闕 秦平天下 置三川 郡漢高帝

置河南郡 十二 後漢改為河南尹 領縣十一 後魏孝文自代

七理 魏晉郡因之 兼置司州 領縣十一 後魏孝文自代

徙都之亦為河南尹 至東西魏分有其地 北齊為洛州





風郡 晉滅魏其地屬晉戰國時屬秦魏二國之境後屬  
三川郡漢武置弘農郡後漢因之魏改為恒農 帝諡晉  
復為弘農郡後魏置西恒農郡後周廢之隋煬帝又置  
弘農郡恭帝時改為鳳林郡大唐武德元年改為鼎州

八年廢鼎州置魏州其後或為弘農郡領縣六 弘農  
秦地林縣地漢弘農縣黃卷唐在縣西北二十里餘亦  
在湖城故曰胡漢武更為湖縣有朝山出美玉 盧氏漢  
縣有魏耳即此山 王城 朱陽 閿鄉 漢以湖陽  
臨汝郡東至魏州河南府伊闕縣及至南陽郡四百九  
里北至河南府登封縣一百一十里東南到淮安郡  
伊闕縣界八十里東北到河南府伊闕縣一百七十里  
伊闕縣界八十里東北到河南府伊闕縣一百七十里  
四千里八百九十口二十  
七萬六千八百七十九

汝州 梁郡 周為王畿春秋時戎蠻子之邑亦楚鄭二  
國之境七國時屬漢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潁川二郡  
地後漢因之魏晉屬河南舞陽二郡地後魏屬汝北郡  
後周屬南襄城郡隋置伊州煬帝初改為汝州後廢  
州以其地分屬襄城潁川二郡大唐為汝州或為臨汝

郡 漢成 梁 漢舊縣 魏國時謂之南梁 以  
中梁即或梁子國在今縣西南之期謂之麻城及漢光武  
封梁郡周承休公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有梁人聚故城  
在今縣西車東周從其君於縣東即此地也又孫  
學大破董卓車東之所又有漢晉陽縣因山為名俗謂之  
張侯城亦在今縣之西南亦名曰塢城地名齊公邑  
周以備也 葉 有方城山 周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也  
破王詩之所有古縣北二十五里即光武 魯山 漢今有  
魯陽關古建角城在縣東南有漢魯陽城在今縣東  
南後周置三郟縣在縣西南一十九里亦名平高城以  
十七里置魯陽城以梁周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在縣西南有古梁城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在縣西南有古梁城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梁 漢舊縣 魏國時謂之南梁 以  
中梁即或梁子國在今縣西南之期謂之麻城及漢光武  
封梁郡周承休公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有梁人聚故城  
在今縣西車東周從其君於縣東即此地也又孫  
學大破董卓車東之所又有漢晉陽縣因山為名俗謂之  
張侯城亦在今縣之西南亦名曰塢城地名齊公邑  
周以備也 葉 有方城山 周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也  
破王詩之所有古縣北二十五里即光武 魯山 漢今有  
魯陽關古建角城在縣東南有漢魯陽城在今縣東  
南後周置三郟縣在縣西南一十九里亦名平高城以  
十七里置魯陽城以梁周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在縣西南有古梁城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在縣西南有古梁城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襄城 漢舊縣 魏國時謂之南梁 以  
中梁即或梁子國在今縣西南之期謂之麻城及漢光武  
封梁郡周承休公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有梁人聚故城  
在今縣西車東周從其君於縣東即此地也又孫  
學大破董卓車東之所又有漢晉陽縣因山為名俗謂之  
張侯城亦在今縣之西南亦名曰塢城地名齊公邑  
周以備也 葉 有方城山 周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也  
破王詩之所有古縣北二十五里即光武 魯山 漢今有  
魯陽關古建角城在縣東南有漢魯陽城在今縣東  
南後周置三郟縣在縣西南一十九里亦名平高城以  
十七里置魯陽城以梁周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在縣西南有古梁城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在縣西南有古梁城 漢興 臨汝 襄城 漢舊縣

通典 卷一百七十七 州郡七  
東至陳留郡一百四十里南至潁川郡二百  
西至河南府二百七十里北至河南府

魏嘉縣界黃河中流九十六里東南到陳留郡尉氏  
縣一百三十二里西南到河南府密縣一百七十里西  
北到西京一千一百六十五里東北到靈昌郡二百八  
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六里  
四十七萬四千八百九十口  
戶十三萬四千八百九十口

鄭州 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周初封管叔於  
此又曰郟鄩之地鄭武公與平王東遷武公滅兩國而  
遷都焉後鄭為韓所滅韓又徙都之其東境屬魏秦屬  
三川郡漢屬河南郡後漢因之分置滎陽郡宋亦然後  
魏為東恒農郡東魏置廣武郡後周置滎州後改為鄭  
州隋置管州煬帝初復為鄭州尋廢州置滎陽郡大唐

因之領縣七 管城 古周初管國故郟城在縣南左傳  
神曰為名也 滎陽 故魏國所謂東也秦置滎倉又有  
京水東水楚漢戰於滎東是也京故中牟 田澤 滎  
京水東水楚漢戰於滎東是也京故中牟 田澤 滎  
京水東水楚漢戰於滎東是也京故中牟 田澤 滎  
京水東水楚漢戰於滎東是也京故中牟 田澤 滎

也 本郡亦在此 滎陽 復入滎也 有鼓山其地險固故王  
宮城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左傳云晉文公勝楚後  
是也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陳留郡 東至睢陽郡三百里南至汝南郡二百五十里  
東南到睢陽郡三百一十里北至靈昌郡二百二十里  
西至潁川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二十里  
南到靈昌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二十里  
西至潁川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二十里  
南到靈昌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二十里  
西至潁川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二十里  
南到靈昌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二十里

汴州 今理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大梁 即今開封 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 魏惠王

東魏置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

留部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廢陳留郡煬帝初又廢州  
分其地入滎陽梁潁川濟陰等四郡大唐復置汴州或  
為陳留郡今西平城魏國時魏惠王所築也秦始置  
滎陽郡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漢清運 領縣六 開封  
滎陽郡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漢清運 領縣六 開封  
滎陽郡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漢清運 領縣六 開封  
滎陽郡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漢清運 領縣六 開封

唯陽郡 東至彭城郡三百一十里南至濟陰郡一百  
六十一里東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濟陰郡一  
百一十里西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濟陰郡一百  
六十一里東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濟陰郡一百  
六十一里東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濟陰郡一百  
六十一里東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濟陰郡一百  
六十一里東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濟陰郡一百  
六十一里東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濟陰郡一百

宋州 今理宋 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邱也周武王克殷  
以封微子啟是為宋國戰國時齊楚魏三分其地秦置  
陽郡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  
陽郡 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

毫州 今理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邱其地也其後改



有漢安國縣故城... 哀信縣... 新蔡古國... 後漢費長... 蔡徒都於此... 故曰新... 蔡徒都於此... 故曰新... 蔡徒都於此... 故曰新...

唐州或為淮安郡領縣七... 比陽... 漢置... 後魏置... 唐改為... 淮安郡... 唐改為... 淮安郡...

南陽郡... 東至漢東郡三百五十里... 南至江陵郡四百七... 西至房陵郡四百六十... 北至武陽郡三百七... 漢置... 後魏置... 唐改為...

鄧州... 本夏禹之國... 春秋時申伯... 侯二國之地... 戰國屬韓... 後漢於秦封魏冉... 為穰侯... 而屬楚始皇平天...

均州... 戰國時屬韓... 秦屬南陽郡... 漢為南陽漢中... 二郡地後漢因之... 魏屬南郡... 晉宋並屬順陽郡... 後置武當郡... 齊於此僑立始平郡... 尋改為齊與郡... 梁置興州...

武當郡... 東至南陽郡二百四十里... 南至房陵郡二百六十... 西至房陵郡三百六十... 北至武陽郡三百七十... 漢置... 後魏置... 唐改為...

襄陽... 今理襄陽... 禹貢荊河州之南境... 南漳一縣則荊州... 之春秋以來... 楚地秦南郡之北界... 二漢屬南郡... 南陽二郡地至獻帝時... 魏武始置襄陽郡... 亦為重鎮... 攻及于禁... 等十軍兵勢甚盛... 徐晃屯守不下... 曹公謂見日全襄陽... 子之也... 後孫權擄陸向... 南時曹仁... 鎮之司馬... 理於此... 衡黎寇要地... 不可失也... 晉初因之兼置荊州... 平吳後...

襄陽... 東至漢東郡三百五十里... 南至江陵郡四百七... 西至房陵郡四百六十... 北至武陽郡三百七... 漢置... 後魏置... 唐改為...

東晉... 襄陽... 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 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 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 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州或為漢東郡領縣四 隨漢舊縣後漢初平林兵起  
勝郡東北 襄陽 後漢蔡陽縣 光武舊宅在今縣南二里  
有三鍾山 襄陽 有白水焉 又有漢春陵故城在今縣東  
漢元帝時自零陵拾道縣徙於此 即張衡所謂龍飛白  
水後魏置南荆州隋置春陵郡城有漢襄陽故城在東  
北梁下 送戌在縣東南百有餘里 後魏宣武正唐城後  
光初南伐破之 置鎮 梁又破鎮置郡 送劉駕反唐城後  
曰厥西置義陽郡 後 允化 為自漢至宋為隨縣地 蕭齊  
曰肆州或曰唐州

風俗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齊韓國分  
野亦有險阻 蘇秦謂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皋之固西  
山鞏成皋則今鞏縣汜水也宜陽商阪即今福自東漢  
昌山及商山也苑穰今南陽界陘山今密縣山 自東漢  
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纒過三  
紀自西晉永嘉五年劉曜陷各陽執懷帝至後魏太和  
九年分為遠乎二魏妥及齊周河洛汝穎迭為攻守夫  
東西魏矣 遠乎二魏妥及齊周河洛汝穎迭為攻守夫  
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  
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八

古冀州上今置郡府二十二縣一百二十七

河內懷五縣河內 脩武 獲嘉 武德 武陟

汲郡衛五縣汲 衛 新鄉 共城 黎陽

鄴郡相十一縣安陽 堯城 洹水 滏陽 內

成安 臨漳 鄴 林慮 魏河 湯陰 內

廣平 洺十縣 承年 雞澤 曲周 濟陝 邯鄲

恩 鉅鹿 邢九縣 龍崗 南和 平鄉 鉅鹿 沙河

信都 冀九縣 信都 南宮 堂陽 武強 下博

趙郡 趙九縣 平棘 元氏 昭慶 樂城 贊皇

常山 鎮九縣 真定 鹿泉 井陘 靈壽 藁城

博陵 定十一縣 安喜 北平 鼓城 無極 唐昌

哩邑 深澤 義豐 望都 無極 唐昌

河間 瀛六縣 河間 博野 束城 樂壽 高陽

文安 莫六縣 唐興 清苑 任邱 文安 長豐

饒陽 深四縣 饒陽 安平 鹿城 陸澤

上谷 易八縣 易 遼 涿 涿 容城 滿城

范陽 幽十一縣 范陽 樓亭 范陽 安次 固安

清 廣靈 昌平 滹 永清 良鄉 武

順義 順一縣 寶義

歸化 分順一縣 懷柔

歸德 燕一縣 道西

媯川 媯二縣 懷戎 媯川

漁陽 薊三縣 漁陽 三河 玉田

通典 卷一百七十八 州郡八

通典 卷一百七十八 州郡八

密雲 檀二縣 密雲 燕樂

北平 平三縣 盧龍 石城 馬城

柳城 營一縣 柳城

古冀州

禹貢曰冀州既載 始也 以唐虞之都不言封略 餘州所

其境矣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壺口山在今平陽郡吉昌

縣即霍山也 雷首在今河東郡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

等 恩山 首陽山 霍山 冀山 甘泉山 中條山 梁猪山 獨山

是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即霍山也 亦曰太岳 覃懷底

續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 水橫流而人河在底 故平

西北肥鄉 厭土惟白壤 柔土恒衛 既從大陸 既作恒

名也 恒水出恒山 在今博陵郡恒陽縣界 衛水在今水

山郡靈壽縣西山所出 大陸澤 鄭元云在鉅鹿北 言水

徒故道 可以耕作 島夷皮服 洩而衣其皮 夾右碣石

入于河 碣石海邊山名 在今北平郡盧龍縣 舜以冀州

南北闊大 分衛水為并州 燕以北為幽州 並置牧周禮

職方曰 河內曰冀州 山曰霍 藪曰楊 紆爾雅云 秦有楊

州 藪末詳也 川曰漳 浸曰汾 潞 漳界汾水 出今冀郡長子

義及所在也 其利松柏 八五男三女 畜宜牛羊

穀宜黍稷 其地險易 帝王所都 亂則冀安 弱則冀強 荒

則冀豐 故曰冀州 其在天官昂畢則趙之分野 漢之趙

真定常山 中山 涿郡 之高陽 鄆州 鄉廣平 鉅鹿 河間 勃

浮水 繁陽 內黃 斥邱 西有太原 東定襄 雲中 五原 上黨 皆

其分也 今鄆郡 廣平 鉅鹿 信都 趙郡 常山 博陵 河間 文

安 饒陽 高平 南平 黨樂 平陽 魏城 太原 東襄雲 中單 于尾 箕

雁門 之西南 南平 黨樂 平陽 魏城 太原 東襄雲 中單 于尾 箕

則燕之分野 漢之魚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上谷 代郡 屬

北平 遼西 遼東 上谷 代郡 屬 漢之魚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上谷 代郡 屬

屬之南 漢之高陵 以東 盡河北 內河 東平 陽文 城 太 屬 魏

漢之南 漢之高陵 以東 盡河北 內河 東平 陽文 城 太 屬 魏

漢之南 漢之高陵 以東 盡河北 內河 東平 陽文 城 太 屬 魏

漢之南 漢之高陵 以東 盡河北 內河 東平 陽文 城 太 屬 魏

山信都趙郡之東北 博陵郡之西 境鉅鹿之北 邯鄲

境廣平郡之南 兼兗州之域 景城之南 境陽文 安 河 魏

趙郡之西南 郡鉅鹿之北 境上谷 媯川 歸化 順義 德 魏

陽之北 景城之北 境皆是也 充 漁 陽 郡 地 皆 是 也 石 北

平今北 遼西 今 東 境 皆是也 河 東 郡 地 皆 是 也 太 南

文城等郡 上黨 陽城 等郡 皆是也 太原 今 定 襄 及 雁 門 之 北

皆是也 代郡 今 安 邊 及 馬 邑 雁 門 今 雁 門 之 北

之南 境 皆是也 代郡 今 安 邊 及 馬 邑 雁 門 今 雁 門 之 北

是也 雲中 今 雲 中 單 及 三 川 郡 之 北 境 今 雁 門 之 北

三州 此 為 冀 州 國 九 幽 州 國 十 郡 領 郡 九 古 冀 州 西

東 絳 郡 平 陽 後 漢 並 因 前 代 為 冀 州 理 於 郡 魏 並 因 之

縣 郡 呼 各 反 幽 州 理 於 今 范 并 州 理 於 今 魏 並 因 之

晉 置 冀 州 房 子 今 趙 郡 縣 幽 州 今 范 陽 郡 是 也 并 州 領

六 惠 帝 之 後 其 地 淪 沒 於 劉 元 海 石 勒 慕容 儁 又 為 苻

堅 所 陷 堅 敗 慕容 垂 據 之 後 屬 後 魏 自 此 分 割 不 可 詳

焉 大 唐 分 置 十 五 部 此 為 河 北 道 饒 陽 河 間 常 山 博 陵

信 都 趙 郡 鎮 鹿 泉 安 上 谷 北 平 密 雲 河 東 道 北 平 平 陽

媯 川 道 陽 柳 城 歸 德 順 義 歸 化 等 郡 雲 陽 城 道 北 平 平 陽

太原 上 黨 西 河 高 平 大 常 昌 化 文 城 陽 城 兼 分 入 都 畿

河 內 關 內 道 單 于 郡 兼 分 入 都 畿

河 內 郡 東 至 汲 郡 二 百 六 十 里 南 至 七 十 三 里 北 至 高 平 郡

南 一 百 四 十 里 東 南 兩 府 濟 陰 縣 七 十 三 里 北 至 高 平 郡

北 到 汲 郡 二 百 六 十 里 西 到 河 南 府 界 一 百 七 十 里 東

十 七 百 四 十 里 戶 五 萬 四 千 一 百 口 三 十 一 萬 五 千 三

懷 州 內 理 何 禹 貢 覃 懷 之 地 懷 唐 唐 續 大 行 山 在 馬 周

為 畿 內 及 衛 邢 雍 三 國 子 邢 音 春 秋 時 又 屬 晉 左 傳 襄 王

賜 文 公 陽 樊 限 原 擠 莠 之 田 晉 於 是 始 啟 南 陽 晉 山 之

南 河 之 北 故 又 武 王 克 商 蘇 忿 生 以 溫 為 司 寇 其 田

有 隴 懷 是 也 隴 徒 國 時 為 魏 衛 二 國 之 境 秦 始 皇 滅

衛 其 君 角 徙 居 野 王 阻 共 山 保 之 胡 亥 廢 角 為 庶 人 以

通典 卷一百七十八 州郡八

通典 卷一百七十八 州郡八





五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七百一十七里

今之冀州理信古冀充二州之域禹導河自大壩山北

國後漢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更名安平國漢末兼置

後周皆因之隋初郡廢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

信都郡大唐為冀州龍朔二年改為魏州咸亨三年復

善或為信都郡郡今垂領漢領縣九信都漢舊縣

宮漢舊縣漢後魏南封張敖子偃為南宮侯郡堂陽漢舊

之陽武漢武下博縣漢舊縣漢舊縣又有漢廣川

趙郡東至信都郡一百六十里南至鉅鹿郡一百七

趙州今理平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邯鄲鉅鹿

二郡地後漢屬常山國鉅鹿郡地兼置冀州理鄴今高

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為趙州郡仍舊隋改置藥州

煬帝改為趙州尋復為趙郡大唐為趙州或為趙郡領

縣九平棘漢南平棘故城在今縣南又有元氏漢

距鹿郡後改為南趙郡隋為大陸縣樂城漢之關贊皇

有大陸舊是象城天寶中改名更相鄉漢縣地漢光

望山縣故城臨城是房子天寶中改為寧晉陶襄

常山郡東至博陵郡一百二十四里南至趙郡一百

九十里東南到博陵郡一百四十六里北至安邊郡

七十里東去博陵郡一百二十里西去太原府樂平縣

初廢煬帝初州廢復置常山郡大唐乾元年復為恒州

或為常山郡天寶十五載改為平山郡元和十五年改

為鎮州領縣九真定漢新州縣之東恒邑亦漢舊

泉井陘口在此今謂之土門漢井陘漢舊縣在東北

城鎮中靈壽水在縣之東漢靈壽縣故城在今西北

門漢舊縣在縣之西漢靈壽縣故城在今西北

定州今理安帝堯始封唐國之地戰國初為中山國後

為魏所并後又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

置中山郡中山記曰域中山景帝改為中山國後漢因之

晉亦不改後燕慕容垂移都於此慕容寶為後魏所陷

北岳常山在焉後魏為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帝改為

定州後周置總管府領鮮虞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博

陵郡後改為高陽郡大唐為定州或為博陵郡領縣十

一安喜古中山鮮虞地漢盧奴縣有盧北平縣漢舊

蒲陰縣蒲水所鼓城春秋鼓子國也漢下曲陽縣在常

陽漢上曲陽縣也常山在縣東南又有漢下曲陽縣在常

國也義豐漢安國縣又有漢解望都漢舊縣堯始封

地都山在南有中人亭北極險要也無極漢舊唐昌

漢苦陘縣故關在縣西北極險要也無極漢舊唐昌

石曰河又西北有故關邑城即漢關縣

河間郡東至景城郡二百里南至信都郡一百三十

東到博陵郡二百八十里北至信都郡一百八里

莫州今理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大唐景雲二年分

瀛州置鄭州開元十年改鄭為莫其後或為文安郡領

縣六鄭縣漢舊清苑漢縣魏漢高帝過趙封任邱

堂縣反文安城在東北長豐唐與巨表於此

饒陽郡東至景城郡三百五十五里南至魏郡五百里

到信都郡一百三十里西北至魏郡三百里東南

北到博陵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趙郡一百九十里

西去西京二千五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五里

四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口三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

深州今理饒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

涿郡地後漢屬安平國桓帝以後為博陵郡晉為博陵

國後魏為博陵郡北齊亦同隋初郡廢置深州煬帝初

州廢以其地分入博陵河間二郡大唐復置深州或為

饒陽郡領縣四饒陽漢舊縣有饒陽亭在此又有古

南自光武所破魏武王因饒陽城饒陽城在縣

今北注新溝所以有今縣北漢力東安平縣漢舊

漢晉縣城在西南在今縣北漢力東安平縣漢舊

亦名苦水西南自趙郡晉縣界流入真音時夜反鄆

音苦陸澤真大陸

上谷郡東至范陽郡二百一十四里南至文安郡一百

四十里西至安邊郡一百四十里北至

安郡一百八十里西至西平郡二百二十里東至

安郡一百八十里西至西平郡二百二十里東至

十里東南到里西北到里西南到

歸化郡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萬五千

一千六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萬五千

八十里

幽州今理古之幽州蓋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

一也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幽州因幽都山以為

出今列昔顯項都於帝邱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復省

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

山在遼東今於柳毅曰獫狁獫狁在今東

海郡東置詞遙禮數曰獫狁獫狁在今東

河北滄州無棣縣界界無沛即在今浸曰舊時川郡

海郡臨淄縣界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羊家

也穀宜三種黍稷初武王定殷封召公奭於燕及秦滅

燕以其地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

分上谷郡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幽州領郡其後

開東邊置元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今遼水之東宜在

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有獨鹿鳴

譯名皆在於此後漢為涿廣陽二郡地魏更名范陽

郡晉為燕范陽二國兼置幽州領郡北魏慕容儼嘗都

郡隋初置幽州北齊置東道行臺後周置范陽郡

郡領縣十一蓟燕國都碣石宮漢為薊縣舊置此歸義

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重積穀三萬萬斛足以待天下

之在今縣南十八范陽漢涿縣在范水之陽漢涿郡故

里又有巨馬水城亦在此又有漢廣陽國城亦

映在西南有管於秦既田膏安次縣舊固安縣方昌

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古居庸關在縣西北齊改為

永清縣漢舊縣故城在今永清縣漢舊縣故城在今

潞縣北又有漢安樂縣故城在西北

馬良鄉縣武清廣甯

順義郡置在范陽郡內去西京及四至八到並與范陽

順州義縣在范陽郡城大唐天寶初置尋又改為順義

歸化二郡領縣一賓義

歸化郡西至漁陽郡二百一十五里南至范陽郡八十

到漁陽郡二百一十五里西至密雲郡七十

京一千七百七十七口三千三百六十九

順州之北境理懷天寶初置歸化郡與順義郡同領縣

一懷柔

歸德郡東至密雲郡八十里南至范陽郡九十里西至

魏縣易京城四十里南至范陽郡九十里西至

六十三里東至密雲郡八十里西至

千二百四十六口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一

燕州秦上谷郡地歷代土地與范陽郡同隋文帝時栗

末駱鞞有厭稽部渠長率數千人舉部落內附處之柳

城燕郡之北煬帝為置遼西郡以取秦漢遼西之名也

統遼西懷遠墟河三縣大唐為燕州或為歸德郡領縣

改爲媯州其後或爲媯川郡領縣二 懷戎 漢上谷郡  
城在此有豕鹿山及蚩尤城阪泉地及涿水發源山澤  
泉鳴鐘山本名應山趙襄子滅代其姊廢鐘山因  
爲名代人講之立神有羣鐘鳴於祠上故名鐘山史  
記云燕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遼陽即此漢武破匈奴  
取河南地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與胡康昭云在  
上谷晉太康地志又云在五原塞之北疑太康志誤  
媯川

漁陽郡東至北平郡三百里南至三倉海口一百八十  
三十五里西至范陽郡二百十里北至慶長城塞二百  
南到范陽郡安次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北到密雲  
郡二百一十七里東到北平郡界一百二十五里西  
成二百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二  
十里戶四千二百二十九  
口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七  
蓟州今理漁 戰國時屬燕秦置漁陽郡二漢因之隋文  
帝徙元州於此并立總管府煬帝初廢置漁陽郡大唐

屬幽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蓟州或爲漁陽郡領縣  
三 漁陽 漢舊縣有鮑邱水又名潞水古北戎無終子  
爲右北 三河 玉田  
平郡 東至漁陽郡二百一十七里南至范陽郡縣界  
密雲郡五十五里西至范陽郡昌平縣界一百三十里  
北至長城四十五里東到范陽郡三河縣七十五  
里西南到范陽郡昌平縣七十里西北到長城水鎮  
四十五里東到長城障塞一百十里去西京二千  
六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四十五里戶六千一  
百二十八口三萬  
一千六百三十七

檀州今理密 春秋及戰國並爲燕地秦漢並屬漁陽郡  
後魏置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安州爲元州隋徙元  
州於漁陽 陽郡尋復於今郡置檀州煬帝初置安樂郡  
大唐爲檀州或爲密雲郡領縣二 密雲 有潞水自燕  
樂郡有長城

北平郡東至柳城郡七百里南至海一百里西到漁陽  
郡八百里西到馬城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臨榆郡一  
百八十里東北到柳城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石城  
縣一百四十里東到柳城郡七百里去西京四千  
三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  
戶三千三十萬

平州今理盧 殷時孤竹國春秋山戎肥子二國地也今  
盧

龍縣有古孤竹城戰國時屬燕秦爲右北平及遼西二  
伯夷叔齊之國也  
郡之境二漢因之晉屬遼西郡後魏亦曰遼西郡隋初  
置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北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盧龍 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謂  
界非此碣石也漢遼西郡碣石在今郡東又有漢令文  
縣城臨關今名臨榆關在縣城東一百八十里盧龍  
塞在城西石城漢舊馬城

柳城郡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  
北到契丹界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界三百七十里西  
營州今理柳 殷時爲孤竹國地 漢徒河縣之青山在郡  
東南百七十里 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  
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

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爲龍  
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 數時有黑龍白龍各  
負觀角而去太平二龍交首嬉 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  
相繼都之至慕容雲爲馮跋所滅 後魏置營州後周武  
帝平齊其地猶爲高寶窟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窟復  
以其地爲營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大唐復爲營州

或爲柳城郡領縣一 柳城 有龍山鮮卑山在縣東南  
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  
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扶黎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  
慕容皝築龍所也有饒樂水漢故徒河縣城和龍城西  
草嶺關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餘里西  
北與奚相接

與契丹相接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九

古冀州下今置郡府十九縣一百三

河東 蒲 八縣 虞鄉 桑泉 猗氏 安邑 解  
絳郡 絳 十一縣 正平 寶鼎 永樂 翼城 絳 聞喜  
太平 垣 曲沃 龍門 稷山 萬泉

平陽 晉 九縣 臨汾 襄陵 霍邑 黃氏 汾西  
高平 澤 六縣 晉城 陵川 沁水 端氏 高平  
上黨 潞 十縣 上黨 武鄉 屯留 黎城 涉 銅鞮  
樂平 儀 四縣 遼山 榆社 和順 平城 襄垣

陽城 沁 三縣 沁源 和川 絳上  
太室 隰 六縣 隰川 太室 石樓 永和 溫泉  
文城 慈 五縣 吉昌 作城 文城 呂香 昌甯

西河 汾 五縣 隰城 介休 靈石 孝義 平遙  
太原 并 十三縣 太原 清源 文水 陽曲 樂  
孟 壽陽 廣陽 交城

昌化 石 五縣 離石 定胡 平夷 臨泉 方山  
樓煩 嵐 四縣 宜芳 合河 靜樂 嵐谷  
鴈門 代 五縣 鴈門 五臺 黎時 唐林

定襄 忻 二縣 秀容 定襄  
安邊 蔚 三縣 靈邱 飛狐 安邊  
馬邑 朔 二縣 善陽 馬邑

雲中 雲 一縣 雲中  
單于府 一縣 涇河

河東 郡 東 至 絳 郡 三百七十 里 南 至 弘 農 郡 一百七十  
東南 到 陝 郡 二百九十 里 西 至 絳 郡 二百七十 里  
里 西北 到 馮 郡 二百九十 里 西 南 到 華 陰 郡 一百七十 里

絳州 今 理 正 春秋 時 為 晉 國 即 故 絳 與 新 田 之 都 也 後

亦 兼 置 河 東 郡 隋 初 郡 廢 煬 帝 初 州 廢 復 置 河 東 郡 大

唐 初 為 蒲 州 開 元 九 年 五 月 置 中 都 改 為 河 中 府 尋 罷

仍 置 時 州 令 曰 孟 夏 之 月 無 事 土 功 無 聚 大 眾 日 皆 營

夏 城 中 部 春 秋 書 之 垂 為 後 誠 今 建 國 都 乃 長 久 之 大

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百六十里去東京五百  
四十里戶七萬二千七百四十六萬一千八十  
蒲州今理唐虞所都蒲坂也春秋時地屬魏及晉獻  
公滅魏以其地封大夫畢萬畢公高之畢萬之後  
十代至文侯列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地屬魏至惠王  
以安邑近秦乃徙都大梁秦兼天下置河東郡歷兩漢  
不改漢與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代皆衰魏晉亦然  
後魏亦為河東郡兼置雍州及屬秦州後周改為蒲州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河東 郡 漢 置 魏 魏 秦 晉 職 於 河 曲 築 城 其 地 也 有 蒲 津  
元 十 二 年 河 南 岸 開 東 西 門 各 造 鐵 牛 四 其 半 下 並 鐵  
柱 連 踐 入 地 丈 餘 後 魏 有 雷 首 山 黃 齊 居 今 有 異 廟  
其 陽 所 謂 焉 山 也 有 風 俗 堆 與 撞 關 對 對 桑 泉 有 古  
城 山 漢 解 縣 猗 氏 合 孤 城 所 居 古 公 孫 返 國  
濟 河 即 圖 安 邑 隋 廢 於 此 漢 武 德 元 年  
改 虞 郡 漢 解 縣 也 後 於 虞 鄉 城 置 縣 寶 鼎 漢 武 德 元 年  
之 虞 郡 漢 解 縣 也 後 於 虞 鄉 城 置 縣 寶 鼎 漢 武 德 元 年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韓魏趙滅晉其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其地屬魏豹  
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平陽二  
郡地後魏置東雍州其龍門萬泉西魏後周以為重鎮  
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  
置絳郡大唐為絳州或為絳郡領縣十一 正平 漢臨

地有汾澮二水有高齊故武平關在今縣西 曲沃 漢絳  
三十里故家雀關在縣南七里並是魏處 絳 春秋時晉武  
春秋時晉武 絳 春秋時晉武 絳 春秋時晉武 絳 春秋時晉武  
地有汾澮二水有高齊故武平關在今縣西 曲沃 漢絳  
三十里故家雀關在縣南七里並是魏處 絳 春秋時晉武  
春秋時晉武 絳 春秋時晉武 絳 春秋時晉武 絳 春秋時晉武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絳州 今理正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  
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  
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仍置時州令曰孟夏之月無事土功無聚大眾日皆營  
夏城中部落春秋書之垂為後誠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  
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國之盛農之時愚  
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眾多費耗用  
度動以萬計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古國之股肱郡  
戶將安我兵且西出於是地隘狹今西置都使十萬之  
衆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郡國之多不恤危亡  
之變悅在遊樂之適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  
主採福威之謀止造郡國之官息事德廢之政趙  
幸甚六月三日詔下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井州今理晉陽古之井州蓋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

則其一也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為井州亦曰在衛水

常水之間常水在今博陵郡衡水周禮職方曰正北

曰并州其山曰常藪曰昭餘昭餘山在今博陵常陽縣

介休介休在晉陽郡界曰虎池虎池在晉陽郡界

呼縣呼縣在晉陽郡界曰淶水淶水在晉陽郡界

音驪音驪在晉陽郡界曰淶水淶水在晉陽郡界

肩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牛馬羊穀宜五種兼并天下

為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并州領九縣得雍

以北朔方九原榆理於晉州之域今上郡

林新秦銀川之地後漢並因之陽今府靈帝時羌胡大

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帝時省入冀州魏文

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今屬門郡及以至晉

亦置并州領晉陽六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

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今平陽郡以東地盡入石勒

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姚興又分

河東為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拆不可詳也今之并

州原為古唐國也昔帝堯為唐侯所封之國按今博陵

城為堯始封之國當是及夏禹所都之地禹都或為在

徙於此也後漢平陽郡亦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

或在河東南府陽翟也亦高辛氏子實沈於大夏

子臺駘之所居焉左傳云帝遷高辛氏子實沈於大夏

太原注云大夏注參金天氏之裔曰充祐臺駘以唐

故參為晉叔虞子燮改為晉侯唐故晉晉中國曰太原

夷狄曰太鹵晉荀吳敗狄於太鹵晉太鹵太原大夏

靈晉陽六名其實一也春秋時為晉國後為趙邑晉伯

魏國晉陽歲餘引汾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

水灌城不沒者三版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

兼置并州領高平理於此曹公率眾討說幹曰并州左有

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魏改為太原國并州

仍舊晉因之領郡國六後魏為太原郡兼置并州北齊

後周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為太原郡大唐為

并州高祖匡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年置北都後復為

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為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為北京

領縣十三太原漢晉陽縣地隋文帝移晉陽縣於晉

陽隋文帝新移文水漢中舊晉陽置今縣有晉陽故城

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漢陽曲在縣東北河干

襄縣是也後漢移置今縣有乾陽曲今定襄郡也樂平

晉置遼州清源漢榆次縣地隋於古樓谷縣漢陽邑

縣地晉舊晉大夫祁奚之邑晉滅祁氏分為七縣榆

地祁奚晉魏榆地石孟漢舊縣烈溫池水壽陽晉舊廣

次言於此漢舊縣孟漢舊縣烈溫池水壽陽晉舊廣

陽漢舊縣烈溫池水壽陽晉舊廣

昌化郡東至西河郡一百六十里南至太寧郡二百五

里北到東寧郡一百六十里西到太寧郡二百三十

里東去太原府一百九十里西去太原府一百七十

里北去太原府一百九十里西去太原府一百七十

石州今理離戰國初趙之離石邑後為秦魏二國之境

秦本紀云秦昭王秦昭王秦昭王秦昭王秦昭王

後趙取離石是也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屬西河郡南單

于庭即左國城晉屬西河郡劉元海起事於此後石勒

置石州郡北齊置懷政郡後改為離石郡兼置西汾州

後周改西汾為石州隋初郡廢而石州如故煬帝初州

廢置石州郡大唐為石州或為昌化郡領縣五離石漢

縣後漢高歡大破爾朱兆於此有離石水一名胡離

縣石州郡後魏置石州郡領縣五離石漢

樓煩郡東至定襄郡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昌化郡二百

里西至榆林郡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馬邑

郡三百里東南到太原府二百五十里西南到銀川

郡三百里西北到榆林郡九十里東北到雁門郡三

里戶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七萬二千二百六十

嵐州今理宜春秋晉國之分晉滅之後為胡地有樓煩

王屠焉其後趙武靈王破樓煩而取其地其後北境屬

燕秦二漢為太原郡地晉末陷於劉元海後魏末於其

地置嵐州隋煬帝置樓煩郡大唐為嵐州或為樓煩郡

領縣四宜芳有古秀秀城即漢陽陽縣屬太原郡

馬河漢陽縣北齊置在靜樂漢陽陽縣屬太原郡

劉曜跋處嵐谷漢陽陽縣屬太原郡

雁門郡東至樓煩郡二百六十里南至太原郡五百

里西至樓煩郡二百六十里北至馬邑郡一百四

十里東南到常山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定襄郡二

郡界三百二十里西去馬邑郡二百四十里東到安邊

郡三百二十里西去馬邑郡二百四十里東到安邊

代州今理雁古唐國之地春秋晉國之分及三卿分晉

其地屬趙趙襄子殺代趙武靈王破樓煩而置雲中焉

門代郡後北境屬燕秦為太原雁門二郡之境漢因之

後漢及晉亦同後魏置梁城繁時二郡後周置肆州隋

文帝改為代州煬帝初州廢置雁門郡大唐為代州或

為雁門郡今郡城後魏所置郡南三領縣五雁門漢

武縣故城在西南又有故平縣後漢末平城縣一名西

屋山道漢子會代王因殺之於此有向注山一名西

也五臺漢處鹿鹿山改處鹿鹿山五臺時漢舊縣有

東南五臺有五臺山盧音盧音五臺時漢舊縣有

阜山嶺今縣東魏置代州嶺音郭故城在唐林

定襄郡東至雁門郡界九十里南至太原府一百八

縣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太原郡界一百二十里西南

百二十里東到樓煩郡一百二十里西到樓煩郡一

千八百七十三里東去太原府一千六百五十三

千九百三十三里東去太原府一千六百五十三

忻州今理秀戰國時屬趙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因之後

魏置肆州後周徙肆州於雁門郡隋初置新興郡及雲

州後改新興郡為忻州因忻口煬帝初廢雲州及忻州

以其地屬樓煩定襄二郡大唐復分置忻州或為定襄

漢有定襄郡在領縣二 秀容 漢汾陽縣 定襄 漢縣 有石嶺關 甚險固

安邊郡 東至上谷郡三百二十里南至常山郡四百里 南到博陵郡四百九十里西至蔚州郡三百里 里西到馬邑郡四百六十里東北到蔚州郡四百四十里 里西到靈州郡四百一十里東到蔚州郡四百四十里 蔚州郡 周禮并州川曰嘔夷滯曰涑易 嘔夷水在 涑水在飛 戰國初屬趙後又屬燕秦漢晉屬代郡後魏 置懷荒御夷二鎮東魏置北靈邱郡後周置蔚州隋置

上谷郡 大唐置蔚州或為安邊郡領縣三 靈邱 漢舊 趙武靈 飛 狐 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 王陵 郡山相連 安邊 隋置今縣

馬邑郡 東至安邊郡四百六十里南至雁門郡一百四 百五十里東南到鴈門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樓煩 郡三百六十里西北到單于府三百七十里東到故雲 州一千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 朔州 今理善 戰國屬燕秦屬代鴈門二郡地漢為定襄

鴈門二郡地後漢屬雲中鴈門二郡漢末因亂又置新 興郡 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鴈門之 晉懷帝時劉琨表以鮮卑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徙馬 邑即其地也其後稱魏建都於今郡北兼置懷朔鎮及

遷洛後遂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葛榮之亂又廢北 齊復置朔州隋初置總管府煬帝初廢置代郡尋屬 馬邑郡 後魏初雲中在郡西南三百餘里平定故城北 於馬邑也 大唐初為朔州或為馬邑郡領縣二 善陽 有秦馬邑城 朔州塞即此地亦漢定襄縣地 馬邑 後魏桑乾郡北齊廣安郡有紫河發源於此 馬邑 界三百里東南到榆林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神堆城 界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 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

雲中郡 東至桑乾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神堆城 界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 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

雲中郡 東至桑乾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神堆城 界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 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

雲中郡 東至桑乾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神堆城 界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 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

雲中郡 東至桑乾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神堆城 界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 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

雲中郡 東至桑乾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神堆城 界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 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

雲中郡 東至桑乾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神堆城 界三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 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

雲州 今理雲 戰國屬趙秦置雲中郡二漢因之晉屬新 興郡後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即此 雲中今馬邑 今郡隋雲內置代尹自天興元年都平城至孝文帝太 縣常安鎮也 置代尹和十九年遷洛陽後改代尹為萬 尹隋初屬馬邑郡 大唐置雲州或為雲中郡領縣一 雲中 漢舊縣隋曰雲內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帝初被 在今郡界圍於此有故高柳城參合陂後魏盛樂縣亦 元封元年勒兵十入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單于府 東至 里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西去西京二千三百五十里去東京 二千里戶二千一百二十口一萬三千

單于大都護府 戰國屬趙秦漢雲中郡地 大唐龍朔三 年置雲中都護府又移瀚海都護府於磧北 瀚海都護 府 二府以磧為界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 大都護府領縣一 金河 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臺王 昭君 墓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 梁州境宇雖遠而雜以山 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 太行恒而鄴郡高齊國都 浮巧成俗 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伎巧商 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 詭 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 魏 樂侯社君纒為河東守開置學官親執 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特多儒者 閭井之間習於 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 韓信謂 代天下精兵處也後漢末天下擾亂高幹為并州刺史 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 強胡可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十

古兖州今置郡府十縣七十一

靈昌清七縣白馬酸棗昨城靈昌韋城

濮陽濮五縣鄆城雷澤臨濮范濮陽

濟陽濟五縣盧平陰陽穀東阿長清

魏郡魏十縣魏城元城館陶臨黃莘

博平博六縣魏城博平高唐清平堂邑

東平鄆五縣須昌鉅野壽張鄆城宿城

平原德七縣安德安陵平原蓆平昌

樂安棣五縣歷次商河陽信渤海蒲臺

景城滄十二縣清池長蘆樂陵鹽山景

臨津魯城無棣饒安南皮東光

清河貝九縣清河清陽武城漳南臨清

古兖州

禹貢曰濟河惟兖州東南濶濟水西北距河也九河既

道也九水各從其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澤

雍陽郡雷澤縣言此澤還復其故而厥土黑墳墳起也

雍沮二水會同其中也沮音于餘反厥土黑墳墳起也

其草絲其木條錫也絲音通浮于濟遠達于河舟渡

也濟水已具注序曰水出在漢水之東東武陽縣今

魏郡莘縣有東武陽城無此水矣因水入曰連澤二

他合浮于汶達于濟界言汶水西達於濟舜置十二

牧究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兖州其山岱魯郡界

藪曰大野一名鄆野澤在今川曰河沛滯曰盧淮盧水

陽郡盧縣澤水在今高密郡其利蒲魚人二男三女畜

莒縣與高不不同漚音維蓋以充水為名又充之為

宜六擾六畜穀宜四種稻麥蓋以充水為名又充之為

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其在天文

通典 卷一百八十 州郡十

管室東望則衛之分野漢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皆其

陽之西北境博平兼得魏宋齊趙之交靈昌之西境宜

之西南境皆是兼得魏宋齊趙之交靈昌之西境宜

東魏漢之東平及漢之西昌壽張今東平及漢之西昌

信平原今濟陽之東南境平原樂平景城之高平南境博

平之東境皆宜屬齊漢之信都清河渤海郡南至浮水今

清河博平之北境景泰平天下置郡此為東郡今靈昌

曰將計那茅注云東燕西南靈昌燕縣韋城古豕

有縣亭姑其訖反昨音南靈昌燕縣韋城古豕

還楚邱即此城巨城漢長垣縣古豕故城在今縣南

是也古豕邑在北界子路為之宰

濮陽郡東至東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濟陰郡一百

六十里西至魯郡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陳留郡三百

二十里西北至魏郡三百三十里東至東平郡三百



外城正光中刺史刁宜所築後周武帝築第二城領縣  
 五盧漢縣有長城防長城東反音助瀾王曰濟  
 今縣東即馬防平陰漢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  
 城也有盧水又有一山齊晉戰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  
 起縣北又有巫山一孝陽穀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  
 山山即巨野母之所陽穀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  
 舊縣也又有漢穀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  
 武縣子歌曰吾山平鉅野瀛謂此山有穀城山張良葬  
 黃石長清漢盧邑地春秋時齊  
 魏郡東至博平郡武水縣一百三十里南至濮陽郡一  
 十里東南到濮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郡二百一  
 縣界九十里西北到廣平郡恩縣界九十里東北  
 到京七百五十里戶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口六十  
 萬八千

魏州今理貴鄉夏觀扈之國春秋晉地戰國時屬魏秦  
 屬東郡二漢屬魏東二郡地郡晉魏晉之魏魏分置陽  
 平郡晉因之宋文帝置東陽平郡後魏因之後周置魏  
 州隋改為武陽郡大唐武德四年討平竇建德改置魏

州龍朔二年改為冀州改冀州仍置大都督府其魏貝  
 德六州尋復舊開元二十八九月刺史盧暉移通濟  
 並隸焉舊開元石灰窰引流至州城盧暉注魏橋  
 夾州製魏百餘間或為魏郡領縣十貴鄉漢元城縣  
 以於江准之貨漢舊縣有沙麓山又有馬陵即孫臏  
 河大王故元城漢舊縣有沙麓山又有馬陵即孫臏  
 俗曰王莽河元城漢舊縣有沙麓山又有馬陵即孫臏  
 館陶漢舊縣臨黃公作新臺於河上是也幸漢東武縣故  
 新置莘州也魏通漢縣有白清水水場帝頓邱漢舊縣  
 北陰安城是也魏顯山顯項葬其陽九嶺葬其陰昌樂  
 今名廣陽山有秋山帝墓葬處顯音附顯音附昌樂

博平郡東至濟南郡二百九十里南至濟陽郡七十  
 里東南到濟陽郡五十里西南到魏郡冠氏縣八十  
 六里西北到清河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平原郡界  
 三十里戶五萬一千二百口四十七萬六千五百  
 博州今理聊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戰國時為衛  
 齊趙三國之交秦屬東郡漢為東郡平原清河三郡境

後漢屬東郡平原二郡地晉屬平原國宋分置魏郡後  
 魏因之其後置南冀州隋初廢後置博州煬帝初州廢  
 以其地屬武陽郡大唐復置博州或為博平郡領縣六  
 聊城漢舊縣有臺城又有漢博平齊之博陵邑也有  
 城在今縣高唐漢舊縣有清河漢清平隋置今縣望邑縣漢舊武  
 東界也水漢舊縣有清河漢清平隋置今縣望邑縣漢舊武  
 水漢舊縣有清河漢清平隋置今縣望邑縣漢舊武

東平郡東至魯郡二百里南至濟陰郡三百五十里西  
 里東南到濮陽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濟陰郡一百二十  
 縣界五十里西去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東北到濟陽郡平陰  
 一十里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口一十六萬七千  
 十

郟州今理須春秋時為魯之附庸須句國也左傳云侯  
 是戰國時屬宋秦屬陽郡漢屬東郡東平國地後為東  
 平國晉宋後魏並因之後周宣帝置魯州尋廢隋文帝

置郟州煬帝初為東平郡須句國古唐為郟州或為東  
 平郡領縣五須昌古須昌國有梁山漢無鹽縣故城  
 在今縣東南須昌左鉅野有鉅野澤一名鉅野澤爾  
 傳云季孫之難關即此鉅野有鉅野澤一名鉅野澤爾  
 西狩獲麟之雞關即此鉅野有鉅野澤一名鉅野澤爾  
 亦在此地壽張漢壽張縣光武叔父良故改之有梁  
 郟城左傳云晉人執季文子於茲郟城

平原郡東至清河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博平郡二百  
 里東南到清河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清河郡二百  
 景城郡二百三十里西北到清河郡二百三十里東  
 東京一千一百三十八里戶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口  
 六十萬三千

德州今理安春秋及戰國皆屬齊秦置齊郡漢高帝分  
 置平原郡後漢因之晉為平原國宋為平原郡後魏後  
 周並為平原郡隋初廢後置德州煬帝初復為平原郡  
 大唐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置德州其後或為平原郡  
 領縣七安德漢舊縣有漢高縣故城在西北又有

二河安陵漢舊縣平原故城在今縣西蒲縣漢舊縣  
 封為侯後有漢觀津縣平昌縣漢舊縣將陵縣漢舊縣  
 舊云廣川縣

樂安郡東至海二百二十里南至濮州郡二百一  
 十里東南到北海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  
 百四十里西北到景城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海  
 九十里西去西京二千二百一十一里東去東京一千三百  
 七十五里戶三萬九千一百五十口二十三萬八千一  
 十

棣州今理厭春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之地漢屬平原  
 渤海千乘三郡地後漢為平原郡樂安國地晉為樂安  
 樂陵二國地宋為樂陵郡後魏又為樂陵樂安二郡地  
 隋屬渤海郡大唐武德四年又分置棣州或為樂安郡  
 領縣五厭次漢舊縣又高平縣商河漢初縣音陽信漢舊

渤海郡東至海一百八十里南至平原郡二百三十  
 景城郡西到樂安郡二百二十里西南到清河郡二百  
 百五十里西北到文安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北平  
 百八十里西去西京一千八百七十八口七十七萬二  
 百三十三

滄州今理清春秋戰國時為齊趙二國之境秦鉅鹿上  
 谷二郡地漢高帝置渤海郡後漢因之晉亦然宋文帝  
 置樂陵郡孝武分置渤海郡後魏因之太武帝初改渤  
 海郡為滄水郡孝文帝時復舊至孝明帝分瀛冀二州  
 置滄州及浮陽樂陵安德三郡隋初郡廢後以其地置  
 棣州煬帝改為滄州尋為渤海郡大唐為滄州或為景  
 城郡領縣十二清池漢浮陽縣地漢舊縣戶樂陵  
 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又在浮水之陽長蘆縣漢舊縣  
 重台縣古鉅鹿河在縣東南鹽山春秋時齊無棣邑漢  
 景城漢舊縣高平漢舊縣故城在縣南故城在縣南  
 亭故曰東光漢舊縣古胡陽津魯城漢舊縣無棣古齊  
 南皮漢舊縣故城在縣北

至無律在此漢陽信縣北隋文帝置縣取縣南無律為名承徵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其溝墾未填廢縣無律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海魚鹽至向日徒行今馳騁美哉薛公澤游被周禮曰此縣界

清河郡東至博平郡一百三十里南至魏郡二百一十里西至鉅鹿郡一百四十里北至信都郡一百三十里東南至博平郡一百三十里西北到廣平郡平原郡二百六十里西到信都郡九十里東到京九百九十里戶十一萬六千一百三十口八十三萬二千五百

貝州今理清河二州之域河自大伾山北過絳水至渠在經城縣界北入信都郡界又按經城縣在郡理西北五十四里今理乃在絳水之東古兗州之域其在絳水之西諸縣是古冀春秋時屬齊其後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郡漢分置清河郡後漢為清河國晉因之後魏北齊並為清河郡後周因之兼置貝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清河郡而州廢大唐為貝州或為清河郡領縣九清河漢縣後漢桓帝改為貝州清陽漢曰縣應劭曰齊侯田於貝邱即此梁劉昭又云武城漢曰在北海郡博昌縣西未知孰是亦漢清陽縣東武定襄有武城同屬趙故此加東界也漳南漢東陽縣有城臨清漢經城入信都郡南宮縣界北夏津宋城東廣宗縣也漢界橋在今縣歷亭漢東風俗

兗州舊疆界於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衛魏宋齊趙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為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經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古青州今置郡府七縣三十二  
北海青七縣益都北海臨淄壽光千乘濟南齊八縣歷城臨淄臨淄章邱豐齊禹城淄川淄五縣淄川長山高苑鄒平濟陽

通典 卷一百八十 州郡十

高密 四縣 諸城 莒 高密 安邱  
東萊 四縣 掖 膠水 卽墨 昌陽  
東牟 登四縣 蓬萊 文登 黃 牟平

安東府  
古青州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孔安國以為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青州之界東跨海矣其界蓋海分遼東東萊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嶠夷既畧濰淄其道嶠夷地名即嶠谷所在也嶠音用功少也濰淄二今濰水名皆復古通濰水出今高密郡莒縣濰山濰水川縣厥土曰墳海瀕廣瀉瀉音頌又音貢音音萊夷作牧畜牧今東萊郡舜分青州為營州皆置牧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其遼東之地周以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周之青州兼有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數曰孟豬孟豬澤名今睢陽郡宋城縣即明緒屬禹貢荆河州與臨川曰淮泗浸曰沂沭濰陽縣沭音述其利蒲魚人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蓋以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漢之東萊郡鄒高密膠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濟南皆其分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

東萊郡鄒高密膠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濟南皆其分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

東萊郡鄒高密膠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濟南皆其分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

東萊郡鄒高密膠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濟南皆其分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

東萊郡鄒高密膠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濟南皆其分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東

族為後魏所有其青州宋分為青冀二州青冀郡九理九理歷城今後入後魏其後分析不可具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南道北海濟南瀋北道今安東郡界二百四十五里西至博平郡一百二十里南至高密郡三百一十里東南到樂安郡三百一十二里西南到淄川郡一百八十里北到樂安郡三百一十二里東到京九百九十里戶六萬九千七百四十六萬一千二百

今之青州都縣在益少皞之代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侯國於此地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是為齊國所謂營邱後徙都臨淄亦其地今縣秦屬齊郡漢置北海郡晉為北海樂安二國之地兼置青州領郡國五永嘉末陷於石勒冉閔亂段龍騰之而其後南燕慕容德建都於此慕容德初齊所破國書趙秦宋魏所營山川險峻足為帝王之節從之至慕容超宋武帝伐起國宋置青州刺史守東陽城為後周置齊守攻圍七月而拔之宋置青州刺史守東陽城為後周置齊郡隋文帝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北海郡大唐為青州或為北海郡領縣七益都晉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

或為北海郡領縣七益都晉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

或為北海郡領縣七益都晉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

或為北海郡領縣七益都晉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

或為北海郡領縣七益都晉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

故城在東 北陶音衛 濟南郡 東至博川郡二百九十里南至魯郡三百三十四里

至歷下即其地也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爲濟南郡 後漢晉因之 亦爲濟南郡兼置冀州 領於此後魏改

爲齊州兼置濟南郡後周亦有濟南郡隋初郡廢煬帝 初置齊州大唐復爲齊州或爲臨淄郡後改爲濟南郡

領縣八 歷城 漢舊縣有華不注山左傳云晉師逐臨 濟陽 漢縣 濟陽 漢縣 濟陽 漢縣 濟陽 漢縣

唐縣故城在西漢初阿縣天寶初改爲臨淄縣 秋時亦曰阿國古東阿後爲東阿 故城在西北

全節 漢以來平陵縣也貞觀中齊王據州反士 從因改名平陵 亭山 漢平陵

淄川郡 東至北海郡一百八十里南至魯郡三百七十 里西到鄒郡五百五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百

齊地秦屬齊郡漢屬濟南樂安二國之地又置淄川國 晉屬樂安國後魏置東清河郡北齊廢之隋置淄州

帝初併其地入齊郡大唐復置淄州或爲淄川郡領縣 五 淄川 漢縣 淄川 漢縣 淄川 漢縣

山 漢於陵縣即陳仲子隱處又漢濟南郡故 乘陽故城在今縣北有長白山因以爲名 高苑 漢縣

高密郡 東至東萊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東海郡四百七 里西到北海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琅琊

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北海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

到東萊郡膠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 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六十九里戶二萬六千九百八

密州 今理諸 戰國屬齊秦屬瑯琊郡漢屬瑯琊郡高密 國城陽國地後漢屬瑯琊郡北海國地晉屬城陽郡後

魏復置高密郡後置膠州隋初爲密州爲名 煬帝改 爲高密郡大唐因之領縣四 諸城 漢東武縣樂府有

故縣在今縣西南古齊長城東南自大朱山起蓋州 南界二百五十里又有漢縣故城在東北瑯琊山

城始皇幸山登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莒

平昌縣 漢縣 平昌縣 漢縣 平昌縣 漢縣 平昌縣 漢縣

東萊郡 東至東牟郡四百九十里南至高密郡三百六十 里西到北海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百

萊州 今理 春秋萊子國也 齊侯遷萊子于 萊 齊侯遷萊子于 萊 齊侯遷萊子于 萊

漢爲東萊郡晉爲東萊國宋爲東萊郡後魏復爲東萊 郡後置光州隋改爲萊州煬帝改爲東萊郡大唐爲萊

州或爲東萊郡領縣四 掖 漢舊縣掖水名又有漢曲 萬里沙漢武帝元封三年爲陰山縣東即墨

縣又有漢武元封三年爲陰山縣東即墨 縣又有漢武元封三年爲陰山縣東即墨

東牟郡 東至東萊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東海郡四百七 里西到北海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琅琊

登州 今理蓬 春秋牟子國也戰國屬齊秦屬齊郡漢以 下並屬東萊郡大唐武太后分萊州置登州或爲東牟

郡領縣四 蓬萊 漢黃縣地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 文登 漢縣 文登 漢縣 文登 漢縣

安東府 東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南至柳城郡界九 十里西到契丹界八十里北至勃利界一千九百

安東大都護府舜分青州爲營州置牧宜遼水之東是 也 具注 春秋及戰國並屬燕秦二漢曰遼東郡東通

樂浪 樂浪 樂浪 樂浪 樂浪 樂浪 樂浪 樂浪

康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七十六分其地爲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 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首渠爲都督刺史縣令

上元二年徙遼東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聖歷元年 更名安東都護府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年徙於平

州天寶二年又徙於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領靺廝州 十四

風俗 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 管仲講道師 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在今

濟陽地清濟河可以爲固長城且防可以爲海太公 塞今濟陽郡盧縣界有防門山又有長城東至海大公

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

因輕重而為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惟以誠信漢高  
貳敬曰齊魯以口舌得官又及逮於漢氏封立近戚漢  
黠斥公孫弘云齊人多詐也 建於漢氏封立近戚漢  
田肯說高帝曰齊東有瑯琊即鑿之饒南有泰山之固  
西有渤海之險北有渤海之利隔懸千里齊得十二國  
故號東西秦非武帝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借  
魏子弟勿王 武帝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借  
偽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大唐  
初立都督府乃命親王鎮之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古徐州今置郡府五縣三十三

彭城 徐 七縣 彭城 沛 滕 蕭 豐 符離

臨淮 泗 六縣 臨淮 宿遷 下邳 連水 虹

魯郡 兗 十一縣 泗水 乾封 任城 鄒 曲阜

冀 邱 萊 蕪

東海 海 四縣 朐山 東海 沭陽 懷仁

瑯 琊 沂 五縣 臨沂 沂水 承 費 新 太

古徐州

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淮沂其又蒙羽  
其藝 淮沂二水已理蒙羽二山皆可種藝蒙山在瑯琊  
桐 泗水出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苞 地出夏翟翟  
包 襄羽賦夏翟翟陽孤桐 雉之羽可為旌旄者也  
而 生有特生之桐可中琴瑟 浮于淮泗達于河入於河也  
亦 舜十二牧之一周併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  
蓋 取紆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為名在天文奎婁則魯  
之 分野漢之東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離陵  
南 境東海臨淮之北兼得宋齊吳之交 漢之楚國山陽  
境 皆其地也魯之東 兼得宋齊吳之交 漢之楚國山陽  
魯 郡之北境皆宜屬之 漢之楚國山陽 兼得宋齊吳之交  
天 下置郡此為泗水城郡是也 漢之楚國山陽 兼得宋齊吳之交  
今 魯郡漢又加置東海郡漢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  
為 徐州國 漢後漢並因前代 漢後漢並因前代 漢後漢並因前代

州 領郡國七 自元帝渡江徐州所得唯半而已 徐並  
石 宋初因之 領郡十三 明帝初地入於後魏其後不  
詳 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海道 彭城臨淮魯郡  
彭 城郡 東至臨淮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淮水中流四百  
百 里北至魯郡三百四十里西至魯郡三百六十里  
東 里西到臨淮郡三百五十里西到魯郡三百六十里  
十 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七里戶六萬六千九百九  
四 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七口  
今 之徐州 古大彭之國春秋戰國為宋地 春秋經  
彭 城即後屬楚謂之西楚項羽建都於此秦屬泗水郡  
本 宋國後漢屬沛郡地後漢及晉並為彭城國晉立徐州以  
漢 為重鎮 領郡國七 宋因之 領郡十 又為彭城沛二郡地  
文 帝元嘉中王元謨上表曰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沂  
表 裏京師得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  
得 陽安實由北經塗三千達於大將財六州之人三萬戶常  
藩 南師來侵莫不因之 以陵諸夏輿地記 後魏得之置  
徐 州郡 東來非攻所能拔言其險固也

徐州兼立東南道行臺後周立總管府 大將軍韋世康  
明 徹也 隋改彭城郡大彭為徐州或為彭城郡領縣  
七 彭城 古大彭國有候水一名沂水自蕭縣沛漢舊  
廣 成故城有沛官漢高帝置酒亭又鼓馬焉 沛縣  
涉 起新縣即此城在今縣東南微山微子歸處 陳  
有 新水新音其滕古小縣東南微山微子歸處 陳  
北 有漢縣故城在今縣東 扶陽縣故城在今縣西  
東 離沛亦舊縣 符離 今縣西北項羽破漢軍於靈壁  
流 即此縣界也 臨淮郡 東至臨淮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淮一里與淮陰  
臨 淮郡 東至臨淮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淮一里與淮陰  
海 郡 東至臨淮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淮一里與淮陰  
百 七十里東到臨淮郡二百二十里西到臨淮郡二百  
二 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口  
泗 州 今理臨 古徐國地春秋為魯國之地戰國魯宋楚

三國之境秦屬泗水郡漢屬臨淮東海沛三郡地後漢  
以其地合於下邳國兼置徐州 領郡國四 宋為南彭城  
下 邳二郡地後魏亦為下邳郡兼置南徐州東魏改為  
東 楚州後周改為泗州隋改為下邳郡大唐為泗州或  
為 臨淮郡領縣六 臨淮 新置 遷春秋時鍾吾子國東  
室 中充州刺史劉自彭城遷屯泗水口即此安帝義熙  
中 置城在今縣東南臨泗水南沂水下 下邳 夏時即國韓信  
相 城在縣西北項羽即此 下邳 夏時即國韓信  
有 漢漢陵縣故城在今縣東南 齊置 齊置 齊置  
也 徐城 古徐子季札掛劍處 魯郡 東至彭城郡三百九  
東 南到彭城郡三百八十二里南至彭城郡三百九  
一 十七里西到東平郡一百九十里東到臨淮郡四百  
一 千一百六十里西到東平郡一千九百五十八口五十  
三 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口

兗州今理瑕邱縣始馬導充水而為濟截河南渡東流  
因 濟水發源為名今郡理乃非境也至周置兗州始兼  
得 今郡之地而濟水自王莽入河則流於海則河南  
濟 北濟陽濟陰郡國蓋建置之際未之審詳 古少皞  
之 墟也禹貢徐兗二州之域 州界餘邱縣即兗春秋及  
戰 國並魯國亦邦國之境 姓所封也今鄒縣也今黃州  
亦 為魯國之地陸終之後所封姓陸姓今任城是也後亦為宋  
齊 所侵東嶽泰山在焉秦為薛郡漢高后更為魯郡及  
泰 山山陽郡地後漢為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兗  
州 領郡國六 晉改為魯郡宋為泰山山陽三郡地及  
兗 州領郡六 後魏亦為魯郡北齊改為任城郡隋初置  
改 為兗州後為魯郡領縣十一 瑕邱 漢舊縣東有漢樊  
今 縣故地在 漢東鄉縣左傳云齊侯伐宋圍繆任城

兗州今理瑕邱縣始馬導充水而為濟截河南渡東流  
因 濟水發源為名今郡理乃非境也至周置兗州始兼  
得 今郡之地而濟水自王莽入河則流於海則河南  
濟 北濟陽濟陰郡國蓋建置之際未之審詳 古少皞  
之 墟也禹貢徐兗二州之域 州界餘邱縣即兗春秋及  
戰 國並魯國亦邦國之境 姓所封也今鄒縣也今黃州  
亦 為魯國之地陸終之後所封姓陸姓今任城是也後亦為宋  
齊 所侵東嶽泰山在焉秦為薛郡漢高后更為魯郡及  
泰 山山陽郡地後漢為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兗  
州 領郡國六 晉改為魯郡宋為泰山山陽三郡地及  
兗 州領郡六 後魏亦為魯郡北齊改為任城郡隋初置  
改 為兗州後為魯郡領縣十一 瑕邱 漢舊縣東有漢樊  
今 縣故地在 漢東鄉縣左傳云齊侯伐宋圍繆任城

兗州今理瑕邱縣始馬導充水而為濟截河南渡東流  
因 濟水發源為名今郡理乃非境也至周置兗州始兼  
得 今郡之地而濟水自王莽入河則流於海則河南  
濟 北濟陽濟陰郡國蓋建置之際未之審詳 古少皞  
之 墟也禹貢徐兗二州之域 州界餘邱縣即兗春秋及  
戰 國並魯國亦邦國之境 姓所封也今鄒縣也今黃州  
亦 為魯國之地陸終之後所封姓陸姓今任城是也後亦為宋  
齊 所侵東嶽泰山在焉秦為薛郡漢高后更為魯郡及  
泰 山山陽郡地後漢為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兗  
州 領郡國六 晉改為魯郡宋為泰山山陽三郡地及  
兗 州領郡六 後魏亦為魯郡北齊改為任城郡隋初置  
改 為兗州後為魯郡領縣十一 瑕邱 漢舊縣東有漢樊  
今 縣故地在 漢東鄉縣左傳云齊侯伐宋圍繆任城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十一

古揚州上今置郡府十二縣五十九

廣陵揚江都江陽海陵高郵六合

淮陰楚五縣山陽鹽城盱眙淮陰安南

鍾離濉三縣鍾離定遠招義

壽春壽壽壽春安豐霍邱盛唐霍山

永陽濉三縣清流全椒永陽

歷陽和三縣歷陽烏江倉山

廬江廬五縣合肥慎巢廬江舒城

同安舒五縣懷寧宿松望江太湖桐城

蕲春蕲四縣蕲春黃梅蕲水廣濟

弋陽光五縣定城光山固始仙居殷城

宣城宣十縣宣城當塗涇溧溧陽

秋浦池四縣分宜州涇郡青陽秋浦至德

古揚州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彭蠡

既豬陽烏攸居彭蠡澤名今在得陽郡彭澤縣水所停

見蓄聚則陽烏所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中江謂北江

震澤東南大湖名今條傷既數為布地而生草天

吳淞郡界底致也厥土塗泥卑島夷卉服海曲謂之

木喬也天於鶩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上沿

屬許慎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上沿

入泗舜置十二牧揚州其一週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

其山曰會稽今在會稽數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

川水之通流者也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

魏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波揚也在於天官斗則

吳之分野漢之會稽九江丹陽章郡廬江廣陵六安

揚州江同安宣城丹陽晉廣陵郡吳興餘杭新安

會稽餘杭臨海海鹽吳興東陽信安鄞陽臨海章郡

州廣陵春南廣陵建安吳興廣陵浦陽臨海等郡也

吳國之分野漢之時長不全得揚州之地今郡星

其約漢書其世代所兼得楚及南越之交漢之江夏

屬則各以其諸郡兼得楚及南越之交漢之江夏

地各謂宜屬楚漢之南海之亦古流服之國春秋時屬吳

越二國越滅吳盡并其地戰國時屬楚秦并天下置郡

此為九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應陽廬江同安

郡障今宣城新安丹陽郡臨江廬陵南陽郡也

是南海郡之東境今湖陽漢改九江曰淮南國及封皇

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武

帝置十三州此為揚州後漢因之理壽春劉堅又

移理曲阿應陽壽春並全郡縣曲三國時淮南屬魏而

江南屬吳也魏晉亦置揚州建業丹陽郡江寧縣

元帝渡江揚州遂為王畿領江東浙江地宋孝武分浙

江東為東揚州後罷揚州以其地為王畿而東揚州直

云揚州尋復舊領郡十八理建康郡又分置南兖州

領郡九南徐州領郡十七理京口南荆河州領郡十三

州領郡九齊並因前代唯徒管荆河州壽春北兖州

領郡七理北徐州領郡五理梁陳分裂不可詳焉大

分置十五部此為淮南道廣陵壽春淮陰應陽大

南道與壽春廣陵壽春淮陰應陽大

廣陵郡東至海五百六十里南至丹陽六百三十三里西至

里至海五百六十里南至丹陽六百三十三里西至

五百九

今之揚州江都郡春秋時屬吳故左傳云吳城郢溝

以通江淮是也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滅楚屬九

江郡漢為廣陵國後屬荆國後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

屬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為廣陵郡魏為重鎮文帝

後吳率廣陵城隍王嚴兵具江壽郡曰天所賦六年

北也後張孫資自與曹氏至南陵是後遂置於江都

後屬吳衛尉馮翊城廣陵晉亦為廣陵郡東晉末以廣

陵控接三齊故齊竟二州刺史皆鎮於此宋亦置廣陵

郡文帝兼置南兖州領郡九齊並因之梁亦曰南兖州

北齊改為東廣州復曰南兖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初為

揚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又為江都郡後帝徙都而

又改為揚州為大都督府其後或為廣陵郡領縣七

江都壽陽江陽高郵江都海陵儀曹高郵儀曹六合

邑注尚為崇大夫也此也漢曰紫邑縣晉交而置揚

泰前北齊置泰州後周改為方州有瓜步山石梁漢揚

子天長梁於石

淮陰郡東至海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廣陵郡三百里西

水七十五里東南到廣陵郡海陵縣八十五里西南

到鍾離縣四百二十里西北到臨淮郡二百六十

里東北到淮口入海水路一百七十九里去西

京一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千六百六十里戶二萬六

千四百一十八口

楚州今理山春秋時屬吳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

即此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後漢屬

廣陵郡下郡國晉屬臨淮廣陵二郡地東晉為重鎮帝

以劉隗屯守穆帝時中郎將苻萇北征詩云淮陰舊鎮

僑立兗州齊郡因以兗州為重鎮梁初得之後入後魏隋初廢山陽郡後置楚州煬帝初州廢并入江都郡大

唐武德四年為東楚八年改為楚州或為淮陰郡領縣五 山陽 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或云漢吳王濞反

鍾離郡 東至淮陰郡四十里南至蘆江郡三百二十里西至彭城郡界九十五里北至臨淮郡二百

濠州 今理鍾 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即其地也 山在壽春縣東北大地地記云塗山古當塗

梁女子與楚邊邑鍾離小僮爭桑兩家交怒相攻遂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

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恐而城郢則鍾離互為吳楚之邊邑戰國時屬

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因之晉初屬淮南郡後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 領郡理

郡為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漢水煬帝復置鍾離郡大

唐武德八年為濠州或為鍾離郡領縣三 鍾離 漢舊唐四里有古鍾離城即魯昭公四年楚滅鍾離至二十四年為吳所滅是也又縣東一里有廢小東城漢書云

秦始舉二年築之以鐘離口又郡東有公路城即袁術所築有梁荆山堰城在郡城西百一十二里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求淮水以灌壽陽引

流至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經復決潰眾患之或謂江西多有故壘能飛風雨決壞崖峻其性惡難因

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柱以石加土其穿夏亡疾疫死者相枕枕無盡晝夜合是冬寒甚淮皆

盡陳死亡者十七八五月四日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流之

濠州 東至鍾離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同安郡八百里西至汝陰郡二百五十八里北至汝陰郡下蔡

壽春郡 東至鍾離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同安郡八百里西至汝陰郡二百五十八里北至汝陰郡下蔡

楚虜王負芻其地為九江郡分九道後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即此也漢高帝更名淮南國武帝復為

九江郡後漢因之兼置揚州 領郡六理於此袁術後晉號以九江太守魏曰淮南郡仍舊揚州為重鎮 領郡六

居晉平吳其人各還本故復立為淮南郡兼置揚州領郡六理於此袁術後晉號以九江太守魏曰淮南郡仍舊揚州為重鎮 領郡六

今郡西十五里即謝元破符融之處晉伏滔云彼壽春者南引汝穎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

宋屬淮南郡初置文帝承昌中荆州刺史祖暕鎮於此以撫邊荒得樂場 齊因之兼置荆河州 領郡六

周曰揚州隋文帝改曰壽州煬帝初復為郡大唐為壽州或為壽春郡領縣五 壽春 漢舊縣東晉以鄧皇

宋廢珠築四壘於此此郡在齊梁間有淮南梁郡北淮汝陰等郡隋初 安豐 春秋時六國昔泉絲所封葬於

其陵即此後漢王景叔叔所起崔瑗在南山置陳留郡時立屯田無復輪運乃音鶴霍邱郡即今縣城陳留

北也霍山 漢中制盛唐縣 永陽郡 東至廣陵郡三百里南至感陽郡一百九十八

淮南郡 宋屬新昌郡齊置淮南郡梁屬南譙州梁末屬初廢新昌郡改南譙為濠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江

郡郡大唐復置濠州或為永陽郡領縣三 清流 漢全地舊改名全椒 漢舊縣梁置北譙郡北齊改為臨滁郡

歷陽郡 東至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南至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西至廬江郡二百九十五里北至永



池州今涇秋浦縣 歷代土地與宣州同領縣四 青陽

秋浦 至德 石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十一

古揚州下 今置郡府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七

丹陽 潤六縣 丹徒 丹陽 句容 江甯 延陵

晉陵 常五縣 晉陵 武進 汀陰 義興 無錫

吳郡 蘇七縣 吳 長洲 常熟 崑山 華亭

吳興 湖五縣 嘉興 武康 安吉 德清 長城

餘杭 九縣 錢塘 富陽 臨安 於潛 唐山

新定 睦六縣 建德 壽昌 桐廬 分水 遂安

新安 歙四縣 歙 休甯 黟 婺源

會稽 越六縣 會稽 山陰 剡 蕭山 餘姚

餘姚 明四縣 鄞 奉化 慈溪 翁山

臨海 台六縣 臨海 始豐 樂安 甯海 黃巖

縉雲 處五縣 縉雲 象山 松陽 縉雲 青田

永嘉 溫四縣 永嘉 橫陽 安固 樂城

東陽 婺六縣 金華 義烏 永康 武義 東陽

信安 衢六縣 信安 須江 龍邱 常山 盈川

鄞陽 甌五縣 鄞陽 餘干 樂平 淳梁 弋陽

海陽 江三縣 海陽 彭澤 都昌

章郡 洪六縣 南昌 高安 豐城 新吳 武甯

臨川 撫四縣 臨川 南城 崇仁 南豐

廬陵 吉五縣 廬陵 泰和 安福 新淦 禾新

宜春 袁三縣 宜春 萍鄉 新喻

南康 虔六縣 南康 虔都 虔化 大庾 信豐

建安 建六縣 建安 浦城 建陽 邵武 將樂

長樂 福八縣 長溪 侯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清源泉四縣 晉江 南安 莆田 仙遊

漳浦漳三縣 漳浦 龍溪 龍巖

臨汀汀二縣 長汀 甯化

潮陽潮三縣 海陽 潮陽 程鄉

丹陽郡 東至晉陵郡一百六十五里南至宣城郡四百

至廣陵郡六十三里東南至晉陵郡九十九里北

西至丹徒郡一百一十里西至廣陵郡一百六十

里東北至廣陵郡四十五里去西京二千六百

四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七百九十八里戶十萬三千

八百七十三

潤州 春秋時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為會稽

郡二郡之境 自句容以西屬郡漢初為荆國 荆王劉賈

內吳王濞反濞披後屬江都國武帝分屬丹陽會稽二

郡地後漢為丹陽吳二郡之地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

之京城後郡於秣陵改為建業至孫皓為晉 王濞所滅晉平吳為

毗陵丹陽二郡地兼置揚州領郡十八理於元帝渡江

郡建業改丹陽太守為丹陽尹爾雅曰絕高為京其城

因山為壘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置南東海

郡及南徐州領縣十七而揚州如舊齊梁以後並因之

以至於陳京口常為重鎮 隋大將賀若弼白廣 隋平陳

郡廢於石頭城置蔣州又廢南徐州為延陵鎮後又分

置潤州於鎮城州東有揚帝初州廢 延陵曲阿句容等

江甯縣則屬大唐初輔公祏據之剋平合舊丹陽南徐

之地併為潤州或為丹陽郡領縣六 丹徒 古宋方後

其時齊慶封奔吳與之宋方即此也秦時有贛其勢云

云丹徒吳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太康三年復曰

京口 漢曰延陵古雲陽也秦始皇改曰曲阿漢因之漢丹

山 唐曰潤州 潤州領縣五今縣也梁改為南陵

郡大唐天寶初改為丹 句容 漢舊縣有茅山一名句容

陽有練湖亦曰後湖 句容 漢舊縣有茅山一名句容

名取其義江南 本名金陵秦始皇改為秣陵漢丹陽縣

吳還為秣陵又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改臨江為江甯

三年分秣陵北立建業避晉諱改為建康後又分

置同夏縣隋平陳併三縣置江甯縣又置蔣州後廢大

唐初復置蔣州尋廢為江甯縣有鍾山石頭城元

武湖石 延陵 札簡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今晉陵縣是

又非隋之延陵今 金壇 塘湖

丹徒縣領其地 金壇 塘湖

晉陵郡 東至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吳興郡三百二十二里

西至丹徒郡一百八十里北至廣陵郡三百四

十八里東南至吳郡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宣城郡五百里

西至丹徒郡一百九十二里東北至吳郡三百

六十一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一

千九百八十三里戶十萬二千三百一十九口六十

百三十八

常州 今理晉陵 春秋時吳地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漢

會稽郡之地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吳分吳郡無錫以

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武帝省校尉以屬毘陵郡其

後東海王越嫡子毘封於毘陵元帝以毘諱改為晉陵

郡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郡置常州 常熟縣故以為

名 楊帝初州廢又置毘陵郡大唐為常州或為晉陵郡

領縣五 武進 晉太康二年分丹徒曲 晉陵 漢改曰毘

陵後與郡俱改為晉陵李虢所居也北浦在東義興 漢

北入於海李札墓在晉陵李虢所居也北浦在東義興 漢

義縣故城在南晉以周理行義討石冰劉吳興之陽羨

并長城之北湖為義興郡以表北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興縣有太湖瀉湖義興郡以表北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興縣有太湖瀉湖義興郡以表北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興縣有太湖瀉湖義興郡以表北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興縣有太湖瀉湖義興郡以表北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興縣有太湖瀉湖義興郡以表北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興縣有太湖瀉湖義興郡以表北功隋平陳廢郡為義



會稽郡後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為吳郡與吳興丹陽  
為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因姑蘇  
帝初復曰吳州尋為吳郡大唐為蘇州或為吳郡領縣

七 吳 漢舊縣有太湖洞庭山左傳吳師伐越敗之於  
時太師嚴彭越後至晉內史虞翻遷在要離墓之北  
即有吳之長洲漢吳縣晉司馬都尉署吳平制屬  
嘉興春秋時地名長水秦為由拳縣唐改為嘉興  
嘉興未改為嘉禾縣後以孫姊父名和又改為嘉興  
海鹽 本名武原縣秦 奉 天寶中置地有華亭谷因以  
崑山 漢縣地本因 吳之婁門為名

吳興郡 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一百九十  
南到宣城郡界二百六十里西北到晉陵郡二百  
百四十一里東到吳郡二百二十四里西去西陵三千三  
百八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二百四十四里戶六萬八千五  
萬二千四百七十九

湖州 今理烏 春秋時屬吳吳滅屬越越滅屬楚兼得古  
之防風國焉史記曰江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 汪罔氏  
音忙秦為會稽郡二郡之境漢亦同後漢屬吳郡吳分

吳丹陽二郡置吳郡晉宋陳因之梁末改為震州後  
復為吳興郡隋平陳郡廢後置湖州 因州有太湖一  
名震澤故也震 澤亦名區澤煬帝初廢湖州分其地入餘杭及吳二  
郡大唐復置湖州或為吳興郡領縣五 烏程 秦漢舊

郡并東遷置入馬南有衡山左 武康 古防風國輿地志  
傳云吳伐越至於衡山是也 云 漢烏程縣地志  
不鄉地漢置吳郡云云當與東南三協謠言晉乃改  
會稽之餘置為吳興云云不為永安故縣地與吳  
陽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為安吉故縣地與吳  
武康有險阻固山馬山青山 安 古防風國輿地志

靈帝分縣南鄉置安吉縣 德 清 舊名漢溪有吳山  
此城有長山晉武帝置吳郡因以為名西八十里郡故  
城即秦郡縣也

餘杭郡 東至吳郡三百九十里南至會稽郡一百三十  
里西至新安郡四百十六里北至吳興郡百九

十 里東南到樂恩山至會稽郡界一百七十二里西  
南到新定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宣城郡四百九十  
六里東北到吳郡三百六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五百  
四百五十六里去東京二千七百一十七里戶八萬六千  
七萬八千九百五十五

杭州 塘 春秋越國之西境 越國西北至語兒在  
界後屬楚 按周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伐越破之秦漢  
並屬會稽郡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晉屬吳興吳二郡  
地宋齊梁因之陳以為錢塘郡隋平陳置杭州場帝初  
州廢置餘杭郡大唐為杭州或為餘杭郡領縣九 錢

塘 漢舊縣錢塘郡記云昔郡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  
海去塘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  
來者雲集塘成遂成有石膏山藥用為最 富陽 吳置富春  
郡晉孝武改曰臨安 吳置臨水縣 於潛 漢舊縣有天  
富陽 西有孫州臨安 晉武更名 於潛 漢舊縣有天

山 紫 溪 鹽 官 新城 浙江西南名曰桐 餘 杭  
新定郡 東至餘杭郡三百一十五里南至東陽郡一百五  
里西至新安郡三百一十五里北至餘杭郡  
南到信安郡三百一十五里西北到新安郡三百七十  
里東北到餘杭郡三百一十五里西北到新安郡三百七十  
里東北到餘杭郡三百一十五里西北到新安郡三百七十

睦州 今理建 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又屬楚秦為郡郡地  
漢為丹陽郡地後漢以後並屬吳郡梁陳為新安郡隋  
平陳廢郡後置睦州 以俗阜人和 內 煬帝置遂安郡有  
壇大唐置睦州或為新安郡領縣六建德 漢富春縣地  
山 漢富春 桐 廬 漢富春縣地 有七里湖  
壽昌縣地 桐 廬 嚴子陵釣臺 有分水 遂安 新定縣

晉太原 還 塘  
新安郡 東至餘杭郡四百七十九里南至新定郡遂安  
新定郡 東至餘杭郡四百七十九里南至新定郡遂安  
新安郡 東至餘杭郡四百七十九里南至新定郡遂安  
新安郡 東至餘杭郡四百七十九里南至新定郡遂安

欽州 今理 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後又屬楚秦屬郡二  
百八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三千三百二十七

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晉平吳改曰新  
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欽州場帝初州廢置新安郡  
大唐為欽州或為新安郡領縣四 欽 漢 休 甯 甯 海

隋改 漢舊縣林歷山四面險峻吳時  
名 欽 漢 休 甯 甯 海  
會稽郡 東至海四郡一百八十里南至東陽郡四百八十  
南到臨海郡五百里西南到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  
北到餘杭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浙江海際三千九  
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三十七口五萬二千九百  
六百七

越州 今理會稽 春秋時越國之都至周顯王時為楚所  
破其浙江南之地越猶保之而臣服於楚秦屬會稽郡  
漢因之後漢順帝徙置會稽郡 浙江以創為吳郡以東  
為會稽郡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太守創立鏡湖在會  
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  
水少則洩湖灌田加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浙以  
無凶年其隄塘周迴三百一十里都澗田九千餘頃會  
稽記云劍湖之始多掩塚宅有千餘人怨訴臻故被  
刑於市及遷按履總不見人籍皆是先死亡者 晉  
為會稽國宋為會稽郡晉置東揚州 理於 尋罷州齊因  
之梁又加置東揚州隋平陳改東揚州為吳州置總管  
府煬帝初府廢置越州尋復為會稽郡大唐為越州或  
為會稽郡領縣六 會稽 漢舊縣馬薤會稽郡地也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晉平吳改曰新  
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欽州場帝初州廢置新安郡  
大唐為欽州或為新安郡領縣四 欽 漢 休 甯 甯 海

隋改 漢舊縣林歷山四面險峻吳時  
名 欽 漢 休 甯 甯 海  
會稽郡 東至海四郡一百八十里南至東陽郡四百八十  
南到臨海郡五百里西南到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  
北到餘杭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浙江海際三千九  
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三十七口五萬二千九百  
六百七

越州 今理會稽 春秋時越國之都至周顯王時為楚所  
破其浙江南之地越猶保之而臣服於楚秦屬會稽郡  
漢因之後漢順帝徙置會稽郡 浙江以創為吳郡以東  
為會稽郡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太守創立鏡湖在會  
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  
水少則洩湖灌田加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浙以  
無凶年其隄塘周迴三百一十里都澗田九千餘頃會  
稽記云劍湖之始多掩塚宅有千餘人怨訴臻故被  
刑於市及遷按履總不見人籍皆是先死亡者 晉  
為會稽國宋為會稽郡晉置東揚州 理於 尋罷州齊因  
之梁又加置東揚州隋平陳改東揚州為吳州置總管  
府煬帝初府廢置越州尋復為會稽郡大唐為越州或  
為會稽郡領縣六 會稽 漢舊縣馬薤會稽郡地也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府煬帝初府廢置越州尋復為會稽郡大唐為越州或  
為會稽郡領縣六 會稽 漢舊縣馬薤會稽郡地也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雷 山 陰 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刻 漢舊縣武

州或為餘姚郡以境內四明山為名領縣四 鄞 漢句  
西鄞縣故城在今縣東南越王何踐平吳徙夫差於甬  
東章昭曰即句章東決口外鄞鄞音銀亦漢鄞縣地  
奉化 慈溪 翁山

臨海郡 東至海際一百八十里南至永嘉郡五百里西  
至縉雲郡四百里北至會稽郡五百里東南到  
大海北到東陽郡六十里西南到括蒼山足七十里輪大  
山西北到東陽郡六十里極大海去西京四千三百  
縣東縉雲郡四百六十里極大海去西京五千六百  
四十六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三十里戶五萬五千六  
百五十八口六百六十二

台州 今理臨 春秋及戰國時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東  
臨之境武帝時闢越國東甌徙國於江淮之間其地屬  
會稽郡東郡都尉理於 後漢亦屬會稽郡吳置臨海郡

晉宋齊梁皆因之隋平陳郡廢屬永嘉郡大唐武德四  
年平李子通置海州五年改為台州 因天台 或為臨海  
郡領縣六 臨海 漢同浦縣地後為章安 始豐 吳初置  
晉太康元年更名 樂安 晉永和二年分甯海置晉黃巖  
始豐有天台山 樂安 始平南鄉置

象山 東至臨海郡四百里南無處可至西至  
縉雲郡 東南到永嘉郡三百里西南到  
北到信安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臨海郡  
去西京四千三百里去東京二千五百  
里戶四萬二千二百二十五萬二千

處州 今理 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越  
之地晉分置永嘉郡宋齊因之隋平陳改為處州後煬  
帝初復置永嘉郡大唐改為處州或為縉雲郡 因山領  
縣五 蒼門 有蒼山 惡溪石松陽 吳舊 縉雲 有縉雲  
雲山 遂昌

青田 東至大海八十六里南至長樂郡水陸相乘千  
永嘉郡五百二十里西至縉雲郡二百六十七里北至  
臨海郡五百里東南到橫陽縣界將軍嶺去縣二百  
十五里西南到建南到橫陽縣界將軍嶺去縣二百  
三里西北到縉雲郡三百里東北到橫陽縣界  
三百七十里西戶四萬二千三百七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  
十八口二十萬五千三百二十

温州 今理 永嘉 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二漢為會稽郡之  
東境晉為臨海郡地明帝分屬永嘉郡宋以後因之隋  
平陳廢永嘉郡煬帝初又屬永嘉郡大唐前上元二  
分置温州或為永嘉郡領縣四 永嘉 漢治縣地後  
以章安東甌郡為永嘉縣初漢惠帝橫陽 始豐 吳  
立越東海王搖於東甌即此隋改名 橫陽 始豐 吳  
羅陽後日安 樂城 晉武

東陽郡 東至會稽郡四百八十里南至縉雲郡三百五  
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信安郡一百九十二里北至新定  
到縉雲郡松陽縣界一百五十五里西北到新定郡  
一千八百五十三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三十五里戶十四萬三  
千八百四十三口六百二十七

婺州 今理 春秋戰國時並越地秦屬會稽郡二漢置  
會稽西部都尉理於 吳置東陽郡晉宋齊皆因之梁陳  
置金華郡隋平陳置婺州以晉天文婺女之分為名也  
煬帝初州廢置東陽郡大唐為婺州或為東陽郡領縣

六 金華 漢烏傷縣地後漢末分為長山 烏傷 漢烏  
康 漢烏傷 武義 吳赤烏八年 東陽 有東陽 烏傷 漢烏  
信安郡 東至東陽郡一百九十二里南至縉雲郡三百  
定郡三百六十里西至都陽郡九百九十二里北至新  
南到建安郡一百一十里東南到縉雲郡六百六十二里西  
九里東北到新定郡一百一十里西北到縉雲郡六百六十二里  
四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九十里戶六萬七千三百二  
十九口四百六十二

衢州 今理 信 本婺州地大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分置  
衢州 西有 七年平輔公祏廢之垂拱二年復置衢州  
衢州 三衢山 信安 漢大末縣地後漢末分置  
或為信安郡領縣六 信安 新安縣晉改名石橋山晉  
王質爛柯處有泉 嶺山在縣南二百里漢朱買臣北  
越王屬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即今建安郡北  
也須江 如筍有三峰 龍邱 秦漢太常山 盈川 玉山

郡陽郡 東至信安郡九百九十二里南至臨川郡四百  
郡陽郡 二十里西至章郡播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

里北至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南到信安郡須江  
縣青華湖七百八十五里西南到章郡縣城子橋  
中百六十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北到  
新安郡七百九十九里去西京四千三百三十三里  
去東京二千四百一十三里戶四萬三千二百一  
百四十九口二千三百九十三口八百八十八

楚取番是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  
主孫權分置鄱陽郡 初理鄱陽縣後晉宋齊因之梁置  
吳州陳廢隋置饒州 物豐饒煬帝初置鄱陽郡大唐復  
為饒州或為鄱陽郡領縣五 鄱陽 晉漢縣有番江又  
在餘干 漢餘干縣 晉千越王句 樂平 吳舊樂 浮梁  
東餘干 漢餘干縣 晉千越王句 樂平 吳舊樂 浮梁  
七 陽 吳舊陽縣 隋改

潯陽郡 東至宣城郡一千八里南至章郡三百二十五  
百九十三里東南到鄱陽郡三百七十四里西南到  
江夏郡六百七十里西北到蕪春郡二千五百四十八里  
同安郡五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口  
九百四十七

江州 今理 潯 禹貢荆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  
潯荆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二里九江  
在郡之西北今九江郡在郡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江  
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二里九江  
或短九里至五九里始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白  
烏江二里白蚌江二里烏江二里沙田江二里廣江二里  
記云九江在潯陽郡北五里名曰烏江遠則百餘里是  
大禹所疏系落洲上 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九江以西為  
荆州春秋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廬江章二郡地晉

初屬廬江武昌二郡後割荆揚二州而置江州 初理章  
此後又置潯陽郡宋齊亦為潯陽郡皆置江州 領郡九  
中流襟帶常為重鎮隋置九江郡大唐改為江州或為  
潯陽郡領縣三 潯陽 潯水名也漢舊縣在江北今屬  
潯陽縣又改為潯城縣有潯水浪井彭蠡湖匡廬山今  
縣南楚城驛即舊柴桑縣也又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

潯陽縣 東至宣城郡一千八里南至章郡三百二十五  
百九十三里東南到鄱陽郡三百七十四里西南到  
江夏郡六百七十里西北到蕪春郡二千五百四十八里  
同安郡五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口  
九百四十七

也王莽改為滿亭今驛前有數淺原在西數十里有彭  
海陽山宋武帝大破盧循於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澤漢舊縣縣名即原彭蠡澤有馬當山楊葉洲  
漢彭澤縣地有石壁為彭澤有馬當山楊葉洲  
晉將劉毅為盧循所敗之處  
章郡東至信安郡界一千二百里南至廬陵郡五百三十  
東南到臨川郡二百里西至宜春郡七百五十  
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里西南到鄱陽郡四百  
百四十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二  
十一里戶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七口三十六萬一千  
二百

洪州今理南 春秋戰國時並屬楚秦屬九江郡 漢改九  
淮南漢高祖分淮南國置章郡 今南康廬陵宜春鄱陽  
漢章吳芮為長沙王兼得其地後漢亦為章郡晉因之  
東晉嘗置江州 此理於 宋齊以後並為章郡隋平陳廢郡  
置洪州煬帝初廢州置章郡大唐為洪州或為章郡領

縣六 南昌 漢舊縣隋改為章 高安 漢建豐縣 漢南  
置富城縣晉大康元年改為 新吳 漢置武寧 漢置新吳  
富城晉張華於此得古劍 新吳 漢置武寧 漢置新吳  
曰武寧 建昌 吳在 有 檣 柳 津 止 道 津 後 漢 艾 縣 也  
臨川郡 東至都陽郡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南康郡  
章郡二百四十里西至廬陵郡五百二十里北至  
南到廬陵郡四百二十五里西北到章郡二百四十  
里東北到都陽郡四百二十五里西去西京三千五百  
七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三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  
七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

撫州今理臨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  
分置臨川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撫州煬帝  
時州廢置臨川郡大唐為撫州或為臨川郡領縣四

臨川 隋改為臨川 南康 漢舊縣 有 崇仁 梁置 南豐  
廬陵郡 東至臨川郡五百二十五里南至南康郡四百  
章郡二百四十里西至桂陽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  
百二十五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三十里去東京二千  
九百七十三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三十里去東京二千  
九百七十三里

九十五  
九十五

吉州今理廬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孫  
策分置廬陵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吉州煬  
帝初州廢置廬陵郡大唐為吉州或為廬陵郡領縣五

廬陵 漢舊縣 有 泰和 舊長昌西 安福 吳置 安城 郡在  
廬陵 漢舊縣 有 泰和 舊長昌西 安福 吳置 安城 郡在  
廬陵 漢舊縣 有 泰和 舊長昌西 安福 吳置 安城 郡在  
廬陵 漢舊縣 有 泰和 舊長昌西 安福 吳置 安城 郡在

宜春郡 東至章郡水路七百四十里南至廬陵郡三百  
五里西至長沙郡五百一十一里北至南  
到長少東郡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長沙郡五百二十  
六里東北到章郡五百二十五里西去西京三千五百  
百九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八里戶二萬九千三  
百三十八口

袁州今理宜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  
分置安成郡晉宋齊以下皆因之隋平陳置袁州煬帝  
初州廢置宜春郡大唐為袁州或為宜春郡領縣三

宜春 漢舊縣 晉改曰 萍鄉 萍蒲宜春縣地 新喻 漢宜  
南康郡 東至建安郡隔絕黃土嶺一千八百二十里南  
郡一千一百三十三里北至廬陵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  
潮陽郡界一千五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始興郡隔大  
庾嶺七百一里西北到桂陽郡一千四百四里東北到  
臨川郡一千一百一十里去西京四千二百四十六里去  
京三千四百一十里戶三萬七千九百九十二  
十二口

吳屬廬陵郡及晉平吳置南康郡末為南康國齊梁陳  
皆為南康郡隋平陳置袁州煬帝初州廢置南康郡大  
唐為袁州或為南康郡領縣六 贛 漢舊縣 有 章 水 貢  
零都 漢舊縣 使諸將屯梅嶺即今縣界 伏之監軍姓 庚  
城上嶺即之嶺 一漢時呂嘉反漢軍伐之監軍姓 庚  
城於此故謂之大庚嶺劉嗣之南康記云昔漢楊僕討  
呂嘉出章郡下橫浦即今縣 信豐 南康 漢舊縣 南  
西南故橫浦廢關見在此 信豐 南康 漢舊縣 南  
建安郡 東至信安郡九百七十七里南至長樂郡七百  
郡二千一百里西南到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南到臨  
川郡二千一百里西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三里東  
去東京四千一百二十五里戶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五

初州廢置宜春郡大唐為袁州或為宜春郡領縣三  
宜春 漢舊縣 晉改曰 萍鄉 萍蒲宜春縣地 新喻 漢宜  
南康郡 東至建安郡隔絕黃土嶺一千八百二十里南  
郡一千一百三十三里北至廬陵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  
潮陽郡界一千五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始興郡隔大  
庾嶺七百一里西北到桂陽郡一千四百四里東北到  
臨川郡一千一百一十里去西京四千二百四十六里去  
京三千四百一十里戶三萬七千九百九十二  
十二口

吳屬廬陵郡及晉平吳置南康郡末為南康國齊梁陳  
皆為南康郡隋平陳置袁州煬帝初州廢置南康郡大  
唐為袁州或為南康郡領縣六 贛 漢舊縣 有 章 水 貢  
零都 漢舊縣 使諸將屯梅嶺即今縣界 伏之監軍姓 庚  
城上嶺即之嶺 一漢時呂嘉反漢軍伐之監軍姓 庚  
城於此故謂之大庚嶺劉嗣之南康記云昔漢楊僕討  
呂嘉出章郡下橫浦即今縣 信豐 南康 漢舊縣 南  
西南故橫浦廢關見在此 信豐 南康 漢舊縣 南  
建安郡 東至信安郡九百七十七里南至長樂郡七百  
郡二千一百里西南到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南到臨  
川郡二千一百里西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三里東  
去東京四千一百二十五里戶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五

長樂郡 東至山六十六里外至海南至海二百里西至  
山外至永嘉郡界東南水陸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  
南到清源郡界東南水陸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  
東北到永嘉郡水陸到海四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三千  
七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三里戶三萬  
九千五百二十七口

福州今理 亦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為閩  
越王都於此及武帝時閩越反滅之徙其人於江淮開  
盡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治縣地 蓋以越  
為屬會稽郡又名其地為東冶縣後漢改為侯官都尉  
屬會稽郡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為南部  
都尉東部今臨 晉置晉安郡末齊因之陳置閩州後又  
改為豐州隋平陳改為泉州煬帝初州廢復改為建安  
郡大唐初為建州後此置泉州 移建州於 後此復為閩  
州 移泉州於 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或為長樂郡領縣  
八 閩 閩越王無諸都東治即此 侯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長溪 古田 尤溪

連江 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八十里西至  
清源郡 綸田村二百八十五里北至仙遊縣一百五十  
里東南到海四十里西南到南浦郡六百五十里西  
卓洋村一百里東北到長樂郡六百五十里西  
三百一十六里去東京五千四百五十三里西  
二萬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一千五百四十三里戶  
泉州今理 晉 秦漢土地與長樂郡同晉為晉安郡末齊  
以後因之自隋以來屬泉州大唐神龍以後始移置泉

長樂郡 東至山六十六里外至海南至海二百里西至  
山外至永嘉郡界東南水陸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  
南到清源郡界東南水陸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  
東北到永嘉郡水陸到海四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三千  
七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三里戶三萬  
九千五百二十七口

福州今理 亦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為閩  
越王都於此及武帝時閩越反滅之徙其人於江淮開  
盡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治縣地 蓋以越  
為屬會稽郡又名其地為東冶縣後漢改為侯官都尉  
屬會稽郡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為南部  
都尉東部今臨 晉置晉安郡末齊因之陳置閩州後又  
改為豐州隋平陳改為泉州煬帝初州廢復改為建安  
郡大唐初為建州後此置泉州 移建州於 後此復為閩  
州 移泉州於 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或為長樂郡領縣  
八 閩 閩越王無諸都東治即此 侯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長溪 古田 尤溪

連江 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八十里西至  
清源郡 綸田村二百八十五里北至仙遊縣一百五十  
里東南到海四十里西南到南浦郡六百五十里西  
卓洋村一百里東北到長樂郡六百五十里西  
三百一十六里去東京五千四百五十三里西  
二萬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一千五百四十三里戶  
泉州今理 晉 秦漢土地與長樂郡同晉為晉安郡末齊  
以後因之自隋以來屬泉州大唐神龍以後始移置泉

長樂郡 東至山六十六里外至海南至海二百里西至  
山外至永嘉郡界東南水陸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  
南到清源郡界東南水陸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  
東北到永嘉郡水陸到海四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三千  
七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三里戶三萬  
九千五百二十七口

福州今理 亦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為閩  
越王都於此及武帝時閩越反滅之徙其人於江淮開  
盡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治縣地 蓋以越  
為屬會稽郡又名其地為東冶縣後漢改為侯官都尉  
屬會稽郡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為南部  
都尉東部今臨 晉置晉安郡末齊因之陳置閩州後又  
改為豐州隋平陳改為泉州煬帝初州廢復改為建安  
郡大唐初為建州後此置泉州 移建州於 後此復為閩  
州 移泉州於 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或為長樂郡領縣  
八 閩 閩越王無諸都東治即此 侯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長溪 古田 尤溪

州於此或為清源郡領縣四 晉江 南安 吳置晉安  
安鄉 莆田 黃音 仙遊  
在此莆田 黃音 仙遊

漳浦郡 東至大海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一百六十里  
西至潮陽郡五百六十里北至懷安郡二百四十里  
百里東南到黃如江一百五十里西南到懷恩郡二百  
里西北到石埭溪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清源郡六百  
里去西京七千六百三十三里去東京六千五百  
一十里戶二千六百三十三口六千五百三十六

漳州 今理漳 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分其地置漳  
浦縣 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分其地置漳  
州或為漳浦郡領縣三 漳浦 龍溪 龍巖

臨汀郡 東至清源郡龍溪縣一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  
陽郡程鄉縣界一千五百里西至南康郡壽都縣九  
百里北至臨川郡南豐縣一千六百六十里東南到漳浦  
郡 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分其地置漳  
浦縣 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分其地置漳  
州或為漳浦郡領縣三 漳浦 龍溪 龍巖

汀州 今理長 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開元二十六  
年分置汀州為臨汀郡領縣二 長汀 寧化

潮陽郡 東至大海一百二十七里南至大海八十五里  
西至海豐郡海豐縣五百七十里北至南康郡  
潮陽縣二百七十里東南到大海六十九里西南到  
五里東北到漳浦郡五百六十里去西京七千六百  
六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七百七十五里戶一萬三千  
二十四口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

潮州 今理海 亦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尉佗漢  
初屬南越後亦屬南海郡後漢因之晉置東官郡又分  
置義安郡宋齊因之梁置東揚州後改為瀛州及陳而  
廢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初置義安郡大唐復為潮州或  
為潮陽郡 漢揚陽 領縣三 海陽 潮陽 程鄉

風俗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  
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  
長淮大江皆可拒守 吳晉宋齊梁陳皆錄 閩越退阻僻  
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 漢武帝時東越王數反朱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 州郡十一

泉山之上 一人守 承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  
除千人不得上 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  
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

典九六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十三

古荊州今置郡府三十三縣一百三十一

江陵 荆七縣 江陵 枝江 松滋 當陽 公安

夷陵 峽五縣 夷陵 宜都 遠安 長陽 巴山

巴東 歸三縣 秭歸 巴東 興山

竟陵 復三縣 監利 沔陽 竟陵

富水 鄧三縣 長壽 京山 富水

安陸 安六縣 安陸 孝昌 應山 應城 雲夢

齊安 黃三縣 黃岡 黃陂 麻城

漢陽 沔二縣 漢陽 汶川

江夏 鄧五縣 江夏 禾興 武昌 蒲圻 唐年

義陽 申三縣 義陽 羅山 鍾山

長沙 潭六縣 長沙 衡山 湘鄉 益陽 瀏陽

巴陵 岳五縣 巴陵 沅江 澧陰 華容 昌江

衡陽 衡六縣 衡陽 湘潭 耒陽 攸 常寧

零陵 永三縣 零陵 湘源 祁陽

江華 道四縣 營道 延唐 江華 永明

桂陽 郴八縣 郴 高亭 臣山 義昌 資興

連山 連三縣 桂陽 陽山 臨武

邵陽 邵二縣 邵陽 武岡

武陵 朗二縣 武陵 龍陽

澧陽 澧四縣 澧陽 慈利 石門 安鄉

黔中 黔六縣 黔水 黔江 洪杜 洋水 信宜

廬溪 辰四縣 務川 廬夷 思印 思王

廬溪 辰五縣 沅陵 澧浦 辰溪 廬溪 麻陽

靈溪 溪二縣 大猷 三亭

潭陽 巫三縣 龍標 朗溪 潭陽

清江 施二縣 清江 建始

涪川 費四縣 涪川 多田 扶陽 城樂

夜郎 珍四縣 營德 夜郎 龍早 樂源

播川 播四縣 播川 道義 芙蓉 耶川

義泉 夷五縣 綏陽 義泉 都上 洋川 宜林

龍標 業二縣 義山 渭溪

漆溪 漆二縣 營懿 扶歡

古荊州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荊州 荆山在荊陽郡南及衡山之陽也

山在今衡陽 漢朝宗於海 江漢入於海 九江孔殷也

郡湘潭縣 荊州界分爲九道 沱潛既道 雲土葛作

中也言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 沱潛既道 雲土葛作

沱潛二水名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 雲葛澤名也在

欽安陸郡言二水既從其道則雲葛之土可爲耕作 賦

治浮於江 沱潛漢逾於洛 至於南河 水而越洛乃至

南河也 南河 卽在黃州南 舜置十二牧 荊州其一 周禮職方曰正南

曰荊州 兩雅曰漢 其山曰衡 數曰雲 夢川曰江 漢浸曰

穎 漢南曰荊州 雲夢在華容 穎水出 陽城 其利丹 銀

齒 草民一男二女 畜及穀宜與揚州同 荆強也 言其氣

躁強 亦言荆驚也 或取名於荆 山焉 蓋蠻夷之國 槃瓠

之種 昔高辛氏有畜犬曰槃瓠 帝妻以少女 其詩人所

謂蠻荆也 南伐蠻方 故詩曰蠻方來威 又曰蠢爾蠻荆

大邦 春秋至戰國時 並爲楚地 其在天文 翼軫則楚之

分野 漢之南郡 江夏 沔陽 桂陽 武陵 長沙 皆其分也 今

卽漢秦天下置郡 此爲南郡 今江陵夷陵巴東

宜屬秦 秦漢中 今武陵 澧陽 黔陽 辰溪 沅陽 安

等郡地 皆是也 漢改秦黔中 郡爲武陵 郡 長沙 華 桂 陽 連 山 衡 陽 零 陵 南 陽 之

東境 今義陽 漢武置十三州 此爲荊州 國八 其五 溪

中地 歸漢 以後歷代 開拓 今播川 涪川 夜郎 耶川 義

因之 荊州 初理 武陵 郡 漢壽 縣 今武陵 郡 漢末 曹公 赤

壁 敗後 遂與 吳蜀 三分 其地 蜀東 境南 境屬 吳 及 劉 備

歿後 所分之地 悉復 屬吳 而 荊州 南北 雙立 魏 荊州 理

郡 吳 荊州 理 晉 亦 置 荊州 領 郡 十九 初 理 襄 陽 平 吳 理

江陵 今 郡 也 其 後 遷 徙 無 常 宋 分 置 荊州 領

處 自 理 抗 以 後 復 理 荊州 不 復 移 改 宋 分 置 荊州 領

十二 理 州 義 陽 今 郡 理 南 郡 雍 州 領 郡 十 理 襄

南 郡 理 則 在 古 荊 州 之 境 其 湘 州 領 郡 十 理 齊 並 因

統 領 郡 縣 則 古 荊 州 之 境 湘 州 領 郡 十 理 齊 並 因

之 州 境 之 內 含 帶 蠻 音 土 地 遼 落 稱 爲 殷 曠 江 左 大

鎮 莫 過 荆 揚 故 謂 荊 州 爲 陝 西 也 以 比 周 郡 其 後 割 裂

不 可 詳 也 大 唐 分 置 十 五 部 此 爲 山 南 東 道 江 陵 竟 陵

巴 東 武 陵 澧 陽 江 南 西 道 長 沙 零 陵 桂 陽 江 夏 江 黔 中

道 郡 地 是 也 江 南 西 道 長 沙 零 陵 桂 陽 江 夏 江 黔 中

等 郡 地 是 也 江 南 西 道 長 沙 零 陵 桂 陽 江 夏 江 黔 中

道 郡 地 是 也 江 南 西 道 長 沙 零 陵 桂 陽 江 夏 江 黔 中

義 及 嶺 南 道 連 江 陵 郡 東 至 夷 陵 郡 四 百 八 十 里 南 至 澧 陽 郡 三 百 五

十 里 東 南 到 巴 陵 郡 五 百 七 十 五 里 西 南 到 夷 陵 郡

遠 北 到 富 水 郡 二 百 六 十 五 里 西 北 到 澧 陽 郡 三 百 五

三 里 去 東 京 一 千 三 百 一 十 二 里 戶 二 萬 八 千 九 百

萬 七 千 五 百 四 十 三 今 之 荊 州 理 於 江 巫 巴 東 接 雲 夢 亦 一 都 會 也 秦 置 南 郡 漢 高 帝 改 爲 臨

當陽侯杜元凱晉平吳置南郡及荊州領郡十九東  
江陵縣其督伍延明使宋齊並因之齊領郡十二  
晉以為重鎮劉波守江陵宋齊並因之齊領郡十二  
梁元帝都之為西魏所陷大將于遷後梁居之為藩國  
又置江陵總管府隋并梁置江陵總管府如故後改為

荊州煬帝初復為南郡大唐為荊州或為江陵郡領縣  
七 江陵 故楚之郢也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  
奔命於夏沛也有荒谷即吳故所經荒谷西北有野枝  
父城又有紀南縣楚文王自丹陽徙松滋東晉孝武  
江古之羅漢縣舊縣文王自丹陽徙松滋東晉孝武  
史桓沖曰在吳時強盛自襄陽退之十餘里地北枕大  
地名上明在吳時強盛自襄陽退之十餘里地北枕大  
西接三峽田士尚良可以資業軍人遂為重鎮今縣西  
有廢土明城即沖所築亦漢高城縣地有巴山其樂郡  
城即吳陸 當陽 漢舊縣又漢臨沮侯國故城在今縣北  
抗所築 當陽 漢舊縣又漢臨沮侯國故城在今縣北  
左傳曰楚文王師於公安漢唐時縣故城在劉備二水  
漳源即此也蓋昔趙頭故城在今縣西北陸抗所屯  
州牧鍾離曰此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陸抗所屯  
以樂羊福神亦為重鎮及隋軍伐後漢置石首山  
林曰山步澤湖即石首山因以為名即漢石首山  
夷陵郡東至江陵郡三百四十里南至江陵郡北至襄  
陽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江陵郡界四百四十一里  
西南到清江郡九百里西北到巴東郡界二百三十一  
里東北到江陵郡九百里西北到巴東郡界二百三十  
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七千三百一十七口十萬二  
千六百

峽州今理夷 春秋戰國時並楚地秦將白起攻楚燒夷  
陵即其地也秦二漢並為南郡地魏武平荊州置臨江  
郡後劉備改為宜都郡吳改夷陵為西陵常為重鎮陸  
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若晉宋齊並為宜都郡梁  
改置宜州西魏則曰拓州後周改為峽州陳嘗得之為  
重鎮隋開皇中伐陳陳人守荆門領長淮  
或為夷陵郡開拓置陸抗攻步以扼三峽之口故為峽  
州西通蜀江領縣五 夷陵 漢舊縣也吳之西陵有黃  
牽牛人黑牛黃故名之滿隄牛山高峯有石色黃如牛  
暮宿黃牛三峽三峽黃牛如故有夷陵山故城在西北

今縣西宜都 漢東道縣故城在今縣西有荆門山後漢  
有溫泉宜都 漢東道縣故城在今縣西有荆門山後漢  
吳漢師作浮橋處在今縣西北五十里水經云江水東  
在北石壁危江開有白文類牙故以為名 遠安 漢縣  
揚 漢縣西北五十四里四面險絕有林木池水巴山古  
關楚關山有石穴即縣北拂劍處又有夷水即瀘君乘  
所也  
巴東郡 東至夷陵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清江郡五百五  
里西至安陸郡三百三十二里北至房陵郡三百  
安陸郡 東至夷陵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清江郡五百五  
里西至安陸郡三百三十二里北至房陵郡三百  
一百六十八里去東郡界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二千三  
百六十四口二萬  
歸州 今理秭 歷代土地與雲安郡同唯秦時屬南郡二  
漢為南郡吳置建平郡以為重鎮其地險固孫皓未  
吳吳之守將吾彥表謂皓曰請建平增兵若建平流  
不下晉師終不敢過絕不從即秭歸縣界秭歸音亦  
為建平郡宋齊皆因之隋屬巴東郡大唐武德二年分  
夔州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或為名 後為巴東郡  
子國城在郡 領縣三 秭歸 漢舊縣屈原此地人既被  
東名其地為秭歸空餘峽山昔周成王封楚熊繹初都  
丹陽今東南故城是也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後又移都  
那在江陵後又移都秭歸亦曰秭歸建平郡在此太  
清鎮在縣東南八十五里吳置以備蜀居三城要衝  
山鎮之 巴東 漢縣地有石門興山 後廢武德中又  
分秭歸置漢王  
竟陵郡 東至漢陽郡五百里南至巴陵郡五百五十里  
東南到江陵郡四百八十里北至富水郡四百四十里  
里東北到安陸郡三百四十七里西北到西陽郡三百  
口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一十八里戶七千六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復州 今理沔 自春秋以來為楚地秦屬南郡二漢屬南  
郡江夏二郡地晉分置竟陵郡宋齊因之後周以其地  
置郢復二州隋煬帝初州廢於舊郢州置竟陵郡今富

地於舊復州置沔陽郡大唐改為復州或為竟陵郡領  
縣三 監利 漢華容縣乾溪水出春秋時楚章華臺  
有荆臺沔陽 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又有石城在縣  
是也為荆州刺史開關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南將軍杜  
里內遊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 竟陵 漢舊縣  
郢縣故城

富水郡 東至安陸郡三百二十九里南至竟陵郡四百  
一十六里東南到竟陵郡界五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江  
陵郡界八十里西北到襄陽郡界三百一十六里東  
陵郡界八十里西北到襄陽郡界三百一十六里東  
京一千三百九十九里戶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五口五  
百九十

郢州 今理長 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  
宋以來為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  
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  
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大唐併二郡為溫州後為郢州或  
為富水郡領縣三 長壽 漢涇陽縣故城在今縣  
晉宋以來曰新陽縣 富水 後漢今縣東北  
安陸郡 東至齊安郡三百一十二里南至漢陽郡三百  
二十里西至富水郡三百二十九里北至義陽  
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漢陽郡三百二十九里西南到  
竟陵郡三百四十七里西北到漢陽郡一百一十五里  
東到京一千二百四十九里西去西京一千八百三十  
五口一十三萬二  
千一百四十九

安州 今理安 春秋郢子之國 郢或作鄧即  
焉後楚滅郢封鬬辛為郢公即其地也秦屬南郡二漢  
屬江夏郡晉初亦屬江夏郡後分置安陸郡宋齊因之  
梁置南司州西魏置安州總管府後周置漢州及安陸  
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為安陸郡大唐為安州或為安陸  
郡領縣六 安陸 漢舊縣有沮水亦謂之沮水  
郡 漢縣 領縣六 安陸 漢舊縣有沮水亦謂之沮水  
澤在吉陽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縣音 雲 漢江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縣音 雲 漢江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縣音 雲 漢江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復州 今理沔 自春秋以來為楚地秦屬南郡二漢屬南  
郡江夏二郡地晉分置竟陵郡宋齊因之後周以其地  
置郢復二州隋煬帝初州廢於舊郢州置竟陵郡今富  
水郡 東至安陸郡三百二十九里南至竟陵郡四百  
一十六里東南到竟陵郡界五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江  
陵郡界八十里西北到襄陽郡界三百一十六里東  
陵郡界八十里西北到襄陽郡界三百一十六里東  
京一千三百九十九里戶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五口五  
百九十  
郢州 今理長 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  
宋以來為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  
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  
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大唐併二郡為溫州後為郢州或  
為富水郡領縣三 長壽 漢涇陽縣故城在今縣  
晉宋以來曰新陽縣 富水 後漢今縣東北  
安陸郡 東至齊安郡三百一十二里南至漢陽郡三百  
二十里西至富水郡三百二十九里北至義陽  
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漢陽郡三百二十九里西南到  
竟陵郡三百四十七里西北到漢陽郡一百一十五里  
東到京一千二百四十九里西去西京一千八百三十  
五口一十三萬二  
千一百四十九  
安州 今理安 春秋郢子之國 郢或作鄧即  
焉後楚滅郢封鬬辛為郢公即其地也秦屬南郡二漢  
屬江夏郡晉初亦屬江夏郡後分置安陸郡宋齊因之  
梁置南司州西魏置安州總管府後周置漢州及安陸  
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為安陸郡大唐為安州或為安陸  
郡領縣六 安陸 漢舊縣有沮水亦謂之沮水  
郡 漢縣 領縣六 安陸 漢舊縣有沮水亦謂之沮水  
澤在吉陽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縣音 雲 漢江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縣音 雲 漢江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縣音 雲 漢江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應山 梁置



沙郡二漢皆因之吳因之為重鎮建安中孫權使魯肅屯於晉因之東晉亦為重鎮使陶侃時孫收萬或皆因之梁置巴州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赤亭擒侯景將任約於此也城近赤亭湖因以為名隋平陳改為岳州煬帝初改為羅州尋為巴陵郡郡人董景珍等以羅

岳州或為巴陵郡領縣五 巴陵 漢下雋縣地雋音詞山洞庭湖巴邱湖青草湖按地志云巴邱湖中有昔田今鄂州之蒲圻縣有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三國志云劉表卒其子琮代屯黃陽屯樊城琮降曹公備遂南走曹公恐備先據江陵將精騎急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與數千騎走斜趨漢津濟河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得劉琦水軍船步數千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遂至赤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數千艘因風放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被瑜等復敗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徑北歸而漢陽郡西赤壁一名烏林郡西北二十里在漢川縣西八十里跨江南北此大誤也曹公既從江陵水軍沿江已至巴邱則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大陵郡之中與漢川西還南到備周喻水軍追躡並是在大陵郡之界其漢陽郡屬及流俗志為是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郡屬及流俗志皆訛謬所以備錄沅江梁置重華縣隋廢之又有重華城亦謂之湘陰大羅子國秦為羅縣梁置岳陽郡隋廢即舜二妃所葬之地縣北有沮水即屈原懷沙自沈之處俗謂之羅江又有屈原塚有石碑文曰楚故臣屈大夫之碑其餘字或減矣漢有石碑文曰楚故臣漢羅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華容縣古華容在竟陵郡

衡陽郡東至廬陵郡九百里南至零陵郡五百八十里西至邵陽郡三百里北至長沙郡三百七十里東南到桂陽郡三百里西南到零陵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長沙郡三百里西南到零陵郡三百七十里九百里去西四千三百一十里去東二千七百六十八里戶三萬四千三百一十口一十九萬七千五百一十三

衡州今理衡 春秋以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桂陽郡地後漢屬長沙桂陽二郡地吳以其地置衡陽湘東二郡晉因之宋為衡陽國及湘東郡齊以下皆因

齊常改衡隋平陳省湘東衡陽二郡置衡州煬帝初州廢置衡山郡大唐為衡州或為衡陽郡領縣六 衡陽 漢郡吳地有鄧水湖醴醅美其所謂醴醅武湘潭有南岳衡山未陽漢舊縣 常寧 茶陵 漢舊縣茶陵郡東至江華郡三百里南至平樂郡六百三十九里西至邵陽郡三百里北至長沙郡三百七十里南到桂陽郡三百里西到零陵郡三百七十里東到衡陽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七十四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戶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七

零陵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宋為零陵國齊為零陵郡梁陳皆然隋平陳郡廢置永州煬帝初州廢置零陵郡大源 漢漢陽縣故城 祁陽 漢置今縣 江華 郡東至桂陽郡六百八十里南至臨賀郡四百里西至陽郡三百里西到北山零陵郡三百里東到桂陽郡三百里東北到始安郡五百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三十四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八十三里戶二萬七千二百

道州今理營 舜封象有鼻國即此也春秋時楚地秦屬長沙郡漢初屬長沙國後屬零陵郡後漢魏及晉皆因之宋齊為營陽郡梁改營陽為永陽郡隋平陳郡廢悉併其地置永州煬帝初州廢併屬零陵郡大唐既平蕭

統復割其地置營州武德五年改為南營州貞觀八年改為道州或為江華郡 漢郡 嶺今謂之白芒即五嶺之二也 領縣四 營道 漢舊縣有營廷唐 漢冷道縣屬零陵郡南陽郡蔡陽縣國初置唐與縣有九疑 江華 永明有山其山九疑皆相似故名之舜所葬 永明有

桂陽郡東至廬陵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南至始興郡五百里西至南康郡一千一百里西南到連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衡陽郡二百里東北到廬陵郡界五百一

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戶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一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

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戶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一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

臨武 漢舊縣 山郡 東至桂陽郡高平縣二百一十里南至南海郡南到臨封郡二百五里西南到始興郡五百一十里西到臨封郡三百九十里去西京三千八百八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八十九里戶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九

連州 今理桂 春秋時楚地秦屬長沙郡之南境二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晉因之宋明帝置宋安郡後省宋安屬廣興郡 宋改始興為廣興復屬始興郡梁又分為陽山郡陳郡廢煬帝初置熙平郡大唐改為連州或為連山郡領縣三 桂陽 漢舊縣在桂水之陽前有涪石

連山郡領縣三 桂陽 漢舊縣在桂水之陽前有涪石連水漢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南越出桂陽有乳穴 連山 桂陽郡東至衡陽郡三百里南至零陵郡三百里西到零陵郡三百里北到長沙郡三百七十里東南到零陵郡三百七十里西南到潭陽郡三百七十里南到零陵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八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八十三里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口八萬九千五百一十四

邵州 今理邵 春秋戰國時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零陵郡地後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地吳置邵陵郡分零陵北晉因之宋齊邵陵郡梁陳亦然隋平陳廢邵陵郡併入長沙郡大唐復分置邵州或為邵陽郡領縣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二 邵陽 漢昭武岡 夷縣故城在東北



武陵郡 東至巴陵郡四百里南至長沙郡界一百一十里西至盧溪郡四百六十五里北至澧陽郡一百一十里東南至長沙郡四百六十五里西南至澧陽郡一百一十里東北至安鄉縣界一百二十八里西門縣界一百一十里東北至安鄉縣界一百二十八里西門縣界一百一十里東北至安鄉縣界一百二十八里西門縣界一百一十里

漢高更名武陵郡後漢魏至晉皆因之晉趙欽問潘京武陵京曰鄧郡本名義陵郡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移東出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武陵記桃宋齊亦曰武陵郡梁置武陵郡後改曰花源即此地也

沅州隋平陳改為州煬帝初州廢置武陵郡大唐為沅州或為武陵郡領縣二 武陵 漢臨沅漢壽二縣地庭湖有純紀破今名白馬坡隋開皇中龍陽吳時置沅刺史喬難陀修其利不滅郡白二渠

澧州今理澧 春秋時楚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郡兼治荆州領郡八分置天門郡晉宋齊皆因之隋平陳置松州尋改為澧州煬帝初為澧陽郡大唐為澧州或為澧陽郡領縣四 澧陽 漢零陽縣地有澧水有慈利縣地 石門 漢零陽縣地吳時安鄉漢屏陵縣地亦南朝置 義陽郡

黔中郡 東至澧陽郡二千里南至義泉郡六百五十里西至黔中郡治陵郡三百六十里北至南賓郡六百五十里東南至宜夷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義泉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涪陵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清江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涪陵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清江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涪陵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清江郡三百五十里

黔州今理彭 古蠻夷之國春秋戰國皆楚地秦惠王欲黔州水縣

楚黔中地以武關外地易之即此是也通謂之五溪五謂西辰巫武陵等五溪也古老相傳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各為一溪之長一說云五溪蠻皆楚子孫自為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後漢因之晉宋齊亦然後周武帝時蠻帥以其地歸附遂置州復改為黔州隋初亦置黔州煬帝初為黔安郡大唐復為黔州或為黔中郡領縣六 彭水 漢西陽縣黔江 洪杜

靈夷郡 東至靈溪郡三百里南至涪川郡五百里西至南到義泉郡六百六十里北至黔中郡二百八十七里西至黔中郡三百里東北到義泉郡五百四十四里西北到黔中郡三百九十里西至黔中郡三百九十里西至黔中郡三百九十里西至黔中郡三百九十里

武德元年以地當犍何之衝要遂置務州貞觀八年改為思州或為靈夷郡領縣四 務川 漢西陽縣靈夷 思印 思水 思王

盧溪郡 東至武陵郡四百六十五里南至潭陽郡五百里西至黔中郡三百九十里西至黔中郡三百九十里西至黔中郡三百九十里西至黔中郡三百九十里

辰州今理沅 古蠻夷之國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屬長沙武陵二郡地後漢發南郡人入武谿擊諸蠻不剋後馬援至臨沅擊破諸蠻此其地也後亦屬武陵郡晉宋齊並為武陵郡地隋分置辰州煬帝初為沅陵郡大唐為辰州或為盧溪郡領縣五 沅陵 漢下雋縣

盧陽郡 東至盧溪郡六百七十里南至龍溪郡渭陽縣地也

當郡招諭縣界五十里東南到潭陽郡三百里西南到當郡渭陽縣界五十里東南到潭陽郡三百里西南到當郡渭陽縣界五十里東南到潭陽郡三百里西南到當郡渭陽縣界五十里

靈溪郡 東至靈溪郡三百六十八里南至澧陽郡五百里西至靈溪郡三百六十八里北至澧陽郡五百里西至靈溪郡三百六十八里北至澧陽郡五百里

潭陽郡 東至靈溪郡五百三十八里南至邵陽郡一千一百一十七里西至靈溪郡九百九十里東南到辰溪縣一百一十七里西南到沅水口入武陵郡八百里西北到沅水口入武陵郡八百里

巫州今理龍 古蠻夷之境楚國黔中之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郡在巫水之陽隋屬沅陵郡大唐為巫州天授中以巫山不在州界遂改為沅州開元十二年復為巫州或為潭陽郡領縣三 龍標 漢巫朗溪漢鎮城沅溪 潭陽

清江郡 東至夷陵郡九百里南至黔中郡七百五十里西至夷陵郡九百里北至雲安郡五百里東南到夷陵郡九百里西南到黔中郡界五百八十里西北到雲安郡三百五十里東北到黔中郡界五百八十里西至夷陵郡九百里北至雲安郡五百里

屬南郡二漢因之後周置亭州及業州隋煬帝初併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大唐為施州或為清江郡領縣二



清江漢巫縣地今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建始漢巫

涪川郡東至安南獠界二百三十五里南至靈夷郡思

十里北至靈夷郡五百里東南到

費州今理涪古蠻夷之國漢屬牂牁郡山川險阻為僮

獠所居多不賓附至後周始置為費州因水大唐初屬

務州貞觀初復置費州或為涪川郡領縣四 涪川

多田 扶陽在扶水北城樂

夜郎郡東無路南至里西南到

十里去東京四千九百六十里戶二千

珍州今理營古蠻夷之地大唐貞觀七年置珍州或為

夜郎郡領縣四 營德 夜郎 麗皋 樂源

播川郡東至義泉郡三百里南至里西南到

涿州今理營古蠻夷之地大唐置涿州或為湊溪郡領

縣二 營懿 扶歡

風俗

荆楚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

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晉

敬陶侃桓溫桓元宋謝晦南郡王義宣袁顛沈攸之桂

陽王休範齊陳顯達梁武帝陳王琳華皎皆自上流擁

兵東是以上游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州郡十四

古南越 今置郡府七十一計縣二百九十四

南海 十二縣 番禺 番禺 增城 拾匯 東 化蒙 寶安 四會

始興 韶六縣 始興 曲江 仁化 浚昌 翁源 義寧 二縣 新會 義寧

海豐 循六縣 歸善 海豐 新寧 博羅 河源 恩平 恩平 陽江 杜陵

南陵 春二縣 陽春 羅水 臨賀 賀六縣 臨賀 桂嶺 馮乘 蕩山 富川

高要 端二縣 高要 平輿 咸豐 豐三縣 豐津 咸豐 安昌

晉康 德四縣 德慶 晉康 悅城 郁城 封二縣 封川 開建

開陽 五縣 龍水 開陽 連水 永寧 正義 高涼 高三縣 長德 電白 保定

連城 戎三縣 岑溪 永業 城 新興 新三縣 新興 永順 索盧

銅陵 勳二縣 富林 銅陵 懷德 資四縣 信義 懷德 潭巖 特亮

始安 桂十縣 臨桂 靈川 陽朔 荔浦 恭城 平樂 昭三縣 永樂 永平 恭城 建陵

蒙山 蒙三縣 立山 純義 東區 開江 富三縣 龍平 開江 思勤

蒼梧 梧三縣 蒼梧 戎城 孟陵

潯江 潯三縣 桂平 宜化 大賓

臨江 潯六縣 平南 武林 階建 大同 潯川

鬱林 鬱五縣 石南 鬱林 興業 興德 潭栗 平琴 平四縣 容山 賓義 福陽 古符

安城 安三縣 臨方 瓊瑯 保城 賀水 賀四縣 上林 止戈 無虞 賀水

常林 常三縣 常林 林 羅浦 象郡 象三縣 武化 陽壽 武仙

龍城 柳五縣 馬平 龍城 洛封 洛容 象 融水 融三縣 融水 黃水 武陵

朗寧 七縣 宜化 聯寧 思能 如和 武緣 懷澤 黃四縣 鬱平 懷澤 善文 宣仁

宣仁 宣四縣 善芳 撫安 善文 宣仁 寧浦 寧三縣 寧浦 溫風 樂山

橫山 山五縣 都枚 惠佳 武龍 橫山 如觀 修德 嚴三縣 來賓 修德 歸化

龍池 山二縣 龍池 益山 永定 三縣 永定 武羅 靈竹

招義 羅五縣 石城 吳川 南河 招義 零緣 南潘 潘三縣 茂名 南巴 潘水

善寧 容六縣 北流 善寧 陵城 潯龍 羅賓 陵水 陵三縣 石龍 陵羅 龍化

南昌 昌五縣 博白 建寧 周羅 龍象 南昌 定川 定三縣 南流 定川 岩川

靈越 欽五縣 欽江 靈山 遵化 內亭 保京 安南 安七縣 宋平 朱鸞 龍編 太平 交趾

武峩 武五縣 如馬 武勞 武緣 梁山 武峩

龍水 粵四縣 龍水 東壘 天河

折城 芝一縣 折城 九真 愛六縣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 無編

福祿 祿二縣 柔遠 文陽 長四縣 銅蔡 長 其常 文陽

日南 驩四縣 九德 越 懷驩 南陽 承化 峰五縣 嘉寧 承化 新昌 嵩山 珠緣

玉山 陸三縣 烏雷 寧 華清 合浦 廉四縣 合浦 封山 蔡龍 大廉

安樂 嚴四縣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巖 海康 雷三縣 海康 遂溪 徐聞

溫水 禺四縣 戎石 溫水 陸川 扶桑 湯泉 湯三縣 湯泉 綠水 羅韶

臨潭 潭四縣 臨江 波零 鶴山 弘遠 扶南 龍七縣 武勳 武禮 羅龍 扶南 龍賴

正平 環八縣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樂古 古三縣 樂古 古書 樂興

珠崖 崖四縣 舍城 澄邁 文昌 臨高 昌化 儋五縣 義倫 昌化 感恩 洛陽 富羅

延德 延五縣 寧遠 延德 吉陽 臨川 落屯 瓊山 瓊五縣 瓊山 曾口 容瓊 樂會 顏羅

萬安 萬四縣 萬安 陵水 富雲 博遠 古南越

自嶺而南 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

之南越 或云南越之君亦夏禹之後按嶺越閩越兩後

地志云東南有二越其義詳矣或曰自交趾至於會稽

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故不得盡云少康之後

古謂之雕題 謂雕題刻其額也禮記 非禹貢九州之域

又非周禮職方之限揚晉書南書並謂交廣之地為萬貢  
 則禹貢職方皆不及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漢  
 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其分也今南  
 海義寧懷遠恩平南陵招義臨賀高要博羅封川威遠臨江  
 扶南晉寧封開陽南寧始安之南境平樂蒙山正平  
 開江連城鬱林平陽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朝  
 寧南潘懷遠恩平新興晉寧懷水南昌寧越越川宜浦  
 橫山修德龍安新武武峽水折城九真福祿文陽日  
 南寧化銅陵永定玉山合浦安樂海康蒼兼得楚之交  
 漢零陵桂陽今始安之秦始皇略定揚越請戍五方南  
 北境及始興宜宜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嶺時有五處塞上  
 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嶺時有五處塞上  
 陽郡臨嶺是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  
 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  
 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  
 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衝也  
 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  
 封開陽高涼連城新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潯江  
 興銅陵懷遠恩平郁林蒼梧臨江鬱林平寧安城賀  
 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昭靈懷遠恩平昭靈懷遠恩平昭靈  
 浦橫山修德龍安新武武峽水折城九真福祿文陽日  
 南寧化銅陵永定玉山合浦安樂海康蒼兼得楚之交  
 漢零陵桂陽今始安之秦始皇略定揚越請戍五方南  
 北境及始興宜宜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嶺時有五處塞上  
 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嶺時有五處塞上  
 陽郡臨嶺是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  
 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  
 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  
 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衝也

三理後蜀以建寧太守遙領交州晉平蜀亦然及平吳  
 仍舊交廣二州並因前代交領宋分爲廣州領郡十七  
 交州領郡五越州領郡三理郡齊並因之廣州領郡二  
 郡九越州十二梁陳以來廢置混雜不能悉舉大唐分爲十  
 五郡此爲嶺南道所領郡蓋得古南越之地  
 南海郡東至海豐郡四百里南至恩平郡五百里西至  
 北到連山郡九百里西南到高要郡二百三十里西  
 去西京五千四百七十里東到海豐郡四百九十里  
 里西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口二十萬一千五百  
 廣州今理南海秦置南海郡二漢因之兼置交州七後  
 漢州理吳因之分置廣州理於此孫休以交州土壤太  
 遠乃徙交州治龍編分交州置廣州理於此晉宋齊皆  
 因之晉領郡六宋領郡十七齊梁陳並置都督府隋平  
 陳置總管府後又置番州煬帝初復置南海郡大唐改  
 爲廣州或爲南海郡領郡十二南海有玉山葛蒲關  
 王井也石門水一名貪泉番禺秦漢舊縣有風增城漢  
 即吳隱之所酌賦詩處番禺山尉倫葬於此增城番  
 禺縣地吳置東莞洽涯漢舊縣也洽漢清遠漢中  
 郡於此有增江洽涯音含涯音匡東莞清遠漢中  
 地縣北隔山尉倫於此山上懷集漢四會清遠漢音貞  
 立萬人城清遠縣在縣南懷集漢四會清遠漢音貞  
 永固化蒙寶安四會漢舊縣宋置  
 始興郡東至南康郡界七百里南至南海郡八百里西  
 至桂陽郡五百里北至仁化縣三百二十里重  
 山無路東南到南海郡西北到南陵郡南到桂陽郡  
 子岡界四百二十里西北到南陵郡南到桂陽郡  
 東北到仁化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  
 二里去東京四千二百四十二里戶二萬四千二百  
 八千七百七十  
 韶州今理曲江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屬南海郡二漢  
 屬桂陽郡吳分置始興郡晉因之宋改爲廣興郡齊又  
 爲始興郡隋平陳廢始興郡併其地屬南海郡大唐置  
 韶州或爲始興郡領縣六始興遠縣曲江有玉山  
 仁化 漬昌 翁源 陳請 遠縣 樂昌

義寧郡 東無路南至 里西北至 里西南 里西至  
 五里去東京 里西北至 里西南 里西至  
 戶五千六百五十口數無 里 里法西京六千三百  
 岡州 今理新 秦二漢並屬南海郡地東晉末分置新會  
 郡宋齊梁陳並因之隋平陳郡廢置封州後又改爲元  
 州後又改爲岡州煬帝初州廢并入南海郡大唐復爲  
 岡州或爲義寧郡領縣二 新會 翠孔雀元猿 義寧  
 漢番禺縣 地宋置  
 海豐郡 東至潮陽郡五百一十七里南至南海郡四百  
 康郡隔山嶺一千六百五十里東南到潮陽郡界八  
 縣界五百五十七里東北到 里西北到南海郡增城  
 京五千六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八百里戶九千五百二  
 數無  
 循州 今理歸 秦二漢南海郡地晉亦然宋屬南海東莞  
 永平三郡地齊因之隋平陳置循州煬帝初州廢置龍  
 川郡大唐復爲循州或爲海豐郡領縣六 歸善 秦漢  
 縣地有羅 海豐 漢舊縣 博羅 漢舊縣 河源 雷  
 浮二山  
 鄉  
 恩平郡 東至 里西南至 里西南至  
 西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南到  
 六百五十戶九千口數無 里東北到 里西南到  
 恩州 今理恩 秦屬南海郡二漢爲合浦郡地大唐貞觀  
 中置恩州或爲恩平郡領縣三 恩平 陽江 杜陵  
 南陵郡 東至南海郡六百四十二里南至恩平郡九十  
 二十三里東南到恩平郡三百三十里西南到高涼郡  
 新興郡三百三十里西北到開陽郡界 里東北到  
 五千四百五十五里戶七百四十口二千八百  
 春州 今理陽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地隋屬高涼  
 郡大唐武德四年平蕭統置春州或爲南陵郡領縣二

陽春 漢高京 天寶  
臨賀郡 東至連山郡二百六十里南至臨封郡三百六十里西至蒼梧郡山嶺重疊不知里數北至江華郡四百二十里南到南海郡八百七十里西南到蒼梧郡四百二十里西北到開江郡三百二十里東到零陵郡山嶺無里數去西京

賀州 今理臨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吳分置臨賀郡晉因之宋文帝改為臨慶郡齊復為臨賀郡陳因之隋平陳置賀州為名煬帝初廢為縣屬始安熙平二郡大唐復置賀州或為臨賀郡領縣六 臨賀 漢舊縣 漢舊縣 漢舊縣 漢舊縣 漢舊縣 漢舊縣

高要郡 東至南海郡二百四十里南至新興郡一百四十里西至晉康郡一百六十里北至南海郡一百四十里東到南海郡一百四十里西到南海郡一百四十里南到南海郡一百四十里北到南海郡一百四十里

封州 今理封 晉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梁置梁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陳廢梁信郡改成州為封州煬帝初州廢為封川縣屬蒼梧郡大唐復置封州或為臨封郡領縣二 封川 漢封陽

開陽郡 東至晉康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南陵郡三百八十里西至高涼郡三百八十里北至連城郡三百八十里東到南海郡三百八十里西到南海郡三百八十里南到南海郡三百八十里北到南海郡三百八十里

隋場帝初廢瀧州置永熙郡大唐復置瀧州或為開陽郡領縣五 瀧水 漢端溪 開陽 建水 永寧 正義

高涼郡 東至南陵郡三百三十里北至開陽郡三百五十里西至高涼郡三百三十里南到南海郡三百三十里東到南海郡三百三十里西到南海郡三百三十里南到南海郡三百三十里

高州 今理良 秦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二漢屬合浦郡吳置高涼郡晉因之初吳又立高興郡晉亦有之其後悉併於高涼郡齊亦為高涼郡梁兼置高州隋平陳郡廢而高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屬高涼永熙二郡地大唐

藤州 今理鍾 秦屬南海郡二漢並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置藤州煬帝初州廢後置永平郡大唐復為藤州或為感義郡領縣三 鍾津 有鐘江漢 猛陵縣地 感義 安

晉康郡 東至高要郡六十里南至開陽郡二百三十里西至臨封郡三百三十里北至臨封郡三百三十里

復為高州或為高涼郡領縣三 良德 電白 梁置電 保定 改為保定 連城郡 東至蒼梧郡嶺南一百七十里南至懷德郡三百里西到懷德郡一百七十里北到懷德郡三百里東到懷德郡三百里西到懷德郡三百里南到懷德郡三百里

義州 今理秦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大唐武德四年置南義州貞觀元年廢以其地屬南建州二年復置義州其後或為連城郡領縣三 岑溪 永業 連城

新興郡 東至南海郡義寧縣界四十二里南至恩平郡一百四十里西至南海郡一百四十里北至南海郡一百四十里東到南海郡一百四十里西到南海郡一百四十里南到南海郡一百四十里

新州 今理新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晉分置新寧郡宋齊因之梁置新州隋屬信安郡大唐亦為新州或為新興郡領縣三 新興 永順 索盧

銅陵郡 東至新興郡二百七十五里南至銅陵郡八十五里西至新興郡二百七十五里北至新興郡二百七十五里東到新興郡二百七十五里西到新興郡二百七十五里南到新興郡二百七十五里

勤州 今理富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信安郡大唐置勤州或為銅陵郡領縣二 富林 銅陵

懷德郡 東至開陽郡二百八十里南至南陵郡二百五十里西至開陽郡二百八十里北至開陽郡二百八十里東到開陽郡二百八十里西到開陽郡二百八十里南到開陽郡二百八十里

寶州 今理信 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隋屬永熙郡大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為寶州或為懷德郡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莪 特亮 漢端

大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為寶州或為懷德郡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莪 特亮 漢端

大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為寶州或為懷德郡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莪 特亮 漢端

始安郡 東至江華郡五百里南至平樂郡二百一十里  
八十五里東南到臨賀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龍城  
郡五百五十里去潯陽郡四百七十里去東安郡  
千四百里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口七萬二千一百一

桂州 今理臨 戰國時楚國及越之交秦為桂林郡地二  
漢屬零陵蒼梧二郡吳分置始安郡晉因之宋改始安  
為始建國齊復為始安郡梁置桂州隋平陳置總管府  
煬帝初廢復置始安郡大略為桂林郡或為始安郡

永樂郡 東至臨賀郡界五百四十里南至開江郡界  
六百三十九里東南到開江郡界六十二里西南到  
始安郡界一百里西北到始安郡界二百里東到江  
華郡一百里去西京四百三十四口二萬一千四百

昭州 今理平 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晉因之宋屬  
始建國齊屬始安郡隋亦然大唐武德四年置樂州貞  
觀八年改為昭州取昭遠為名長沙郡本潭州亦取昭

恭城 有目巖山其巖如人目瞳子  
蓋因名為在江中或為平樂郡領縣三 平樂 永平  
蒙山郡 東至開江郡界九十七里南至始安郡二百四十

蒙州 今理立 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隋為蒙縣屬  
始安郡大唐置蒙州或為蒙山郡郡東有蒙山下有水  
亦皆領縣三 立山 純義 東區 荔浦 臨縣

開江郡 東至臨賀郡三百二十里南至蒼梧郡二百二  
十六里東南到蒼梧郡界九十七里西南到臨江  
郡界五百五十里去潯陽郡四百七十里去東安郡  
千四百里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口七萬二千一百一

開江郡 東至臨賀郡三百二十里南至蒼梧郡二百二  
十六里東南到蒼梧郡界九十七里西南到臨江  
郡界五百五十里去潯陽郡四百七十里去東安郡  
千四百里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口七萬二千一百一

蒼梧郡 東至臨賀郡界八十里南至  
里東南到臨賀郡界九十五里西南到臨賀郡界  
百十里去西京五百五十五口六千三百七十

梧州 今理 秦屬桂林郡二漢為蒼梧郡兼置交州  
七理晉以後並因之梁屬成州隋平陳改為封州煬帝  
初州廢屬蒼梧永平二郡地大唐為梧州或為蒼梧郡

潯江郡 東至臨江郡界三百五十里南至常林郡二百五  
十里東南到常林郡界二百六十里西南到鬱林郡  
界五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九百六十口八千三百

潯州 今理 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并屬鬱林郡隋屬  
潯平郡 宣化 漢阿林 大賓 漢布山  
桂平 漢布山 宣化 漢阿林 大賓 漢布山

臨江郡 東至感義郡界四百九十九里南至常林郡九十五  
十九里東南到感義郡界八十三里西南到潯江郡  
里西北到蒙山郡八十四里東北到開江郡

武成二郡地陳置靜州改開江武成二郡為道遙郡隋  
平陳並廢為縣屬始安郡大唐又置靜州貞觀八年改  
為富州因富水或為開江郡領縣三 龍平 開江

鬱林郡 東至平樂郡九十里南至定川郡一百一  
里東南到定川郡界一百一十六里西南到安城郡  
里西北到懷遠郡界五百五十里東北到寧仁郡七十五

鬱州 今理 秦屬桂林郡漢改為鬱林郡後漢亦同  
梁置定州後改為南定州隋平陳改為尹州煬帝初為  
鬱州尋改為鬱林郡大唐改為鬱林州或為鬱林郡領

平琴郡 東至靈仁郡二十二里南至定川郡一百一  
里到定川郡界一百一十里北至常林郡九十二里東南  
北到懷遠郡界五百五十里東北到寧仁郡

安城郡 東至懷遠郡界九十七里南至定川郡二百五  
百二十七里東南到懷遠郡界七十里西南到朗寧郡  
三百二十七里去西京四千五百里去東京四百八十

賓州 今理 秦屬桂林郡二漢為鬱林郡晉宋齊因之  
隋屬鬱林郡大唐置賓州或為安城郡領縣三 嶺方  
賀水郡 東至安城郡界六十五里南至朗寧郡三百里

澄州 今理 土地與賓州同大唐置澄州或為賀水郡  
領縣四 上林 漢橫方止戈 漢始方無虞 漢嶺方賀水

常林郡 東至懷遠郡界一百一十里南至靈仁郡五百一  
里西北到懷遠郡界五百一十里北到懷遠郡界五百一



西京六千二百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  
戶一千七百二十口一萬二千三百三十

緇州今理常 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以後因

隋屬鬱林郡大唐平蕭詧置緇州或為常林郡領縣三

常林 阿林 羅縉

象郡 東至靈州一百七十里南至懷澤郡二百里西

每海注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修德郡三百九十里

西去西京四百九十里東去東京四百九十里

百八十里戶二千九百七十一口一萬八千九百

襄州今理武 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地異又分置

桂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平陳置象州因象山為名煬帝

廢入始安郡大唐復置象州或為象郡秦之象郡今合

象領縣三 武化 陽壽 武仙 遼漢中

龍城郡 東至始安郡四百七十里南至融水郡二百

有到象郡二百四十里西南到龍水郡百八十里西

修德郡二百四十里東去東京五千六百八十里

戶一千四百四十口五萬三千五百

柳州今理馬 秦土地與象郡同晉以後屬桂林郡隋屬

始安郡大唐平蕭詧置桂州貞觀八年改為柳州或為

龍城郡領縣五 馬平 龍城 洛封 洛容 象漢

融水郡 東至始安郡四百九十三里南至龍城郡三十

五里東南到靈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糜左州

五百里西去西京五千二百七十里東去東京四百

千四百七十里戶一千二百三十口七千五百

融州今理融 土地與龍城郡同大唐置融州或為融水

郡領縣三 融水 黃水 武陵

期密郡 東至承定郡二百里南至臨澤郡二百八十二

五百里東南到靈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糜左州

三百二十七里戶二千八百九十口七千三百

邕州今理宜 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屬鬱林郡大唐武

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五年改為邕州或為朗寧郡領

縣七 宣化 漢方 朗寧 思龍 如和 武緣 漢嶺

地封陵 晉興

懷澤郡 東至常林郡一百里南至鬱林郡百五十里西

城郡百七十里西南到安城郡百九十里東北到靈

千三百八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二十

貴州今理靈 古西甌駱越之地秦屬桂林郡徒詢人居

之自漢以下與鬱林郡同大唐置貴州或為懷澤郡領

縣四 鬱平 懷澤 義山 潮水 漢廣鬱

密仁郡 東至常林郡八十里南至定州郡百里西至平

密郡百五十里西南到平黎郡百五十里西北到常

林郡百八十里東去東京五千七百

黨州今理善 秦桂林郡地大唐置黨州或為密仁郡領

縣四 善勞 撫安 善文 靈仁

靈浦郡 東至懷澤郡二百五十里南至靈感郡三百五十

五里東南到靈山郡百七十里西南到靈越郡四百

縣百七十五里去東京五千五百八十里東去東京

橫州今理靈 秦桂林郡二漢鬱林合浦二郡地吳置靈

浦郡晉因之宋齊不改梁又置簡陽郡隋平陳二郡並

廢置簡州後又為絳州煬帝廢州屬鬱林郡大唐割為

橫州或為靈浦郡領縣三 靈浦 漢廣鬱 涪風 漢高梁

樂山 漢高梁

橫山郡 東至 東南到 南至 西至 北至

五千二百里去東京四千八百六十里戶四千一百

七十口一萬

田州今理都 土地與朗寧郡曰大唐為田州或為橫山

郡領縣五 都救 惠佳 武龍 橫山 如賴

修德郡 東至象郡陽壽郡百三十里南至象郡武化郡

百五十里西南到象郡百八十里西南到懷澤郡

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二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四

千八百九十三里戶一千八百六十口七千五百

嚴州今理來 秦桂林郡地大唐乾封三年置嚴州或為

修德郡領縣三 來賓 修德 歸化

龍池郡 東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東京四千三百里戶一千三百口五千二百

山州今理龍 土地與白州同大唐為山州或為龍池郡

領縣二 龍池 益山

示定郡 東至靈浦郡百五十里南至靈浦郡四百五十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四十九百九里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

齊州今理系 秦屬象郡大唐置齊州天寶元年改為承

定郡乾元元年復為涪州承貞元年改為涪州領縣三

承定 武羅 靈竹

招義郡 東至當郡吳川縣大縣一百六十里南至海康

陵水郡百二十里東南到海康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

香祿郡百二十里至左海西北到南恩郡二百三十

里東去東京五千七百五里戶一千二百六十八口九

千四百

羅州今理石 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地宋屬高涼郡

齊因之梁陳置羅州因宋羅 及高興郡隋平陳郡廢羅

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并其地入高涼郡大唐為羅州或

為招義郡領縣五 石城 吳川 南河 招義 零

南潘郡 東至高涼郡九十二里南至大海百五十六里西

東南到大海百六十里西南到懷德郡百五十里

高涼郡九十里東北到溫水郡百十五里去西京七



日南郡 東至臨海郡界一百里南至羅伏郡界一百五  
百里東南至瓊州界八百里北至九真郡界六  
百到靈江四百七十里西南到當郡界五百里西  
去東京陸路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五里水路一萬七千二  
百二十里月九千六百九十五里水路一萬七千二  
九口五萬三千八百一十八

驩州 今理九 古越裳氏國重九譯者也秦屬象郡二漢  
屬九真郡吳分置九德郡晉宋齊因之隋置驩州後為  
日南郡大唐為驩州或為日南郡領縣四 九德 晉齊  
越裳 吳舊 懷驩 音浦 陽 晉舊 縣

承化郡 東至 里東南到安南府 里南至 里北至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西去西京七千七百七十里東去東不  
里戶一千九百二十口五千一百一

峰州 今理嘉 古文朗國 有水亦陸梁地秦屬象郡二漢  
屬交趾郡吳分置新興郡晉武改為新昌郡宋齊因之  
陳兼置興州隋平陳郡廢改為峰州煬帝初州廢併入  
交趾郡大唐復置峰州或為承化郡領縣五 嘉寧

承化 新昌 並漢麓冷縣 嵩山 珠綠  
玉山郡 東至合浦郡界三百里南至大海不知里數西  
里東南到交陽郡三百七十里北至恩平郡七百五十  
十里西北到蘇茂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宣越郡六百  
百四十里西去西京七千九百二十口去東京六千一  
陸州 今理烏 秦象郡地漢以來屬交趾郡梁分置黃州

其地入寧越郡大唐復置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  
及寧海郡隋平陳郡廢改黃州為玉州煬帝初州廢併  
有陸 或為玉山郡領縣三 烏雷 寧海 華清

合浦郡 東至南昌郡二百里南至昭義郡三百五十里  
西至寧越郡五百里北至懷澤郡一百里東南  
西北到安南郡三百里西南到切義郡七百七十里  
去西京六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五千八百  
百三十里戶三千一百一十口一萬三千二百

廉州 今理合 秦象郡地漢置合浦郡後漢同吳改為珠  
官晉又為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瘴郡及越州領郡三  
時西江都護陳伯紹請置遠以為刺齊又因之煬帝改  
史始立州鎮穿山為城門威服俚獠齊又因之煬帝改  
為祿州尋改為合州又廢州置合浦郡大唐置廉州  
有登 或為合浦郡領縣四 合浦 封山 蔡龍 大  
廉 並漢合 浦 縣

安樂郡 東至 東南到 西北到 去西京 一千一百一十口五千一百  
十三

巖州 今理安 土地與合浦郡同大唐為巖州或為安樂  
郡領縣四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巖

海康郡 東至大海二百里南至珠崖郡四百三十里西  
到大海一百一十五里西南到招義郡二百五十里東  
京六千五百一十里東北到招義郡界二百五十里去西  
京六千五百一十里東北到東去西京五千九百七十  
十里戶四千三百三十口去東京五千七百七十

雷州 今理海 秦象郡地二漢以後並屬合浦郡地梁分  
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以此為南合州隋平陳  
又為合州煬帝初州廢以屬合浦郡大唐置雷州或為  
海康郡領縣三 海康 遂溪 徐閣

溫水郡 東至連城郡一百九十里南至陵水郡三百里  
西至南昌郡二百里北至普寧郡一百一十里東  
南到 西北到 去西京五千三百五十五里去東京二百二十  
千戶三千一百八十口一萬二千二百二十

改為禺州或為溫水郡領縣四 峩石 溫水 陸川  
扶桑 湯泉郡 東至 東南到 西北到 南到 北至 西南到 東北到

湯州 今理湯 秦屬象郡大唐置湯州或為湯泉郡領縣  
三 湯泉 淶水 羅紹  
臨潭郡 東至寧越郡六百三十里南至 西至 西北到 去西京 戶一千六百六十口五千三

嶺州 今理嶺 隋大將軍劉方始開此路置鎮守尋  
廢不通大貞貞觀中清平公李弘節等劉方故道開置  
漢州以達交趾今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 州界  
水其後或為臨潭郡領縣四 臨江 波零 鶴山

扶南郡 東至 里西南到 里北到 里西去西京 里南到 里北到 里西去西京 里南到 里北到 里西去西京

龍州 今理武 大唐使清平公李弘節招降置龍州或為  
扶南郡領縣七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龍賴

武觀 武江 正平郡 東至 里西南到 里北到 里西去西京 里南到 里北到 里西去西京

環州 今理正 大唐李弘節招降置環州或為正平郡領  
縣八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名

歌哀 蒙都 樂古郡 東至 里西南到 里北到 里西去西京 里南到 里北到 里西去西京

古州今理樂土地與臨潭郡同大唐置古州或為樂古

郡領縣三 樂古 古書 樂興

珠崖郡

里東南至

崖州

東京六千七百七十里戶二千五百口一萬二千

昭帝省儂耳并珠崖元帝又罷珠崖郡以其阻絕數反

故罷棄之與今海康郡徐聞縣對自徐聞徑度便風揚

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隋置珠崖郡大唐為崖州

或為珠崖郡領縣四 舍城 澄邁 文昌 臨高

昌化郡

里東南至 里西北到

儂州

土地與珠崖郡同漢置儂耳郡大唐置儂

州或為昌化郡領縣五 義倫 漢儂耳縣 昌化 感恩

洛陽

富羅 隋置善縣武

延德郡

東至萬安郡百六十里南至大海七里西至昌

州或為延德郡領縣五 寧遠 延德 吉陽 臨川

落屯

瓊山郡

東南至 西北到 南至延德郡四百五

瓊州

京七千二百里戶六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八十

為瓊山郡領縣五 瓊山 會口 容瓊 樂會 顏

羅

萬安郡

東至 西至延德郡界

萬安郡

京七千七百九十里戶七百二十口一千六百

萬安郡領縣四 萬安 陵水 富雲 博遠

風俗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父子別業父

於子者其富豪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

招同類又多構譟怨欲相攻伐則鳴此鼓至者如雲有

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佗於漢則稱蠻

夷大長老夫臣佗故俚人呼其所尊為長老也言說故

老云 珠崖環海九難賓服是以漢室嘗罷棄之帝時

種中國師徒請罷棄之帝從之 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

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

易興迷節云憑待遠險隱伏巖隙恣行寇盜略無編戶

爰自前代及於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恤其地也

邊防

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云說天者八家其三家甘氏石氏運天之類以度數推之則天夏居天地之中也又歷代史倭國一名日本在中國南東扶桑國復在倭國之東約去中國三萬里蓋遠於日東處貞觀中骨利幹國獻馬使去中國三萬里蓋遠於日西萬餘里夜短晝長從天色變時羊羣纒纒而東方已曙蓋遠於日入處今州道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舟土國其國到五月亭午物影卻在南一日食飯皆炊不熱遠過時即便臭敗熱氣持甚蓋去日較近其地南遠轉寒蓋去日稍遠則洛陽洛陽城縣土宜居覆載之中明矣唯釋氏日一利遠則洛陽洛陽城縣土宜居覆載其人性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上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三代天下列國更相征伐未嘗暫斷固制諸侯諸侯後天子人繫算錫月耗葉強自秦氏罷侯置守海濱設有隋大唐戶口猶多於周室之前矣夫天生蒸民而昔賢有樹君同牧治道者固當以既庶而安為本也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仁而後義義而後禮禮誠謂削厚為薄散醇為醜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蓋疾時澆巧美往昔敦清務以激勵勉其慕向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質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上古中華亦穴居野處後章國及黔中蜀廣東諸夷及附國皆巢居有葬無封樹穴處諸夷穴處巢穴者非少略舉一有葬無封樹焉上古中華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代為聖王易之以棺槨今棘蕪國父母死棄之於野後代釋球國死無棺槨裏尸以親土而葬上不起墳下夷狄之類葬或以火焚或水中潭衛洲人掘取死者骨小童子盛置出藏石開大抵習有手團食焉時中華俗既殊其法各異不可得舉矣有手團食焉時中華尚以手團食故禮記云其饑皆手團食俗有祭立尸焉三代以前中華人祭必立尸自余漢則廢後後魏文成帝拓跋珪時高允獻書曰祭尸久廢今風俗

父母亡歿其狀貌類者以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亂禮又周隋警吏傳巴梁之風俗每春秋祭祀鄉里有美鬻面人送迎為尸以祭之今俗猶存八每祭祀則同姓男女婦人伴神以享亦遺法尸之聊陳一二不能徧舉不諱父名自有周方諱耳今夷狄則皆無諱如此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詰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觀兵黷武討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為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略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獲元始之全寶志滅匈奴海內遂至潰叛隋煬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遠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臯臯馬武請診匈奴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白是謂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道歟宋文元嘉中北西漢文景分命諸而國處身試陳宣令主吳明徽侵呂梁二十萬卒悉為周師所虜由是力殫財竭旋為隋氏削平是皆昧持盈足故也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動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積西恒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吐蕃青海海中

- |  |  |  |  |   |   |  |
|--|--|--|--|---|---|--|
| <p>第一東夷上</p> <p>序略 朝鮮 誠音穢 馬韓 辰韓 弁辰 百濟 新羅 倭 夫餘 蝦夷</p> | <p>第二東夷下</p> <p>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勿吉 靺鞨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琉球 閩越</p> | <p>第三南蠻上</p> <p>序略 槃瓠種 廬君種 板楯蠻 南平蠻 東謝 西趙 牂牁 充州 獠 夜郎 滇 音顯 邛都 笮都 各反 冉驪 附國 哀牢 焦僕 樺國 西爨 昆彌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腰濮 赤口濮 黑獺濮 松外諸蠻</p> | <p>第四南蠻下</p> <p>嶺南序略 蠻 海南序略 黃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陀利 狼牙脣 婆利 槃槃 赤土 貞臘 羅刹 投和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刺 敦茨 火山 無論 婆登 烏篤 陀洹 訶陵 多笈 多摩長 哥羅舍分</p> | <p>第五西戎一</p> <p>序略 羌無弋 隴中月氏胡 氏 蔥朮 羌</p> | <p>第六西戎二</p> <p>吐谷渾 乙弗敵 宕昌 鄧至 党項 白蘭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泥婆羅</p> | <p>第七西戎三</p> <p>西戎總序 樓蘭 且末 杆彌 車師 高附 龜茲</p> |
|--|--|--|--|---|---|--|



第八戎四

焉耆 于闐 疏勒 烏孫 姑墨 溫宿

烏托 難兜 大宛 莎車 鄯賓 烏

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

第九戎五

康居 曹國 何國 史國 並附見 奄蔡

滑國 嚙噠 挹怛同 天竺 車離

師子 高附 大秦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

人 波斯 悅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

槃陀 粟弋 阿鈞羌 副貨 疊伏羅

除彌 石國 女國 吐火羅 劫國 陁

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第十北狄一

序略 匈奴

第十一北狄二

匈奴下 南匈奴

第十二北狄三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

段務勿塵附 慕容氏 拓跋氏 蠕蠕

第十三北狄四

高車 稽胡 突厥上

第十四北狄五

突厥中

第十五北狄六

突厥下 鐵勒 薛延陀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跋

契苾羽 鞠國 俞杓 人漠 白霰 先立反

第十六北狄七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子 烏落侯

驅度麻 雷 拔悉彌 流鬼 迴紇

骨利幹 結骨 駁馬 鬼國 鹽渾念

邊防一

東夷上

序略

東夷 白虎通云夷者踣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

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

有九種曰畎夷方夷千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

夷率皆土著 逆略 喜飲酒 喜許 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

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凡蠻夷或狄總名

諸侯也 昔堯命義仲宅囑夷曰賜谷蓋日之所出也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后發即位賓於王

門獻其樂舞築為暴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

至於仲丁蓋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

弊東夷寔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國

於朝鮮 太師為周陳洪範其地今安 時管蔡畔周乃招

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偕號穆王命楚滅

之徐 僂 僂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瑯琊遂陵暴

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為人戶其朝

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

浪等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

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也百濟新羅魏晉以

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 倭島

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挾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

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不絕而百濟大唐顯

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

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

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

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

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元感反奔退

又往將遼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

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

古之肅慎宜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弩 楛音 至

魏常道邕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

魏以後日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

華夏其間越之地秦平天下以為郡及秦亂其帥又自

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

虛其地自後雖人庶復集遂為郡縣矣

朝鮮

朝鮮 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洙水泗水三水合為 周封

洙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洙所晏反

殷之太師之國大師教以禮義田疇作八條之教無門

戶之閉而人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侯

準亦僭稱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焉為置吏築障塞秦滅

燕屬遼東外徼 秦遼東郡今安 及秦亂中國人往避地

者數萬口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涿水為

界 涿音滹 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

千餘人魁結 魁杜 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涿水擊破朝

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後稍役屬真蕃朝鮮諸夷

及攻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在涿水 會孝惠高后時

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以故滿得

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蕃臨屯皆來服屬地方數

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三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人相與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音元菟四郡今悉爲東夷之地昭帝時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自內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寬多至於六十餘條

減

減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盧溪反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者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廉恥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輒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卽棄舊宅更作新居知種麻養蠶綿布曉候星宿先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也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濞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並今東夷之地有軍征賦調如中華人焉

馬韓

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

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其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黎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草屋土室形如塚門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王師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不貴金寶錦蜀唯重璽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頭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粉魁頭猶科髮繁飾成利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結也俗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縫以大木嚙呼爲健嚙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晝夜酒會羣聚歌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爲節十月農工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地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蘇塗有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養牛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辰韓

辰韓者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係翼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爲流移之人故也其名國爲邦弓爲孤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諸小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繅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

其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饑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鼓琴瑟其瑟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匾故辰韓人皆匾頭匾音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杖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風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立爲辰王後漢光武建武中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詣樂浪貢獻謨音是帝封蘇馬謨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入韓者獻帝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池池有鹽並漢遼東屬縣今並爲東夷地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爲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晉武帝咸寧中馬韓王來朝自是無間三韓蓋爲百濟新羅所吞并

百濟

百濟卽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上表云臣與高麗先出夫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晉時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今柳城安平之閭自晉以後吞并

諸國據有馬韓故地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處小海之南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出黃漆樹似小棕樹而大六月取汁漆器物若黃金其光奪目自晉代受蕃爵自置百濟郡義熙中以百濟王夫餘腆阮典為使持節百濟諸軍事宋齊並遣使朝貢授官封其人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其都理建居拔城王號於羅取百姓呼為羅吉支羅音

夏言竝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率

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奈率六品以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阜帶固德

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虔十六

品皆白帶統兵以達率德率扞率為之人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拜謁之禮以兩手

據地為敬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為飾出嫁者乃分為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稍

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祿以建寅月為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

之術有投壺博蒲等雜戲然尤尚弈碁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麻米等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

母及夫死者三年持服餘親則葬訖除之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禮餽饌樂器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

駝騾驢羊鷄鴨等云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又每祭歲四嗣其先祖仇台之廟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嘉氏音嘉

次解氏真氏國氏木氏音音氏國西南人鳥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後魏孝文遣眾征破之後其王牟大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隋文開皇初其王夫

餘昌遣使貢方物拜帶方郡公百濟王○大唐武德貞觀中頗遣使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舊渠為都督府刺史其舊地沒於新羅城傍餘眾後漸寡弱設突厥及靺鞨其王夫餘崇竟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於新羅靺鞨夫餘氏君長遂絕

新羅

新羅國魏時新盧國焉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盧末時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句麗東南兼東濱大海有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濱大海

魏將母邱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

其國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寄時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其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梁武帝普通二

年王姓慕容秦始使人隨百濟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喙評喙反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噐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

多桑麻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至隋文帝時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真平隋取蕃風俗記云金文帝拜為樂浪郡公新羅王其王至今亦姓金按梁史云其先附屬

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其二韓其西北界犬牙

出高麗百濟之閒官有十六等其一曰伊罰于貴如相次伊尺于次迎于次破彌于次大河尺于次河尺于次

乙吉次沙咄于咄郡次及伏于次大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次大烏次小烏次達位外有郡縣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峰戍邏即佐俱有屯營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其王金春秋來朝拜為特進請改章服以從華制

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光武中元二年倭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宣王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齊王正始中卑彌呼死立其宗女臺與為王魏略云倭伯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宋武帝永初二年倭王讚修貢職至會孫武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蕃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宣處東征毛人五十

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允先緒驅率所統歸宗天極道逕百濟裝船理勅

而句麗無道欲見吞虜劉不已每致稽遲臣欲練甲理兵摧此強敵靖地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

三司其餘咸各假授詔除武使持節安東大將軍倭王其王埋邪馬臺國或云邪去遼東萬二千里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

較在會稽閩川之東亦與朱崖僂耳相近其國土俗宜禾稻麻約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出銅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茄牛馬虎豹羊有薑桂檣椒藜荷不知以爲滋味出黑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蛇則死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髡面文身自謂大伯之後衣皆橫幅結束相連無縫女人披髮屈紉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著之並以丹朱塗其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爲恭敬人性唯嗜酒多壽考國多女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姪不如又俗不盜竊少爭訟其婚嫁不娶同姓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肉親賓就屍歌無爲樂有棺無槨封土作塚舉大事灼骨以下用洪吉凶其行來渡海詣中國常使一人不楫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其願其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其殺之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樂有五絃琴笛好碁博握槊擲蒲之戲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羅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

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泰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崖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宴享以道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其國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惟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衣冠並以絲錦爲冠飾裳皆施撰音綴以金玉衣服之制頗同新羅○大貞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綬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宜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千餘里至倭儒國人長三四尺自倭儒東南行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爲稱武太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貢方物真人者猶中國地官尙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首冠進德冠其頂有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爲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

夫餘

夫餘國後漢通焉初北夷索離國王按後漢魏二史皆云夫餘國在高句麗北又案後魏及隋史高句麗在夫餘國南而隋史云百濟出於夫餘夫餘出於高句麗國王子東明之後也又謂索離國即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句麗之南矣若詳考諸家所出疑索離在夫餘之北別置一國然未詳孰是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水困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承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遺之夫餘本屬元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其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盛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

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毋邱儉將兵討句麗遣元菟太守王頌音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自後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先以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及公孫淵伏誅元菟庫猶得玉匣一具晉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瓊瑛代之物傳以爲寶者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挾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可方二千里有戶八萬土宜五穀不生五果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其人性強勇謹厚不寇抄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數千家小者數百家會同拜爵揖讓升降有似中國以臘月祭天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一責十二男女媼婦人妒皆殺之兒死妻嫂與北狄同俗出名馬赤玉貂納美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作城柵皆圍有似牢獄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蹠以占吉凶驪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但擔糧食音嗣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其居喪日男女不婚娶婦人著布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剪髮至大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虜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爲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索見人還復舊國龕遣督郵賈忱以兵送之爾後每爲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蝦夷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之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朝



邊防二

東夷下

高句麗

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爲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波善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爲氏及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屬元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濶濶者句麗名城也王莽時發句麗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皆亡出塞爲寇盜莽更名高句麗王爲下句麗侯於是籍人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以夫餘別種而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對處誦者古雜大加主簿優台使者阜衣先人其俗人皆淨潔自喜邑落男女夜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白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投入妻子爲奴婢婚娶之

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賈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服以三月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稍矛鉞槩有五絃琴等樂橫吹簫鼓之屬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其馬皆小便

登山本朱蒙所乘馬畜有牛豕豕多白色其人性凶急

有氣力習戰鬪好寇抄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南

句麗作國依水而居漢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

因水名爲出奸弓所謂射弓是也至其王官生而開目

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頗掠遼東元菟等郡

宮死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尙書陳

思曰宮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

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遼漢生口詣元

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

口者皆與贖直繇人四十四口半之自爾率服東陲

少事其後王伯固死有二子長曰拔奇小曰伊夷模拔

奇不肯國人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

受亡胡五百餘家獻帝建安中拔奇恐爲兄而不得立

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公孫康降還住沸流

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

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古鄒加駁位居是也伊

夷模死子位宮立以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及長大果

矜虐音今王生亦能視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

名之爲位宮宮有勇力使鞍馬魏齊王正始三年位宮

寇西安平在遼五年幽州刺史母邱儉將萬人出元菟

討之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追至頻峴縣車東馬登丸

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六年母邱儉復討之位

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順追之統沃沮千餘里到

蕭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至位宮五葉孫劉晉康帝建元初慕容皝音率兵伐之大敗單馬奔走號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女五萬餘口以歸劍後爲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爲

平州收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

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連東晉安帝義熙中遣長史高

翼獻豬白馬以連爲營州諸軍事高麗王樂浪郡公朱

元嘉中又獻馬八百匹自東晉宋至於齊梁後魏後周

其主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分遣貢使初後魏時置諸國

使耶齊使第一高麗次之南齊武帝永明中高麗使至

服窮矜折風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自東晉以後

其王所居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自爲慕容亦曰

長安城隨山屈曲南臨泚水在遼東南千餘里城內唯

積倉儲器械寇賊至方入同守王別爲宅於其側其外

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元菟等數十城

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焉其地後漢時方二千里至魏南

西六千其國中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玉篇字

統字林自連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隸羯之眾萬餘騎

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大遭疾疫又乏

糧元復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至煬帝徵元入朝不至

大業七年帝親征元師度遼水東城分道出師頓兵於

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

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

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

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輪糧不繼諸軍敗績

還者千人而已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列邈而已

遼九年帝復親征乃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元感作亂反書至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元感之黨亡入高麗具知事實悉銳兵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少至遼水又屬饑饉六軍遞相掠奪復多疾疫自黃龍以東骸骨相屬止泊之處軍人皆積屍以禦風雨死者十有八九高麗亦困弊於守禦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以贖罪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旋師仍徵元入朝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不克行○大唐武德四年遣使朝貢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掉時反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次次鬱折之說華言主簿次太大夫使者次早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早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狀古鄒加掌賓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為之又有國子博士大學博士舍人通事典書客皆以小兄以上為之又其諸大城置備內屋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以早衣頭大兄以上為之次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以上為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差等又其國有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日內部即後漢時桂婁部也二曰北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即消奴部也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按尚書云入於河石碣石即河起海處在今北平又平壤城東北鄒南二十餘里則高麗中為左碣石有稱陽山魯城在其上西南二十里有羣山南臨泚水

其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小遼水源出遼山西南流與大梁水會大梁水在國西出塞外西南流注小遼水馬營水則移一名鴨綠水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俗名之夫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澈所經津濟皆於大船其國恃此為天塹水闊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漢之樂元菟郡魏為公孫氏所據遼西承嘉以後復陷入高麗其不耐屯有帶方安市平郭安平居龍文城皆漢二郡諸縣則朝鮮漢又遣使請道教詔沈叔安將天尊像并道士至其國講五千文開釋元宗自是始崇重之化行於國有踰釋典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其王高武其王位十八年高武立其姪藏為主自為莫離支此官總選即元異母弟兵猶吏部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遼國命蘇文續面甚偉形體魁偉衣服冠履皆飾以金絲身佩五刀常批脣高步意氣豪逸左右莫敢仰視常令武官貴人俯伏於地登背上下馬七年二月遣使內附受正朔請頒歷許之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開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湯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固為太師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以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於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蕃服乃止貞觀十八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殺君虐下取之為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兵若度遼事須

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柔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眾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弊延陀犯邊必欲追擊但為魏徵苦諫遂止尚若討伐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至十一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趨遼東兩軍合勢三十日征遼東之兵集於幽州十九年太宗親征遼遼四月李勣攻拔蓋牟城獲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勣又攻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為遼州六月攻拔白巖城以其城為巖州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儋薩高延壽南部高惠真率靺鞨之眾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為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夜召文武躬自指揮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真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上以首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靺鞨三千人并坑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為驛驛山命許敬宗為文勒石以紀其迹遂移軍於安市城南久不剋九月遂班師先遣遼盡二州戶口渡遼乃召兵馬懸於城下而旋城主升城拜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者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顯利城渡白狼黃草二水皆由隄以下勣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二十二年司空房元齡病亟乃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庭方為國害主上含怒意欲臣下莫敢犯顏吾若不言可謂荷恨入地遂封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費止

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冊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開其後延陸鳴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漢於流沙吐渾首窺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連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兼眾美而有之靡不畢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實之易日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又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遠城之閒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親轉音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伏願陛下遊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魏巍之名詩高麗自新罷應募之限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蓋蘇文死其子男生嗣立爲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關高宗總章元年遣司空李勣伐高麗破其都平壤城擒其王

高藏并男建等平其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年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三百配江淮嶺南山南京西藏外孫安舜爲王合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其後餘眾不能自保散投新羅靺鞨舊國土盡入於靺鞨高氏君長遂絕武太后聖歷二年鸞臺侍郎平章事狄仁傑上表請捐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并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至漢孝武籍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皆空賊盜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萬計於是權酷市利算及舟車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然而漢室中分蓋由此起豈不戒哉人有四支者所以捍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螻蛇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若不足且中國之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秣鞞退方更爲雞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辭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願陛下興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東沃沮

東沃沮後漢通焉初武帝滅朝鮮時以其地爲元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麗西北至光武以其東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後漢末猶置功

曹主簿諸曹皆減民作之其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其國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蓋音合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戶五千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無大君主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強勇便持矛步戰言諸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棹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棹中家人皆共一棹刻木如主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鏡鏡也置米其中編懸之於棹戶邊國小迫於大國之閒遠臣屬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之大加句麗官號所謂有馬牛羊狗加其所部有大小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發其美女以爲婢妾焉魏齊王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母邱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沃沮邑落皆破之宮又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夏月常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母邱儉遣元菟太守王願追討宮盡其東界者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到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衣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中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城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

挹婁魏時通焉云卽古肅慎之國也周武王及成王時

皆貢楛矢石弩音戶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能致也常道鄉公景元末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其國在不咸山北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案東土地多山險車馬不通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牛馬麻布出赤玉好貂所帶裘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接至九梯好養豕食其肉去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國之而居無文墨以言語為約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溫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俗皆編髮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郊野交木作小棹殺猪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向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弩皮骨之甲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其人眾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弓長四尺刀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鄰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使乘船好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至晉元帝初又詣江左貢其石弩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臥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焉

勿吉 又曰蘇靺

勿吉後魏通焉在高句麗北亦古肅慎國地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凡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二

曰汨咄都勿部在粟末之北三曰安車骨部在汨咄東北四曰拂涅音都部在汨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各數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長二寸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拂莫勿咄東夷中為強國諸國皆患之其國有大小水關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卑下溼築隄鑿穴以居室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稌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猪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致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衣猪皮其裘頭插虎豹尾善射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塚上作屋不令雨溼若秋冬死以其屍餌貂貂食其肉則多得之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孝文延興中其王遣乙力支朝獻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溯湖音難河西至上大瀨瀨音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乙力支還從其來道取得本乘船達其國焉隋文帝初蘇靺國有使來獻謂即勿吉也勿吉與蘇靺音相近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與中華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場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城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從帝幸江都驛放歸柳城今柳大唐聖化遠被靺鞨國頻使貢獻詳考傳記挹婁勿吉蘇靺俱肅慎之後裔

扶桑

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為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

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箭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鹿車國人養鹿如牛以乳為酪有赤梁經年不壞多葡萄酒其地無鐵有銅不費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絳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屬寶國有此邱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係教

女國

女國慧深云在扶桑東千餘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繞入水則姪娠六七月產子女人曾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圍其戶如竇

文身

文身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齋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大漢梁時問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琉球

琉球自隋開焉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之東關川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壘欄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間彫禽刻獸多闢鏤樹似橋而葉密條纖如髮紛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頭後盤繞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織圖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織藤為笠飾以毛羽兵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編紵為甲或以熊豹之皮王乘木獸令人輦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瘡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散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食皆用手無賦斂有事則均稅俗無文字視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人縱年老髮多不白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產乳必食子衣以木槽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麴為酒過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躡一人唱眾人皆和音頗哀怨其死者氣將絕舉於庭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覆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厩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

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鑿之土宜播種樹木有同於江表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祀以酒殺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氣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命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得何蠻遂與俱往因到琉球國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處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今嶺南浮海擊之至琉球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琉球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毀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閩越

閩越王無諸按說文云閩東越地種故字從門虫及越東海王孫者其先以其地為閩中郡今閩州及諸侯叛秦無諸及孫率越人佐漢擊項籍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郡中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少閩君猶功多乃立孫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永嘉郡時俗號為東甌王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吳破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吳王之子駒子華亡走閩越怨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武帝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遂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仍率其眾四萬餘人處江淮之間至六年閩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章郡今章郡臨川南韓安國出會稽今吳郡餘杭會稽餘杭東陽兵未諭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殺王郢使人謝罪天子

詔罷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子孫君餘善丑不同謀焉乃立丑為越王奉閩越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餘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今潮陽以海風波為辭不行持兩端是時楊僕上書願使引兵擊東越帝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章郡梅嶺今南康郡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遣兵入梅嶺殺漢校尉帝遣橫海將軍韓說白句章今餘姚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餘王居股殺餘善降於是天子曰東越隙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徙其人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即今閩州地也謂封餘善為東越王遂謂之東越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邊防三

南蠻上

序略

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

患暨於周代黨眾彌盛故詩曰秦爾蠻荆大邦為讎至

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莫放不說備故敗

於荒谷羣師楚師後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

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長沙衡陽等郡秦昭王使將伐楚

略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陽及黔漢興以後時有

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悉平定置郡縣今夜郎攝

古夜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為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

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帥單程今武陵澧陽黔中

郡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武

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

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齊以後荆雍二

州荆州今江陵郡各置校尉以撫蠻之郡蠻酋帥互受

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

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獠初因蜀李勢亂

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獠以

自利及後周平梁益益漢川自爾遂同華人矣以其黔

中東謝西趙自古不臣中國大唐貞觀以後置羈縻州

領之

盤瓠種

盤瓠種昔帝嘗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

戎之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遂銜

其將軍首而至於乃以文配之按范曄後漢史蠻夷傳皆

因夷亦多此類未詳其本出且因而商略之云高辛

氏寡能得犬戎以前為頭者以二十萬為賞三代以前

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未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宜自

周命氏雖皆以為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又按宋史時

被收後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筆勢

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筆勢

此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按班實序事復語怪而

不減不愧之有子盤瓠得女負走入南山在國之南即

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

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珥蘭語言侏離其

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姨

徒說文曰姨女人自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長沙

黔中五溪蠻皆是也漢四武溪五沅溪秦昭王使白

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今武

陽黔中蠻夷漢武陽黔中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

是謂蠻布說文曰資南雖時為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後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

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今江陵巴長沙今

巴陵今武陽中郡地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

溪擊之沅水出沅陽且蘭東北經靈溪長沙巴陵向

輕敵深入悉為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

今武陵郡武陵縣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

謂者宗均為置吏以司之羣蠻遂平愿章和安順四朝

累反叛攻劫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

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

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

禮中濃中蠻漢水出今澧陽果爭布非舊約遂殺鄉吏

舉種反自後至桓靈二帝又累反叛攻劫州郡討破之

蜀先主章武初吳將李異屯巫秭歸今巴東郡先主遣

將軍吳班攻破之於是武陵五溪蠻夷相率響應今黔

謂之

五黔

廩君種

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暉音氏相氏鄭氏五姓

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在今夷陵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

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其立巴

氏子務相是為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按今夷陵郡巴

名夷水一名鹽水其源出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

清江郡清江縣西都亭山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

臣之巴梁開諸巴皆是也即巴漢之地按范曄後漢史

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務相乃獨

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務相乃獨

務相獨存有神之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下至

鹽陽廩君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

共居廩君不許廩君辭曰君欲何化為與諸君

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君居十餘城四姓皆臣之廩君

殺之天乃開廩君於是居於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

死魂魄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故以人祠焉是皆

怪誕以戰國時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其

人歲出賦二千一百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

人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錡說文曰帛布南郡

亞反毛詩四鐵既均儀禮鐵矢一乘鄭文曰鐵音公

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三十錡百二十也鐵音候漢興南





問焉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

南夷為害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

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

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可數千

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

合王然於聞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

閉昆明在今越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

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

南夷為犍郡今諸川夜郎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

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犍何談指同並等

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伴談指同並等遣水

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犍何大破之後姑繒葉榆人

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鉤町

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侯休命

侯色名後為更舉兵相攻犍何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

縣屬犍何太守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

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不從不憚國威

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

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師

興則萬姓被害矣風於是薦陳立為犍太守立至犍

何迺更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與將數千人往立數責

因斷興頭出曉其眾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

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

與郡功曹謝邊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番禺

南海 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乃從汝南

許慎應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

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後漢史云有女子浣於澗水有三

養之及長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中犍

何郡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犍何太守吳霸

以開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夜郎侯食其父按范曄所撰

乃引華陽國志又按漢書其夜郎侯封王被殺後封其

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唯禹得云竹王被殺後封其

睡者徒多稱說異若無他書何以辨正則習纂錄不

復刊 漢 演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漢最大 靡莫西南微

謂之王漢後十餘歲而 至武帝時漢王有眾數萬人元

泰亡斯又未之詳也 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漢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以為益州郡今雲南賜滇王王印長復其人 武帝制犍何

配之後數年復并 昆明地皆以屬之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

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為

侯蠻夷盡反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

取足於人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

動更遣益州將軍廉丹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蜀犍

為吏人十萬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不能剋而還公

孫述據益土文齊為太守亦固守拒述後漢初遣使朝

謁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葉榆橋棟連然滇

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 漢姑復縣屬越巂郡餘

今越巂 雲南郡地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人及朱

提夷擊之尙軍遂渡瀘水入益州郡界 瀘水一名若水

提至樊道入江在今雲南 麓牛徽外經朱

越巂郡南特有瘴氣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尙獲

其羸弱殺畜斬棟蠶帥凡首虜萬餘人諸夷悉平至蜀



西南諸夷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武帝開以爲邛都縣屬越嶲郡無幾而地陷爲汗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其人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平之邛水出今越嶲郡西南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犍郡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牧根牧根太守姓名調邛人長貴以爲軍侯更始二年長貴攻殺牧根自立爲邛穀王至光武因就封之授越嶲太守印綬後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卽聚兵欲襲尙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安帝時永昌益州蜀郡夷南郡皆叛眾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益州刺史張喬乃遣從事楊棟將兵至葉榆破之渠帥三十六種皆來降附棟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論

竿都

竿都者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屬蜀郡竿都最大武帝開以爲竿都縣其人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汶山夷在蜀郡西北六年以爲沈黎郡今洪源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徵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旄牛青衣之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未輔慷慨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留反百有餘國戶百三十餘萬舉種奉貢稱爲臣僕和帝永光十二年旄牛徵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十七萬戶口內屬安帝永和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徵外汗濬種反叛攻竄陵城今臨令姓田與徵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舉土內屬後旄牛

夷叛攻零關零關道屬漢越嶲郡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縣四如太守

冉駹

冉駹漢時自竿以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今蜀郡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不釋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今彼士夷人呼爲影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犛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氍毹冬反出名馬有犛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麋鹿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徵外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附國

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夷也其地有嘉良夷卽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土俗與附國言語少殊其人並無姓氏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壘而居以避其患其壘與巢字同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衣必關閉有二萬餘家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於高牀上沐浴衣服以卒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其俗以

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鞞離衣多毛氍毹氍毹全剝牛脚皮爲鞞項繫鐵釧王與酋帥金飾首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斜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場帝大業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闊六七十里附國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文國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按其地接茂山故爲附焉

哀牢

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男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降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代代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光武建武中其王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八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四南去洛陽七千里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今雲南越嶲之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後漢六縣謂不韋檇唐北檇葉榆耶龍雲南並今雲南越嶲之西合爲永昌郡卽今雲南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山越之得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償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哀牢人皆穿鼻戴耳卽反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人庶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染絲文繡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織千縷言其地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白者名曰白布

木其華有白養取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亡  
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二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錫  
金銀光珠博物志曰光 琥珀水精瑠璃珊瑚蚌珠孔雀  
翡翠犀象狸貉貍獸 山海經云狸如人名據其血  
可以染朱鬚如獅子日狸能言能言能言能言能言  
終知未得狸知往注云狸能言能言能言能言能言  
武平郡封語聞者無名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  
使封善見邑人說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狸  
路數百為羣見而物等知人設張取之此狸其先知  
其人祖父姓名而物曰奴欲我拾爾去也既去真無  
因相呼曰試其富酒及飲乃甘其味速半醉而後歸  
遺遂逐置之又禮記曰狸能言能言能言能言能言  
啼不聞其言出交服郡封狸能言能言能言能言能言  
雲南郡武平郡即今之安南府並封略之內古謂其靈  
而智不因人教而解人語殊為珍異秦漢以降天下  
家即嶺南能言鳥及馴象西域城汗血馬皆載之史  
傳以為奇物復廣異聞聲教遠邇如越越白雉之類故  
充口實則致之固難也王莽置漢孺子於四壁中禁人  
與語及長不能言六畜狸狸若非靈也自諸人語所須  
加考嚴選相祖述耳俗以為屬志尤足信矣血染未屬  
事故詳而無之 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人  
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為常

賦夷俗安之○大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桴棟川  
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太后神功  
二年閏十月蜀州刺史張柬之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  
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竿而哀牢  
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  
其鹽布毳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  
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  
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勳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  
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  
率平人受役夷蠻肝腦塗地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  
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蓋

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  
終身之酷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  
置漢官亦不留鎮守臣竊以亮之策妙得羈縻蠻夷之  
術今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  
擒之術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婪劫掠以積為常  
扇動酋渠遂成朋黨提挈子弟囁引兇愚今見散在彼  
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  
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又使將軍李義  
總往征即將劉惠在戰陣死其州遂廢即諸葛亮稱置  
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驗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  
寶昆州刺史龔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  
府管內更不勞擾蜀川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為蠻  
所殺延載年中司馬成琛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  
防守自此蜀中騷擾於今不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嵩  
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國悉廢瀘北置關百姓  
非奉使人蕃不許交通來往疏奏不納

焦僂 焦僂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僂貢獻安  
帝永和中永昌徵外焦僂種夷陸賴等三千餘口舉種  
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  
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

樺國 樺國後漢時通焉和帝永元中其國王雍由調遣譯  
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安帝永寧初復遣使朝賀  
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白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  
數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樺國西南通  
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廷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

西巖 西巖者南寧之渠帥梁時通焉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七  
華祖事晉為南寧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  
南寧州刺史徐文威徵詣荆州有蠻瓊者遂據南寧之  
地延袤二千餘里俗多華人震鬱統其眾○大唐武德  
初拜骠子孔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本鄉段  
綸又遣俞大施至南寧諭之由是部落歸款三年七月  
遣使來貢方物

昆彌 昆彌國一日昆明西南夷也在鬱之西洱河為界即葉  
榆河其俗與突厥略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  
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  
所不至○大唐武德四年嵩州治中吉弘使南寧至其  
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貞觀十九年四月右武候  
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部落七十二戶十萬九千三百

尾曠 尾曠漢魏以後在興古郡今委南 西南千五百里徼外  
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為穴以安其尾尾  
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嗽其老者唯識母而不識父  
俗有賓客殺老以供厨故賓婚有日老者必泣其地有  
覆及陸稻多鹽井饒犀象有弓矢革纛以赤狻猴皮垂  
錫珠翡翠為冠曠按木曠即尾曠也又扶南土俗傳云  
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  
其地並西南南甯羅蓋尾曠之地名

木綿漢 木綿漢有木綿樹多葉又生房甚繁房中綿如蠶所作  
其大如捲 文而漢

文面濮其俗割面而以青畫之

折腰濮

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赤口濮

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割其唇使赤又露身無衣服

黑髮濮

黑髮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毳皮為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琥珀金桐華布又諸濮之城皆出楛矢爾雅曰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卜人丹砂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今按卜人蓋濮人也

松外諸蠻

松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為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嶺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鋌言語雖小訛外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屛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躡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為歲首菜則葱韭蒜菁果則桃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純絹絲布幅廣七寸以下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馬豬羊雞犬飯用竹筴搏之而噉羹用象杯形若雞彝有船無車男子以鹿皮為帷女子絕布為裙衫仍披氍毹有髮一盤而成形如髮男女皆跣至於死喪哭泣棺槨製斂無不畢備三年之內穿地為坎殯於舍側上作小屋三年而後出而葬

之蠶蚌封棺令其耐濕父母死皆斬衰布衣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而黑其面衣裳不緝唯服內不廢婚嫁娶妻不避同姓其俗有盜竊殺人淫穢之事酋長即立一長木為磔鼓舞眾共會其下強盜者眾共殺之若賊家富強但燒其屋宅奪其田業而已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殺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胡長男建德為王發兵守要害

處於是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

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自桂陽下匯水今連

有匯水通四會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章郡下

橫浦今南康郡大故歸義越侯二人後越人為支船下

瀨將軍以載水戰沙上也在子胥有支出零陵今或下瀨

水今桂或抵蒼梧今使馳義侯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

耶兵下梓何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

卒先陷尋陘破石門今南海得越船粟困推而前挫越

鋒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

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北而會稽樓船攻敗越人縱火

燒城越素聞伏波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遣使招降

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來降者即賜以後印樓船力攻

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明遲更相招論伏波呂

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以故

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郡都稽越中所得呂嘉戈船

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耶兵未下南越以平遂

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南九郡並今郡地惟交置交趾刺吏領之自佗王後凡

五代九十三歲而亡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

西千里南北五百里今珠崖其渠帥賈長耳皆穿珠而

繩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

時珠崖數反賈誼孫捐之上書請勿擊曰臣聞堯舜禹

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湖南

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即理之不欲與者不疆理

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

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

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

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

天下潰畔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

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

有獻千里馬者詔不受其令四方無來獻至孝武皇帝

以國富人逸攘卻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

以元菟樂浪為郡更移營寨制南海以為九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

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

忍涓涓之忿欲敵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

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

隴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萬里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澤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瑋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人譬猶魚鼈何足食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不一年兵出不踰千

之凡二部六十五部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

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髮徒跣為髮於

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

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交趾九

真交趾九真並今之地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

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儀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

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薨洽縣縣將之女也薨音

蘇定以法糾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

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吏及諸太守僅

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

沙今長沙郡桂陽今桂陽連零陵今零陵江蒼梧今蒙

江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

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

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嶺表悉平章帝元和初日南徵

象林今林邑國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於是置象

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順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邑徵

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州郡

并力討之不利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大尉司馬

軍問其方略皆議遣荆今南陽江陵江夏安陸等揚今揚

陵等郡江南丹陽等今陳留許昌東平荆今南

陽離陽汝今南四萬兵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

必更生患又兗州荆河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

叛亡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之收餘骨王則入金罌中沈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沈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人皆奉釋法文字同於天竺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至晉武帝太康中又來貢獻成帝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纂位奴文昔嘗北至洛陽商賈因致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之使為將乃譖王諸十或徙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為王乃攻旁國并之有眾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眾攻陷日南今郡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交州今安南府以求日南今郡橫山為界初徵外諸國常齎寶物自海路來賈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地文又襲九真今郡害土庶十八九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九真太守灌遂率兵討佛走之遂追至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佛乃請降其後頻寇日南九德今安南日南郡界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弱至佛曾孫文敵後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為王死子陽邁立死其子咄復名曰陽邁初其父陽邁故為名至咄篡父義又名焉宋文帝元嘉中侵暴日南九德諸郡宋九德郡今安南日南郡界宋使振武將軍宗元幹討之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其後累代自宋齊梁陳皆遣使朝貢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率步騎萬餘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眾而陣方僞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警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

之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有其國十八葉矣方既平其國班師故地遂空梵志收拾遺人別建國邑至大貞貞觀中其王范頭利死率國人共立頭利女為王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女王獨在國中不寧大臣可倫翁定乃立地為王妻之以女主其國乃定諸葛地自立後遣使可倫因地盤獻火珠形如水精日正午時以珠承影取艾衣之火見云得之於羅利國今之環王國土即梵志之後在日南郡西陸行二十餘日方至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本裸文身被髮裸即不製衣裳其先有女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為王是吳晉時也土地坳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為閣居為船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錐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殺羊角扣之漉然水泮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遺康秦宋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

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于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鵬入海為玳可以裁作馬勒謂之珂西晉太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晉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嬌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嬌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令其國人居不穿并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坐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居喪則削除鬢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大唐武德後亦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嶮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並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徵外諸國買人多至其國市焉所以然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酒甕中數日成酒出釐香插役便生葉如都梁以裏衣園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未為粉以傅身焉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鷺口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

去燒其骨沈海以爲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爲已有穢更就火葬以爲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爲下行也

毗騫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神鬼其子孫死如常人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一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中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汗則投火復更精潔

千陀利

千陀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武帝天監中遣使貢方物

狼牙修

狼牙修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一萬四千里其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沈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披髮以古貝布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髀以金繩爲絡帶金鑽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傳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旛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武帝天監中遣使獻方物其使云立國以來四百餘年

婆利

婆利國梁時通焉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次貝羅初採之柔軟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堅硬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瑤披古貝如肥及爲都漫王乃用瑤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飾之帶金裝劍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旄拂及孔雀王出以象駕輿旄羽蓋珠簾其尊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刃其大如鏡中有窠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蠟物產同於林邑王姓嬌陳如自古未通中國武帝天監中來貢隋大業中又遣使貢獻其王姓利耶仰大唐貞觀中又遣使朝貢

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栗音栗父曰楊德武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踞豎凡又其國多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敦耶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帝和胡次曰崑崙帝索甘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爲鏃稍則以鐵爲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修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爲比丘

槃槃

赤土國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直崖州之南渡海水行便風十餘日經羅籠島至其國所都土色多赤亦以爲號東波羅利國西羅婆國南訶羅且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居僧祇城亦曰師子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面而坐三重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王榻後作一木龍以金銀五香水雜錫之龜後懸一金光焰遠視如項後其官薩陀伽羅一人陀擊擊除達又三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耶迦一人鉢帝一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銀非王賜不得服用冬夏常溫雨多瘴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稔音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戲有雙六雞卜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戶皆北向煬帝時募能通絕域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正等應召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鉢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見狼牙修國之山於是南達羅籠島至於赤土之界月餘至其國都駿等奉詔書上關王以下至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入冥王前設兩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猪瑇瑁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及還遣那耶迦隨駿貢方物既入

赤土

邱呼道士爲貪附大業中亦遣使朝貢

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並音滿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十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連於交趾六年卻還到中國焉

真臘

真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王姓刹利自其祖漸以強盛至其王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大業中遣使朝貢居於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坐五香七寶牀施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錫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有五大段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遞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洹二國戰爭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剝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飲食多酥酪沙糖杭米餅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飯相和手揣而食之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九熱有娑那婆樹無花似木瓜葉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十尺有浮湖魚其形似鰓鶩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觀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

行即以白猪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眾疾疫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年王別殺人以夜祠禱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神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立像於館大唐武德六年遣使獻方物

羅刹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刹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海南大洲中真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遙理數城覆屋以瓦並為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內皆王官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掛金環頸掛金涎衣涎衣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為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盜賊重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并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供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為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聲響唯以繩穿頰為之節制音樂則吹蠶擊鼓死喪則刺祀哭泣又焚屍以鬻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為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者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大唐貞觀遣使奉表以

金函盛之又獻金槥若盞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丹丹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珠崖同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及履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蠶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士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豕羊猪雞鷲鴨鹿鳥有越鳥孔雀果力果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蔥蒜蔓菁

邊斗

邊斗國一云都昆國一云拘利國九離比嵩國並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薰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為香

杜薄

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海渡數十日而至其國人貌自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纁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為錢出雞舌香可舍以香不入衣服雞舌其為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熱白峇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薄刺

薄刺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



眼睛赤男女並無衣服

敦茨

敦茨洲抱朴子云敦茨洲在南海中薰絲水膠所出膠如楓脂所以不可多得者止患猖獗下音屬獸咬人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火山

火山國隋時問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皆有火雖雨不息中山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雨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柱布若小穢投之火中復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燃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

無論

無論國隋時問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行其下常有重陰十里一亭亭皆有并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飲即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婆登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鄰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

以婆律膏及檀沈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烏篤

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伏那地方五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詭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略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大唐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獻龍腦香

陀洹

陀洹國在摩和羅西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色數十莖與翅齊

訶陵

訶陵國在真臘之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豎木為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椳欄所座牀悉以象牙為之食以手撮之撮古反又以椰樹花為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每涌而出鹽國人取之以食其國別有毒人與常人同止宿則令身上生瘡與之交合便即致死若涎液霑著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爛不臭

多蔑

多蔑國大唐貞觀中遙焉在南海邊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游國北波刺國東暹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城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為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蔬菜與中國不殊

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

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劬備伊說即其後也大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柵爲城以板爲屋坐獅子座東向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二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稍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酥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殺羊水牛野獸有麋鹿等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卷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在南海之南其國地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人其王滿越伽摩大唐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五

西戎一

序略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今長沙衡陽零陵今長沙衡陽零陵今長沙衡陽零陵今長沙衡陽零陵

及舜徙之三危三危山今在嶺南漢金城之西南羌地也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也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今金城會安郡西

章帝紀有司進明帝功德又云克伐鬼方開通西域則鬼方疑是西羌也或云鬼陰類鬼方即北方斯乃應斷

諸家因謂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踰梁山在

北狄猷矣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踰梁山在

好時驟而避於岐下在今扶風界及王季逐伐西落鬼戎

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自是之後更伐始呼駱徒之戎

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自是之後更伐始呼駱徒之戎

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武王伐商羌擊

率師擊會於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

戎獲其五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及宣王立召秦

莊公與兵伐破之其後侵盜不已至幽王昏虐西戎寇

周殺幽王於鄠山鄠山今京兆界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

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至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

戎於是渭首有狄獠邽冀之戎並今天水郡隴音桓邽

音涇北有義渠之戎今安化縣洛川有大荔之戎今洛交

地渭南有驪戎今昭應縣伊洛間有楊非泉泉之戎潁洛以

西有豈氏之戎今潁川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

驪戎今昭應縣伊洛間有楊非泉泉之戎潁洛以西有豈氏之戎今潁川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

州今昭應縣伊洛間有楊非泉泉之戎潁洛以西有豈氏之戎今潁川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即瓜州也至襄王時

魯僖公之二十一年秦晉逐陰戎之戎於伊川本在秦

晉西北二國誘而從之遂從或號至今為陸渾縣焉水

口曰內今京兆府北新平彭原之閒一云洹在新平宜

宜縣亦有東至鞏轅陽關界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

戎河南山北自今上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戎潁洛以北自今上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戎潁洛以北自今上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渠種最為強盛屢為秦患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安天水隴西金城會安郡地今安定起原安化平源靈

殺其名將諸欽陵之後累破敗遂劣於曩時矣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劔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劔何戎之別種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得免與劔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間即黃河橋支河遼中河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其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劔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爰劔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劔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眾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羴牛種越鶻羌是也今越鶻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今越鶻越鶻蓋以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秦始皇時兵務東向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御眾狄築長城以界之至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等郡地於是徒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今隴西金城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渡河安鄉臨洮等郡在今西平初開河西列置四郡張掖燉煌湟築令居塞在今西平初開河西列置四郡張掖燉煌通今 通道王門隔絕羌胡於是郭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婁種解仇結盟姐音與何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今金城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今西平郡之北漢遂因山為

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解仇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欲以屯田於臨羌東至浩齊浩齊音門臨羌縣在西平郡界務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虜謀乃擊之音時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茸黃瓶音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從爰劔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演良內侵燒當音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椽班彪上言今涼州郡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皆有降羌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郡今漢川巴蜀川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郡今范陽上谷安邊及漁陽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郡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勸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成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及耶卒而職省建武十一年先零種寇臨洮今和政隴西今隴西及金城太守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水今和政隴西扶風三郡今扶風汧陽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今金城西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承平初漢遣中郎

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之於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乃築索西城今和政自後或降或叛少有寧歲和帝時迷吾子迷唐復將兵向塞金城守侯霸及諸郡率師破之羌眾折傷種人瓦解迷唐遂孤弱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支河音依發羌居明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屬諸種數百人反叛安定郡今安定平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隴巖相曹鳳上言隴巖音西戎為害前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種音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固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瀆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種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援沮退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今漢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在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徒徙出屯龍耆龍耆音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屯田五部即水名也分流左右在今隴西增逢留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其功垂立至承初中諸郡羌叛乃罷唐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滇吾曾孫麻奴初隨父東徙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愁怨及安帝承初九年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歸滿濛濛雲與種羌大為寇掠滿奴音征西校尉

任尙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地在今尙軍大敗

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

川今西河銀諸雜夷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

三輔斷麗道隄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

諸郡屯兵救之三輔三輔即今京兆扶風馮翊也眾

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今西平郡

鍾羌又沒臨洮今和政縣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尙將吏兵還屯長安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

風都尉於雍今扶風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至四年大

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

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

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徒

其人眾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

雖虎賁為卒白起太公為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者

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

為冗官外以勸屬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

如此則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調議時漢中太守鄧勣

戰死羌勢轉盛遂徙金城郡居襄武漢金城郡理元居

漢襄武縣屬隴西縣地羌眾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

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

魏郡今魏郡趙國今趙國常山今中山郡今博陵繕作塢

塢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合長多內郡人

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

隴西徙襄武漢隴西郡理狄道縣安定徙美陽漢安定

涇縣地在今郡縣也漢美陽縣屬上郡徙衙漢上郡理

右扶風地在今京兆府三原縣屬上郡徙衙漢上郡理

賊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咸棄老弱或為人僕妾喪

其大半滇零死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地今郡

通谷衙要二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

城今河內遣任尙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屯

三輔尙臨行懷令虞詡說尙曰懷縣今河內使君頻奉

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

役而未有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

尙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

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走

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

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

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人之虜首尾掩截其

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尙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

騎抄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策馮翊北界今高平

交今南嶺塢五百所自後頓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今益

等郡之地無復寇警自羌叛十餘年開兵連師老不

暫息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

竭朝廷及內郡邊人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

虛耗并州郡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雲中定襄雁

門并州郡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雲中定襄雁

川今新秦郡雲中上黨榆林西河昌化太原樓煩雁門定襄

安塞馬邑雲中上黨榆林西河昌化太原樓煩雁門定襄

司隸外並自後隴西上郡武威張掖仍寇盜不息今上

郡中郎延安咸寧等郡地順帝永建四年尙書僕射虞詡

上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

殺稼積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人利漢上郡龜茲縣有

水之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扼據險因渠以

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確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此也而元年被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

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

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

三郡者當為隴西理襄武捍衛京師圍陵軍外圍陵謂

向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圍陵軍外圍陵謂

圍陵也單外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

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

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

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

北地今彭原安定今定襄常備穀粟令周數年至陽嘉元年

以淳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前為十部二年復置

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漢南部都尉在隴西永和中以

來機為并州刺史劉乘為涼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機

等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

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我狄乎其務安羌胡

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

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

西塞及淳中今西平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於是拜馬賢

為征西將軍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

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扶風今汧陽扶風新平等郡

地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眾百姓賢軍大敗賢及

二子皆戰歿於是東西羌遂大會唐種三千餘騎寇

隴西北地又燒圍陵掠關中殺長吏武威太守趙冲追

擊冲雖戰歿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自永和羌

叛十餘年開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廩私自潤

入牢價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

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



寇隴右以段熲為校尉將兵及涅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今西平安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思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恨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今榆林郡五原郡也漢陽今天水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癘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承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承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熲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熲復追之且破且追士皆重趼既到涇陽今彭原郡彭原縣地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果慮輕負賊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曰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思為承寧之策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云臣用兵連年累見折劔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勳兵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慮折劔按奐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誕辭空說僞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當煎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瘡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植本計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類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今在平涼郡蕭關縣是也羌眾潰遂東奔復聚射虎谷仍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令千餘人於西縣今天水郡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八百十戰斬二萬八千六百級馬羊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自爰劔後子孫支分凡五百十種其九種在賜支賜支即折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徵北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大凡順帝時勝兵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常往來蹙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知也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氏音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冒音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今西平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首施猶首尾也其從漢兵戰鬪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畧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隴右焉今天水郡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殺御之和戎帥驚然諾之信故承初中羣種蠶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源之士持衝殘弊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週邊猛士疑慮遂從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懸土之心燔破蒿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繚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或臯克首捷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

擊之所滅傷追走之所崩藉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  
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  
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  
疾若攻之不堪是養痾於心腹也其根本惜哉寇敵略  
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  
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  
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  
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當煎作寇  
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  
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氏

氏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驪東北今通化郡廣漢之西今  
漢武德陽郡地之北也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武帝元鼎六年  
開分廣漢西部合為武都郡今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  
山谷或在上祿今同或在汧隴左右在今天水其種非  
一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緡氏此蓋中國人即  
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  
氏人勇悍抵冒負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  
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同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  
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  
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驘婚  
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  
封三年氏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初  
氏人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大常徒討破之至  
後漢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  
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蜀  
族人隗茂反攻殺武都太守氏人豪齊鍾留為種類所

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破斬之其後亦時寇  
盜郡縣不足為大患魏武之初諸氏戎或叛或伏乃令  
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晉時關  
隴屢為氏羌所擾孟觀西討因擒氏帥齊萬年華陰令  
江統深唯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  
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幣幣不同法俗  
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  
與中國壤斷工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  
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聖賢之代大德之君咸  
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  
高宗武丁而德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漢祖  
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  
中宗宣帝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  
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  
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牧夷  
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  
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  
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  
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  
招携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綰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  
遠與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  
處伊洛之間僂之屬干反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  
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  
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  
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之地秦滅義渠之種始皇  
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億計

雖師役煩般寇賊橫暴然一切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  
國無復四夷也漢興郡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  
雍州宗周鄭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  
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馬湖河東空地而與華人  
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  
承初之元驍都尉王弘使西域調發羌氏以為行衛於  
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  
屠城破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與屍喪帥前後相繼諸  
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今漢侵及  
河內今郡乃建北軍中候朱龍將五營士卒於孟津河  
陽拒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尙馬賢僅乃勉之此所  
以為害尤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  
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  
故哉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懼快終  
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代  
之寇唯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  
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  
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  
寇強國扞禦蜀處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  
萬代之利也今昔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  
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屬鹵鄭國白渠灌浸相  
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  
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  
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土庶驚習侮其輕弱彼其怨恨  
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生其姦心以貪悍之  
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  
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

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  
 方盛眾未能定徒馮翊今郡北地今彭新平今安定今  
 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今始平今城武  
 功縣京兆之氏今京兆出還隴右著陰平今郡武都郡  
 今郡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  
 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  
 古卽敘之義下為盛代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  
 之警則遠絕中國隔閩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  
 獨克雖有謀諛深計廣大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  
 區別要塞易守之固得其成功者哉難者曰方今關中  
 之禍暴兵二載征伐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  
 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且欸且畏  
 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冀寧息之有期若枯旱  
 之思雨誠宜鎮之以安悅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與功造  
 事使疲瘁之眾徒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乏食之虜  
 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  
 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猾夏擅相署號攻城野  
 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  
 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  
 此等為向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  
 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  
 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  
 由已矣夫樂業者不易事安居者無遷意方其自疑危  
 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  
 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警故可遷還遠  
 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

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明而成今子遭弊事之終  
 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  
 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遷之必須  
 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仰關中之穀以全其  
 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今我遷之  
 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贖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  
 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賊  
 盜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  
 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之寇敵非所  
 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  
 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代凍餒殘破國  
 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  
 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  
 於漠南數代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  
 平中靈帝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  
 南單子也由是以扶羅羌渠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喪  
 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  
 王去卑誘質呼厥泉於扶羅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西河  
 平陽今黨樂平今郡地咸熙之際以一部太極分為三  
 率秦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即元海之連  
 結外虜近者郡散之變發於轂遠惠帝元康中匈奴奴  
 吏於殺遠即今郡地咸熙之際以一部太極分為三  
 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  
 塵之處則并州之城可為寒心也祭陽句驪本居遼東  
 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邱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部  
 落百數子孫孳息今已千計數代之後必至殷熾今百  
 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

為變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患不在寡而在不  
 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  
 此等皆可申論發還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  
 我華夏緘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也未及十年而  
 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於是戎狄迭據中原其為戰  
 國者百三十六載而劉元海為之禍首初後漢建安中  
 氏酋楊勝為部落大帥勝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仇池  
 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其地東接秦嶺西接宕昌  
 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至岐州三百里戶本有十  
 萬漸漸分滅焉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氏主千  
 萬孫飛龍漸強盛晉武帝時平西將軍還居略陽楊氏  
 氏同出略陽略陽地無子養外甥合孤茂搜為子晉惠  
 帝元康初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還保百頃自號右賢  
 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自茂搜至姪曾孫纂皆降  
 附於晉受官爵符堅遣將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  
 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初茂搜孫宋奴二子佛奴佛狗  
 奔苻堅以女妻佛奴子定以為尚書領軍將軍及堅敗  
 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理  
 懸城應城今在同谷郡西十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  
 人得千餘家進平天水略陽郡天水略陽並遂有秦州  
 之地今天水隴西同谷後與乞伏乾歸戰定軍敗見殺  
 佛狗子盛先襲位分諸四山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  
 鎮戍不置郡縣至于難當時宋梁州刺史理漢中甄法護  
 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鎮奔洋州今洋州  
 當遂有漢中之地宋文帝元難當自為大秦王號年曰  
 建義置百官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不克乃還宋文帝  
 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難當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

進直到武興攻下辦今同谷郡取白水克仇池難當於

是將妻子奔後魏難當從弟文度自立為武郡王後魏

遣將皮歡喜破殺之弟文弘自為武郡王至孫紹先為

後魏將邢巒傳豎眼所破滅以其國為武興鎮今順後

改鎮為東益州後唐永為刺史氏人反攻圍州城承殺

氏遂削平城堞因此復為氏地西魏文帝大統四年南

岐州氏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大皇帝遣侯莫陳順等

討破之周文帝於武興又置東益州以紹先子辟邪為

刺史辟邪據州反吐羅協與趙景討平之

葱此羌

墩煌西西域之南山中從娒羌娒而遮反西至葱嶺數千里

有月氏餘種葱此此音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

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種類孕身六月

生南與白馬羌鄰並魏時聞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

通典 卷一百八十九 邊防五





邊防六

西戎二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胡罪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廐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鬪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於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至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甘松今合川郡境內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其地四時常有冰雪唯六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自吐谷渾至葉延曾孫視罷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兼并羌氏號為強國遣使詣宋朝獻阿豺死弟慕瑣立瑣音遣軍擊乞伏羨敗之羨音東奔隴右慕瑣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為後魏主所攻敗擁秦雍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慕瑣拒擊大破之生擒定送於魏

後弟慕延立魏太武帝遣軍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落千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元孫夸呂自立號為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貴虜貴即其南界隴澗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之號其主椎直直髻以早為帽其妻衣織成裙披錦袍髻髮於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羅為冠亦以緞為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泥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洞王莫昌率眾降以其地為扶州今同昌二年復遣皇太子征之軍度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眾而還隋開皇中夸呂侵弘州在今安化郡遣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諸頻擊破之夸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為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開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

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成發天下輻輳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末天下大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大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趙巨胡呂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為其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強盛高宗時為其破滅諾曷鉢以餘眾復來降中開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為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眾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水隴今或欲移近豐今九靈今責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為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為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為長久之深冊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賊嘍雨逼必以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變其本性至如航爾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為樞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收掠馬羣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為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為制勿驚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今張則宜於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州今則宜於

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渾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改之地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要纂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為患深滋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渾使役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總去臣愚輒以為勝冊如允臣此見其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強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為非亦可杜絕兼每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共宜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按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為羈縻戎狄之良冊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少許吐渾終無傷於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主未知所安在早定安置之計無令驚擾速生邊患

乙弗敵

乙弗敵後魏間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迴千餘里眾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宕昌

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允與先零燒當罕开諸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氈牛尾及殺羊毛覆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羴牛羊豕以供其食俗有蒸報無文字但取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為酋帥得

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縣地多山阜部眾二萬餘落至其孫彌念始遣使於後魏大武帝拜為宕昌王七葉孫彌素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宋齊梁及魏並各賜廩之後見兩魏分隔承庶未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今郡後企定弟彌定寇石門成周武帝天和初詔大將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今懷道郡

鄧至

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理者代為白水酋帥因地名為種號鄧至王其地自千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今懷道郡之南通北郡之北風交川廣漢同昌郡之地也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於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至王後數代西魏恭帝初其主擔衡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南雜春桑迷棄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律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為強族俗皆土著有棟宇織氈牛及羊毛覆之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生產好為竊盜常相陵劫尤重複讐讐人未得必達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讐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被大氈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以羴牛馬驢羊豕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媼穢蒸

報諸夷中最高為甚然不婚同姓少死者則仰天云枉而悲哭焚之名為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大唐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府鄭元璿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亦自入朝列其地為鞏州拜步賴為刺史其後諸部相次內附列其地為岷奉巖遠四州各拜首領為刺史

白蘭

白蘭羌之別種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僂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今張掖郡張掖縣界與主簿皆得眾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為罕蘇骨反敦野故其人至今號其主曰費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鶴堤悉補野因以為姓一也或云本姓奔蘇農也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風雨雷電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為害其俗重漢繡而貴瑟瑟男女用為首飾其君長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氈帳張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為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麥為粃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方累石為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為友號曰其命

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其命人皆日六縱酒葬日於脚下列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腰繼錄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絕嗣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服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十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楯甲冑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鐵子甲其制甚精周體皆遍唯開兩眼非動弓利刃之所能傷也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中國者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劍不戰亦負劍而行其驛以鐵箭為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膊前加著一銀鶴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於常風其固禁殺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發與鐵西二河合流而東流為濛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為濛水焉自赤嶺至邈婁川絕無大樹木唯有楊柳人以為資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燧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馬三年一大盟用牛馬以麥熟為歲首其國都號為邏婆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孤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督何西疋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與婆羅門接自大唐初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強國男女皆辮髮塗以顏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木令圍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党項白蘭

諸部及吐谷渾西域諸國咸畏懼之至其主弄蘇贊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贊普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婿禮甚謹觀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謂所報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仍遣酋豪子弟請人國學以習詩書當高宗初封靈王蘇農死其子早卒以孫代立號乞黎拔布幼小大相祿東贊攝知國事總章中以兵臨吐谷渾吐谷渾告急咸亨中高宗命將軍薛仁貴郭待封等率眾十餘萬伐之至大非川為大論欽陵所敗因遂滅吐谷渾欽陵姓薛氏其父祿東贊頗曉兵術吐蕃贊府以國事委之講兵訓師雖有節制吐蕃之并兼諸羌雄霸西土東贊有力焉有子五人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上元中寇鄯廓等州儀鳳三年遣工部尚書劉蕃禮為洮河軍總管率兵十八萬以討之戰於青海軍敗沒於陣調露二年中書令李敬元戰於大非川又敗績遺黑齒常之襲擊破之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二年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積阻無故自絕日尋干戈屢犯我河湟煩擾我邊鄙且交通之子絕之豈為

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為忠乎然論之英聲藉甚遐外各自為主奚為懼乎陵曰如所來吉陵無憂矣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各守本境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著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伏乞聖恩舍引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君人自為守既不欲漢又不屬蕃豈不允矣慶慶荒陬幸甚振曰十姓固縲本將鎮靜戎落以撫靈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矣疑而有憂虞乎論曰使人此詞誠為實論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為深憂也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縲縲諸部以為漢邊患耶陵雖識不逮遠請為使人明之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寶邈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漢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積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面而能為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為漢并雖大海之外官塞之表靡不磨滅矣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負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而十姓中五咄六部諸蕃僻近安西是與吐蕃頗為遠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磧騎士騰突旬日即可以蹂躪蕃庭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瘠瘠縱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為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坦夷夷漫故縱羶兵庸將亦易以為蕃患故陵有此請實非欲侵漢

諸部以生心於漢邊陵若實有謀漢之懷有何隙之意則甘涼右地暨於積石此道綿細幾二千里其廣者不過二三百里狹者纔百里陵若遣兵或出張掖或出玉門使大國春不遑種秋無所穫五六歲中或可斷漢石界矣又何以爲棄所易而窺所難乎此足明陵心矣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爲好功名人崔知辨從五侯斤路乘我閒隙瘡痍我眾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耶宗乞思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蕃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躇曰是給從改我也以爲偵謀不以爲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俊首跋踏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恨崔知辨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卽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斯具之表矣振與思若至時朝廷以四鎮十姓事欲罷則有所顧欲拒則有所難沉久之莫之能決振爲役夏奉戎竭內事外非計之得乃獻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奄有天下圍八荒而萬機百揆之中最難消息唯吐蕃與默啜受命是將不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防害有方則利亦隨之今欽陵所論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鎮兵防此是欽陵切論者若以爲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

以爲不可允則當設冊以羈縻之終不可直拒絕以阻其意使與邊患也臣竊料此事關隴動靜之機豈可輕舉措哉使彼既和未絕則其惡亦不得頓生請借人事爲比設如人家遭盜一則攻其內室一則寇其外落主人必不先於外寇而憂在內室矣何則以內患近而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復關隴之人事屯田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脫一朝甘涼有不虞此中豈堪廣調發耶臣實病之不知朝廷以爲何如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捨近患而靡恤務遠患而是貪臣愚竊罔識厥策必以四鎮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如欽陵云四鎮諸部與蕃界接壤漢密近蘭城金報今西報平郡北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所要者今國之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若頓委之於蕃恐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意則宜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卽餘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渡口而和事未全絕如後小有乖則曲在彼兼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運有分裂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馭之籌待籌損益知其利便續以有報如此則亦和未爲絕更使彼蕃懸情上國是亦誘人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策以惠百姓也其後贊府年長忌欽陵乃與首領論巖等密圖之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党二千餘人殺之自帥眾討欽陵欽陵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其弟贊婆先在東境率千餘人來降授右衛大將軍乞梨拔布神龍初死其子立乞梨弩悉龍時年七歲祖母祿沒氏攝位

至中宗神龍三年四月以所養嗣雍王守禮女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左驍衛大將軍楊矩爲使二月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臺鄉槍別里天寶十四年死其子立號乞黎悉龍納贊

大羊同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關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羶裘畜收爲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番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扶於穴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爲殉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特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縮絲纏頭衣毳褐婦人辮髮著短裙以蒸報爲俗畜多水牛殺羊雞豕穀宜稻稻麥豆饒甘蔗諸果死葬於中野不爲封樹喪制以黑爲衣一年就吉刑有別制羈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

章求拔

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拔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其地延袤八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爲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瑠植竹箭

緩至肩者以爲妓麗食用手其器皆用銅多商賈少田  
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  
以一幅布蔽身數日盪嗽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搏  
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鑿石爲像每日  
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着真珠諸寶耳  
垂金鈎玉鑰佩寶裝仗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  
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婆灑池周迴二千餘步以物  
投之卽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  
使朝貢

通典卷一百九十





邊防七

西戎三

西戎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西以玉門陽關今在祁連山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今金城會遠即漢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屬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循河曰波彼義反至莎車為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氏音自車師前王庭今交河郡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降音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今音鈴縣名今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地並今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敬煌西至鹽澤即前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棗犁皆故國地輪臺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廣饒水草有馱田五千頃以上處溫仰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指田所累重謂粟就畜子孫屬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

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邊用每日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遠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如土來危須尉犁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其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糧食至多壯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歸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斯留甚眾前發難耐不相及逮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晉故言也乞若猶言乞乞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謂其卿大夫謀事向不專決龜乃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為文學者皆雜問著龜乃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為文學者皆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卦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卜龜筮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今便利之時卦諸將貳師最吉卜遺諸將內於卦故朕親發貳師今計謀卦兆皆反纒失一頓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死及或虜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障言自備散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人也朕不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私費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郵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為邊塞有人而出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郵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固致奔亡凡此失皆不集於所上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文書所以當及捕生口或虜得何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

農脩馬復令因養馬以免徭以補缺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偕與上計者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比胥鞬披沙車之地披沙言反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巳中央嶺覆四方又開渠哀平閒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伯長千長都尉子餘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鄯善為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西經婼羌婼羌而轉西越葱嶺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北發都護并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至後漢承平中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今武威張掖等郡之地城門盡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武縣置宜禾都

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章帝不欲疲幣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屠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貢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超被徵以任尚為都護尚謂超曰彼承君後宜以詢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不濟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誠類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起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其為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崇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羸靡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嘗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貽益增贍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為匈奴庫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位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開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都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舊燉煌都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部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譚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以屬匈奴都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

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今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復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踈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爰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四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為三城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城始墨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城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城三城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為四道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都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鄯部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邊境之事非關土之宜愚

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入素習縱有  
竊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規途  
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徒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  
選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  
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戍戕心則夷狄  
交構互札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  
方甚乃從秀叢焉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  
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鄯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  
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  
武威張掖開往來以引致之皆陷以厚利令轉相諷諭  
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  
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  
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  
通車師後部金蒲城今北庭府縣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內地故漢代已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  
萄其北及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  
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  
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  
臣突厥○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  
來降因列其地為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  
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  
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作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  
強盛漸并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鎮守焉族子環隨龜茲西  
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實歷初因今之所募其小國無  
賈商船自廣州而回著錄行記今之所募其小國無  
異聞者則不暇錄焉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  
傳智法盛德傳國傳安西域志雜佛國記墨勇外國  
國事法盛德傳國傳安西域志雜佛國記墨勇外國  
皆盛論釋氏說吳奇述參  
以他書則疑謬故多略焉

樓蘭

樓蘭在姑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并泥城去陽關千六  
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  
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此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  
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穀傍國多出葭葦檉柳  
胡桐白草下流出者俗名胡桐樹漢言似眼流也可以  
汗金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姑  
羌同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每給使者受  
苦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謂諸外國屬漢者  
及郡兵擊之虜樓蘭土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  
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間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  
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  
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徒  
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  
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道負米擔糧  
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懲艾不便與漢通文讀曰又後復  
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  
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  
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  
恐為所拒國中有一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  
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  
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  
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且末此反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  
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產畜作兵略與漢同自後無聞至  
後魏太武時其國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而  
且末役屬之西魏大統八年其王允都來率眾內附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  
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犁丁  
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  
蒲萄諸果人皆剪髮着袍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纒  
前多牛羊驢驘其王安末染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  
貢獻謂之末國梁史云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  
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  
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即將翹掩蔽鼻口其風迅  
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以致危斃

杆彌

杆彌漢時通焉王理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  
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疎勒東北  
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改其國  
曰拘彌居靈彌城亦曰靈彌城國順帝永建中為于闐  
王放前破殺其王與陽嘉初燉煌太守徐山遣疎勒發  
兵擊破于闐遂東立拘彌王靈帝熹平中又為于闐所  
破殺掠殆盡羅纒千口

車師 高昌附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  
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為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  
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  
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理務塗谷即今蒲城今  
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一千  
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地接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  
遣重台侯馬通將諸國之兵共圍車師焉車師王乃降

服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屯車師及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遂教之遶漢道通焉孫者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音許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北石城中未得會吉食盡歸渠犁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焉吉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閉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即今交河郡漢取之以置校尉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邊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音鈎以道通當為挂置心不便也挂支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也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國降匈奴蓋舉一國之眾是時王莽易匈奴單于璽單于怒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着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西域因絕至後漢和帝元光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反之涉前後王各遣子入侍其後屢叛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其後王軍大破斬之桓帝永興初後部王阿羅多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婁遜領餘人叛阿羅多詣漢降阿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奴

奴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燉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戶之數至魏帝時賜其王一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及晉以交河城為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張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大守以統之焉後魏太武時其前部王為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者東界幸乖帳救魏使撫慰問焉着倉給之文成帝末其地又為蠕蠕所并立闕伯周為王高昌稱王自此始闕始置反孝文太和五年高車主阿伏至羅殺闕王以燉煌人張孟明為高昌王太和二年孟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禮翹嘉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為王高昌翹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人今郡地既立為王會焉着為嚙嚙所破眾不能自立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為焉者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其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官有令尹有交河公田北公皆其王子也餘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太子及二公隨狀斷平章錄紀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於衙門評議眾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城令服備丈夫從胡法婦女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詩賦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辨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辨而垂其地高嫁多石積氣

候溫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為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藹中絲如細蠟名為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真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蹤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為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孝明帝正光中嘉遣使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夔以為博士及隋文帝開皇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嘉孫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尙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至大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惠能牽馬街燭云本生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伯雅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路出高昌文泰稍掩絕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窟於蒿猫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二十二戶八千四百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四馬千三百疋太宗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北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



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千人鎮焉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雜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司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采蒲萄於安息而海內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又康向使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卽位都護來歸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敗隸終於惰業犯禁違公必能擾於邊城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起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以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眾尋爲可汗吐渾隨崩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代矣不從

龜茲

龜茲一日即茲漢時通焉王理延城今名伊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彌山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所烏墨城四百里烏墨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里至渠犁渠犁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尉犁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東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據漢書則黃河也其真黃河也見雍州西平郡篇○大唐貞觀二十三年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虜其王如歸立嗣子素稽爲王今安西都府所理則龜茲城也今王則震之後也今并有漢時姑墨温宿尉頭三國之地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



邊防八

西戎四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員于反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今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漠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起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槍胡之女槍五反姪身十二月剖腸生子曰會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兵有弓刀甲稍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為絲唯取綿纈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經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照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

據尉犁縣降於宣呂光僭位配遣子入侍至魏時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尸鳩卑那眾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詭譎難名之物蒙駝馬牛雜畜巨萬焉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又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犁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餘里戶二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姑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東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名者拔河一名樹拔河或云即黃河也北海七百里阿耨達山一名計首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山場內屋反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從其主俞林為驢歸王以莎車將軍居德為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為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強盛從精絕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由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一國為大魏後魏梁後周隋大唐貞觀中並遣使通焉今王姓尉遲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老子至此白曰昇天與羣胡駢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其王錦帽金裝冠妻戴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

潦砂石氣候溫土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玉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并葦蔬與中國多同蘇力反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自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冊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今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

疎勒

疎勒漢時通焉王理疎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曰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撥汗一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安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土多稻粟蔗麥銅鐵綿錦雖黃後漢明帝永平中龜茲王建攻殺疎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魏題為疎勒王漢遣班超劫縛魏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疎勒王忠後叛反起擊斬之耿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滿城為匈奴所攻恭引眾入疎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安帝元初中疎勒王安國死舅臣盤立為王漸以強盛戶至二萬一千順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為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為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禁至後魏孝文帝末貢獻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其王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獅子冠○唐貞觀中朝貢今其國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三國

之地侍子常在京師杜環行記云拔汗那國在相連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年號和義公主於此國主有波羅林林下有種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葡萄醜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雜婦人不飾金粉以青黛塗

烏孫

高孫者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人青眼赤髮鬚狀類獼猴者本其去長安八千九百里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  
戶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藩內地五千里地不多兩寒山多松楸音武心似松不田作種樹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昆莫昆彌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焉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費金幣往昆莫昆莫於是始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岑陁立岑陁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之岑陁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言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二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

庭音鹿獲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為大昆彌後段會宗為都尉時烏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乃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眾不足以勝會宗性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應時而至所謂報警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鴨靡王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復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翮音翮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王自為昆彌宣帝詔立肥王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元貴靡後孫雌栗靡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為大昆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名囊如牙斯呼解那子並入朝漢以為榮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靈歲言或與撫或威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

溫宿

五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烏耗

烏耗上一加反漢時通焉王理烏耗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黎西與難兜接山居石田間有白草累石為室人接手自高山中飲水故接連出小步馬小細也細步言其能其手如猿欲山石澹谷不通以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牛西有懸度繩索相引而渡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都護理所五千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蜀賓三百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葡萄有銀鐵銅作兵與諸國同屬蜀賓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六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里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

嗜首穢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困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為天馬子始張騫為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究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擊宛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尅使遮玉門不許人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焉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因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髭鬚善賈其俗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兵器漢使治其國及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至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及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宋簡異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志大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驪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耳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多匿字底失榮隋代承襲不絕按今王即底失榮之

後也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至疎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犂七百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

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諡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冊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不復錄後漢荀悅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之舍中軍則善之名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不為也而行之若矯大而有功小有罰可也矯小而功大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至王莽時亂匈奴略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制宜也

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後漢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賢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諸國號賢為單于賢後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焉塞王韃特言反賢又塞蘇得反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其烏壘大宛于闐姑墨子合

等國悉被賢改易其王莎車相且運等且子餘忠賢驍暴密謀反城降于闐反音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乃輕騎出廣德遂執賢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兵將賢子不居微立為莎車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漢○班固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元默養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象瑋冒則建珠崖七郡感匈奴音響竹杖則開牂牁越講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推酒酷筮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貨竭屈其物反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貢之辭禹序次也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郡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蜀賓

通典

卷一百九十二

邊防八

典一〇三五



蜀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

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秬國二千二百里東南至難

羌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蜀賓塞種

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疎勒以西北休屠捐毒之屬皆故

塞種也顏師古曰蜀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檉

穉梓竹漆種葉大而黑種五穀蒲萄諸果糞理園田地

下濕生稻冬食生茶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蜀刺

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布有金銀為

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錢面作騎馬形後而作人面曰

也出犍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犍牛頂上高起珠璣珊瑚

琥珀壁琉璃瑤瑤青色如玉魏略大秦國出赤白赤黃

博通也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種瑤瑤玉其色不常今

俗所用皆銷冶石計以置藥灌而成之尤虛脆不真實

非也他畜與諸國同自漢武帝時始通其王自以絕遠

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

身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階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岍嶮不測之深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阨不可

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

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之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蜀賓

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後無闔焉至後魏

始通之都善見城至隋帝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

隋史曰即漢時蜀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

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

香儀制極華金銀為屋以銀為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

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

豆麥饒象馬犍牛金銀鑲寶鐵羅氈氍毹珠砂青黛安

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

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隋帝大

安息後屬之以為外國安息以條文為其草木畜產五

穀果菜食飲富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蜀賓

同而有挑拔獅子犀牛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

獅子似大龜正黃有種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

之拔拔音步葛反彰亦類旁毛也韓音而占反音

而其錢獨文為人幕為騎馬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

關出南道歷都善而南行烏弋山南道極矣轉北而東

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和帝永元中班超遺掾甘

英使大秦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

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

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番音去長安萬一千六

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

去長安萬一千六

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

與烏弋蜀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箭大箭頭長身似箭

女餓食地方數千里大諸國地臨城水今謂烏

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台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為

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屬連

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犂駝入獻至後漢章帝

時理和犢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

百里至蜀賓國從蜀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

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

海西珍奇異物焉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

漢時安 息國 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生金駝座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遮相會獸此為異也

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嬌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其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壽國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嬌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封駝脊上高起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嬌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於大夏分其國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古翁侯兵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因號貴霜王又滅僕達蜀賓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云至後魏代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與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礪

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驚以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元中記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壽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並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錢銀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北狄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九

西戎五

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關城亦居蘇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駒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險阻以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驕驁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驁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買市為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于絕勿復使不通使於其國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驁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以此贊終驕驁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大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舌若後魏史云居國也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舊居祁連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廸城王紫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為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

鬚善商賈諸夷多奏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箏篪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犏牛黃金礪砂甘松香阿摩那香枇杷麝皮氈氍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石者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買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買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為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其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為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味健吐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諸國事者本出於此

曹國附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被羅闢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何國附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植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周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表粟隨始遣使獻貢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鬲賓龜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既屋為居

畫波斯拂蘇力甚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化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附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枝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焉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植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周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表粟隨始遣使獻貢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鬲賓龜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既屋為居

何國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為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匠歷宋代在達康瓦官寺先有獻土安通手制佛像五軀及類長康出摩羅時並有佛人謂為三卷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藏者取取身而毀安通謂今州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利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柔武帝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河黎耶亦使貢獻杜瓊記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羅河黎耶更炎翠國之商人盡歸而西也國之北人南從此始有佛法寺令人皆修五布裹履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屬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後漢書云先末嘗屬月氏兵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會許及反

大秦

大秦一名犁靬軒居言反云前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爲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邊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鬚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爲所食其王無常

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土有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至輒驚去故南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瑠璃空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渠廣雅云瑪瑙石似玉寶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寶藏宗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院之恐爲獸所食也其曠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雞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記云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爐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簾旒亂出前漢武帝時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犁靬幻人二皆鬚眉輪鼻亂髮髮長四尺五寸旛音煩眠人志反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毳毼毼毼嵬嵬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綫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拆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開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素繫網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出還園理截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盡敗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白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瑠璃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

入也外國國之從開巨北有國名大秦其國長身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百里西境土各數十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前買者謂之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實者陳之於前買者謂之於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開西有女國咸水而生又去摩竭國在秋羅羅國西南馬食乾魚人食鰻魚鰻魚即波斯魚也鰻魚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確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不食法其時時親戚而作典與中食法當食大相親天而食猶狗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食猶狗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誕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病或未病先見或開齋出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驅纜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細青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以上三國與大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地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何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自北之南又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雁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或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宋原本云此國密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論三尺亦有二尺者類小毛髮若手能之張突厥時爲千胞頭國其後無他種類相侵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味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按此亦在西北

即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烏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音說其讀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嘍羊土人極以爲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帷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布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眾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噠反才割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準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之中最爲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灌溉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家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鸞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真珠頗聚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鑰石金鋼火齊銅錫鐵朱砂水銀錦纈布氍毹氍毹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麀皮薰陸罽金蘇合青木等

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藥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西魏末並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貢○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地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記云自被大食已百餘年矣

悅般

悅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饒餽塗之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燠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卽石流黃也太武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癩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鸞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

餘里其西至渴榮國南至女國二千里北至疎勒九百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疎勒國人魏略西域傳曰西夜并屬疎勒宣武承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大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榮陁

渴榮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理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疎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屬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齊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葱嶺之東疎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向唯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其葱嶺俗號極嶺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言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稍弓刀唐書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微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疎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大延三年來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十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阿鈞羌

阿鈞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開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驢國王有黃金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疆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獻方物

除彌

除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囉嚩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鑊而度下不見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城方千餘里木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月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囊盛之置於床上巡遶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幾百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並遣使朝貢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菹支一名大宛天寶中藥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

一名真珠河一名寶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大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南千餘里其北界嶺北是突厥國南界西南至葱嶺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通往往往有水石嵌空萬仞轉壘者莫知所在教建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藥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厥西有兵馬數萬城壁間雜日譯千文凡是農人皆獲甲冑專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恒羅斯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大麥小麥稻禾豌豆黑豆粟黍蕎麥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國王王姓蘇毘女王之夫號為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其理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曰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辨髮而髻之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飲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為吏職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鎗石朱砂麝香藥反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厥水也與挹担雜居勝







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爲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廳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土習騎射謹烽火多開謀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戰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也音工豆反張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伴弓弩也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眾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澹胡也澹處廉反澹澹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眾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非謫合徒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請秦所謫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二世元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涇陽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向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鞞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地處遼擊力全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大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接穰稻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干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裨類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餘反今但渠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者尙豎柳枝眾騎馳繞三周乃止其刑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輒輒者謂鞭撻其骨節若今之鞭撻者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坐者以左爲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日句華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趨讀曰趣善爲誘兵以包襲包襲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今馬邑匈奴奴大文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匈奴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開厚遺關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夫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  
敬讓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今安邊

郡之北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  
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  
寢漸王昏也關於焉反氏音支適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

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

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  
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

甫起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而  
謾也謾欺也音曼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

謝之冒頓得書後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  
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之事

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  
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

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翁主妻老上單  
于翁主閼氏閼氏名稽粥也宗人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傅公主胡中行說行首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  
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常漢之  
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

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  
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得漢食物皆去之也去棄以視不如通醪之便美也通醪  
音直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  
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

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  
縣甘泉漢甘泉宮在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  
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

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眾雲中遼  
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

問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為郎署  
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  
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夫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澹林西抑強秦南支漢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

遷立用郭開譏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  
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  
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嚚忌諱死罪文帝  
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士時賈誼論邊事曰天

下之勢方側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下是倒懸之勢也  
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  
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

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靈中長不靜辟如伏虎見便必  
動特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

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元禮妨害帝義甚非道

也陛下何不能為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  
居之可也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眾為

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  
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麻變皆屬之麻音

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而內行  
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

萬之眾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圍則難  
為功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  
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于所所殺掠

甚眾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以備胡胡騎入代何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  
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  
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

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史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力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新浸也漸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各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枝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劍鐵也楯兵劍市連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守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窟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擊發擊調善者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箭以木皮為之木薦以木為之弗能支也下馬地劍劒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為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籠若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朔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所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朔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烏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耐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烏毳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輪者償於道償音借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增賈人後以管有市籍者賈音古反後以大夫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其財齒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猛火曰烈取以喻耳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肉食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敵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花靈武五原以候備塞乏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其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蘭石雷石可投入也渠若鑿也雷力內復為一城其內城開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善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反為中周部落鄭氏曰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子之言胡人入為寇驅持漢人及畜產而

他人能止得其所擊者 縣官為贖 胡得贖人官為其民 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以 此事欲 立德義於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徒民實邊

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 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

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 募而勤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 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 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 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足為強

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 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東厚遇關市饒給之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雁門馬 邑豪蘇翁翁 名邑翁翁人州也姓蘇 關闢出物 不受禁 也 關與匈奴交易 私自出塞 人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 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

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 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 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 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悍勇也 至 如炎颯 必逆 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 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

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 今扶風 地方三百里知 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 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 今榆林郡南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 燧然後敢收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 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 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 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 長驅難以為功從 縱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遺 敵人令 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強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 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 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蘇壹乘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 許之蘇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 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 今在馬 邑郡界 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 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 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撓行邊也軍法逗 撓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北胡近胡斗能也縣之北曲 鮮在今屬川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弟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 象 其夏霍 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 漢二年 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 今 咸之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 今新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 今北 郡定襄 今馬 邑郡 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 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各反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 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今音零下同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

絕不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

故者亦萬數物故漢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

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

武節見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雅耶曰南

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

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居力反何但遠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

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

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邢

濊與穢同真番臨屯樂浪玄而西置酒泉郡今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

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靄為塞眩靄地

孫北眩音靄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何

奴匈奴復調以甘言謂古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結許也王烏歸報漢

為單于築邸於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特但

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番人主

父偃臨番今北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

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

恬將兵攻胡闕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

詳何為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腫古東萊腫音瑞今

瑯琊今負海之郡今金轉輸北河朔方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散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

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

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

積眾數十萬人雖有獲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

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

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

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盧

山名光祿塞今新泰郡銀城縣之北至且鞮侯單于且子餘反

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

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保非漢所望也漢

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

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且

子之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郡都

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

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本

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

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

子坐巫蠱收衛太子相聞之憂懼軍大亂貳師降

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

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

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

重墜殯能極苦之孕重墜妊者也墜落也殯敗也罷讀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微

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

戰鬪尙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

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

鳥折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

堪其役役傾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

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音夫地廣而不德

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

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

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

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

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

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

滅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

君子所慮眾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

固有所獨見而文學不觀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

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行行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

雁門郡一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

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通先帝



推讓斥奪席饒之地建張掖以西今隔絕羌胡瓜分其

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

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觀其計之所過也文學

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

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

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

隴阨殺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

有太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鄒薄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

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

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眾則句踐

不免為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

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翟裋曲襟之制觀成而務

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

之制織績羅絨之作事省而效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

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

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困山谷為

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

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

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

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

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

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

對壺衍鞬單于既立狐鹿姑之子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

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以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

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

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

烏孫國謂王曰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

昆彌亦曰昆莫國半精兵入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

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

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

餘萬單匈奴大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

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

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邊防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擣術胸鞮單于烏羅單于耳孫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帥與烏

禪幕本烏孫居間小國數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

渠單于子稽侯徇山諫為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壺發

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擣術胸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

眾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

立為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

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

郅支二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皆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

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

賢王銖婁渠堂入侍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也款明願朝甘露

三年正月會正月朔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

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單于正月

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

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澤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原縣

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拜不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

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白為所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在朔方塞又轉邊穀米糒備乾飯前後三

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

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當鼠伏關於朝享不為叛

臣幸終也本以密禮待之信護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

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郅支聞漢出穀各助呼韓

邪即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何奴乃益西破堅昆北

降丁合音陵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

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郅支單于

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

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眾稍稍

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

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為六

校其所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

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

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

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

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為湯等矯制與師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

開議人不決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

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聞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

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

陷康居屠五重城塞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懼

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

親身欲取漢女而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音嬙賜單于單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音燉

也自請守之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令無寇盜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

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

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築

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

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

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

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黷欲也設塞徵置

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子女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媿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空之而守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

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

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價落谿谷水門儼立死枯儼壘儼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祿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

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

其意則不可測開蠻夷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承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讓罷

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論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成帝河平元年復株孛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雕

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今河東郡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

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即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單于聘貢之實享當也而更受其遁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

之謀詐諛詞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

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孛之弟上書願朝五

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

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必係於河也大故謂國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

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

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足二者皆微微謂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與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障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

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言其堅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

順辭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

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擊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邀擊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

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

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鐵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

不悔也虛山匈奴至本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專制專





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鳥珠留之子名比第名與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謂仲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御鞍馬徙六郡良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金城安定北地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保定平定郡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塞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願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勳君子利動貪人如何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勳獨可說以厚利說音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謂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奪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寬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週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其事夫邊城不遠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警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日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細依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遺子入侍三世稱藩資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末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進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味利不顧貪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論音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其土所生之物貢也制外內者各四內謂五服之表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食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

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壑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醜落尸逐鞮單于者鳥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典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音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即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漢常山關在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襄居庸關在今獨川郡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募邊兵郡數千人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高平長扶風今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今中殺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餓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願承為藩蔽捍禦北虜光武





奴強盛爲患窮力殫財寇雖顛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耶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單于保塞稱罷關徵之警息民兵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狄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捍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警讐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令賢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賢憲於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很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概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邱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托跋氏竝都中國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其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送馬牛羊以爲聘幣幣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促蹲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也箇字或爲幗婦人首飾上有垂珠步則婦人能刺草作文纊織氍毹氍毹也毼毼毼毼也反振胡振胡也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稔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爇燒地臥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纏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使護死者神魂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

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爲冒頓所破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媯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爲漢何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且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爲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在媯川郡懷戎縣西北谷名西土敦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今柳有邱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七笑王石北平今北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熹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叛入邱力居眾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幽冀青今北海濟南平徐四州今彭城郡五年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邱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瓚瓚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

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西晉王十餘萬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鮮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敦並其別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原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又豹躡子皮毛柔軟豹音女胡昆反豹躡並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窟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責爲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賀鄧太后合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質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今遼北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御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

夫餘歲額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北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夫邊陲之患手足之斲擄中國之困胷背之瘰疽也斲音介擄新到反擄音日瘰音必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詭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燧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夫郵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

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眾日多出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間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部眾稍弱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眾遂強盛至明帝務欲殺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類學文字改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為進退比能眾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眾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眾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遺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漢北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孫莫廐立廐胡罪反部眾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懼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俗謂天曰字故自號宇文至孫乞得龜為慕容廆所敗滅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殺徙其部眾五萬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

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舍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眾詣遼西遂食遂招誘亡戮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與弟匹磾都泥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播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略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也及冉閔之亂段龕龕蘭之子率眾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眾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城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魏初梁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日吐谷渾西遷河湟今安鄉郡次日有命世才略晉大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鬼以大棘城帥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廐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魏初梁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日吐谷渾西遷河湟今安鄉郡次日有命世才略晉大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鬼以大棘城帥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廐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

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眾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荆河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邱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宣室朝貢臣禮不闕至號嗣子之雄毅多權略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僞暉即其子孫也其後國號燕出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亦因鮮卑山以為號朱齊二或云黃帝之苗允以黃帝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女德謂土為託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輶輶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之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兄子猗奄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奄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遼長城原夾道碣石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遼寧之西遼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帝也未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使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

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合肥今廬江郡新吳城江陵移入南岸濡須之戍家亭羨溪濡須在今廬陽郡西南百里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徙河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此皆前代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通否而勢有強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而言之大段有四一日移遠就近二日復復城隍三日纂耦車牛四日計丁課仗依虞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容儀以燎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莽寢寢惟其性姦驕驕聚輕兵鳥集踐蹂禾稼焚熱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眾奔馳起役赴機必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官戍怨曠必繁孰若因人所居竝修農戰無動眾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交舊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宋青州今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兖州冀州宋兖州今濟南郡移泰山以南至下邳今臨淮左洙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今項北扼大峴今項北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性重遷闔於圖始無虞之時意生恣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作就路視還如歸二日浚復城隍以增岨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帥丁夫四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

二千足抗羣虜二萬矣三日纂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鈞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以族居易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有仗素所服習鈔利由已還保輸之武庫鈔音請以自衛弓箛利鐵人不辦得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備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中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管子理齊寄合於人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日減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之禮理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職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內後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義因事著畫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邊遊騎假以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

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捍城之用千室之宰總倍旅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眾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鋒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開溪成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彫鑄別造程式若有遺鐵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為常此亦禦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蠕蠕

蠕蠕而窋 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通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後魏大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又六代孫社論兇狡甚有權略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為社論所并號為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邱豆伐可汗可汗之號邱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始於此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諡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頗擾北邊後魏神麀二年夏

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社論從父之弟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寶憲故壘六月次於冤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獻文帝皇興中其主子成吐賀真 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獸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圖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承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卻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

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積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大鎮並在今馬邑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繼撫巡北蕃以跋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成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贖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子成弟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候俛力發率眾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眾討力發破之眾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成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

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



北西海郡卽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環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縷而令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卽下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存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眾處處幕布以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眾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環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卽可永承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勉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合北

徒轉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遁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戒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陲卽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環部落旣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尙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環女爲后阿那環請以其孫女妻齊獻王武子長廣公湛阿那環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環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環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造其典籤齊人苻于草使於阿那環阿那環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環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墨草教阿那環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鄰敵充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環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羅辰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環叔父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旣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

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爲奴隸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十三

北狄四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較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少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純氏斛律氏解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文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帥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關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踴躍媠嬾音漣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俗無殺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鬣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市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駝戴之首上繁髮髻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劍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邊旋多者數百市男女無大小皆集會

之其遷徙隨水草衣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渡弱水西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較髻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破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阿喻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輪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眾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噉噬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絕姦勢亦沮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羣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為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質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西化郡安定以東今安定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開種落繁熾其俗土著

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皮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多貫屨貝以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踳踳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特險數為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界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阿保却狼皮延州今延安郡其種入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響周柱國豆盧瑩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閒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且渠氏且渠牧健都加滅謂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焉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則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可誇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誇步等性並愚癡國

遂被滅泥帥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誦都六設眾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首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主社魯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闕天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蠡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惟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者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為訶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鄰可汗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門之名侯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嚙嚙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

臣者昇之以既隨日轉九週每一週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纜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奮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蠶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狠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俟月將滿輒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文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贖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撈面且哭務理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葉葉茂然後始坎而葬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以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迴出上無草樹謂為教登疑聚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書為記男子好髻蒲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既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專見蠕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可汗木杆以攝圖為爾伏可汗息記可汗之子也俟斤木杆統其東面又以其弟但懔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皆小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仍歲給絹絲十萬段突厥在

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後攝圖立為大可汗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理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各承父後你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阿波可汗還鎮所部沙鉢略勇而得眾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且以萬數至隋初並遣之突厥大怨俟斤賀敦周越王之女千金公主間周滅故悉眾為寇控弦三十萬入武成天水安定金城上郡並今六畜咸盡隋文帝以河間王弘高類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災死者極眾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部自此分為迭相侵掠沙鉢略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隋遣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露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西征阿波生擒之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頌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頌仰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略之子後與西面

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時突利

可汗居北方後以幹之弟處羅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

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乳蘇

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人朝三百七十輩

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資復厚

雍虞問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

邊患雍虞問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

入蔚州今安染干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

利珍豆啟人可汗華言智健也於朔州今馬築大利

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

歸之甚眾雍虞問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遂於河南在夏

勝二州之間今朔方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為

啟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問頰破之雍

虞聞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

所敗並奚霫五部內徙霫先反啟人遂有其眾煬帝大業

三年幸榆林啟人來朝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

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

巡雲中沂金河在今榆而東北幸啟人所部在今馬啟

遣特勒康利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

平涼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

咄祿特勒來朝賜宴於太極殿秦九部樂錫賚甚厚二

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

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

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反

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道幽州之北

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始畢又以隋義成公

主為妻使人人朝告畏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

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

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寶

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為隋主其中

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

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至太原處羅遣其

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

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

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

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啟人弟又

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

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

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

門定襄王胡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

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胡大恩奏言突

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

苑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

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

圍之大恩敗績沒於陣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

入鈔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於并州太宗帥

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其兵入汾

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

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

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

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

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

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

總來我惟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

命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

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

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

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

州又襲將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

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

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

師戒嚴已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

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曷斯

首千餘級突亥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金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汝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舍房元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首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眾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留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新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囑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眾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首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眾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昭以金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群延迤邐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

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群延迤邐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頡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餓頡利用度不給復重徵諸部由是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柔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邱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恆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於鐵山兵尙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恆安地斥土界至於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眾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瘠授絳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瀉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誣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合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

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眾遣北征群延迤又喪師旅遂因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眾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眾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啟人亡先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舉反為隋家之患自爾之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眾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投我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啟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齊整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之舉哀合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文其子賀邏鶴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鶴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鶴流於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群延迤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眾首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



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緩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之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其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人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失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若更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誠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固臣而不內隋室早得伊吾今伊吾郡兼統鄯善且未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曰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馬五匹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國之利也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矣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禦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負之心若邁向徐兗則乖物性非含著之道祕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得如斯之破敗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此人面獸心非我族類

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間孽息日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彥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背叛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潞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援之讓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之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農人選其酋首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用其計於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茲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舉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爲夷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惟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使統頡利舊部落居於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匹錫其土南至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陁爲種落初集憚薛

延陁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食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恆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竝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羣多允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閒卽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積北突厥居積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卽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尙書趙郡王李泰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拜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茲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積北先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使敕止之時思摩下部眾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眾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閒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尙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十四

北狄五

突厥中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陁為可汗車鼻不能當率所部歸於延陁為人勇烈有謀略頗為眾所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遺其子沙鉢羅特勒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使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侃潛引回紇僕骨等兵眾襲擊之其酋長歌羅祿泥熟闕俟利發反拔塞匍處本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承徵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眾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於京師乃獻於祖廟又獻於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眾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陁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錄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眾車鼻既敗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雲山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峒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酋為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三千餘人並從至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承徵以來二十餘

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匍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眾討之反為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令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暮等統眾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熟匍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及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於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噶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林山聚為羣盜有眾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設噶悉匍為葉護其所因溫彥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營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大達于令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辨擊之反為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州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

道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等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其年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眾遂散走積北右監門衛

中郎將襲寶璧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還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遣為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眾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為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三年率眾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過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還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契丹部眾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眾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頭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浸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賸金帛送赴虜

廷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開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眾十餘萬冀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募元山則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鶻檀等州武太后呵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恒州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長少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喉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欽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慮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謙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

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自三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勳列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成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殺師敗棄軍古有常典近者嗚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傳之傳傍結諸蕃與國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醮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眾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

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鎮兵數萬人初羣議示寬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皆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塞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為朔方總管始築塞門

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眾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沮可汗及同俄特勒赫塔塔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於城下斬之虜因退縮大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投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祿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塔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眾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思布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布率眾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其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

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及召默噶時衙官噶欲谷爲謀主初默噶下衙官盡爲闕特勒所殺噶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著人甚敬服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不設備與降戶戰於青岡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眾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以上張知運夷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噶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得閒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猶尙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建立寺觀噶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及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陵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噶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陵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

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間命必是先來王陵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陵兵馬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陵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噶欲谷曰此眾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噶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兵卒擊拔悉密之眾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噶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噶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運和若出兵相當即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擅管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噶之眾俄又遣使請和乞與元宗爲子許之仍請尙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眾爲之用闕特勒曉武善戰所向無前噶欲谷深沈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臣從即突厥不敢不從又不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噶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尙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爲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

亦蒙賜姓猶得尙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闕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類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愿從東巡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免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自是嘗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以武義臨之文德來之既懼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類稱臣奔命遣使階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許其從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觀神藝之一發恩義俱極誠無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也雖聖智豁達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刑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卽瘞元方邱墟幽土單于爲臨穹廬爲滄何塞過責特願勿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兩曜之鑿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駕設譙厚賜而遣竟不許其和親自後滅絕無聞





邊防十五

北狄六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大邏便即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蕩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間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爲處羅便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掘處羅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子達漫號泥掘處羅可汗處羅可汗號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木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能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遂分爲二部別因東可汗雍虞閻死後自立爲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微弱不得爲可汗

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接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雄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譖而得免射匱聞之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特羅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詔留其孱弱萬餘口令其弟闕達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大唐已革命歸京師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於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爲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處羅既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羣臣諫曰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爲患遲遲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可汗於內殿與縱酒既而送至中書門下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爲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眾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寶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

女三人雜絲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寶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竊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車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鈔寶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其強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羅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初統葉護令伯父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其推泥熟莫賀設爲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利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

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眾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尋為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延延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懼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其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為吞河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為沙鉢羅唎利失可汗唎利失結反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合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陸部落置五大吸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矢畢置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陸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唎利失既不為眾所歸部眾攜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唎利失以左右

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唎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唎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其俟斤所破唎利失復得其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竝歸唎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與唎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唎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錄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唎利失為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唎利失窮蹙奔於鐵汗而死弩矢畢部落酋帥迎唎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為乙毗略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勞貞觀十五年合左領軍將軍張大帥冊授焉耆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眾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咄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為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矢畢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邊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孝恪又擊走之孝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過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眾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娶自擅取而斬之以徇尋為泥熟娶部將胡錄屋所襲眾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吸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

齋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為眾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為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蔥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畢矢五姓之眾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唎運率眾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吸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竝屬賀魯其咄陸有五吸一日處居關發賀魯以女妻之三日攝舍提吸吸四日突騎賀羅陀吸五日鼠泥陀處牛吸弩矢畢有五俟斤一日阿悉結關俟斤最為強盛二日哥舒關俟斤三日拔奈幹撒沙鉢羅俟斤四日阿悉結泥熟俟斤五日哥舒處半俟斤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唎運為賀魯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回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葉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閭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

撫大使定方至曳陟河西賀魯率胡解屋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眾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哈吐答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關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眾嗣業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眾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啜運欲投異虜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沮達官許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反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竊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崙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斯茲赫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於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為十大首領有兵十萬眾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為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等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復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矢畢部落因合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合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觀於華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常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

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機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唯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敕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咸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衛翊衛府中郎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合襲與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來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噶及烏賀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於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驍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噶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突騎施烏賀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于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眾背之尤能撫卹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部督二十員各統兵戈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

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鄰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眾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烏賀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眾詔使立娑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賀勒下部將關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實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實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討娑葛默噶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與娑葛俱殺之默噶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眾自立為可汗○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鞍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眾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城中久乏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為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固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中

書門下及百僚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齎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于都摩度兩部最為強盛百姓又分為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于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為可汗以輯其餘眾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眾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斯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斯為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斯便合莫賀達于統眾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於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野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期結渾斛解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阿咥曷蘇撥忽咥干具海曷比悉阿嗟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疑海東西蘇路羯三索

咽蔑促薛忽等諸姓咽因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温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敢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斂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侯利發俟斤契弊歌樓為易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始大焉甚得眾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此其異也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也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刺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於葉護其主夷男於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漠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其擊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餼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反其使者羣臣或云許

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態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眾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可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許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陀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勤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

僕骨

僕骨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鄰好最居北偏先臣於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陀○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陀之滅也其大酋婆匄俟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泊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糴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為回紇所破羣眾離散阿布思後奔葛羅祿北庭



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鼠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乳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賦○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者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餘其地豐草盛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有餘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為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冰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為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界居近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通中國其大酋俟斤多濫葛其率所部朝見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阿室部是也遷徙無常所

契苾羽

契苾羽在多濫葛南兩姓合居勝兵三千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衣鹿皮食地苔其國俗聚木為屋尊卑共居其中

俞柁

俞柁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眾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牛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雷

白雷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列地為州即其酋長為刺史自鞠國以下諸國並貞觀二十一年通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十六

北狄七

庫莫奚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窟匿松漠之閒其地在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於射獵好為寇抄後魏之初頻為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日辱

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登環水每部置倭斤一人

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欵附

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在柳城千餘里○大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

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戮死共立其弟魯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妻時魯蘇牙

官塞默揭謀害魯蘇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設宴誘執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

上書主是庶女此實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女嫁與魯蘇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又封成安公主文嬌氏爲東光

公主以妻魯蘇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并爲慕容氏所破俱窟於松漠之閒其俗頗與赫羯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爲

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

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鄙於諸夷最甚後魏初大破之遂逃逆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爲寇盜魏太武帝眞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

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比六千部各以其名馬支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閒密雲今郡

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落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

遠人之情悉令給糧還本部敵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漸羸遂北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迴乾隍

水而居東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分爲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隨水草畜牧○大唐貞觀二

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

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會孫松漠都督

蘇麻蘇麻松漠都護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

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陝

石黃蘆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攻陷冀州今信都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

州屬縣今河間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於東陝石官軍又

大敗孝傑沒於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沙吒忠義爲

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爲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開元五年十一月封宗室女爲永樂公主出降契丹

松漠王李失活十年閏五月敕餘姚公主女慕容氏封爲燕郡公主出降松漠郡王李漢鬱干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并在赫羯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恒室韋

大室韋並無君長人羸貧弱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潘垓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在南者爲契丹在北

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云自契丹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貨勃

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

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邊條爲室如突厥毼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

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鞵結繩爲轡寢則屈木爲室以蘆條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藉之

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赫羯同婚姻之家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去然後送牛

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

麗自南至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

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奔騎水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

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羸多於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恒室韋因水爲號也

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帝隋開皇大業中竝遣使朝獻○大唐所間有九部焉屢有朝貢所謂橫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韋納婆萬室韋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地豆于

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落侯

烏落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上下溼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貌水東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大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謨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鄰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麻

驅度麻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浮臥浮履冰沒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番

雷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鄰埋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於頡利其渠帥號為俟斤○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利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恆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屨縛之足下履先叶反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翦髮樺皮為帽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氾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繫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孟造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迴紇

迴紇在薛延陁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斤死子菩薩立○大唐貞觀初與薛延陁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於天山大破之俘其部眾迴紇由是率其眾附於薛延陁號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其地沙鹵有大羊而足長五寸及薛延陁之敗其大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率其部詣闕請同編戶自突厥衰滅其國漸盛國主亦號可汗開元十五年使大臣梅祿嚙來朝獻名馬焉按諸家敘突厥事以梅祿為突厥官號尚謂突厥見存乃未之詳耳

骨利幹

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五百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頭類橐駝筋骨羸壯好者日行數百里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煮一羊脚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出之所○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獻駿馬十匹

結骨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其國南阻倉漫山多林木夏沮洳沮洳音據反冬積雪往來險阻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逕其人竝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為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丈夫健者悉懸手以為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懸之其人服飾以貂豹女滑食用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男女雜處每一姓或千口五百口共一屋一牀一被若死唯哭三聲不斃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為墳墓以木為室覆以木皮土宜粟麥稌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每雨錢收而用

之號曰迎沙以爲刀劍甚利其國獵獸皆乘木升降山墜追赴若飛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君長遂身入朝

駁馬

駁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斥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浦波以馬及人挽窄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獾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棹皮根爲盤盥隨水草居止累木如井欄棹皮蓋以爲屋土牀草蓐如氈而寢處之草蓋卽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駁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突厥謂駁馬爲易刺亦名易刺國

鬼國

鬼國在駁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身著渾剝鹿皮衣服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水粟噉鹿及蛇駁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三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陸闕侯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據部落其駁馬鹽漠念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獬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大唐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諸蕃君長詣闕稽顙請太宗爲天可汗制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

行可汗事乎羣臣及諸蕃咸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傳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西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遷據中壤衣冠珍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爲肉籩詔丑亞曰當劉漢狗何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國之人眾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眾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本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上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爲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爲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在長安者恆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勞面如其國臣其爲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辯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

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募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鑑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唯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竝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申觀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募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也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以使胡人得法況得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祖假厄平城而冒頓



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妄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旣屬美於章絨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方嚮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絲翹繫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見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賦武指曰自昔廷議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獵狃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效童整人驅之而已是為中策漢武輕齋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為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其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縉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路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

愛子邊境不選武略之臣修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人遠行貨路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疎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王禦蠻夷之常道也觀以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權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瘡戎之動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秦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脫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塼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十里之地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脫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

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知和親之不能久安而為之者天下初定苟紆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懿達不矜智能沈謀內斷眾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疎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為下策可矣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通收迹遠徙窮窟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秦春之過舉放寇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為戎妻媼身反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鷲昧之性使漸習革風反令婉冷之姿毀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首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馮毘之資邀綫純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未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

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卽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詎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詎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穢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愼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費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爲贄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纈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

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兇竄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詎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也四夷之猾夏尙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冤酷辭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翫聲色或窺圖籍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惡劉起居武指云秦逐戎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通典卷二百



卷一

上地家七人注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  
然後為家刊本止訛正據別本改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刊  
本二訛而據別本改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會掾屬令史  
有所巡幸晉志作循行

孝文太和元年詔曰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刊本肄訛  
肆今改

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刊本授訛受據別本改  
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案匠一本作廩

卷二 食貨二

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刊本坊訛方據  
隋志改

內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虎賁刊本內訛戶據隋  
志改虎治唐諱作武今改後同

一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刊本下訛上據隋志改  
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刊本便訛使據別本改

隋文帝令自諸生以下皆給永業田多者至百頃少者  
三十頃案三十頃隋志四十頃

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案別本五頃下有  
每品以五十畝為差八字

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婦妾富戶者各給  
永業田二十畝案男子一本作男女

史起為令民僕歌之曰終古曷爾兮生稻梁注謂曷爾  
之地刊本脫爾字據別本增

杜元凱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  
積并損案積晉志作業又既以水為田富恃魚菜螺  
蚌案田晉志作困

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  
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刊本猶訛無 又都督度支  
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善理也刊本脫同  
字並據晉志改增 又長史二千石躬先勸戒案晉  
志戒作功

後魏刁雍上表曰臣請於河西高渠之北平地鑿渠刊  
本脫地字 又即循高渠而北刊本循訛修並據魏  
志增改

卷三 食貨三  
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刊本明訛名據別本改  
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之所執而非通  
理之篤論也刊本誠訛成據晉書改

樂毅宦燕見喪其史案宦晉書作官  
屬役無漏流亡不歸繡據南齊書作滿

卷四 食貨四  
元風四年出口賦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  
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  
車騎馬刊本三俱訛二據漢注改

卷五 食貨五  
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刊本脫及字據隋書食貨志  
增

殿中虎賁持錐斧刊本錐誤雄據隋志改  
租米五石案隋志此下有祿米二石四字 又丁女並  
半之案隋志此下有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丁

十二字

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刊  
本上縣訛郡妄訛委據隋書食貨志改

多者及下戶刊本複衍戶字據隋書食貨志刪  
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案隋志一作三

卷六 食貨六  
天寶元年赦文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刊本孝訛老據  
新舊唐書改

西平郡貢符犀角十隻刊本犀解誤據唐書改  
隴西郡貢秦芄刊本訛膠據別本改

永陽郡今潯州刊本潯訛浙據唐書改  
吳郡貢魚子五升刊本魚訛春據唐書改

會稽郡貢交梭綾二十四匹刊本梭訛樓又脫綾字據唐書  
改增

新定郡貢文綾二十四匹刊本文綾訛交梭據唐書改  
桂陽郡今郴州刊本訛柳據唐書改

潯陽郡刊本潯訛泉據唐書改  
洪源郡貢蜀椒一石今黎州刊本黎訛富案唐書洪源  
郡作黎州江源郡作當州黎州洪源郡則貢升麻椒

麇江源郡則以地產當歸地名當州今據改  
江油郡刊本江油二字互倒據唐書改

歸誠郡刊本誠訛城據唐書改

卷七 食貨七  
漢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案六十冊府元  
龜作六百

唐高宗永徽元年高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  
今戶三百八十萬案冊府元龜九十作七十八十萬

作八十五萬

裴冕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注章治刊本洽

詭治據唐書改

融又上言天下所檢責客戶案此奏一作裴耀卿

卷八 食貨八

太公九府圖法注圖謂均而通也刊本均訛內據唐書

注改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刊本千訛千千訛十據管子改

周郭其下合不可磨取盜焉案下漢書作質

致富之道實假於錢刊本富訛之據別本改

卷九 食貨九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法刊本署訛置據宋紀及冊

府元龜改

刑雖重禁姦孽方密案宋書作刑禁雖重姦逐方密

大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刊本通元二字互倒據

冊府元龜改

卷十 食貨十

賈誼上疏曰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刊本出訛

在據冊府元龜改

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關彼防禦刊本禦訛城據魏書改

合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刊

本中訛牛據魏書改

若船數有缺且賃假充事刊本數訛所據魏書改

裴耀卿奏曰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南租米案南冊

府元龜作東

管子曰禹筮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刊本脫國字據管子增

卷十一 食貨十一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注如道路設木為樞者刊

本脫設字據別本增

自東晉至陳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刊本百訛

自據冊府元龜改

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材刊本材訛林據史記改

二千一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案史

記二千下有戶字

牛千足羊箠千雙刊本雙訛隻據史記及漢書改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出諸田刊本富訛宿據史記及

漢書改

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案推理史記及各本皆作推理

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刊本農訛畝據史記改

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刊本曲訛田據史記改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傳記各有幹焉刊本賒訛

餘焉訛馬據周禮及漢書改

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刊本之訛衣據漢書改

洛陽辟子仲張長叔刊本叔訛督據漢書改

布帛為租則更多姦盜刊本吏多訛利吏據後漢書改

卷十二 食貨十二

管子曰智有十倍人之功愚有不廢本之事注廢猶償

也刊本償訛賞據管子注改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無稅於天下刊本脫

財字據管子增

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糶之數刊本糶訛糶據管子改

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糶賤刊本糶訛糶

據管子改

北郊有堀闕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注以此龜為

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刊本此訛比可訛百據管

子注改

請以瑤為質以假子之邑粟刊本質訛質據管子改

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注先託築城刊本託訛記衍其

字據管子注改

魯梁之民俗為綿注綿徒矣反刊本徒訛陵據管子注

改

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刊本

愛訛憂據管子改

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刊本王訛五據管子改

穀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刊本脫錢字據管子

增

是人君作發號令收稿而戶籍也刊本稽訛糧據管子

改注並改

市絲綿綾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刊本綾訛紋據冊

府元龜改

卷十三 選舉一

待詔或郡國貢選公車徵起悉在焉刊本選訛送據漢

書改

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刊本銓訛詮據漢書改

其合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案縣漢書作郡

合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刊本合訛者據冊府元

龜改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

刊本二人訛一人據後漢書百官志改

卷十四 選舉二



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刊本正下衍所字據魏志刪

周朗上疏曰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案下十七宋書作十八

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案三北齊書作二

後周宣帝大成元年詔州郡舉經明行脩者上州上郡

歲一人案冊府元龜作上州上郡歲三人下州下郡

歲一人與此異

卷十五 選舉三

李元瓘上言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刊本

徒訛人據冊府元龜改

每經帖十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刊本脫通字據

冊府元龜增

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刊本惟開二字互

倒據冊府元龜改

試說文字林凡十帖口試無常限案冊府元龜無口字

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刊本

脫丙字據冊府元龜增

置十銓試人注魏明帝嘗卒至尙書省陳矯跪問曰陛

下欲何之刊本脫詭據唐書改

卷十七 選舉五

唐劉祥道奏稽古之業雖則難成斗筭之材傷於易進

刊本則詭信據唐書改

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

亦量配三司案唐書作其行署私犯公坐情狀可責

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與此異

乾封八年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案別本八作二

張九齡上書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刊本脫可字據監本改

天下雖廣朝廷雖眾士之明賢誠可知也刊本明詭名據監本改

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刊本彼詭比據監本改

卷十八 選舉六

評曰昔者唐虞皆訪於眾刊本者詭有據監本改

卷十九 職官一

棄作后稷刊本脫作字據漢書增

五監注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刊本子詭予今改

官數唐六十員一本下有虞十六員四字

卷二十 職官二

三老五更晉三代所增也案晉監本作者

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注

魏武破張繡入覲天子亦行此制汗流浹背刊本浹

訛洽據別本改

晉初置三上公注惠帝天安元年以齊王罔為太師刊

本天詔大據晉書改

卷二十一 職官三

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清河中分為左右刊本複衍中字

據監本刪

散騎常侍後魏北齊位在中書之右其資敘為第三清

注明毫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

濁刊本勇詭通據監本改

大唐武德初為內史令注常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

行高祖責其遲晚刊本晚詭由據監本改

中書侍郎晉置四員及江左初又改為通事郎刊本又

詭右據監本改

卷二十二 職官四

都堂居中左右分司注舊尙令書有大廳當省之中今

謂之都堂刊本今詭令今改

尙書左丞兼糾彈之事注崔洪曰我舉郊丞而還奏我

此挽弓自射之謂也刊本謂也詭所謂據別本改

元嘉以後有二十曹郎注元嘉十八年增制定曹郎即

魏世之定科郎也刊本複衍郎字據監本刪

卷二十三 職官五

魏改選部為吏部晉與魏同注江霖為選官霖音彬刊

本彬詭林據韻會改

大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尙書為司列太常伯案二唐書

作元

考功郎中一人注宋元嘉三十年又置功論郎刊本脫

上字功詭公據宋書百官志增改

郎中一人注武德初改為禮部郎中刊本德詭帝據監

本改

屯田郎中一人注柳或為屯田侍郎刊本柳或詭補或

又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刊本制詭以 又類

聞而款服刊本款詭戰並據隋書改

卷二十四 職官六

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注蔡邕以侍御史轉侍書御史

刊本侍詭持據後漢書改

北齊瑯琊王為御史中丞注高道穆為御史中丞壽陽

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刊本以上衍執字棒下

衍卒字據監本刪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注上嘗謂崔隱甫曰卿為大

天深副朕意刊本意訛委據監本改

內供奉二員注庶僕臺例占闕者得職田刊本得訛傳

據監本改

監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初

罷其名刊本脫下御字初字據監本增

襄行五員并監諸軍出使等注比來御史監軍乃有控

制軍中大小之事非所以委專征也刊本征訛往據

監本改

卷二十七 職官九

寺人注掌王之內人及女宮刊本宮訛官據周禮改

內常侍注寶應元年敕諸道州所承上命不得輒便信

中使宣敕即遵行刊本輒訛懸據監本改

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三人刊本三訛二據漢

書百官志改

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射中常侍刊本射訛侍據後漢

書改

丞漢有六人注其後損益刊本後訛有據監本改

置五經百名刊本名訛石據監本改

書學博士注鳳閣侍郎王方慶曰臣七代祖僧綽刊本

僧訛曾今改

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注文子為衛之將軍名

彌牟刊本彌訛稱據禮記改

卷二十九 職官十一

魏以司馬景王為大將軍置掾十人別無屬官刊本別

訛則據監本改

征東將軍注以張遼為之刊本脫之字據別本增

卷三十 職官十二

咸亨元年贊善大夫別自為首皆掌侍從翊贊刊本贊

訛養據監本改

卷三十一 職官十三

十九關內侯注如濟曰列侯出關就國也刊本也訛侯

據監本改

卷三十三 職官十五

天寶元年改州為郡注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兔符

刊本免訛菟據監本改

卷三十四 職官十六

通議郎注散官直刊本直訛置據監本改

卷三十六 職官十八

將仕郎注許練通時務者始得參選刊本練訛據今改

五命賜則注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也刊本

脫地字據監本增

第七品太中散議議三大夫刊本太中訛太史今改

卷三十七 職官十九

第五品給事中黃門刊本脫中字據宋書增

十五班領護軍將軍刊本脫上軍字據隋書增

十一班祕書監刊本監訛郎據隋志改

大中大夫刊本中訛子據隋志改

十班大匠卿刊本脫卿字據隋志增

八班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案隋志此下有司馬二

字

五班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案隋志

荆河作豫

三班嗣王庶姓北徐北堯梁交南梁五州別駕刊本南

梁訛南堯據隋志改

二班皇弟皇子國常侍刊本弟訛帝據隋志改

武騎常侍案隋志此下有材官將軍四字

七班太子家丞案隋志家下有令字

二衛中員外將軍案隋志二衛下有殿字

六班嗣王庶姓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刊

本庶姓下脫湘字據隋志增

五班皇弟皇子公府東督護案隋志東下有曹字

太常五宮功曹案隋志此下有石頭戍軍功曹六字

四班庶姓節府板行參軍案隋志節上有持字

三品蘊位細作令案隋志此下有導官令三字

正廚丞刊本正訛平據隋志改

三品勳位門下集書主事通正令史刊本事通二字互

倒據隋志改

十四班注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刊本凡訛九

據隋志改

十班和武案武隋志作戎

卷三十八 職官二十

第五品越桂霍靈等十五州刺史刊本脫靈字據隋志

增

第八品武衛常侍案衛隋志作騎

第九品梁秦司南徐等州別駕中從事史刊本等訛梁

據隋志改

正四品三等鎮將軍案隋志無軍字

從四品左右備身正都督刊本都督訛督軍據隋志改

從五品三公府掾屬刊本三訛二據隋志改

從五品開國鄉男爵刊本鄉訛卿據隋志改

從七品三等鎮諸曹參軍事刊本諸訛將據隋志改

正八品三等下郡丞三等下縣令刊本脫三等下郡丞

五字據隋志增

從八品三公府長兼左右戶行參軍刊本長下衍史字

據隋志刪

正九品太子食官中省典倉等令刊本省訛盾倉訛食

又脫等字據隋志改增

從九品諸縣丞刊本丞訛令據隋志改

卷三十九 職官二十一

隋官品令正三品內史令刊本史令二字互倒據隋志

改

從四品上鎮將軍刊本脫軍字據隋志增

正五品太子內舍人刊本內訛府據隋志改

從六品直後三寺丞刊本直後二字互倒據隋志改

從八品司儀刊本儀訛儀 又掌醢刊本醢訛醢俱據

隋志及唐志改

正九品內寺伯刊本寺訛侍據隋志改

上關丞刊本丞訛令案上關令已見從八品內今據隋

志改

從九品內署局丞案隋志作內調者丞

視正五品同州總監刊本監訛管據隋志改

視從八品皮毛副監案隋志皮上有諸字監下有行臺

諸副監諸屯副監九字

視正九品雍州都從字刊本郡訛都據隋志改

卷四十 職官二十二

大唐官品正三品左右驍騎案騎唐書職官志作衛

正六品中府果毅都尉刊本府訛武案從五品有上府

果毅都尉從六品有下府果毅都尉此正六品自當

作中府為是今據唐志改

從六品牙市監案牙唐志作互

正七品詹事司馬案馬唐書作直

內寺伯刊本寺訛侍據唐志改

正八品車府今刊本車訛率案唐志作車本書他書亦

作車今據改

諸衛羽林龍武諸曹參軍刊本脫龍武二字據唐志增

正九品典慶署主乘刊本乘訛丞據唐志改

從九品太子典殿牧署典乘刊本脫上典字乘訛丞據

唐志增改

卷四十一 禮一

隋文帝命牛宏辛彥之等刊本脫命字據別本增

第五十五庶子為人後其妻為本舅姑服議刊本子訛

人據別本改

第八十一諸州祭社稷刊本祭訛榮據別本改

卷四十二 禮二

祀昊天上帝幣用縮長丈八尺注鄭玄注曾子問云制

幣長丈八鄭約逸巡狩禮文也刊本注訛云脫逸字

並據別本改增

禮神之主用四珪注一玉俱成圭末四出案別本俱成

下有圭本著於璧五字

青幣注孤執皮帛案別本此下有鄭玄云字

王親牽牲而殺之注既殺以授烹人刊本脫既字據別

本增 又君親牽牲刊本君訛若據禮記改

帝以十月上宿郊見案帝別本作常

通耀火注舉令光明遠照刊本光訛先據漢書郊祀志

改

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案貴別本作垣

又秦舊神稱皇天上帝案舊神一本作天神

建武二年制郊兆于雒陽城南刊本兆訛北今改

景初元年刊本景下衍帝字案景初係魏明帝年號今

刪

大明三年移郊兆於林陵在宮之午地刊本午

注及別本改

從祀注風伯雨師刊本脫伯字據別本增

禮祭月於坎注今正形既廣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刊本

正訛立據監本改

文帝天嘉中刊本天訛大據陳書改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注五帝三王不相沿

襲刊本襲訛習今改

虞儀合掌牲陳於壇前刊本儀訛牲據魏書禮志改

執酒七人西向刊本脫人字據魏書禮志增

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刊本脫前字據別本增

卷四十三 禮三

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感刊本感訛感據別本改

以章巨源為終獻注欽明又奏請以安樂公主為終獻

刊本奏獻二字互倒據別本改

開元十一年張說為禮部使章縉為副行刊本縉訛滔

據舊唐書禮儀志改

配以五人帝注炎帝配赤帝刊本上帝字訛命今改

漢承秦滅學注董仲舒春秋春旱暴巫聚蛇刊本蛇訛

地 又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刊本脫一字 又暴

釜于壇刊本壇訛檀並據春秋繁露改

閉諸陽注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刊本應龍二字互倒

據山海經改

隋制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刊本用訛周據別本改

卷四十四 禮四

夏后氏世室四旁兩夾窗注每室四戶八窗刊本室訛

堂據周禮注改

其制度九尺之筵注釋名曰刊本名訛文據別本改

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注因駕為九龍盤蚪之狀

刊本脫為字據別本增

大禱野夫黃冠注大羅氏掌鳥獸刊本掌訛業據禮記

改

卷四十五 禮五

夏至日禮地大宗伯以匏爵酌醒齊以亞之刊本脫酌

字據別本增

別為主以象其神注蓋用石為之以石為土類故也刊

本故訛是今改

以血祭社稷五祀刊本上祭字訛食據周禮改

刺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刊本脫生字據唐

書增

卷四十六 禮六

周制祭五岳王及尸皆服毳冕注史記云周公祀泰山

以召公為尸案此出白虎通非史記注誤引

岐山吳山注岐山在今之岐山縣見山兩岐故俗呼為

箭括嶺吳山在今沂陽郡之吳山縣刊本脫上在字

見訛岐括訛闕下在今二字互倒並據漢書改

涿泉祠朝那涿泉在安定郡刊本脫泉字據漢書增

籍田晉武帝詔曰今循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

穡之艱難刊本脫與字據晉書增

卷四十七 禮七

后妃廟宋孝武大明二年刊本大詔太據宋書改

卷四十八 禮八

諸侯大夫士宗廟祭日來日丁亥用薦歲事刊本日詔

月今改 又注直舉一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刊本

直詔宜據儀禮注疏改

雍人掄膚注膚脊革肉也刊本脅訛員據儀禮注疏改

綴於主人注眉壽萬年案儀禮此下有勿替引之四字

刊本脫今增

祝先尸從注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後迎牲刊本脫後

字 又設饌於堂然後迎尸于奧刊本脫然字今並

增

凡宗廟之器注宗廟名器尊彝之屬刊本名訛盟據注

疏改

稻曰嘉蔬注稻菰蔬之屬刊本脫菰字據禮記注疏增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晉劉氏問蔡謨云注重主道也

理重則立主刊本理訛據別本改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注宗

廟有祔室刊本有訛在據別本改

卷四十九 禮九

時享王乃以玉爵酌獻罇中禮齊以獻此三獻也案禮

疏作以玉爵酌著尊芝齊以獻尸

於是王以玉爵酌象罇益齊以獻尸此五獻也案象禮

疏作壺

醴齊以醕尸案禮疏作泛

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盞齊案禮疏作以瑤爵酌壺尊

醴齊

季冬之月天子乃嘗魚先薦之寢廟刊本季冬訛仲夏

先訛咸據月令改

禘祫上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具刊本具訛

其據別本改

白黑形鹽臠注臠生魚為大臠刊本臠訛臠據周禮注

疏改

茆菹麋藟刊本茹訛茅又臠臠刊本臠 據周禮

筓菹臠臠注筓箭萌刊本箭訛筓據周禮注改

卷五十 禮十

禘祫下文帝元嘉六年注晉以春豢曲沃齊十月嘗太

公刊本十下衍一字據宋志刪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刊本孝建訛建元十二訛十

又注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刊本依下衍舊字 又用

來年十月殷祀為允刊本來下行二字並據宋志改

刪

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也刊本昭穆下行百

官二字據魏志刪

春祭特酌刊本祭訛廢據魏志改

禘其所自出之祖刊本禘訛祖據魏志及禮記改

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

刊本於訛施據魏志改

四時行事而猶未禘刊本時訛月據魏志改

宜待三年終然後禘刊本然訛乃據魏志改

冬公如晉刊本晉訛齊據春秋及唐書改

二周有半實整三年刊本整訛枕據別本改

太廟為始封之祖刊本脫太字據別本增

伏請據魏晉舊事為比刊本為比二字互倒據別本改

卷五十一 禮十一

七祀袁準著正論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

中霤土神也刊本脫下中霤二字據別本增

卷五十二 禮十二

上陵外國朝者注辭綜曰刊本綜諛琮今改

卷五十三 禮十三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注武王踐阼召師尚父

而問焉曰刊本曰上衍師尚父三字據禮記注疏刪

又王行西折而南刊本行下衍而字 又則親疏

有序而恩相及矣刊本脫則字恩字矣訛也 又則

聖智在位而功不賈矣刊本脫則字置訛遺 又退

習而端于太傅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刊本說作退

習兩端則德智理矣並據大戴禮及禮記注疏增改

獻帝建安中注晉摯虞決疑刊本摯虞二字互倒據晉

書改

宋明帝太始中置立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刊本

脫一科字據別本增

釋奠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刊

本齊訛齋今改

景龍二年皇太子釋奠令從臣皆乘馬劉子元議曰方

履高冠自是車中衣服且長裙廣袖不宜馳驟於風

塵之內刊本且訛宜據監本改

孔子祠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羨為宗聖侯令

魯郡修廟置百石吏卒刊本石訛戶據魏孔子廟碑

改 卷五十四 禮十四

巡狩望秩于山川注乃以秩望祭刊本訛乃望秩遣祭

又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刊本脫者

字並據史記正義改增

歸格于藝祖用特注特一牛也刊本牛訛牢 又每歸

用特者明每一岳即歸也刊本下每字訛祭並據尚

書注疏改

誦訓氏亦夾王車以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刊本所識

訛上古據周禮注改

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之事刊本師訛保據別本改

晉初新禮注摯虞刊本摯訛贊今改

封禪建武三十年注仰視天門姿遼如從穴中視天刊

本突訛突據馬第伯封禪記改

四月己卯大赦注梁松被誅蓋亦誣神之咎也刊本咎

訛荅據別本改

麟德二年儀注為金繩以纏玉匱為金泥以泥之刊本

為金泥以下衍金字據別本刪

以五色土封之刊本脫土字據別本增

嚴巖岱宗衍我神主刊本衍訛衍 又中宗紹運舊邦

惟新刊本此下脫睿宗繼明天下歸仁二句 又匪

功伐高匪德矜盛刊本伐訛成矜訛務 又方士虛

誕書儒醒醒刊本醒醒訛不足並據明皇紀泰山銘

增改

卷五十五 禮十五

告禮明帝太和六年注今則西岳之精申明天意刊本

申明二字訛神據別本改

享司寒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近寒刊本也訛地據

左傳改

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刊本北訛地據別

本改

祭晉武帝咸寧及太康中時雨多則祭朱絲祭社刊本

祭訛祭據別本改

高祿周禮月令注玄鳥遺卵城蕭吞之刊本簡訛狄據

禮記注改

晉惠帝元康六年博士議禮無高祿置石之文未知設

造所由刊本未訛求據別本改

赦視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禋洛水之側刊本洛訛

浴今改

馬融梁冀西第頌刊本脫頌字今增

卷五十六 禮十六

天子加元服將冠筮日筮賓注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

賓所以敬冠事刊本脫筮日二字今增

周公冠成王命祝雍頌曰刊本祝訛史據大戴禮改

昭帝冠辭蘊積文武之寵德刊本寵訛就據大戴禮改

陛下承承與天無極刊本作承天無極四字據大戴禮

增改

皇太子冠暗制太子以下皆拜刊本脫皆字據別本增

諸侯大夫士冠已冠而字之注字所以相尊也刊本字

訛因據禮記注改

主人酬賓注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刊本脫飲賓

客而從之以七字據禮記注增

歸賓俎注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刊本禮上行為字據儀

禮注刪



遂以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注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刊本卿說鄉據儀禮注改

卷五十七 禮十七

君臣冠冕中饋等制度殷制章甫或以尋注尋音汎甫反刊本訛沈據經典釋文改

建華冠漢制以鐵為冠注薛綜曰刊本綜訛宗今改皇股因之曰尋注所以自飾覆刊本所訛覆據別本改

卷五十八 禮十八

天子納妃注魯桓公八年祭公未注祭音債刊本債訛據別本改

北齊納后之禮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謁廟刊本脫又擇日三字 又先以太牢告而後偏見羣廟刊本脫

先字而字並據別本增

公侯大夫士婚禮女父對曰某之子蠢愚弗能教刊本蠢訛蠢據儀禮及別本改

納徵用玄纁注象陽陰備也刊本脫備字據儀禮注增易師以敬注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刊本脫帥

婦二字道訛導據儀禮注增改

乘墨車注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刊本而訛人據儀禮注改

女次純衣纁稱注凡婦人不常施稱之衣刊本常訛裳據別本改

見舅姑注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刊本脫待字據儀禮注增

卷五十九 禮十九

公主出降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刊本字訛主據別本改

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開刊本所訛有隨訛有據別本改

婚禮不賀議會吳於鄆刊本鄆訛縮據左傳改

男女婚嫁年紀議越王句踐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刊本十七訛二十據春秋外傳改

嫁娶時月議王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注肅據詩云刊本詩訛書今改

卷六十 禮二十

周喪不可嫁娶議給事中王琛有兄喪刊本脫中字據別本增

推尋舊事元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刊本脫推字各字並據別本增

鄭玄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與不及時同降刊本脫與字不及時四字據別本改

祖無服父有服可嫁娶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刊本脫辭王父命四字據公羊傳增

降服及大功未可嫁姊及女議傳都官駁孔議曰刊本議訛讓據別本改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姨一本無下之姨二字

卷六十一 禮二十一

君臣服章制度玄冕服祭羣小祀注其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刊本黻訛繡據周禮注改

若加餘冠則服其加冠之服案冠別本皆作官龍朔二年注朝參行列一切不得著黃刊本列訛例據別本改

神龍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

太子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刊本脫以字據別本增

貞元七年令常參官復衣大綾袍刊本脫大字據別本增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南山豐大特注有牛從木中出刊本本訛水據史記注改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後周髻衣刊本髻訛絹案隋志作髻注云似髮今據改

卷六十三 禮二十三

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後漢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刊本脫下字據漢志增

貞觀十六年注長壽三年改玉璽為符寶刊本脫符字據別本增

卷六十四 禮二十四

五輅隋輅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綬垂以結綬刊本綬訛纁據別本改

指南車齊因宋制四角皆施龍子竿刊本竿訛於據別本改

卷六十五 禮二十五

皇太后皇后車輅安車雖面鷩總皆有容蓋注鷩總者青黑色刊本脫總字據周禮注疏增

公卿大夫等車輅隋制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鷩刊本參訛慘又脫謁字據別本改增

卷六十六 禮二十六

旌旗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刊本貅訛紉今改師都建旌注都人所聚刊本所訛之據別本改

後周三日旅以供旅師刊本旅訛據別本改

鹵簿後漢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案注一本作仗

卷六十七 禮二十七

養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天子以父兄養之刊本脫以字據禮記注疏增

天子拜敬保傅晉成帝詔拜敬加舊以明崇德刊本脫

舊字明下行傳字據別本增刪

卷六十八 禮二十八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櫛 笄總注總束髮也垂後為飾刊本節訛編據禮記注疏改

總角注總角收髮結之刊本收訛雙據禮記注疏改

道路男子由右注地道尊右刊本地道訛道路據禮記注疏改

夫人不荅妾拜議禮表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刊本之訛

人據別本改

僧尼不受父母拜議整容端坐受其禮拜刊本整訛聲

據別本改

卷六十九 禮二十九

養兄弟子為後後自生子議賀囑妻上表陶氏時取孩

抱羣恆訶止刊本詞訛辭據別本改

卷七十 禮三十

讀時令魯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刊本十下行二字

據春秋刪

魯文公始不視朔刊本視朔訛祀告據舊唐書禮儀志

改

元正冬至受朝賀後漢受賀注謁者引公卿以次拜敬

行出刊本徹訛微據別本改

永徵元年敕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刊本脫官

字據別本增

卷七十一 禮三十一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請臺告報知所稱尚書某甲參

議刊本脫議字據別本增

錫命周制五命賜則注王之下大夫刊本脫下字據周

禮注疏改

八命作敘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刊本侯伯訛諸侯據周

禮注疏改

諸王公城國宮室車服車旗議侯伯七命刊本脫侯字

據周禮增

卷七十三 禮三十三

五宗周制別子為祖注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君刊本

禰訛稱據別本改

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睦也刊本睦訛穆據別本改

其兄是嫡長家有代封刊本代封二字互倒據別本改

公子二宗孔穎達曰案公子唯一無他公子無可為已

宗是有無宗也刊本上公字訛世 又言公子有族

人來與之為宗之道刊本脫族字 又公子之宗道

也者言此嫡公子為庶公子宗刊本庶下脫公字又

衍為字並據禮記注疏改增刪

鄉飲酒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注將進揖當塗揖當碑

揖也刊本碑訛階據儀禮注疏改

遂徹俎乃羞注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

愛也刊本鄉訛享據儀禮注疏改

獻於王庭注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之禮刊

本脫行字據周禮注疏增

卷七十四 禮三十四

天子受諸侯朝宗觀遇邦畿方千里注其朝貢之歲四

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刊本朝訛服據別本改

司几筵設黼屨注以絳帛為質刊本絳帛訛采白據儀

禮改

改袒還襲遂八門左刊本左訛右據儀禮改

夏則禮日於南門之外注變拜言禮者客祀也刊本客

訛祭據儀禮注改

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西門之外案儀禮禮字下無

月與二字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將行之朝朝服釋幣於禰告為

君使刊本脫下使字據儀禮注增

天子遣使來迎勞諸侯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

義也刊本義訛儀據禮記改

三恪二王後武德元年詔曰修廢繼絕德澤崇於二代

刊本繼訛紀今改

卷七十五 禮三十五

天子朝位二日中朝注王西南向揖之刊本南向訛面

而據周禮注改

為壇見諸侯之法天子壇上南面刊本上訛土據別本

改

信節道路用旌節注如漢之郵行者有程矣刊本程訛

旌據禮記注改

卷七十六 禮三十六

天子諸侯將出征周制類於上帝注帝謂五德之帝刊

本謂訛位 又不敢留尊者命也刊本命訛久並據

禮記注疏改

禱於所征之地注禱師祭也刊本也訛地據禮記注改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乃致退鳴鑣注鼓鐸則同異者廢

鑣而鳴鑣刊本廢訛發據周禮注改

遂以狩田注冬田為狩言守取之刊本守訛狩據周禮

注改

艾蘭以為防注蘭香草也刊本香訛者據梁彞傳注改

隋大業三年陳冬狩之禮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刊

本將訛侯據隋書禮志改

出師儀制後漢初立秋之日其儀乘輿御戎路刊本其

訛兵據後漢禮儀志改

靈帝中平五年帝躬環甲介馬稱無上將軍刊本無訛

為據後漢書改

卷七十七 禮三十七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以狸步張三侯注三侯者司裘所

供刊本裘訛射據周禮注改

卷七十八 禮三十八

天子合朝伐鼓北齊制日蝕鳴鼓如嚴鼓法刊本如訛

加今改

時讎仲秋天子乃讎注此讎讎陽氣也刊本也訛除據

周禮注改

卷八十 禮四十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夫帝位次自以君道相承刊

本夫帝詔太常據別本改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天子為諸侯絕期注天子之子

封為諸侯刊本復衍子字今刪

卷八十一 禮四十一

天子弔大臣服議魏蔣濟奏注吳射慈喪服圖刊本射

訛謝據隋書經籍志改

卷八十二 禮四十二

皇太子為太后服議宋文帝元嘉十七年有司奏禮服

變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復有再禫刊本復訛服據

監本改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總刊本後

訛后據儀禮改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濟南王統昔為庶母居廬刊

本濟訛齊據監本改

為太子妃服議王者體絕大禮刊本禮訛理據監本改

為諸王喪服議諸侯體國備物典策不異成人刊本策

訛事今改

若升仕朝列則為大成刊本大訛文據宋史禮志改

卷八十三 禮四十三

復夏采注求之王平生常有事之處也刊本脫生字據

周禮注疏增

中屋履危刊本履訛覆據禮記改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刊本

去訛云據監本改

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綬迎立於戶側

刊本脫戶字據宋書增

卷八十四 禮四十四

沐浴以鬯築鬯刊本鬯訛鬯據周禮改

潘濯棄於坎刊本濯訛濯據禮記改

舍舍人供飯米刊本舍訛舍據監本改

商祝掩瓊汪象齒堅也刊本齒訛齒據儀禮注改

龔決用正王棘注以香指放菴刊本放訛於 又生者

以朱韋為之刊本生訛主並據禮記注改

婦人則設中帶注中帶若今之禫參刊本參訛衫據禮

記注改

有前後裳不辟注不辟積也刊本積訛質據禮記注改

設冰君設大盤注秋涼而止刊本止訛上據禮記注改

始死變服為曾祖父母注父兄子姓婦人皆坐刊本姓

訛姪 又大夫以上素弁刊本弁訛弁并據監本改

始死禭諸侯相禭以後輅注後輅貳車也刊本貳訛二

據禮記注疏改

小斂袍必有表注為其褻也刊本褻訛襲據禮記注疏

改

設百官位次刊本復衍位字今刪

卷八十五 禮四十五

啟殯朝廟遷於祖用軸注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

關軸焉刊本檉訛程關訛闕並據儀禮注改

卷八十六 禮四十六

薦車馬明器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注凡入門者參分

庭一在南刊本一訛二據儀禮注改

陳器之道省陳而盡納之可也刊本可上行不字據禮

記刪

挽歌詩稱君子作歌刊本詩訛傳今改

葬儀大唐元陵儀注龍輻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埃

刊本首訛省據監本改

大旒置於戶內刊本旒訛幡據監本改

卷八十七 禮四十七

虞祭主人倚杖入祝從注主人比旋刊本主訛室據儀

禮注改

三處注士則庚日三度刊本土詛是據儀禮注改

大唐元陵儀注司徒捧俎刊本脫徒字據監本改

耐祭用專膚爲折注專猶厚也刊本厚詛羣據儀禮注改

大唐元陵儀注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刊本令詛一據別本改

前一日尙舍與西內使計會刊本與詛於據監本改

侍臣等夾於階間刊本脫階字據監本增

引自東階升刊本脫階字據監本增

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刊本兩詛西據監本改

大祥變大祥有醴醬居復寢刊本醴詛醴復詛服並據禮記改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麻之有黃也注明孝子有忠實之心刊本忠詛終據監本改

齊者緝也注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也刊本虞詛庶據監本改

卷八十八 禮四十八

斬衰三年晉惠帝元康中傅咸表云率士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刊本脫豈字 又復以秦王無後刊本脫以字並據晉書增

卷八十九 禮四十九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迎父喪歸於舊室以其母耐葬刊本耐葬訛葬矣據監本改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魏陳終德欲服祖母齊衰三年以無代爵之重不可上陵諸父刊本文詛

叔據魏書禮志改

祖爲嫡孫周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周於義

可乎刊本於詛其又脫乎字據魏書改增

齊綴杖周絕族無施服注施音以豉反刊本施詛絕今改

父卒母嫁謂無大功之親已稚子幼刊本脫無字據監本增

杖周解官文有妻服之外刊本文詛交據舊唐書改

卷九十 禮五十

齊綴三月婦人義無二尊故出嫁則降父而服夫刊本脫父而二字據監本增

卷九十一 禮五十一

大功成人九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刊本脫其字據儀禮增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注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士士卿大夫也刊本侯詛國據禮記注改

周制同母異父昆弟相爲服注嫁則外祖父母無服刊本外祖父母詛父母外據禮記注改

卷九十二 禮五十二

總麻成人服三月庶子爲父後者注不敢申私親故服總也刊本服詛無據儀禮改

有死于宮中者注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刊本脫爲字據儀禮增

卷九十三 禮五十三

王侯兄弟繼統服議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弟者以臨國故也刊本脫弟字今增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復同矣刊本復詛行據監本改

諸侯大夫及大夫妻降服議刊本夫人詛大夫據監本

改 貴不降服議大夫之妻爲長子注其所不降亦不降也刊本上不字詛當據監本改

卷九十四 禮五十四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晉摯虞決疑云刊本決詛理今改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日月遠近理不有異刊本脫不字據監本改

受之者應有過禮之貶刊本者詛日據監本改

卷九十五 禮五十五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便成違禮刊本違詛爲據監本改

妻已亡爲妻父母服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君母猶然妻可知矣刊本下君字詛若據監本改

爲內外妹爲兄弟妻服議晉徐眾論云吾自服姨妹矣爲強謂之服嫂也刊本姨詛嫂據監本改

兄弟之妻無服乃異於姨妹之有服也刊本異詛親據別本改

卷九十六 禮五十六

總論爲人後議魏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刊本德詛得據監本改

若令捨重適輕違親就疏刊本違詛爲據監本改

出後者卻還爲本父服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刊本文詛聞據禮記改

卷九十七 禮五十七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周制注唯君之喪不除私服刊本除詛服據禮記注改

卷九十九 禮五十九

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舉近親之有服則疏者知無服刊本之訛知今改

卷一百 禮六十

喪過閏月議今者用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刊本脫合字據別本改

卷一百一 禮六十一

父母墓毀服議蕭子晉傳重吞禮官何佟之議刊本脫咨字議訛謹據隋書禮儀志增改

卷一百二 禮六十二

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刊本脫其字據禮記增

卷一百三 禮六十三

大駕鹵簿次羊車法駕果下馬刊本果訛車據監本改

卷一百四 禮六十四

皇太子妃鹵簿次六柱扇二刊本扇二二字互倒據監本改

卷一百五 禮六十五

齊戒凡大祀注臨時闕者通攝行事刊本行事二字互倒據監本改

卷一百六 禮六十六

陳設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刊本脫設字據五禮通考增

卷一百七 禮六十七

日星帝座刊本座訛席據五禮通考改

奠玉帛實罇罍玉幣注著罇為上實以汎齊刊本汎訛沈據五禮通考改

卷一百八 禮六十八

皇帝立春祀青帝奠玉帛諸方客使先至者各就門外

位刊本至訛據監本改

卷一百十二 禮七十二

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奠玉帛實罇罍玉幣注著罇為上實以汎齊案泛五禮通考作沈

作文武之舞刊本武訛舞據五禮通考改

執罇者舉罇酌汎齊案泛五禮通考作沈

卷一百十三 禮七十三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刊本脫太稷二字據五禮通考增

卷一百十七 禮七十七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陳設奉禮設皇太子位注執事則道南南向刊本道訛近據監本改

卷一百十八 禮七十八

皇帝巡狩燔柴告至駕至大次門外刊本次門外訛門外據監本改

皇帝祀封泰山陳設前祀一日注奉禮設御位於壇東南刊本脫於字據監本增

卷一百二十 禮八十

諸州新社稷祝進跪奠版於神座注奠祝文與上同刊本脫上字據監本增

卷一百二十一 禮八十一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孝曾孫某刊本某訛其今改

卷一百二十二 禮八十二

皇帝加元服告圓丘實罇罍及玉帛注一實明水一實醴齊刊本闕下一字今補

卷一百二十三 禮八十三

皇后正至受羣官朝賀設文武羣官諸親藩客使等位

於宮城門外如朝堂之式刊本位訛衛據下文改

卷一百二十四 禮八十四

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鸞駕出官五品以上俱集朝堂刊本脫集字據監本增

夏啟樂止法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祝而後作刊本後訛復今改

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刊本供奉二字互倒據監本改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典調各引還本位刊本引訛司據監本改

皇帝養老於太學設尊於東楹之西刊本極訛極據監本改

養老悼史執筆錄善言善行二舞作於懸中刊本行上脫善字作訛坐並據監本增改

卷一百二十五 禮八十五

皇后受冊伏惟殿下坤象配天德昭厚載刊本德訛地據監本改

謁太廟皇太子乘輿出次升輅刊本次訛自據監本改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少退俱西向刊本脫向字據監本增

卷一百二十七 禮八十七

皇太子納妃親迎若衣若笄刊本笄訛花據監本改

卷一百二十八 禮八十八

親王冠前三日注筮賓如來日之儀刊本來訛求據監本改

凡牲體節折刊本體訛體據監本改

主人西面請賓注一品以下及冠者西南拜賓之贊刊



本及訛又據監本改

卷一百三十二 禮九十二

皇帝講武左右廂各為三軍位刊本位訛皆據五禮通

考改

卷一百三十八 禮九十八

三品以上喪陳衣小斂各陳其斂衣一十九稱刊本衣

訛以今改

成服就祖母前哭亦如之刊本脫母字今增

卷一百三十九 禮九十九

郭門親賓歸出郭若親賓送者權停柩車刊本送訛還

今改

小祥祭始食菜果刊本菜訛案據禮記改

大祥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于座前刊本設訛

室據監本改

祔廟掌廟者開神主注若祔妣則出曾祖妣神主而已

刊本祔妣訛異姓據監本改

卷一百四十一 樂一

江左初立宗廟尙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注漢氏所

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絃節本有因循刊本脫

因字據監本改

卷一百四十二 樂二

陳武帝初周宏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刊本

咸訛武據隋志改

牲出入奏引儀引牲案隋志無引牲二字

卷一百四十三 樂三

五聲八音名義商亂則賊其臣壞刊本臣訛官據禮記

歷代製造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

矣刊本脫三調二字據隋志增

唐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刊本豫訛元據新唐書音樂志

及郭茂倩樂府改

卷一百四十四 樂四

金一銑開謂之于注鄭眾云于鐘唇之上祛也刊本唇

訛聲據周禮注疏改

篆開謂之枚注枚鐘乳也刊本鐘下衍穴字據周禮注

疏刪

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注鼓外二鈺外一刊

本鼓字訛在一字下據周禮注疏改

卷一百四十五 樂五

雜歌曲碧玉歌者宋汝南王妾名刊本宋訛晉據樂苑

改

丁都護歌是宋武帝所製案武帝宋書樂志作高祖

督護初征時刊本初訛上時訛去據樂府詩集改

讀曲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刊本第四訛四第

據宋志及樂府詩集改

卷一百四十八 兵一

第十一先取根本附刊本附訛同據李元陽本改

立軍中軍之鼓注中軍則公之里卒也刊本卒訛率據

管子注改

卷一百五十一 兵四

死聞者為訛事於外令吾聞知之而傳于敵聞者也刊

本傳訛待據孫子改

行師先在量力漢元帝時賈捐之上書朔南暨聲教迄

增 又養爾蠻荆刊本蠻荆二字互倒據詩經及賈

捐之傳改 又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刊本脫

萬字據賈捐之傳增

卷一百五十二 兵五

撫士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仍敕州縣厚加供給刊本

敕訛勒據唐書改

示惠招降呂蒙周游城中家家致問刊本游訛旋據吳

志改

軍師志堅必勝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余折以

御刊本折訛所 又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刊

本其以二字互倒並據左傳改

軍行自表異致敗宋殷孝祖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

謂曰若善射者十士相射欲不斃得乎刊本土訛主

據宋志改

卷一百五十三 兵六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曹公遺將徐晃遂前至偃城刊本

偃訛堰 又晃得偃城刊本脫得字並據魏志改增

示強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

二千刊本實訛實今改

卷一百五十四 兵七

掩襲王鎮惡襲劉毅留一二士刊本二訛一據宋書

改

卷一百五十五 兵八

出其不意魏遣鍾會鄧艾伐蜀去成都三百餘里刊本

成訛城今改

卷一百五十八 兵十一

攻其必救王郎少傅李立為反開開門內漢兵刊本脫

開字據後漢書增

卷一百五十九 兵十二

塞險則勝睦遂曰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刊本日訛月據

十六國春秋改

卷一百六十一 兵十四

因機設權春秋時楚師伐吳箴尹固與王同舟刊本箴

訛鐵據左傳改

多方以誤之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而辭曰刊本

而訛面據左傳改

卷一百六十二 兵十五

敵無固志可取之吳伐楚夫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

刊本王上行謂字據左傳刪

趙充國討先零羌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刊本棄

訛乘據漢書改

卷一百六十三 刑一

惟明克允注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刊本之下衍刑字據

左傳刪

漢安帝承初中陳忠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注比必

蘇反刊本蘇訛痛據漢書音釋改

卷一百六十四 刑二

宋文帝時劉秀之請改定制令擬部人殺長史料議者

謂值赦宜加徒刊本擬訛疑據李元陽本改

陳武帝制律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刊本脫下日字

據隋書刑法志增

卷一百六十五 刑三

老氏云其政悶閔其人漶漶注政教寬大刊本教訛效

據道德經注改

卷一百六十六 刑四

公族有死罪即磔於甸人刊本磔訛磔據禮記改

卷一百六十七 刑五

後魏宣武帝時詔崔纂可免郎都官尚書悉奪祿一秩

刊本官訛坐據冊府元龜改

唐永徽二年蕭齡之受智遠等金銀奴婢上怒令於朝

堂中處置刊本置訛盡據冊府元龜改

卷一百六十八 刑六

系蹄在足則猛獸絕其蹄刊本蹄訛蟠今改

卷一百七十一 州郡一

自東西魏之後注文宣天保七年刊本保訛實據北齊

書改

隋文帝開皇三年注以州治人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

守刊本職訛據文獻通考改

卷一百七十三 州郡三

京兆府武功注周后稷封于釐即此釐音台刊本釐訛

釐今改

華州垂拱元年改為秦州刊本秦訛泰據唐書改

寧州羅川注黃帝葬處刊本處訛處今改

原州百泉注今縣有彈箏峽刊本箏訛箏據北史改

綏州煬帝置雕陰郡刊本郡訛郡據隋書改

卷一百七十五 州郡五

商州上洛注即合七盤十二繞刊本繞訛綵據監本改

卷一百七十七 州郡七

均州鄖鄉注古麇國地刊本麇訛麇據左傳改

卷一百七十八 州郡八

古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注言禹夾行此山之右入河

逆上也刊本上訛山據左傳尚書傳改

衛州黎陽注有大伾山刊本伾訛玆據禹貢改

幽州注山海經有幽都山刊本有訛百山訛去據監本

改

卷一百八十 州郡十

齊州豐齊注漢荏縣刊本荏訛山往據漢書刪改

密州成陽國地刊本成訛城據漢書改

兗州注今郡理乃北境也刊本北訛非今改

卷一百八十一 州郡十一

濠州注禹所娶會塗山侯國刊本娶訛聚據漢書改

卷一百八十三 州郡十三

河州注曹公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刊本聘訛躬據魏志

改

潭州長沙注古青陽地秦始皇時荆王獻青陽以西即

此地也刊本青訛清據漢書及水經注改

卷一百八十五 邊防一

總序覆載之內注骨利幹國從天色暝時煮羊胛纒熟

而東方已曙刊本胛訛髀據唐書改

第九西戎總目挹怛國刊本國訛同據隋書改

馬韓出細尾雞案細後漢作長

卷一百八十六 邊防二

闕越漢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闕君徭功多刊本

曰訛少據史記及漢書改

卷一百八十七 邊防三

獠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刊本段訛改據北史改

附國即漢之西夷也案隋書作即漢西南夷也 又土

宜小麥青稞刊本稞訛斜據隋書改

哀牢猩猩注好酒好屠刊本屬訛屢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八十八 邊防四

嶺南序略烏許人刊本許訛併據漢書改

林邑其一曰西那婆帝刊本那訛郡據北史改

毗騫南方號曰長頸王刊本頸訛頭據梁書及南史改

于陀利出吉貝刊本吉訛古據梁書改

敦荻州薰繇水膠所出刊本緣訛緣據文獻通考改

卷一百九十三 邊防九

康居其妻有髻幪以皂布刊本皂訛帛據隋書改

奄蔡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刊本聊訛那據後漢書改

波斯丈夫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脣近下開之刊本脣訛

扇據魏書改

渴槃陲有甲稍弓刀注稍音朔刊本朔訛慆據廣韻集韻改

韻改

卷一百九十四 邊防十

匈奴賈誼論邊事曰辟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刊

本將訛特據賈誼新書改

卷一百九十五 邊防十一

南匈奴屈蘭儲卑胡都須等刊本屈訛居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九十六 邊防十二

烏桓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刊本嫁訛家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九十七 邊防十三

高車其先匈奴之甥也刊本甥訛人據監本及北史改

突厥上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刊本阿訛可據北史改

定襄王李大恩刊本李訛胡據新舊唐書改

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刊本胡訛故據新舊

唐書改

卷一百九十八 邊防十四

突厥中車鼻長子羯漫陲刊本子訛孫據新舊唐書改

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刊本山雲二字互倒據

新舊唐書改

靜難軍使玉鈴衛將軍慕容元崩以兵五千人降刊本

元崩訛元山則據舊唐書改

廬備上疏曰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刊本

吳訛成據本及舊唐書改

使知分限行不失常婦於得所刊本行訛特據舊唐書

改

卷一百九十九 邊防十五

突厥下至隋末自稱閼汗案舊唐書作闕達可汗

卷二百 邊防十六

庫莫奚又封成安公主女媯氏為東光公主以妻魯蘇

案新舊唐書媯作章

烏落侯其國西北有貌水案魏書貌作完

欽定通典考證



